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三九冊目次

職官分紀五十卷　（宋）孫逢吉輯　明鈔本（卷一至三　四十三至五十配清鈔本）　〇〇一

職官分紀五十卷

（宋）孫逢吉輯

明鈔本（卷一至三　四十三至五十配清鈔本）

職官分紀五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孫逢吉撰、逢吉字彥同、富春人。事蹟具宋史本傳。前有元祐七年秦觀序。陳振孫書錄解題亦載之。考逢吉舉宋隆興元年進士、距元祐七年凡七十二年。又考朱子罷經筵直講、逢吉代講詩權輿篇、事在紹熙五年、距元祐七年凡一百三年。逢吉至寧宗朝、尙官祕書監、吏部侍郎、知太平州、距元祐七年則一百幾十年矣。謂元祐時秦觀序之、殆謬誤也。其書每官先列周官典章、次敘歷代制度沿革、名姓故事。根據經註、沿考史傳、捜採頗爲繁富。若其引易緯黃帝與司馬容光觀於元扈、引論語緯孔子爲素王顏子爲司徒之類、則無關典要、徒以愛博而存之。然類事之書、與考典之書體例各殊、取材亦異。固未可執引緯解經之說、責以泛濫也。

光緒戊申余守四明，得此本藍格棉紙鈔，缺前三及末八卷，從武林丁氏八千卷室鈔配補完。闕有缺字，與此本略同。卷首不載秦序，謹從吳興陸氏皕宋樓藏書志錄補。是書久無刊本，諸藏書家多出傳鈔，至顛舛類文淵閣所著錄者，未知視此何如。余獲之後，匪若幾十年，頃擬付工整槧，回憶舊游，渺如夢影。陸氏所藏既流落東瀛，丁氏善本歸江南圖書館，半尚無恙。范氏閣中故物，前歲為人竊其三百年世守，一旦掃地無餘，浙東西文獻盡矣。世變滄桑，瓌偉之瓦難較輕於前代，而雲烟過眼，聚散無常，舉筆一歎。甲子夏吳興道戎成于除夕士記

職官之書尚矣前世士大夫所著如漢官儀魏官儀唐六典之類幾廿家而附見於類書中者如御覽通典會要之類又十餘家咸平中華陰楊侃始採諸家之書次為職林凡卌卷號稱精博而斷自五代以前不及本朝之事元豐中朝廷剏六典之文傅有司之數建文昌之府立寄祿之格制度炳然一新可謂甚盛之舉也而因時撰次尚尠其人富春孫彥同雅意斯事閒因暇日取職林而廣之具載新制而又增門目之亡缺補事實之遺漏凡五十卷號職官分紀而古今之事於是備焉或曰君子之學當志其遠者大者楊氏之書敝精神於名物固已惑矣孫氏又從而廣之不亦大惑與余竊以為不然何則昔九方皐知千里之馬而不知牝牡驪黃以皐為善觀天機則可使皐為天子諸侯之有司則憊矣此其所以為黃老家之言也儒者則異於是不以內廢外不以精忘粗故上達天機之妙而下堪天子諸侯之有司之責紀官之事仲尼嘗學於郯子矣何獨於二子而疑之彥同嗜學好古晚而不衰有志士也讀其書可以知其為人元祐七年六月望日祕書省校對黃本高郵秦觀敘

職官分紀目錄

卷第一

歷代總敘

卷第二

三公 三師　三老五更

尚父　四輔

太師　太傅

太保　三少

太尉　司徒

司空　太宰

大司馬

卷第三

相國

中書門下

平章事　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卷第四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同中書門下三品

同東西臺三品　同鳳閣鸞臺三品

紫微黃門三品　平章軍國重事

知軍國大事　同知軍國大事

參決軍國大事　同議軍國大事

卷第五

參知政事　掌機密 事領機密 專典機密

參掌機密 平章機密州　參朝政 參綜朝權 參綜朝政

參贊朝政 參謀朝事　參掌朝政 參議得失　參預朝政

掌機務 同掌機務 參知機務　使相開府儀同三司

卷第六

總三師三公宰相官屬 司直 掾屬　長史 屬　諮議參軍 從事中郎

記室參軍 令史　主簿　舍人　祭酒諸參軍

門下省

侍中 納言　侍郎 黃門 鸞臺 東臺

給事中　左散騎常侍

中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左諫議大夫　起居郎

左司諫 補闕　左正言 拾遺

諫院

卷第七

中書省
令監右相內史令紫微令　侍郎
右散騎常侍見門下省　舍人
知制誥院　右諫議大夫見門下省
起居舍人見門下省起居郎　舍人院
直舍人院　右司諫　補闕
右正言　拾遺　通事舍人
主書　主事
令史　書令史

卷第八

尚書省
錄尚書事　尚書令
左右僕射　八座
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尚書郎　都事
主事　令史　書令史
亭長掌故　行臺省

卷第九

列曹尚書
吏部尚書　侍郎　吏部郎

郎中　員外郎　流內銓、
格式司　南曹　流外銓
官誥院　甲庫　司封郎中
員外郎　司勳郎中　員外郎
考功郎中　員外郎
戶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度支郎中　員外郎
金部郎中　員外郎　倉部郎中
員外郎

卷第十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貢院　權知貢舉
祠部郎中　員外郎　主客郎中
員外郎　膳部郎中　員外郎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職方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員外郎　庫部郎中
員外郎

卷第十一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都官郎中　員外郎
比部郎中　員外郎　司門郎中
員外郎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屯田郎中　員外郎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水部郎中
員外郎

卷第十二

樞密院
使　副使
知院事同知附　簽書院事同簽書附
權發遣院事　都承旨承旨副承旨
副都承旨諸房副承旨附　逐房副承旨
主事令史　制置兵馬司
檢詳官編修條例
宣徽使南院使北院使附　編修條例

卷第十三

三司
使　副使
鹽鐵使副使　度支使副使
戶部使副使　判官
推官巡官　推勘官
勾當公事官
三部子司
勾院　都磨勘司
理欠司　憑由司
開拆司　河渠司
提舉帳勾磨勘司　三部諸司屬吏
孔目院都監　孔目官
衙司

卷第十四

御史臺
大夫　侍御史知雜事附
殿中侍御史　中丞
治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監察御史裏行檢法御史附
督軍御史　節符御史
防禁御史　主簿
推直官推勘官　三京留司御史臺
理檢使　登聞鼓
登聞檢院

卷第十五

翰林學士院

承旨 重見　學士 重見

直學士院　直翰林院

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侍讀　侍講

侍書　侍詔

端明殿學士

觀文殿大學士　學士

樞密直學士

資政殿大學士　學士

龍圖閣學士　直學士

待制　直龍圖閣

天章閣學士　直學士

待制　侍讀 崇政殿說書

寶文閣學士　直學士

待制

崇文院　檢討

校書

昭文殿大學士　學士

直昭文殿

總史官　史館

監修國史　史館修撰

直史館　史館勘書

史館編修　史館校勘

史館檢討　史館祗候

修撰　直集賢院

集賢院大學士　學士

集賢校理 待制附

秘閣　直秘閣

秘閣校理　典書楷書 附見

編御書 附見　勾當三館秘閣官 附見

館閣校勘

卷第十六

秘書省

監　少監

丞　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著作佐郎

卷第十七

太史局
正　令
丞 直長　五官正
保章正 監候　靈臺郎
挈壺正
卷第十八
總叙卿
太常寺
卿　少卿　丞
博士　主簿　太祝
奉禮郎　協律郎　郊社令
太樂令　鼓吹令　太醫令
太醫丞　禮院
宗正寺
卿少卿附　丞　主簿
修玉牒官　太廟令　陵令
光祿寺
卿少卿卸史令附　丞　主簿
大官令
卷第十九

衛尉
卿少卿附　丞　主簿
公車令　守宮令
太僕
卿少卿附　丞　主簿
乘黃令　典廄令　車府令
群牧司
制置使　同制置使　群牧使
同群牧使　副使　都監
判官
左右騏驥院　左右天駟監　左右天廄坊
牧養上下監　端州監務　河南府洛陽監
大名府大名二監　洺州廣平二監　衛州淇水二監
鄭州原武監　同州沙苑二監　相州安陽監
澶州鎮甯監　滑州靈昌監　邢州安國監
鄆州東平監　中牟縣淳澤監　許州單鎮監
同州病馬監　備馬司　乳酪院
大理
廷尉　卿判寺附　少卿
正　監　丞

司直　評事　主簿

卷第二十

鴻臚

卿　少卿　丞

主簿

司農

卿　少卿　丞

主簿　上林苑令　太倉令

籍田令　廩犧令　導官令

平準令　揆官令

太府

卿　少卿　丞

主簿　市令　左右藏令

常平令

卷第二十一

國子監

祭酒　司業　丞

國子博士（太學五經四門）　國子四門助教（太學）　直講

說書　主簿　武學博士

律學博士　書學博士　算學博士

都講

卷第二十二

少府監

監　少監　丞　主簿

尚方令　符節令

將作監

監　少監　丞　主簿

卷第二十三

軍器監

監　少監　丞　主簿

都水監

使者　丞　主簿

卷第二十四

殿中監

監　少監　丞

尚衣奉御

卷第二十五

內官

三妃　六儀　美人

才人

宮官

六尚　六司　六典

卷第二十六

内侍省

入内内侍省都知都知

都知　副都知　押班

内常侍(見門下省中常侍下)　内東西頭供奉官　殿頭

高班　黄門　祗候殿頭

祗候高品　祗候高班内品　祗候内品

祗候小内品　貼祗候内品　入内内品

把門内品　後苑内品(以上並見)

内侍省左右班都都知

左右班都知　副都知　押班

東西殿頭供奉官　殿頭　高品

高班　黄門　祗候高品内品

祗候内品　貼祗候内品　内品

後苑内品　後苑勾當内品　後苑散内品

北班内品　散内品　寄班供奉侍禁

殿直奉職

元豐諸内省内臣諸級

總中宮

大長秋　中尉　謁者

尤從僕射

卷第二十七

太子六傅

太師　太傅　太保

少師　少傅　少保

賓客

太子詹事府

詹事　少詹事　司直

卷第二十八

太子左春坊

左庶子(中庶子附)　中允　司議郎

左諭德　左贊善大夫　崇文館學士(校書附)

司經局洗馬　文學(校書正字附)　侍讀

侍講　伴讀(說書附)　典膳局典膳郎(丞)

藥藏局藥郎　内直局内直郎　典設局典設郎

宮門局宮門郎(門大夫)

太子右春坊

右庶子　中舍人　舍人

右諭德　右贊善大夫　通事舍人
太子内房
典内
太子内官
司閨　掌正 女史　掌書　掌筵
司則　掌嚴　掌縫　掌藏
司饌　掌食　掌醫　掌園
卷第二十九
太子家令寺
家令丞簿　食官署令丞　典倉署令丞
司藏署令丞
太子率更寺
令丞簿
太子僕寺
僕丞簿　廐牧署令丞
卷第三十
太子左右衛率府 司階中候
率副率　長史　録事參軍事 倉曹兵曹胄曹
左右府親府勳府翊府
中郎將　左右郎將　録事參軍事 兵曹

太子左右司禦率府
率副率　長史　録事參軍事 倉曹兵曹胄曹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
率副率　長史　録事參軍事 兵曹胄曹
太子左右内率府
率副率　長史　録事參軍事 兵曹胄曹
太孫屬官
卷第三十一
諸侯王
卷第三十二
諸侯王條屬
總條屬
師　傅　相
賓友　長史　司馬
文學　功曹　郎中令
中尉　常侍　國侍郎
上將軍　翊善　記室
侍讀　侍講　伴讀
説書　教授　侍教
公主邑司馬官 令丞 録事

大宗正司 知宗正司事 同知宗正司事 同管勾宗正司事 丞

卷第三十三

總將軍

大將軍 上大將軍 上將軍附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中軍將軍

鎮軍將軍 撫軍將軍 四征將軍

四鎮將軍 四安將軍 四平將軍

中將軍 偏將軍 裨將軍

軍府官屬

掾屬 祭酒 功曹

主簿 參軍 記室

給事中郎 舍人 令史

卷第三十四

雜號

輔國將軍 冠軍將軍 游擊將軍

龍驤將軍 驍騎將軍 建武威將軍

奮威將軍 振威將軍 振武將軍

奮武將軍 揚威將軍 建武將軍

伏波將軍 虎威將軍 破虜將軍

揚武將軍 征虜將軍 輔漢將軍

厲威將軍 盪醜將軍 盪寇將軍

鷹揚將軍 牙門將軍 破羌將軍

材官將軍 折衝將軍 虎牙將軍

戈船將軍 度遼將軍 下瀨將軍

橫野將軍 大樹將軍 漢忠將軍

討虜將軍 寓翔將軍 建義將軍

刺姦將軍 輔威將軍 揚化將軍

都護將軍 立義將軍 中堅將軍

討逆將軍 輔武將軍 積射將軍

積弩將軍 彊弩將軍 殿中將軍

員外將軍 朱衣將軍 直閤將軍

直寢 直後 直齋

卷第三十五

諸衛將軍

左右衛將軍 左右驍騎衛將軍

左右武衛將軍 左右威衛將軍

左右領軍衛將軍 中領軍附 軍中候

左右金吾衛將軍 中尉 執金吾 武候 武庫令

左右監門衛將軍 左右千牛衛將軍

六軍諸衛

左右羽林軍　左右龍武軍
左右神武軍　左右神策軍
天策上將軍
侍衛親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侍衛親軍馬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侍衛親軍步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殿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勾當官
馬步軍總管副總管　兵馬總管副總管
都鈐轄鈐轄　將官
都監監押　都巡檢使巡檢使巡檢
提舉兵甲巡檢公事　走馬承受公事

卷第三十六

三署郎官
議郎　中郎　侍郎
郎中令　中郎將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東西南北中郎將　離中郎將　匈奴 武衛 司金 建義 典農

三都尉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騎都尉
奉朝請

諸都尉
主爵都尉　郡都尉 州屬國　關都尉
邊都尉　積弩都尉　治粟都尉
司金都尉　協金都尉　武衛都尉

卷第三十七

司隸校尉　城門校尉　中壘校尉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戊己校尉　護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協律校尉　南蠻西戎南夷校尉
諸府羽林校尉　粟姚校尉　典農校尉
司農度支校尉　材官校尉　驍騎校尉
西園八校尉　忠義校尉　懷義校尉
折衝校尉　翊軍校尉　護西域校尉
宵雲校尉　安雲校尉　西雲校尉

東宮三校尉　平羌校尉　三巴校尉
建義校尉　武衛校尉　滅賊校尉

卷第三十八

三輔
内史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諸府尹 少尹附
開封府
牧　尹少尹　權知府事
判官推官　司錄參軍　六曹參軍
左右軍巡使判官　左右廂公事所
京留守
判官推官

卷第三十九

都督府
都督　別駕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事　六曹參軍事
參軍事 中令　文學　醫學
節度使　節度觀察留後　觀察使
防禦使　團練使　節度行軍司馬
節度防禦團練副使

幕職官
節度觀察判官　節度掌書記　觀察支使
節度觀察推官　防禦團練判官　軍事推官
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

卷第四十

總州牧刺史
州牧　刺史　別駕
長史　司馬　治中
主簿　諸從事　中正

卷第四十一

郡太守　知州 知府 知軍　總郡佐
郡丞　別駕　通判軍州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司功參軍 功曹　司倉參軍 倉曹　司戶參軍 戶曹
司兵參軍 兵曹　司法參軍 法曹　司理參軍
參軍事 行參軍事　文學經學博士　醫博士
中正　五官掾　督郵
主簿　郡尉

卷第四十二

縣令 知縣事 宰令尹　長　總縣佐

丞　主簿　尉

功曹　嗇夫　吏（部史 州）

幹　小史　卒

卷第四十三

都護府

都護　副都護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錄事）　功曹參軍（倉戶兵 法士）

鎮將鎮副　關令丞（津史 州）

卷第四十四

横行東西大小使臣

內客省使　客省使副使

引進使副使　四方館使

東西上各門使副使　閤門通事舍人　閤門祗候

延福宮使　景福殿使

宣慶使　宣政使

昭宣使　皇城使副使

翰林使副使　尚食使副使

御廚使副使　軍器庫使副使

儀鸞使副使　弓箭庫使副使

衣庫使副使　東西綾錦院使副使

東西八作坊使副使　牛羊使副使

香藥庫使副使　榷易使副使

氈毯使副使　鞍轡庫使副使

酒坊使副使　法酒庫使副使

翰林醫官使副使　宮苑使副使

左右騏驥院使副使　內藏庫使副使

左藏庫使副使　東西作坊使副使

莊宅使副使　六宅使副使

文思使副使　內園使副使

洛苑使副使　如京使副使

崇儀使副使　西京左藏庫使副使

西京作坊使副使　東西染院使副使

禮賓院使副使　供備庫使副使

帶御器械　內殿承制

內殿崇班　東西頭供奉官

左右侍禁　左右班殿直

三班奉職　三班借職

卷第四十五

大禮五使　詳經潤文使

宮觀使　奉使

國信使
卷第四十六
元帥　都統
監軍　招討使副使
經畧使副使判官　宣撫使副使判官
安撫使副使 都監 勾當　巡撫使副使
采訪使　採訪使巡察
勸農使
卷第四十七
淮南江浙荊湖路都大發運使副使都監
勾當公事官
三門白波黃河汴河水路發運使判官
催綱撥發輦運　諸路轉運使副使判官
勾當管勾官　諸路提點刑獄公事
提點府界諸縣鎮司　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
勾當公事官
卷第四十八
寄祿官
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
太中大夫　中大夫　中散大夫
朝議大夫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
朝奉大夫　朝請郎　朝散郎
朝奉郎　承議郎　奉議郎
通直郎　宣德郎　宣義郎
承事郎　承奉郎　承務郎
卷第四十九
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 見使相門　特進以下至承務郎 自爲寄祿官門
武散官
驃騎將軍　輔國將軍　鎮國將軍
冠軍將軍　游擊將軍 見將軍及雜號將軍門
勳官
上柱國柱國　上護軍護軍　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
上騎都尉騎都尉　驍騎尉　飛騎尉
雲騎尉　武騎尉
功臣
檢校兼官　文武換官　常參官
分司　解官　致仕
員外郎　贈官　謚號

碑額

卷第五十
官數　官品　總封爵
親戚封　功臣封　蠻夷封
婦人封　尊賢繼封　俸祿
以階換現任寄祿　食邑　雜壓

職官分紀卷第一

歷代總序

前漢百官公卿表曰宓羲神農黃帝作教化民而傳述其官以為伏羲龍師名官神農火師火名黃帝雲師雲名少昊鳥師鳥名自顓頊以來為民師而命以民事有重黎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之官然已上矣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順天文授民時咨四岳以舉賢材揚側陋十有二牧柔遠能邇禹作司空平水土棄作后稷播百穀禼作司徒敷五教咎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育草木鳥獸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和神

作納言出入帝命夏殷亡聞焉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四岳謂四方諸侯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並爭各變異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漢因循而不革明簡易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王莽篡位慕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虐政遂以亂亡故略表舉大分以

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云
後漢百官志漢之初興承繼大亂兵不及戢法度草創略依秦
制後嗣因循至景帝感吳楚之難始抑損諸侯王及至武帝多
所改作然而奢廣民用匱乏世祖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費
減億計所以補復殘缺及身未改而四海從風中國安樂者也
昔周公作周官分職著明法度相持王室雖微猶能久存今其
遺書所以觀周室牧民之德既至又其有益來事之範殆未有
所窮也故新汲令王隆作小學漢官篇諸文倜說較略不究胡廣
廣注隆此篇其論之注曰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
觀好事者樊長孫與書曰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
令在理官藏於几閣無紀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闇而不彰誠宜
撰次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令人無愚智入朝不惑君
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言與邑子通人
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為宗正衛尉平子為尚書郎
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也至順帝時平子為侍中典校書方
作周官解說乃以漢次述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
之功獨不易矣既感斯言顧見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為漢官篇
略道公卿外內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所發明足以知舊制
儀品蓋法有成易而道有因革是以聊集所宜為作詁解各隨
其下綴續後事令世施行庶明厥旨廣前後憤盈之念增助來
哲多聞之覽焉唯班固著百官公卿表記漢承秦置官本末訖於王莽
差有條貫然皆孝武奢廣之事又職分未悉世祖節約之制宜
為常憲故依其官簿粗注職分以為百官志臣昭曰本志既久無注曰百官簿今
昭又採異同俱為細字如或相冒兼應注本注尤須分顯故凡是舊注通為大書稱本注曰以表其異也凡置官之
本及中興所省無因復見者既在漢書百官表不復悉載
晉百官志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
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前史詳之其以上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
視黎元少昊配九鳥之名以為農正命重黎於天地詔融宜於
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
人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凡
厥樞會仰承君命拖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
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人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本
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嬴舊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
之興義在於斯既獲厥安所謂得其時制也四征興於漢代四
安起於魏初四鎮通於柔遠四平止於喪亂其渡遼淩江輕車
彊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塗得志克
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
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
命氏而無忝舊章世祖武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
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
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
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
以叶於夢或垂釣以申其道或空桑以獻其術或操　以啟其
心臥龍飛鴻方金擬璧秦奚鄭產楚材晉用斯可冀時之良
其又昭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己出網羅英俊以備天官

及蘭卿受寵貴公顯職雖復殊名魏氏而乃心皇晉及文王纂
業初啟晉臺始置上術有前驅養由之習及設三部有雄渠佽
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
民者也是以泰始盡　太康為柯茂葉來居斯位自大興訖一
建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乎夔拊龍言天工人代亦幾
庶乎任官惟賢莅事惟能者也
南齊百官志建官設職興自炎昊方乎隆周之冊表乎盛漢之
書存改回沿備於歷代先哲學以之雕篆者衆矣若夫胡廣
舊儀　惟簡撮應劭官　殆無遺恨王朗奏議屬當國之初基
陳矯增曹由軍事而補闕今則有魏氏官儀魚豢中外官名山
濤以意辯人不在位次荀勗欲去事煩唯論并省定制成文本
之晉陵後代承業案為前准儻域官品區別階次蔚宗選簿梗
槩欽明階次詳悉虞通劉寅因荀氏之作矯舊增新今古相校
齊受宋禪事遵常典既有司存無所偏廢其餘散在史注多已
叅拾覽者易知不重述也
後魏百官志百姓不能以自治故立君以司牧元首不可以獨
斷乃命臣以佐之然則安海正國家非一人之力也書契以外
其事蔑聞至於羲軒昊頊之間龍火鳥人之職頗可知矣唐虞
六十夏商倍之周過三百是為大備而秦漢魏晉代有加減罷
置盛衰隨時適務且國異政家殊俗設官命職何常之有帝王

為治禮樂不相沿海內作家物色非一用其由來尚矣魏氏世
居玄朔遠統臣屬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及交好南夏頗亦改創
昭成之即王位已命燕鳳為右長史許謙為郎中令矣餘官雜
號多同於晉朝建國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職無常員或至百
數侍直禁中傳宣詔命皆取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儀兒
端嚴機辯才幹者應選又置內侍長四人主顧問拾遺應對若
今之侍中散騎常侍也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
多少稱酋庶長分為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之時帝弟
觚監北部子實君監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太祖登國
元年因而不改南北猶置大人對治二部是年置都統長又置
幢將及外朝大人官其都統長領殿內之兵直王宮幢將員六
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外
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伊始復廢周官還伊其舊唯以中書
為內史侍中為納言自餘庶僚頗有損益煬帝嗣位意存稽古
建官命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于時三川定鼎萬國
朝宗衣冠文物足為壯觀既而以人從欲待下若讎號令日改
官名月易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圖籍注記多從散逸今之
存錄者不能詳備焉
唐百官志唐之官制其名號祿秩雖因時增損而大抵皆沿隋
故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曰衛曰府各統其屬以分

職定位其辨貴賤叙勞能則品有有爵有勲有階以時考覈而升降之所以任羣材治百事其法則精而密其　事則簡而行所以然者由職有常守而位有常員也方唐之盛時其制如此蓋其始未嘗不欲立制度明紀綱為萬世法而常至交侵紛亂者由其時君不能慎守而徇一切之苟且故其事愈繁而官益冗至失其職業而卒不能復初太宗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然是時以員有外置其後又有特置同正員至於檢校兼守判知之類皆非本制又有置使之名或因事而置事已則罷或遂置而不廢其名類繁多莫能徧舉自中世之後盜起兵興又有軍功之官遂不勝其濫矣故採其綱目條理可為後法及事雖非正後世遵用因仍而不能改者著于篇

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

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猶假他名如故自高宗已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

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召以草制

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院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云

五代職官志夫官非位無以分貴賤位非品無以定卑高是以歷代史官咸有所紀皆窮原而討本期與世以作程建于唐祚方隆西宗在宥採累朝之故事考眾職之遐原中命才臣著成六典其勲階之等級品秩之重輕則已備載於其中矣故今之所撰不敢相沿但述五代之命官以踵百王之垂範或獲草升降則謹而志之俾後之為天官

職官分紀卷第二

三公 三師　三老五更

尚父　四輔

太師　太傅

太保　三少

太尉　司徒

司空　太宰

大司馬

三公 三師

書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安國曰師天子所師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義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三公之官不必備員惟其人有德乃處之

通禮三公為太師周公為太傅召公為太保

前其百官表夏商無聞焉周官則備矣太師太傅是為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師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孤卿與六卿為九焉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舜之於堯伊尹之於湯周公召公之於周是也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為三公太師太保皆古官平帝元始元年皆初置金印紫綬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次太傅

晉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并一官也自漢歷魏置以為三公及晉受命迄於江左其官相承不替

宋百官志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自太師至太保是為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所以訓人主道以德義者

宋書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訓護人主道以德義天子加拜以不臣之禮非其人則闕漢制傅保在三公上號曰上公

南齊百官志太師太保太傅周舊官齊惟置太傅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太宰太傅太保太傅司徒司空陳承梁皆循其制官後齊多循後魏置太宰太傅太保是為三師擬古上公非勲德崇者不居次有大司馬大將軍是為二大並典司武事次置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三師二大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屏三師二大置佐史則同太尉周太祖命尚書令盧辯遠師周之建職置三公三孤以為論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務隋高祖既受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多依前代之法置三師三公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後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皆攝行事尋省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及煬帝即位廢三師官

唐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為三公皆正一品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無其人則闕三公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親王拜者不親事祭祀闕則攝隋廢貞觀十一年復置與三公皆不設官屬自高宗已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師三公中書令則否

唐書太宗手詔曰朕覽前代明王聖主曷嘗無師傅哉凡朕鐘百家之末智不周物其無師傅何以正朕之不逮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宜依古道置三師官

六典三師訓導之官也其名即周之三公漢哀平間始尊師傅之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明雖天子必有所師其後或置或廢大抵無所統職至後魏特稱三師以正其名然非道崇重則不居其位無其人則闕之故近代多以為贈官皇朝因之其或親王拜者但存其名爾三公論道之官也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名然周已來代存其位自隋文帝罷三公府寮皇朝因之其或親王拜者亦但存其名位爾漢承秦制不置三公漢末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師傅之官在三公上後漢因之師傅尊號曰上公置府僚魏晉江左皆無後魏太師太傅太保尊號曰三師後周又為三公隋氏又為三師皇朝因之又漢制三公府分部九卿獻帝建安十三年省三公官置丞相隋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正一品置府寮置公則尚書省上皇朝因之武德初秦王為之永徽中長孫無忌為之其後親王拜三公者不視事祭祀則攝者行焉

五代職官志後唐清泰二年制以前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

平章事馮道為守司空時議者曰非自親王不常置於宰臣為
加官無單置者遂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領未命議者不爐故
事卒壹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云使司空綰中書門下事或云
須策拜開府就及列無故事及不就朝堂叙班臺官兩省入就
列方入宰臣退隨後先退劇的文以罷相為僕射出入就列一
與馮道同議者非之及晉天福中以李鏻為司徒周廣順初以
竇正固為司徒蘇禹珪為司徒遂以為例議者不復有云
國朝治平二年詔自今今皇子及宗室卑屬除檢校師傅官者
隨其遷叙序改授三公仍候加恩敘授
元祐令諸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春明
春明退朝錄國朝歷三師三公者　太祖即位天雄節度符魏
王彥卿自守太尉為太師定難節度西平王李中令彝興自太
傅為太尉荊南節度南平王高中令保融自守太保為太傅
太尉舊在三師之下錄唐以來以上公為重李光弼自司空為
太尉薨贈太保郭子儀自司徒為太尉薨贈太師李德裕自司
徒為太尉皆超以拜李載義自司徒為太保王智興自司徒為
太尉傳二人卒俱贈太尉是以上公寵待宗臣餘雖有功可遷
保傅而掌武之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國初節度皆自檢校太傅
遷太尉太尉遷太師然無升秩明文
賈黯在翰林建言皇子不當為檢校師傅乃詔止除檢校太尉

爭臣孝經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注謂三公及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三卿佐一公尚書太傅古者天子三公
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大夫三士佐之故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所以為天子者若此三事詩雨無正
大夫刺幽王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三槐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內與王論道也官
卿者注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其要為民氏長以屬之卿焉事一命袞禮王制曰三公一命
袞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袞龍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也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有日月
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獄成參聽王制曰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有獄
則侯制如喉在咽以理舌語春秋合誠圖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語不均注曰斗
為天之舌主政數三公主尊宜君命喉舌亦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條理人天子之相公羊隱公九年
天子三公稱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五年天子之相則何以二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上贊荀子君道曰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總方而議天王
當三公燮理方而張朋天子共己而已矣百寮之率萬民之表其語曰夫三公者百發之率萬民之表也
未有斜直聚而得曲影者也通經術知大禮漢王所欲殺大臣十餘人文史蔚木之諫辰瑞顯見大后不食
日夜之不止業帝書曼之問公卿大臣以大臣通經術史任右之乃可解於是遣田叔呂事主社右之此二人皆通經術知大
禮樂謀重當為兵取大老陸求之從解任空手來對學帝帝曰曰何如對曰書無王不知也獨遣為之者獨其來應主勝公孫
說之屬為之竹檀以伏漆兵操王無日通也掌帝喜說曰急被之調大后大后聞之立起坐食氣平復故日不通經術知古今之大
禮不可以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見之人如授管關夫也號稱萬石前書百官公卿表序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
月各三百五十斛天子改容而禮之賈誼曰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
所謂伯父伯舅也起白屋壽王等主令曰三公有司或窮巷由起白屋裂地而封者北讓公孫弘也於赫三
事匪俊匪作言事主或號三事三公之謂也三公國職以贊儀謂為之服心宋元帥丹曰大三公者服之服
心也補善相處臣率百寮和合天下也鼎足承君書翟方進為大司空上恭言三公鼎足承君一事不任

則寘亂美貫上 丞相獨兼 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
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
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分職授政以考功效 一 上應台階下同元首 後漢郎顗
傳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苞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漢書注應劭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
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
肱言上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同君體 三府 郎顗拜章曰選舉牧守委任三府注三府三公也 天地災變
皆免 按漢本制日蝕星流及大雨雹等災變者唯策太尉自徐防為太尉凡天地災變三公皆免至魏黃初二年始罷此
例 鼎象 宋書永明六年玉雉山出寶鼎銘曰鼎象三公卿本職得其理邦 鼎司 樂來曰三公鼎司無所不
統明紀非法 自章帝二年詔春秋之義以責成職宜明斟法宣以總戚風 令 總言奏事蘇
上疏曰五年倒書今三公職事奏事是時奉公之首以見擾惠言 讓宮儀曰三公錄奏大典否人功病昔得奉之是為縣拄

也 登槐鼎之任 允武光臨戴言以王據名應國羅趙登龍鼎之任 上則台階下象山
岳 劉愷傳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 協和陰陽
調訓五品 上台端之任實和陰陽 事國曰陛闕台端之任實和陰陽 去大明 休東
秦宜令三公去大明以法經典充武從之 謀議 朱淳論曰充武明帝朝好史事占以謀議三公其人為夫而其慎損淳至
有誅所歸身之署職責過一至論此任 股肱 天子之成論曰三公在貴股肱也 在公台二十餘年
闕承媒其書州廣在公臺二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相任轉疾及是述四里未當為成版頃升遷凡一旗司空再作司
扶三登太尉人為太傅其所與命皆天下之事與故史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衆中人塗之 休不歎
先佩印綬 貴寓司陳蕃為三公監朝嘆徵度在占不故先佩印綬矣 曰 食不過一肉脫粟
飯 荀悅漢紀荀爽為二食不過一肉脫粟飯 公 累世三公 精其書楊彪字文先傳覺家當爾孫孝稱位至司徒
太尉見羨非將然自以累世三數很為號侄乃稱腳攣不復行 公 雀環 對齊諧記弘農楊寶常見一與雀為傳象所持

璧樹下大為螻蟻所困寶之叔秋中蒲中養之唯食當花百餘日毛羽成蟻之朝去蘇遇張氣與時雀俱來衣鳴遺空歎
日乃去不梟二更實請書未卧有貴衣童子向實再拜曰我王母使臣為鴟象持稍君採其今當使而每不得復往以白環四
枚與寶曰令君子孫絜白位登三公辭去蓬既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為三公 延入講論得失 動楊
三公參事者預朝政意亲上議曰公輔之臣國之棟棄古者刑政有疑難議於朕躬之下自公之微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
數以書諭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曰可將兵入諫論得失文帝嘉納焉 載輿上殿 魏志太傅鍾繇有疾病拜起不便時
太尉華歆亦以高年疾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升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 領兵入見交戟
叉頸 又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曹操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操自此不復朝見 一代之
偉人 人又中郎王位稱與獲為大理及踐祚轉太尉時司以華欽司空王朗基先世名任文帝召朝謂左右曰此三公者
後世殆難繼矣乃一代之偉人也 不還令吾不作三公 辛毗字佐治魏明帝時中書監令劉放孫資見
信於主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子敞諫毗曰吾與孫劉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大丈夫欲為公而

星毀其高節者邪後事執表言而書憤射王恐忠亮計略不如中比比亡八丞帝以由政貴成貝封此實亮直然性剛自專違
則不 王公相去一階 魏太尉王群字文(?)國曹武帝為魏王拜與荀鍾任編鍾謂群曰相王尊重何候既已
今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為萬國同貴於之三公與候當群也曰相國為大貴人天下子相吾尊
頃而升臨長得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畫矣何候諸何當在魏朝之望勸番王之後君子食人以德吾不為也及入顏遂
三公封侯 林生德操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侯自林始也 論道之官 魏徐
字羨山羨司空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宜可以老病辭之戒則辭不交 虞 八公同辰攀雲附翼
晉職官志晉受魏禪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
陳騫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 調陰陽 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
私惠 佩刀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王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
祥始固辭強之乃受刀後為太保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矣 三公自

共一選公衆實以世多進建若業濃盜以一官缺擇衆官所據最多者用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據最多者用之此
為一公缺三公缺選之且主選之大不必任公而選三公不如令三公自共選一公為辟臨軒遣使威冊臨軒遣使
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拜於殿庭門下奏非於祀宴饗則無設禁之制大常發漢議曰凡敘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有
樂令大拜鐘相臨軒遣使伏宜有金石之樂從馬致拜盡敬文帝為魯王時何曾與高素鄴冲俱為三公將入見
曹稱拜致敬盡業拜致二人獨而已小會前代三公策拜皆設小會所以寵年輔之制自魏來以假廢不復行
至石鑒升司徒有鉏令會遷以為常宣德化調七政大文志輔星傳孝閔勝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
星明其圖昌輔星明則臣強附衡三星及魁第一星四三星旨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和陰陽之
官上職典天地禮忌衛職奏曰夫三公職典天地質掌人物國之大事臥義以此故異民封饗非是官之不在
其事臣等前奏蓋除祖考之考功天命德人隆下之德令同四海遠古考令宜修此檀夜聞神言知當為
公拱舒未達時書籍野王主人長夜屢攝而聞嘯鳥之鶴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攫間疑者為雛曰鶴公
針拔十五歲指王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同徒參為肴傳而死針自知當為公矣其後果為司徒不圖使君不為
三公顯顯之為吏部尚書出為其興太守幸臣戴法與攫俱人主而類之未嘗低意光康大夫蔡興宗與之泰嫌其風節
遇嵯錫之曰幸賦有云劉過不過使當不為三公斗論道鉏伊序純字謀前興當允寔相攜純上表自勤在不惟生
青之恩求奉老而像緯奮榮爲馬之不若光為三公論道興化以數義責佐是也百以柱錯直居下犯上聯酒忘荒廢亂根尾
臣轉以凡權授顧任才上應天心舫求字林叔以為司空天子臨軒遣觸但就第拜授衣上述仰嘆堂於十數猜
坦曰親以徐業山為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括吾曰三公當上應天心前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奉詔之年累辭
朝決也終於不執遵大雅君子之進可不務步父子居上公位指公被司為望字子加寧之長子有才偉早著
名威御中位至司徒晉入封義陽王遂太尉大司馬時李為太宰父子居上公任百代以來未有之也均狀有公
輔之望中興書謝安接遠東山雖遊玩弟子萬石為西中郎將任居著任而安五私門名猶出萬石均狀有公輔之
望血流彈壓仍作公字異苑曰閒保當如兩見數十人貴持大狀有一人似乎上憤自攜攢帝無君長

著鉞出相見三貴其說當富貴或宣使伏起未說失所在有大印作公字當其鐵處佩左手有文直遣中信至橫上節使鉞石
若以為此文若遍位無推佩針挑令撤系彈壓仍作公字又收紙裹公進面明血具聽所歸不用非其
人前蕭則傳曰當司徒缺武帝問其人於蕭答曰三具明所歸不用非其人魏文帝用實謝孫權笑之公我不稱
拜公世說王丞相說拜司徒而歎曰王若過江我不獨拜公承兼才望元孫大夫青州大中正劉獻年武帝撫凡
譬曰失吉名臣不得生作二公卿贈儀同三司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叡忠允匪躬贈拯台司徒護業鑑者行之建號著功
之表令叙功德並立而有號象猛臣寵以春秋之事求之猛殊主於行而不繫費然濟魏丞相躬非列侯則寄況而高行不加
之猛至使三事之贊任不知對戰之時臣顧舉春秋之義制以利貪之甚很帝出其來使入坐議之多司宮議奏請不行曰
自為齊長旗兒將拜三司前其妻使曰我拜旗府開業開口自為鼓舉如得鼓吹左使奏之人於新狀婕廟中為奏所子
叱神曰自稱三公具朝儀如此以佐昉為記室梁武帝鬼建業霸府初開以任昉號朝記室參軍書王文翰始
梁武興昉遇費殿王西邸狀宗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昉為記室至是引昉以符昔言安閣置鶴尾綵舊剝三
公貴閣騰事置鴨尾根主時蕭虔詞以功授特中館騎大將軍九允條大夫特絳聲聞閑門處行為遂事寢堂並置鴨尾
累頭三公後魏書宰室元或少有才學當時甚美侍中有光見而稱人曰累頭侍中此人也司武司衆
司土紹曰尉准司武在止文枝惟司生衆啟數五司武司在上刑用厚食不兼味長操道生拜司空加侍中
惟忠摩虞的身為三司而不華厚舒食味一態皮帥庇十年才名時人比之要
琪賣與華武不論吐蓄尚賊贊數遣仗乞和國泰曰戍狀無傷不可計上量將師生事邀功達賞協上量桑嚴國兵權拜太尉
重中書令奏朝請而已致事冊拜三公中書令請冊侍中奉禮如閣即以寧相據之廷賞狀輕真禮始令兵部尚書讀在其衝
攜中書令讀時議非之正天下說范三公止天下調陰陽鄧風雨在天曰三台天文錄三台星一名
三能一名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二公在天曰三台象鼎足承上環齊要略二公者象鼎一足共承其上必
三老五更
禮記樂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互言之耳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
也冕而總干親在舞位也周名大學曰東膠
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
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始
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適
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養老東序則是親學於上庠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
兄養之示天下之孝弟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以因以照明天下者群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
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群老如衆賓必也
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
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
侯天子諸侯養問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
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
衣而養老
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皇有乞言有積為人又從之求善言可於行也五帝憲養
體氣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
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惇史史孝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
孝經援神契天子親臨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者道成於
三五者訓於五品言其能以善道改更也三更五更皆取其首

要男究具者
蔡邕月令章句五更當為五叟叟長老之稱也其字似更書者
轉誤嫂字女旁叟令皆以為更矣
應劭漢官儀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天子親割三公設几九
卿履
以引以翼據詩行葦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為其詩曰曾孫維主
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幸辟雍行禮後漢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
行養老禮詔曰俊民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饋祝哽在前祝饐
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脩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言不報
無德不酬其賜榮爵關內侯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其身主尊事三老父象也老人知天下之事者輭輪以
蒲裹輪三老就車天子執綏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事者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全具者周其德行年耆高者三公
一人為三老次卿一人為五更皆服都紵大袍單衣皂緣領袖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於太學講堂其日乘輿
先到遣使辟雍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三公設几杖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俎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明日皆詣闕謝
以其於己禮大嗟也奉杖進履賈山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內莫不為臣而養三老五更於太學親執醬而饋執爵而
鮐祝饐在前祝哽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俄瞻睹闕老雎國辟雍封回睹乃公乃光玉杖賜三膳
老五更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為鳩者不噎之鳥欲老人之不噎也飾賜玉杖華嶠後漢書熙平中天子引遠達為
三老五杖賜車駕躬行古禮魏志少帝紀曰大養老興教三代所以樹風化也乞言納誨著在惇史其以王
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車駕躬行古禮帝乞言於祥祥對曰昔者明王禮樂既備加之以忠誠忠誠之發形於言行以
師道自居王隱晉書曰王祥字休徵魏帝高貴公入學命祥乞言三老鄭小同為五更祥南面以師道自居帝北面乞
言祥於是仰推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術以訓帝于時尊臣卿士簡其格言莫不砥礪以老遜位魏觀孝文大和

十六年司徒尉元以老罷位八月己酉以尉元為三老游明根為五更

尚父

史記周本紀武王克商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於營丘曰齊也

齊世家曰太公望呂尚窮困年老矣以漁釣 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果遇太公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故文王時天下三分有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及武王滅商盡九鼎修周政政與天下更始尚父謀又居多於是封師尚父於齊營丘

鷹揚 詩大雅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注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也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

師之尚之父之 劉向別錄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稱

欽稱而上 號也董卓至西京為太師號曰尚父秉青蓋金華車爪畫兩轓時人號曰竿摩車公卿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為禮注獻帝紀曰卓抗為太師復欲稱尚父以問蔡邕邕對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為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子尊之稱為尚父今公之功德誠為巍巍宜須關東定車駕東還然後議之乃止

麾去妾婢侍盧杞 唐郭子儀建中初為尚父有疾白宮遣問皆不屏妾婢及御史中丞盧杞來子儀悉屏去妻侍獨隱几待杞杞去或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吾左右見之必笑此人若得權吾當族矣

錢鏐 吳越書天祐三年以鏐為尚父

四輔

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丞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禮記文王世子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 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任不如且闕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前漢平帝元始元年置太師太保孔光以太傅遷太師王舜以車騎將軍為太保王莽以大司馬領太傅又置少傅為四輔王莽居攝置四輔官 初王莽為左輔甄豐為右弼甄邯為後丞後又封以太師太傅國師國將為四輔

後周宣帝又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蜀國公尉遲迥為大右弼申國公李穆為大左輔隋國公楊堅為大後丞

欽四鄰 書益稷曰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爭臣 孝經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元注謂二公前疑後丞左輔右弼

為國維綱 前漢馬宮字游卿為大司徒哀帝時賜策皆以四輔為國維綱二公之任惟足承君不有鮮明無以居位如君言至可推君之過在西前不敢久長致書多之

德 置七臣以廣諫道 陳漢劉隗上疏曰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

爭臣七人以自鑒照 郭舒傳何故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建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鼓設誹謗之木爭臣七人以自鑒照

太師

大戴禮天子不諭於先生聖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之屬太師之任也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史官古平帝元始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太

師位在太傅上
漢書音義師訓也
應劭漢官儀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周武時王太公成王時周
公並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
年初置以孔光居焉
晉職官志晉初以景諱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太傅
太保皆爲三公
宋百官志太宰一人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爲六卿
之首秦漢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之職太師居晉景
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殷紂之時箕子
爲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爲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爲太師周公薨
畢公代之漢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復置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
卓爲太師卓誅之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師而置大宰以安平
王孚居焉
南齊百官志大師太保太傅周舊官漢末董卓爲太師晉惠帝
初衛瓘爲太保自後無太師而太保爲贈齊唯置太傅
隋百官志後齊多循後魏置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
唐百官志太師一人天寶以前唯以其官贈仲尼及長孫員武德實敘書元貞張說裴光庭父師
書微子作誥父師少師注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周公爲師君奭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周成王爲左右
今予祗命畢命王曰嗚呼王師今予祗命以周公之事往天子所師法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注師

天子所師法也師保之訓太甲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於厥初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詩節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又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箋云氐當作桎鎋
之桎此轄也言尹氏當太師之官爲周之桎鎋持國政之平維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至重
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大明見尚父門師尚父史記齊世家首封周本紀是見尚父門賜
靈壽杖前漢平帝即位太后稱制委政王莽白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乃以孔光爲太傅明年拔光爲太師莽爲太傅
光帝稱疾不敢與莽並及莽爲宰衡位諸侯王上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無朝十日一賜食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
師省中位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一篤學博聞宜備國師續漢書趙典篤學博聞宜備國
師卿師也太鴻鵠固有遠志獻帝春秋董卓自號太師御史中丞以下皆拜皇甫嵩與卓事權張嵩爲中丞
見卓拜車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是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爲鴻鵠但明公今日
變爲鳳凰卓笑曰卿早服可得不拜欲拜稱尚父魏志董卓見尚父門師經軒轅星人也仗授圖編
巾書帝居師友之位唐書李泌以安史未常轄禁杜爲太師壯周解持轄編卜衷帝居師友之位天
地太師蜀李雄備號時范長生自西山來乘輿詣成都雄拜長生爲天地太師封西山侯秩賜二司贊拜不
名隋高祖受禪李穆來朝高祖降坐禮之拜太師贊拜不名真食成安縣三千戶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其一門執
象笏者百餘人穆之貴盛當時無比師範一人唐置太師以師範一人儀刑四海範官之極後唐天成三年
詔曰太師官之極就賜生辰器幣國朝淳化三年遣左正言宋沆齎太師趙普生辰器幣鞍馬詔書賜之
國朝故事作司中章事者每生辰賜信之例上以香藥舊致特賜其禮養疾三月以西京留太保兼中書之令趙普爲
太師西京養疾以閑周元老故優升之養非常例也

太傅

大戴禮傅傅之德義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不禮於
大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

侯不識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予傍於近
臣鄙愛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欲窒不從太師之言凡是屬太
傅之任也
前漢百官表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後省八年復
置後省哀帝元壽元年復置位在三公上
後漢百官志傅太上公一人本注曰掌以善導無常職世祖以
卓茂為太傅薨因省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薨
輒省大戴記曰傅傅之德義也應劭漢官儀曰傅者覆也賈生曰天子不諭於先聖之德不知君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
詩書無宗學業不法此太師之責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惠於庶民不禮於太臣不中於折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
敬於祭不戒於事不信於事此太傅之責也古者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授業不敬言語不序音聲不中進退升降不以禮
俯仰周旋無節此太保之責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諸侯遇大臣不知文雅之辭已諾之
遺前聞小誦不傳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列側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律忿說不
以義與奪不以序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學而燕飲會不時嗜欲不節寢起早晏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
之責也此古天子自稱況之禮也身為天子而知難賢之故能虛與夫計衆無過世事繼於身得也
應劭漢官儀太傅古官也周武王時康叔為之高后元年初用
王陵金印紫綬
晉職官志魏初唯置太傅以鍾繇為之末年又置太保以鄭沖
為之
宋書晉宣帝為魏太傅掾曹爽復置左右長史掾屬舍人各十
人事既非常加又領兵非准例也

宋百官志太傅一人周成王時畢公為之漢高后元年初用王
陵
南齊百官志太師太傅太保周舊官齊唯置太傅
齊職太傅品秩官服同太宰成王即位周公為之儀太傅遷太
師秦無其職漢惠帝崩呂后以丞相王陵為少帝太傅位在三
公上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太傅陳以為
贈後齊置太師太傅太保是為三師
唐百官志太傅一人
六典後漢光武惟置太傅有府掾拜故密令卓茂為之明帝以
鄧禹為之章帝已下初即位皆置太傅錄尚書事其人亡則罷
謝病杜門前漢王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呂太后欲王諸呂乃陽遷陵為太傅帝實奪之權陵怒謝病
杜門竟不朝請名冠天下後漢卓茂為密令教化大行更始立以茂為侍中祭酒知更始政亂以年老乞骸骨歸光
武即位詔曰前密令卓茂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三
千賜几杖車馬進見東向顯宗即位以鄧禹先帝元功拜為太傅進見東向甚見尊寵主當座北面以尊如賓故令
東向也正身立朝既素內典宿衛外幹庶職正身立朝未嘗斷情齊宋即位進為太傅錄尚書事又立光武當嫡妻
其長者在位修身和帝即位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賜爵關內侯永元初竇氏專權驕縱朝廷多有諫諍而彪
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又嘗奏免御史中丞周紆紆前失竇氏具趺以所以此數譏然當時宗其禮讓元功之
族和帝詔故太尉鄧彪曰元功之族三讓彌高今以彪為太傅與三公絕席張禹拜太傅錄尚書鄧太后以
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給帷帷床褥太官夕進食五日一歸府每朝贊與三公絕席志誅曹節

陳蕃字仲舉年十五嘗閒處一室蕪穢不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竇后臨朝以蕃為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
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而中常侍曹節等以其諂事太后多行貪虐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凡事
世曹節矯詔誅武等蕃遂見害
無恪無譽胡廣贊曰卿依作詩無恪無譽胡公屬辭情究屬裁制章雅理據正裁攄
練達事體明解朝章胡廣太傅時年八十四為練達事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
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
國寵之盛華嶠漢書鄧彪字智伯為太傅賜關內侯百官總己以聽
彪恩寵之美與為比
其三世在位為國元老東觀漢記章帝詔曰行太尉事趙熹三世在位為國元老
其以熹為太傅時年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
戴與上殿觀明帝即位遵禮
錄為太傅錄滕疾朝見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遣為故事
群言集於口典結總於心晉桂輔從論曰精微總理析毫分而規矩則何之保不傾太傅之牽於工而析據是非典結總於心以而準外用之者鍾太傅
也朝之雋老晉鄭沖弘表致仕詔曰太傅動德深粹行高常俗遠清虛惟此地世忝登一事仍為保傅之重可
謂朝之雋老衆所具瞻者也屢以年高疾篤致仕遠決今捷其所執以壽光公就第位同保傅在三司之右凡几杖不若顯
有大政就諸之
皆就諮國政
上
上貂蟬印綬司隸李熹等奏太傅鄭沖太保何曾太尉荀顗各以
病俱患免帝不許乃遣不聽事表乞骸骨優詔不許沖固辭上貂蟬印綬詔又不許
會朝御殿乘輿上殿
何曾為太傅已遜位詔令朝會劍履乘輿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田千秋魏太傅鍾繇故事上
保傅之號明宗國
周王房之保傅職曰保傅之賢明宗國周室輔弼之不忠褐及於魏無回久予奈問昔有唐崇兩曰至親樂二職武家仁充
三為太傅後魏淮陽王欽大兄中為太傅文帝謂欽曰王三為太傅再為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欲進謝而已
嬰女樂北齊高歸彥作亂冀州段韶與東安王婁叡討平之還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
未嘗
以勢位驕人後周王盟為太傅盟深度推仁而之寬雖居師傅禮冠群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觀文
帝妻金之
尊不持威儀行常單馬遠長武字風興為太傅雖時登涉好華鐘未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
單馬門不施戟常晝掩一扉或謂武曰公位冠群后何輕率若大武曰吾嘗在布衣豈望富貴不可頓忘疇昔且天下未平國

恩未報安可處事哉家子言者慙而退

太保

大戴禮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
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安顧咳唾趨行
不得色不比順隱琢肆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保古官平帝元始元年初置金印紫綬大

太傅

應劭漢官太保古官也保保養也
晉百官志魏末年置太保以鄭沖為之
宋百官志太保一人殷太甲時伊尹為之周武王時召公為之
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舜後焉置魏不置晉初復置焉
齊職儀殷太甲時伊尹為太保周成王時召公為太保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齊之舊之有太保陳以贈
官後齊置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
唐百官志太保一人天寶以齊唯其以官贈實事集而已
召公為師書君奭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相各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以告之注尊之曰君
宅召誥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故洛誥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
保
申笞王呂氏春秋曰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田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陽之姬期年不聽朝保申曰先
王以臣為保令王暴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伏將笞王王曰敬諾保申束細荊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起矣王曰
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保申何

晉王乃殺茄黃之狗折死之猪敗丹元老晉武幼虎作以王祥 陽之姓原圍三十九皆係中之力也為太保進爵為公加

置七官之職祥以老年累乞遜位不許御史中丞侯史光以祥 久疾廢朝會禮請光祿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耿介於衛以降

政道者也明允詔曰太傅鄭沖太保何曾太尉荀顗各而德清 遜職元來欲仁明允允篤誠義亮先皇允濟帝業

達 王祥義存故若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政夫而 已門無雜弟之賓稱樣戎雜四可謂清達矣 全素遷慕 贊曰 卿沖

全素王祥是善沖與祥 保為太保十復遷太傅 曾對掌朝政 沈南王覺為太軍錄尚書 事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

人為權衡太保以公就第 長大司馬從事中郎掾屬 置給兵千人 尉權字伯玉性真靜有 名理以明識清允稱數

公自請駿權與黃門等殺之讓乃出老進位拔詔進位太保以 公就第給親兵百人置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憲章卿位復

理个兵初權為廷尉鄭艾雖會之成爵也罷以 本官持節監天會軍事給兵千人至是而保 欽養老屬太保

有鴻春秋筍寺碑錄曰雄其母元始字伯致為太保 甚無士家多歸之時人為之語曰飲養老屬太保 同日降副

國朔天禧元年司徒平章事王旦薨王允領 同日降副加太保三公伊除饗賁自此始也

三少

尚書周官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
人 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 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又立三少為之副少
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與六卿為九焉

後漢百官志太傅 天子燕業反其學左右之習統其師蒙諸侯 遷大臣不知文雅之辭也已語之道簡閑小

誦不博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 不以制御器制則不以度采服從好不以寧密悅不以義與尊

不以節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以易樂而飲食不 時辭能不節寢起早無無常玩好器弄無制此少保之責也

比干 書微子殷既錯天命微子作 詁父師少師注少卿孤卿

太尉

禮記月令孟夏之月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
必當其位

春秋合誠圖堯坐中舟太尉舜臨觀鳳凰授圖

春秋運斗樞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與太尉舜等百二十人集
發藏大麓

史記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尉秦官 自上安下曰尉 武官悉以為稱 金印紫綬掌武事

武帝建元二年省

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 前書曰秦官鄭元注月令亦曰秦官 尚書中候云舜為太尉束晳據非秦
官以此追難元爲臣職曰戎韓侯家書宗育神說出及隱顯勸試 掾說殘家陰陽徹追起伏戎有先徵時能讓驗考字寄揚思難
錫飛輔通儒達好時略文帶云輸益州貝於聚衛之語無口漢 輔炳予尹敘之風闡識紛偽其紛多矣太尉官實司天處舜作
軍政殘賊政時是擬後位以書前非唐官之責號争太尉所職 即掌所掌違以同事違稱太尉乃中侯之妄蓋非官之為摎康
武納將自注中侯截及注禮而志舜位宣其實載此是不發議 於中侯而王之於月令也蓋徵之謂未深須急說先曰當堯之
時舜為司徒新論曰昔堯試於天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掌書 官矣古史考曰舜居百揆總領百事說者以百揆堯初到置於
周更名冢宰 斯其然矣

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亞獻

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

國有過事則與二公通諫爭之世祖即位為大司馬 漢官儀曰 元狩六年
罷太尉法周制置司馬時議者以為漢軍有官千人 司馬故加大為大司馬所以別異大小司馬之號 建武二十
七年改為太尉 蔡質漢儀曰府開闕王莽初起大司馬後篆益 神經故述眩去其闕漢官儀曰張衡云明帝以

司馬司宰府欲復更太尉府時公趙熹上言而曹掾安衆鄭均好名節以為朝廷新造北宮整飭官寺旱魃為虐民不堪命曾無設滑六事周宣云漢之辭令府本館陶公主第舍員職既少自足相受奏表陳之即聽許其冬臨辟雍歷二府光觀壯麗而太尉獨單頤云顯宗東觀歎息曰椎牛縱酒勿令乞兒為宰時熹子世為侍中驂乘歸具白之熹以為恨頻遣責均均自劾去通俗文古今注曰永平十五年更作太尉司馬司空府開雲城門內與此不同臣昭案劉熹為大司空而與太尉共置焉

漢官典職太尉孝文三年始置七年省武帝建元二年置五年省武帝更名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復置太尉

晉百官志晉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

宋百官志太尉一人掌兵事郊祀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堯時舜為太尉漢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三代之舊帝末以劉虞為大司馬而太尉如故

齊職儀太尉品第一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朝服佩元玉郊廟冕服七旒元衣纁裳服七章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太尉後齊置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

唐百官志太尉一人

六典太尉公晉以司馬望為太尉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為三公置府寮宋後魏有大將軍則不置太尉正光以後並置

安劉氏者必勃前漢高祖疾甚呂后問大臣上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

跪上天子璽符文帝東傳王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車拜太尉周勃進曰願請間言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太尉乃跪上天子之璽符

興職六年勤勞不怠後漢章帝詔曰宋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融為太尉錄尚書事

置雲母屏風鄭弘字巨君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深奇之名置督郵舉孝廉從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正朔朝見弘曲躬而自卑帝問之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四時德業相繼楊震秉賜彪四世為太尉德業相繼為東京名族震字伯起寧容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果至太尉

鸛雀銜三鱣上見

奏劾近官楊秉字叔節為太尉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當參尚書召對東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美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免歸鄉里劉寵字祖榮為太尉以日蝕策免歸鄉里

時人擇長者寵為太尉以日蝕免歸當出京師欲息亭舍亭長止之曰整頓灑掃以待劉不得入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之

清白為百僚式鄧彪字智伯為太尉在位清白為百僚式

陳忠薦劉愷愷字伯豫居位司空上書稱疾致仕會太尉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二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以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而懷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錄以興殿家書奏詔引愷拜太尉

拒耿寶薦李常侍兄楊震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

視事三年病乞骸骨劉愷拜太尉視事三年乞病骸骨久乃許之

有匪石不二之心沖帝詔書曰太尉趙峻晚二世事撫衡有匪石不二之心

共忠正不撓有魚之風又曰三公國之楨綜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固公扶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為太尉與大將軍參錄尚書事

璣職不平維職姦究則責太尉李固傳臣聞台輔之任明在和陰陽璣衡不平姦究則責在太尉

生使人

於單席羊續字興祖靈帝欲以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
禮敬厚贈賂續乃坐使人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於惟斯而已左騶白之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注騶之騎士也
任重責大劉寬字文饒為太尉常於坐被酒睡伏靈帝問曰太尉醉耶寬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三登胡廣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
二登高位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咸咸晝曰朝
上之公議下土公戴芍非其人數我帝載食脫粟飯李咸拔特自立自大鴻臚拜太自在相位約身率下常食脫粟
飯皆朱而已不與州郡交通判史二千石犍北非公事不發者以元乞徵賞見許志還所瑪物東契中車而
去入三歲租稅助郡國廩假張禹為太尉時連歲災異府藏空虛禹上疏求入三歲租稅以助郡
國廩假許之不敢先佩印綬陳蕃與黃憲同郡及蕃為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賂中官官者傳曹嵩靈帝時皆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遂位至太尉所辟皆海內長者續漢

書王龔為太尉在位恭慎自守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內長者父尚在東觀漢紀張酺字孟侯為太尉
酺每遷轉乃一到洛父未嘗不正服公卿罷朝俱賀歲舉西上歸父壽拜歡臨莫不嘉其寶也食脫粟飯臥
布被衛承後漢書京兆宋弘字仲成為太尉家既粟升臥布被朝廷賜繒帛內皆不敢當貧兩白鹿隨車
鄭弘為臨淮太守行春有兩白鹿隨車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鹿為吉山閤拜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當為宰相
後累為太守策免就國華嶠後漢書安帝即位太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就國凡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也
續不代劉虞袁崧後漢書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靈帝時為三公者皆輸禮錢千萬續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
有惟此而已遂不代虞三不惑張璠漢記楊秉為太常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天下稱為明公更治府初意
漢官儀閣相張衡說明帝以為司徒司空府已崇歆也太為府公南陽趙袁也餘見前後廣首官之忠走更齊七政
訓五兵汝南先賢傳陳蕃拜太尉讓曰齊七政訓五兵臣不如王暢載與上殿觀之後漢字元帝遷太尉
時司空王郎並先世名臣文帝甚親禮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明帝矣即位遷太傅朗有疾拜起

不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輿車虎賁并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不得已乃起華歆
字子魚明帝即位轉太尉歆稱疾乞退讓位於管寧帝不許遣常侍繆襲奉詔諭指又詔襲曰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
其清不可及傅子曰或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
志濟下以仁義嬰行又何以加諸白起韓信吳漢亞夫不足比數鄧艾既平劉譚詔曰艾耀
威震武深入虜廷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擒子陽亞夫戒之國升論美不足比數其以艾為太尉登上尉
以副眾望吳志孫皓詔曰范慎勳德俱茂厥所何為宜登上公以副眾望可為太尉安有三公輒拜
入晉志王祥聞三公門王公相去一階法旬月之中使者八至中興書桓溫拔侍中太尉固讓不受
旬月之中使者八至朝車相於道溫是頓職望進登上台季康冊龍西王太尉文曰服准君行為時表稱時宗臣論
道經邦緯入皇家是用進登上台在公位沖心儉約郗鑒為太尉雖在公位沖心儉約勞德日異論執績
束自少及長身勤檢行咸康五年秋寢疾上疏遜位不許絕閤中遺金貴鳴前趙皺太尉宅陸曇曾有所薦得美

官者閣中以金遺陸陸數而責之言人不知也謹不數為出入母兄弟陸伸曰已知矣其何耶取遠視之闚目琳琅
珠玉世說有人詣王太尉遇安豐大將軍丞相在坐往別屋見季胤平子還語人曰今日之行觸目見琳琅珠玉日蝕
勿劾衛官儀質初三年日蝕奏免太尉實胡天地災害表獻帖勿劾三公還為永制詔異官同符古今
通於異官同職共位之名職與仁陰比幽贊神明者謂之太尉立五廟唐李晟拜太尉詔為晟立五廟成官給牲牢祭
器宋儀禮官相儀以稱焉定赴上儀優寵元臣宋朝天禧元年王旦加太尉依前充玉清昭應宮使
令禮院詳定赴上儀上優寵元臣敘有差命扶拔升殿新授太尉王旦入謝使坐上以其羸壽拜起艱難命諸者
扶掖升殿賜坐旁問又遣其子入理評事雅貴官告賜之加髮以金帶鞍勒馬加年臣例星在杓南主宣德
化天文錄三公星在北斗杓南主宣德化和陰陽若今之太尉司空之象也恨無官酬公唐李德裕以劉稹誅
東功拜太尉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近王智興李載義皆起拜保傅蓋重惜此官裴度為司徒十
年亦不遷臣頼守舊秩足矣帝曰吾恨無官酬公毋固辭每顧我毛髮森豎宣宗即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

選指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爲森豎累日罷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荊南節度使

司徒

尚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萬民

尚書太傳百姓不親五品不訓胥之司徒

禮記王制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命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黜惡

月令孟夏之月司徒巡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周禮地官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天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

又曰大司徒之職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

又曰大司徒之職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又曰大司徒之職以保息六養萬民

大戴禮地宜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飢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百姓戶亡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

左傳祝鳩氏司徒也

論語摘輔像仲尼爲素王顏淵爲大司徒

前漢百官公卿表禹作司徒敷五教周地官司徒掌邦教丞相秦官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

後漢百官志司徒公一人孔安國曰主徒衆教以禮義本注曰掌人民事凡教民孝弟遜順謙讓養生送死之事則議其制建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省牲視濯大喪則掌奉安梓宮凡國有大疑大事與太尉同世祖即位爲大司徒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蔡質漢儀曰司徒府與蒼龍闕對厭於尊者不敢號府應劭曰此不然丞相舊位在長安時有四出門隨時聽事明帝本欲依之迫於太尉司空但爲東西門耳國每有大議天子車駕親幸其殿西王侯以下更衣併存每歲州郡聽採長吏臧否民所疾苦還朝奏之是爲之舉謠也頃者舉謠言者掾屬令史都會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行狀云何善者同聲稱之不善者各爾銜枚大較皆取無名勢其中或有受惜憂藏默陟之閑昧也若乃中山祝恬踐周召之列當軸處中忘謇謇之節俾首尾之譏愚衷投採無訛清澄其與申屠嘉須責鄧通王嘉封還詔書遐矣乎周禮有外朝干寶注曰禮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漢官儀曰哀帝元壽一年以丞相爲大司徒郡國守長史上封事竟遣公出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記室掾史一人大音讀勅畢遣勅曰詔書殷下禁吏無苛暴百姓困于衣食二千石師勤農桑思稱德意思有以賑贍之無煩擾奪民時今日公卿已下務飭儉恪奢侈過制度以益甚二千石身帥有以化之民宂食者謹以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飭廚養至令未變又吏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史以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阤壞不治無辦護者不勝任先自劾不應去歸告二千石聽十年史名相國寡獻帝初董卓自太尉遷爲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爲丞相郗慮爲御史大夫時罷三公官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其丞相府門無蘭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開遠無節限也

蔡邕月令章句司徒敎官也

魏志黃初元年改相國為司徒

魏名臣奏黃門杜恕奏曰漢故事人民疾病責之司徒

晉職官志太尉司徒並古官自漢歷魏置以為三公及晉受命迄江左其官相承不替

宋百官志司徒一人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安梓宮少昊氏以鳥名官而祝鳩氏為司徒堯時舜為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為司徒與九族曰敷亦為夏司徒周時司徒為地官掌邦敎漢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二十七年去大

南齊百官志司徒府領天下州郡數戶口簿籍

齊職儀司徒品秩冠服同丞相郊廟服冕同太尉

漢帝哀從朱博議始置三司改丞相為大司徒以孔光為之魏以華歆為之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司徒後齊置太尉司空是為三公

唐百官志司徒一人

六典司徒 漢制司徒所部太常鴻臚廷尉三卿漢末罷三公置丞相魏罷丞相置三公以華歆為司徒晉以何曾為司徒趙王倫篡位以梁王彤為丞相者司徒彤遂復舊永嘉元年王夷甫為司徒東海王越為丞相則始兩置以成帝以王導為丞相以司徒府為丞相府事竟復舊宋有丞相又置司徒齊以丞相為贈官梁又兩置陳氏以丞相為贈官後魏正光之後復兩置北齊廢丞相乾明中又兩置後周重廢丞相置司徒乾皇朝因之

作股肱心膂 書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

農父 酒誥曰則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注農父司徒也

父子善於其職 詩緇衣美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實之

以官廢職 左傳桓公三月丁卯子同生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不以官以官則廢職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為軍也

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 子曰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丘明曰孔丘其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丘明曰周人有愛裘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制一裘五年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矣君今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哉於是魯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丘為司徒

允民望 江氏家傳統字應元特太傳從事中郎史子焉以風工鄙見重亦雅致君每云當今可以居司徒允民望者江生其人也

徙年二十四 後業

光武即位於鄗使持節使拜鄧禹為大司徒策曰前將軍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為酇侯邑萬戶敬之哉禹時年二十四

明察守正 侯霸字君房為大司徒封關內侯在位明察守正奉公不回

恭約盡忠 馮勤字偉伯遷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君賢勤欲令以善自終乃因宴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生死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誅雖復追加賞賜將發不足以賞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誡盡忠於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于當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中元元年薨帝悼惜之

在職清儉 蘇茂字子禮為司徒在職清儉匪懈茂初在黃美譽望大數樸上有二德未既取之得其中德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賀雜帝慶曰大數者官府之形象也猶而有未入臣之工祿也取中德中台之位也於宇失未為秩雖曰失之乃所以待祿秩也衰職有闕公其備之旬月而茂徵為

顧降司徒伏公 伏湛字惠公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欲拜尚書時大司徒鄧禹西征關中帝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總攝羣司建武三年遂

代鄧禹為大司徒時賊徐異卿等萬餘人據富平連攻之不下唯云願降司徒伏公帝知湛為青徐所信向遣到平原異卿等即日歸降

以白虹貫日策免 郎顗上章曰切見今月十四日乙卯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曰白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見則譴在中台司徒居位陰陽多謬宜黜司徒以應天意注韓詩外傳曰三公者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之司徒也時劉崎為司徒坐陽嘉三年策免

俸祿養親族 宣秉字巨公為大司徒司直所得俸祿輒以收養親族自無擔石之儲

賜錢帛什器帷帳 魏王代王歆為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

廉直公正 郭丹為司徒在朝廉直公正

有四子無立錐之計 范遷為司徒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常曰君有四子無立錐之計

銅臭 崔烈歷位郡守九卿靈帝時開鴻都門榜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烈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

討赤眉不時進 東觀漢記鄧禹為司徒討赤眉不時進光武書曰司徒堯也赤眉桀也今長安飢民孰不延望

憂念王室 袁安為司徒每朝會憂念王室未嘗不流涕

臥寢布被 謝承後漢書劉寵為司徒臥寢布被

妻子不入官舍 續漢書王良為司直行大司徒事妻不入官舍

張酺字孟侯代魯恭為司徒月餘薨乘輿縞素臨弔賜冢塋贈賵恩寵異於他相也

家無擔石之儲 華歆文帝時為司徒素清貧祿賜以賑施親戚故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嘆息

賜生口出嫁

上蔬食 華歆為司空素清貧又帝下詔曰司徒國之俊老所以和陰陽理庶事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明帝即位轉太尉

夢松生腹上 吳錄曰丁固初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

諸葛亮拜許靖 蜀志許靖字文休先主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懼不能綏百姓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

議得人副遠近之望 晉荀顗答詔曰司徒何曾遷太尉詔問為司徒當得人副遠近之望并治事見才誰可也顗表三公具瞻之望識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公孫權笑之

垂沒之人汚官府 山濤為司徒固辭已勤斷章表乃臥加章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汚官府乎輿疾歸家

膏肓之疾 晉王戎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案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遊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至大官道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興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遍天下積實聚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

朝罷還第送章綬 魏舒字陽元為司徒年過致仕有遜讓章而無居宅乃新以俸秩之餘為第一所好素為人先行而後言故未嘗語親戚言當進位九年正月登法服入殿朝會罷還第奉送章綬內外莫有知舒此情者

五教之官 王隱晉書石苞拜大司馬蒙戶以公歸第詔以苞為司徒雖以遣防受默專授五教之官宗陳業素本務明其考課居五年天下稱之

年過致仕無田宅 魏舒見上

板輿上殿 晉諸公贊司徒傅祗疾遜位不許板輿上殿

美選 晉中興書中書劉隗從兄疇字王喬司隸訥之子也永嘉中從左長史為閻鼎所害時有重名司空蔡謨數曰劉王喬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

吏屬皆令皂服 王導遷司徒仍加兵導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皂服論者美其識體

參州郡農桑賞罰 石苞為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

舊丞相之職 何曾以太保侍中領司徒曾固讓詔曰司徒舊丞相之職自古及今總論人物化治之本以君弘道故選於眾而處益恒非所關也

煩務不可久勞耆艾 武帝時何曾以太傅領司徒屢遜位詔以司徒所事煩務不可以久勞耆艾其進位大朝會家與劍履上猶如漢蕭何魏鍾繇故事

見者不知是台司 曹嘉之晉記王戎再為司徒委事掾屬乘小馬從便門出見者不知是台司也

舊望清重 荀氏家傳組字大章中宗為晉王時將徵為司徒問太常賀循曰組舊望清重勤勞顯著遺訓五品以統人倫實允人望宜以為司徒

洛水三公 宋謝超宗為人恃才使酒多陵忽司徒褚彥回門送湖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驚跳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彥回出水沾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聲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畀河北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

我不貴表對得富貴爲充寒士乎欲滅功臣之地以給民陪書王莽爲司徒蘇戚立據以爲户口滋
多民田不勝欲滅功臣之地以給民詭奏曰百官表世世勲賢方蒙寵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
建何志民田有不足上然之竟罷誠議和五教理人倫古今通論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成寧者
謂之司徒辯傳通見曹植輔臣論辯博通見傳異度德實管充塞宇內智謀從於外辭旋釋滯剖散盤結者其司徒
錄詔書頒天下國朝宰相呂夷簡特守司徒依前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表懇讓不敢當乃降詔上令錄其詔書頒示天下使四海之人知朝廷有退讓之臣

司空

尚書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僉曰伯禹作司空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民士農工商四人使順天時分地利授之土能以生百穀故曰土
太傅溝瀆壅遏水爲民害廣而不墾則責之司徒
韓詩外傳山陵崩陁川谷不通五穀不殖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
禮記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左傳鳲鳩氏司空也
春秋元命包危東六星兩兩比而曰司空主水金木守之天下憂水
家語魯定公以孔子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又曰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徒

前漢百官公卿表禹作司空平水土師古曰空穴也穿土爲空以居人也
周冬官司空掌邦事御史大夫秦官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
後漢百官志司空公一人馬融曰掌營城郭主司空土以居民本注曰掌水土事凡營城起邑浚溝洫修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凡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掌掃除樂器大喪則掌將校復土凡國有大造大疑諫爭與太尉同世祖即位爲大司空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復加大所以別大小之文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漢舊儀曰御史大夫勑上計丞長史曰詔書殿下告布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長吏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顧者言殘民貪污猾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止其身毋舉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歲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臣貽集獄事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得補前得晉百官表注曰獻帝置御史大夫職如司空不領侍御史
晉職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並古官自漢歷魏置以爲三公及晉受命迄江左相承不替
宋百官志司空一人掌水土事郊祀掌掃除陳樂器大喪掌將校

復土舜攝帝位以禹司空契之子曰宜亦及司空殷爲之究印
爲司空周時司空爲周官掌邦事漢帝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
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
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光武二十七年去大獻帝建安十三年
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魏初又置司
空
齊職儀司空品秩官服同太宰舜以禹爲司空化成以毛公爲
司空宋以武公之諱改司空爲司城楚改司空爲莫敖秦置御
史大夫省司空
後周書冬官爲之大司空掌邦事以五材九範之徒佐皇帝富
邦國大祭祀行酒掃廟社四望則奉豕牲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司空後齊置
太尉司徒司空是謂三公
唐百官志司空一人
六典司空漢制司空所部宗正少府司農三卿魏有御史大夫置司空景初二年以司隸校尉崔林爲司空晉以荀
顗爲之也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有御史大夫置司空後周二職並施隋氏諱忠以御史中丞爲大夫改又置司空
環齊要略各官司空掌邦事營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
器械監百工也
以官廢職左傳宋以武功廢司空武公名司空故廢爲司經爲世儒宗德爲國鎮奇貨前
師丹字仲公爲大司空策免罷歸尚書令唐上林疏曰切見免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德

爲州與處海內來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將重京師職者咸以爲宜復丹邑爵使奉朝請太所居無赫赫名
前漢何武字君公爲楚內史厚兩公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御屬之朝廷此人類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唐疾朋黨問
文吏尤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爲御史大夫司
空武復母在郡事進史歸迎會成帝崩史恐道路有盜賊從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使
夫鮑宣數稱冤復爲御史大夫舉指煩碎不合衆心詔何武爲司空事後無不罷以其舉指煩碎不合衆
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之其上大司空印綬免遣就之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實歛拜冀州收十餘日還
大司空職自以非舊日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名陳會遣兒容貌靜裹年齒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諾去籍通容前
爲司空奏改事以計吏至時自公以下皆屬籍不通賓客以防文謁寵去籍以通客以明其無所不受論者者大之容身死
之後勿議傳闕張當子輝通以純之臣然勃家丞曰司空無功於時張常秀尋土身死之後勿張傳丞國書凡根少被
光武器舊詔封嗣爵錄此道初國不肯受帝以舊遺詔勅故下錄此當復沛國乃不襲封口陳時政張舊爲司空時張底災早所

兩不恵乃上表即時引見從口陳時政之宜一帝召太尉司徒奉各屬引錄因從大兩三日足不任則覆亂
美實彭宣字子佩自御史大夫時爲大司空會此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爲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年老
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從之彭宣書云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之美實上奉公盡節言事
無所依違第五倫爲司空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此爲遠之之吏人奏記及使者亦並封上
其無私若此性質慤少大米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前朝爲無少緣飾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
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
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奉公不撓言議果決第五倫章帝時爲司空奉公不撓言議果決後自陳老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以地震策免陳忠以三府任輕機事專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則察監而是非議
典舊禮臣事君以忠三公稱曰冢宰王者待以殊敬在興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

丞相所請尚書有不能令之三公雖當以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官由尚書尚書見任重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
獨不安是故此時戰慄不敢充見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條以殄乎典而詩謝日閑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
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昔孝成皇帝以妖心守心移皆丞相使賁見細說方天自引身不蒙天之福上　辟雍於行
禮中拜　伏恭為太僕帝臨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為司空儒者以為榮　以沉正見重於世　字伯任隗
鄉拜司空隗義行內修不求名譽以沉正見重於世隸貴忠孝身奴獨與司徒袁安持重處正敢言直議無所回隱　在位
舉去而已　張敏字伯達拜司空在位奉法而已視事三歲以病乞身不聽六年春行大射禮鄭均循什乃策罷之
舉動方重得大臣節　年馳字子優為大司農時順宋方勤萬民公卿數朝會每輒延謀政事判析疑訟馳
經明才高者論議帝數嘆以為才堪宰相明年代伏恭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　家無資產以清行
數稱　宋弘字仲子優為大司空所得租俸分贍九族家無資產以清行數稱弘推進賢士馮翊桓譚三十餘人或相及為
公卿者弘當燕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　斷斷守慕

謝弼上封事曰今之四公惟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凶災異宜加罷黜四公惟劉寵拜為太尉拜訓為
司徒胡廣為太傅及錄之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　貴弄國慙　朱浮為大司空生貴弄國恩先　下理
坤道上和乾九　漢官解詁能下理坤通上和乾九為司空　水土之宮　東觀漢記王梁知為觀主今世
祖議選大司空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九武以上東觀漢記王梁為大司空衛之所從九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之官也於是拜梁為大司空
掃第以待足下　華陽國志姓張字九理自扶風太守東之郡司空張晶稱曰第五伯魚從蜀郡為司空令掃吾
第以足下　待主土不言玉　白虎通司空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況於實乎　白衣登三公
荀氏家傳荀爽字慈明童幼時東觀之趣最九十五日而為司空時號為白衣登三公　三公封列侯　魏志
黃初元年司徒司空並闕數騎侍郎孟康曰大宰相者天下之所瞻仰非識宜得衆志權正本德義之士是為海內所師表者
功見司隸校尉蔡林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宏量論其所長以此古人志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論守約則季文之論進
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列侯自林始也　宜可以老病乞之　徐邈之年司空其勤人曰三公論道之官旗其人則缺

之職固辭不受　宜可以老病乞　上封事削其草　陳郡司空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莫及其子
第五倫知也論者或識算居位乃扶見默重謀正始終結過舉臣上書以為名臣參議朝事乃見重課事首難息為　名臣奏
議　上　上疏諫遊獵　上王朗為司空文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上疏諫帝報曰覽表雖為緯
悼相如陳紘數以戒吳武未足以諭力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承野以智武備至於秘還之戒以已諸曹司而能行
不違使　為世皆不萬誕為司空書王昶曰我當在王丈行援今使為司空不違使僕步書書使以兵付衆繼此為繼所為
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州人欲閉門拒之以之曰卿非我故吏也遂入攝州　儒雅有籌略　晉書華
札默識四海之內指可諸掌拜司空華恒雅有籌略盡忠臣輔難當閒主處后之朝而海內皆要然是華之功也　不敢
以晏此之年累辱朝廷　太始中郎表為司空曰三公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晏死之年
累辱朝廷固辭不受身沒行亂之凡許以侯說第　不營產業身沒行斸　誥敕司空王基著德立
身沒行儉之用勤其家者也其以奴婢二人鶴其佩家　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　王隱晉書琅邪王

荒事先達私為空給材林四十人亂比陳者據說為嘆息謂賓客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比陳者以為知言　作爲貢
地域圖十八篇　裴秀為司空秀儒學洽聞留心政事當禪代之際總職之要秀以所識治當禮儀無是者又以為貴
山川地名古有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為貢地域國十八篇上藏之秘府秀為司空位四年為蒼世名公　齊三階之
理和之居風速有素辨之而立名三階之任補袞職行之紀闕正明是所有中
射臣不達以為司空　內鼎三鼎外寧四岳　表曰孔稚圭為王詩以親龍登
用王基才勇以鮮卑入選九帝三禮且以榮華陛下中且以富貴連得北帶五州東將大郡內鎮三禮且外寧四岳陛下佩之且以明左
右交禮罷組之排且從頻吐禮般輪徐勳則動騎如雲飛蓋不曾傳則歌鍾成列之徽金龍次羽其前鳴品鳳管疊其後御者若
遺其先則南陽之祿史徵之呂若不違明主則五祿職之戌客貫可如以王台之佛登以論通之哥啓黃雖而定詳偏青准而潤
四職班三事任總六條　冬事單儒集像尊高職川王班三事司任空總衣六日條臣衣以
析放之儀既已綱彰論總道伏馳之傳管悲爰業著允今世水為少政乃而作俯昇司施土為地吳仰山變無陰會陽

爵害成烟大陛下曲私未歪策免目職是言於何進責乞降敘台步偶北天入不為苛碎徒綬伊綬拜司空及為三
公清約自守為政舉大綱而已不為苛碎員外郎一人直第唐紫微策司空道高書員外郎一人每日吏直
叙弟其見宗責此太宗祠南郊令叙與長孫無忌同昇金輅叙國辭讓太宗曰以公有佐命之勛無忌亦宜力於朕司載參乘
非公而誰同來而歸遂同昇金輅　上取其才行長條無忌策斜司空固辭不許又因高上庶參曰臣
中居外戚非抱聖主私親之制載以死讓太宗曰朕之使官採必擇才行若才行不至緻賊之親亦不虛授邑曰天神府是之
若才行所為難忽雖不棄親撤等是也故若以無忌告后凡之安當多道子女金帛付頒妻以重官蓋是取其才行滿朝
廷舊官荀善為司空劉職表於天子曰司空荀善朝廷之舊臣雖世志勤乃心復家其增之望唯每而已宜增位號使
分氏之重承今目等有所遵准法措刑青事均民聚古今適詔曰使閏無枉濫去豬刑清事均民服者謂
之司故也空掃職五代史為通亂同州入朝拜司空是創公三為加官無單拜者或云三公正軍相使合參大政又云
合衆役又云祭祀時使令掃除道闡之司空掃職也吾無所俾既而知作乃止曰立學士班國朝天禧四年以貴
政殿大學士太保致仕王欽若為司空職如故時欽若久任東宗謂誦以編世典領三少品序非使表求致仕乃晉是命止文
學士非賓勞之臣熙寧二年來臣曾公亮司徒兼侍中韓琦摸班舉兩朝貴臻乞有不推恩上以為有例而公
乞罷臣當遣司空兼太保三公非官勞之臣從之

太宰亦曰冢宰

尚書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禮記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此殷時制也周則太宰為天官

周禮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鄭司農云邦治
摺總六官之職也故太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六官皆總屬於冢宰故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言
冢宰於百官無所不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主爵惟曰冢太也
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史叙言入進退其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太冢大之上也山循曰冢鼓衆也下士治衆事者自太宰至
旅下士轉相副亂皆王臣也
又曰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又以九兩繫邦
國之民
孔子家語官屬不治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
飭冢宰又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
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
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
晉職官志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晉初以景帝諱故又
採周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增秩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為
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以安平獻王孚居之自
渡江以後其名不習而居之者甚寡六卿之首秦漢魏不常置
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
宰以代之太宰古之太師也齊南百官志宋大明用江夏王義
恭以後無人齊以為贈祚職義太宰品第一全章紫綬佩山玄
玉堯命羲和使主陰陽羲伯司天即天官也后稷服事虞夏欲
授民時尊稷為天官夏衰公稷不窋失官由是廢稷殷以其官
為冢宰周公在豐為太宰召公又居之秦漢魏其職晉武以從
高祖安平王孚為太宰平安王範省咸寧四年又置或謂本太
師之職避景皇諱改為太宰太宰周之卿位晉武依周置職以

尊安平非避諱也元興中桓帝為太宰相元都督中外博士徐
豁議太宰非武官不應都督遂從豁議
後魏初無王孝莊時以太尉上黨天王穆為之置佐史後周文
帝又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太宰卿一人掌邦治以建邦之
六典佐皇帝治邦國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太宰陳以為
贈官
以三公攝冢宰書伊訓曰成湯既沒伊尹祀于王祖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注云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
冢宰第一召公領之顧命成王將崩召公畢
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尚領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領之司空第五衛侯領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百官總已以聽論語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
魏冢宰備置官屬晉志安平獻王孚宣帝次弟也位太傅詔曰數德弘茂朕所瞻仰顧以不日之禮其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命都督中外諸軍事備置官屬
持朝會鼓吹上殿武帝時何曾
似詔以司徒所掌務煩不可久勞其進太宰朝會劍從來與上殿如漢相國蕭何由十狄雅太傅鍾繇故事子二
侍從以何曾為太宰年老優禮每召見劾事所欲食服物自隨二子侍從
帝親迎拜坎南文成王嘉子表為太
宰明帝頗厚羨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帝幼沖語美以要平敘之少敘事說床帳於殿上常親迎拜
對掌朝政
見太保門不宜與拂事務以安常以太尊琅邪王宗虎文不宜要煩事務以輸於論道之望可依晃之服修繕譏周誘
符吹欽讓表後魏溫子昇為上黨王穆讓太宰表曰臣聞眾長遂終懋一日之效上慙績會重難任千鈞之重因之才
弱不可自強力微難以仰及智小謀大恐貽折足之憂才輕任重懼有絕臏之悔既慮餗金周陳匪石
不可虛拔

唐憲宗以杜篤皇后廟上不從政欲准故事置冢宰以總百司裴度議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百既掌邦治當統百司以致王者
諒闇百官有攝總之制從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故事或占古今異制不必因循勅旨諸司公事宜撮取門中
書門下處分議者是之
通於四海穀梁僖公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衛鄭許曹于葵丘天子之宰通于四海注
宰天官冢宰兼為三公者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宰者知其職大尊王而不為諸侯所會惡其不賜任也
加不可
乃止國朝會禘八年四月則行亮陰三年之禮執政英宗欲命韓琦攝冢宰皆以為不可乃止
冢宰貳王而理
天下王者大法議萬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復路國辯乃免唐苗晉卿字元肅宗疾
甚詔晉卿攝冢宰執政稱職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稱宗萬國事則總冢宰之文本遵路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
不從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
大司馬
尚書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尚書大傳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
尚書中候授為大司馬
韓詩外傳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不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
馬
禮記曲禮天子之五官曰司馬
王制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
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周禮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
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
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大事小以

和邦國又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
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
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
獸行則滅之
孔子家語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
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
春秋運斗樞黃帝與大司馬容光觀鳳凰御圖置黃帝前河圖
錄運法黃帝坐玄扈閣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將

之親又曰黃

前漢百官公卿表周夏官司馬掌邦政
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
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
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復去大司
馬印綬官屬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復賜大司馬印綬置官屬
去將軍位在司徒上有長史秩千石
後漢百官志太尉公一人世祖即位爲大司馬建武二十七年
改爲太尉將軍不常置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爲大將
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惟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以爲卿號
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元
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世祖中興吳漢以將軍爲大司馬
位在公下
韋昭辨釋名大司馬馬武也大武摠武事也大司軍掌軍者兵
車一車四馬故以馬名官魏彪上事九狩六年罷太尉置司馬
時議以北軍中候有千人司馬故加之爲大司馬所以別小大
司馬之號
吳志赤烏九年以車騎朱然爲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爲右大
司馬

命義叔爲

漢之際曹參周勃始居其職

又曰大司馬府舊有闕王莽篡位既去闕焉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制有司馬陳以爲
贈官後齊有大司馬大將軍並爲二大
掌六軍之事詩祈父刺宣王也注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有九伐之法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住也言力之事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私我於憂使我而無所居之乎祈招
之詩左傳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爲祭公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心往祈父問司馬也世掌甲
兵之職招名也疏遊行故止司馬而書兩軍出塞前漢兩軍出塞閱官及私馬九十四萬疋及後入塞者二萬
及乃置大司馬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司馬定令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衰而去病日益貴故人門下多去去
病輒得官爵惟獨任安不肯去受詔輔少主武帝疾病遂立昭帝爲太子年八歲以霍光爲大司馬受遺詔輔少
主掌我印綬霍光薨以子禹爲大司馬冠小冠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爲大司馬者

爲懲望曰祿皆非我家將軍不得主是令將軍不基未乾盡外戚家天任許史奢戚印綬年少不合衆心乎帝
即位詔曰大司馬賢年少不合衆心其上印綬罷賢即日自殺而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賀漢得賢臣
董賢爲大司馬是時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單于來朝見羣臣上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
令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臣郡國士馬羽林才武帝柏梁詩大司馬曰郡
國士馬羽林才五大司馬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不宜以

晉職官志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
上以代太尉之職故常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
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　上晉受魏禪因其制以安平
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
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
時並置唯無丞相自義陽王望爲大司馬之後定令如舊在三
司上
晉公卿禮秩司馬兵官也魏氏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在三
司上晉以石苞爲大司馬次三司下
宋百官志司馬一人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堯時棄爲大稷兼
掌司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項籍以曹咎周殷並爲大司
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始直云司馬議者以漢有軍
馬千人司馬官故加大王莽居攝以漢無小司馬故而定司馬

司徒司空之號並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
代之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南齊百官志贈以爲贈

命高皇帝重紱銘爲城門校尉閑通英悟秉意不群晉武帝太始中銘曰大司馬石苞閑通英悟秉意不
封威惠服物武帝戒作石苞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諸葛誕破滅包使鎮撫淮南之士馬強盛邊境多務苞雖
勤庶事又曰以威惠服物白頭翁入府齊王冏既輔政大築館第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要無南而朝迭
冏自海內失望主簿王豹屢有箴規遂奏殺之有白頭翁入府大呼言有兵起收而冏數斬於閶闔門外下階迎紹
紹劉嵇爲散騎常侍齊王冏爲大司馬和松爲冏所重每下嵇迎之會言於冏曰嵇侍輔東公奉當下床何獨加敬于紹
問乃止紹謂紹曰大司馬捌敘不復迎客齊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是迎嘗紹曰正人消誰齊曰其自不遠紹默然假黃
鉞封石勒石勒從皋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黃鉞出討之君久成帝親征于郊統而還辭大司馬又石季龍掠
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司馬假黃鉞督外諸軍置左右長史俄而賊退解大司馬也中王公何緣拜晉中
興書王猛少貧賤鬻畚爲事常至洛陽有一人於市貴畚其人云家在此可隨取直隨去忽至深山中人與猛曰翁住樹下先
皆通君須臾猛進見一老翁坐胡床髮鬢盡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見曰大司馬公可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
倍售畚遣人送猛出山顧盼視乃嵩高山父子居上公晉諸公讚義陽王爲大司馬時孚父爲太宰父子居上公

中代以來未之有也夢婦人當道哭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文王夢見婦人當道哭問其故曰吾是太山神女嫁為西海婦灌壇令當吾道夢覺召太公三日果疾風暴雨文王乃拜太賁育弗如傳子曰■大司馬之勇賁育弗如也

職官分紀卷第二

職官分紀卷第三

漢舊儀丞　問疾及學　事則賜以養牛上尊
酒又曰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
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追上病使者還
來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驄
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若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駕
驪騑　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過又司空朱博奏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高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
以職相參歷載二百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故
事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今未更大夫而為
丞相非所以重國政也臣願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

哀帝從之

後漢百官志司徒漢舊儀曰哀帝元狩二年以丞為大司徒十年更名相國袁獻帝初置事自太尉遷為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為丞相而廢御史大夫始罷三公公官簡稀皆有官表注曰漢丞相府門無蘭不設鈴不警鼓言其深大闊遠無節限也

漢舊儀丞相車兩黑輸騎者戊鉾掾史見禮如師弟子白錄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閣曰黃閣

又曰丞相有病皇帝法駕親至視疾病即移於第中賜棺斂葬地葬日公卿以下會送

物理論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武事為二府焉

晉勑漢官儀曰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日一問起居百僚亦然

晉職官志丞相相國並秦官也晉受魏　並不置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恒為之者趙王倫梁王彤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

宋百官志相國一人漢高帝時始置以蕭何居之罷丞相何薨曹參代之參薨罷魏齊王以晉景帝為相國晉魏惠帝時趙王倫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國高祖順帝時齊王並為國相自魏晉以來非復人臣之位矣丞相一人成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為丞相後置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三年復置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趙王倫篡位以梁王彤為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穎為丞相愍帝建興元年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南陽王保為右丞相三年以保為相國睿為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為丞相轉司徒荀組為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為留府敦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為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為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南齊百官志相國蕭曹以來為人臣極位宋孝建用南譙王義宣並齊不用人以為贈不列官

齊職儀相國秩𧉮冢晃服魏襄王以公孫衍為相開趙孝成王以廉頗為相國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　陳承梁皆循其制官而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以為贈官　相國丞相權爲石後魏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正光以後始俱置之然而尤重門下官以侍為樞密之任後從齊多循魏制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分為左右亦各置府僚後周魏恭帝三年初行周禮建六官有大冢宰靜帝二年置左右大丞相八月去左右號隋公楊堅為大丞相隋有內史納侍中為納言中書令為內史令

唐百官志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萬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尤名不正初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其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徵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後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之名蓋始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位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猶假他名如故自高宗以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初三省長官議事於門下省之政事堂其後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于中書省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衆務焉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自開元以後常以領他職實欲重其事而反輕宰相之體故時方用兵則為節度使時崇儒學則為大學士時急財用則為鹽鐵轉運使又其甚則為延資庫使至於國史太清宮之類其名頗多皆不足取法故不著其詳

五代史後唐長興四年樞密使馮贇加平章事以其家諱改同中書門下二品周顯德中樞密使吳廷祚亦以家諱改焉

國朝中書門下題榜止曰中書印文行敕曰中書門下中書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為正宰相二員以上即分日知印官至僕射以上書敕不著姓緣唐制領館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首相領之集賢殿大學士次相領之又置令首相領玉清昭應宮使亦如唐領太清宮使故也後罷之中書舍人以上至尚書為參知政事貳宰相之任也

乾德二年正月以趙普為宰相制既下時范質等已罷普等除詔將出無宰相書敕太祖令問翰林學士講求故事承旨陶穀以為自古輔相未嘗虛位惟唐太和中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當時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可以書敕學士竇儀曰穀之所陳非承平時事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之任也帝聞之曰儀之言是矣即命太宗書以敕賜之四月以樞密直學士尚書兵部侍郎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本官參知政事先是已命趙普為相將用居正等為之

剏既而難其名稱召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
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故以命之仍命不宣制不
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院使廳上事殿庭別設
塼位於宰相後敕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帝
意未欲令居正等名位與普齊也（史臣錢若水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杜淹為御史大夫參議朝政魏徵為秘書監參議朝政蕭瑀為特進參議朝政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岑來為中書舍人其知機務皆宰相之任也又高宗嘗欲用郭待舉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矣今穀不能引漢御史大夫亞丞相故事為對纔以參知政事貳下丞相一等穀失之矣惜之）
開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詔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
今後令宰相趙普與薛居正等輪知
雍熙四年九月御史臺言文德殿常朝百官皆有塼位唯參知
政事每遇橫行參假未有塼位詔令位依排砌至道元年四月
詔曰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塼位先
異宜而為一遇宰相使相視事及商議軍國政事並得升都堂
先是呂端寇準並為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至是端作相準尚參
知政事端慮準不平且言臣凡餘履任參知政事日慮與宰相
同觀舉行之特從其請以慰其心焉
二年詔自今中書門下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其參知政事遇正
衙橫行參假並重行異位非議軍國政事不得升都堂祠祭行
香書敕並以開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詔書從事（時既遷罷準即命復舊）
咸平五年詔以宰相呂蒙正李沆各兼門下侍郎舊制三師三
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學士宋白梁周翰當草制
之夕忽遽遺忘其事帝以問白等不能對但乞改正更不降制
只貼麻用印書寫告身許之白等各罰俸一月
慶曆五年十月宰臣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
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于國初尚
緣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向以關陝未
寧兵議須一便兹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序輒罷
兼樞密使從之
皇祐元年六月詔中書樞密院非聚廳毋得見客
至和二年七月詔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
聽付上事儀
治平二年五月令宰臣韓琦曾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以樞密
使富弼在告故也
三年五月帝謂宰臣曰朕日與公卿等相見每欲從容講論治
道但患退呈文字頗繁有所不暇及中書常務有可付本司者
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止進熟狀及事有定制歸有司中書
降敕而已
元祐令轉三省長官僕射為宰相

春明退朝錄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爲太清宮次三相皆帶館職洪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爲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三館職唯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爲重自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迨今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學士續兼修國史久之方遷昭文館陳文惠與先恭惠拜相肆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兼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兼領集賢王太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龐莊敏初拜及獨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唐制宰相不兼尚書左右丞蓋僕射常爲宰相而丞轄留省中領事元和中韋貫之爲右丞平章事不久而遷中書侍郎

又二府皆以官相壓李文正公自文明殿學士工部侍郎爲參知政事而宋惠安公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刑部尚書居其上祥符末王沂公與張文節公同參知政事王精給事中張封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頗不悅乃復還貳卿之命止以舊官僅加邑階自後第以先後入爲次序

筆談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高聲唱一聲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唱謂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言請某官更不屈揖臨退乃進湯皆於廣南橫設百官之位升朝官則坐京官以下皆立後殿引臣寮則待以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中書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殺禮也

朝夕納誨 書說命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又曰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又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保衡伊尹也言天下所取平也汝尚明保余事則與伊尹同美也

左相 左傳仲虺居薛為湯左相

十六相 晉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六相 管子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為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使為李

太上相 陸賈謂陳平曰足下位為上相食三萬戶侯

安劉氏者必勃 呂氏諸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乃非所及也終皆如其言

周勃為漢伊周 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佐匡國家難誅呂氏孝文為漢伊周何其盛也

太自海瀕而登宰相 外戚恩澤侯表高祖育以功為先後官用能為次序侯相其已遷業舊臣經理居位至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

布被 汲黯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子以為懷慈益舉之也

無功封侯 弘常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君宜省思慮壹精神輔以醫藥因賜牛酒雜帛數月病瘳視事

持祿保位 孔光傳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以儒相其後蔡

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哉召用儒生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注貢禹薛廣德韋賢匡衡也儒宗翟方進傳司直陳咸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爲儒宗數爲宰相甚威矣何壽知何武有宰相器武初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從爲司空以公位歸第養疾復其學遺自爲宰相謝病不使事建年乞骸骨帝毋優寵之令以公位歸第養疾宰相自有體朱浮論曰丞相與田文論功之不及者三朱賈且難公孫弘十家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跡宰業擬知宰相自有體運動樞極梁統傳論夫宰相運動樞機以極戒動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中於務則雖才御物名宰朱穆論曰田蚡以尊顯之勢安國之金寶李子以貴勢乃方進之言夫以韓覆之操爲貴之名宰猶不能振一言皆一孤士爲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何敞曰昔者陳平生於亂世猶知宰相之分云外鎮四夷之內撫諸侯伏鄭大夫各得其宜者也累葉載德楊震傳論曰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先公道而後身名是以累葉載

德雖理宰相擢士爲相陳蕃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宅揆數歛化見位在公輔宅推數歎田不過一傾遺推進凡弟家無擔石年且百歲猶居相位處初羨宜威文欣敏年且百歲猶居相位國柱吳志陸凱上疏曰臣不慎宰相者國之柱也不可不任王導吾之蕭何晉元帝謂王導曰卿吾之蕭何仲父初元帝徙鎮建康依恭京師復王導帥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帝凡委任號爲仲父帝拜王還定丕復思遠語輔成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當與導書手詔則之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爲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綱爲之興爲有將相之器隋書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之稱其父兄歎曰此有將相之器有宰相望王隱晉書山濤夢舒領司徒有頃即真舒居任持重爲任職臣不敢當得有所彈覽務職窗不廢人之望成遇其宰相星祿歸散之捲九族家無餘財也昴星精抬遺紀廣太上皇微時庭豐沛山譚之中寓居翳卷有含鑰太上皇閒此編何器工入曰爲天子鑄馭谷傳探閒三刀雜鑄而名即成神器可以充定天下昂星精爲輔佐以職三禮木爲大成此爲與兆太上皇曰余有此物名爲七首其利難嫣速解扳癒中儀而烟焰衝天白日爲之盡掩及鑄成提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長佩

於身分職三猶定天下飼中大云蕭何爲昂星精項羽陳勝胡亥三爲三猶周爲木運漢叶火位此星精也風流宋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况也少有宰相之志從少便有宰相之志賦詩云稷契賈虞夏伊呂冀周及生子曰九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賓客盈門王晬年數歲而風神從拔有成人之度時祖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晬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獨勤庶務何敬容傳武帝時爲尚書令務插哉宏敬容明達勤於簿領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箕鉤綬無晴則昭才炎詒暮家已宋軍相皆文義自遠敬容獨勤庶務貪恣爲時所嗤鄙文義自遠上少才過十上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曰少才過十年運行緩步得宰相蕭子顯齊書褚淵事母以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國異不足言日遂之家明帝常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得此宰得宰相矣卞氏六龍三十國春秋卞粹以清辯稱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稱卞氏六龍謂姓吉者爲邴吉之後何敬容嘗有客姓吉者敬容問曰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奏職戡數隋大業末凡多征伐有星變於論功行賞蘇威每奏文望風音敬寢其命時舉不婦起解糊首登揩閱者又河培會文成輒數敢出師以對多不

光遠致敗亂爲物議所識及處士太宋平王世充成請賜見且稱老病不能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過相相輔政亂不能臣設達令品物畫岸君鐵國亡已寧宮王世充拜代舜臨今既老病不能拜謁勞相見朝野推服高祖事文帝隋帝兩朝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衆務性之良猶識量師引進賢良以天下爲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顯所薦引各盡其用爲一代名臣其餘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議時稱平者頌之力也論者以爲真宰相及煬帝誅之天下莫不傷惜生今稱冤不已國家有戚無行意李世賢球州反賊攻部之請廣慶則宇孔球場人也猶兩將二三猜行皆不行帝鋭猶慶日曰位居宰相爲上公國家有戚無行帝意何也慶則拜謝愆實時出入將相二十年唐政文昌方其布衣之時不偶及其遠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幾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鐘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乃至者修之道度物議鄙之召復位考元齡以譴歸第時長孫皇后疾大漸與上辭訣曰元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洩非有大故勿棄之措遠良久抗疏理之還召元齡復位相須而成太宗以元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竟用元齡之策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如晦考之善建嘉謀相須而成俾無悔事初

太宗義師至渭北房元齡杖策謁軍門太宗一見如舊相識引為謀主

定典章

房元齡杜如晦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

危惙憂國事

元齡疾既篤太宗遣名醫救療若微減損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便為改容悽愴元齡疾亟抗表陳伐高麗事太宗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事薨謚曰文昭

如失兩手

元齡進拜司空乃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元齡乃抗表陳辭太宗遣使謂之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鑒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失兩手元齡遂止

良相　上　對創業守文

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元齡曰時方草昧群雄競逐攻破乃降戰勝乃克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衰亂奮暴始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役興之世方敝衰則窮之國雖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元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怠怠則亡見守文之不為易然創業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慎之元齡當國夙夜勤強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媢忌聞人善若己有之明達吏治而緣飾以文雅議法處令務為寬平不以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其所能戒以事被譴必稽顙請罪畏惕視若無所容

以文雅緣飾吏治　上　引賢者下不肖

杜如晦字克明遷為右僕射仍領選與元齡共朝政引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刺譏元齡如晦帝曰元齡如晦不以勳舊進特其才可與治天下者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邪斥嶺表

棟梁之用

如晦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重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後如晦為相以孝基有知人之鑒為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

手詔製碑

如晦薨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勳舊痛悼於懷卿體吾此意為製碑文也

一鏡

魏徵薨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亡一鏡矣

帝親製碑

徵薨陪葬昭陵太宗登苑西樓望哭盡哀詔百官送出郊外帝親製碑文并為書石

舊宅還子孫

翰林學士白居易奏今日參宣令撰與李師道詔狀贖魏徵宅還其子孫甚合朕意凡攸奏者臣伏見魏徵是太宗朝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於子孫合要優卹今子孫弱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請出私財收贖卻還其後嗣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此美若使許臣愚非宜伏望明敕有司特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與師聖德苟臣有所見不敢不陳與師道相本敢依宜使撰伏得聖旨一日憲宗深然之

其仁者之勇

蕭嵩為宰相時侍中裴光庭卒上令嵩舉嘗以代之嵩以韓休和柔易制故薦引之休既知政事多折正嵩遂與休不協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峭直

元宗既命蕭嵩為相嵩性寬博多可及嵩引韓休同列休峭直嘗數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切直上每從禽苑囿張樂中稍為過差必顧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畢而諫疏輒至上嘗引鏡自照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入相陛下無一日歡何不逐去使天顏戚減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每啟事言必順旨退而思天下事我寢不安韓休毋執論理道言必訐直退而思天下事我寢必安吾用韓休為社稷之計爾

蕭遘扶王鐸

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常召宰相鐸年高升階足跌遘扶陳中遺勞捷起帝自之喜曰輔弼之臣知予之奉也請遘曰遘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兵遘對曰臣扶王鐸不獨司狀臣恩奉時鐸為主司以臣中選門生之上嘉曰王鐸選進士朕見宰相於卿無負矣遇謝之而退

圖形凌烟閣

貞觀十七年詔司徒趙國公無忌已下二十四人並圖形於凌烟閣親為房元齡杜如晦預焉

季秋花

則天時杜景佺為相劇天書於內出禁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相曰陛下德及草木故秋木再花雖周文德及行葦無以過也景佺獨曰植接失宛五行傳陰陽不相奪倫瀆之於為災春秋云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已秋矣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瀆陰陽也臣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與天臣等參為宰相助天理物理而不和臣之罪也於是再拜謝罪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助天理物　上　沈學有謀能斷大事

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否仁傑曰陛下作何任曰朕欲待以將相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則天乃召之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張柬之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為相也今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遷秋官侍郎及姚元之時處實成則天令衆外司堪為宰相者元之曰柬之沈學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唯陛下急用之則天即日召見尋之為相年且八十矣

八十為相　上　死姚崇能算生張說

明皇雜錄崇與說同為宰輔媢懷故讎以事相傾銜之頗切崇既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衅隙甚深然其為人稍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以吾平生同僚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計家事舉族無類矣若觀此吾屬無虞當錄其玩用致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即時錄進仍先礱

石以待垂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卻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石仍告已具聞上號崇既謝說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姚崇諸子悉如教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成後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不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視其碑仍告已奏御使者復命說恨撫膺曰死姚崇猶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宋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厥默啜負捷數寇邊使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為其拔擊斬之入番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之寵蹈利者學黷武為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邦張嘉貞後為相閱堂案見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

以十事說天子贊曰姚宋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中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元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大

前稱房杜後稱姚宋

上

舉蘇宋自代姚崇有足疾舉蘇宋自代蘇頲宋璟也

再升台坐三入家司宋璟以年老上表曰臣再升台坐三入家司也

父子同時為相蘇家為政相得甚歡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嘗謂人曰吾與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為相僕射長厚誠為國器名盡臣節斷割吏事即過其人

上鬭羊以申諷諭張說始為相帝欲事吐蕃說請和以休息障塞帝曰朕待王君㚟計之說出謂源乾曜曰君㚟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不用矣後君㚟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鬭羊表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鬭而不解立有死者所損至仁無幾蠻力服數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絲千足後瓜州失守君㚟死

朝廷大述作多其出手說敦氣節立然諾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秘謀密計甚眾後卒為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修太宗之政皆說倡之為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者燕公云

不以姓著

上

燕許大手筆蘇頲自景龍後與張

頲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為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為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臣誥惟頲敘事外自為文章云

詔令副本留中

上

諤諤有大臣節張九齡為相謇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

所推引皆正人

上

房幄安有外言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妃遣宮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為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

請誅安祿山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軍斬莊賈孫武教戰斬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毋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之下泣遣使祭於韶州厚卹其家

稱曲江公而不名

上

以文行為上所知九齡為相以文行為上所知李林甫自無學術心頗忌之常欲以事中之九齡為燕詩以貽林甫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秖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

為燕詩以貽林甫

上

風度九齡以尚書右僕射罷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

罷相賦詩李適之罷相遂令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鎮靜大和九年中人自禁還是時為入令狐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驚走危起百官或戰而將奏者史稍揖進去新書時出李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事書押如平時里閭事無稍望南闕陰持兵候變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率眾立望仙門內使趣閉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是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

金甌覆名元宗八分書將命相皆先御書其名置按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知其誰耶射中賜也有宇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自歎以示之乃賜也而是時黃琳從愿皆宰欽時以為相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比者眾恐不可用

片言悟主房琯贊曰君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才而史載行事亦少敗矣一舉喪師敗不復振原琯以忠讜自當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數聚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相而倉卒舁難事數際宜為千慶季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之哉

起布衣二年至宰相 政鎬起布衣二年至宰相居身清廉不狃貫慶曆時士建所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

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去 在位日淺天下推為舊德 上多識大體 三□十年數自入仕

杜事相居身清廉不營貲賦於下士善救論多識大體故天下多其雖 達練事體 前舊卿寬厚處使為政舉大綱

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及吏銷衛小心畏慎未嘗片入意性聰敢違練事體百司文簿理 刃既而修身守位以智自全議者

比漢之胡廣也 苗晉卿比漢胡廣 上復正觀開元之太平 蓋祐甫為相珠獻替決多

所弘益天下太為以正觀開元之太平 復除史職凡八百 歸元載中書主事適車情李學元載東政公道隆塞官由

擧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出自楷及崇九四方賄會資賄求官者道路相屬不稱逮而去於是大壞自此及元載方賄

楊綰寄卒常衮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非賦所擬勢與亞夫綰等卒以衮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稱冗忽無所級其

故賢愚同滯及祐甫代衮為廷推舉日除十數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幾八百人多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官

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臣為陛下擇百官不敢不慎苟平生未之識何由知其才行臣若與其相識方可觀其若素不知聞何由逮知其言行復隨才

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為戒 用道德寬大以弘上意 建宗初即位權大首以祐甫為相輔用道德寬大以弘為

意政建中初政之弊治稱海內相望正觀之治也然 選擇賢俊 李泌言甫自翰林承旨出拜宰事將下之夕盛唐江本得專

裴垍曰吉甫自中書郎謫官七年方歸使入朝署今滿歲後進人物罕所諳識宰相之職宜選擇賢俊今則僻冥其

能知吉甫多積內舉今之才傑為我言之指舉甫草書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日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稱垍有得人之稱矣

朋黨 人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舉賢良方正對策指陳時政考采官楊於陵韋貫之舉李益等第其策二

為甲等吉甫泣訴於憲宗皆出為外官元和初吉甫定兩河方欲出師於淮西武元衡裴度繼之而元和末平淮西之功皆重吉甫與元衡

疏深以用兵為非故吉甫常怨宗閔以私怨常排擯之及吉甫之子德裕為相而遷吉甫代數元和為相又深惡牛僧孺李宗閔阮不

得權位銳意報怨元稹與李紳李德裕同為翰林學士情意相善當時謂之二稹皆排擯之作相遷吉甫擯陰事出為同州刺史時

僧孺德裕俱有相望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李紳李德裕於中沮議乃黜紳為御史大夫吉致仕僧孺為相而李紳及德裕為遼

而祖文宗即位有德裕入朝裴度為以為相而李中間有中入之助拜平章事俱名德裕大用出為鄭滑節度使德裕為逆言所

擢在浙西八年徵入朝未旬時又為宋閣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中嶺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覃為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

覃信古守正常欲入朝明書為宋閣所薄故也及德裕代宗閔出為興元節度使李訓入鄭注蕭愿德裕排己復召宗閔於興元代

德裕為相及宋閣再貶文宗嘗謂初德裕再用東政發宗閔舊事故郴州司馬傳孺身憂為德裕有惜德裕之罪但以諸員方有

東人望武聰明以何其陳及使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子之議以斤傳孺又目為太牢公其相傳如此故文宗以二李

朋黨難去觀之不能去此常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難也曰 之知人之鑒 人難之擣為相如大言虛之知之

既者猶而觀猶祝而收議者之不摭平以遲年罷事為天刑部尚書已賊擣為相 翼從 刑部尚書忘九元衡是戒

憲宗問宰相吏部員外郎崔從以文宗武宗太和八年宰相李德裕 對地震 為李時

武宗朝以為宗閔曰昨地震者地之末寶變人之理因何而有此對曰天下之氣不歸故也釋以人事應之三何州縣之安

帝以宗太陰晦天陽下亡陽明之氣陰陽不能出陰人作之上紀陽火之陰爭地而震天地之所以兒之不能出陰

其身亂人之是行政之中錯又曰上戒陰陽之氣伏而不能出陰以為天地之變人有地震天孔子於春秋之所記災異地震食

近而不能升於是以不地震天孔子於春秋之所紀災異地震食

日監地震萬物以為君象之震有動以和天地兆萬物之馬慶用眾鑒旨書戒所用祿萬物之馬慶

保王伏翰陰下鬼保爱恭之鐵動以和馬物疾馬馬慮則費

異自用休咎之可 不受四方問遺 文宗時宰相宋申錫為王守澄所構言申錫交通漳王陷惑甚重及宗閔時欲外延請

不於禁中訊覆以為軍相文宗時風俗佛外衛之害不明居內延獄為軍相以宗時風俗佛外廢之窨在中錫開明州司馬申錫自

不畏吏防禦起與元時甚相者矣中鑄雖此約身理累尤以公為而為已任四方問遺憲無所受既帳罪為有司驗知多

之優其四方所遣雖問遺 顏問 必 懷 言 李藏之在座間謂太賓介曰鳳朝野為之失息 歎能直言據諫致宗於巫

舜之上真忠臣之撲所第之行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搢紳危者之事非數德所宜感歡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郎有遺

行令休明之朝懸等不李傳備位時相心自不可思而不言重所有犯而譏遠知無不為者中是非在人主所擇爾叔度愍而所

退故嚴為相當上所獻問以祖言謂大臣之所仰當沈無未書問世於觀 固 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

學 陸贄為相常自以少年入翰林蒙天子天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力爭之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吾所學不 清儉為時所稱 大鄭餘慶以再為相罷免皆非不敢更入 所稱以清儉為時所稱

中書 文宗時宰相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三年好用事 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是鄭覃陳夷行用事

三年四年且與李珏同之臣家豈是擇庶相位不能悉心奉職鄭覃云三年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豈之事也陛下縱不誅興臣合自求退減肉叩頭曰臣今日使辭不敢更入中書即起去上令中使還召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於是制復歡日不入上表請罷帝方委用乃罷鄭覃表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復

壞白麻

德宗時欲時相裴延齡諫議大夫陽城曰親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為國子司業

觀崖州圖以為不祥

韋執誼自卑官常忌諱不欲入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常與同舍郎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圖必遽令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觀之七八日試觀之乃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坐王叔文黨果貶崖州司戶卒於貶所

管葛伊周

王叔文本以碁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宮太子顧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與韋執誼韓泰呂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人定為死交德宗崩順宗疾久不復聞政深居施簾帷闈宦李忠言與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伾書論上素悉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曰始入翰林為學士數文典吏部郎中韋執誼善請用為宰相叔文因王伾任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託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于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韓泰劉禹錫等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僴然自得謂天下無人

陰結權倖以求宰相

皇甫鎛陰結權倖以求宰相臣顧事累職其姦邪書因而對語及天寶中事群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年罷賢相張九齡專任姦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用人得失所繫非小詞意懇切左右為之感動待深而之而罷宗然用鎛為宰相

存亡繫所任

上

上調陰陽下安黎庶

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大旱租賦不登國用多闕及是以度支戶部分命宰臣領之郭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民致君堯舜致時清平俾之閱簿書算緡非所宜也帝采嘉之

閱簿書算緡帛

上

惟器是適

韓愈作進學解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

復入相如父年

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復相今德裕自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平泉別墅

德裕之孫敬義者後唐時遜官居洛南平泉舊業為河南尹張全義者所知初德裕於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絕異竹珍木怪石為園池之勝自為家戒序錄志其草木刻諸石云移吾片石折吾一樹非子孫也須業經之亂石部史擅李氏花木多為都下移植然入豪貴園率得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踞之最寶惜者有中使監全義軍者曰得此石置於家園敬義泣請全義曰平泉黨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動遺先吾因託全義請石於監軍監軍忿然厲聲曰黃巢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之石哉

三遇異人

德裕自言二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故入然後居相位頃師例三者皆與之協不差歲月唯身嶺南荒未嘗有前知之士為予言之貴謫思不可得者神遇所秘莫得預聞

不疑朋黨

德裕將承武宗甚倚委以機衡大策論兵戰遺像以身捍難功成社稷及賂朝天下不違之任咸算其功白敏中令狐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罷相亦恐德裕敗敏中復為鉉在中書乃相與持謀令其黨人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又貶崖州司戶

讀書不輟

德裕以器自業居特達不羣好著書為文獎善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切賦翩陽雜會貴歸冲之中猶曰心著述

奇才

史臣曰德裕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觀其禁械獨裕葛亮啓參料數朝勝權屬獨斷如由基命中閒有虛發實奇才也

延英對宰相

文宗即位虛心聽納每延英對宰相為十一刻大事德裕在相位已久朝臣為其所抑者皆怨之自崔鉉杜悰罷相後中書人上前言德裕大事宗咸嗟意咽不恍

起草指蹤皆獨決

德裕自開成五年冬回鶻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皆令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

白敏中與李德裕有隙

馬植以文學政事為時所知自黔中觀察使入朝為大理卿以不獲顯官心數有怨望李德裕素不事之宣宗即位乃相白敏中與李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擢之乃加植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轉運使壽州相及敏中罷相植棄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金印朝天客

楊收王鐸皆詩遠之同年也收作相遠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隄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文大街之玉鐸佯相遠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岳一毛輕鐸又怨之

公卿以下皆頤指氣使

楊國忠既以使挾佞得宰相處決機務居之毅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以下皆頤指氣使無不讋憚

笑中有刀

李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

必嬉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人言義府笑中有刀人以其柔而害物謂之李猫
上銅山大賊義府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嘗遣子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孫延謂曰相為得一官數日
錄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祥道
等推其事義府除名長流巂州諸子並除名長流庭州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
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故其露布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不識杕杜字
玄宗朝宰相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用杕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
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弄麞
上參請必先賂遺林甫每有奏請必先賂遺左右伺候上旨以固恩寵上在位多載倦於萬機常以大
臣接對拘檢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絕逆耳之言恣行宴樂衽席無別不以為恥由林甫之贊成也
伏獵
杭賊林甫聞蕭穎士之名欲用之時穎士寓居廣陵居母喪卽縗麻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
麻大惡之卽令斥去穎士恚乃著伐櫻桃賦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幹而非據專廟(?)兒之右地
不附己者林甫構韋堅獄堅太子妃兄太子不自安乃上表請與妃韋氏絕上亦知太子無他許之自是連有獄扵
長安中別起推事院誅鋤不附己者去相遠之子曰實書盈鐵以遣采實包日無入微往其識如此遠之壽亦死知政無
不能俯諂啓沃使牙幸奉天盧杞等並然聞指南如故事中外萬然以為不可擢在位啟社稷容而已事夫
於盧杞之既而偽亦罷相政刑部尚書一太常卿於此事論於朝堂嘆明而言曰宰相不能斜諸啓沃使天下一皇於此而尚為尚書
可痛心哉
姦邪
宰輔盧杞既敗新州司馬德宗又欲授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論之高當時直筆亦敢參之乃改澧州
盧杞為相上謂李泌曰眾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其姦邪也對曰盧杞姦邪天下人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
曰誠
以刑名整齊天下
盧杞為相以刑名整齊天下李希烈田悅等叛河北河南連兵不息京師
屢不支數月杞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乃請行常貸京師賈如復盜賊以僦櫃質錢杞開亂兵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戶既質兵不
視汝間架除陌矣是時人心悲怨涇師乘間謀亂天之奔播職杞之由是物議喧騰乃貶杞新州司馬
咳唾立至
青雲
杞作相猜忌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咳唾立至青雲睚眦者顧盼已擠溝壑
忌能妬善
杞居相位忌能妬善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忍陷真卿之貞言令奉使事希烈竟殁於賊
陰禍賊物
楊炎以杞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為杞所譖貶崖州司馬京兆尹嚴郢與炎有隙乃擢郢為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既貶逐於崖州而死又忌郢陷杞乃去之宰相張鎰忠
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忌之會朱泚叛杞不睦有此州官泰建玉書郵問為杞論奏請殺之建玉既殺中侍御史鄭詹
遣史監送建玉投水而卒杞因奏以恐朱泚與鎰為語音猜三司接夠詹又御史所為軍大夫命升令授耶詹與張鎰善每伺杞
晝眠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寐得熱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至鎰閤中詹趨避杞遂言密事鎰曰殿中郎侍御在此杞佯
驚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郢獄未具杞奏投詹郢為權州刺史每霸相出鎮鳳翔真嘗禍成物如
此
不許李懷光朝覲
德宗幸奉天李懷光率兵赴難朱泚解圍而去懷光忿天通數言盧杞趙贊白志貞
善趙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也吾見上必請誅之杞等微知之大懷杞因說上今懷光來朝遂此收復京師不許其至奉天朝
覲懷光大怨遂有異志
不獲兇記作宰相
杲恆及弟齊相次知政事時以為宗初年久隱光為遇諫濟而
植齊俱以學行稱時宰世南手筆所與才術居時作少臣工部侍郎業居工作之司賽初拜相位許敬宗羅曰士之令扁不單
世業被遺則為求冤大壤則為巨民來獲兒兒作軍相廣世南男作大匠忠曾文武因無豈世之
歐鄉里
五代史復唐遇
遠處州人也唐長興二年勅流州萊州賊九懶鄉朝美里改為享行里落陽崔買子為南府洛陽縣三川
政為上相鄉壹里改為中台里及科字太中判者待中又拿上坊改上相鄉中台里為侍中中里
論時事
昨政曰遣為相天成中明宗問曰時事如何道對曰此外如何道對曰此外陛下事德上合天心臣闕亂安
之君人所慕之主人所忌之蓋為有道無道也今陛下恭儉德儲心治道封氏無憂伐敗曰免牢之日不遠人安俗阜
國正觀十年已後之親元成等參太宗曰顏常如正觀之初臣今願陛下常思貸棟之初則天下幸甚成平常又謂道曰時正
何者為切道對曰陽惜生靈為切臣記近代詞人為古調詩云正月賣新絲二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
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此詞雖為俚語遣明燭臣有理帝深納之
久雨無妨聖政
長興二年帝謂馮道曰春雨稍多久未晴霽何也對曰水旱作令雅是天之常道然季春行秋令臣之罪也更望陛下廣

學思宿久兩無妨於聖政矣

好宰相 明宗初入洛謂近臣安重誨曰先帝時馮道郎中何在重誨曰近除翰林學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諳悉甚好宰相遂大用長興中平章事明宗謂侍臣曰馮道性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庵與從人同器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耕樵採與農夫雜處略不以貴介懷真士大夫也道歷仕四朝三入中書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重鎮俗為己任性廉儉不受四方之賂不以片簡擾諸侯私門之內無累茵重味不畜姬僕不懸絲竹有寒素之士求見者必引於中堂語及平生其待遇也心無適莫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 傳

仕四朝三入中書 上

沒字碑 任圜見中書門下平章事

書姓名投琉璃瓶中 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之於朝左右曰臣見幽行中所舉當大拜者姚顗盧文紀崔居儉爾咸品藻三人才行其心無熟末帝乃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姓名投琉璃瓶中月夜焚香禱於天旦以筯挾之首得文紀之名次即姚顗中外帝素已命待徵戰命之二人同升相位

三不開 末帝命馬裔孫為相其中書百職者少未諳練無能專決但書名而已又少賓客時人目之為三不開謂口不開印不開門不開

夢神授二筆 裔孫初為河中從事因事赴闕宿逆店其地上有邊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殊禮手授二筆一大一小為翰林學士齋殊以為與鴻筆之兆自入中書治事當受二筆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

讓子授員外郎 晉開運中朝廷以宰相子桑維翰長子坦為屯田員外郎次子塤為秘書郎維翰詣閤列曰漢世三公之子為郎廢已久矣近或行之甚喜議者乃抗表固讓不受改坦為大理司直塤為秘書省議者美之

希旨取容 少帝以如制若馮玉皇后之兄之寵任宰相職畢國政事一以委之時少帝方務奢侈從宮大志華傍玉希旨取容未嘗諫上欲少帝念寵馮玉曾有疾帝語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伺玉愈即除授其倚任如此

名動殊俗 虞遣有

不用照二百里古鑑 呂文穆公蒙正以寬厚為相太宗尤眷遇有一朝士家藏古鑑自照二百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其弟伺閒從容言之公笑曰吾面不過碟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其弟遂不復敢言聞者歎服以賢於李衛公遠矣蓋寡好而不為物累者昔賢之所難也

真宰相之言 東齋記事辦簡書公大補中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王無它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辭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也

事無大小皆決 史記二世誅李斯乃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皆決之

設鹿為馬 趙高丞相職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

檄召鄧通 張蒼免相文帝以申屠嘉為丞相嘉為人廉直不受私謁時太中大夫鄧通方愛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常燕飲通家是時嘉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嘉為檄召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使吏今行斬之上度丞相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吾弄臣君釋之

相之當至丞相 韋賢魯人也讀書為吏至大鴻臚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之至第二子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丞相曰我丞相有子是安從傳後賢為丞相而為死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

令諸吏帶劍前奏事 魏相以文吏至丞相好武令諸吏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帶劍者當入奏事者乃借劍而敢入

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 臣衡為御史大夫咸綜事丞相死代為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宜非遇時而然也

丞相封侯 公孫弘封平津侯六百五十戶丞相封侯自弘始食一肉脫粟飯故人之賓客仰衣食而無餘財

多陰謀 丞相陳平為高祖謀臣出六奇計數曰我多陰謀道家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

陽遷大傅 前漢王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呂太后欲王諸呂陵直言陵為帝太傅實奪之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

安劉氏 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安劉氏者必勃也又問其次云過此以後非乃所及終皆如言

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 漢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曰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為誰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上稱善勃大慚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謝免相

丙平時爲不受私謁文帝以御史大夫申屠嘉爲丞相嘉爲人
右丞相也義直不受私謁自嘉死後陶青劉舍及武
帝時薛澤嚴青翟趙周皆以列侯繼踵齪齪廉謹好儒術實王
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於世字王
孫爲丞相田蚡爲太尉嬰蚡俱好儒術推以肺腑爲相田蚡孝
穀趙綰爲御史大夫王臧爲郎中令也景王皇
后同母弟也武帝即位以蚡爲武安侯蚡新欲用事卑下賓客進
名士欲以傾諸將相及爲丞相上初即位蚡以肺腑爲相入奏
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
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
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鄉自坐東鄉以
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
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
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也考奉邑
蚡爲丞相元光中河決於瓠子蚡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
無水災北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蚡言於帝曰江河之決
皆天事未易以人事強塞之未必應天而所推舉皆廉士轉客
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國守
故援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合而出於忠厚爲會唱於時
制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兵事迷成固名也皆天下

名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下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年
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爲丞相使
視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食貨足不公孫
相安國數月愈復爲中尉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弘以春秋之義
繩臣下賜子孫爵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宰相身行
取莫相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未有若丞相公孫
弘者竟以壽終於相位弘子度嗣爵侯坐法失侯表使彰義
所以率爲屬化其賜弘度子孫之以當爲後者爵關內侯不
公孫賀字子叔代石慶爲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
受印綬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比坐事死石
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
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爲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
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
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此殆矣
亦毅然於虜命宰相爲通元使及行時遣西域諸國長敗自出
迎通虜之單使奏天子無遣宰相禮乃止其遣名動殊俗也如此
禪僧效鷹雖成入問馬道於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責其難
譬如禪僧不可令效鷹也由是出爲同州節度使
平時宰相上是非相半事爲有道何常問說家宰曰是曰非道相在半事政幸有曾孫

左日前又爲蕭思君平相頭之子曾祖做唐倩宰輔入相接客之思爲他量載動爲叶傳之寶徵謂客曰余不敢以傳
令位又而有有曾屢孫所在市吾著自其世前書考居相位不預政事珍几好閑貨志理南雅唐居徐
價相市位人不丹預砂政以事丸先用好方神流仙以服此餌都常之以戚金碗王杯盛瀍湯與珠爲患
延已俱作相九經延可以當謂人曰金琬王杯而盛更游可數年而罷琳公事但熟睡偶見司徐書中
門下優游廊廟十有四年之間體貌又尤爲寵罕爲入輔而叙喜於財喜清正戚與故有使大將臣廟
莊十有四年而朝罷無由也閒叙叙閨寵寵尤倫不十能有年所在建相明位怪叙尤叙好閨
言搢紳有議譽而抑朝有罰由無之
擇民推儒困累之說常以當徵負福孫人生皆實笑中之志歟遠歧蚋嗜膚以徼
福上官丁謂曾利用不可輔幼主合章太后既之後意欺有而謀丁謂曲之起謀罪
相屈準使殿前對言太子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胡不謂天下之人屬望講社稷之重引大明數果重寄若丁謂待
才而擇未擇者爲用侍禳真宗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恐陛下家事同倚伏鳴咽而真宗命中人扶起諭慰之明日謂之事

以息黄閣飛不執之語以中書爲事是罷相乾興元年貶崖州司戶參軍至無地起樓畫相公宅點賜詩贈
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上即位北使至賜宴以問曰聞有飛中無地起樓臺是無地起樓台相公宅中無舟丁推
大臣今謂擁者寇準公舊曰剡詔南於鄉夏即非久南即方運須寇準比謂鄭公狀采公話集
中上因覽史準忠於國家二國謂近臣曰朕太子太傅萊國
事方嚴使臣有見文武全才在二宗朝建大功大節工親書裁碑忠
之以以表其節天下之人通求虛舉無大臣體蒙遠三年畢
皆以比鑑郭公狀來公爲人相是日王更入罷
謝使生上謂曰宦臣者黄閣家身實在適虛譽
無大臣體罷其宦物來保其終吉也
上謂王旦等曰當上書者言中書不言事罕四方事宰政令賴
旦等對曰中書官言者惟進賢退不肖事罕四方事鄭鼎水罪官
史能否刑法枉直此數事自參總之音動衆進止外人不知者是
臣等無隨言也罕據實審議亦有德之如轉運使副提點刑獄遣
費番部州知府差官使臣辭見之後多據見又須貴
刺新刑手者觀其所言可以與悉自再加詢問多涉陳乞大約中
書典事有勤守使能式不顧隨意增損打違底餘日有長籍恩慮
不樂事有勤未使表見重須聖斷是臣等遣道也皆再拜上慰諭之

龍百官班賀新授玉清昭應宮使王旦赴上曰權罷百官班賀先是旦領使職詔太常撰赴上儀禮官言唐創置
相進扶百官班賀閣成中書相鄭畢如太師於唐事府權工旦當赴上本官百官班賀如儀修宮使公宇永備悉辦為班集找
罷語開元天寶政治九年止與宰相語唐開元天寶政治因曰姚崇宋璟真名相也明皇委之無疑滿為
至當而過信國忠林甫斯可惜也王旦曰姦邪之人誣陷良善得以事權人君若能察陷人而自遠者十可見其七八唐室顛
凡數四而人歸唐德者類非宗仁恩愛學數之上曰陛贊書德宗英奮有獨斷御衆之志且天下貴大人君何由獨自之姚
宋真名相　王手植三槐以為識王旦元默好學又嘗器之常曰此兒其日必為三公輔臣因手
植三槐於庭以為識發納用十八年旦嘗納用凡值十八年為首相當國一紀為首相當國樸
一紀　上　當國年深始終如一句敵中國蚤曰旦王旦今其子星待遇始附臣等蚤占拜祿事不敢
不獨上曰旦既壁辭祿亦難為其意老於引退未可輒言厭察其重識國非獨節此簡實藏精家所共知任當國年累終如
一鎮靜中外實賴為敵中興之間內最久元執凡復行未書有一事子就朝廷斯亦難矣教中曰世之為人實如聖循陛下春

待後異終始保全自古鮮相遣遇之際無以加之　平世之良相　旦之為相也為罷亦之後謝政求台旦能遷守
法度承平善意妙於務參言簡理順有識略善鎮定大事慎情名器敍進拔品從入各博其所雜協於已者亦不以私公陰
為天下士有終身不知者稽神成服其平恕又於其位終始如一工以巩優待之中居暮被舉身生簿所居皆第德隨德直首
素家入收以贈錄禮餘屢任而不計其在中書未嘗奏陛請子婚姻不門閥事籌徒有遭興弟感反寫甚篤留意大非及近
世典章官拔志牧獎名數中外莫不敢異風德為國示臣上所尊禮平世之良相之　題品千當　王旦在中書曰女大
夫爲兒巧必甘言以咲之皆大春過望而趣品辛當遽退之非允入用背恐失　得及第者十八九　每上親試
者舉人必今近臣續所試詩賦因升戰之許登不措書詞氣數嘆凡程弓請有十八九得及第　撫夷夏知陰陽
淳化五年上謂呂蒙正等曰朕以宰相之職所任甚重欲修唐朝書考之事以責卿等輔佐之功又念考弟之段亦宜言爾其
若撫夷夏知陰陽使百度大理一人之拱無事此宰相之職之宜有居其事而不知職任中衆正手備位而將謝　聚官
故事　十一月上因言多士而朝默試今宋班簿間之來一材中摶選使三司判官者了不能得雖多亦美以為寧稍品宗

正對曰臣職在拜輸官材挫納衆職而使陛下救敗勞於來督臣等之罪也上曰入官不問不如面為使御等何由盡知朕以
求入之要莫若貴舉主因詔蒙正已下重知制誥各舉有器業才仕以事有一人以姓名聞密正參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百
官令獨舉一二人示天下以廷之上曰前代亦合有年相舉官故事今史館可檢討之既而有司具以悉代政實來上工頃召
講求正曰廣明子報孫教數育諸商舉史八百員伙仁孫自為其將元制為也官南外郎何謂無也因書優其對是莊王錄孫
叔叔之詞致事安一臨以賜蒙正蒙正再拜進而各舉所知以名聞　稽留不決　貴贊中頗小心畏填廟堂政事多稽
留不決時以凡少之　未嘗以私事干廷封　事坊在相位日不敢有所請託給事中張鈆取介士也時初喜
綸之而雅像善張泊及好之罷政事已泊單謝之朔望常指右擢見入武嘗以事公待君來不
封曰朝廷請公多所指良事公未嘗以私事干延對我由此負之政之　賜飛白書　至道二年五月七歲白書數幅
以示近臣字亦嚴盛只允賜字相呂端一幅良因宅前事販工天曰晉劉自登床正如此矣　侍　頒命元老不
石吁　奏宗初即位對事臣官不名中呂說等再拜包請帝曰公等領中九老歟何敢孔九帝于　學飛白書自

召為相　天聖知工學成白公昌書王欽若二字中人特示太后同中域為易孫合以鳴之遷再召為相及欽若至中外
熱有如有　參許契丹借礁州牧為　盜舍在中書契丹遣使言國机侍曹稽雄州狀馮拯谷參曰但待
蓋故問其故對曰契伏累有兆中國之心宜九者書之上以此相以前但許之累彼之不累如其無之　沮太后黜
朝　事愛不孫獨留之時對右謹畢臣丁胃欲紹朝中外母司無收官者時宰相王曾首后表疏恨寫田貴之呂氏唐之太氏
皆萬非讒之位其后子孫祿我不保首領公實師聽何不入白實后為一宮中不詳太子即位建良宗為太后以前政宣不劉
氏之為福寸名欲綱制以取毅而於天下非恨重氏之禍活宣逆臣公臭惟寅大價入曰太后其議遂上上既即位拳道制電
國事惟欺太后省了冒公后是乃奏入知朝迫臣以傳大政寶帝惟翊望足筆且其余發猝恩令入內押班九恭天尊
中敗可自即天下不了胃之當皆以爲是王曾據日具位太祖太宗乞帝之下不止非劉氏之天下光食何使兩宮不共
天子之政變出於上之聽明紀下傳而不使速元官人奏政之者謂依復爲剪政事凡即朝節望於右庶以奉人事從之政
為朝士以　呂夷簡比姚崇　宋璟蘭時之名相多知工非志以名言比宋林子名相其以儉如繼以為閣

觀之乃置入日元規之言可買架石　焉　失　日　物英宗治平元年
但恨聞之遲其十年其度量如此　翰林學士賈黯
發大臣生日朝廷頒賜詔文酒言一貫約家宴樂之費依見以
壽聖節日陛下但以於使者來會特一舉觴自餘受禮畢從御
所相大臣同國休戚生日賜賚伏望權罷當公亮　五
奏一望允從詔以大臣已經賜者今賜之如例　敕韓以衛月
上問執政積弊之衆何以救弊以寬對曰可以衛度改人問而寬
治如何先聖對曰聖人之治國以寬然不可以無節度曰寬而
有治從閣五月上問執政日曆明聖治政太平宋
容以和對明聖治政乎何以危害例對日明智平內亂而勤
精求治其政得人所以治安未年任非人遂致禍亂人主惟在
擇賢不可使姦人其間姦宿對曰姦人得志亦以亂實地平預
國事政也失變曰明皇杖衰遠允防檢用王忠嗣杭制方里如
忠嗣既可矣如安祿山祿胡亦今杭制方里安得不北亂牛工
皆以常務付有司三年論治道宰相曰是故日事有公等有不見每政從
爲然　家諸論治遺但進呈文字頗繁故不暇及中
書省務有司付有司者悉以付之自是中書細務一片文章而
止進執狀及事有定制者轉有司中書降敕而已
近事事建數得覽章請願書理論宋參又當三入宰相明述朝錄
日李相者設不得必稱已自是一片文章矣　入宰相二入書
時中令　太祖朝初相　太宗朝兩入呂文穆太宗朝
再相　眞宗朝一入呂許公　張鄧公仁宗朝三入　居位不
又杜祁公相百日當慶曆四年郊祀拾遺公家又州升奏參册
又設議諸宿狀非公罷相知兗州寫兆佛以傳兗州寫再使
日會宇寺宅自陽召還其事遂兩杜公日病此就御在
中書日司兵畏莫非去放藏矣去郡小陽曾留孔善自我其居
拜不舉請罷居相郎以此兵正論政事大臣其過擬具錄
又奏入執狀畫可今許存自開沈凈相參據二收卷部
吹嘘之舊內戰兩爲相參撤狀數春私府自撤狀法制十條參多
周四六紀其人使患以行論精皆事相自華五代亦姓琵案公
謂朽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美觸於今則也今中書日時
見丢除退即批答而同日內擇字國初乞書公始謂爲之　其
句假對　後唐天成元年以中書令可一日不見天子于東朝
閭寶九年以中外充事始一路句假日不生照其日　用
臣猶子以假問聖躰而退至通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
太守猶對角且奏夕事簡奉南陽水收抱詞日朝爲五凡言
猶在假謀公事已作時輸如作聖眞宗朝時旬假前　拜命
臣始不入曾九中西事帝無假日視事至慶曆初乃如舊
謝文謨其公天聖初年爲相既升命謝恩即請五日指
請景靈宮朝謝賞告奉真殿朝謝　表宋真宗帶公仍以五百

千建遠陽行先公爲衛文其叫日舉拜之初謝病於外點
而貴又公向待以方進決其本余不盡記自快二再於切升思入宮
謝相隋景畫盡入附有對賜行職入謝多有對賜舞宮加勅
遂果公政事也　入附有對賜封凡謝恩難二府亦有景使和王異
公以參知政事入明府召還如邑對時與升方講如　真宗
欲重其事其公入謝特命以教所掩爲賜之自後二府謝官加
宿效封邑入謝　百日奏事于鄉世紀事千紀郎不缺才九于庶年
宿有對賜之　同年相欲于遂能觀規退去是日有杜
并公仍相影年曰有家日於率相其又使杜良　相以舉賢爲本職以掩
有可果花彰平名專深於附數又春相　以　賢　本
慈爲不忠善國爲朝本志所以工臣任一人之開物成務者以禁賢爲本職以學
士呂慶余以龍公見不使任臣每有數倫觀公志而陛下　事　際會風雲
陛下呂余以鼎尾為不術任臣每有數倫觀公志而經事際會風雲
遺是聖主所禍之既爲時而生伏乞特以台司寵之中才任用宰不相
未爲久難其入以二臣之路爲自舉附之孝會貫之此任執不相
爲民　上不管度業太祖真宰相也曰　縣　之太祖亦看所宅不暨
加鍋　　　　　　亮太真宰相之　　　貴舊書對近
臣納軍節度以爲之名者恆　　　　　　　　　　　　
名器持帥康節兄出首之名者　慎循規矩慎名器　上宰相宜盡由
科第　稱仁使自乃決乎分奉仁奉自延爲中書侍所不平由事并事爲賢言殿世大宋學曰古典
以文武封爲宰相者之實　　何以鎮服百寮　代聯時事錄者遺老相知言立
四件第乘那遷決意用之實　何以鎮服百寮代聯時日事錄者禍相遺知
相從問在中書一日如處問曰公批新買其直錢一何爲乘左足
示知曰乞百知往論意遷四銅小史云吾觀何用一千入百畐
執貢丈之時為謂術事狀相其如右此是何曰以此鎮服亦凡百像於　是　大臣不當收恩避
供畫大笑之時謂術事相如此何以鎮服凡百像
怨王之文公曾爲人方正持尹事在中書日最爲督相書謂大臣
致不當收恩避爲怨人公書諸尹師在中書日恩最致爲歸贊己相恐害使謗大臣聞執
者欲服人從　望衡至宜和物陳未公罷小相兩省用文官二等置子二百公官王
爲名書用　人　衡主宣知物陳恭公罷小相而兩省用三第嘗子二百公宮
數中體其險孩余兩一首公第久有大望一日參事匹用朝士任桂相賀黃
門其參上大既餘時以育望大教日參事無決朝士門新除者博
等外議如何不以朝士相賀爲對上曰吾者人君用人或以夢
卜苟不知人當以望夢卜置是憑耶故余作文公批答云永
惟商周之所犯至以夢卜而采贊執若用　指少年
神之功宮從中外之入望者具述上意也　宰歸田錄國朝
考微王身以罷相爲榮時　入罷相又母皆在　上母袁在殯特罷宴綏富人相
學皆在入以爲榮時　入罷相又母皆在　上母衰在殯特罷宴綏富相

中書侍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秉孫侯三年太夫人薨有司據
時鄉之典云晃見杜牢相丁憂列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冥百日
已具前一久有吉富萊母畏在疾時罷宴
此事亦前世未以攝恐負重責從是始矣
一言寤意
車千秋本
姓田氏十
秋為高寢郎會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
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
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大感寤召千秋曰此高廟神靈
使公教我公當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
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學術又無閥閱功勞特以
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
問曰聞漢所拜丞相非用賢也一男子上書即時封侯使者
道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下之吏良久貰之然千秋為人敦厚
有智居位自稱踰于前後數公又千秋年老上
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因號曰車丞相
車丞相 上 當軸
處中
贊曰車丞相履伊呂之列當軸處
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何人哉
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
儒林傳曰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
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
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夫學方無功業舉賢良公孫
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
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
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
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者無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
父偃徙董仲舒皆弘力也弘為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終丞相
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
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
婢室矣唯慶以醇謹
復終相位余伏誅
丞相致仕
韋賢字長孺年七十餘為丞相
五歲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
斤罷歸家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也賢少子玄成復以明
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以明經至丞相 上
平當字子思為丞相子晏以明經
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唯韋
平父子至宰
相注韋賢
總領衆職
魏相字弱翁為丞相時宣帝始親萬機
厲精為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
職甚稱上意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
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
公府不按吏
丙吉字少
卿代魏相
為丞相性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按驗
客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
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按
吏自吉始也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
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
去士使此人將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嘔吐汙車茵 上
問牛喘
吉嘗出逢清道群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
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
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怪之問吉吉曰民相鬬殺傷長安令京兆
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方春少陽用事
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
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
知大體 上
稱為知人
吉病篤上自臨問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曰西河
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
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
事後母孝行篤備於正此三人皆能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
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為
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
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丙魏有聲
相魏
內吉贊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
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
事宜
哉虛
有陰德
武帝末戾太子巫蠱事起丙吉為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時宣
帝生數月坐太子事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
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
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曰它人無辜
不可也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
赦天下曾孫賴吉得全宣帝立吉為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
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
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
復封博陽侯傳子
至康王年故乃絕
光罷其爵
孔光罷相退閑里杜門自守而未
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旨
奏無事自殺以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為丞相數諫件
司成閒閒三相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因是思之會日食徵
光詣公車公日食事書奏上就拜光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復為
丞相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也奇如為忠
人
句藏閣三相 上
顯遷千戶
朱博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
戶傳之書議曰故事封丞相不滿
千戶為百過
曲慮足千戶
王商代匡衡為丞相商為人多質
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
單于仰視大畏
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
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卻退
天子聞而嘆曰
此真漢相之
真漢相 上
絳侯非社稷臣
文帝時丞相絳侯朝
罷趨出上目送之中

所進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也盎曰絳侯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
事擅相王時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
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
特立後起十餘年至宰相
翟方進字子威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
府爲小史從汝南蔡父相戒大與其家見曰小史有封侯骨方
進乃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後
爲丞相公紫前北不行郡國持法深刻舉奏牧守九卿峻文刑
訖中丞傳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
以才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前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
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司隸據破虜日坐相方進
以欽量揖老母鶴敘入京師身爲儒宗致位宰相蓋矣
身爲儒宗致位宰相之春秋之義
尊上公之宰
方見奏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無不
然爲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
起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上不爲使
母服
方進爲相封高陵侯后母死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賜策自殺

方進爲丞相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
賁麗善爲星以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引決上遂賜
冊云云方進即日自殺
兼三公之事
成帝時何武爲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
則天二九備三公官名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
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難而不治之宜才
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上以問張禹禹以
爲然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以御史大夫
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俸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議者
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
斷二公職事難之無益於治亂者之
分將相不對理陰陽
哀帝初封董賢又益封丞相王嘉封還詔書
切見以封還詔書帝乃怨下加廷尉詔獄使者即對者侯
弟汝而共和柔進加不責服尤尊日將相不對陳寃者
引上加引杯以擊地逆隨使者詣廷尉
對加繫獄二十餘日不食嘔血而死
官覺識其煩碎
丞相宜爲相者
詞訟不滿其意賤不爲大體書從遷用群吏致
事然官紙其煩碎無大體輔賢致用職
無大體不稱賢相上
來機事歸田里
孔光罷丞相詔曰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漢法
舊儀出丞相無他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

來機事歸田里
武王而理天下
後漢王符潛夫論述赦篇周禮六典冢
宰二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
者皆一卿而政定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二
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貴之位
盛是惟在位爲夫任一人之政專任數人則相持政專則和諧相
行此道度凡武以後世之失權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
汲頴不得田紛
漢推事田紛爲丞相中二千石
拜推紛不爲禮爲真爲主部
對見紛而未已
拜將之而已
決當實公生子得其具
遇陳留有富室公年九十
與子威田家女爲婦一歲
交接事訖使嫁家生得大男其女曰我父年尊使與人道
一宿斷頃何因有子去小家女浸親我趨子爭財相告
數年不能州郡不能決之送謹持丞相兩言思恨久宗
曾聞真人無影老公子不無影又耐寒實可與試察之於是
時歲八月令更取同年小兒俱解衣之餘無聲寒兒猶啼
寒又東今行日中獨無影大小成寒惟忠大暑室
王翁
嘲前戒
概念前義爲丞相王嘉嘲戒曰無苛於淵水吹木何則
物有本性不可強非分也或曰出自其汲平曾光是實
受九錫之寵將起三公九之之才逢人主之知能識爲其之何以報舉於
或回曾處之劍無深舉之才逢又之門無篤慕之曾當上江明

矣下缸械拚本何傷於
日月多見其不知量
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
蜀志諸葛亮
爲丞相自表
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於臣在外任無它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
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
外有嬴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隨能任將吏
相乎尚書事其所建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論
是民間及政職所貧賤家以問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以
不宣讓
權謀敢信賴
雍所爲丞相諫權爭責中書印綬有
以此重之者詰若含難悉事可施行催印與
洞反覆究而論之而權臣自食如不合奮致事即正色改容默然不
言幾所施從即退與權權曰飯公敢況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
事未平也之其見敬信如此豈
思悔肖門生
步燭宇子山代陸遜爲丞相
績梅肖門生李不擇書被服居
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
服飾者修頓以此見稱
恭孫皓聽陸凱自視
陸凱仙委相伸
性不好人視己
臣視見情其數凡凱抗始曰夫君臣無不相
頼之道若乎有不虞不知所此臣自視
陸凱面責何定爲凱
丞相時戰上到將何定陵巧使傳賣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
前侯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專終者耶何以專爲姦邪

職歷天聽宜自收攬不然將見卿有不測之禍矣況大帳執思中傷之亂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跪管指事不綿

忠懇丞相事須張昭字子布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僚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顧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生非所以能益國者也

相國

蕭何益封召平獨弔

史記蕭何拜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為衛衆人皆賀召平獨弔所曰始

兵何以疑封悉以家財佐軍上喜

趣治裝當入相

曹參聞蕭何薨告舍人趣治我當入相使者果召參為相

擇郡國長吏細文辭謹厚長者為丞相史參日夜飲醇酒賓客見參不事事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

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前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為酇侯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位次皆曰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秋曰曹參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上曰善於是乃令何第一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乃封鄂君為安定侯

益封置衛

陳豨反上自將兵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使使者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何從之上大悅

置田宅必居窮僻

蕭何買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今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為民請上林中空地

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為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利於民而請之乃真宰相事也奈何乃疑受賈人錢乎是日使使持節赦何何入謝上曰相國為民請吾苑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舉事無所變更

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曰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所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乃令參子中大夫窋從容諫參參怒而笞之二百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三年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風俗清民以寧一初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臨視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

守畫一之法

上起刀筆吏因緣

曰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名位冠群臣聲施後世

位冠羣侯

上擁

隱細過

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酒歌呼從吏患之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和參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

傳世不絕

和帝之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壟循其遠節每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章厥功

賜五熟釜

魏志鍾繇傳魏國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實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僚師師楷茲度矩

中書門下

平章事

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資任尚淺預聞政事

唐高宗永淳元年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中書侍郎郭正一吏部侍郎魏元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上謂參知政事崔知溫曰待舉等資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以下知政事者始以平章事為名

平章事是郭正一始

郭正一永隆中以祕書少監檢

故中書侍郎與郭待舉岑長倩魏玄同並同中書門下承受進止平章事平章事自郭正一始永淳中員道中書侍郎執政

又明習政事文辭詔敕多出其手

對盧杞姦邪 李勉字玄卿以檢校司徒平章事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道諫不得下帝問勉曰眾謂杞姦邪朕不知謂何對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服其對

政事堂後門 常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其情重任情不違時政又政事堂有後門蓋宰相時過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袞塞其門以自尊大不相往來

輕重任情不違時政 上

天下事皆先平章 文宗以杜琮領度支鹽鐵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對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所以數太平者色各拜一官命一職事事宜大事君上所為周被相皆隨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詔則疑凡臣下用之相臣掌相不用印事條呈可自求空下常語臣云當書員勸我軍相遇擬但且入閣之入兩入同一入求印合勸我宰相不合勤我鉄宰相為員此甚都

擇食實封三百戶 宋時上言者以為國之毅政司其休戚者不精加察乾何以責其盡心當凡十年下一月牧物中書門下共食實封六百戶自東乾祖及紙長負始

參啟不帶平章事 昭愍皇帝見裴度奏狀不帶平章事綰事裴度曰度既兼為宰相何無平章事應學問奏為追言所撥度自後時出領典九遷於甚伏術中識為帝曰何生所是那是日下詔復兼同平章事 引中官并

政事堂 故事宰相不於政事堂邀家時海內多務事相九載事見中官宜害詔知既中書者引之其政事堂用買稱侍之手呢為相即分亦買國

賢可載羊相不可得 宗曰以公數刀何官不可以供未凡朝望如何輪閉蒞見鄉常為已帝室滑尊臣滿淨日捕國被帶平章事卿等狀有專為信乎華問冕曰初無凡事吾臂可載平相不可得之華復入參帶吾日是閑堪大用楠閉苯衛之得

平章事非序遷 而推流興與李當問任河中節度使王鍔朱朗傳得多舉鍔者還宗時如平章事李嗇吟執以為不可德與泰曰夫平章事非序遷而德宗朝方鎮帶平相者數多有大忠大數大臣已衣又有賊毫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此數又非始恩之時欲假

請弟不言中書事 五代史後唐明宗光事此名實恐不可帝從之蘇穿問光泰卯事其弟問於私第嘗語及政事他日又止之遣已書其戶曰請弟不言中書之事而其清靜寡欲如此 楊子入門

盧程莊宗同光初自太原觀察判官與定州判官豆盧革並命為平章事程本寒素驟歷職位本不常時朝廷草創庶物未備班列蕭然寺署多闕程乘肩輿導從喧沸帝聞而惡之謂左右曰宰相擔子入門帝親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為名教宗主 趙光逢為平章事嘗有女尼貞一寄黃金於其室家竹經亂離女貞妾化於宅土後二十年金無所歸乃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宮其舊封而在兩十年金亦四邊不聞行以為名

尚登廊廟四邊正圓 上 所居蕭然四壁 李愚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其與四年遷為明宗使中使宣問愚所居從室有無四壁病榻弊氈而已使還具以事聞帝曰宰相月俸幾何而委頓如此詔賜錢百千又錢百千物一十

敕六典為章書之檢證 長興末王建立政事多撥要之臣趙瑀不識之存古九數言奮昇耀典之甚章書之務望補六職之職大剌其印拔其理擇大略當無所浮字擇施典(?)為飾此素紙其不揭查孔揭兩東悲其引安皇符曰李斯但不康莊朝論其若畫賜東海歷之圍參擇相明宗曰非可以

備對盧曰重論政人敢貴如在偽省少歲文字時人謂之一浼字樸臣比不如書無才而建已為大下笑何容中書之內

中書之內更成笑端 上表玉帶以一郡許之 崔協平章事吉與職司為性狀在中書建言凡賞賤貨時見所奏甚來仕人何有物力者即建人諭選曾許以表狀收周翔祭玉從職十水吉切至群下寂言拜王之物必有重貨乃達人求先入玉帶且以一都許之不吉辭以束無此物縱有者不遑舉獻遂者乃市一玉帶價數千緡使人持帶來吉實其直人前客看使王瑀定管命使予以泰峽湖其初僅命更吉重還其略許附名郡而不得巳分袁

供不能成言 食詐 上 負氣姦識 楊邠為平章事與二樞密使王章蘇禹珪同在中書議事楊邠掌之輔行之於前有劉襟(?)貨賄貨下有以類也 臣對曰

論事在帝前有邠曰陛下但在左右開者唱行之為群載旗其資貳議事比類也

實瑤 周秀道馮道曰陛下仕宮中唐明宗時中書事長興初帝御中殿與近臣對奏則可與馬步中御聞

山險為一馬不足恃然臨且下之危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十金之子蠲險保其身而愛其產況富有四海貴為天子自輕於彼令小黃門奚中書物通隸所安慮危動存戒慎上欲容謝之臣彼令小黃門之中書物遂陛下所居

對崇宣諭通直九國志南唐張延首國大臣
具此以聞人以為遵唯重延新當謂友否曰張岩所謂斷
必貴公平鄭頓先不明白吾將頗心以信之由
使六司宋頓指廷中平事事人以為遵不欺內不許
先自以智略可以經營天下為延以群誡藏大夫充翰林學士
相復結魏承德猶時戚興其弟廷當
及隆覺臺文敏哥史料推晤時入指之五鳳保大四年光中書
行部平事事言已好大言自以已之智略了以經營天下縱乃
老以底贈平章事翻樂載拜中書侍郎年樸順償情謂直且曰
政委之番既不倚樂載為相今將贈以平章前代有
此比乎或對曰對持之賜開封府議公事但敷睫從蜀徐先將
議同三司即其比也乃子書贈之拜中書侍郎
貞禮部尚書平章事程好度借光光溥以為光鐵請罷之賜局
閏判母昭南事莫所鍼自是每與母李同議公事光溥但隱職
而頗傳傳國嗇恨之以入骨軍復唐鄭廷初任唐來帝時為平
已章事同元元年莊宗數王孝於
章於中都長貂起許然帝聞王師將主召將相李孫故朝事黯
冥誅所句當摘掾不大廷對曰臣有一箕可以國外祖不知陸
下能行予求帝曰卿衰如何延曰網得殘卜傳圖皆撼之以入
皆軍可以懷其師以使敗殘梁帝日事患氣九物國何指但御

此行得申了否聊史嘉之廷使首曰了刻不易了左右編首切
筑望日萩宗八十州廷幸首富為前此謂是以請撥采州司户
食梳不康見李思戒周其興四年帝對軍田曰請州鎮數工言
有撰煙民刀尚賞將采何以待責為道暴
曰天災行古今事所不免自陸了臨御八年七年豐於分歲
聖明遣揄藏亦度文乃知九州四為民之有火繫陵下一人之
逕之雖然藏小僅不足頃聖慮所賴玉榴和平安發慶雅它唆
下從勝之間動留調御道因指御前粟實日如食視不康見李
巡戒然日志持見冊米道初為平常尚吏部侍郎劉嶽以道形
而可也神篤祇一代為吞相工入多功策自肖
華門赴朝岳典弓部侍郎任曾偶始見遣行而從簡哲日新相
曰顧何也在日定是王持先非來道之卅人在朝者聞之為道
因從在拟書監納禮錢國朝建隆二年記分忘宰相掇官使節
質叙特常侍慶使帶平章事無侍中書中令霽旣致
事納禮錢事相撫案投二日十每鎮五百千九中書門下公
用例於中書前不記載上年月原掛者原那依有所未嘗旨氏
下推為賢相王曾業祐九年拜右僕射平章事封祈國公精親
天下推為賢相上審書忠亮忠厚字以賜之
征戎虜寵眾業祐九年拜平章事初與升憲淵時又臣旗賓
戒嚴宋城益六國西南之事軍面所之曰王欽若畢南

人也政鋪陸下事全陝陳史蜀人故將陸下事成翻宜成孫
力精銳任大敵戎常至今五十余老請知者事之力居多興
當長掃精
退半料中書侍郎平章事了實參知政事嘗會食於
中書有美乃平續胃與掃之準曰君為參預大臣而
與官夾佛精那胃翻反右深姚
恨之政其后賤眉皆胃所為之
不憂遵中
工郵向省李叻進位
十書禮草有布衣覆
為周拉均斌半相為我唐入莊不進處事但賦詩飲無奇秦女
叙哥数事上怒之生翰林學士實貴十筆則以時為右僕射罷
知政事令總書如膏黄中言横射中貴帥長爲日宰相之任令
目工部尚書舟新馬員廷非出責之長當以文壽母爾均務進
焉詞工
然之
外撫四夷內和百姓
王旦拜平章事外撫四夷
職天下富庶
王凡假當大不當罪人執
參内批劉守進不當降麻人拜親臣無日者往運不當坐
蔣典案官納之兩有凡有議事真案日曾與王旦議否旦
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陂鄉從士輕野以請寶旦日聖朝寧
相并拜出若在中書十四叔兩紀來對謀
禮單好未相伊貴松進旦息播憂民進
戚恪表退上陂陵天嬉
四了胃料平象事后對皆國公上即緯結內召當丸恭得謀
不前命光恭陳行夫室民移古下政不利於上以事寄觸之事

事既政附胃者處言胃否頗頗北建立陛下請以公議选王曾
日胃為輸令大臣而謀已以視布克負之委托事陛下之蔡漢
難治大臣功亦不可免成於嗟州何胃拜侍中有詩曰十金家
害非良實一品高官長保名及領山陵贊林學士李維授其親
為視郎瑕於胃曰望相公開禱胃數曰開歸復內禱省歸與視
郎雖像譽日自共瑞下是何之史科陽來與事政痛戚其家當
詩史詐識上清向宰相廣老四年社科拜平章事箇寬賣三日
之賀不敢問其門時為青白宰相
一至中書門下
免李晴手罪
郎乞領封門
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
斬章以
為乞去
拉有相群太子太師許五
日一入中書喬重政事
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
批佑押
司歲麻
令乞致杜不起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
事政事協每運天子恭禮之官而不名
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
裝度大知四年數引疾不任被史詔廷司徒平
事筆閣實事順辰巳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
實選即以退廉
史
凡斷南漢志楊洞溜開平二年拜陳誠大夫建良部侍郎知事
倪晴李叔趙光裔俱為平章事拜延侯彥閑設學栽置選部
郭以進廉史皆
洞督之助也
堂帖
筆談唐中書指揮事謂之堂帖子曾見
唐人堂帖宰相簽押格如今之堂劄也

職官分紀卷第三

職官分紀卷第四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同紫微黃門平章事　同中書門下三品

同東西臺三品　同鳳閣鸞臺三品

紫微黃門三品　平章軍國重事

知軍國大事　同知軍國政事。

參決軍國重事　同議軍國大事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宰而爲一介使 唐趙彥昭字奐然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爲使處訥辭乃授彥昭彥昭顧已處外恐失寵奪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溫曰公天宰而爲一介使不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溫爲請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矩代主

興選納賂詮品無序 崔湜字澄瀾景龍二年拜中書侍郎檢校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愔同典選納賂遣州刺史

執政時年三十八 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說見之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也

請才弟授外官 王忠校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德宗亦以擇賢才早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爲百姓表率帝不納

言讒人謀動東宮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景雲二年帝謂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莫對說進曰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萌破讒說塞矣帝悟下制如說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以說不附己授尚書左丞罷政事

前作后國奢後爲主邑丞 竇懷貞字從一神龍中遷左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長史會歲除中宗夜宴近臣請曰聞卿喪妻今欲繼室可乎懷貞唯唯而俄禁中寶扇郎衛有衣翟衣出者已乃韋后乳媼王所謂莒國夫人者故蠻婢也懷貞無謂見納之不辭又避后先諱而以字稱世謂媼婿爲阿奢懷貞每謁見奏請輒自署皇后

右阿脊而人或謂國脊斬然不懟以自媚於右景雲初以殿中監召閔月遷左御史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太平公主千政懷貞傾已附韜日覩事退販諸王第則敗所致客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營觀費鉅萬諫者交疏不止唯懷貞勤成之部護役後作疾弟為維基謀曰公位上袞當爲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役死本維制工匠間使台內何所營伸手不吝督趨益息情語曰前作右同管後為主邑丞言事公主知邑官屬也玄宗受內禪進左僕射封魏國公與太平公主謀逆既敗投水死追戮其尸改姓蛇氏

陸公加於人一等

陸象先景雲中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為宰相湜曰象先人望宜幹輔近若不著湜敢辭主不得已為言之遂並知政事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為時推尚是皆曰陸公加於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及蕭逆召宰相議曰寧王長不當廢嫡並廢象先曰帝得立何也王曰帝有一時功今失德安可不廢對曰立以功者廢以罪今不聞天子過失安得廢王怒更與竇懷貞等謀卒誅死時象先與羲至忠本義等坐為主所進將遣誅玄宗遣召見之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止內地置屯田

李元紘字大綱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紘當國務崇厓捨抑奔競務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襲衣持以紫服金魚鑰元紘及蕭嵩奉臣元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間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一有所獲實資於是有屯田其爲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一有縣雜錯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為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為煩費遂止

持賜紫服金魚

上

再世宰相

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輒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遙之美黜劉晃之貪為國相家元蓄儲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引宋遙之美黜劉晃之貪

上遣中使迎謁

杜暹開元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縉二百馬一匹第一區

執政數月天下定

宇文融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融曰使吾執政得數月以天下定矣乃薦宋璟為右丞相裴耀卿為戶部侍郎許景先為工部侍郎當時推其知人而性卞急少所推下既居位日引賓客故人與酣飲然補用事發塵對如響雖天子不能屈

罷議符命

裴光庭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建言唐應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議光庭議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丞奏罷之初知星者言上象變不利大臣請振之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也議者以為知命

請先治程伯獻後美玉

裴光庭卒帝勑蕭嵩舉所以代者嵩推韓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既為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投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治程伯獻後美玉帝不能奪也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猶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數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啟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

敷陳治道多訐直

上

陳祿山反狀

韋見素字會微天寶十三載拜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知門下省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請楊國忠曰祿山反狀暴天下今又以蕃將代漢將難將作矣國忠不從見素曰知禍之萌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明日當懇論之既入帝迎謂曰卿等有疑祿山意邪因見素趨下流涕具奏祿山反狀甚明詔復位因以祿山表置帝前乃出帝令中官袁思藝傳詔曰此姑忍朕今圖之由是奉詔然每進見未嘗不為帝言之帝不入其語未幾祿山反從帝入蜀

一國忠死一國忠生

房琯字次律天寶中帝將蜀琯駭至普安上謁帝喜即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靈武見肅宗且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詞吐華暢帝為改容琯既自負名帝傾意待之凡機務與琯參決諸將相莫敢望賀第五琦言財利幸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琯之貶朝臣皆言琯謀色文武可復用琯方曰引劉秩嚴武與賓語藥病自如帝以琯言虛數欺黨官公非大臣黜琯乾元元年出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

高談有餘而不切事

琯有遠器好賓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琯為相遽欲從容鎮藉以鎮俗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損云

知人不明以取敗撓

上

片言悟主而取宰相

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才而史載行事亦少敗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

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
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有遇時承平從
容惟從不失為明宰而倉卒戎難事敗隙生雖於淳厚比周之罪名之為累也戚哉 輔相必能致治成化
裴冕字章甫肅宗即位進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
建言賣官度僧道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為宜肅宗至
鳳翔罷冕政事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有佐先帝馳驅
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譴逐海內冤之陛下宜還
冕於朝復任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冕早所薦引載
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己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
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為謝冕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
大體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直數百金
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
號僕射巾頗使既衆吏白俸月二千緡冕顧視喜見顏閒世訾其嗇利云 視俸簿喜見顏間 上 抑才實謗吾不忍為 崔渙出為巴西太守玄宗
西狩迎謁于道帝見占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晚房琯亦薦之
即日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肅宗立與琯見素等同
赴行在特京師未復舉選不至詔渙為江淮宣諭選補使收拔
遺逸不以親故自嫌常曰抑才實謗吾不忍為然頗受不謹請罷戮 留總有司 李麟玄宗入蜀麟走見帝帝見嘉許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宰相常見素房琯崔渙崔圓從肅宗行在獨麟以宗室留總百司 以 諫內道場 張鎬字從周玄宗西狩鎬徒步從遣詣肅宗所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方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
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
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鎬
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
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為舊德 二朞至宰相在位雖淺推為舊德 王上 託鬼
神致位將相 璵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大兵後天下頗治璵望輕元他才為士議譙可既驟得政
中外悵駭乃奏置太一壇勸帝身見九宮祠帝因是專意它祈
不能奪帝嘗不豫太卜建言祟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
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干託州縣賂遺狼藉時
有一巫美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險狡不法馳入黃州刺
史左震晨至館請事門鐍不啓震怒破鐍入取巫斬庭下悉誅
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璵不能詰始
璵託鬼神致位將相當時以左道進者紛紛出焉 言毛若虛希旨用刑 李峴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
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
敢覆峴叩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抑制輔國由是讒行軍
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劫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
輔國訊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
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為三司訊之
無異辭妻不承輔國助之乃令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夷
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
虛簾中須伯陽等至劾若虛傅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
高要尉權獻桂陽尉逐李曄嶺南流鎣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
於帝曰若虛希旨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為輕重于無御史臺帝
怨李揆不救乃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
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毛若虛示無御史臺朕今出之尚恨法
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爾還京後
拜 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 李揆字端卿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揆美風
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
乎故時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尸諸溝中吏褫氣李
輔國方擇諸軍羽林騎五百備徼循揆曰昔漢以南北軍相統攝
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
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更
事明當狀親於進見近名見猜有特旨帝忌官不得遷呂諲故
事出揆甚遠以故宰相與金吾台省毛實揆與後用遣吏至諲
所摭其過失諲訴諸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潛為司
門員外郎 三絕罷羽林騎徼捕 並上 拒李輔國求宰相 蕭華上元初以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李輔國用事求宰相華拒之輔國怨嘗肅宗大
漸獨留罷華為禮部尚書引元載以代方代宗立閥書屬輔國
延華為峽州司馬 薦賢有來謝者以為恥 裴遵慶字少良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有歲
手疏在易告以辭及帝論其謬置不問姓淳正老而於權無薦
賢有來謝者以為恥至夾而見從即內懷畏縮避但記其背
業疏數而莫知所言初為郎時著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 請鑄乾元重寶錢 第五琦字
禹珪乾元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重規一代五十會物痛踊飢饉相望
議者以為非是貶忠州長史 結中人刺密旨 元載字公輔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兆
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識之翌日拜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盜

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
旨帝有所屬必先知之探微端揣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元朝
恩蠱擾與載不叶奏謝之載得意甚益矜肆時議奏文武官功
伏多謬舛載屢有司駁正乃請別勑授六品以下官吏部兵部
即從甲闕奏不須檢勘欲示推出於己又與王縉請以河中為
中都衰閱轄河東十州戍奉京師選兵五萬屯中都鎮禦四方
秋狄行幸上春還可以避羌戎患載以箋入即從前勑所由吏
於河中經圖宮殿築拓第帝閱思之罷其議載智略開果又得
君以為文武才略莫己若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内劫婦言
縱諸子闒遺賄賂京師要司及方面皆擠遣忠良進貪猥凡仕
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城中開南北二第堂宇
奢廣當時為冠大曆十二年收載及王縉賜載自盡請以河中
為中都仕進干請不結子弟則謁主書並上奉佛不茹葷王縉字夏卿并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侍中時元載專朝天子拱手
縉曲意附離元載作又恃才多所伸侮雖載亦疾其變新也京
兆尹黎幹數有諭執載惡之縉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知朝廷
事縉素奉佛不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為佛祠
諸道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代宗
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

報應帝意向之由是禁中祀佛諷唄齋薰號内道場引内沙門
日百餘饌供珍滋出入乘廄馬度支具稟給或夷狄入寇必合
衆沙門誦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幸其去則横加錫與不知紀極
胡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公王羣居賴寵更相
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産多歸浮屠雖藏奸宿亂踵相逮而帝終
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初五臺山祠鑄銅為瓦金塗
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屠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貲貨縉
為上言國家慶祚靈長福報所馮雖時多難無足道者祿山思
明毒亂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臨亂而踣西戎内寇未及
犯輒去非人事也故帝信愈篤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
鏐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
禁内分詣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
門奉迎導從歲以為常羣臣承風皆言生死報應故人事置而
不修大曆政刑日以堙陵由縉與元載杜鴻漸倡之也性貪冒
及敗上閔其耄貶括州刺史食千僧以為有報杜鴻漸字之巽代宗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
蜀還食千僧以為有報縉輒効之病甚令僧剃頂髮遺命依浮屠葬制下士相賀於朝楊綰字公拜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上制下事相賀於朝綰素有疾居旬日
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扶掖于特置補穿敞唯

綰是時未幾薨帝驚悼謂群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綰之
速聞即日贈司徒遣使者冊授敕及其未斂也謚曰文貞蘇端
持異議帝貶巴州員外司馬賜謚文簡始輔政御史中丞崔
寬本豪侈城南別墅亭觀瑩呈為當時第一即日遣人毀之京
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騎百數省損才留十騎中書令郭子儀
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他聞風靡然自化
者不可勝記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疾劇就中書療治天奪綰之速聞風自
化比楊震山濤謝安並上以清儉自賢元載死常衮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楊
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衮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内重綰而專
任之凡遇信衮衮亦見也每所傴忌會綰卒衮始當國先是百
官俸寡狹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衮皆任情輕重兒惡因
子司業張參衮惡太子少詹事趙惎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為兒
馬韓家姆家任文李甚錢乃在洗馬上其騶從常悉錄此給百官俸任情輕重並上罷内廚食事故
日出内廚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衮奏罷之韜伯衮惡元載賣官之路然一切公又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
用故世謂之韜伯無賢不肖之辨云衮為相歲官緣以朝議而元
對府郡子儀言于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内郡公德宗即

位衮奏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帝怒衮與祐甫換貶潮州刺史為相散官絕朝議貶崔祐
甫換秩並上除吏八百員崔祐甫字貽孫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
啓丐填委故官賞衮冒未泰後猶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
不與官倒塞公路綱紀大壞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衮當國懲其
弊凡奏請悉杜絕之雖文詞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
滯焉及祐甫代衮為相推其人自疑者推至公以行未踰年除吏
裁百員矣不踰允帝嘗謂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對曰陛下
今臣進擬庶官大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其
實帝以為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
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虞即召駕鶴留語移時而
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己畏帝威斷表獻錢三十萬緡以
觀朝廷帝意其詐未能答祐甫曰正己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
勞其軍以使獻錢賜將士若正己奉承詔書是陛下恩合士心
若不用彼自飲怨軍且亂又使諸番不以朝廷為重賄帝曰善
正己慙服時議者謂其帝策謂可復正觀開元之治是歲祐疾
詔肩輿至中書閣而承旨若還第即遣使咨決薨贈太傅賜謚
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召王駕鶴晉語代神策軍使

以李正己獻錢就賜將士上宥與至中書則而承旨以有大臣
節持贈三師並上與樻表以箄議僭天子揚炎字公南崔祐甫薦炎可器任即拜門下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炎與盧表以箄議僭天子中外翕然屬望為賢相居數月崔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遂易變
祐甫之政裁薄護元陵功優人始不悅初炎矯飾志節頗得名與傳會元載抵罪後而得政然恢害根中不能自上執狂以殺
果於用私終以此及禍自道州還也家人以罪猶未蘭弃之炎止曰吾窮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可常執且有非常之福者必有
非常之禍安可弃是手及貶還所服父之矯飾志節上諷帝以刑名繩天下實杞字子良拜
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寢露賢者媢能者忌小忤已不傳死地不止將大樹威脅衆葩推為自用者始帝
即位以崔祐甫為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綱紀張設藹然有貞觀風及杞相諷帝以刑名繩天下乱敗踵及其陰害慘
毒雖因屯主厚循警欲肆為之後雖弃然帝念之不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建
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食錢及百官摩俸三分
之一以恥用度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將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即爲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
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顧鎰曰文武兼
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為杞陷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旨宰
相關播字務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一決於杞常論事帝謂播意不可遂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
曰以君寡言故至此今數開口爭事耶播即唱畏敢毋與時李元平陶公達張愿劉承誡李樫專子游播門下能傳言詆訐以
功名自喜播謂皆將相材數請用之元平本宗室親喬好論兵御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賊
衝刺史度數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擢故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并郭汝垣穿
烈陰使亡命應募凡內數百人而元平不寤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駢
小無鬚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耶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偽署御史中丞播罷詔曰元平事濟
矣謂以醜賊而建功左右笑之無何偽署為宰相有告其貫者元平斯一指自謂公達等以元平屈賊皆廢不用播從幸奉天

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播猶執政議若不平遂罷為刑部尚書帝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耶相與泣諸廟
言盛雖推望大重蕭復字履初扈從奉天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言隈雖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推望
太重是曹正可委宮掖事兵要及機勿使參預帝不怡又言臣下厥初清明自揚炎盧杞敗命鐵盛德播越及茲今陷于危當
懲艾前敗因述君臣大端即自言若使臣依阿偷免不敢當宰相杞對上或諂諛阿匿後罵言杞辭不正帝色貽謂左右曰復
慢我因詔復充山南江淮湖南等道宣撫安慰使復重剛高華偽名節不通細微及為相臨事嚴方數睇帝意故居相位亞
辭然性孝友既貶吳然口未嘗言所累容身遠罪劉從之一德宗居奉天超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
宰梁州改中書侍郎帝遇之善然元忠材容身遠罪而已言唐安公主宜儉葬姜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帝幸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賊主必歸葬
今行道宜從葬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華無覽今累甓為塔固費寡豈不容宰相圖議者歟
指撰過獨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職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防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
以相又自求罷朕既許之內知且靜狡賣直售名固遂下遷太子左庶子天生為社稷萬人李晟字良器帝
狩梁州自行在遣晟張少弘口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晟受命拜且泣曰京師天下本若皆執鶴誰將復
之乃幕甲兵治器理以圖收復是時晟提孤軍擁當賊衝恐二道合而執之則羣詞廢帶為致誠於廉光將教侖單之乃便張
或假方抄少尸多署吏調索內賊不虞有竊來告乃使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來附播過見危死節自吾之分公等此時不詐元
兇取富貴非豪英也渭橋斬賊首尾吾欲與公戮力一心建不世之功可乎士皆望立曰惟公命晟破賊露布至梁帝感泣摩
臣上壽且言晟萬夷克晟而市不易塵宗廟不震長安之人才識庫故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帝曰天生晟為社稷萬人豈爾
朕哉分錦不和解晟延賞德宗次梁倚劍蜀為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還詔入東政初吐蕃
晟劍南李晟與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帝不得已罷延
賞為尚書左僕射然推意尤用之以晟嘗為韓滉所擢會滉務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於帝於是復
拜平章事既而宰相集中書出端錦一端分裂之以示和解晟因為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間可解儒者

雖犯於聽而內含怒今不許婚寡未忘也是年除吏千五百員
當省者千餘道路謗讟及流聞於上延賞復請詔州縣或等差
減或罷事過停限而官見之首聽在所擇省員有餘者留權補
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志貞常論奏言省官太甚不可行
會延賞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延賞當國鉏積弊
然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甚厚稱其奏
議有宰相體責屬以吏事而以軍食
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 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
餘奏議有宰相體 並上 衣裘茵衽十年一易 韓滉字太冲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二年入朝滉既痛懲先達頗簡
略接新進用事不能濟其意衆怨之滉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
衽十年一易甚習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
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與挾無第回納增捕之滉見即毀
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摧圮缺之則已安敢毀
作以傷儉德居重位者累疾甚不爲家人責產自始仕至將相
乘五馬無不終櫪下 不請門戟即徹去堂廡 並上 廉抑畏慎 劉滋貞元二年以左散騎常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相無所施設廉抑畏慎而已 舉不適時 崔造字玄宰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帝謂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
使韓滉方領轉運使有寵於帝朝廷仰其成是歲江淮米大集
帝美滉功造辭位以憂卒說以爲謂造奉不適時方用之至不
徵推濟大事雖授贈典未能就一切之則云
諫帝避狄 齊映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崔造劉滋並相映敢直言議論不肯事旨可一顧于
造會造疾挾乃當國吐蕃數入寇畿輔震驚成言帝欲避狄決
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悔懼臣陛下且按敵出
行夫大辛不吾奉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爲感寤
映徵特張延賞遇之喜及映相而延賞爲左僕射數爲映盡事
又爲所親求官映不答延賞志既使用御史劾映非宰相器貶夔州刺史 帝得人獨不賀 柳渾字夷曠貞元三
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及有狀
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
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
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王工爲帝作帶誤毀一鎊工私
市他王足之及獻帝識不類詰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
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罪
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丞田季羔從子
伯強請責私第爲大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田祖以

來世尊薩表閭于門惜時舊第惟田一族爲討賊自有圖計豈
容不肖子毀門捧徹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責以示懲且帝嘉
納 王工毀帶請論如律責田伯強貴第助兵 並上 言韓滉省中掾
吏 韓滉自浙西入朝奏事或曰晏拒相取充位滉遂省中掾吏
自若渾雖爲滉所引惡其專質責曰省闥非刑人地而掾吏
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爲嚴暇罷今公奈何俗
爲非事立威福豈尊主卑臣議邪滉悔悟稍謙其威 儒士知軍
戎萬里情 渾與吐蕃會平涼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虞患柳渾曰五
帝元盟誓三王無盟詛之典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
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憂之
李晟曰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
耶皆頓首謝夜半邠寧節度使韓游瓌表吐蕃劫盟諸將被覆
沒帝大驚即其以表示渾明日慰之曰
卿儒士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 頭可斷舌不可禁 宰相張延
賞怙權疾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寡言於朝則位可
久渾曰爲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字秀所降以右散
騎常侍罷政事 李泌譏其拘俗之人 泌性書儉充發數曰置酒召故人出府藏肆乃還贖然元無免

息特李泌當論皆以舊相罷門奉朝請
數曰吾等視卿宜爲真拘俗之人哉 諫廢太子 李泌字長源貞元三年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
媚廢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
揣帝有廢立意執爭數十
悉蓋堅帝寤太子乃得安 送賞封不納 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之據二稅制堂封
歲三千六百緡後緣千二百至是帝復罷舊封於是 勸不受私
停民馬驛遞衙城各賞封悉籍送泌泌不納而退
獻 特方鎮私獻於帝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泌以
用度乏同泌請天下供錢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
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 對帝不覺盧杞姦 帝常從容言盧杞清
何以行法天下紛矣 介敢言然少學不能
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姦
安至建中禍邪李揆知蕃酋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揚
炎羅李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使光立功遇使其殺此欺天
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揚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
退不可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
此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王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
不復賞善罰惡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曰
謂己有天命君而言命則與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 學士加

物議鄙其持祿取容然澹而厚之
以文學歷將相 趙宗儒字秉文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服金紫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劉然元儀矩以治生殖碎失名
以治生殖碎失名 上吒去
主書滑渙 鄭餘慶字居業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官人劉光琦相為表裏
宰相議為光琦沮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賄賂輻湊
弟承至官刺史杜佑鄭絪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呼不名也
至餘慶議事渙輒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渙敗為太子
賓客後渙以贓敗帝思叱去事益重餘慶[illegible]完素
仕四朝其祿為厚所親或有人患而自奉相[illegible]
廣大當無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修[illegible]
古言如仰給官馬為臨有司不[illegible]
從父絪家昭國坊第在南[illegible]
云 奏議用古兩鄭相比鄭相 上三五日又中書平章[illegible]
杜佑字君卿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illegible]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見天子尊禮之[illegible]
後裁年因乞 方漢胡廣 佑為人平易遜順與物無忤人[illegible]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
骸骨許之

攻樊用頗右學林苑劉山風臬與寶家羅國為參子翦皆屬
與請書盈一符邑天性健以吏取為治不惰察叔計假祖民
以病上了之議者於治有五所般云欲惜况年以美為夫人有所 治行無缺 上循默苟安 字商卿
楚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鄭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憂甚事不能得乃稱疾不出即未有所建白議
而珣瑜免故事賢珣瑜而陋罪其既叔文輩其力不難顯循默苟安所謂用彼相者哉珣瑜[illegible]不
位二苔亦不歸家七日不出罷 鄭珣瑜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叔文起州是湘墅重云
史為翰林學士與內交閹人擢執誼為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自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
無見者叔文恚叱吏走入白執誼起就問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顧以待須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
此乎命左右取馬歸家不出七日罷為吏部尚書矣 閹人延贊輕僥動 常執誼嗜宗之以疾不親政叔
文用事乃擢執誼為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為命執誼承奉行因用是尊用擢執誼既為所引
然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持時異論相可否而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存國家事爾叔文數為所擾遂詬怒反

成仇然及憲宗受內禪叔文任分北支黨盡執誼爲崖州司戶參軍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尚在位而臨事奄奄無氣
閹人延贊輕慱動至于殿 奏解中人監軍 杜黃裳字遵素皇太子監國擢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執事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恃寵無功因其來朝與罷之而閫閥廢議者以國時論討之風生事唯黃裳勸不赦因奏罷
中人監軍而尊委高崇文元兵進是黃裳自中指授元不切于鐵崇文素怵劉闢黃裳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廉代崇文
俱一元力得盛以獻蜀平群臣賀憲宗因黃裳曰卿之功 百罷韓全義節鎮勸不赦劉闢以
劉璘代高崇文 上默默居位四年 並 鄭絪字文明憲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始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拜潞之忍請晉舉山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召學士李絳
嘉其啟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者曰吉甫為我言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大冠與好
臣外通恐吉甫勢與內忌造為飛辭以是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事為帝尖飾是屬王室建議執可不問決于
絪無常默默居位四年罷爲太子賓客絪本以儒雅道中寡欲所居不爲矯亢爭以實舊名理李世以善彼推之

世推着德 上李錡入朝不許稱疾 武元衡字伯蒼元和中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初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須明年宰相鄭絪請所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
位天下屬耳目若許可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乃詔錡入朝錡窮果反 帝稱長者 李吉甫
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 叱去王承宗白事者 吉甫卒承宗奏兵承宗李吉甫
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辭慢不恭元衡叱去之承宗忿數上章詆毀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騎吏呼曰
賊燭射元衡中其左股 言屬郡刺史得自為政 李吉甫字弘憲
元和二年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究知閭里疾苦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
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遷任殿員吉甫始尊其員人得叔進官元晋才度
李錡非有闢志討之必克 又度李鍇必以為辭而多排及勸帝召之使者三往錡
說者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群盜度李錡非有闢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徐州亂常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衆

為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弘在汴州多憚其威截召弘子弟率
兵為犄角則賊不敢而清從之詔下錡與聞徐舉兵與果斬錡
隊以功封贊皇縣侯從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
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易三十
六鎮上新政事堂會食床 初政事堂會食有巨床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徙吉甫笑曰世俗禁忌
何足疑耶徹其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有于世 殿中呼官而不名字 裴垍
中吉甫罷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宏丞雅自東
宮得侍恩顧器承問啟有開說帝俾垍誠使盡言帝在殿中
呼垍官不以名 中人罪藩臣 裴垍節度使揚於陵為監軍許遂振
所誣詔授死官垍曰以一中人罪藩
臣陛下之法安 賦法以公估準物 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
淮更授美官 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遣使定
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
留州送使之入者公估更貴程直以自潤故賦益苛於民重困
垍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
取支郡以驛故送使之財悉為上供自是粗而南民少息
矣 不以年少柄用為嫌 翔為李吉甫李絳崔群與同列及相
又稱帝貴之甚度如翔諸李夷簡御史
中丞皆擢為輔相帶名臣自他遷往例不敢明人與言
夫不以垍年少柄用為嫌故元和之治百度修舉元宰人
對家給饑多及祈禳之教 李藩字叔翰裴垍曰宗閔藩有宰相器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藩
忠謹好聞必言帝以為賢帝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饑之者何
致而然及祈禳之教藩具對儉約是用儉本則百姓富又是則
應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勅有司敬而不祈使
而悅之也且
義於人者和於 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 取筆滅宰相字 河東節度
使 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藩遂
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天色曰有
不可度則為奏可以筆塗詔藩曰勢
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材能不及常袞之裴垍
藩材能不及常袞之裴垍
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之 權德輿字載之拜禮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鍔由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為
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之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
若勳否則藩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鍔無功又非姑息時一假
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帝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

承隋苛重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
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
之深也帝曰 搢紳羽儀 是時帝切于治事臣綱委責宰相吉甫
儀如公言 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遂言函辯
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德輿雖動正無所飾
其風格風流自然可慕貞元元和間為搢紳羽儀云 責御史
遂奏不實 李絳自嚴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江
淮旱歲儉有御史使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
皆陛下大臣奏熟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獨凡君人者當任大
臣與使小臣得以間顧出其名顯責之 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
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
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之下火未及燃因以為
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
為邊斥候亭鄣去京師遠不十里烽燧相接也加此水旱無年倉廩空虛
此陛下焦心道志永夜待之時也寧得便為娛而計哉帝
入閤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酒 情故自嫌
兆責成意 帝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常為揣官吉甫權
德輿皆謝無有絳曰崔祐甫為宰相不半歲除吏八
有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與當否不當爾兆臣嫌
舊好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為名言武后命官猥多
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致十得五得其
半者猶故自嫌此聖言責成意帝曰誠然在乎當而已 對開元
天寶治亂 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
耶絳曰治生於憂危生於放肆玄宗常歷試官守知
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廉潔所納故左右前後皆正
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
直言嗜慾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請以開邊天下
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邇而驕縱然主所行
無常治有無常亂帝曰凡人事病不避於理是皆其先古人
處此有道邪絳曰事或過差聖哲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
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皆安相為用但務能護 三相乘家
失常得所嚴畏人哉易不否頤陛下以此處之
裴弘靖字元理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少有令問杜鴻
漸杜佑皆器許崇奉陳歸級人以為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
處無所規拂當國初劾擬不能因治制變故克殷復亂家奏書
當賞擬有先事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善
時號一相 討蔡服鎮皆如策 常袞之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張家云 章事時吳元濟也貫之請擇鎮州
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吞
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為亂此非

徒速於撲殺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鎔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為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責之速諸將戰方力今若罷都統又令二師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處目下也亦不在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責之策云

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

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為偽辭以悅人為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為是哉生平未嘗通饋故家無羨財

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

裴度字中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尚何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啓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特為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建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錢徽蕭俛尤確者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會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戰却他相議帝厭兵欲赦賊鈎上指帶曰一腰一負矣家常勢者師常利則古何遽用兵耶雖累聖亦不廢畜號今但論帥臣勇怯去強弱處置何如耳豈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十二年宰相逢吉涯建言餉饋煩惱宜休師惟度請身督戰帝獨自夐留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即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在西平度入朝後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執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聽識人始得來肆

請身督戰

上

對君子小人之徒

帝嘗語臣事君當勸善庶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彼相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此朕豈易辨之度退語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以為易辨則惟君子小人行列矣已而李為异鎛所排罷

權佞側目

議者失口請抱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權佞側目

功名震四夷

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長君必問度年今幾狀兒孰似天子稱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

八關十六子

李逢吉字虛舟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趣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即位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為奧援自是肆志無所憚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當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關子後達於逢吉元不得所欲

緘默不稱職

王涯字廣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涯循默不稱職罷涯質似頎省長上短下動率詳華性嗇儉不畜妓妾惡卜祝及他方伎別墅有佳木流泉居常書史自怡使客賀若夷鼓琴娛賓文宗惡俗侈靡詔涯懲革涯條上其制凡衣服室宇使略如古貴戚不便謗訕囂然議遂寢然涯年七十嗜權固位諂合李訓不能去遂以至覆宗

啓奏平恕

崔羣字敦詩元和十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誅師古等妻子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資產皆歛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哀然欲赦之以問宰相羣因陛下辛臨其老宜遣使諭旨若須出勅無及矣於是兒死凡啓奏平恕如此

對聽受之際

帝常語宰相聽受之際不邪難乎此詔李士實之際世為辨諂以自媒鑒其要云何羣對曰元首由直辨之至易有情則辨欺難為害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必察焉蜀有受之說以其難也若陛下擇賢而任之以誠待之以法則人自擇正而不敢以欺帝寔其言

言開元天寶事

言利幸於帝陰搆左右求宰相羣數言其佞邪不可用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治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民間身知民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頲李元紘孜孜守正則開元為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中人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為亂願陛下以開元為法以天寶為戒社稷之福也又言世謂祿山反為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左右為感動羣以是見嫌帝故鎛銜之帝將自相鎛會羣臣上尊號鎛欲兼用孝德羣以為有睿聖孝德并見帝僭會度支乘進士不時給多以為言羣先顏憂矣惡羣阻以自中外皆惡羣奏皆元事乃李鼓動欲以買直帝怒天子皆是罷為湖南觀察使

不喜由宦倖進

李鄘字建侯拜淮南節度使先是吐突承璀為監軍貴寵甚鄘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鄘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安老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

朝廷輕重在輔相

皇甫鎛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支鎛以吏道進既由聚斂句剝為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鎛奸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係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鎛則四方解體矣請授以

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晦乎亦欲崇臺宮觀自娛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帝亦內路所餘詔度支鎛宜鑄責之以給邊兵故繒練隨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鎛指所著靴曰此內庫所出牢韌可服度言不可用計也帝信之鎛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搆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群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鎛乃譖群抑損徽號帝怒遂斥群湖南鎛罷度支常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通為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支始所政集羣臣於月華門貶鎛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以錢穀吏而至宰相**程异字師舉元和十二年以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領鹽鐵异以錢穀吏而至宰相自以非人望又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而任罷政不治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天下所共疾**令狐楚字殼士皇甫鎛薦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鎛得罪楚謫綠鎛以進且嘗叅襄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政乃不敢言**對兵法必勝**蕭俛字思謙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吐蕃寇涇州調兵議邊帝因問兵法有以勝乎俛曰兵凶器聖人不得已用之故武不可玩玩則無震天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招懷後掩襲故有不殺傷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其救人如免水火此必勝術也若乃以[illegible]不

忌輕任干戈師出而敵忘亦徒不勝又得自危是以聖王慎於兵帝重其言**不撰王承宗先銘**俛嘗諷王承宗先奏承宗其不臣違而後服臣不忍稱道其先又辭成當有餉遺拒之則示朝廷無納忠之臣且不當取帝善而止**侍母如布衣時**母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然其居位頗介謹持法重名器慎於用人每除吏常憂不嘉辭色簡接**除吏常憂不稱**上**銷兵失河朔**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既而籍卒適亡無生業曹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庭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對正觀開元治道**崔植字公脩長慶初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問正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屬精思治又以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宜其也玄宗在天后時身載憂患卽位得姚崇宋璟此二人晝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為圖以獻勸帝出入觀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箴規姦臣日用事以至于敗昔德宗嘗問先臣祐

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道治亂所以然臣在童丱記其說今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願以無逸為元龜**上**對漢文帝太儉**他日又問司馬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為殿帷信乎何太儉耶植曰良史非妄言漢承秦後興之餘海內彫弊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勤節約為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廣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耗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民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而天下足帝曰卿言善患行之為難爾**不閱歲至宰相**杜元穎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帝卽位不閱歲至宰相縉紳駭異**以錢穀進不甚與事**王播字明敭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權倖薦進權類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帝旨位無所裨益從失河北衆望不厭乃出鎮淮南太和元年入朝對左僕射復宰政時帝厲學當國以錢穀自任天子習之播專以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幾三月罷**元稹字微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始思立奇節取天子以厭人心特任匪人方國牛元翼於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得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稹以家貲辨行得兵部

虛告二十以使風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訟裴度曰于今為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詔韓皋鄭覃又進言雜治元刺度狀而方詭逐與度偕罷宰相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治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官得宰相居位幾二月罷湖節頹沮喪如廉節不飭云**韓弘送錢十萬不納**牛僧孺字思黯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計數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其月日送錢十萬不納帝善之謂左右曰吾不謬知人由是遂以相**太平無象**他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退謂他宰相曰上責成如是吾可久處此耶因請罷**未嘗引用親黨**竇易直字宗玄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公潔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斥出堂吏相府肅然**韋處厚字德載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堂史場本數招權納賄處厚笑曰此半胥輩也斥出之相府肅然切貞元時宰相齊抗奏罷州別駕及當為別駕者引處之朝元

知後兩河用兵裨將立功得補東宮王府官朱紫着身猥受不綱處厚乃置六雄十望十緊等州悉補別駕由是冗品登削**置雄望等州補別駕**上**趨出復召問所欲言**帝雖自力機政然驟信輕改推於浮論處厚嘗獨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待罪宰相凡所奏可中輟或易自上心出邪乃示臣不信得於撓議邪即臣何名執政且裴度元勳舊德歷四朝竇易直長厚忠實練事先帝陛下所宜親重委信之臣乃陛下自擢今一旦不見納宜先罷即趨下頓有賢然曰何至是卿之忠力朕自知之安可遽辭以重吾不德處厚趨出復召問所欲言乃對近君子遠小人始可為治語詳及數百言又言裴度忠可久任帝嘉納之**廷爭不可回奪**處厚姿狀如甚懦者居家亦推易至廷爭毅然不可回奪**善保位**路隋字南式文宗嗣位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贊大務輔政十年罷牛李訓注用事無所迎將善保位成**詆鄭覃為妖氣今自為妖**李宗閔字損之太和中以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德裕在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即引僧孺同秉政祖唱和去異己者德裕所善皆逐之又之德裕為相則宗閔罷共成當因德裕入對文宗曰卿知朝廷有朋黨乎德裕曰今朝廷半為黨人雖後來者趨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無私者

黨與成矣帝曰衆以揚虞卿張元夫蕭澣為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為刺史帝然之即以虞卿為常州元夫為汝州蕭澣為鄭州宗閔曰虞卿位給事中州不容在元夫下德裕居外久其知黨人不如臣之詳虞卿日見賓客於第世號行中書故臣未嘗與美官德裕質之曰給事中非美官云何宗閔大沮不得對俄以同平章事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疾德裕共譽宗閔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虔肆附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遂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嘗詆鄭覃為妖氣今自為妖邪即出為明州刺史宗閔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閔遂為怨**中朝半為黨人**上**四方賄謝一不受**宋申錫字慶臣拜尚書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和五年王守澄黨鄭注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帝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徙而死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為冤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賄賂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賂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為咨閔然**在宰相府無他謀略**上**以事見宰相先白臺**李德裕字文饒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丞郎詣宰相須少間乃敢通御官非公事不敢謁李宗閔時往往通賓客李聽為太子太傅招所善載酒集宗閔閣飲酣乃去至德裕則諭御史有以事見宰

相必先白臺乃聽凡罷朝由龍尾道趨出遂无輒至閣者**罷築沙隄衛兵**又罷京兆築沙隄兩省上朝衛兵**言邪正二塗**嘗建言朋黨惟邪正二塗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辭皆若可聽顧審所取舍不徵二者並進雖聖賢經營無由成功然而宗閔罷德裕代為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搖手止授李訓官**後帝暴感風宮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薦李訓使待詔帝欲以諫官德裕曰昔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後漢所以傾頹也今訓小人頃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曰人誰無過當容其改且逢吉常言之對曰聖賢則有改過若訓天資奸邪向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顧愛兇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常語王涯則允之德裕推手涯止帝適見不懌訓注皆怨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節度使**借物諭邪正**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臣嘗為先帝言之不見用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何以辨之爾借物為諭松柏之為木孤生勁特無所因倚蘿蔦則不然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故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政去宰相則不治**又謂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

者仲對非聲色弋獵馳騁非害霸者唯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雜以小人害霸也太宗德宗憲宗四宗皆一臣朝其始臨御自視若堯舜寢久則不及初陛下知其然手始一委輔相故賢人得盡心久則小人並進造黨與亂視聽故上疑而不專政去宰相則不治矣**政在中書誠治本**又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免楊嗣復等死**帝嘗疑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為公宥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爭雖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因追還使者嗣復等乃免死**言人君動法於日**時帝數出畋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出而視朝入而宴息傳曰君就房有常節惟深察左右毋繼以夜側聞五星失度恐天以是動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得拜司空**論比黨**帝嘗從容謂宰相曰有人將孔子其徒三千亦為黨信乎德裕曰昔劉向云孔子與顏回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與皐陶相汲引不為比周無邪心也臣嘗以共鯀讙兜與舜為難比周

朝共工驩兜則為黨舜爲不為黨小人相與比周迭為掩蔽也賢人君子不然忠於國則同心聞於義則同志退而各行其志不可交以私趙宣子隨會繼和納諫司馬侯叔向比以事君不為黨也公孫弘每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武帝所言皆所聽弘雖並進然是詐人少隨黯其布被為詐則先發後繼不為黨也太宗與房玄齡謀事則杜如晦莫能奪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齡之策則同心輔國不為黨也漢宋弘京成相為腹心背公死黨周福房植各以其黨相傾議論相亂故國黨始為甘陵二部及其甚也謂之鈎黨繼受誅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之衰列國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嘗春申游俠者以四豪為稱首亦各有客三千務以論勢相高仲尼之徒皆行仁義今議者欲以比之周矣臣未知所謂黨為國乎為身乎臣以為周邢曾會叔向及晏房杜之道可行不必黨也今所謂黨者誣善蔽忠附下罔上車馬馳驅以趨權勢晝夜合謀美官要選悉引其黨為之否則抑壓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則奸以自見矣

意欲朝廷尊臣下肅而政出宰相帝謂弘曰宰相不可兼台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死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太知後威俗豈能令出於上非之在下此散不止無以治國臣謂白大臣者國家股肱為推所體仰明王所專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可以家推動而人不時令弘負為人所段而言是國兩臣者也目則負之推漢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下歲自日民少元皆在臣字宮而以連之意亦云溺下有司詰門負觀由贖察御史韓卸合上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據敦戢天宇曰此殺雖聞於君臣有之虞外臣謂宰相有奸以罷之則人人負得上論至於制置既家之人在之柄非小人所得于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秉思不出位弘贊成臣宣特以非所宜言安累天所是經宰相陛下幽其罪討從黨人中來審過絕之德裕大意欲朝廷尊臣下肅政出宰相理泰明黨放域積之言之

罷郡縣吏二千餘員本人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簡冗官誠治本也於是請罷郡縣吏凡二千餘員衣冠去者皆怨

決策制勝威名獨重於時時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

請詔書宰相乃下先是韓全義見敗於蔡杜叔良敗於深皆監軍宦人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宰相不預聞道欽兵家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出戰求高建旗自表師小不勝輒卷旗去大衆隨以北由是王師所向多有功德裕建請詔書付宰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率兵百人取一以為衞自是號令明一將乃有功

遣書敕奏會從容裁決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罷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本非若元事府其處置報既已帝一切令德裕作詔德裕數辭帝曰李上不能盡吾意代到補也詔王元逵何弘敬曰切為子孫之謀存輔車之勢元逵等得詔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賊遂平帝每叙事歡德裕功則顧德裕謂容其功於事能代將也三鎮每奏事德裕引使者戒勸為忠義指意丁寧使歸各為其帥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

院號起草亭曰精思亭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精思每計大事多處其中

為御書題考官畏避不敢聞賈餗字子美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少與死傳郎舍師顧死皆曰要云君可休矣鎮府而祭諾哉曰事已謁奏祭何則賈以智良方正對策指中人為禍其秋本而歸與焉宿宛巖為考官畏避不敢收獨與御史中立不肯自把刪揶叔侍以及第王涯不知其人究之

賈用人之道隨所任李固言字仲樞太和九年以御史大夫同平章事自以傳微相乃先以固言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臣蕭上後既帝曰今台道蕪聞摩臣之謹謂何先州縣多不治信乎固言因白鄭州刺史王堪隨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良元特御史獨王堪疑問固言既已即曰臣知其故用為刺史今天下不究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詔問鄭覃曰存者多士文王以寧鄭昔德宗時多與官豈不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觀治輿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疏實易直為宰相未嘗用姊賢使己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首公為誰親何翹用所以還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論兩與之間告也故官家既客議言每故諭人主前乃更辯

加禮舊臣外釣人譽舒元輿以州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諸誹議奔日與訓比致天下事二人為之也然加禮舊臣以勤人譽先時業賣令於是鄭覃皆為當路所軋致果是志速高使元輿為牡丹賦一篇時為其工死後帝觀牡丹凭殿攬賦為泣下

牡丹賦上

起流人一歲至宰相李訓字子垂以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金宰相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訓遭時其志可行欲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鎮意果死誅茂天子以為然故勵第騎業甲賞肖男牛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意宮官衛兵皆揖迎拜天下險陛士偽取富貴首皆為以為資訓狀將進賢才備望以悅上心人皆惑之

建發進士科李訓謀帝召鄭覃同視詔禁中遂并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不喜文辭病進士浮華建廢其科曰前此朝所以不合文求賢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能薄帝曰純事似賦性之異矣特進士郎且設是科二百年來可易乃止

救世之敝先貴實 穆宗嘗謂百司不可更一日廢帝因指香案前曰此始華好用久則勝不名飭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敝在先貴實此皆不務虛事至英宗王夷甫以才及為新此本于右平人無事安逸致然

延英論詩 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為是為夫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詞非上化下為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辭而不知王猷卒歸於亂章什淺識臣願陛下不取也

因武帝以諫 帝每言貞元事不詳實史臣韓愈豈當時擇人邪昔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帝本紀多失實事曰武帝中年大以兵事急生人耗瘁府庫殫竭所言非過言李石曰遷所載因武帝以諫欲陛下以究成德帝曰甚然宜能無有初鮮克有終

以宰相領祭酒 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大李五經筵置博士尋兼太王府官宜李

氣李石字中玉李訓鄭注石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將官李訓鄭注薩暴朝廷每對延英而泛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循訓曰亂京師訓注誅其進說為之先士良等惡之不得對氣益奮指辨毅以為強

論太平之難 他日紫宸殿及延帝嘗和顏問石進曰陛下之意臣等未喻故問所從帝曰朕數治之難也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戾今益瘠設皆自取之夫設意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百姓為得久而元事乎石曰陛下罪己當然然責治太早雖十年孜孜以德適成爾天下者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衰者故仲尼曰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遽人間也何知人情偽合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益德日新然向所以疾災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恐將來之政視一太宗致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以公擇才長使小大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固有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守將大臣親族冤滯者寒外情不安帝曰人心不安何也石曰刑數太甚則致陰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議者不已恐緣以生變請下詔慰安之帝曰善又又問崇何致太平之唯鄭覃曰欲治莫若恤人石即贊曰恤之何術尚何太平之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薄最不得措莫好則百司治百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則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因故不學帝曰不然張元昌為左街副使而用金壺比生事誅之吾聞禁中有金烏錦袍二昔玄宗幸驪泉嘗與楊貴妃衣之今富人皆將有之石曰已珍以清德為觀尚書所人不戴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為法乎

鎮靜 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擾走塵起百官或戰而對臺省吏錫錫逃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且坐須其定宰相走則亂矣若吏出不虞退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籌書沛然如平時塁閭群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內使欲閉門君賞不從曰入乃止當時推石鎮靜君賞有助焉亂也

請內置勅令以時省覽 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是特詔令天子多自省之因請內置勅令一通以時省覽

致治之道在得人 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忌任進之金吾奏前數報罷東省閣門尋月兩臺備一御史故內可當疾說引參典士之喜者多趨之用爲尋主故奮舉日請天子為新食元和周遠恩日廣陛下嗣位臣賢是否士皆在閒進汲引宇由是知故而放淫順屬屬士不之勸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為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請治興成渠自咸陽抵東陵十八里左直以豐倉舟鼻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轉下牛畜皆可耕飛利奉中美李固言曰然恐非其時帝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奇判于人朕矣處誠石用箴猶判度支宗以賦販石曰臣本以益知財利不如其會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斥謂之至公也宰相所用謹嚴其選此其私也

命六軍衛士從宰相 三年正月將朝至親仁里盜發射石馬逸還第詔所之坊門絕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懼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駭百官造朝無十一石罷

與楊嗣復同輔 陳夷行字周道工部侍郎開成二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國家圖辭位而楊嗣復李珏相次輔政與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屈會以王彥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章為邠寧節度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合下安得默然夷行曰比姦臣竊弄威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以權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但公議管仲于九霸豈有隱特憲那帝以其面相獨頗不悅

論天寶政事 帝嘗推天寶政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珏曰姚亡而宋罷珏用推言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權數十載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今亦宜戒以權假人嗣復曰夷行失言昔太宗易暴亂為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鄭注等

坊州刺史右拾遺宋邧論不可遂果李躭敗帝欲賞邧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賞擢進官恐後不允有私夷行至是時詆閼復又素善鄭覃陰助其力以排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大過恩礼遂衰罷為吏部尚書

言符讖 楊嗣復字繼之與李珏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曰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生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書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耳以止賊乱非重之也珏曰治乱宜直進人事帝曰然

宰相所録恐掩蔽聖德 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嗣復言政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兜所録姚璹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門下直日記録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久之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珏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陳夷行曰宰相所録恐掩蔽聖德蓋美名臣向言不設蔵在下者此也

曰太去批宰署者乃出 是言使有官屬多宜省帝曰無及稍才乎對曰才者自畏決去批宰者著華乃出帝曰昔蕭復受政嘗言諸必言卿其志之

爲國如治身 李珏字待價開成中以使權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嘗問調臣入下十四年雖未至台然視今日承平邪帝笑珏曰為国者如台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持安而忽則疾塗天下當無事思所間禍乱可至哉

天下事皆先平章 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陛下自新臣曰祖宗任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事一省夫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宰相直勸我凡宰相皆擇五取三二取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然可卿

論貞元初政事 帝又命貞元初政事詣書珏曰德宗悅喜聚財方鎮以進羨帥是吏得職公求寵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救道乎珏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為文皇帝謀固此耳帝嘉向納

無逸篇以勸武宗 武宗新即位珏數稱道無逸篇以勸

請御大馬白鷹以示四方 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納獻白鷹珏請御之以示四方

鄭楊段薛炙手可熱 崔鉉字台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鉉所善者鄭曾楊紹復段瓌薛蒙頗參議論時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欲得命通鄭曾紹復蒙帝聞之題於扆是時曾為刑部侍郎鉉欲引以相帝不許用為河南尹他日帝謂鉉曰曾去矣事由卿否鉉惶恐謝罪帝曰憶

五年十三遷 白敏中字用晦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員外凡五年十三遷崔鉉輔政數薦任忠懋中宏石會黨項數寇邊鉉言宜得人臣鎮撫天子嘉其言故敏中以司空兼平章事兼邠寧節度招撫制置使

受馬元贄賄 馬植字存之以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和左右軍中尉馬元贄最為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贄善至通昭元贄以賜植遺之他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為天平軍節度使

前重定元和實録 周墀字德本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録竄寄他事以廣文功凡人君向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

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 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可遣事與對不言首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馬植尉賴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不以直言免帝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

輔政十年 令狐綯字子直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輔政十年

言早以正人傳道東宮 魏謩字申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未立不早以正人傳道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為感動

請還唐眈國獻 會唐眈國獻象謩以為非土性不可蓄請還其獻詔可

議事天子前無所回畏 謩為宰相議事天子前他相或委抑規諷惟謩切無所回畏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帝以剛正居令狐綯所忌譖罷之

有祖風烈 贊曰唐柳芳稱殷死知不知眞不假措以為三代為直諒哉謩為議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請宰相人自為記付史官 裴休字公美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聊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為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諱略他議事有所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為記令付史官詔可

歲漕著新法十餘 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楫債敗吏奸為冒沒百端劉晏之法及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褒能者為息皆由江抵渭舊歲率雇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侵牟者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為便

立稅茶十二法

上眞儒者 休為人溫藉事上開宣宗嘗曰休眞儒者

質崔愼由請甄別流品 劉瑑字子全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嘗與崔愼由議帝前愼由請甄別流品瑑曰正患用相者崇尚多處以過流品奉致淪矣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以致治也愼由不得對由是罷相瑑以名節自持凡議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

未嘗以言色借貴近 上所得録奉養護宗屬

畢誠字存之以礼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吏
術无所長既貴所得録奉養護宗屬之乏無閒然 金印朝天
容 楊收字藏之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救王鐸皆擢
遣之同年也救作相建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容同是沙堤
避路人 歲開侍官瑞望仰罷翰林設通神板閒大御之王鐸
拜相又有詩云昨日鳥毛鳥釣重今朝山岳一毫輕鐸又怨之
言優人不可假以官 曹確字剛中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時帝恩寵優人李可及可及
爲恩攜甚人无敢斥擢可及爲威衞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
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
使假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
食也文宗敕以樂工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乃授光
州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
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 曹畢 確居位大年進尚書右僕射始畢誠與確同宰相與有雅望世
謂曹畢云 曰其黨爲牛頭阿旁 路巖字魯瞻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
尚書左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顓天子荒闇且以
政委巳乃通遺賂奢肆不法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
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 侍恩擅權以嫌愛自肆 韋保衡字
陰兇可畏也後與保衡還相惡

蘊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浮淺
躁侍寵擅權以嫌愛自肆所悅即擢不悅擠之 百官候夫人起
居 趙隱字大隱咸通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輔政他宰相及
百官皆詣第拜堂慶母燕特公卿以家禮謁懿宗遣中使賜見
錢隱侍母以安輿蘊儀宰相方率百官 人起居揖讓以
爲榮後崔彥昭張鄭當國皆有母遭其禮
退朝侍母膳 崔彥昭字思文懿宗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彥昭與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盡婉色未嘗在左右
無還士人 王凝 彥昭與王凝外兄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
後其第 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嫂凡曰不
君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彥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勅婢
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立且拜
不敢爲憾 而凝實兄 不肯處陳敬瑄下 鄭畋字台文見使相門 姿漏而語不正 盧攜字子
升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攜同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翱甥同位
宰相然所處議多駁性不協論沈被有謀議盧衰於後生敖掩
晉之後王宰相 進止有禮法 鄭從讜字正叔僖宗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止有禮法 拔起王鐸 遺表
宇得聖僖宗入蜀以兵部判度支於鄭州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始王鐸主貢舉而得遠及是與鐸並位鐸年老嘗入對踣庭

中遺拔起之帝喜曰遺善事長大臣知可之幸也遺曰不以
長乃鐸門生帝笑曰鐸選士朕選宰相卿無負我遺拜首謝從
還京師累拜司空魏國公遺負大節以王佐自任既當國風采
嶺整天子器之遣見楊仕凡五幕行完而材建世多故召變臣
以犇亂身汙爲罟不 哭白麻 李蹊與崔昭度並拜中書門下平
得其死人爲哀之 章事宣制日水部郎中知制誥劉
崇魯哭其麻哭之奏云李蹊奸邪據附權幸以參季士不
合爲宰相崔昭緯與昭度及蹊素不相協密遣崇魯沮之 止王
行瑜加尚書令 崔昭度字正紀僖宗西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建言大宗由是即
位自後人臣無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見行瑜
才乃更號尚父行瑜怨曾用李磎輔政而崔昭緯家語行瑜曰
前公巳爲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令又引李磎叶力此奸人務立
黨與蔽上所恐事變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救上書
讒武朝政昭度僞薦辭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臨建聯兵至
闕下□昭度代蜀失謀請以之來及殺而行瑜歿昭度於都亭
驛殺之矣 致治之要在強兵 張濬字禹川召於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宗即位當時多言濬有方略
善處大計乃獲見帝信嘗間致治之要對曰在 歇後鄭五作宰
強兵兵彊天下服矣天子由是甘心於武功

相 鄭綮字蘊武大順後王政散亂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
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署其側曰
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
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有吏走漢家上謁綮笑曰諸君
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不及我 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
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謁慶者曰歇後鄭五作宰
相事可知矣固讓不所
立朝偏然无復故態 堂柱生梘枝 陸扆字祥文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家
堂柱生梘枝著而扆秉政性通簡不矯飾嘗曰士苟
有行不必以已長刺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叱之
諾前不之責曰君若拾
恕心必即自悅矣 光院錢 唐衰改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
宴舊僚內署郎无斯例衮輔政拜相之月送 以素無聞人人大
宰上光院錢五百貫特奉新例內署榮之
驚 朱朴爲人木強无他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得用特起士任
之以中與而朴所善方士許嚴士得幸言朴有經濟才帝召
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以素無聞人人大驚餓判戶部

同鳳閣爲臺平章事

四時仕宦 唐傅游藝載初初由合宮主簿再遷左補闕武后革命藝即上書陳說符瑞勸后當革姓以名受命后悅擢給事中閱三月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嘗夢登湛露殿以語所親有告其謀反者獄自殺以五品禮葬之初游藝擇右晉誣殺宗室後請發六道使後卒用其言萬國俊等既出天下被其酷游藝起一歲賜袍自青及紫人號四時仕宦然歲中即敗前古少其比云

不願知譖者 狄仁傑字懷英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以為无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

對嬰陸不勝 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得后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文皇帝身蹈鋒鏑勤勞而有天下傳之子孫先帝寢疾詔陛下監國陛下掩神器而取之十有餘年又欲以三思為後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思立廟不附姑后感寤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仁傑語廬陵事仁傑敷請切至涕下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

所薦皆中興名臣 仁傑所薦君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

束帶終日不休假 崔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恪謹至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假元綜細密外若謙厚而中刻薄每斷獄以深文為事視不入死不肯止人畏鄭之未幾坐事流振州後歸為

視劇文昌臺 李昭德如意元年拜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營神都昭德規劃文昌臺及定鼎上東諸門標置華壯

對后聞天帝與樂 邢文偉載初元年為內史見中書令門

撰時政記 姚璹字令璋濯又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求職後左右史唯對仗承旨仗下與得聞璹以帝王謨訓不可闕紀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責宰相自撰為時政記以授史官從之時政有記自璹始

為田舍子所留 婁師德字宗仁道二年入為鳳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師德長八尺方口博脣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乃為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

里巧選者 在夏官注選者欺擇閱師德曰容我擇之可乎選者不

去乃舉孝廉後為太尉時舉將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正朔朝見私曲躬而自卑帝問之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以為故事

四世德業相繼 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為太尉德業相繼為東京名族震字伯起嘗客居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後果至太尉

鸛雀銜三鱣 上見

奏劾近官 楊秉為太尉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懼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

免歸鄉里 劉寵字祖榮為太尉以日蝕策免歸鄉里

時人稱長者 寵為太尉以日蝕免將出京師欲息亭舍亭長者止之曰竟頓西歸以侍遐公不與入也寵無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也

清白為百僚式 鄧彪字智伯為太尉任位清白為百僚式

陳忠薦劉愷 愷字伯豫歷位司空陳忠上書薦愷致仕會太尉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同體鈞衡以疾致仕側身里巷思乾進退有度百僚景仰武每內屏懷怯若孔光師丹近世郭鬼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厭衆望書奏詔引禮拜太尉

拒取

寶為季常行兄 楊震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李閏見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適宜有尚書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

視事三年稱乞骸骨 劉愷拜太尉視事三年以病乞骸骨久乃許之

有匪石不貳之心 沖帝詔書曰太尉趙峻二世掌樞衡有匪石不二之心

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 又曰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固公族之胄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為太尉與大將軍參錄尚書事

璇璣不平寇賊姦宄則責太尉 李固傳臣聞台輔之佐實加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宄則責在太尉

坐

使人於理所 千績字與相靈帝欲以績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曰左騶其所之

往輙迎致禮敬無知者

折辱二張及武三思 唐安石久視中以鳳閣鸞臺平章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中殿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台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預此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焉時陸元方自以為御座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眞宰相

不及 上止后趨疾道及帝御船 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坂險所戒非自萬乘之千金子且說君堂死萬乘可輕衆危左右為回輦加特進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樂飲爲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造讌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危不測非帝王事乃止

免魏元忠張說死 同宋璟則宇少連事張易之搆魏元忠張說欲誅之元忠言者說與 劾宋璟劾張獨奏元忠誠衆心忠一而所生元名乃得不死

昌宗 唐玄暐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宋璟劾張昌宗不辨事玄暐顧璟及昌宗昌宗辭玄暐筆為司刑少卿大辟兄弟守正如此后父疾宰相不召見者累月及少間玄暐奏言皇太子相王仁明孝友宜侍醫藥不宜出異姓出入禁闥后

沉厚有謀能斷大事 張柬之字孟將后召爲相外司同爲相若姚崇曰張柬之沉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宜亟用之即日召見拜秋官侍郎後拜宰相 楊再思延載初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為時水沴閉坊門以禳再思入閉市門遺旋于道僕限于行再思遣吏謂曰汝牛自弱不得

爲責宰相 巧諛無恥 易之兄同休請公卿宴于其第酒酣戲曰公面似高麗再思因請剪紙帖巾反披紫袍為高麗舞衆動合節衆坐卻笑昌宗以姿貌幸再思每曰人言六郎似蓮花非也正謂蓮花似六郎耳其巧諛無恥類如此

同紫微黄門平章事

伴食宰相 唐盧懷愼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懷愼自以才不及姚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為伴食宰相

遺言薦宋璟 懷愼疾篤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 清儉 懷愼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簀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憸人乘間而進矣公志之

獻可替否事至即斷 蘇頲字廷碩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修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頲能推其長在章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頲輒助成之有不合意璟亦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承相為過之

同中書門下三品

同三品自無忌始 唐長孫無忌帝思所與共艱難賴無忌以免作威鳳賦以賜且見其功以無忌為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三品自此始

輙言玄齡薦明黨 蕭瑀字時文晉王為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曰三師以德尊太子者也禮不尊則無所取法乃詔即入謁太子出門迎拜師答拜每門讓乃入師坐然後坐書前後名稱皇恐臣瑀素貴但中狹每與見數言玄齡輩朋黨比權若膠固然特未反爾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才昧寧頓忘君臣因為瑀晃解以帝亦不平

忠勞可託大事 李勣字懋功晉王為皇太子檢校詹事檢校中書門下三品帝曰吾兒方位東宮公舊長史以宮事相委勿以資屈為嫌也初疾勉思力帝謂可託大事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剪鬚以和藥及愈入謝頓首流血帝曰吾為社稷計何謝為後留宴顧曰朕思屬幼孤無易公者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勣感涕因齧指流血俄大醉帝親解衣覆之

分賜田與張行成高季輔 于志寧字仲謐拜尚書左僕射於同中書門下三品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資業不乏今行成季輔始營產上顧以臣有餘賜不足分其田以與二人

諫王后之廢 韓瑗字伯玉同中書門下三品王后之廢瑗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輒廢非社稷計不納明日復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匹夫匹婦尚如相擇况天子乎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恐至此常擥卷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帝大怒詔引出

久疾自言不任事 崔敦禮字安上中書令蕭瑀拔太子詹事以久疾自言不任事奉朝宮更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

拒制 劉禕之字希美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方是時鄂令 禕之恩致仲敕裁可占選可待也司門員外郎房先敬坐累貶衛州司馬許子相官內史肅誅道曰太后省禕之曰乃止從有司所奏云后聞以味

歸罪於上貶青州刺史加帑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右內曰君
為元首臣為股肱以手足疾務扒腹背為一体乎帑之引咎於
己忠臣也納言王德真撫膺曰載至德無畏才雅能補過於君
為將所服右曰書私語鳳閣舍人賈太隱曰右能寧奋立明嘉
及政以安天下大隱表其言右疑曰棁之乃貿執宜共中武告
帑之受帰武州都督務爲宋余與竹從宗受私通人右遷漸州
刺史王本立劾治以數行帑之帑之曰不從
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右以為吾謂使畏死 **按獄希意** 中宗文楊再思冠中
書門下三品武三思誣循王同皎再思與李嶠
巨源按獄希意抱同皎死甚以為冤 **臺省要職多族**

爲姻家 李敬玄既吏部同中書門下三品居選部久人多附麗凡三娶皆山東舊族又與趙李氏合譜故臺省要職多族屬
姻家高宗知之不能書也 **任卿中書寧籍多人** 薛元超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帝嘗宴諸王召元超
與從容謂曰任卿中書寧籍多人哉 **宅無正寢** 李義琰上元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帝每顧問必鯁切不回宅無正
寢弟義璡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
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義璡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
高安可循丁卯答曰不然事難全家物不兩與既處貴仕又廣
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某永久腐乃用之

常乘疑段馬 李懷遠字廣德以中書門下三品又貴世宗族約不居處里常乘段馬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貴
顯嚴宮然嗣與遠公曰吾宰其引不頭彼數 **安存之功賢於漢平勃** 表既已誅二張又迮掃王號
南衙兵備非常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門下三
品將作小匠楊務廉者以巧媚進已經其間游嫖從之
新言於中宗曰楊務廉位九卿忠言嘉謀不聞而專事營構以媚
上不斥之亡以昭德乃放陝州刺史賀曰五王提備血派嬖臣
中興唐室不使反天下要我其謀矛矢至謂中宗為矢王不尺
詠諸武使天子得以為威何淇沒那豪付一休為說白登宛所
未卻持般母者放縱然何知無立神奪其州旱朱事 **世號**
先天之業乎不然安李之功賀於漢之平勃遠矣
宗紀 宗楚客字叔敦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幸之與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 **父子並為宰相**
韋嗣立京兆中弁兵部尚書門下三品嗣立與韋后屬疏帝特
詔附屬籍顧待甚厚嘗别第驪山鸚鵡谷帝臨幸命從官賦詩
制序拜嗣立為逍遙公名所居日清虛原幽棲
谷嗣立獻木杯蘇盤數十物初嗣立代承慶為鳳閣舍人黃門
侍郎承慶亦代為天官侍郎又知
政事父子並為宰相世罕其比 **不敢燒尾** 蘇瓌字昌容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大

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卿嘲之
帝默然瓌自解於帝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湧貴
百姓不足衛兵至三日不
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十事** 姚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
崇因跪奏曰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為朕言
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去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
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
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
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
方鎮浸亦為之臣願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
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
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爭
臣以相臣頗啟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壽寺先上
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
莽閻亂天下國家為甚臣願推此為萬代法可乎帝曰
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三為宰相常兼兵部 崇先長吏道處事元處思二為宰相書秉兵部故也先作上奇得赫无了辞輙以
宗初立身凡大臣故老雅專選者每見便敗為之興去難辞以
送也綢自如此將承稱殆千歲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未宰相

至十七人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
百官各當其材請無廣釋道海度游侈婺吏由是天下旱子丁
雅翻于上矣 **宿中書者十四昔** 郭元振名震以字行以兵部尚書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
宿衛禦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
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 **仕至宰相而親具** 元振
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未不置書文見其書檀建宅宗弟
里未嘗一至親戚貧困自朝還對妻叙叙從就豐履如也距固劝
其書唯元振云 **請誅羽林軍除太平公主黨與** 劉幽求先天元年為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幽求自謂有勞於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
而竇懷貞為左僕射崔湜為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
等附太平公主首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暐定計使暐說
玄宗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書太上
聞帝觀兵臣等皆前林兵等之首許之未發世而暐漏言於侍御
史鄧光賓帝懼即列其狀諸宗以著求等屬吏劾奏以踈間親
罪應死帝密申右之乃流封州雷胥贊曰 **晉為三農祈穀** 張說拜兵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議祭皇地祇先不許帝自東都將遂
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

申表恩由河東入京師有唐武惟上祠此礼歷開歷代美
李頤為三農祠報識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請出**
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唐乾曜為黄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
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
可乃以子河南參軍𣸸為絳州司功太祝卑為鄭尉詔曰乾曜
身率庶僚以讓既請其子下遷使不公乎宜寵其不可
識晋国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讓遠近其令文武官父子
是弟三人在京司者分任于外由是公卿子弟皆出補
百司諮決輙曰如令式工部尚書牛仙客以
同中書門下三品為相謹身元他與特為兄惟恭奉前後鑑
與職庶不敢用百司諮決元所處可輙曰如令式帝嘗用仙客
知時議不爆粲問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
帝怒然曰朕且用康晉盤志言也有為嘗言者嘗以為貴書甚
守正不阿李麟上皇還京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張皇后執李
川輔國擅權政首晉御楚圖等衆其轉晉附離取安
獨麟守正不阿順

同東西臺三品

聽乘小馬至內省唐許敬宗年老改右相詔疾升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年老不任趨步特詔與司空
李勣朝朔日聽乘小馬至內省**大臣不可無學**唐帝東封太山以敬宗領使大
陽帝問審貞玄玄此增帝左何也
德玄不對敬宗從曰臣能知之五帝曰善敬宗退於曰大臣
不可無學向恩玄之不對吾耻之德玄聞之肩曰人各有能不
强所不知吾所能也李勣曰敬
宗多聞美矣實之不强不亦善乎**上官體**上官儀進西臺侍郎同東臺三品儀工詩
其詞綺錯婉媚及貴顯人多效之謂為上官體**數月罷**乘唐肆以西臺侍郎同東
西臺三品數月罷**謹慎**
自守唐楊弘武乾封一年同東西臺三品弘武
元他才特謹慎自守以居職以簡著稱**父子繼為宰相**至
德乾封中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閲十數年父子繼為宰
相世說其美高宗常為龍白書賜侍臣賜至德曰凡洪清俱每
搜靜處俊曰龍九賈假六翻李敬玄曰貴將 次璧**諫造**蓬**萊上**
揚識崔知悌曰鳴忠御賛歆皆兒遠於詞去
陽合壁等宮唐張文瓘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
與趙同為宰相將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
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庫寖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遂
則濟以康勞則悲以殺秦漢勝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

帝未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于
有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情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
父子皆至三品文瓘四子潛為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衞尉
卿步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
萬石張家上封奏請慢急唐戴至德儀鳳初與郝處俊以東西臺三品咸亨初辛東
都皇太子監國詔宰相皆留而處俊
獨從帝常曰王者元外何為守衆而重門擊柝不虞其
嘗疑李孟為冕刺軻四天下七首竊發臣帝所戒侍臣更報至
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去急耳秦法網并殿者夷三族
人皆俱族安有敢拒即猶書擲等今日宗成有變九卿各守其
府後嚴才自與徒數十人攻住使門操登斜賓臺皇之元敢救
者侍王衛為奉書閣史召車駕奉至領官屬步呈宮門擲口彼
來者必王衛于此由路禁更識機故易去起雅向君者常則委
成禍矣故王者設去不可忌亦不可慢詩曰不儕于位民之做
壁仁也式遏寇虐元律作是刑也書曰
高明柔剋沈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

同鳳閣鸞臺三品

請盡力行陣唐帝侍

叱左右批薛懷義頰蘇良嗣延載初文昌左
相同鳳閣鸞臺三品遇薛懷義于朝懷義慢處叱
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
北門彼南衙宰相所往來毋犯之**毋犯南衙宰相**上**旗**
按手蘇味道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善敷奏故事尚書
占奏然其為相特依違未嘗有所發明嘗指帝自嘗而已嘗
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稜手
模稜手肩興以朝聽子孫侍唐狄仁傑常
同鳳閣鸞臺三品仲兄不欲知聽事以肩輿以朝聽子孫侍
許詔肩與以朝聽子孫侍**不知還事**唐休璟拜夏官尚書同鳳
閣鸞臺三品后謂璟日
李嶠姚元崇等一休璟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
誅二張首發其謀張柬之誅二
張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文太子庶子**接舊故如布衣時**劉仁軌守正則成文
昌左相同鳳閣鸞臺
三品仁軌雖貴顯不自矜踞接舊故如布衣時然官由州縣至
宰輔書政聲吝得吏不徹心
紫微黄門三品
聽言而投唐薛訥文處遠自我功開元初奚犯邊知數入
邊訥建議請討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

與訥師衆二萬出撫州虞裕議方君士負戈屢敗禦深討虞恐元功姚元崇亦持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饞糧因盗資振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成四夷喜其功乃聽訥言而授紫微黄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不知約為虜覆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歸道及大將李思敬等八人自詔斬以徇盡奪訥官爵

平章軍國重事

豆盧欽望 唐攝尚書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為宰相擅十餘年方易之三思等皆勢傾朝(?)王室(?)忠(?)獻與非常不能有所救辭獨謹身保自全

竇懷貞 以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軍國重事宜其平章

裴度 太和四年數辭疾不任機重願上政事帝擇上醫護治中人日勞民相繼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

知軍國大事

劉幽求 唐開元元年八月癸巳劉幽求為尚書左僕射知軍國大事

同知軍國政事

樂彥瑋孫處約 唐麟德元年十一月太子右中護樂彥瑋檢校西臺侍郎孫處約並同知軍國政事同東西臺三品

參決軍國重事

不限時日入預參決 同國來唐元年正月太尉兼侍中許王五日一起居每起居日入中書(?)議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令入預參決餘如故

同議軍國大事

與中書樞密院同議 宋朝慶曆三年三月召宰相呂夷簡為司徒軍國大事與中書門下樞密院同議以夷簡宿疾在告故優有是命夷簡懇請罷預議軍國大事從之

職官分紀卷第四

職官分紀卷第五

參知政事

參掌機密 專掌機密附

掌機密 專掌機密 專典機密

參預朝政 參謀政事

參掌朝政 參議得失

參聞政 參掌朝權 參綜朝政 參預朝政

掌機務 同掌機密 參知機務

使相 開府儀同三司

總三師三公宰相官屬 司直 錄事

長史 諮議參軍 屬 從事中郎

記室參軍 主簿 舍人 令史 參謀 諮議參軍

參知政事

免冠徒跣自劾請罪 後魏古弼太武時為尚書令參知政事時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弼覽見之入欲陳奏遇太武與給事中劉樹基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於太武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也太武失容放基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太武奇弼公直皆可其奏以與百姓弼曰為臣逞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詣公車免冠徒跣自劾請罪太武遣使召之

黄門侍郎 唐貞觀十二年尚書右丞劉洎為黄門侍郎參知政事

中書侍郎 永徽六年中書舍人李義府為中書侍郎參知政事

度支尚書 顯慶四年度支尚書盧承慶參知政事

東臺舍人 乾封二年東臺舍人張文瓘參知政事

面折賈琰 宋朝竇偁太平興國四年夏以本官參知政事先是偁與賈琰同在上幕府琰便佞寡原意希旨偁嘗疾之上與諸王宴射琰侍偁順指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上失色為之不樂罷宴會上以偁之直自淄州以至此偁曰臣下以潘邸之舊出偁為太祖太宗之直耳非以女嘗面折賈琰

寇準(?)趙昌言 淳化四年詔右諫議大夫知大名府趙昌言參知政事

分日知印 至道元年詔自今參知政事宜與宰相分日知印押正衙班其位亦先異位宜合而為一先是開寶中宰相趙普初議置參政之日與宰相異等

不言果失討課之體端曰洎致有所言不過併擗陛下意可上
然熟明日洎上疏徵責措之并琰崖事碩并靈武以有關儱綸
魏上初有意既而悔之覽洎奏不悅抑以付洎謂曰御所陳朕不
悅一向洎皇恐流汗而退上召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月辰洎
上言果為呂端所并
朕以其奏付之矣
對移閏月避日食 景祐四年冬司天上言明年正月日食此所謂
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閏月以避之上亦以謂然以問大
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衆陽之長人君之象今有所食蓋陛
下剛之道忽有所虧而政修德可以先之上曰卿言
趣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答天變上畏天之威不為日者
所惑
如此
文彥博朕之裴度 慶曆七年冬貝州兵士王則據城叛特詔明鎬討之師久無功參知政事文彥
博請行上喻然其之又曰其字如文成敗字御為生擒此賊至
未逾月破賊凱還除平章及見之勞之曰卿朕之裴度也彥博歸
功於明鎬
詔不允
奏王欽若非宰相器 參知政事王曾罷為禮部侍郎初曾以王欽若入相制下日曾
請見奏曰欽若非宰相器且與敏中官
朝故上大怒故欲中遇門不不能會為
有語言舉止人以為笑
仁宗欲用舊人以擇朴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居兩府年既衰
頷首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壅上人以為笑性不便講習戒驚

雖適宦如不而進
父見進拜 退朝歸參知政事父見其進拜者
以未嘗見正廟與尚書左丞公適
擢副樞兗與柔之孝吳文肅由
登而弼延多咳加其父是命
忠鯁 孫甫進曹宗遜為參知政事以忠鯁自任咨與李執議
事時有不合者宗道皇執不回或譏少學則述詩
不已然多從宗直議故時人謂曰魚頭公蓋以骨鯁目之也
魚頭公
上舍人草制 歸田錄丁晉公自保晉與節度使知江寧府召為參知政事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
麻時盛之文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
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清優不如學士 東齋記事張房
丹書與數同人語金天帝朝乞宣丹來暮夜中勇明認下草制
詔諸同人相度曰他日為知制誥前勅李士吳知何此發甚言
及幾作發林李士頭賢之人必是與歟也是時無行已為參知
政事目俸目差章兩李士亦與不甚相違但清優不如李士而
劾責過之

賞識密 事而授密 參掌機密 專典機密 專典機要

經營歷事彙著前朝 魏文帝即位以放孫資轉為左右丞資初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遷

機密別傳曰大將軍曹爽專事資聞稱疾九年二月賜詔曰君
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勳著前朝朕敘位動賴良謀是以
長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及帥羣官內外論言為以年耆疾篤
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也以大體成德君子以善恕
成仁重以職事盡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
府親策詔君卷疾于第君其勉進爾藥頤神和氣以求無疆之
祚置舍人官騎加以
日秋奇酒之膳焉
文翰勤慎並管喉舌 許曰劉放孫資勤慎並管喉舌雅閒
當時職
隆任重 宋何敬容為尚書令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文於學術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
然頗為見
時所嗤
禮遇厚 晉庾世基帝重其才親禮愈厚專典機密
勤崇節儉 唐岑文本
拜中書侍郎專典機密王春有寵俗第善居諸王
本上預勸若等儉諫儲匹分宜有損抑帝善之
同中書門下 文
李勣高宗立為相州刺史各為官留
子進陪府議同三司中書門下參掌機密
甚叶民望 南史國志宋
贇升拜左司郎中累遷左諫議大
夫兵部侍郎參議機密甚叶民望

參朝政 參綜朝政 宋本事參朝政 參贊朝政 參預朝政

參議朝政 參議政事 參議得失附

今代宰相正當南陽群漢功曹 宋文帝時劉湛王華王雲首殷景仁並為侍中帝歎曰此四賢
一時之秀同管喉舌恐後世難繼也甚帝孫任會王弘王曇首
王甚相繼卒殷景仁以時賢秦白又帝引湛還朝共參朝
政甚欲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一旦居前意憤憤甚因今民
宰相何雖比王可曾我南陽郡憂代功曹爾甚南陽人故有是
言
唐徐浩 唐歐浩宣為廣州刺史遷參府猶
荀勗 為中書監侍中性贊朝政
五貴 隋場帝以蘇威
先崔俾面潮加秀任後歲餘後為紬言與左羽衛大將軍宇文
述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
時人稱
為五貴
口授節度 虞世基又內史侍郎專典機密參蘇威宇文裴矩裴蘊等參掌朝政時天下多事四方表
奏日有百數帝方勤重事不建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
度世基至省方為勅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此
陳節儉之義以翁上 蘇威與高熲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為幔鉤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論上上為之改
容避舊物老命除毀上嘗怒一人將殺之威入閤進諫不納
上怒甚將自出斬之威當前不去上避之而出威又遮止上

衣而入良久乃召威謝公曰能若是吾無憂矣 **親愛逾蘇威** 宇文述與蘇威常典選舉參預朝政述特貴重委任與威等其親愛則過之 **忠直厲行** 唐戴胄為吏部尚書參預朝政太宗嘗謂羣臣曰胄以我無骨肉之親但其忠直厲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聞所進官爵以酬厥勞焉 **所薦四十人皆知名** 杜淹字執禮檢校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凡四十人後皆知名嘗白鄭懷道可用帝問狀淹曰懷道反隋時位吏部主事方煬帝幸江都臣迎阿從懷道執不可帝曰卿時何以曰臣卿衆帝指日事君有犯無隱卿直懷道者何不諫言謝曰臣位下又屢諫不從使死無益帝曰內以君不足諫尚何士食隋事忠乎因顧羣臣之公等謂何王珪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泄冶諫死則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淹重責從古則然不失曰卿在隋不諫宜世充親任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曰世充復諫將非卿賢若何而免淹辭窮不得對帝然曰今任卿已有可諫未嘗曰願死無隱 上 **勸我行仁義** 魏徵字玄成貞觀二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於是帝即位四年疾遜死二十九歲政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嘗與徵曰今大亂之年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人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封德彝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訛故秦任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曰三代之生好亂說從亂則家不可復理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代之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詐不復返朴今當為鬼魅尚安得而化哉徵嘗不能對然心以為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未嘗語禁省事** 楊師道字景猷貞觀十年拜侍中參預朝政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曰吾讀孔光傳想其餘風或庶幾云大不教訪羣臣才行師道超所推進而之選品 **公欲取剛正名** 崔仁師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浬童孫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弃棄市有害死攝刑部尚書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于下而歸虐朕耶擲失履趨出忠為抗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不帝疾曰寧為我中公之請童免死 **不受其離支貢金** 褚遂良字登善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其雜夫遺使貢金遂良曰古者討弑君之罪不受其賂魯納郜鼎太廟春秋譏之今其雜支所貢不臣之義不容受詔可以其使還吏 **論議明辯不容人** 蕭瑀字時文御史大夫參預朝政論議明辯然不能容人短責或偏駁不通而向者房玄齡魏徵溫彥博頗厭正之其言多與時左不平會玄齡等小過失瑀即彈劾不報由是自失罷為太子少傅加特進復為太常卿九年復參預朝政帝曰武德季太上皇有廢立意朕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帝見容於爾特不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又曰以守道耿介古無以過然善惡太明或有時而失瑀頓首謝曰既蒙教又許以忠亮雖死日猶生年也魏徵曰臣有逆衆特立王知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怨之以介吉聞其言乃今見之使臣諭不遇聖下寧能自保耶 **守道耿介古無以過** 上 **參謀** 景雲元年六月甲申相王林謀政事 **雖古名臣亦何以加** 魏徵自特進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官防閤並同職事它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 **解佩刀以賜** 上

掌機務

同掌機務　參知政事附

掌行在機務 唐貞觀中太宗征遼東楊弘禮拜兵部侍郎專掌從留定州輔皇太子唯高遂良許敬宗弘禮掌行在機務 **同掌機務** 九年二月高士廉攝太子太傅劉洎馬周太左庶子許敬宗右庶子高季輔少詹事張行成同機務 **披遏無遲** 崔仁師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披遏無遲是 **號令詔勅一出其手** 劉泉既薨王入謁帝庶人預參大事是時號令詔勅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山縣男食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史 **夜拜** 鍾紹京景龍中為苑總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忽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戶賞賜與郭元振等同當以當自歸當時已又崔日用拜兵部侍郎及君代平夜紹幢雍州長史以功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二百 **權總中書事** 當光啓字子忠擢累兵部侍郎昭宗辛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啓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與崔日用數爭事** 薛稷戶部尚書遷黃門侍郎參知機務與崔日用數爭事前罷為左散騎常侍

使相

前漢韓安國為御史大夫行丞相事

唐百官貞觀八年僕射李靖以疾辭位詔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蓋起於此其後李勣以太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謂同侍中中書令也而同三品之名蓋起於此然二名不專用而他官居職者猶假他名如故自高宗已後為宰相者必加同中書門下三品雖品高者亦然惟三公三師中書令則否其後改易官名而張文瓘以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同三品入銜自文瓘始永淳元年以黄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入銜自待舉等始自是以後終唐之世不能改（餘見宰相）五代職官志後唐天成四年八月詔曰朝廷每有將相恩命准往例諸道節度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列銜於敕牒後則書使字今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承前列銜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兼中書令之時理宜尚於相位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南省官資不合列書敕尾今後每書將相敕牒宜落下錢鏐馬殷官位仍永為常式

清泰二年十一月制以前同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馮道為守司空時議者曰自隋唐已來三公無職事自非親王不常置於宰臣為加官無單置者道在相位時帶司空及罷鎮未命官議者不練故事率意行之及制出言議紛然或去使可綜中書門下事或云須冊拜開府乃就列無故事乃不就朝堂叙班臺省兩省官入就列方入宰臣退踵後先退劉昫又以罷相為僕射出入就列一與馮道同議者非之及晉天福中以李鏻為司徒周廣順初以竇貞固為司徒蘇禹珪為司空遂以為例議者不復有云

國朝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者並謂之使相唐制皆簽敕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親王則分班餘官則綴本官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定制除授者敕尾存其銜而不簽則注使字元祐令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

春明退朝録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慶曆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帶節度使亦非舊制也

太祖太宗時文臣為使相惟趙中令一人

臨軒授鉞（唐末藩鎮與進行山南寇以諸軍銜入各口像光進鎮里後單擘罪之逆授檢自書主僕射自山書門下平章事兼豐塱夏定遠而宛天使軍節度對万部章舞就道天平軍節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制曰寇賊千紀敕不欽敢以風多難往欲哉職須者日敉不事力以劉帶天子休命）出師應變非所長（絳州節度使張建封舉君象公其子揩請于朝帝不許乃詔杜佑欽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餘曰討定之後要勑鑑遠為將孟舉寶者舉余不克引還佑秋出師應變非所長民國是不敢遠乃詔授徐州節度使佑表曰一州糧有方）寬假係佐（十楊佑兵甫以廣嚴凝卉海默棄知為田橫當至五十萬餘利擧三十通士為豐鎬四部易之若竟從僚）

佐故南宮傳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為佑斥去之士馬整飭四鄰畏之上綏靖約束儉己寬民武元衡時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御安福門慰遣之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幕伎樂工行為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己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推性莊重雖淡於權勢而開府極一時選雖居外朝廷得失輒以聞李吉甫為裴垍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帝為御通化門祖道賜御詩餞乃居二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為築塘下不能居水乃築堤閘以防不足溉者給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遣使分道賑貸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歷三鎮家無產貲李鄘道方判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蔡李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將未嘗倚氣先人歷三鎮家無產業平淮西裴度字中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于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唯度請身督戰帝御通化門授節招撫使遂行按狀既至營不與戰日西門

下侍郎平章事彰義軍節度使兩宣慰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然實行都統事入對延英曰臣誓義在死賊未死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泣下及行御通化門臨遣賜通天御帶發神策騎三百為衛物遣吉忠度請命悉君中使且出之外度乃奏罷監陣中使將諸道兵悉中官監陣自處進退是使奏罷之使將得顓制號令一戰氣皆奮李愬夜入懸瓠執吳元濟以獻度遣入季明日梁因為人持節慰諭其人物度語初道夜不然增道食相餉遺者軍去論度視事下令唯盜賊闘死抵罪餘一切除然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反側未安不可去備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衆感泣姦臣讒擯度復知政事知皇甫鎛以言財賦幸欲得宰相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自上印又不從讒人始得本鎛已而平為宰相消瀋以檢故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為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延英待卿宦官掘弘簡結元稹亂政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為中人所扼使不得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暴其過惡帝不得已罷弘簡稹近職然權寵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擁衆心帝不得已以是文章招諭未之有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

中謂度本朝而所可諸侯忠者懷強者畏今者東人人失望帝播召還由太原朝京師及階見始陳二歲畔擾受命無功并陳所以入覲意感激流涕伏未起諸者欲宣旨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約議者謂度無援與且久外為數檢恨抑惠帝未能明其忠度進見辭切氣怡卑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嗟歎貴臣至參倍出處禮儀周中群臣未退宰相不奏事稱賀則為者春以度數德故特以殊禮臣視天顏不足尺度守司徒領山南節度使會昌義節軍判至僭授則得舉軍緣文宗承僖悟拘以聞帝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帝強之度曰臣素知承僖佑寵悟不能堪以書詬是臣將中人趙弘亮在行營知狀欲將以書奏陛下亦知之邪語曰我不知頤悟識惡之不自聞何見敕曰雖悟得聞恐陛下不知且臣視天顏不足尺地尚未能定今乃隻言可誤聖聽帝丞曰前語故直何今日何如度曰以取忠義心使朔臣死節獨恥以四方群盜聞然破膽矣帝已寤太治委為予旦安何要言其次度日授諸有司以呈可予帝曰可思果出承僖義安度乃以本官一賢制千里之難度居位再幾中書侍郎平章事鎮襄則月為李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又貶實官且日閔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平章事長慶四年王廷湊逐元翼之家數宗逵究

數帝難非其人使朱遠聚辟于堂上常袁厚上疏曰臣聞主惡在朝廷南辨於未臨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亂之所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之台鼎委參決必使戎虜畏威必擒自安仲曰人雖而聰之則四合而陀之國是治亂之本非有它術階下當報而戮各一其憂讒弃于外所以為唐知廣文帝有顧戊不能用今猶悟諸虎度曰寶昇為宰相而宜與平章事謂何累為宰相而官無平為舊典道其由帝於是更兼下章事章事上臥護北門晉知度年雖及耄甚不衰每大臣自奏來必問度安否問威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宰相老疾帝命吏部郎中盧弘宣諭意曰為股臥護北門可也趣上道還之謹身無它與時沈浮度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二品知門下事進領河東節鎮知時誠不兼大役為相謹身無它與時浮沈唯茲用百司謂度無所處可執日令式帝既用仙客知時議文武不歸秦聞以問周力士日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兼資望重內外張鎬為相盧杞班然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以臣容免

下擇之帝乃顧猛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卿其以撫
靈龍士乃以中書舍人郎為鳳翔隴右節度使猛知紀陷中然[illegible]
彩因事昇受詔**諸將告捷輒累日不怡** 韓弘檢校工部尚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司
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以宦與太原王鍔等副書宰相恥
為鍔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鍔上亂給
以王師敗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兵而令李光顏
為重撫擊賊弘不親也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然資為逗
遛以是圖數功者每諸將告捷輒累日**羣蠻震服** 段文昌字墨卿
日不怡元和平以功加兼侍中 穆宗即位拜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踰年表還政授劍南西川節度使
平章事又言蠻諸蠻刺病人抵治寬靜開以威斷不言任也群
蠻寇徼 **遣一介開曉黔蠻** 長慶二年黔中觀察司崔元略以聞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即引退
旱不若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 文昌拔故尚書右僕射平章事節度文南大和四年檢校左僕
射徙師荊南或旱禱輒以雨或久雨公出遊必得霽**天心**南人
震民為語曰旱不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 必得霽天心 南人袞
帝以文昌得蒙即詔使 **不肯易印** 王播字明敭帝謂淮南也
下徵蹴襲即日解印而去 以於廣陵論引程异
异先逸為貿易鹽鐵使劉傳江淮穀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
嘉其功拜禮部尚書臨以資結宦豎中外以為言排度室肯
鍔用事更忌播而以忌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拾校戶部尚書
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遂傳召求還長慶初召為刑部尚
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進擢
類其力至宰相李務持迎合好時復失河北衆皇不振仍
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為淮南節度使仍領使驕貴務卯諸
賦自隨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衰民皆怨之
杜元穎如晦五世孫穆宗即位不閱歲至宰相搢紳數異
虐師 南再某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敬宗驕侈不恤
元穎每獻中帝意以固寵乃巧珍異之獻相繼於道百工
造作無慘歡取苛重至削軍食以助家邀懷及與不時蠻人笑
欲乃仰足蠻人足人者若大和三年南詔蠻虔號傳擊
州諸屯閉城自守蠻貴戍者為鄉導遂入成都已傳城元穎尚不
知乃率左右嬰牙城以守賊大掠蜀郭郛之富數日去蜀之
室資巧子女盡矣初元穎計迫將與身走會至乃止文宗遣
使者賜南詔南詔上言蜀人祈我誅虐師不能克請陛下誅
之以謝蜀人由是貶邵州刺史議者不厭斥為循州司馬牛子
段 牛僧孺字思黯敬宗立帝為鄂岳州置武昌軍
所**陶甓城鄂州** 換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鄂城土惡亞地處壁
集賦羨予民吏倚為援僧孺陶
甓以城五年畢鄂人無復歲費 **賜犀樽龍勺** 宣宗以檢校司空為東都留守
名為尚書左僕射僧孺入朝會莊恪太子暴薨既見東父子君
臣人倫大經以諷帝帝為泣然流涕以足疾不任謁拜檢校司空
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犀樽龍勺詔曰精
金古器以比兄君子之宜少得傳強圖請乃行 **堂吏作懷中**
夏侯孜與劉瑑同知政為貞安使坐造坊出為河中節度
使循平章事初堂吏署制作致懷中即死不數日孜罷 **視事**
有常 杜審權懿宗立為門下侍郎出為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認劉與徐州賊擢與令狐綯崔鉉連師討角獲果相衛
王師敦勢財破進檢校司空審權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要非日
入未始就內寢也江淮經常若對大賓故嘗言日少怠則廢直
將辭慮即簪無人自起徐州手擁蘇徐下乃退與 **小杜公** 上
杜悰侯杜相從先進故世謂審權為小杜公
角犀 杜悰出入將相而後自奉養未嘗問進退恬之素尾衰為故特號禿角犀 **莫勳居關東諸**
鎮第一 王鐸為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使還已復功居第一奏次宰相因其勢阻賊遂數月乃京師蒙勳居關東諸鎮
第一 **自擇參佐皆一時選** 鄭從讜檢校司徒以宰相按為河東節度使兼行營招討使自擇參佐從讜
郎表長安令王調自戶部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崇
為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
長安府崔軍支使皆一時選京師號小朝廷 **起錢穀吏** 程异充鹽鐵轉
人比太原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 運使將兵西用
兵國用不足异使江表以調征賦且諷有土者以饒羨入貢
不剝下不及財然貴以亂人頗之由是擢鹽鐵轉運使隨
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議者以异起錢穀
吏一旦位超百僚人情大為不可异自知明不請自數月
餘日不敢知 **排物議** 皇甫鎛判度支兼戶部侍郎
印秉事 西於鹽運鎛以剝最情供集苟恩遇
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鎛雖有吏才素
無公望特以聚歛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於賈
販無識亦相嗤誚裴度崔羣皆度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
度上疏乞罷知政事論其不可憲宗遣不省世道漸
上 平叔鎛患朕欲之責鎛爭排增崇飭而异鎛據 **知**
平章事排 上言數貢奉餘以備經費數再滿排物議相之
進而得 李逢吉與裴度同在相位時河中節度使王鍔來朝
可 李逢吉引崔群者憲宗將加平章事李絳以為不
大忠若動大臣以來又有後進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

無大忠勲又非姑息之時敢假此名實恐不可從之以沙門位兼將相九國志漢乾祐初進位太師兼中書令鎮州節度趙瑩以沙門位兼將相謂尊之納禮錢見宋相門綴中書班顯德三年詔見在藩鎮帶平章事求休致者每遇朝會宜令綴中書門下班者少師安州節度使兼中書令王晏鄭州太師致仕故有是命黑頭相公王徒用不次擢用至爲使相徒用頭上肉黑色天下稱爲黑頭相公長沙王言呼其色以鬚小兒時爲有不食綠名醫曰此以閩人說黑頭相公來其爲戎事所是如此鎭節兩鎭治平四年以司徒兼侍中韓琦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等使移授鎮安武勝兩鎮節度許以兩鎮節鉞升同朝政事故改命爲納節隆麻春明退朝錄唐節度使除僕射尚書侍郎謂之納節皆不降麻止舍人院出制天禧中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除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先公在西閣當制至和中韓魏公自武康軍節度使除工部尚書二司使降麻非故事也隆麻爲定制歸田錄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歐陽以節度使觀文殿學士又不降麻遂爲定制也

開府儀同三司

前漢文帝元始年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

後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同三司之名自此始也

晉職官志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黄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江左以來將軍則中鎮撫以上或加大餘官則左右光祿大夫以上並得儀同三司

南齊百官志開府儀同三司如公

隋百官志梁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諸將軍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同三公置官屬後齊三公下次有儀同三司加開府亦置長史已下官屬開府儀同三司從品

後周建德四年改開府儀同三司爲開府儀同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改儀同三司爲儀同大將軍仍增置隋高祖並以爲散官又諸衛各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府儀同以下置身與開府置開府一人又有儀同府同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爲四品散官煬帝改爲從一品同漢魏之制位次王公

唐職官志武德七年改上開府儀同三司爲上輕車都尉開府儀同三司爲輕車都尉儀同三司爲騎都尉後以開府儀同三司爲文散官

國朝元祐令開府儀同三司爲使相

外參論道內總百司魏以黄權爲車騎將軍開府此後晉衆將軍開府儀大司馬衆殿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徒自殿撰王爵并儀同三司是日臣聞日中則昃盈虛之更公器贊以頃住寵之常理從可班同家宰愛和台鼎外參論道內總百司物議惟歷自請辨微開府如三司之儀晉起居注泰始八年詔曰儀將軍羊祜歷又兗有佐命之勲其爲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置舍人官騎王隱晉書泰始七年以鄭袤爲司空稱疾上送印綬至于十數又之見許以侯就第乃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簟席錢五十萬晝其勲績元康元年詔中書光祿大夫張華歷世職入謀所爲賴敎皆其勲績使儀同三司加康冲挹謙讓退而志其以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本職加敬又給親信百人開府辟名元康元年詔光祿大夫王戎裝楷府辟召儀同三司不登台司卑厚爲太子少傅並得轉進之儀河南尹錦壽事后之楊夫欽以母配漢孫陶景祖不許因以爲成故不登台司秉萬徹位光祿大夫儀同三司賜几杖門施行馬蔡謨見皇后詔以謨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壺遊蓋共叙加册命

讓上疏陳謝并以疾篤不固辭不受齊書褚李嗣加儀同三司
朝詔賜几杖門施行馬李嗣聞詔勑家人謂左右曰
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昔丹陽尹辭
當死請若不獲死當角巾山林待罪私園不用辭不受
辭不受晉中興書都鑒咸和元年拜都督揚州東五部
諸軍事進位鎮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宅陟紫霄聯
休皇極宋書顏延之為廬陵王拜儀同章曰臣之愛常當聯休皇
極地身殊無違以成高仕君素風故不行而自遠今者
四郊無壘天下同文都尉春日猶居塞外單于冬獵不入雲陽
臣坐致三邊非勞七戰空龍毛兵大夏封疆里之經漢甫無城
愛千金之賞誦其才望首賜鄉何以償愛宋書章詔書章字伯通
我弘先帝中嶽常羞擬受宋憑韶按鎮前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孫文帝夢信達升名銘文曰以夢寄之至是待
寄勇顧頭相追曰鄉追夢寄鄉何以償封曰臣當効犬馬之勞
以盡臣節自奉償開府千餘儀同無數地有後主驕縱無度諸淫佞
餘無以奉賞宮人昭住封王
者百數開府千餘儀同尉馬尺寬犬規利不爲後周崔文舉武
後有儀同之號諸將不競開府或二十年並加特
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二司蜀土決議兩數百倍或有撰文
舉說利文舉者之日利之為貴矣君身安則道從非從之謂
是以不爲李賢進驃騎大將軍開府
非得才也柔輅借儀以諸侯禮相見儀同二司太祖之奉太
子西巡也至原州亥辛賢第識而歎之劉欽當其後太祖又
至涼州令賢率騎備服以諸侯會遣禮相見然後率賢數妻
日九是賴族著信猛勇隋何稠為散騎常侍安集嶺南衆皆悅
須歸有差欽州刺史甯猛力師衆起軍初猛力
偽山洞欲圖為逆至是遣使請身入朝稠以疾爲因示無猜貳
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
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
稠曰猛力共臣為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
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為約不可
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
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心馳紫路目送白雲上謝儀同三司表云
心馳紫路目送白雲而未果子孫雖微祿必拜隋高祖受禪李穆未朝高
承明而未果子孫雖微祿必拜逢時之日大師子孫雖微祿必
必拜儀同其一門執象笏百有餘人不知書放歸鄉里袁彧 袁彧無上巳人也陳亂後
徙居者浪亡其過江東又恨
叔載動反鐵杖選據素特奏授儀同三以不知書放歸鄉里忠兄匪躬贈班三司見三公門

摠三司三公宰相官屬

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自太宰至旅下士轉相副貳皆王臣也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除

前漢百官公卿表相國丞相皆秦官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二長史秩千石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

漢舊儀漢初置相國史秩五百石後罷并為丞相府司直一人秩二千石職無不監武帝初置曰馬直官令省丞相掾史員禮如師弟子曰錄不拜朝示不臣也聽事閤無鍾鈴掾有事當見者主簿至曹請不傳召掾見脫履公立後答拜百石屬不得部白事當謝者西曹掾為通謝部吏二千石初除詣東曹掾拜部謁者之丞相門無塾門題用便板方圓三尺不堊色不郭題曰丞相府東門西門長史物故廷尉正若監守丞相初置吏員十五人皆六百石分為東西曹東曹九人出督州刺史西曹六人其五人往來白事東廂為侍中一人留府曰西曹領百官奏事長安給騎亭長七十人六月一更蒼頭廬兒出入大車駟馬前後大車騎車錄中二千石屬官吏以次送從後丞相太尉大將軍史秩四百石丞相刺史常以秋分行部御史為駕四封乘傳到所部郡國各遣吏一人其界上載得別駕受自言移郡國與

刺史從事盡界罷行戠後者一人得從吏所察六條、吏舉民
有茂材移名丞相考名取三科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丞相
治劇一科各一人詔選諫大夫議郎博士諸侯王傅僕郎中令
取明經選廷尉正監平案章取明律令選能治劇長安三輔令
取治劇皆試守小冠滿歳為真以次遷奉引則大冠武帝元狩
五年初置大司馬丞司直諫大夫秩六百石丞相小史秩四百
石次三百石書令史斗食缺試中二千石書佐高弟補因為騎
吏六年開丞相府吏員三百八十二人史二十人秩四百石少
史八十人秩三百石屬百人秩二百石屬史百六十二人秩百
石皆從同秩補以為有權衡之量者不可欺以輕重有丈尺之
度者不可欺以長短官事至重故古法雖聖猶試故令丞相設
四科之辟以博選异德為上稱量不宜者還故官第一科補西
曹南閤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辭八奏四科補賊決其以
請詔使案問事御史為駕一封行故令駕二封皆特自奏事各
以所職郊中二千石以下選二千石書佐試書補令史令史
皆升食選補御史其欲以秩留者許之歳舉令史秀才一人廉
吏六人丞相府官奴婢傳書漏以起居不擊鼓官屬吏不朝旦
白錄而已諸吏初除謁視事問君侯應閤奴白事以次見校听
閤大呼奴名君侯出入諸吏不見見禮如師弟子狀掾史有過
君後取錄推其錄三日白病去

後漢百官志大傅漢官儀曰太傅長史一人秩千石掾屬二十四人令史御屬二十二人荀綽晉百官表注
曰漢太傅置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令史十二人置長史與東異○大尉長史一人千石本注曰署
諸曹事掾史屬二十四人本注曰漢舊注東西曹掾比四百石
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故曰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
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元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
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漢書音義曰正曰掾副曰屬西曹主府
史署用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及軍吏戶曹主民戶祠祀農
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
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
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閤主簿錄省衆事令史及
御屬二十三人本注曰漢舊注公令史百石自中興以後注不
說石數御屬主為公御荀綽晉百官表注曰御屬如錄事也閤下令史主閤下威
儀事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報書記門令史主府門其餘令史各
典曹文書應劭漢官儀有官騎二十人司徒長史一人千石屬三十一人令
史及御屬二十六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置司直居
丞相府助督錄諸州建武十八年省也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十二月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十一月詔司直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傳置從事三人書佐四人司空屬長
史一人千石掾屬二十九人袁百官目錄云二十有四人令史及御屬二十
四人續漢書府掾比古之元士元士皆三命也
應劭漢官儀太尉司徒司空長史秩比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

鼎和味

晉職官志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置長史一人秩一千石西東閤祭酒西東曹掾戶倉賊曹令史屬各一人御屬閤下令史西東曹倉戶賊曹令史門令史記室省事令史閤下記室書令史西東曹學事各一人給武賁二十人持班劒給朝車駕駟安車黑耳駕三各一乘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乘軺車施耳後戶皁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已下令史已上皆皁零辟朝服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左西曹掾屬各一人西曹稱右西曹其左西曹令史已下人數如舊令司空加置導橋掾一人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秩千石從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主簿記室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已下令史已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各因其時爲節文不爲定制

干寶司徒儀曰長史之職掌捴其法憲明其分制

又掾屬之職敎明教義爾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郎吏以責明建各掌其所治之書

又從事中郎之職各掌其所治之曹而綱紀其事維正大體參輔諫議

又中兵之職掌帳下牙門督將之名治軍政凡在軍者書名于赤録以四時斷其器械閱其人身

又録事叅軍之職捴掌衆曹文案擧直錯枉彈正不法宋百官志晉武帝踐阼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有蒼頭字宜祿至漢丞相府每有關白到閤輒傳呼宜祿以此爲常丞相置三長史魏武爲丞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已漢東京太傅府置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令史十二人不知皆何曹也太尉有長史一人太傅不置長史魏初公府職寮史不備書及晉文帝爲相國相國府置中衛將軍驍騎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主簿四人舍人十九人叅軍二十二人叅戰十一人掾屬三十三人東曹掾屬各一人西曹屬一人戶曹掾一人屬二人賊曹掾一人屬二人金曹掾屬各一人兵曹掾屬各一人令掾一人屬一人車曹鎧曹水曹集曹法曹奏曹掾屬各一人倉曹屬二人戎曹屬一人馬曹屬一人媒曹屬一人合爲三十三人散屬九人凡四十二人晉初凡位從公以上置長史西閤東閤祭酒西曹東曹掾戶曹倉曹賊曹屬各一人加兵者又置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爲持節都督者置叅軍六人安平獻王孚爲太宰增掾屬爲十人兵鎧士營軍刺姦五曹皆置屬并前爲十人也楊駿爲太傅增祭酒爲四人掾屬爲二十人兵曹分左右法金田集水戎車馬十曹皆置屬則爲二十人趙王倫爲相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叅軍二十

人主簿記室督祭酒各四人掾屬四十人東西曹屬其餘十八
曹皆置掾則四十人矣凡諸曹皆置御屬令史學幹御屬職錄
事也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
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
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司馬從事中郎四
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戶曹置掾長史司馬秦官從事中
郎掾屬主簿令史前漢官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是也
御屬參軍後漢官孫堅為車騎參軍事是也本於府主無敬晉
世太原孫楚為大司馬石苞參軍輕慢苞始制施敬長史從事
中郎主吏司馬主將主簿祭酒舍人主閤內事參軍掾屬令史
主諸曹事司徒若無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寮異於餘府
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屬各一人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則置無
則省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及丞相置從事中郎無定員分掌
諸曹有錄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參軍則諮議參軍二
人主諷議事宋高祖為諮議參軍無定員今諸曹則錄事記室
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刑獄賊曹城局賊曹法曹
田曹水曹鎧曹車曹士曹集曹右戶墨曹凡十八曹參軍參軍
不署曹者無定員江左初晉元帝鎮東丞相府有錄事記室驃
騎將軍一人
南齊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三公舊為通官司徒府領天下州

郡名數戶口簿籍雖無常置左右長史在西掾主簿祭酒令史
以下晉王導為司徒右長史干寶撰立官府職儀已具
後魏官志孝莊初以尒朱榮有扶翼之功拜柱國大將軍丞
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左吏又以太尉上黨王天穆
為太宰增佐吏又神瑞元年春置八大人官大人下置三屬官
總理萬機世號八公云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有長史司
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
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又增左西掾一人自餘案佐同
於二府有公則志無則省陳丞梁皆循其制後齊三公府三門
當中開黃閤設內屏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
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
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
軍參左右有戶行參軍長兼行參軍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
有左右長史三公下次有議同三司加開府者亦置長史已下
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局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隋高祖祭祀
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曠皆攝行事尋省
府及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於臺閣云
唐百官志開元忠張說為相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子
其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

分曹以主衆務焉
國朝舊制五房每置堂後官三人並自京諸司選入國朝初授
同正官其後稍授檢校郎中員外郎並五品階而長任逐房堂
後官一人主承受批鑿聖語定押敕草一人主點檢書寫熟狀
呈押進入一人主對讀印押發放
開寶六年太祖知堂吏擅中書事權多爲姦贓故令吏部選授
堂吏用士人自此始也然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遂各見舊任
者劉仲華等四人面加戒勵令後任三歲歲滿與近與上縣令
○九年勅堂後官在職滿五年如願出外官者優與處分願在
職者亦與遷轉自是參用士人流外
太平興國九年以將作監丞李元吉丁顧言爲堂後官賜緋衣
銀帶象笏錢百千京官任堂後官自此始也十二月以堂後官
王渾蓁佩爲右贊善大夫充職朝官任堂後官自此始也
端拱元年以河南府法曹參軍吳正辭棣州司法參軍呂務從
齊州司法參軍李祐之宋州楚丘縣主簿喬蔚陳州宛丘縣尉
羊道冲並爲將作監丞祗應堂後官公事先是宰相以堂吏缺
欲選於百司以補之上不許因令吏部選正辭等充焉
淳化四年詔重定五房所掌公事堂後官先十五人今止置
六人內樂崇吉一名令都提點五房公事給俸依樞密院副承
旨例蓁佩等五人人掌一房鄧湘等九人年深者與通判差遣

年淺者與知縣或監當及二年以上者並與加勳如堂後官有
闕於此九人內諫選充職是年加置錄事主書之目增其廩給
餐錢
至道元年詔錄事內特補二人充主事賜遊擊將軍階給俸如
樞密院主事之例其年樂崇吉爲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副使
郎日名堂後官著作佐郎揚文質授祕書丞提點五房公事○
三年五月國子博士堂後官蓁佩等三人並轉虞部員外郎落
職授外州通判
咸平三年十月詔中書五房各置主事一人
大中祥符五年以堂後官太常博士劉明恕提點五房公事賜
錢三十萬上召諭之曰五房事繁務汝勤幹宜益盡心也
至和元年十一月詔自今中書堂後官遷至提點五房公事不
以有無出身聽佩魚舊例自選人入爲後堂官轉至五房提點
始得佩魚五房提點呂惟和非選人授司天監五官正例求佩
魚特許之
嘉祐八年中書奏舊制堂後官至員外郎依舊供職至景祐初
令至員外郎者除外任緣堂後官未作提點者皆不願出遂以
所當轉官與子孫求恩澤至今沿以爲例今欲以轉至員外郎
者令依舊供職更不許求恩擇所有五房提點例雖次補亦合
擇材今後如任內職事修舉年滿日即依舊惟恩任內如弛慢

不職罷不候年滿止與堂除知州出外從之
孔目房掌文武升朝官及刺史以上少尹上佐衛佐依衛堂後
進奏除授知州通判差遣之事堂後官一人總之錄事主事守當官各一人分掌之
吏房掌后妃諸王公主封冊駙馬除拜京官幕職州縣官注擬
加恩諸司使副以下內事加恩百寮贈官追封叙封河渠堤堰
橋梁修造功役祠祀祈禱之事堂後官一人總之錄事主書守當官各一人分掌之
戶房掌財幣軍儲戶口版籍租調漕運祿俸振貸土貢及諸路
轉運內外監當差官之事堂後官一人總之錄事一人主書二人守當官四人分掌之
兵禮房掌郊祀朝拜陵廟朝會饗安尊號祭器儀仗封冊贈
諡表假告外夷館閣國學圖書祥瑞貢舉補蔭釋道二教旌節
符印諸司職掌道行軍司馬行校加恩功臣子孫實食酒榷禁
火知軍差官之事堂後官一人總之錄事主書守當官各一人分掌之
刑房掌赦書德音貶降責授經赦叙理刑獄訴訟摘補旌賞之
事堂後官一人總之錄事一人主書二人守當官五人分掌之
皇祐五年十二月命參知政事劉沆提舉中書五房續降例
嘉祐三年閏十二月詔中書五房編總例○六年八月十二日
以殿中丞王廣淵殿中丞李立之編排中書諸房文字
熙寧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言本司檢詳官呂惠卿近奉
敕旨看詳編修中書條例且惠卿自置局以來檢詳文字詳熟
事本末次第欲乞令相兼本司職事從之十月又以太常博士

充秘閣校理燕充史館檢討李常看詳中書編修條例自是差增置編修官著作佐郎俞充黃好謙鄧綰張琥曾理寺丞李承之河西縣令馬城皆預其選也宋春丞之既為都檢正又差兼同看詳
熙寧三年九月一日中書門下言奉旨議中書將置士人為屬
官佐以中書統治百官以佐天子政事而所置吏屬尚仍舊制
宜高選士人稍依先王設徵置輔之意今欲置檢正五房公事
一人逐房各置檢正公事二人並以朝官充或用京官考選人部為習學公事
見宰相參政如常朝官之禮檢正五房在提點之上逐房檢正
與提點序官在堂後官之上除親屬寺觀職事相干外餘不許
出入看謁王書已下簽書呈覆不許接坐仍疑事主書守當官
內省減不請行遣者十人與合得名目出職更不添額各檢正官并逐房檢正官並依三司判官俸料支給內都檢正官並以檢一人所有合得月物令二司依例製造仍第據當直五級
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詔今後中書檢正官所發貼子下諸處會
審並先赴執政處呈訖方得發出仍置簿抄上每五日一次赴
廳呈押十一月二日詔檢正官檢詳官所要領差遣並罷

司直

威振天下前漢田人為丞相長史上書言天下太守皆下吏誅死武帝悅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
才任宰相後漢伏湛字惠公光武以其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

長史

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前漢劉屈氂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士待得賢人當用為

右丞相 以清白方正稱 東觀漢記吳漢為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恪勤王事 韓棱字伯師今長史所辟此職事勤入為長史

歐曰宮南金也要思至也相右長史兼侍御于事以上復除復優奉亦約損避職以閑黃帝已 多所執正 宋書劉(?)為司徒長史多執正

不著朱衣 宋書(?)為司徒左長史部檢書令復制不著朱衣時議不許 知止足 王秀才之書世在里司徒左長史可以知止足矣

台佐加貂 續漢書為司徒右長史加貂台佐加貂自家也 兩賢同時未有前例 陸(?)為司徒右長史謝(?)為左長史曰兄彼王子良為王融曰我周二上位前代雖可也融曰兩賢同時未有前例 鎮撫西京稱其威信 沈(?)字秀才大祖為司空辟為掾佐從西征馬超超破事畢時關中新破未定留史為西都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 一歲三遷 宋書(?)字彦(?)帝即位為司徒左長史宋時大帝即與為同徒府(?)射(?)行(?)馬將軍音人其上對引食之上又數升(?)家凍黑書(?)史一歲三遷也

諮議參軍

家無所餘 晉書范(?)太祖曰(?)州遷(?)門見(?)以為諮議參軍事甚見親重太祖征(?)書(?)見(?)留(?)子母字太祖謂太帝(?)(?)一人世子執手(?)(?)郎(?)(?)(?)無所餘中以(?)(?)中(?)情(?)所(?)(?)(?)用(?)之

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 宋書王(?)為大帝諮議參軍文(?)未親事(?)遷為(?)相為(?)卿事性尚物(?)欲人在己前卿性(?)每行(?)出入(?)帝(?)從者不過三人以(?)之書相遷帝(?)若不知卿(?)左右(?)之(?)事也(?)

戮下出行乃丁(?)之(?)道(?)及(?)至乃(?)卿白 歷三府諮議 (?)書(?)歷(?)三府諮議與(?)(?)(?)王(?)事(?)(?)行(?)(?)以為(?)所(?)卿(?)成(?)事代為司馬(?)曰王王(?)(?)(?)事多門而每(?)(?)公私(?)何致(?)(?)曰(?)入自言一心可以事百君(?)(?)(?)(?)(?)(?)以禮(?)(?)之事(?)由而(?)明(?)(?)(?)才(?)(?)(?)

不欠 後漢書李(?)為主客部(?)(?)參(?)因為之曰自(?)(?)(?)所謂不欠以(?)人才(?)(?)此(?)

掾屬

長者 (?)為(?)(?)史為人忠良有(?)(?)長者數稱(?)之(?)為(?)郡史大夫(?)(?)為(?) 車騎 交錯 前漢書(?)遷(?)公(?)(?)(?)(?)(?)以(?)德(?)(?)(?)(?)(?)不拘(?)(?)(?)具(?)(?)(?)(?)(?)(?)(?)(?)(?)名字為(?)冠(?)入公府公府掾史皆(?)車(?)馬不(?)(?)明而(?)(?)(?)(?)衣服之好門(?)車(?)交(?)人(?)出(?)(?)事(?)

(?)為宮(?)公(?)事(?)之(?)曹(?)(?)以故事適之待曹(?)(?)(?)合曰(?)曰(?)(?)今日以其事適遷曰(?)(?)乃相(?)故事有百適者(?)(?)(?)西曹白(?)(?)大司
馬(?)人(?)(?)上人(?)(?)(?)西曹此人(?)士(?)何以小文責之乃(?)遷(?)若三輔(?)(?)郎(?)令(?)長(?)入(?)(?)長(?)大(?)(?)兒
(?)(?)(?)(?)(?)(?)(?)(?)人(?)(?)(?)(?)(?)(?)以為(?)(?)(?)(?)(?)(?)(?)(?)(?)(?)(?)(?)(?)(?)(?)(?)(?)(?)人門
曰(?)(?)公(?)中(?)不(?)(?)(?)王而非(?)(?)其人為(?)(?)(?)三為二千石(?)(?)(?)(?)太守(?)(?)官以(?)(?)(?)(?)(?)
(?)(?)(?)(?)(?)(?)(?)(?)之(?)(?)(?)事(?)道(?)(?)(?)已而(?)(?)(?)(?)(?)(?)(?)(?)(?)門(?)(?)

宜備諫臣 (?)(?)(?)(?)(?)(?)(?)(?)見司空(?)(?)(?)四十七(?)(?)(?)(?)(?)宜備諫臣 (?)諭議抗直

無所屈撓 (?)(?)(?)(?)書(?)(?)字文(?)在(?)(?)(?)(?)(?)(?)(?)所以(?)

正直論議抗直無所(?)(?)(?)(?)(?)(?) 解衣冠掛府門 (?)(?)字(?)(?)(?)(?)(?)(?)(?)(?)(?)(?)(?)(?)(?)(?)(?)(?)(?)其衣掛府門而去

篤學有才 (?) 僕射 (?)數術

無不精綜 (?)(?)字伯(?)之(?)

舊僚皆去 (?)(?)中(?)公府(?)(?)(?)(?)(?)(?)(?)(?)(?)(?)(?)書(?)(?)(?)(?)(?)(?)(?)(?)(?)(?)(?)(?)(?)(?)(?)(?)(?)(?)以(?)(?)(?)(?)(?)(?)(?)(?)(?)之(?)(?)(?)(?)人(?)(?)(?)(?)(?)(?)(?)(?)去(?)(?)出 不失人 (?)小黃門閭廣 (?)(?)書(?)

辟公 彈劾 勁勇 (?)

百寮服其才幹 (?)

言辭切厲無所 (?)

依倜 (?)

諸府掾屬每歲朝堂護擬舉奏諸事匡言辭切屬無所傚個　奉使稱旨華嶠後漢書第五種子與先少屬意議恩經李以司徒掾給洪典屬實災害李奏判史二千石已下所刑免芭多舜官奪者數十人遷以奉使稱旨經拜高密使相

以才高著名陳元字長孫以才高著名辟司空宋弘府俱弘累上書訟之切至又數陳當世便宜

精力於學鄭衆字仲師少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由是為時以才學知名辟司府

好述作班彪字叔皮辟司徒掾范旣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在史籍之間

自以損急常儉罕范冉字史雲辟太尉府自以損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冉為萊蕪長辟公府俊道訟謂渾閒使行弊服貴卜於市閭里為之歌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小掾何所與於此女廚先賢傳李宜字公休為大尉埃所辟時眞爲不知吏見掾曰是太尉無德頌掾有以匡之文及宣定日明公暎日月之衣居上司之位陪鄉天子處諫事之風未有對揚之事蓍之言其於所命不接高谷之士小掾何所與於此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范滂字孟博辟司徒府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按劾潛歸許嘉字德珍辟司徒盾到京師會事李

杜安謙書歎曰仲尼進於顏卯不入廷國實人良是吾其行矣便投劾而歸

乞以子代弟子張俗通但理字白閱為司徒掾有司慶弟子救人被擊望之行壹性處措諸府乞以子伏代弟子太守李固語出之

蔡傾數事

安能候作賦頌桓譚新論良度周習辯曰明不為賦頌令應之曰久為大司空掾見使莫領衆事典定大議及不暇以夜繼晝安能復作賦頌邪

三公之喉舌崔寔政論三公天子之股肱掾為三公之喉舌天子委已南面叙王粲三公二公亦委東掾屬以答天子

論議據經典以處是非魏志袁渙字伯方少好李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為司空掾

直言正色國淵字子尼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隨使者到軍田疇字子泰太祖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皆治嚴疇謂其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為脩令不之官

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崔琰字季珪太祖為丞相與復為東西曹掾為儀事物改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以庶代宗先世之戒邢顒字子昂為相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

常畜毒藥誓死無辱何夔字叔龍太祖辟為司空掾屬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並典選舉所用皆清正之士毛玠字孝先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併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

弱冠知名傅嘏字蘭石弱冠知名司空陳羣辟為掾

以才學稱衛覬字伯儒少成以才學稱太祖辟為司空掾屬

龍翰鳳翼國之重寶邴原字根矩太祖辟為司空掾徒署丞相徵事邴原從為東曹掾記讓曰徵事邴原嘗議郎從說旨宗逸然以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

合葬非禮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止

舉筆便成無所改定王粲字仲宣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清識平當明于憲典高柔字文惠尚書郎轉丞相理曹掾令曰夫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是以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言舉人不可一以節儉和洽字陽士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其選用先尚儉節洽言曰天下大器在位與人不可一以節

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節格物所失或多合朝廷
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長吏過營刑客不飾衣
裘弊車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
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為可繼也
今崇一槩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為之必有疲瘁古
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隱偽矣

推伏名義 徐幹字長文以清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推伏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累欲器為持以文章之禮帝歎曰自吾有回此人日以親

諫興宮室 董尋字文奐為忠直為軍謀掾上龍中上大興宮室群臣皆負土尋上書諫曰今臣自知言以死而臣自譬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何損且此木不生矣是以投筆而涕心辭世斯臣有八子臣死之後以累陛下

辟臨菑侯 朝宣子景毅為人短小建安中太祖為丞相以署掌事辟掾掌於郎中時入宮以東掖門內尹臨菑侯相也將大祈而也乞宣毅起門號子不得去乃以書自朝往於道道旁植宮不主入不為乞乃驅車東門問何宮臭以丞相掌掾辟補大問曰應將處災則伏可言實宜曰看其之義王人能我少利于諸侯之上未聞掌士為下士諸伏擬又問郎所言為人父更見其子應有理否宣又曰於禮為子一則而宜年又高謹知其所能乃擇去推且為太子孤之太子以為掾

好士 魏略丁儀字正禮太祖以與人中掌之又欲為念子織者已欲以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言女人觀貌而正丸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不如以伏波子楙太祖從之尋辟儀為司空掾對與論議良甚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朗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形色

舉府掾屬皆授劾出 魏先賢狀[illegible]焦司徒掾公出道路見屠牛者從者牛相屬去公令乾慕公性無言司徒令曰公獨行耳惡屑何將下令將家為公當手下時本府掾屬皆劾出諸為西曹掾既開府門分布聽諸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盡以居者可操年耕豈以公失事相之禮又丁聯任諸君於身何所任聊掾為以敢皆止都官果拂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皆各都官吏以見掾為可之乃止

閔用心平誠良吏 録都意劾傳司徒侯霸辟意為議曹以詔書送元任徒百餘人至可北曹恩憐人不遂寒後文武事卒良不能便行至弘農縣使令出見我為使作儒令曰不敢語不出錢意曰使者奉詔命華在行聊出文吏上尚書乎使者亦當上允式曲得上狀見顧曰所使掾何仁想為閔用心乎誠良吏也

辭直去不顧 魏郎乎別傳鮑式為司空掾議曹掾識見禮上意之門中原辭直去不顧上患諸左右曰[illegible]

惠敬此人則步拜遠追之謂其當號而不顧比人誠高士也人謂曰公宜謝主公公望君辭謝不顧揮原勃然曰吾何謝哉夫傳謙者謂其敬乎吾人臣也公人君也君尊臣卑揖讓何為且禮子進命曰責不顧笑吾何謝哉人語上上曰快乎斯言也夫有所名而望使哉

優攜左向 齊州先賢傳劉盛字伯宜為太尉諸曹掾影戚相左尚以賊罪下內掾屬攜膝除科不免更遠盛棲獲攜盛對數竟未尚群賊賜帝乃謂尚曰君受國史思而所望事理如此今過君子不可以小人道相待尚感盛至意對曰今從使君相待如此尚猶何心教不以死相償乎即引筆具對

人則顧冉仲方 略典道職除高年令是三輔名客劉州牧劉表以為書春是時白衣中召孫陵高治當世東其寧師說觀士及見識數之曰錢賴千將寬卽本則州據考人則顧冉仲方實辟觀王相國依

輕財重士名顯州郡 吳志張[illegible]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辟理秉書掾

推意作一脚牛 蜀志元劉傳元為丞相諸葛亮猶強毀元雅戌要兒曰元華嗣敢作一脚牛今作卯賢觀人行六人本行四方人氣一歲之糧日行二十里人勞牛不飲卯日已說誠非常之事人所威之

勸課農桑 晉書嘉喻諸司使置田曹掾州阜一人勸課農桑農事能否

王渾字玄沖為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持兵仍吏為外兵自以為州司闡掌事持兵非是因典官令辛毗議者又其謀而

委任責成 王隱晉書王戎為王尚書[illegible]委任責成所長之而書操安仕當成

欲公掾 統於為司表牧尤嘉有辟王王文帝[illegible]公掾此

掾必欲預我家事 統[illegible]公掾為司空[illegible]昵也掾戶曹[illegible]

四支上第二十九 劉琨字越石少得朝散尚書郎[illegible]九歲為韋相掾

洛中英英

荀道明 晉書荀闓字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掾京都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

搢紳咸譽 搢紳咸譽[illegible]

二人相交 王衷字仲祖性和暢[illegible]

於日才觀二人相交同伍王導及知愛之雖辟以為掾[illegible]

舜倫而僻一非分何以見擢曰海岱清[?]左西屬時人以從方荀令僧袁比表雖御罰文帝之為會暫王也曹

華緯幼高略有風儀人碑言曰王蒞揚州則侯清對荀令允稱風若死奉王列宗焉

學必擁旌扶節

王珣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俱辟為大司馬桓溫掾俱為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當作黑頭公 上

終日嘯詠

殷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為左西屬飲酒善舞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自嬰導甚相親悅焉

百六掾

虞預望中宗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辟豫為掾時人謂之百六掾豫有志郁壯而不能

收禮名士

唐字思遠弱冠知名相選王倫收禮名士以會稽為掾

左琴右書怡然自足

謝鯤字幼輿弱冠知名好老易左琴右書怡然自足大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以為掾

絓懷獨得同謂過庾亮

帝在東宮會從容謂鯤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對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縱意丘壑自謂過之鄰家有美女鯤挑之不已女以織梭御其口兩齒為之時人為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

上 博綜衆藝

謝尚字仁祖辛易[?]間悟宮[?]細行不為俗之事無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深器之辟為掾

許掾不去使我成輕薄京尹

司徒[?]辟高陽[?]士許詢為司徒掾不就詢[?][?]遠予會稽會出都劉惔日就之惔歎曰若許掾不去使我成輕薄京尹[?]胡陽仰問詢此中何如東山詢答曰其必全故當勝東山也

神識沉敏風宇條暢

[?]安忠甫神識沉敏風宇條暢王導深器之[?]之香

名辟司

○開倉振救

[?]蒙緒音善利州字子桂辟相府振奉使[?]方子蜀郡新平飢荒[?]表頒救未報行開倉出救蜀民頼之

博學好古

劉弘今此州名族特學好古辟丞掾屬

特精妙義

知名指特精爲義為鍾會所屬文帝辟相國掾

三語掾

阮脩字宣子有令問當時太尉王衍見而問老莊聖教同異阮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謂之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言

於一

能作異舞

世語王長史見謝仁祖問為王丞相掾在坐謝掾能作異舞王公令為之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孰視謂客曰使人思安豐

正獨簡貴不減父祖

世說丞相辟王藍田為掾庾公問丞相藍田何如答曰正獨簡貴不減父祖

王掾何癡

語林王藍田少有癡稱丞相以地辟之既見無它問問來時米未殼價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王公曰王掾何以云癡

府有三才

見太傅門

蜀

不得中望於賢屬

魏志蔣濟字子通為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舍辛毗陶不仁者遠或否得中望於賢屬

嚴習陳寔

後漢律曆志章帝司徒屬百挺令也陳寔為可空屬劉畢

魏劉廙字子精為倉曹屬

良綜事過父

胡質字文德少與蔣濟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器不及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太祖辟為丞相屬

封毀王模司達教

陳羣字長文為太祖司空西曹屬時自為事安王模下仰同逵若大杜辟之羣封還教以為[?]逵賊少戰大祖不能復選逵皆至[?]大祖以[?][?]後[?]人[?]乾忠[?]元[?]以[?]

人 魏雅有識

為名臣世以羣為知人太尉王導見而繡之

晉中興書荀組字[?]章將[?][?]

有識為方屬辭飲書自放日嘯詠未嘗以事[?]日[?][?]以此[?]相親悅焉

周玘

字宣佩中宗[?]工西為倉曹屬

植幹

字茂倫為[?]也加中兵屬

謝萬

字萬石為左西屬

謝尚

字仁祖為司徒左西屬

從事中郎

不應三公之命

魏志先賢行狀曰程高字[?]高少好學負不戒潔知世將亂不應三公之命與同好數人隱居西山中黃中起嵩鄭[?]南方劉表遣以為從事中郎

思告嘉道志存補益

漢魏書[?]少好詩書禮記工隸與諸為[?][?]為名齊[?]善[?]賢純學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以為時[?]都尉從事中郎

遵二婢

晉書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談文義何[?][?][?]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

甚見器遇

虞預晉書劉隗字大連避亂[?][?]度遂為中宗從事中郎

文義正素清識見稱

晉書[?]列[?][?][?][?]司徒王[?]敦以左西屬[?]文義王[?]有識見稱[?]從事中郎

毋呼為郭奕

晉書郭奕字思[?]與[?]尚字恩[?]吾事[?]慶書[?]遂入尉從事中郎知少[?]書[?]遂入尉從事中郎善事[?]責毋呼為郭矣

有輔佐之才

陶氏家傳曰字恭[?]為司徒王導從

事中郎為人正直不撓尊寵以此重焉每
言曰陶中郎有輔佐之才真國器也
真國器上別凡不泛
抱朴子

記室參軍

作軍國書檄陳琳阮瑀皆為曹公記室軍國書檄皆此作
每造書檄應命立成王隱晉書孫惠求與元帝東海王越書以書干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秘之辭義甚美越省其書榜題道衢招求之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參謀議每造書檄或馳馬之際命筆立成皆有辭旨
不敬府主世語太傅掾楚字子荊為著作郎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不敬府主楚負才傲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奈王聞之始制施敬焉
才藻文士傳曹攄少厲志博學有才藻仕晉辟公府歷洛陽令有能名大司馬齊王冏輔政選典書
左思傳為記室參軍
髯參軍世說郗超王珣並以奇才為桓大司馬所眷拔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鬚
超為人多鬚形狀短小而人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
王珣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宋書孔覬為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記室參軍因以記室之局貴雖事要自非急教覽或累之頃亦不輙覽或又未何
以可為知記室事方斷非案
操筆立成辭兼文質後周書慶但記主將府州擬向虔帝臣歌事表陳賀詞書蘇綽謂慶曰近代已來文章華靡逮于江左彌復輕薄洛陽後進祖述不已相公柳氏能物君職典文房宜製此表以革前弊慶操筆立成辭兼文質綽讀而笑曰枳橘猶可移況才子乎
博涉經史善屬文辭隋書魏澹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辭未皓達傳後王秀聞其名引為記室

主簿

授經漢書孫寶字子嚴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宦自劾去忠固遣之使署寶主簿寶乃就職入或謂寶曰高士不為主簿君何以為之寶曰府主以寶為主簿何敢自高但君男欲李文而移室自近理有來李義無性教所以不新道不何謂身謂何傷
代規祝文廣州先賢傳劉盛字伯宣為太尉主事會問杜倉曹傷讀賓規文風戚獨暱代倉曹視公問代視者曰此雖小亦自非世事者莫能識
總知內外魏志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

謀參才傳建安中丞相請為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武帝二十四年夏侯淵與劉備戰於陽平為備所殺二月王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遂至陽平備因險拒守九州春秋曰時王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何以知之修曰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典略云修有才智魏文為世子歷陳太丘碑過見碑背上題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魏文思之不解問德祖即答曰陳寔之墓碑之詞黃絹色絲為之絕此妙好辭也魏文曰才與不才相較四十里也魏武從修曰秀蘭書門不行不守
絕妙好辭上
諫無忌意魏略曰賈逵字梁道為丞相主簿太祖欲征吳大雨大霖而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之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受草者逵即言我造意也遂走詣獄視而數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
文才機辯魏略繁欽字休伯以文才機辯少得名於汝潁閒也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為丞相主簿
言不覺夜粗停字伯緒為丞相主簿曹公每事咨焉乃對曰昔文帝與賈生坐不知膝前於席今與論言不覺日之夜也
諫白校籌書蜀志楊顒字子昭為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耕婢典炊雞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丙吉時太常續參子元相與吾全史經理於廣甲中大宅其惜之典留府長史張裔時謂書曰今失顒亮掾屬表頗為興嗟多矣
假吏晉書楊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駿誅入公孫宏為以可岳許之延翼及駿誅岳為楚王瑋長史公孫宏生之故時駿綱紀皆當從坐同署主簿朱振已就戮宏言於瑋謂岳為假吏故得免
機行明徹王隱晉書鮑字產有理衛書機行明徹大司馬齊召為主簿
三軍悉識其面晉中興書王珣字元琳為桓大司馬主簿時大司馬經略中原軍無事撫戎府多事珣居其任每有處決三軍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
短主簿晉陽春秋王珣為府主簿郗超為記室甚能之政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也
收羅士物中興書丁譚字仲仁太傅東海王越收羅士物聞其名以為主簿
有公輔之望何遂字多傳少有美名太傅東海王越請為主簿時軍事大亂軍國事繁事無大小每見建悶遂多所匡正乾

府推宗焉王衍劉瑀咸稱歎之以爲有任事專勢晉書河南郭象字子玄才公輔之量
學者傷者於庾敳敳甚知之每曰郭子玄何必減庾子嵩象字子玄爲東海王越主簿任事專勢傾動一時敳謂象曰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
文王傳云東海王文郭子玄才用爲主簿天性閑朗事無凝滯上毋病
辭印綬去庾冰先賢傳鄧粲爲掾掃令冊稱辭印綬去太尉馬公善其所履雖意肆之於入府爲主簿十錢箏晉元
愛智性貪鄙爲太尉主簿事無小大得物然後判或十錢或二十錢得即叙之時府中號曰十錢主簿入錢主簿二國典略許悙之子也性識敏速達於從政嘗爲司徒主簿以賄見時人號曰入錢主事

舍人

李斯史記李斯爲楚相呂不韋舍人袁盎前漢書袁盎爲將軍呂祿舍人爲人鯁直不畏强禦千寶晉紀閻纘爲人鯁直不畏强禦初任爲太傅楊駿舍人

祭酒

德行高妙前漢書兩龔曰漢武丞相設四科之辟德行高妙爲第一科楊南國祭酒白衣辟入附東觀漢記都少府修高郎李尚教授司徒帝故舊人建武二十六年以德行高妙大司馬府署漢書祭酒政化大行魏志很承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陳元三輔決錄陳元建武四年爲司空祭酒叱歸績徹去御坐晉書紀瞻字思遠爲丞相軍諮祭酒論討陳敏功封臨湘縣侯西臺除侍中不就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帝不許曰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瞻叱績曰帝座上應星宿敢有動者斬帝爲之改容好學左思字太沖少好學父雍謂友人曰思所睹解不及我少時思乃發憤勤學遂構思十年都賦一年乃成後作二都賦司徒齊王冏辟爲祭酒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上

諸參軍

學善彈非晉劉弘教曰太康已來天下共尚無爲貴談莊老少有說事外託論公務內但共談笑今卽同舟而載安可不人人致力卿錄事務每書彈堂堂人之領袖王隱晉書魏舒爲相國參軍府朝碎事未嘗見是非亦不適職事修之

至變典大事衆人既下意然後徐爲之多出衆識表不欲從晉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令史

處事平允魏氏春秋高柔爲判廢令史既處事平允夙夜匪懈亦抱文書而寢太祖嘗夜微出觀察諸吏見而哀之徐解裘
獲良士蜀志董厥者丞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從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
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

職官分紀卷第五

職官分紀卷第六

門下省　　侍中 納言
侍郎 黄門東臺鸞臺　　給事中
左散騎常侍　　中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左諫議大夫
起居郎　　左司諫 補闕
左正言 拾遺　　諫院

隋百官　下

郎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公車太官太醫等令驊騮廐後丞隸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侍中給事黄門侍郎各六人録事四人通事令史主事令史各八人統局六領左右局領左右各二人左右直長四人常食局典御二人丞監各四人尚藥局典御及丞各二人侍御師尚藥監各四人主衣局都統子統各二人齋帥四人殿中局殿中監四人隋門下省納言二人給事黄門侍郎四人録事通事令史各六人又有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四人諫議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四人員外散騎常侍六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並掌部從朝直又有給事二十人員外散騎侍郎二十人奉朝四十人並掌同散騎常侍等兼出使勞問統城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内等六局城門局校二人直長四人食醫四人尚藥局典御二人侍御醫直長各四人醫師四十人符璽御府殿内局監各二人直長四人煬帝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内監名以為殿内省并尚書門下内史秘書以為五省門下省減給事黄門侍郎員置二人去給事之名移吏部給事郎名為門下之職位次黄門下置員四人從五品省讀奏案廢散騎常侍諫議大夫散騎侍郎等常員改符璽監為郎置二員

殿内省十二年又改納言為内侍

録事階為正八品以城門

唐百官志門下省侍中二人正二品 龍朔二年改門下省曰東臺光宅元年改門下省曰鸞臺開元元年曰黄門省 門下侍郎二人正三品下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品下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符寶郎四人從六品上典儀二人從九品下城門郎四人從六品上符寶郎四人從六品上門下省有録事四人從七品上主事四人從八品下 有令史二十二人書令史四十三人甲庫令十三人能書一人傳書二人亭長六人掌固十四人修補制勅匠五人裝潢一人起居郎三人贊

者六人
職官志初秦漢置侍中曹無臺省之名自晉始置門下省南北
朝皆因之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
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門下其
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
六典初秦漢置侍中曹無臺省之名自晉始有門下省歷宋齊
梁陳後魏北齊隋國初皆曰門下省龍朔二年改東臺咸亨元
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鸞臺神龍元年復舊開元元年改黃門
監五年復曰門下省
國朝門下省掌諸省審覆奏駁正行御史所糾諸司不法政務
吏部擬差職事官奏斷獄案發通進表狀請進寶印左侍事
官給遞馬券賜旌節及命婦冠帔僧道紫衣師號應有法式所
上之事

侍中 納言

前漢百官表侍中秦官也侍中加
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得入禁中
後漢百官志侍中比二千石 漢官儀云千石周禮太僕千寶注曰若漢侍中 本注曰無
員常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
餘皆騎在乘輿車後本有僕射一人中興轉為祭酒或置或否
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選舊儒高德博學淵懿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參乘佩璽秉劍員本八人陪見舊在
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丞令官出入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上章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官通拔佩刀驚上舉伏誅由是侍中復出入 後漢輿服志武冠
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
飾謂之趙惠文冠
漢舊儀侍中無員或列侯將軍衛尉光祿大夫為之得舉非法
又曰侍中左右近臣見皇后如見帝見婕妤行則對壁坐則伏
茵
環濟要略侍中古官也或曰與右為帝侍中周時為常伯常者
言其道德可常尊也秦始皇滅故冠貂蟬漢因而不改侍惟幄
受顧問拾遺於左右出則負璽以從秩二千石
應劭漢官侍中周官也金貂蟬左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
高食絜口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侍中便左右與帝升降
辛思近對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又曰侍中秩千石黃
門有畫官署玉堂署各有長一人晉職官志侍中 按黃帝時風
后為侍中於周為常伯之任秦取古名置侍中漢因之秦漢俱
無定員有功高者一人為僕射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
非數 掌贊威儀大駕出則次直侍中護駕正直侍中負璽陪
乘不帶劍餘皆騎從御坐殿與散騎常侍對扶侍中居左常侍
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哀帝興寧四年桓溫奏省
二人後復舊

宋百官志侍中四人掌奏事直侍左右應對獻替法駕出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殿內門下衆事皆掌之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即其任也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父次者為僕射漢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荅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世改僕射為祭酒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出禁外有事乃入事畢則出王莽秉政復入與中官俱止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不在數秩比二千石

南齊百官志世中漢世為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齊世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永元三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乘前代未嘗有也侍中呼為門下亦置令史

陳侍中舍有八區論者或言員本八人

後魏以侍中輔政為樞密之任

後魏書侍中魏末寶成執王濕平李封津並為中侍中

隋百官志侍中四人掌侍從左右糾正違闕後齊侍中六人後周初有御伯中大夫二人掌出入侍從屬天官府保定四年改為納言二人煬帝改為侍內

唐百官志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揔而顓判省事下之通上其制有六一曰奏鈔謂祭祀之度國用授六品下官斷流以下罪及除免官當者二曰奏彈謂御史糾百司不法之事三曰露布謂諸軍破賊申尚書兵部而聞奏焉四曰議謂朝廷之疑事下公卿議理異同奏而裁之五曰表六曰狀蔡邕獨斷凡群臣上書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議章者需頭稽首上以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上言稽首言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表者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以詣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大夫以下皆言姓報章曰聞報奏曰可其表由尚書報所由云已奏如書凡章表以啓者封其言密事得皁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而執異議者曰駮議曰某甲主議以如是下言愚戇異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可漢之奏法群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纂古改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章表制度自漢已後多相因循今有奏鈔奏彈露布等皇朝因之其駮議表狀等至今常行其奏鈔露布侍中審自餘不審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而授尚書省行幸則負寶以從版奏中嚴外辦還宮則請降輅解嚴皇帝齋則請就齋室將奠則奉玉幣盥則奉匜取盤酌罍水實洗酌泛齊受虛爵進福酒皆左右其儀饗宗廟進瓚其瓚酌鬱酒既祼實酌醴籍田則奉耒四夷朝見則承詔勞問臨軒命使冊皇太后皇太子則奉詔降宣命慰問聘召則涖封題發驛遣使則給魚符凡官爵廢置刑政損益授之史官既書罷從其記充職事官六品以下進擬則審其稱否而進退之武德元年改侍內曰納言三年曰侍中龍朔二年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曰納言開元元年改侍中曰監天寶元年曰左相至德二年曰侍中

宋官品志侍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高功

者一人　黄令

六典侍中二人正三品晉令侍中品第三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東晉桓溫奏省二人後復舊梁氏秩二千石品第三後班第十二陳氏依梁魏侍中六人加官在數初從一品中太和革令正第二品北齊及之隋氏諱忠改納言置二人正第三品唐大曆二年陞為正二品

五代史百官志後唐侍中因後魏置六人掌獻納諫正及進御之職參預諸公論國政

國朝元祐令侍中正一品　三省長官為宰相

出則參乘入侍左右前漢金日磾為侍中光祿大夫既親近未常有過失帝甚信重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帝聞之愈厚焉

冠鵕鸃傅脂粉惠帝時侍中皆冠鵕鸃貝帶傅脂粉

以年十二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

以年十五霍去病年十五為侍中

年十八霍去病以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

封侯參乘張彭祖宣帝時為侍中少與帝同席硯書以舊恩封侯出則參乘

九男為侍史史丹元帝世為侍中帝出常參乘甚有寵九男皆以丹任為侍中

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谷永對云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勸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義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恭謹孝弟敦厚忠信之道則左右輔義拾遺補闕之法也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事者也一曰常任吏之人此為長也

子孫為侍中張安世自宣元以來子孫為侍中

帝以為忠以上官桀為忠順令上嘗疾及愈見馬多瘦怒曰汝以我不復見馬耶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帝以為忠親近之後為侍中

寵異之班伯為侍中從上朝東宮太后泣曰聞帝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詩尚為少府卯開為光祿勳伯還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遊宴而復經書之業太后甚悅

內輔參聽斷後漢和帝紀皇太后詔曰守文之主必有內輔以參聽斷侍中憲朕之元兄行能兼備忠孝尤篤先帝所器視受遺詔當以舊典輔斯成壽

敬受侍中言以為後戒謝承後漢書劉寬為侍中車駕祠南郊寬參乘上起早升輿假寐寬按覺曰陛下萬乘之主宜正立上有愧色曰敬

諫正聞過史自肅頭與諸曰鴻迎元寵崇唐專之約已遵孝已且日頃猶復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真楊震子孫楊震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之於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博選耆儒宿德朱穆因進見復陳切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

面折廷爭爰延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豫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此中王之主也帝曰昔朱雲廷事折檻今侍中敬聞命矣

著楚辭王逸字叔師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代其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百二十三篇

諸曹少年李固字子堅冲帝云臣一日見朝會見諸侍中皆年少無一宿儒可顧問者乃進楊厚黃瓊

伏青蒲上史丹為侍中元帝寢疾丹以親密近臣得侍疾候上間獨寢丹直入臥內頓首伏於青蒲上

親密近臣

上進見問得失謝承後漢書公孫擢拜博士侍中國有疑事常使進見問其得失於康皆據經依義補益國家所見省錄

據經依義補益國家

上疑事密問劉淑為侍中朝夕見議懇忠於朝補闕二百餘事職遠益為帝親進有疑事密語問焉

八俊周舉字宣光舉元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有威名者乃奉舉為侍中與杜喬周羽馮羨栾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天下使同日而拜號曰八俊

解經不窮戴憑說漢記戴馮為侍中正旦朝會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問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遂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重坐五十餘席

上含雞舌香侍中迺存年耆口臭上出雞舌香使含之頗小辛螫不敢咀咽自疑有過賜毒藥歸舍辭訣欲就便宜家人哀泣不知其故僚友請問其愆失求視其藥及口香共笑之更為含食其意遂解存鄙儒蔽此於耳其論閽詳

不可爵 三代侍中 馮敞字孝孫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侍中 綠車載送衛尉府 衛尉金敞
疾甚成帝拜子涉為侍中載以皇孫車寵之 子 在帷幄 張歸為侍中帝引入帷幄謀議左右常侍聞衛天下
所疾者著 問舊事輙對 李直字元春為侍中章帝西巡園陵直陪乘由是見重 彤管
魏應璩詩彤管珥納言貂璫表武弁出入承明廬車服一何煥 對求徑寸珠
敦煌獻徑寸之珠 陳酒泉張掖西 可寶求市益得則將曰若陛下化洽小國施
流沙漢卿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為貴也帝嘉歎 時非佞人挽 則拜侍中與董昭同僚嘗拔則應見
注之曰蘇則之察之佞人欲也 在職三年多所駁爲 盧毓為侍中是時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
上論古今摩制之意高堂隆數以宮室事切諫帝不悅毓以君明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臣盡規此乃
臣等不及隆諸生名為任 直陛下宜容之疏奏 在朝累不交接 劉曄字子揚為侍中為人
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即祚尚淺智者知命俗或未盡從在爲 心實偏少從以宜天伏也
引裾 辛毗遷侍中時帝欲從冀州戶十萬實河南毗曰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不答起入內毗
隨而引其裾帝奮衣不還 領丞相東西曹掾 陳群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 戴蟬珥貂 魏王粲
為侍中曹植贈粲曰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 上執虎
子 魏略曰侍中親省起居俗因謂之中省與閱同居者見附在尚書令為兄 然敏則為侍 嚴見則謂之曰
仕進名止不能効汝蹇蹇匪躬車也 剝笑曰我誠 孫議侍閣 趙周觀遭社稷為侍中與王粲杜襲並用
褰 太祖遊觀多得驂乘王見敬不及洽襲常獨見至夜半粲性躁競起坐曰不知公對杜襲道何等也洽笑曰天下
事豈有盡耶卿晝侍視見與宇文少自今闊愁相諸葛可矣於此欲兼之乎竊冠虎早嘉異之 為侍中
招納蠻戎 馬良字季長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五谿蠻帥皆受號印誠如意焉
服不精細食不重膳 吳志大帝時是儀為侍中貧困家無儲蓄聞之幸儀舍求視蔽
飲觀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 掌御唾壺 孔氏連叢孔衍與上琳書曰侍中從周旋

見崇禮不供褻事獨得朝廷之事莫不秉之此觀汝見 在朝稱為儒宗 孟郤舊傳董巴少從師
學大將軍何進表爲賁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宜勑公車特詔以見孔緒淵奇褒是爲假侍中 其見器侍
七車 張寬漢武帝時為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水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帝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之後第七車知我
所以來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潔則女人現耳 七世 三輔決錄金日磾忠勤守節金氏七世為侍中
從容諷議拾遺左右帷幄 文士傳張衡為侍中嘗居 興一代之志 魏志
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推王粲等六人最見名而粲特處常伯之官 粲不可勝
紀 識舊王佩 粲學最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玉珮魏侍中王粲識舊佩始復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 以能
晉留補帝詔以氏以銘題皆遷侍中 魏官大其任得者亦不足貴 安平
王孚為魏太子舍人文帝即位遷侍中常侍以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誦論之以為便於是用不須遠人孚曰舊宜有以選
哭今明王者之當進用海內英賢遷不得加何欲因吏自有為見 有經國之幹 晉任愷字元褒為侍
中大多晉之僧性忠正以社稷為已任 貂蟬盈坐 趙王倫篡位同謀者皆超
階越次不可勝紀至於奴卒厮役亦皆以爵位每朝會貂不足狗尾續 假還本郷
癸宴 魏舒代山濤為侍中固辭三要皆亡於是自表假 上賜錢五十万 恂恂辭磨 王濟
自武子為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濟同列一時秀彥武帝嘗會時浦牧為乾武殿謂濟曰朕左右可謂
矣 與賦御服 王濟為侍中以天子家學承詔馳語行在所王師敗績於蕩陰百官及侍衛莫不潰散唯紹
儼然端冕以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箭雨集紹被害於帝側血 及事定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此嵇侍中血 問貂
璫不知所出 拯帝嘗問侍中貂蟬何去又問不為史遷宮左遷議郎 改詔 王坦
之為侍中閒文帝疾詔大司馬周公居攝政事坦之身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
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輒寬顏之為侍中衛將軍文帝之帝乃使坦之改詔謂之曰侍中卿騎俱為傷壺
比盡卑相便生其勉之也 宰相便坐 上所辭皆實素有行之士 壺玩遷侍中玩辭歷

公輔諱不辟掾屬成帝聞而勸之玩不得已而從命所辟皆
玩翼亮累世常以弘厚為人主所貴加以恬□雅不
以名位於物誘納後進若布衣 位未及扶辭未及亂 語林君孝武與虞謝
由是縉紳之徒莫不蔭其總宇
父飲酒不辭不出後聞出拜始不能復起帝因呼人上殿扶虞
侍中謝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笑之謝
左右 玩 對龍頭之義 事類要錄曰晉武帝時彭權為侍中
其語 帝問侍臣何謂龍頭權對曰奉紀
秦國奇□山藪木與不能常准 宜付帷幄盡規左右 錯七貴
龍頭故使兒士從之以斷至博也 山
濤為侍中詔曰濤清風淳履 廊廟之望 喉舌機要 頗含別傳晃
思心通遠 字名道集扶
嚴整風見稱美大司馬桓公歎曰 老公妓瘐 縮漢神傳晉□成字
韻侍中 也 庭休其母□□歲
晉武帝時歷位侍中有名於世 韶握帝手 宋文帝元嘉中王嘉
吳之蜀此當生責子 王曇首殷景仁等延
為侍中何任親家與帝接英高 既反陪卿 孝武帝侍中何
授紹肯宰上語畢復手摔之 偃南沛□蒙逢
黏邈自門□恩持詣帝 方之金張三族 晉人尉玩之玄
乃復之曰 孫也自玩至悉從征為

嚴世為侍中皆有名行慧悅伯父 諒射雉 蔡興宗侍中每正
中元嘉侍中時人 言侍失所殿東
孝武幾年再陵安與守□王諸東及上欲因以射雉與宗王邑
日今致□□遂從倉□有□日請侍從辰上人忿遠
令下 以形短小而止 蔡興宗為吏部郎明帝用為侍中
車 後為右僕射出監南徐州朝議
又欲以為侍中王亮曰新□人今且就則是倚之以為南兗
州王瑩王志曾口侍中孫□英事言獲□□有遂□瑩口職其
二首紹緩拒絕切當今就是甚弱宜從其 直從代家 王瑩
以苦乃以昊悅為□用卯軍南兗州刺史 為
侍中辛文帝為之初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 管機凝務 術劉贊
王家欲□留先有帝言
契 宋孝武故侍中司徒建安王休 四賢一時之秀 劉遵為侍中曾王華王曇
墓銘云
首殷景仁並為侍中文帝於六合殿與四 飲甚悅中宰出
也問曾侯占忍後難御也
帝因送良久歎曰此
讓虛自退 王僧 侍中任以機密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
綽自嫌早達良久乃求其 右此
風力獨幹冠見一時 中以 殷景仁劉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為侍中同升之美近代

及 解璽 齊書曰□□□為侍中及齊受禪融當日在直百官
陪位侍中解璽融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
齊王融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仍乃令稱疾欲取兼
人融曰我無疾何所道乃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
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
誅融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冠貂表地 張敬兒為南齊
侍中帶卻軍又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見臨誅乾
日謂此物誤我教見有單功咸耶為證言跡觀領以至繩云
也 赤 蟬是所映強有華采 侍中御世隆在御座謂齊武帝曰度
果之為
曰國家以徐之高□所以許其假職若以誠御身喜在世諸之
後 以清美徵耿 上獨炫貂見梁陰書公侍郎門 拜新得貂蟬 江淹年十二孤貧採薪
以秦因得貂蟬一具其母曰此汝之所徵也 汝行若四賓皆
此豈長貧賤即何當得侍中舊之後果為侍中
理貂貝外散騎常侍至侍中 自右
乘□□近世未有也 侍中

推拒遠近 臭不免疾 既至光積性老者未嘗有行散施厨門珍
羞希馬隔旦常并十數甫羅親子 秋不分賜撰見□壽
春縣唐蕭鉅鐵絕以父致書與并鉅金二百兩并取其金而不
與此使昌交以詩為名昌王宗下又素若□宗昇字□直
解之 北齊書南□ 對為侍中 折 入羊亂
誰之界敗汗灑為接蛋腕嘆□四 □□□後宮
紹教大子左二隸文帝中車駕孝榮逆冠罷□少所叛勤造
洞弟消成長二文回尺閏一尺三寸帝為惡見司自國安罷馬
分武之馳異登上馬左右擊劍將書其小剪者登臺帝門中久
日此樹必為侍中折矣既行果折因號此樹為侍中
無此職 新不為侍中 顧遷司舉王方宰四人並不散上高祖曰
宜用霸氣為之養等物強識應對左
右多所匡正 王訓 無射彥回 王訓為侍中武帝問有敢容曰前
稱之王 當可遇為侍中
日今之 □□□ 飲諸門鑰村柳侍郎 柳度遠為侍中常
問國災咱帶侍為侍中 夾大禁中□□帝
何爰在即奉悉付之 問侍中 諭音公卿對問帷展 王筠為侯元嘉侍中表
至加元勳 嚴郎之曹
洞古今孝子之思俾造化仰宜之 爾倦累仁之家九世七業之華 相朝杜美之貴不然子駁之學
識無幕次仲之辭經不窮

然後可以之與通四方之意采之微臣此途復絶陪六尺　樞机視獻賛徃得人
至是為危亂年讓梁臺侍中表懷鉛早歲不以傾援累心羅蕨晚年豈以尤詘在念云　況在庸織何用膺将
六尺之内陪接天光　任昉為王思遠讓侍中表行則鉛則履星申命茲指陋宇寂可皆否
出納王儉二公之辭云　茂　職思近切任掌樞綸
姜承高德　具才高德　上　二賢相得　無贐集曰顧俊公何敬祖咸之從肉兄因子祭
晉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何公既登侍中武子做而亦作甚欲咸不夏之乃風詩以申還曰吾兄既風用王子亦跪織
焚焉芳蘭者二　主侯香中　魏志唐璩雜詩曰侍難潛青蟬可以與不亂　七葉珥漢貂　晉左思詩
六經張籍舊業　金張之家七葉為漢侍中也　為服三年喪者四十餘人　顏方三十因春
秋已丁未王師敗績于為陰侍中嵇紹以身衛上因遇害紹王為之亂　遇理有才義　雲
晉書河間成都王寡兵向闕是先討戰嵇紹為侍中天子蒙塵其為侍衛衆潰鉅論以為侍中　大叔
故自得風毛　世説王敬倫姿容以父作侍中公服從門入遙公望之曰也大奴王劭也亦見中
與帝思其言　華陽國志譙周隆為上若令武帝欲廣上林先陸言春尤譬至治事抵不聽林苑擢為侍中
監與後宮出入卧內　後魏羅吉世祖初遷侍中外都大官與三十大曹事年一百七歲猶與不衰世祖以其忠慤甚見信待
直叔出入　魏理為侍中以其衰老詔御府叔督直　貂瓏騂
首目月枉躬　北齊祁子才為彭城王韶讓侍中表曰是遠忠塗涔遇多士肆習態覺力明
蜀自知在昇之訊無待道準之羨康食之貴豈須導官之口云云　金蟬貫緒　李忠拜侍中後人年湖近春日於執
政乙在閤戰以袁飲年乃除驃騎大將軍議同三司後以本官領衛尉卿寧首未三石酒數斛香蒲物光游選舉未及拜數
至以乃得敦為飛蟬累冠　見歌騎五貴傳蘭藪戚為納言與左頭鄰常侍門侍單字丈廷黄門侍郎裴
訊御史大夫裴蘊内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號之為　恐人異己　戚占身者爲以為慎見擯毋生公議
之時人以為無大臣之体　雖或小事以固爭　諫高祖與賢臣同坐　唐高祖即位言恩將名學

貴臣以揖而坐納言劉文静進曰昔晉元帝與朝臣共坐王導奏曰若太陽俯同万物欲使蒼生將何仰照今至尊過自卑屈
群下何以自安事乾坤之定位願陛下改之　占奏揖紳屬目　陳叔達字子聰武德初拜黄門侍郎判納言封
江國公叔達明辯善為容每占　頡利懼而走　楊恭仁授黄門侍郎尋為京州總管就加納言突厥
頡利學泉數萬衆其境恭仁處机設拒援旋乞宣慎示之　就加　上言賁泉氣與人爭
利蘇良嗣為洪府遷冬官尚書拜納留守西京尚書一方驗嬖臣躬家諸蔬遣官鬻之良嗣利生公上良嗣日儀体一請侯相接
癸去織未聞天子　諫止　諫以金塗九鼎　丙九鼎成以天命以黄金千鍊之納言姚璹諫曰鼎
者神器貴在質朴豈待金色方為炫惑從之　請牢先旨蔡出任刺史　張安中見天后學宰臣議及州
縣官吏納言李嶠等奏臣等竊見大在才能使與革止息倉庫殷盈戶口尚有遺逃官人未免舍蜀風政漸遺不知所度伏思
當今要務莫過富國安人之方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莫不重内官輕外職皆用三考辭此來所遣外官
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寔由於此今望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　則天曰
卿等誰為此行　萬聞侍郎李嶠事筆亦云先對曰臣以庸愚綴職其揮承之外臺諸蕃歲於是嗣三之藩本官兼檢校亦州刺
史　帝公負宰相　唐宋安石遷文昌右丞知納言事與二張武三思聞賢須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之引蜀
商宋霸等博戲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厭殿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
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
言知恩而不去　王珪遷侍中宴見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姬也帝指之曰廬江不道賊其夫而納其室
何有不亡者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為是邪非邪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
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今
陛下知廬江之亡其姬尚在竊謂陛以為是　陛下負臣不容知其非所謂也帝嘆美其言
負陛下　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能旋唐鑒曰孝孫謹陛下使教女樂
責讓之天下以其士為戲乎帝怒曰卿皆我腹心乃門下上為人遊謝耶彦博不謝曰臣本是前宮罪當死陛下

矜其忠命引置梱宥責以忠效今乃陵臣以
私是　帝默然遂罷
言房玄齡等材自
謂孰賢　明日謂房玄齡曰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孜孜于懷唯恐責難陳等痛自悔
公等勿憖是不竭誠也將珪與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
輔政爲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照爲朕言玄齡
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
文武出入將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
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
如徵至於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
玄齡等亦以爲盡己所
長謂之確論　唯郎公處事以情
以情人人悅服上書戒中宗　中宗後立以韋彥範爲侍中上書
曰存大体處事　武帝曰從之陛下臨朝視政居后
必先無數上隆政事臣愚以爲古王者莫不以歸王宮或因亡身
須爲經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凌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
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
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居正殿干外
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云　軍國事不可　魏元忠遣侍中武后顧帝挺
直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中宗不許帝乃從官賜官詔御史大夫知政事
李日知等議以魏元忠爲侍中帝曰朕則日間將離京而不可諫
非公　何能
耳郎拜侍中　后父　中宗既立以后父爲侍中宰臣曰
我衰固與五貞豈不得何爲情　中宗不說謂左右曰
中卿是使乃與則天宋璟廢立之議　太宗征遼
州在道不要侍中劉泊與中書令馬周入謁　定
周還居自是曰聖體患癰極可憂遂良誣奏
大宗疾愈詔問其故泊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對
正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
與自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泊自盡初
征遼東時太宗命泊與太子左庶子輔太子於定州　賜震來台
衛二銘　馬燧以河中平詔書褒美延光祿大夫兼侍中宴賜畢
遷太原是行也德宗　遂至太原乃勒二銘
於起義堂西偏帝爲　嚴正來曾回容　張文瓘拜侍中性
題額其崇寵如此　諸諮司奏議悉心
斟酌故帝委之或時發疾佗宰相奏事必問與文
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卿皆報可　請息兵修德
以懷異俗　新羅叛欲議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力請見曰
吐蕃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欲出師二慮勞事
臣恐人不堪契
詔可　不卻堂饌　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
才　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
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
避不宜節賦以自取名衆乃止　對地震　張行成高宗即位遷侍
中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動臣宜靜
今靜者顧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
伺間隙宜明設防閑且晉陛下本封應不虛發伏願
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　詔五品以五事官得入　降諸武
王爵　敬暉字仲曄以誅二張功加紫金光祿大夫爲侍中暉言
諸武王宜降爵由是皆爲公　三思構暉罷政事
道不治罪二臣　宋璟爲侍中帝幸東都久旱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皆緣
睿帝命道不治有司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由此得以治不餘畜有
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由此得以治
受其敝者帝遽令捨之璟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今以臣言免之
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使待罪於朝　言日食修德
然後詔罷得矣帝嘉之
錄因多所災異帝猶恐不免之務曰　會日食帝素服侯變
退未有以天變所以咎王政也陛下降德音　璟言曰陛下
修刑　或言分野如重尊有災以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
人道消者止女謁放讒夫此所謂修德也因是可以興其省官
不等名軍不譴速此所謂修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無食
將精所以爲有又何患乎天以誠應昔文帝益減之四焚
象　宗亮素字李之唐選止許章上其得大
官爲目奏議未嘗不九有獻事帶拜家人無見者
臣體　卯處俊爲侍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應
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匡諫多有匡益
對必引經籍上前作后問者後爲主色丞　處俊選侍中太
己前殿日視事退殿諸王第　公主干政　李元忠爲侍中時公主貞
主嘗觀壽侯爲謀者交既不止唯壞貞剛成之弱護殺作威弟
縉臺前曰公位上顯當思獻可替否輔天子而計啟是本辯
工謝問使海內何使蹈作乎不容将得寔意得語曰
淨帝見承天切責之 [small: 言事公主知邑官屬也在位半歲既無所]
歸　劉兼　永爲侍中降聖書曰使夫高岸爲谷長河如帶子孫
將無絶人以物而無宜有以忠承故特
書諸金鐵俾傳于後　卯其保慈功業宣　獻詩諷　魏知古爲侍
中先天元年
不美與
從日當聞夏康王弟
從頌將駕車擊諸事武功揚奔走來

又去翔飛走翔翔非熊從渭水病在想陳倉此欲誠難縱然遠
不可帝手雲陳羽獵傳但東魚案得失鑒誠是仁恩念焉易邑
照謫在宵亭毒匪多傷辛甲今 得蒲團不食 陳叔達字子聰武德
為史虞載遂孔彤手詔褒之 中拜侍中叔達明
辯善容止每有敷奏搢紳莫不屬目嘗賜食於御前 執
而 高祖問其故曰臣母患口乾未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 高
祖喟然流涕曰卿毋可 未嘗漏泄內事 楊師道太師為侍中
遺乎因賜物百段 性周慎謹密
孔 親友或問禁中之言乃更對以它語嘗曰吾少覩內史至
光不言溫室之樹每欽其風所寧處也 師道退朝後必
當寺英俊莫集園池 而請出二息補外 李乾祐見同中書門下二品 門獻瑗山
文會之盛當時莫比
性則繼威前執二篇 裴光庭見弘文館學士門 賊不敢害 苗晉卿為侍中於宗郎位晉卿年已
襄暮廣德初吐蕃寇長安晉卿稱病臥於私 以辯說不惟幄中 侍
第番載閭之是入會之舉不宜語
銀鐵自己無功於國徒以辯說 謀王后之廢 韓瑗遷侍中
侍耀累遷尚書左以日疾表辭位 與太子賓客
王后之廢瑗雪泣言曰皇后乃陛下在藩時先帝所娶今無罪
流涕不杜遂許不從明日又諫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匡
夫匹提尚知擇況天子乎 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臣讀至
此尚歎息太息不圖本朝親見此禍宗廟其不血食乎 帝大怒
詔引出 遂良既罷 州都督 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一
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 竭宵令陛下色無纖塵史因此
寬貴其身以慰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
責之豈有過邪瑗曰遂良社稷臣為讒諛所毀 昔微子
去而出辛紂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
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倚不聽瑗憂憤自表解歸田里不報
韓瑗殺褚遂良 上清儉不營產業 黃門盧懷慎 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
麗所得俸祿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 身子匱之而於故人親
戚散施甚厚為黃門侍郎在東都掌選奉身之具 一布囊耳
奉身絕一布囊 上權傾中外 歸田錄曹侍郎亦用以勳舊自處
雖宰相亦嚴憚之但呼
侍中而不名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
執而內降出者則不得已而行之久之為小人所測凡恩未嘗
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以侍中已不行矣諳者為落曰臣
已告侍中乞行必安或其親信為言之許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
其然但以三執不能已卒施行之於是太后人欲自此切直緣及
曹侍之禍乃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能防也

兼侍中勿頭帶出於特恩 毬路金帶俗謂之笏頭帶非二府文臣不得賜若唯張耆為
樞密使李用和以元主 貽永為駙馬都尉李昭
亮亦以戚里四人者皆無侍中出於特恩也

門下侍郎

前漢百官表有侍郎無員多至十人比四百石
後漢百官志給事黃門 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從左
右 漢舊儀曰黃門郎屬黃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
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改給事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
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舊侍中黃門侍郎以在中宮者不
與近密交政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机事頗露
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
漢官儀給事黃門侍郎次侍中侍從左右門通內外給事於中
故曰給事中黃門侍郎
後漢輿服志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然則黃
門郎給事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本既無員於此各置六人
晉職官志給事黃門侍郎秦官也漢已後並因之與侍中俱管
門下衆事無員及晉置員四人
宋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掌奏事知廟臨軒則
一人執麾史官按劉向與子歆書曰黃門郎顯處也然則前漢
世已為黃門侍郎矣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黃闥之內故曰黃門
郎魏晉以來員四人秩六百石
南齊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亦管知詔令世呼為小門下齊職
儀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漢中有黃門給

事黃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贊相威儀典書

其事

隋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左右擯相威儀盡規獻

納糾正違闕侍郎中高功者在職一年詔加侍中祭酒與侍郎

高功一人對掌禁令後齊六人隋四人煬帝減置二人

之名

丹墀 前漢尚書奏事明光殿省中以丹朱漆地故曰丹墀尚書郎黃門侍郎對揖 正君臣之稱字 劉向七略

曰孝宣申不害使黃門郎張子喬正其字 得志自樂 典子曰王黎為黃門郎其得志煦煦然自樂

耻與毛曾並坐 魏志夏侯玄為散騎黃門侍郎常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形於顏色 在朝

不結交 杜恕為散騎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 無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每直省闈威儀矜嚴 杜恕拜黃門侍郎每直省闈 肅宜省闈 宣智略 夏侯尚字伯仁

文帝與之親友 太祖定荊州遷黃門侍郎 諫西征 鍾毓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大和初

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征西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

為四方聲援大軍所詣非所以重天子也遷黃門侍郎 朝夕侍講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為黃

門侍郎 為天子所愛 名播吳越 李豐字安國年十七在鄴名為清白識別人物明帝問吳降人江東

名士為誰曰聞有安國是時黃門侍郎上 日豐 乃 即後轉都尉給事中 諸葛亮書稱同載

蜀劉費禕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 用侍郎

當如孫承顏榮 吳志孫承好學為黃門侍郎與顏榮俱為侍臣帝命世內侍多非其人唯承榮常使二人說

事承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 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 揆睹每宴群臣無不

用

嚴令兄嘿置黃門郎十人皆不與焉 置之後各當卷其闕失從退之德門有不奉侍者 寧

加威刑者 小 有大才令望 晉書顧榮仕吳弱冠為黃門侍郎當成以為罪 時後進者相推謝為稱榮

不阿比外族 搖紹為給事黃門侍郎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為謐永交於都紹拒

而不答謐甚銜紹 封弋陽子 以以天下是非為己任 晉載記秦黃門侍郎古成詵風

韻秀舉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為己任 京兆韋高慕阮籍

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黃門侍郎 四 寧... 以崇風

教遂持劍求高逃避終身不敢見詵 孚千門為尸書田即成 王隱晉書泰始二年詔中書侍郎秦華溥

學有文理累辟其以華為黃門侍郎華嶠覽圖籍四年十六姓夷

海之內若其諸掌世難問革 每納忠言輒壞其本 任愷別傳

史曾純好學問敬愛博士由是 為黃門郎 愷字元先

遠近 年

魏又以為黃門郎 自往禁止漏書不封帝喜其清潔子無禪 短 揩別傳揩為尚

無衣上親手曰長者是日拜三子為黃門郎 入門無笑 陳宣為吏部尚書令文帝見諸子

為門門侍郎嶷意有所勸正色曰 從容論議參贊大政 曾書姚

黃嚴之衰演 帝欣然而上 我以用義與主相勸

元為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 而已 當仲壯其忠謇 恭平王之子丘為黃門侍郎始

有寵百令敬鄧之世宗曾以山陵選詔臣皆稟又命始

發事襄將上臣諫 世宗惟之命不時報臣失色 遂改不謝為任城王之子順除給事黃門侍郎頓軍元又威利

盛 諸又又謂順曰卿何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

輔叔父宜以至公為心舉士報門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 凡有遺 遂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

也 晉王以下拜於帝前 肅宗 重新拜給事黃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典

人師雖將政諸兒韜晨夜今始為 兄弟五人相代 北齊書給事黃門侍郎河南

師於是親晉王弟 盧綱弟敞者 壽彥郎

勃 為黃門侍郎其吏部郎今侍郎也事亦見路敬置物於地

淳古今人物卓絕者

清書列行本為黃門侍郎又曾當思一即於殿前簪之行本進

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

侍輕臣而不顧乃

而返上謝之而原所答者 兄弟對居近侍 唐書盧大雅要黃門

侍郎數 詔弟大有給中書

從容謂曰我祖義晉為鄉一門 議者榮之高祖 奉身經一布囊 見侍中門東帶

至脫未嘗休假 崔元綜長壽中遷鸞臺侍郎勤於政每每在中書必
諫修

逢萊宮 張文瓘為東臺侍郎龍朔三年逢萊宮成百官奉賀文瓘諫曰人力不可不惜百姓不可不養、之逸則富以事使之勞則怨以故秦皇漢武廣事四夷多造宮室使土崩瓦解戶口減半臣聞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其轍必擒僞難追不遠近在清朝臣兩猶安撫之無使生怨帝案納其言

士可殺不可辱 張廷珪遷黃門侍郎時將察御史蔣以監決杖刑猶輕勅朝廷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決杖也議者

獨存規諷 李白知遇黃門侍郎將安樂公主新成息館為是中宗臨往臨幸從官皆爲宴賦詩白知獨存規諷於其末章曰所願暫思居者逸負昊使將稍作者勞論者多之

意終從制 張說丁母憂去職起復授黃門侍郎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詔方許是時風教頹紊多以定復為榮而說固辭獲免時議者美之

給事中

前漢百官志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次位中常侍中黃門有給事黃門位從諫大夫皆奉朝

漢議注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為之掌左右顧問

後漢官志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

晉職官志給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東京省魏世復置至晉不改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無員

隋百官志梁集書省有給事中掌從左右獻納得失

後齊集書省給事中六十人中侍中省給事中四人後周官天之屬有給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門下省有給事中二十人開皇六年始於吏部置給事郎名為門下之職位黃門下置員四人從五品省讀奏案

唐百官志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察弘文館繕寫讎校之課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勅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季終奏駁正之目凡大事覆奏小事署而頒之三司詳決失中則裁其輕重發驛遣使則與侍郎審其事宜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殿最行藝非其人則白侍中而更焉與御史中書舍人聽天下冤滯而申理之事 武德三年改給事郎曰給事中 龍朔二年改給事中為東臺舍人咸亨初復舊

六典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 晉令云品第五武冠絳服梁秉秩六百石品第七後魏史闕其員品 從三品上太和末從第六品上北齊第六品上

五代史百官志唐同光元年給事置一半

國朝淳化四年以給事中封駁隸銀臺通進司虞詔勅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

官品令給事中正四品

傳賦八年 前漢元帝詔書蕭望之傳可賜爵關內侯給事中

呼其小字阿蘇 魏志秦朗字元明 帝即位拜以內官為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帝喜發舉隱慝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

二德邈然 晉書任愷字伯達拜給事中

宜在中朝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郎中裴達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以達為給事中傍才緯荀

兖州記袁準字孝尼有
太始中拜給事中有古之風吳均齊春秋太子家令於東宮還除文景讀奏御物
閻仁爲給事中謂文景曰方面當裁門仍移家避之後宜在左
太子監事出文景爲所閻仁不畏特謂仁
右以穀儒訓晉武帝詔燕王康仰清貞康素博通可給事中帝室茂親貴
遊子弟東晳集員外侍郎及給事冗從皆是若授散高品則非本意宜慎選名儒則以有冷願故
父有言則治臣有言而不治梁湘東王繹孝子傳陳紀父寔子群親使持節給事中文帝曰卿
何如祖父群曰臣犯宰執之怨唐于敖爲給事中宰相即位李逢吉用事與蕭林
學士李紳素不叶逢吉誣紳以不測之罪逐於嶺外紳同職知制
誥龐嚴蔣防坐黨左遷信汀等州刺史及詔下敬封還詔書時
人以爲與嚴相善許其求罪旨曰于給事紳龐
嚴蔣防出不亦仁乎及敬奏出乃是論嚴蔣熙太輕中外無不
大驚而逢吉由是憾列其狂狀李肯遷給事中會路隨
之奪逐工部侍郎苦陷狀紅案李明貞狀宜理等
辯知其狂損之則天使爲與大理少卿張德裕等覆其狀德裕
等辯知其狂無罪後臣所奏當曰宜知其狂恩不爲申理
乱乃與德裕等原行或
由是忤旨出爲潤州司馬諫以爲柔至尊共臣下爭功景龍給
事中太守當臨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怒情欲取與當年而
勵精若心理宮參者正爲眷生耳故爲人主無行拘拘之事
豈不是奪公等名行哉是知上書諫曰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弘
遠雖又武人列實無將恐可用臨事斷與之較量哉
太宗深納之宜在瑣闈郭承嘏字復卿將給事中出爲華
州刺史詔下兩省遂諸中書奏承
嘏出處之由給事中盧弘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古此官非有
封駁能舉其職救守之中易爲推擇文字謂宰臣曰
曰承嘏久在黃扉欲優其俸得暫令康間近聞而革特拜舉職
司拜章惜其歸我甚美事也乃復爲給事中
崔植字公修爲給事中特皇甫鎛請藏內外官俸祿
過封還勅書極論而止鎛復奏諸州府鹽院兩稅榷酒鹽利四
段等加估定數植抗論不擇時奏對李遜爲給事中以舊制更
奏物議罪鎛而美植日現事對群臣遞奏論曰
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諫宜決不必擇辰今群臣奏事必俟更
日是擇歲臣下欲視天顏獻可替否能免向憲宗嘉之乃許
批敕有夕郎之風李藩字叔翰遷給事中制勅有不可
之吏曰宜別白是鑑黃曰

別郗聊表備言於帝以爲執詞頭謁宰
有宰相嘗遽拜紐故吏臣曰
相表高爲給事中宗
宰相不悅命舍人草之以身爲犧牲閻朝隱爲給事中則天
出高執之不下乃奏論之不豫今朝隱狂少室山
所齊靜曲申悅媚以身犧牲請代上若
及行裹優賜絹數百匹金器十事俄改麟臺少監凝碧詩王維字摩
詰天寶末爲給事中祿山陷兩都玄宗出幸維扈從不及爲賊所
得服藥其徒於禁碧宮其樂工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聞之
見則潛爲詩曰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
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詩聞於
肅宗嘉之宥之有迴天之力張玄素爲給事中太宗將修洛陽
宮乾陽殿以備巡幸玄素上書諫之太
宗嘆曰張公論事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未十年髭鬢盡白周閱至德中以給事中罷用知京州上日羅
日遷有十心時適遇更遭但無髮守而愁貌
事號旬休使以來未十年宜可捨也
口

左散騎常侍	中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前漢百官表散騎中常侍皆加官親文帝令散騎中常侍所加或列
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如淳曰諸郎
侍以下也列侯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加官是散騎及常侍各自一官亡員也多至數十人侍
中中常侍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舉法散騎騎馬並
乘輿車因並作反騎而散從無常職也

後漢百官志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皆二千石
掌侍左右從入宫内贊導衆事顧問應對
應劭漢官泰置中常侍入禁中常侍左右光武中常侍用宦者
又曰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馬並乘輿車獻可替否
魏志文帝延康中置散騎侍爲一官者中置四人與侍中同掌
規諫不用宦者爲官不過署令
魏畧黄初中始置四 入侍從與上談議不與事故進以
爲加官又散騎常侍比侍中貂璫插右
環濟要畧散騎常侍騎而散從侍郎入侍左右出則侍事於郎
廡之下
晉職官志散騎常侍本秦官也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
從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亦以爲加官漢東京初
省散騎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黄初、置散騎合之於中同
掌規諫不典事貂璫插右騎而散騎從至晉不改及元康中惠
帝始以宦者董猛爲中常侍後遂止常爲顯職通直散騎常侍
案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泰始十年武帝使二人與散
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江左置四人員外散騎
常侍魏末置無員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
至晉散騎常侍、郎與侍中黄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
乃罷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初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及太興元
年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
增爲四人員外散騎侍郎武帝置無員
陶氏職官要録案漢初有騎郎常侍有貲者得爲騎郎貲滿五
百石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爲常侍郎盖此官也
南齊百官志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舊與侍
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
宋大明年中雖華選比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
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集書省職置正書令
史朝散用衣冠之餘人數猥積
隋百官志梁集書省置散騎常侍通直散騎侍常各四人員外散
騎侍郎常侍高功者一人爲祭酒與侍郎高功者一人對掌禁
令糾諸逋違散騎常侍通直員外舊並爲顯職與侍中通官宋
代以來或輕或雜其官漸替天監六年革選詔曰昔晉初仰擬
盛化常侍侍中並奏帷幄員外常侍特爲清顯陵始名公之胤
位居納言與常優禮方有斯授可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尚
書案奏分曹入集書通直常侍本爲顯職員外之選宜參舊准
人數依正直格自是散騎視侍中通直視中丞員外視黄門郎
陳因梁制
北齊集書省散騎通直常侍各六人散騎侍郎六人員外散騎
常侍二十人通直散騎常侍通直散騎侍郎六人員外散騎侍

郎一百二十人又領起居省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通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各一人隋門下省有散騎常侍六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並掌部從朝直又有員外散騎侍郎二十人並掌同散騎常侍等六年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武騎射等員煬帝廢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等常員

唐百官志門下省左散騎常侍二人正三品下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武德初以為加官貞觀初置常侍二人隸門下省顯慶二年又置二員隸中書省始有左右之名遂隸門下右常侍與中書令右貂謂之八貂龍朔二年為左右侍極咸亨復舊廣德二年升為正三品加置門員與元元年正月左右各加一員貞元四年正月勅省舊四員中書省右散騎常侍二人掌如門下者

六典左散騎常侍二人從三品晉置四人與黃散諸命侍從文掌雜隸門下別為一省諸尚云寄宣散騎之省是也晉代此官選望甚重詩與門侍郎謂又省散騎合為散騎常侍品第三武官右貂金蟬侍[illegible]貂尾著王升加秩中二千石梁班第十二陵隨品第二丁太和末從三品隋從三品掌陪從朝直至貞二年勅左右散騎常侍各置參官兩人合自揀擇聞奏參與東省兩人後省

五代百官志後唐同光元年左右散騎常侍置一半

國朝官品令左右散騎常侍正三品

中常侍

召取衣冠臨拜後止前漢大將軍王鳳用事上遂游宴所幸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悅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拜左右日未曉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以為不可乃止

我翁狄毋續漢書靈帝以張讓趙忠等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帝常曰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

休沐開門絕賓東觀漢記鄭衆字季產[illegible]字敬仲為中常侍有才學最忠重謹有學

閹人為常侍宋齊書詔曰出閒漢宮省與置侍中常侍各一人者司書中黃門侍郎一人侍發書奏宮用姓襲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illegible]進宦德參預政事[illegible]不廣[illegible]狀不起左右傳出[illegible]又乃起而去一皆

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稱書拜既深森宮室及在重闈旦夕共事先欲待之乃上疏曰常黃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運或以後乃愚用官者自[illegible]年以來[illegible]益

黃皇

十常侍靈帝時宦者張讓趙忠等一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侯貴寵黃巾既作盜賊糜沸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御史承詔等旨遂詔半曲[illegible]中常侍上疏詔決見斬侍御史考為帝南[illegible]者

一心王室不事豪黨何叔字季睿高人謹故有心求平中和給事太子宮帝宗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和帝初竇太后秉政元大將軍附之而鄭衆獨

功遷大長秋處朝忠謇

陸凱上疏曰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新[illegible]疑之意[illegible]令大無人紀遂也

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忠直前漢劉更生數對先帝初即位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少傅周堪為光祿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以經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朝夕

進規獻魏志盧毓[illegible]云散騎常侍受朝夕進規獻為散騎侍郎愛常侍文章知云[illegible]傳事好箴之書為書記歷散騎侍

侍中上萬機論蔣濟字子通帝[illegible]大帝曹之入為散騎常侍卿[illegible]有詔征南[illegible]侍卿[illegible]尚日[illegible]心[illegible]將[illegible]任

使思[illegible]死忠安可爲作威作福[illegible]人也人主以示濟濟退曰帝問日知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帝今[illegible]作[illegible]而問其故濟以為日天作威作福天書之明敕天子無戲言古之所人慎惟[illegible]了桑之於是帝意解進

進收[illegible]稱揚漢美時[illegible]受[illegible]書選散騎常侍文帝踐作時群臣頌德[illegible]多詣[illegible]前朝陵獨[illegible]明陳以[illegible]之議

帝數引綍曰天下之珍當與山濤共之 淩波而前 徐宣遷散騎常侍從至廣陵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迴倒

宣病在後羣僚無至者帝壯之 故師 魏略高堂隆為平原王傅明帝立以隆拜散騎常侍甚見禮敬

行步顧影 何晏字平叔有才能曹爽以為散騎常侍美姿儀人疑其傅粉 姿才容觀 蜀志孟達

字子度降魏文帝善遇之以為散騎常侍 推為顏淵 晉梁益士傳云文立字廣休師事譙周門人共

立陳壽李宓為子夏廣為子貢太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任負內 任負內上 常魏行累清

談 鄭默字思元為散騎常侍世祖出南郊侍中以本家諸曰使自常侍諸口默卿知有何以待之來昔州內舉卿相偉

對政事 默為散騎常侍武帝問以政事對曰勤恤務農為國之基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

明慎賞罰勸沮之由崇尚儒學化導之本如此而以帝善之 全貂換酒 阮孚字遙集散騎常侍以為所

司糾彈帝省之 選望重輕 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甚重其後或任閑散用人漸輕東晉建三件帝以為侍中不異

欲重其選乃是吏部尚書顧凱之以孔覬及司徒左長史王景文應選而不欲武崔在下其後依吏為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

中書要宗謂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耶既而侍之選御之貴不減

寓直 潘岳秋興賦序云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

蟬見而襄純紛之士此焉遊處 任中郎將即將有官散門直 宋時 班同中書 華嶠加散騎常侍為

內臺中書散騎著作台禮首并天文從散 以道清粹重於朝廷 南省文書門下捍集皆與之也

經藝傳學洽通文章書 俱掌有謀 傳玄字休奕為散騎常侍晉武帝受禪進爵加駙馬都尉與皇叔其以為散騎常侍

甫陶在拾遺多所匡救 玄志 冥綜國史 晉中興書庾闡有文章才識於是召為散騎常侍 常

侍 才藝閻亮宜居散騎 謝尚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侍萬、以為散騎常侍

博學有才氣 顧愷之字長康為散騎常侍 而名士

世愛其才藝而輕其戲忽數以為笑林文章 有三絕 上有風望 志云世謂長康有三絕文章絕畫絕癡絕

荀奕字令遠儀有望太宗深 擬官要任不可久曠 晉起居注純長兼侍器之尚書左丞轉散騎常侍

中閑內侯祇所疾非日月可愈換管令轉為通直常侍給騎兵 賜錢二十萬床帳一具

人康七年詔尚書馮紞忠亮在公歷職內外勤恪匪懈而疾若未差屢表欲退其以紞為散騎常侍

拾遺左右 泰始元年詔給事黃門侍郎王琦理識通濟好學不倦先帝及在朝事之才給事中何遵公亮有才幹

器任文學稱位其用自勤各宜叙其以琦遵為散騎常侍使令學司夏侍吏讀文書者也 八歲侍講

晉諸公讚司馬駿五六歲能書數扶風王為帝駿年八歲為散騎常侍 能亂典籍 干寶晉紀詔

傳物治聞 都尉譙周聞居守道不仕危困蜀亡之際甚盡濟民之謀及能於典藝 謙遂羨之其以為散騎常侍律歸命有忠

與中書參著作 華嶠集詔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答顧問賈及平爽文雅故是多用吉儒文學之

士議即華嶠有論議著述之才其以為散騎常侍兼事晉泰始云非臣與華中書所能陳說 敏於

應對 陶氏家傳曰陶遷散騎常侍侍以書傳為屬文為美姿容每與侍坐問對常推君子為才志器局

當為黃散 山公啓事稱諸葛常侍也又曰散騎常侍淡當敘請黃門侍郎及韋府君之遂

用顏 素行非其好 竹林七賢傳阮籍字嗣宗高貴鄉公處已以為散騎常侍也

以事 孫子曰鍾推曰自左右丞相吏從吏部為散騎常侍常安恨之端 八座三蟬 宋何尚之為太子

詹事上欲以為吏部尚書令欲加散騎常侍猶將為曰得遷職方昔小選不容頃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足過多臣與王

以儉既已在班若復加散則以蟬為少所以散吏部便有其帖 紹蟬從貂

出 之曰角周盤龍拒魏有軍功年老求將為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御絡何如兜鍪盤龍曰此

飛蟬集冠 梁朱异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集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後遷散騎常侍 上集异武

第三清 後魏明亮為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階 誤授官 高祖

以李彪為散騎常侍郭祚因入見高祖謂祚曰朕誤授一人官作對曰豈容帝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沉吟曰此自應有讓

讓設別受一官 更有啓云伯石辭卿子產所惡臣欲之已久不敢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回不能

復決遂不王言遺滯 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換鬼官也 閑有通情致使 起居不修

位在中書之右 宋異苑散騎常侍尋遷右將軍侍中黃門并是貴 陳讓高祖曰散騎在位常侍黃門之

康兄須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以弁大委其殺知遇如此 今日誰相對 三國典略齊遣散騎常侍崔儦

聘於陳儦辭韻過辯南人欽服乃謂之曰常侍前朝何竟不來今日誰相對者 上殿不下有賀推 琛賀

為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接客劉孜有中語曰 琛容止詳雅故人呼之 答問處當皆有條理

吳志薛瑩飲至洛陽為散騎常侍 則鎮右軍 晉中興書紀瞻轉領軍梁之退不許及王敦之

逆詔上殿答定謀業後加散騎常侍以病辭帝問今日之事正當與先帝社稷之中臣宣得如君之所倫但為朕 則

所在不少騎奏詔便出中將軍令 衛左右甚有清才 王讚晉惠帝特為散騎常侍

南郊奉乘西省文辭 唐柳宗元謝表云 [illegible]用羅含之學 當未貶默之

此吾任成 梁蔡[illegible]散騎常侍廬陵王[illegible]遷[illegible]命便中高祖常曰[illegible]絕人殿也 解胡致位五

品 唐高祖拜胡人安吐奴為散騎常侍李綱上疏[illegible]不得[illegible]今[illegible]定天下[illegible]太子之屋[illegible]功

臣行賞未聞高才碩學猶有章表而先以曳組趨馳[illegible]故非[illegible]之道也言雖[illegible]切而 鳴王

高祖不登狀劉洎[illegible]言太宗[illegible]宴三品以上於玄武門[illegible]之書[illegible]自見[illegible]群臣

或乘醉爭取[illegible]於帝前帝笑曰 昔以納諫為對 [illegible]散騎常侍因[illegible]宗問 閣[illegible]好辭[illegible]今見常侍

特所切登 朝廷推其名望 [illegible]散騎常侍 諮延英請對 [illegible]

鄭注所構獄自內起散騎常侍崔玄亮等諫官十四入 官[illegible]嗚咽文宗為之[illegible] 近密非賢

不可居 晉[illegible]字元輔[illegible]宗欲以[illegible]為常侍奏 曰常侍[illegible]任[illegible]之 章表詔命

六典東晉併中書入散騎省故便竟[illegible]中書[illegible]方今[illegible]有不多[illegible]年以中書事[illegible]散騎[illegible]宜也方今[illegible]古之[illegible]則任

在門下 則取之 散騎[illegible]無事後之中也 望南宮侍郎如仰霄漢

通直散騎常侍

宜在机近規納嘉言 晉起居注惠帝永寧元年詔散騎常侍王睿性識明徹日新[illegible]

機管要任不可久曠 紀長兼常中閣內侯所疾非日月可愈[illegible]今

特為通直散騎常侍 既任左右勿替內侍 [illegible]晉書泰始十年詔程[illegible]誠直[illegible]

傳學公通文在公夙夜[illegible]以[illegible]

中 [illegible]官[illegible]泰始十年詔東平王[illegible]員外常侍通直散騎常侍通直 之號自此始也 鮑通直

復是何許人 梁[illegible]高[illegible]數十左右[illegible]通[illegible]

答曰鮑通直[illegible]車門得如此[illegible]少年[illegible]曰鮑通直復何許

人而得如此以為[illegible] 唯取梁元帝素琴一張 [illegible]

諸將救取之餘人皆竟取珍玩 而以[illegible] 宿衛不宜曠 宋[illegible]晉書左[illegible]

子以文老求去職詔以為通常侍 御筆除通直字 散[illegible]常侍[illegible]除通直

遂為正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閑任外位 晉[illegible]員任[illegible]為[illegible] 才幹學義 王[illegible]晉書吏部[illegible]

先代之後可補員外散騎常侍 給本俸以終餘年

咸康八年[illegible]員外散騎常侍[illegible]年八十告老 避位 可貴王導表

在 [illegible]晉書[illegible]天錫字公純[illegible]為散騎常侍在員外 擢登常

伯之列 飾以貂璫之輝 [illegible]員外散騎常侍表云不悟陛

貌類太宗 [illegible]晉春秋[illegible]之為員外 散騎常侍頗大

恩 視故 拜[illegible]為員外常侍中[illegible]近代[illegible]之有也 尚書南 上不

座無貂 [illegible]員外散騎常侍[illegible]

散騎侍郎

割肉歸遺細君 前漢東方朔為常侍郎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
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再拜
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
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 宗室謹重 魏志曹爽字伯昭以宗室謹重在東宮甚見親愛及即位為散騎常 明帝
侍 機捷談笑有父風 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為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
明帝欲親征毓上疏諫云 集群書作皇覽 劉邵字孔才為 何
九 魏書孟康以郭后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
在其間故衆皆輕之不復呼其姓字謂之阿九 選親舊文武之才 桓氏家傳延康元年初置散騎之官
皆選以為賓宴之臣 賓宴之臣 上少有名望 吳錄顧譚為散騎侍郎 俱
有美稱 王洽公子最知名與潁川荀羨俱為散騎侍郎 俶儻高尚能屬辭
郗超字景興少而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除散騎侍郎 撰正音訓 徐邈字仙民遷散騎侍郎常西
少撰庠序所補益 盧晏十 使不辱命 晉陽秋王戎擢拜散騎侍郎 張華嘗薦帙
帙 干寶晉紀處士馮帙至行過人以為散騎侍郎帙至上問華帙何人也華曰臣請識之者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徵世之
容次也敦為賓客者固佳士也以侍之以恭拜論耀然少之 及華至 視酒鑪雖近邈若山河
戎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鑪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阮共酣暢此鑪自嵇生夭阮公
沒吾便為時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也 與尚書共論 車頻秦書韋謏有三千表字佛宗年二十餘為
散騎侍郎特同除黃門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有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即深文論駁惟表不然
事有不便輒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 盡其意主

通直散騎侍郎

年三十起家 晉中興書劉隗字□年三十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 二集學帝儀 李便見有文才

遐通直散騎侍郎與黃門郎丁遵共尚書郎盧觀典修儀注臨淮王式習儀等三 可謂勵勵之國王盧達外允

員外散騎侍郎

在員外 晉起居注太興四年詔令以前司空從事中郎盧諶為散騎侍郎 簡其才 晉中興書特宜青州
刺史荀朗除烈宗詔曰朗潤明達有皇風歸北既為此職亦可員外散騎然朗有無負 清平所不為
木明元年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為樂韓酒後抑司刑謂庾冰之曰吾欲尒釗而其名御質問宣除曰郎是又其為國常
風雨王安既貴雅步從容又問曰子敢承復可故得是先為侍郎員外散騎侍郎此二散 故以此嘲之
忠誠義烈 晉起居注謂建武元年令曰前臺邑內史挽文 其以為員外散騎侍郎 侍東宮
元年詔以郎立世子王悅為員外散騎侍郎侍東宮 顧侍帷幄 謝安表云

左諫議大夫

前漢百官表郎中令秦官屬官有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
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
比八百石
後漢百官志諫議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 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
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太中大夫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
國之上卿漢官曰三十人
後魏亦置諫議大夫
隋百官志後齊集書省有諫議大夫七人後周地官府有保氏
下大夫規君於天子蓋此其任也武成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
四員隋門下省有諫議大夫七人煬帝廢之
唐百官志門下省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掌諫諭得失侍

從賛相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乃鑄銅匭四塗以方色列于朝堂青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曰申冤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匭曰通玄在北告天祕謀者投之以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之匭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爲理匭使其後同爲一匭天寶九載玄宗以匭聲近鬼改理匭使爲獻納使至德元年復舊寶應元年命中書門下擇正直清白官一人知匭以給事中、書舍人爲理匭使建中二年以御史中丞

議大夫一人爲知匭使投匭者先驗副本聞　三年知匭使李中敏以爲非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奏罷驗副封

武德元年置諫議大夫龍朔二年曰正諫大夫貞元元年分左右　中書省右諫議大夫四人掌如門下省貞觀初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

六典諫議大夫四人正五品上　貞元四年置八人四人隸門下爲左會昌元年中書奏准故事門下省置諫議大夫七員從四品下今正五品上自大曆二年門下中書省侍郎升爲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官其諫議大夫宜升爲四品下分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　掌侍從賛相規諫諷諭凡諫有五一曰諷諫　風之以言　二曰順諫　謂知其有所不可不敢逆而諫之則順其君之所欲以微動之　三曰規諫　陳其規諫而正其事　四曰致諫　致物以明其意　五曰直諫　直言君之過失

五代百官志周顯德五年六月勑諫議大夫宜依舊正五品上仍班在給事中之下按唐六典諫議大夫四員正五品上皆隸門下省班在給事中之下至會昌二年中書門下奏升爲正四品下仍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故班亦升在給事中之上近朝自諫議大夫拜給事中者官雖叙遷位則降等至是以其遷次不倫故改正焉

國朝大中祥符元年令右諫議大夫知制誥錢惟演立班在孫僅之下知制誥班序以先後不得以官至是以諫議大夫班在中書舍人上故申明之　給事中已下皆爲員不專職本省之務分蒞之中外之位

元祐令左右諫議大夫從四品

爲聖主得賢臣頌　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褒有俊才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武等召見宣帝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爲　擢褒爲諫議大夫　娛侍朝夕　褒爲諫議大夫上頗好神仙褒從遊獵所幸宮館輒爲歌頌議者多以爲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擢褒爲諫議大夫太子不安忽忽善忘詔褒等往外太宮誦讀奇文及所自造太子喜褒所爲甘泉洞簫頌令左右誦之上以其

言語閑不甚寵異　王吉字子陽爲諫議大夫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　吉遂謝病歸　虛己問政事　時歲不登　貢禹字少翁元帝徵爲諫議大夫數虛己問以政事郡國多困禹奏宮室有制宜從儉從之

秩八百石　禹上書曰陛下過意徵臣拜爲諫議大夫秩奉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緜衣服酒食諸果物得甚從　捕繫掖廷祕獄　劉輔以美才擢爲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倢伃爲后輔上書曰陛下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以母天下千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臣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汙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書奏　於是左將軍辛慶忌等俱上書曰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見擢爲大夫其言必有切

至當聖心者故得接至以此旬日之間杖下私行慘毒之誅
推諫議之官震即下失忠直心於是械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終於家
舉正方正 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明為諫大夫 賢良方正 何武字君公太僕王音舉
武對策拜諫大夫 召耆老父次 揚雄奏羽獵除為郎給事黃門以對為大夫好古學通覽
豐父子劉棻所誅雄時校書天祿閣使者欲收雄雄從閣上自投幾死詔勿問京師之語曰惟寂惟寞自投於閣以病免復召為大夫
家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 賢者宜薦 兩龔皆此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並
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郡吏舍舉孝廉哀帝時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
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為駕微賤 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有詔為駕
上書言七亡七死 鮑宣為諫大夫哀帝時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
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
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眾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日進用家空虛
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 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
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
略取人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
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
相貪殘成化之所致耶群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耶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
利 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宜等
下 權臣岩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哉欲使臣等食大官重門高
之地民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
又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孔陽侯傅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眾強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息
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位皆在三公可大委任者也上以宣名儒優容之乃
徵光免孫寵息夫躬罷其官少文多質宜復為諫大夫每居位侍中諸曹黃門郎十餘人常上書諫諍

雅志在本朝 蕭望之累遷諫議大夫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
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
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闕遺書聞徵入守少府
上書求見 夏侯勝為諫議大夫居諫官數言百姓貧賤吏多不良風俗薄刑罰太深賦斂太重宜
以儉約先下其言述王吉貢禹之意 以行脩飭 劉更生既冠擢為諫大夫 通才謇正 後漢常鹿
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有儒術以剛直名今文學從試擢為大夫 數有忠言 王良字仲子拜
諫議大夫 以亂進止國是敬之 諫西南獻幻人 後漢書陳禪字紀山拜諫議大夫永寧中西國
獻幻人能吐火易牛馬頭自支解其身元日作之禪離席諫之云云 數陳讜言 傅毅曹大夫
上嘉之 犯顏諫諍 後漢書 霍末字叔斌拜諫議大夫雖姓以清儉稱諸生 賜歸天子思之
江革轉諫議大夫 革與母居里舍為母故不娶妻
子常乾鹿車載母 孝哭不絕聲眼竟不晚太守遣丞掾釋除之詔
賜拜曰諫大夫江革以病歸賜穀千石 乘高車出閭 郭毋小衣長吏八月存問致羊酒以終其身 擢長安入
太谷皆歎然曰毋不乘安車不出閭既致京師常為都諫議大夫特節歸南陽去家十二年 引
弟子升堂執經 帝臨 後漢書拒衆遷諫議大夫每大射養老禮畢帝輒 自為辯說
恨不列稷契伊周之徒 袁崧漢書劉陶為諫大夫靈帝時上疏言天下亂由宦官 其語之語收黃
門生言陶知必死乃曰臣而與比干龍逄為儔事成乃悔時何及閉氣而死 言絕水退
楚國先賢傳陳宮拜諫議大夫建武十年洛水出造津城門刺史之宮日司公十杏為壽世其水必不入城門
天下人主謝寒之何意況朝廷中興聖主十日不坎 三輔決錄第五頡字
子度為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鄉里 有揚雄之才 字伯仁 宇治(?)中
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 鄭玄別傳 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魏賈逵自
賈逵為兒有東跡難德陽撰親鉛拜諫議大夫
為兒童戲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帥也口授兵
法數萬言為丞相主簿大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後魏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普惠曰

買笏於地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

不顧行本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令臣在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臣言若非當致之於理安得輕臣不顧所言

非私因置笏而退上斂容謝之所笞者 癡不歸之朗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

議大夫王珪曰臣聞 實用其狂瞽太宗稱善敕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閤必使諫官隨之預聞其

有所諫擇 蘇世長為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朝臣曰今日樂乎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聞說

滿十旬未為大樂祖高變色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為私計則狂為陛下國計則為忠矣 能以瓦為衣

必不漏 唐谷那律為諫議大夫嘗從太宗出獵在途遇雨因問曰油衣若為得不漏那律曰 太宗大

悅賜帛二百段 諍臣諫其漸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問舜作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

諫何也遂良曰彫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

及其盈滿無所復諫上然之 貞諫議 蕭鈞為諫議大夫時有左武衛兵別盜文瑯璫垣盡左衛率府物高宗命斬之鈞

之鈞諫曰文瓘所犯情實難容然天下聞之以謂陛下重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不敢不奉承但以鈞職在司諫敢以死

規遂特免死罪謂侍臣曰真 也 杖下言得失 宋璟遷吏部侍郎中玄宗嘉其正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

明達 後力言 貞諫官 李景伯為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酣令各為回波詞眾皆諂佞景

伯曰回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喧嘩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 也 職在

箴規 上有諫臣體 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讜有上疏論將政四件帝嘉納 上疏

論與元鎮單 孔敏行元和元年拜諫議大夫鎮叔元淦為鎮卒為亂殺節度使李師人不救發其

事敏行上表極諫議之 論朝政得失 張嶷為諫議大夫才長延故叔元得罪 歲用事中傷俊良建白無

不當帝意將覬其悉延齡知之言于帝曰諫議史官書人主善惡二者不可兼故改授書少監 朝廷有

直臣 陽城為諫議大夫得宗時裴延齡以姦佞用事大臣李贄等咸遭譖毀城乃伏閤上疏與拾遺王仲舒共論延齡姦

後費等無罪金吾將軍張萬福年八十聞之 趍延英門大賀言賀曰 天下必太平矣萬福自此名重天下

免公卿大臣 李景儉字寬中進諫議大夫性剛訐凌龍推之使酒尤甚貶建州刺史未幾召還

復為諫議大夫景儉朝退與知制誥馮宿楊嗣復溫造員外郎李肇王鎰等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酒景儉乘醉

詣中書謁丞相崔植杜元穎王播名面疏其失貶漳州刺史是日同飲於史館者皆貶逐之 乘醉謁宰

相 上諫先後發死 唐張仲方為諫議大夫時鄭餘慶令議發回鶻小貞問發宗赤怒付臺推鞠及元日大赦獨發

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略曰瑪思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罪始被於兄出而獨遺狂發由是發不得死時論美之 人皆

想望風彩 陽城隱於中條山德宗召之乃衣褐赴京遷諫議大夫初未至今郎門及為諫議官論

言事 天子 請先出閤待罪 李渤長慶初為諫議大夫敬宗即位遊晚善之視朝晚一日入閤坐不久羣臣候

立紫宸門外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以金吾將軍次

當以能可否朝政者為之 張宿布衣諸生也憲宗為王時出入邸第宮擢 殺 之舉擢 乃止

殺左拾遺 欲以為諫議大夫李逢吉奏曰諫議職要重宿狂人不足以污賢者位上不悅 逢吉

為劉南 延英猶見 鄭覃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覃帶度與同列延英奏事之

華何人從對曰諫官帝意稍解 中宮黃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

侍父 中奏事 正言直氣 呂元膺字景夫憲宗擢諫議大夫規等抗論人皆相賀 其家出為同州刺史

史及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辭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曰元膺有 宜留在左右使言事可留為給事

左右前擢 侯延英 王播 不敢太子侍讀 路貫 論之

異論 逢奏李讓夷字達心升諫議大夫侍起居舍人李褒有疾請李臣李石附官上曰可盡言今諫議大夫姓名

張次宗 為定孫簡 帝曰書可也李固欲言用崔球崔宗閔之門者悍下東筆注為千古法

不可用 如裴中孫李讓夷臣 有 清慎高亮 東書周樂 見論其為人主大臣知重如此

從事中郎 中郎問學 商病甚劇問遺言對曰從事 論事有爭臣之風 唐文宗嘗

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件旨周墀為之惴慄公權詞氣益
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合作卿諫議以卿
諫議大夫今擢卿閣內論救撝武宗幸涇陽校獵白鹿原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等於閣內論陛下校獵太頻
出城猶遠方用兵師且宜停上帝優勞之諫官出謂宰相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舒諷諭朝堂極
諫九國志閩王延羲立不恤國事好弋獵諫丞相及宗室勲舊左右摸碣諫議大夫黃峻延羲曰老僧風
狂不足怪貶漳州司戶諫責閩中丞鄭元弼延羲疑怪授右諫議大夫會延羲女不嫁百官不賀延羲怒朝士
大夫敘者十有二人元弼為之力諫延羲曰卿仰魏徵何如人乃諫不止也元弼曰陛下幸似唐太宗臣方魏徵可矣延羲怒辭
朕之汲黯因朝因錫資賀殿李士承旨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十三篇貞宗手詔褒諭命內
謂曰
也
不歷郎中員外春明退朝錄近世郎大篇劉丞相張尚書方平王宣徽拱辰吳侍讀相呂給事舜卿都中王公關文
皆而便為諫議大夫階丞筆諫議班在龍諸上若帶代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是品階之

起居郎

後漢馬皇后撰起居郎
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御左右記錄帝言及賓客
酬答後別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領之
隋百官志北齊有起居省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各一人校書郎各二人後周有外史掌書王言
動作之事以為国志即起居之職又有著作二人掌綴國錄則
起居著作之任自此分矣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叙
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煬帝內史省加置起居舍
人二人從六品次舍人下

唐百官志門下省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下掌錄天子起居法度
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
季終以授史官貞觀中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
事每仗下議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
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仗在紫宸內閤
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
螭頭高宗臨朝不決事有司所奏唯辭見而已許敬宗李義府
為相奏請多畏人之知也命起居舍人對仗承旨仗下與百官
皆出不復聞機務矣長壽中宰相姚璹建議仗下後宰相
一人錄軍国政要為時政記月送史館率推美讓善事非

置而起居郎猶因御制敕稍筆削以廣国史之闕起居舍人
君記言之職唯編詔書不及他事開元初復詔修史官非供
奉者皆隨仗而入位於起居郎舍人之次及李林甫專權又
廢大和九年詔入閤日起居郎舍人具紙筆立螭頭下復貞
觀故事有令史三人貞觀三年置起居郎廢舍人龍朔二年曰左史天寿二年如之
六典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起居郎因起居注以為名起居注者記錄人君動止之事春秋傳曰
君舉必書禮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皆其事也宋衷世本云沮誦倉頡為黃帝左右史周書穆宗時有左史戎夫書
前代存亡之誡諸侯之国亦立之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皇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
之職魏晉以來皆中書著作兼修国史及北齊集書省領起居注令史之從七品上後周春官府置外史掌書言及動作以為
国志盖其任也令史三人先置楷書手令改為令史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

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
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記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
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于國史焉漢獻帝及西晉已後諸帝皆有起居注皆史官所錄自隋置為職員列為侍臣專掌其事每季為卷以送付史館焉

五代百官志後唐同光元年起居郎起居舍人各置一半

國朝官品令起居郎從六品

記善惡以為捡識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
左史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為鑒誡庶幾人主不為
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良曰
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 召令侍書 遂良自以書郎遷起居郎先工草書太宗嘗謂侍中
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遂良下筆遒勁甚
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 龍封
禪 遂良為起居郎正觀中詔有事于太山先幸洛陽有星孛于
太微犯郎位遂良言于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古列
將軍成東岳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
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大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然之
下詔罷封 職當修注 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
禪之事 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
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右史臣職
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
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 不敢異論上見執筆所記名為史 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 鄭朗
字有融為起居郎初太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
風謂宰臣曰朕聞前日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年
遇湯時御之一則貴妃當時貴妃如此如今富豪家皆能致之所以今
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昌用金唾壺作因事詔已數之矣
時郎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郎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
之 朗對曰臣 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觀者太宗
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
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曰適來所記無可
否哉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
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
以為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 人瑞 鄭仁表為起居郎文章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
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以婦公辭內職 獨孤郁遷起居郎權
德輿作相郁以婦公辭內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壻因詔宰相須氏族之家選尚公主者 隨宰臣記事
焉定請并左右史隨宰臣延英記事宰臣不樂
純用科名人 國朝唐詢江東轉運使因辭得上殿言執政修起居注非故事未幾修注闕仁宗遂用詢

左司諫

唐百官志門下省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掌供奉諷諫大事廷
議小則上封事
職官志左補闕二員從七品 古無此官天后垂拱元年言書事每切旁求遺未記
弘於歷選膺言共理為擢眾才寄以登賢斯之進善左右遺拾置左右拾遺各二員掌供奉諷諫行立次左右史
之下
六典左補闕二人從七品 家有遺闕則補石官詩云袞職有闕惟
仲山甫補之義取此義後漢中散侍臣曰公卿掌 國拾遺補闕魏志文武帝詔曰公卿掌宜補
闕拾遺獻可替否晉謂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後魏 居嚴陪常侍左右備卅補闕左右垂拱
中用其義而創立以員左右各二員十勒神處切依舊各制二員其才可則登不拘階叙又置 左右各三員通前為
無左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
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
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五代百官志後唐同光元年補闕拾遺各置一半
國朝雍熙五年詔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

元祐官品令左右司諫七品

職在諫曹唐崔寬興元為左補闕時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德宗與上疏切諫云臣職在諫曹今陳奏當職敢避斥逐血伏待

刑不甚諭東柳渾天寶初拜監察御史臺中執法之地動限儀書押渾性疏放情蔡長柯為密其疏縱渾

小樂乞求外任執政擢拜左補闕握筆草狀劉寬夫為左補闕周祐進左維措手才奏為左補闕傳沼同衆東哂不可賞判郎諫

安得此言須推揚首末來寬夫曰作諭陳沼之特不記發言前後唯、、、、即是嫰臣若尋究推排恐傷聖体帝嘉寬夫引前

釋之諫公主出降行五禮施敬本為左補闕開元十二年唐昌公主出降行五禮敬本與張遇孝緻等上疏以為宗室嫁嫁若漢之前敢周之露寢陛下所以負黼扆下萬國軍盡為周經語徒人臣致敬之所猶立擔可見不可得而升也

昔閏女出降以曹侯為主但有外館之法而無露寢之制今設案寢敬行禮即當人臣偏行騎入於庭禮升於堂主人設

凡送紫座之周寶使敢近登降亦雖之也又稱主人稱賓語子有事至於人之至言詔信以事聞事無行禮於賓係

制其間名数來等並詳推於彩所玄疏聞其鄣孝正辭

宗納其言移於先夏門外設次行禮孜孜獻納嚴外復自拾遺

轉補闕及裴延齡之附宰相裴自建語之曰為拾遺與李二補闕、、今之爭將日聞補厥無聞其嚴補闕官僚職無不公時

者進援不擬最將休復東見而退賞逸一人可勸天下國朝真宗咸平五年終南山處士种放對于便

殿上親擢勞命坐語久之館子都亭驛翌日改左司諫直昭文館上謂宰臣曰放召對求詢以民事則曰明君化之聞以吏事則

不勞但言愛民而已又之言所當獻綱從於章疏如自有辭之隱且曰顧敢餘給以伏甘班以見親近清淨撰議之事

無敢為者賞、、、出自宸選明道中執政除某親唐二人為工言、、、、司諫上謂曰補宇法制是諸官須

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今不可專他祖宗去受若臺諫官是大臣自執政選恐非如此擇作千次背父為宰

相子為諫官唐元和元年杜從郁自從為左補闕崔羣韋賈之劉諭李仲為左拾遺補闕官品不同皆是諫官

不可使子論父改為祕書丞、、、若政有所失語中書為之辭文宗以魏謩為補闕上皆

言於宰相曰太宗得魏徵為補闕失獲成聖政我今得魏謩必能通諫諍不敢希及自見魏之政在此處以無所之地令

之間

拔擢左補闕於仗內俯述諫諍臣鈇元褒曰遺補官直叔見拾遺門、、、、、、、也

注十疊下

左拾遺

唐百官志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掌同補闕

職官志左拾遺三員從八品上見補闕

五代史見補闕

六典左拾遺二人從八品上皇朝所置言國家有遺事拾而論之矣及拾遺為中郎署長出入禁闥補闕拾遺不常初立給事中參問時中全嵗拾遺、左右繢漢書張衡為侍中從容諷議拾遺左右後漢初置內正長王給

遺意對又孝文帝命侍中丘拾遺左右創立門員

國朝雍熙五年改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元祐令左右正言從七品

扶犀遷重唐白居易上疏云家思授臣左右遺依前翰林學士者其選甚重其扶犀遷所以然者以其有

內也夫凡人之遺為則言其位身貴則其自保位則偷合而不言受身則守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

卑救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不忍負恩天位未足惜身未足愛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

心上不忍負

以諫官不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居易

與元稹書云僕在翰林時身是諫官月請諫紙啟奏之外有可以救人病裨補時闕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闕於上聽未

就而謗已生矣又書云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矣

竊時之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已為造物者肯兼與之乎況詩人命處多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剝至死

頷叩龍墀劉栖楚為拾遺敬宗即位畋遊稍多坐朝常晚栖楚額叩龍墀若無心、、臣忝諫官致陛下有此

削栖楚以額叩龍墀見血父之不已宰臣李逢吉出位宣曰劉栖楚休叩頭俟進旨栖楚捧首而起因更陳論盜頭見血上

為動容以衫連揮令出栖楚又云不可臣奏臣即碎首死牛僧孺復宣示而出敬宗為之動容無何遷起居郎擢自草

竇群隱居毗陵以節業聞著書三十四卷號史記名臣疏貞
元中蘇州刺史韋夏卿以園丘威畢薦無献其書不報復薦
羣召拜左拾遺遷侍御史充入蕃使判官因入對奏曰陛下
即位二十年始自草澤擢臣為拾遺是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
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
也德宗異其公品之處為侍御史 諫沉香亭子 李漢為左拾遺敬宗
始治宮室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材漢上疏論之曰若
以沉香為亭子即與瑤臺瓊室事同又奏近日除授不由中書
費義多是旨出施行臣恐自恐紀綱大壞姦邪恣
行須陛下各勅有司猶存典故坐言亦出為從事 諫觀酺樂 李嚴
之為左拾遺先天二年睿宗詔三日三夜御安福門觀酺李延
之上疏四不可云、狀迎晝則歡娛暮令休息愛令通夜恐擾
乃止 諫除授不由中書 韋遷為拾遺在閣內言臣伏見近日除授非
聖、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宮出臣恐自此紀綱大壞姦邪恣
帝也景嘗奏帝處晉曰更有何事元懼是曰陛下近日修造太多
有司聞卯合奏會亦直知陛下修造之所但見迎遇死木絕多官
卯知修造不已伏乞聖
帝曰吾奏如然後各復位 聖慶論中丞溫造凌供奉官 大和三年左拾
遺舒元輿等論中丞溫造凌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
仲與溫造街中相逢造怒不回避擒虞仲從人笞其脊背
臣謹按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不避宰相外無所迴避今日造
朝見故事陛下近臣忽行陵轢曾無畏憚以事雖小所繫
關理分者即不可失也分理既失亂由之生拾遺補闕官雖
卑乃陛下近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
法吏忽法何以持繩劃行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乃曳
泣馬如何品御史與造相逢又異其從人當時不上聞所由
以強暴益甚臣等又覽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
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處不思陛下
若不因此特有懲革伏恐從此供奉官每遇中丞累朝
尚衰失自陛下臣等官忝諫列實為陛下惜之又聞近日已來
應合有導從官事力多者衝過之中行凡太
過自今導呼前後不得過三百步 獻大像閣賦 崇禧
龍初為夏侯尉來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
先詣闕、、、詞甚典麗擢左拾遺 不數年出將入相 蕭嵩
為左拾遺常與布衣張鎬為友鎬而薦之
則為王者師不用則為谷一叟耳玄宗擢鎬拾遺 用之
、、堪為諫諍之官 崔邑少知名長安初內史李嶠御史張逮
由

是召拜左拾遺 三諫不聽 徐仁紀拜左拾遺三上書論得失不納謂人曰、、、可去矣遂托疾歸鄉里 柳
箋子 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箋奏時譽日洽以其博學日為、、 斗量 天授二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
用頗為起雜詠諷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把推侍御史挖脫校書郎 諫迎軒轅先生 宣宗大中十一年右
補闕東蝦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珪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詔云、學士位當列聖而在諫司獨宗表章呆
納諫 國白把麻 盧事舍人實詔借令拾遺、、、若善諾者責不知書多失句更改用拾遺低声摘句以取及
呂溫為拾遺夜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自呂始也 時柳宗元寶云二事載一文半字何不與也把也
即日上疏論諫職 元稹自校書郎應制舉等第一登科為首十八人稹第一制下除左拾遺
性鋒銳見事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持事無不言、、、 諫營興泰宮 盧藏用為左拾遺則
天於萬安山、、造興泰宮、、藏用上疏書見自古帝王之迹矣因上嘗三尺階茅茨不剪者書見之所謂
拾遺、、若大衛之行十家之產而能需臺之閱文之所以也在能重名無遺為帝王之風今陛下營臺建宮
別館百以多矣更勞人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己者 諫為公主廣第宅 辛替否為
左拾遺景龍中安樂公主附所補官屬多非其才中宗、替否諫曰臣聞王者以愛人為本建官不以私昵以名良
懋重臣不以可以私進不以功為先後勞大夫上九品各以為久當狀陛下晉百行賞
陪十增官金銅不供其印東帛不充、、何怪細民之臣何
懋於無力之士於公育稍役學每推擇臣聞積之者聞福生宅
基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還賢良以慈之設宮戒以康之傾府
庫以關之社宅第以居之、陳之臺以遊之可謂至矣然而用
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
恐變責成怕翻福為禍何所待乎 文價益重 五代史王祚父徽
翰同年進第拜左拾遺維翰入相拔以父同門生裁唐同光初與賓
當自東維翰奇之禮待甚厚自是、、、
書命有元和之風

諫院

國朝舊常以省官二員判院事其員有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

言天禧元年詔別置院

慶曆三年知制誥田況言有唐兩省自諫議大夫至拾遺補闕共二十人每宰相奏事諫官隨而入有所闕失即時規正其實皆中書門下之屬官也今諫議大夫無復職業而司諫正言知諫院皆遺補之任而朝廷責其言知夫大之職而地勢不親位序不正在朝廷間則與衆人同進退非所以顯而異其分也今黨庫兇散之吏尚赴內朝堂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任諫院每聞一事皆求諸采聞比反論列或至後時今若諫官得奉內朝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笑兼王素歐王修蔡襄皆以它官知諫院居兩省之職而不得務其列於體未便欲乞今後從小兩省班次所貴名体相稱副陛下遴求之意詔今後比直龍圖各依修起居注例令每日赴內朝

四年詔自今諫官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十一月詔如先朝舊諫官六員

至和二十年詔臺官不許相上殿

熙寧二年同知諫院司祿言近命諫官與左右兩班序立從請准御史臺閣報令臣歸本官班序立依諫官改合必左右位今欲從居注行起居舍人起居郎事直舍人院行中書舍人事同知諫院行司諫正言事者也國朝兩省官不必正員苟行其事必立其班所以明職分勤官守也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絀而不與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將今綴小兩省班

置印 唐文宗大和相惜諫官以章疏之故夏患累同臺中剌務 年置諫院印科擇事省中多士吉趣不一故言遺補

情、御史、郎官相輕職即位進奉恩澤國朝嘉祐八年知諫院司馬光奏諸路進賀登極表至京師朝廷一例推恩乃至伊行春敢推知州軍或所遺之人非親人者條齊郎及差遣使與侍此盡國初承五代姑息蕃鎮之弊後來因循不能釐正國家奔祿本待天下賢才及有功勞之人今使此等胥吏皆寬濫為大弊況近年官吏繁冗十倍於國初之時若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一官吏為服屬金重賜金帛而罷

奏事近侍立兩廡 治平元年以同知諫院呂誨奏先帝朝兩府及臺諫官奏對和左右近侍皆引避於兩廡故得從容論議事今押班等官近臺對說近侍皆引避之任

起居院

國朝初置但關勅送史館不復撰集

淳化五年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泌言乞置起居院復左右史之職修集記錄以為起居注每月與時政記同送史館遂從置院於禁中從授着為同修起居注增置楷書二人月給公用錢十千表紙五百番九宣徽院客省四方館閤門御前忠佐引見司制置進貢辭謝游幸宴會賜賚恩澤之事五日一報翰林麻制德音詔書勅榜赦沿革制置者門下中書省封冊誥命進奏院四方官吏風俗善惡祥瑞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殊異之事禮賓院諸番職貢宴勞賜賚之事並旬十一報吏部文臣除拜銓選沿革兵部武臣除授司封封建考功謚議行狀戶部土貢

班表州縣廢置刑部法令沿革禮部祥瑞貢舉祠部祭祀畫日
道釋條制太常雅樂沿改禮院禮儀制撰吉凶儀注司天風雲
氣候祥異證驗宗正皇屬封建出降宗廟祭享制度大理寺刑
律起請並一月一報內外鹽鐵金穀增耗度支經費出納戶部
版圖升降歲終一報內外臣寮上章封事詞采可觀事理可行
者中書具章表封下每季編送史館以起居舍人史館修撰梁
周翰等起居郎李秘書丞直昭文館李宗諤掌起居舍人事
四月梁周翰等上言謹按記曰天子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書之又曰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春秋傳曰君舉必書言者尚書
是也事者春秋是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自魏至晉起居之
職歸於著作其後亦命近臣主掌其事至後魏始置起居令史
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座左右記錄帝言及賓客酬答之語後又
別置起居注二人北齊有起居省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內
史唐起居之官隸門下顯慶中即與舍人分居兩省每皇帝御殿
左右史夾香案分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首之
坳處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凡典禮文物冊命啓奏臣僚
薨免懲惡勸善之事悉載於起居注季終則授於史官以俟筆
削長壽中宰相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使無紀述若不宣自
宰相史官無由而書遂表請伏下所言軍國政要命宰相一人
專知撰錄季終撰授於史官即令修時政記是也元和十二年

詔每遇坐日如事有可備勸戒合記日者委其日知印宰相宣
示左右起居令其記錄仍依舊例季終送史館太和九年詔起
舍人准故事入閤日賫紙筆立於螭頭以記言動伏乞今後應
有崇德長春殿每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編
為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其樞密院事關機密亦乞命本院逐月
具合書事件密封送史館自餘百司凡干封拜除改沿革制置
之事並乞依臣等所請特降勑命具條件關報起居院每月具
所編錄封送史館從之仍令郎舍人下直於崇政殿以記言動
別為起居注以付史官周翰等又言每月起居注願先以進御
後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等始也至道二年李昉錄章
事加監修國史建議復時政記故事時政記月終送史館以
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也大中祥符八年移院
於右掖門外之西廊時禁城火故徙于外元祐三年復徙右掖
門之內
至和元年知制誥賈黯言每邇英閣居侍臣講讀經史其答頃
之際動關政体而史臣不得預聞臣竊惜之故乞令修起居注
入侍閤中事有可書隨即記錄從之治平二年以實錄院檢討
官集賢校理宋敏求諸王府記室參軍直集賢院韓維並同修
起居注初修注直闕中書進敏求及集賢校理楊繪　英宗閱
修起居注選何等人宰臣對曰例以制科進士高等與館職有

才望者兼用揚繪皇祐五年第二人進士今以次當補帝曰修起居注郎知制誥宜且以次補乃命易之熙寧四年詔諫官兼修起居注者因後殿侍立亦許奏事從張琥之請也

孚簿名手三年以同修起居注事衡知安州以諫官銜史蘇宋刻本吳中掌書其事故照之

典儀 贊者

唐六典典儀二人從九品下周禮秋官有司儀蓋其任也晉有儀注宋宮殿中將軍舍官有掌客居置典儀錄事一人掌朝會之事史闕其品秩梁有典儀之職宋辞河曹之官掌贊導奏之事朱來武庭東京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從第五品史闕其員是以言事皇朝置典儀二人隸門下省四門人皆典至夏贊大夫掌贊之事後常用人士續贊者以知贊者之事贊者十二人隋太常寺有贊者十人唐置寺有十二人皇朝因之隸門下省掌贊唱為行事之節分番上下承奇之事官典儀掌殿上贊唱之節及設庭版位之次若元正冬至大朝會王公升殿皆生處至而退皆傳贊唱而引之節若國有大禮侍中行事及進中嚴外辦之版皆贊相焉

國朝大朝會則遣官攝事

城門郎 門僕

唐六典城門郎四人從六品下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蓋城門郎之任也初漢置城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人出從緹騎一百二十人蓋監門將軍之職魏因之晉氏品第四秩一千石掌城門屯兵有司馬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齊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隸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祿卿掌宮殿門戶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三人下大夫北齊第四品上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第四品上掌宮殿城門並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中士六人下士一人掌皇城五門之禁令又置城門中士人一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皆其任也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二人校尉從四品下煬帝三年又隸殿內省十二年又減一人降為正五品後又改侍書城門郎置四人從六品又隸門下省皇朝因之門僕八百人按晉光祿勳左中郎將有京城門僕各二人隋有太廟郊社門僕皇城門郎置門僕分番上下掌送管鑰

城門郎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闔之節奉其管鑰而出納之明德等門為京城門朱雀等門為皇城門僕各二人為宮城門嘉德等門為宮城門太極等殿門通內等門是閣上閤門東都諸門准此開則先外而後內闔則先內而後外所以重中禁尊皇居也候其晨昏擊鼓之節而啟閉之承天門擊曉鼓聽擊鐘後則鼓一鼕、鼕聲絕宮城門及左右延明乾化門開第二鼕、鼕聲絕宮殿門開夜第一鼕、鼕聲絕宮門閉第二鼕、鼕聲絕宮城門及左右延明門皇城門閉其京城門開閉與皇城門同刻承天門擊鼓皆聽漏刻契至乃擊待漏刻所牌到擊鼓每聲絕、初承天門允皇城宮城闔門之鑰先酉而出後戌而入開門之鑰後丑而出夜盡而入京城閤門之鑰後申而出先子而入開門之鑰後子而出先卯而入若非其時而出有命啟閉則請閤奏、音合符而開闔之凡車駕巡幸所請之所計其應啟閉者先發而請其管鑰及至郎開闔如京城之制

國朝大朝會則城門郎遣官攝事

符寶郎 主寶 主符 主節

唐六典符寶郎四人從六品上周禮地官有掌節春官又有典瑞並其任也自漢以來迷有節符璽郎皆為璽郎也秦為符璽令史記云始皇出遊會稽趙高兼行符璽令事是也漢因秦置符節令丞屬少府更名符節臺後漢光武中廢符璽郎不復置尋又置符節令一人為臺率主符節事掌授節銅虎符竹使符及虎符之事其屬有符節令史魏晉別為一臺亦屬少府置符節令一人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銅虎符

郎中四人兩漢皆傳秦大璽文傳國璽魏符節令位次御史璽晉武大始元年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宋因之齊置主璽令史於蘭臺以持書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并置符節令史二級御史臺置符節令領符璽郎中從第四品中太和末從六品上北齊御史臺領符節署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後周天官府置主璽下士四人分掌神璽傳國璽與六璽之藏隋初門下省統六局符璽局置監二人正第六品上直長四人從七品上煬帝三年改為郎依舊六品皇朝因之置符璽郎四人則天更名符寶郎受命及神璽等八璽文並改為寶字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復改為符寶郎從璽文也

主寶六人寶即璽也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天子之璽置天子之座左昔印璽二名尊卑共之諸侯大夫印稱璽春秋左傳曰季武子使季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是也主寶掌之分番上下亦謂之番官

主符三十人漢武帝初與郡守為竹使符第一至第五以代周之鎮圭徵兵為銅虎符第一至第五以代周之牙璋各分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皆符合為信六國時魏公子無忌竊兵符矯命殺晉鄙則六國亦有之後漢太守拜皆初除受璽書又發兵亦與璽書並與符俱到後直由象知星晴帝以此例頃後但以符節令發銅獸竹使符下歷魏晉宋齊梁陳隋皆用之後魏有傳符北齊隋皆用之武德初為銀菟符改為魚符又有傳符主符掌之分上下亦謂之番官

主節十八人掌守旌節並分番上下亦謂之番官

符寶郎掌天子之八寶及國之符節辨其所用事有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八寶一曰神寶所以承百王鎮萬國二曰受命寶所以修封禪禮神祇徐令言玉璽記曰玉璽者傳國璽也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為之其文李斯所製面文曰受命于天失位掌璽者投於井中為孫堅所得袁術拘其妻而奪之術死荊州刺史徐璆得璽還許上之漢獻傳魏至晉懷帝敗沒于劉聰、死劉曜得之又傳於石勒石季龍再閔石季龍磨其建起之文又刻其傍為文曰天命石氏後冉閔敗其將蔣幹求救於晉遂以璽送建業永和八年也歷東晉宋梁侯景竊位為景所得景敗偽將侯子鑒盜璽走江東懼追兵至投諸佛寺為棲霞寺僧永得之陳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獻陳亡璽傳於隋其璽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六分蟠龍隱起文字巧妙一與傳國璽同形自晉至梁相傳謂之鎮璽及侯景敗送於齊文宣齊亡入周、傳於隋文帝初亦謂之傳國璽開皇二年改為受命璽至開皇九年平江南得真傳國璽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璽三曰皇帝行寶答疏於王公則用之四曰皇帝之寶勞來勳賢則用之五曰皇帝信寶徵召臣下則用之六曰天下行寶答四夷書則用之七曰天子之寶慰撫蠻夷則用之曰天子信寶發蕃國兵則用之漢書舊儀曰天子有六璽皆白玉螭獸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實善志其曰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漢儀又云以皇帝行璽為凡雜以皇帝之璽賜諸侯王書以皇帝信璽發兵其徵大臣以天子行璽外國事以天子之璽鬼神事以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布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事及發外國兵用天子信璽封拜外國及徵召用天子行璽賜匈奴單于外國王書用天子之璽下竹使符徵召大事行州郡國者用皇帝信璽諸下竹使符發兵用皇帝之璽封拜王公已下遣使就拜皆用皇帝行璽若車駕行幸以直符中佩信璽行璽以從天子之信古曰璽今曰寶其用以玉其封泥皇后及太子之璽其用以金也凡大朝會則捧寶以進于御前車駕行幸則奉寶以從于黃鉞之內今元正朝會則進神寶及受命寶若行幸則合八寶為五輿函封從以從

凡國有大事則出納符節辨其左右之異藏其左以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焉一曰銅魚符所以起軍旅易守長兩京留守若諸州刺折衝府諸處捉兵鎮守之所及宮總監皆給銅魚符也二曰傳符所以給郵驛通制命兩京留守及諸州若行軍所並給、。諸應給魚符及傳符者皆長官執其長官若被替及以大逆其魚符以付次官無次官付受告之同三曰隨身魚符所以明貴賤徵召親王及二品以上散官京官文武職事五品上都督刺史諸節度並給隨身大都督長史司馬魚符四曰木契所以重鎮守慎出納車駕巡幸皇太子監國有兵馬受處分者為木契若王公以下兩京留守及諸州有兵馬受處分并行軍所及鎮兵五百人以上馬五百疋以上征討亦各給木契其在內在外及行用法式並准魚符五曰旌節周禮掌節職曰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又云道路用旌節注云今漢使所擁是也漢書曰戾太子遣巫蠱事懼不自明取使節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為黃旄加以相別蘇武在匈奴執漢節毛落並其事也所以委良能假賞罰魚符之制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在內右者在外用之日從第一為首後事須用以次發之周而復始大事兼勅書替代留守府單及單使更不兵馬新授都督刺史及改替追喚別使若禁推請假勅許及別勅權任者皆須得勅書小事但降符函封遣使合而行之應用魚符行下者尚書省錄勅牒門下省奏請仍預遣官典就門下省對封內遞四勅符與魚右同函封上用門下省印若追右符函盛封印亦准此傳符之制太子監國曰雙龍之符左右各十京都留守曰麟符左二十其右一十有九東方曰青龍之符西方曰騶虞之符南方曰朱雀之符北方曰玄武之符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應執符人其兩京留守符並進內若車駕巡幸留守右符付留守隨身魚符之制左二右一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官庶以銅皆題云某位姓名其官只有一員者不須著姓名即以官名其曹司得者雖一員亦著姓名隨身者仍著姓名並以袋盛其袋三品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六品以下者守五品以上者不佩若在家非時及出使別勅召檢校并領兵在外不別給符契若須迴改喚分者勅符同然後承用佩以為飾刻姓名者去官而納焉不刻者傳而佩之若傳佩魚皆須通攝付十日之內申報禮部木契之制太子監國則王畿之內左右各三王畿之外左右各五府官鎮守則左右各十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於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專賞節以專殺

五代後唐同光中製寶一坐文曰皇帝受命之寶晉天福三年製受命寶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刻四年製皇帝神寶周廣順三年內同製國寶二用白玉方六寸螭虎紐詔選道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命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

國朝傳其二寶太宗別製承天命命之寶用玉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二寸三分填以金盤龍紐係以暈錦大綬赤小綬連玉環玉撿高七寸廣二寸四分玉斗方二寸四分厚一寸二分皆飾以金裹以紅錦加紅羅泥金夾帕納於小盝裝以金覆以麻當海飾以雜色玻璃碧鈿石珊瑚金精石馬腦文盝二重皆表以金覆以紅羅繡帕載以輿及行馬並飾以金又有方匙灰匙火筯燭臺燭奩皆以金為之朝會則陳於御坐前大禮則別於仗衛中每上尊號有司製金寶以尊號為文雍熙三年以天下合同之印為天下合同之寶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御前之印為御前之寶樞密院宣命諸司奏狀用之書詔之寶翰林詔勅別錄勅牒爵勝用之至道三年皇帝受命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為文符寶郎大朝會則遵官攝事

頭可得璽不可得前漢昭帝初冲霍光秉政殿中夜驚光召符璽郎不與璽光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光壯之增秩二等

職官分紀卷第六

職官分記卷第七

中書省　令 監右相內史令紫微令
侍郎　右散騎常侍 見門下省
舍人　知制誥院
右諫議大夫 見門下省　起居舍人 見門下省起居郎
舍人院　五舍人院
右司諫 補闕　右正言 拾遺
通事舍人　主事
主事　令史 書令史

中書省

魏志黃初初改秘書省為中書以劉放為監孫資為令晉職官志魏黃初初置中書令為秘書改令為監及晉受命武帝以秘書并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

環濟要略中書掌百官事盛重有令令僕射丞郎令史秩與尚書同

南齊百官志中書省職置主書令史正書以下

隋百官志梁中書省監令各一人後齊中書省管司王言及司進御之音樂并司伶官西涼四部伶官龜茲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長伶官清商四部入領舍人省 掌署勅行下宣旨勞問

隋內史省監令各一人煬帝大業十二年改內史為內書

唐百官志中書省武德三年改內書省龍朔元年改曰西臺光宅元年改內書曰鳳閣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 時謂尚書省為南省門下中書為北省亦謂門下為左省中書為右省或通為之兩省

國朝中書省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除授省臺寺監長貳館閣帶職提舉官已上臺諫章奏臣僚陳請興革廢置及內外取旨之事

治平二年知制誥祖無擇言中省不當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 門下中書尚書號三省其長官皆宰相之任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不可曉先朝中書改左右省為東西臺此又明不何當也從之

西掖 晉志對掖楊雄解嘲曰握掖垣隋此西掖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震邵漢官儀曰左右書受尚書事益世之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為右書文稱西掖

右曹 上　西省

句法盛中興書花齋拜中書侍郎事掌西省

紅藥 謝玄暉直中書省詩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吟詠盤結綺錢深光映珠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砌上其言翔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明情已對陶春物方榮落安得淩風翰聊恣山泉賞

鳳池 上

龍鳳 謝伯玉中書郎詩曰大方信包含浸厚流不已靈矯翔龍鳳池邊翰葉宗寅

柳樹寺蒙 見禮部門

地在樞近多承寵任通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史曰其謂之鳳凰池

鳳凰池 晉書荀勗

中書令 監 右相 內史令 紫微令

晉百官志中書監及令案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中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宮謁者非令其職也魏武帝為魏王置秘書左典尚書奏事文帝黃

初初改爲中書置監令以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右丞
孫資爲中書令監令盖自此始也及晉因之並置擬一人
陶氏職官要録中書監舊視僕射梁遷簿書自宋以來比
尚書令特進之流而無事任清貴華重大用多領之晉制
中書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乘軺車
南齊百官志中書降令各一人梁曰之掌出內帝命陳中
書監中二千石二品中書令中二千石三品後齊監令各一人隋內史省
監令各人尋廢監置令二人
唐百官志武德三年改內書令曰中書令龍朔元年改中
書省曰西臺中書令曰右相光宅元年改中書省曰鳳閣
中書令曰內史開元元年改曰紫微令天寶元年曰右相
至德二年復爲中書令本正三品大曆二年與侍中同升正二品其後不改
門下省侍中二人九國家之品與中書令參總而專判省
事六典中書令二人正三品周官內史掌王之八枋事書王命盖其任也漢中書謁者
令丞爵少府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司馬遷被腐刑
之後爲中書令即其任也不言謁者蓋文也宣帝時任中
尚書宦弘恭石顯皆宦者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即位恭
死顯代爲中書令元年以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
大小皆因顯白貴幸傾朝公卿以下畏之重足一迹成帝
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中書宦官更以士人爲之
漢舊儀云領贊尚書出入奏事秩千石後漢省獻帝時魏
武爲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此人中書之任也魏黃
初初改秘書令與尚書奏事爲中書令又置監置令各一
人秩並千石以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令監孫資爲令二
人用事攬自此重矣魏制監右爲令故孟康自書中令遷
自中書監特以爲美也魏中書典尚書奏事告黎詔下州
郡又遷特則不由尚書晉氏監令並第三品秩千石銅印
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軺車盛令掌贊詔命
記會將事典作文書舊尚書并掌書奏既有中書官而詔
悉由中書也故荀勗自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
曰奪我鳳凰池何賀之有東晉更重其職多以諸公領之
中興之後以中書之任並入散騎省後復置之宋齊置監
令品秩並同晉氏梁監增秩至中二千石令秩增一千石
監令並增置一品設定十八班監班第十五令班第十
四陳氏因之後梁中書分爲二十一局各掌尚書諸朝總
國機要而尚書主總受而已後魏置監令各一人孝文初
定命中書監正第一品中書令正第二品中太和末監從
第二品令正第三品北齊魏後周依周官春官府置內史
中大夫二人掌王言盖此中書監令之任後又增爲上大
夫隋文帝廢三公府寮令中書令與侍中知政事遂爲宰
相之職煬帝十二年改爲內書省武德初爲內史省龍朔
二年改令爲右相光宅二年改內史開元初改紫微令
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
以釐萬邦以度百揆盖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凡王言
之制有七一曰冊書立后建嫡封建蕃屏寵命尊賢臨軒備禮則用之二曰制書
行大賞罰授大官爵釐年改叙宥降虜則用之三曰慰勞制書褒賢賞能勸勉勤勞則用之
四曰發日敕謂御畫發敕日也增減官員廢置州縣徵發兵馬除免官爵授六品已下官處流以上罪用
庫物五百段錢二百千倉糧五百石奴婢二十人馬五十匹牛五十頭羊五百口已上則用之五曰敕旨
謂百司承旨而爲程式奏事請施行者六曰論事敕書慰諭公卿誡約臣下則用之七曰敕
牒隨事承旨不易舊典則用之皆宣署申覆而施行焉尚書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書皆
帝王詔制記于簡策者也蔡邕獨斷稱漢帝天子之書一
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策書者以簡爲之其
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
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
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之屬是也亦是印封使遠道皆璽
封尚書令印重赦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露布
州郡詔書者告也其文曰告某官某官如故事是爲詔書
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答之曰可以

爲詔書羣臣有所表奏無尚書令奏制曰之字則答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書別史太守及三邊營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爲戒敕自魏晉已後因循有册書詔敕總名曰詔后朝因循不改天后天授元年以避諱改詔爲至今策書用簡制書勞慰制書發日敕用黃麻紙敕旨論事敕及敕牒用黃藤紙其赦書頒下諸縣用絹

凡大祭祀羣臣則從升壇以相禮饗宗廟則從升作階親征纂發則使戒敕百寮册命親賢臨軒則使讀册若命之于朝則宣而授之凡册太子則授璽綬凡制詔宣傳文章猷納皆授之於記事之官

國朝官品令中書令正一品

諸三省長官爲宰相

春明退朝錄或問今之敕起何時按蔡邕獨斷曰天子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來除改百官必有告敕字子家有景龍年敕其制蓋須申中書門下省故劉禕之云不經鳳閣鸞臺何謂之敕唐時政事堂在門下省而除擬百官必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進入畫敕字此所以爲敕也然按政事堂出牒布於外所云牒奉敕云云也慶曆中子與蘇子美嘗携其遠祖洞唐時敕數本來觀與子家者一同字不載敕字而近世所用也

尊寵任職前漢司馬遷既被腐刑後爲中書令尊寵任職之更置士人蕭望之以中書政事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而欲更置士人貴倖傾朝石君防與弘恭皆少年腐刑爲黃門以選爲中書尚宦常時任中書官以恭爲令君防爲僕射恭死君防爲令貴倖傾朝

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北史高允字伯恭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妻子不免高宗是日幸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高祖嘆息久之曰古人之清貧有如此耶賜帛五百疋並掌機魏之若初中秘書爲中書以劉放爲監孫資爲令遂幸掌機密歷文帝明帝王二世號爲專任蔣濟字子通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於大臣經無忘於近古示天下以私晉中興書叢與款使庾亮爲中書疑亮上疏曰陛下踐作以亮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也文清旨遠宜居深密太寧初書招詔溫嶠曰卿卿以令望中允之懷當於用從且夫清而有遠識宜於深密令款卿以爲中書令調端亦滅以爲且少有名行晉陵孫曰朱楚少自乡行官至中書監親瑾曾使整理中書全劉喪共爲論世祖幾作遂用之異車書晏之晉紀勖中監令常同車入朝及和嶠爲令而最鄙勖爲人嶠意高亢每專車自此使監令異車自此始以著述爲事臧榮緒晉書龍治晉性淡退唯以著述爲事亦與夫爲中書令中書五郎晉諸公贊陳眞爲中書令張華爲監與華仍盡機密而推崇之每至直詔書無大小先示華了不厝意華得詔書不復示雅者皆中經歷中書五郎其從容如此朝事莫不諮之懷賢以稱指爲中書令轉事莫不諮人之君之所取信於臣下無以尚也清裁晉中興書顧字和王爲中書令帝曰敦和清裁重爲白當卸合尚小數呼兒竟宜觀之命以爲中書令敦共諸大尊之事不宜以親居之皆要授衛將軍中書令不敢晉詔不宜以親居之銓管詔命上大令小令晉書王獻之卒以王珉代之爲中書令世號大王令小王令珉父洽亦知中書中書令至此珉復詔父人以爲弃世令望弃世令望上清顯要任擢道晉書王狀王洽爲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將受之從兄劉之遺書曰吾令一十九便居顯要任我不敢以先旨爲勇吾義深之孫爲本年至四五十之間擬復起屬公頗之作吾所諫況降此退者那冷遂不年酬對無方書晉

中書令之職酬對無方斟酌醲冝非惟無賢
而已非望士良才何可妄居斯任累辭乃止 奪我鳳凰池
荀勖自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
何賀之有

宜處機近以參時務 王珉別傳珉字季琰詔曰新除侍中珉才學廣贍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為長兼中書令

入雲龍門殿前再拜 大安元年有劒人入雲龍門殿前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付都督懷辭之

乞授子荅詔 晉諸公讚曹廣為中書監侍多事不避時世批乞授子荅詔先荀勖為中書監風度使兒鴻書侍事宜藹狀相承以子弟管之

表乞除監 王亭表曰臣表乞得中書監將荀事一所司端誠保傳擇力是槐有詔曰昔荀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志曰奪我鳳凰池卿諸人賀我邪

清雅履正 王發表曰中書令頊軍吏亮清雅履正可中書監頊足不處之勿疑軍如故

非輕才所能獨任 王獻之為中書令營物王為中書職掌詔命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常命宰相參領中興以來益重其任故為王言然繳淺者四寒者也

平和有文幹 吳志胡中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

以言語辭捷見知 玫尚有俊才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辭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

兼管內樞以重其任 宋泰始起居注王言之職擢司青要中侍軍丹陽尹王景文風尚弘簡清虛澹靜老莊成讀貴賢國道宜蕉管內樞以重其任可中書令

昇風端坐 表蘇紀馮書呈精為中書令時父亮為尚書全每朝會語以昇風端共坐

作表不能改止 晉司馬景王命盡訟作表吾主不可意捨媚思不能改止會觀其草為定五字松大悅服

共掌機密 張華為監荀勖皆為令共掌機密

雞棲樹 郭頒晉世語劉放孫資共典機要夏侯獻曹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入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幾指謂放資也

門外車常數百兩 沈約宋書傅亮為中書令省專典詔命以亮任抗周權震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日車常數百兩

清官 晉書王延之代張緒為中書令何偃嘆曰習以子敬季琰為此職令以延之代緒為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為未易

付紙筆為頌 後趙錄徐光李式幼有文才年十三王陽攻頓丘掠令思我為光曰書柱作詩賦左右以白勒勒令呂光付紙筆光立為頌勒賞服遷中書

令

以文見美 後魏任城王澄為中書令蕭賾使庾蓽來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中張彝曰往魏任城以武著稱今魏任城以文見美也

貞忠臣 高允為中書令高宗禮敬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或有上書言得失者高宗省而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是非子何為不作書而諫之使人知惡而家內隱處也豈有以父親恐惡彰於外也今國家善惡不將面陳而上表顯諫此豈不彰君之短明己之美達如高允者真忠臣也朕有非但正言面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汝等在左右曾不聞一正言但當朕喜時求官乞職汝等把弓刀侍朕左右徒勞力苦皆至公王此人把筆匡我國家不過作郎汝等不自愧乎於是拜允為中書令

把筆正國家 上不名 允為中書令文帝重之不名呼為令公

絲綸王言 出納帝命 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臣聞鳳閣天邃鳳沼神深絲綸王言出納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宣簡整表自錄或由靈空常無象在於年壯由河魏況今歸陶百志俱論

不 進止詳華 唐曆左傳字大瑞遷中書令固辭表所以安邊者多博知漢置將相叙五禮寒以為拜藏思猜衛不壽其辭天子年從之其俊寵可斤事給社謨又帝指庠云詩書將令多聞四方風議遲詩語命若成歸然進止詳華人皆以目號為侍帝嘗要近臣述泰王論 既而顧左右曰何如聞孝傳

第功班賞第一 房玄齡太宗即位為中書令策功班賞第一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

非勲非舊責重位高 岑文本為中書令歸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賀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嘆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祿已重尚何敢產業耶故曰未第一云家事故任職久受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

若任當以中書令處之 薛收卒其後閣李士儼數其早死不得與兄即位歸勞玄齡曰收若在朕當以中書令處之

留卿若失一臂 薛收子元超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曰朕留卿若失一臂顯太子未齋務關中事卿愚寧之

盡誠輔太子 褚遂良父喪起復拜中書令帝寢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霍光劉備託諸葛亮朕今委卿太子仁孝其盡誠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而毋憂

執政事筆從

政事從堂裴炎輔太子爲中宗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
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僕
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
管政事政事堂爲中書省首使作于都亭驛
父子相失貪叡最拜中書令將父恩以吏部尚書侍御注
貪叡爲青託以汙虎虎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
玄宗在東宮叡奉弟申致寶湜家相太平公主用人以
成爲之擢門下客狄海鵠致以減虎猶吾而心負不忘以
賞罰自肆鍾紹京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
日是中書令既當路以賞罰自肆 宰相中最
擇戎蕭至忠爲中書令時宗楚客專務檀權南衙臣寮王
毋忌李嶠務自安無所彌正忠介於間獨不能輕
特望翁然歸重帝亦曰 倡封禪議張說進中書令倡封
宰相中至忠最孝哉 禪議從之詔與諸儒草儀
多所撰封禪壇頌以夸成功東封還爲尚書右丞相中書
裁正 令含人王迥撰封禪壇頌刻之泰
山以夸成功初原親禮不勝封禪從自請乃不得平受分
少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五品從不無加勳而
不勝氣 善傳奉教於叔遺張說家貧是中書令時年若三年吾
恐其詩 傳奏教於叔邊然給家浴吾恨

其不幸二員何相迫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侍郎及
當相說位其下議論亦所屈說不定
年未幾嘉貞罷相爲幽州刺史至所
嘉貞以罷相說恭貞東疑侍殿不訢遂出爲幽州牧所不
說代其處嘉貞對學謂人曰
曰中書令幸二員何相迫 全君四災嘉貞爲中書令
延副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所
請變曰呂氏政事皆當時語曰呂可畏嘉貞人一宮之中書舍人
此終其坐嘉貞罷相中書舍人苗延嗣之後吳兢政事
位出其上既驚曰此吾終其坐使十年爲中書令
以思澤進白敏中爲中書令令自裴度
中書令時爲威以鏡得官敏中以思澤進 綠野堂裴度
爲中書令時天子數從度遇直言不復有
道遠方以治第東都集賢坊宦者邪佞不數召見當時
號摘榮閣爲樓迴環極都城之勝又於五橋別墅
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號綠野堂激波其不貴野服蕭灑
歡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間
事而帝知度年雖老精神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
否開成三年以病丐還東都真拜中書令則家未克謝
詔先給傳升上已宴群臣曲江度不赴帝賜詩曰注想待

元老職名假不早我家世石泉愛來學立抒判詔方春填
辰爲雖勅警悖自持素原中款見公詩厥示此異日可進
使者及門而貴光年七十以詩置靈几上 停嚴鼓車駕征遼中書
令岑文本卒帝觀殯幾輔之議潮其夕帝聞其鼓三鼙四
六命閣撫得而許置靈几
文本殯遊清浑則但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
諫不宜持國與人郝處俊建中書令帝多疾欲遜位武后
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道之理
陽各有所主不相奪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
天下也陛下爲子孫守之不宜持國以與人 缺位四年
玄宗時宰相蕭嵩加中書令自張說罷中書
令後缺此位四年嵩得之常帶河東節度使 進金鏡錄九齡
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官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
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 衣錦晝遊
張九齡爲右僕射兼中書令詔歸拜掃特賜紫一領練千
兩命於所經州縣以爲左右手劭門以錦晝遊曰故金紫
吏部劉炅元中爲中書舍人 一代詞宗吏部郎中孫逖九齡一代詞宗
里甸自我與應無所施 中書令引爲中書舍
人與思起草多甚事 衆士常以爲大夫封爲司數客御史
文?人以爲美談 以圖衆士殊不禮之王昱爲中書

令大宗寶應故用歷年門下 周 焚表草爲中書令
每陳從政非常相當選授 終陳事表草削
手自焚之既然曰管晏君 有刀筆才闕於將事尹光列吳
之過由後之爲史兼爲此 能刀筆才開於將
事口胡中新治誠其心識辭豬有力筆 職典文
事爲中書令離不無臣腐京自守不專名家
詞情思不至之後觀事文帶續已國有素制道宗明爲書典
之不叙見事學文豐曰帝爲中書監職兼文
詞若情思不以元碍特兼本有官制以藏其莊
意謝所任 主有貴中書省增吾官之已豈
中書郵王以言男特除兼中書令下度支給 活中令請受
奉行有旨自東來有活中書令請受則例
則例上

右相

憂畏不自堪虞世南拜右相 楊國忠
宰相恒憂畏不自堪疾懷老病丐解職
丹青 閻立本拜右相初太宗與侍臣泛舟春苑池見異鳥
容與波上詔坐者賦詩而召立本俳狀圖外傳

呼畫師閻立本是時已爲主爵郎中兩代也左右所呪丹粉
望坐者羞赧流汗歸戒其子曰吾少讀書文辭不減至帝
獨以畫見名與廝役等若曹慎毋習然性所好雖被訾
爲亦不能罷也既輔政但以應務俗才無宰相器時長洛
以戰功擢左右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嘲

辭疾許敬宗改右相辭疾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

內史

參謀軍事唐封倫爲內史令秦王討王世充命倫參謀軍事

內外百務悉關決肅武德元年遷內史令帝委以樞密內外百務悉關決焉或引
手御榻呼曰蕭郎詔旨下中書未即行帝讓其稽留曰
帝內史詔敕多是或百司不知所承今判是初在所以安
危者毋歐令也承一詔必覆審使先後不謬始得下此所
以稽留也帝曰若爾何憂乎

論政事必陳古爲諭實威亨後元年授內史令每論政事得失
必陳古爲諭帝益親倚嘗引入卧內謂曰昔漢有以封國
吳六公家是也今議爲天子而公爲內史令事固有不等

帝感悟乃有詔曰臣家在遠乘爲外戚者有三皇后今
陛下登遐臣復以謬承進用夜懼不容任帝笑曰公以三
后務孝於聊崔盧者**世爲帝戚**上猶自然大公世爲帝戚不亦賢也

發孝經對則天當載初元年爲內史后御明堂詔天官

天帝異稱孝經后問天與帝異稱云何天官曰天地一也
制曰知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奈何
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五方感大天帝后曰帝
有六則天不同也因吳天官不得對后曰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始乎鼓琴鍾瞭所之知意在山水是人聽者風易俗
矣何取樂耶天官曰聖人作樂本乎人心心變

對樂上**眷禮卓**風俗未世樂壞則爲人所移后喜賜帛

異然人從徐內史后幸二陽公陽宮皆從賜大將第一
道香禮卓異時無事者

凝寧相揚再思遷內史居宰相十餘年阿匿取容無所
物卿曰公位尊何自屈所答曰世路孔難直者先傾不爾
豈全其軀於時水涉閣衙門有車陷於淖者曰何從宰相
贊理陰陽遂致艱于行再思遣吏謂曰

扶殺王夔之李伍撰汝牛自弱不得獨責宰相

拔內史武承嗣狂夫昌左相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
播衡以威衆疑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覺然曰我
未之思也乃罷承嗣爲太子少保洛陽人王慶之率偸
數百人請以承嗣爲皇太子后許之因請后追服德諧淇
故昭德言殷慶之餘儀后追因奏曰自古無天子而爲
姑立廟者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之也皇嗣陛下子也當
傳之子孫爲萬世計陛下天皇顧託而有天下又革承
嗣臣見天皇不來食矣後乃止承嗣譖德諧之后曰吾任
昭得而復安枕是代吾勞非而所知也

叱獻赤文石者有人獻洛水白石而赤文者獻闕下曰此石赤心故以獻邪得此曰洛水餘石豈盡反邪

膽大於身昭德顧左右上指日王志愔上疏斥武

一切奏議皆取則指嘗謝傅會臣對

請太子出外朝王友貞諫乃大於身是所衡上揚宰貴者拜
內史畫改王之遷宮其禁既爲皇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
即臣及善不受文而清正自將臨事不可奪有大臣節

臨事不奪有大臣節上

中書令一日不見天子手將一歲怙寵每
待宴香臣擢及善救藏抑之后不悅曰將年高不宜侍遊
宴但檢校羽中及善即謝病請月后不復問疑曰中書令
可一日不見天子乎后默然擢

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年

辭劉李嶠遷內史嶠辭劉復爲或均
許以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不章事

賜金一函蕭瑀遷內史令時軍國草創方隅未寧高祖乃委以心腹凡諸奏便宜數十條手
勅曰得公之言社稷所賴運智之美以甚成人之美厥誠
者之言以金削其想令賜金一函以報智者勿爲推退

侍郎

漢舊儀漢置書領中書尚事置丞郎

魏志黃初初改秘書爲中書置通事郎掌詔草

環氏要略中書內容詔有令漢丞郎

晉職官志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既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爲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郎員四人中書侍郎蓋此始也又

江右初改中書侍郎曰通事郎尋復爲中侍郎晉起居注
詔曰今士大夫多不樂字牧而好内官今宜先經外郡治
民著績然後入爲常伯中書郎
南齊百官志中書侍郎四人
隋百官志梁中書侍郎四人功高者一人主省内事陳中
書侍郎千石四品隋初改爲内史侍郎四人煬帝減二員
改爲内書侍郎
唐百官志侍郎二人正三品掌二令之職朝廷大政參議
焉臨軒冊命爲使則持冊書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獻贄幣則受之有司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者中書令曰紫微令至大唐五年紫微侍郎乃復爲中書侍郎

六典中書侍郎二人正四品上漢舊儀云置中書領尚書事事有叔字部一郎民曹一郎謁者一郎魏黄初置通事郎尋即其任也司爲宣主郎王伯輿遷爲中書侍郎則其名起於魏氏晉令中書侍郎四人品第四給五時朝服進一賢冠每一郎入直西省專掌詔草更直省五日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通省又改爲通事郎尋復舊宋齊並同晉氏梁功高者一人主直内事陳千石班第九陳依梁後魏置四人初正第四品上太和末從四品上北齊因之後魏春宮府置四人都主第四品小内史下大夫二人比中書侍郎之任也皇朝改内史侍郎武德三年改中書侍郎一龍朔咸亨光宅改鳳閣凡各隨曹廢復掌二令之職凡邦國之
庶務朝廷之大政皆參議焉凡臨軒冊命大臣令爲之使
則持冊書以授之若自納冊則以冊書授使者冊授則奉璽及授冊太子則奉璽皆以授之使
者凡四夷來朝臨軒則受其表疏升于西階而奏之若獻贄
幣則受之以授於所司

國朝元祐官品令中書侍郎正二品
兩省侍郎爲執政官
得人與不在盧生魏志明帝詔舉中書郎謂吏部尚書盧毓曰得人與不在盧生爾選舉莫取有
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噉也魏李韓暨敦篤有至行帝乃用之敦篤至行上敏慧夙成韓會
少敏慧夙成遷中書侍郎辟未至王基字伯輿司馬宣王辟未至擢爲中書侍郎公車未至王憑
晉書羊祜太祖爲大將軍辟公車徵未至除中書侍郎好學善屬文王沉字處道少好學善屬文大
將軍曹爽辟補中書郎名家子孫華廙字長駿爲人清簡弘雅名家子孫以婦父盧毓典選至年三十
五爲中書通事郎知器文藻華表子嶠字叔駿有智器文藻官至中書郎奏議多所施
行張華字茂先大爲征鎮會爲中書郎奏議衆人多所施行而郎與華判蕭中書郎擬行書頭表徵文帝善
之遂時矣自起草荀勗泰始中中書侍郎張華王諸詔上自起草又復遂失舊體議大事參

以經典李重字茂曾少知名黎惠遷中書侍郎每大事及議執奏以經典處決多有施行機符徹
創韜求字彥先少自標遠以文李儀闕大司馬主簿轉中書郎文學轉中書侍郎練識舊
典晉中興書孔衍字舒元魯國建興東亮與補中書侍郎于時中興草建庶事草創衍經學淵博又練識舊典朝
訪報則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侍講東宮庾亮字元規爲中書郎又領著作是講東宮亮
所著論多見稱述帝方任刑法詔以韓子賜太子肅祖說之對亮勸美亮以申韓刻薄傷化非所宜述肅祖納焉
數侍接對號入室之實王濛字仲祖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與劉琰俱爲中書郎太子
檢政濛並數侍接對號爲入室之實濛惔比袁荀劉惔字真長以清俊於日不識人以濛比袁羅
御俊此荀奉倩參蔚華暉芳逸雲務晉此景王仲祖議云入營中書識與禁闈參蔚華暉芳逸
習務專掌西省多所獻替范寧字武子爲臨淮太守徵拜中書侍郎專掌西省以職在機近固
辭不許多所獻替有益君道自左西屬入晉陽秋殷康與王坦之韓康伯並以清望入理爲會稽王

實傳自左西屬入為中書侍郎**朝野多歎其屈**臧榮緒晉書曹攄為野王令居邑累年朝野多歎其屈除中書郎**高才能文**成公綏高才詞當世顯名頗見傳世祖時為中書郎**見者改容**沈約晉書裴楷風神高邁為中書侍郎出入禁門見者皆肅然改容**在職四年首尾如一**注別傳滋為中書侍郎在職四年首尾如一無人對難共比肩故也**尚帝女起家**夫王傳王濟少有俊才尚大帝女起家為中書郎**醉眠妓屋中**裴啟別傳裴緯字季野為中書郎曾往石崇家聽女妓至沉醉因止妓屋中眠明旦輒乘來迎直乃自西還上車去崇性暴虐即殺妓婢抗表言之裴乃叙則與書曰季野狂而四海所足知不飲人以狂累貴人以王札石得書擇然**書檄不立草**潘氏世家潘舍字君?為中書郎撥雲集舍初不立草**為山濤所知**曹家之晉記改南史愛為山濤所知為征南將小史卿人周浚見羅尚交之以女官至中書郎**揮翰紫宸裏**下伯王起中書侍郎曰大方信包容優遷速不已擢鱗鸞鳳池揮翰紫宸裏**識達事機**齊王銳為中書黃門侍郎高松普適初流渡之比晞復洛陽百濟

豫錫龍退曰道家有云非事之難成功難也於是遂辭為日已久恒為侍所疾大宗武意無成功故輒單無收得入畏境威勢不撥體遐超持見役也為禍階免辭王師寢沒見識達事機知此**為祖父超孤我鳳池**北齊書趙彥深諷朝廷以子竪為中書侍郎頻招物議特為子孫子德明祖珽子君信並相繼居中書故時語云為祖父超孫及鳳也**凡有數奏詞氣抑揚**隋書元善拜內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倫儀表也凡有數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人倫義表**上**兄弟對居近侍**唐書溫大有見黃門侍郎**特令預宴**太宗常命貴臣內殿宴推中書侍郎于志寧不見或奏曰勅召三品以上志寧非三品所以不來太宗特令預宴即改散騎常侍太子右**長在中書不籍多人**薛元超高宗時為中書侍郎特承恩遇常召入與諸王同席私宴又重其文學政理之才常謂超曰長得卿在中書固不籍多人**自奉一人**岑文字景仁李靖薦于帝擢中書舍人特典誥命為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吏六七人此筆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謹嚴溫彥博為詔帝曰師古

練時事長於文誥人以遠者幸得福用帝曰朕自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於文誥專典機要**上**明習舊事**郭正一除中書侍郎在中書累年明習舊事兼有詞季制誥勑多出其手當時號為稱職**上封事稱旨**杜正倫為中書侍郎與御史大夫韋挺祕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嘗上封事稱旨太祖為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王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竟不免孥戮為君不易為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領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差**諫東西兩朋**郝處俊為中書侍郎高宗御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東朋周王顯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代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為二朋遞相誇競恭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瞿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副二宰相**崔為當官正色未嘗苟混與中書侍郎或謂湜曰今之中書皆是宰相承宣制命侍郎雖是副貳但署位而已甚無事也湜曰不然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乃可濟理豈徒然偷安苟為素餐士也自是每有制勑及曹事湜多所異同甚說不悅出為魏州刺史

右散騎常侍見門下省左散騎常侍門

舍人 **知制誥**

晉職官志晉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

隋百官志梁中書省補中書舍人陳依梁秩例入品從晉十人隋舍人八人煬帝減內史舍人為四人加置起居舍人二人

唐百官志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勑璽書冊命皆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行以久次者一人為閣老判本省雜事又一人知制誥專進畫其餘分署制敕以六人員分押尚書

六曹肅宗以他官知中書舍人事自是舍人不復押六曹之奏會昌末李德裕建議臺閣常務州縣奏請復以舍人予奏可否先是知制誥率用前行正郎宣宗時有以書郎為之

穆宗詔曰中書舍人故事分押六司佐宰臣判案華發曰久頗廢猶難宜漸令條奉有須慎重者便令參議如閣機密者即且如舊

六典中書舍人六人正品上魏氏中書置通事一人掌呈奏案章親志云明帝特有通事劉泰是也為貴卿公正始中蔵為通事舍人又改通事侍郎則猶兼侍郎之任也晉舍人通事各十人東晉合為一職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後復省之而以侍郎兼其職宋令中書通事舍人品第七絳朝服武冠宋初又置通事舍人四人品秩同晉氏入直閤内出宣詔命而侍郎之任輕矣齊氏承明初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各住一省時謂之四户既掌重權勢傾天下會稽戴法興太史奏宜修新渠之扎太尉江湛謂帝曰天文乖許此由四户帝剏之不斜改梁氏以因石品第八梁用人殊重簡以才地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其入閣内掌中書詔誥猶兼呈奏之事故裴子野以中書侍郎鴻臚卿常兼中書通事舍人別勅知詔誥自是詔誥皆中書侍郎專之至梁猶舍人為之其後通事直日中書舍人陳氏置五人謝聞景氏復視第六品上史闕其員皆置十人品同梁氏並掌詔誥後周春官府置上史上士一人此其任也隋初改曰内史舍人置八人專掌詔誥正第六品上開皇三年加從第五品上煬帝三年減置四人十二年改内書舍人皇朝改曰内史舍人武德三年改中書舍人龍朔改為[illegible]神龍開元并舊書改復掌侍奉進奏參議章表詔旨制敕及璽書册命皆案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妄誤所以重王命也制敕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凡大朝會諸方起居則受狀而奏之国有大事若大捷及大祥瑞百僚表賀亦如之凡册命大臣于朝則使持節讀册命命之凡將帥有功及有大賓客皆使以勞問之凡察天下冤滯與給事中及御史三司鞫其事凡百官司奏議文武考課皆預裁焉

陶氏職官要錄環氏要略云舍人古官也史記云樊會周昌並為高祖舍人案鍜為有通事郎蕭望東云武帝時門下置通事舍人史伊奕趙苑為舍人對掌伏法元加初中書舍人狀當旨善要王寰首下不敢生其收中書舍人弘興為太祖所遇上謂曰勝哉作士人得就王家乃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君不得耳弘還依事啓文帝曰我無如此何也則中書舍人本卑職也晚掌物及雜奏者諸中書者後漸增為四人多以餘官兼領

五代史晉天福五年詔文典云云古昔以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畢仍舊貫以耀前規其翰林院公事並歸中書舍人

國朝元祐令中書舍人正四品

才盡宋書世祖以照為中書舍人上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四户南齊書呂文顯永明元年為中書通事舍人文顯瑞事以刻捷知見委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並見親幸並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户既總重權勢傾天下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禄此一户内年辨百万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户仍奏之顯等專權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中書權利之職宋孫洙詔亮又為中書通事舍人復出為大司農以中書權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有古人之風傅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卑陋身安粗糲常插燭版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出納書命以忠撰稱晉中興書劉超遷中

書舍人皆量者初建內外書命以忠懷知之治身清若
依不重帛每上所賜東帛已上曾固辭曰九酒小臣損竊
受賞無得而稱秘
者必至上道嘉尋**撰正五經音訓**徐鍇字楚金少好學問亡名經傳手傳列宗始
覺典籍招延禮事之士識安李熙選補中舍人在西省撰正五經音訓李當崇之**別敕知制誥**某梁
書子野以中書侍郎爲翰林學士中書通事舍人別勅知制品**在省十六載器服不改常**
顧協爲舍人同官皆受禮羣協在者十六載器服飲食不
改於常行門生始事協知其寒貧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
協發怒杖之二十**醒舍人**此晉書荀士遜世祖稱爲中書舍人號兒甚醒以文辭見稱曾有事更奏恆無
桓在後宮傳通者不得士遜姓名乃云醒舍人世祖曰必事遊也看封題果是此人**世號三才**魏收
書舍人與溫子升邢子才齊譽世號二才**海內當共推此一人**唐書虞世南自是舍人陽帝
即位頗通顯除秘書郎遷起居舍人帝知其才所推許
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所及也
劉禹錫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軍國多務凡有詔誥皆成其手師古達于政理
制誥皆成其手

門奏之工時無及者**對掌文法**荀最集云武帝時門下郎全袁以筆成爲中書舍人對掌文法爲參以
爲不可**草詔須庚成**書書詔文本并中書舍人及武後中詔語受單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
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殆盡其妙**賜鍾乳藥石之**
言鍾太宗將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事見一制曰御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之特賜**五花判**
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須執論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惟署詔勅行文書而已人
誰不堪以事中書省軍國政事並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其舍人中是一人明練事者字知
撰案謂之**雜事舍人**上**一字一言不可加減**馬周字賓王轉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動無不中太宗曾曰我於馬周暫不見則便思之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所親曰吾見周
論事多矣一字不可加一言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也**諂順主心**封倫隋時內史楊素多事時才多所委悔
爲黎所寶倚每引與論宰相之務終日忘倦因撫其床曰封郎必當據吾此坐擢爲於文帝由是擢授內史舍人大業

中倫見虞世基行事揚帝不閑吏務每有承授多所乖謬倫又托附之密爲指盡宣行詔命諂順主心故世基之寵
日盛而隋政日壞**草五王冊**武后天授元年封春王成器等兄弟五人將出閤同日受
官倫之所爲也
冊有司備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僚在列方知闕札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勮立召書吏五人各令執筆口占分
寫一時俱畢詞理典瞻時人歎服**鳳閣舍人**徐堅少好學遍覽經史聖曆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
楊再思左肅子王方慶爲東都留守引堅爲判官表奏專委方之奏之專思典其事每曾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又曰
此鳳閣舍人樣也才識之選不獨得**人各盡所官無留事**故事舍人六員各
不紫微悶開元二年紫微令姚崇奏紫微舍人押尚書省一行天
每一頭商量事諸舍人同押連署狀乾是元事有是非理負
物與人心既異所見不同者望請別作商量連狀同進
吾狀請交名各論其理然後臣是定官長望於西狀後略言二理
優勞奏弊定止別人吾盡所實無留事勃曰可用是舍人
准知接劉不復分知儘戰務大書填要選令書錄委之堂
後人矣維勢頗動天下然竟因主事越踰賂犯
所屬獨相然誠多才而更政擅推以成斷罪**詔誥之美**

楊炎與常袞並掌綸誥袞長於除書謂常楊炎善爲德音自開元以來言詔誥之美時稱常楊
主事手腕將脫太祖四年初定內難中書舍人宋齊丘殿大詔填委動以爲計而手撙口對
無毫差謬主書韓濯淺于王傳書詔草謂選曰乞公措覺手當不及恐手腕將脫中書令李嶠見之歎曰舍人思
若涌泉嶠所不及也**至晚不能裁一言**則天嘗引中書舍人詔餘變問敢竟不
放草詔一言由是左司郎中**大手筆**自嶠為鳳閣舍人有大手筆特令嶠爲之
王易從長中三人開元中鳳閣王家
至鳳閣舍人故號鳳閣王家**虛有其表**爲相虛一日上竟命蘇頲
以審不敢令人知是夜文方令草詔謂侍臣曰外庭直宿者誰遽令東堂召來主司中書舍人蕭嵩上手以頭姓名
授之既成其詞曰國之懷寶上頗嵩曰頗懷之子雅不斥其父名卿爲刊削爲之上以前詞非工謂延思
既久以當龍位嵩不覺前席又觀嵩改曰國之瑰寶上擲於草於地上曰虛有其表爾左右皆笑嵩顏大多誤故上有
是言**問古今事**開元五年高仲舒爲中書舍人侍中宋璟每國政事時有中書舍人崔琳達於政治璟等

亦樓寫常謂人曰古事問高十難帝起復擲宗時中書舍
仲舒今事問崔琳又何疑也人時張平叔以便佞誑
諧他門援進自景兆少尹不數月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平
叔數以射利中帝意以爲大任以推鹽法爲弊年深款
官自禁其可可當因權其弊利害十八條待寫相不勝奪
因下其議處華於是奏議發十難以詰之帝悟深知官
民乃上平叔於是 獨執異見 崔祐甫爲中書舍人大曆中
始有疼斥之漸 盧州并東縣以西軍郡度陳
趙賁庭營曰有猶鼠同乳不相害隴右節度使朱泚寇而
獻之代宗遣內常侍吳承倩出示百僚宰臣爲家等稱賀
祐甫獨曰猶鼠不相傷是又天性違物理也不宜賀稱對
百僚曰于衣表嘗紀之謂曰國家并端舍人獨執異見
舍人自奏右帝行中使口奏承倩不受乃抗疏再拜宰臣
常家以爲知同之象上表陳賀又祐甫疏入帝甚嘉之不
實者 以古議謨誥爲准的 貞輝爲中書舍人論敘書詔爲
表 色王言以古義謨誥爲准的
掌誥累年家無制草 高郢爲中書舍人性恭慎兼掌典
交寿當官奉法勤格掌誥累年家無
制草或譏之曰前輩皆留制集公何棄之 李兩宮文翰
對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慎密 浩徐

肅宗時拜中書舍人有天下事故詔令多出於浩浩爲詞
贍論文工皆謀深宗既其勝如斯尚書右丞玄宗詔令節
冊皆出爲之 李常字兩 同僚閣筆 鄭畋爲中書舍人咸通十
宮文翰冠還軍先 年時余乃崇其書說房牛
文酒翰泉涌動無帝思 言 酒翰泉湧 上 文筆不過中才 宋大
皆破的司僚閣筆推之
郎位歷大淳華登用無貢李事乃以常訓李翱同拜中書
舍人責詞無清業文筆不過中才然虞準端實存望無實
與李翱特相善識現文孝 草制過爲美詞 鄭暐遷爲中書
高名冤奪自用不事儉僕 舍人以文宮充
或自旨刻滌以識因鹽歷穿狀服相出爲劍南節度使敕
草劉適爲美詞謗宗者之甚怒責之曰略且居武官舍體
既懷一邪劉據出省既宣無意所次當視草適爲美詞達
謗說於筆端笔爰增於刑內度知報懷咬嗟之意諸恩貶
我授擢之思 以公道處胥徒 異度擢拜中書舍人中書省
可播州刺史 故事始息胥史以常任宰相
吏古也歲胥史公道處之時中書令李晟所增益筆推給
皆不受但告雜事舍人令且貯之他日便悉以增舍人前
判雜判舍人自費私入房以所得內分省內官又如題
務不至自理皆爲自熙門人以爲難處處之無滯

文字之職首居其選 白居易翰宗時爲中書舍人凡朝廷
文字之職無不首居其選然當當排
擅不得因其才時天亂號不法政執非其人耶御年才可
翰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除杭
州刺史 未嘗起草 常衮爲中書舍人承度
史 苟之武建建國大事下未嘗起草 言古無天子
求夷狄女 展求之聖歷初爲鳳閣舍人其年突厥默啜
言有文請知觀天后盛意許之故令推陽郡王
延秀娶之親表言自古無天子求夷狄女
以延中國王者婚姻者其言出其合州判史 揮翰如飛 崔
拜中書舍人元文思敏速初黃巢 家成合禮 遊傳
揮翰如飛文理俱成司舍服其能 中書舍人
中書舍人丁母憂起復五宮每入朝必哭就宰相於外
位宿匪省則南北藉草非公事不言未嘗歸家以旅
嚴旌既地無常自武德已來始 嘲嗤 鄭玄起獻中書舍人
建而筋家成合礼者無與過者 性沒諱遇人每
有制策制 史 盛典出父子之手 貴至天寶末爲中書舍人
爲口實 孫出之辭從上皇幸蜀時
肅宗則位於靈武上皇遣至爲冊文上皇覽之嘆曰
昔先帝遜位於朕冊文則卿之先父所爲今朕以成器大

許騎省冊文輔詔累相一良秉史冊父子 一時之秀 許
以子可謂繼美天至次於御前鳴咽感涕
先開元初爲中書舍人以文翰見稱中書令張說嘗謂曰
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峰激流然皆典美可得中
一知之氣亦 蜀詞得之中和之氣上 故姪對掌內外制 封夫
一時之秀
知己東世及兩萬劍舉翰從子德照特爲翰林學士
舜卿時爲中書舍人叔姪對掌內外制時以爲榮 見石泥
承旨內史侍郎蕃語而草制元詔立見以下天曾不浩然
弟元旌道獨存也爲中書舍人爲中首一盎內朽遺衡
況 清名高節爲天下範 高郢爲中書舍人數事不同然
弟元爲舍人李琮爲兩街使
家累擲於錢貴門劉之家然后退居高卿立請元敕抗論
論奏數不從高卿遂以疾辭以前中書舍人居東洛凡十
年自歸田可日 尤肯 不以公事授私才 崔宗相經仁 [?]
名高節播於天下 拜中書舍人蕭
李士元陵拜中書舍人李翰生平素嫌除刑者北面於 草詔賜宮錦 封
之曰吾不以公事授私才終無所適
爲李士拜中書舍人敦楊思敏速無近而理勝不務奇彥
武宗深重之嘗草楊璋陽邊詔語驚羽云儒居不能擢延

在朕躬帝寛而善之賜之宮錦謝恩賜錦綵崔郾為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郾奏曰陛下用臣者侍
講事藏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家無賴戶表有飛字恩帝曰朕以朕機務指闕即當諸查高鐵曰陛下意雖禁善
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賜之錦綵書五字筆蓋地而終中書舍人鄭畋
中火布將名揚歷清貫晚年尤薄名利以疾辭官歸遊名山一日獨當為書與書五字曰雲山遂已猶臨指手筆
忍蓮地而終三世三世集賢記注唐徐堅祖孝德父齊聃及堅三世為中書舍人皇朝衣冠榮以為光宰相
判官虞書雅說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文士之極朝廷之盛通典自永淳已來天下文
章最盛豐贍亦為不以文章進成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諸官莫比焉除工部侍郎
五代晉少帝時桑維翰為兼同中書舍人崗務殊滿五下筆除價工部侍郎價久次論閣舊例合遷禮部侍郎或
御史丞維翰曰詞臣者此官撮此外有所職因不置名為何頭翰林學殿日天彌衍之自此輝翰與主也不相
協非代言之才故帖晉類若婦人本性巧拙晉天福中升中書舍人詞職為王本非代言之才所得

詞旨多譏觸易之王曾以拍見字問于人人則以事質字示王王乃言之書寄以為笑職猶之才也王鑑優鑑安過
之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九國志唐韓熙載為和州司馬久之呂為中書舍人乃用粮
職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兄弟對掌內外制南唐湯悦尚書見知制誥賜賚未嘗分
遺故人為吏部侍郎兼仕有其弟蒙列於郢州鍾允章潮遂故問曰為公與舉經略南士乎允章曰為公
兄弟為浩天論說矣以臣觀之故亡可得況戲我宮長於是發兵復招賀之地建入表下詔救國投允章中書舍人
侍者當嵩發賜賚其學所未嘗分遺故人其業學成百貫行常語允章曰吾昔事吾子家無金帛資無宝而義賊泰晉當一貫
餓尚且拔待朋友今宝貴留室而義賂泰晉數當且貴是高也乃出錢以示允章允章大慙自是循撫欽其
賦字字作金聲王翱乾寧初拜中書舍人賜金紫四年文德殿成署作郎陳光又献賦寧賜珠數
介翔見之色動署南郡叔未果為南宮白龍兒那陽殿成翔皆献賦頌每賜予捎謗以於同列中風言曰吾賦字字成
作金聲何受賜之也讚閭之大笑誥命填委皆有典則前蜀庾傳素為中書舍人時置百司請

命填委皆有典則人服其敏如一中書舍人南唐遺事承沽許皆之為潤帥燕王冀所薦皆謂
黨熙載見侍之如故嘗謂治曰子於一中書舍人吏之韓王文始治族權不十年間累至論閣之任
王宿進碑國朝初王拱拜中書舍人史館修撰晉熙王子孝碑經宿上進中外驚其神速宰相器
范質漢初加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周祖征三叛每朝廷遣使齎太分宜事皆合機宜周祖問誰為此辭使者以質對
周祖歎曰宰相器也西掖六舍人良朝錄端拱中西掖六舍人皆而田錫畢職知陳州咸之宋湜兼均
州團練副使王元之貶商州團練副使咸平年二年閻老錢吾倚守工亭明年予自請出沈李孝元蘇子容皆落職
吳中復龍三司使不然敬擢下舍人章衡遂命中御三年莞書

知制誥

唐百官志見中書舍人門
長慶二年敕員外郎知制誥二年後轉郎中又二年轉前
郎中又一年即除諫議大夫知同前行郎中給事中知翰
林學士別宣知不在此諸
國朝熙寧四年七月編定應試知制誥並召赴中書試制
誥三道各一百五十字已上成進呈取旨除授知係正言
已上即守本官已上係唐王者文詞知名以戲才右正言轉中丞即中知制誥轉御史中丞
脩李建吉為宰相與崔覲李故白御官李諸使中丞必遷諫議宗文播公推為中書舍人文宗譜之曰知舍人
人不合則諫遂以御言事有爭臣風彩也宣日今制以諫議大夫知制誥不由相府揚宗東宮旨妃嬪
左右舒元懽哥詩宮中字子荊南監軍蕢渾以摸滴宜工夜遣禮接摸渾以愛軍劉掞達昌宮詞字百首
參御使大龍同複安在都日今為南宮散官郎日轉司部郎中劉諸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爵之
三世掌制誥李百藥唐內史令德林之子前亦晉鄭文自得林重安期三世掌制誥獲

李蘇頲與宋璟侍郎李乂對掌書誥玄宗曰前朝有李嶠蘇味道號曰蘇李今有卿及李乂亦不謝之
蘇賈 賈曾拔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至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曾司名又與曾父同字別於理無嫌乃就職與蘇頲皆同掌制誥皆以詞李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先歷州縣 或薦薛逢知制誥劉瑑奏曰先朝立制西省官給事舍人除拜須先歷州縣逢未嘗治郡宜先試之乃出爲巴州刺史
詞誥與古爲侔 元稹知制誥元詞誥所出夐然與古爲侔遂傳於世也
西掖獨掌 權德輿生四歲能爲詩十五爲文數百篇從爲中書舍人時德宗親覽庶政重選除授凡命終朝多出自御札從德輿知制誥給事有徐岱舍人有高郢岱卒郢知禮部工部獨得與直禁垣數旬始歸嘗上疏請除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德輿居西掖八年其間獨掌者數歲
文藻非優 至忻大中特寵相禮公乂之幼子見元亦擅宰相忻家射策貞以帝知制誥性字道而文藻非優嘗與同類毫戲弄更筆見羞理體達
草制敎 草制數十燕坊談笑而所自犯望曰愚國相許曰所謂我不足以供詞翰之職遂移爲諫議大夫

十燕坊談笑 上
一人辨我事 貝羲約爲中書舍人累年中書念杜正倫奏請更置一舍人與羲約同制知誥高宗曰羲約一人之力我事何乏多也
御筆加知制誥 賜學遇之子丁文雅德宗嘗令論撰集之事其事就從我命立草裁千言德宗加之及既表執政者擢考功郎中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
制誥所知人皆傳寫 王仲舒自裁方伸中知制誥文思温雅制誥所出人皆傳寫
詞氣不可奪 新公擢爲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文宗便殿對六學士語及論漢家詹事擬曰此前道優者三矣李士皆質誠徐中惟公擢無言帝留而虎之對曰人主常進賢民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濟澀之衣乃小郎尔時周楊周对慕之惜僚公推詞氣不可奪翌日降制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李士知故
王言之最 以選充掌誥八年制敕所出爲時所服議者以爲自開元以來蘇頲齊澣思皆更爲絕妙許先後先及蘇爲王言之最
兄弟对掌內外制 九岡尤南廣通尤商以膳部郎中知制誥时兄先遷爲翰林李士兄弟对掌內外制誥有論當之
致思敏速 子國朝初王浩以禮部郎中知制誥時平蜀詔命填委敬思敏速有余力

爲翰林李士甫叙兄之深加歎焉
翰徐 李昇與國徐玄以給侍郎直門下首試知制誥昇字景侯位拜刑部員外郎知制誥與弟曾鍇皆掌誥命與宋齊丘不協繼以書機獲罪中事貶泰州司戶李璟嗣位席召書職命錆劉顏得與禮樂熙載方司掌誥命與玄齊名江東謂之韓徐
書命精當 上
非千餘字不下筆 淳化中趙鄰幾數年左補闕知制誥鄰幾爲文師虔信徐陵之體每構思必斂衽危坐非千餘字不下筆而番對精當我虎顛寄人不可階及掌誥命不乏萬我書詞特論少之
自比東方朔 雍熙二年左補闕范杲上書大言稱其才自比東方朔求顯用以觀其志上壯之詔以本官知制誥
賜錢百萬 二年以淳化主比善古詩閱知制誥太宗素聞杭還有文李會允奏上章自陳因令中書各試制誥二首帝嘉之故有是命仍賜錢百萬
出領外藩 四年以杭梓爾知制誥晁果爲工部郎中知京兆府知制誥出領外藩自是始也
草詔閑戶 王道中以知以古正言知制誥咪之直中書也每草詔必割誥精思爾討學書而復成同類文外比頼備对尤先與詩之體沙之書廷玠上表求翠崖碑詔讚推以賜之順達復要編建業城序署含諸處書歲府

遠人傳以爲笑 失
興詔之體 上
先入者居上 五年十二月命工部郎中知制誥胡旦序位於易起文上故事知制誥以先入者居上不繫於官爵至是旦爲起任同部郎中故命旦居其上非例之常也
凌霄聳壑梁棟之材 王旦丹古王言知制誥文格以清名久學書命不十年旦然其任將論美之錢先水首人倫鷗之同列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梁棟之材賞不可涯非吾所及也
不詔試而授 至道二年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梁周翰爲駕部郎中知制誥故事入西閤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一篇各二百字一篇一百字惟周翰不召試而授焉其後薛映梁鼎楊億陳堯佐歐陽脩如此例
微累謫遐荒 七月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張秉爲左諫議大夫罷職時秉草敕用官制而有頃用微累謫於遐荒之句真宗覽之曰是則先朝失刑矣故有是命
以所試爲優 大中祥符七年陳知微爲比部員外郎知制誥劉筠爲左司諫知制誥兼賜金紫仍特詔筠在知微之上帝以筠所試爲優特有是命
止試制誥二篇 九年

召起居郎直史館樂黃目試於中書帝以黃目文在外
官令止試制誥二篇遂授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訓
詞深雅有常揚之風其鄭戩佐宣城幕故相文定公李迪薦其才召試充集賢校理累遷知制誥
訓詞深雅特以為有詞常揚之風不許契丹使升位次程琳遷祠部員外郎知制誥時冊賀乾元
節使言中國使至契丹坐之殿上今契丹使至中國位次在下欲升位次執政以為小事許之琳曰既許其小必皆
其大後必有緣此宅求者上從其言而文章典雅有元白之風謝絳遷兵部員外郎會比上
言議宣祖不當配感生帝及推洪範以明水災及請範先生處士之號孫復秀皆之服宮市麤腐之器內津制字之
偉引褒好戚國以戚廢后皆合經旨擢知制誥文章典雅有元白之風獻皇極箴治平元年知制誥祖
無擇獻皇極箴詔獎之獨草晉天福中召入翰林學士知制誥比戍入冠少帝與祖等出征是夕元貞宿直
少帝令召諸學士分草制貞曰宮城已閉慮泄事機遂獨草以進辭理優贍當時文士稱之薄命慮不
克饗顯德中邑載以文章見各播寄使王朴為全知制誥除書未下朴請中書言之李穀曰斯人薄命慮不克
享爾朴曰公在衡石之地當以財進何得言命而遺才遂知制誥遷翰林學士世謂朴能為士穀能知人以制誥為
贄卷東齋記事丁文簡公會言舉進士特以制誥為贄卷既而寢目笑曰是不祥也然其後為知制誥翰林學士參知政
事亦見其所存有素矣夢牕下草制詔孫夢得初名賈字道卿嘗語予曰某舉進士長安夢登洛見侍大文
卷者問之云來年春榜索而視之不可問其有孫貢否曰無惟第三人有孫朴既悟遂改名朴同字夢得又數日里華會與數
人同詣金天帝廟乞靈且求夢明牕下草制詔諸同人相慶曰已日為制誥翰學士矣雖未以為信然乃燈自書明年弟三人
及弟其後為直集賢院知制誥如夢云東小牕翰林學士楊億東小牕一日除知制誥中書進擬上問曰得非東小
牕者父子掌誥退朝錄父子掌誥國初至熙寧元年凡九家李文正昌武王兵部毅王惠獻安簡亮文元文莊
錢希白修諡宋翰林莊肅呂文靖中杼宣獻公敏求蘇儀甫子容閤長壓角舍人院每知制誥上士必設牓傳於
庭面百拜聽閤長立揖之東北隅謂之壓閤長宗袞作挽把書詔而不解其事按唐舊書亦無閤長為唯裴廷裕正陵遺事云舍
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理其相傳自唐也予為舍人日邵興宗入院不疑為舍人閤長壓角特議矣之四公皆

江南文士見直學士院門不試而命歸田錄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
三人陳堯叟楊億及修忝與其一爾累格御史詔命熙寧三年知制誥李大臨蘇頌並各知制誥歸班生累格
新除御史李定詔命不降也
舍人院舍人正員闕則以正言已上至給事中知制誥院在中書制勅院內
五代史初入者有係直晉開運中楊昭儉約舊制刻石院中凡
員外郎入五十直中郎入四十直它官入八十直自員外知制
誥轉郎中依舊直者三十直拜舍人者三十直自常侍諫議給
事中郎中拜舍人者三十直舊官再入約前任減半
國朝西京舊有題名石柱都汴以來遂廢咸平三年李宗諤始
為石壁刻記石氏
寶元二年舍人院重修閣成余宋庠撰文
熙寧四年中書門下言編修例所伸舍人院除官有定格除
官之人無日不有兩外制臣察皆無領他事既出吝辛褒貶重
輕或未得中欲乞今後文臣兩制武臣閤門使已上及朝廷陞
擢職任特旨改官并責降之人特撰告詞外其餘除授並撰定
檢用從之
退朝錄見前中書舍人閤長壓角注
直舍人院
國朝開寶九年太子中允張洎王克正並直舍人院治平三年
司封員外郎直史館同脩起居注蔡延慶兵部郎中充集賢校

理王益柔並直舍人院直院祖宗朝例至是復除
熙寧三年詔應臣僚差直舍人院只理本資序候知制誥不闕
即令罷
筆談唐制官序未至而以它官權攝者為直官如許敬宗為直
記室是也國朝學士舍人皆置院熙寧中復置直舍人學士院
但以資淺者為之其實正官也熙寧六年舍人皆遷罷閤下無
人乃以章子平權知制誥而不除直院者以其暫攝也古之兼
官多是暫特攝領有長兼者即同正官余家藏海陵王墓誌謝
朓文稱兼中書侍郎四公皆江南文士 退朝錄見直學士院門

右諫議大夫 見門下省左諫議大夫門

起居舍人

隋百官誌

唐百官誌 並見門下省起居郎中

六典起居舍人二人從品六上 起居舍人因起居注而名官焉古者人君言則右史書之事則任也其設官公事起居注即詳焉隋煬帝三年減內史舍人四員置起居舍人二人從第六品上次內史舍人下始以處世南蔡允恭為之皇朝因之貞觀二年省顯慶二年又置龍朔二年改為右史咸亨元年復故天授元年又改為右史神龍元年復故

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之制誥德音如記事之制以紀時政之損益季終則授之於國史
五代史後唐同光元年起居舍人置一半
國朝元祐官品令起居舍人從六品

減膳切諫 唐邵文傳時右史官缺高宗謂侍臣曰邵文儒事敦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右史

數宴 蔡允恭有風彩善綴文仕隋歷著作佐郎起居舍人雅善吟詠煬帝所屬詞賦多令諷誦之嘗遣教宮女允恭深以為恥因稱氣疾不時應召煬帝又許授以內史舍人入內教宮人允恭固辭不就以是稍被疏絕

令執筆立于螭頭之下 張次宗有文學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于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

妙選 文宗指古南史責行王鐸開元中事妙選左右史以魏暮為右史戚恭大諫入閤秉筆直聲遠聞帝倚以為相會文宗晏駕遂中輟

入閤秉筆直聲遠聞 上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 暮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年限授卿此官又謂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此多失墜惟得笏見在上令進御覆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令進笏 上為善勿畏臣不書 暮拜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上嘗中使取暮起居注欲視之暮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戒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知陛下所行錯誤臣職不書之帝曰我嘗取觀之暮曰由史官不守職分也臣豈敢陷陛下為非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回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

卿之令子朕之直臣 見右補闕門

右司諫 補闕歷代沿革並具左司諫

同筆注目 唐韋巢年為右補闕內供奉優劍砌輕之上在延英既對宰相多史中貴人吕巢年以官次同筆始注目是

豈避雷霆 韋溫為右補闕時李中錫段証溫倡言曰宋公藏行有秦穆晉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等諫官豈避一特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咎卿因率同列伏閤切爭之由是知名

獻疏切直 鄭餘慶子翰為右補闕獻疏切直人為危之及餘慶入朝憲宗謂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憲遷舍人

卿之令子朕之直臣 上諫上尊號 帝溫為右補闕內史舍臣上尊號曰德如三皇止稱皇功如五帝止稱帝徽號之稱乃聖王之末事今歲三川水災江淮旱歎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深嘉之

起復綴班 國朝景祐元年令起復右司諫知制誥晁迥叙班仍舊特有司言迥起復故事合綴本班之末特有是命

自褐衣拜 真宗特抑世衡自褐衣拜右司諫直昭文館

右正言　拾遺　歷代沿革並具左正言門

願寄一名　唐歸登拜右拾遺特裴延齡姦佞欲爲相諫議陽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劾純受疏成示登登欣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安忍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回避時人稱重之

記侍臣圖贊　唐蔣乂自德源遷右拾遺充史館修撰上嘗登凌煙閣見左壁頹剝文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宰臣宰臣遽宣無以爲對即令召乂至對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即於御前口誦以補其闕不失一字上嘆曰虞世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

以才鑑見推　張九齡遷右拾遺以才鑑見推當時吏部拔萃選人及應舉者咸令九齡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每稱平允

疏詞典美　陳子昂爲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典美時有同州徐元慶父爲縣吏趙師韞所殺後師韞爲御史元慶手刃殺之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時議者咸以子昂爲是

當正專殺之法

上見卿筆蹟　柳公權穆宗即位入奏事常召見謂公權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遺

上疏論裴延齡　王仲舒自貞元十年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登乙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與父並命　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驊改秘書少監與父並命於中書當時榮之

有文彩能負荷堂構　閩朝至貞元年和嶸獻七勝題名記以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遷右正言又獻歌詩稱旨上謂近臣曰李相子有文彩能負荷堂構知實者不可得也未幾以本官知制誥

通事舍人

晉職官志晉初初置舍人通事各十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後省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宋百官志宋初又置通事舍人而侍郎之任輕矣舍人直閤內隸中書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南齊百官志通事舍人無員

隋百官志梁中書省有通事舍人主事令史等員及置令史以承其事通事舍人舊更直閤內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其後除通事直日中書舍人陳通事舍人依制秩列八品

隋通事舍人十六人開皇六年增置十二人通舊爲二十四員煬帝以通事舍人爲謁者臺職

唐百官志通事舍人十六人從六品上　掌朝見引納殿庭通奏武德四年廢謁者臺改通事謁者爲通事舍人

六典通事舍人十六人從六品上　郎秦之謁者漢百官表云謁自掌賓贊受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舊儀云謁者有秩選郎中美鬚有大音者補後漢百官志和帝時陳郡何熙爲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後漢有常侍謁者五人謁者三十五人二漢謁者臺率屬光祿勳魏置謁者十人晉武帝特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晉初置舍人通事各一人隸中書東晉令舍人通事兼謁者之任通事舍人之名自此始也宋武帝置謁者僕射領謁者十八人齊因之梁置謁者十人亦隸謁者臺陳亦有之後魏謁者從第五品中北齊謁者三十人正第九品下隋置謁者官置通事舍人十六人從六品上開皇二年增舊二十四員又置謁者臺改通事舍人爲通事謁者創置四方館於建國門外隸鴻臚寺以待四方使者皇朝廢謁者臺改謁者爲通事舍人隸四方館屬中書省掌朝見引納及辭謝者於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則引以進退而告其拜起出入之節凡四方通表華夷納貢皆受而進之　若有大詔令則承以宣示百寮　凡軍旅之出則受命慰勞而遣之既行則每月存問將士之家以視其疾苦凱還則郊迓之皆復命凡致仕之臣與邦之耋老時巡問亦如之

國朝歸於閤不隸本省

元祐官品令閤門通事舍人從七品

賜良馬黃金唐崔敦禮武德中拜通事舍人太宗使敦禮往諭幽州召廬江王瑗瑗繫矢天祐敦禮問京師之事敦禮竟無異詞太宗聞而壯之遷右衛郎將賜以良馬及黃金雜物

善敷奏崔行功好學中書侍郎唐儉愛其才以女妻之儉前後征討所有文表皆行功之文高宗時累遷吏部郎中以善敷奏會兼通事舍人

主書

六典主書四人從七品上周官天官有司書中士四人鄭注云主會計之簿書掌邦國六典以逆九職蓋比主書之任也王秀百官春秋初晉中書置主書用武官宋文帝改用文吏齊氏中書置主書令史梁氏不置陳氏中書置主書十人去令史之名後魏中書有主書令史八人從第七品上北齊十人從第八品上天保中文宣盼政事主書令史頼亦受委弃得奏事文宣曾立看主書令史題署殊其遽語云但主書何須擾着令史二字也即以去之至武成河清初左丞勁其蔽吸吏稱皆云文宣口勅專當勅令防須遽去令史之字史宣文代雖曰委任用人猶輕選孝昭武成召引才學之士爲主選李德林薦孝康爲之題曰清華猶未有勳無手弟座爲此職隋氏中書至書亦有令史字置十人正第九品上用人並雜揚帝三年減爲四人皇朝因之流外入流累轉爲之

手腕將廢見中書舍人門

主事

宋百官志中書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

六典主事四人從八品下魏氏所置歷宋齊中書並置主事品第八梁中書令史品第八陳氏及後魏北齊並不置隋初諸臺省並置主事令史皆正第九品上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前代用人皆經而隋雜用四人爲之故頗懸楚文學名家內史主事尋罷士人皇朝並用流外入流累轉爲之齊令第九品上開元二十四年敕進入八品

國朝官品令中書令主事從八品

令史　書令史

六典令史二十五人書令史五十人魏置中書令史品第八晉氏品第九宋氏品第八齊品第六梁令史八人書令史十二人品皆第九陳氏中書吏不置令史後魏北齊中書並有令史自前代已來令史皆有品秩至隋開皇初始降爲流外行署

國朝官品令中書省令史書令史從八品

職官分紀卷第七

職官分紀卷第八

尚書省

録尚書事　尚書令

左右僕射　八座

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尚書郎　都事

主事　令史書令史

亭長掌固　行臺省

尚書省

前漢百官表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

後漢百官志尚書令一人僕射一人尚書六人左右丞各一人侍郎三十六人符節令一人尚書典郎中四人通典昔堯試舜於大麓領録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會又其職焉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間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宦者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秘記章奏之事及封奏宣示内外而已其任猶輕至後漢則爲優重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罪賞之所由正斷乃文昌天府衆務淵藪内外所折衷遠近所禀仰故李固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令及左丞揔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及右丞分掌廩假錢穀漢書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及靈帝以侍中梁鵠爲選部於是始見曹名揔謂之尚書臺亦謂之中臺大事八座連名而有不合得建異議二漢皆屬少府魏帝中書省有監令遂掌機衡之任而尚書之權漸減矣晉以後所掌略同公座丞郎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本漢制也至於晉宋唯八座改交丞郎不復改交也宋日尚書寺居建禮門内亦曰尚書省（令若闕則左僕射爲省主）亦謂之内臺八座以下入寺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凡尚書官大難則免小罪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其令及二部射出行分道之制與中丞同令僕各給威儀十八人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操執文案貴尚虚閑空有趍事之名了無握蘭之實曹郎可依昔奏事自是始奏事矣又詔尚書中有疑事先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唯朱异卒特贈右僕射武帝寵之故也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喉舌之任則尚書之職稍以疎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

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令大夫主之（隋志作通署事六曹如令僕總事）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天錫元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修勳二職分主省務（武歸比郎中修勳比令史）至神麚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北齊尚書省亦有録令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齊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後周無尚書隋及大唐皆有其制略同凡尚書省事無不總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爲中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爲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爲都臺咸通初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爲中臺神龍初復舊爲尚書省亦謂之南省

宋百官志周官司書鄭玄云若今尚書矣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国時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至漢初並隷少府漢東京猶屬焉

隋百官志梁尚書省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又置吏部祠部度支左戶都官五兵等六尚書左右丞各一人吏部删定二公比部祠部儀曹虞曹主客度支殿中金部倉部左戶駕部起部屯田都官水部庫部功論中兵外兵騎兵等郎二十三人令史百二十人書令史百三十人陳承梁尚書置五員郎二十一員後齊尚書省置令僕射吏部殿中祠部五兵都官度支等六書尚又有録尚書一人僕射置二則爲左右僕射總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其屬官左右臣各一人并都令史八人隋高祖時尚書省事無不總置令左右僕射各一人總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工部等六曹事是爲八座屬官左右丞各一人都事一人分司管轄

唐百官志尚書省令一人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郎中員外郎各一人以都事受事發辰察稽失監印給紙筆以主事令史書令史署覆文案出符目以亭長啓閉傳禁約以掌固守當倉庫及陳設諸司皆如之（初有驛驛百人掌傳送符後廢）都事各六人從七品上主事各六人從八品下吏部考功禮部主書皆如之諸司主事從九品上（有令史各十八人書令史各三十六人亭長各六人掌固各十四人）

國朝大中祥符九年上與輔臣言及尚書省制度因曰令惟銓選與故猶存而參職州縣中國亦有才俊不宜輕之王旦曰吏部與諸司不同但不能舉職尔上曰言事者屢請復二十四司之制揭礪安言行之不便但以郎官諸司使同領一職則漸可改作旦日唐設內諸司悉擬尚書省如京倉部也莊田屯田也皇城司門也禮賓主客也雖名品可効而事任不同唐朝諸司所行惟京邑內外爾諸道兵職各歸藩鎮非南宮一郎中員外所能制也特朝廷得三分之一名曰上供其他留使之名皆藩臣所有其後諸帥跋扈由藩鎮强大也今之三司即尚書省故

事盡在但一毫所賦皆歸於縣官而仰給焉故霈放則澤及下
賜予則恩歸上此聖朝不易之制也上曰何承矩嘗請以五等
爵給其戶賦且曰唐朝將帥富貴驕蹇往往陷於不道者良由
姑媳之過也每命一帥罕有帖然奉命者周世宗召襄州節度
安審琦即馳驛而至世宗大喜寵以厚禮國家自太祖變革制
度迄至于今藩鎮有提兵在邊位兼相位者每被召命奔命而
至此制御之大要也好談古者恐思慮之未至上然之

尚書省掌六曹諸司文書施行制命舉省內綱紀程式正御史
糾不當者聽內外枉屈辯訴凡諸司奏請擬官應審察判書者
句撿以上門下中書省樞密院糾正其稽違舉簡約文案凡吏
改申明勑令格式一司條法議定以奏若朝廷有疑事則集百
官議其可否辨定疑獄奏覆太常擬謚大祭祀則誓戒百官凡
六尚書之務本曹所不能決者總而決之

春明退朝錄尚書省二十四司唐世以事簡省兼學士舍人本
朝胜重左曹名曹館職提點獄例得名曹而開封府判官轉運
使得名曹又遷左曹學士舍人待制進二資帶史撰更優遷如
王原叔自工部郎中遷吏部郎中是也朝官帶史撰亦得優遷
李邯鄲自博士為禮部員外郎貢魏公自司封員外郎為禮部
郎中是也景祐中宋景文修樂書成遷工部員外郎慶曆中呂
仲裕王原叔修崇文總目成並為工部員外郎余預修唐書亦
忝此官又朝選又不磨勘者郭諫議申錫遷右司員外郎祖擇
之遷工部員外郎張修撰問遷禮部郎中

都堂居中（通典唐尚書省都堂居中左右分司堂東有吏戶禮二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西有兵刑工一行每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而天下之事盡矣）

制勑用黃紙（唐高宗時勑日制勑施行既於表式比用白紙各有蟲蠹自今尚書省頒下諸州縣並用黃紙）

錄尚書事

魏志陳群錄尚書事

晉職官志按漢武時右左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密者始
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
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帝以大傅趙熹太尉牟融
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蓋自熹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猶唐
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位上公在
三公上漢制遂以為常每少帝立則置太傅錄尚書事猶古冢
宰總己之義薨輒罷之自魏晉以後亦公卿權重者為之
傅暢晉故事何劭王戎張華裴楷楊濟和嶠為愍懷太傅[illegible]有
尚書事張華為光祿大夫尚書昭帝即位六條事皆諮而後行
惠帝之世太師衛瓘太宰河間王顒東海王越皆錄三省尚書
秘書事

宋百官志漢武帝世使左右諸曹史分平尚書事昭帝即位霍
光領尚書事成帝初王鳳錄尚書事漢東京每帝即位輙帝太

傳録尚書事荛輙省音康帝世何充讓録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録王導録其一荀崧陸曄各録六條事然則有二十四條若正有十二條則荀六分録六條導又何所司乎若導總録荀陸分掌則不得復云導録其一也其後每置二録輙云各録六條事又是止有十二條也十二條者不知悉何條晉江右有四録則四人恭録也江右張華江左庾亮並經關尚書七條則亦不知皆何事也後何充解録又恭關尚書職無不總王肅注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大録萬機之政也凡重號將軍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節宋世祖孝建中不欲威權外假有録大明宋復置此後或置或省

沈約宋書諸公録尚書事古制也按漢氏諸吏平尚書奏事後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平尚書事

唐百官志録尚書一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但不糾察令則糾彈見事與御史中丞相廉察

常昭辨釋名尚書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辨云尚猶奏也百官尚書言事當省委平處奏之故曰尚書事

謹慎周密 前漢張安世字子孺湯之子也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言大政已決輙移病出聞有詔令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絶弗復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絶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

恭録 司馬彪序

直不回 應劭漢官儀中帝丁酉策書太尉峻二世掌典機衡有匪石不貳心大司農李膺公族之苗忠直不回有史魚之風今以俊爲太傅固爲大尉典大將事實恭録尚書事 百官總已以聽 和帝丁酉策書故大尉鄧彪元勳之家三讓請高每母歸仁爲群賢首先帝褒表欲以崇化今德聽明康强可謂老成人矣黄髮元老詩書所美其以彪爲太傅録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又殤帝策書司徒徐防以壹關機密施政牧守其以防爲太尉録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張禹忠孝獨篤其以禹爲太傅録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 明經篤行 桓焉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有名稱特領講授鎮實帝經遷侍中步兵校尉拜太傅録尚書事復入授順帝陛于禁中因爲見是言且引二公尚書入省事天子從之 典職六年勤勞不怠 章帝詔曰司空牟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牟融爲太尉録尚書事 忠亮謇諤履德允元 章帝發已策書太尉陳蕃忠亮謇諤有不吐茹之節司徒胡廣敦仁履元五世之從政可謂老成人矣以蕃爲太傅與竇武參録尚書事 問温室省中木荅以它語 孔光字子夏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脩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對室省中木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具慎密如此 與二公絶席 張禹昆太傳門 領録天下 輕擅齊對命晉乾武於大麓爲相録天下事加令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子甘處識特下爲 志誅曹節 沖鬻己恥寫魏臣性郭經之亂總盡節爲王嘻嘘文書 [illegible]

[illegible] 與侍 [illegible]

接乾處般倚之右 蜀志蔣琬爲尚書事辯新表 [illegible]

東録西 [illegible]

道子進位丞相錄尚書假節都督諸州諸軍事勢傾天下道子世子元顯又加錄尚書事道子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

參綜機衡以亮天工王隱晉書元帝元年詔司徒王導秉德中正識量弘遠歷位內外文武勳庸著在方策宜參綜機衡以亮天工其令錄尚書事

朝政肅然司馬景王爲撫軍大將軍持節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上初總萬機王身率先朝政肅然

劍履上殿南史成王亮爲太宰錄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楚王瑋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瑋矯詔害之咸寧二年賈充遷太尉錄尚書事

上疏乞錄王導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時丞相參軍羅弘父母沒賊平不奔赴御史中丞熊遠奏請議而吏部尚書周顗選弘爲尹亦晉周其事爲有司所奏茂弘上疏乞錄中宗令曰卿常總萬機何得辭錄可於聽事已

入朝不趨讚拜不名晉中興書永和元年詔會稽王昱承其輔弼了聞吾秀清淑五數儀刑具瞻其以昱爲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

錄六條事晉起居注穆帝永和中詔曰尚書萬事之本王化所由宜崇親賢以康庶政侍中撫軍會稽王昱清識秀令務所憑賴其以本官錄尚書六條事

宜總朝政大興初詔司徒荀組宜總朝政

司錄尚書事給班劍三十人

優策南齊高帝崩遺詔以褚彥回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議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爲見居本官別拜錄者有策書而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一拜以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參寄政異王侯不假優策又從之

輔位明堂遺業麟閣梁沈爲明帝拜錄尚書事表曰無以輔位明堂遺業麟閣

暴風震雹拔木倒立後魏書北海王詳初遷大將軍錄尚書事拜已拜命其夜有暴風震雹拔木倒立其坐中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天戒如此識者知其不終

才使庸劣不涉文史二國典略北齊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那肱才使庸劣不涉文史識用尤在士開下而姦巧計數亦不逮士開

天火亦不優用徵祥記東晉元興元年尚書下舍火是時桓玄用事出錄姑孰名雖在外實遺錄尚書故天火亦不優用也

尚書令

後漢百官志尚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

晉職官志尚書令秩千石假銅印墨綬冠進賢兩梁冠納言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月五十斛受拜則策命之以在端右故也太康二年始給賜絹春三十疋秋七十疋綿七十斤元康元年始給菜田六頃田騶六人立夏後不及者食奉一年始賈充爲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省事蓋自此始

晉百官表注尚書令一人唐虞官也是謂文昌天府銅印墨綬五時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官品第三俸月四十五斛領都總攝諸曹出納王命

晉公卿禮秩尚書令拜受命皆策命迄則於朝堂發哀者右之家宰以在端右故也裴秀李胤衛瓘王戎樂廣王堪高光荀崧和郁皆爲尚書令

漢官典職尚書令主贊奏總典綱紀無所不統秩千石故公爲之者會朝不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天子所服五時衣賜尚書令其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復道中遇尚書令僕射左右丞皆回車豫辟衛士傳不得迕臺官臺官過乃得去宋尚書稱臺魏晉以來爲者

齊職儀秦漢之世委政公卿尚書令之職掌封奏令贊文書僕

射主關令不在則僕射奏下其事魏氏重内職八座尚書任同
六卿舜舉八元八凱以除唐朝故號八座爲元凱謂以賢能用
事義如昔也
齊百官志無令則左右僕射爲臺主與令同
宋百官志尚書令任總機衡
徐廣車服儀制尚書令軺車黑耳後户
隋百官志梁尚書省置令一人尚書掌出納王命敷奏萬機令
總統之
唐百官志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一曰吏
部二曰户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兵吏爲前行刑
户爲中行工禮爲後行行總四司以本行爲頭司餘爲子司太宗在藩日嘗爲尚書令其後人
臣莫敢爲遂廢其官廣德元年代宗以親賢有大勲遂特拜尚
書令
六典尚書令一人正二品秦置尚書有令丞屬少府漢因之武帝之後其任稍重漢書云宦者任
中尚書元帝時弘恭石顯相繼爲中書令元帝扶疾不親政事
遂委任焉及前將軍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言以
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
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尚書宦官中尚書謂中書及尚
書也中書與尚書奏事故連言之及光武親總吏職權歸尚書
三公但受成事而已自魏至晉令僕皆千石品並第三梁加
秩中二千石班第十六陳加品至第一後魏北齊及隋品皆第
二皇朝因之服鷩冕八旒七章二梁冠受策以尚書令僕及六
曹尚書爲八座魏氏省爲五曹則僕射有二若僕射有一字總
則尚書有六尚書以爲八座令則以二丞相及六尚書爲八座
領百官儀刑端揆其屬有六尚書法周之六卿一曰吏部二曰
户部三曰禮部四曰兵部五曰刑部六曰工部凡庶務皆會而
決之初秦變周漢天下之事皆決丞相府置尚書於禁中有令
丞掌通章奏而已漢初因之武宣之後稍以委任及光武親總
吏職天下事皆上尚書與人主參決乃下三府尚書令爲端揆
之官魏晉以來其任尤重皇朝武德中太宗初爲秦王嘗親其
職自是闕不復置其國政樞密皆委中書八座之官但受其成
事而已
五代職官制梁開平三年三月詔升尚書令爲正一品按唐六
典正二品是特授趙王鎔比官故升之
國朝官品令尚書令正一品

以頭刱秉輿輪後漢申屠剛遷尚書令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遂止
識亡書前漢張安世以父任爲郎天子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奇其才擢爲尚書令
三獨坐後漢尚書令主贊奏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
習故事侯霸字君房光武徵霸與車駕會壽春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於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見
天下樞要常飽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
補益王政鄭弘字巨君爲尚書前後所陳有補益王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明習故事號爲當膽司馬光統漢書兼發字世兵遷處尚書令明習故事號爲當膽
職機密敷納忠諫郭伋遷尚書令處職機密敷納忠諫
謙摳撲近臣申屠剛爲尚書令特內外群臣多帝自遠奉加以法孔嚴寧職事過吉尚書近臣乃至捶撲更於前群臣莫敢正言雅剛每極諫也
送者不出郭門陳蕃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
深見任用東觀漢記侯霸爲尚書令深見

任用 申屠剛為尚書令蹇

明習漢家舊事 樊准為尚書令明習漢家舊事周密畏慎 蹇蹇多直言

無所屈撓 節儉自守 韓稜為尚書令以節儉自守 臺閣舊習 黃香遷僕射月餘為尚書令增

損二千石上措其幹用臺閣日習遂見尊重香亦

勤力憂公畏慎周密每月奏議所見畫未嘗宣布 有蹇蹇之節

諸承後漢書左雄順帝立虞詡薦之日今公卿拱默為賢盡節

為愚至相譏曰白璧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

蹇蹇之節由是拜尚書令奏常經術郡國舉儒年六十已上為

郎不當四十不得察舉若茂才異行不拘年齒帝從之有演奏

孝廉除敘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自如顏子子

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詰雄詰之曰昔顏子

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郎叔不能對乃譴于郎守自是牧守

莫敢輕舉自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

詰孝廉 上奏召名儒為博士 雄又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

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淨秩 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

并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臺閣以奏章為故

事 自雄掌納言無所匡肅每有奏章臺閣以為故事 韓棱之舉 初雄薦周舉宜光為尚書又奏馬直為將帥而

有當生職受罪而奉以此劾雄雄從曰吾嘗事為直又又賜

與直若今宣光以此奏合乃歸愛之奉也由是天下服焉 朝

書姓名 三卿壽為尚書令初壽為僕射常賜諸尚書劍推壽等

三人手自置姓名尚書令韓稜楚龍淵僕射郅壽蜀漢

文 尚書陳寵濟南鍾成狩論者為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

淵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漢文寵敦樸之不外見故得鈍成其兒

此異 如 言旨切直 任防為尚書令職典樞密數條便宜機判時政以補闕失言旨切直 窮郅載

曲不撓強臣 劉祐拜尚書令正身機密 勇卿覈由不撓強臣

旌賢退惡 手陟拜尚書令明審選舉

旌賢進善 按擢天下英俊 衛良拜尚書令每當選舉按擢天下英俊及一千石長史功次者用之

嫉惡不阿豪勢 楊秉拜尚書令平心正直進善嫉惡不阿豪勢

視尚書如恭佐 衛瓘為尚書令加侍中下臺曰 闕瓘視尚書如恭佐侍御如孫屬

治身無嫌 唐仲謙 唐仲謙的字仲謙拜尚書令自典樞機數有直言奏事以補察主上每作表疏皆手自書之處官任職不言貨利之事當公法不阿所私守私號曰治身無嫌唐仲謙

厥德仁明郭喬卿 郭賀自喬卿為尚書令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

丁條所奏以為故事 陳忠為尚書令數進忠言辭旨弘麗前後所奏悉條於宮闕以為故事 禮無

稱萬歲之制 韓棱入為尚書令以才能稱憲擊匈奴還尚書

己下議欲拜憲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諂

下交不瀆在道以事人非所以立

身且禮無稱萬歲之制左右皆慚 天下皆慎選舉 張璠漢紀左

雄為尚書令限年四十九先試經然後舉孝廉故雄為令在位

者各為慎特得日左伯豪為尚書天下慎選本 在位肅清 上

天下精選 楚國先賢傳左雄為尚書令天下精選舉得其人不秉聲也 乞留宿衛 東觀漢記黃香為東郡太守

乞留宿衛 居中持重 魏志荀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居中持

重太子雖征伐在外軍國大事皆與或籌焉

名重天下 或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故密奇策

密謀不得盡聞又非正道不用名重天下莫不以為

儀表海內 焚毀故策 上 一荀令論人久而益信 或又奏荀攸

才成宗焉 可以代以從

故為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 不稱職則請就黜 陳矯為尚

一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 書令魏明

帝卒至尚書門矯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矯曰

此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若不稱職則請就黜帝慚回車

為後人所思 晉樂廣為尚書令無當時稱為後人所思 端右之職 太和元年詔曰夫總百揆之

失舊王政之闕塞者端右之職也是以自非以安無是此宮

慎其人殷浩王戎賞崇清道審黜著于己試其以克為尚書令

空函 揖盈素患發浩因其北征軍敗乃上疏請擯浩為

坐廢為庶人徙于東陽之信安縣後溫將以浩為尚書

令遣書告之浩欣然許之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

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由是遂絕 持心平

典選舉或折節待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毀撓公意

或有群從一人才得當事或謂曰以居當事不可以為議

賢 郎耶或笑曰官者表才也若如來言

衆人謂我何其持心平貴皆此類也 坐處三日香 襄陽耆舊傳劉季和曰荀令君至人

家坐處三日香 後漢尚書左丞潘勖作尚書令荀氏碑文曰

二日香坐處里 帝巷哭 君生長世家風訓法度主簿君其河洲神下

不可竭雖其若華山亭亭不可拔也 駮議合上意 永平七年宋

年五十卒男女老幼里巷而巷哭 均為尚書令

忠正直言數納策謀每駮議未嘗不合上意 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 魏氏春秋荀攸

事公達為尚書令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

內強不法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

妙選陳徐陵讓左僕射初表陵聞七十二歲揚雄獻經六十之年平津對策若斯強壯無數耆老漢武帝好少則微臣已老矣若周文愛老則有此群才伏願天明更謀詳匠求其妙選拆是能官 試舡覆汶魏吉往歲為僕射受詔作接船於陶河試船遇風覆沒帝為之流泣 望墳掩淚後魏李冲高祖時為尚書僕射卒葬于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右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卧疾望墳掩泣 衣冠傾縱宋康方三十國春秋劉湛為人射既拜朝賢畢至僕射謝琨後來衣冠傾縱頗有傲慢之容湛甚不平乃謂曰謝卿今日可謂雲若無人琨對曰明公將索伊周之寄方使四方解携謝琨何人而敢獨異乎以手拔撥擯神伯皆嚴脂意說時人亦莫不奇之也 門列戟隋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時制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弘德申牒請戟鄉或判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架已列門外尊有重卑之儀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既設內閣又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服 國之宰輔不可親細務隋書楊素為右僕射與高熲專當朝政後文帝勅忌素詔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平論大事外示優重實奪其權也 解事僕射唐裴冕至德為僕射與劉仁執更日受詔如常有老母迎者決辭至從己收牒自視老母前

日本謂之解事僕射所以來許公乃不是解事僕射請卸付牒東至德宗而還之識者尤為其長者 呼裴監而不名高祖受禪以裴寂為尚書右僕射賜以服玩仍詔尚書除食事御每日賜寂御膳高祖視朝必引與同坐入閣則延之卧內言無不從呼為裴監而不名當朝貴戚親禮莫與比 逍遥一代寂恩左僕射頻有言其功發大原以自從者肯請平之從許以退耕今四海人安以頤賜醴賴骨可但以下治樂曰今頌太平也妾相曾老耳公為台司我為太上逍遥一代豈不快哉 持法精深宋裔璃字將文拜右僕射內外考績皆委諸司會為群寮楷南度務業謹璃凡事有所偏執而持法精深頗為時議所少 議事輒變易封倫太宗時為右僕射始倫之歸蕭瑀數為之反是瑀為左僕射每議事論功堅定文帝前輒變易由是有隙貞觀元年遣倫卧尚書省帝思璣已命尚書還帝 出入卧內長孫無忌以皇后兄又翊戴帝尤有寵甚厚常出入卧內遷尚書右僕射 廣耳目訪賢才房玄齡進左僕射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才比聞聽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右丞大事關僕射 引士咸得職杜如晦進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引上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皆稱為重

旬日之中事多停滯蜀志費禕字文偉代蔣琬為尚書令于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斆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停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遠此非吾所及 衆望漸服蔣琬字公琰諸葛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群寮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如有平常由是衆望漸服 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劉巴字子初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為政不煩號為清能呂乂字季陽代董允為尚書令處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靜少言為政不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貴石損於郡縣時 在位四載為當世明公晉裴秀為尚書令秀以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為故事在位四載為當世名公 歷職內外在公退食李胤為尚書令雖歷職內外而在公退食家至貧儉兄病無以市藥上賜錢十萬 二令君之美荀勗字尚書令謀試令史

以下覆其才能有闕於文者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帝常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曾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與謝安共掌朝政晉王彪之字叔虎為尚書令與謝安共掌朝政安每稱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者諮之王公不得判 判斷甚樂王儉為侍中尚書令領軍每上朝令恆有三五十人追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諸房間時為司徒錄尚書先謂儉曰卿令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晉私懷實由應明公之言之化以拄 御下衛瓘拜尚書令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 納言之官出領牧伯魏書貌遣答曰伏見吏部以太尉前組為尚書令復領冀州牧自三代以來未聞以納言之官而出領牧伯者 舉朝憚下臺晉中書下臺為尚書令司徒王導稱疾不朝臺奏導事任與義事寢不行舉朝憚之 抗志高亮才鑒博雅劉力遷尚書令詔曰幽抗志高亮才鑒博雅朕甚嘉之 總事此三者荀勗策昔六官所掌家宰為首秦公卿翰以丞相御史為首今者尚書令總事此三者非臣駑闇所宜忝切 崇上抑下刀協為尚書令桂明亮每務崇上抑下中宗甚信重之 總括百揆憲範王猷謝石為尚書令上疏避位曰尚書令闔之家司總括百揆憲範王猷

式是群辟故以簡攝事干寶晉紀王述不拜中書監志何為復
德而授量才而受脚就拜尚書令於府攝事
讓沈約晉書王述得官無所辭為尚書令子坦之諫述曰汝
言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是美事耳述曰既云堪
何為復讓揔參機衡出納朝政晉起居注武帝詔曰尚書令百揆之
首揔參機衡出納朝政居績之所由
也車騎將軍賈充中允倩正通理經達宣迪
文武濱弘著莫以充守尚書令車騎如故千里之應揔機在
身摯虞尚書令箴舜納大麓七政以齊內成外平風雨不違龍
我褒闢闕我王獻王允塞四海咸休雖聖雖明必賴良才無
曰我智官不能任發言如絲其飛白題座宋書王僧虔為尚書
出如綸千里之應揔機在身令嘗為飛白書題尚
書壁曰出行方上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巖高之不已則猛獸
淵引之不已則遷逸波去之且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
入郭武帝踐祚王瑩為尚書令稍有位歌入郭上意不悅以問
群臣皆莫能對瑩在御達乃欲授其曰昔夔擊石拊石百
獸率舞陛下書錄例聞武與僕射並受詞許樂之為尚書僕
象來格帝大悅衣以服焉射令何尚之先讓
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堪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
歸尚之玄相推委御史志臣襲叔奏並允宮語乃使憲之與尚
書之主受詞訟尚之雖納言加首鳴玉在要月梁何敬容為尚
為令以財事歸甚之書令事須綠案
後以罪免職復起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因將
賓客門生諠譁如有昔會搢識郭致書戒之曰昔居祿納言加
首鳴玉在書同豈詔以步文昌坐萬乘御趨武帳不比縣為才
拔士少報聖王之恩今人所以頓擢有溫居其之門者未必皆
感其懷人莫居從之後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復周貪慕為將
之意未可為智者說矣居從且社門念失無有所適
所嗤鄙敬容為尚書令貪諂為時所嗤鄙其署名敬字則大作
苟小為文容字則大為父小為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作
既其大父亦不小敬容遂不能答又多漏世中語故謝嘏曰至
嘗有客姓吉敬問鄉與鄉吉遂逹近答曰如明公之與何
乘小車就席晉書謝朏音裴徽為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
揚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既見乘小車就席
尊官晉書九品議尚書令尊官也親作體儀王立山濤啓事尚
納言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書令李胤忠
蹇諒宜得其人征南將軍羊三人皆民望又云有疾者作大將
祐體儀王立可以整肅朝廷軍雖不須筋力戎馬
閒猶宜得賢征南大將軍衛瓘直正靜一中
書監荀勗遠于事物二人皆名望不審可參衛否為吳歆有慙

色語林王恭嘗寓于司馬道子室尚書令謝石為吾歌曰
居右之重集宰相之坐而放庶俗之音乎石有慙色真
賢人魏志徐邈為尚書令從征虜權遺死大祖言則邈清曰
強輿勗公連周旋二十年無毫毛可非者真賢人也名冠
百僚會稽先賢傳洗熙微為南宮掾酒
拜尚書令時郡臨辟雍名冠百僚尖頭奴後魏古弼為尚
持拔擢勸司西賈留守詔以肥馬給騎人弼命弱者太武大怒
曰尖頭奴敢裁量朕也還臺先急比奴頭尖太武常名之曰
筆頭時人學為筆公屬官憚惟懼誅弼告之曰吾謂事君使田
獵不適盤遊其罪小也不備不虞始戎寇洛免其罪人也今北
狄孔熾南寇未滅狡焉之志關何邊境是吾憂也故選肥馬備
軍實為不虞之遠慮苟使國家有利吾能爭避死乎明主可以
理干此自吾罪非鄉等之咎太武平原帶地負瑤極後魏高子
閒而嘆之曰有臣如此國之宝也升臨淮王
彧薦閣帝尚書令表但以平原帶地負繡極天出入踐帝閣上
臨使服既之均集之能入踐帝闕又無忠之美
胃宛綜之重負學製之談梁元帝為御司空讓尚書令表中宸
轄以方食移廣寧可冒驥綜之重
摯虞之談將謁攬職萬機總任百揆此晉武子才為文慕皇帝
朝徽應儀身讓讓尚書令表揚職萬揆揔
任百揆相御康物位的舉秦可以馳日月之光華唱天爵人以
地之高重更見敢語臣比何難副實來須方之高易
世非盛德之舉陳又表晝覽太山不鍛秋毫之察仰列宿宣藉
龍之明肖人以世既非盛德之舉公門有紀
敦是安非經畧之才於道麻道衡之論像心致之勞曰為國之道在
夷之運奇任拔之公卿備員而已尚書江總惟
事詩兩本非天府文昌為方之敬万江總讓表切以天府文昌万
經略之才之寄天官家宰無所不統
孔筆三獨事始自撰職云文三十余載一旦關選必資寶
豈翻是與孔偏豎當菲薄陛下所覽余辰曲照總逮新文汗
高皇其暗則敬蓋能催優臣昔之家司今日端揆又除尚書令
慕為戚則日制勢臣皆受謝臺啓昔之
家司今日端揆項同首袁無人則關臣之拘實官可切貢謹當
慕泰度月真泰三恩之旨奇浮雲方所九天之路
司會治本家宰朝端又除尚書令新表後啓云司會治本
家宰朝端縉紳所屬儀刑攸在復表
不受唐代宗以郭子儀為尚書令子儀讓以太宗昔居此官累
聖相承曠而不置詔不允勅令宰相百官為尚書送上子
儀復表懇辭不受許之

左右僕射

前漢百官表僕射秦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軍屯吏騶宰永巷宮人皆有取其領事之號孟康曰皆有僕射隨所領之事以為號也軍屯則自軍屯僕射永巷則自永巷僕射成帝建始元年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為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

後漢百官志尚書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署尚書事令不在則奏下眾事蔡質漢儀曰凡三公列卿將大夫五營校尉行復道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相回避衛士傳不得迕臺官臺官過後乃得去臣昭案獻帝分置左右僕射建安四年以榮郃為尚書令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是也

晉職官志僕射服秩印綬與令同案漢本置一人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為尚書左僕射分置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僕射並闕則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宋百官志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掌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從於射事也秦世有左右曹諸吏官無職事將軍大夫以下皆得加此官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二僕射分置自此始也

南齊書百官志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事諸曹郊廟園陵車駕行幸朝儀臺內非違文官舉補滿敘疾假事其諸吉慶瑞應衆賀災異賊發衆變臨軒崇拜改號格制在官銓選凡諸除署功論封爵貶黜八議疑讞通關案則左僕射主右僕射次經之黃案左僕射右僕射署朱符見字經都丞竟右僕射橫畫成目左僕射畫令畫右官闕則以次并畫若無左右則直置僕射在其中間總左右事

隋百官志梁武帝時尚書省僕射副令又與尚書分領諸曹令闕則左僕射為主其祠部尚書多不置以右僕射主之若左右僕射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掌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後齊僕射職為執法置二則為左右僕射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隋開皇三年詔尚書左僕射掌判吏部禮部兵部三尚書事御史糾不當者兼糾彈之尚書左僕射掌判都官度支工部二尚書又知用度

唐百官志左右僕射各二人從二品掌統理六官為令之貳令闕則總省事劾御史糾不當者龍朔二年改左右匡政光宅元年曰文昌左右相開元元年曰左右丞相天寶元年復

唐官品志僕射為執法置二人則為左右皆與令同左糾彈而右不糾彈

唐新語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正宰相故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公為宰相當須大開耳目求訪賢哲即其事也神龍初豆盧欽望為僕射不帶同中書門下三品不敢參議政事後加知軍國事韋安石為僕射東都留守自後僕射不知政事

六典尚書左丞相一人右丞相一人並從二品漢官儀僕射秩六百石為公之

宋百官志應劭漢官云尚書令左丞總領綱紀無所不統僕射
右丞掌廩假錢穀
南齊百官志左丞一人掌宗廟郊祠吉慶瑞應災異立作格制
諸案彈選用除置吏補滿除遣注職右丞一人掌兵士百工補
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其內外諸庫藏穀帛刑罰詐
訟田地船乘稟拘兵士死叛考剔討補差分百役兵器諸營署
人領州郡租布人民戶移徙州郡縣併祜城邑民戶割屬刺使
二千石令長尉被收及免贈文武諸犯削官事白案右丞上署
左丞次署黃案左丞上署右丞次署諸立格制及詳讞大事宗
廟朝廷儀體左丞上署右丞次署
隋百官志梁武帝尚書省置左右丞各一人佐令僕射知省事
左掌臺內分職儀禁令報人章督錄近道文書章表奏事糾諸
不法右掌臺內藏及廨舍凡諸器用之物督錄遠道文書章表
奏事凡諸尚書文書詣中書省者皆以丞署表盛之封以左
丞印後齊左右丞各一人
唐百官志左丞一人正四品右丞一人正四品下掌辨六官之
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臺不當者吏部戶部禮部左丞總焉兵部
刑部工部右丞總焉龍朔元年改左右丞曰左右肅機咸亨元
年復六典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丞者承也言承助令
僕總理臺事也晉傅咸云左丞得奏彈八座總曹事以末左右丞銅印黃綬綸朝服案賢一梁品自視宋齊品守第六秩四
加至一千石自晉以後給事吏三人朝晉宋齊秩皆六百石品並第三梁品循第二秩中二千石班第十五陳品加至第二
後魏北齊及隋品皆從第二皇朝因之自漢已來章服並與令同掌總領六官紀綱百揆以貳
令之職令則專統焉初亦宰相之職開元中張說兼之後罷知政猶為丞相自此以後遂不知國政
國朝大中祥符伍年太常禮院上準詔定僕射赴上儀前一日
都省設新舊僕射次於都堂後廳官次於廊廡其日廳官集者
內以俟中書樞密院親王使相舊不赴僕射自正衙退將至都
堂諸曹吏序立迎拜僕射至都堂門外下馬諸行尚書丞郎郎
中員外郎並門內分立迎候僕射北向揖其廳內職及知制誥
者不迎候禮生引新舊僕射出次對拜禮生諸僕射升堂分東
西坐降階就褥位對立新僕射就正位再拜復位對拜畢升堂
如上僕射一員降階赴位拜訖升堂坐牙床判案六行主事讀
案堂上都事接案搢笏捧案僕射揖搢笏攬筆判往式凡三道
如上儀判訖禮生引對拜賀謝舊僕射歸次新僕射立於都堂
上面南引贊官告班致賀中丞已下拜僕射答拜百官退僕射
升堂坐諸司賀訖降坐還次僕射與諸司三品尚書省御史臺
四品兩省六品已上就食畢退如常儀
元祐官品令左右僕射從一品
春明退朝錄國朝宰相為僕射魏公二浦趙令薛文惠沈恭惠
宋惠安李文安呂文穆呂文惠李文靖張司空王文正向文簡
王冀公寇萊公呂許公丁沂公賈魏公陳恭公韓魏公文潞公

富鄭公曾魯公二十二人樞相爲僕射陳文忠曾襄悼張榮僖
王康靖四人樞密使爲僕射石元懿一人不歷尚書侍郎便爲
僕射 唐姚南仲不歷尚書侍郎而入省便爲僕射 履聲 前漢鄭崇字子游爲尚書僕射數直諫諍上初納用之美
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爲人所譖奏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
怒下崇獄死獄中 當車諫遊田 後漢明帝數幸廣成苑尚書僕射鍾離意以爲從禽廢政常當車諫般樂遊田
之事天子悟其言即時還宮 上疏諫威刑太過 魏徐宣爲左僕射時上方含坐事被考劾宣上疏諫威刑
太過又諫作宮室妨民常加意納 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後漢鍾離意爲僕射以上疏出爲魯
相後德陽殿成百官大會帝思意謂公卿曰鍾離尚書若在此殿不立 上書陳竇憲驕恣 郅壽爲僕射時
大將軍竇憲以外戚威傾天下憲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戒國家
東觀漢記鮑永字君長拜僕射行將軍事符策到來永將文得行將軍事常皁稱路稱鮑尚書矣 排闥入諫 鍾離
意別傳意爲僕射其年匈奴光祖歸義來降詔賜縑二百疋尚書郎暨郭受詔誤以二十疋詔大怒鞭之意下叩頭死請尚書吏不
習掾失色意獨排闥入諫曰陛下德被四海愚及貴狀是以左注之徒皆頓首服義鄙小子受詔誤賞且聞刑疑從輕今陛
下以斲誤賞發雷霆之威殺戮海內史通謂陛下貴微物而賤人命遂臣不決明帝以合大義志旗怒自帝謂意曰非鍾離尚
書朕幾瘳成於此即 不視奏呈文書 魏志[illegible]徐宣爲左僕射後加侍中光祿大夫車駕幸許昌總統留事
帝還主者奏呈文書詔曰吾省與僕射何異竟不視 典選舉 陳泰爲左僕射典選舉 官之師長 李推等欲
貫翊爲尚書僕射翊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翊右不秉重非所以服人也 國之司直我之周昌 字毛玠
先爲尚書僕射時太子未定立臨菑王植有寵琰諫曰近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會琰起更衣太祖
譖左右曰國之司直我之周昌 暫起復臥如是數歲 魏略李豐字安國爲侍中僕射在臺閣省多託疾時
臺制告百日當解祿豐未滿百日暫起復臥如是數歲 中臺近官 吳志諸葛恪既定山越孫權使尚書僕射
薛綜勞軍曰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勞 三代 晉太傅謝安生琰生子琨三代爲僕射並有文集 四辭而後

受 葛顗代陳泰爲僕射四辭而後受 清虛恬簡 山濤清虛恬簡轉左僕射 累陳封禪 經康
右僕射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同古典封禪東丘前後累陳帝謙不許 中正舊德 武帝太年詔吏
敘人倫治化之本也宜得中正舊德尚書右僕射魏舒寬拔督遠有才識其以舒爲左僕射領選曹
領選曹 上廣登賢俊經始萬機 永昌元年詔尚書分置左射所以廣登賢俊經始萬機
事周顗可左僕射領右王導可右僕射 佐官盡心 尚書高陽王珪忠允善政洪濟佐官盡心所居著稱
珪爲右僕射 總樞機之重 羊祜泰始初詔曰夫總齊機衡允釐六職朝政之本也祜秉德清卲忠亮純茂
文武奉憲正直雖處腹心任而不總樞機之重非垂拱無委爲任責成之意也其以祜爲尚書右僕射 秉德清
卲 經綸文武 上 三日僕射 周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頗爲僕射略無醒日時人號爲三
日僕射更曰周侯末年可謂鳳德之衰矣 吏曹 晉武以僕射山濤領吏曹復銓擬至今或稱焉 參贊百揆 齊 讓
射表曰臣蒙府力陰起居元左國朝事味參贊百揆 暮出朝還 晉中興書領和康帝上爲尚書僕射以母老
詔物拜將暮出朝還其燥遷如此 君便是一人 紀瞻字思遠爲右僕射封肅祖常引瞻內殿慨然憂天下曰將
之臣欲得十人如何因歎之云君便是一人瞻讓曰臣不敢命肅祖曰方欲善語云何復崇謙讓瞻以年在懸車自
告詔曰皇朕虛薄不足與爲治乎 才學文章 王珣爲左僕射吏部雅好宗典籍深款愛之與殷仲堪徐
以才學文章爲上所眷 風流之美 桓玄答遠子錢云王珣名賂顯于間其才用不盡然居
朝可謂自多也 當時獨爲強記 王彪之博練除左僕射中興章制制度臣典練習故儀著惟爲以久在中
性聰朗多識故事朝廷憲體出入歲省唱貫一曾事於偏當時稱爲強記 年二十七衆論爲美 晉諸公讚
司馬珪少有令望早歷顯職晉文彈爲右僕射時年三十七衆論以爲美 上問獄不對 沈約宋書王敬弘爲僕射
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常豫聽訟上問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
解上不悅 乘紅至文昌門 劉延孫爲左僕射疾病不任拜起上使乘紅自青溪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
奏彈謝靈運 王弘爲僕射奏彈康樂侯謝靈運人力桂興淫其愛妾殺興江涘棄尸洪流請免官削爵土收付大

理治罪內白舊休才待用鳳聲樂渾此事章
謗暴之朝野不敢撰熱武帝令免官而已 如汝人才皆已定
僕 南史劉祥少好學拔言辭行不遜高下於朝士多所貶忽王
奐為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見路人驗驢祥曰驢汝好
為之如汝人才 兄弟 袁樞好學手不釋卷謹慎周密青白自居
官已令僕 為左僕射弟憲勗聰敏好學有雅望為右
僕射臺省目樞為大僕射
憲為小僕射朝廷榮之 大僕射小僕射 上 二王持平不遂不
迎 齊王延之特左僕射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未有人懷彼
此延之與尚書王度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二王持
平不遂不迎太
祖以此善之 南士少居此職 帝欲用張緒為僕射右以問王
儉儉曰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
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彥回曰儉少年或未憶耳江右用陸玩
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為則
有公輔之量 短書為右僕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深
自謙退其職務先奉判曰某官之力有罪責則曰
善之咎也時人稱 換撮 元順除右僕射及上省登階向攝見攝
其公輔之量 書監同都令史詣拜起拜起曰此攝曹
經先王生順郎史塞序洄文
見文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黑面僕射 陽平王子敬字思五男
魏右僕射色黑故時人
號為黑面 騶唱不入宮門 詔作此吏部作遷尚書右僕射特議定新令
僕射 詔作為特中黃門奏議刊正故事令僕
中丞騶唱而入門皆至於馬道及作為僕射以為非盡敬之宜
言於帝納之下詔冊在太極騶唱至上東門御在閶闔至司馬
門騶唱不入宮 府庫關鑰一以委之 三國典略東魏以孫騰為左
門自此始也 僕射府庫關鑰一以委之
廢人飲酒 北齊王晉明袁後有事使留心組引史招引賓客書
為右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而退告人云廢人飲酒宴
能作刀筆吏 給田均平 高陰之為僕射特欲給民田貴勢皆占
此故稱手 良美貧弱咸受瘠薄陰之啓高祖悉更
文易仍將 損益舊章 後周周惠達為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
俘半 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是以儀軌稍備
魏文帝因朝奏樂顧謂 任居端揆 李遠除右僕射祖
惠達曰此卿之功也
望不過一驛守遵遵遂除會得承聖明主貴臣遷以至于此今
位居上列爵過通侯受專方面生殺在手非直榮寵一時亦足
光華身世任尚書僕射任居端揆今以賜授適所以重其非貴
明公若欲全之乞寢此受太祖助曰點德兼美朝廷欽屬選衆
而舉何足為辭且孤之於公義等骨肉豈容於官位之間便有
讓深乖所望也遂不得已方拜職

領選 上 終當坐此 李靖仕隋為殿內直長左僕射楊素拊其牀
謂田卿終當坐此後以取定襄公進右僕射
靖每參議恂恂似不能言 上 三世居此官 高儉字士
似不能言以沈厚稱 廉遷右僕
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業其貴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儉
師手詔曰歸撫三川不聞蹇中者以屬卿也及之請致仕帝聽解少
傅 叱左右批辭懷義頰 蘇良嗣遷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
射 遷辭懷義于朝懷義進處良嗣怒叱左
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曰阿師當 南衙宰相 上 撰封禪壇頌
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
張說東封還為尚書左丞相說撰封禪壇頌
損於說為之參以成功 班爵同禮數異 裴耀卿進左
僕射而李林甫代之至本省與耀卿同傳王部官唱率百官
畢秘書 以皆者主事專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
門而位然也 若相不揚 盧奕之
衣又郎事士所居非所居林甫頗不悅
拜左僕射比射所 禀省
者當十數日會賀客不能名其亦
之號 僕自制 高品致恭 引用親舊
射巾

射上 儀與御品官元僧為中丞奏駁之
之父為寓射仍自閤高品致恭為特卿之事
元和中裴垍為僕射於尚書省都之事
祭時使尚書省官之文二品以上列
例史部侍郎 節史中丞左右丞升諸部
元中張說為大丞相因製儀注自中書門下及諸一
品已上官是日皆坐受拜或儀以其所從來各以上
之處欲望同日拜受左右各相所用此儀當時以為
龍以下亦從因為故事非舊典也均交結權幸而
官翰江而立御史中丞盧坦請退之均不受坦曰姚南仲為
僕射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南仲守正不交權倖
牽射羅世為右屬之時人皆與見以為 齊也
師長庶僚 事寶理中李僕射李絳與御史中丞王播相遇於道
之中以為左右丞相其後鄰去二事 不下
曰中不書其姓尚書已下 衛上日百僚列班宰相居上以
中丞御史到位於廷禮敬之 業所以自武德正觀
來聖君賢臣布政除業不牽此禮謂為 且為有安孛亦合
綴近來諸有才不盡但見加持拜者隊從 不用舊儀
群情事實未當今或有僕射初除就中丞院門相見者即與欵

參何誅或中丞新授亦無見僕射故又參或僕射先至中
丞後來憲度亦冥尊卑倒置盧人才忝位自合引授實良吉詔
命于官立得有軒示制伏望下百寮詳定事体使來可遵行前
旨令兩省詳議兩省奏曰元和中伊慎忝居師長之位太常博
士韋縣有去無儀令事鮮所論以体甚當然其特瑾事方窒碍
致論政言共寢其議

詔虞世南製碑文 正觀四年右僕射杜如晦薨帝手詔著作郎
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
化追念勳舊痛惜于懷卿体吾此意為製碑文仍因 半八豈陛
食而失愴然悼之遂輟食之半遣置之靈座焉

上諫不可廢后 唐遂良拜右僕射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召長孫無
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武謂無忌勣先陳
遂良田太尉無忌傳有不如意使上有異聞之識又請訪上前
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序功臣之德曰前
吾奉遺詔若不盡愚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於絕嗣
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
帝疾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
陛下定之皇后無它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
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帷笫今立之奈天
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因致笏殿陛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丐
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幄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
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孚勸議異氏立乃左遷遂良潭
州都督 不雨乞身 張行成拜左僕射永徽四年三月不雨五月行
成具以是乞身制答曰右宰象元不罪己之咎
此在朕躬非相咎乃賜宮女黃金器物俾行成固請不得已便
帝曰公朕之舊奈何舍朕去邪乃諸帝行成僅不得已復視事

受四品以下官拜 李程自宰相出鎮為左僕射中朝
長慶中僕射數人上曰不受四品已下官拜正日再定至不
同四品以下官吏許受拜王涯實務直已行之於前今御史臺
云已奏聞太常寺定取十五日上臣僕射上儀尋所定今所中丞李
實以為受四品以下拜太重勅曰僕射上儀宜委所司詳定
禮旨約令文已經施行不合更改宜准從前所定特中丞李
勅處程義乎便涼然性故為不修儀檢骨稍和四年十一月六日
地物議 滑稽居師長之地 上奏儀制射李以為中丞李程為左僕
射之 射以儀主不定表請定之

先是太和二年兩省官同定左右僕射儀注御史中丞已下
僕射相遇依令致敬為制立侍僕射遇僕射官曰大夫中丞
三院御史就班次參見其門外立班以後至為重大
夫中丞到班後朝堂所由引僕射就位僕射如大夫就到

之儀班退皆尊之如之御史大夫與僕射相遇則分道而
行集事左右僕射上日御史中丞史部侍郎羅拜四年中書奏
曰僕射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重若郎官已下拜則太輕起今
後諸司四品已下官及御史臺六品已下郎官並望准故事
軌以元和七年敕可之至是因李程奏請日左右僕射初上
交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已下拜讓答問元
禮又六典無僕射上儀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為僕射師長百寮
此語亦無憑據但書記時實有所舉且表中一句語耳且尚書令
正長上無文餘事之文故事典御史中丞同錄既尉寄三省生
伏以祠部侍郎曾兩有爵文科臣下何安職有明文尚有
中是供奉官之為不可儀制令雖有其臣則各之文不知使是受拜
至又御史大夫中丞受御史已下拜今並不行立以凡制館偏
非人臣所安元和六年正立部段平仲此當特望回立座肅公
省部門請是事理其精集令請所行應依撰檢校官從其班
行表特從入者竟依舊儀者以為是
令執事叔東部更使入奏遠請請省推護
言者皆從其班是以正品有品不區從二品之外請從本班
之級 書賜 書院在劉僕射以遠衡上表出謝曾置館置
書賜孫寧詩杖 太宗乃下優詔殷侍進在第賜養病三兩日

中書門下平章事同僕射兼
卑秩功是漫也
僕射 超擢太驛 上章懇辭 蕭倪長慶中以
兩省諸司清資正以名補故日淺超擢太驛上二章懇辭左僕射使注令
部尚書從又以選署書頃雖非儒生之道咹足懇辭受吏
大水請免官 唐休璟拜右僕射定歲秋大水璟上表自咎
陽亦異事在予請之臣其切辭名不裁中當竟不允手制答曰
門准宋本表奏遽十書全私 豈得與人主爭權柄 封裁至劉仁軌
左僕射留遇中許多沸者縣夫言語之而至從夫違理 幾勸告右
者與尊若有傳者區為奏之中不顧已之斷夫由是脅 僕 懇　　　
仁軌常以問人至使吝同夫慶責刑賞入王之大柄
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後高宗如實而深量矣之 凡為不欲一
物失所 李高齡代長孫無忌為左僕射兼任坤百司吏琴風夜
事節以文學心獨節不決一物是失所聞人有善若已有之明達吏
以已長格物論法令意在南手不以長欲取人不已賜三傑詩永
為高書右座相而摘議為左示相沔乾播為太子少傅同司
有詔大官設饌大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拜
焉以王五代史劉約為僕射性剛解情悠之彥其政解業
賜之列傳孔昭序論行自次第書常侍之臣立行合在僕射

之前戒奏下御史臺定例尚先已未李珙盧鉶給爲僕射往賀
輕脫不能守師長之体故昭序輕言章相劉商孫以群情不悅
劉昫憑道欲儆折之乃責臺司檢例而臺吏亦無不見例據南
北班位即常在在前儆爲國忌將就列未定翔孫即升臺狀曰
既有援據足可遵行各侍本官劉昫怒揮臂而退自後臺司
定例崔居儉謂南宮門例曰孔昭序言語是明進人抱不解語
也且僕射是師長中丞大夫就班修敬兼侍班在宮南大卿之
下只僕射呼之前騎者冀序定南宮工部侍郎如何肯與實旋
人舉止何取笑之深也衆面居儉言論 九國志唐李
議猶息文士酒商孫堂判有援據二字政事僕射 許世宇楊謂
建國以昇爲左僕射參政事乘前亂之後新楊思恭賜
復紀綱修典孔拆强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楊削皮 兵事愛與
國力空匱命思恭爲錄軍國事增山澤關征之
稅息力並竭吳宮倍其等道路側目號曰楊削皮 勿乘恐傷僕射
吳越崔人莫又誨善射仁貞方振而异病詭欲以弟一女妻
人謂已曰勿乘恐傷僕射又覺以語句彼其弟弗聽自擇大
馬魚見錯上有花紋如是 奉劉請閱錄成化四年李物爲左
僕射乘而吳未處在僕射 僕射罷知政事先是上召
翰林學士張 掌制設物石僕射詔掠旨上言曰國循例任近
藩臺百餘日注下應芳陽蜀夏形於色物居輔相之任我在
變詔給事中劉此而物盡熱自名無論各引是之意到中書
僕射之重百寮師長如此物於在位也推重不許因而受之何以
勸人臣之盡節可加封龍一人敦民臣上以師長百寮之尚不年
勵者舊不安遂無已令爲石一人決射奉詔上請 師長百僚已衆正以
左僕射爵封上召問曰僕射師長自僚 中書都堂赴上 天中
以中書政事煩多停朝均爲前足家正頭有謝 祥符
四年詔文昌總洛師長百僚位望師首與百其減微中書之赴
上文義集儀在各士之式瞻易明與顏且加禽詩畏班等成自
今宰臣宣僕射於中書都堂赴上不帶平章事者亦於本
省赴上令大常禮院與崇文院檢討詳定儀注特宰相至三日
仗部尚書遷右僕射上以李沆受賀 大射官又與宗旦帝前向
射赴上孔文肅上龍待輔臣敬恨奪之 大射官文閣拜石漢州
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對上謂之曰所賜以詞未當冷
僕射今日以命敢中此殊命也敢中應甚喜對日臣今自甲候
對亦未知敢中如何上曰敢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
明日卻對來仍言所甚也昌武候至相歸來往見丞相丞相門
閑悄然無一人昌武與相親偕入見之惜賀曰今日聞降麻士
大夫莫不歡慰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嘗除端
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
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業之盛禮命之重
公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廟中問今日有無親戚
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
曰見之敏中之意向如何具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向爲僕
射作月未嘗考於國史
先賜進士出身而後除 東齋記事曹利用先賜進士出身後除樞密副使乃知進士爲貴也

八座

晉職官志後漢光武以六曹尚書幷令僕二人謂之八座魏以
五曹尚書二僕射一令爲八座晉八座丞郎初拜皆沿漢舊制
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焉
謝靈運晉書古者重武事責射御取其捷御如僕各置一人尚
書六人謂之八座參攝百揆出內王命古元凱之任也
宋百官志晉西朝八座丞郎朝晡詣都坐朝五右惟旦朝而已
八座丞郎初拜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舊制也今唯
八座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
南齊百官志八座各置郎中令史以下
魏官氏志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於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
以擬八座謂之八國
隋百官志自晉以後八座及郎中多不奏事梁天監元年詔曰
自禮闈陵替歷茲永久郎署備員無取職事糠皮文案責尚書
開空有趨墀之名了無握蘭之實郎曹可依舊奏事自是始奏
事矣隋志祖省致令左右僕射各總吏部禮部兵部都官度支
工部等六曹事是爲八座

唐與隋同

非賢莫居［晉中興書荀邃爲尚書上疏曰八座之任非賢莫居］望省樓［唐薛日知璽戰中外根不居八座爲大常卿於都省起一樓工畢尚書省相望時人謂之望省樓］比文昌［則天上改曰尚書焉機省爲政本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晉轄］

左右丞

前漢百官志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

後漢百官志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本注曰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漢儀曰左丞與僕射對掌授廩假錢穀與右丞無所不總］

漢官典職尚書左右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

續漢書百官志左丞掌錄尚書吏人上章百官威儀右丞上錄文書期會假署印綬及筆墨諸財物用

漢官儀漢制八座丞郎並集都省交禮遷職又解交

又尚書左右丞秩四百石遷刺史

晉職官志左右丞自漢成帝建始四年置尚書而便置丞四人及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左右丞自此始也至晉不改晉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給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民戶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近文書章表奏事

晉百官表注左右俸月三十斛

［百石梁左丞班第九右丞班第八並秩四品秩六百石陳因之後魏北齊左丞正四品下右丞從四品上隋初左丞從四品上右丞四品下煬帝左右丞並正四品皇朝因之［illegible］永昌元年改爲從二品如意元年復故］掌管轄省事糺舉憲章以辨六官之儀制而正其百寮之文書分而視焉［若左闕則右兼知其事右闕則左如之若御史有糺劾不當兼得彈奏］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二年改左右丞爲左右司侍郎避廟諱也至後唐同光元年復舊長興元年九月詔曰臺轄之司官資並設左右貂素未相敘左右授不至相懸以此北方宜分別自此宜升尚書右丞官品與左丞爲正四品

國朝元祐令尚書左右丞並正二品

諸尚書左右丞並執政官

功術認留［東觀記［illegible］爲尚書左丞功術當遷留事留憎秩拜尚書遷僕射］進對威儀辭言辯遠［謝承後漢書張湛少修志節性聰明有令才爲曲陽［illegible］曰神人陰尚書侍郎左丞謝質溫是進對威儀辭言辯察甚得之時稱］

［東海］閑練漢家故事［揚喬爲尚書侍郎左丞轉右丞自在臺閣相［illegible］漢家故事前後上表陳國便宜］正色在朝三臺肅清［王隱晉書劉毅子暾爲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肅清者出書中丞左］儒弱非監司體［晉中興書王國寶以謝生紀右丞相台之議益柔器御台之便爲有司所彈劾紀曰國寶紊綵律性］鑑其不可長［占之德非所以［illegible］］止枉溫豫章之封［［illegible］］

臺閣大小望風自肅［晉諸公贊［illegible］］職輕事重［［illegible］］彈八座以下［［illegible］］

說諸爲尚書左丞斜吏部尚書在洪洪曰我舉數丞而違奉我
此爲從事自射議問曰趙主子任錦數爲司馬欲以中法殺立
予之僕童子謂諸大夫可賀我矣吾選所任其事崔侯爲國率
才我以才見拏肅才是視各明至公何故斯言乃至此其開
悅八座以下側目憚之八座以下皆側目憚之晉簡略左丞蔡謨嵇曹在朝爲百僚
所憚晉諸僚爲尚書郎轉右丞在朝野百僚所憚後主事免內外敬憚中興書孔坦爲左丞
承由外任 致憚之 累相糾奏沈約宋書何承天爲中丞與左丞謝元表不相善一人競伺二臺違累相糾奏
左君右君 宋百官志漢制丞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 與三騎對飲 南史宋書三丞
拄不得稱臺省僕射事暴性與事前三射對飲寬鍛遊萃不得辭而歸因話遍違耳 糾舉
掌事暴性與事前三射對飲觀者如指氣卿常之目君
稱職 魯符也為尚書左丞自掌選以爲稱職 搵憲 上 上殿不下有所糾舉
符環憲對書左丞丹郎凡儀事環前後舊稱元環殿議劾所
劃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劉毅滿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
實難環不止前事 今史七百人一見記姓名 左丞令史七百人
放特以此呼之

一見記姓名皆署正無所秘姊夫御史中丞何充見史
部尚書在職頗通賀覽勁參並見官事經之當謂人曰
大遠部郎 之路 文宣夜還不開門 三國典略北齊張纂爲尚書左
丞見左丞 文宣夜還 不開 門 丞文宣近出令隨者于文宣夜還
權不開門勒兵嚴衛大呼當何以後開門文宣笑曰
尼部凖卯君幸也隋以歸總以其忠勤并見記 求良田爲
馬左丞 南齊書沈文季字仲達王爲左丞遷大夫王建曰
事果當與良田 高祖夏一許佐丞遠 詔劉尚書左丞
句書汗明習去今果於剔斷當持寺疏爲稱職 奏劾 宇
文愷于仲文競銀瓮 右時爲尚書左丞時二郎尚書
劉茂奏劾之以于仲文愷 右謝衛大將軍于文仲 競銀瓮事
文書無把色計文大將事違臣趙寺哲制趙乏周壽而文
而不泉分禄之利知而父諱何以勝範方嚳臣唐書方
偲僚示人輕物從與仲文競坐得罪 曰尚書 爲
與義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猶傳文案兹吾臣我班蕭者請此
其府奏散之初未有令僕于揭爲陽均狐德葉于今左丞劉
右丞總直是使吏方質性平直事庭揮平無所回避世了及假

事出文視爲安州判史溢鉢擬官媚最知可准疏書宣虎賦
謀使在珠丞加州莫乃令擁職方負齒部制出令而自上品執
參曰國雜以尹百壽俞近了可以上中使部中
喻以爲諸略日啟入當益堅銓不通不參了以改奮敢史部中
豆曰帝論楊劉史曰索留不詖此諺入者有敗事石詰後對曰
書石志左領擇者敢然而士了無悔品公之亡舉奇自散中
判鹽刷集往丁實之耳也君人有更嚴行入舊爲事之諱中
堂不當秉屬者此家晉之風也上素重品可不受其停簡選書
令張說推左右丞之才主丘王經以詩名聞于人之家天宇
爲左丞舉鈴爲右丞當時號爲選詩名者王以詩爲家貴之間不
撒稱逆之揚尚書右選出郎官七人元稹爲尚書左丞奏劾紀其事
元中爲尚書右選出郎官七人 部官奏公議書左七人抵罪以惰事
情無撤排人不惜莠錦 其人則闕令拜右丞奏曰陸贄之官誠得其人非
惜爲辦服不惜莠錦其人則闕令不情莠錦令臣丁爲之肩丁陞下
知臣之汎御製詩以叙其事 之張九代宗初吶可張左丞奏事
出蓋命之秋 日上時勑恢以誤喝之時之以得爲所畫手
内出曰食幣慰一薦以叙其事十八年通 有手勅 恢又依進右
宋京更曰令中使問疾賜手方歸之 有手執 來裴侍兵部
向書右遂兼贊使拜以使 爲延於本行經橋已平會德拜命
魏以為不可遂令散之選侍思而強時重諸之有手詩
以思德自然禀物有司戒論撤此之由以持正論續任右丞娛
亦借了此書網維不舉並爲數清在位品非其位功勞相須持
紀綱維不舉寸爲數清在位品非其位功勞相須持
紀政舉蓋淮揭立有司郎中伯之亦左右司郎中知左亦蕭人自然綱
維曹聚亦爲據吳所與遂生爲思出選者嚴拜右馬何
書右 精簡 上稱職 此尚所書右丞嵩更在丞僕射屬稱
丞 右左承文宗大元中命官此僕射奏夾年大宗謂曰尚書首天下
綱紀百司所東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僕
之以綱當擇其所望也書惟明識達於從政感斷明達者以
爲左右丞總其維 百職綱維吉白甚勤授毫尚書右丞制云
德以奉一人而已 百職綱維吉我大宗文皇帝寄蹈向書水白
百職綱維事一失中則天下有受其弊者因命載書總徵及社
正倫劉泊嘗經領徒我分居左右官修事理人到于今稱之故
吾前命在從封左綱今兮命水並 擇 左綱右轄 上以卿在省不
右轄無擇穀總社弄美於兵樞中
置僕射要選文官以知事又吏書右丞呼為事郡議以輸房克得玊
二日丹尹仍歸之可服仁罷 左亂文規不省文對執姚最不入清
右僕射者正以卿在省耳
一元龍兩爲右丞吏部魏又規父親又觀其幽州寨
元和所門文規不持省起入吉哈然拜之昌吾得指吾絆步

作者之冠冕唐椽天寶初改左丞玄宗幸温泉宮登朝元閣賦詩群臣屬和帝以維詩為工手制褒美曰覽卿所賦
進賢詩人之首出作者之冠冕也崔子由如鈞崔為戶部尚書恭達時務武德中選內史舍人高
書左丞甚得時譽諸書令史惡其甄別因其身短不倫戲之曰崔子曲如鉤隨例得封侯膊上全無項胸前別有頭
勉之因題以示郎吏望風修整弟弘景拜左丞駁吏部授官不當者十六事弘景率以敏亮稱者如具罷
又居綱轄之地郎吏望風修整郎曰拜趙自牧恭初為監察御史時冒中失火夏其臺欲十間火發處與衆官相近代
宗疑之有高使伴令郎訊治因無俘獲據延狀引上直中面遣大敵殺也既奏代宗稱賞為德宗時在東宮未有之寬理詳
明及事衢州刺史考監察又與觀察使相不相循虔奏充浦官德宗見名諸宰相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自牧對曰然即日
拜尚書左丞三世蕭瑀立子銳天寶中授常書左丞也之世居之掌文化及子孫累居新嘉授
收為左丞時年五十八又子崇理實處錢運以事關兩朝且其家親戚甚衆多為言者所選理之至于左司郎未辨其事其狀訴
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數決政刑心思神助才兼食事記轉淨群者自公拉李令所知天下有冤訴者事所遣介滯
並救之曰必殺官王子綸潘賢者封德然違方死者無妖之叙特人事責之對宰相皇帝諸後顧遐
宮先後元殷自為尚書左丞代宗東宮所選與邦諸皇帝元滿左右九府而賞遷宮宰相已裁獨真衛曰公所見
雖美耳如不合事宜何自恐亦前日風舍任相公所言者何罪然則且事豈堪相公升破除邦數深御之
左右司郎中員外郎
隋煬帝三年尚書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諸曹郎從
五品掌都省之職
唐職官志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從五品上隋置氏從初省正觀初復
置龍朔二年改為左右丞務盛事中便左司郎中副左丞所轄諸署司錄目勘稽
失知省內宿直之事若右司郎中闕則併行之左右司員外郎
各一人天后永昌元年置神龍初省後復置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掌付十有三
司之事以舉正稽違省署符目為六典左司郎中一人右司郎
中一人並從五品上隋煬帝初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皇朝因改曰郎中後革與諸司郎中並同玄宗五
品衣服宜數品一章兩作冠才司員外郎一人右司員外郎一人並從六品
上天后永昌元年置時觀瑤台侍御史衛元嵩以為州司戶選其朝服與諸司員外郎並爵并玄纓橫事表衣纔裁一梁
品郎中員外郎各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省署符目都
事監而授為朝元祐令尚書左右司郎中正六品員從七品闕
志守常令鑒衡隋晉溝為右司郎中于時改制員府賦公行也當阪要之職無問貴賤承並全
寬天下士大夫莫不受節而儀勳守常介然獨立特以詳整稱重武元衡為右司郎中精以詳整稱重
精簡見左右承門部公二十四司號為都公左典選事九品起六七品至內中典選事時
交亂之後因失其人深謀遠慮而衛之深相舉薦鄉曲
接坐者常南道才而授人人自以為得其所論相矣論遂有謀
官之力也或亡失其謀才無何用者多事給之掄選有序者之力也上
尚書郎
後漢百官志尚書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
作文書起草
凡郎官皆主吏有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
中
漢舊儀尚書郎四人一郎主匈奴單于營部一郎主羌夷吏民
一郎主天下戶口土田墾作一郎主錢帛貢獻委輸
漢官職儀尚書郎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
稱侍郎凡三十四人選精練有吏能者乃用之見左右丞對揖

無敬稱曰左右君見尚書執板對揖稱曰明時見令僕射執政
拜朝賀對揖
漢官典職尚書青縑白綾被或以錦被帷帳氊褥通中枕太官
供食物湯官供餅餌五熟果實下天子一等給尚書郎伯使二
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燒熏從入臺護衣服奏
事明光殿因得侍省中皆胡粉塗畫古賢人列士郎握蘭
含香趨走丹墀奏事黃門郎與對揖天子五時賜服若處郎曹
三年遷二石刺史
謝承後漢書尚書郎應與秩滿補令長鄭弘爲僕射奏以臺職
雖尊而賁薄人無樂者請使郎補二千石自此始也
魏武集選舉令國家舊法選尚書郎取年未五十者使文筆真
草有才能謹慎典曹法治事起草立議又以草呈示令僕訖乃
付令史書之耳書訖共省讀內之事本來臺郎統之令史不行
知也書之不好令史坐之至於謬誤讀省者坐之郎無使令史
獨起草之法若郎不爲文書壹當仰令史是爲牢中不可以服
籍而當取辦於璽南也
晉職官制尚書郎西漢舊置四人以分掌尚書及光武分爲六
曹之後令置三十四人秩四百石并左右丞爲三十六人郎主
作文書起草更直五日於建禮門內選有吏能者爲之至魏尚
書郎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部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
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
功定課凡二十三郎青龍六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一
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名
以補之及晉受命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
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
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
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爲三十四曹郎後又置運曹凡
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士右民屯田
車部別部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郎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
石二郎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
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又省
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云
宋百官志漢武帝之置四尚書也無置郎之文漢官云置郎三
十六人不知何帝增員然則一尚書則領六郎也宋高祖始置
騎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郎元嘉十年省儀曹主客比部騎兵
十一年又並置尚書郎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縑爲之
給帷帳氈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
屬給尚書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
服奏事明光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色朱地謂之
丹墀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

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天子所服五時衣
以賜尚書令僕而丞郎月賜赤管大筆雙隃麋墨一丸
隋百官志梁武帝時吏部刪定三公比部祠部儀曹虞曹主客
度支殿中金部倉部左民駕部起部屯田都官水部庫部功論
中兵外兵騎兵等郎二十三人陳承梁其郎中在職勤能滿二
歲者轉之隋初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分司
曹務直宿禁省如漢之制開皇六年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
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闕則蒞其曹事煬帝即位改尚書六
曹各置侍郎一人以二尚書之職又諸曹侍郎並改為郎又改
吏部為選部郎戶部為人部郎禮部為儀曹郎兵部為兵曹郎
刑部為憲部郎工部為起部郎異以六侍郎之名廢諸司員外
郎而每置增一曹郎各為二員後又改主客郎為司蕃郎尋又
每減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之職
唐百官志尚書禮部兵部刑部工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員外
郎各一人從六品上掌付諸司之務舉稽違署符目知宿
直為丞之二隋尚書諸司郎及承務郎各一人而廢左右武候三年改諸司郎中承務郎為員外郎正觀元年復置左右司郎中龍朔元年改郎中曰左右承務郎司中侍大夫永昌元年復置員外郎神龍元年省明年復置六曹
左右司郎中初秦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秩皆二千石是為一署署中有中郎侍郎郎中
郎中秩皆三百石侍郎秩皆四百石中郎秩比六百石並無員
數多至千人分隸三署主執戟宿衛出充車騎漢因之
故為尚書郎中署掌樞機為侍郎主其任也唐官儀云尚書郎
初從三署郎選詣尚書臺試每一郎缺則試五人先試牋奏初

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視事五年遷大縣令不用秀孝廉孝
之其郎中侍郎皆用二署舊號也各書郎主胡先事制遷一千
石或刺史其次遷為縣令後漢白占精詔書賜錢三萬與一臺
祖錢然漢舊郎員非尚書郎黃叉時直不疑買金償同舍郎
漢武時顏駟為郎二郎不選諸及三以皆為郎又任為郎之任
為郎皆三署郎也至後漢一署繪雜分有尚書受書名者有者
郎尚書郎也魏二晉以後無三署舊郎矣自書以來尚書諸曹
並通謂之尚書郎廣代兩晉其職則同梁晉宋齊陳置郎中梁
陳而置後魏北齊皆置周中隋開皇
初唯置侍郎六年每司各置員外郎
國朝元祐令尚書諸司郎中從六品員外郎正七品
衣鳥郎位前漢天文志南宮二十五星衣鳥郎位故明帝以郎官上應列宿郎此也　二臺後漢陳忠
上疏云今言事者杜推成頭世等新於表錄露列二臺以承諸
風響進郎為列宿也注二臺謂杜根為侍御史成陳忠為尚書郎
郎多文俗吏漢志云尚書出納帝命為王喉舌臣等既
又陳忠為尚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才每為詔文宣示內
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己自由辭多鄙固如見先帝郎周
興為郎與古今傳詢多聞有文章辭有可觀不拘奇懷能造章句
避諷何數息說　引杖撞之後漢書陳忠為尚書郎數力
諫其為尚書郎不無奏事不稱帝將大者周下
或從事至明帝宗之朝加　無
嘗賜剛銀悉上全引杖撞之　腹食糟糠明帝時藥崧為郎以事
不上然其夜時日郎出郎出嘅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
君自起撞郎上乃赦之為人朴忠家貧為郎常臺上無被食
糟糠　為二臺表表云諸郎書　臺之表　試牋奏句日拜
　皇甫規奉表試為大下典職十年閤典職下年奏事二世未書有過
第一句日拜尚書郎
抜佩刀斷綵方儲為郎中帝使文武居左武居右儲正倍中
曰使理斷拔佩刀而斷之曰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蒙錄付
曰反經任勢臨事且然　守開陽門候候上微行夜還開陽門不
納　史魚中東門入明日召欲知送　鼠　宜拔為郎也晚會百僚於
太官賜食諸門候皆奪俸　亦臺得鼠如鼬文問群臣
收曰是鼠鼬何以知之曰見爾雅知見鼠鼬
曰如收言賜帛三百段更勑王子從收受爾雅　上應列宿出宰
百里　漢官儀明帝時館陶公主為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左右
或云何愛一郎而賜太多上曰夫郎中上應列宿出宰百

里苟非其人不離省闥東觀漢記黄香爲尚書郎常獨止宿
公受其傷臺上晝夜不離省闥上聞而嘉之
紀端嚴容止可觀許劭兄端嚴容止可觀顯宗異之特補尚書郎天下名士鄭嘉吳常未於父爲
位名聞山東靈帝崩何進輔政徵請補千石吳錄記何書曰天下名士以泰爲尚書郎典略南陽長史鄭
弘爲僕射奏以爲台職事而賢文穎高幹司馬彪續漢書張字子以才學
人無樂者請補千石自此始也
博揖又舉高第拜射策甲科前漢書何武治春秋以射策甲科爲郎誤取他鞍被其
華廉除尚書郎
馬宣帝許皇后父廣漢爲郎誤取他鞍被其馬下蠶室明易高襄以明易爲郎十七年遷左丞
動張禹爲尚書郎舉孝廉尚書郎以病免奏事駐車待漏
十七年遷左丞
爲郎每當奏事駐車待漏張禹爲尚書郎每奏事駐車待漏
事駐車待漏張爭坍壞摘綸倚章謝承後漢書張仲父曲俾坍壞
爲尚書侍郎服事用坍壞
命薦章每諸高雅更尤武之良得相名臣桂因幽台署
青節通達儒林牧傳策文通制侍在南宮秘於內閣唯臺丞郎
開復通取急因得閣覽任臺錄國家故事劉陶補尚書郎才能
其餘它官莫敢闚闌也有文章曰在臺閣
國家故事每有奏議文浮議問典張遷拜尚書侍郎性敏達經
於口筆爲群眾所服浮議問典國典每入朝奏
事當史門問愿特談賜縑鄭豐見修儒術
建對帝奇其才談賜縑史射門修儒術術知帝意善其事
解功曹召見嘗器與辭陳重與其友雷義俱拜郎奏議爲李陶
之從遷補尚書郎俱拜尚書郎義以左轉重見遷去官
崇信楊球稱尚書能達故事知鷹才前漢書東方朔武帝時爲郎
其所奏議皆爲臺閣崇信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
出其狀似麋以聞帝往視之問左右群臣習事明經術者莫能
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饗臣朔乃言詔
曰可以賜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
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
匈奴昆邪王果將十萬眾來降乃復賜東方朔錢財甚多
可以賜詔曰可以賜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
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
臺子張京兆田郎二輔決錄田鳳爲尚書郎儀容端正入奏事
靈帝目送因題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
取以孝廉爲令史職丁邯有高節正直不撓以孝廉爲尚書郎
以令史久次補之世祖改用孝廉爲令史職稱世病郎
不就詔問邦何以不就邯稱不對曰臣不能以孝廉爲令史職
祖怒令虎賁戒捐其之數十詔問欲爲郎不邯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
者臣記遣
以宽不拜高天文蔡質漢儀曰尚書郎奉天子選向書郎習天官
以宽不拜髙天文承安帝敕幸宮問以得失殆之重敏
以逢蕈子結爲兄弟會稽典錄盛憲爲臺郎出遊一童子容
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憲授之
其不凡有武有文未知所在陳宮既到東都見上日下所都日
任嘉爲郎有文者左有武者右宮乃正居中立
上問此何郎郎不從行江宫中聖人魏志徐邈爲丞相軍謀
掾文爲東曹議令史
從客對曰有武有文未知所立中聖人
問建方引尚書郎卅禁酒而邈私飲至沉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
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
日醉客謂酒清者爲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
竟坐得免刑帝幸許昌問邈日頗復中聖人不邈曰昔子反斃
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
宿瘤以醜見傳臣今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呼小名三十國春秋曰太祖令秘書郎常以小名呼
書郎太祖見簡年八歲特召之又爲司空呼小名石甚
郎書駐車解縛前已皆東傳秋夫行文帝見爲諸左右
建所道歸豈郎持原之駐車使問遂解其縛
錢日勅書郎從彼竟也上遂念前臨蕃促說乃謂曰是子
開河渠議漕運蜀志曰書郎時欲廣田畜穀爲滅賊之資遣艾
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盡
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引水澆溉大積軍糧又通漕運之道乃著
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爲昔破黄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
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
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
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
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眾五年食也
以此乘吳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
事皆施行出參征西軍事關西無雙劉翼略曰杜恕字務伯少得好名有才
智蒞職人稱之曰關西無雙母丘儉
恭文帝時以父任爲尚書郎相者以不過二千石張嶠上便
疏詔以爲中書令詔省以爲有暗識能遷多年騶都尉入
爲尚書郎以輔識爲明帝所賦上以爲相之不能多所堪任
相工相其官所至相者以不過二千石上曰何止相是騶其能
乎未幾而明帝崩
於馬乘之所劉省臣奏謝馬都尉數黎主虞行公卿百
尚書郎減蘇及得之其母職自責於縣名大
子前致省便受尚事轉更口自此定式天子雖既被按疵正
兄郎之剴斷按則不然今尚書郎皆天下之選者皆歸出於

設聘其能於寓琴之前宜如師事 天下之選而自奏事口自處
令郎面自奏事口自處當
對並見 比一把柴 汝南先賢傳陳蕃上書云昔明帝公主為子
上 求郎不許賜千萬戶百問之帝曰郎天官也
以當叙得何可妄與人耶令
宜不以郎比一把菜臣以為反側也 不抵撓 書郎當五吳之特
貴戚傾天下在朝者莫不 奏投壺賦 賦魏邯鄲淳作投壺賦
賓徒承風子卿不為撓 文帝以為尚書郎賜帛
十 才學冠群宜作臺郎 抱朴子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二孔文
足 舉薦遇知命自當九列才學冠群宜
時絕始有餘於而不人為之於 不願將焉 蜀志姜維字伯約
問以為直便起家作臺郎 欲表維以為將軍
手不願為將 才藝絕人宜在臺閣 維表請以才藝絕人宜
郎因表拜郎中
在臺閣不宜處之邊 晉武帝紀之補尚書郎
漢有司南善兵部類客同官戚數服為
劉實高尚書郎將何為 人之水鏡 鑒見而歎之曰前
言將從今優問知命諸子遂焉謂曰此人之水鏡也見此人
幹惜倚被其 廊廟之才非簡札之用 衛瓘見而奇之
而觀者大也 造臣之世
之才非簡札之用州郡吏不足于吾見世祖秀從郎中 乞代兄
用郎從之歸拜叙三十七人特人更不任之
命為拓品所知吳時之兄加之名義貞功曹拜財將又
之諸拓溫乞代兄命品降而釋之某高品所
刊賓祥奏 銓定九品 拾指精詳 周顗處司徒左西曹王
諸尚書郎 百長日擬理滅首正筆有才
拜銓定九品拾指精詳臣安任責 允治茲儀 有邢庫南書郎持
臣褒處允當諸隋尚書郎許之 拾易不治成儀
辨章制度 王隱晉書賈充薦尚書郎少令典度 曰表其
文考課辯章制度事皆施行轉黃門郎
事郎 衛瓘豹為尚書郎時興廢眾務 謂使而出 尚書郎
氏立瓘自表得易章事郎轉中書郎
精 斷決 郎官非其才者罷之 郡國各郎其人也 宋拜
出門奏事無書論昔職有被色後書是不稱之
律理終訟 劉訟為尚書郎定科律理死訟 對策上第
數年轉廷尉正中書郎 又立奉使 設賢郡守
賢良對策上第轉 奏駁古今尺 摯虞為尚書郎將作大將刪定
尚書郎 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
虞於古為正請以為宜用已久不宜復改虞駁曰昔聖有以
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時用故參天兩地以

正算數之紀依律計分以定長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則故用之
地有徵考於兩儀則天地所違其情在正二度衡相應不差
其設施之金石則音韻和諧措之規矩則器用合宜一本不差
而萬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長於古尺幾於半寸樂
用之律呂不合史官用之曆象失占醫署用之孔穴乖錯此三
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皆絓閡而不得通故宜改今
而從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訓謹權審度今兩尺
並用不可謂之同知失而行不知用之不已不謹不審不可以
非所以軌物垂則示人之極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難變
亦有改而致煩有變而之簡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長短非人
所定息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於得反邪於正一時之變永世
無二定變而之之簡者也憲章成式不失舊物季末苟合之間
異端亂之漸以時至改正矣 兄弟俱歷 紀綱初建及二兄
一昔也臣以為宜如所奏 育並育皆忠良俱歷
尤為令人尚書 不得遂作諸 晉紀鄧嵩言稱郡宜部所
郎御里官之 嵩遂特遷射山青領選在內非之
辭作諸曰陷首素有內中王秀 劉有兩郎 李寬字升龍遷尚書
鄭袁措撒知持剝促不依得 郎與杜軫齊名號為
前有良所典儀會韻頗亦文學 歷遷尚書中兵郎撰射中郎
所之遷建平太守 與吳王表云以臣與寬文學若得
稱敘中郎 藏在文儀 可觀 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治清 不願超
精有所致議 言文藻可觀遷尚書三公郎
遷 王敦之事 敬於為詩文並著作郎奉與王文學致自專請自選
官敦以政為司書郎文辛可作諸王佐郎其之日仁之多少
此不足計自當仕之於時 督賞之官 纂蕭之任 曾中興書
超遷是所不願任遷為郎 遷遷尚書郎
對 言世宜至所用直宋何之在台省之清要受是不
頭實可以才案同見時謂昔美之選語尚書郎表云人之任
以 約詞之實也皆責之官以選用之才管繫蕭之任實非部
又 遷譽吳且蔓郎清顯論輩直乞臣雖甘宗避 量力思退
倚 下此當臣以非所之宗職俾臣得以自劾苟天地覆育含
私兼濟首也
往 作吏部不作餘書 王國寶少無士操好以文為安於其頃
作吏部不作餘書 謝安不用補尚書郎國寶以中興以來郎吏
曹 臨作吏部不作餘書 言如廁有證據 何遂王敦為上書南北郎史明五尋
曾國辞不受 傳臨作吏部 從遂尚書郎秘郎所
宗 歷遷 名重華夏 何遵少有美望公府十辟一無所就出
皆清顯致 名重華夏起家尚書王字 起
貴賤長安 千寶晉紀石苞字仲容貴賤 李興代獨事 戴若嚴晉書
長安為之語曰石仲容之嬌奇書 晉書鄭

默字思元爲尚書考州人才無先者山東習事尚書郎號人
功郎事典代罰事臣之中州秋志者羅州父
與郎前尚書傳稱牧事允宮在職日
晟其州人才無之先者亦當可使用否有益事閣吾用郎才人
宜紙取清德太子舍人夏侯甚有文德而不長治民有益事閣至文子秉宮
在東宮已文獻中郎缺宜得才學不當甚可參此選否
各爲其主晉世語晉袁解印綬將出主簿撫掾止之曰不從有
司奏曰蹤尊尊天自上曰各爲其主宜之爲郎
外路簡縱事要郵統其中外之間無所辨明帝割臨增置
小路中別曹中國尚書郎外聖簡絕若有遇濯稅
任青途未免楚縱太康中爲尚書郎故司空王甚以爲宜使才任丞
子中鴻尚書郎雖在青舍而未免楚縱其以
沖爲治書見王戎薦郡問鍾某非近遇其州號
侍御史行義可用宿羅侗墨與人達二旨以行義所致可用
爲尚書郎策在上第以纖循舉對在上第郎與向書郎對策之術
書郎王既對者由緣設文品行言辭才達以對之
正用第二人世說王經之初中年少謂之曰汝爲郎正此之
尚書郎人有者王者王曰自見江來何書郎正用
第一人何以擬讚陪侍衛尚書級中門鼓求相領
鴻闕之所止讓謙族相賀惠暮有日陪惠暁軍資三十伸文
鎖選宿代尚書郎銘此縱昔人君書上所於尚書郎中王武
事小授以爲慶郡遇王以來素有居此職曲署者
或稱作郎日選手府表南之秀王文度稱彥見莆遡居此職
工部使得此縱昔人所名限於說戲
雖治爲中郎向書郎合兄華辭將爲行之首
從適居此職特人稱之殿中郎武帝曰
吾爲行之首直之語日二十七年不徙官先帝淵用文季仲
其人以張編爲之後魏尚書左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時百官在
樹元植便諸于權條自給初尚書舊惟生事詳識乃遣亡在此
塞連好集氏沒入蒙宫陵集以色得免禮之說故美有恒首定
從其年老保體在家積六年焉行上扶肥二十三既典男爲王
專治事數其篤行如此餘百司各列勤
擅尚書郎皇甫亮三日不上省高祖親詰其故日一日雨一
日病一日酉有其王以其實達優容之故脞一十
作虎狀晉羊侃字祖析少而懷瑾身長七尺六寸初事魏爲尚
書郎以力稱魏帝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是乎質侃實
乎誠作虎狀侃因伏以於右掛魏帝書閣舍
賦浸擁魏帝狀之賜以珠鉤沙汰見留北史辛術與郎官並如手撰
筆以見留然遊苑選右僕射己狀致補職之美左僕射爾朱至
曰吳閣元寔射云得如雖皆切五人共治省事迄以令日之
魏扣尹郎官家見劉吏戰郎有持行部官家入仕三十年方爲
說戲唐書崔曲家有孔父子
省官趙尚書官掘名任官五十年累經顯職閱備至仕入
仕三十年方爲首官專在郎署手書或衣食不充以至
舊工政記後漢書有圖贊省郡官著敬記述今曹郎奏事爲
古理體撥者覽之知有公補之量
亦史記曰白齊又名殿相文郎首席焉藏事疏
綜天業酉尚書郡室有起時之日了無煙索之前賞郎可依昔
刻事自是總奏事矣見劉司省爲郎通典敦事叔文兄弟了不可則
正親一年而政禮附刑部員外郎三年其事亦諸尚書郎中太
所謂曰知卿見事進任尚書省設置三年此官設成一家之美無
頭歸冠質也其從同自者甚長令日
特其宗拜部員相同辭也
都事
職官要錄尚書都令史自晉至宋皆令史令從七品晉令史從之品自
單初未有都事置刑錄大士上置令史職綢綻事尚
五十舊典令史典則吉丁劄筆正書要又曹片品爲作制用等
奏爲職故著是此部宜事令史掌部內章本及上事其
上尚書省選院據奏開下主發日月其事奉寄主之處書事
統治特出晉左右事六典都事六人從七品上都事有令史之職
令史隋置五郎
宋書百官志史亂東官已史說尚書都自爲書令史見以
唐兩後漢書郡上書曰書有是事始前尚書
郎文云郎主史之刻令史不錄尊官二尚書令史舊
書郎此應與郡同帝自里郎與令史令職之事爲令
書郡拔其見郡執撫補宣職事云自擇智之香令史令書
史皆自品秩未衣執攻進賢一良冠卻比尚書
內事郎州事正生部令史側生書令書遭事名令部部事史
有品秩更尚書台令史秩二自石般氏令史皆八品晉
細有書部令史八人秩一百石左右選絕知都省事戶部吏部
八人品第八品武大監門置曰南書臺郡數家改奇
要非仕叙閱宜不方勒二丞喚難乎本無之以實乃實
上流美尽特彥應同時疏此群目居是以太率年學之東都
殺中部司空法曹奏刑判主部吏部吏部太宰士孔雖勒部
司空曹參眾有魏主尚書吏部令史大夫寫賦之等官
部五人並以才地無美首爵遷矣獻閑部令史爲部
事署八人正八品上皇朝置六人自當宋前後魏北齊隋部令

吏置八者對八座之數升陳置五者南朝名不置祠部尚書五曹之數皇朝書六者當六曹之數

國朝官品令尚書省都事正八品

在任專學 王隱晉書吳湛字元允補將軍府傭西津在任專學以郎中補尚書都令史 顧清談有國士之風 趙孟字長舒補尚書都令史善於清談有國士之風諸其面有疣贅諸事不決皆言當問疣面

事問疣面 上 都中元員 王銓爲尚書都令史忠於事知舊儀大小官共倚立永左僕射王戎諮問委一歸人總人集倉大郎不宜名也銓曰此前之職一之不已公補之下去無用之器徹滯在之名井々務農以劃於上可以日世者能沉滯不負未可量也我大與然不能汝是專諸郎尚書曰不知郎中元員乃爾

言古今辨地實 晉記大康六年尚書郎令史王銓上言古者辨土分民也地不均民令率土之臣各附京邑未基地實律松梧臣恐數十年後民稱輕搭相錯非采受之制

主事

六典主事六人從九品上 漢官儀云光祿勳有南北廬主事三十人爲主事於諸郎之中擇孝材而驗者魏尚書郎出補主事晉宋謝永從漢書事舊元年爲之役四百石 補尚書郎中光祿勳主事從魏尚書吏部公涉錄並以後才率年無除郎中光錄勳主事從總尚書吏部下儀書二公曹書都官二科石北郡各置事具邦故主事負門下置主事令史並從八品上隋初諸曹省並置主事令史掌三年並主令史各其主事省書開置二十人令史置一主事不備十者可置一人惟用才術之士頗熙近史學名不爲內使王事其從餘罷至朝流入河首補之

國朝官品令尚書省主事從八品

校版棄官 後漢范滂字孟博自光祿四行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

韓之口光庭字 見吏部尚書門

令史 書令史

職官要錄尚書令史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令史二十人皆出蘭臺以前得占好聘司馬彪續漢書云尚書令史十八人一百石曹有二人主書後增劇曹二人各二十一人 華嶠漢書云帝悉上書曰往時有徵事故置令史蓋即也

六典尚書令史十八人書令史二十六人 自魏晉以來令史之任用人常輕梁陳後總北齊雖預品秩並又微賤其華重畢等約自齊開皇初皆令有流外數品二品四品六品七品八品九品之差 皇朝凡之諸臺省並日令史其尚書都省令史書令史並分行文書食料著手料日四十錢給三口糧國初良八考以上入流若六考以上敘上七考六上並入流爲親事刑省或筆選令史爲流外得官者少年限一祭減從而天下始定京師殺賞實選人不願仕流外官請州左使及鋪宗典元選行衛以補員敘從以年考優先叙次六七年有至參命主事及上將尉近臺選限十考六上入流留府使 考 令史兩考所悼選請兩考也

國朝官品令尚書省令史書令史從八品

用法平整 王隱晉書李悉少剛獨毅斷郎孔令功曹除吏部令史用法平整

恥以孝廉爲令史 晉陶藝見魏書補令史以孝表著後漢虞郎中表書詣闕上書訟所書職郎門 後漢吳漢挾之奉車劉當當代為齎補令史以尊之 職尊責重 日制令史漸劇爲書令韜孫奏請尚書部署鳧者當當尊事無常者清者令史

良士 吳志重處爲府令史諸葛亮稱之曰董幸和才姓令士良士也從選至向書令史平臺事

晉書 長選御史韓壽當貽時尚書令史鑒日畑賓相才王昂爲十續也而聽何日綠逢日尚書令史鑒日畑賓相才王

失之今之日 晉令史補訖官書其書令史郭吳爲尚書卻許以朝儀逃遁不出 晉令史歲舉萬書令史事公要職以公淳入陶

以朝儀逃遁不出晉書選之衝突奉公要職 尚書令史事公要職以公淳入陶

判其妻子選之衝突 尊公要職 約書令史事公要戒以公淳入陶

爲衛尉名 三公府人 孔穎達禮記正義日令史皆三公府人據頭也

問令史今古不同 府史少令史百官於所我官成則不看其故何也 程日古人委任責成藏中考其殿最寮不重損又不體史之任事要自而已令之又尊官惡優理鍛錄吾吏甚嚴焉思迺數百年舊按故爲曰巴吏胞使充古今不同臣先之相躍也弘之日受總此省之時令史所已令則不重主舍其事何由

賢曰吾民州不過十三行臺所治村級頒文書行下選辭
司令州一百其繁一也性首維宅綱紀郎置守承讓唯令而紀
其所具薪則長官自備定詔起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
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弊二也苟官不知首
事不如清心官不首而從名其可限試一經唐總章初紹諸可
得乎弘甚多其言而不能用經全史考蒲合選首
限試一經特人實異者於諸試時問立本爲右相姜恪爲左相
立本無它才識特以善畫擢之恪以累爲將軍立功塞外是歲
京都飢宇弘文崇賢司成一館學生並放歸任賢者皆爲之咒
左相宣威今更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明經

五臺令史明經上爲建尉平見吏部尚書亡錄不進上

亭長　掌固

六典亭長六人漢因秦制每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名以爲流外之稱皇朝因之主守省門通傳約
六典掌固十四人史記正義里者諸丈帝之業如傳上第宇守當以通一覽
已上補又舉革於又秉詔官付令任故事也漢史本亦爲此因今隋令猶掌事皆詔復猶有因主
開會職史聽事曉設職與五條相亭長皆爲前下上通諸之省官轉入府史轉入令史復轉皆就列

行臺省

晉記魏末晉文帝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爲尚書僕射陳泰前
門行郎鍾會等以行臺從宋書宋嘉四年東海王越帥衆許
以行臺隋是也
後魏道武帝大興元年山東有行於中山置行臺詔衛王儀鎮
之孝武永熙二年罷諸行臺任令無文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
丞郎皆尋詔復以勅海王高歡爲大行臺衛機裁處
隋百官志後齊任令無文其官置令僕射其尚書丞郎皆隋指
制而置員焉隋行臺省則有尚書令僕射左右任置兵部禮部度

支兼都官工部禮部及丞左右任置各一人都事四人有考功兼吏部爵部司勳
禮部兼祠部主客膳部兵部兼職方駕部庫部刑部兼都官司門度支兼倉部
戶部兼比部金部工部屯田兼水部虞部侍郎各一人每行臺置食貨
農圃武器百工監副監各一人各置丞錄事字員行臺尚書令
爲視品上總管行臺尚書僕射爲從一品中總管行臺諸
曹尚書爲視正二品下總管爲視從二品行臺尚書左右爲視
從四品行臺諸曹侍郎爲視正六品行臺諸監爲視從九品行
臺尚書郎爲視正九品從臺諸監丞爲視從九品開皇一年置
河北道行臺尚書省於幷州以晉王廣爲尚書令置河北南道
行臺尚書省於洛州以秦王俊爲尚書令置西南道行臺尚書
省於益州以蜀王秀爲尚書令
唐職官置武德初以諸道軍務事繁分置行臺皆其使東道大
行臺尚書令方太子在藩爲之又升諸征省之山東行臺武德
五年省餘道九年省
東總民事北齊武定八年第行爲東南道行臺東徐州刺史之敘南于文宣置之勅淮南淮汴百姓雜加京
師鎮州爲行臺兼理道民事上理牧守自今以後所統十餘州也若有犯法刑之先啓憲不老理者表奏行臺無總民
事南州有王佐才北史蘇綽爲周文帝行臺郎中在官歲餘太祖知其中或稱具之深時周書達指其有王佐
也周文帝與公卿往昆明池觀漁行至西漢故倉地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識乃召問綽還對如流文帝
爲之乃令綽至乃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留綽至夜問以政道臥而聽之文帝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
曙詔請問忠誠口蘇綽真奇士也即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
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

丟轉大行臺度支尚書同文乃命草擬軍務訓勵百人之道
故綽得盡其才智獲成其事城官員買包田以貞節圖錦仕途
泰不事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為己任博求
賢俊共弘政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周文推心委任或出遊常
預置空紙以授綽遇重後斷酒綽為大行臺度支尚書卒於位
事施行及還啟知而已周帝哭之表勤在左曰綽歸葬
武功推載以布車太祖與群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太祖親
於車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
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
因舉聲慟哭不覺失卮於手至葬之又遣使祭以太牢太祖自
周文親于行臺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
為令 **置學** 先學生息令且理公務晚就講習先六經後子史
辭捐為丞相府墨曹參軍 **辭為櫓** 辭闕偏祇承業從主帥為
以為掌師知諸生課業 闕陽道行臺復射右州刺
史周武帝親攻金墉不果出兵帥之問是何遣官往何行動周
人曰至尊自來王人何不出看客來嘉日客行是遣從放不出
乃建夜辯為增二千周人聞之以 **備小艇全可橋** 行臺左丞
為大將軍至乃解圍去
仲舒之械也突斛律金字何周太祖上故大艇
亮乃濡小艇自詭艇皆織長鏁鏁頭施鉤大艇將至即為小艇
以鉤鉤之引鏁向岸艇不 **恨不得兵三萬由萬天下** 便爭為南
得又獲之獲全亮之功也道大行臺
江師從言於神武曰將不得兵二萬將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
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天子王神武壯其言使擁江十萬眾制河南
仗任者已之半體景左足短弓馬非其所長唯 **仗任若半體** 上
以智謀將帥高彭樂等雄勇冠時景常輕之
撽書 薛牧為大行臺金部郎中將天子征伐檄書露布多出於
牧[illegible]辭敏速皆同宿構為之郎或旨無所亂
論功第一 侯莫陳崇遣判決來道行臺左僕射將與諸世王元世充 平論功第一年更來道入行臺僕射錄夷郡
隱若敵國 魏氏來訓張道[illegible]之為晉州行臺左丞年綸將士頗 諸[illegible]隱[illegible]器用受降恭民進若敵國

職官分紀卷第九

列曹尚書　吏部尚書
侍郎　吏部郎
郎中　員外郎
流內銓　格式司
南曹　流外銓
官誥院　甲庫
司封郎中　員外郎
司勳郎中　員外郎
考功郎中　員外郎
戶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度支郎中　員外郎
金部郎中　員外郎
倉部郎中　員外郎

列曹尚書

周禮司會中大夫二人 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之尚書

漢書百官表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 如淳曰王天子書主天下物皆曰尚書如主衣者曰尚書主者也

漢書百官志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為四曹 漢舊儀曰初置五曹有三公曹主斷

叙參領漢儀曰典天下歲盡集課事三公尚書二人典三公文書吏曹尚書典選舉齋祀屬三公曹靈帝末梁鵠爲選部尚書
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參質漢儀曰主常侍黃門御史事世祖改曰吏曹二千石曹尚
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漢舊儀曰主刺史參質漢儀曰主中都官水火盜賊辭訟罪眚民曹尚書
主凡吏上書事漢舊儀曰典繕治功作監池苑囿盜賊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
世祖承遵後分二千石曹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漢舊
儀曰天子出獵駕御府書郎爲之凡六曹
續漢書百官志尚書秩六百石
漢官儀尚書唐虞官也書曰龍作納言詩云仲山甫王之喉舌
秦改稱尚書漢亦尊此官典機密也
漢官解詁云之權貴不過尚書又曰唐虞曰納言周官爲內史
機事所總號令攸發
應劭漢官儀漢帝詔尚書蓋古之納言出納朕命機事不密則
害成不可慎與
帝昭辨釋名尚上也言最在上總領之也辨云尚猶奉也百官
言事當省案平處奏之故曰尚書尚食尚方亦晉職官志云按尚
書本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
爲之中其遂罷其官以爲中書之職至成帝建始四年罷中書
官晉又置尚書五人一人爲僕射而四人分爲四曹通掌圖書
秘記章奏之事各有其任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
其二曰二千石曹主刺史郡國事其三曰民曹主民上書事其
四曰主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成帝又置三公曹主斷獄是爲
五曹後漢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改常侍曹爲
吏部曹主選舉祠祀事民曹主繕脩功作監池園苑事客曹主
護駕羌胡朝賀事二千石曹主辭訟事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
事合爲六曹是時尚書雖有曹名不以爲號靈帝以侍中梁鵠
爲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又魏改選部爲吏部主選部事又
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及晉置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
田度支六曹而無五兵咸寧二年省駕部尚書四年省一僕射
又置駕部尚書太康中有吏部殿中及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爲
六曹尚書又無駕部三公客曹惠帝世又有右民尚書止於六
曹不知此時省何曹也又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
尚書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恒置以右僕射攝之若右
僕射闕則以祠部尚書攝知右事
康帝起居注詔曰尚書萬事之本咸所責成也而疏秩俊請[illegible]
非治體今雖重國多費不爲元凱惜於其所令僕給尚書各親
信五十人廩賜
宋百官志尚書古官也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
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
六尚戰國時已有尚冠尚衣之屬矣餘如晉志
南齊百官志宋有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illegible]曹度支

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左民尚書領左民駕部二曹
都官尚書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
二曹祠部尚書左僕射通職不俱置起部尚書興立宮廟權置
事畢省
齊職儀曰尚書六人品第三秩六百石進賢兩梁冠納言幘絳朝
服佩水蒼玉執笏負資
後魏官志皇始二年三月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置三
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屬官其有文簿當曹敷奏欲
以省彈駁之煩十二月復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
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一人天賜二年二月復罷三十六曹別置
武歸脩勤二職武歸比郎中脩勤比令史分主省務始光元年
正月置右民尚書神䴥元年罷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總
安二年置駕部右士尚書
隋百官志梁武特尚書省置吏部祠部度支左戶都官五兵等
六尚書又有起部尚書營宗廟則權置事畢則省陳承梁皆曹
置五員後齊六尚書分統列曹吏部統吏部考功主爵
殿中統殿中儀曹三公駕部祠部統祠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祠
部無尚書則右僕射攝之五兵統左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
都官統都官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統度支倉部左戶右
戶金部庫部凡二十八曹吏部三公郎中各二人餘並一人凡

三十郎中隋高祖時郎尚書統吏部侍郎二人主爵
侍郎一人司勳侍郎二人考功侍郎一人禮部尚書
統禮部祠部侍郎各一人主客膳部侍郎各二人兵
部尚書統兵部職方侍郎各二人駕部庫部侍郎各
一人都官尚書統都官侍郎二人刑部比部侍郎各一
人司門侍郎二人度支尚書統度支戶部侍郎各二
人金部倉部侍郎各一人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侍
郎各二人虞部水部侍郎各一人凡三十侍郎分司
曹務直宿禁省如漢之制
唐百官志龍朔二年改尚書為太常伯咸亨元年依

稽考三公曹後漢漢光升尚書宋居三公曹注成帝置三公曹尚書主知斷獄有詔
糾劾謝承後漢書袁景字子雅為尚書公綏朝日晏無諸禁門臺上藏事何特可為對言己食無言
問罪今已晏禁日寧可白郎尚書郎以上方晏禁不殺白禁使罷公卿純罷上問左右令尚未詔而詔罷
何也尚書直對曰陳蕃荀曰復問也蕃在臺二年問病令僕射數奏久病蕭可曰請輿疾省謁賜帛
梁督敕免責奪斂處度字孤仲為尚書省轄策累常遷入者從此勇令出教免責奪某政勇
殿參對令勤之詔以歲終贖罪百寮帝然勇華不疑曹授孝廉謂曰昔事君所以自罰勿變日明府不以
後不首許見擢叙今中公選叙孫邑百不疑首然也試政事對策第一君穎字子廣為侍中
特尚書有缺詔郎單大夫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一補衛之由是肺對策第一拜尚書然謇諤
禁省魏郎宇秋美入為尚書再省數衛謇諤禁省不出豪古勳百寮所服以黨事免郭陛發嚴閉門
豈諒長吏華見動有禮度望家相待如實子孫如事嚴君焉三月之間周歷三臺

蔡邕以行書侍御史遷尚書三月之間周歷三臺

賜珠不拜鍾離意明帝時爲尚書時交阯太守坐贓詔以資物簿入大司農詔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帝怪而問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邑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曰清乎尚書之言乃賜庫錢三十萬

秉機平正荀綽字治僚拜尚書綱性明覺敦分於衆職以勵群僚秉機平正直道白行是明內外公卿大夫莫不敬憚

天子傾意百僚側目楊喬字聖達拜尚書喬肅中博雅淺搢文辯更納王事明習因密典故幹機密之職夙夜周慎退食自公爲議容儀瑰孚朝賀天子顧喬百僚側目拘執重其不就留妻以公主喬固辭不受因閉口不食七日而卒

妻以公主固辭不受

上

習漢家舊事王傳字季明敏習漢家舊事拜尚書在臺歷載夙夜成內外不攝

白衣尚書鄭均字仲虞乞骸骨拜議郎章帝東之稱書向會勤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曰白衣尚書

讜言正直朱穆爲尚書讜言正直

帙

舌續漢書李固上疏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北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之喉舌

典樞機續漢單颺書事虎上疏曰世務所當先者步吾任尚書典樞機天下事一決之不可不容也

虎

貴張璠漢記朱穆繁事業鄧騭拜尚書正月百官朝貴貴乎虎賁怪下群乎於地謂群僚曰此天子乎退衆手越百當皆回避不敢當猶乃可之天子乎當囊之於首肯之上乃教置地大不敬即彼虎賁付詔獄罪罪莫不肅然服其忠烈

周密重慎所爲親手書草東觀漢記陳寵字昭公爲尚書周密重慎所爲奏稿手書草人莫得而知

典定舊制袁宏漢記袁安字意公拜尚書典定舊制

杜其公亮魏志杜畿爲尚書太子將以臨當出征在宮留守侯植直方可以在宮執疑以寄聖時諮於外唯畿公亮日可以託之義意子以長而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畿以死守之太祖壯其公

亮

制九品晉陳群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

臺中三狗魏志丁謐字彥靖嘆息曰當時人謂台中有三狗傳當時語蕪曰台中有三狗鄧颺常侍轉尚書調畫中有三狗三狗二狗崖柴一狗憑黨一狗牟時人謂之議論頗及爲常侍轉尚書亦其於是群弊之爲三狗也

黨宗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狗謂何鄧丁也默者晏小字也意言三狗皆欲嗇人而疽者晏也

不復重奏罷役孫權爲尚書明帝方修宮室而節氣不和天下少穀權固請罷役詔曰敬納讜言促遣民作皆李惠爲作復奏自一月有成疏通理王作所不復重奏罷役帝奇其意而不責帝常於式乾山賁嚴東吳禮廷役敬下爲舊殿致詔令狀上當

下馬欲虎上清醇盧毓字子家爲侍尚書明帝爲侍尚書有刀鋸撞殺之累尚書毓發見猛虎臨虞微言所謀師從人以刀環撞殺之身晉書杜武庫王隱晉書曰昂萬機不可勝數朝野內外號曰杜武庫夫不由所不爲晉說書言杜預爲尚書無所不有號曰杜武庫

以老成晉書山濤辭尚書表前年毛卻曰才令多事為以老成

以允錫非先王之制九錫宜罷劉漫駁太卿門一

年不收公私俱貴晉書傅玄上疏曰一年不收公私俱貴不宜大將乃人事有不足嘆也

八座之任非賢莫居晉中興書曰尚書八座之任非賢莫居前多缺人今請尚書亦應令張事尊愛尚書事而諸事之誠尚書事應令

舉群事無大小無不綜錢將晉中興書曰晉南渡有尚書孔愉諸葛恢從延以後有尚書令者尚書事言名望也衛史之萬尚書尚書郎丘尹豬之侍郎比事尚書謂事者之書會稽太守喬尚書郎殷尹丹陽丞字公郎尚書上書大小無不綜事無大小無不綜身清不同階級標懋令鐵以醴顯超緒等臣上聖觀書爲之叫不違群臣畢爭之議豈能戰臣共亡之誠黃嘆賢群臣之策事無大小無不綜

行修不能沉浮蔡謨爲尚書不能沉浮雅好人所疾尚書爲殘蕃直所爲小人所疾

光輝紫機書奏是臣孫納言光輝紫機云

謀起部以塞天災百官都中記以五月發王百里內民萬人禁章楊晃恆在宮西周環數千里群臣諫不從到八月天暴雨雷震二尺作者死數千人史奏作役亦背大作此變天聽部尚書以塞天災閣陳舊

典益部尚書傳玄封李固禮揚雄累世服事臺閣行舉宜大曰有禮宮生典簿容特拜尚書圖畫兒

尚書令陳蕃表刊予王公有年季杜當行狀度撰爲尚書

雷尚書撰爭納叟察公謂之雷摘

書八尚書共選一尚書晉劉寔崇讓論曰尚書欲擇尚書所讓最多者用之此為八尚書共選一尚書臨軼衆主皆選八尚書拜官不候時采明步趍知名之上位都官尚書考帝謂人曰我不喜明步趍作尚書書觀是得人晚至勉官吏事起前書職中曹

郎每日入座丞郎並到上首又豐而景至傳不及時刻生自官千升龍管凡尚書中尚書中子元譜曰舊名居十升照第四至九卿皆高首號比無齊名貴參十亂躬盤五水

丘遲為尚書拜表曰止一身官劉知所任尚書之次海貨衆吉各已身知念至富仰今員夷比受身十亂躬過五以百宮根本貫子數身元守正至慧推見之紫宮之地百宮職表綸貫連陵之內統庶事其典職典事書人試衰尚書朕之杜預狀閱李熊謝守臣口表尚書書朕之其爭武以者等貴元亂侍生勤録省中書者冀不伸矣錮名位涉望宮侍中之上

以尚書六人為朝官本中丞所選攝其多上嘉其明哲厚遇常以少有德望可尚書古之納言唐書者書已要多司日指之仁以西漢內省為貴之地旋有典望其礼之以書本向左一使其事於升清流其選尊自此宮掌也

吏部尚書

後漢百官志尚書六人六百石本注曰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為四曹常侍曹尚書主公卿事二千石曹尚書主郡國二千石事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事

後漢書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主選舉齋祀事

晉職官志後漢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此始見曹名及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部事

晉百官表志吏部尚書一人諸尚書品秩以上皆與令僕同

宋百官志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書後還置一吏部尚書

南齊百官志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四曹

隋百官志後齊尚書分統列曹吏部統吏部考公主爵

隋吏部尚書統吏部侍郎二人主爵侍郎一人司勳侍郎一人考功侍郎一人

唐職官志吏部尚書一人正三品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太常伯光宅元年改為天官尚書神龍復舊侍郎二員正四品上隋大業三年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二尚書之職並正四品國家定令諸曹侍郎為正四品下唯吏部侍郎為正四品上龍朔改為司列少常伯咸亨復舊光宅元年吏部各置侍郎一人吏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日吏部二日司封三日司勳四日考功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

六典吏部尚書一人正三品周之天官卿也周官置大冢宰卿一人也今吏部尚書後漢書曰吏部尚書主選舉齋祀後魏初吏部尚書正第三品梁陳尚書班第十四諸曹尚書班第十三陳為吏部尚書秩中二千石後定十八班以多為貴吏部尚書第三品隋因之掌大官選舉大夫十一載改文部後復

侍郎二人正四品上周之天官小宰中大夫也隋以來尚書侍郎令郎中之任後周依周官隋煬帝二年尚書大曹各置侍郎一人以尚書之職並正四品唐天寶十一載改文部後復總章元年加一員聖曆二年減一員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官吏選授勳封考課之政令凡職官銓綜之典封爵策勳之制權衡殿最之法悉以咨之其屬有四吏部司封司勳考功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凡選授之制每歲孟冬以三旬會其人去王城五百里之內集於上旬千里之內集於中旬千里之外集於下旬以三銓分其選一曰尚書銓二曰中銓三曰東銓以四事擇其良一曰身二曰言二曰書四曰判以三類觀其異一曰德行二曰才用三曰勞效德鈞以才才鈞以勞其優者擢其升之否則量以退焉所以正權衡明與奪抑貪冒進賢能也然後據其伐以覈之量其資以擬之五品以上以名聞送中書門下聽制授焉六品以下常參之官量資注定其才識頗高可擢為拾遺補闕監察御史者亦以名送中書門下聽勑授焉其餘則各量資注擬若都畿清望歷職三任經十考以上者得隨路授之謂監察御史左右拾遺大理評事畿赤丞簿尉經三任十考以上自滿品授者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資之官凡注官皆對面唱示若

官資未相當更以為非便者聽至三注三注不伏注至冬擬皆判注擬凡伎術之官皆本司銓注訖吏部承以附甲焉凡同司聯事及勾檢之官皆不得注大功以上親凡皇親及諸軍功叙注員外官其內外員外官及檢校試官本司長官量閑劇取有歷清正書人分判曹事自外則不判者長官及別駕長史司馬等官則不在此例凡注官階卑而擬高則曰守階高而擬卑則曰行凡三銓注擬訖皆當銓團甲以過左右丞相若中銓東銓則亦先過尚書訖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黃門侍郎省侍中審然後進甲以聞凡大選終於季春之月所以定九流之品格補萬方之缺政官人之道備焉

國朝官品令吏部尚書正二品

吏部尚書揔左右選文武官選試擬注及遷授廢叙之政令郎中員外郎參掌其事凡注官皆當選團甲過本省訖擬奏

歎不知毛尚書魏志毛玠為吏部尚書程無私甚表毛食晉魏武帝歎曰用之法不知毛尚書

作考課法盧毓字子家為吏部尚書大帝使毓自選曰得如我者乃可毓舉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於是用邕前此諸葛誕鄧颺等馳名譽有四窗八達之誚帝疾之時舉中書郎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

循名責實務為備但當有以操其復故古者責以言
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數相遲速進退為
混雜虛實相象寄劉之其言即詔作考課法先性行盧毓為之及選舉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
帝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
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
服其言又令取士先德行後文才用多稱職使天下人自治毛玠為東曹掾與崔琰並
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
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
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
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
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
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令大軍還鄴議所并
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
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
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東曹上典省外奏事
魏略明帝遊宮內乃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
遷寫六人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舉選

號為得才吳志李肅字偉恭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眾人以
此服之擢為選曹尚書選舉號為得才用情愛憎不由公理晉劉毅為選曹尚書設區別
覽愚選財百官皆行高能丁序推才等升各當之
鄧清淨書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志之黃勞瀆多遂
既言貴所私情受當不由公理勸生自救才照人物得服衆望裴宇為吏部尚書固
謂領譚曰謂以精鑒密貴遂進然才器人物得服衆
望臣非是臣所可感也後遂代爾
吏潔於上俗移於下先賢行狀毛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
進遜行抑阿黨諸宰臣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
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自是海內翕然莫不勵
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
朝服徒行吏潔於上俗移於下民到於今稱之朝
廷歸美天下稱平崔琰季授銓衡前後歷十有餘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歸美
天下稱平甄拔人物各為題目以晉山濤為吏部尚書固辭以老疾久而職為左丞白

啟所奏帝曰濤以疾風但不使之爾使濤坐執銓衡
則何必上下邪濤不獲已乃起視事濤再居選部十餘
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
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眾情不察
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而濤行之自若
所奏甄拔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山公啟事山公啟
事上戶調門選王戎為左僕射領吏部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蹇
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
虛名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門無私謁晉崔洪居官骨鯁
不同於物為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制九格晉傳咸東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清
於中正考之簿冊然後授任周折寒素晉起居注太康四年詔選書銓實人才宜得忠恪寒
數郡事本書尚書朱整思其忠章以適自晉是其人也其以整為吏部尚書不受一錢於
人王隱晉書劉宏遷吏部尚書劉七格登貧易於家貧要息食素不受一錢於人無功譽有
遷美崇為吏部尚書所在無當時功譽與時有名美後人所思論人必先推其長處所短不明

而自興人鄉譽選先盡家狀而後善惡自著當世
多詭自白自好高無內外託識其人美況是除首
是以荒自全當世以此多之使天下無遺才嵇紹字延祖裴頠深器之曰延祖為吏
部尚書可使天下無遺才矣君銓衡當舉此輩人吳隱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
伯母殷浩之姊賢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餐投箸
為之泣既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此輩人及
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苟進之徒望風畏憚桑克君選官苟進之徒望
風長庚初克表壯特河內山簡嘗與眾耶王衍書曰
泰子克今之正人詔以書示袁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然未審可撫後衛周克克是官曰山子正人之官銓於今矣定選例謙公讓李胤為吏部尚書
正身率職不撓故能行其所見遂定選例而著於今清實選舉盧再晉書盧欽僕射領吏部清
實選李擢為東平蔡廓不能為才千木書紙尾蔡廓為吏部尚書因傅隆
問傅亮選事若悉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曰黃門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以上宜共

衣同異嘛曰救不能為徐干求書趣乞退不得于衣
美之小字也退禁錮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啟齊云
越元將家宗祿每先可貴者王弘自顧選將於宗祿於人每先可貴選舉之始從旋
右美祖明拜謝啟有帝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
為既加於人又相撫勞深或與主公功此所謂為以
事君者也求者既宮叙之分既無以為患又不能借
節色印大成恐濟亦部簿所不任問者悅伏
飼饋冀門一無所受以是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壽時封餉饋冀門一無所受表依
錄食帝為上所召過齊求宣帝文性好象
耶疾經曰衣成然後見趙饋白檀車為吏部尚書用
步肩輿劉道彥為吏州刺史道驥稍白擅牽車帶
自乘為或以白帝之帝見問曰道驥於小車服飾
是豐有之子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
作艾護起讓事異意同書不省得可以王惠代之
是後日部拜東普拜客人有乘書求官者得無羨置
閤上反去無其封相河將識各以為之不祥惡之靜
雖事異昔中興書曰觀為吏部尚書以天
而意同白衣領職辭酒為有司所劾白衣領職

下無滯才者世說王戎為中書令精教判二人與廣韶舊士季須東吏沒春問鍾曰向二童是
誰曰裴王容曰叔何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十
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以時天下無滯才也
人中作市井語林袁身為莊軍尤立子為吏部尚書生陽表日如此選不失鎮軍表曰
之子帝問曰事尋選天下百官袁子韶家置吏部尚書
人中作井市尋選天下百官用人
君之所不以天下之任非能獨辦題名臣參撫銘末
風人書也並朱選言天下之
臣非吏部尚書所能盡辯今長少首選曹歲置之左
下可專吏部字以上八座舉
右李翼素為吏部尚書與荀日重天書銓管人才品
蔣清為雖思惟清莫知所奇著復曾荀置左右
六代五人並有文集論沈之覺悟孫江大作者人皆
為吏部尚書累書充穢夫夫謝朝子顧騰子
是有夫集無愁小選新吳古王戎判謝女為
姓宴帝懷為以投挑挑不死
相見及曾作吏部郎也表甚尚書范曄謝之曰御
才人無愁小選但恨不可則時寒宴非遠首愁色九

流寓客不與交言荀子顧風神涵義廣客賢趙簡真
賓客頗有才氣學選見九流賓客
不與交言但本自一有舊者多放擢何晏為尚書
揚而已衣冠盡恨主選舉其宿
與之旨用者門庭蕭索指殷為吏部尚書吾身為正
步拔擢昔非吊問不雅接遊論者以為
美更甚選部門庭蕭索賓客至出行求官袖金身
在右常拜一貴錫階扣收鉤彩指盡
同為吏部尚書自一人求宮密袖中將一錠金因求
請問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曰白費得官無戮
此物若以見與不得不相負此人大懼投金
而去彥同收其事而不言姓名行人莫知周阿堃
黔鉤峽拔萃賀夫是清中吏部尚書何府君錄曰開
河空肆對峽拔萃金采之貴允茲也持
領攻興而與人宮謝莊究而不與人宮宋推以為吏部尚書以恩
是帝日憂不見委任既謝病不事陳庭光使意
多不行波容也藏拔丘民甚美賓客實欲當歡笑答
之為人為之語曰徒求身而來余說傳吏部
洪入宮其亦笑而不與人宮借鼓吹尚書令良主借

對吹對曰箏學有功不敬勢職不自量材拳我剖章
洪失父貴至此有游播之功足以稱宮库說遼退
三代吾選部世說選部之職為之子自相主衣冠領袖
緒一代者選部前以為宗
王大守仲通為尋官尚書龍拜人主士皆三為此職
師具反寶官須之為吏部尚書尺侯遣掾
前代未有謝暴自言我建事吏部奉拔秋於家代
年無王敬人入二為先職府與前有亞
家司任恬為吏部尚書大甚文右丞相
相留拿之恩得仁帝令選首時亞家司于秋之
一日九選荀奧之十篇意漢王推晉山濤書漢吏部
生方之歲至未為走遠
尚書表東面南廣主權職起於前面比二晉山濤華
郎於後良由性教於見才實於心使遊無以見其追
山川表足方其江漢相狀勝胡壽明光
道生智亦何分登守狀其雅漂分理漢章民曹魏
仍東掾也署崔諒為吏部尚書表曰漢章民曹魏
也掌先以清公見美書于家以正因此為塗
及曹氏帝觀其人與郭辟竟害自守當時號其賽譽
山巨源意春賞拔不竟與世況序御狀之教為家庭

何益乃觀之數十畏知全無在古未聞擔在之功
天下稱能得人歸德 王劭為第
六報讓吏部尚書表臣聞劉寔載爲戶僕晃吾之辭送日從風淫伯鸞之驗自非治象之天下稱能淨子之得人歸德李元之拔其抑為臣所之無惡李善然後可以銓識流品平均清石一
擬覩之崔 崔為國春秋竇記示等伯郁孫相為吏部尚書與
毛 即姚範清心虛求援掖從人內外稱之以擬覩之
曾後魏崔之伯遷吏部尚書令有司
毛遁署三十六曹 制官爵選朝儀協音樂定律令申拜崇主伯起而載之以為永式定置八部大夫擬八座之伯通置三十六曹郎令漢統事
停年格 崔亮為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彝之後靈太后令武官得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事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劉景安書規亮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猶不盡才今朝廷專尚停年未見其可六已而

翻及貢才以我其文不取其理察其虛濫詭章句不求浮遁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族高下未給取士之途不博朝考之理未精而舉當鑒詮鑑簡無道轉當謝初何文為將事務以淺之天下士知競獎修勇自勵名亮答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再東磨變事得為吏部尚書其状也不知人況令付兆南舌昔庭之壯宗思利許敦直以欸規主之思畫心調為不為臨職之書備此撿有自由共今已於次所從千載之後誰知我哉可靜念吾言當為次論之吾意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見頗加之其但言今可同行宜須另簡何書昔有中正品第才能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受職也了天下得賢士府人也吾請舊令之得無遠才者是參考而次由言十數六已見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鏡人物何異以管闚天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唯可彌縫前驅指蹤擲獸而已忠金紐統振猴不其事難之禁騁未得才而使之虛割文武人之至多寶負至少不可思常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面執不宜所

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禄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對以吾所以救世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
能加之然後下筆 韋仁約為吏部侍郎奉常清重之選而不懼亦在於此。明以經術文章識所學而為後之入吏部侍郎選所擢必皆是也。
人以為加文之然後下筆擢所由首書于榜議者
穆當之
元戒不撓 李元得為吏部尚書凡所選舉事不撓日高方定塞續拱捧而言曰自天
人以此 元戒不撓 李元得為吏部尚書事多賢者
之尤知蘇秀笙都愿居別書及數即事集部待爾主
於吏部之選日高方定塞續拱捧面言曰自天
子之子天子之寄天子叔天子之孫周揚之中親事
事一元將何人以身成命疾素於心明監多其張如
而自受場自序長毅戴不言人之提白胡身徐以
請試同高丹選定中之閑定九天官方清司和其萬
為吉有表群小人身中首負何負之特宜冒毅丁
凡先見同朋承從事之一日自育何視而典實之帝日
身為聖乃昔書如之丁得用一人如言嗎回定八
發不理究戶抗不悉悖漢而成之未滿有別旨全毅

子歩選事唯不兩既曰我了之如是唯書某事益嵩
莊彦究自言曰吾可以朱擇小人便調之談透選乎
獨入宣學之法錯納之 **授官有定資** 元修義吏部
元叔不完者此稱也已 尚書更任意斷
世事資歸授官小七官有實資將中散大夫高居者
光叔上實行關送狀之修義拍已許人御史不異居
大言了愿於具命于有重禄之香點賓七學乞號
人同昔曰与日公從安得直賊昏指修義曰此乃上
者遺天子明詔狷多者得官宮吉射自封 **致本蓋察司**
比非大戲乎修義失色者行鳥而去
盧子升為明皇談吏部尚書表曰 民勢孔實
會飲功 柳郢選遇之錯近得有能述臣曾無辭
於議國之先證自銅苔敘解 **天下尚書** 比登聲孝言
之賊而改本道葉可會論功 耆吏部尚書
亭言殿無非覺天持物不平指擢之從非猶則舊有
特簿必谁陳忠爲其中議言曰尚書天下尚書崇漏
民實荷言也矣言無辭 六十人為一甲 題一周共暴東
以吾唯隱之進不而已 盟以將宮典
兒帝夫十人為一甲情金莫自我乞不首文演便文
第宇之無有體書後有是人書後決自言慮蔑獨不

見徵音曰勞范甯元子見病點竟毛韋羅短兒戎了下以方選庠面氐河以不稱勞從其為使侍史語之曰右庶定感漫漢果自不戲入令史皆名倡以畫士深為士探士自言請曰畫郎得撰所以有而曲王

陳孔奐為吏部尚書太子欲以江揔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揔有潘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太子太子深以為恨自言於陳主陳主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揔文華之人今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揔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即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太子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前世不以為疑太子固爭之陳主卒以揔為詹事求之欲太子詹事欲循進崇室陳主怒而竟之

唐書李□為吏部尚書其選擢先德行而後文才所進用多循默吏部侍郎高世矩譽曾幾無清論義絕當世異進有余者以鼓寄得事多以且疑之惟以浮戲其莫雖心專不得之謹擇以叙勞

斯須之間儀注悉備 隋牛弘拜吏部尚書時高祖又令弘與楊素蘇威薛道衡許善心虞世基崔子發並召諸儒論新禮降殺輕重弘所立議衆咸推服之仁壽二年獻皇后崩王公已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弘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決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前後十餘年多所進拔 唐韋匡康拜吏部尚書前後十餘年多所進拔所進皆辱之廉平書因休假而謁子弟曰吾閱人多矣成者自古人當道今年將畢願志在樞事欲事以考云問子初闕者曰大人操身忠得在速官成盛滿之誡先莫所重戒進壓二事遂伏奉尊而矣 漢帝五

曹魏隆八凱 江揔讓吏部尚書表曰功以是舉唯吉遂曲崇遠十乏

匪知大選 魏知古先天二年冬令注表吏部尚書事宗以為職事制曰卿以學相知大官人知委情當大選瞧能緒有業獎安拔拔公正直而心不撓鏡己激東行往 一時精選 必覺衡己令則輕重同二之間之既用嘉歎

糊名考判以求才彥 依九齡八相月觀之為尚書左丞知吏部選人索天下大行之從一時精選則 特勅吏部糊名考選入判以才考以為王

由行私謁 過司為鍊求救言繼之判入二等為特所黜李嶠在吏部修己數撫行私謁與侍從相位奏置員外官數千人侍多付事成亂行抗貴引習請託有十分耳中宗以嶠為相時

抑貴勢親黨以避嫌疑 吉時致之失觀請寵兒于貴勢鬮而不允易分其當戲 選附郎 特吏部尚書鄉選專心彥人物未眾李所舉用多朴疾才下深抑貴勢安其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不召

辭紙刀 少見大理鄉門 前後參選十餘人 江淹判吏部尚書選十餘人後多知名 自武戎 名首淹常辭郵負外郎濟天彥之人預淹道才行問如淹對曰清道在清而作吏部亦未逢有清行之名

居選部 宋□吉時寬宗之紀有書侍貴素無察淺之才自武成起居選部尤有綜敘其流品獎特識孝任

遷紳讀書 後唐張祥史部尚書出自行伍未嘗學問及銓任力將讀書仿選之孝賊為權入清晨由有時陪書

侍郎 歷代沿革見尚書門

周朝侍吏部郎左選掌文官選試擬注及遷敘之政令郎中員外郎參掌侍郎自注官皆當選周甲上都省訖擬奏右選掌武官選試擬注及遷敘之政令 宋制同

官品令吏部侍郎從三品

知人 唐如晦為吏部侍郎帝初欲知人之鑒 甄引士族 陳侍郎兒人吏部侍郎時人以為知人侍郎周制實無清濁者師在敬裴行儉為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為吏部侍郎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侍人知人之鑒 見王劇令蘇大選人王二三尔士覃能斷走佐後制東為天官侍郎我選五揔佐事數去人乞重鑽烟晝照鄭翰貫王王勃令佳府大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炯

況靜之至令貧寒得高選李元紘知選以翔以封虞平公衆
令終為書宋知其言爲大部尚書人戶部侍郎爲知樂
許爲吏部侍郎當時以爲有選江南典選與元初到爲爲吏部侍郎注洪州知思書時宋許延議之後天下選者公
貴部貴選人不能免餳乃令選江下消郎大狄則天爲吏部侍郎於不然爲侍所部人
南典選以使上不之八時頭李帶登
者有是人日爲郎有爲之人不能化十四事足又大衆有知
法其甚至此在選後至爲天官侍郎其失又甚於前
竭金皆競以表清鑒前
凡書汝家書時金皆競中以表其清鑒
有馬裴後有盧李書從悉審衆職天下之士待中衆後選司員從烟從遠積心明理大備四之選
六年前後塞元之古上知之初宋待行爲吏部
宗殷及恐悉皆以朝夫下之化一人日吏部尚
覺有選人詐訟含吞無譏也若有人知吏部選事衆是一有
擧選人詐訟含吞無譏也選待書一之千字文合
是屬者皆知此合表也之七一人擇吏部侍郎朝廷求理遠
爲後來選五年改此上知之大朝廷順爲大朝廷求理遠
皆須得人崔郢出天部吏部事大宗於蚊選家者良言訖與乃
語三銓謂之日御從選定選如何法徵許此日貴取
顧當時其爲治之術能可否自擬之事日依實合而才為者向
徵辭日吾後是後居得合知而不肖之十四後選法可知也朝
廷求理從後得人爲非其才 遠才銓權威得進宜 衆選得無選如知覺
人受選擇其吏部侍郎
是部侍郎初選我起選首以十一月爲始至春卿侍選既既足
多不足忠特選入新受禁員參清四時入以次數甲得選以爲
便將天下初定州有文人之化行之七十九年十五書選多名其
爲從人然有選才從選問侍甚從行得人以然者從選之名其事
私書選凡不省孔諱字化文受戶部侍郎吏部侍郎選不以
吏部侍郎言今選有所記私書選凡不省
藻鑒爲意許子儒以學藝稱以藻鑒爲意舉一人二之中之人凡行此之七天下知乎常侍居選部
自以時云自有平配由是作授復講任自選其得天郎學仍然
六年無復銓次選路以爲口實
蔡恐陳文爲在丞經又有以口一人八中之七十有大有罪過
咬問令吏乃設實自以之如大天下之道不曰爲化又求天下
寺典選六年有令譽 李擧爲吏部侍郎之中四品卿府爲考功
得校量平允故有此十一月考今年有譽令
風彩嚴整 韋陟爲吏部侍郎曹府選人有名者輕大夫必取士
衣者正觀者被得爲其甘凡進退皆黨族悉風彩嚴

至選人數其有取捨戶無所善不首次據得故自眞既閱 權邪
以待洽衆謂所觀日陳跡知處一二年則無人可違之
擇其嚴勁 事弘景待吏部侍郎銓綜平允 頗獲公道 處厦用素
部侍郎選用性與其特其嚴勁不敢干以非道文選龍中爲吏
爲權要所選頃見成選 意有所次多所損抑 溢李待爲吏部侍
身欲損抑不妥者不次羞然是度李侍推
尉許朝各之相詩然日觀後頭爲授吉特當 以進賢爲務 李侍郎
大部侍郎散真部史大元年使河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選用
衆得人稱之宜銓衡數年辭右黨斷常侍郎有甲書任識時鍾
昔每人交綵積慕知其在 抑文雅進酷吏 楊慕懿表於吏曹
朝以進賢爲上以嚴以多之 抑文雅進酷吏 習官声識以崇大事
待郎前後典選十今欲銓叙人爲爲九書器 奉法情節 選以掌
邪敵文學進酷吏淮得次頂爲侍詩 拾此
功將吏部侍郎藉其嚴修訊疇寺有參仁李夫提母本其義敦
於職大徹之常選始甲因之事錯目徹奸然識之時住訪
戰以家及此錢紀鄉今法清情書不知事史 內代居選部 無牢賴
知以加言成嚴由此甘也情諸因非道也
大宮侍郎自其高祖素怕至 與 時人推其稽古 吉作事任吏部侍
撤因代職揆衆新拼海當之郎自一徹始館都

五品侍郎判之曰青夫處曾不在 舉射欽汎 吏部侍郎
以狀奏寺疑及及辭抄從八階位正從腿據題撰依日
劉史曾舍字恩帝禁以爲令吏本人受違交換領選事吾絡之
令以銓門爲便梁事爲徵請下於之日開書不首次知朝
是以眼改事情視而以爲不可遠 振理風俗 亨者叱以爲吏部侍郎
從所待將路不行奉辭職次
文子竇為內戚忠臣今日之選日選人有奠長剛者教深煋
遂以爲名數許不可書其無所徒各集歡致取日真銓雜流
品之司謂源理風俗而其宏選
爲衆可許見來可許求許詠法

吏部郎

隋煬帝郎位諸曹侍郎並改爲郎
初齊書陸印兄弟爲相代父吏部令侍郎也
公議得失以爲褒貶 魏志諸葛誕字公休爲吏郎人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
失以爲褒貶自是群 論議清當 袁侃論議清當宋元不犯書與
衆莫不慎其所舉 人或在廊與之謂人渠觀諸者

昔謙退不為也特入補之選選部郎缺清平清通簡要晉吏部郎文帝其人於鍾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
於是以楷為吏部郎清尚李重字茂曾為吏部郎王戎為尚書重以清尚見稱叔老退有智識惟二人之供處吏職以職先
會侍之名時其許二人樂異與庾翼職上銓綜審平李俱守日重為吏部郎銓綜審平鴆
齊彌內侯飲酒廢職畢卓為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因時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
乃畢吏部也二人其縛畢遂引主人宴於甕側取醉而已人曰左手持酒杯右手持蟹螯拍浮酒池中足了一生也
名顯朝廷恆尋遷尚書吏部郎名顯朝廷子特王敬禮擬恩上進自石若我佳吏部時竟陵王為吏部郎
部尋日郭微寧徐李海常清上部改吏部郎竟無擬我不抑寒素王坦之字文度為吏部郎不抑寒素由平如此一
宜訖吏者十餘皆無所是非特簡文帝輔政兼親之日不欺素人有德素人有才協悉見使令其方被不得者無怨者
用鄉曲一人杜預補吏部郎不與吏部郎由一人不更書王六兩有明允時天隆遲書山濤
為吏部郎大帝李書日下明廷適時悉心吏部郎武詔曰太祖家令論為嘗多所又今缺二十可以一可謝悉心從選消息
部郎庠華競害私請李重字茂曾為尚書吏部郎以伐庠華競害私請以才為不事金鑒
之任甚有祖譽晉中興書曰執殷從弟為吏部郎從遷有得譽性清約不治產業任部不克欲之
李虔字以名士性溫性清約不治產業上好詩章晉百家譜曰李虔字元魯為吏部郎
皇愛有資而大人之和曹于行相不治之以學在位官於由是將立
施修其志為吏部郎言不詩不較常守為吏部郎
不熟為人寒蹇似王東海晉陳郡謝恭為吏部郎時號溫恢清貞
之元議此論以其為人似王東海
寡欲晉山濤欲為吏部郎此說山濤李沆欲為之部不能始也老鍊識其非常人晉郭子劉少侍
賢之者莫不實是一老相其非常人甚宗乃設然進之道真食
聽尽于不謝阻見其不能又一敢又食其進真為吏部郎阻由
為小吏遠真乃起用之呪不知所而後知之典碎事山濤啓事
於長寧牛酒以擬道實真日法而可以相報吏部郎與
時事日我相接非且正乙而乃雷能王人郎與德負示進太
子成于謹欲中部陸雅官有遠之入其中不可用者否書
遇之過歲寬未謝僕射書先疑為吏部悉識流品諸悉人物言
郎不知當不長此欲相過之過

王僧綽為大夫恭大足識流品諸悉人物後才能咸得所揭我名者殺我身吏部尚書江湛王徽為吏部郎
與湛書曰吾平生云揭我名者殺我身天上且清澈名安用吏部郎不受餅一匝兆王悅之為吏部郎部銓者有會同
曾遣悅之一匝餅緒不受曰此實被小然必家不顯名之顯上封禪書袁徽為吏部郎其歲太平以受徽守吳從字曰人當
鳴臺中乎帝卷髓遲類手宗令其時在公宗今其時須朝送別
也將于數之會顯上封太祖曰笑虛德之事故何足以當
何曹之學孝緒為吏部郎告休定著退別於治清次至郎父叔
又謂曰聞汝來此便朝送可有春日始教百人叔夜笑曰此是
從吏部郎尒非習何意也昔殺諸亦常作業定書送別者甚衆
又庫後來湘江為狂庫事擾日乃至觀旧無復相親者
各小選號為下兄 堵 遲送出魏奉迭拜辭緒居小公清不為請謁
為意甄為平元述字中又謝初告主數則又教剌介為批奏章
棟刀欲報其七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郎從之甚滿書郎奏議謝
之日御人才無愁小選也 有人言表吏部郎何為之此
不欲形為寡乘批為悅也 官當國人人安得國官
敗風俗也官當國人人安得國官從之大笑欲
關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欲當其人才奇何嶽尋不容令吏諂執
性慧悅為吏部郎吏會郡令丈致家請熱選事欲已引乖帝
與語帝是言書兵部上曰郡令吏請自買可乞至懇煩
責傳日六十之年不復能以郡令吏
為吏部郎上書謂身不更書帶表是病中植嘉樹書吏部郎其類至之為高
祖皇之常為吏部郎於中列植嘉樹謂人
曰吾為之祖尒是是憂之表為此哉三讓吏部梁謝朏遷尚書吏部郎上表三
讓中書表陳官表又讓以問國子祭酒沈約曰宋元中已無讓吏
部未修之責門宗議中書並三表詔答並從小官不讓遂成常
格恐故自即讓王由則安在兩並責重切自不行今豈不可讓
和孫與公孔且記書今豈可三書皆讓別謝吏部令授起催讓
貝有意置閣官之大小之長本出人情者大官銓序者彌為吏
沈涤設措專東不濱例甄如此部自非就王寮
部郎銓序書稱又為尚書委以銓衡之任後魏書未詳且避平
將資次而已後謂為不能委以銓衡之任衛泉於侍書數千卷
皆未數十餘解而各日孫不專起李欲欲得宋
源尒拜尚書吏部郎令以銓衡之任 明解制度多識故
事多劉傳覽經書長於易太祖定中原為吏部郎明解制度
多識故事與崔玄伯太定六合禮樂及國子文誥詔策大子
多術所為也非崔郎中選事不辨官譚斟匠曰崔大帝欲劍事曰剖選置百李為朕一吏部

郎中給假三日假奉曰朕已得之矣乃徵崔亮為之首秦選事世時十年傢慎明哭為尚書敘除所要每日非崔郎中選事不

辨賣官吏皆有定價（辛紹先為吏部郎從郎位聖安曝實貴名吏皆身外有定價）清吏（為許先史）

（部郎選部守明帝敘其所用之人必先行之七君防氏既出增曰曾主司以理之心如大人化知中用上大立己刊曰某郎太字雅性張文書先王等曰限在前叙取事抗之乃遺出望於時清吏也賜之）有族舌之任（宋張綰為績吏部郎此尚書吏部）

（郎元秉發十餘曰限父部有族舌之致己作吏郎）鈝衡族品優選會（陸雅詳吏部郎表曰鈝衡族品）

（歷選實資咸貢表曰久未登元志心之必心收吾散既自非祖重之久十一而得必有也品吏部官事式鑒）宜師

此人為揩揆（情參總執為吏部郎陳品命見于與洪拯周掖說之曰汝徵書足今以為揩揆）

郎中

後齊吏部三公郎中各二人

隋煬帝郎位每增置一曹郎各為二員都令文每減一郎置員務

郎中二員（並從五品上龍朔為司列大夫通遺事部）一人掌考天下文史之班秩階品一人掌小銓亦分為九品通謂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謂之流外銓亦謂之小選

六典郎中二人從五品上（周官太宰屬官有下大夫郎中之任也含有郎中以其為郎府中知故曰中漢選尚書郎初從三署郎次補之初入尚書之郎中滿歲稱侍郎故郎中之名二人後五品上之入大下中九漢置之依在選本械會用入於特選史天下化行已選於吏部郎其吏部郎歷代品秩皆為之凡所有七三人六品郎品第五諸曹郎第六梁吏部郎品第四班第十一諸曹郎十陳因梁後魏北齊吏部郎品正第四上諸曹郎品正六品下後周官職御二十四年並為侍郎品從第五品大一之千化十諸曹侍郎並改為郎又改吏部為下入六典部中二人五品上吏部郎中龍朔二年改司列大夫咸亨元年復）一人掌考天下文史之班品命凡叙階二十有九從一品曰開府儀同三司正二品曰特進從二品曰光

祿大夫正三品曰金紫光祿大夫從三品曰銀青光祿大夫正四品上曰正議大夫正四品下曰通議大夫從四品上曰太中大夫從四品下曰中大夫正五品上曰中散大夫正五品下曰朝大夫從五品上曰朝請大夫從五品下曰朝散大夫正六品上曰朝議郎正六品下曰承議郎從六品上曰奉議郎從六品下曰通直郎正七品上曰朝請郎正七品下曰宣德郎從七品上曰朝散郎從七品下曰宣義郎正八品上曰給事郎正八品下曰從事郎從八品上曰承奉郎從八品下曰承務郎正九品上曰儒林郎正九品下曰登仕郎從九品上曰文林郎從九品下曰將仕郎凡散官四品已下九品以上並於吏部當番上下凡叙階之法有以封爵有以親戚有以勲庸有以資蔭有以秀孝有以勞考有除免而復叙者皆循法以申之無或枉焉凡應入三品五品者皆待制而進之不然則否凡文武百寮之班（官同者先爵爵同者先齒凡京師當參官謂五品已上職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謂侍中中書令左右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左右補闕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諸司長官（謂三品已上長官諸司長官及開府儀同三品特進光祿大夫太子賓客尚書左右丞相諸司侍郎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官御史中丞同長官例若的職特中書門下三品雖二品四品並三品五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並同中書門下正三品）清望官（謂內外三品已上官及中書黃門侍郎尚書左右丞諸司侍郎太常少卿秘書少監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率及國子祭酒）四品以下八品已上清望官每日以六品以上清望官人待制於衛內（供若）

奉官宿衛官則不在此例凡授左右丞相侍中中書令殿尚書已上官從進
擬其四品已上清望官財職相當不應進擬其嶺南黔中三銓
一置選補使號為南選凡天下官吏各有常員凜書掌郊功實
覈其負皆與員外郎分而理焉一人掌小選凡未仕而吏宗
伺者從分為九品通謂之行署其應選之人以其未入九流故
謂之流外銓亦謂之小銓其校試銓注與流內銓略同其在吏
部兵部禮部功考都省御史臺中書門下是謂前行要望者為
七司其餘則曰後行閑司凡擇流外職有三一曰書二曰計三
曰時務其工書工計者雖時務非長亦叙限三事皆下則無取
為每經三考聽轉選量其才能而進之否則從舊任

國朝今諸司郎中從六品

參選大事（宋史吏部之選吏部郎中參選大事）皆服（書吏部郎中二員先小銓負外郎二員先南書）
參置齊從吏（唐先捧宗泥部公婦子尺之武元備罷捐節而為）
御為參叙

員外郎

隋百官志高祖六年尚書省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
其曹之籍帳煬帝即位廢諸司員外郎而每曹置一曹郎各為
二員尋又每歲一郎置承務郎一人同員外之職
唐職官志吏部員外郎二員（並從六品上）一人掌判南曹一人掌判廢

六典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周官太宰屬官有上士蓋今員外之任也）
（近為尚書郎後周之七二人六品以上之士人大二十四司各置員外郎一人品從第六品行之如大人之初置郎也煬帝三）
年廢皇朝知之大唐一月一日司行人吏部一人掌選院謂之
南曹（其曹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也）每歲選人有解狀簿書資蔭詳以由之
以覈其實乃上三銓其三銓進甲則署焉一人掌判曹務凡曹
曹之事無鉅細皆與郎中分掌焉有試知貢舉之制
國朝今尚書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今制孜定（唐皇朝為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凡）吏事第（從吏部）
是大孤寒無援者或因遷滯
致數從某（經按者未嘗當）姦吏不敢欺
流內銓
國朝初張昭為尚書領選事凡六品七品以下歸屬銓總自昭
致事始用近臣總判領更因制京官以上並中書門下特除
又使用不許自置募致怠於銓授今以集者故止自即度判官
以下州府判官司諸縣令佐齋資格注另流內銓其流外銓選

人亦用焉
建隆三年詔吏部流外銓選人並試判三道及流內出身經注
為上中下三等
乾德元年詔自南曹銓司門下省三處磨勘注擬並點檢謝辭
等共給限一月日
開寶元年詔修循資格
太平興國二年選人所試判三道定為四等兩道全通一道稍
次而文翰俱優者為上等一道全通兩道稍次而文翰稍優者
為中等三道全次而文翰無取者為中下等三道全不通而文
翰紕繆者為下等判上者即與超一資注擬如入職事官即不
超資與加一階判中者即依資注擬判中下者注同類官黃衣
人即降一資如初入令錄者止於令錄資內降資一注擬判下
者殿一選凡兩選令試判皆中下者擬同類官
淳化四年三月以磨勘幕職州縣官員於考課院五月以考課
院歸流內銓
景德元年九月選人所試判以備甄覽三年詔流內銓自
今幕職官赴調判上者超一資判中當循資者具歷任功過狀
試判引對
天聖元年以每道刑名全合者為通刑名及七分為粗不及三
分為否仍於逐卷頭定詞理書札優稍優次低次紕繆為五等

以二通一粗而詞理書札俱優者為上等一通二粗或二通一
否而詞理書札稍優者為中等三粗或二粗一否二否一粗而
詞理書札俱次或低次紕繆者為中下等三否而理詞書札俱
紕繆者為下等其全無詞理者縱刑名通書札優亦得入中下
等共四等超資加階循資降資殿年並依舊例更取判中下內
三否一粗及詞理書札俱低次紕繆者並注文闕官處入年勒
回令銓司每首移注對換對移就移就注選候移改定後限一
日關貼過院限三日修書其甲送南曹勾勘限一日却送銓當
日牒送門下省本省限五日即書進入候降出中書即依元限
一日却付門下省限次日付都省承制入進入中庫限兩日如
及十人以上甲庫出給省符及關南曹移報司官誥院限七日
南曹出給曆子限七官告院出給官誥省符曆子如是人數
稍多依限修寫不及即具因依申銓量展日限出給日限並除
休務假外計日
治平元年二月權判吏部流內銓錢公輔奏請選人札父母
母老得家便官者免試注從之四月庚寅詔吏部流內銓轉流
外進納選人如一縣有三員許注二人二員注一員
二年三月詔中外臣寮合舉選人在務者得入不必滿所限之
日所貴材品辨別事務澄清從御史中丞賈黯所請
三年詔流內銓磨勘選人願入職官者于循資注官令任無

贓私罪及私罪杖以下情輕有舉主三人有磨勘引見歲舉選人充京官者自今以三分之一分舉令錄判司簿尉充職官舉主滿三人歷任贓私罪杖已下情輕者判司簿尉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皆與注合入職官應舉官充縣令須到任成一考乃得舉

判流内銓蔡抗言奏舉人二百五十餘人更二年乃足謹按會每歲舉狀約千九百員被舉者既多判磨勘者愈衆欲乞權罷在京知雜御史觀察使以上歲舉官從之

熙寧五年詔吏部南曹併入流内銓

春明退朝錄吏部流内銓每除官皆云權判正衙謝從正衙前殿引選人謝辭循唐以來謂之對敭判銓以選人同入起居畢判銓於殿前正北西嚮立選人謝辭訖出判銓官亦謝而出近上令選人門辭謝判銓不復入

格式司 掌幕職州縣官格式關簿解

國朝建隆元年勅天下縣除赤縣次赤縣次畿外取四千户以上為望三千户以上為緊二千户為上以為上千户以上為中不滿千户為中下五百户以下為下每三年一次取諸道州府見管户口升降

雍熙二年定幕職州縣官料錢

咸平四年勅逐季開解三年一次升降户口令有司定奪様例

下六年勅州縣官料錢求更並須經格式司升降則例支給

景德六年勅黄南試御知縣通判除各給錄事料錢外更與添支

太平興國三年勅吏部銓所注幕職州縣官令格式司每日具半年未上人名申中銓銓曹上簿發牒催促

乾興元年流内銓言令格式司今後應黄南州縣每三年一度升降勅下逐旋送逐會着有升及千户以上縣即依今來所奏置官兩員如是降下户口不及千户縣即依旧例只置一員共有減下縣令候成資日依得替人例令罷任

熙寧四年中書門下言天下選縣既寡而又多少不一悉不足以勸廉吏請自逐月條格詔依所定施行

南曹

六典六兵曹在選曹之南故謂之南曹

國朝掌選人投下文字及過院判成過銓選人校官出給曆子

流外銓

六典元吏部郎中

國朝掌考試附奏京百司人吏每年十月諸司係到承闕姓名年格申奏至春差官考試咸平元年勅京百司自今後額内闕處人吏部每歲於十月内牒示諸司於見檢虚私名入仕三年已上依次保送比試補填凡門下省額二十五人中書省十

五人起居院三人諫院二人尚書都省五人吏部十二人銓二十人南曹十人甲庫四人司封二人司勳二人考功五人兵部十人甲庫二人職方三人駕部二人庫部二人戶部三人度支二人金部二人刑部八人加上五人都官二人比部二人司門二人禮部三人貢院八人祠部四人主部二人膳部二人工部二人屯田四人虞部二人水部二人御史臺二十五人太常寺六人禮院十三人宗正寺十三人光祿寺六人衛尉寺二人大理寺十二人加三十三人太僕寺八人鴻臚寺三人司農寺五人太府寺四人秘書省七人殿中省五人國子監五人少府監六人將作監五人四方館三人左右金吾左右衛各三人[illegible]

二年上封者言京百司每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前各於吏部納文字足本司申奏差官考試比驗書札人才刑名引見撩中無補正名缺札劣考緊丈多是吏部予分頭前面量抄寫轉送入試亦有懷挾律案自今欲望只令就尚書省考試

熙寧六年詔兩府臣僚初除轉官轉遷辭免陳乞使臣公人並家回推恩只令中書施行宰臣樞密使相七人樞密使知樞密院事五人樞密副使同知院四人

官告院

國朝初於右掖門東廊置院四司告身案並宗子於以備中書除改本司郎中各主其事淳化五年始專置官屬而於省堂之

武官將校告身及封增凡官告名以主司告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用皆用司封加印用司勳

凡宰相親王使相用五色背金花綾紙犀軸暈錦褾袋色帶三師三公樞密使及增位宰臣官至太子三師僕射已上嗣王郡王節度使用白背金花五色綾紙犀軸暈錦褾袋色帶參知政事宣徽使樞密副使太子三師僕射御史中丞兩京留守皇弟皇子皇孫用白背五色綾紙暈錦褾袋牙軸色帶尚書文明殿學士大子三少京牧大都護兩省侍郎京尹上將軍兩使留後觀察使用白背五色綾紙法錦褾大牙軸色帶並七張三司使翰林學士侍讀學士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已上諸司都官三品王傅中都督諸府尹上都護下都護副文殿崇賢院學士左右庶子詹事諸衛大將軍防御團練使刺史撿校官使招宣使樞都承旨及諸使司軍額帶刺史首使用大綾紙大錦褾大牙軸色帶二司副使升朝官大常博士以上京府少尹赤縣令王府長史司馬諸司副使樞密副承旨節度行軍副使判官撿校員常侍中丞以上者諸軍都指揮使及供奉官軍職加爵邑者用大綾紙大錦褾大牙軸青帶並七張升朝官五官正郎將以上內殿崇班及閤門祗候官帶館閣三司職事者防團副使兩使判官幕職令諸州別駕幕職州縣撿校至員外郎者中書樞密主事以上兩省主事承內高班內品以

上護軍都尉郡侯以上供奉官以下及三司判院覆官以上檢校
并尚書指揮技術官至朝官司正官用中綾紙中錦標中牙軸青
帶京官靈臺保章正奉職州縣官高班內品翰林待詔醫官中
書行首守當樞密院主事令史書直禮直官用小綾紙小錦標
木軸青帶並五張諸蕃舉子授大將軍司階司戈司候奉職其
用大綾紙大牙軸法錦標色帶咸平三年九月重定十二月詔京官少卿監侍禁殿直高品內品用小綾
綾紙自后劍軸纈帶花錦標青帶之詔皇親授以下用大綾紙其文武官封增凡序制追贈
者用白背五色綾紙銀鉤暈錦紅泉標大牙軸宮掖官告用遍
地銷金龜鳳羅紙妃嬪及大長公主遍地銷金升花鳳子羅紙
內命婦國夫人用銷金團窠花羅紙郡主縣主同已上並犀軸暈
錦標袋紫絲網銀粉錔諸王妻宰相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使
副宣徽使節度使母妻用團窠金花羅紙犀軸暈錦標袋紫絲網
銀粉錔僕射尚書丞郎三司使中丞觀察使內客省使母妻用
金花羅紙犀軸法錦標袋紫絲網銀粉錔防禦使刺史軍主廂
主南北省五品諸司使以上母妻用五色金花綾紙牙軸大錦
標袋餘官母妻用中錦標袋其後郎中諸司使以上母妻皆用
金花五色羅紙犀軸法錦袋因餘母妻皆同上惟用瑪瑙軸五
色羅紙大牙軸大錦標學士以上母妻皆賜之餘官則入其直
又有預處書紙在中書舍人院有除授則就寫之景德三年詔吏部郎中掌
文官告身司封郎中掌封爵皇親諸親內外命婦告身兵部郎中
掌武官告身增官司正官及封爵命婦皆官告合用吏部兵部告身

印內廷封公主亦合用封司告身印今後兵部吏部文敕封加勳身各用逐司印皇弟皇子皇姪皇孫
除官並用白背五色綾紙十七張暈錦標大牙軸色帶
熙寧二年皇親副率以上即用白綾紙暈錦標大牙軸色帶子
者有近勅比換文資出官者依皇親例供使
六年官告院言內殿承制無使綾紙係貫不以有無食邑例用大
綾紙七張緣本官白從殿中丞下乞改正用中綾紙褾軸如有
食邑者如舊從之
七年舍人院言檢會官院條制大學士以上並用白背告五色
綾紙法錦標觀文殿學士只用大綾紙法錦標大牙軸色帶千
緣觀文殿學士在資政殿大學士之上是舊制詳定乞用如大
學士例從之
舊時因制錄子罷判官告院知制誥詳文提舉兵部司封官告
院由不日司勳恐遺之也凡文臣及節度觀察防團刺史諸司
使副內殿承制崇班皆用吏部印管軍至軍校環衛官用兵部
印封爵命婦用司封印皆勅用司勳印凡官告之制后妃銷金
雲龍羅紙十七張銷金標袋寶裝軸紅絲網金粉錔公主銷金按皇后當作制
大鳳羅紙十七張銷金標袋瑪瑙軸紅絲網金銀粉錔興告不載告身而用冊本朝諸后上用告身惟元年立后始用冊皆予典寫告之親王宰相使相白背
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標袋犀軸色帶紫絲網銀粉錔樞
密使三師三公前宰相官至僕射東宮三師嗣王郡王節度使

白背五色金花綾紙十七張暈錦標係帶軸色帶參知政事樞
密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事宣徽使僕射東宮三司御史大
夫宗室率府副率以上白背五色綾紙十七張暈錦標大牙軸
色帶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東宮三少六統軍上
將軍留後觀察使同上唯用法錦標近代掌毛錦了錦以代暈錦非日制也三司使
翰林學士承旨兼直學士侍制丞郎御史中丞大兩省常參大
卿監祭酒詹事庶子大將軍防團刺史横行使內諸司使軍職
遙郡樞密都承旨初除駙馬都尉白綾大紙七張法錦標大牙
軸色帶三司副使少卿監業起居郎至正言知雜至監察御史
史郎中員外郎內常侍諭德以詹事家令率更令太子洗馬太常
博士節度行軍司馬副使横行副使諸司副使樞密副承旨軍
職都指揮使並不遙郡者白綾大紙七張大錦標大牙軸青帶
國子博士至洗馬通事舍人諸王友六尚奉御諸衛將軍承旨
崇政閣門祗候五官正諸州別駕樞密院諸房副旨承官主將軍以上
同綾紙大錦標牙軸　兩使判官防團副使率府率副率京官館閣堂後
官中書樞密院主事諸軍職都虞候忠佐馬軍步軍副都軍頭指
揮使指方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內殿崇班至內品白綾
中紙五張中錦標中牙軸青帶秘書郎至將作監主簿白綾小
紙五張黃錦標角軸青帶幕職州縣官靈臺郎保章正諸州長
史司馬中書錄事主書守當樞密院令史書令史諸軍指揮使
內品侍詔書藝白綾小紙五張小錦標木軸青帶諸蕃酋子大
將軍司階司戈司候郎將以上並白綾大紙法錦標大牙軸色
帶凡修儀婉容才人貴人美人銷金小鳳羅紙七張銷金標袋
牙軸紅綿網塗金銀軸銷司言司正尚食尚衣典寶常使金花
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內降夫人郡君閹案羅紙七張暈錦標袋
宗室婦常使金花羅紙七張法錦標袋宗室女素羅紙七張法
錦標袋國夫人銷金團窠五色羅紙七張暈錦標袋郡夫人常
使金花羅紙七張見任兩府母妻使團窠法錦標袋以上至司言司正等皆自從局軸管袋裝
緻物郡君縣太君選郎七史以上妻並銷金常使羅紙二刺史
七張餘命婦並素羅紙七張凡封贈父祖母降敕官用白背五
色羅紙暈錦標大牙軸餘雖極品止給白大綾紙法錦標大牙
軸

甲庫

國朝沿承舊制粉黃甲給黃符侵牒及選人叙置改名大中祥
符五年敕流內銓注官後陷過院送甲牒進門下省限五日押
定後送銓司限七日銓司送南曹勾勘印書限兩日南曹勾勘
印書訖卻送銓限一日銓牒門下省限一日門下省進內限兩
日候內中降到中書中書限兩日卻付門下省門下省卻給付
都省承敕入限一日送甲庫亦限一日甲庫出給發符關送南
曹騰式司官告院限五日南曹給曆子限十五日官告院給宣

書限五日

司封郎中

隋百官志後齊尚書分統列曹吏部統吏部考功主爵又吏部

三公郎中各二人餘並一人煬帝即位諸曹侍郎並改為郎

唐職官志司封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隋曰主爵郎武德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封大夫光宅改司封郎中）

司封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掌國之封爵凡有九等

職員令司封郎中一人（掌封爵皇宗諸親內外命婦告身及道士女冠等事）

六曹司封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北齊置主爵郎中一人隋文帝為主爵侍郎煬帝改為主爵郎武德為郎中）（主爵郎中龍朔二年改司封大夫咸亨元年復故光宅元年改司封郎中神龍元年復故開元二十四年改為司封）員

外郎一人從六品上（隋文帝置為主爵員外郎龍朔咸亨光宅神龍開元）

[illegible] 郎中員外郎掌邦之爵凡有九等一曰王正一品食邑

一萬戶二曰郡王從一品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從一品食邑

三千戶四曰郡公正二品食邑二千戶五曰縣公從二品食邑

一千戶五百六曰縣侯從三品食邑一千戶七曰縣伯正四品

食邑七百戶八曰縣子正五品食邑五百戶九曰縣男從五品

食邑三百戶（五等之爵並[illegible]夏商[illegible]書[illegible]又云[illegible]五等[illegible]）

（[illegible]）

本[illegible]

八國[illegible]

國朝司封掌封爵贈官宗室諸親命婦奏爵承襲之事凡王公

侯定內外命婦宗室諸親之封贈應取旨者則聽中書制授而

本司共正令

元豐官品令尚書諸司郎中從六品

執秩（左傳晉文公作執秩以執秩王爵之官）典諸侯封事（後漢馮勤光武令為郎中給事尚書典諸侯封事不相奪也自是封爵之制[illegible]不定）

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六典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尚書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司勳郎中

周禮夏官司勳掌六卿賞地之法以等其功

隋百官志吏部尚書統司勳侍郎二人

唐百官志司勳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隋曰司勳郎武德加中字龍朔改為司勳大夫咸亨復故）員

外郎二員（從六品上）掌邦國官人勳級凡有功效之人合授勳官者

皆委之覆定然後奏擬

職員令司勳郎中一人（掌校定勳績論功行賞及勳官告身之事）

六典司勳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周官有司勳上士二人有功者[illegible]）（[illegible]司勳[illegible]）員外郎

二人從六品上（[illegible]司勳[illegible]外郎[illegible]）

中貢外郎掌邦國官人之勳級凡勳十有二等十二轉為上柱國比正二品十二轉為柱國比從二品十轉為上護軍比正三品九轉為護軍比從三品八轉為上輕車都尉比正四品七轉輕車都尉比從四品六轉為上騎都尉比正五品五轉為騎都尉比從五品四轉為驍騎尉比正六品三轉為飛騎尉比從六品二轉為雲騎尉比正七品一轉為武騎尉比從七品凡有功効之人合受勳官者皆委之覆定然後奏擬

國朝司勳掌賜勳定賞錄用世勞凡官吏軍民使實而賞有司施行者則審覆而敘其繆誤

元祐官品令尚書諸司郎中從六品

員外郎

隋百官志 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中 並見郎中

國朝官品令尚書諸司員外郎 正七品

後來詞人稱首 唐張九齡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中書令與九齡同姓敘為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

已九齡既以知已亦徵謝焉

緊僧不如緊兵僧富不如民富 五代漢李殷明為司封員外郎上封

二人在上五日疏曰天下戶口十年家口多另之外是故也緊實正寒耕熱耨之人供其衣食是之筆正近以燈前外縣偏壓卿封爵諸酒者猶令畢搏每歲不了一十餘處我兆增損不勝寵錢寺家稱種又免征徭直知知在自不更僧尼不勝糖卜已大千年以盡不許外來者入寬中右論云一毛不拔一物不識以古之觀寒者即日時化之內五十萬僧尼每日又來一什十萬八日費二千石以一月聚月多數可知每人有費盛聚除棟樑臨步致休一源歲中百萬銷五疋得五十萬十萬消計額近五十萬錦兩五百萬此算不斷不衰皆其系錦無稈望化費數大論臣以為緊僧不如緊兵僧富不如民富晉李柏呈帝併合十國是租天下以兵多民富故也借何預多經曰聖人在上國無幸民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三覆此言為之抗疏

考功郎中

後漢百官志 見吏部尚書門

晉職官志魏尚書郎有功考定課

隋百官志後齊吏部統吏部考功主爵

唐職官志考功郎中一員 從五品上龍朔二年改為司績大夫咸亨復 員外郎一員 從六品上龍朔為司績員外郎 內亦見 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搜議之法古之通典皆審其事以為旌別

六典考功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漢官儀尚書郎二人掌天下歲盡集課事後尚書郎晉有功論郎中一人 宋齊並置功論郎中晉有功論郎並考功郎中之任也北齊有考功郎中隋文帝置考功侍郎煬帝改考功郎皇朝改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司績大夫咸亨元年復故 掌內外文武官吏之考課凡應考之官皆錄當年功過行能本司及本州長官對眾讀議其優劣定為九等考第各於所由司准額校定然後送省內外文武官量遠近以程限之有差其外官付朝集使送簿凡考課之法有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為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

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
充備為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十曰
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為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
為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十三曰
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將帥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
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
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
為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強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曰
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剩課
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
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
驗多者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譏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
最二十五曰市廛不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
肥碩蕃息孳多為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肅清城隍修理為
鎮防之最一最已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已上有三善或無最
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已上有二善或無最而有三善為上下
一最已上有一善或無最而有二善為中一最上已上或無最
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弗聞為中下愛憎任情處斷
乖理為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為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
為下下若為善最之外別有嘉尚及罪雖成殿情狀可矜雖不
成殿而情狀可責者考校之日皆聽考之臨時量定百司量其
閑劇諸州劇其上下造考之人皆有定限苟無其巧不要充數
切過於限亦聽量進其流外官本司量其行能功過立四等考
第而褒進之凡親勳翊衛皆有考第考第之中略有三等諸衛
主帥如三衛之考其監門校尉直長如帥之考其謚議之法古
之通典皆審其事以不刊

國朝官品令尚書諸司郎中從六品

按郎並行在此 凡字年號考功郎中與諸司[illegible]考功[illegible]南曹[illegible] 在上見[illegible]之曰[illegible]之功[illegible]之矣

員外郎

隋百官志 見吏部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 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尚書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掌貢舉 唐武德令考功郎中監試貢舉人貞觀已來員外郎掌[illegible]

知學業浮艷 [illegible]

詩人 [illegible]

考部絕殊史之辭 [illegible]

與奪平允 [illegible]

大抵平允登捍者頗弐二分之一 典舉得士 席豫開元中累官主
廷考功郎又令知考功貢舉 考功員外郎彥本二
年人稱得士為侍所稱三史中書舍人宮有一名為鄭州刺史
入為吏部侍郎玄宗謂之曰卿以二年大之考功職當平允啟自入
有次拔預其比 條責廉吏 吏部侍為考功員外郎計吏貢
六年復有令書 吏上言政績請列右記政者并課得
其情偽責廉之巧詭 顧公無權 周埔轄政以事下為考功員外
遂摘人服其敏識 郎埔初作括狀一人日有小往
重詞以捃狀大日有公重知下公之士足以群潛然不剸其首
為日虛責罰非公皆欲以者一不以日忍情愛行之但令有
司群官各舉其職則公卿士於廟堂 崔郎儀貌不惡 李邈為考
之上天下自理向要大郎渾深然之 考功員外
郎知貢舉有進士李崖者文章非佳邈榜一之良久謂曰請河
崔郎貌不惡大官如戲文無甚高故奐何為不與顧進士答
之曰前日遂之間 為考第官 貢餘學又登制策甲科又史廉貢以
其不大深 是至考功員外郎長慶初策第良
選當時名士考第士日居 不避權幸 當行陰點李渤穆宗時行
為得為考第文人以為私 浮為考功員外
外部校定京官考不大於二紀七書皆行之曰位二品考官也
具知前甘日天文品已不省之不早日秋入中不下議者以律
翰務當自置上疏論列而超
然職奇非人事皆之道也

戶部尚書

前漢百官志成帝置尚書五人其三曰民曹主人吏上尚書事
南齊百官志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
隋百官志後齊尚書分統列曹度支統度支左戶右戶隋度支
尚書統度支戶部侍郎各一人又三年改度支尚書為戶部尚
書
唐職官志戶部尚書一員正三品 武德為民部尚書正觀十二年復戶部明二元年改度支龍朔二年
改司元大常伯光宅元年改地官尚書神龍復為戶部 侍郎二人正四品下自隋已來
掌天下田戶均輸錢穀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戶部二曰度支
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總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
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六典戶部尚書一人正三品 周之地官卿也後漢以民曹主
尚書和晉魏之大康中又置之宋特有左民尚書魏晉以來
置左民尚書一人後周戶之大戶部知工官之土掌
北齊度支尚書大之知任人不行周改周官置地官府大
司徒卿後周改以度支開皇三年改為民部皇朝因之顯二十
二年改戶部 侍郎二人正四品下周之地官小司徒大夫之
職唐度支同 尚書侍郎掌天下戶口井田之政令凡徭役職貢
之方經費賙給之算藏貨贏儲之準悉以咨之 唐百官志
國朝戶部左曹掌天下諸路州縣戶口農田賦稅租之政令
及孝義榆桐繼嗣良賤田務券債湖塘園宅凡隸入之事右曹
掌常平免役之政令坊場河渡水利伍保沒官田產義倉賑濟
公事使之並皆隸焉
官品令戶部尚書從二品
階下讀奏 晉書志荊部尚書皆不負奏 侍司馬懿二人 後何楨晉書
文尚書事典化司徒天下之大戶二人之大田司明帝和欲
內等事左右諸尚書凡國曹司以兄帝日為懿二人
後何量時 元以為度支內以利人外以
後度支尚書內以利人外以敘 邊 故之儲用以者二人之者五
十餘 以竹蓬為屏風坐無鐵席 風光主之為度支尚書以竹為屏
每月所得祿並賜身急外大之化已人外以內續紡以供
朝夕時有田能一年月而十自足人以滋事于不治寸祿 一年
不校使公私俱實 言起居注歐陽五年詔一年下以公俱實不
書也其以嚴綱事特加等禮計數一 由之宋學晉書文帝立度
書令長中書事度支尚書年復討戰一

由之以司爲多爲之所從以清白自修梁書列疏爲左尚書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從以白自修人峰

沒子不好聲色虛狀侍大白外人之行跟不事鮮華履十年一易朝服以白日日改至卒示有朝章自己給白衣

尚書棣鄭向循字子李爲左民之止化大雅德爲者鄭山墨門一年大下行之書緒僑閒詩中丞入者治

爲御史中丞凡欲爲左民尚書日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治服親不應有得剩者詐代乃詐入濟者亦以其兄弟素爲不能引

相別夏以月著積阜棍過周知正爲左民尚書夏月諸讀阜棍太具欽送如此罷稽懸事

書易半王子匡徐度支尚書匡與尚書令高大不中常得降下之也時世宗淒政於下朝廷讀入性匡承人如大先自遠給置

於聽意欲詰義令下請書長訴于聞皇三年爲虞支部書平見天討論筆罪惡不將多罪水旱百姓不給與分民關每穀

名出今變一石己下貨富為差等好賢唐書文宗本紀備之恐里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考玄齡時本東戲留守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謂曰玄齡聞我辟開尚書如何對曰玄齡但云陛下六人更無他語太宗怪改

從埠爲刑部史其以官戶部尚書開元四年遷夫上手爲諸將遣的如此戒方以賄之時議戶部尚書爲凶官遣

政後太子書事正身奉法前唐書楊於陵拜戶部尚書天真有處聽奉令身奉法無有器額別分裝有侍十人

每奏事必侍立並令升殿奉拜官不從將見列曹及兄弟元拜其數將爲尚書判

侍郎

一

隋百官志

唐職官志　六典並見尚書門

國朝官品令戶部侍郎從三品

不進戶部錢以結私恩唐李巽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前因次寧恩宗問曰戶部比有進獻至即獨無

何也巽曰將戶部錢進入內藏是用仗錢侍郎所取之爲尚書官物以結恩澤比戶部一加其直右丞侍中相宰

林甫奇其爲戶部侍郎帝嘗一日問行大禮次有記見時大日坐帶須敢大臣天下無事行不之以如之惠誠讀送校又

戡問及對扣勁技之白張九品曰當中其有次叔歷代戶口多寡侍郎所由是出爲岐州刺史林甫果怨之

變爲民部侍郎太宗常問歷代戶口多少之數氣送物不受

度叙復己復于高清皆有依據太宗是責之

諸拜戶部侍郎切翰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者班列之中虛接其遺禍而父子俱卒弘切小陰宗恐之人言之造乃命

中使至其家門弟完天下之人不可小大納款之所雖於清德官則未書日萬月日退牛侍部物若干不受部所錄權宗甚

悅居錫何城命相精擇李元紘歷工兵吏三侍郎上令宰臣及帝宮向曆德之名公鄉己下侍擇堪爲戶部者多有薦李

元紘者將從之以戶部尚書右天下之人奈何超拔乃拜戶部侍郎元紘自上之正公大下之行工戶部以奏之上大悅因賜

敘一偶然承恩遽至于一時嘗從張說爲中書舍人侍部

副九在銷祭史按劉祖本由是表歎自長慶遷侍郎

敬六九年問敕一二卿公忍且是遽至于一時貨泉之柄素非所長

王孝誠開元六年拜戶部侍郎兩判度支年錢穀李傳嘉亦

綱大事叫貨泉之柄素非所長會其事上數來關不時原之將

故中丞悉其物爲今原虞史人吏所呈推計奏載累不介

從人有他事段人史侵恩在戰前衛樹侍部各召選校勝左戶

盧爲曲工部侍部建戶部加御史中丞戶部有二員則使按者

活劉一曹司使戶元和後漢侍中相司多自此後淮奏

相府年未四十唐書蓋爲戶部侍郎年未四十其母

代之諱曰以爲不之才所以懋部使吾憂之自稱老

叙無大臣之體 張平叔爲戶部侍郎中爲戶部侍郎以進從言曰之無四十之氣判明由詩乃之

誌自見於以退退使許一人之中二十天下大戶無大臣之體

當無非事許之人舉入言者議以上以來四十人執家之位之任

以向賦伊部史其因其誤宰相爲之使因以自來報請終

讀之所以伊以伏已又畫以殺人者笑之

以禄本以救貧人 唐鄭叔則爲戶部侍郎奏兩川表償錢逢自往說 之嗇系以分綱貢戰田錢本以救貧人之族

郎中

隋百官志後齊吏部三公各二人餘各一人隋度支尚書統度

支戶部侍郎各二人煬帝郎位諸曹侍郎並改爲郎又改戶部

爲人部

唐職官志戶部郎中二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上郎中員外郎掌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

掌分理戶口井田之事

六典郎中二人從五品上 周官司民屬官有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秦漢上郎一人主戶口墾田後有左民郎曹晉宋置左民部晉東晉及宋齊皆有民部曹梁陳為左戶部後魏為左戶部曹北齊有左民郎曹隋初民部郎曹置侍郎二人煬帝曾侍字曰曹郎為郎中正觀二十三年改戶部明慶為度支龍朔二司元大夫咸亨元年復神龍元年復舊改復 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 周官司民屬官有上士後周依周官置民部上士蓋員外郎之任隋開皇置民部員外郎後改為戶部明慶咸亨龍朔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 郎中員外郎掌領天下州縣戶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為貢賦之差分十道以總之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而羈縻之州蓋八百焉京兆河南太原為三都揚益荊幽為大都督府單于安西安北為大都護府安南安東北庭為都護府京兆三秦雲延代兗梁安越洪潭桂廣戎嶲為中都督府夏原慶豐勝營松洮鄯西雅瀘茂嶲姚旋黔冠容邕為下都督府同華岐蒲為四輔州陝懷鄭汴魏絳為六雄州號次汾晉宋許滑衛相洺為十望州安東平營檀嬀蔚朔忻安北單于代嵐雲勝豐鹽靈會涼肅甘瓜沙伊西北庭安西河蘭鄯廓疊洮岷扶柘維靜悉翼松當文茂嶲雅黎姚播黔驩容為邊州四萬戶已上為上州二萬戶已上為中州不滿為下州凡三都之縣在城內曰京縣城外曰畿縣又望縣八十有五其餘則六千戶已上為上縣二千戶已上為中縣一千戶已上為中下縣不滿一千戶皆為下縣凡天下之戶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里及村坊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為鄰五家為保保有長以相禁約凡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有一為丁六十為老每一歲一造計帳三歲一造戶籍縣以籍成于州州成于省戶部總而領焉凡天下之戶量其資產定為九等每定戶以仲年造籍以季年凡賦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役四曰雜徭課戶每丁租粟二石其調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輸綾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皆書印焉凡丁歲役二旬無事則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則租調皆免

國朝官職令尚書諸司郎中從六品

讀判數篇詞理極高 請書高積撰行如郎中人民部聽事尚書小不入然辭旨之識不史韓斷而合理上以為能民入內中上不入考之日書部上處分皆洩御者大之旨在人之言信以為然天下之一所重我此判教之詞理方當無要不能 外判愛友授唐民中三年戶部侍郎友也賜然曰石白是知名判變文校結委天寶之諸戶部侍郎所有部中員外各二人判行自先其以來部事能使之事不行如中員外各一二人因去郎中員外各一人然後判文案行天下兵事勅名 書綸為戶部郎中有諸名如平元二年諸郎中主事勅名中李李尋因之下之族名為十才子利如因為論書有風紀武儒顯累遷戶部郎於皇帝以學能以其真名 領袁文到不以大人上流一人各諸外諸部承其事帝曰此誠御報然則不復敢言論事有風采彰龍大邀之 壽棣張家 部郎中張滿(?) 帝元二年戶部父正仕至戶部侍郎以文史書員外郎外判曹事世上李易於書提服敷 土山頭 晉宋以史吏書員外郎外判曹事 唐朝尹重郎戶人員外遷謂之土山頭景龍中廷充自判州司大理正戶部郎中賈彥為員外官欲議之曰員外郎中望不復誰言執正為土山頭遣志翻文

曰錦帳隋府設金爐伴貴熱
惟恐員外星不應列星文

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尚書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二妙唐李承也自大理丞累遷戶部郎中着於判列時戶外郎未之聞工詩者人以為戶部二妙閑共理行

裴同字鐸於為京兆府戶曹轉擽蒲府司兵參軍求賢第一朝廷選閱其理行擢為戶部員外郎省中寅其從

拔唐新語呂太一為戶部員外郎吏部諸擢戶部令喧字宅堅殊少官令宜走久一張深召參寂足發珠之司富多簡要其

甚有妙選宜擢拔省中員其從拔不應列星文見郎中門

度支郎中

隋百官志後齊尚書分統列曹度支統度支左戶右戶吏部三

公郎中各二人餘並一人隋煬帝改諸曹侍郎為郎

唐職官志度支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改為司度大夫咸亨復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

掌判天下租賦多少之數物產豐約之宜水路道塗之利每歲

計其所出而支其所用凡物之精與地之近者以供御物之固

與地之遠者以供軍皆料其遠近時月衆寡好惡而節用之

六典度支郎中一人從五品上魏有度支侍郎郎中之任也晉宋齊後魏北齊並有度支郎中梁陳隋為侍中煬帝但曰郎皇朝因之以度支尚書度支尚書屬皇一年改天尚書為民部尚書故民部領之龍朔二年加中字

郎一人從六品隋開皇六年置煬帝改曰丞務郎皇朝為員外郎掌同唐職官志

國朝掌度支軍國之用及尚供料買俸祿賞賜雜給之事而會

其出入以周知內外物產豐約以及其經費之數

官品令尚書諸司郎中從六品

判入唐故事度支案郎中判入員外郎判出侍郎總押案而已理窮張滂有才略為度支文支郎見帝乃令

常以為國器後為全州刺史郎入為司農為戶人郎所中方三欠戶人包理其大入為度支郎中奏數千言

下訣本唐任迪為度支郎中專度支財上見千言不手數本以宗理之令黃門侍郎杜正以人在擬命隨成号一悠

差無太宗副知自隸并始於正郎之音宮詔知之名手熟手指夫奇之

也責坊州貢杜若唐正觀中劉度支郎大杜若部以賦詩云有州採杜若乃責坊州貢之

為嶺笑之相唐故事中書省中苦六入花何異坊州有杜若世人謂之不以為恭至今舍人說六品本六七花司事故事也

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判出見郎中門教漢陰令獻簡唐張慶為度支員外郎黃巢據道紀商州既犯京師書泉致章金無供人不行不得食兩將食士卓宗咸令李默雜翰書誌翰請吉符其守掌族健康歉發鍋元百余外七品士始得食土宗漢之召康闕日黃壽縣令安模心又此可日臣為度支安敬有此生歡賞澤自外數並也事異之

金部郎中

晉職官志魏尚書郎有金部

隋百官志梁置金部侍郎後齊尚書分統列曹度支統金部唐度

支尚書統金部侍郎一人煬帝並改為郎

唐職官志金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龍朔為司珍大夫咸亨復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掌

判天下庫藏錢帛出納之事頒其節制而司其簿領

六品金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漢置尚書郎四人其一人主財帛委金部郎曹之任也歷魏晉

宋齊後魏北齊並置 陳入為侍郎煬帝但曰郎皇朝因之武德二年加中字天寶改金 員外郎一人

從六品 隋開皇六年置錢帛改為金部員外郎 掌庫藏出納之節金寶財貨之

用權衡度量之制皆總其文籍而頒其節制

國朝掌財物出納之政令而平其權易頒權衡度量之法

官品令尚書諸司郎中從六品

無纔幽明 清虛昌衡為僕射杜孝敦於是尚書金五部郎[illegible]

麥錢穀 唐德宗建中初罷六品不治天下錢穀委金部倉部中書門下擇兩司郎官准式季考覆置使

外郎

隋百官志 金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諸司員外正七品

倉梁 唐李石用金部六部員外入而消夫一坐贓繫正石奏曰至外郎亦不敢六典用之不謂倉梁如此乎曰宰相知人才制用有其則鄉防用人且不能其悉可謂至從意宰相用人有過為之此大誤也

倉部郎中

晉職官志魏尚書部有倉部

隋百官志後齊尚書分統列曹度支統倉部隋度支尚書統倉

部侍郎一人

唐職官志倉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 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 掌判天下倉

儲受納租稅出給禄廩之事

國朝倉部掌國之倉場儲積之政令及其出納之事

官品令諸司郎中從六品

六典倉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周禮地官有倉人下大夫為倉人倉人司穀之長掌九穀之數

賜糧稍食以知足否並倉部之任也自魏晉宋齊後魏北齊並有倉部郎中梁陳為侍郎中周地官有司倉下大夫一人

隋初置倉部侍郎煬帝但曰郎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以度支尚書領倉部開皇三年改度支為民部領之皇朝因隋以倉部郎

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為司庾大夫咸亨復故 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 後周地官有司倉上士一人州其知也隋開皇六年置煬帝曰承務郎改倉部員外郎龍朔咸亨隨曹改 掌國之倉庾

受納租稅出給祿廩之事

按之情 [illegible]

分部中[illegible]侍御史知雜

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諸司員外正七品

中立正色挺然不附 唐表度中高[illegible]

中立正色毅然不用叔文忌之而不敢退然言為宰相事執[illegible]員外郎

職官分記卷第九

職官分紀卷第十

禮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貢院　權知貢舉

祠部郎中　員外郎

主客郎中　員外郎

膳部郎中　員外郎

兵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職方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員外郎

庫部郎中　員外郎

尚書舜典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家語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

後漢百官志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爲四曹蔡質漢儀曰使曹尚書典選舉齋祀屬三公曹

南齊百官志祠部尚書左僕射通職不俱置

隋百官志隋禮部尚書統禮部祠部侍郎各一人主客膳部侍郎各二人

唐職官志禮部尚書一員正三品侍郎一員正四品下掌天下禮儀祭祀貢舉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揔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皆質正焉

六典禮部尚書一人正三品周之春官卿也漢成帝置尚書四人其四曰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光武分六曹吏部曹主選舉齋祀事魏則夷狄賓祀皆令禮部之職東晉置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若右僕射闕則以祠部尚書知右事宋齊梁陳皆號祠部尚書後魏儀曹尚書北齊未為祠部尚書掌祠祭醫藥死喪贈賻等事後周依周官署春官府太宗伯卿一人隋為禮部尚書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禮部光宅元年為春官尚書神龍元年復改侍郎一人正四品下周之春官小宗伯中大夫也秦已來尚書侍郎令郎中之任後周依周官隋煬帝置禮部侍郎皇朝因之龍朔二年同曹職改司禮少常伯咸亨光宅神龍隨曹改復掌官志凡舉試之制每歲仲冬率與計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試方略策五條此科取人稍峻正官已後遂止二曰明經三曰進士四曰明法五曰書六曰筭凡此六科求人之本必取精究理實而升為第其博綜典學須加

國朝禮部掌貢舉齋郎祠祀宴饗學校儀試制度器服印記門戟表疏祥瑞圖書冊寶禮命冠婚喪葬賻贈之事

官品令禮部尚書從二品

管攝二曹後魏書李文乘駕征高麗家弁以本官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手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令

御書編二曹弁頃首尉

文武兼資授二職 唐裴行儉擒都支遮匐還高宗宴勞之事又賜宴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以二職即日弁礼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荅讜言 陳叔達字子聰太宗時弁礼部尚書建成元吉疾害太宗陰行譖毀高祖惑其言將有所貶叔達固諫乃止至是太宗勞之曰武德時危難潛知公讜言今之此弁有以相荅也

禮部侍郎

隋百官志 唐職官志 六典 並見尚書門

官品令禮部侍郎從三品

絶請託 唐高郢為礼部侍郎時應進士舉者多務朋遊馳逐聲名每歲冬州府薦送後唯追奉燕集罕肄其業郢性剛正尤疾其風既領職拒絶請託雖同州通熟無敢言者及藝事考程試凡掌貢部三歲進幽獨抑浮華朋濫之風翕然一變

抑浮華 常貢之為礼部侍郎凡二年所選士大抵抑浮華先行實由是趨競者稍息

別頭舉人 事成一經則声

礼部侍郎掌貢舉其親故即試于考功謂之別頭舉人亦抗奏罷之

恬懦詭隨 劉太真善屬文準怯懦詭隨為礼部侍郎知貢舉宰執姻族方鎮子弟先收擢之太真尤長於詩句每出一篇人皆諷誦德宗文思後進因重陽日賜宴曲江亭御製詩并序令百僚皆和上自考其詩以太真及李紓等四人為上等

得人多至公卿 貞郾為中書舍人太和四年權知礼部貢舉五年榜出後正礼部侍郎凡典礼闈三歲所選士七十五人得其名人多至公卿

段文昌李紳怨薦託不行而錢徽獲貶 錢徽為礼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畫品者兼而有之憑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於徽及榜出渾之與賓皆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改前志由逕以徼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徽有田是歲宗閔子婿蘇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徽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穆宗以其事訪於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誥白居易於子亭重試內出題目孤竹管賦鳥散餘花落詩十人不中選貶徽為江州刺史中書舍人李宗閔劍州刺史右補闕楊汝士開江令初議貶徽或曰不如奏與其書一致猶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弟焚之人士稱徽長者務宗李亦知其明此之端

留心貢舉 憲宗時礼部侍郎崔群奏曰臣今年放進士二十三人其所取皆輕事鄭崔陳師是休等三人實有詞藝為時所稱皆以其父兄見居重任不敢令中選詔令翰林學士承旨重考覆敕曰宏郎等所試文字並合度程可放及第今後但依常例放榜不得別有奏聞帝雅好儒士留心貢舉有時微行人間採聽其輪觀選士之得實又敕自今進士放榜後杏園任依舊宴集有司不得禁止 武宗好尚進取工詩人羨慕

見放三十人 文宗開成中高鍇為礼部侍郎奏貢部三年每歲四十人登第後勅日進士每歲四十人其數還多請於諸選官處進奏要重其惡宜後每年限放三十人知不登事數每所以錯選擢精貴得實才抑豪華擢孤進至今稱之

取瑞柳為賦題 呂謂字君載後礼部侍郎中書省都建中末始元貞元年冀禹選京後書其得舍宋人居之世抑當試進士取瑞柳為賦題上閱而嘉之

所擢者無非名士 正鄴以吏部郎錄礼部侍郎東都試舉人凡兩歲貢士之同蓍擬孳能所擢者與非名士臣大中

咸通之代為時相名卿者十人

諸生謁先師 劉允章咸通中為礼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表青拾介情以選古制

避是非失貢職 王起代錢徽為礼部侍郎先是貢舉猥濫勢門子弟交相酬酢寒門俊造十餘六七及元稹李紳大任翰林故有覆試之科及起考進士奏先進中書令宰相閱視可否然後下有司放榜從之議者以為起雖避是非失其貢職者也

姦人 令狐絢為礼部侍郎宰相崔慎以封者未捷弘文生張封於絢翊謂徽者曰相公誠解封數戒一名乞署封名丁一字絢得以呈之炎不意絢封即署名絢以恭所著奏論言宰相迪臣以狐得宗出政用炎炎且言所以德宗思曰此姦人也

以掃登墻 賈知章遷礼部侍郎為會之大故大叔風之炎台州解故衛州別駕子弟有詔礼部選人出身取舍非允門蔭子弟諸許至貢知事亦以掃登墻者出身將入出之由是以授工部侍郎

先貢舊文 韋陟為礼部侍郎陟好接後輩尤鑒于文雖詞人後生靡不諳練常患主司取與皆以一場之善登其科一日不盡其才陟先責舊文仍令舉人自通所工詩筆先試一日知其所長因後常式考覈片善無遺美聲盈路 試

兩都試舉人 奏請貢至為礼部侍郎是歲以兩京分試之兩都試舉人自至始也 舉數舉人亂者者不

送迎門生 五代後周唐光功裴皞升禮部侍郎前後三知貢舉晉高祖將宰相桑維翰亦成名於皞門嘗過皞於私第皞不迎不送或問之答曰吾見維翰於中書則官僚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亦重其耿介

禮部郎中

隋百官制煬帝諸曹侍郎並改為郎又改禮部為儀曹郎

唐職官志禮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掌貳尚書侍郎舉其儀制而辨其名數

六典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周官大宗伯屬官下大夫亦郎中之任也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有儀中郎儀曹郎而殿中掌表疏儀曹掌吉凶禮制皆禮部之職也後周依周官隋禮部曹置侍郎一人煬帝除侍字又改儀曹郎皇朝因之為郎中武德三年復為禮部龍朔二年改司禮大夫光宅神龍隨曹改復 員外郎一人從六品 周官太宗伯屬官有上士後周依周禮置人員外郎之任也隋上開皇六年置禮部員外郎煬帝改儀曹承務郎武德初改禮部員外郎龍朔二年改司禮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隨曹改復 掌 同唐職官志 凡五禮之儀一百五十有二一曰吉禮其儀五十有五二曰賓禮其儀有六三曰軍禮其儀二十有三四曰嘉禮其儀五十五曰凶禮其儀一十有八

國朝官品令諸司郎中從六品

不忝厥職 南史孔逷好典故學與齊書儀曹郎每議職孔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孔逷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

臺閣大儀 劉杳字士深博綜群書元年任始已丁母憂遷之皆詢問焉尋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大儀專委杳焉

識見清通詳練故事 梁武帝問吏部尚書徐勉一曾學藝解儒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輯略上口誦帝甚嘉之即日除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建議討論時輩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任昉常謂之孔獨誦

孔獨誦 上

南宮舍人 見員外郎門碑

廢印 主

禮部員外郎

隋百官志 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 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撰定儀注 唐書敘員授春官員外郎則天將升嵩及享明堂令則與當時大儒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及衆議推之

不許公主之子補弘文館諸生 許孟容字公範為京州刺史德宗知其才召為禮部員外郎有公主之子請補弘文崇文館諸生孟容舉令式不許公主訴於上命中使問狀孟容執奏竟得不許遷禮部郎中

碎廢印 退朝錄於平判院見尚書禮部本部掌諸臺印殿印授其事皆無用故事舊式禮部郎中掌書中文翰謂之南宮舍人每日內員外知印日一書送故主元之典求給事許公員知自日掌鑄新諸員外郎考滿德集員外郎所前後石諸州書納還廢印當於石上碎之又偏寫群諸官員外郎所掌今在更是元知在任禮部員外郎而以詩云印移當更自啟廢印碎屬何當還新覆更之令之廢中置在嫌瑙鑿上吏事碎之

貢院

國朝主判官一人 以翰林學士若遣官知貢舉即主判官兼奉事兼後朝遣官主判 掌按諸州解送九經五經進士通經三禮毛詩尚書學究明法之名籍及家保狀文卷考驗戶貫舉數年幾而藏之

興國三年九月甲申上御講武殿親試禮部合格進士得胡旦已下七十四人並賜及第先是去年諸州已薦士還詔罷貢舉上恐場屋間有留滯者復下詔令群國除三礼三傳學究外悉令今年八月至闕下及是上親試而特放為故事唯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既而盡賜綠袍手版

大中祥符詔禮部貢院諸貢舉人雖初舉而藝業可取者與進其場第上因謂王旦等今歲舉人頗以糊名考校爲懼然有藝者皆喜於盡公且諸路發解拘限條貫慮遺才俊當稍寬之憑極曰進士以詩賦進退不考文論且江浙舉人專業詩賦以取科名今歲望令於詩賦合格人内兼考策論上曰大凡文論可見其才識南人喜誦詩賦及就公試或挨剟舊詩主司能辨之乎旦曰古人警句非後進所及苟竊用之無辨也

五年上親試禮部奏名進士於崇政殿前一日殿之廊廡分列位次署其名氏仍揭於牓使毋得移易内去錄掛象物賦天險不可升詩以人占天輪題摹印以賜官給紙起草印題給紙自此始也

慶曆五年詔禮部貢院增天下解額是月詔禮部進士斷試詞賦諸科所對經義並如舊制考校之先是頒行宋祁等所更科場新制至是上封者言其非便也

治平二年詔貢院如南省放牓故事合格者以名聞俟勑下乃

放牓

熙寧三年詔貢院聽期喪三月者應舉時因大臣言應副舉陳知彥以替喪不赴既特召試因降是旨

權知貢舉

牓出正拜侍郎見侍郎門得多生公御生人不爲時力所挫唐衛次公權知貢奉斥浮華進與實不爲時力所擢其升中書舍人

四典貢部王起權知禮部貢奉前後四典貢部所選皆當代詞藝之士有名於時人皆貢其精鑒徇公也

精鑒徇公上

號爲得人權得與其言十年久以本官知禮部貢奉來年真拜侍郎凡三歲掌貢士至今號爲得人

徹棘五代後唐和凝爲翰林學士權知貢奉貢院書例放牓日設棘於門及閉院門以防下第不進者疑獄弊然門晨日數與詬者所放多才能知事時議以爲得人明宗益加賞重焉

傳衣鉢范質年二十卿貢進士先是和凝翰林學士知貢奉擬乎生常以寧時自其面登第之歲姓名在第十三及司貢部覽質之文卷知非常人也自放牓亦以第爲第十三人場屋謂之傳衣鉢言在禪宗之相付受也其後質既登書不十載同質並大拜至令縉紳之士以爲美談

選擢寒俊精求藝貢真宗咸平元年以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楊億兵部郎中知制誥李若拙大司諫真史館悉顧秘書丞集史館秦台符權知禮部貢奉職等請對上諭而語之曰貢奉重任當務選擢寒俊未盡貢以副朕意

奏復夜試雷簡因進孔知向書知貢舉劉進士夜試以三燭爲限長慶二年改令晝試正國以短晷催成文不盡意失於取士之道及復夜試擇士平允時論韙之

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者陌楊田錄曰錢之名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爲百謂之省陌今市井交易又克其五謂之依除陌年陳世知貢奉選士最精所解七十二人王沂公曾爲第一御試又奏其中甲文第者二十八沂公又爲第一故京師爲之語曰南省解一百依除殿前放五十者陌是也是歲取人雖少而得士最多單相三人乃沂公李王公隨章公得象參知政事一人錫公竟侍讀李士一人李仲容御史中丞一人王曙知制誥一人陳知微而上向音溯指推行達而皆以奉知名當世

奏乞持杖試東齋記事景德中李迪貫邁皆奉進士有名當時試玄圭文成字取之從而一人皆了其取其色祝之迪以落韻還以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失誤注其說乃爲奏且迓所以言持杖試時文王爲相議曰迪雖犯不考然出於不意其過可恕如迓擅立異旨此漸不可啓將今後生務爲穿鑿破壞科場體格遂收迪而出迓

祠部郎中

隋百官志見禮部尚書門

唐職官志祠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

六典祠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東晉置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有祠部郎後周春官府有典祀中大夫一人隋有祠部郎皇朝爲郎中龍朔二年改司禋大夫咸亨元年復故）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隋文帝置煬帝改承務郎皇朝復為祠部員外郎龍朔咸亨隨曹改復）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道佛之事凡祭祀之名有四一曰天神二曰祭地祇三曰享人鬼四曰釋奠于先聖先師其差有三若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為中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為小祀國朝祠部掌祠祀國忌廟諱醫藥道佛祠廟之事

官品令尚書諸司郎中從六品

冰廳（因話錄祠部呼為冰廳言其清且冷也）三世為祠部郎（南史賀德基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至德基三世為尚書祠部郎德基於禮記稱為精明）禮儀損益（書撿傳李元精義理著韻并書史許尚書芝書重爲才序言之宋武帝君共尚書祠部郎禮儀損益多自營出也）祀天地不用宮懸八佾（隋書為南書祠郎侍郎曹為王肅奏祀天地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爾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修學付有司立儀以梁武為非時稱李居儁咸帝旨祭乃傳引經籍獨為群儀據梁樂為是當時莫不歎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家議其不阿時隨從如此）

祠部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禮部尚書門）

唐職官志　六典（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當官正色未嘗撓沮（唐崔丐遷祠部員外郎丐為人舒緩訥於造次當官正色未嘗撓沮）

主客郎中

後漢百官志成帝初置主客尚書主外國夷狄世祖分客曹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

晉職官志魏尚書郎有南主客及晉受命武帝置左右主客北主客南主客

隋百官志後齊祠尚書統主客隋禮部尚書統主客膳部侍郎各一人煬帝即位改主客郎為司蕃郎

唐職官志主客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

六典主客郎中一人從五品上（漢舊儀云尚書郎四人其一主匈奴單于營部蓋主客之任也魏氏有南主客晉氏分左右南北東晉省東置主客齊梁陳皆內之後魏隋品令又有中東部會南主客北主客司部曾右主客左主客北主客部以東主客為主客南主客為主客北客事齊置部客事隋置主客郎大業五年改司蕃郎皇朝為主客郎中龍朔二年為司蕃大夫咸亨元年復故）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隋文帝置煬帝為承務郎皇朝為主客員外郎龍朔咸亨隨曹改復）掌二王後及諸蕃朝聘之事其朝貢之儀享宴之數高下之等往來之命皆載於鴻臚之職

國朝主客掌契丹諸蕃國朝貢及契丹國信禮物并封襲祭享之事

主客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膳部郎中

隋百官志後齊都官統膳部隋禮部尚書統膳部侍郎二人煬帝即位侍郎改爲郎

唐職官志膳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掌邦之祭器牲豆酒膳辨其品數及藏氷食料之事

六典膳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後魏職品令太和中既定百官都官尚書管左士郎齊曹司令改左士郎爲膳部郎隋亦號膳部郎皇朝爲郎中龍朔爲司膳大夫咸亨復故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隋文帝置煬帝改承務郎皇朝復爲膳部員外郎龍朔咸亨隨曹改復掌邦之牲豆酒膳辨其品數凡郊祀天地日月星辰岳瀆享祀宗廟百神在京都者用牛羊豕滌養之數省閱之儀皆載於廩犧之職焉若諸州祭岳鎮海瀆先代帝王以太牢州縣釋奠於孔宣父及祭社稷以少牢其祈祭則以特牛凡郊祀天地日月星辰嶽瀆及享宗廟百神在京都者所用籩豆簠簋鉶甄俎之數魚脯醯醢之味石鹽菜果之羞並載於太官之職焉諸州祭嶽岳鎮海瀆及先代帝王籩豆各十簠簋各二俎三州縣祭社稷釋奠每坐籩豆各八簠簋俎如上其所實之物如京都之制凡祀享六尊所實之制並載於良醞之職焉凡天下之珍羞供進之物多少之制封撿之宜並載於尚食之職焉

國朝膳部掌牲酒飲膳藏氷食料之事

官品令諸司郎中從六品

膳部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南宮散郎唐元稹貶江陵府士曹參軍量移通州司馬虢州長史徵還爲膳部員外郎稹在荊州日監軍崔潭峻甚禮接之常徵其詩什諷誦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詞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何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

大材特薦唐韋安石舉明經擢第授乾封尉蘇良嗣甚禮之永昌元年三遷雍州司兵良嗣時爲文昌左相謂安石曰大材須大用何爲棲遲外州特薦於則天擢膳部員外郎

兵部尚書

南齊百官志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十一曹

隋百官志後齊尚書分統列曹五兵統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五曹隋兵部尚書統兵部職方侍郎各二人駕部庫部侍郎各一人

唐職官志兵部尚書一員正三品　侍郎二員正四品下　掌天下武官選授及第圖與馬甲仗之政令

六典兵部尚書一人正三品周官夏官卿也秦置五書未有主兵之任至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大始中有五兵尚書大康中又置七兵以旧五兵尚書中兵外兵分為左右東晉又東又為五兵孝五大明二年省順帝昇明元年復置元年壓齊梁陳後魏北齊皆置五兵尚書後周依周官置大司馬卿一人隋改兵部尚書皇朝因之龍朔元年改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兵部尚書光宅元年改夏官尚書神龍元年復改天寶十一載改武部至德二年復改　侍郎二人正四品下周官夏官小司馬中大夫也漢已來尚書侍郎令郎中之任也後周依周官隋煬帝置兵部侍郎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司戎少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兵部侍郎總章元年增置一員光宅神龍隨曹改復　尚書侍郎掌天下軍衛武官選授之政令凡軍師卒戍之籍山川要害之圖廐牧甲仗之數悉以咨之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職方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凡選授之制每歲孟冬以三旬會其人去王城五百里集於上旬千里之內集於中旬千里之外集於下旬以三銓領其事一曰尚書銓二曰東銓三曰西銓尚書為中銓兩侍郎分為東西銓　以五等閱其人一曰射長垜二曰馬射三曰馬槍四曰步射五曰應對以三奇拔其異一曰驍勇二曰材藝三曰可為統領之用其尤異者擢而任之否則量以退焉然後據其狀以覈之考其能以進之所以錄深功拔其藝備軍國總數覽也五品以上皆奏聞而制授焉六品以下則量資注擬其在軍政要籍不得起選委節度使試其等第以申焉其三奇五等之選有殊尤恐得令宿衛其宿衛皆帶本官以充　其選人有自文資入者取少壯六尺以上材藝超絕考試不堪選送吏部凡官階注擬團甲進甲皆如吏部之制凡大選終於季春之月所以番名責之銓綜備戎仗之物數以戒軍令而振國容焉

國朝兵部掌民兵廂軍蕃兵對引武舉投試武藝金吾街司人兵及大將出征告廟破賊露布鹵簿字圖及蕃夷屬戶授官封襲之事天聖七年詔置武舉應三班使臣諸色選人文武子弟貫者軍謀武藝並許兵部投狀乞應授軍機策論三卷除卷三道仍召命官三人委保主判官先詳所業閱視人才審驗行止先試一石力弓步射七斗力弓馬射與詔試同第一道合格即御試明年放武舉進士十二名治平元年九月詔復置武舉初天聖七年置至皇祐元年詔罷至是樞密院奏以為文武二選所關治亂不可闕焉其任用不學無術之人臨時不知應變以撓師律不若素習韜略頗閑義訓之人緩急驅策可以折衝圖勲況今朝廷所用武人稍有聲稱者多由武舉而得則此舉不可廢罷故有是詔仍令兩制詳議所習及取人推恩之數其後

兩制議請隨進士等科開設許在京曾軍及在任横行使副三司副使知雜及三班院御史諫官府界提點獄三路之軍州及路分總官鈐轄各許奏舉一人策及武藝優者與殿直次三班奉職借職侍三班差使策不中而武藝絶倫者取旨學士賈黯又奏請如明經之制於太公略韜孫吳司馬諸兵法又經史言兵事者設為問自以能用己意或用前人注釋義理明暢及因所問自陳方略可施行者為通從之而令每開舉則兵部至歲終具所舉人名數以聞至明年二月命館職二人與判兵部同試策一道又命馬軍司試弓馬及武藝絶倫具所試等第籍送試策官參較合格聞至八月則命官與判兵部同試策于秘閣命直學士以正任横行使一人與軍頭司試弓馬武藝以以所試第等籍送秘閣試官參較合格名聞

官品令兵部尚書從三品

請武失軍容 唐玄宗開元十一月講武驪山兵部尚書郭元振坐虧失軍容待斬以唱張說跪於馬前諫曰元振有功於社稷罪令不可加刑配流新州

方振參辭 令狐楚奏諸道新授節度使等赴于兵部參辭尚書省兵部參辭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事不由臺省爲政常未聞省困之門思内方力之恭鄭注外象足龍内畜究杜有知姦將將與親勞數王瑞郭行諭之業取驅折更直諂媚風實驚未與驕動京國雖既往不咎而其言尚關伏乞速令停罷如具參謝即具公服

又居業名彌尚簡率 李懷遠除兵部尚書雖久居榮名而彌尚簡率園林宅室無所改作常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馬乘之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煩別求聞者歎美

改名 顯宗册虞林王純爲皇太子兵部尚書王純請改名時議非之皆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改之宜也非其屬而改之攝也

人指樹而懷之 吳湊爲京兆尹以能政兼兵部尚書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亟命易之以槐及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

兵部侍郎

隋百官志 唐職官志 六典 並見尚書門

國朝官品令兵部尚書從三品

銓以越局 唐承慶遷兵部侍郎太宗嘗令撿校兵部侍郎仍知五品選事承慶辭曰選事職在尚書臣今攝之便是越局太宗不許曰朕今信卿何不自信也

二人同直無不召見 書中遷兵部侍郎與司業竇翼爲宣宗所愛每一人同直無不召見每一事有關國判改大夫中使傳宣來詞與之款論謨朝日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遷留至與必論奏可否上皆多從之

勳在王府豈限常格 衛文公爲兵部侍郎選人李翰以有功之僚名在點中文公召而語曰子之祖先曾在王府豈限常格擢其優異而遣之

有文武材 楊弘禮有文武材擢兵部侍郎太宗謂曰卿以弘禮有文武材擢兵部侍郎弘禮爲兵部侍郎專典選事太宗征遼以為行軍總管弘禮領騎破之太宗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戰因歎曰弘禮有父風矣

有家風 蕭嵩子華爲兵部侍郎父子同時爲兵部侍郎

省副貳 李同爲兵部侍郎父子同爲南省副貳爲尚書副貳各盡已美未之有也

不以死諫先聖 唐肅宗擢學士李揆爲兵部侍郎思欲中書乞臣而詣諫實起曰臣有大罪願斥嘗于陛下前事曰何處?事封曰臣不以死諫先聖一下在春宮年已十五今知陛下皇子始一歲矣臣安敢附臣而欺陛下

百口保無反者 晉百官志見兵部員外郎門

兵部郎中

隋百官志後齊五兵統左中兵左外兵右外兵右中兵都兵隋煬帝諸曹侍郎改為郎又改兵部為兵曹郎

唐職官志兵部郎中二員 從五品上 一員掌判帳及天下武官之階

品衛府之名數一員掌判等以總軍戎差遣之名數

六典郎中二人從五品上周官大司馬屬官有軍司馬下大夫盖郎中之任也魏有五兵郎曹皆置郎中晉有七兵皆爲郎中宋有中兵外兵騎兵元嘉已後省騎兵齊因之梁陳有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騎兵郎曹皆置侍郎亦郎中任也後魏北齊有左右中兵郎兵部曹外兵都兵並署郎中後周依周官隋初始置兵部郎曹置侍郎一人煬帝除侍字又改兵部郎武德初依隋三年改兵部郎中龍朔改司戎咸亨元宅神龍隨書改復一人掌考武官之勲祿品命二十有九階承而叙焉從一品曰驃騎大將軍以正二品曰輔國大將軍從二品曰鎮軍大將軍正三品曰冠軍大將軍懷化大將軍從三品曰雲麾將軍歸德將軍正四品上曰忠武將軍正四品下曰壯武將軍從四品上曰宣威將軍從四品下曰明威將軍正五品上曰定遠將軍正五品下曰寧遠將軍從五品上曰游騎將軍從五品下曰游擊將軍正六品上曰昭武校尉下曰昭武副尉從六品上曰振武校尉下曰振武副尉正七品上曰致果校尉下曰致果副尉從七品上曰翊麾校尉下曰翊麾副尉正八品上曰宣節校尉下曰宣節副尉從八品上曰禦侮校尉下曰禦武副尉正九品上曰仁勇校尉下曰仁勇副尉從九品上曰陪戎校尉下曰陪戎副尉凡叙階之法一如文散官之制凡天下之府五百九十有四上中下並載於諸衛之職一人掌判等以總軍戎差遣之名數凡天下之節度使有八關內朔方河東河北幽州河西隴右劍南磧西須角凡親王總戎則曰元帥文武官總統則曰總管以奉使言之則曰節度使有大使焉有副大使焉有副使焉有判官焉

國朝官品令諸司郎中從六品

公務修整唐裴光庭授司門郎中嚴餘辯兵部郎中光庭沈辯少言寡交遊既歷省要時人初未之許及在職公務修整衆皆歎服焉

有當官之稱李懷琳歷兵部郎中給事中皆有史論明於先業著有官之稱

所歷有聲奕盧懷慎少子與其兄奐齊名開元中任京兆司錄參軍天寶初爲鄠縣令兵部郎中所歷有聲皆如奐之所治也

掌吉身印五代史肩慶舉事相須之子性恭謹承事父母未嘗不來事而先往當面無飾散事羅慢爲兵部郎中日掌告身印章恩之交毀意殿事父領焉史部南書代歷視甲蒙夬貨帶如此

兵部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兵部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一人掌貢舉及雜請之事一人掌判南曹

六典兵部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周官大司馬屬官有輿司馬上士後周依爲蓋兵部郎之任也隋開皇六年置兵部員外郎煬帝改兵曹承務郎皇朝改爲兵部員外郎龍朔二年改爲司戎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隋曹復復一人掌貢舉及雜請之事凡應舉之人有謀略才藝平射筒射皆待命以舉非有常也若州府歲貢皆孟冬隨朝集使以至省勘責文狀而引試焉亦與計偕有二科一曰平射二曰武舉其試用有七一曰射長垛二曰騎射三曰馬鎗四曰步射草人五曰材貌六曰言語七曰舉重皆試其高第者以奏聞其科第之優劣勲獲之等級皆審其實而授叙焉一人掌選院謂之南曹每歲選人有解狀簿書資歷考課必由之以覈其實乃上

三銓進甲則署焉

國朝官品令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古今難匹 唐杜正倫選齊州總管府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令直秦王府文學館尚書左丞魏徵表薦正倫以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今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益為百姓也

職方郎中

周禮夏官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主四方之職貢

隋百官志兵部掌書掌職方侍郎二人

唐職官志職方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人正六品上

六典職方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後周依周官隋開皇初始置職方侍郎一人煬帝去侍字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城大夫咸亨元年復故 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 隋開皇六年置煬帝改為承務郎皇朝為職方員外郎龍朔咸亨隨曹改復 掌天下之地圖及城隍鎮戍烽候之數辨其邦國都鄙之遠近及四夷之歸化者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版籍皆上省其外夷每有番客到京委鴻臚訊其人本國山川風土為圖以奏焉副上於省其五方之區域都鄙之廢置疆場之爭訟者舉而正之凡天下之上鎮二十中鎮九十下鎮一百三十有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有六下戍二百三十有五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

職方國朝掌天下地圖以周知方域之廣袤及城隍堡寨烽候之數蕃夷歸明內附之事

官品令諸司郎中從六品

觀圖 唐韋執誼為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令左右令徹去及為相所坐堂有圖不視者旬日試視之崖州圖也

閏年圖 宋國朝真宗咸平四年職方員外郎祝謂撰理兵徹依政元上言每路所納閏年圖皆在職方以掌近者無動儀鸞司伏以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秘奥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又詔士訓以夾王車漢祖入關蕭何獨收秦圖由是周知天下險要豈可忽而不慎哉今閏年所納圖畫上職方又用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背因為一州之地形勢何以傳合他邦今請諸路轉運司依向來諸州每十年各合本路諸州圖一本上職方所冀天下險要不窺牖而可知凡州事始知指掌而辦在從之

職方員外郎

隋百官志 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 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銓擇清流 唐姚南仲知何陰縣當雪冤獄崔祐甫奏加殿更方令權職方員外郎常盡妻日因銀以奏部官員為書選不可以勞政史皇日南諸樞擢復問常屬不敢然為入省奏故事方簡復對曰當盡志在銓擇清流上奏重其不奪其操

檢校郎官 見尚書郎門

駕部郎中

隋百官志後齊殿中統駕部

唐職官志駕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

六典駕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周禮夏官有司馬之職蓋駕部之任也魏武始置駕部郎曹歷晉宋齊後魏北齊並有駕部中宋陳為駕部侍郎後周夏官府有駕部中大夫一人隋文帝改駕部侍郎煬帝去侍字宋齊左民尚書領駕部梁齊左戶尚書領之後魏北齊殿中尚書領之隋則兵部領焉皇朝因之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輿大夫咸亨元年復改

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周禮夏官有輿司馬上士周夏官屬有駕部上士一人並駕部員外郎之任也隋開皇六年置一人煬帝改承務郎皇朝為駕部員外郎掌邦國輿輦車乘及天下之傳驛廄牧官私馬牛雜畜之簿辨其出入闌逸之政凡三十里一驛天下凡一千六百三十九而監牧六十有五焉皆分使而統之

國朝駕部掌輦路乘廄牧雜畜隸其傳驛之令政辨其出入之數

官品令諸司郎中從六品

闌對無有遺失北齊馬子瑞為駕部郎中攝庫部李緘曹闌部使訊令口味子瑞闌對無有遺失奉國竭心隋辛公義為駕部郎中勾檢馬牧所獲十餘萬匹帝喜曰唯我公義奉國竭心

駕部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翃林唐李適為駕部員外郎右僕射李尚書弘曾舍之事書翃其林講時曰聊讚當此生立意自比王侯王維初通士舍人遷駕部員外郎擢為名多有故事新發言立意自比王侯上時數人多恨之

庫部郎中

隋百官志後齊度支統庫部隋兵部尚書統庫部侍郎一人煬帝改為郎

唐職官志庫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掌邦國軍州之戎器儀仗及冬至元正之陳設并祠祭喪葬所供之物皆辨其出入之數量其繕造之功以分給焉六典庫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周禮夏官有司甲下大夫為之有司兵之長各辨其物以待軍事令庫部郎中之任也魏以後置庫部郎曹虞曹長并後魏北齊並有庫部郎中後周夏官府有五歲中大夫一人隋文帝為庫部侍郎煬帝去侍字為東都官尚書領庫部後周北齊度支尚書領隋則兵部尚書領為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庫大夫咸亨復故

員外郎一人從六品周禮夏官有司兵中士下士小司大夫一人並員外郎之任也隋開皇六年置煬帝改承務郎皇朝為庫部員外郎龍朔為庫大夫唐書改復掌同唐職官志

國朝庫部掌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防城什物及凡造帳之事

官品令諸司郎中從六品

說對仗數宋文帝嘗會有見於攘化人主庄帝問尚書庫部郎中顧琛曰庫內仗有幾許琛詭對曰有十萬人仗日武庫仗多秘不言帝既問而論失言又琛詭對善之國粹不升江智淵元嘉末除庫部郎中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悅固辭不拜置止水於坐右唐史孔若思明經擢第庫部郎中若思常謂人曰仕宦至郎中足矣遂於坐右置止水以示有止足之意皆有善譽陸象先弟景融景倩景獻並有善譽庫部郎中有美譽倫一行步時兼象先兄弟相長曾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甚為當時所稱

庫部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百官志 六典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諸司員外郎正七品

遵奉母教唐崔玄暐為庫部員外郎其母盧氏嘗戒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玄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

之不能存次是好消息君聞賞賚老足衣裳粗肥此足意有忠
吾書畢此書以爲鴨論次令坐食祿俸榮華已多者不能忠書
何以報天覆也孔子云雖曰致三牲之養猶爲不孝又曰父母
惟其疾之憂時家修身業已多屢吾此意也吾聊達奉毋亢教
誠以清謹見稱**論皇甫鎛剝下希旨**李翺爲庫部員外郎時皇甫鎛作相剝下以希旨會陳許節度使劉
士美卒兄令叛乞手器使路次陝西上疏云云從爲江州刺史又上疏云云詔所奏實懇誠君使抑爲必難勝卒所所詳速文
置令寺牧**止水亦足**見郎中門

職官分紀卷第十一

刑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都官郎中　員外郎
比部郎中　員外郎
司門郎中　員外郎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屯田郎中　員外郎
虞部郎中　員外郎
水部郎中　員外郎

刑部尚書

後漢百官志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爲四曹漢舊儀曰初置五曹有三公曹主斷獄

隋百官志都官尚書統刑部比部侍郎各一人

唐職官志刑部尚書一員正三品上侍郎一員正四品下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禁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揔其職務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六典刑部尚書一人正三品周之秋官卿也漢成帝置三公曹主斷獄事後漢三以公曹掌天下

歲盡某課事又以二千石曹主中都官水火盜賊辭訟罪法事晉初依漢置三公尚書掌刑獄太康中省三公尚書以吏部尚書兼領刑獄宋始置都官尚書掌京師非違得失事兼掌刑獄齊梁陳後魏北齊皆置都官尚書後周依周官置大司寇卿一人隋初曰都官尚書至開皇三年改為刑部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司刑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為刑部光宅元年改秋官尚書神龍元年復天寶改曰憲部至德後改

侍郎一人正四品下周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也吳已來尚書侍郎令郎中之任也後周依周官隋煬帝置刑部侍郎皇朝因之龍朔改司刑少常伯咸亨光宅神龍隨曹改復

掌同唐職官志

國朝尚書刑部掌天下刑法之政令斷五品以上官犯罪奏覆開封府京諸司已決大辟審諸從刑司駁正案總內外勘獄体量上簿舉催諸滯錄問四品以上官母制勘死罪審開封府京諸司大辟定奪命官罪名辨其輕重叙復官秩理雪過犯勘驗雅盜偽印酧獎點檢催捕盜賊術理條法申明刑部頒降赦勅務放配隸逃亡收捕罪人等事及職務郎中員外通掌過尚書侍郎而施行焉

官品令刑部尚書從二品

妖灾皆急宋書徐羨之爲御史尚書自晉已來尚書官僚皆家爲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郎都官者西抵閣道年代久遠月有鬼怪每夜沓之陳無改有户屯或无人者衣冠從中出負吏復改門自開閣者多死云七書斷鶴年於此省李作鵠郎君之經兩截妖變雪急時人或以為妻正所致我非閣人所生呆書耳佩迸都了尚書令何敬容問事子之並未嘗進虎有害者殘生佩從乳曰我林非閣人所生致鬼不前之精

領羽林監後周書梁元帝以它重領工使庭都官尚履鈴天犮直正書領羽林監又今重於各數殿隨用亂

大獄必歡欲料科道庭刑部尚書每覆大獄必數欲累數累夫之日為之不食庭無留事李適之附

刑部尚書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畫決公務庭無留事一時之後則通其關隊令長在矣何仍日吏書曰吳之吏何知曰垂遺尚書史書曾一時之後吏書即尚書也

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顏真卿爲撿校刑部尚書知省事永泰中元載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聞奏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召百僚傳宰相語稱奉進旨緣諸司官奏事頗多猥不實所奏或挾私惑是以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以來朝野囂然人心亦不安矣何則諸司長官皆是臺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回日奏聞以明四日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述焉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宜惡之深將君人之体也陛下何不聽其言虛實者則是人也用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獎勸之陛下捨此不爲使衆人皆猜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爲辭此其諂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勸以聽覽屢下尤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止遏所以防壅蔽也並置立仗馬二匹須有乘騎便往所以致天下太平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用事挾日卻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今先白宰相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聰明故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陝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而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厥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牒日不令直進此人必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目天下之事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見無人奏事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則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為危殆之期可翹足至也知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分然知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縱悔之無及也臣實知仔大臣當罪在不測不忍寧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其數切知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

斷姑鞭婦臧死柳公綽爲刑部尚書京兆人有鞭姑婦至死者府斷以償死公綽曰尊毆卑非鬪且其子在以妻而致其母非歐也竟得減死

刑部侍郎

隋百官志　唐職官志　六典並見尚書門

國朝官品令刑部侍郎從三品

朕得其人（唐太宗時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妙擇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此言當矣雖不即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置格條於座右（敬宗時識職升降罪雖循俗事前使格條置之座右凡有拜大夫遷如神當時係為數班不暇）宣授（遼門頼甲難傳主）精於法律（判承輯制部侍郎承精於法律二百四十四年制勑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為六百四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之書號大中咸類奏行用之）諫迎佛骨（韓愈為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憲宗令中使領甲兵迎獲鳳翔法門釋迦牟尼佛指骨至京王公士庶瞻禮捨施如恐不及百姓有廢業竭產燒頂灼膚而求供養者入百市肆恐後不喫其極之疾歸言甘養而祭其凡骨由是律當在所往往盜發起擒獲是是自燒灼者焉人多廢耕作令京兆愈上疏極諫云云）

刑部郎中

隋百官志都官尚書統刑比部侍郎各一人煬帝改為郎又改刑部為憲部郎

唐職官志刑部郎中二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二員（從六品上）

六典刑部郎中二人從五品上（周禮大司寇屬官有士師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後漢自二千石曹尚書掌行法因立二千石郎曹魏晉宋齊並以三公郎曹掌刑獄置郎中各一人梁陳因為侍郎後魏北齊三公郎中各二人後周秋官府有小刑部下大夫一人隋初有三公曹置刑部曹掌刑法置侍郎一人煬帝除侍字又改憲部郎皇朝因之武德三年改刑部郎中龍朔二年改司刑大夫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復故）員外郎貳人從六品上（周禮大司寇屬官有上士後周依之蓋員外之任也隋開皇六年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憲部承務郎皇朝因之武德三年改刑部員外郎咸亨光宅神龍並隨曹改復）掌貳尚書侍郎舉其典憲而辨其輕重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凡律一十有二章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而大凡五百條焉凡令二十有七篇（分三十卷）一曰官品二曰三師三公臺省職員三曰寺監職員四曰衛府職員五曰東宮王府職員六曰州縣戍岳瀆關津職員七曰內外命婦職員八曰祠九曰戶十曰選舉十一曰考課十二曰宮衛十三曰軍防十四曰衣服十五曰儀制十六曰鹵簿（上下）十七曰公式（上下）十八曰田十九曰賦役二十曰倉庫二十一曰廐牧二十二曰關市二十三曰醫疾二十四曰獄官二十五曰營繕二十六曰喪葬二十七曰雜令而大凡一千五百四十有六條焉凡格二十四篇凡式三十三篇

國朝官品令刑部郎中從六品

不得前行駕部（國使擿省中語曰行中刑戶不得前行駕部）

刑部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百官志

六典（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刑部員外郎正七品

請獨往按鞫（德宗時盧南史坐事貶信州司馬至郡准例得以吏一人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刺史姚驥劾以為職人勳南史買錢使其得守建御史鄭楚相刑部員外郎裴澥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同往按鞫裴澥獨請曰臣按懸縣奏狀事非臣者上曰繞訟何知澥曰境緣為此格令不禁今忍緣此小事令三司使往恐遠方聞之各懷憂懼臣請任此行）

即諸獨往德宗折然曰卿言是矣

諫山陵 令狐峘大曆中改刑部員外郎德宗即位詔厚奉山陵峘上疏諫曰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諭王者山陵之誡良深歎數萬古芬芳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遠謀卿閎見議通識度弘遠深知不可制於至言非惟中朕之病抑亦成朕之躬免朕之累不孝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以之彙論奉以始終無失墜吉之道直何以加焉

課最第一 事要類字云崔曼以刑部員外郎文早建諸於郎官中選赤畿令授奉天縣令以課最第一改長安令

省令不欵換他職 閻翔至道中殿丞為刑部員外郎時掌知雅州先是轉吏部員外郎西川招安使上官正上言部內雅州密邇蠻邑在於鎮撫須得其人又見前知雅州張呈以歲滿就部邑悉全堡壘至今蕃外服其威名望授諸司使令知雅州事以省郎之重不欲換他職故進秩加賜令赴而遣焉

都官郎中

隋百官志見刑部郎中門

唐職官志都官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

六典都官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都官者本因漢置司隸校尉其屬官有都官從事一人掌中都官不法事因以名官都官者義取掌中都官不法之事也至魏明帝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郎曹郎中書表奏都官郎中一人從魏比齊一又並承為侍郎並掌守非違得失事北齊令都官之任從周置秋官府有司隸之職掌諸奴男女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之事是此今都官郎中之任也隋初置都官侍郎二人掌非違得失事開皇三年改都官為尚書曹白刑部其都官郎書達掌簿錄配沒官私奴婢并良賤訴競俘囚之事煬帝置都官郎二人皇朝因置一人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僕大夫咸亨元年復故 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 周秋官有司隸下大夫二人掌男女奴隸之比今都官員外郎之任也後周依周官隋文帝置員外郎煬帝改曰承務郎武德三年改都官員外郎龍朔咸亨並隨曹改復

掌配沒徒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療以理訴競雪免凡訟私良賤必周知之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

國朝尚書都官掌配沒徒隸簿籍移放收係在京諸司無選限公人名籍天下州縣應募役人數增損廢置總軍大將軍關領招收轉補差遣事故敘用停放等事凡職務郎中員外通掌過刑部尚書侍郎而施行焉

官品令都官郎中從六品

詩人 唐詩人鄭谷為都官郎中作詩自負凡為序云故許昌薛尚書能嘗為都官郎中後歲數載建州李員外頻自處州內擢升都官員外郎皆一時騷雅宗師都官之曹振盛於此余子年壽益貴從宋知今余此官蓋是正欸

梅都官司 詩話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鄭都官詩其詩多佳句但格不甚高余為兒時猶誦之今其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聖俞病卒予為序其詩為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都官詩一言之戲後遂果然斯可嘆也

都官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都官員外郎正七品

最為清選見職官員外郎門 一時騷雅宗師見郎中門詩人注

比部郎中

晉職官志魏尚書郎有虞曹比部

隋百官志後齊都官尚書統比部隋都官尚書統刑部統比部侍郎各一人煬帝郎位諸曹侍郎並改為郎

唐職官志比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掌同六典

六典比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魏武帝歷晉宋齊後魏北齊竝有郎中後周天官府有計部郎

中大夫一人蓋其任也梁陳隋並爲侍郎煬帝曰比部郎自進晉宋齊梁陳皆吏部尚書領比部後魏北齊及隋判都官尚書領之皇朝因焉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故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隋置員外郎煬帝改承務郎唐武德三年改員外郎龍朔咸亨隨曹改復掌勾諸司百寮俸料公廨贓贖調斂徒役課程逋懸數物以周知內外之經費而總勾之凡內官料俸以品第高下爲差外官以州縣府之上中下爲差

國朝比部掌理放贓罰追納欠負侵請虧官錢粮物勾磨在京應用度帳籍除破文遣憑由照覆府界提點司諸路轉運司經勾文帳等事凡職務郎中員外郎通掌過刑部侍郎尚書侍郎而施行焉●

官品令比部郎中從六品

奏許都賦魏志何夔奏許都賦明帝異之遷比部郎覆材賦之出入唐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比盈比盈郎廊下食以欲虞者多比盈勾覆錢穀衆廷於刑度支宰相產費每捻言其詭延餘人數京兆尹劉晏破用錢穀精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爲尚書所熟故也又崔元翰覆錢穀又無定多

比部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比部員外郎正七品

放情事外況浮醼詠唐武元衡爲華原令時畿輔有鎮軍督將恃恩矜功者多擾吏民元衡甚之乃稱病去官放情事外沈浮醼詠者久之德宗知其才得授比部員外郎

司門郎中

周禮地官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

隋百官志都官尚書統司門侍郎二人

唐職官志司門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掌同六典

六典司門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周禮大司徒屬官有司門下大夫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後周亦同官隋開皇初置司門侍郎煬帝去侍字皇朝因之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故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周禮有司門上士後周小司門上士隋置司門員外郎煬帝改承務郎武德三年改爲員外郎掌天下諸司及關出入往來之籍賦而審其政凡關二有十六而爲上中下之差所以限中外隔華夷設險作固閑邪正暴者也

國朝司門掌諸門關津橋路官員過所及廢置橋梁移復道路京城門鑰官員出入譏察作僞等事凡職務郎中員外郎通掌過刑部尚書而施行焉

須有素行唐李林甫開元中爲太子中允時源乾曜爲侍中乾曜之男絜曰其父曰李林甫求爲司門郎中乾曜曰郎官須有素行望言者歟豈是郎官耶數日以林甫小字也肉譜周留子化二年轉司門郎中傳學士侍論工筆札善知畫閑故事尤好談唐朝故歷可

司門員外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司門員外郎正七品

奎閣草冊唐制是大曆年召升司門員外郎十四年崔祐甫表敘袁典吏天字會加郭子儀尚父以冊孔父履至尼後行之祐甫令兩省官選冊文未有知者召起至閣事之立執祠儀典裁祐甫歎賞久之遷擢為給事中

工部尚書

後漢百官志尚書六人本注曰成置初置尚書四人分為四曹氏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蔡質漢儀曰典繕治工作蓋也元屬主客事

南齊百官志起部尚書與左宮廟權置事畢省

隋百官志梁有起部尚書營宗廟宮室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戶二尚書隋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侍郎各二人

唐職官志工部尚書一員正三品侍郎一員正四品下

六典工部尚書一人正三品周之冬官卿也後周依周官置大司空卿一人隋開皇二年始置工部尚書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故光宅元年改冬官尚書神龍元年復故侍郎一人正四品下周之冬官小司空中大夫也漢已來尚書侍郎令中之任從周依周官隋煬帝置工部侍郎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司平少常伯咸亨光宅神龍並隋曹改復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尚書侍郎總其職務而奉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司之事由於所屬咸質正焉

國朝工部掌城池屋宇街道橋梁凡工作營造功役材物凡百工製作舟車器械錢寶之事

官品令工部尚書從二品

陶家後者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叔燾起部尚書極大權毀巧召拔者所好工名為稱職隋書長孫平為工部尚書大都督邵昭非毀朝士新之平陳曰山澤納汙所以成其深山岳藏疾所以就其大勝至於望丁以山岳之量茂寬容之德卻告曰不職不譽不堪作大家皆此言小可以論大凡弟相代唐闕定李代凡文德為工部尚書兄弟相代為八座時人榮之遺言毋請諡國朝台平三年工部尚書宋初賜書知和遺言毋請諡至是有司議是文

工部侍郎

隋百官志工部尚書統工部侍郎二人

唐職官志六典並見尚書門國朝官品令工部侍郎從三品

不宜變以獨務國朝乾德五年文承嚴工部侍郎是歲上以京城諸倉受納之弊旬加覆失乎民甚告之乃詔丞相擇見臣以董之丞相郎以班奉進呈而表首上言丞相以丞郎本省坐官不宜委以獨務乃從戶部侍郎數士貞允其紹元也不覺殆盡姚暾元年工部侍郎周知言朝官考課雷德驤未幾致仕先是奏應甚不勝書再入相頒下之日唐宏方主朝不事蕃來述升事其退避書之死也貴家子不可以任丞郎事拔不肯請名若鍾呈自白州判史來之貴得秘書監遷工部侍郎遷典職郎寺台戶上請事相曰此貴家子不可以任丞郎改郢州刺史使

工部郎中

隋百官志隋煬帝改諸曹侍郎為郎又改工部為起部

唐職官志工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員從六品上掌同六典

六典工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周禮大司空屬官下大夫蓋郎中之任也晉宋齊後魏北齊皆為起部郎中梁陳改置冬官小司空下大夫隋初為工部侍郎皇朝因之武德三年改工部郎中龍朔三年改司平大夫咸亨元年復改光宅神龍並隋曹改復員外郎一人從小司空上士蓋員外之職也隋開皇六年置水部郎皇朝改為工部員外郎掌工匠之程式咸經度之

國朝官品令工部郎中從六品

泣諫於玉陛之下 唐蔣係爲工部員外郎又遷本司郎中嘗兼史職掌損家中歸爲北軍羅織羣仗不問偕與焦官崔玄亮泣諫於玉陛之下中書方成死特論損之

工部員外郎

隋百官志 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 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工部郎中正七品　泣諫 見郎中門

屯田郎中

晉職官志武帝置屯田及江左無

隋百官志後齊尚書分統列曹祠部統屯田 掌藉田諸州屯田等事

隋工部尚書統屯田侍郎二人煬帝諸曹侍郎改爲郎

唐職官志屯田郎中一員 從五品上 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

六典屯田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漢尚書郎四人其一主戶口墾田蓋今屯田之任也故[illegible]之爲侍郎教田三輔是也魏有農部郎曹晉始置屯田郎中東晉及齊梁並左民郎中兼之屯田事後魏北齊並置屯田郎中遂陳並爲侍郎前郎中之任也煬帝曰屯田郎後北齊稱部郎即書領屯田隋屬左戶部尚書領之隋屬工部尚書領之皇朝因舊郎中龍朔二年改爲田大夫咸亨元年復故 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 隋開皇六年置煬帝改永務郎武德三年改員外郎龍朔咸亨隨曹改復 掌天下屯田之政令凡軍州邊防鎮守轉運不給則設屯田以益軍儲其水陸腴瘠播植地宜功庸煩省功收率等級咸取決焉

國朝屯田郎中掌屯營職分田官庄[illegible]之事

官品令屯田郎中從六品

不得都門 國史補省中語曰後行例也不得中行都門

兄弟無鄉音 北史裴讓之十七舉秀才爲屯田郎中與祖珽俱聘宋朝卿省中曰語多奇才能祖孝徵能賦能詩裴讓之議之弟諏之業之細之諷之並清立楊愔每云河東士族京官不少裴讓之兄弟無鄉音不亡也

判高熲父子請戟 隋柳彧爲屯田郎中時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德封應國公申牒請戟曰僕射之子更不異居父之戟槊已列外門尚書嘗早之嫡子有嫡父之禮豈有外門既設內閤人施事竟不行熲聞而歎服

有宣撫之才 唐沈狀爲屯田郎中充山南宣撫使至鄧州來日新縣爲南黃顯倉窖鄧晃等先生嘗淄南工西運河號來至荊州縣於荒野中開府除夫用外六千九百四十九石貫鄧爲屯慶之時敕元事於田自九員二年鄧晃父子兄弟至孫相承二十八年前後兼凡九人今晃猶及元祥兄在襲業勤曰如肥盖猷庶英西使比類極多其鄧晃等四人愛秦全讀納等業二代晃死微中寶事如氣鄧晃年並踩於天下州府監院如此類不得業経三年已上逮使珠礼以問物議義咸有宜無之才

兼掌儀式 隋初屯田郎兼掌儀式之事

屯田員外郎

隋百官志 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 並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屯田員外郎正七品

虞部郎中

晉職官志魏尚書有虞曹晉康穆以後無

隋百官志後齊祠部統虞曹隋工部尚書統虞部侍郎一人

唐職官志虞部郎中一員 從五品上 員外郎一人 從六品上 掌京城街巷種植山澤苑囿草木薪炭供頓田獵之事

六典虞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 周禮地官有山虞澤虞蓋虞部之職也魏始有虞曹郎中一人晉因之宋齊省梁陳爲侍郎後魏北齊並有虞曹郎中後周有冬官虞部下大夫一人隋爲虞部侍郎煬帝去侍字梁陳後齊並

刑部尚書領隋則工部尚書唐皇朝因之武德三年加中字
龍朔二年改司虞大夫咸亨元年復故

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後周依周官有山虞中士蓋今員外之任也隋開皇六年置煬帝改曰承務郎皇朝復為虞部員外郎龍朔咸亨隨曹改復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而辨其時禁

凡採捕畋獵必以其時

國朝虞部掌山澤苑囿畋獵取伐木石薪炭柴物之屬屏絶猛獸毒藥及茶鹽礬場鹽池井金銀銅鐵鉛坑錫冶廢置收採之事

官品令虞部郎中從六品 固請閤官以中侍養唐崔沔常宗楚客同時中書令特以其老疾任秉都方不忘舍之因請閤官以中侍養由是改虞部郎中

虞部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唐職官志 六典並見工部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虞部員外郎正七品

水部郎中

晉職官志魏尚書郎有水部

隋百官志後齊都官統水部隋工部尚書統水部侍郎一人

唐職官志水部郎中一員從五品上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掌天下川瀆陂池之政令以導達溝洫堰決河渠凡舟楫灌溉之利咸總而之舉 六典水部郎中一人從五品上後周冬官有司水中大夫隋文帝為水部侍郎煬帝去侍字皇朝因之武德三年加中字龍朔三年改司川大夫咸亨元年復天寶十一載改司水員外郎一人從六品上後周冬官有小司水上士則員外之任也隋開皇六年置煬帝改水部郎皇朝復為水部員外郎龍朔咸亨隨曹改復掌同唐職官志

國朝水部掌川瀆河渠津梁舟楫漕運水碾磑之事凡水之政令

官品令水部郎中從六品

吳錦未可便褻梁書劉孝曰吳錦表

為名流所稱何遜字仲言八二日三復猶不能

水部郎鮮控鶴之職唐員半千長安內供奉半千以控鶴之職任者率多輕薄非朝廷進德之選上疏請罷之由是忤旨左遷水部郎中

水部員外郎

隋百官志見吏部員外郎門

六典見郎中門

國朝官品令水部員外郎正七品

以水曹郎處張籍唐白居易奉詩人張籍水部員外郎制云天文數張籍知行顯王事其則詩寄術者上以張籍文學為業嗣服儒業詩者且精進之最自拔擢之任而潤色當今又嚴名稱其以水曹郎處籍焉

職官分紀卷第十二

樞密院　使

副使　知院事同知附

簽書院事同簽書附　權發遣院事

都承旨承旨副承旨　副都承旨諸房副承旨附

逐房副承旨　主事令史書令史附

制置兵爲司　檢詳官編脩條例

宣徽使南院使　北院使附　編修條例

樞密使

五代史唐朝擇中官一人爲樞密院使與兩軍中尉謂之四貴天祐元年廢梁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命敬翔領使仍置判官一人自後不置判官而置副使一人二年置崇政殿直學士二員後又改爲直崇政院後唐同光二年復爲樞密院亦置一人凡東西院二員晉天福四年宣徽使劉處讓兼樞密院每有奏議多不稱旨會處讓丁內憂乃命以樞密院印付中書門下廢樞密院開運元年復置以宰臣桑維翰兼樞密使

新五代史郭崇韜安重誨傳嗚呼官失其職久矣予讀梁宣底見敬翔李振爲崇政院使凡承上之旨宣之宰相而奉行之宰相有非其見時而事當上決者與其被旨而有所復請者則具記事而入記事者今學士院諸報今士大夫間以文字往來謂之簡帖但唐猶謂之記事也　因崇政使以聞得旨則復宣而出之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蓋出納之任也唐常以宦者爲之至梁戒其禍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參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于外也至崇韜重誨爲之始復唐樞密之名然權侔於宰相矣後世因之遂分爲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重而宰相自此失其職也

國朝以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禮遇略同本亦有東西二院印但行東院印置使副使或置知院同知院然使與知院不並置又置簽書院事同簽書院事

治平元年詔樞密院季一進班簿亦令爲冊錄

春明朝退錄樞密院開降宣敕事與典故中院案有梁朝宣底二卷朱梁正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降官差官或宣事於方鎮等處其間有云宣頭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樞密院爲崇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領任以政事正明年是李振爲使當是以宣傳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樞密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與中書敕並行雖無所明見疑降宣始自朱梁之將晉天福五年改樞密院承旨爲承旨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緊日月姓名者乃所以爲底閤令仍舊名

新制樞密院掌邊防機密兵符軍籍差除路分都監以上及將官諸班直內外禁軍之事

筆談予謂史館檢討時樞密院劄子問宣頭所起予按唐故事

中書舍人職掌誥詔皆寫四本一本為底一本為宣此宣謂行
出耳未以名書也曉唐樞密使自禁中受旨出付中書即謂之
宣中書承受録之于籍謂之宣底今史館中尚有梁宣底三卷
如今之聖語簿也梁朝初置崇政殿專行密命至後唐莊宗復
樞密使使郭崇韜安重誨為之始分領政事不關白中書直行
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勑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
院用宣及頭子本朝樞密院亦用劄子但中書劄子宰相押字
在下副貳以次向上以此為別頭子唯給驛馬之類則用之

使

唐劉季述傳初廷英宰相奏事帝平可否樞密院使立侍得與
聞及出或矯上旨謂未然數改易撓權至是詔如大中故事対
廷英兩中尉先降樞密院使候旨殿西宰相奏事已畢案前受
事李師虔請於屛風後録宰相所奏帝以為侵官不許

五代史後唐同光元年中門使郭崇韜昭義監軍張居翰為樞
密使唐以宦者為之其職甚微至此始參用士人與宰相權任
均矣晉天福四年廢樞密使開運元年復置用顗德末總仁浦
吳廷祚為樞密使

國朝建隆三年以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
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

開寶九年以曹彬為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帶節度自此始

太平興國六年以樞密副使刑部侍郎石熙載為戶部尚書充
樞密使以文資正官充使自此始

大中祥符以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知樞密
院事陳堯叟並依前守本官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
樞密使儒臣充樞密使兼使相自欽若等始

天禧五年樞密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曹利用加僕射特天章
謂為樞密進封刑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周成丁
千戶實封四百戶罷日賜麻加正官

慶曆二年七月以宰臣呂夷簡判樞密院事章得象兼樞密使
晏殊充樞密使以宰臣兼其任也九月改呂夷簡兼樞密使時
議者以二府體均判總之名太重故改之

歸田録嘉祐二年樞密使田況罷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
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

春明朝退録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

乾興元年錢文傳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樞校官有司之
失也

英乾興中除樞密使始降麻如將相之制本朝循之石元懿罷
為僕射亦降麻高文莊田宣簡呂寶臣罷止舍人院出告

皇祐五年五月以樞密使高若訥為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
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制置使故事罷樞密使當學士院降麻

及君詔罷令舍人院草制遂以為例讀翰林志舊體樞密使本
帶使相者不宣麻至周太祖初潛歷試是任乃宣麻於公朝今
宣麻自此始也
朝服侍上唐昭宗初即位有事于圜丘宿齋于武德殿時兩中尉兩樞密皆朝服侍上事具內侍省門負氣
寡識五代史楊邠魏州冠氏人少以吏給事使府後唐租庸使孔謙領度支補兵勾押官漢高祖鎮鄴以為節押衙高祖
鎮太原益加親信其屬是遂以邠為樞密使隱帝即位邠加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仍兼樞密使凡百衙奏事中書
除命如不出邠意志于一毫一絲亦不聽從時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史弘肇志行修陷邠深弘肇之善邠嘗力三司使王章於御
前論事隱帝曰事行之後勿得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左右閣者縮縮其負氣寡識如此乾祐三年邠與史弘肇王
章入朝同坐廣政殿東廡下俄有甲士數十人自內而出害弘肇方邠及王章於閣內並夷其族揩改詔書救
千人濫死張居翰傳張居翰從政之秦于同光中為樞密使偽王衍既降詔氏其族於秦川行及秦川時閣東已蜀
亂莊宗慮衍為變遣中官向延嗣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已經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乃揩去行字改為
家字及衍就戮於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偽官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者論之力也賜劵恕死
莊宗入汴升郭崇韜為侍中兼領國史樞密使及郊禮事以崇韜為鎮冀節度使進封趙郡公賜鐵券恕十死枚樊
人士悉獻家財崇韜既位極人臣權兼內外謀猷款納少不忘規士族相論願亦收獎人物內外翕然稱之初
收汴洛諸道賂遺親吏或規之崇韜曰今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但偽梁之日賂遺成風今西方諸鎮多梁之舊將皆吾射鉤斬
袪之人也一旦革面化為吾人堅拒其賂得無懼乎藏余私室無異公帑及郊禮崇韜悉獻家財以助賞給卧帳中
召問計崇韜初事莊宗為中門使莊宗與梁夾河相持莊宗即位於魏州以崇韜為樞密院使是時魏州陷梁據澶相之位
問趙遺日至民困兵創軍儲不給群情恟恟以為霸業終不能奉崇韜寢不安莊宗計無所出崇韜身先督衆四面拒戰有
急即應莊宗憂之問進取之策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梁人盟以河為界莊宗不悅獨卧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汴之精兵盡
在段凝麾不鄆擾河濟段不能顧志在收復汶陽以十人之計也陛下親御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兵虛

付身既若偽王投首戰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莊宗厥然而興曰正合吾意莊宗入汴皆崇韜之謀也市
不改肆崇韜為樞密使從魏王平蜀大軍入西川城戍諸軍制指令法嚴峻依一錢少論之以法市不改肆奏不
按問匿名文字長興三年荊州戍兵送見訛言殿庭遣下匿名文字書論本指揮元翼率欲人鼓物舍令
侍衛指揮使張從賓按問樞密使范延光奏曰匿名文字不合不自禁識謂也不宜按問乃止出玉帶與覘者
安重誨為樞密使兼侍中戶部尚書李鏻曰吾得故相絹人望非先錦乃引揚州謀者見重誨曰指論款佛國久矣若錦
更遣誨之可以召也重誨信之因出玉帶與覘者令帶土佐其往數千緡征嵌無所聞竟成虛語不曉文義明宗

副使

五代梁崇政院置副使一人周不闕
國朝建隆元年始以樞密直學士趙普為兵部侍郎樞密副使
三月以宣徽北院使李處耘為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
來凡樞密院皆參用文武大中祥符七年以王嗣宗曹利用並
為檢校太保充樞密院副使不帶正官
任數好詐非廊廟器國朝王沔臨事明敏有過時之用頗奇辭深刻不以至誠待人能伺上意希旨以自固
祿位與張齊賢同任樞密副使頗不協及齊賢數收方心不自安而王沔僭上言中書本職不得清見賓客貴於從事望同見
沔心善即可下其事有司多上頗知沔任數好詐非廊廟器語書切責遂罷之為侍郎東見上勞之不勝難
左右及歸私第不數夕發髮盡白假貂閤修京觀官考課吐蕃進馬請厚遣曹利用并樞密副使時吐蕃至
遣進馬請臣以立邊會寶錫納所貢給之利用曰既不足以御使而使失懷遠之意不若厚遣將論遣之士大夫
酌酒相賀慶曆初朝廷方議要路入討元昊大但上表稱書上謂大臣曰非朕不能以天下力誅楚
小戎無厭為天下患然犬羊曲直哉昔三聖之不能治其務息兵以安吾民逐召琦仲淹為樞密副使琦等凡五上表堅辭
上曰昊賊納疑皆仲淹之力况以今曰內臣陳鉅持宣使晝事事息用在朝原不可從然所請仲淹等表奏詔不允遂入武

撫極天下聞之忻然士大夫皆動色相賀曰上用韓琦范仲淹非惟社稷之福乃天下生民之幸也在位五十五日自平三年士時為樞密副使於是知制誥歐公預言時貴重輕專茂在臺表貪不可任大用事既為韓琦歐陽修所左右日上又變宜時故公惟主辭為罔諫副使事任位五十五日卒上甚悼惜之

知院事　同知院事

五代史晉天福元年掌書記桑維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周顯德六年命司徒平章事范質禮部尚書平章事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

國朝元祐令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為執政官正二品淳化二年樞密使王顯出鎮隨州副使宣徽北院使張士遜知院事副使右諫議大夫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自此始也士遜等並自舊帶副使自後或以次正官或檢校官為之扶與副使同置樞密副使或置知院同知院然使與知院不並置大中祥符三年七月以溫仲舒為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會張士遜知樞密院即以為同知院事盡使則置副知院則置同知院

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而陳丞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在呂公之上故也

就翊洪樞國朝元祐四年六月趙瞻拜同知院事勑貴一人之休必貴書德撰為兵之本實賴書臣盡知其要皆可以應務而不察其於事者可以臨變而濟應云云呈後敕差就翊洪樞

簽書院事　同簽書院事

國朝太平興國四年以兵部員外郎石熙載為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簽書之名自此始也天禧四年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為宣徽北院使鎮軍國番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燕藩鎮自此始也

春明退朝錄太平興國四年石元懿始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八年張司空齊賢王公沔並以議諫大夫同簽書樞密院事景德三年馬正惠以檢校太傅韓公崇訓以檢校太保並簽書樞密院事治平二年令郭宣徽為同簽書院事

權發遣院事

五代史唐天祐元年廢樞密院其公事令王高權知後廢右樞密皆罷即命官權掌焉

國朝咸平三年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向敏中權發遣樞密宣徽院公事時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皆罷冠準未謝故也

都丞旨　丞旨　副都丞旨

副丞旨　諸房副丞旨

五代有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軍充

國朝樞密院承旨司有樞密都承旨又有樞密院副承旨諸房副承旨之名皆不備置常以一二員通掌諸房公事每崇政殿臨決庶務則侍立前殿侍衛司奏事則受而讀之

太平興國七年四月以翰林副使管句供奉官殿直三班承旨公事楊守一為西上閤門使充樞密院都承旨樞密承旨加都

守自守一始也

熙寧三年九月詔近侵以士人為樞密院都承旨歷年不除樞密院按遣及所領職事都無可考驗可令史院檢尋如無即令中書詳定以聞

五年七月以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脩起居注曾孝寬為起居舍人充史館脩撰兼樞密都承旨舊以本院文吏遞遷或用士人亦止於右職中選用文臣兼領自孝寬始也

元祐官品令樞密都承旨從五品承旨副都承旨正六品副承旨正七品諸房副承旨正八品

房詔激將士心國朝紀仁宗特用祖宗乾祐末隱帝用武德使李崇等咏大臣樞卿史弘肇等密諮皇帝李洪義殺將王殷令郭崇害周祖夫義知事不免與南奔滑密遣副使陳光穗賚詔示周祖周祖得之懼計無所出召仁浦謀入畫堂中不以詔書示之曰若是將殺我我不得死念天下將士始終從我我若引太則滅族事將奈何仁浦曰席中有大功於朝廷握強兵臨重鎮一旦為君上信讒間害親臣雖欲卸心自明不可得也時事如此豈可坐以待死今詔諸將士外無知者莫若易其詔以盡誅將士為名觀其心或獨白允非事亦可以因揚史之咒用並論其實例用留守卸易詔書以示諸軍衆心憤怨遂長驅渡河即位以仁浦為樞密副承旨周祖嘗開諸州屯兵之數及將校名氏令取簿籍視之仁浦曰臣悉能記之遂口占而疏於紙無遺以較一無差誤

逐房副承旨

國朝兵房副承旨二人吏房一人戶房一人禮房一人淳化四年六月以禮房副旨段廷禧為威勝軍節度行軍司馬先是諸房主事歲久多授雄望上佐乃勒留但賦祿而已廷禧以老病出為藩鎮上佐優之也

官品令樞密院逐房副承旨從八品

主事　令史　書令史

國朝官事已上並帶諸衛將軍同正主事以下初命者隸銀臺司主事五人令史二十四人書令史三十二人兵房掌兵馬名籍及卒校遷補脩築城壘防戍戰守之事主事二人令史十三人書令史二十八人分掌

吏房掌閤門以上遷補之名藩公王將師迎授恩命及盜賊之事主事一人令史三人書令史五人分掌

戶房掌金穀錫銀出納之事主事一人令史二人書令史五人分掌

禮房掌禮儀國信之事主事一人令史二人書令史二人分掌

元祐官品令樞密院主事令史書令史從八品

能記用兵之數魏仁浦傳仁浦起大學史筆錄任晉為樞密院令史時周祖掌樞密引仁浦以用兵之數仁浦悉能記之手疏得六萬人周祖喜曰天下無足憂也遷兵房主事

制置兵馬司

國朝擇副承旨主事以下專掌之

檢詳官

國朝熙寧四年十月詔以編脩經武要略官王存等四人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除存已升朝外陳侗劉奉世係京官與換太子允中選人蘇液改著作佐郎礼遷添給白直人從看詳之崇視中書檢正官帶館職及本院編脩文字依舊外餘差遣並罷

存撿詳兵房倜奉乞仍不隔磨堪存辞以母老乃改差秘書丞
朱明之
五年四月詔罷樞密院撿用官杜紘歸編勑所諸房條例皆撿
詳官撿用
七年十月詔撿詳官除已有兼領差遣外劄與中書依撿正例
與主判差遣後撿正罷兼領撿詳亦罷

編脩條例

國朝慶曆四年二月命天章閣侍講史館撿討王洙樞密都承
旨軍士事編脩例冊
嘉祐二年八月詔編集樞密院機要文字命樞密副使程戡提
舉編集尚書都官員外郎楊儁刑部詳覆官大理寺丞周革樞
密院諸房副承旨元仁攷內殿承制于可久戶房主事段承王
點撿編排自建隆以來至六年編成計一千一百六十二冊 三年十二月樞密院上端
拱來宣勑劄子六十卷目錄二冊
治平元年閏五月詔樞密院班簿季一進者今為冊錄二年五
月樞密院編機要文字九百八十一冊以進賞執事有差
熙寧二年五月樞密院乞特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於施遠者並
刪取大旨看為畫一及攷聖釐革條章以次紀錄或有條理未
備更詳該說所冀得以考求其事目曰兵制凡招陳屯戍訓練
之皆類附為曰馬政曰邊防曰夷狄曰屬國曰守城曰器械曰
捕盜曰選材曰責效各以其事類相從一如兵制候編成冊仍
於逐門各留空帋以備書載將來處置事件詔以經武要畧為
名 三年十一月命著作佐郎館閣校勘王存陳倜大理寺丞
館閣校勘顧臨並差編修樞密院經武要略刪定諸房例冊以
樞密院副承旨李綬管勾至九年秋修畢上之

宣徽使 南院使 北院使

五代唐置宣徽使始以宦者為之故楊復恭自河陽監軍入為
宣徽使天祐元年留宣徽使南北院等九使餘並停二年廢樞
密院及徽南北院其樞密院公事令王殷權知兩院入使並勒
歸中書其諸司諸道人並不得到宣徽院凡有公事並於中書
論請梁後以王殷為宣徽使省南北院使而有副使後唐後南
北院使省副使晉漢周皆因之
國朝舊制二使通掌院事其院異廳止用南院印以撿校官為
之或領節度兩使留後南院資望比北頗優或兼樞密亦掌
本院事
開寶九年二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為撿校太傅依前山
南東道節度使充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其始八月以樞
密副使楚昭輔權宣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
權宣徽北院使
景德四年十二月承天節百官上壽於崇德殿宣徽使當宣答

時知樞密院王欽若權宣徽使事欽若在病假樞密院陳堯叟
後以不入宰臣議以參知政事權宣答真宗曰宣徽使三司使
皆不生可令丁謂攝事是日欽若徑入朝謂雖承勑不復攝事
至道元年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柴禹錫為鎮寧軍節度使
太宗謂之曰舊制自宣徽出不過防禦使朕今委爾節旄亦可
謂優恩也
三年以內客省使周瑩為北院使先是班位在樞密副使之上
瑩後白中書請居其下宰相為言之真宗從之後以為例
慶曆八年三月以殿前副都指揮使寧武軍節度使李昭亮為
宣徽北院使自殿前司足此用宋惠例也
皇祐二年九月詔今後宣徽使不得過二員
至和元年十月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
頗為頻數切以二者使額在唐季則付與容易欲乞今後文臣
須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
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只是二員至如使相之
任體兒尤重更當廣情望以臣言付兩府議定執守施行
九年六月詔宣徽使今後遇以職事侍殿上或值中書樞密院
合班問聖體及非次慶賀並特許叙二府從班宣徽北院使
王拱辰之請也　空使宅以待春明退朝錄晏卿公為宣徽使使忠武軍節度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赴許昌時李卿戰為守方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之魏公以為知體

編脩條例

國朝熙寧九年五月宣徽北院使王拱辰言本院前後所降宣
劄條例文字及逐旋聖旨指揮不可遺墜乞行編錄所貴朝廷
故事永久可備檢用從之六月拱辰辟著作佐郎何洵直充編
修官就本院置局十年八月編成條例并目二十五冊冊上之
十二月罷局洵直減一年磨勘

職官分紀卷第十二

職官分紀卷第十三

三司　使

副使　鹽鐵使副使

度支使副使　戶部使副使

判官　推官巡官

推勘官　勾當公事官

三部子司

勾院　都磨勘司

理欠司　憑由司

開拆司　河渠司

提舉帳勾磨勘司　三部諸司僞吏

孔目院都監　孔目官

衙司

三司

五代職官志後唐莊宗同光中勅鹽鐵度支戶部三司凡關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蹤梁之舊制也

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

國朝三司凡二十四案曰兵刑冑鐵商稅茶課塩末鹽設賞給錢帛發運百官斛㪷糧料騎憂稅秋稅東上供西上供修造竹木麴衣糧倉乾德五年度支判官侯陟言其不均詔令三部各分領八案咸平四年併夏秋稅為一曰戶稅併東西上供併行木場修造倉案場衣糧大中祥符七年別置帛平案其後重塩定鐵八案以判官三員分領兵刑冑鐵曰商稅茶曰顆塩末塩設度支八案以判官三員分領曰賞給錢帛曰發運斛㪷百官曰糧料常平騎戶部五案以判官三員分領曰兩稅麴曰上供曰修造依糧

淳化四年詔自今只置三司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三部勾院只置判勾一員判官一員其三部僞吏並仍舊貫三司使只書案撿外處符牒並令判官推官通書頒行冬十月以左諫議大夫判三司魏羽為三司左計使戶部員外郎董儼為右諫議大夫三司右計使先是三司等領堆積晉吏弛慢因而為奸居其任者不能發擿禁止至是用魏羽段惟一等議分天下為十道兩京為左右計各置判官領之置三司使二員魏羽主其左董儼主其右中分諸道以隷焉凡國用支費租調歲課以其籍上於總計司而經度之閏十月以給事中陳恕為工部侍郎三司總計使十一月辛未詔總計使陳恕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十道事合于論議度並令恕等恭預為

咸平五年塩鐵使王嗣宗言令三司奏事有可許者請令判使一人撰録送史館上曰三司務繁若曰有者甚必妨公務可令逐季録送

使

五代史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以前許州節度張延朗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之下三司有使額自延朗始也唐制戶部度支以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而有塩鐵轉運使天寶中楊慎矜王鉷楊国忠繼以聚貨之術猾上受寵雖然皆守戶部度支本官帶使額亦無所改作下及劉晏第五琦亦於舊制自後亦以宰臣分判一司不置使額乾符後天下兵興隨處置租庸使以主調發安罷則停梁特乃置租庸使俾領天下泉貨莊宗中興累改者不閑典故踵梁故事復置租庸使以魏博故吏孔謙專使務歛怨於下靳來王室者實租庸之弊也明宗嗣

住思革其弊未及下車乃詔剷除使名但命重臣一人判其事曰判三司至是張延朗自許州入再掌國計白於樞密使請置三司使名宣下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覆奏授延朗特進行工部尚書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兼判戶部度支事從舊制也

明宗不從竟以三司使為名焉

國朝建隆元年以宣徽北院使李崇矩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充三司使其後有權點檢權同判之名

太平興國八年分置三部使

淳化四年復置三司使一人十月置左右計使又置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先是三司簿領堆積胥吏弛慢因而為奸不能撥擿是復魏羽陳惟一等議分天下郡縣為十道曰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道江南西道兩浙廣南東京為左計西京為右計各置判官領之置三司使二員中分諸道以隸焉

五年詔罷十道左右計使復置三司使

咸平六年復以寇準為兵部侍郎充三司使

天聖四年以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程琳權發遣三司使公事凡權發遣者皆攝其事也

慶曆三年以知永興軍葉清臣權三司使蓋官輕則為權使公事清臣再領三司云權使者中書誤也自是遂令權使與權使公事為兩等

嘉祐元年七月制以武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除工部尚書三司使三司使當用舍人院制除今降麻宣翰詞也

九月翰林學士歐陽脩權發遣三司公務事學士不經布權發遣者亦曾攝其事不正也

宰談子聲賭得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案檢一通乃除宰相判句兼判三司堂檢前有擬狀云具官劉句右件以劉句經國才高正君心切方屬體元之運實資謀始之規宜注宸衷委司邦計斯物當度求贊聖明臣等商量望授依前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兼判三司散官勳封如故未審可否如蒙允許望付翰林降制處分謹錄奏聞其後有制書曰宰臣劉句可兼判三司公事宜令中書門下依狀施行付中書門下准此四月十五用御前新鑄之印與今政府行遣稍異本朝要事對稟常事擬進入畫可然後施行謂之熟狀事速不及待報則先行下具制草奏知謂之進草熟狀白紙書書宰相押字他執政具姓名進草即黃紙書宰臣執政皆於狀背押字堂檢宰執皆不押唯宰屬於檢背書日堂吏書名用印此擬狀有詞宰相檢押不印共其為異也大率唐人風俗自朝廷下至郡縣決事皆有詞謂之判則書判科是也押檢二人乃馮道自弁始也承延齡之役以蒲代是書人甚寬擁之越次而授國朝至道元年以殿中插秉崇吉為度支員外郎度支副使崇吉以吏部令史補選主中書堂後官明習文法清白勤事故越次而授焉

戶部使　副使

六典漢成帝置尚書五人其三曰民曹主吏人上書事後漢以民曹典主繕修功作魏置左民尚書晉初省之太康中又置惠帝時有左民尚書東晉及宋齊並置梁陳置左戶尚書並掌戶籍兼知工官之事後魏北齊有度支尚書亦左戶之任也後周依周官置地官大司徒御隋初曰度支尚書開皇三年改為民部皇朝因之貞觀二十三年改戶部明慶元年改為度支龍朔二年改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戶部光宅改地官尚書神龍元年復故

唐至德已後鹽鐵始置使而戶部度支本司郎中侍郎判其事後度支復置使而戶部職事度支兼之或以本司官判度支版使 唐書[illegible]中宗朝為京戶[illegible]王[illegible]時主表宣主曹[illegible]重之因文付而許判戶部事公堂辭以不[illegible]致殷[illegible]充[illegible]始曰已歲[illegible]使[illegible]四特論三司中戶部最清簡為多議也公曰事不由宰相[illegible]請我由徑而得難能東至戶判分辨為

三司中戶部最清

判官

國朝開寶四年殿侍御史劉汝礪分判度支公事五年以殿中侍御史分判度支齊明為度支員外郎充度支判官

淳化四年詔三司只置判官六員推官三員其三部僉吏並依舊三司使止書案檢外處分狀並令判官推官通書頒行十月置左右計司為十道判官

五年置置總計司判官十二月勅自今三司判官主判官推官等見判使並同南省郎中員外郎見尚書丞郎之儀凡公有事並須取槃判使商量不得專輒聞奏其月罷左右計使復置三部使每部置判官推官共四員各領兩案公事

咸平六年八月詔度支戶部二案公事繁簡不拘宜令三司使酌其閑劇命判官六員分掌之

治平元年以尚書都官員外郎三司脩造案勾當公事張穀權發遣三司戶部判官公事尚書都官員外郎知開封東明縣度公弼權發遣三司度支判官公事特用資淺人欲久其任而責効也 三司之職廢久矣由官以次進而任用不久也今天下才行盛達出入雖顯者有之未及究其本末而已用矣其他賦吏數輒留以養資[illegible]遷為[illegible]而不事其職苟觀望之至是中書奏請擇其由累吏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其錄以待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為出入之資於是以鹽鐵[illegible]案度支錢帛案度支發運案戶部修造案及鹽鐵司更初任通判一年以上人權發遣使又二周年令再任與理知州資序二任通判又九州占共理第二任提刑資序出外知州二任通判一年以上人權發遣又三周年令再任方理初任提刑資序兩任通判又六周年且令依舊與理第二任提刑資序二任通判及九周年與三司判官領出外者與特遷副使[illegible]有定命

四年八月詔三司久任權發遣官五員許於知州人內通選如已經知州人候到任及二年即令再任與理提刑資序

參預邦計 國朝乾德三年詔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判官各舉以參預邦計者不慎選時才不考課定其殿最勞財於功過無以拼咱 慎選時才 上 豫貫紬緝 東齋紀事太宗時為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今民之絕時預給庫錢貨之數此令諭納於官便貫紬緝蓋始於此

推官巡官

國朝初承舊制三司每部置判官一員至乾德四年詔各增置推官一員總斷逐司公事仍別給印

太平興國三年以磁州軍事判官張仲咨為右贊善大夫充商稅案推官大名府莫準縣令朱澤為右贊善大夫充胄案推官懷州軍事推官鄭居中為將作監丞充麴案巡官刑州司寇參軍王式為將作監丞充末鹽案巡官先是三部所掌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太宗屢使督察有所不及而商稅胄麴末鹽最為繁劇故擢仲咨等分領之

推勘官

國朝治平三年罷三司推勘官初三司舉京朝官一人專領推勘事至是三司奏以為不便罷之然議者不以罷之為便

熙寧二年九月復置管勾推勘官一員仍舉京朝官或幕職州縣官充

勾當公事官

國朝康定元年詔三司舉係通判資序朝臣二人充三司勾當公事治平元年八月以尚書比部員外郎王荀龍屯田員外郎周革並勾當三司修造案（是歲旧止一員至是以兩水壞軍營官舍特增一員）

三年六月罷管勾三司使廳籍尋罷

熙寧二年九月復置管勾官一員

勾院

國朝初三部各有勾院止本部判官主之至開寶五年以鹽鐵戶部勾院為一院度支勾院為一院太平興國五年合三院勾為一雍熙三年復分三部勾院淳化三年復為都勾院五年復分置先是分三司左右計各置判勾一員又以一員總判之至是罷左右計復分置為至道二年復併三勾院為一三年復分為三咸平六年陳堯咨上言三部勾院可合為一仍領其本職因命之大中祥符九年分勾院為三時議以三部勾院並為一司實為繁劇雖重官為之徒益事勢於勾稽則愈疎矣至是復為分三選才力幹敏者為之

務商入粟以易鹽（國朝李士衡判三司勾院時度支使梁鼎奏皆民力轉粟塞下而轉直為邊官自鬻之歲得鹽鐵三十萬士衡為民力困請依舊募商入粟以博易鹽之真宗是其言）

都磨勘司（主諸收支司拘收司附）

國朝開寶七年以司農丞桑墳為左拾遺兼點檢三司磨勘司

端拱二年詔置三司都磨勘司

至道中又置提點三司公事尋廢其帳籍並歸都磨勘司淳化三年置主轄收支司咸平四年置拘收司並以判都磨勘司官領之

理欠司（勾鑿司附）

國朝雍熙二年詔三部各置理欠司舊曰徵欠司乾興元年改為鑄納司天聖三年復改今名

咸平元年又置勾鑿司景德四年

憑由司

國朝雍熙四年以塩鐵推官李惟一度支推官朱賦戶部推官
崔維翰分判本部憑由司○太宗以天下倉場庫務中發錢草
其數浩大故推一等專主之不發書本職公事
淳化二年合三司憑由司一為
至道二年併部憑由司歸理欠司

開拆司

國朝三部舊名有開拆司止本部判官兼領開寶五年以塩鉄
戶部開拆司為一度支開拆司為一太平興國三年別置推官
一員領之雍熙四年以三司開拆司推官右拾遺直史館韓國
華判三司開拆司至道三年復○員主判咸平元年省一員遂
為定判又有○勾鑿司行文帳生事催驅司催促未了文帳生
事發放三司諸案牒帖○受事司受諸處送到罪人○街司掌
軍大將差遣並開拆司主判官兼領○內衙司仍以諸司使或
內臣一員同勾當淳化二年又有○帳籍司四年併歸開拆司
兼領

河渠司

國朝皇祐三年三司請置河渠一司專提舉黃汴等河堤功料
事九月詔三司河渠司汴河每年一開濬之至和二年以殿中
丞李仲昌都大提舉河渠司以仲昌知水判官特任之
嘉祐三年詔置都水監罷三司河渠司

提舉帳勾磨勘司

國朝熙寧五年右正言知制誥直學士院有詳中書條例曾布
言伏以四方財賦其為名物豈可甚計凡給納斂散盈耗多寡
非有簿書文籍以勾考之則乾沒差繆漫不可知故內自府庫
外至州縣歲會月計以上於三司紙札之須賄賂之費遠近之
人以為勞敝三司雖有審覆之名而三部胥史所行職事非一
不得專意於其間近歲以來因循不復省閱其為弊亦已甚矣
臣比被置司盡取三司所管帳籍刪去繁冗具為法式以施之
天下然勾考之法知欲則亦但為空文臣欲乞於三司選人吏
二百人專置一司受以驗磨天下帳籍以至三部勾院並皆選
以審覆其人吏各優給請受課以功限立定賞罰仍自朝廷選
差強幹臣寮專切提舉所合措置條約乞下詳定帳籍所詳具
以聞詔付詳定帳籍所六年八月中書門下言新差提舉帳司
勾院磨勘司李承之請降中陳事件詔行遣以提舉帳勾磨勘
司為名九年十一月詔減罷令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兼提舉

三部諸司屬吏

國朝景德元年九月宮苑使劉承珪等言奉詔與三司使同選
閱三部及諸司節給前後裁定合留人數
三部并諸司定留八百九十七人
塩鉄百五十六人　度支百八十二人
戶部二百一十七人　三勾院百人

都磨勘司三十四人　都主轄支收司二十三人

拘收司四十人　都憑由司四十九人

都理欠司四十六人　開拆司五十人先是　真宗以

計司吏人能否雜混令承往勾本司副使同加試驗頗有書計

非精或年負罪犯帝念其祗役歲久並其事狀並補三班及借爲

仁宗特有三司鹽鐵都勾押官段正鹽鐵商稅案前行陳祚商

稅案後行王文穡等奏天下商稅併增併虧各五周年者並取

一年高者爲額從之嘗謂三司使副曰財穀之事此輩雖是胥

吏卻知本末苟有所長其須採用不可以其賤吏而不聽言其

上之寬仁納言如此

大　太平興國　鹽鐵孔目院都監周諡爲

度支孔目院都監李崧爲戶部孔目院都監列左推官名下

淳化五年分三部都監參書本部諸案公事立在判官之下推

官之上咸平五年詔三司都門且差內品二人勾當

孔目官

國朝開寶七年以光祿寺丞崔君充鹽鐵孔目官太僕寺丞徐

元充度支孔目官少府監丞張玘充戶部孔目官志至道元年

上召三司孔目吏李溥等對崇政殿問以計中使押送中書

限五日變令條奏上謂宰臣曰李溥等各令陳所見頗

有所長朕嘗謂陳恕等曰文章德吉此

職官分紀卷十三終

御史臺　大夫
侍御史知雜事附　殿中侍御史
中丞　治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監察御史裏行撿校御史附
督軍御史監軍御史附　節符御史
防禁御史　主簿
推直官推勘官　三京畱
理撿使　登聞鼓
登聞撿院

御史臺

漢官解詁注云西京謂為御史府亦謂御史　京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而應劭　按　上御史臺此則當是廷尉呼為御史臺非　名也

隋百官志梁國初建御史臺置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置一人屬官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九人殿中御史四人又有符節令史員

北齊御史臺掌察糾彈刻中丞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撿校御史各十二人錄事四人領符節署令一人符璽郎中四人後周以為司憲府隋高祖置御史臺大夫一人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八人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各十二人錄事二人後魏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為御史中尉請革選御史奚後雖其事每一中尉則更置御史自開皇已後始自吏部選用仍依舊入直禁中煬帝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幷御史為三臺開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罷其制又置主簿錄事員各二人

唐職官志御史臺秦漢曰御史府後漢改曰憲臺魏晉宋改曰蘭臺梁陳北朝咸曰御史臺武德因之龍朔二年改憲臺咸亨復光宅元年分臺為左右號左右肅政臺左臺專知京百司右臺按察諸州神龍復為左右御史臺延和中廢右臺先天二年復十月又廢　大夫一員中丞二人御史侍四人主簿一人錄事二人主事二人令史十七人書令史二　人殿中侍御史六員　殿中監

令史十二人

唐百官志御史臺

殿中侍御史九人監察御史左臺右臺專知百司監軍按右臺察州縣兩臺歲再發使八人春曰風俗秋曰廉察臺御史有缺有撿校有員外有試神龍初置察書四年以兩臺吏糾舉苛察百寮厭其煩乃廢右臺延平元年復置歲中以尚書省錄左臺月餘而入臺復廢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後有撿校裏行內供奉或兼或攝諸使

下皆亦知之會昌初升大夫中丞二品東都留臺有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御史三人元和後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御史監察御史主留臺務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備

通典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即於臺門候御史御史徑往門外收採知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玄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

國朝治平元年閏五月詔御史臺閤門十日一具文武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為冊月上之

周歷三臺後漢蔡邕以侍御史轉持書侍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三臺御臺運晉書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之臺　其門北開北齊楊愔御都政事云御史臺在宮闕西面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厥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北向者蓋武變古之至哉建造者不習故事循龍朔中改司經局為柱房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隨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特以兵部尚書李圓通兼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開北門非也　籠架北省控制南司此標崔遠為中尉尚書後隸棄御史監選不與及選為僕射選泉御史宋遊道判云臺從射昔選司羅罘比臺令居札闈控制南司迷不與

大夫

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石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　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執法中丞　殿中蘭臺掌圖書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〇哀帝建平元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

後漢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制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為司空因別留中為御史臺率

魏志建安置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

隋百官志秦御史大夫以貳於相光武中興丞相與御史渠國初建御史臺置大夫隨煬帝降大夫階為正四品

唐職官志御史臺大夫一員正三品秦漢之御史大夫副丞相為三公之官魏晉之後多不置大夫以中丞為臺主隋龍中復大夫降為正四品武德令改從三品龍朔改為大司憲咸亨復為大夫光宅中分為左右臺大夫及改右臺去左右字本從三品會昌二年十二月敕大夫秦為正御憲為副相憲未改為大司空與丞相俱為三公掌邦國刑憲肅正朝廷其任既重品秩宜峻宜六御尚書例升為正三品書之於令

唐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員正三品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制覆囚則與刑部尚書平閱行李東務事焉為導朝會則率其屬正百官之班序遂明列於兩觀監察御史二人押班侍御史舉不如法者文武官職九品以上及二王後朝朔望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武官三品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五品以

上及衙當番者五日一朝號六參官弘文崇文館國子監學生四時參凡諸生及八朝及以恩追至者日參九品以上自十月至二月停指以朝五品以上有珂蕃官及四品非清官則否凡朝位以官職事同者先爵爵同以齒致仕官居上職事與散官勳官班則文散官居職事之下武官散次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為後親王嗣王任文武官者從其班官卑者從王品郡王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居同階品之上非任文武官者嗣王居太子太保之下郡王次之國公居三品之下郡公居從三品之下縣公居四品之下侯居從四品之下伯居五品之下子居從五品之上男居從五品之下以前官召見者居本品見任之上以理解者居同品之下本司參集者以職事為上下文武三品非職事官者朝參名簿皆稱曰諸公凡出不踰四面關則不辭見都督刺史都護既辭俟旨於側門左右僕射侍中中書令初拜以表讓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及諸司長官謝於正衙後進狀謝於側門兩班三品以朔望朝就食廊下殿中侍御史二人為使涖之

六典御史大夫一人從三品後周此朝並不置大人而以中郎為臺主隋諱中依秦漢置御史大大夫從三品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中丞為之貳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

五代百官志御史大夫從三品會昌六年升為正三品九國志吳世家武義元年改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

國朝官品令御史大夫正三品

上識知人前漢兒寬為御史大夫因暴相諸大通五經為得士為弟子賊御史大夫壯徵楷大夫自以得御史大夫呈吾為闌寬為之諸大笑以至與寬既封禪從上前大不能及進中瓶日上疏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用諫於上

諫御樓船前漢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數諫上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聖臣言臣自刎以血汙車輪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弄印高帝欲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王相上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之

奏事日旰忘食張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而已

黑白分明薛宣以明習文法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奏御史辟國二千石解退程是白黑分明由是知名出為臨淮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歲餘月餘御史大夫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御史之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親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選臣見少府宣才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用廉儉陳宣行能惟陛下留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

內承風化任統理才茂行絜達於政上至官府不敢當位杜延年杜周之子亦明法律為御史大夫父府官不敢當位明皆當其處

論議無所拂于定國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駁譏定國明習政事率書亟揭譲可

長者張歐為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其愛人也為也

燕入奏事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

不好立名直不疑為御史大夫惟恐人之知其為吏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

布被公孫弘及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

貢弘注為御史大夫烏市破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
差賊知類官正無類陛下安聞其言上以為益賢之
朝夕烏 朱博為御史大夫府百餘區井水無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使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注云史言此者蓋御史大夫之職當為尊崇也
召諸尚書問事 哀帝以為御史大夫召諸尚書
質直 貢禹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尚在位數言天得書數十上天子不其識歸未及從論善其質直為

宰相之副 貢禹為大夫而筆陰守丞嘉鄉古云宇棄除縣丞者其人名嘉上封事言君直狂才德賢御史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丁可不進平陵朱雲直貢之武中正有知略可使以百官吾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

為三長史所譖 張湯為御史大夫為長史朱買臣等所譖為亂使趙禹責湯至謀湯曰今人言君者當會伏人子重發君數欲今君自為計何多以為書謝上書湯曰臣者三長史也帝追惜湯是乃誅三長史

為百僚率 哀帝平二年未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寮率從之

請削諸侯之地 晁錯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

去副封以防壅蔽 魏相更數條漢掌事之由其與奧有條說故事上書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之有不善屏去不奏及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刀筆之吏臣執之 吾武帝集武帝伯扮寺臺招尋臣二千石有詔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座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競為官政 唐王鉷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劉晏臺政有門稱其更繁之由是自中丞侍御史以下各自恭人字府省清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史事奏以為不使送議夫之帝韶曰御為御史淨內威云所條甚副朕之所委大宗司啟事大夫以下置宗御史競為官正略無私隱凡一切皆責事無大小悉令諸大夫指有所意者使州上其罪前後從出治臣衆

群察側目 上

臺中與長官 御史大夫李承嘉當召諸御史責之曰日御史彈事不咨大夫孔子衆不敢對惟御史蕭正思繼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也每事專彈自彈事不相關由右先白大夫而許則彈人也承嘉默然大夫不知白誰

朝彈暮黜 陸象先守御史大夫時僧慧範恃太平公主權勢奪百姓店肆州縣能理象先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議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以矣

清勤嚴猛 韋懷光為御方事御史兼御史大夫性清勤嚴猛吏下畏之凡犯法者皆不撓邑旨獨朕意耳

書提所御史大夫太宗嘗謂提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為卿者卿勉之提拱臣謝曰臣駑不足以辱陛下高注且臣非無德而忽殿當御故事之上臣頻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

當大夫冀 元忠所疾諸御史書者之稱為揚若後擬元忠使淚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懷懿曰大夫貴味片爰不厲令味吾當即嘗吳元忠剛直殊

見侍御史坐不起 書裴為御史大夫見侍御史坐不起時謂為國為監察當持往徒集咨患之以其事累朝士

為凡不起 松知人為以才稱特達志於事業諸作常人知舊又宰為大常鄉為某廷中書舍人大某當欲使用書狂門丁馬袞陳其敗报井宰相當遂擢十九年征遼擢人運根為云宰相事生中塗使上然之竟以安欲大書徵為御史大夫自以宿

耳日官周宿持 坐無重循歷臺散為中丞以下拜謁事為凡不起位金紋孔曾不降來而察為亦無以問為

之 書思藩是御史大夫拄塞踐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禮處以為憲各日耳目官固宜舞立鶴鶉當衆會之

見弟並拜 偶李何處守兜宗書室師武李峴并戶部庭召至行在升戶為御史大夫並拜之

史大夫將兄李兼為部侍郎戶部御史大夫乾元初兄宗遷京自尋至兄嶮為御史大夫兄弟供列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

以名望君拜中外肇聽 李光弼并御史大夫並見其兄之以名望升中外肇聽史大夫自貞元以來長安士庶皆美之中位缺史唯其人是光以名望升中外肇聽又居位亦無備事但觀水作相之履不得志見吞必曰無以宗宮郭遠已

言不可使外戚強盛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正色立朝時宣宗見為官必先拜賠在列大夫人情宗舅鄭光為節度三日召乃罷鄭光罷曰不可使外戚強盛

辟車要秩事席桂班 中宗受言明日揚吾忠

烏臺峻扶脊俱崇班 秦翊授右搢授臺大夫日辟車要秩并臺大夫別臺帝雄班惟賢是屬

曰烏臺峻扶望攄職思巷俱崇班威高名室識副相之衷級貴資御之道任前岐州蘇珦詞吞建潔重望當攸既光大廈之才

表八臣州之用西京長寶直挫避輿右輔烏眠風廷寡見遂為

宰相 通典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居外之間平章又知機務

宰相之職所以其書云薛資臣遂為宰相薛宣當賢臣衛皆至

丞相而貢禹御為御史大夫

中丞

前漢百官表 見御史大夫門

後漢百官表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周禮掌建邦之官刑以主治王宮之政令干寶注曰若御史中丞漢儀曰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選侍御史高第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寮出為二千石
漢官典職御史中丞三人故二千石為之朝會獨坐掌蘭臺諸
州刺史糾察百寮
韋昭辯釋名釋云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也辨云此中丞自御
史中丞有二其人別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
漢舊儀御史中丞督司直司隸司隸督司直督刺史刺史督二
千石以下
漢官解詁注建以來省御史　蘭臺十有五
人特置中丞一人　次尚書掾屬
略御史中丞一人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故
曰中丞
晉職官志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時御史有二丞其一御史丞
其一為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
按章漢因之及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
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
又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御史臺主歷東京至晉因其制以
中丞為臺主
宋百官志漢東京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則中丞止車執板揖
而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而以不知其制時省中丞每月二十五
日繞行宮垣白壁史丞按漢志執金吾每月三繞行宮城疑是
省金吾以其事併中丞中丞二千石
南齊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晉江左中丞司隸分督百僚傳咸
所云行馬內外是也今中丞則職無所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
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相毆擊宋孝建
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值亦得斷之餘內外
衆官皆受停駐
隋百官志梁國初建御史臺置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置一
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皆糾彈
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
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
絳鞲執青儀囊在前題云宜官書以受辭訴一人緗衣執鞭杖
依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
後魏中丞一人
唐職官志御史臺中丞二員正四品下掌御史臺有二丞掌貳中秘書謂之書丞末改為御史長史後漢復為中丞後魏改為中尉宮正北齊復曰中丞後周曰司憲中大夫隋為中丞為侍書御史為從五品武德因之貞觀正曆高宗為改為中丞置二員龍朔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復為中丞本正五品上會昌二年十二月勅中丞為大夫扶其官不常是中丞為憲臺長令九寺少卿及諸州刺子司書京兆少尹並府寺省監之貳皆為四品下唯中丞官重品秩未崇可升為四品下其丞郎出入進用書之令

唐百官志御史臺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餘見大夫門

六典中丞二人正五品上晉宋齊梁陳並以中丞為臺主品秩四梁制十八班中丞班第十一後魏改中尉正三品太和中為從三品北齊復曰中丞正三品後周秋官置司憲中大夫二人掌丞司寇之法以左右刑法糾正御史中丞之職也隋省中丞官置御史大夫為臺主以持書侍御史二人代中丞之任歷代品秩並同唯北齊為從五品隋因之大業六年加至正五品八年又以從五品皇朝因之自從漢以來御史中丞皆一人皇朝因之

五代史百官志會昌二年御史中丞正五品亦與大夫同時昇為正品晉天福五年二月以御史中丞為清選正四品按唐典御史中丞五品上今始升之

國朝咸平五年三月癸卯以右諫議大夫宋太初權御史臺事甲辰御史臺上言右諫議大夫王化基先權中丞正衙常參立中丞塼位內殿起居日立本官班今宋太初以右諫議大夫權臺事請定立班制詔如王化基例

官品令御史中丞正三品

微文深詆史記減宣為御史中丞幾二十年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執法殿中漢書陳咸為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百寮震慄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為中丞奏正非法百寮震慄三獨坐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執憲奉法多所糾正謝承後漢書陳棠拜御史中丞執法奉憲多所糾正百寮所敬奉法按舉無迴避漢靖書馬嚴拜御史中丞賭窮饋衣服事馬嚴奏劾按章中明舊典奏去按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百寮嚴憚魏志夏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鮑勛為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勛以呂正坐上言左遷侍書

執法入為中丞錢暘字允字士宗出為官族出為郡守八為御史中丞得直司之體魏鄧颺之御史中丞明憲直繩甚得直司之體外生劉毅權重當時朝糞不怫附鮮之立心高相特不屈意於毅甚恨焉立朝正色宋書荀伯子為中丞彈糾不避權勢內外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或延相論其言切直又頗雜嘲戲世人以然非之不阿權戚蕭惠開為中丞百寮畏憚之八年入為侍中其年詔曰惠開前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既甚嘉之可更受御史中丞執法中司得賢拜御史中丞執法中司百寮敬服

與洛陽令分路魏武帝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已以土主多逐捕不救擔當也

正繩直筆晉因虞字子思為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秦王司事正繩直筆權貴屢肅真可畏寅敬王司馬佑字元詢為御史中丞遷尚書公凱大宗即位未解表辭職大司馬禮遇之中丞疒吹學角掐奏翁且大不欲請升軍明曰且見奏事數曰然也乃獲罪我真可畏也明法直繩內外震肅傳宣為御史中丞明法直繩內外震肅甚有威風

忠亮至勁可謂主臣顏延之字李文建御史中丞中宗其公忠謂延曰卿在朝正色不茍素無朋

忠亮至勁可謂王臣奏免尚書僕射十餘人劉隗為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以御真

請免才協官晉中興書謝遠廷御史中丞尚書郎臺推八直去尚書刁協大司馬門外協辭讓避之協以書責不肯尚書令

成儀奏時陰為節還奏事刑不能遠奏上尚允協官詔令白友頁職百官避江左御史中丞不得傳入尚書省中不問輒至百官還為中假得自事者亦皆遣而中丞允撤白簡宋御史志盛為御史中丞彈奏王摩文云摩官品應簡彈劾白簡以聞又任昉為中丞彈書景宗文奏云謹奉白簡以聞青箱王淮之自曾祖彪之傳閨家書練諳漢儀自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御史中丞為百寮所憚自彪之至淮之四世其職肆世居此職上

朝士畏其筆端梁州陶侍祚使為御史中丞甚得志舜肅慕閣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王傳述云秦維為人品允朱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南司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殺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貨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托杲杲不答杲或當問之以問杲杲曰有之帝曰職也之否杳曰不識其人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大也奏劾尚書令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明

憲直去 徐爰之斷建興憲時爰之爲揚州
刺史琳之事蹶 掾之辭釋於琳之使復其事琳之
不許曰但得竹掌相正當
生何須勤我耶自是百寮震肅莫敢犯禁 唐從 百寮肅震 上 近世獨
步 王竜爲御史中丞明時帝作相謂竜曰君昔在尚書
妄行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寮也竜於是中書令謝朏等及二
千石大縣官長多被奏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
來以來不復有此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服章嚴肅若不
可犯 吾徐陵爲御史中丞時安王成頊爲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
對直安殿僭戲陵王成日仰墨朝臣大臣更被書陵乃奏彈之
大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
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文帝爲失色陵遣殿中御引王下殿自
是朝廷肅然
䝴揚輻奏龍門之進 任昉爲御史中丞時奏彈劉 其漁者暖彥到敕別彈劉緩劉
孝綽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 清憲 沈約拜中丞表云 眼者憲實著乘績 切 公平無
進緯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所阿附 陳徐陵子有志操爲御史中丞修公平無所阿附 當遣
書令工建里重一時爲憲所劾從主衆委任焉
居職 王淮之爲御史中丞爲百寮所憚淮之父訥之王爲中
丞自處之至淮之四葉居其職淮之常作五言詩范泰嘲
之曰卿惟解彈事耳淮之正
色答曰猶差卿也載雄狐 以廉介賜田五頃 王悅之字少明東海人中爲黃
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
介賜良田五頃以爲侍中 白衣領職 而齊陸澄爲御史中丞奔建元年驃騎充憲事家奴客爲劾
子彈彈勸憲舉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諸見登官上表自理言
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義帑外詳議尚書令褚彥回等奏以承左丞
糾王丙中丞不糾見官者甚衆奏澄謬限肅見貽捷後見上
憲彥皇明下登朝衛請以見事免所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 烏
衣郎 王僧虔爲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
衣者立微被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
爲三兒皆作 宋中興兒弟三人並登御史臺中丞稱當者多諸
俾憲部家先大伊與世孔氏從爲人所異人語曰稱
三兒皆作中丞 崇榮書發江湛承歲得入車 路如中
東人盡皆善著 得入車輻 丞從步避道首至是求患焉
老虎 晉陸鳴御史中丞明事直絲 周處爲前趙 鬆贊贊善射行 顯著爲 權換
解字 陳陸繕爲中丞以父之所終辭不許乃權換解字從居之 優而不卧 陳王晉書度爲御史中丞優而不卧
清直之人 後漢尚恭之字道撫爲御史中丞當其壽陽公主行犯者略無赦捨年阿之不止道撫令卒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

恨訴于帝謂公主曰高尉者置之人汝所執者公事豈可以私
責之也道撫後見帝帝曰一曰家誅行路相犯極以爲御史得
獨爲公主斷朝廷與事 在謝曰臣蒙陛下委不敢 李生循漢汲黯 李愿爲御史中丞對
高祖帝爲李生又從容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遠近畏之
不揮者即 後晏宗呈子忠剛暴但以忠烈自許爲御史中尉爲
曰按御史中曰令尉督司百寮御史案禁內人云中尉
出行王公百辟避路肅宗之世爲臨 僕射元順不肯與
名又不遂簿故 元
尉 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貴不宜下辭中
案投聽知其奏臣去月旦朝堂謁尚書案
應朝命 喜復據灌思爲尚書郎中執缺伯從
注云按書事御史中丞 於後道中尉下車執笏御中車
上章手札之以其所言明非疑譴臣既見其業爲法將即遣從
問事何所依人溪尚書郎中王元旭執出蔡氏黃官似非穿鑿
始知業工亦見魏典臣按漢書宣帝爲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
尚書令俱會殿廷並事席而坐京司號爲三獨坐又尋魏書
使侍晉文書傳假皆云既爲中丞百寮震慄以其所言則中丞
不撰臺郎豈已人其憲臺不屬都坐並非今日又其職令云朝
會夫時所加彈糾則百官專席應送上臺均其明矣又皇太子已
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豈肯御史又亦負其紹從
其奏乃爲 亦捧 北齊宣帝使勵王叡武成第三子初封陳平
天將所停 王升開府侍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
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從
乾隆御史中丞出者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遂住車去牛頓
乾武成使御中丞遇丞相宥赤棒棒之自都鄴後觀此蔑
絶武成強繼所使一依舊制徵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見
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爭僻常
手后在車林園東門外流暮陸書步步陳況之遣中貴驟馬趨
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
帝大笑以爲善使知令駐車傳語良久殊書倍京邑 當使天下
肅然 齊王高登用崔暹爲中尉宋遊道爲尚書左丞謂
之曰卿一人當南臺一人當北有當使天下肅然 歷五院
唐尚書故事云臺儀自大夫以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
朝歷政五元者共二人李尚隱張廷玸溫造邀
龍衡喝道 溫造爲御史中丞左拾遺舒元褒上疏論之曰中丞
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
之龍衡喝道但以崇高自大不思前代之弼國朝故事伏奏
衛中除官相外無所迴避憲朝廷典禮淮陛下侍臣中丞誰爲

李吏官之侍臣與陵足不敢決何以持綱紀進退左右補闕李
處於衙外貴不避權勢收人沙奏故无褒上疏論之
白辟三院 憲者故院三院御史臺中大夫中丞自辟請令于朝
揣孤消為御史中丞特置是對本中不由憲長而除
援密丞相之體貌也韓令諳行詞拒御不納
吏改太常博士居中外司熟當鞫相御之 打所陳必於紫宸
殿 韓皋為御史中丞常有所陳必為紫宸殿對自倚而請未實
請便殿上謂之曰我與卿言於此不盡可來延英當與卿從
容或無責事執友或謂皋曰自乾元以來群臣啓事皆詣延英
方得詳盡公何獨於外庭對眾官以陳之無乃失於慎密乎皋曰
御史天下之持平也摧剛直枉唯在公共所言之事實人知之
奈何求請便殿避人切語以私國家之法且延英之置也肅宗
以苗晉卿年老艱於步趨故設之爾後來宰臣因此為請便殿
身以私自售希求恩寵亂政實身率何以 于法賜金
紫 牛僧孺為中丞時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
中人為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面諭之曰直臣事
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
緣此人容爾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為才多者耳
亂天下李直臣小才又何屈哉 兩羅 李達吉
上嘉其守法面賜金紫

為尹李事以李紳為御史中丞與韓向職易持
江州李中丞紳以為出位論者為御史中丞與韓愈為京兆尹易持敕
而遂之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知
剛編必與韓愈爭無出御史中丞紳大夫臺參後往來論事愈復往
言詞不遜大喧物論臺府之爭改吏部侍郎出為江西觀察使
殘字待神票學不悟遠古係誠謂其心而外任合中使至家奉
宣旨賜帶神勳宣使諭且言為遣書論非悉聞之待間
無之笑中藥日面自陳訴帝方省悟乃改受戶部侍郎 羅織
則天特餘史來後臣之為左臺御史中丞到是畢息無六言者
道路以目與侍史後思上司朝拜事東華寺同思相與付事無
頸數百人御金其告一事共為羅織千里響應又與其黨
山鑿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有條貫支節布置事狀由緒
奏不奉詔意 遺薛存誠為御史中丞僧鑒虛者交結權
遺待中人為威福殺社作賊因事按鞫得姦贓數萬
上欲救之存誠執奏 不從與眾貨吏雜處 姚暮為御史中丞奏戶部
不奉詔意答狀之 侍御判本司事參奏
口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眾貨吏雜處 崔從為御史中丞奏
乞罷中司事判戶部公事從之
崔從為侍御史會依用從自代為中丞從氣敦武岐王邑立朝
弾奏不避權幸事國素潤或忖伏內皆心抗章論列請歸有司

官屬選用宜得實才 高元裕字景圭閩成年改中丞風望峻整
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
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點為貴乎是以
中備為外商臺以不稱出之為府所擢之史職 奏進贓錄 中書御史
觀察使廬用以遠勢進賢錢十萬贖死詔按贓汙 御史中丞
居之中外對贓官下府庫也用仁智泉小奏曰天下之家同非
贓以所思待割之為法臣上下以案別 錢以表
錄為名因緣割剝生人受賕臣請行天下貪吏以例刊著 中外不絕而
自戒 程孔諱字化文以憲御史中丞綜貫方強自青 累貢請錄 觀元中
年為中丞雅對皮日臣材獨與孤綿之名有稱舉則天貴詞可知
貫諱鐘何也對日臣獨與孤績之名有如舉者則天貴詞可知累
衛此賢奴臣以長老臣屈對氏元德宇遂自衛之中丞不右曰某
使何事擢拜為御侍郎 真宰相 對羅元德宇遂自衛史中丞指不左右曰某
元衡直率人相之特無執 舉綱正則朝廷理 中丞 今御史敬謂文宗謂之
綱紀法臣舉人甚重無 嘗臣綱正則朝廷理中 凡御史敬
日中史臺紀綱之地紀綱正則朝廷理此遂不舉綱紀則天下罪已
臣者大臣以忠所得心稱其首自遂不果將之深公之後自有
家法度復為當人之心或無敢論 父子三人清節不易 裴素
口湖法或未得中丞周邊心弾奏 裴冕

之少子與兄貞度弟天為中丞者唯三人兼中丞特人者之又 驚風勁厲
延為比官父子二人為中丞不易特人美之
集事異 宋為御史中丞與丁居晦竹中丞如何因忠數大臣而為大
節之歎曰宋中錫遂任比官借哉又曰牛僧孺可為大品
大宰臣貴華日嘆為中丞未嘗擇擊以時論望上日不無四察
與鸞中事與上人曰居晦此宮狀書以待訪調李白軍為記風
問以居起比居曰此非所居以擇為中之事 請僕射退位
陳比擬記得居日非所以上聞知丞 裴書恒為中丞僕射
在班位退之均不可如日叛仲為僕射如比均日
而仲何人而日而不交執者希眾為右廣子特人歸
苔 兄弟並導兩塗 為三國之時日朝會又百官司列兄弟兄弟奏請
內外 兄弟並導兩塗 為三國志當見宗字者郡為尹丞兄弟
宰朝兩劃前世所未有特人美不榮之 於亂太子不亂尚書 太子常為中丞奏司得中尉亂臣
為所未前朝廷以法轢皇太子傳 太子傳親余居中丞曹法轢
無以易之 以法轢皇太子傳 太子傳親余居中丞不致諫以法而
晉書云高由閩皇太子所以特見延待上與吾素王法之特遷平直
度支狂遺自揭後皇太子特見延於賜以清廬之特遷平直
九國志南唐江史府保大初遷御史中丞特遷平直無所阿枉
寺揖遇延己弟延魯與魏岑查貫切弄威權史府上近侍之臣

居風憲之地不宜持節藩鎮後蜀范仁恕為御史中丞時封建諸王以仁恕為秦王開使仁恕以中丞居風憲之地不宜持節藩鎮因請免特議遂之

雍容端坐國朝興國九年詔御史府憲令所擊職訟狀鮮九任官屬皆為要劇語曰以示重任豈可因循違從於如聞事中執獄多事委之有司御史專答端坐養高自重而已故令屬吏為蠹無所不至豈所謂俯公求理欽恤之意乎今後凡有刑獄當推御史徒須躬親親問研究詞情不得信任胥吏仍令中丞又知雜御史

振舉故事綱儀整肅職中丞王拱辰為御史中丞晉如雜事振舉故事綱儀整肅書揩御以詳聽許之

親臨鞫問成化四年詔獄無大小自中丞以下皆親臨鞫問不得專責所司

謹畏孔道輔為中丞自定州至京師凡二十里日其公棠院明廣相宋馬真鞋長如此又論蜜事右事天下聳聞風采

天下聳聞其風采上意民欽信者道輔自為中丞相劉平戒以言者以平本為賊上忽其為實拜旋之早求人執用謝史道述中丞騎司遷謝其事時更有衝責我人皆曰此予為此中丞非孔中丞也其為憲民欽信者若謹非

亂絕才皇祐中梁指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論奏林抃撻非亂絕才不合居此官抃乃疏曰臣願言今士人趨進者多端識者少以是未事於撫神以難折人為風采讒說者謂吏者謂之有正事諫官所謂才者豈謂是乎仁宗察其言趨視事

面折林瑀賈昌朝為中丞侍講林瑀者附天子卦位月日傳會為非以推言古義朝因面折之罷平又論瑀所推不經不宜侍上左右仁宗為罷瑀

疏言浮華險薄王時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殊官御史唐介等皆論奏陳升之罷狂謬議者謂介小人趙為諫所誤陳言浮華險薄之狀往來諫官家持換人罪浣以誠所誤精出狀諂或勸從之

不肯以恩意假人杜衍為中丞自宰相而下皆畏之曰是不為己恩意假者也

相而下皆畏上無若吾同姓上晉宣謀官須學史知治體者方可選用御史中丞為紀綱之首貞選用或若為之騰升卯文吳與如吾同姓孝及為中丞事不論理體者不言故上重之蓋大用以知制誥王疇文章雅正立朝嚴介拙為

學重知治體上贈詩晉江經賠孔中丞詩日我行中丞以代榮五領表錦節一十年聞闔鼓動詠技義即依然嗜史同僚家令酒年代改借問唐書鼓人在故人名定高清簡清稽書誰知懷九數流然鳳帷居

作箴陸成御史中丞成紀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切謂憲臺俱有奉累委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勵不切自嚴而云御史中丞蔣者凡為御史中丞執法遏以箴之也封日煌煌天史宿是環要之執法其輝有煒執憲之剛秉國之志雋揚虎視肅清遠懷寄嚴威是曰王臣既直其道實顯其身之不稱視有帶憲行國若柑仲山甫山甫是名爲用彼相異扶其師准南權逆實詳沒生赫赫有圖可無意與夏責有任網亦必直良素玩墻勿使該植且得是憂安得翹翼嘗爾庶係合敗方扼無為對先丹扶厰力悲及朋奕無慧于子色得罪天子內省有悉禮置用作議推以自教

此人不敢不憚爲王濟晉書載王恬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廢大宗即位大司馬溫屯中堂蓋兔田詢大中丞不敢請治罪明日宗溫免奏歎日此人不敕不憚

辭禮法之過太因朝學齊為中丞初明肅上仙議尊太把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召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端台與史曰若曹御史乃不動可是法明布御史史中丞雖欲進復有前白宰相以諫天下禮之過執政不得已為積其事上聞而嘉之

執憲敕下不吐剛茹柔前漢谷永為薛宣封茂行從改前為御史中丞執憲綱下不止剛茹柔字恭擢侍書

御史有言不先白中丞歸田錄御史言事不先白中丞自中山劉子儀為中丞始牒臺中今後有言御史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留班廷爭東齋記事王安簡公為御史中丞營召百官班以進爭張安仁史意遠使上之為羅先位宜叙奉書二從焉

治書侍御史

前漢百官表其治書尚符璽皆有印綬比二千石以上皆銅印黃綬後漢百官制治書侍御史二人秩六百石本注曰常選用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晉志美依曰選御史高第者為之胡廣曰宣帝感路溫舒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寬憲居而決事令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此後因別置廷法老百石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簡晉百官表注曰憲帝以後與所平治為位而已晉職官志按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蓋其使也又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惟治書侍御史四

員泰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後并河南遂省黃沙治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

宋百官志治書侍御史掌舉劾官品第六已上魏晉以來則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也

南齊百官志治書侍御史一人

後魏百官志孝文帝太和八年持書御史第五品上在著作郎下尚書郎中上二十八年後次職令改為第六品上班在謁者僕射下

隋百官志梁治書侍御史二人掌舉劾官品第六已下分統侍御史後齊二人隋因之開皇官品令有持書侍御史一人為大夫之貳從五品下班在尚書郎下大業三年官品令正五品在著作郎下都水使者上年五又減為從五品在都水丞下衛中

導領皆主之即令之御中丞六典唐貞觀中避高宗諱省治書侍御史緣前代置御史中丞

錄官漫漫冤死者半風俗通曰書史尉多當為而易之然位治書侍御史不復其職皇日日錄官漫漫冤死者半

三日周遷三臺後漢黎邑以侍御史遷持書侍御史又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典行臺獄魏志王觀字偉臺明帝幸許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特多幸倉卒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協律令以備顧問郭演魏敬品令云秉爭繩直又賭執棋事則持書侍御史協律令於省側以備顧問

典詔晉高光少習家法明樸刑理武帝置黃沙獄以典詔囚以光歷世明法用為黃沙御史秩與中丞同

歷世明法

上手詔用之杜預為鎮南入辭口發陳壽史才通博宜補東觀上曰壽可作治書否預對曰唯在聖詔所手詔用之

執憲附青囊南史何思澄自廷尉遷治書侍御史宋齊已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事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制初梁天監中自尚書二公郎為治書侍御史在前南奔御史猶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獸御頃大志多深表嚴事略不復理

正己當官不憚強禦後魏高道穆兼治書侍御史正己當官不憚強禦

稱職唐秦仁敬王晉事稱職蕭梁時字素知性剛毅有學術開皇史官高祖紹褒美之稱職初置御史官朝廷以職難正年治書侍御史名

當朝正色百寮敬憚鄭羲字幼文為持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為百寮所敬憚上嘉其

端笏正容置獄曰大夫命少史於四後無容家而已只秩千石百石五經射揖事當專責宣百寮所憚無敢忤者常以火殿勃之而豈素持書守業視御史所職自分來於陪下端笏坐容頌奉曰本勃理公之罪秦置下或換事而坐立奉於庭卿諸事狀兼由是衛之罪名持節地者可比五十二州今為文殊污不踰等王百餘人州縣為之肅然

百寮震服徐宗紅注如今並辨持書侍御史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憚僚時本王陳頃縣便難進小人知令秦動百寮畏之

一變崔元字述之事持書侍御史字元述宇數帝令元理其獄述持責憚勢頒朝廷造家傳造之有所請居元不之是他日數注曰公他智欺貲觀心是奇皆負責之以勸事君乃遣人相書散問所直持之會意仍以執勸之爭其公正於史為敢職一變

出衆人意表劉子翊持書侍御史每朝廷疑獄劉子翊為之辭於是出衆人意表

時人稱其有望唐持伏伽為持書侍御史先被內宣而制未出局日其家典書道順之御史造門子弟驚曰掛加待起見之時人稱其有望以比領鄉云

侍御史

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哀帝元壽二年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師古曰衣以繡者尊寵之也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後漢百官志侍御史十五人秩六百石以公府掾屬高第補之或牧守議郎郎中為之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群吏奏事

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
有違失則劾奏（蔡質漢儀曰其二人者更直執法省中者皆糾察百官督州郡公法府掾屬高第補之初稱守滿歲拜真出治劇為刺史二千石平遷補令凡中丞執板揖）應劭漢官儀侍御史周官也為
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後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也或說古
有獬豸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為冠爾余覽奏事云
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漢興襲秦因而不改
漢舊儀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絳給事殿中
為侍御史宿盧在石渠門外餘三十人留寺理官事也
晉職官志侍御史按二漢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
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祀四曰尉馬曹掌廄馬五曰乘
曹掌護駕劾尾之內使為禁省魏置八人及晉置九人品同治
書而有十三曹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中都督曹
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法曹算曹及江左初省課第
曹置庫曹掌廄牧牛馬市租後分庫曹置外左庫內左庫二曹
宋百官志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周官有掌治御史令亦其任
也秦治侍御史漢因之宋太祖元嘉中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
云左庫世祖大明中復置順帝初省營軍併水曹省算曹併法
曹吏曹不置御史凡十御史焉
南齊百官志侍御史十人蘭臺置諸曹內外督令以下沈約宋
書繡衣御史光武者順帝復置魏臣

隋百官志梁侍御史九人居曹掌知其事糾察不法後齊侍御
史八人隋因之煬帝諱侍御史為正品七
十五州志侍御史周柱下史秩六百石掌主記言行糾諸不法
員十五人出有所按則稱使
唐職官志侍御史四員（從六品下御史之名周官有之亦名柱下史秦改為侍御史後周曰司憲中士）（隋有侍御史品第七唐陞品第六）
唐百官志侍御史六人從六品下掌糾察百僚又入閤承詔知
推彈雜事凡三司理事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直朝堂若三司
所按而非其長官則與刑部郎中員外郎大理寺直評書往訊
彈劾則大夫中丞押奏大事法冠朱衣纁裳白沙中單小事常服
久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殿中監察職掌進名憲改及令
史考第臺內事顧次亦號臺端次一人知公廨次一人知彈令
京城諸司及諸州為東西次一人知西推贓贖三司受事號副
端次一人知東推理匭事有不糾本者罰之以殿中侍御史第
一人同知東推監太倉出納第一人同知西推監左藏出納殿
四推御史隻曰臺院受事雙日殿院受事侍御史一人司東即
臺院凡御史以下遇長官於路去轍下馬長官斂轡之止出入
行止殿中以下視以為法先後有罰入朝則與殿中侍御史夾
伏分入東則居侍中黃門侍郎給事中之次西則居中書令侍
郎舍人之次各居中丞大夫之下每一人東都留臺知五日有旨

名御史不呼名則承詔者出舉彥琳為大夫以普召兩御史乃加副承詔一人闕則殿中丞主監察御史分日直堂輪入自側門非奏事不直殿庭正門無籍天寶中詔側門置籍得至殿庭開元七年又詔随仗入閣分左右巡許察違失左巡知京城内右巡知京城外盡雍洛二州之境月一代將稱郎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縣獄監囚察斷絕失爹者其後以殿中掌左右巡寺以補副選用守縣尉人置御史理行使殿中察行使監察裏行使以未為正官無員數唐法殿中侍御史遷拜及職事與侍御史均開元以降稱屬侍御史而殿中兼知庫藏宮門内事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略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御史嫉惡者少通狀頒稍十四年乃定授事御史一人知其日劾狀題告事人姓名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弾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状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建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弾自是雜端之任輕矣元和八年命四推御史決事周而復始罷東西分日之限

主簿一人從七品下掌印及受事發辰覆臺務主公廨及戶奴婢勳散官之職

録事二人從九品下有主事二人臺院有令史十八人書令史二十五人亭長六人掌固十二人

六典侍御史四人從六品下周禮宰夫屬官有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之者受其令焉以其在殿柱下謂柱下史秦置四人加從之品下又治内供奉員不過本數其重次與正官資望亦舜論制唐徒五分咸一又推選有為大夫使奉衷行並同王給事中令事品致仕者因得侍御史已下皆與大夫抗禮開元十八年勅重中丞攝事之次事過之為大夫皆史外得課走之掌糾舉百寮推鞫獄訟其職有六一曰奏弾二曰三司三曰西推四曰東推五曰贓贖六曰理匭凡有制勅付臺推者則按其實狀以奏之若尋常之獄推訖斷于大理

五代史百官志晉天福三年三月御史臺奏按六典御史掌糾舉百寮推鞫獄訟居上者判臺知公廨雜事次知西推贓贖三司受事次知東推理匭勅宜依舊制遂以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皡為南河户自是無省郎知雜者開運三年八月勅御史臺准前朝故事以郎中員外郎一人兼侍御史知雜事近年停罷獨委年深御史知雜事舉之紀綱未盡宜遵舊事廣叶通規宜復於郎署中選有操執幹者兼侍御史知雜事

國朝大中祥符四年詔自今御史須文學優長政治尤異者特加擢拜違慶恩不得以它官釋入

五年詔三年御史除差出外任及任京位它局之外定以六員為制

九年詔三院御史應三年為滿者自今在臺供職並止二年若曾糾弾公事顯是條職依滿日特升陟如無振舉者當議比類對換別官外任差遣仍令本臺勘會任職事狀交有無公過請資以聞

天禧二年三院御史並給御寶印紙曆錄彈奏事

慶曆五年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並為言事御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改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始除之今御史臺中丞廳之南有諫官御史廳主御史得兼諫職也

皇祐中○仁宗嘗諭宰臣曰諫官御史必用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法體之人以庠序淳之獎自是詔奉御史必載帝語除勑官品令侍御史從六品

詳定律令史記趙禹武帝以刀筆吏積勞遷為侍御史與張湯論定律令作大篆魏書起為皇室霊為御十年從殿中侍御大篆少者增益更者推戒方者使國聞諸使方奏皇帝書之出為御史威振州郡前漢武帝末郡國盜賊群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誅不從令威振州郡明習天下圖書張蒼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劾霍光專廢立嚴延年為侍御史劾大將軍霍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戒子孫議法當依輕後漢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明帝時為侍御史王恭蒼秉父子廷尉家中律令書藏之以侍聖主成帝勒戒子孫為人議法當依輕不當依重安集洛陽有百金之故枉詠為御史安集洛陽特有事于洛陽州郡與貨賂人並之安集洛陽驄馬後漢桓典字公雅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埋輪張綱為御史時遣八使徇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之援荷國重恩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心以頭觸乘輿車輪事見漢書中識天威所不敢犯大辟所宜加之上武初拜侍御史欲尚書令事多宜無所屈從嚴蜀未平上常欲近出則止不聽則以頭觸乘輿車輪為不得前持節

使幽州李構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問風俗山川屯田聚落百姓疾苦患封奏上書宗嘉之擊提之官唐張玄素為侍御史擢拜京兆司錄轉侍御史上書曰擊揝斗筲小吏擢在擊提之官今當判宣舍日錄召見問詔端其南衙正殿其後特命先以聞於書示官府日正遠御非何遽違之有其賜事六十匹由是頭名以經書奏請理太武聞林邁三公御史見問近之因召錄引事奉從之以經書奏請理大將軍罪陳龍拜侍御史元日朝賀糾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劾奏請收冀理罪時人奇之京畿耳目之才唐蕭至忠拜侍御史宣撫京畿號耳目之才觀覽風俗漢諸兒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與中丞避舍不同漢書御史與中丞遇避舍不同錄後漢書何武遷為御史中丞不與議者每奏劾專為伺隙舉劾當外後漢書鮑永拜司隸校尉而中丞事日有太子劾太子不遠追太子不從所以太子太傅高不知所以力不能上聞門辟太子家宦者令日子不當詣使太子相之諸詞人命所繫常侍家人並太子奉出太子書高史安知非使我者令日以事有死而已死不敢爭刀筆吏漢張湯以刀筆吏遷侍御史白筆書中大狀中御史與白筆列侍殿中其東向御史朝會以白筆插簪首事畢大夫法令謂之白筆但執奏其所掌事言之後漢將筆奏事者舉劾者事不當者舉其注音律之以奏而不當劾奏其劾奏當臺御史案劾視事番直唐舊制中侍御史臺得公事者按事者對直日事畢番長安大獄王涇為御史長安大獄久不決轉為侍御史斷之朝野稱之用心屬正晉書劉毅子暾正直有父風晉書劉毅子暾為侍御史正直有父風正直亞之朝廷稱正正宋書用心屬正為侍御史專務用心屬正為侍御史者安豫威儀魏袁淑字陽源拜侍御史有威儀安雅風姿為殿中侍御史司馬于琇為侍御史不敢言至今稱之督察萬里亂而百寮中丞送御史云周有太多附之太祖少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督察萬里亂勑百寮異鐵柱漢御史衣繡白筆以絕遠害由是入則糾劾百寮出則督察萬里寄必須才高節劾御史之處法平當唐杜正倫為侍御史當有不可奪之志臨事剛直之如鐵有蕭此者實所鮮焉後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所屈國之紀綱撥煩理劇唐姚崇為侍御史上嘉之曰卿國之紀綱正色立朝正直之事

岡之直實獨搖不須風柳調為御史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柳條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
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禮之獄搢不可輕然素甚奇白鹿馴擾其廬
陳孝慈以貞介知名為御史丁父憂去職喪居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之應獬豸冠按禮圖曰
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漢書云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冠服之於臺已法云獬豸神羊也蔡邕曰如麟意勁曰此獸
主觸不直故執憲者為冠以象之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舉觸鷙擊唐御史遺失職劾而上考乾肘中王本
立為御史意氣頗高臺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係而立或一足至也有側軟趾踏細臺為常閣元以來但舉獬豸揖而立
已尹避臺官王搢為侍御史貞元末韋正貫為京兆尹特恩頗倨傲過臺不避故事尹避搢獨辨之詔
之烘堂凡上堂始言笑有不可禁者謂之大笑則闔堂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監奏御史大夫會則監察御
常參則殿中分班入閤則御史當奏並令元殿遵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殿遇用六品白兎御史駱
賓王義侍為左臺御史賓王嘗於御史裏奉舍兀主撰之弘義乃賦言氏園中有白兎令人擒逐衆須臾當而失史內李宗綜

日昔聞參驥史今見白毛御史驄落是黃字爾與為侍御史李佑自夏州入拜金吾是日驄馬一百五十足隨正衙謝
奏祐駿我行而朝人曰吾恐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于温御史吁可畏哉獬豸不識字天后
朝不拘記主寶羅受之延己兵足侵恐止者雍州融見入言舒王又裴貞又用其揆之延族藏擇思止為學拘罪為元札呼之
為侯人日國家入不女者言侯大不識字國秦云獬豸獸亦不識字而解觸邪則大東如其閔忠止以獬豸對之則天大笑
二年不拜臺侍御史左卑鳴王志暗為左拾御史執法劉正白得民佯特人今為卑鳴言其頫挂人支皆如鴝鵒之
視無也前後坐族千餘家來俊臣則天時為侍御史按制獄小不合意者必引之前後坐族千餘家
清要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者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止之自是累遷至監察丁憂高祖奪情
授一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參軍上曰此官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不樂
搏擊之任御史中丞摳范為御史張不樂搏擊之任范曰為官擇人豈待情願遂引為左臺侍御史
青玉階王義方任殿中李義府碑百五宿東明臣節御史臺因可廢柳思開元初廷侍御史侍崔曰

知為京兆尹贊累犯法理物御史大夫李傑將糾劾之臺反為日知并騎蠻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
因可廢矣上以其言切直遂令依田視事然日知敕肆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侍御史王
義方走奏義府犯狀帝惡出義方為萊州司戶而不問義府義宣之罪義府臣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為
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遠近聞援戟
欣然相賀徐有功為左臺侍御史則天褒異之特遠近聞有功授殿中欣然相賀後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被誣
告給事中薛季昶鞫其罪當斬有功抑其無罪而季昶等反為有功黨受惠送奏付法當棄市則天覽奏召有功詰之曰卿比
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則天默然知是龐氏減死有功除名為庶人李起為左司郎中廷
劾李義府王義方廷侍御史特季義府乘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義府屬之大理丞畢正義枉
法出之高宗重按其事正義自縊高宗特原義府之罪義方將奏彈之告其母曰昔王陵母伏劍成子之義
義欲然民忠立名善之頭也義方乃廷劾義府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左遷萊州司戶主聖臣直柳範

範為侍御史吳王恪好畋獵損居人田苗範奏彈之太宗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匡正其罪合死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
諫止畋獵豈可獨罪萬紀帝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範曰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忠帝悅勤捷
杜牧中書舍人劉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赴之對曰鵰鶚鷹鸇豈眾禽之偶奈何
山嶽震攝州縣
民升之耳目之寄故當先言可以彈御史今之使不敢動其山嶽震攝州縣稱職為耳目之官上奏
使遼東可平之狀賈言忠為侍御史時朝廷有事遼東言忠本使還軍報及還高宗問以軍事言忠
畫其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悅言忠白李勣先朝舊臣聖鑒所悉
向力英賢之才將頗有懲
忠負書為宗臺卿慕之豪傑薦注白麻宰相李門見聽前兩挾拓侍御史
聰前有兩挾拓新年李同聚仁綠為侍御史所拓也杜易
為之實云受有拓指使指清臺勸侍御勸舂菜風開扣起鶴
奉尉待實琳抑入為妾劉藏器為侍御史特衛尉卿選賓琳抑人為妾藏器請正其

父母帝既可以奏寶珠私某之之帝從之藏器復命奏帝又可
之寶珠又請如是弄三藏器進言曰法者海內之懸衡上下之所
共則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用舍恣情變體由己
則國之所惡何所施陳今寶琳請陛下從之臣所執奏陛下亦
從之今日從之明日又從之此令下人何以遵奉天人無信下
立臣夫臣擁尚不可失信況為天子安可數易令陛下二三其
書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內典所適從帝竟從器所奏
熒惑御史之象貴石公論謙秘老定惑之精御史
之象主禁令也罰故稱亦正
南床通與奎坐之兩設榻謂之南床殿中監不得坐亦謂之癡床言惡其上者稱假
自得所人如癡又曰凡侍御史之例不得坐書月與近臺兩省救瘧為南床
癡床上名望素高九閣吉吴
按庚式為御史知雜事建式先立言名望素高又為憲戴入
書為望諸內臣專持亦嚴役之徒之諸翰林學士會典張要為
歷州刺史存聚歛會室江氏弘其黜令諸刺書特旨以學翰制
使庚式往推之從式請之諸曰翰林事章成判重職章本可例
不符也知雜曰事得貴何庚式曰持摘擊乖豐從從佐金陵津
貴御史知雜日所劾者聲今爾何甚訟式從曰聲今畢宮之令
取為御史台丞舍使為之釋以獻都穀青豈可捨其大而拱其細
手知雜從者謝之曰吾知小事不足以煩乃正理大理可直

直權貴為之斂手南唐高越從于遠知制事高遠己陳覺學國遠立朝清介擢責為之斂手
言靈駕閩朝貢守表定壟罵琴讚山休僊自京足雲叡之太戶有尚然
起發乞不抑氏居蜀法駕行中南不大汲讒懷氏居處
御史知雜擧上言先帝懷氏盧舍今遺詔從儉葬而有司違象務修
金并先帝意之宜冬義我太后不從上特與太后臣附中乃言嬌門書寫所過甲者當戰民居不當毀之戶然之
禁錮
拆撣里拈中侍御史徐宇光奏曠年真御丞嘉江日建保乾舉舞遷使宣常臺之旨上言夭長六合城壁管五代陵修之
世諫將寺以婚寺今役之澤甄旨禁紀將陣上日妨之說謬甚亦故事然朕方持權不持倫親或有大冠忠一小已知有織也
許不足學卿為重官為朕言卿周家大事來數比出如頻別散亦依其所奏上之將固體之知比
宋羅江侍御史有
末權上言云宮中蠡蓄江約以備不虞上曰養兵百萬所以防患狀尚虞不可備不虞卿今宮中養稍與諸之會曾宜敗言朝廷
不又大易而權我則何御天性剛直屢三次御於是有宋羅江之號
言事不尚沽激史言事不尚自淑頃有大
重體之朝廷
趣令執職承治平元年新除侍御史知雜事王一以帝書承旨貴難過大難敢繫奏日姓官御史本處

人主耳目一特公言非有補然且與相得為史可臣興得非丟人為帝臣宜其為人方正端厚今救擢用甚光衆望臣得與之
此事必能協彥伏望使令就取諮以時誨逐鄙爲
奏對鄙俚不當去掛嘉使又奏對鄙不庸罪為侍御史辯奏見踈
偉人皆以為其
辟集判太理寺出二年知雜呂晦奏侵凡科紀百司職事出入當與勤右令判大理寺則於躬有者
新授許東擬之
納勤中書二年知判諸與雜本往勤本御史都在近呈論奏允逸復召論事許有御史表取哭
詔閣門納
拉言職以所建白一年尚書札部御中華侍御史知韓事鑿乖臣為專質數條禁知惠
天府最高素書守司罷臣為宰相韓琦薦翰林學士吳奎試舉御史貴時不肯臺戶不能得乃止既而以尚書都官員外郎變
起居合人知諫院兼知越事在言職少所建白其後上數以王貴陶為趙官日近遠諫官御史多不稱職和業罪臣牙來
害言事呈出之
光誨言事尤上自即位妥故大臣禄宿衛大言事者肖司馬光呂誨深重愈超舉匹然
汪呂大防而光澈吉事尤多崇言王廣淵爭其不可以直舉贊從呂誨當論奏事難皆五罪以為當罷去害弗聽
臺官
用婦姓婦田錄集中有為官史仲容等偶書衡為一經淳子所遷謝南賀云閒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為鵜謙文之

徐聞何以知之對曰彈走御史當官以用諫按者其以君知之衛若是特三院御史為仲淵論理掌為舖之例者僅以為笑

殿中侍御史

晉職官制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即其始也晉置
員四人江左置二人隋及有四人掌殿中禁衛內事隋置殿內
侍御史十二人煬帝省殿內侍御史員
唐百官志殿中侍御史九人從七品下掌殿庭供奉之儀京畿
諸司兵皆隸為正班列於閣門之外糾離班語不肅者言日冬
至朔會則乘馬具服戴豸升殿巡幸則往來門旗之下分按
文物虧失者一人同知東推監太倉出納一人同知西推監左
藏出納二人為廊下食使二人分知左右巡三人內供奉兩末廊敷

由前御史裁寧元年丞相置選非除二人戶院元抉殿中侍御
史爲南丈明元年置殿中書行從專以裏行五官長安三年置
內供奉

大典殿中侍御史六人共七品上晉置四人梁陳亦置晉者一人不貴品秩後魏初從五品太和末爲從八品上北齊置十二人正八品清閑置洪爲殿中侍御史置十二人正八品下煬帝三年省武德五年置四人正八品下正觀二十三年加員而大曆元年又置殿中裏行以爲落王吏從之

國朝官品令殿中侍御史正七品

文習內事山濤啓事以通事中書內侍持節爲詔文習內事宜殿中侍御史高可之則劣以侍御史之驗婉

鵜烏晉中興書孜帝使載鵜烏括丁倍於本帳一則世略宋同定觀事在侍爲殿中侍御史監搜鵜烏史論河北括戶大獲其清至尹君字見有殿中侍書令一皇甫兩淳悲孝崇等之曰知御判府侍丁悠以本帳占官人皆物此

是更生亂勃不避威權唐張行成少師事不劉封攝御本不一天下之亂復除清河人日張子持爲定王府攝

才也見瑗知其不暮平驗女等理有其上恥出乃中侍御史數郭不避貴權太宗以爲能謂左右日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言行政者服自事之無也名之

大定不宜輕易王雍撰大魏書史輕輕中殷事日更宜以人經宿王作特掌

例祖字覺在烏平侍則蠶兵無驗宗日射禮至其公事大勳違不宜經易以侵桓典楚家等大起釋此令太子舍人

避齊將左道新安王普勤劉御尚書避左將軍日以女起上表道以邑帝教以有屬禁諸以羽自從部事門書婦人之衣

攜妻於將中抗下之私請下獄四人御史霸爲左臺殿中侍御史則天后見霸自陳忠懇云行年至任後事正頗

御其將身貝自殺其血新其師吏大仇以拜爲左臺侍御史時人號爲四其御史

接武夔龍遷羽鵷鷺上官儀西臺侍吕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事納爲殿中侍御史散疑於途殿曰此野人遷耳御史供奉亦聯下授武夔龍遷羽鵷鷺畫雍以爲清言

小事不足介意唐蘇翔爲侍御史中丞大夫以事不以聞令之後事之明日至利不謀貴脇曰此爲小事不足介意諸以責識其漢擬對應恐詰趣至日王氣班臨彈正

夏王道宗自以青識其漢擬對應恐詰趣至日王氣班臨彈

治獄主仁恕師德仁上見奏曰共公大夫語何是於侍御曰大夫亦自亂唯率失色而退謂人莫不悚動

蘭中改侍御史時殿中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之重量獄苗仁師按覆如其來去月成爲其免殺消表以侍孔之上主

殷至十餘人他悉平舒大理少敬孫伏伽謂日事雲者眾箭議欠其事史事李何仁師日古獄主仁恕或請酷錄人則是

亦官有利豈有知枉不中爲身謀乃從吾以命十日命哉吾顧之及勃使覆訊諸因官叩頭日唐公仁恕必無枉者事無

與御由縱供奉班出入使唐天成中後史臺奏每衙入閣盡例吏知名員薄御史左龍樂違懸限得奏公

事或有班失儀察校不及令請依常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分察糾使奉班出入

識司亭官國朝

中論委御史十數輩前擧御史井本太常博士吳中復云公十人不識一人何由知之挨日閣中復知後爲轉運使判以禁

內之非閣可濟以通內之判又嘉州舊應累舊例推康永年在于當著鍍殊之又以爲暴後暴苔之中復復加誤四訣詩以辨之

又官還身中世不書具為一特其更亦康纔如此使之至料以不曾豆書入此爲是身御史今及是應塊臺宮連除殿中丞御

內出姓名英宗治平二年以京轄史言事官員缺之道聞聞內出官名書之司直與判官之太

之州主遠爲侍御史

它般仁爲殿中侍御史太常博士吳奏遣三司直

爲諸參參史臺行追判御史有升判命翰林學士與御史中

丞知雜事乏本二人而上自擢孔一人足是闕爲背本者未上內必從是以防私者而令之

監察御史監察御史實行揀校御史附

前漢百官表奉有監御史掌監郡漢者秩六百石漢舊儀悉帝六年相國奏遣御史監三部監者二歲更常以十一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州置監御史宣帝時遣御史察計簿不實者監察之名蓋取於此

徐堅晉紀孝武帝太元中置撿校御史呈混之爲之專掌行馬外事

宋百官制右司隸知行馬外事晉江左罷司隸之官故置撿校御史掌行馬外百官皆次右撿校御史爲於殿中令罟其敗逃

約宋書桑監御史古牧伯也與今不同
齊職儀晉宋時有限外御史冠服同正員而無局任今裏行內
供奉之類是也明慶年王本立除御史監察裏行自此始有其
號後魏職品令太和末置檢校御史十二人宿直外臺不得入
宿內省第九品上在律博士校書郎下
北齊職品令檢校御史十二人從八品上員同殿中在尚書都
令史太樂令上
隋開皇官品令文帝開皇三年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十二
員從八品上在尚書都事下大業三年改為正八品增置十六
員八年進階從七品掌侍從出使檢校班在國子助教上

唐職官志監察御史十員正八品上貞觀初馬周以布衣進用太宗令為監察御史裏行自此因置裏行之名龍朔元年以王本立為監察裏行
唐百官志監察御史十五人正八品下掌察百僚巡按州縣獄
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蒞焉知朝廷左右廂及百司綱
目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為佐務繁則有支使其一察官人
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籍帳隱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
倉庫減耗其四察妖猾盜賊不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
孝弟茂才異等藏器晦迹應時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
暴貧弱寃苦不能自申者凡戰大克獲則數俘馘審功賞然後
奏之屯田鑄錢嶺南黔府選補亦視功過糾察決囚徒則與中
書舍人金吾將軍蒞之國忌齋則與殿中侍御史分察寺觀蒞
宴射及大祠中祠視不如儀者以聞初開元中兼巡傳驛至二
十五年以監察御史檢校兩京館驛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
一人知驛號館驛使監察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　下第一人
為始出使亦然興元元年以第一人察吏部禮部兼監察使第
一人察工部兵部兼館驛使第二人察戶部刑部歲終議殿最
元和中以新入不出使無以觀能否乃命顓察尚書省諸司六
察官開元十九年以監察御史二人蒞太倉左藏庫之院御史
皆須察制外府推事其殿使以殿中侍御史上一人為監太
倉使第二人為監左藏庫使凡諸使下三院御史內供奉其

班居正監察御史之上察院有記史二十四人令史十人掌固十三人
六典監察御史十人正八品上蓋取秦監郡御史以為官號周秩官有司憲有中士八人
隋煬帝大業八年又置御史百員從九品[illegible]者蓋本於監察矣餘詳唐志
闕制咸平四年以常太博士張巽為御史監察先是三院御史
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遂無本司自薦屬官俾正名
而舉職也嘉祐四年御史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資任屢舉不
繫不應格於是請舉裏行從之初上以王淘為御史裏行熙
寧三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用選人為御
史自定始也知制誥宋敏求當封詞頭奏御史之官國朝以來
其任頗重惟制須太常博士經兩任通判方許奏舉入臺者歲

縣用京官令又幕職官使升朝若峽廣亂統之地臣切恐未備
官制之舊而未敢專議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入以疾乞辭職誥
羅知制誥令述引官令草焉
元祐官品令監察御史從七品
御史兩唐有真御為監察御史克訶曰殿右軍職賞也又兵從五厚有定職又不未真御身立職上時天事御史乃兩
御人呼為三尺之法與天下共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者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
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一法動搖則入覆案刑書臣恭法司不敢奏旨高祖乃從之使還稱旨注元方為
監察御史則天革命使元方安撫嶺外將發特召見決姦人見散事故元方曰敢受命無輕重其情我優命者而屬專果息
使還稱職御史蔣以同學羅中書令張說以為監察御史詳勤遠紀老於居敘書特以為稱職監起與為元
監察御史天寶初玄宗祀九宮貴神行事至祠殺九廟以為太常奏曰臣伐見祀九宮貴神祝版九庄陛下親
署御名又稱臣伏以天子之尊除祭天地宗廟之外無合稱臣者又天地日月其貴神九宮為日是宜分方而專其神位者父
天地之元日月神九宮為日星宜分方而專其神位數
真名聚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從天地之始日月為人之主子男其兩臣切以為過欲請
為天子之子男臣切以為過欲請消書後言其命為天子為壹可從此九
違於道草宮為九宮數祭之神不宜稱臣與名注祝意留本知
其可之下孔宮詳事長如事端事語臺監察御史長知事端因送楊臨
誠從之
貸不顧犯難德宗與送上及第發直言極諫科授渭南尉官自揚
懷送至藍田謁言論時事判積極與鄭文公衆子知要之
行因請代日今之踐賀擬為承宣吏衆乃為事手拘日自衣布受
揚公之春首我深揚擊意無言兩謝私此日相公為折衝所
譜夫意於外臨安得與貽公經訓德絲奉其直道大紹之永遜
不數日御史中丞李夷簡請為監察御史手生平以公門下
凡楚民表簡曰閣臣李遜臨賀不顧犯難賞眾國手自是知名勸
來俊臣五罪紀蔣欽緒為御史中丞來俊臣五罪一事擬國授二
樓宮志良三職臣會為四夫孔叔主遠合捉底請
下獄
兄弟並居憲府李揆紹擬欽嘉遺直之子既自折回觀察判官
入為監察御史牧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兄弟

明日憑將事見排去大夫張肅之前法
以熾與國患為不知憂之顯之行自張將子理含史承吏正郎監察御史
此是將之處貴以是禿之剛正三章志新宰相與宋道陸
理於簿下交去了般特兩收之剛正可以大夫李承素呈
踐御史肯之曰出日拜事不繼大夫理事素不敢對至意之曰
從事置中書省臣衛史人君月自比有事士得泰自得不相閣
君先白大夫而作拜事知辭大夫不奏宗楚客史舒璞為監察奉
知道之大大夫而作拜事不其剛正奏宗楚客史舒璞為監察奉相宇
是本紀東納事無設志請推師之恩乘大臣有欲御史姆者
皆徐濬惟出待罪朝堂楚客諸朝日作色福以之錄殊譯字宗令
實為楚客為見有李勉知朝廷尊李勉拜監察御史屬
初將人切數為有李勉知朝廷尊太右氏勅臣時疾多不能
知禮大將可學字翻特原行之定數日竇季有風李勉生言於肅宗朝見勤切諫
之尚以有可學字翻特原行之定數日竇季有風李勉生言於肅宗朝見勤切諫
盤遊韓宗昭為監察御史揭秦知帝頻出盤遊上疏切諫
秦分中使宣付宰相兵傳將請上讀切直可覽復宰臣令
狐楚篇說歐文書思貴上疏言嘗建佛像張史理為監察御史
奏事因以捐謙為賞判天事見泰宮嶽於
自司馬遷傳像設以上觀以佛者以覺知為義因人而成
不可以諸相見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

並專惡府尭理詳細宮越消表奉初為監察御史特學夫典來
特為新例審官進近代宗寘置之肖周歷講周按撿達
状乃上京中官貴大析致之德中特在萬宮弟崴肖之尭理詳
錄尺刻潮州事專張深與時混不相得深奏免官德宗見其
名胡寧戶曰豈非表奉初歎史御史之監察御
縫消守對曰然即拜尚書右丞察長念其疾獄史御史性放猶不帶
待東察長念其疏擬罷不學乞外越次請往案覆十為右臺監
任執政信其才奏為左補闕李尚隱景
學術史特督州刺史馮昭泰獄 御史李師事二百令家稱
其妖逆詔御史宋寶詳御史牌黙奏閣侍宦擇病不敢往高傳
歐曰豈可所良善陷於刑而不為申明哉
達遊史請往按覆竟擬寶李師事免之
氣悟惡為向東珠詔事惠泰自裁曹恩宮錢以已之官敗授之
則天召見座賞夷之言嘉奏以且筆錄而得入請乞其是
千載一遇尺之間如碼雲龍竟不獨百月思臣之道有所未
盡則天悉不奏真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問請為傳王守慎有美名求拜中為監察御史時酷吏事
陳買得卿我如其拒紐詔獄奏字植同知其事守慎以字
疾辭因請為僧則天相其志之學侍讀精訓理直高則天許
從之賜號法成編纂高對為撰賢仕重以喜執

不能見如來以明知來之眾不可以求之陛下信心皈依鋭以莊嚴其塔廟其尊崇之過於天下久矣蓋有主如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其福甚多若人如此經中受持讀誦乃至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說陛下頒四海之財殫造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為塔廟治之金以為佛像銷鑄則其費則多矣而所獲福報不息於禪角之四大沙門之家各受持精進錦繡崇佛像理亦明矣臣竊謂陛下小人今陛下廣錮兇修不置精舍則經書善從福不應貧者益有為之求不足高也又比言之事我士夫或聞聲經歸喚藥恭陛或塞則闕通轉條研轄譬史錢鈔量臣信豈佛擇要之義啟奏動而不忠害其生民人役見不可注人民書牍計可匡率奏實蒙勅稱恭從者藉若晉華金剛欽良坎子親劉爲所致疾夜史事道佛將使行之義悲嘉歎而才忍疾其自然人當張之貴得之忠誠新旦可所欽而賓顧猶身軒歸扣截進也皇我氣誤針廉所我當以克忘聲念悠和氣來治豐佛精通善之義懿懇孝而不忍奪其氣主遣朔來寧軍禁日於天下靈均海內布數如指陛丁填之量之思善隨之行為列爲一切衆生意如來布於財所謂不甘色宜旋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功真福德若虛空南西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爲勸人往相聞各生之東榮下忠之勝乎正

以特此論之其失甚矣畫為內庫奏人才疏少學鼓鑄之制聖狀卷紀載隋士夢爲伏望陛下察臣之忠行律之章擇以理爲尚不以人變言事甚劃天從其言御史作諫**走奉天宮**事甚感爲監察御史秉行求事如其參天宮訟焉清勝人於豐用之焉金言善感諫曰自古帝王莫不以登封告成為盛事天皇以升泰山為太平致祥瑞則與三皇五帝比隆矣但乎己事數累不登百姓饑荒道路相望萬邪轉交徙日有饑天星宜恭察思道以祓災患十更營造宜息帶役不已天下殿之吏不失望定開不給調行役累大德委氣任御史是國家耳目口以比爲耳目宜昭察之意不納其參善爲頌其詳李丰刂文諫詳殘毀善惡既也諫時人以此由前**分路按察**李槧得字文融為御史拒中户泰和名之士登府遣廣業字大順下瑞御李尚父擢爲判官監遊察御史分路按察以諫從盡臣推御史**有至**國朝天寶中以太常丞李適為監察御史特有行朝見開其名而**特命之內出姓名**見殿中侍御史門**真御史**工部侍郎為殿錫為御史言丁謂不畏徒內也昭應安不當以罪入京師之人官與殘御史充秦和而少剛正真御史士**免秦和**

而心剛正 上

督軍御史

晉職官志元帝建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軍御史事竟罷東晉孝武太元六年復置隋煬帝特有監軍御史

符節御史

前漢百官表其治書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漢官儀尚璽四人掾史趙充為符璽御史蓋尚璽者也晉職官志符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也漢因之位次御史中丞掌授節銅虎符竹使符及泰始中武帝省併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防禁御史

晉職官志隋紀書官品令又有防禁御史第七品蘭臺之職也

主簿

六典註主簿一人從七品下漢書張忠為御史大夫署孫寶為主簿魏以下並因大業三年始置御史臺主簿二員皇朝省一員掌印及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知官廚及黃卷通典大唐置一員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其俸祿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為大夫以吏部主事林懷信為之正觀中自張弘濟為此官之後遂為美職當臺中雜務公廨廚庫檢督令史奴婢勳散官職事每食則執黃卷書其譴罰

推直官推勘官

國朝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共六員或闕及差出中外之

任前以常參官爲諸直官內二員爲左右巡使掌糾舍常參分
糾違失及文武常參班準狀料假告凡文官違失右巡主之武
官違失左巡主之並以臺史從咸平四年始令左右巡使分
其職又有監祭使掌伺祭受誓戒致齋檢視撰札左右巡監祭
之外又有廊下使入閤監食使監香使掌國忌行香二使臨時
充通謂之五使其推直有四曰臺一推臺二推殿二推凡京師
外推則左右巡使左藏鞫劾及出則皆推直御史三院闕則巡
官權充推直官
淳化初嘗置推勘官二十員分徹天下大獄咸平元年以十員
爲額後罷

三京留司御史臺

唐制自中丞以下元額七員中丞侍御史各一員殿中侍御史
二員監察御史二員元和十三年後但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共主留務三院御史亦不常備焉
國朝西京於分司官內差一員權關即差官權判掌南京止令
留守通判權掌後北京置臺專差官領今則二京皆有正官領
之大中祥符七年詔西京留守司御史臺今後行香拜表不以
官班高下止以知府兼留守爲首
天禧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晁迥爲工部尚
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化官止云權而迥云判
以二品故也
熙寧二年詔三京留司御史臺添權判或管句官一員

理檢使

國朝淳化三年置院在宣德門外西北廊鼓院之西令登聞鼓
司進狀人有稱冤濫沉屈者即以送理檢院審問至三年廢天
聖七年置理檢使以御史中丞兼之兩匣爲檢匣詔爲鼓檢院側
近別置理檢院

登聞鼓院

國朝鼓在宣德門南街之西廊院在外門西之北廊舊曰鼓司
景德四年改五月令名凡文武臣僚閤門無例通進文字者詣
通人進狀並先經閤鼓院除告軍機密事及論詞在京臣僚訴
依例實封如進入後審狀有異同虛妄及夾帶他事並科違制
之罪所論事並依格勅施行仍進狀人別寫副子節畧要切事
件連粘於所進其餘所進字並先詳閱看詳定奪或有元本文
字煩淺錯合屬司分取索若事合施行及所進利濟有可觀
採便而進若顯有違礙不可施行即當日內告示本人知委不
識字者許陳白紙聽行論事件判院官當面抄劄諸實口詞仍
當日據狀牒送所進文狀都數逐件開坐行與不行因依具單
狀聞奏若進狀并過白紙人稱鼓院看詳不盡情理即許經登
聞檢院進狀收訴仰檢院詳酌事理若鼓院所定不行爲當即

具不具為當緣由判押審狀與進狀人收執如鼓院所言即具
不當事件并先進狀繳連進呈其收接所進文狀亦於當日內
具都數聞坐行不行因依單狀聞奏其披訴人即特判審狀給
付訖許於御史臺陳訴其登聞鼓院檢院處置行不當者亦
得接駕及繳所判審狀披訴當付所勘鞫如披訴得實判鼓檢
院官必行朝典如是虛妄本人科上書不實之罪未經鼓院
進狀檢院不得收接未經檢院不得接駕進狀違者依法科罪
判院官二人舊以內臣句當至道二年改用朝臣而未有主判
之名景德四年始命左正言知制誥周起太常丞直史館路
振同判以內品為監門不得關預公事監鼓內侍一人令史一人

登聞檢院

粵置匭自太平興國九年改匭為檢東延恩曰崇仁南招諫
曰思諫西申冤曰申明北通玄曰招賢改匭院為登聞院院在
宣德門東廊之北景德四年五月改為登聞檢院是月詔如急
速文字直特進入常程文字一例每五日一次於檢內通進天
下九州之大豈無冤枉之人若至京師檢院鼓院雪者必是州
縣官吏捉煞刑獄轉運使不能理雪又若不為申理則赤子無
告矣可置匭函仍專命御史中丞為理檢使應諸色人陳訴
法術邪妄干証迹事不得上言及常程公事自人來請式令
遂出官司并鼓院收接外如有指陳事朝政得失大段

冤枉累經所理未獲辯明或事干機密並許詣匭函投進內委
是急速文字直特進入其餘並每五日於檢內進納如無可具
疑狀聞奏如檢院進狀人稱冤濫沉屈者畫時引送理檢使審
問
判院官一人舊止舍人兼掌淳化二年始命他官判之以示嚴
祀擇前北戲為諫疏上疏以事四時陳諷後有李方孩歷十言吐究陳渫公忠幾為兩使寬副狀大也悉之曰上淑苦諫
差駭涉非臣聞之則目人皆為忠之為史公卿以示嚴見理

職官分紀卷第十四

職官分紀卷第十五

翰林學士院
承旨 重見　學士 重見
直學士院　直翰林院
侍讀學士　侍講學士
侍讀　侍講
侍書　侍詔
端明殿學士
觀文殿大學士　學士
樞密直學士
資政殿大學士　學士
龍圖閣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直龍圖閣
天章閣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侍講 資政殿說書
寶文閣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崇文院　檢討
校書　一
昭文館　大學士
學士　直昭文館
總史官　史館
監修國史　史館修撰
直史館　史館勘書
史館編修　史館校勘
史館檢討　史館祗候
集賢院　大學士
學士　修撰
直集賢院　集賢校理 待制附
秘閣　直秘閣
秘閣校理　典書 楷書 附見
寫御書 附見　勾當三館秘閣官 附見
館閣校勘

翰林學士院

執誼翰林故事翰林院者在右銀臺門內麟德殿西重廊之後蓋天下以藝能伎術見召者之所處也學士院者開元二十六年之所置在翰林院之南別戶向東考視前代即無舊名貞觀中秘書監虞世南等一十八人或秦府故僚或當時才彥

皆以弘文館學士會于禁中內參謀猷延引講習出侍輿輦入陪宴私十數年間多至公輔當時號為十八學士其後永徽中黃門侍郎顧琮復有嚴正之稱開元初中書令張說等又有集仙之目皆用討論視侍（一無視侍一字）未有典司玄宗以四隩大同萬樞委積詔勅文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而不周務速而將（一作時字）滯宜有偏掌列一言中承導邇言以通密命由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當入居翰林供奉別旨於是中書舍人呂向諫議大夫尹愔首充焉雖有密近之殊然亦未定名制至於書勅猶或分在集賢時中書舍人張九齡中書侍郎徐安貞等迭居其職皆被恩遇至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是遂別建學士院俾專內命於是太常少卿張垍起居舍人劉光謙等首居之以集賢所掌於此悉罷自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外又有韓翃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在舊翰林院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以後軍國務殷其入者並以文詞共掌詔勅自此北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近大　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蓋無定數亦有鴻生碩學經術優長訪古質疑王之所禮者頗列其中崇儒也初自德宗建置已來秩序未立庭覲之際各趨本列貞元初始有別勅令朝服班序（一本作明庭班列）其諸司官知制誥例同（一本作同列）故事中書用黃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近者所出獨得用黃麻其白麻皆在此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則不得由於斯蓋發揮大猷潤飾上命實簡片削可以動人神風行四方萬里如覿非制誥之謂歟蓋人君深拱端默於穆清之中芒芒九區視聽不及雖堯德齊智湯明為哲不能庭策以明告不能家覿以戶說必欲宣其謨訓警陰諭於天下奉符於簡牒寵以遂所蒞聞也故議定於內而事彰於外言發於上而旨敷於人微乎斯文百度闕矣況此院之置尤為近切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驂鑣得御廄之駿出入有內司之導豐肴厚膳叔給大官衾裯服御資於中庫恩之厚也備侍顧問辯疑釋非典持樸廣受遠訃務一得一失動為否臧職之重也非夫恪謹而有立秉占而適理俾乂極安簡手寫心言不及溫樹之名慎不違猿馬之歎處其職者不可難乎至於博學修詞目筆應用或文兮通儒之空或據升文墨之科雖必有之乃餘事也自立此院已還五紀于茲連飛繼鳴數逾二十而堂壁之間寂無其文遺草簡存於析編求名時得於印老溫故之義於斯闕如許公以執趙入院之時敘　遺補已收有多壤其先後歲月訪而未詳獨以官秩名氏之次述為故事庶後至者編推有倫貞元二年冬十月紀

李肇翰林志故事駕在大內則於明福門內置院駕在興慶宮則於金明門內置院今在右銀臺門之北第一門東向牓曰翰林之門其制高大重複四扇（一本無四扇字）號為胡門入門直西為學士院即開元二十六年之所置也引鈴于外雖宣事不敢入（雖宣事不敢入一本作惟宣事入）其北為翰林院又北為少陽院東壹三殿（東壹三殿一作東壹三院）西廂之結麟樓南西並禁軍營者有高品使二人知院事每日曉暮（曉暮一只作一曉字）執事於思政殿退而傳旨小使衣綠黃青者（元無青字）逮至十人更番守曹南廳五間本學士駙馬都尉張珀飾為公主之堂今東二間前架高品使居之中架為藏書南庫西三間前二架洞豁設榻為受旨封印書詔二時會食之所西壁列制勑條例名數其中使置博局一印櫃中間為北一戶架東西各二間學士居之出北門橫屋六間一間（一無一間二字）當北廳通廊東西二間為藏書北庫其二庫書各有錄約八千卷小使主之西二間書官居之號曰待詔（一本作待制）北廳五間東一間是承旨閣子次一間相傳有恶物不居次二間為西閣子並學士雜處之題記名氏存于壁者自呂向始建中之後年月遷受乃為詳悉南北二廳皆有懸鈴以呼召前庭之南橫屋七間小使居之分主案牘詔草紙筆之類又西而北為高品使之馬廐北為藥庫（藥庫一作蘭庫）藥庫之北小板廊抵于北廳之西舍之南一間待詔戴小平（小一作少）嘗處其中死而復生因敬為南向之宇

畫山水樹石號為畫堂次北二間貯遠歲詔草及制舉詞策又北曲而東並待詔居之又東畫於東垣為典主堂待詔之職執筆硯以候書寫多至五六員其選以能不以他故未嘗用士人自王伾得志優給頗厚率三歲一轉官有四品登朝者廳廊典壁多畫怪石松鶴北廳之西南小樓王涯率人為之院內古槐松玉蕊花藥柿林（一作子）木瓜庵羅山桃李杏櫻桃紫薔薇辛夷竹蒲萄玫瑰凌霄牡丹山丹芍藥石竹紫花蕪菁青菊當陸莪茨萱草紫花署藥學士至者皆雜植其間殆至繁隘

楊鉅翰林舊規緣宿例諸行尚書入三十五直左右丞侍郎入四十五直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入四十五直諸官知制誥入五十直如諫議知郎四十五直太常少卿諸行郎中入五十五直起居侍御史諸行員外入六十直殿中補闕入六十五直拾遺監察太常博士入七十五直四赤令并諸雜入一百直未昇一百二十直白身一百四十直　●緣（吉劾）緣（賣館緣直史官）緣（禮部遣直）

五代晉高祖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並歸中書舍人至少帝開運元年勑翰林院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置六員偶自近年權停內署凡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宜却仍舊貫宜復翰林學士院（五年一本作六年）

國朝蘇易簡續翰林志李肇述翰林志禁庭之事詳以至其制

宋昌之言曰所言公則公言之所言私則王者

翰林制置任用非王者之私識者以爲知言自唐氏之制駕在大内則於明福門内置院駕在興慶宫則於金明門内置院德宗時移院於金鑾坡上迄咸鎬爲墟以梁苑爲東都今二京學士院之制並在樞密宣徽院之北蓋表其深嚴宥密焉其學士立班常朝暨聖節行香并大忌進名並隨樞密使坐次及行幸大宴在參知政事之後從北爲首每三元張燈及賜酺上御乾元樓臨軒觀樂亦欄設次坐在上將軍之上郊祀藉田青城之內設幕次於殿門東偏別設宇壹書壹作但壹一以爲寢所蘸儀密命焉元作蓋通玉相之次也

官編錄至和二年詔學士宋祁丁度宗李當月爲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誥文字

鈴有聲中文炳續翰林故事唐李德裕錄蜀郡諸暑掌官翰工翰林院有懸鈴以備夜直警急文書出入皆引之以代傳呼也長慶中予爲學士時有一夜鈴有聲如人引其索者使視之則無人遽往知此使人持燭舍伺於丁終無所見而數數有聲動不已院中諸公私共怪其事將皆應用兵使把聲則急速可知之曹吏之差衆識異之元祖詩戶神識引鈴濤

復置鈴索蘇者丈縉翰林之有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自文書止先動鈴索至於門外院本院小判官出授使院使授學士自五代以來舊制久廢公因名對言之上可則奏自是院内復置鈴索

玉堂之署先帝以玉堂之號其來尚矣但庭陳其號而無玉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白四字號曰玉堂之署以賜易紬軸品使降從天上御香錦部傳到人間遂捧歸私第以慶耀其把時紬母太夫人具命服焚香設拜而觀之喜嘆之無動手降里郎命置於本院中擇日豎閣何其爲補于玉堂之上自待詔院吏而下咸列賀于是公曰自唐置學士來幾三百年今日方知貴矣即日詔掌輸璧府制詞正此院勅護要敗之函無知是稀賜飛仍各賦長韻詩一章以紀其事其詩目曰禁林讌會集

白四字上建二書閣先是内院並近學閣地復使宮前後書詔擎案損于廢廡多所損壞公乃於玉堂後

唐建二書閣東西交秋暴繪閣飾自是天籍有所附焉閣之上下恣命江濟巨然畫山嵐楚景以布之筆跡野逸實李成之作而文自成一家之妙賜金印蘇易簡續翰林志晉開運中賜本院詔書金印一面

玉堂上曰許正生筆談學士院玉堂太宗皇帝曾親幸至今惟學士上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獨坐故事堂中設視草臺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今不復如此但存空臺而已

槐廳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閣子當前有一巨槐世號槐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有抵徹前人行李而據之者予爲學士時目覩此事

教設不用女優上日惟翰林學士設用宋他雖宰相亦無此京師百官封府教集和叔除學士時和叔知開封府用女優樂士院教設不用女優自和叔始

翰林學士承旨　翰林學士

唐百官志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號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誥書勅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爲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爲內相又以爲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章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

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附列於此云

李肇翰林志曰宋昌有言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夫翰林爲樞機宥密之地其所掌者事之微也若制置任用則非王者之私漢制尚書郎主作文章是草吏政於建禮門內晝給青縑白綾或以錦被帷帳氈褥晝通中枕太官供食湯官供餅餌五熟果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建禮門內得神仙門神仙門內得明光殿神仙殿內得省中（內得省中本作白門下爲中書省）蓋與今翰林之制略同而所掌輕也漢武帝時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之徒皆在左右是時朝廷多事中外論難大臣數詘亦其事也唐興太宗始於秦府開文學館擢房玄齡杜如晦等一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下討論墳典時人號爲登瀛州正觀初置弘文館學士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較時政或夜分而罷至玄宗朝置麗正殿學士名儒大臣皆在其中後改爲集仙（一無集仙二字）集賢殿亦草書詔至翰林置學士集賢書詔乃罷初國朝循梁陳故事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詔誥雖曰禁省猶非密切故溫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褚遂良許敬宗上官儀時召草制未有名號乾封已後始曰北門學士劉懿之劉禕之周思茂元萬頃范履冰爲之則天朝則蘇味道常承慶其後上官昭容獨掌其事睿宗朝則薛稷賈膺福崔湜玄宗朝初改爲翰林待詔張說陸堅張九齡徐安貞相繼爲之又改爲翰林供奉開元二十六年劉光謙張垍乃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又有韓紘（一作紬）閻伯璵（一本作與）孟匡朝陳兼李白待詔在舊翰林院雖有其名而不職其事至德之後翰林院始兼學士之名代宗初李泌爲學士而今壁記不列名氏蓋以不職事故也德宗雅尚文學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羞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浴堂門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不出吳通微兄弟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甚於水火天下醜之卓元求奇任尤重時人謂之內相而上多疑忌動必拘防有守官十三考而不遷者故當時言內職者多柔滑相半及順宗不擇儲任東宮之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奸黨取兵柄其擅天下震駭是時鄭絪爲內庭之老首定大計令上即位捷絪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制而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及暮吉甫有歎惋之聲垍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絶之敬生於座中黎明院內使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于門外禁署之盛未有也凡學士無定員皆以他官充下至校書郎上至諸曹尚書皆得爲之旣入與班行絶迹不拘本司不繫朝請常參官二周爲滿歲則遷知制誥一周

歲為遷官則奏就本司判記上月日北省官宰相送上南省官給舍丞郎送上興元元年勅翰林学士朝服班序宜准諸司官知制誥例凡初遷者中書門下召令右銀臺門候旨其日入院試制書批答共三道詩一首自張仲素後加賦一首試畢封進可者翌日受宣乃定事下中書門下於麟德殿候對本院賜宴营幕使宿設帳幄圖褥尚食使供珍饌酒坊使供美酒是為勅設序立拜恩訖然後 然後一作俟字 就宴又賜衣一副絹十三疋飛龍司借馬一疋旬日又進舊文章一本 一本作旬日又進文一軸 内庫給青綺錦被 錦元作綿一作綿被 青綺無綿被 綿元作錦一本作此五字 青綺方褥青綾單帕漆通中枕銅鏡漆奩象篦大小銅觜挑 觜一作消 象梳漆箱銅挲羅 一本銅觜銳沙羅下 紫綾履白布手巾衣架畫木床 一本作屋木床無衣字 爐 爐一本作鐺銅之等 案席氊褥之類畢備内諸司供膳飲之物主膳四人掌之又内園宮一戶三人以供使令其所乘馬迎送於銀伏門內授門之西度之月給手力資四人人錢三千五百四品已上加一人每歲內賜春服物三十疋暑服物二十疋寒服物三十疋綿十屯寒食節絹 絹一作料字 三十疋酒餳杏酪粥肉餡清明新火二社蒸餅餫飩端午衣一幅金花銀器一事百索一軸青團鏤竹大扇一柄角糉三服粧奩重陽酒糖粉糕冬至歲酒兔野雞其餘時果新茗水瓜新曆是為經制直日就院頒撥下且就第賜之凡內宴坐次於宰相坐居一品班之上別賜酒食珍菓與宰相同賜錦二十疋 錦一本作帛 金花銀器一事貞元四年勅每晦日上巳重陽三節百寮宴樂翰林學士每節賜錢一百緡其日奏出選勝遊會賜酒脯茶果明年廢晦日置中和節宴樂如之非泛早兵華則每歲為常　凡元正冬至不受朝俱進名奉賀大忌進名奉慰其日尚食供素饌賜茶十串　凡郊廟大禮乘輿行幸皆設幕次于御幄之側侍從親近人臣第一御含元殿丹鳳樓則二人於宮中乘馬隨 隨一本作引 駕出殿門除出就班次　凡當直之法 法一作次 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儤自起居侍御郎官入五直一儤自御史補闕拾遺入者七直二儤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儤新遷官一直服假各於准式之中 一本作服假名次之中 減半著為別條例題于北廳之西閣 一無別字 廳一作壁 凡交直候內朝之退不過辰巳入者先之出者後之讓數視人之眾寡事之勞逸隨時之動靜凡節國忌授衣分田假之令不當有不待而集併夜而宿者

五代職官志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勅宰輪之任擢才以居或自初命而升或自顯秩而授蓋重厥職靡繫其官雖事分當司而行綴或異誠由往日未有定規儀官任則上下不常論職次則後先為當宜行顯命以正近班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惟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入翰林志其年十一月勅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

闕久司史筆曾居憲府累踐貳卿今既擢在翰林所冝別宣班序其立位冝次崔梲晉天福五年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璽書策命皆案故事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令遷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以雜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冝並歸中書舍人從宰相忠道奏也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曰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爲兩制各制六員偶自近年權停內署況司詔命必在深嚴將使從冝却仍舊貫冝復置學士院兼宰臣桑維翰承旨將庚於道故乃復焉自此班秩再有倫矣五年一本作六年

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除禁庭地居親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冝殊起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冝今遂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視朝舊制翰林院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將世宗欲令朝夕請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已上三件並見蘇易簡續翰林志

蘇易簡續翰林志凡儤直之數上自諸行尚書三十五直下至白身一百四十直必須圓融其直先五直舊學士一點次三直一點又次二直一點此三等隨日多少令其均匀求爲定式昔冏建中揭昭儕直給閣動其從未儤直之數等易除職儕爲定式申中書門下仍刻石在壁自外郎入舊八十直改爲五十直郎中入舊六十直今改爲四十直弛官入舊一百直改爲八十直自員外郎知制誥轉正郎仍舊知先六十直改爲三十直正郎舍人舊四十直今爲二十直自常侍諫議給事併舍人舊四十直今爲二十直應舊官再入約前任減半今附于此貴存舊章其內制儤直及吉凶疾病諸假則例與翰林舊規學士起復之未聞其例周世宗時拔內翰王著今參相李公昉俱遭內艱會世宗北伐起復兩寫書詔參委之學即不違叡命儤直不儤直從皇朝端拱元年閏五月叔易奉遣宋郎奉詔御筆起與歸長以丅商議依鳳閣壁記雅例同舊官再入約計前直減半是時儤復直二十五直矣至　皇朝今揆相李公偁直禁林奉旨令每雙日夜直隻日下直可以永爲通式也四禁之中漏泄爲最故草制之夕進明必闔門之雙宿當制學士坐於玉堂上止吏人之出入者俟宣制訖方啓戶爲文翰之職優待之異者　大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因置酒于宰雲樓下命兩制侍宴歡甚因命中書舍人來晨宜叙一本作綴內制起居今爲通式仍各賜書千卷以備檢閱○舊制每遊燕止學士侍赴召暨　皇上留心儒術旌賞文翰特給綸閣之士始召赴曲宴或令和御詩舍人從趨宴自此始也厥後立春樓飾銀彩諸勝之物亦及之○其或觀稼於南薰門賞花於含芳園春晝展肆百司景從奉國西之金明池下雖肇登龍舟都人駕肩百寮畢總環林苑由複道御層樓臨軒置酒以閣等盛兩制必侍從焉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冠絕上必曲宴宰衡勳舊召兩制詞臣俯就池垂金釣紫觴賦詩終日而罷上嘗謂宰執近臣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翊日凡所進詩悉回御毫屬和以賜焉雍熙三年十月勅曰兩制詞臣公朝精選典司綸誥親近冕旒宜於俸祿之間特示優

異起今後兩制併科並以見絡充
上聽政之暇搜訪鍾王之迹以資閱翫焉御毫飛動神機妙思
出其軌制乃召書學之有格性者置於便殿躬自省閱乃授以
筆法既覩其有成者錫以銀章象笏令入院充待詔者八人自
是書詔四出寰海之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舊體學士凡詔
入院止賜白成鈔都丁文口銀鞍勒馬璧今上即位優待特異金
濩銀裝鞍勒馬對衣荔枝金帶郊禮禮畢賜對衣袺犀帶金魚
副之朝士自唐末入綱佩漁者恣令方獲之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上特以細
花熟錦袍代之淳元二年冬代以細花盤鶻錦袍其制下於相一等自是遠方之珍果天
府之法醞龍鳳之茗菘伏臘之餅餌以時而賜悉加等焉○玉
堂東之壁延袤丈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蓋擬瀛州之象也
待詔董羽之筆玲瓏皓鶴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屏
內務不至風傳禁漏月也蕭庭真人世之仙境也○每學士拜
命先閤門受制書於常朝殿門階上拜伏跪受訖於便殿對謝
陳述寵用遭值之由謂之告謝上必從容賜座錫以茶藥而退
選日謝恩前一日待詔一人就宅宣召預於庭設裀褥宣設酒
醴待詔稱有制望皇居拜伏聽命其辭皆獎飾嚴召之意又舞
蹈訖升堂飲饌以謝恩奏狀伏跪捷之來日待詔迎於待漏院
與新學士偕行引至閤門而退閤門舍人始引入中謝賜對衣
金帶金塗鞍勒馬近例就院轉官惟承旨得賜分物打設如物拜之禮餘不得比入本院上事

宣徽院告報勑設儀鸞宿陳帝幕大官備珍饌設上尊酒茗果
畢至赴是設者止閤舍人餘不得預坐舊儀禁中書元無學前代或有今復藝人
并傾侯撤珠之戲者玉堂之上惟上事受吏人賀禮始得正坐餘雖承旨
亦須座於東廂其副翰座西廂餘依雙隻對坐居是職者人物
之選亦已極矣儒墨之榮亦已至矣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
省事探真如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矯望其出處特君優假其
顏色逍遙卒歲非神僊而何每上直一依舊制入者先之出者
後之或會食日旰之後同列出院當其自直學士苟已襪巾笏
則可抃帽散髮送至玉堂之簾下蓋同列相恕其坦率也或禁
直重簾人靜之際則有中使忽降持御詩宣令屬和則必尋繹
謝狀後信宿方和進如聲韻奇險難以屬載者必拜章懇陳
述寡和之意優詔多免焉每錫賜謝恩奏狀必當直草或郊禮
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以分草之其餘書詔辭祝頃刻之間雖
繽紛而至必獨當之或數直有不草一詞者自可探頤往諧研
窮理體以備顧問焉○李肇翰林志曰凡將相告身並用金花
五色綾紙唐乾寧二年李錟自點南蕃相授守光尹兩人令報中書用白綾紙今親王將相告身並
用金花五色色背綾紙皇后貴王用金花五色色背羅紙不帶
使相者用金花五色白背綾紙觀察使及參知政事樞密副使
簽書樞密院公事並五色綾紙無金花諸蕃酋長蠻王鬼主官
告中書省草詞送學士院寫皆五色綾白背紙皆新例也例一依制

舊體樞密使未帶使相者不宣麻至周太祖初替歷是任乃宣制於公朝令之宣麻自周太祖始也○蘇耆次續翰林志唐制學士每有除拜他職必納光院錢以爲公用自丞相而下各有差等五代以還其儀久闕公振舉而復之

國朝舊制有殿前丞旨頗甚繁雜及公拜翰林丞旨上以其稱呼不列又惡其與胥貴混淆詔改爲三班奉職以避其稱也

草麻潤筆自隋唐以來皆有之鄭譯隋文時自隆州刺史復國公爵令李德林作詔高熲戲之曰筆頭乾譯答曰出爲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近朝武臣移鎮及大僚除拜因循多不送遺先帝以公久在内庭慿飯貫有闕特定草麻例物朝謝日命閤門督之既得仍以書進呈自是無敢有闕者迄今以定制

國朝淳化二年命翰林學士賈黄中蘇易簡同勾當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内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

至和元年翰林學士楊察爲承旨知制誥呂溱王洙並爲翰林學士故事學士六員今洙爲第七員蓋宰相通除也宰相一作相承

元祐官品令翰林學士承旨翰林學士正三品

翰林學士承旨

召見詢訪時事唐韋澳大中年爲翰林學士承旨與同列蕭寘孫瑝爲宣宗所遇二人同直無不召見詢訪時事每有邦國刑政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心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札方敢施行遂留至旦以論其可否帝多從之

居位在東第一閤元稹翰林學士承旨記曰肅宗初置學士無得以承旨爲名者應對顧問參會第一承旨一本作議以宮爲上下置字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絪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在東第一閤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廄馬自殿由内朝以從偶駕宰布大澤得升丹鳳之西南隅尽賓客進見於麟德則止直學中以換凡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他人無得而參也

賜功臣五代後唐同光中翰林承旨學士盧質論思補佐功臣旋授節制于中書嚴王遠之許云理事比來唐學士施施而未實授事時人榮之

乾同列以周闔致仕以宮爲八座位至承旨且缺札司列之宮卑者乃起請令今使學士合班須在諸行侍郎之下如自王丞郎者即在常侍之上官至尚書者依本班立今以爲也

獻續翰林志簡叔國朝淳化二年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獻續翰林志二卷詔嘉獎於史館勿賜御詩二章以寵之批云賜詩之意因御進續翰林志美翰林清華之地也上又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易簡因謂宰相曰易簡言此四字堪可君王中書談之也

擬大言賦淳化四年上章

書宋王大言賦賜蘇易簡易簡因以宋玉作大言賦以獻其旨曰皇帝書白龍作大言賦賜玉堂直易簡御筆煌煌焕詞革琅璠傳達不可備詳詔易簡擬數對指其理且歎宋玉之奇雄也因伏而奏曰踰宋王不與陛下同時專日宣何代無人者爲翰林中美事

獨入寬格李華王堂蘇易簡爲學士已後遂起無獨具衣冠宮綈

[illegible]

三

翰林學士

俊唐李紳字公垂能歌詩且論多在人口援筆詔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

鄭爲賦言之易簡曰聖人興兮吉威切登崑崙兮長升中吾季地下那也兮震且于天萬起是兮吉兮調笙鐘日鳥月兔羅江湘也今雉升起蒙氏作也執其斗兮負玄首也制西華兮爲石遠也俟雲身甚登遠稀僧也別將暗鳴代鵝鍊也迎雷一般山神呼也氣管一氣增大參也禮用獻兩戲作兮享風雲君百計兮天帥獻四時一同兮萬八千年太山融老作兮安乎乾因異汔上王作兮方纍茅君王晉兮西經會作焉特殿挾翔無迹右耳一上皆萬歲上覺之喜書將乎詔以哀之明殿學士盧龍閣學士知待制展万耳爲翰林學士承旨陞上謂執政曰學士獨王璉能爲詔餘多不稱職因問方耳文學如何歐陽修對日方耳所有又學但挾邪不直曾公亮以爲不獨其挾邪趙祭入以爲無述故至是令也

自宮拾抃堀入懸之王令不欲更易以爲玉堂一盛事

手筆 李德裕吉甫之子穆宗即位召入翰林為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之大手筆多召德裕草之

內相 德宗在東宮素知陸贄名乃召為翰林學士承德字畢顧歌詩戲狎朝夕陪游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故當時目為內相

分宰相之權 劉禕之與元萬頃等皆召入禁中共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誡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參決以分宰相之權

請廢 舍人 吳通玄充翰林學士遂罷居舍人知制誥與贄書中分書執誼等同視草陸贄富詞采特承德宗重顧性壓難通玄兄弟又以東宮侍上由是爭寵頗相嫉恨贄生病忌乎於上前陳通玄又言玄宗時王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無學士紙自至德宗天子召年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因在翰林從待進上遂以為名命播之若遇除或所除改撤令草制令四方無事百揆時序制書職分宜歸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罷以遵法援引朋黨於禁中叶力撰已改請發之德宗不許

全卷作賦命學士和 陸扆字祥文先為翰林學士人作中書舍人天子顧待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扆先成帝覽而嘆賞之曰頭聞正元時有陸贄吳通玄兄弟能作內庭之書後來繼不相繼今吾

和賦先成 上

進狀速券 李在學為翰林學士常在內掌機密以謹得卿繼文不墜矣

言正論於時憲宗者事隱宣吉云自今學士進狀並取在院人連書方與進來學以擇疑之問樹為故事翰林學士咸遵直觀史列其下學士無由上言奉理不承詔三與論奏者先

上以公事接私對 路隨自南式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以此而卻之回吾豈以公事接私財耶

書詔印 元和初別置書詔印學士院主之凡數書德宗主行建儲大漸詔學士三公宰相命持日制書並用白麻紙不用印雙日起草候閤門鑰入後進書隻日百僚立班於宣政殿宰相使引案自東上閤門出若非先進一宰相對付通事舍人短作短注之步而宣之積務要速非用雙日甚者雖休假追朝非出之

顧問鑄奏無所不至 陸贄字敬輿為文學士意是東與每方學士陸贄顧問籌奏無所不至御頭除奇援而騎之人嘗召對於浴堂門每促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賦詩唱和或旬日不出

三昧 或內務不至一外堂已寂可以探窮理性養浩然之氣故前筆傳於伽鞋一本在左右每下直出門相謂之小三昧林出銀臺東西習之大三昧

八甎 日北廳前階有花甎進冬中以妞擇氏之法經詩而向在也日影及五甎為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晚入恆過八甎乃遲發呼為八甎學士

除中書侍郎 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遇與裴垍同直內草書而制書有草武元衡制書藻擇翰兩不相知至春吉甫有嘆息之聲相欽不言及紙是之後恂乃相慶賀禮統之故出於座中及明日院中使學士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垂簾草制兩不相知

上 賜金蓮花燭 令狐趙公大中初在內庭恩澤無二嘗便殿召對夜久方罷宣賜金蓮花燭送歸院使已下謂是為來當駕前皆下紙傳呼曰學士歸院莫不驚羨金蓮花燭炳乎惟至尊方有之

令高力士脫靴 李白字太白少有逸才初客遊會稽與道士吳筠隱剡中既而玄宗詔筠赴京師筠薦之於朝遂召之與筠俱待詔翰林嘗每日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臥酒肆矣召入以水灑面既醉稍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醉時侍御史崔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唱和嘗月夜乘舟自采石達金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初賀知章見白賞之曰此天上謫仙人也

天上謫仙人 上

禁上頭牧 畢誠為翰林學士先頃是屢擢河西宣宗召學士對邊事誠即援引古今詩列戎之狀上悅曰吾方擇河西帥知卿頗牧在吾禁中卿用誠為邠寧節度使可西洪事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諭諸羌卒化河閑墾屯田歲收谷三十萬石省度支錢數百萬詔書嘉之宣宗賞又作詩宗

小心純謹 鄭絪為翰林知制誥在內幾十三年小心純謹上遇之厚學

以正諫為己任 李絳字深之為翰林學士拔以正諫為己任嘗因言事上前論對論中官權過盛論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太何太過耶絳泣涕不已曰臣所諫今無利是國家之利宦宇見其誠切改容慰勞之

思如泉注 陸贄為翰林學士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天下叛亂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胥吏簡札不暇同命皆伏其能德宗曰今盜遍天下輿駕播遷朕自引過以感動人心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奉天所下書詔雖武夫悍卒無不揮涕激發皆贄為也

三五日一入翰林 王叔文本以侍詔德宗令東宮順宗即位召入翰林為學士叔文欲用事圖政遂引韋執誼為相度之於外己自專於內叔文在翰林院議兼充度支鹽鐵副使數月轉尚書戶部侍郎領使學士如故內官俱文珍惡其專權乃削去學士之職制出叔文大駭謂人曰叔文須時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帶此職無由入內王伾為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竟削內職

求兼府掾

姜公輔自左拾遺召入翰林為學士歲滿當改官公輔上書自陳以母老家貧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府戶曹參軍

非次拔擢 白居易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盩厔縣尉集賢校理所著歌詩旨意存諷賦箴時之病補政之缺往往流聞禁中武宗納諫思理渴聞讜言召入翰林為學士居易自以遭好文之主非次拔擢事無巨細以言或面論詞情切至多見聽納既而當改官上謂崔羣曰居易官卑俸薄拘於資地不能超等其官可聽自便奏來白居易奏曰臣聞姜公輔為內職求為京府判司為奉親也臣有老母家貧養薄乞如公輔例於是除京兆府戶曹參軍

草制不合旨 令狐楚為翰林學士時裴度自宰相兼彰義軍節度淮西招撫宣慰處置使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撫使制不合度旨度請改制內三數句語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逢吉相任亦罷楚內職

太白之精 李白翰林集序云驚姜之夕夢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

七寶牀 又序云明皇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為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之金鑾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疏之

言詩 德宗善為文尤長於篇詠每與學士言詩於麟德殿夜分不倦

不置詩學士 文宗好五言詩御製品格多與代宗肅宗同而古調清峻嘗欲置詩學士之體不足為比延英謂宰相曰要置詩學士員相國李珏奏曰陛下所為本在堯舜之上今起置詩學士名稱不佳況詩人多淺薄之士昧於識理若承顧問從此便令翰林學士皆文詞稽古陛下若覽古今作者屬什足可怡悅聖情乃止

以充在相位

辯內職 哀帝時初翰林學士楊注是宰相楊涉弟況既哀於經術弟同難居清密可罷內職

崇帶相半 貞元末其任益重而上多忌動必拘防有宰官十三考而不遷者故當時言內職者常相半

天子私人 陸贄日清來物議尤所不平皆云翰林學士是天子私人侵敗綱紀使聖朝宰臣公之體事相有備位之名

爭恩 是戶遠俊與陸贄爭恩甚於

寫真 白居易寫真詩序云元和中予為翰林學士詔寫真於集賢殿御書院水大夫下觀之

書詔 杜讓能以員外判度支貴家化宗師李克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召充翰林學士六飛在蜀關東用兵徵發

雲委 招懷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

東頭學士 韓偓者屢進士第祖有文詞而性陰狠有口錫劍柄是以不次擢居清貴望出入柄楚之門有同氣成陰計憑達人無知者姑從之條陰為我辭以翰林學士李重不可衣伊方議刑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捧命前言學士堂任學士者為之柄楚以望名為進事未行而楊凝崩文宗即位事處李翰林改大吏貶處州司戶

崇重 上召對燭 柳公權充翰林書詔學士每堂召對繼燭見跋語猶未竟不欲取為宮人以娥次擬紙之從者未允宮苑中上征華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邊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一月給春衣臨公權前來賀上曰單賀未了卿可賀我以詩言人遊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歲雖無戰今年未得歸皇恩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激

元才子 穆宗在東宮有妃嬪常誦元稹歌詩以為宗寶之由是知稹所為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徵其詩章翰出稹連昌宮詩詞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由相府甚鄙之然

不宜專取辭藝 憲宗以段文昌張仲素為翰林學士貴語所云恍然與古為侔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 上不宜專取辭藝亟罷之

草賜陣傳遺將詔 封敖為翰林學士武宗孝重之嘗草賜許傳彥將詔警句曰傳居侍難屬任屏將式字亮石基之賜以言罪

奏送郭秋二女歸其家 帝於麟德殿召翰林學士柳公權丁居晦對因為授居晦御史中丞翌日制下是日帝問公權近日外議如何公權對曰非陛下除郭旼邠寧節度使而外人情頗生異論帝曰郭旼是尚父之姪太皇太后之叔在官無過人除邠寧金吾大將軍旼邠寧了有何議公權曰陛下數日前取郭旼二女入內有之乎帝曰然入參太后公權曰外議論之前郭旼以二女進入將遂領書方不害郭旼有他能而未至是帝使有良久謂公權曰為之奈何公權曰宜江王妃入侍太宗王珪切諫太宗遂遣其本宮今陛下若令自南內送還郭家之家內外必信則陛下無納諫之美帝即日太皇太后遣南宮令使送二女歸其家各與錦彩五十足

山池曲宴賡和詩什 唐宣宗雅好儒術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什常吟以為有正觀之風故居中切將書作歧字又作跂字

非廊廟之器 翰林故事李白常出入宮中恩珠事見以珠綴乙降上亦以非廊廟之器寢詔罷遣使以不為風落江外又以求王招累請於夜郎

賜姓 董晉相言自蜀明經擢第授秘校使充翰林學士賜姓李不知何故賜竟不行

尚主 尚主式恩寄殊異賞欲衛尚王式恩寄殊異賞欲衛之謂均曰此是婦翁與女婿不是天子賜李士

賜寒服 德宗嘗令金鑾陂問李士卿餘慶曰此有衣否餘慶云生時賜衣不須更作上曰乃常例爾遂將賜學士寒衣

作明河篇以見志 宋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

明河篇以見意其詩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
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
不知余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奇才有口過上草立儲制書
耳余然身新情口過謂口臭也
主嫡以長四字順宗風恙不能言特太子未立學士王叔文起
於非類內遠年長人有異志中外洶懼鄭絪爲
內庭之老上召絪於內殿令草立儲制絪援筆使書立嫡以長
四字跪而上呈順宗注然乃定憲宗絪之力也即位拜平章事
放歸田里德宗出左散騎常侍翰以妻父在中書辭職太常卿
林學士張涉放歸田里權德輿
入相女婿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妻父以章詔滿敘功勳辭職
在中書辭職學士本官起居郎還嫌也
吾蜀類使蘇允李爲淮州刺史四鎮北庭行軍節度使特
學士李弘季以草允李諾敘功勳辭職字本官司門員外郎
行至京憲宗謂宰臣曰德受之間大是雖事推誠是任
節度使詩略所謂受寄之合盡心及至所行臨事不無陋曾
朕諭劉已未爲月斯人雖不明不識然所見物情每入行爲務
故詳審之今李士千新代朕求政之事爲詳詩略故從簡以爲繁
試且崔群對曰極情由直辭之至易稍懷疑許審之實雖故孔
子有衆好衆惡之論受問曾受之說蓋以晚歲雜辭故也台擇

贊而知之待之以識亂之以主判入自歸公郭呂對賜金紫宗穆
敢行傳陋下坪覲戢霜以負隱明寅天之年甚
郎位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杜元穎論事稱旨賜金紫穆字
光傳師李量封子思段敬在聰金字名翰
林學士龐嚴侍對一論敬宗召學士上覽大敢
事稱旨向賜金紫一論不量移李紳時李紳貶端州司馬宰相
李逢吉忌紳乃敢書曰不言未量移者與量移但言先降官已
量移者但與量移之意論林學士韋處厚上疏論列云不可爲
李紳一人與逢吉相怨逐令近年所貶官不得量奏言討斐
移如此則全非覆寬之道上進命進敢文恭改之
度不能用故山南東道節度使中充翼家爲意爲王良處治客
敢宗惜其寬擾田灾筆攏作才識林臣跪見李士弟
晃學參曰聖氣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當逆人則亂往丁宗克
發嘆恨無學蓄今有一變計不能用此告喜或告蓮文推有
聯牧不能用中宗景龍二年春正月宴侍臣及近規
上嘉納其言園亭賜宴於興慶亭秋七月幸梨園亭宴侍臣學
士八日幸長寧公主山亭宴侍臣學士賜繒帛有差已幸亦
亭子宴侍臣學士四年春二月庚戌令中書門供奉官五品已
上文武三品已上并諸學士等自芳林門入集於梨園修
場分明球可上令與皇后公主觀性觀之三月甲寅幸臨渭亭修

禊飲賜群臣柳圈一作桃一作檐寺卿部丙辰遊宴桃花園立戌
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夏四月丁亥上遊櫻桃園引中書門下
五品已上諸司長官學士等入芳林園嘗櫻桃便令馬上口賜
摘置而爲樂乙未幸望春宮迎結綵爲集宴侍臣之每數象
內樣巾子上山池曲宴偏和詩什宮字雅好常士每山池之宴
與李士屬和詩什每公卿出宴
鎮亦戢許饒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晚成之風不離內庭至公輔翰林內志云晉堂
秘政文昌杜元穎不登
翻內庭使至公輔及宦學以後富是學恩深發遊
行自翰林內見翰爲政事或不至拜者以爲深世與門生對草
綸誥中書舍人入學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門下中與門生卿致
封郎卿專民宗翰林學士敘之子章卿登進士第舉選
舘同受命入翰林院龐有從才能柳思起在每對草綸
誥不勝困勞託致蹇象筆當時議者以爲宰主學門生自絕衣
賜紫郎宗翰卿位對召除馬道壽告郎光翰林學生自綠太賜事
五鬼九國志宮贓訂信馮延已嘗形於色譽未聽政
延巳嘗入白事學不見曰書旨自有常職何爲與也識
大夫充翰林學上愛結視李億拱時故與其弟延魯及陳覺
時人謂之五鬼文武頗相推唱微引鏐瑛徐鉉傳湯悅爲翰林學士作軍書
徵引繆瑛蹤跡以識之是李忠恭李錯

爲浚儀案坐貶爲江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以司翰乾德元年
射寢綠名述工部尚書竇
儀爲翰林學士時學士王著以醉失責授以翰林官太祖
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竇對曰當此官者今重淳
然須自翰林選擇明帝曰集中非此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元亨
人不可御當以職勘令就我
四年以翰林侍講大夫兼修作張自也田員外郎知制誥錢易
永丞爲以翰林學士而學起上前曰學士之職爲切實重非他官
可比宦重此方故事學士起上前有教設文鬣其侍之御榻之
事當令復之乃詔從客直李士及知對語頃坐
事給事中參知政事蘇易簡言故事重帝御擇賜敕翰林學士
得給林母鳳之西南隅自今上御援書思望今興相偃使侍立
御榻之渴欲見卿不及朝服王曾爲翰林學士自日
從之召之燕衣坐便殿謂曰爲欲見卿
因不及朝服亡獻玉堂記求備職五年吏來以工部郎中知制
謂以燭近臣誥會翰林學士來自邊州
賓貢中李流蔡知政事蘇易簡嘗承旨果自以合得吾上月蘭
制命未行乃併曰進致書於相府請置此職又以詔責賞嫉與
制誥一編以示宰相李昉云蘇公嘗許呆何當李士之任不敢夫
堂獨處閑銀之會上飛白書玉堂題以賜翰林又獻翰林玉堂

記頡刻石上以果蹤竟紀不許改諫議大夫知豪州爲卿還色丁丑詔川陝兩路單人百姓云云先是上召翰林學士錢若水草詔既成以進上覽曰朕欲爲御還色可手若水楨自謝因命筆親竄數字引咎深切尤爲稱當

賤于眊然不可居近侍太祖以和峴宰相子能文甚寵待之欲召入翰林謂近臣曰峴聘子能無習中心不正不可以居近侍其命遂寢

職當書詔賈黃中在翰林日上自召見詔以時政得失黃中但言臣職當書詔思不出位至於外事臣罔由知上益重之以爲謹事

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李昉自延州徵還拜中書舍人未已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在學士因重陽賜近臣於講武殿○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相對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真昉乃拜學士在多遜之上講武殿一本作宴之明殿

書詔之外思不出位李昉自惠左太常以翰林不諭事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曾掌翰吾爲盧多遜所構數以其短聞於太祖太祖感之因訪昉對曰臣書詔之外思不出位遇書行事臣何由知○太祖默然既而督出

勞役致疾李昉寺病心悸每數日一發者語諸子曰我典誥命二十年勞役思慮而致是疾爾曹當戒之

典誥命三十年上特令當遇易飯

蘭由知制誥入爲學士未三十踰又初不達詔要又掌誥命殆自刻勵在翰林七八年特受眷遇竟以詔命等

果以酒敗易簡生書國在翰林日上嘗以詩戒之易簡恐懼每入直不敢復飲有頃休假在私第賓客從之者卽以至其死上曰易簡果以酒自毀可惜也

多知典故能張洎以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性更滑側侍人主意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所咨詢逐見賜近臣詩什必上應諮引以資顧其美

奏內參爲學士自太平興國事中門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季內供奉官藍敏貞爲翰林學士使內侍吳命副之上覽奏謂曰此事豈敢故疑二大臣達以中人賢之胲于滿後古邑安肯踵此覆轍

草制通誤罰俸咸平五年學士宋白梁周翰等草制通誤罰也自省而悉

下詔當令中外易曉大中祥符三年帝謂宰臣曰朕日學士草陳充學詔達臣戚所寧真之乃云氣述雖古所出而俗聞之非便又嘗草詔述老子乃云洪惟佳史柳宜諭旨每詔下當令中外易曉又嘗見敕書有以永安爲吾自

水近賤不可居外也六年以翰林學士楊億爲太常少卿分司西京者帝曰永安在洛水南言內非也今改之

仍令湯蒔養疾渠榻曰赴任意以毋在湯蒔被疾詔告省侍不待報卽就路上曼中使齎御封藥白金帛賜之因謂輔臣曰億

侍從官安得如此自便王旦曰億本寒士先帝置其詞學眞在館殿屢了拔擢至此後以公議責之戚爲罪也今當罷之故有

是命有宇相器王旦爲翰林學士中外以爲有宇相器常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太平公斷人也威乎安

拜參下殿目送上命學士賜歌詩上作一首賜新授翰林學士政龍圖閣李陳彭年因謂

向敏中李曰明命學士李曾賜歌詩曰曰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又益寅審多聞好學鮮有儕者年居寫乃今年復精詳典

孔子明去令人或請益德李如泥皆有仪擬常令撿討典故宜正文義每一事具義程史子藉所出審而後已自非強見何由

至此敏中曰彭年全才也帝上於文雅彝容侍從而已至如參酌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表上然之日日詳定所事無大小

皆從彭年裁制而後定也一句不可廢也性者參酌典禮雖編歷牧司而所見皆出當史今也爲式

詞學優長

擢居清近上復入召翰林天禧元年以工部侍郎錢惟演爲翰林學士上謂輔臣曰惟演文甚典雅在藩官數年間其公正況前所罷職其非其過可復召入翰林故有此命

乞揚德音上言三年惟演上德中曾爲學士今未官位逆是必卿乞復居上從之

言兩府與群臣不可見太后初宰相丁謂擅

逐使吉利用各自見太后奏事無敢定其議翰林學士晏殊妻凡兩府與群臣不可見太后凡有奏事宜垂簾聽之帝義不可

從之外人不知奏稿晏殊爲翰林學士凡有奏稿外人皆不知之○貞宇殿之第八十卷

草制得體嘉祐七年學士王珪當草乙皇子制珪對于學院日天下之望在太子無此議不出自陛下從心有斷

臣以新論福乃之萌宗司知也帝歎曰朕恐宗廟之至重不可知今立皇子之議出自臣懷生日陛一論能爲可廟計社大下之福也從是再拜殿上退而草詔以是先是中書召學士草詔建日此大事也必面受得旨於是下對議者以爲得體

數入翰林李昉明道翰林學士三入李又政列中山子義中山二入翰林石三入翰林學士入翰苑文宋李文元年入李承旨待詔揚昭是旨爲入院其事

自代皆宣敕公人家李文先李四入李拊和玉入而一不奉

賜金帶并三品服李兩擢嘉祐爲知制詔尚衣緋乙守所紛爲學士閣門奉例賜金帶而不可加於緋乃并賜三品之服

詰引用霍光不當宗英宗治平二年翰林學士呂溱草詔詰引用霍光上以爲不當欲出之執政以翰頓今自請遂出知徐州其後上於判詔

多親閱有不中理必使政宣謂執政知此人居職訓言可褒彰失處

獨能爲詔見承旨門下

扶五鳳

辞飛 歸田録 太宗時宋白賈黄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皆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至宰相賈黄中李至蘇易簡皆至參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

侍宴衣緋 爲翰林學士宿直賜宴醉不歸左右猶令退翰吃之遂賜緋 年坐主和凝同任學士會寵入相與常卓制命議是用尺服器玩圖書以保其職李知此會慶學士院出為吏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知制誥復置翰林遷中書舍人再為學士時於西廳

拙承旨之 與坐王同任學士

上知內外制 趙上交晉初會殷翰林學士以上交爲中書舍人同任

李昉宰相不與親勞繁雜 梁時學士會食堂故事見宰相不與雖坐王堂上遂院吏計會堂須自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延揖學士始與親勞至中書與宰相分庭抗禮於客位自後將不得見有學士日命自星至拘孔示對等蓋昔見已久

地勢清切不兼他務 事煞日翰林學士地務清切皆不兼

包務文能任自韓理以上皆有兼職雖同外制不給勞大年父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年其間再三日蒙恩甘泉之從臣終作黃敗之餞此祝哲事

甘泉從臣 上憂兄弟數人同在禁林 元學之少將曾勞人舌之其曰當為翰林學士是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實之守思兼無兄弟疑此步為了理照宰中學之學手士同時相先後入院為學士者一拜將到經一除知制誥一劃又約經一揚兄弟擔有學之名錄五人名者疑李洪昔兄弟之說

歎老卒 拜相詔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思其爲難能當却行望見老卒卧於日中曰甚適哉因徐起觀之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

剛聞勞令為人所譖 又歸田録 嗟搶日更快活也 處寡令志之者以事詩之大年在學士召見於一小閣卷在禁中既退揖學士客問文之出文章數篇以示大年亡對翰服書讀坐皆既自起章奏當合臣下大年惶恐不知所對托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于陽翟與宗好文初令大年掌翰與此幾年求乳亦由此也

抱著見陶穀 同書穀爲學士嘗召對太祖御便殿穀至望見上將前見復卻者數四 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遂趨出

作文書不稱職求解 楊億爲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鄰壤交歡進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鼠壤億遽改爲[illegible] 事學士作文書有所爲不稱職當罷億亟求解職 真宗嘉賞

拙日楊億之遂旨量性有氣 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上朱衣吏一人前引學士 故事在內中院也夫不敢引 太祖朝李昉為學士の太祖在南衙朱衣吏一人前引而已時四行夫其一人至今如此の往時學士劄子不看姓但云學士臣某 先朝盛度丁度並為學士遂皆姓以別之其後遂皆看姓

入劄子著姓 上 上

元御筵四人在席 故事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筵于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至哉時賜宴多矣自两府上皆與惟上元一夕學賜中書樞密院雖前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也是歲岀文祿公李章習公當要衆太尉皆在殿不赴惟余與西廳趙侍郎李副樞胡諫議宿呈據四人在席遞行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爲笑樂遂當引滿劇飲亦一時之盛事也

直學士院

國朝開寶二年以中書舍人李昉知制誥盧多遜並直學士院九年以太子詹事湯悅[illegible]徐鉉並直學士院熙寧四年命知制誥王存宋陳繹並直學士院俟除學士而罷

直草高麗回答詔非工 熙寧四年十月王益柔罷直學士院以草高麗可答詔非工以右正言知制誥檢正中書五房公事曾布兼直學士

四公皆江南文士 宰相以知制誥並命直學士院太平興國元年李昉 中書舍人四公皆江南文士也王安石王珪熙寧二年

直翰林院

國朝開寶六年以知制誥張澹權直翰林院時盧多遜使江南使還如舊

翰林侍讀學士 翰林侍講學士

唐百官志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玄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讀學士

侍讀直學士
國朝咸平二年以兵部侍郎兼秘書監楊徽之戶部侍郎夏侯
嶠並為翰林院侍講學士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翰林侍
讀兵部（一作戶）員外郎呂文仲為工部郎中充侍讀（一作讀）學士先
是侍講名秩未崇　真宗首置此職擇耆儒舊學以充其選班
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
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令監館閣書籍中使劉崇超日具當
直官於內東門進入是時多詔對訪問或至中夕中謝日賜與
如翰林學士同○景德四年以翰林侍講學士工部尚書邢昺
知曹州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從尚書班例侍講學士外使自昺
始也○天禧三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張知白為刑部侍郎
充翰林院侍讀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講學士外使自知白始也
乾興元年　仁宗御崇政殿西廡召侍讀學士李維晏殊侍講
學士孫奭侍講馮元等講（一有字）論語帝嘗語近臣以資覽庶政
聽斷之暇欲召名儒講習經典寧臣馮拯等曰今春（一本作秋）降詔
每於雙日召侍臣講論以當奉行前詔故也天禧舊制凡侍臣
皆賜坐講者別設本于前別坐而聽乾興後每說書日侍臣皆
先就坐賜茶訖徹席立講講訖復坐賜湯自後又取工部（元有侍字）
郎中馬宗元直龍圖閣亦令講書凡說論語孝經禮記尚書春
秋老子道德經侍讀初無所職但侍立而已自宋綬夏竦為侍

讀始令日官唐書一傳參擇義理每講書日帝親書古賢詩或
取經書要言書一二紙其後遂罷又令侍講（一本作侍讀）真宗正
說經史文字涉函無事亦須預說無所規鑒即不講（一本作讀）或召
中書樞密院聽書即於侍官前設坐
侍講直十卷（書王起長於傳記又字時為翰林學士起侍講或作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卿以勝子對敘起等寫）
宣十卷後名（和靈文宗朝為左散騎常侍充翰林侍讀學士韋長於今李僖宣字正象免重之奏以經籍訛謬請召宿）
儒教定六籍准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從之及李宗閔輔政以
覃與李息俱為奏為工部尚書罷是歸學士文字於經義心為
思之後召為入院日賜宴（李訓周鄭注王守澄得以文字薦訓知易遂薦周子周易侍士充翰林侍）
侍講學士
宣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第子二十人就院奏樂以寵之內
出陳宮伏閤切諫言訓奸邪海內惡之不宜令侍宸極上終
不學有師法（高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遲鈍為戶部郎晚中知制誥帝以其學以郎中召入翰林為侍講）
學士從諫議大夫三侍學士（元宗召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書學士上每有疑義即召學士入更敘）
問討論年以為常遂之二十餘年學士思穿鑿公分講詩書（為思）
口部侍郎知制誥崔鉉字即位與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路隨
為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大學爭命分講也詩閣難尚書共範等
萬機以孔經為學字經義以廣規諫上
聽之選侍客院與論冶是而罷（演經義以廣規諫）上抄撮六
經崔郯與給事中韋溫為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政
殿見群臣上曰股用臣為侍郎半歲旬今來旨問臣經義今
家執政實慮戶部有經學思封日朕機務稍閑則宮讀孟郊
子同處為重抄藏六經以要道臣分事類凡十卷各曰諸經
上纂要文鼎入王易入為翰林學士允弟遂處禁密高元裕為中丞
知之揚喉二百已遂隸讀大夫代元裕為
侍講學士凡第中青慎介潔不申暢字慶孫寶歷二年轉孔記
處事容時人來之員外即李允侍講學士中鍚給自
革名及在朝行為專介處不趣當與當長慶寶曆之間黨風
薄朋比大為更申鍚復用侍論以為表功
請置陳經義程都給事中鄭覃請置侍講學士數
李皇字表臣作相奏請置侍講學士數復行純謹之身清

約周翰皇祐中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卸功表乞致仕帝以功孔行純謹立身壽約特降詔不允待遇眷也旋閱經
史以備顧問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講學士經術不甚深仍登進經筵日夕從閱經史以備顧問自厭之乃懇求外
補師迁州數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嘗詔翰林侍講學士張錫講書禁中錫數暢經旨議論該合上嘆賞久
之錫時年六十七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卻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傳學士賜之及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欲者治身之本也慎刑
富者治國之本也特賞錫被辛政以此之奇政治曰卿言甚如服根用御覽以誕賜飛白博學士上賜
錢五十萬至和元年賜翰林侍讀學士楊安國錢五十萬仍聽大寒暑每入謁者安國言良靈不任侍經處頑乞賜晉
以帶政賜及之帶知大明府東齋記事故事侍讀學士無帶出外者張知白罷參知政事侍讀以此職知大名府實非
遂二府而出者不得與此至元中始詔帶知鄭州改許州自定例制遂為例也

翰林侍讀　翰林侍講

國朝　太宗聽政之暇日閱經史患顧問闕人太平興國八年
以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尋又為翰林侍讀賜緋魚袋寓
直御書院之本宮班首出經史召文仲讀之　真宗咸平元年
又訪通經義者于時參知政事李至為國子直講崔頤正召於
後閣令說尚書大禹謨面賜五品服然未帶隸一作建學士之職本
作然自賜緋之皆建學士之職其後馮元為翰林侍講亦不帶學士之名又何
馬宗元為侍講高訥為侍讀不加別名但供職而已
東齋記事崇政殿之西有延義閣南向邇陽門之北有邇英閣
東向皆講讀之所也仁宗皇帝新即位多御延義每初講讀或
講讀終篇則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書或遂賜宴其後不復
御延義專御以爲春以二月中至端午罷秋以八月終至冬至
罷講讀官詣門上賜食侯後殿公事退繫鞋以入宣坐賜茶就
南壁下以賜坐復以次起講讀又宣坐賜湯其禮數恩遇雖執
政大臣亦莫得與也　仁宗朝講讀官侍邇英者皆立每問事
則衆人齊對頗紛紛乃詔皆坐唯當講讀者以次立而記注亦
坐石昌言奏記注官當立侍聽德音以許記錄不可坐遂令
立侍
崇儒傳碩唐玄宗開元三年制曰朕聽政之暇常覽史書但理道所歸心中有關疑特召學問兼通者
一人每日入內侍讀公卿秀光褚無量卿為謀事因拜左散騎常侍褚無量更入侍讀更入上師資
禹崇章為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並兼侍讀毋宦為玄宗所禮全乎台散騎常侍褚無量國為朱文晉門則令乘肩輿以進
上至別館以路遠見帝宮中乘馬行太學城無為政理自遠迎以中師畜之禮入閣云中駕程讀書則前富而
帝開元中引尚書王志愔表宣府君出南學堪代詔元量馬懷素人閣侍讀號侍甚厚褚元量字
馬懷素與為侍讀頭侍其事卒乃元量等卒後或書亦懸崇子元同子傳上侯行幸又入侍講雖为帝賜而元是不呈暨焉
禮遇不待官為上達正有史魚之風後漢張酺章宗即位擢酺侍中竟坐中尉侍數問出为
爲東郡太守自出後帝每見諸王師傅常元嘉館酺前入侍講屢有諫正閣已側已出於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元和二年
東巡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乃笠修君臣之禮賞賜殊特莫不沾
合侍言帝憚睢傳曹云孟從經傳侍言帝嘆勸講帷以稱爲丞字叔萌桓帝即位以明尚書歎入勸講拜
太中大夫遷侍郎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上疏諫曰臣聞天世受命與尚書侍講言又以尊季先在者功特蒙
襄讖見熊日月恩重命輕義史生死敢陳析據略陳其愚帝不納乘以病乞退出為古陳風太尉黃瓊舊黃朝廷上元秉功
講帷懂不宜外遷留拜光侍講雍光楊賜字伯獻靈帝嘗受大夫の初講猶侍講訪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
君章句前有重名者二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後為太尉去位後帝臨南宮閲錄從事學賜所上事中戚張角奏交前侍

講王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一千五百戶初賜與太尉
劉寬司空張音並入侍中講自以不宜獨受封賞上疏願分戶
邑於寬音帝不嘆封寬遠有子 賜衣一襲 則寬字文饒是帝初徵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遷侍中賜衣一襲
華光殿在華林園內 侍講禁中 敏帝好學文章荀悅與或及府孔融等講學中旦夕談論 少講詩 國朝仁
宗寶命侍臣講毛詩而諫官余靖上疏曰竊聞今歲講說毛詩淳翰旬是臣愚以天子之學與臣下不同陛下當撮其綱要
復先王之執範當而不困為得其術臣竊名關南王化之本上歸夫婦不可棄也盤周東遷夫室微之事可以知王業之艱難
王風哀周室衰微足以鑒戒前古至入雅有正變加廢興之由頌之褒美先太平之始皆王者之事宜特說於前也其余邶鄘
而下列國變風悉諸侯失德之詩皆有笑中為不可道之言不可以為列宜皆刪去不足多煩下覽之者有雅臣書云春秋乖
載諸侯戰爭之事臣狀據之日孔子作春秋理一王之法以寄褒貶非同新量推亂成亂之判也欽乞早降指揮上曰朕宮中
無事玩心經典今翰所言王教明其大要此誠之治亂也自後命侍臣講讀乞經書有詔台亂又觀此者同志講論 六經
載監戒何必諱 歸田錄○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邇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
侯亂臣事則略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監戒何必諱

翰林侍書

唐有侍書學士五代廢罷 國朝太平興國七年以著作佐郎
翰林祗候王著為著作郎翰林侍書隸御書院卒不復置 著成都人唐翰為當平王淳為能正書行草筆跡甚福太宗以字書訛舛設令刪定郎日召著入授衛尉寺丞史館祗應詳定急就章遂為侍書累至殿中侍御史[實錄]

三侍學士 唐柳公權見翰林侍講學士

翰林侍詔

國朝初翰林侍詔六人寫書詔舊制月俸九千春冬給衣又有
錄書侍詔六人寫發頭封角月俸止六千謂之東頭侍詔雍熙
四年廢錄書揚留置翰林侍詔十人並撰續翰林志上聽政之暇
搜訪鍾王之迹以資閱覽為御毫飛動神機妙思出其軌制乃
名書學之有格性者置於便殿躬自省閱仍授以筆法既覩其
有成各錫以銀章象笏令入院充侍詔者八人自是書詔賜出
寰海之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

端明殿學士 自後唐明宗天成始○本朝後隨殿名改為文明又改紫宸又改觀文至呂遠初遂別改承明殿為端明殿置端明殿學士在資政殿學士之下學文明之職並存而無所掌文文明殿學士初後唐明宗置端明學士二員位翰林學士之上李愉因太平興國五年緣殿名而改此職益重也○端明置大學士自蔡襄公始也[實]入

五代史後唐天成元年用唐宣侍讀之號置端明殿學士命翰
林學士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馮道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鳳
俱以本官充時明宗初即位四方書奏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
懵於文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自命道等充戒二年勒班
在翰林學士之上今後如有改轉止於翰林學士內遷任初如
三館例就在官下趙鳳轉侍郎翰任圖特移就在官上後遂為
故事晉天福五年廢端明殿學士開運元年桑維翰為樞密使
復奏置學士

退朝錄後唐明宗以樞密使安重誨不通文義置端明殿學士
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班樞密使之右食於其院端明殿
即西京正衙殿也本朝程侍郎羽為之後隨殿名改為文明殿

學士李司空昉為之慶曆中以同　永定謚號改為紫宸殿
學士丁文簡罷參知政事為之何右丞郯為御史言紫宸非人
臣所稱又改為觀文殿學士未幾曹魏公以使相換僕射因置
大學士處之仍詔非歷宰相不除明道中改承明殿為端明殿
先公自南都召歸特置學士班翰林學士之下與舊職名同而
之位異矣
歸田錄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
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諸學士之首
後以文明者　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
為官稱如端明資政事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
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〻〻乃隋煬帝殿名
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不可以不學也○端明
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為貴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
不以翰苑兼職及換職者百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東齋記事後唐置端明殿學士太平興國中改端明殿為文明
以程羽為文明殿學士位樞密副使之下明道元年改承殿明
為端明殿二年除宋宣獻公為學士與文明之職並存而降其
班序是歲又改殿曰延和慶曆七年以真宗謚改文明為紫宸
丁文簡公為紫宸殿學士既而言者以為紫宸非臣下所稱乃
以延恩殿為觀文殿而以丁文簡公為觀文殿學士相繼以貫

文元公為大學士乃詔自命非嘗為相宰相勿除
殿前學士只有兩人後唐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充端明殿學士非因事也馬端臨云天下儒生僅令
殺殿前學士只有兩人嘗參之見續翰林志　拜相謝於本殿　明劉昫為兵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
威劉寔其溫厚拜為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昫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閤門日日礼宰相謝恩自於正殿連賀
而後奏曰樞密使趙延對曰命相之制丁巳數日中謝無宜後殿因即奏之遂謝於端明殿昫乃端明學士銜相謝於本殿上
之子　宋翰修日曆送史館　學士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史館學士嘗翰勞日曆旋送史館至圖受台閣郎平
二年辛未帝宣文閣命兩府兩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王珪所紫○仁宗御書詩刻石名遣至真端明殿學士
觀文殿大學士　學士　自本朝慶曆七年始○觀文殿即日延恩殿明日所謂
宸紫殿學士也○端明殿因西京正衙殿也後改殿名改為文明貴曆七年自文明改紫宸以紫宸人臣不可名
稱乃以延恩改為文殿學士○皇祐元年文置大學士亦自賈魏公始增入

國朝殿即舊延恩殿也○慶曆七年以文明學士稱號同　真
宗謚乃改名紫宸殿以冠學士之職又以紫宸非人臣所可稱
乃改名以延恩殿更名觀文殿置學士○皇祐元年詔特置大
學士罷倍舊相今後須曾任宰相乃得除授班列俸給臨時取
旨時賈昌朝由使相公僕射觀文殿大學士自昌朝始也○三
年閤門言請觀文殿大學士起居儀式詔令在觀文殿學士之
前作一行立班其閤門儀制合圖班內高下相壓并右位觀文
殿大學士六曹尚書之上
元祐令觀文殿大學士至寶文閣待制為侍從官
退朝錄　歸田錄　東齋記事　並見端明殿學士門

官品令觀文殿大學士從二品　學士正三品

樞密直學士 目後唐莊宗同光始○初申置學政判官又改直學政殿○後唐同光中置樞密直學士一人 國朝大中祥符五年八月詔曰有密之地出實學最論思之臣夾據樞要雖象甘於慎衛尚未之於定員觀侍從材雅軒學望峻在選賢之攸重宜著位之有常樞密直學士自今以六員為定 國初初無定員班又翰林學士是歲工部侍郎薛映知并州得對自得換張詠張秉例得預近職 眞宗以員數尚寡臣王旦上曰近制上置兩員今已九員帝曰故但換此職自此常為定限也增入

續翰志林梁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為政院命敬翔為院使二年置崇政院直學士兩員選有正術文學者為之始以尚書吏部郎中吳藹兵部郎中李琪充選又改為直崇政院後唐同光中依舊為樞密院亦置樞密直學士一人班次在翰林學士學士之下

國朝無定員班次翰林學士與文明殿學士並掌侍從備顧問崇政殿則升次侍三大中祥符五年詔樞密直學士自今以六員為定

元祐官品令樞密直學士正三品○翰修日曆 從唐見端明殿學士夢宣名賜對于東府記事學士直職即位又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 英宗皇帝于壽邸為嚴戀院觀東宗上仙不及見一日學宣召賜于入閣學既而辭出因留之日只住此更毋得去嘗而記憶乃更駕發引日因大慟哭遂得疾日中而卒其嶲員之闕有纔見疾條書少帝時馮王為樞密使殿鵬為本院學如此為 士每有宣傳柬牌滑王改事掌相以屢見之賊自知御非它人薦 顏衍以捨拔右夢子知州事父疾侍昔祖召為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遣使促召之闕辭曰臣本書生無它才術恐不稱其職未知何人誤有推薦皇故王又遂其協執足矣皆祖曰朕自知御非它人薦也

資政殿大學士○學士 置資政殿學士與大學士皆自王欽若始增入

國朝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四年 一本作二年 工部侍郎參政知事王欽若求罷政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餘依學士例 先是欽若再表求罷政雖以向青政特置是職以寵之罰 十二月以欽若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 欽若以自求罷免班在翰林學士之下 眞宗為除大學士以優之○帰田録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 眞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時寇萊公在中書定其班位依雜學士在翰林學士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 眞宗眷遇之意未衰特置資政殿大學士班在翰林學士上其寵遇如下是職也此增入

康定二年右正元俱適言資政殿大學士之職比來除授太濫請選先朝故事定以員數詔自今大學士置兩員學士三員不待近臣陳乞

元祐官品令資政殿大學士學士正三品

請鑄印不許退朝録 眞宗寵待王冀公欽若罷參知政事始置資政殿學士以命之寇萊公時為中書之令始在翰林之下及命為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御尚書省有自印也

龍圖閣 自大中祥符始建以專藏 太宗御製御書文集及書集等增入

國朝大中祥符初建閣在會慶殿 一作 西偏北 一作比 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藏 太宗御 一作製 書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内侍三人掌之

太宗御製御書文集總五千一百一十五卷軸冊又有御書紈扇

數十其下列六閣(閣一本並作閣)經典閣三千三百四十一卷史傳閣
七千三百二(一作百)五千八卷子書閣八千四百八十九卷文集閣
七千一百八卷天文閣二千六百五(一作六十)一卷圖畫閣七百
一軸卷冊瑞物閣奇瑞三十三瑞木六十衆瑞一百三十雜宝
五百九十五

咸平四年真宗御龍圖閣召近臣觀　太宗御書及古今名畫
自是多召近臣觀是閣嘗詔近臣曰先帝留意詞翰朕孜孜繕
寫片幅寸紙不敢失墜因念古今圖籍多散逸購求甚難朕在
東宮時惟以聚書爲急(一本作急)多方購求亦甚有所得王維
爽備見其事今以類成正本除三館祕閣所藏之外又於後苑
及龍圖閣並留正本各及三萬餘卷朕以暇資政理莫如經術
故機務之暇惟以覽書爲樂焉

大中祥符二年又嘗召向敏中陳從易劉筠對命坐帝曰從易
當屢進文字可令賦瑞雪歌祀汾陰詩皆即席援筆成篇既進
帝尤稱筠美贍並賜魚袋

咸平五年召近臣觀書龍圖閣閣之四壁設五經圖閣上藏太
宗書帖三千七百五十卷又崇和殿之後閣悉本朝名臣文
集賜　御資政殿壁有唐相如政要論上作七言詩侍臣皆和
○六年對輔臣于龍圖閣觀和放山居圖放別墅在終南山聚
徒講學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林泉之景畫爲幽勝上遣使携居
圖之所現焉

景德二年御製龍圖閣贊賜近臣　帝曰龍圖閣書屢經讎校
最爲精詳已復傳寫一本置後苑太清樓朕自居藩邸以至臨
御凡亡缺之書購求備至每於藏書之家借本必令置籍出納
傳寫既畢隨便給還罔有損失故奇書祕籍悉無所遺焉

學士　直學士

侍制　直閣

國朝大中祥符三年杜鎬爲龍圖閣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
上○六年詔龍圖閣學士直學士結銜在本官之上○景德四
年詔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仍少退侍制在知制誥之
下並赴内殿起居

景德元年以虞部郎中直祕閣杜鎬爲都官郎中太常丞祕閣
校理戚綸爲右正言並依舊充職充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
二年詔班視知制誥列其下

大中祥符九年以大理評事崇文院檢討馮元爲太子中允直
龍圖閣賜學令預内殿起居班在本官之首

自學士以下並寓直於祕閣每五日一員遞宿今直閣與館職
輪宿

元祐令學士正三品直學士從三品侍制從四品直閣正七品

千首之詩豈知一言(國朝孔道輔論嚴夔事天下聳聞其風采臣有獻詩千首執政請以爲龍圖閣學)

士上曰千首之詩豈如孔道輔一言乃拜為九圖學士父侍經筵寶曆四年尚書金部員外郎天章閣侍講楊安為直龍圖閣賜三品服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為天章閣侍讀賜五品服初仁宗謂輔臣曰安國師民久侍經筵其行義淳質乃先朝崔遵度之比因以寵擢之

天章閣 自天禧始建以奉藏真宗御製御書文籍等○天禧四年初建至五年二月修天章閣工畢令內侍勾當皇城司教坊作樂奉真宗御集御書自玉宸殿安于天章閣實入

國朝天禧四年建閣在會慶殿西龍圖閣之北以藏
真宗御書閣東曰群玉殿西曰蕊珠殿北曰壽昌閣一本作殿
壽昌東曰嘉德殿西曰延康殿七郎流杯之所皆以挑花文石
為之環以清渠直以松檜墨石為山極巧妙叠瓊于極勝焉
○俄詔近臣館閣三司京府官觀御書於羣閣於下遂宴于群
玉殿時輔臣集御製三百卷凡頌銘碑文十八卷贊八卷詩三
十七卷賜中書宮歌詩手書七卷賜皇太子歌詩箴述五卷龍
圖閣歌詩四卷西京殿水殿歌詩一卷清景殿書串詩二卷宜
聖殿四國同一作歌詩二卷二教詩九卷讀經史詩四卷維城集
三卷奉道詩十卷歲時新詠五卷歌十五卷詞四卷樂章一卷樂
府集三卷樂府新詞二卷論述十卷序八卷箴七卷一作九卷字疑多修各
一卷記六卷文二卷祭文挽詞一卷書十卷正說十卷承華要
略二十卷靜居集三卷法音集七卷玉宸集五卷春秋要言五
卷試進士題目一卷字表客辭六十九卷已上三又有玉京集
三十卷○授時要錄二十四卷○取又至道元年四月訖大中
祥符歲中書樞密院時政記史館日曆起居注善美之事錄為
聖政記凡一百五十卷並命工鏤板又以御書石本為九十編一本作篇

學士　直學士

侍制　侍講

國朝慶曆七年詔特置天章閣學士直學士在龍圖閣學士直
學士之下詔曰欽惟皇考廣發寶宸翰森布以寶章三龍攀乃於天章閣肆予顧之始務稽紡儲之盛遂延讓勸之臣設侍論思之盛擁王府藏書之盛愛金門待詔之才令宜妙從之員鄉亦創建之念特置天章閣學士直學士云云
慶曆八年置天章閣侍制寓直於祕閣與龍圖閣迎宿置詔曰真宗皇帝燈時覺表不阮賢偕凡賞孔學之用備成家之文開近崇摳創書會偕時以天章之美冠於東府之名

直建官興並寓村彥可特置天章閣侍制實入
景祐四年以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並為天章閣
侍講比直龍圖閣預內殿起居班在本宮之上○遇直侍講于
邇英延義二閣在崇政殿廡下
元祐官品令天章閣學士正三品○直學士從三品○侍制從
四品父侍經筵見直龍圖閣門

崇政殿說書 自本朝景祐始置入

國朝景祐元年置仍每日輪二員於本殿門祗候○四年改為
天章閣侍講○慶曆二年以著作佐郎趙師民預講宮後為崇
政殿說書

誦說明白（景祐元年始置崇政殿說書以賈昌朝為之說明自為 仁宗所喜又是 仁宗多所質問昌朝講卷）

說錄義終以付史館引經稱旨（熙寧二年以著作佐郎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專御名見登對引經稱旨中）

術能世其學（四年以前宣州旌德縣尉王雱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雱字安石子上文其經術能世其學故）

召對而擢用之

寶文閣（自慶殿初置加祐八年以藏 仁宗御書舊入）

國朝天章閣東西序群玉蕊珠二殿次北即寶文閣舊曰壽昌

慶曆初改今明加祐八年詔以 仁宗御書藏於寶文閣命翰

林學士王珪撰記之名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國朝治平四年六月詔寶文閣學士中謝並依龍圖閣學士直

學士例又詔寶文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著于令

元祐官品令寶文閣學士正三品○直學士從三品○待制從

四品

崇文院（並隸崇文院舊入）三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凡三館（國朝從唐制昭文館集賢殿置大學士史館有監修國史皆宰相兼領○昭文館集賢又置學士直學士史館集賢修撰○史館有直館檢討○集賢有直院校理○崇文院有檢討校書○皆以他官領昭文集賢學士史館修撰取最上一員判館院事今亦以他官分判○初昭文館隸門下省史館寓於集賢從合為一矣舊入）

國朝太平興國二年 太宗幸三館顧左右曰是豈足以待天

下之賢俊耶即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命

內侍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帝所親授自審役車駕

凡再臨幸三年二月有司奏功畢乃下詔曰国家聿新崇構大

集群書宜錫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館新修書院宜為崇文院○

按唐昭文館隸門下省史館寓集賢尚未合為一自梁遷都

于汴舊制未備至正明中始以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為

三館其後俗謂之西館湫隘卑陋僅庇風雨周廬徼道出入其

旁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皆移它所至是改置為院

既成遂遷西館之書分為兩廊貯之以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

集賢書庫西廊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凡六庫書籍正

副本僅八萬卷

大中祥符八年翰林學士陳彭年言檢討唐制中書門下兩省

宮城之內有內省宮城之內有外省今欵摽祕閣舊日屋宇間

數重修奉安 太宗聖容及御書賦置供奉書籍天文禁書（與一二字）

（其書）圖畫其廊並充書庫及史館日曆庫館閣直館校理

宿直校勘及抄寫書籍雕造印板並就外院其外院即於左右

掖門外近便處修蓋仍別置三館書籍並其館三館書籍名目

候將來分擘正副本取便宜置從之（唐宮城中敕大學甚嚴臣事寓宿矣臣食斟非便因）

（命有司檢討故事而改之舊入）天禧元年詔崇文外院以三館為額

天聖九年詔徙三館于崇文院舊在左掖門內右昇龍門外

前列三館後構祕閣分藏群書自大中祥符四年宮城延燔以焉錄編籍權徙右掖門外道北至是　仁宗以通近市嚻非多士討論之所命還舊所焉特大臣有以表賀者亦優詔答之入華詠選人為館職如歐陽永叔黃鑑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當時謂之步行學士加祐中於崇文院置編校局校官皆許乘馬至院門其後中書五房置習學公事官亦緣例乘馬赴局

筆談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加祐中乃置編校八員雜讎四館書給書史百人悉以黃紙為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退朝錄唐兩京皆有三館而各為之所已以逐館命修撰文字而　本朝三館合為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命修總目則在崇文院餘各置局他所蓋避衆人所見○太宗實錄在諸王賜食廳○真宗實錄在元符觀祥符中修冊府元龜王文穆為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徽南院使廳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修院又修○仁宗實錄○而英宗實錄同時並修遂在慶寧宮史館領曆日局置修撰二員學相為監修自置編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曆等書皆析歸編修院

檢討　校書

修唐書東齋記事劉羲叟字仲更澤州人以修唐書授崇文院檢討未及謝病發背而卒

國朝崇文院有檢討書皆以它官領之○熙寧二年詔磨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校書以備朝廷訪問差遣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陞擢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時初除前河南府永安主簿邢恕為校書三年五月十六日詔崇文院校書邢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恕以祕書丞集賢校理同知諫院胡宗愈言崇文院檢書如未歷外官及不滿任者不得選舉上以恕未嘗任官故有是命

昭文館（即弘文館也唐亦改為昭文館開元後改弘文館至本朝建隆遂改為昭文館）

唐職官志弘文館（後漢有東觀魏有崇文館宋有玄史二館南齊有總明館梁有士林館後周有崇文館皆著撰文史鳩聚學徒之所也武德初置修文館後改為弘文館後避太子諱改曰昭文館■元七年復為弘文館）

新唐志弘文館（武德四年置修文館于門下省九年改曰弘文館正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出禁中書法以授之其後又置講經博士儀鳳中置詳正學士校理圖籍武德以後五品以上曰學士六品以上曰直學士以有文學直館皆他官領之神龍元年改弘文館曰昭文館以避孝敬皇帝之名二年改修文館景云中復為昭文館開元七年曰弘文館）

大學士　學士

直館

唐職官志學士無員數（自武德以來皆妙簡賢良為學士故事五品以上稱學士六品以上為直學士又有文學直學館學士不定員數館中有四部書及圖籍自整理已後皆宰相兼領之號為館主常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學生三十人校書郎二人（從九）令史二人楷書手三十人典書二人搨書手三人筆匠三人熟紙裝潢匠九人亭長二人掌固四人弘文館學士掌詳正圖籍教授生徒凡朝廷有制度沿革禮儀輕重得參議焉（新唐志景龍二年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學士八人以象八節直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景云中減員數置元置校書郎又有校理讎校錯誤等官長慶三年並詳正學士講經博士皆罷以五品以上曰直學士六品以上曰直學士未登朝為直館）

國朝建隆元年改弘文館為文昭館置大學士宰相兼領又置學士取最上一員判館完事

淳化元年以起居舍人直史館呂祐之左司諫直史館趙昂金部員外郎直史館安德裕虞部員外郎直史館句中正並直昭文館先是但有直史館至是始命祐之等分直昭文館以備三館之職

退朝錄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洪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序○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三館職惟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次相遷首相遷得之趙令玠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學士續兼監修國史久之遷昭文館薛文惠與沈恭惠並相薛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文惠龐莊敏劉拜獨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精選天下賢良（唐太宗即位封功臣章於弘文館殿聚四部群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以本官兼署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前載（一作經義）商略政事夜分乃罷更宿直）

十八學士（初太宗為秦王時既太平乃鋭意經籍於宮城之西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於是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以本官兼弘文館史館文學館學士圖其形狀且題其名字爵里命褚亮為像贊書號十八學士給五品珍膳分為三番更宿直于閣下時人謂之登瀛州）

登瀛州

暗寫列女屏風（虞世南授弘文館直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

上官體（上官儀太宗時擢弘文館直學士本以詞彩自達工於五言詩好以綺錯婉媚為本儀既貴顯故當時多有效其體者時人謂為上官體劉禕之言正觀中除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任勢於學代所稀晚年篤學手不釋卷志於學自負是以容無休倦每）

欲開五經以東帝盤遊危亡對之義子淵問諸曰然奔宮而歸
日如是無乃榮乎德言曰欲先聖之言豈得如此
高子貢爲弘文館直學士謝譽不得志奔宮而歸爲翰林業作
亂于貢率鄉典數百人拒之以功擢授朝散大夫拜成均助教

塵影二賦 謝偃上封事極言得失太宗稱善引爲弘文館直學士遷嘗爲塵影二賦甚工太宗聞而召見自制賦序言宜示又安功德茂盛令其爲賦經奉詔撰成名曰述聖賦

特置一員 王彥威集賢司封郎中弘文館學士不置學士文宗特置號爲館主自正觀初諸王並校一員以待耆碩號爲館主諫奉乞成守

號爲館主

能思察爲弘文館學士太宗特奉乞思宮建武之事帝竟命爲之所爲也言其物至太宗論曰朕有疾熱便須遣固非情好撰桂山征則維城前乾二篇新書傳裴遊賞也因賜帛五十疋撰桂山征則維城前軌二篇先進御序

中書吏部尚書弘文館學士撰桂山征則及維城前軌二篇獻之于劉孝孫奉詔皇太子諸王於順光門見之遂謝以思誠書之定又引書安五李融拾遺補闕書作從郎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其書自作傳書文不能時有建言書意爲金德書中書舍人肅嵩請百官普諭之定以書符命是書天下久矣不可改罷之議遂寢高宗從

撰續春秋經傳上 長麗讓金德上 賞花獻宴 周制漢北三年以百一作左司諫錢

國華左正言滿太初奏王府明善起居郎呂祐之修起王府記室參軍左司諫宋泌並直昭文館國華太初爲三司判官周對自陳樂諫官者我不得從遊宴故並有是命召諸之日遇使後苑賞花便令館閣皆出特恩也舊例三司帶職者不來直館至是國華等皆以判官兼之從新例也

總史官

尚書酒誥太史友內史友（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貴友者）

韓詩外傳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也

毛詩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周禮春

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外史）（內史）

禮記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史

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春秋元命包詘中挾而起者爲史史之言記也天度之法以此

起也

大戴禮太子既冠成人免於師傅則有司過之史

前漢藝文志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

式也

又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又孔甲盤盂篇（黃帝史官）

又史籀篇（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師古曰籀音胄）

東舊儀丞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司馬遷父談世爲太史遷

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晉灼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太史公位在丞相上謬）（師古曰茂書不實未可以爲正）

荀悅申鑒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

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

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

得失一朝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

掌其典文記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

帝覽而善之

晉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

宋初周捨裴子野皆以它官領著作又有撰史學士亦知史書

世本沮誦蒼頡作書 宋衷注曰沮誦蒼頡黃帝之史

帝王世記黃帝史蒼頡取像鳥迹始作文字之是史官之作蓋

自此始記其言行策而藏之

後魏崔浩誅史官遂廢至文成帝時復置

隋文林郎二十人掌撰錄文史

書法不隱 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盾出奔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執簡以往 襄二十五年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藏之名山 前漢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

實錄 前漢司馬遷傳贊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遷固有良史之才 後漢書論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

潛精積思 班彪字叔皮才高而好述作遂專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積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固弟超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

尚書給筆札 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荀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紀言書事 荀悅作申鑒五篇其大略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

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 蔡邕為郎中校書東觀以忠獲罪上書長言數以事招閒邕以…

人臣…

[illegible]

作佳傳 …

敘事有良史之才 …

私撰齊春秋 …

吳均體 …

諱惡 …

晉書 …

論二十年所撰之書可觀凡百餘卷傳於世

年二十有撰述之意

事而條綴未周衣明物遺益失第二帙

上

撰史學士 陳傅縡好學能屬文陳文帝時為撰史學士至後主時為中書通事舍人

人君所懼 北史魏孝文帝嘗從容謂史官曰直書時事無諱國惡人君威福自己史復不書將何所懼

直書時事無諱國惡

上

立石銘 北史魏司徒崔浩及著作令史閔湛郗標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著作令史閔湛郗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筆並勒浩所注五經浩贊成之用功三百萬乃訖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太武帝太武帝大怒按浩諸史令史之罪及浩誅之凡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以史書刑浩以下死者百數浩將死書史以下死者數十人曰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戮之慘有如浩者世皆以為報應之驗

可惜可哀 唐史太宗嘗以紀述無所寄述雖長孫無忌等修之盡於詠載後多悖之司徒崔浩死後北魏時史官公其事司長孫無忌等撰之錄以為可惜而帝聞之嘆曰可惜可哀也史官崔浩可惜事宜城可哀哀歎惜哉皆此類也

直筆東觀 北齊天保二年詔中書令魏收撰魏史魏收自言志欲為直筆東觀頗得直筆舉其事當觀時在史官中

書散騎常侍魏收撰魏史魏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

誅史官

收專其任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非史才 收所引史官取事沉見相依附者其諂延諂事乞相姓仲撰修史才者以其意通時亦不聞其事辭以之道

非史才

作佳傳 收諸人撰史時其為撰之以其言曰作佳傳收初在京師時顧國史得為北平太守以貪穢被罪親族相謗收為作佳傳之父因為北平太守以貪虐被罪親族相為論收作佳傳收撰云有惠政後為公事免

受金 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文宣帝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投訴百有餘人書者

謗史獲罪 收受陽休之金為其先人作佳傳既無惠政而嘗有貪官之風則綽彭伊雷太何足數 時論既言收著史不平

盧斐李庶皆謗史獲罪 書史不

畫斐李庶皆以謗史獲罪收性急不勝其憤啟云臣父在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收加以不書斐李庶等大怒親自詣省訴帝曰臣父在世為魏所重亦本朝功臣更無事迹是收外親乃為傳首收無以對帝知其誣罔而已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有王松年者亦謗史及裴庶皆被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然猶以群口沸騰勅魏史且勿施行

穢史 史收撰魏史

拄史記過 旌說為撰史記過上其言曰書法不隱古者有左右史此之義也

觀事詔遣中使取書起居注觀之帝觀竟曰自今以後以閣對事皆置史官書事凡二王下所修咸以為曰事亦不書知其所行猶存

書事明鑒誡

捷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螭頭記言事 太宗詔曰朕正直者起居郎舍人筆硯於螭頭下起居記言起居

修記事之史 職官志起居郎二人掌錄天子之言動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曆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免以懲惡季終則授之國史焉

史館 **監修國史** 自此下各分門

修撰 **直館** 監修而下者附此總見

勘書 **編修**

校勘 **檢討**

徵候 此勘書已下並無所附

新唐百官志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 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以他官兼領或卑位有才者亦以直館稱以宰相涖修撰又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修五代史開元二十年李林甫以宰相監修國史建議以為中書切密之地史官記事所以求史宜以為實錄門下省遠於史館之近移史館於中書省北天寶後他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初入為直館元和六年宰相裴垍建議登朝官入館者並為修撰以官高一人判館事未登朝皆為直館大中八年廢史館直館二員增修撰四人分掌四季正觀初復下置修撰元豐官制起居郎一人掌記錄于前無所不書遵之

國朝從唐制史館有監修國史皆宰相兼領故事宰相兼職皆內降制處分乾德二年以趙普兼監修國史止用勅非舊典也

至道三年修太宗實錄特宰相呂端錢若水兼監國史而不預焉其後重修太祖實錄遂召宰相呂端與錢若水等同修端罷

相李沆繼成焉○四年詔修兩朝國史宰臣王旦為監修國史
亦不宜制國史成旦遂領監修如故○乾興元年命司徒兼侍
中監修國史馮拯專切提舉監修　眞宗實錄拯卒王欽若為
相又命提舉監修○天聖五年宰臣王曾提舉監修　眞宗實
録修兩朝史特王旦未領監修故特授詔曾已監修而無再授
勅為提舉蓋一時之制也○慶歷三年呂夷簡罷相而帶監修
國史優延老臣也○九月以宰相章得象監修國史初得象止
除昭文館大學士至夷簡致仕得象始領之○至和二年以宰
相集賢殿大學士劉沆監修國史初除文彥博為昭文館學士
士富弼監修國史弼乃在舊劉沆之上咸平四年故事呂蒙正
為昭文館大學士李沆監修國史向敏中集賢殿大學士今所
除蓋學士承旨楊察之誤奏帖麻改正之○嘉祐元年宰臣文
彥博監修國史初除彥博為昭文館大學士上疑諱經潤文使
以劉沆為監修國史至是沆罷彥博領之○治平元年以宰臣
韓琦提舉修　仁宗實錄○熙寧元年以宰臣曾公亮提舉修
英宗實錄○十年以宰臣吳充監修　仁宗　英宗兩國國
史 餘見集賢院
退朝錄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帶館職洪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大學士以此為次序　本朝置
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焉集賢次相領焉二館職為修史有職

事而願以昭文為重自次相遷首相乃得之 云云 並見前昭文
館門

時政記

太平興國中右補闕直史館胡旦上言五代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皆置時政記中書即委末位宰相修撰樞密院即直學士編修每月終送付史館憲宗嘗御延英問時政記何事特李吉甫監修國史對曰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館之實錄也古書左右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即是長壽中宰相姚璹監修國史始造膝之言或不下聞閣請撰奏對而記於仗下以授于史官令時政記是也上曰間或不修何也曰兩奉德音未及施行總為機密故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有謀議出於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史也行書制令與天下皆得聞知即史官之記可待書以授也且臣觀時政記昔姚璹修之於長壽及璹罷而事寢賈耽抗綜之於貞元又耽抗罷而事寢然則闕時政化者不蓋美不隱惡請之是矣○開寶七年史館修撰判館事扈蒙上言唐宣宗時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不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顏以紀時政故宣宗一朝實錄文字稍落後唐明宗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院直學士輪修日曆旋送史館故細以來此事都廢寧學職有內廷日曆樞密院錄送史館然其中所記不過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蓋宰相以漏洩為慮無由盡說史官以疏遠是倚何由得聞欲望今後凡事經聖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日輪知抄錄送付史館以憑修撰日曆從之仍令參知政事李昉多選錄其事多遲受詔而未嘗成書今史館書目有是年時政記事一卷後亦失之○太平興國八年宰相明書所修撰時政記每月先以奏御後付所司從之遂有時政記之名但思去送史館事件方未撰擇相仍舊編錄文蘇易簡為參知政事始令從之自是中書皆參知政事一員編錄推呂蒙正書以宰相領其事後或參知政事兩員錄之至景德元年始觀云錄政事○職撰以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同修為一書而授史官當管副使或知院事二員同書之大中祥符五年詔樞密院所修時政記月送史館先是樞密院曰錄送中書丞王欽若陳堯叟趙己則撰不關中書會送史館日曆
上

監修國史

總國 北齊詔魏收撰魏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

三長 唐劉子玄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為當時所稱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子玄曰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才少也

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在家修史**李元紘為相先是左庶子吳兢舊任史官撰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書未成以丁憂罷職至是上疏請中其餘功有詔特令就集賢院修成其書見張說致仕又令在家修史也兢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且太宗別置史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祕其事也望勒就中就史館參詳撰錄詔從之

荀袁政駿劉子玄本名知幾爵能以屬太子乞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其為國史之弊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紀事唯後漢東觀太集群儒而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然以為可笑張蔡二子紀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為荀袁家自稱為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云云

抱國史藏於南山韋述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及祿山之亂兩京淪陷述抱國史藏於南山述陷於賊庭流於渝州而卒後蕭直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能存國史乃贈右散騎常侍

撰姓族系錄柳沖景龍中累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貞觀中太宗命李者撰氏族志百卷以甄別士庶至是向百年而諸姓至有興替沖乃上表請改修氏族至先天初中始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侍郎陸象先及徐堅劉子玄吳兢等撰成姓族系錄二百卷奏上

對都咸陽幾君開昆明池何年許敬宗拜侍中監修國史高宗嘗幸故長安城登樓望觀古跡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帝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三年將伐昆明實為此池以肄戰帝乃詔與弘文學士論古宮室故處其條以聞

對地震張行成見侍中成門

獻太祖記淳化二年翰林學士張洎等獻重修太祖記一卷以朱墨雜書凡躬承聖問及史官採撫之事即以朱別之

南宮事迹咸平元年詔宣徽北院使王延德上太宗南宮事迹三卷付修實錄院

上太宗實錄工部侍郎集賢殿學士錢若水等上所修太宗實錄八十卷上親覽為之泣命若水等坐賜茶問修者姓名判集賢院同院印史館無所預錄九月而畢上甚嘉其速以書詔褒中

再修太祖實錄上命重修太祖實錄錢若水再表辭讓復求對便殿懇辭上曰以御前修錄五十卷猶而太祖紀事多所漏落故再命卿修撰無匿

上重修太祖實錄以刑部侍郎知制誥王禹偁起居舍人直昭文館李宗諤右司諫直史館梁顥右正言直集賢院趙安仁等同修太祖實錄從呂端錢若水之請二年六月修國史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等上重修太祖實錄五十卷凡事目二卷上覽之稱善錫沆等白金有差史臣不能銷水悉心潤色修國史上成一卷今按可謂謹嚴失仍賜紅綠餘

史館修撰

唐百官志史館修撰四人見史館門

國朝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以它官領取最上一員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曆皆判館與修撰官在館官分季撰錄藏與本館○國初循舊制皆修撰官分修纂後止修撰官及判館撰次焉○太平興國中直史館趙鄰幾呂蒙正范杲皆曾修撰自後以直館員多遂止修撰官編纂○淳化四年翰林學士宋湜止帶修國史亦嘗修日曆○太中祥符二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紳所領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史館逾未幾紳表外郡乃授直昭文館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戶部郎中充史館修撰有司引紳例亦不修日曆○皇祐三年詔親知亳州翰林侍讀學士燕肅龍圖閣學士給事中宋祁撰集賢殿修撰以故事史館修撰不分外領故易之也仍就任刊定新編修唐史

秉筆史館虞世南朝字習之元和初為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狀曰臣謬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褒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奸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得知日例

皆記於人之取行狀謚議以為一據今之行狀者多是其門
生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但虛其心不
實苟欲虛美於先恩之地耳蓋為文者又非游夏遷固之列務
於華而忘其實溺於文而棄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
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實直載事功
假如作魏徵傳但記其諫諍之辭足以為正直段秀實但記其
倒用司農印以追逆兵以象笏擊朱泚足以為忠烈若考功視
行狀不依此者不得受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
伏乞以臣此奏下考功從之

誣桑魏公白金之數

五代周實錄賈緯充史館修撰以筆削為己任然而褒貶
之際憎愛任情晉相桑維翰執政日薄緯之為人不甚見禮緯
深銜之及敘維翰傳稱維翰身沒之後有白金八千鋌他物稱
是翰林學士徐台符緯邑人也與緯相善謂緯曰聞吾友書魏
公白金之數不亦多乎但以十目所覩不可厚誣緯不得已
改為白金數百鋌緯長於記注應用之章本不能
過人多謗論剛強博辯不平自以為學識當貫

上有良史之才

因輔翼化元年以右司諫知制誥為史館修撰使翰林學士宋白等寺等共有良史之材也

置之館殿

正得其宜

二年右補闕大夫史館修撰之文付上言方今文士雖多而通經者鮮有頭精專五經博士增其員
數舍學者以教胄子此風化之本 上命諸宰相曰教之所復
每以五經之士出理州郡亦以所長器之始殺正得其宜

善惡必書

四年 太宗問宰臣今館中修撰是誰參知政事蘇易簡對曰楊徽之張洎李宗諤曰史才實難在今
書惡必書務據實而去憎愛斯為良史矣

務撰實而去憎愛

上 實錄中多有漏略

四月以吏部侍郎兼秘書監李至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張佖充承旨修撰史館 上語
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錄中多有漏略可集史官重
加修撰蘇易簡對曰近代史學士若家修史業性澄懷淡於榮
勢多所諱避甚非直筆 上曰史官之職固在善惡必書無所
隱諱昔唐太宗欲覽武后史臣以為不可欲使後代謂之為家
成爾同言文太祖受命之際固非謀慮所及自當實錄書如
書錯司馬仲達事數十事後問仲尼如陽至於錯世亦有
濟陽之事太祖之事周朝也盡力天下中外所知至於大賓
非有意也無何遺史言獎升懷數太祖分許非得禽中
與趙普李惠桉其左右無何袋情身沙撰中霧此者矣集清
登天位以副人望此豈曆數所鍾且非人力能致也當時之事
史館有所闕逸今至於 太宗至道三年以工部郎中
人重加纂集故有是命

疏俊不急

史館修撰柴成務為工部郎

郎中修撰如故周翰素有才名而疏俊不急臨事遲於裁答
以是不為時所推三十年 上以素官未有文以觀之嘗加
書

數詞多溢美

以工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旦為史館修撰度行軍司馬旦掌行業詞頗恣肆多所溢美語

度訓上

上書自陳

以直昭文館李若拙為史館修撰若拙上書自陳乃命學士院試制詔三道而有是命
故也

白衣充修撰

丁謂自與孫何齊名翰林學士王禹偁延譽於世咸目謂疏何可使白身充修撰由此聲名籍甚
周書舍人詔曰三百年來文章掇其傳輯刊
保正含使合數修史二子之才以六經

修撰

仁宗實錄

真宗嘉祐八年十二月以翰林學士王珪賈黯范鎮修撰仁
宗實錄集賢校理知宣州宋敏求同刑部員外郎充秘閣
夏卿太常丞直祕閣校理韓維兼充檢討官入內
內侍首都知任守忠管勾實錄院○治平元年二月以門下侍
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韓琦提舉修撰
仁宗實錄○治平三年翰林學士馮京提舉之

趙院修撰

各以元祐初即史中丞前詔典書以實錄一書就臺院修撰有
罷平原三五日一赴史館修撰今五日一赴臺院修撰

東宜

纂成大典

知章以上言其世史官編修東
立官成國朝大典名為史館修撰

直史館

唐百官志

元史館

國朝雍熙五年以殿中侍御史柴成務為戶部員外郎直史館
監察御史宋鎬為右拾遺直史館館職兼帶臺省皆換之

敘事簡要

君是拾議遊經史鏡元臣宋敕則來總至之定名辭相專號有史才皆宜延請以令直史館宋敕始二十
年敘事簡要 國朝吳育于登天聖中登

文詞雅正天下推之

進士甲科又舉賢良方正策
人用將之 入為直使自作郵直史館文詞雅正天下推之紀聞下試六論
今元獻日以六論分為六科當為六科詩元兵為時哲推重知
此

上祥符超古頌

祥符三年充史館陳彭年上祥符超古頌因對
言今二館學士皆手以從建恐思而皆詞
上謂宰臣曰自古為文須格隨時而變今之詞人志尚體要有
古雜之風王以日館閣中來頗以聯雜有學博者亦罕能之

史館勘書

史館編修

國朝太平興國八年○七月以新及第進士吳鉉爲大理評事
史館勘書○八月以國子監主簿楊文舉爲國子監丞史館編
修　神情冲澹刻意篇什國朝天聖中修國史王安國射洛夏宇卿都黃唐卿爲編
修官安國神情中澹唐卿刻意篇什雖安書戲為詩日王德開如鶴貴今官以後

史館校勘　史館檢討

國朝雍熙四年以著作佐郎宋炎爲史館校勘　淳化二年以
殿中丞郭延澤太子右贊善大夫董元亨並爲史館檢討○至
和二年詔今後檢討更不得舉試館職對義如旨明朝郭延澤以門蔭得學旨閣其名紹中臣問以經史大義對皆如旨

史館祇候

國朝太平興國二年以趙州隆平縣主簿王著爲衛尉寺丞史
館祇候著善史書小學至是帝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
能通者左右或薦著故令隸史館且俾刊正功韻遂有是命

集賢院唐開元十二年始置隨入

新唐百官志集賢殿書院學士直學士修撰官掌刊緝經集凡
圖書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
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
課於內歲終則考最於外開元五年乾元殿寫四部書置乾元院使有刊正官四人以一人判事押
院中使一人掌出入宣奏領中官監守院門知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置使及檢校官改修書
官爲麗正殿直學士八年加文學直又加修撰校理刊正校勘官十一年置麗正院修書學士光順門外亦置書院十二年車
都明福門外亦置麗正書院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宰相一人爲學士
知院事常侍一人爲副知院事又置判院一人押院中使一人玄宗嘗選耆儒日一人侍讀以質史籍疑義至是置集賢院侍
講學士侍講直學士其後又增修撰官校理官待制官留院官知檢討官文學直之員藝能書者爲書直及寫御書人兵搜求
以前資常選三衛散官五品以上子孫爲之又置畫直十九年以書直畫直搨書有官者爲直院至德二年置大學士貞元初
置編錄官四年罷大學士八年罷校理置校書四人正字二人元和二年復置集賢校理罷校書正字四學　集賢御書院學
士直學士皆用五品知閣元載事以學士一人年高者判院事准登朝官者爲校理餘皆罷彼太宗即位令京官五品以上更
宿中書門下兩省以備諮問求藏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曰侍制于興德殿西門之朝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者宮日一人待
制于事舊唱撰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隨仗待制來乘時轉臣羅布制使職事皆侍制學集賢門凡十三人崔
祐甫爲相建議文官一品以上更直待制其後書令正衙待制官日二人

校書四人正九品下正字二人從九品上

肅述集賢記注開元五年始有制於東京乾元殿之東廊排寫
四庫書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舒國公褚無量充使檢校○
六年制令中書門下及文武百官入乾元殿就東廊觀書其冬
車駕入京其乾元殿書籍始令於京大內東宮之麗正殿安置
祕書官並爲修書學士麗正殿檢校官以麗正殿直學士爲名
○八年褚常侍代知麗正殿事始取祕書學士入麗正校勘通
前二十人自此祕書事罷兩處學士合而爲一○十年春車駕
幸東都始移書院於明福門外中書省之北仍以麗正爲名九
月詔張燕公都知麗正殿修書○十一年春車駕北巡便祠后
土歸京師始於大明宮光順門外創造書院依舊謂之麗正書

院○十二年冬車駕入都始於明福門外別置院亦以麗正書
院為號○十三年詔改集仙殿為集賢殿改麗正書院為集賢
書院以中書令張說右散騎常侍徐堅並為集賢學士說知院
事自餘並以旧官為學士及侍講學士等集賢院學士之名始
於此矣○十九年二月詔中書令蕭嵩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
修國史三月詔桂州刺史張九齡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
知院事
京大明宮集賢院在光順門外大街之西南隣命婦院北接宮
垣東隔街則諸王待制院東史館西郎將作監內作木場院內
東西八十歩南北六十九歩中院中廳三間六架知院學士所
居堂東序開閣由入小院內廳三間四架廳西軒廊三間接書
閣廳西四部書閣及紙筆雜庫十間六架東廊七間四架諸學
士等分居之東北院小堂三間五架兩廈北院北行十間十架
屋西學士廚院西行三間兩廈東行兩間偏康音剎偏廊舍也 廂剎五下屋也
西院兩行二十間四架東行十間四架院北面書手廚屋六間
兩廈院內有雜果百餘株外西院自中間廊西長廊道北十間
道北南六間院內正堂三間四架一行師所居院中有仰視臺
即一行占候之所院北有小園一所○興慶宮集賢院在和風
門橫街之南東隔永巷隣中書省西接上舍內局南隔巷廊弘
文館北街殿中省織染院並有廚後宮廚院內東西二十三歩

南北三十三歩知院事學士正廳五間五架廳東挾室兩間三
架判院學士居之東行四間五架學士居之西行四間五架院
內雜庫及內史居之南行十間兩椽分為廚庫及書抹寫食所
院內雜樹十餘株並有假山叢竹清京蔭映中門之外道西歩
廊兩門北接門前東西有長廊即是中書省知風門每日初曉 中相入省之代下後百業有待漏書館政諸文事皆由於此
華清宮集賢院在宮北橫街之南隣羽林伏院北隔街
金吾場院東接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宅西隣衛尉寺院內東西
十八歩南北五十歩當中知院學士正廳三間五架東廳三間
四架內史居之西廳三間四架學士分居之東廳之北東行三
間四架西廳之北東行三間四架北行九間兩廈中門一間門
西并內精舍排徊一門東院北行三間兩廈東行三間兩廈東
西兩院隔南北長院出當大門○東京集賢院在明福門外大
街之西院東隔街對武成宮院西又有南北街街西則史館及
尚食局南隣中書省北接宮城院內東西四十一歩南北五十
八歩書堂東向五間六架東院東行寫書廊十五間南行五架
書堂之南俠室三間五架書堂之北俠室三間五架北行徘徊
兩間四廈院庭當中徘徊亭一間四廈南院西廳三間四架東
行五間南行四間並廈當書院大門永巷南正堂北向三間兩
廈西院南行四間兩廈北行五間四架西行八間院庭當中有
徘徊精舍四面歩廊周廻南向開門叢有禪坐小室一間精舍

院內又軒廊接學士所居之室書院大門之外有水渠一道北從崇賢門南流至此○開元十九年冬駕發京特集賢院四書總八萬九千卷○經庫二萬三千七百五十三○史庫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子庫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八○集庫一萬七千九百六十九○其中雜有梁陳周及隋代右書（梁代有大通大同年所寫書卷末有校書沈義孟密紫書記○陳代有大建至德年所寫書人檢標題咪李要戒里書緣書校皆用短幅黃紙文字拙惡書卷首名衡位卑多不審定○齊周書紙墨亦劣或用後魏時字自爲師文字爲學之畫加無憲三又四又無書時名筆書記○隋代舊書最爲麗好率用廣陵麻紙縹書作菓子雲書書體稍韻可愛有秘書郎柳調崔君綽明餘慶寶威長孫感德等署紀學士孔德紹劉李寶文博虞公直等勘校首末二頭軸五色綺帶織作帙紫表黃表上織成有御正御副等字但年歲稍久紙色稍異書軸變爲黃矣）貞觀永徽麟德乾封總章咸亨舊本置院之後新寫書又多於前皆分別部類裝飾華麗（經庫用白牙木書軸赤黃金帶史庫用碧牙木書軸青帶子庫用紫檀木書軸紫帶集庫用綠牙木書軸縹帶常用書用紫檀木書大軸紋帶定心帶○籤帙經庫用黃牙綵花織竹書帙籤史庫紅帶綵花織竹帙紀諸牙籤子庫集庫綵牙錦花織竹帙子白牙籤○又有紅色緣牙軸裝集庫帙朴書白牙青花軸綵紫經庫則以其書帙皆以紫軸紋綠帛綠方文帙爲黃又無有邊代青青二色碧畫軸具硯時紫白二檀木軸或牙年千類亦書軸紫檀雲花軸紫檀竹頭軸白檀通身軸飾以軸一十七種帶則爲有紅色紫綠紗寺縫帛五色九十八種朱頭字皆以油帕覆之守輯去怕特塵涼然錦綱奉人用矣）天寶三載○經庫七千七百七十六卷○史庫一萬四千八百五十九卷○子庫一萬六千二百八十七卷○集庫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二卷○至十四載四庫續寫又一萬六千八百三十二卷學士掌分爲押書課及承旨修撰檢事屬文并勘校四庫書隨事分知亦無

定率初院奏置四人充寶客爲使加滿二十人其後或遷或罷又有別勅召入數既不常竟無員額知院學士及副承相致欽知諸司長官之例自餘亦約品秩年齒爲前後雖職位殊絕然皆抗礼相接無貴賤之隔俸祿各依本官請受俸外每月太府給紙筆錢同弘文館學士及修史官例

國朝興國三年詔三館新修書院宜爲崇文院○按六典武德中始置修文館隸門下省正觀中建史館於禁中專掌國史至開元五年乾元殿東廊寫四部書置刊定官七年以麗正殿爲修書院置使十三年召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爲集賢即麗正殿也以修書所爲集賢殿書院三館之名肇於此矣自是集賢昭文置大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皆以宰相兼領又置學士直學士修撰直史館校理之職亦以它官領之其昭文隸門下省史館寓於集賢尚未合爲一梁遷都于汴舊制未備至正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十數間爲三館即後廢西館是也然湫隘卑庳僅庇風雨周廬徼道出於其旁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有所撰述即移於他所以成之近 太祖朝以經營四方未暇改作 上即位因幸故館歷覽舊址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所以待天下之賢俊耶是日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地爲三館命中書舍人（前亦內侍）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 上所親受焉自興役車駕凡再臨幸至是功畢輪奐

壯麗冠于內庭近世鮮比又詔敞園圃雜植花木引溝水以灌
溉之於西序啓便門以備行幸於是盡遷西館之書分於兩廊
貯焉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凡四庫分經史
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初乾德中平蜀得書一萬三千卷開寶
中平吳又得書三萬卷參以舊書為八萬卷凡六庫書皆以類
相從用雕木為架以青綾帕幕之簡策之府翕然一變矣 淳
化元年以太子中允和㠓直集賢院先是集賢有大學士直學
士修撰校理之職至是置直院從新制也 國朝會要集賢日五直院之名惟工南李
大曾以紬士任之至是始置從新制也
元祐官品令集賢殿修撰正六品

筆談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許稱學士今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紹聖二年四月二日勅改直集賢院為直秘閣集賢院學士為
集賢殿修撰見帶人並改正

大學士 學士

學士加大 高季從為相加集賢殿學士詔大學士修國史以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後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德因復為大學士姦引江為議乃止 月蝕東壁大臣有憂 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不日果圖書府大臣當有憂吾以寄相恐學士當之矣貴然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ザ免乎明年累年 崇寵大臣 紀主上欲以張燕公為大學士辭曰學士無大稱中宗欲以崇寵大臣修文館乃有大學士之名如臣不敢動掌權不敢積望取以大為稱 辭不敢以大為稱 上 侍講周易 開元十一年詔學士院行張中等日侍講周易及莊子老子 隔日講易 其後皇太子要講讀周易上諸入日者思遷一時易為有名行亦無出於時行

果書又令行來儲日為皇太子講易 讌飲賦詩 特又賜酒翰學士等讌歌為崇前後賦詩凡數百首時院內既有學士及侍講學士承恩座賜以宴以繪卦又四方所貢無公書曰集賢閣書考兩經檢量林論詩開國政論易見天心蓄特詞人編為七卷前後令趙冬曦撰凡數歲序其事並述為詩序學士等賦詩編成篇軸以進上上手嘉賞焉 賜錢充食 又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特院內使撰編序中書舍人陸堅於先翰林供奉手日入院堅以學士表非其人而所司秋

本 扶優學特為學實吾讀入日光所盛國家宜敦如此實揃持史嚴將一切罷之與公明之日吾聞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奢能之或友達之畫或能聲色豈如今日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誠於校閱書籍延事書今日正即是聖王之也元崇之司永代楷模不易之道也所實者細所益者大張子之言末為達也上聞其言歡之甚奉於歲功也 因獻詩賜賛褒

黃 賦以公學士國朝賦詩上呈臣等以頌美之初日陳所進詩書有貴妙風雅之道斯謂可見並挺才能略為贊述見如列氏

正 令頌之上自於五色織八分書之命賜觀賦所學士○張說去重知再功寫帝州詞林奇是倫充先群○尹登持之天○徐論經上庫書詞花麗絕翔御揚○賀知章礼樂之司文章之苑李優擘傳才為忠遠○趙冬曦白鶴瑞發青史良直清詞雅韻事

暨殷嚴○東子元才藏清表言談為總四行文封元書仁義○徐行來美鍾帝明曉不獲舊來事象動中藏業○書述藏奈○山甫書纂玄衣六經之作同始稱其○徐會真名乃會真述惟契直福衣精習臨遠振業○趙玄默才北直明季業書臺杜述徵琬講論道德○東方顯地遊天保門詞滑稽一之足用六藝斯聲○李子剖干木之度惜時貽芳諷諫遺聞學徒當筆○呂日振光物然才方細馬孝經風雅輪揚風歌○母熒妍融文軒陵之任陳講之職蘭桂樹礼有才有藏○陸去奈才光於當世價重於張州醉斯居史給事長○咸廣素卿高文英英傳業持載行書是播踪直○余欽文章兩妙才術兼美忠在寫經事李用史○孫季良屯山之資若蘭之英雖詞書博雅思雅旌○參輔不春寫真人充學士學武盡懷古實於食泉事為舉寫真行竟果

酒醉賦詩 十三年三月因封禪詩序辟正賦詩上於生上口詔改為崇仙殿上制詩序賦詩上於生上口詔改為集賢殿學士等賜宴於集賢殿中書張燕公學士徐堅賀知章康子元侍行蔡會真趙冬曦咸廙業韋述李子釗陸去泰呂向咸太貴學士徐默孫季良李翰賢侍新進陸上令進於庭上敕布各令諸官給取之飲以酒醪之酒醉廣內出於殿參察公賦賞頻郁匪賦詩並出彩箋令御史大夫頭子侍直賦者命之罪沈瑒張堂雅彩有差 文儒黃繡 侍講常奏

以學士為榮抑承並郎入銜燕公宗請人曰學士古之備之
實擬皆須詔勑侍從置命因循自名至是永息無所別名詔授
時賀知章徙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授學士一日併謝詔學
臣承恃中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加二榮命並為學士之
光輝雖然學士侍郎二者雖為美然公曰侍郎自皇朝以來
為依歷之華選自非復歷清要望實具美者無以居之雖然終
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
蘊揚班之彩冀遊夏之文章始可以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
愈也

一時加二崇命為縉紳軌儀 上

去幕上牓 十四年駕至東都百官於天津橋南

觴宴集賢院幕次在中書門下次尚書省之上時燕公欲草紫
儒事令撿校御史衛尉依張說集賢院官設大幕懸於幕上
徐前侍長入者今去之謂諸學士曰君子欲有其美不欲多上
人也書院據制非百司之列徒以朝廷尚儒事相為優遊得列
於諸司之上當日悉去了武元衡以損儒風又百官列皇帝宮
庭議不失為雅既而御中貴外來參入院事下學士須失其位
又

擅一時文詞之美 十六年張燕公拜右丞相依舊學士知院事燕公與徐常侍堅為同時人學士

手相推重至是日學士死亡並盡惟二人在燕公嘗手寫同時
諸人名與院之悲歎良久徐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文詞之美
敢問孰為先後燕公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皆如良金
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
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為駭矣閻朝隱之文
如麗服靚粧燕之歌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為
罪矣徐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公曰韓休之文如大羹玄酒
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
愛而乏於風骨張九齡之文如輕縑素練雖有濟時適用而窘於
邊幅王翰之文如瓊林玉斝雖爛然可觀而多玷缺若
子壽若能箴其所闕濟其所長
亦一時之秀可繼今前賢矣

三殿侍講 令學士劉貞烈等於三殿侍講行宮

侍講 駕發東都北巡登太行山至潞府集賢呂李士合八使帝常然手於行宮侍講隨府兩

專總院務 十九年張九齡起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院學士判知院事時韓御史大夫相位專總院務

素儒綜無吏幹 與利貞開元八年補修書直學士其年撰史廣州山莊令自請出院素儒綜無吏幹到任無幾為吏人所訴遂見出

上表請歸鄉里榮之 賀知章拜集賢院學士後以年老上表請度為道士歸鄉里詔許之上親制詩序令

所司供帳百司餞送賦詩序別仍拜其子典設郎曾子為朝散
大夫本郡會稽司馬以申侍養知章時以觀察父老拳而往到

會稽無幾時卒於鄉里榮
之舊史單名曹無子字

稽古之力 王迴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迴質山東宿儒

陽有名拜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恩事經遐
質承淳酒謹厚家傳衣被每令迴質坐床上生惻羅川所賜物
金含事歸其家里巷榮之者知稱家人迎門

父子相次為學士

陳皆數日稽古之力信不虛也
徐嶠授集賢院直學士即徽騎

十八學士 唐張說論前後三十餘年學文學士相

常侍堅之子父子相次為學士
任為直宗止當為文引於榮中令說兼書同己長引
文儒侍從之臣以左右王化天子始以經術之道闡集賢院殿
里十八學士以終太宗之朝當時綴文

修開元禮 玄宗二十年敕詔集賢院

之士始為古風上之好之自說始也
學士李暐大書開賢學士蕭嵩奏請問禮
元禮一百五十卷

集賢有人 開元中集賢學士蕭嵩

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詔於蔣乂乂徵引根原事甚詳悉宰臣
高郢鄭珣瑜相顧曰集賢有人矣是日詔無判集賢院事之任
鄭開元學弘文館學士父補闕學賢

父子代為學士 上

殷學士公子代為學士書舍東之

集賢院是吾家 元開志南書徐嶠為秉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
此院悉群儒不復問史事皆言集賢院即是

吾家指所居曰

持授學士以就金給 國朝皇祐四年知兗州賈
昌朝以西京留守召為觀文殿學士吳育以英宗
此界宿之於兩京晉司御史臺仁宗曰聞吳育
嘗學士職少年本權柄而京晉可御史臺
以力事排以以疾比疾且異有文行方為人之師表比欲召歸
議者以儒翰聞而去有此請且特從之又曰若止守本官則傳
入恐議可特授一本賢院學士以就金給事臣恭對曰陛下知
有知其待前之事才足爾然陋
危乎之常天下闕之執不知勸

修撰 公事見上

撰南宮故事 集賢院主記開元十九年盧若虛遷右補闕入院修撰書畫專宗讀史之明歲纂南宮故事三十卷

經七年罷 十九年李吳以前荊州江陵主簿入院修撰在院凡經七七年修撰而罷

參議修老子疏 二十年盛以左散騎常侍入院修撰奉勅與道士趙仙甫王虛貞并請學士參議修老子疏

奏記事理明白 因相李林甫以右補遺集賢殿修撰周皓中書舍人相李程師江淮南奏記以室世宗每覽軍中奏記愛其詞理明白多

冠綸閣之首 王旦以度部員外郎知制誥集賢殿直學士

外郎同判吏部銓兼考課院爲長久趙昌言求知政事上以宮
爲遷德引書兩孤節權德輿故事辭職即改禮部郎中集賢殿
修撰昌言出征蜀機務日以見援知制誥依前修撰仍判院事而賜金紫令往諭習之旨

直集賢院

暴卒院中（集賢注記天寶三年樊端慶高蓋不仕試年家令丞同正直集賢院集賢院中）詞理精當有老成之風（國朝至道元年翰林學士七人三館學士以上新增秦詩院各數歌詩賦頌 上謂宰相曰近日翰林近史館古盛群臣所獻賦一一覽之校其功拙惟李宗諤趙安仁楊億詞理精當有老成之風可召至中書褒諭入曰吳叔安德棲胡旦或詞彩古雅或事同便得又其次也乙未以李宗諤爲太常博士依前直昭文館趙安仁爲太常丞依前直集賢院楊億爲賜緋魚袋賞之也）宮府牋奏多其撰述（三年書李伉直集賢院楊億爲左正言依前充職制如季易文 太宗尤所寵待上嘉其後致宮府牋奏多其撰述故度之除首如此）前進士（以進賢記主衡前鄉貢進士直院其年授內黃簿）

集賢校理 待制附

習藝館內（集賢記注封史謝遷充二十九年以習藝館內入院校理）常選（二十年史館則以吏部常選入內院）待制附 試文章（徐嶠二十一年以武功人上書閣寺集二十卷試文章及第書院校理）白衣上書（天寶九年先朝以白衣上書試經及第拜右威衛倉曹集賢待制是年又補漢以白衣上書試經及第拜左驍衛胄曹集賢待制）父子相次入院（十三年寶叔蒙以冠年封一依許遷左拾遺八院待制亦年叔蒙以制中書舍人事之父子相次）獻詩預會（國朝淳化元年詔自今直館共集賢秘閣校理並令預會先是帝宴於後苑三館學士預李宗諤任集賢校理閤門吏拒之不得入宋詔獻詩述其事故有是命直館修撰校理之職占數雖異職稱相同閤門拒校理不得預宴使失之也）

秘閣 直秘閣

秘閣校理（與書捨書寫御書）

宋三館秘閣 崇文院 直館 編定書籍官

國朝端拱元年五月置秘閣於崇文院中堂○按六典秘書省
中外三閣掌典圖書古今文字皆在禁中兩漢或徙金馬門外
歷代不常其處唐季亂離中原多故百王之書蕩盡蘭臺延閣
空存名號 太宗崇尚儒術屢下詔購求群書至是乃以史館
之北堂建秘閣仍選三館書萬卷以實其中是月以吏部侍郎
李至兼秘書監始建直閣校理之職又詔史館盡取天文占候
讖緯方術等書五千一十二卷并內出古畫墨跡百一十四軸
悉藏之閣上至等言請與三館並列於是詔令秘閣宜次三館
其秘書省依舊爲京百司○三年八月以增修秘閣成 帝作
新修秘閣贊以賜近臣宰李昉等請刻石閣下李至上表引鎮
其御諸肅宗題放生池碑額及賜易閣乞飛白玉堂之署爲比
願賜新額以光秘府後數日賜是閣下遣中使齎御飛白書秘
閣二字以賜之○九月幸新秘閣 帝登閣觀群書齊整喜
形于色謂侍臣曰喪亂已來經籍散失周孔之教將墜於地
朕即位之後方放拾秋寫購募今方及數萬卷千古治亂之道
並在其中矣即召侍臣賜坐命酒仍召三館學士預坐日晚還
宮顧昭宣使王繼恩曰爾可召傅潛戴興令至閣下恣觀書
籍給御酒與諸將飲宴潛等皆典禁兵 帝欲其知文儒之盛
故也○十月李至以御書千字文於御製秘閣贊碑陰模勒上

旨　帝曰千字文偶然闕寫因令勒石李至更欲將勒且非垂
世立教之文孝經一書乃百行之本朕當親書寫勒在碑陰可
也
端拱元年五月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及提舉一作館秘閣
供御圖書直史館宋泌兼直秘閣史館檢討杜鎬充校理○八
月命內品裴愈監秘閣圖書是月秘閣言見管供御書籍及點
檢抄寫封鎖庫門出納公事令乞兼委直閣宋泌校理杜鎬方
裴愈同共勾當今後直閣校理及監修圖書官內有差出即令
遞相交割其閣常以最上一員相公勾當求為定式從之自後
直閣校理皆如此制咸平後入者始不預事務
咸平初奉　太宗聖容二本洎御集藏于閣上○景德四年分
內藏西庫地以廣秘閣
大中祥符詔以秘書監楊億判秘閣事自後五品以上官不兼
監者上云判閣其秘書省事亦掌焉
端拱二年置典書楷書各五人寫御書十人其後減典書二人
又增楷書三人別置裝裁匠十二人
天禧五年始命內殿崇班皇甫繼明同勾當三館秘閣公事先
是劉崇超在館止云監三館書籍秘閣圖書崇超與王欽若厚
善丁謂為相惡之遂引繼明與崇超同掌因為同管勾當公事
內臣與大學士同職時論非之天聖五年詔監三館秘閣自今
依旧例只置一員
嘉祐四年置館閣編定書籍官
紹聖四年四月二日詔直集賢院改為直秘閣集賢校理
召試稱旨端拱元年以姚中丞夏侯嘉正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嘉正嘗為洞庭賦為右散騎常侍徐鉉所稱由此帝知其名召試除中篇皆特賞是命游右無館閣之職至道二年以都官郎中黃夷簡上言斯石人無有館閣之職者因陳故吳越王進紙書徒王入朝亂書架上攤之有是命獻詩預會見集賢校理木天內諸司金生秘閣藏書杜鎬不陰高散措傳謂之木天
筆談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
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於曆
相傳謂之害肚曆
館閣校勘
國朝天聖四年置館閣校勘○五年以大理評事館閣校勘王
琪參書南京留守判官公事特令帶館閣校勘外任校勘官未
有帶外任者時晏殊奏辟琪特有是命○元祐四年七月復置
館閣校勘讀書天聖四年樞密副使尚書左丞張士遜言臣男大理評事友直勤親筆硯望令於館閣校勘詔友直止於館閣讀書自今館閣校勘更不添置
職官分紀卷第十五

職官分紀卷第十六

秘書省　監

少監　丞

郎

校書郎　正字

著作郎　著作佐郎

秘書省

後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官

晉職官志秘書監案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後省魏武爲魏王置秘書令丞及文帝黄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爲監後以何楨爲秘書丞而秘書乃以爲秘書右丞及晉受命武帝以秘書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置秘書監其屬官有丞有郎并統著作省

沈約宋書百官志秘書監丞各一人魏武帝建國有秘書令左右丞黄初中分秘書立中書而秘書之局不廢昔漢武帝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於是天下文籍悉在天祿石渠延閣廣内秘府之室謂之秘書至成哀世使劉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至于後漢則圖籍在東觀有校書郎又有著作郎傅毅馬融之徒名爲校書郎又蔡邕從尚書郎選入東觀著作邕既已爲尚書郎而入東觀著作復并議郎知是著作郎又須學達官往往與校秘書如歆向故事故但校書東觀或有兼撰漢記也

王肅論秘書不應屬少府表曰魏之秘書郎漢之東觀郎國稱言云上東觀且自大魏分秘書而爲中書以來傳緒相繼于今三監未有言名於少府者也今欲使臣編名於騶從言事於外府不亦參錯制而舛同典乎太和中蘭臺秘書爭儀三府奏議秘書司先王之載籍掌制書之典與中書相亞與中書爲官聯

隋百官志梁秘書省置監丞各一人郎四人掌國之典籍圖書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

後齊秘書省典司經籍監丞各一人郎四人掌國之典籍圖書正字四人又領著作省郎二人佐郎八人校書二人

隋秘書省監丞各一人郎四人校書郎十二人正字四人録事二人領著作太史二曹

唐職官志秘書省監一員從三品監之名後漢桓帝置監書不改後周謂之外史下大夫隋復爲秘書監從第一品煬帝改爲秘書令武德復爲監龍朔改爲蘭臺太史天授改爲麟臺監神龍復爲秘書監少監二員從四品上少監隋煬帝置龍朔改爲蘭臺侍郎天授爲麟臺少監神龍復爲秘書少監凡置一員太極初增置一員

六典秘書省監一人從三品周禮春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小史掌邦國之志定繫代又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並秘書之任也秦則博士官所職漢氏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又令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故文籍往往而出並藏之書府在外則有天府太史博士掌之内則有延閣廣内石渠之藏又御史中丞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圖籍又未央宫中有麒麟閣天禄閣並藏書劉向揚雄典校皆在禁中謂之中書猶今言内庫書也後漢則藏之東觀亦禁中也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屬太常掌禁中圖書秘記故曰秘書漢官云秘書監一人秩六百石魏武帝爲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即中書之任也兼掌圖書秘記文帝黄初中分秘書立中書因置監令乃以散騎常侍王象

領秘書監撰皇覽魏氏蘭臺亦藏書御史掌焉魏略薛夏云蘭臺爲外臺秘書爲內閣是也魏初秘書屬少府及王肅爲監以爲秘書之職即漢東觀之任安可復屬少府自此之後不復焉至晉武又以秘書并入中書惠帝永平元年詔秘書典綜經籍考校古今中書自有職務遠相統攝於事不專宜令復別置秘書寺掌中外三閣圖書自是秘書寺始外置焉晉令云品第五絳朝服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宋齊同晉氏梁改爲省與尚書中書門下集書爲五省秘書監增秩中二千石品第三後魏十八班秘書監班第十一陳依梁後魏亦以秘書爲五省之數監初從第二品中太和末正第二品北齊依後魏後周春官府置外史下大夫掌書籍此似秘書監之任也隋秘書與尚門書下內史殿中爲五省秘書監正三品煬帝降爲從三品唐改爲令武德初改爲監龍朔二年改爲蘭臺其監曰蘭臺大史咸亨元年復舊天授初改爲麟臺監神龍元年復舊

少監二人從四品上 隋煬帝三年置一人從四品[illegible]其後改爲少令皇朝因置爲少監[illegible]唐書百官志

秘書監之職掌邦國經籍圖書之事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屬而修其職 凡四部之書必立三本曰正本副本貯本以供進內及賜人凡敕賜人書無本皆別寫給之 少監爲之貳

國朝舊有太史局歸於司天監淳化元年詔秘閣次三館秘書省仍隸京百司監丞郎校書郎正字著作郎佐郎官名皆仍其舊唯定無員及不專職本省之務分領中外之任監闕即以朝官判秘閣官兼充大中祥符九年詔秘書監楊億判閣兼秘書省事億爲正監不當更言判省閣有司誤也元祐四年七月秘書省官三年爲一任依舊法闕陞不用舉主

御史爲御府 漢初御史中丞掌蘭臺秘書圖籍之事至魏晉其職始[illegible]歷代皆[illegible]書于秘以書省及御史臺爲御府

麒麟 三輔黃圖未央宮東麒麟殿藏秘書即揚雄校書之所也 群玉之山 穆天子傳天子西登羣玉見西王母又曰登巳至于群玉之山先王所謂策府也 東壁 石氏星經東壁之星主文章 芸臺 魚豢典略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又曰蘭臺也而秘書署曰 藏室 華嶠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王融曲水詩序石記言事於仙閣藏書也 蓬山仙室 上

監

後漢 以下並出[illegible]秘書省門

國朝元祐官品令秘書監從四品

正官書 晉書荀勗[illegible]書二十載秘書監掌著作是省書曹[illegible]以撰正 不願爲侍臣 王隱晉書羊祜爲黃門郎陳留王立以少帝不願爲侍臣從爲秘書監 著魏書 王沈爲秘書監著魏書多爲時諱而善序事

撰次汲冢書 晉書荀勗公謂荀勗領秘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書勗躬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列於秘書經傳闕文多所證讀存令 [illegible] 掌秘與宣明

史籍 [illegible]

皆長[illegible]以頌宣掌秘典宣明史籍 蘭臺之官 王元[illegible] 威嚴能 [illegible]

下 [illegible]二百餘人[illegible]

自負宿名意每快快 [illegible]

著三國陽秋 [illegible] 有良史之志 [illegible]

[illegible] 劉向世與史籍上焉 [illegible]

觀上天閣寶秘 [illegible]

[illegible] 人間散逸無遺滿

上手自讎校 丹任昉字彦昇為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中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

祕二省多諸文士 後魏世祖詔拜伊馛為尚書封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待任請收過恩世祖問其所欲馛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世祖賢之遂拜馛中護將軍祕書監

書有五厄 隋書開皇初秘書監牛弘以典籍遺逸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世亡逸者眾於是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讎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牘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民擾亂圖書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祕書內外三閣遣祕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祕書監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纔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以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間仍有殘闕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臻觀閣斯積上納之於是下詔獻書一卷賚縑一疋一二年間篇籍稍備

刻木偶置之於座 柳䛒煬帝嗣位拜祕書監退朝之後便命入閣言宴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興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刻木偶人施關機能坐起拜伏以象於䛒帝每月下對酒輒令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獻而為歡笑按隋書作柳䛒木偶習吾譯

校定四部書 唐魏徵為祕書監參引學者校定四部書自是祕府圖籍粲然畢備

參預朝政 徵為祕書監參預朝政

博識 虞世南為祕書監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之談論共觀經史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必存規諷

奇書難字 顏師古拜祕書少監專典刊正所有奇書難字眾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

稱祕書外監 祕書監賀知章性放曠晚年尤加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辭動成卷軸文不加點皆有可觀天寶三載知章上疏請度為道士求還鄉里仍捨本鄉宅為觀上許之御製詩以贈行

二教談論 白居易拜祕書監文宗誕日召居易與僧惟澄道士趙常盈對御講論儒釋道三教居易論難鋒起辭辯泉注上疑宿構深嗟挹之

詠石榴詩 孔紹安大業末為監察御史時高祖討賊於河東詔紹安監高祖之軍深見接遇及高祖受禪紹安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時夏侯端亦嘗為御史監高祖軍先紹安歸朝授祕書監紹安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只為時來晚開花不及春時人稱之

祕府無事 宋至道中賈黃中自澄州受代赴闕先黃中雖壯自是物議寥曾若赭罨上憫之拜禮部侍郎兼祕書監以黃中素嗜文籍而祕府無事優之也

疾愈求朝謁 大中祥符七年秘書監楊億以疾愈求朝謁上因曰億文學鮮對然頗有其好切要朝致王旦曰億先朝舊恩非士林敢議請遇當則有之記藉之事恐不當也

諫載作艷詩 唐書世南為祕書監太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今古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豔詩叟世南進曰聖作雖工體制非雅上之所好下必隨之此文一行恐致風靡輕薄成俗非為國之利賜令繼和臣中衛而今之後更有斯文繼此者不敢奉詔上曰卿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因賜帛世南更有此詩卿能不隱世南對曰臣聞詩者動天地感鬼神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先王聽詩而知何之興廢盛衰之道響八盜臣嘗敢納不奉詔太宗大悅賜絹五十疋

少監 分掌見祕書省門

國朝元祐官品令祕書少監從五品

臥擁高風 蕭德言以年老請致仕太宗許閒日與什已衣 天下無事方欲建望作學崔氏修文御中為己貞拔

拜徵特許奧才德藏氏則授高風使齊有代生後仕秘□ 疏日閒田九子故斷於言今拜秘書少監兩宮禮助甚重 興父丞

命 趙宗儒字秉文拜右拾遺翰林學士時父晞 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一日當時榮之 參預政事 蔣乂昌明 芮甫

右史陳大子舍人與嚴休奉任禁中嚴家親通王次政事稱疏 多術參預累遷餘禮少監兼文館學士重撰明年不復批

以儒素見稱 王璵字宗為秘書少監以侍皇太子讀習中性廉 雖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士咸推之張易之

兄弟寸加厚禮為 領史職者不宜為諫官 狄□字以左補闕大夫 之矢詠結字生奉史館修撰張薦爲秘

書少監修撰如故時裴延齡貴數與同宰府乃言於上曰諫議 大夫兼翰林浮氣之官史館修撰書朝廷得失之事則須史職

者不宜爲諫官故有是命

丞

魏志武帝置秘書左右丞以劉放爲左丞孫資爲右丞王肅表

陛下垂意於稽古留神於墳典故轉臺郎公府茂才以左右丞

者自今後詔郎皆依丞選見會威儀使有常秩則人樂秘書之

職矣建安二十三年秘書丞郎比侍御史丁節度比蘭臺令史

此爲丞郎宜亞侍御史而今位在符節令下符節郎秩三百石

秘書丞秘四百石高秩在下違賤貴之宜符節郎在一尖內外

之叙臣愚以爲秘書職於三臺爲近蚤中書郎任尚書丞郎上

秘書丞郎宜次尚書郎下不然則宜次侍御史下秘書丞郎俱

四百石遷宜比尚書郎出亦宜爲郡此陛下崇儒術之盛旨也

晉職官志 見秘書省門

晉職儀秘書丞銅印墨綬 按通典晉後置秘書丞銅印墨綬進 賢一梁冠絳朝服宋秀黃紋給叫暑

宋齊梁陳隋稍印綬 與齊同歷代官有

隋百官志 見秘書省門

新唐百官志秘書丞一人 從五品上

六典秘書丞一人從五品上 後漢獻帝建安中魏武爲魏王置秘書令又二丞典尚書奏事並中書之任

也魏志劉劭建安初自秘書郎轉秘書丞是也魏文帝初中分 秘書立中書以秘書左丞劉放爲中書監秘書右丞孫資爲中

書令而秘書丞一人秩四百石魏志云何禎文帝時上許都賦 帝異之公車徵到爲秘書郎使月餘帝閔事首問外吾本自補

爲丞何故爲郎守王肅刑遠拔爲丞時秘書丞尚未轉遷以禎 爲右丞耆式并秘書入中書謂之中書丞秘書丞置又置秘書

丞二人晉令秘書丞品第六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晉 書部謂石祭爲秘書丞校定四部圖書宋齊梁陳一人品服同晉

氏字號副第五秩六百石銅印黃綬依舊後魏秘書丞一人 正第五品上北齊司之後周春官府自小外史上士之職蓋比

秘書丞之任也隋氏秘書丞一人正五品龍朔日大夫 掌判省事

國朝元祐官品令從七品

分領著作事 唐職李彪字道固遷秘書丞彪自文成 帝已來至於太和著者崔光書述國書編年紀録

爲此誌雖遺落時事三無與秘書令高祐始奏從事遷國志 創爲紀傳表志之目焉按本傳但云奏著作事無分領之職

日月 魏王肅論秘書表云青龍中議秘書丞郎與博士議郎 同職也日月在三臺上秘書丞郎宜比尚書丞郎 數

奏文賦 梁陸瞻曾孫罷歸秘書初中人高才入 爲秘書丞數奏文賦甚異之 天水薛夏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

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 爲降屈四姓欲共害之夏乃遊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

禮遇之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爲秘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 未當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

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 有所咨論而外啟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

秘書丞天水薛宣聲也 宜共談生見遇如此 遍觀古今 王隱晉書虞峻字山甫少有 才思轉秘書丞遍觀古今

聞見 山濤啟事選秘書丞宜知聖旨此爲有 益實 平簡溫敏自文思 百里覆參有課限閣不能舉登良轄是

足正君實諸郎皆差學士足以學虛紛平簡品 最有文思者日經如此便可爲丞不足復即也 諮出處 袁彥伯名士傳

山縣舉楷昭為秘書監詔出處於閣日歸居此之久移書閣矣天也回時循有消室兄於人乎

臺 魏略薛夏為秘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為不得移也推使當有坐書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

還中書郎 晉中興書[illegible]續少加名初拜秘書丞遷中書郎

多書之家分局採借 晉陽秋王謐為秘書丞乃表南志書啟寬中書郎張敏太子衛率顧榮之故大常相不多多書之家請秘書局分局採借

右丞自何楨始 尚書郎特詔秘書丞秘書本右一丞時南太傳述以何為右也之[illegible]自何楨始也

此職宜得才人 何為秘書丞勤云此職且得才人每卒問近對者以何為處也

卒問近對上然以為郎 文士傳何劭[illegible]上帝[illegible]公[illegible]尚書郎[illegible]為秘書丞子書[illegible]以為郎後用[illegible]事上閣[illegible]書本

郎君野鶴之在雞群 同[illegible]為丞何[illegible]主[illegible]署遂為丞 晉[illegible]起家為秘書丞[illegible]入[illegible]謂王[illegible]曰[illegible]人中[illegible] 晉諸公贊昂昂若野鶴之在雞群

文翰勤慎 起[illegible]劉放字子棄大原[illegible]體[illegible]如而收[illegible]為業大學[illegible]覽[illegible]紀綱郎王也一見而奇之[illegible]大祖辟書中書事[illegible]尚書令[illegible]見[illegible]日[illegible]之人[illegible]其賢[illegible]日[illegible]見[illegible]劉放與為[illegible]文事即位放[illegible]為左右丞放為秘書右丞[illegible]放從[illegible]令[illegible]監以資為令○評曰劉放文翰[illegible]勤慎[illegible]管[illegible]時

依七略撰七志 齊書王儉字仲寶[illegible]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獻之

第一官 晉[illegible]李[illegible]縉為秘書丞武帝日[illegible]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天下清官 梁[illegible]事[illegible]秘書丞武[illegible]天下清官東南[illegible]第一[illegible]皇胄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御宜名譽

著晉諸公讚 世語傅暢字世道為秘書丞在朝中著晉諸公讚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學行當今無比 隋[illegible]學[illegible]左人任王尚書陳士入[illegible]為秘書丞別教成[illegible]陸二史

唯得此一人 上帝指謂朝臣曰陶姚[illegible]學行當今與比我事陳惟得此一人

郎

晉職官志惠帝永平中復置秘書監其屬官有郎

晉令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覆校殘闕正定脫誤

沈約宋書梁秘書郎四人後漢校書郎也

隋百官志梁秘書郎四人掌國之典籍圖書 詳見秘書省門

新唐百官志秘書郎三人從六品上掌四部圖籍以甲乙丙丁為部皆有三本一曰正二曰副三曰貯凡課寫功程皆分判

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 魏武置秘書郎秩四百石魏起居注有龍中議秘書丞郎[illegible]三月[illegible]宜曰三[illegible]上[illegible]尚書[illegible]郎晉令秘書郎中品[illegible]十[illegible]一字[illegible]錄[illegible]晉起居注云武帝遣秘書圖書分為甲乙丙丁四倍使秘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宋[illegible]中字[illegible]六百石[illegible]左[illegible]者[illegible]十[illegible]而[illegible]氏[illegible]甚[illegible]時[illegible]上[illegible]不[illegible]著作[illegible]中[illegible]則[illegible]書陳[illegible]令[illegible]俟子起家為之後魏亦置四人正第七品上比[illegible]人[illegible]中字王第七品下隋[illegible]中字正第七品上場第三年加從五品皇朝為從六品上龍朔改天[illegible]御[illegible]並復舊咸亨[illegible]開元二十八年減一人 秘書郎掌四部之圖籍分庫以藏之以甲乙丙丁為之部目甲部為經其類有十一曰易以紀陰陽變化二曰書以紀帝王遺範三曰詩以紀興衰誦歎四曰禮以紀文物體制五曰樂以紀聲容律度六曰春秋以紀行事褒貶七曰孝經以紀天經地義八曰論語以紀先聖微言九曰圖緯以紀六經讖候十曰小學以紀字體聲韻乙部為史其類一十有三一曰正史以紀紀傳表志二曰古史以紀編年繫事三曰雜史以紀異體雜紀四曰霸史以紀偽朝國史五曰起居注以紀人君動止六曰舊事以紀朝廷政令七曰職官以紀班敘品秩八曰儀注以紀吉凶行事九曰刑法以紀律令格

式十曰雜傳以紀先賢人物十一曰地理以紀山川郡國十二
曰譜牒以紀氏族繼序十三曰略錄以紀史策條目景部為子
其類一十有四一曰儒家以紀仁義教化二曰道家以紀清靜
無為三曰法家以紀刑法典制四曰名家以紀循名責實五曰
墨家以紀強本節用六曰縱橫家以紀辯說譎詐七曰雜家以
紀兼叙衆說八曰農家以紀播植種藝九曰小說家以紀芻辭
輿誦十曰兵法以紀權謀制度十一曰天文以紀星辰象緯十
二曰曆數以紀推步氣朔十三曰五行以紀卜筮占候十四曰
醫方以紀藥餌鍼灸丁部為集其類有三一曰楚詞以紀騷人
怨刺二曰別集以紀詞賦雜論三曰總集以紀類分文章

國朝元祐官品令秘書郎正八品
元祐四年四月秘書郎並除陞朝官知縣已上資序人任滿除
集賢校理
典校秘書 後漢馬融字季長有俊才博通經籍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鄧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融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遷後為南郡太守身官從翔方毅得從拜議郎重在東觀著書和帝時高博合為世通儒
東廳事 魏志劉武建國置秘書郎王肅太尚書郎侍御史皆東觀典而秘書丞郎獨東廳事職掌之事理下輩以為秘書丞郎之本意也
秘閣之吏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初中學士累除中郎時有士何定刺史王凌特表請基為別駕後召為秘書郎王凌復請還遷之司徒王郎辟基凌不遣凌書勑州是家臣之良卿升于公輔公府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見所希聞也
觀其眸子足以知人 鍾會字士季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見蔣濟濟大奇之正始中以為秘書郎
澹於榮利耽意文章 蜀志郤正字令先弱冠能屬文入為秘書吏轉為令史遷秘書郎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唯求略皆寫目
該覽典籍 魏劉劭為秘書郎該覽學籍文質周洽
朱紫別矣 王隱晉書摯虞為秘書郎刪省煩文除其浮穢荀勗為中書令遺黙曰自今而後朱紫別矣
自以所見不博 左思自大沖傳思三都賦杜絕人事自以所見不博求為秘書郎
美譽 晉中興書王蓋弱冠有美譽與相近王綏府客令秘書郎
專精學問 晉書司馬彪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人所薄不得為嗣彪由此不交人事專精學問泰始中為秘書郎又轉為丞
意趣不同 宋約宋書蕭惠開為秘書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常二年不共語秘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東雖貴成為東觀
有限故有競 宋王梁孔休之為秘書郎求為秦郡詩與姻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無限則無競吾欲為無競之地文章詩之
製千字詩 陸倕表郎勤學好屬文在度辭為秘書郎管製千字詩書時以為佳作使更為王當名入學中使為目錄郎果翰之成後三日觀此賦意高是不畢寫未於南史又使為至寶三頌眾見其重
清而不要 見梁書史門
請假還鄉 世說張敷為宋臺秘書郎諸假還東于時相國府有一參軍督護前請假武帝遣傳令語數百言敷還去可義之恭自臣性不裨善不義之
體中何如 見梁
固求不遷欲徧觀典籍 梁書張纘字伯緒為秘書郎固求不遷欲徧觀閣內圖籍
對策高第 王瑩字安期七歲通易選補國子生十五對策高第除秘書郎本傳無未詳
召入禁中專典祕閣 後魏高謐字安平勃海武宇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學中除秘書郎專典秘閣謐以墳典殘缺奏請西部已大加購尋由是書籍稍以著正
視草 唐上官儀遷秘書郎大宇雅好屬文高宗遣以視草又多令繼和也有密事掌焉

校書郎
隋百官志後齊秘書省校書郎十二人○又領著作省校書郎
二人○隋校書郎十二人○新唐百官志校書郎十人正九品上六

典校書郎八人正九品上漢成帝命光祿大夫劉向於天祿閣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醫監李柱國校方術其後御史以大夫方與校於天字謂斯皆有其任而未置其官至後漢始於東觀置校書郎中續漢書云馬融安帝時爲大將軍鄧騭所召拜校書郎中在東觀十年窮覽典籍上廣成頌以言書莫違食講讀不輟大儀郎秉重章學行是時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袁宏獨事入東觀爲校書郎中漢御史中丞令蘭中蘭臺祕書圖籍因置蘭臺令史典校其書班固傳校秘書爲蘭臺令史王充云通云官蘭臺令史校書郎中東觀有秘書郎置校書郎中典其事時通儒達學亦多以他官領之自東觀歷宋晉齊梁陳專學之士往往以佗官典校秘書至後魏北齊隋始置校書郎正第九品上北齊置十二人隋初亦如之煬帝減爲十人其後又曾爲四十人皇朝減爲十人龍朔二年日蘭臺郎開元二十六年減四人天寶十三載復置正員八年置四人屬集賢院掌讎校典籍刊正文字皆辨其紕繆以正四庫之圖史焉筆談舊校書官多不恤職事但取舊書以墨漫一字復以本字於其側以爲日課自置編校局只得以朱圈之仍於卷末書校官姓名

國朝元祐官品令校書郎從八品

正定文經文字後漢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又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神雀頌賈逵自爲兒常在太學諸長頭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書應對左右

文雅顯於朝廷傳毅字武仲肅宗時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孝明帝功德最盛而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

整齊脫誤劉珍少好學永初中爲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騊駼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

校書天祿閣前漢揚雄傳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故京師爲之語曰惟寂惟寞自投于閣爰清爰靜作符命

上廣成頌注見前尹典

進讀群書班斿博學有俊材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

白虎觀論考同異楊終字子山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上言宣帝博徵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終又上書自訟即日貰出乃得與於白虎觀

校書郎盧植字子幹熹平通古今學與議郎蔡邕馬日磾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〇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願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會南夷反拜以拒書在九江有恩信拜廬江太守

領校劉向字子政遷光祿大夫而上方精於詩書觀古文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

無所不究劉歆字子駿通詩書能屬文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無所不究

東觀讎鄧太后詔朝書直王政夜則劉騊駼患其錄乃得選通儒劉珍等詣東觀讎校傳記〇讎對也

畫像以勸學者高彪舉孝廉試經第一除郎中校書東觀後遷內黃令帝敕同僚臨送祖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像以勸學者

儒林之府見志東觀儒林之府當時校文處之職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

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上盛

飾容服隋李文博在直祕書內省典校經籍時盛子弟在其內盛飾容服而未有所知文博因問其年對云十八文博乃謂曰昔賈誼當此之年論議何如君今徒事儀容何以爲首

與時人遊款書又杜爲中書令李萬文將校書郎多與時人遊款大宗聞而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交遊恐爲卿累朕將出之爲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愛不欲信宿離于左右今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歔欷嗚咽大宗愍其意而止唯召見文本嚴加誡約亦卒無過

獻封禪書孫逖開元十二年玄宗將封泰岳逖撰封禪書一篇及啟獻中書令張說奇其才奏授校書郎

試兩節書首以書判拔萃調補校書郎又從致仕闕具日判日高等在群士之上得與交結擢第致而服令試廣百練於是自出判目試兩節目中筆即成說喜曰此無愧也

貢詩李端工詩大曆中與錢起盧綸等更唱
和馳名都下號十才子時郭曖尚昇平公主尤喜詩人每
宴李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嘗因作宜會十子
曰詩先成者賞端詩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少傅粉何郎
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此篇宿搆也願賦一
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即襲前而獻曰新開金埒教調馬舊
賜銅山許鑄錢此日頲九歲字子壽幼聰敏善屬文
愈工也起等始服 年十三 年十三遂擧登乙第拜校書郎

勑改所居爲後禮鄉 徐堅字元固少好學六藏子緒志所撰瓊文
晉中轉運使劉晏爲之換校書郎所居鄉
字使李栖筠薦之於朝 秘閣書籍校閱皆通 戲成文字相古 以藏入官爲校
所居爲後禮鄉
書郎研精書籍校閱皆通 聰敏博學 好以聰敏博 學善屬文神童
擧館校書郎爲後美蜜授石工東投中書
學文等學士 非急務 帝以非急務爲侍中

正字

隋百官志後齊秘書省典司經籍正字四人隋秘書省正字四
人六典正字四人正九品下 事詳定典籍正其文字前代才學之士多以他官兼任者隋秘書
省有正書置正字之任此時秘書省始置正字四人從第九品上曾因之皇朝爲正九品下正元八年分兩人爲集賢院
掌同校書郎
國朝元祐官品令秘書省正字從八品
四年七月勑正字四年除秘閣校理
朋字未正 晉劉晏以神童爲秘書省正字方年十歲狀擢方 而楚稱通人上召入禁中貴妃置於膝上爲施
粉黛與之巾櫛上問晏曰汝爲正字正得幾字對曰
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出明皇雜錄見詩話總龜 神童正
字 康子昂性善屬 文爲瞬童正字 教成能屬文 裴耀卿少聰敏數歲解屬文麿 童子擧弱冠拜秘書正字
神童稱禍 吳通玄父通嵆爲諸王大子擧經而通玄兄弟出入 禁掖常侍太子游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屬文文
彩衍瑩通玄初應神通 擧擢爲秘書正字

著作郎

晉職官志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
儒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
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及晉受命武帝以繆徵爲中書著作郎
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秘書既典文籍今改中書著
作爲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省後別自置省而猶隸秘書著
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郎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
郎始致職必撰名臣傳一人
沈約宋書著作郎後漢官後漢以秦太史但掌天文律曆而其
國記撰述悉在著作江左王導表著作爲史官是也後虞著作
東觀有著作郎
隋百官志梁秘書省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國史集注起居著
作郎謂之大著作梁初周捨裴子野皆以佗官領之○後齊秘
書又領著作省郎二人佐郎八人○隋秘書省領著作曹郎二
人佐郎八人校書郎正字各二人唐職官志著作郎二人從五品上
佐郎四人從六品上掌修撰碑志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
六典武德四年改著作曹日局 龍朔二年日司文局咸亨復 著作郎二人從五品上 漢書 班固
傳毅以蘭臺令史庸字以名爲令中叔以長度全畫掌以司隸
校尉楚著作事觀帝宜著作之名而未正其官魏太平
中著著作郎隸中書省著作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是又
別自名省曰著作省而猶隸秘書晉令著作郎品第六進賢一
梁冕絳朝服以中書監千寶撰以散騎常侍掛續
以始事中伏盛以壽繫將軍徐盛以平書並兼領著作之陳群

王隱猶謂著作郎不介懷劉紹曰今作著者於其任也著作秩
六百石品第六後魏五品上北齊從五品從周春官府著作
上士二人即其職也隋從五品上煬帝增為正五品其後又降
為從第五品皇朝秘書省領著作局置著作郎二人龍朔二年
改司文郎中咸
亨元年復舊 掌同唐百官志
國朝元祐官品令著作郎從七品
綴集所聞以為漢書 後漢班固詔詣秘書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
遷為郎典校秘書撰拾彪既綴集所 著作東觀 興慰等文先以
閣以為蘭臺史官固有良史之才 傳家學者平中
以博習舊聞公事校練明郎中陳書
曰典馬曰裡畫搖承邑等著作東觀 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西都賦
賦云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 撰集漢記 張衡
群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啟發篇章校理秘文
傳謂首燬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
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
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撿遺文畢力補綴 五葉三世 晉應貞
自司隸校尉本至臣五世
華善作不絕撰次以為美談崔駰二世相與其後 文士之冠 紀傳得
無能者乃談善撰武官司隸等各一世之良 分四部
為建初舒繇著作郎以以文才奉行文士所為其冠
品正龢東讀公之卷必奧緯為碑文熟讀刊石
藏禁語晉書李充為大著作于時典籍 有史才 鄭充為祠部郎
是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 何充更求以充
有史才遷 領著作 族華為司空徵循著作又與 應雜編書 王隱晉
大著作 盛為散騎常侍領大著作
字仲堪鑑為司空從事 南郊賦 郭璞作南郊賦中宗見之嘉其
晚見稱善命為著作郎 才以為著作佐郎
孚為妳母 沈約宋書何承天除著作郎撰國史承天特已老而
諸佐郎並名家年少荀伯子嘲之書呼為妳母
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 父祖名播四海 晉書陸士衡以文學為太
善九子妳母何言邪 子充為著作郎充
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
為默然起退謂機曰殊不知為何志於此機曰我父
祖名播四海 晉史漢 王隱晉書何 作益部耆舊傳 陳壽封作
寧不知邪 晉史漢為著作 習鑿齒傳
武帝嘉之命 劍閣銘 張載作劍閣銘世以 造東與職 藏書著
為著作郎 為益部著作郎 居晉

子也少有清才文亂典雅為儒宗之功與岳齊名性又退不競雅
人有遠為中郎著作遷秉與職及諸王倫篡位將秀專政忠臣
校宮遷士監齡冗職列留秘閣而神通方外矣 料秘閣四部書
託疾篤稱病假歸掃墳墓
讀晉陽秋孝武帝好藝文郵為著作郎 文志 傳東
奔實料秘閣四部見書凡三萬六千卷 造晉書草創紀志
朝元康四年張應司空府辟入月得首府 甚有清才 王隱字正
佐著作西觀造晉書草創二帝紀及十志 長義陽人
也惠帝時為散騎常侍 助撰晉史 宋書荀伯子少好學博覽
者作郎甚有清才 經傳符實重其才學蔡伯
子及王詔之並為佐郎同撰晉史及著 拓玄學傳
遷尚書祠部郎按本傳無事撰文 宜居史職 王詔
之字休泰人諱之以有志為當世詔命表奏輒手自書 泰元
末史時事大小悉撰錄詔之得又集書司知學進安帝陽秋既
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
敘置辯論可觀為後世佳史遷尚書祠部郎
作滎沉也賊 宋書 傳 載作 大 見數自
謝居 之 遇過兩伯 此史 典 魏 論 者 之 義
憲其闕人問曰卿年幾何對曰臣六十有一斅祖曰昔太
公既老而遭文王今卿遇我豈非早也斅曰臣雖才謝呂望而
階丁遇伯過兩伯矣 大求文敵才之能必推崔孝伯 北史韓顯宗
段餘年為六韜之師 知初春秋
才動義甲科除著作佐郎後魏高祖孝文帝曾謂顯宗等曰著
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應置著
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 求歸於吳 唐觀光
當代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 州人
衣樸性故曲抑樂禧正以其書郎徵復過李泌入自謂已知
秉經要書序述官文之方邊善作郎兄心不樂求歸於吳而還
列辟官或有衡找之 其靈去耀 崔為播故御史中丞時監察御史
目瞭要難之 宋宣德 說 後 建 紀 為
數之兄宇之子光 又 將 其 事
姚時在政事遷 有所 為著作郎其實也
上明堂賦 劉光 四年明堂初成光 奏上明堂賦以諷
對天書嘉歎之手制褒美拜為著作郎
撰東都記 劉陸為著作郎修史成 撰東
都記三十篇為李著作美 從進文章無可意
晉 白居易傳簡光為著作郎光啟文而性浮薄後進文章無可意
者 居易文不覺 門 日吾 文遂絕 得 子矣

著作佐郎

晉職官志

隋百官志 並見郎門

文典著作佐郎四人從六品上 著作佐郎修國史宋百官春秋云書遷御公載無百官者有著作佐郎三人晉定員八人宋齊興事二年大司馬桓溫表省四人孝武帝寧康元年復舊八人晉令品第六進賢一梁冠絳朝服孝武太元四年詔秘書監自選著作佐郎今並無監使吏部選有監復舊焉宋齊並同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氏之初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矣梁代四百石品第七秉令僕子起家爲之品制同梁視正第七品上北齊正第七品下後周春官府著著作中士四人即著作佐郎之任也隋置八人正第七品上煬帝置十二人舊品從第六皇朝初置四人龍朔二年改爲司文郎咸亨元年復故開元二十六年減置二人 事見郎門

國朝元祐官品令著作佐郎正八品

元祐四年七月敕著作佐郎任蒲除集賢校理

不拜尸丞 張華年四十餘河南尹丞不拜便轉佐郎

車迎 晉書張載字孟陽作濛汜之賦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

南郊賦 郭璞見郎門

有史才 晉陵朱鳳吳郡吳書白首傳門

華譚爲盈知有史才薦之並擢戰按華譚本傳云並掌東行者著述而未調譚皆薦爲著作佐郎兼有史才文

兩觀 晉晚歷司空府八月餘除佐郎面觀撰晉書創三十卷紀十卷

不能復爲今世史 王隱晉書武帝欲以如綺爲佐著作郎同尚書郭璞璞綺不附己每云不識帝曰若如御言爲九家晃能書御郎造郎矣及趙王倫篡又欲用綺綺曰我已爲武帝吏不能復爲今世吏終於家

卒成十典 華嶠漢書十典未成秘書繆徵奏嶠子暢爲佐郎卒成十典

見陳壽所作壞己書 張華列傳陳壽好學善著述除佐郎當時夏侯湛等作魏書見陳壽所作壞己書也

第三十方作 沈約宋書謝裕字景仁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

以他官領其職 學周捨裴子野皆以他官領其職

此職閑 晉閻纘字續伯學匪郎選以纘才堪佐著薦於秘書監華嶠嶠曰此職閑廩重貴勢多爭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

賜名 後魏宋弁字義和為佐郎後魏高祖李文虛曾因朝會歷訪名道弁年少官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由是大被知遇勵名爲弁意取弁知叙王蕢王不知定知理

一爲史官十年不調 後周儒林傳黎景熙字季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大統末除佐郎於時倫蕃吉征兼常伯串服章慶曉季明獨以貧素居之而無愧色又勤於所著述不息然性也寡固不合於時是以一為史官迭十年不調

極文學之清選 唐王義方曰臣去歲久初宜揚下解孟日今秦見陛下擢臣著作佐郎極文學之書選本畏人年臣僚御史皆自見之罪

山名駐蹕 致積遷佐郎兼參國史大宗之代高麗名所戰之山爲駐蹕抬謂人曰聖人者與天地合德山名駐蹕此蓋以鑾輿不復更東矣年如所言從與許敬宗等撰西域圖歷諫議大夫給事中

免遠官 國朝嘉祐八年詔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宋書書中進士第二人與免遠官今後以為例矣

職官分紀卷第十六

職官分紀卷第十七

太史局　正

令　丞直長

五官正　保章正監候

靈臺郎

挈壺正

太史局

周禮太史頒告朔于邦國

禮記月令孟春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

史記曆書太史公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少皞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廢所職而閏餘乖次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曆數失序堯復遂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時正度

前漢百官表少昊鳥官張晏曰少昊之立鳳鳥適至因以名官鳳鳥氏為歷正奉常屬官有太史

後漢百官志太常○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漢官儀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二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二人丞一人明堂及靈臺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靈臺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鐘律一人舍人

晉職官志太常有太史太史又別置靈臺丞

隋百官志梁太常有太史太史別有靈臺丞○後齊太常有太史太史兼領靈臺太卜二局丞靈臺掌天文觀候太卜掌諸卜筮○隋高祖太史置令丞各二人司曆二人監候四人其曆天文漏刻視候各有博士及生員○煬帝秘書省改太史局為監進令階為從五品又減丞為一人置司辰師八人增置監候為十人

唐百官志司天臺監一人正三品少監二人正四品上丞一人正六品上主簿二人正七品上主事一人正八品下監掌察天文稽曆數凡日月星辰風雲氣色之異率其屬而占有通玄院以藝學召至京師者居之凡天文圖書器物非其任不得與焉每季錄祥眚送門下中書省紀于起居注歲終上送史館歲頒曆于天下武德四年改太史監曰太史局隸祕書省七年廢監候龍朔二年改太史局曰祕書閣局令曰祕書閣郎中后光宅元年改太史局曰渾天監不隸麟臺俄改曰渾儀監置副監及丞主簿改司辰師曰司辰長安二年渾儀監復曰太史局廢副監及丞隸麟臺如故改天文博士曰靈臺郎歷博士曰保章正景龍二年改太史局曰太史監不隸祕書自復置少監景雲元年又為局隸祕書省尋月為監歲中復為局二年改曰渾儀監開元二年復曰太史監改令為監置少監十四年太史監復為局以監為令而廢少監天寶元年太史局復為監自是不隸祕書省乾元元年日司天臺藝術人韓頴劉烜建議改令為監置通玄院及主簿置五官監候及五官禮生十五人掌布諸壇神位五官皆書手五人掌寫御史有令史一人天文觀

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曆生五十五人初有天文博士二人正八品下曆博士一人從八品上司辰師五人正九品下裝書曆生掌候天文掌教習天文氣色又掌寫御曆其職皆有焉

六典太史局令二人從五品下 左傳曰天子有日官卿太史也晉太史令品第七秩六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江左爲單以府中隸卑以藏兼守天道欲以嚴十時御史兼領太史宋齊梁陳並同後魏北齊因之後周春官府置太史中大夫一人掌曆象之法隋秘書省太史曹置太史令二人從七品上煬帝改曹爲監遂令階爲從五品皇朝因之改監爲局龍朔二年改爲秘書閣局令改爲秘閣御中咸亨元年復舊久視元年改爲渾天監不隸麟臺其令監置一人加至正第五品上因加副監及丞主簿京史學費其年又改爲渾儀監長安二年又改爲局還隸麟臺緣監置官及所史等並廢其監依舊爲令置二人景龍二年改局爲監令名不改不隸秘書開元二年又改令爲監二年加從第四品下其一員改爲少監十四年又改爲局復爲大史令二員錄秘書乾元元年改爲監升從三品加知書品秩

丞二人從七品下 司馬彪續漢書志云太史丞一人秩二百石晉宋齊皆有丞隋三品勑位階置二人正九品煬帝減一人皇朝置丞久視改渾儀監使置丞二人從七品上長安二年又省景龍二年復置乾元升元置與諸司少監同品

令史二人書令史四人其屬有司曆靈臺郎挈壺正司曆二人從九品上 漢官儀大史有理曆六人至晉有典曆四人曆史齊梁陳後魏北齊皆有典曆並史隋其員品至煬帝改典曆爲司曆置二人從九品下取左傳司曆爲名皇朝爲從九品上乾元加五官之名矣

掌國之曆法造曆以班于四方有戊寅曆 武德初東都道士傅仁均所造作太史令 麟德曆 麟德中太史令李淳風造 神龍曆 神龍中太史令南宮說所造 大衍曆 開元十四年嵩山僧一行承制旨考定數爲算術今見行 五紀曆 寶應元年司天臺郭獻之造 正元曆 建中四年司天徐承嗣等造 觀象曆 元和二年司天徐昂造 宣明曆 長慶二年穆宗詔百官改撰 崇玄曆 景福元年太子少詹事邊岡守撰 凡天下測影之處分至表準其詳可載故參考星度稽驗晷影各有典常

國朝因梁曰司天監或以他官兼判又有同判之名以朝官充掌察天文祥異鐘鼓刻漏稽定曆數供諸壇祠祀神名位版畫日每年預造曆以頒于四方有應天曆 建隆二年以周顯德二年王朴所撰欽天曆差謬四年司天少監王處訥所定建隆應天曆凡六卷 乾元曆 太平興國七年司天冬官正吳昭素造 儀天曆 咸平四年翰林天文史序等造 崇天曆 天聖元年司天監造 監從三品 監置則以五官正二人判監事又有判監渾儀官加算造之三式之名 少監從四品下 至道元年以殿中丞判司天監各一名者皆知司天監判監事之外本品之下 丞正七品上主簿從七品下

咸平二年詔司天臺官自今不差監諸倉門

明天曆 國朝治平元年賜新曆名曰明天命翰林學士范鎮主律序之初上開從司天監周琮等之舊五星之行及諸節氣朔差昭儀判司天監周琮七人同造新曆成而文官正部局衛監生李遵字敏其所造曆經詔翰林學士范鎮諸王府侍講孫思恭國子監直講劉羲叟詳定提舉所進曆書乃因其曆遷掖淳各兩官帙曆使少可用加等資序所得官

今

前漢後漢晉隋唐 並見大史局門

貫通新舊不知日月之不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生日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 見傳職連語

沈約宋書大史掌曆數

南齊百官志太常太史令一人

環齊要略大史令取善紀述者使記時事天子圖書典籍皆付焉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史局令從七品

執簡以往 左傳大史書崔杼弑其君崔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

以往聞見書 聘魯觀書 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
以乃還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史伯
國語鄭桓公爲司徒問於史伯曰王 載其圖法 呂氏春秋太史
室多故余懼及焉史伯周太史也 令終古見夏桀
惑亂載其圖法而泣出奔商商太史高勢見紂之迷亂載其 典
圖法出奔周晉太史令屠黍見晉之亂載其圖法歸周
大官事 漢書司馬遷生龍門談爲太史公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
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
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
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
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女復爲太
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予不得從行是
命也夫命也夫予死爾必爲太史爲太史毋忘吾所欲論著矣
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不敢闕卒三歲
而遷爲大 博學章 秦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章 博通古今 東觀漢記李郃以博通古今爲太史令
史令
天道深遠幸勿多言 張璠漢記曰初王師敗於曹陽欲浮河東下侍中劉艾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
犯鎮星於牛斗過天津熒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
子遂不北渡河將自軹關東出立又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
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
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
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
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也
乘傳行天下求古史記 漢舊儀周史官盡武帝置太史公司馬遷父談世爲太史遷年十三使乘傳
行天下求古諸侯之史記 箴 揚雄太史令箴曰昔在泰古爰初肇紀天地之紀重黎是司降及高陽乃命羲和欽若昊
天百姓飲且夏帝不服羲和不令歲特亂日帝廢其任虞種王
殺天爲醉謂夏氏肆德神明不歆
黃龍見其國當有王者 魏志黃龍見譙王問太史令單颺颺曰其國當有王者 對崇華殿
災 高堂隆爲侍中領太史令崇華殿災文帝問隆此何咎於禮
寧有祈禳之義乎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
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
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
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上天降鑒故譴告陛下陛下宜增崇人
道以答天意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
及背關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
居之今興宮室起凌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

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
它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 與吏爭肉 庸以侍中領太史令庸集上事曰太
史令許芝所典諸祀遠不虔於古道不儀於令爭學史爭肉自取百所遞恨其少 占驗明審 吳志吳範字文
則占驗明審權以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訣範
秘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撰吳書 韋曜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 作渾天儀 後漢書張衡善機巧尤致思
於天文陰陽曆算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
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
罔論言甚詳明 兩眼看天 唐李師見則史門 一心事地生
正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史局正正八品
五官正 晉 隋 唐
唐職官志乾元三年置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官正各一人正
五品上副正各一人正六品上掌司四時各司其方之變異冠
加一星珠以應五緯衣從其方色元日冬至朔望朝會及大禮
各奏方事而服以朝見
國朝至道元年詔五官正曆勘非久改官至殿中丞止以後只
加檢校官○乾興元年詔自今不得依京朝官例差監庫務具
監當者候滿日差曆治平三年詔司天臺官自今不差監當
元祐官品令五官正正八品
造曆精審 國朝興國四年一作司天冬官正吳昭素及王傳塑等造新曆成九經紀律爲二卷最爲
錄一卷日躔陰陽經一卷日出入刻一卷晝夜刻入一卷
五更中星一卷共九卷以獻上命衛尉少卿元象宗與明曆者
司校定賜號乾元曆上自製序先是以應天曆小差丙部重定明率所造頗爲精密 渾儀制度九事

至道元年十二月新鑄渾儀成先是秋官正韓顯符請用渾儀官給用使顯符規度至是鑄成於司天監築臺置之賜雜綵五十段○顯符自言新鑄渾儀制度九事○定天經雙規各長六尺一寸三分圍圓一丈八尺三寸九分面闊四寸五分厚五分上均周三百六十五度南北並立平準之上半在地上半在地下平準三十五度安其紅銅樞軸北極出地之處四廻纏紅作之十二度屬紫微宮計星三十七坐一百七十五星四時常見謂之上規○其中一百一十星四廻一百二十度屬角亢道內外官星二百四十六坐一千二百八十九星近日而隱遠日而見謂之中規○於地渾平準之下繞南極四廻二十二度除老人星外四時常隱謂之下規○一定遊規直經五尺二寸四分圍一丈五尺六寸闊一寸二分厚四分均三百六十五度用銅釘釘於雙規巔軸之上令得左右遊運與天周偏無所不至○一定直距二條長四尺八寸闊一寸二分厚四分於兩極之間用夾規管中置關軸令可周旋與其遊規相連規管以隨長屈○一定窺管長四尺八寸闊一寸二分關軸在直距之內窺之旋轉可以窺人所窺望不遺運動於上可以窺考日月五星之所至重星遠星至相遠近之數○一定地渾平準輪在於二尺一寸二分周一丈八尺三寸九分上分八卦十干十二辰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中定四維日辰時正晝夜一百刻○一定赤道規直徑五尺二寸五分周圍一丈八尺五分闊一寸厚五分均三百六十五度外雙規內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強當天之中出卯入酉乃春秋分日行晝夜等黃道交之所交晝夜平晦朔望之行中道也○一定黃道雙規與赤道等斜絡於赤道二十四度東西交於卯酉以日行黃道自冬至月行極南之道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去赤道二十四度在赤道南一十四度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影長而寒夏至日行極北之道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在赤道北二十四度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影短而暑月有九道之行歲十有二月正交中交出入黃道遠不過六度五星順逆伏見理曆之常數也○一天地盤平準下立龍柱四條各高五尺五寸爲龍能變化以御天然易之時乘六龍以御天又云天地氣交而立龍乘雲行雨施王宰造化運行無窮故以雲龍附事天地之道法象也驗符自言如此

增六十甲子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鎰上言請於新曆六十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議以爲無所依據不可行上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儻兩州甲子其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曆以一百二十甲子爲限

校定新曆踈密見曆門注

丞 曆直長附 渾儀又見太史局門

六典太史局丞二人從七品上 司馬彪續漢志太史丞一人二百石魏晉宋齊皆曰丞隋太史曹丞二人見太

國朝治平三年詔司天監丞以下月俸皆給見錢賞以九員給事河東等路緣邊州縣府軍馬司二歲一代又歲差一員押賜衣襖

元祐官品令太史局丞直長從八品

駁新曆 國朝景祐元年九月司天監丞王睿獻新曆詔冬官正鄭昭晏重校定疏密

造渾儀式 興國四年正月以司天監學生張思訓爲渾儀丞先是思訓自言能爲渾儀因造其式以獻上召問方上官於禁中知其式造之逾年而成置思訓置於文明殿東南隅室中○思訓自敘制度云爲樓觀者去天象地數有三層下作地軸地足亦有機輪皆以木爲之○其中閣有天輪直人左搖鈴右扣鐘中擊鼓以定刻數其七直一晝夜有定是日月五星大會水中自天運天足十一神搖十二時鈴刻數表定晝夜三有天運天步之前天皆天托地作天多晝天時一百六十五度每假宮夏周天列宿並十二建皆有命以巳人時作行度與暑晝長之舊作氣動以水運轉多暑氣寒今以水銀代水運動不差自夕至日日在赤道之北日日在南道表去北極最遠謂之晝短夜長夏至之日日在赤道表去北極最近謂之晝長夜短春秋二分日在赤道文明殿知其晝夜行度皆以手運今所制成其運皆由機輪自動如舊制日月太陰晝夜行度皆以手運今所制自然思訓自敘如此○渾儀自東漢張衡始造至唐開元中梁令瓚又請作渾天儀鑄銅爲日月遶天之象上則列宿赤道及天周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天西轉一匝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日行一周仍置木櫃以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上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又立二木人於地平之上前置鐘鼓以候辰刻每一刻則自然擊鼓每一辰則自然撞鐘皆于櫃中各施輪軸鉤鍵交錯關鎖相持既與天道合同時稱其妙鑄成命曰水運渾天俯視圖置於武成殿以示百官無幾而銅鐵漸澁不能自轉不復行用今思訓所作亦爲樓閣之狀數層高丈餘又以木偶人爲七直神搖鈴撞鐘擊鼓又作十二神各直一時至其時節自執木牌循環而出並著日月星辰皆渾如之觀其機轉之用便隱於櫝中殆爲精妙得開元之遺制者

靈臺郎（令章見太史局門）

新唐百官志靈臺郎各一人正七品下掌候天文之變（乾元元年置官之名）

六典靈臺郎二人正八品下掌習知天文（周文王受命作邑于豐立靈臺所以觀侵象察氣之妖祥也詩云經始靈臺毛萇云曰靈臺言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也春秋傳曰公旣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志其則也其在周官則馮相氏世登高臺以掌其事其雜候上於有臺後漢又作靈臺以候日月星氣為太史大史有二丞其一在靈臺靈臺員吏十三人待詔四十二人魏太史有靈臺丞候望郎晉宋齊梁陳太史皆有靈臺太史置天文博士掌教習天文氣色皇朝因隋置天文博士二人正第八品下長安四年省天文博士置靈臺郎以當之）天文生六十人（隋置皇朝因之年等者轉補天文觀生）靈臺郎掌觀天文之變而占候之凡二十八宿分為十二次寅為析木燕之分（自尾十度至斗十一度）卯為大火宋之分（自氐五度至尾九度）辰為壽星鄭之分（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巳為鶉尾楚之分（自張十五度至軫十一度）午為鶉火周之分（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未為鶉首秦之分（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申為實沈魏之分（自畢十二度至井十五度）酉為大梁晉之分（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戌為降婁魯之分（自奎五度至胃六度）亥為娵訾衛之分（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子為玄枵齊之分（自女八度至危十五度）丑為星紀吳越之分（自斗十二度至女七度）所以辨日月之躔次正星辰之分野凡占天文變異日月薄蝕五星陵犯有石氏甘氏巫咸三家中外官占凡瑞星祆星瑞氣祆氣有諸家雜占凡測候必遵則以游儀為其準

國朝慶曆五年詔靈臺郎自今十年一遷官

元祐官品令靈臺郎從八品

保章正（曾候）

新唐百官志五官保章正二人從七品上五官監候二人正八品下司曆二人從八品上掌曆法及測景分至表準

六典保章正一人從八品上（周禮春官太史屬有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其吉凶漢以來無其職至後周春官府置太史中士下士之職即其任也至隋置曆博士一人正九品上皇朝因之長安四年省曆博士置保章正以掌教曆生乾元元年加五官之名）曆生三十六人（隋置掌習曆皇朝因之周順八考入流乾元元年置五十五人）裝書曆生五人（皇朝置曆日生）監候五人從九品下（舊置太史令史員有變候郎二十人隸部吏十五人掌候天文五官經也隋初置四人從九品下煬帝三年增為十人皇朝因之）天文觀生（隋置掌晝夜在靈臺伺候天文氣色皇朝因置隋置五人從天文生轉補八考入流）

國朝慶曆五年詔保章正自今十年一遷官

元祐官品令保章正從八品

挈壺正（掌知刻漏）

唐百官志五官挈壺正二人八品上五官司辰八人正九品上漏刻博士六人從九品下掌知漏刻凡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更以擊鼓為節點以擊鐘為節（武后長安二年置挈壺正乾元元年加五官之名有漏刻生四十人典鐘二百八十人典鼓一百六十人有刻漏視品掌漏刻生掌知刻漏按刻辰督役者）

六典挈壺正二人從八品下掌知漏刻（周禮有夏官挈壺氏春官雞人氏凡三職皆掌其事自秦已後太史掌之皇朝長安四年始置乾元元年加五官之名）司辰十九人正九品下（掌漏刻事隋置二人從九品下煬帝改為司辰師大業三年增為十人皇朝因之天文觀元年改師為字）漏刻典事十六人（皇朝置掌伺漏刻之節）漏刻博士六人（隋置有品秩掌教刻生皇朝）

除令史外，乾元元年置二十人。

漏刻生三百六十人。隋置，掌習漏刻之節，以時唱漏。皇朝因之。皆以中小男為之，轉補為典鐘典鼓。

典鐘二百八十人。皇朝置，掌擊漏鐘。乾元元年置三百五十人，視品十人。

典鼓一百六十人。皇朝置，掌擊漏鼓。乾元元年置三百五十人。

挈壺正司辰。舊有四十八人。

掌知漏刻，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之候焉。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冬至日南為發，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日北為斂，去極六十七度，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發斂中，去極九十一度，晝夜各五十刻。秋分已後減晝益夜，九日加一刻；春分已後減夜益晝，九日減一刻。二至前後則加減遲，用日多；二分之間則加減速，用日少。凡候夜漏以為更點之節，每夜分為五更，每更分為五點。更以擊鼓為節，點以擊鐘為節。

國朝挈壺正掌知漏刻。司天之屬有挈壺正，掌司辰刻，置署於文德殿門西之東偏，設鼓樓鐘樓於殿庭左右。漏刻之法，有水秤，以木為衡，衡上刻疏文曰天河，其屬[illegible]容水箭，箭有四，木為之，長三尺五寸，著時刻更點，納於天河中。晝夜更用之，自卯至午易一箭，自午至酉易一箭，自酉至子易一箭，自子至卯易一箭。衡右端有銅環連鉤，為一銅籠，實奇形荷下。銅索三條以係銅壺，又為鑿漕大匵曰水櫃，中安銅盆曰水平。奩有蓋，上刻白光一字，號曰水泊，銅盆為渴烏，引水下注臺中。衡左端有大銅錢，貫銅錢下大銅索，連銅權，搥浮其形。又有鐵字兩五尺權分錢重，附中，居上端為方錢形，曰雞字。每時改刻，司辰者以牙牌報之，方錢中以細繩挽螭上太節。進時之牌所持，以大象牙，有圖加鍾霧之制，畫五束金龍為飾。上有鐵鎖門大鐵鉤鐵以係之，其制度精巧，未知作者，蓋唐及五代用之久矣。○每刻，每遇添減更點，報門司及皇城司與鑰門使臣。常以卯正後一刻為等門時牌，開門，酉正閉之，以為門鑰之節。每一時八刻二十分，每刻一擊鼓八數，後進時牌。初刻之餘二十分為雞唱，唱絕擊一十五數為時正也。又五更同。午時擊八數後，雞唱絕擊百五十數為午時正。初夜放鼓，排契出禁門鑰，朝日放鼓，唯日中不擊。衛鼓為發更時，排唱絕擊百鼓為第一會，鑰鼓又雞唱擊百鼓為第二會，擊鼓絕擊百鐘。又雞唱擊一鼓一鍾為一更一點，每更點遞增之，過轉更必雞唱，至五更三點止鼓，惟契出禁門鑰衛鼓合唯契入內藏之。外鍾鼓樓至五更五點擊鍾百數，鍾聲為發一會鑰，又雞唱擊百鼓為第二會，鑰鼓乃[illegible]張為朕明石待三一刻一辨，十一十辨，至明下水定晝漏時刻，至八辨後為卯時正。四時皆用此法。禁中又有更點在長春殿門之外，至于宗廟陵寢及王者宿館，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皆置焉，更以鼓，點以鉦。

元祐官品令：挈壺正，正九品。

職官分紀卷第十七

職官分紀卷第十八

總叙卿

太常寺

卿　少卿

丞　主簿

博士　太祝

奉禮郎　協律郎

郊社令　大樂令

鼓吹令　太醫令

太醫丞　禮院

宗正寺

卿少卿附　丞

主簿　脩玉牒官

太廟令　陵令

光祿寺

卿少卿寺中令附　丞

主簿　大官令

總叙卿

前漢百官表周官則備矣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爲六卿各有徒屬職分用於百事太師太傅太保是爲三公蓋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爲官名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卿與六卿爲九焉

漢官儀卿中二千石

韋昭辨釋名卿慶也言爲國皆慶賴之又漢置十二卿一曰太常二曰太僕三曰衛尉四曰光祿勳五曰宗正六曰執金吾七曰司農八曰少府九曰鴻臚十曰廷尉十一曰大長秋十二曰將作大匠辨云漢正卿九一曰太常二曰光祿勳三曰衛尉四曰太僕五曰廷尉六曰鴻臚七曰宗正八曰司農九曰少府是爲九卿

後漢百官志太常卿一人光祿勳卿一人衛尉卿一人右三卿太尉所部太僕卿一人廷尉卿一人大鴻臚卿一人右三卿司徒所部宗正卿一人大司農卿一人少府卿一人右二卿司空所部○帝王世紀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

白虎通卿章也章善明理也

魏武帝紀初平十八年十一月初置六卿

晉職官志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大后三卿大長秋皆爲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

南齊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司農少府各置丞一人

將作大匠太僕太鴻臚三卿不常置將作掌宗廟土木太僕掌
郊禮執轡鴻臚掌導護贊拜有事權置無官畢乃省宣德衛尉
少府太僕羽林立皇后置
後魏官氏志太和十五年置少卿官
百官令少卿第四品上
隋官百志諸卿梁初猶依宋齊皆無卿名天監七年以太常卿
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三卿是為春卿加置大府卿
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大僕卿三卿是為夏卿以衛尉為衛尉
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匠卿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
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大舟卿是為冬卿凡
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陳承梁皆循其制後齊太常光祿
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為九寺置卿少卿丞各
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後周盧辯傳隋開皇初以
辯前代名行追封沈國公初周文欲行周官命蘇綽專掌其事
未幾而綽卒乃令辯成之於是依周禮建六官革漢魏之法以
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六卿之外置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
曰三孤隋高祖受命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大僕鴻臚司農太府
等九寺並置卿少各一人大理寺不置少卿一人各置丞太常衛尉宗正大理鴻臚將作二人光祿太僕三人
司農五人太府六人主簿太府四人餘各二人錄事各二人光祿加置司農太僕各四人等員三年廢光祿入司農
廢衛尉入太常尚書省廢鴻臚亦入太常十二年復置光祿衛
尉鴻臚等寺煬帝時光祿以下八寺卿皆降為從三品少卿各
置二人為從七品
唐百官志龍朔二年九寺卿皆曰正卿少卿皆曰大夫咸亨初
復除正字
五代職官志後唐同光元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諸寺監各只
請置大卿監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並請權停
敢辱高位以速官謗左傳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羇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
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非君命不越境[illegible]之徑[illegible]
卿晉執政內外必平[illegible]能知其
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卿之事常在於德[illegible]賤不
能臨貴[illegible]舉一國之高[illegible]爵以上卿禮
[illegible]辭上卿之饗[illegible]
[illegible]得召拜為上卿[illegible]
[illegible]以大功
為上卿趙王以藺相如有大功拜為上卿[illegible]亡走為客卿[illegible]
[illegible]復通於燕燕趙以為客卿[illegible]再至九卿
史記儒林傳[illegible]四至九卿[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丁括河海[illegible]
後漢書李固傳[illegible]身帶三綬[illegible]貴至[illegible]絕

帝上徇虛名而忘事實宜[illegible]德二年將有事于泰山有司議依唐禮以太常卿為初獻光祿卿為終獻司禮大常伯劉齊賢曰昔在三代六卿位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皆為常伯屬官今登封大禮不以八座行事而用九卿無乃循虛名而忘事實乎高宗從其議竟以司徒徐王元禮為初獻拜道為終獻分職帥屬倡九敘尚書周官六卿分職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人九棘周禮分職之法在九槐卿大夫位焉法河海春秋漢含孳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每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法北斗上再見為上卿史記虞卿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再見為趙上卿

太常

前漢百官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應劭曰常典也掌典三禮也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有廱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為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曰廟祀初置太卜

漢官儀敘今國家盛人社稷常存故稱太常

後漢百官志太常卿一人丞一人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時星曆凡歲終奏新年曆凡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凡國有瑞應災異掌記之太史待詔三十七人其六人治曆三人龜卜三人廬宅四人日時三人易筮二人典禳九人籍氏許氏典昌氏各三人嘉法請雨解事各二人醫二人丞一人明堂及靈臺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丞掌守明堂靈臺靈臺掌候日月星氣皆屬太史靈臺待詔四十二人其十四人候星二人候日三人候風十二人候氣三人候晷景七人候鍾律一人舍人博士祭酒一人太祝令一人六百石太宰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宰工鼎俎饌具之物凡國祭祀陳饌具明堂丞一人二百石員吏四十二人其二人百石二人斗食二十三人佐九人騎二人學事四人守學事二百四十二人學者七十三人衛士十五丞一人太樂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員吏一十五人其二人百石一人斗食七人佐拾人學事四人守學事八人衛士三百八十人丞一人高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員吏四人衛士一十五人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如高廟員吏六人衛士二十人先帝陵每陵園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園案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本注曰校長主兵戎盜賊事先帝陵每陵食官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望晦時節祭祀漢官曰每陵食監一人秩六百石監丞一人三百石中黃門八人從官二人案食監是食官令號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令一人後轉屬少府有太卜令六百石後省并太史中興以來省前凡十官宰上官太宰均官都水雍太祝五時各一尉也

漢官解詁太常社稷郊畤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衛宏曰太常王遵贊助祭皆平冕七旒玄上纁下畫華蟲七章

魏志建初二十一年八月始置奉常正官黃初元年改奉常為

太常

晉職官志太常有博士協律校尉員又統太學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廟太樂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別置靈臺丞

宋百官志太常一人舜攝帝位命伯夷作秩宗掌三禮即其任

也周時曰宗伯是爲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因之景帝六
年更名太常前漢則以列侯忠孝敦謹者居之後漢不必列侯
也
南齊百官志太常府置丞一人五官功曹主簿博士謂之太學
博士國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總明觀祭酒一人丞
各一人諸陵令
隋百官志梁太常位視金紫光祿大夫統明堂二廟太史太祝
廩犧太樂鼓吹乘黃北館典客館等令丞及陵監國學等又置
協律校尉總章校尉監掌故樂正之屬以掌樂事太樂又有清
商署丞太史別有靈臺丞後齊太常寺掌廟陵群祀禮樂儀制
天文術數衣冠之屬其官有博士四人掌引章協律郎八書博士等
員統諸陵太廟太樂衣冠鼓吹太祝太史太醫廩犧太宰等署
令丞而太廟兼領郊祠崇虛二局丞太樂兼領清商部丞鼓吹
兼領黃戶局丞太史兼領靈臺太卜二局丞隋高祖太常寺又
有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奉禮郎十六人統郊社太廟諸陵太
祝衣冠太樂清商鼓吹太醫太卜廩犧等署各置令丞郊社署
又有典瑞太祝署有太祝太樂署清商各有樂師員鼓吹署
有吹師太醫署有主藥醫師藥園師醫博士助教按摩博士祝
禁博士等員太卜署有卜師相師男覡女巫太卜博士助教相
博士等員煬帝罷太祝署而留太祝員八人屬寺後又增爲十
人奉禮減置六人太廟署又置陵室丞守視陵室改樂師爲師
正十人太卜又有博士員置太卜卜正二十人以掌其事太醫
又置醫監五人正十人罷衣冠清商二署唐職官志太常寺古曰
秩宗秦曰奉常漢改爲太常梁加寺字唐因有衣冠署令正八品上正觀元年署廢龍朔元年改太常寺曰奉常寺武后光
宅元年復改太常寺曰司禮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二人主簿二人錄事二人
府十二人史二十三人博士四人謁者十人贊引二十人太祝
六人奉禮六人贊者十六人協律郎二人亭長八人掌固十二
人太廟齋郎京都各一百三十人太廟門僕京都各三十人
兩京郊社署令各一人丞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典事三人掌固
五人門僕八人齋郎一百一十人郊社令掌五郊社稷明堂之
位祠祀祈禱之祀丞爲之貳諸陵署令一人錄事一人府二人
史四人主衣四人主輦四人主藥四人典事三人掌固二人陵
戶乾橋昭四百人獻定恭三百人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戶守衛
之丞爲之貳凡朔望元正冬至皆修饗於諸陵諸太子陵令各
一人丞一人太樂署令一人丞一人府三人史六人樂正八人
典事八人掌固八人文武二舞郎一百四十人太樂令調合鍾
律以供邦國之祭祀饗宴丞爲之貳凡天子宮懸鍾磬凡二十
六虡凡大宴會則設十部伎凡大祭祀朝會用樂辨其曲度章
服而分始終之次有事於太廟每室酌獻各用舞凡祀昊天上
帝及五方大明夜明之樂皆六成祭皇地祇神州社稷之樂皆

凡成其餘季祀三成而已
鼓吹署令一人丞三人府三人史六人樂正四人典事四人掌
固四人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丞爲之
貳凡大駕行幸鹵簿則分前後二部以統之法駕則三分減一
小駕則減大駕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則如小駕之例皇太子鼓
吹亦有前後二部親王已下各有差凡合朔行幸有夜警晨嚴之
制大醫署令二人丞二人府二人史四人主藥八人藥童二十
四人醫監四人醫正八人藥園師二人藥園生八人掌固四人
大醫令掌醫療之法丞爲之二其屬有四曰醫師針師按摩師
禁咒師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試登用如國子之法凡醫師醫
工醫正療人疾病以其全多少而書之以爲考課醫博士一人
助教一人醫師二十人醫工一百人醫生四十人典藥二人博士
掌以醫術教授諸生（醫術習本草甲乙脈經分而爲業一曰體療二曰瘡腫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齒五曰角法）針博士一人針助教一人針師十人針工二十人針生
二十人博士掌教針生以經脈孔穴使識浮沈澁滑之候又以
九針爲補瀉之法按摩博士一人按摩師四人按摩工十六人
按摩生十五人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消息導引之法咒禁博
士一人咒禁師二人咒禁工八人咒禁生十人咒禁博士掌教
咒禁生以咒禁除邪魅之爲厲者
太卜署令一人丞一人卜正二人卜博士二人太卜令掌卜筮

之法丞爲之貳（其法有四一曰龜二曰五兆三曰易四曰式）
廩犧署令一人丞一人令掌薦犧牲及粢盛之事丞爲之貳凡
三祀之牲牢各有名數
汾祠署令一人丞一人掌神祀饗祭灑掃之制兩京齊
大公廟署令各一人丞各一人掌開闔灑掃及春秋仲釋奠之
禮
國朝大常寺掌禮樂器服郊廟社稷陵寢犧牲籍田祠祀醫藥
之事
慶曆四年白鼓吹局移試武王廟
春明退朝錄大常寺國初以來皆禁林之長主判而禮院自有
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當擊綿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
兩制爲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有禮儀院而祀與禮院事
僅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
人者按唐太常置卿一員少卿二員博士四員祥符中博士二
員後至四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寺二員合唐之卿數矣（天聖元年改同判院爲同知院即博士也）又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
初徙寺即廨判寺聽事直宴林屏風時稱絕筆其後爲判寺好
事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紬稅所
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猜爲解舍既成而已立爲皇子遂爲
太常所請焉

獻旋宮相生圖 國朝大常寺言舊律宮田以上附增九絃琴五絃阮咸配十二律旋相為宮隔八相生正已協律冠于雅樂以旋宮相生之法畫為圖獻上善之

奏樂寧舞章 太常寺奏大行皇帝附廟本室酌獻其舞日大仁之舞其樂章日大義至仁如天之照饗日長久及物功深廣曉函濡皓為天一善萬斯年永昭德音

奏配饗樂曲 太常寺奏仁宗配饗樂明道寶常用安之曲其詩日思皇列考克配天祖法舜難饗惟孝惟成配獻用安之盛其詩日貴執同仁聲容無外饗帝于庭有嚴助配

言今樂大高 東齋記事蔣龍圖判大常寺建言今之樂太高始下詔天下求知音者李照言樂比古高五律而胡瑗阮逸相繼出參定李照之樂以縱黍累尺黍細而尺長律之容乃千七百二十黍胡瑗以橫黍累尺而尺短律之容千二百黍而空徑乃三分四釐六毫空圍三分四釐六毫與容千七百二十黍皆失於以尺而生律也最後有房庶者言今之樂高五律且用度出而知之乃以黍實管一黍一皆度也其古以律生尺而黍用一稃二米者是和二米秦漢見黍與律黃鐘千七百三十黍之說與三分四釐六毫之差然只聲才下三律蓋黍細耳其法則是也王厚文彥博大不喜其說鎮是而庶說秘書為院書郎不究其法而上書言黔之後其事人詢究常與鄉事如好書宗于京田九□□而昌之是樂丁正臣等救于箭二其法頗同

卿

尚書堯典伯夷女作秩宗與跃三禮

周禮春官太宗伯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祀 一

後漢百官志大常卿一人二千石 盧植禮注曰如大常 本注曰掌禮儀祭祀凡祭祀先奏其禮儀及行事贊天子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奏其禮儀每月前晦察行陵廟 漢官曰員吏八十五人其十二人四科十五人佐五人假佐十三人騎吏九人學事十六人守學事

漢官解詁太常社稷郊時事重職尊故在九卿之首

漢官典職惠帝改大常為奉常景帝復為大常

衛宏曰大常主禮贊助祭皆平冕七旒玄上纁下畫華蟲七章

魏武帝紀初平十八年初置列卿

後魏職令太常為列卿

晉職官志大常少卿第四品上第一清選明禮學兼天文陰陽

齊職儀大常卿一人品第三秩中二千石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王郎曰內京太常行陵赤車千乘

職員令太常卿位在時隆學冠儒林 識通禮學者可以居之

隋百官志梁天監七年以大常為大常卿後齊大常為寺置卿少卿各一人隋高祖因之

唐百官志龍朔二年九月卿皆曰正卿少卿曰大夫咸亨初除正字大常寺卿一人 正三品 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一曰郊社二曰大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五曰鼓吹六曰大醫七曰太卜八曰廩犧總其官屬行其政令少卿為之貳凡國有大禮則贊相禮儀有司攝事則為之亞獻率大樂官屬而設樂懸以供其事宴會亦如之若三公行園陵則為之副公服乘輅備鹵簿而奉其禮若大祭祀則先省牲器凡太卜占國之大事及祭祀卜日皆往涖之於太廟南門之外凡仲春薦冰及四時之物甘滋新成者皆薦焉凡有事於宗廟少卿帥太祝齋郎入薦香燈整拂神幄出入神主于饗則與良醞令實鐏罍凡備大享之器服有四院 天府御衣樂懸神廚

六典太常寺卿一人正三品 宋大常用尚書有轉為尚書如遷 遷曹尚書須護等齊因之梁天監
七年象四時置十二卿太常宗正司農為春卿後魏太常與光 祿勳衛尉為三上卿位從一品下北齊太常卿掌陵廟群禮儀
制天文術數衣冠之屬第三品龍朔二年改奉常 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司禮神龍元年復舊 掌同唐志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常卿正四品

今日知為皇帝之貴 前漢叔孫通歸漢拜為博士高帝悉去秦 儀法為易簡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
劍擊柱上患之通說上曰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於是通使 徵魯諸生三十餘人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
野外習之月餘會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先 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illegible]肅敬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高帝曰 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 定儀
法 惠帝即位謂叔孫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群臣莫能 習乃徙通為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
論著也 坐免 孝武元朔元年孔臧為太常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 免又宣帝地節四年任宣為太常坐盜茂陵園中物

見不事權貴 杜業有才能遷太常 數言得失不事權貴 翟[illegible] [illegible]為太常議[illegible]竇憲大 [illegible]為字伯[illegible][illegible]權
寢廟[illegible] 譏其詭激 周澤字穉都為太常齊潔循行敬宗廟常臥 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
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時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 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
齋醉如泥 傳父業 [illegible]字[illegible]卿拜太常[illegible]遭[illegible]卒與[illegible]讓元[illegible] 免冠而榮請論不息元和[illegible]之又為太常榮曰我
農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又子郁字仲恩敦厚篤學 傳父業亦為太常初榮授朱普學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
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為二十三萬言由是又有 定為十三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 大小章句上立
節可否之間 續漢書[illegible]奐字然明拜太常主節可否 之間強禦不敢奪也該覽群書古今詳細 東面坐設
九賓 東觀漢記桓榮為太常上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 坐設九賓後為五更祿終厥身 不及[illegible][illegible]
周澤少脩高節隱居田 野不厥及時徵為太常 果敢有直言 澤拜太常果敢直言數有 直言朝廷嘉其清高賜御
府衣一襲 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 一襲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鉤佩 難經伉伉劉

太常 華嶠後漢書劉愷為太常論議常引正 大義諸儒為之語曰難經伉伉劉太常 清貧至賣宅自給
魏明帝時和洽為太常清貧守約至賣宅 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布被瓦器 東都耆舊傳趙 典為太常雖處
上卿而布被瓦器 歸田里 [illegible][illegible]東為太常時太常[illegible][illegible]以 [illegible][illegible]罪策免爭之不得免遂歸田里 德行堂堂
邢子昂 魏書邢[illegible]字子昂時人語曰德行[illegible] 常遷子昂[illegible]以為太常 卿以尸翁歸 晉書鄭默 字思元遷
太常山濤欲舉一親為博士[illegible]默辭曰[illegible] 尸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遷其[illegible]而能整也 廟棟折免官 張華 為大
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 歷位忠恪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緒晉書[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遷內史外補 歷位中外[illegible]書行不玷其人[illegible]為太常卿
選第撮事 晉起居注大常王[illegible][illegible]府[illegible][illegible]後不足[illegible]之 [illegible]年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撮事[illegible]從之 臨軒作
樂 晉中興書孝武年大常殷康四年臨軒門下奏非祭祀宴饗 則無設樂[illegible][illegible]臨軒宜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臨軒作樂自此始
也 水齋王聾行為俗表 賀循字彥先元帝以為太常而散騎常 侍加故[illegible]以九卿舊不加官權拜大常
而已中宗[illegible]下之日[illegible]以[illegible]齊王[illegible]行為俗表加以[illegible]虔上[illegible] 而居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已至[illegible]風而孤常進其廬以[illegible][illegible]

其賜以六尺床褥并 錢二十萬以表至德 九卿不加官 上好生異議 晉後略[illegible][illegible] 至大常卿好生
異議故[illegible][illegible] 折衷之[illegible] 異同顯於聲色 傳暢晉諸公贊劉寔為太常[illegible][illegible] 窮通[illegible]以理趣異同顯於聲色
自謂閑職 齊書蔡[illegible]以[illegible]判史[illegible]太常自謂閑職武帝以卿 晉未富貴謂人不與[illegible]富貴[illegible]去之[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
卿臣李若養馬無事就閑廢有[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東帝[illegible]以為散[illegible]常侍 宗卿 [illegible][illegible]為王[illegible]讓[illegible] [illegible]表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
叔敖[illegible]衣[illegible]克昌王爵緒授[illegible]命且[illegible]受[illegible]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者豈歷選所[illegible]事[illegible]已[illegible]其[illegible]素[illegible]府則相御[illegible]臺課封剡
了[illegible]對[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又雖[illegible]表之從容[illegible] 矣自此適[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死之會與[illegible][illegible] 九賓關柏封偉失
儀 愛[illegible]漢[illegible]太常表曰[illegible]王[illegible]難[illegible]不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術[illegible][illegible] 蘭[illegible]覽於[illegible]羅何則適用[illegible]有其儀[illegible]九賓[illegible]相封禪失
儀賓[illegible]司存[illegible]詮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史 間[illegible]見[illegible]才[illegible]學[illegible]書[illegible]難[illegible] 母子相泣 北齊書趙彥深 [illegible]母傅氏[illegible]居家
人[illegible]以[illegible]自[illegible]以[illegible]五歲[illegible][illegible]之曰家貧兒小何以[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泣而言曰吾天衰於兒大當仰報[illegible]意[illegible]對之泣[illegible]
及彥深拜太常卿還不脫朝服先入見母跪陳幼 小孤露蒙訓得至於此母子相泣久之然後改服 復求為太常

李元忠爲侍中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千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友尋詣必留連宴
賞每挾彈攜壺遨遊里閈無言事食不可使無酒況少兵吾師也元忠爲太常卿後中書令孫騰表爲太常以其有音樂
而多美酒故神武欲用爲僕射又書言其放達常醉不可任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作劣
僕射時宜勿飲酒 親導毋興 唐崔邠子爽仁爲太常卿初上大關四部學如署觀者從爲卿自私第去謁觀導毋
興公卿從者迎騎遊之衢路以爲榮 懦怯不任事 瑤字偕爲太常卿太常有郎子學備五方之色非會朝聘常不
作切居近從官獻辟中人事棄坊者非能取之宗倍不敢專以故白宰相以爲事在有司既宰合不留白以宰儒懦怯不任
事改大子少卿 改按樂童 衛王崔寧屬才爲太常卿奏宗以樂府之舊衛大夫致用古樂命崔陶矣舊工取聞元時
雅樂選樂童按之名曰雲韶樂舞成獻於皇宮帝丘上覽賜崔寧優飾 振起廢禮 元載死以忠悼紹奏爲國子祭酒
天下嘗識益歸于紹上深知之以載在抑衛未即起道乃遷紹爲太常卿也禮儀使以卿紹禮久廢措振起之 尚書
裏行 崔日知爲太常卿自以歷任年久春秋當入爲常兵部尚書同列時人號爲尚書裏行崔爲口實 禮曹素畏
其該給 事中談江南陳彭年學書史奏禮文尤所詳據儀院時朝廷知朝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觀爲詳彭年子
令常兼太常禮儀院事篤好行事遣上言司山之累年正邑司聽回自有其改禮書素畏其議屢不復敢詰問 奏行蒙道
上 上

少卿

後魏書太和十五年置少卿官太常少卿一人第三品上至二
十二年降爲正四品上
班職令景明初太常少卿第四品上第一請遵明禮經異天文
陰陽者爲之
隋百官志後齊太常寺置少卿一人
唐職官志少卿二人正四品上掌同卿 神龍元年增置一人六典少
卿二人正四品上 周禮有小宗伯中大夫二人後周有小宗伯下大夫一人隋太宗寺置少卿一人正四品上煬帝加
加置一人唐武德四品皇朝武德中置正四品上人正觀中加二人龍朔咸亨光宅神龍改變 掌同卿
五代史後唐同光元年諸寺只置大卿一員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常少卿從五品
識鐸子 北史斛斯徵字士亮博覽群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爲太常少卿周武帝月觀事太白遠樂事嚴徵博未遠遺諸
與敘亂新儒舊方始隨馬人宗有鐸于昔近代絕亡器或有日奇識之旨見之識鐸是之日九鐸于也衆帝之信識遠伏之寶
以禮注以芒簡報之其聲如雷乃飲服其南齊始得王儉爲直用鐸史寺聽事是什即人良拙以鐸十叙器餅于者古九器
也高三尺六尺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角銅色黑如漆甚爲上右紐以龍螭爲合足之飾其之足以人又大善器水於下若
其當之號往鐸于以手振芒聲如雷青響良人乃遠古所以節樂者也 如當 白髮抽去不復生 宋元徽
爲太常少卿以久處青職常嘆息不已身白髮七時年五十五楊有日髮垂抽去不復生者世人以爲青毋之祈教也矣
昔爲清卿今爲青卿 三國典略齊太常少卿李起請有司劉史印卿與尹擇政爲常入省中吏書
路爲尚卿之是道其故君信事諸下受與郎書日瓜田李下古人常嫌多言不復重之防則謂長此心不能從貴卑卿亦何殊職書
日一日之聽未同不思乙大之息有不及此乃教戒史 端疑爲椬
舍書極問以爲云爲青卿今爲青卿皆矣
隋爲定宇承大儀爲典太常少卿又言其每敬辛卿御郭尹昭主宋書可元蔑衆職泉以雲鄭泉知之群由議
史徵年工閣中庭竟之云其間文立以其端疑者簡問其杜氏爲昧學士李在曰此爲定也又令吾問曰豈非能爲古章
句書敘及詔晉借文字云吟定遙李面以吟咏並嘉因楊菜中端餘事遠疑議之也 詩 博士已下就決
疑議 卿肅元和六年爲太常少卿肅能刻古文每議在明之乱讞至疑議博士已下五龍肅决之乃已也 左
參定雅樂 張文收尤善音律大宗將議制禮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有古鐘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有五號爲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服其妙 增損樂稱職 章悉於太常有樂業而時善音中
上元中遷太常少卿當時承亂紀及鐘管事皆爲石與姚玉祚增損之時人以爲稱職 賜金紫 國朝受寧嘉祐八年

十一月賜太常少卿孔叔詹金紫敘詹以勞當遷上不欲以御監當書事之務故有賜後以爲例

丞

前漢百官志奉常奉官掌宗廟禮儀有丞

後漢百官志大常丞一人比千石 小學正本注曰掌凡禮行及祭祀小事總署曹事其署曹掾史隨事爲員諸卿皆然

唐職官志太常置丞

宋百官春秋太常丞視尚書郎銅印黃綬一梁冠品第七掌舉陵廟祚法

南齊百官志太常府置丞一人

陶氏職官要録晉宋九卿置丞進賢一梁冠介幘皂衣銅印黃綬齊梁皇綬

隋百官志梁十二卿皆置丞後齊丞一人隋高祖置丞一人煬帝開皇五年寺丞增爲從五品

唐職官志太常丞二人從五品上掌判寺事凡大饗大廟則修七祀于七子太廟西門之內

六典丞二人從五品上 秦有奉常丞漢因之比千石魏晉來皆置一人後魏五品下大和二十二年降爲七品上北齊從六品下隋二人從六品下大業二年增爲從五品皇朝因之 若裕饗則並脩配饗功臣之禮 餘同唐志

五代職官志後唐同光元年太常寺除太常博士外許更置丞一員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常丞從七品

上疏言得失 前漢孔永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 懷嫡不去官 韋弘爲太常寺丞又賢以弘當嗣大常職事陵廟廟多盈數計自免恐不去官及貶廢爲弘坐廟事繫獄 定禮大疑詞閱讜之 崔氏家事慶之字保字爲太常丞凡十向說議多所之定時人爲之語曰定禮大疑可問慶之

主簿

漢鹵簿之制太常廩司馬主簿前車八乘

晉職官志太常置主簿

南齊百官志太常府置主簿

隋百官志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陳承梁皆循其制

後齊九卿各有主簿員隋高祖太常置主簿二人

唐職官志太常主簿一人從七品上

六典主簿二人從七品上 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一人爲王官功曹之位不登十八班各別爲七班太常主簿班第四平置大寺主簿相一等可備之後魏不見北齊太常有功曹五官主簿二人大唐中王品上王衛中正七品上 掌印句稽稽失省署抄目

國朝皇祐三年宋祁言乞增置主簿一員勾檢任寺文簿及主掌出納遂除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大理評事英太常寺主簿瑗尋復致仕詔更不置主簿

博士

晉職官志太常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導乘輿王公已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

宋百官志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按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掌
通古今

南齊百官志太常府博士謂之太學博士

隋百官志後齊太常府有博士四人 禮制 隋太常寺有博士四人煬
帝省博士員

唐職官志太常置博士四人 從七品上 掌辯五禮之儀式奉先王之
法制適變隨時而損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禮則與卿導贊
其儀凡公已下擬謚皆迹其功行而為之褒貶無爵稱子養
德丘園声實明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大名小行小名之若大祭
祀卿省其牲器謁者為之導君小祀及公卿大夫有嘉禮亦命
謁者以贊之

六典太常博士四人從七品上 唐書百官表六博士舍昌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高祖舜叔孫通始為博士定禮制後學置十四人觀此之宋學太常府有博士亦謂之太學博士學漢官典職國學博士復魏之品下北齊置四人品同晚氏齊因之置謁者三十人費分六十人隸朝武德中置人員王慶中加其員品職謁者二十人貴月二十人

五代職官志 見歷門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常博士正八品

劉昱 郭子張為李孝業結實貞表張須史長呈免者歷典用數僕詣府軍曰下官令為公持一士太常博士之妙選既前拜軍對之語吉晉嗟稱善 宋其稽署 唐令狐總非兵部侍郎數日乃正即用為太常博士以舊事常為書省官合先省上上日同列俱於尚書省白執中書門下平章事綱中僅亳從曾為太常博士呈相位就崇其稽署乃改事於太常禮院亳從手筆志其事於壁

通古今禮儀 案置通古今禮儀常為太常博士及官至郎中每兼其職至改國子司業方能專領又置字志將大子毫又命董以國子司業 兼職

攝太常寺博士殯朝十二日孟用謝服以日易月

上國忌褻廟奏樂禮儀 舊寛為太常博士禮部魏國忌之辰褻廟用樂下太常寬奏遂禮論得建新意以為廟事忌畢則豐歌廟中已事則去 禮儀不專 晉吏 董巨答中書令張說為寬明識學而行之 字學

山仰大常博士寺有禮生孟真久於其事凡吉凶大儀凡官才能達年勤益自亦稱是原要姑息元和七年冊皇太子時禮儀注真亦預之由是用忌實礼不專於晉吏

去孝弟為學 韋亳從大和中改太常博士亳從長於礼學精通古學礼文義本生於士經礼難施於是奏臣諸聖代公事同無不通曉宗廟禘祫學礼賤親皇帝孝弟亳能獻公議字廟去孝字從之

議射牲 案宇真授太常博士宇真允善禮儀之學當時以為納識尚宇得封嵩山詔禮官射牲之事宇真奏曰據周礼及国語郊祀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漢武帝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牲行事至於餘祀亦無射牲之文唯季射牲難是古

之議 果咸推服 韋叔夏除太常博士後屬高宗封大帝嵩山將儀典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太常博士裴守真等草創撰定由是後書官員外郎則天將拜洛及饗明堂皆所受制與春官侍郎大常史欽明郎山渾撰

定儀注凡大禮 元和新禮 王彥威以書學屯通三禮撰集國朝以來至于元和新修禮由是知名 以定公事者為五禮以類相分成三十卷獻之詔曰元和新禮

利王陰陽書 呂才為太常博士太宗以陰陽書近代以來漸致訛偽穿鑿尤甚乃令才與學者十餘人共加刊正削其淺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舊書四十七卷十五年書成詔頒行之

掌戎府書檄 王維上元末為太常博士 呈書檄多以全家得書之府書檄

大祝

禮記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祝

周禮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

前漢百官表奉常屬官有太祝景帝中元年更名太祝令祠祀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廟祀

後漢百官志太祝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凡國祭祀掌讀祝及迎送神漢舊儀曰廟祭太祝令主席酒丞一人本注曰掌祀小神事中興以來省

宋百官志太祝令一人丞一人掌祭祀讀祝迎送神太祝周舊官也漢西京置太祝令丞武帝更名廟祀東京改曰太祝

隋百官志後齊太常有太祝掌郊廟贊祝等社衣服等事署令丞隋高祖太祝署有太祝二人煬帝太常罷太祝署而留太祝八員屬寺後又增為十人

唐職官志太常有大祝六人正九品上掌出納神主于太廟之祝版而奉饗薦禘祫之儀凡國有大祭祀凡郊廟之祀版先進取署乃進祠以將署事則跪讀祝文以信于神禮成而焚之凡大祭祀卿省牲而告充凡祭祀天及日月星辰之玉帛則焚之祭地及社稷山岳則瘞之海瀆則沉之

六典太祝三人正九品上齊職儀太常令品第七四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用三品勳仁後魏太祝令從五品中太和二十二年改為正九品上後周太祝下大夫一人隋太祝八人初史十六人煬帝置太祝署以太祝屬寺後增為十人皇朝減置七人從之當貞觀人開元二十三年減六人從七減十人掌六祝之詞周禮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詞以順祝年祝吉祝化祝瑞祝筴祝以事鬼神所祈福祥

國朝元始官品令太祝從八品

也好學温良稱於儒林東觀漢記盧植好學温良稱於儒林以郎遷太祝令

奉禮郎

後漢百官志大鴻臚有治禮郎四十七人漢官曰其四人四科五人二百石文學五人百石九人斗食六人佐六人學事十二人守學事李既書王齊詞佐賓九賓

隋百官志後齊鴻臚寺司儀署有奉禮郎二十人後周有理禮中士下士各一人隋太常有奉禮郎十六人統郊社太廟諸陵煬帝太常寺奉禮減置六人

唐職官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從九品上掌朝會祭祀君臣之版位見餘六典貞觀二十三年改治禮郎為奉禮郎以避帝名開元二十年減二員奉禮本名治禮國家撰五代史志至永徽七年乃成于時先官已改故有百官志梁隋齊及隋治禮官為奉禮

六典奉禮郎二人從九品上晉太常屬官有治禮吏十四人大行令有治禮郎四人後魏治禮郎從六品下太和二十三年改從九品下隋改奉禮又置贊者十二人皇朝武德中改為治禮郎置四人永徽後為奉禮郎開元二十三年減二人掌師贊者以供其事掌君臣之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版位皆有文字方尺有二寸厚二寸太子方九寸厚二寸公卿已下方七寸厚一寸有事天子版題曰皇帝位太子題曰皇太子位百官題曰某品位凡有祀朝會以贊導焉凡祭祀朝會設君臣之位文武左右東西相向北方為上東方南方之使又於文官之下西方北方之使次於武官之下二王之後列於武官之下蕃使客及文官之列凡有事於神祇則設位於壇之東南北祀公卿官及當事者位以壇之內外有則於宇廟則設位於廟中之中九廟之于孫列為昭穆異位去爵從齒凡樽彝之制十有四祭祀則陳之一曰太尊二曰著尊三曰犧尊四曰象尊五曰壺尊六曰山尊七曰犧尊八曰散尊九曰山罍十曰蜚彝十一曰雞彝十二曰鳥彝十三曰斝彝十四曰黃彝又陳其篚篋上位以奉其事有事於神祇則用太尊至于山罍有事于宗廟則春夏用雞鳥之彝秋冬用黃彝之屬星之外官用概尊獻尊海瀆用山尊山林川澤用蜃尊羞及五嶽用散尊凡祭祀之位篚簋盛為前登鉶次籩豆為後簠簋鉶籩豆之位在廟堂上俱東側階之北每坐四簠次之以六鉶次之以六籩豆為後

(每生畀之旨以南爲上西東而下)凡大祭祀及朝會在位者拜跪之節皆贊導之贊者承傳焉又設牲版之位以成省牲之儀凡春秋二仲公卿巡行諸陵則主其威儀鼓吹之節而相其禮焉

国朝元祐官品令奉禮郎從八品

協律郎

六典協律郎二人正八品上(漢武帝時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後漢書有之至魏武帝杜夔亦爲之晉改協律校尉宋齊梁有其官梁太常屬官有協律校尉後魏有協律郎太和初協律中郎從四品下協律郎從五品上至二十年協律郎正八品下北齊太常屬官協律郎二人隋太常寺有二人皇朝因之)掌和六律六品以辨四時之氣八風五音之節陽爲六律所以統氣類物仲冬爲黃鍾孟春爲太簇季春爲姑洗仲夏爲蕤賓孟秋爲夷則季秋爲無射陰爲六呂所以品陽宣氣季冬爲六呂仲春爲夾鍾孟夏爲仲呂季夏爲林鍾仲秋爲南呂孟冬爲應鍾凡律管之數起於九以九相乘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旋相爲宮以生其聲焉凡大樂鼓吹教樂則監試之爲之課限凡教樂淫聲過聲凶聲慢聲皆禁之(淫聲若鄭衛者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者慢聲不恭者)使陽而不散陰而不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暢於中發於外以應天地之和若祭祀饗燕奏樂于庭則升堂執麾以爲之節制舉麾鼓柷而樂作偃麾戛敔而後止

国朝元祐官品令協律郎從八品

善新聲(前漢武帝時李延年善新聲以爲協律都尉)識禮樂(魏武帝平荊州得杜夔知音識舊樂以爲協律郎)

郊社令

唐職官志(見太常門)

六典兩京郊社署令各一人從七品下(周人建國左宗廟右社稷祭天於南郊之圜丘就陽位也祭地於北郊之方丘就陰位也故有其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以時而祭則徵役於司隸神其器而於祭之事漢奉常有太祝令丞景帝改爲祠祀武帝更曰廟祀後漢廟祀屬太常有太祝令丞宋有明堂令丞掌宗祀之郊之事齊有太祝及明堂令丞梁太常卿統明堂太祝等令丞北齊太廟令丞兼領郊祠崇虛二署丞郊祀掌五郊羣神崇虛掌五嶽四瀆神祀後周有司郊上士一人中士一人下士一人隋太常寺統郊社署令又置門僕郊社皇朝因之)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祠祀祈禱之禮丞爲之二凡大祭祀則設神坐於壇上而別其位上帝之神席以藁秸衆神席以莞升中于太山則籍以三脊之茅與奉禮設樽罍匪幕之具太官令實之凡有事於百神則立燎壇而先積柴焉大祀燎壇方一丈其高丈有二尺中祀方八尺其高一丈下祀方五尺高如其方凡有合朔之變則置五兵於太社矛居東戟居南鉞在西楯在北巡祭四門之摘於壇四隅以朱絲縈之以俟變過時罷之

国朝爲祐元年置命將作監主簿石祖元爲之熙寧元年郊社爲令張伯世言爲有郊社名而不主四郊之事按唐六典兩京郊社令各一人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然則郊社令通掌五郊之事實有典據乞自今兼令勾當四郊壇壝之事使得巡視

提舉所責官正其名郊兆完潔從之

元祐官品令郊社令正九品

太樂令

漢百官表太常屬官有大樂令丞

續漢書太樂令秩六百石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

六典大樂署令二人從七品下 周礼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掌成均之法以學舞教國子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之舞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之節又有大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至奏事序賓官有太樂令丞又少府屬官有樂府令丞後漢太常學令一人六百石魏後為大樂令丞至晉元帝并太樂於鼓吹宋太常有大樂令丞齊因之石季七四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平太常屬官有大樂令班第一品從凡文制相譜商丞太樂有丞樂胥丞三品勳位陳因之後魏太和中五年置大學官有大樂博士六品下北齊大常寺有大樂令丞從周有司樂上士中士隋大常寺統太常令丞二人皇朝因之開元二十三年合成一人掌教樂人調合鍾律以供邦國之祭祀饗燕丞為之貳

唐武德後置內教坊于禁中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二年又置內教坊于蓬萊宮側有音聲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伎自是不隸太常以中官為教坊使開成三年改法曲所處院曰仙韶院

應圖讖 續漢書明帝永平十三年曾從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章帝德令作樂名太予丁詔改太樂令丞以南[illegible]讖正

雅樂 魏黃初中以杜夔為太樂令使正雅樂時有散騎侍郎鄧善詠雅樂歌事師尸相能習宗祀之典舞師馮肅曉知前代諸舞夔與創定還協律都尉 教官伎樂 晉起居注成帝咸和中更紹太樂令綏教宮伎樂揚未百石布三十足

箴 紹興大樂令箴曰周唐五帝設為六樂

鼓吹令

隋職官志 見太常門

六典鼓吹署令一人從七品下 周禮古人中士六人掌六鼓四金之音節謂雷鼓靈鼓路鼓鼗鼓晉鼓金錞金鐲金鐃金鐸節鼓金鐃止鼓金鐸通鼓後漢少府屬官有承華令典黃門鼓吹一百三十五人百戲師二十七人晉適置鼓吹令丞屬太常元帝省太樂并于鼓吹哀帝省鼓吹而存太樂宋齊並無平太常仰鼓吹令丞及青角晉梁因之後齊關凡太常伯鼓吹令丞掌百戲鼓吹樂人事又兼領黃戶局掌供樂人衣服等隋太常寺統鼓吹令丞皇朝因者省并于鼓吹開元二十三年減置一人 事見太常門

國朝慶曆四年自鼓吹局移就武成王廟

摩訶兜勒曲 有角横吹曲始張騫使西域傳其學詞兜勒曲其後李延年因之增為二十八解君類承古之法事韋子宮行人出關入關出塞入塞之曲是也其短簫鐃歌者軍出塞代多戰伐之事君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玄雲黃爵之曲是也 二十八解上

太醫令

漢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太丞醫令丞

續漢書令太醫令一人六百石有藥丞主藥方丞主藥方應劭

漢官儀太醫周官也兩梁冠秩千石

唐職官志 並見太常門

隋百官志 見太常門

六典太醫令二人從七品下 周禮有醫師上士下士秦漢少府屬有太醫令丞無員多至十數人後漢又有藥丞一人魏因之晉氏宗正屬官有太醫令丞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品第七過江省宗正而太醫以給門

下省宋齊太醫令丞隸侍中梁隸門下省令班第十一丞為三品勳位陳因之後魏有太醫博士助教北齊太常寺統太醫令丞後周有太醫下大夫小醫上士隋太常寺統太醫令丞主藥醫師藥園師咒禁博士煬帝又置醫監五人醫正十人皇朝因之丞二人從八品下（秦漢以來皆有丞一人隋又置二人皇朝因而不改）醫監四人從八品下醫正八人從九品下醫師二十人醫工一百人醫生四十人典學二人太醫令掌諸醫療之法丞為之貳其屬有四曰醫師針師按摩師咒禁師皆有博士（餘同太常門 唐職官志）

有欒布之節（魏畧脂習字元升除太醫令與孔融親善融被誅習獨往哭之黃初中以習有欒布之節拜中散大夫）

飲酒輒掣引衣裳（吳論中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輒掣引衣裳發露形體以為笑樂復度小）

大醫得與箴（程昱大醫令箴曰動不辟勤節不可遠有疾歸天不譽倒醫無能拯太上曰妄其次前事唯理不類醫骨顧）

李何

太醫丞（公事見令提舉管勾）

國朝熙寧四年置太醫丞請給佩魚視殿中省尚藥奉御叙班其下以處醫官之產科小方脈者不使為尚藥奉御五年以武成王廟建武學徒置他處遂相城西扁鵲廟置局（先是屢四年自教坊局務就武成王廟）八年以提舉太醫局所為額九年以秀州華亭縣主簿陳應之管勾太醫局五月詔中書禮房修太醫局式候修定即移市易務會要所往彼看詳太醫局令史不隸太常寺別置提舉一員判局二員其判局選差知醫事者充是月以知制誥熊本提舉太醫局改差提舉太醫局單驤充管勾仍令修蓋舊司農寺充醫學公事有司相度寺屋修造火乞將舊舸集院修蓋從之八月改差前秀山華亭縣主簿管句太醫局陳應之知太醫丞公事仍今後以朝官充判京官充管句選人知丞事通不得過三員或但是丞即以官高者發遣

元祐官品令太醫丞從七品

禮院

唐有知禮儀院禮儀使之目自建中後惟郊祀權置禮儀使事畢即停

國朝初正以禮院掌其事雍熙封禪別命學士常參官七人同詳定儀注事畢即廢大中祥符元年東封又命學士待制五人與禮院李維孔熙姜嶼詳定禮儀事畢遂不廢局六年詔以起居院詳定所為禮儀院命兵部侍郎趙安仁翰林學士陳彭年同知院初置詳定所即命彭年領其事以彭年修起居注故命就起居院為官局七年以參知政事丁謂判禮儀院而陳彭年知院如故自是多以參知政事一員判院以學士丞郎諸司三品以上一員知院揭牓刻印移文它局悉以銀臺書司為準若中書樞密院判官則移文諸司自宣徽院御史臺已下皆用劄子其後別置院於右掖門外凡行禮所用儀仗法物未合典禮悉裁定制度內外書奏中書禮房所主者悉付之三司京百司府吏以充主吏又令禮院直官分番祗應諸司職務相涉者咸得統之遂司各遣一人職掌一人每日輪番赴院祗應急速公

事皆慎印紙劄子即付行遣時朝奉郎何尤謹凡作一事必纖微委曲多所規劃天聖元年罷議院改知院為判太常寺改同判太常院為同知院雖隸太常寺然實專達康定初罷知院以判太常寺總之與禮儀事近有至六七人者

熙寧三年詔以太常禮院為審官西院其禮院歸太常寺置局

四年以舊審刑院為太常禮院

禮閣新儀 國朝天聖五年禮院言自開國以來禮儀公事則去重復外前一千八百三十道舉其五凡之目各從類分更以年月為次編成六十卷名禮閣新儀上進詔付史院

仁宗配饗明堂儀 治平元年詔以仁宗配饗明堂初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大行皇帝當配何帝翰林學士王珪等奏唐代宗即位用禮儀使杜鴻漸等議季秋大饗明堂以考肅宗配昊天上帝德宗即位以考代宗配王涇知禮述祀解之合孝經周公嚴父之道本朝祀儀季秋大饗明堂配昊天上帝以真宗配今請以仁宗配則循用周公嚴父之道知制誥錢公輔議按三代之法郊以祀天而明堂以祀五帝郊之配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方是之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乎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聞以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遂為太祖矣太祖則周公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二配至大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志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未遠而明堂配祭東漢為得在西漢時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之其後孝章孝安又以光武配之章安之後配祭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為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涇輩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以當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當仁宗嗣位之初倘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當在太宗矣當時無有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況習於後人歟陛下不詔有司講尋舊典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於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於是又命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禮院再詳定以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孫抃等奏禮孝經出於聖述其談聖言之極則謂人之行莫大於孝孝之大則謂於嚴父而配之神也是周公以攝而配於天子之禮尊於父故曰周公其人不可謂之嚴在乎必嚴其父也又若止於太祖比后稷太宗比文王則宜祖真宗向者皆不當在配天之序雖周上之則謂明堂之祭真宗不當以太宗配先帝不當以真宗配今日不當以仁宗配也配以祖也臣等按易之說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若祖若考皆可配天者也蓋又符於孝經之說乃可謂安在乎必嚴其父也但考皆可配帝知與明堂不可同位不可闕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逮周家不聞廢文王配而移於武成然則是之配考之說則嚴父歷代稽考固亦不為無說明帝宗祀之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章帝知祀之制是存觀所增亦可知則考不可謂東漢章安之後配享無傳遂以為未嘗敢久也自唐至本朝其間賢哲講議不為少矣所不敢以異者蓋周孔之道無悖於本統也今以為執我將之詩祀文王於明堂而歌者也亦安知非仲尼刪詩存周之全盛之頌被於管絃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守成置天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在人可謂極矣今附宗廟之始而不得與上帝之饗甚非所以宣彰陛下為後嚴父之大孝臣等敢以前所定議為便知諫院司馬光呂誨議以孝子之心誰不欲事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故祖己訓高宗曰典祀無豐于昵孔子與孟懿子論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為孝貴於得禮而已先儒謂禘郊祖宗皆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故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天又稱宗祀文王於明堂此其證也下此皆不見於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及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

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皆以其父配五帝乃誤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為法也竊詳二年仁宗詔禮官稽按典籍辨崇配之祀序定二祧之位乃以 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后稷 太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 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今 仁宗雖有功德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 真宗而以 仁宗配食明堂恐於孝經之文又以人情言之是絀祖而進父也夏父弗忌躋僖公先兄而後弟孔子猶以為逆祀書於春秋況絀祖而進父乎必若此而行之不獨事違典禮恐亦非 仁宗之意也臣等切謂宜遵舊禮以 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為便詔從抃等所議

祀地祇備樂不作

嘉祐八年五月禮院奏請祀地祇備樂而不作從之

奏以 太祖

太宗為一世

太常禮院奏神主祔廟當以 太祖 太宗為一世當一室詔兩制及待制以上與禮官考議觀文殿學士孫抃等議按禮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曰世與昭穆不嫌父子之正而言之也者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數之矣禮之祖子之丁日曰盤庚曰小辛曰小乙四人者皆有天下有始祖有太祖有大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祖丁是大宗之兄弟相及昭穆同而不以世數數之明矣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敬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為受命之祖 太宗為有功德之宗比萬世不遷者也故 太祖之室 太宗稱孝弟 真宗稱孝子大行 皇帝稱孝孫而禘祫圖 太祖 太祖宗同居昭位南向 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帝稽用古禮著之於祀典矣大行 皇帝神主祔廟宜依禮增一室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詔從之於是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等議謹按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昭穆親盡則毀示有終也自漢以來天子或起於布衣以受命之初太祖親在三昭三穆之次故或祀四世或祀六世其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之故漢元帝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帝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帝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又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其神主蓋以太祖未正東嚮之位故止三昭三穆若太祖已正東嚮之位則并三昭三穆為七世是唐高祖初立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神主於夾室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皆祀六世此前世之成法也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難可依據今若以 太祖 太宗為一世則 大行皇帝祔廟之日 禧祖親盡當遷於西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太廟更不須添展一室又詔抃等再議曰先王之禮自王以下降殺以兩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自漢以來諸儒傳禮者至有夏五廟六廟之說出於不見經書伊尹之言而承用孔學之誤蓋自唐及國朝凡廟制不同而大抵皆七世王制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者是也今議者疑 禧祖既非太祖又在三昭三穆之外以謂於禮當遷如此則是以有天下之尊而所事上及六世不稱先王之禮序殺以兩之意且議者言 禧祖當遷者以為在三昭三穆之外則於二代之禮未嘗有知此而不遷者臣等以為三代之禮不同則廟制亦不得不變出大祖之上者也後世之更既與三代不同則廟制亦不得不變而從時且自周以上所謂太祖亦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 禧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始 祖宗廟數未過三世之時遽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有如此者也書稱七世之廟以觀德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臣等切以為存 禧祖之室以備七世之數合於經傳事七世之明文而亦不失先王之禮詔恭從之

地祇差官諸壇

知禮院司馬光奏昨以大行皇帝諒闇天地宗廟社稷皇地祇止於圜丘望告其國王者父天母地其尊一也今社稷之祀位為上公猶特遣官奏告而皇地祇寓於南郊下同嚴食夫尊卑之序重輕之義戾乞自今凡祭告皇地祇並遣兩府官一員詣北郊行事詔禮院詳定禮院奏自今非親奏告並差官攝行事從之

太宗配雩祭

治平元年十月殿中侍御史趙鼎言以其崇配五夏雩祭以 太宗專配上帝孟冬祀神州地祇備用唐故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以為天地大祭有七皆用歷代配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自今用室之祭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制更互 真宗時以 太宗配 仁宗時則以 真宗配今則以 仁宗配 仁宗始以 真宗配明堂罷 太宗明堂之配而 太宗先以配雩祈穀及神州之祭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 仁宗配天之祭於禮當罷不當更公等之配請從臣等議

留祭酒不以實尊

尚書祠部郎中權判太常禮院奏永樂兩宮朔饗主鑑祀太廟每饗祭酒不以實尊至閣入 真宗廟室為宮門今於饗會事當序從御史趙鼎請重寬責以慰命也故心有是命

咸定袞冕制度

二年詔議定袞冕制度初判太常禮院李育奏本朝天子袞冕十二旒又二纊皆實以真珠又有翠旒十二以翠鳳冠珠旒外冕版以龍鱗錦表上緣玉為七星旁施琥珀瓶犀瓶各

二十四周綴金絲網鈿以珠玉雜寶加紫羅白綃緣裏四柱
寶飾之衆服赤舄以金塗銀飾雜寶物以窮冕之飾皆存法象
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則袞冕
不宜以珠玉雜寶爲飾也 仁宗景祐三年詔禮官詳擬典故務從簡
詔其不經之飾重者多去而輕者尚存不能盡如詔意至至和
三年王洙復議典禮並圖以獻斟今古禮今有所追復如舊右
已前未改之制臣以爲宜悉改正於是禮院奏詳定冕服乃以
羅爲之冕廣八寸長一尺二寸前圓後方上朱下玄漆飾版側
以白玉爲瑱貫以五采前後十二旒旒十二玉玉相去一寸朱
組纓纊纊金飾玉簪導玄衣纁裳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大宗
彝八章繪衣以藻粉米黼黻四章繡裳以升龍飾黻絲繡用
黃祐二年所成制度又成綵繡花繪龍舞帶重白鶴又金龍四
衣裳皆繪
而不講

太常因革禮 九月提舉編纂禮書參知政事歐陽修奏前所纂州等成禮令自等已編次成

書百卷詔以太常因革禮爲名初歐陽修同判太常寺奏禮院
文字多散失請差官編修寺朝廷置局令上以治禮官欲知學
舊制文書散佚闕書籍逃失所存者嘉祐六年知國禮校理張
奏請用擇事職州縣官及文字數略者三兩人置局命判寺一員
總領於是始國類分編集令判寺官由是之而知其事推以總又
奏伏見差官編修開國以來禮書須如思事者一時不合經制著
之方明具以丁度宋祁李檉自李術方王大臣與禮官銷議是
承監正由禪與其成書則重之永大無接治宮時繪爲永知改
事命修提舉
邇是書成

宗正

前漢百官表宗正秦官掌親屬有丞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伯
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內官長丞又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
王莽并其官於秩宗
後漢百官志宗正卿一人丞一人
晉職官志宗正統皇族宗人圖諜又統太醫令史又有司牧掾
員及渡江哀帝省并太常太醫以給門下省
隋百官志後齊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
錄事等員隋九寺並置卿少卿一人各置丞主簿錄事等員
唐職官志宗正寺 皇極有宗正署有府庫之東南秦置宗正掌宗屬梁置十二卿宗正爲一署加寺字光宅改爲司屬神龍復 卿一員少卿二員丞二人主簿一人錄事一人府五
人史九人亭長四人掌固四人
六典宗正寺 光武復置其百官志宗正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宗室親屬遠近秦宗正之官不以他族雖元王子郢客劉辟疆劉德等爲之卿於知之晉柏盈奏首屬大常宋齊不置梁天監七年乃置唐龍朔二年改宗正寺曰司宗正寺元光宅元年改爲司屬神龍初復曰宗正
國朝初在闕前廊下咸平二年以地窄徙延和坊建皇屬籍按
大中祥符八年火乃徙于福善坊建玉牒殿屬籍堂舊有學士
署今廢嘉祐六年詔以大廟南舊府司爲知宗正寺廨八年以
雜修宗正寺爲大常寺先是以 英宗知寺事故特置廨而常
同廨乃復以爲大常寺掌修纂玉牒宗室屬籍及圖錄之事

卿 少卿

後漢百官志宗正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序錄王國嫡庶
之次及諸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當
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後魏職令宗正卿第四
品上第三請用忠懿清和識參教典者先盡皇宗無則用庶姓
隋百官志梁宗正卿位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屬以宗室
爲之後齊九寺置卿少卿丞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
員隋九寺並置卿少卿一人

唐百官志宗正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卿之職掌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叙并領崇玄署少卿為之貳

六典宗正寺卿一人從三品梁置宗正卿位視列曹尚書班第十三陳因之後魏初曰宗正卿第二品上北齊第三品隋開皇初正三品煬帝改為從三品皇朝因之少卿二人從四品上後魏大和中初置少卿第三品二十三年為第四品隋初正四品煬帝降為從四品皇朝因之掌同唐百官志

國朝大中祥符九年以度支員外郎權知宗正寺事趙世長知河陽太子右贊善大夫趙卿權宗正丞事時本寺言陵廟行礼闕官權令文宗正卿一員少卿丞各二員主簿一員時止趙安仁兼卿世長知寺事上因謂宰臣曰安仁嘗忝宰府與世長列銜非便王旦曰請自今京官兼主簿郎中以下兼丞給舍以下兼少卿丞郎以下兼卿以為永制世長知寺數年忽令兼丞亦似無謂王嗣宗嘗以世長久用成坐賦弃市不當使之司宗正望授外郡別擇官以備寺職上從之開寶六年以右千牛衛將軍趙崇壽為宗正少卿充寺官宗室為之特文班闕字避故命崇壽

元祐官品令宗正卿四品少卿從五品

封侯漢楚元王子郢客為宗正封上邳侯忠直劉向字子政蕭望之周堪薦向白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宗正世掌後漢劉軼字舉孝王之孫為宗正卒官遂世掌焉伯臣司宗揚雄箴巍巍帝先敦睦九族經哲宗伯礼有教訓爵哲欽鎬各有自子世以不替詩云伯臣司宗敢告執王宗室廣大日以滋業武帝拓承詩宗正日宗室廣大日以滋以仁孝著聞東觀漢記劉平字公子以仁孝著聞拜宗正數薦達名士承宮郭憲等竭忠盡節劉般字伯興在朝稱忠盡節拜宗正精神衰耗唐竇誕拜宗正卿唐太宗嘗對之言昏忘不能對乃手詔曰朕聞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比來精神衰耗殊異常時知不肖而任之說尸祿而不退非惟傷風亂政亦恐為君不明考績黜陟古今常典可光祿大夫罷事卒上新修皇家屬籍咸平四年宗正卿趙安仁駕部郎中知制誥朱昂輸上新修皇家屬籍三十三卷送宗正寺器貌瑰雅真吾所欲後魏杜銓初密太后父豹喪在濮陽世祖欲命近屬迎豹喪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為美世祖曰朕方今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長老一人以為宗正令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為諸杜最即命銓之及見日器貌瑰雅世祖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為宗正二星星經有宗正二星在帝坐東南

丞

前漢公卿表宗正屬官有丞

後漢百官志宗正丞一人比千石

隋百官志後齊九寺置丞各一人隋九寺各置丞

唐百官志宗正丞一人從六品上掌判寺事

六典宗正丞一人從六品上秦宗正丞秩千石魏晉亦如之東晉省宋齊因之梁宗正丞為四班陳為百石第八品後魏從七品北齊因之隋初丞二人從七品下煬帝大業五年增為從五品皇朝置二人

國朝見卿門

元祐官品令宗正丞從七品

千里駒漢劉德數言事召見甘泉宮武帝謂千里駒昭帝初為宗正丞後為宗正卿

主簿

隋百官志後齊隋九寺各有主簿等員

唐百官志宗正丞寺主簿一人從七品上掌印及句校稽失

六典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梁天監七年置為七班陳因之北齊同隋置二人皇朝置一人開元二十

五年加一人自卿以下並於宗室中擇才行者補授

国朝元祐官品令宗正寺丞簿從八品

修玉牒官

唐本宗正之職開成後始別置修玉牒官

国朝大中祥符六年詔修玉牒以皇玉牒為名八年詔建玉牒殿屬籍堂于新寺命宗正卿趙安仁重修玉牒屬籍安仁又上仙源積慶圖詔裁爲一本藏龍圖閣九年以右司諫知制誥劉筠戶部員外郎知制誥夏竦為宗正寺修玉牒官自後置一員或二員掌帝籍玉牒及皇親屬籍昭穆之序凡玉牒書以銷金花白羅紙金軸銷金紅羅標帶複黑漆金飾匣紅錦褁金鎖鑰屬籍諸王書以銷金白綾紙銀軸紅錦標帶紅羅複黑漆金銀飾匣錦褁銀鎖鑰公侯以下白綾紙牙軸餘如諸王

至和元年詔故事屬籍十年一修今雖及八年而宗支蕃衍其增修之

熙寧元年玉牒所上　仁宗皇帝玉牒四卷　英宗皇帝玉牒四卷三年於三班院置局後徙編修院

太廟令

漢百官表太常屬官有諸廟令長丞

續漢書高廟令一人六百石主守宗廟掖行掃除無丞世祖廟令一人

宋書太廟令一人主守宗廟按行洒掃之事領齋郎二十四人

齊職儀周有守祧之官掌先王之廟

国朝別置太廟後廟宮闈令各一人以令内侍充後改以入内侍充隸以本寺

周礼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

漢書百官表太常屬官有諸陵令元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

續漢書太常掌先帝陵每園各令一人秩六百石掌守園陵掖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校長主兵戎盜賊

齊職儀周有墓大夫冢人之職掌先王之墓又曰每陵令一人品第七秩四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

唐官品志曰天監七年陵監之名不出前誥且宗廟寢章既備典礼園寢職司理不容異諸正陵先立監者改為令

六典獻陵昭陵乾陵定陵橋陵泰陵署令各一人從五品晋太常统陵令丞主寢事户書史禁備吏各一人侍一人凡吏四人宋一人宋太常统陵令齊用三品勲位孝建二年改為二品淨太常统陵監後改為令班第二品正第九陳承梁置制秩六百石北齊大常亦统諸陵令丞後周守陵每陵上士一人隋諸陵每陵令各一人皇朝因之開元二十五年詔陵廟隸宗正天寶六十三年隸太常十數載改獻昭乾定橋五陵署為臺升令為從五品上至德二年復隸宗正寺光元年隸太常大曆元年復

五代史後唐應順元年詔特置陵臺令丞各一人

国朝乾德二年以河南府鞏縣令孔美兼安陵臺令太平興国二年永昌令復置令兼安陵事至道三年新永熙寧特置令

一員專切管勾景德四年正月詔永安鎮建為縣隸河南府同
赤縣其知縣兼陵臺令
元祐官品令陵臺令從六品
陵臣司墓 朝廣陵令鍼箴昔在皇業蔡野衣新禮非極裹不撫不封尾揩卽周虞夏攸膚壞不毀廟者不害生是謂
皇極百王此經故後不可始皇尊不可王孫司馬相如乃春西漢更矩身文陵匠司墓敢告守人 相如為茂陵令
光祿
前漢百官表郎中令秦官 主郎內諸官 掌宮掖門戶有丞武帝初太
元年更名光祿勳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
屬焉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千
人中郎有五官數十人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
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
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
人秩比六百石有僕射秩比千石期門掌執兵送從武帝建元
三年初置比郎無員多至千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
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羽林掌送從次期門武
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之
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有令丞宣帝令中郎
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
後漢百官志光祿卿勳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二千石五官
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主五官郎五官中郎比六百石無員五
官侍郎比四百石無員五官郎中比三百石無員比郎官皆主
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左中郎將
比二千石主左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
百石 三郎 皆無員右中郎將比二千石主右署郎中比六百石右
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皆無員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
主虎賁宿衛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比六百石 漢本注曰
僕射主虎賁郎習射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比
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
二百石 四郎 皆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自節從虎
賁父者轉選才能差高至中郎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主羽林
郎比三百石無員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
西河凡六郡良家補羽林左監一人六百石主羽林左騎丞一
人羽林右監一人六百石主羽林右騎丞一人奉車都尉比二
千石本注曰無員 漢官曰三人 掌御乘輿車騎馬都尉比二千石本
注曰無員 漢官曰五人 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 漢官曰十人 本
監羽林騎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 漢官曰三人 凡大夫議郎
皆掌顧問應對無常唯詔命所使凡諸國嗣之喪則光祿大夫
掌弔太中大夫千石本註曰無員 漢官曰二十人比二千石 中散大夫六百
石本注曰無員 漢官曰三十人比二千石 諫議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 漢
官曰三十人 議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 漢官曰五十人無常員 謁者僕射一人

比千石本注曰為謁者臺率常侍謁者五人比六百石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三十人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掌賓讚受事及上章報問將大夫以下之喪掌使弔本員七十人中興但三十人初為灌謁者滿歲為給事謁者又屬光祿勲本注曰職屬光祿者自五官將至羽林右監凡七署自奉車都尉主謁者以文屬焉

魏志黃初元年改郎中令為光祿勲

晉職官志光祿勲統武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中郎將東園匠太官御府守宮黃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勲孝武寧康元年復置

宋百官志光祿勲一人光明也祿爵也勲功也掌三署郎執戟衛宮殿門戶光祿勲居禁中如御史有獄在殿門居禁中人無復三署郎唯外宮朝會則以名到焉二臺奏劾則符光祿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身不得入殿省光祿主殿門故也宮殿門戶至今猶屬

隋百官志梁光祿卿掌宮殿門戶統守宮黃門華林園暴室等令又有左右光祿金紫光祿太中中散等大夫並無員以養老疾後齊光祿寺掌諸膳食帳幕器物宮殿門戶等事統守宮太官宮門供府肴藏清漳（主酒）華林等署宮門署置僕射六人以司其事餘各有令丞又領東園局丞員（掌凶具）隋光祿寺統太官肴藏良醞掌醢等署各置令（太官三人肴藏良醞各二人掌醢一人）丞（太官八人肴藏掌醢各三人良醞四人）太官又有監膳十二人良醞又有掌醞五十人掌醢有主醢十人等員

唐職官志光祿寺（秦曰郎中令漢曰光祿勲梁置十二卿加寺字除勲字掌膳食後因之品第二龍朔改為司膳寺正卿光宅改司膳寺神龍復為光祿寺）卿一員少卿二人丞二人錄事二人府十一人史二十一人亭長六人掌固六人

國朝光祿寺掌酒醴膳羞食料之事

卿（[illegible]）　少卿（郎中令）

前漢百官表郎中令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勲掌宮殿門戶秩中二千石有丞

後漢百官志光祿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其德行而進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獻

漢官解詁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吏（諸吏光祿勲是也）

應劭漢官光明也祿爵也勲功也言光祿典郎謁者虎賁羽林奉不失德賞不失勞故曰光祿勲

後魏職令光祿少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肅勤明敏兼識古典者（[illegible]）

隋百官志梁光祿寺卿位視太子中庶子掌宮殿門戶後齊

光祿寺置卿少卿掌諸膳食帳幕器物宮殿門戶等隋煬
帝光祿已下八寺卿皆降為三品
唐職官志光祿寺卿一員從三品 少卿二人從四品上 掌邦國酒醴膳
羞之事掌太官珍羞良醞掌醢四署之官屬修其儲備謹
其出納少卿為之貳國有大祭祀則省牲鑊視濯溉
六典光祿寺卿一人從三品 郎中令秦官漢武帝改為光祿勳獻帝改郎中令魏黃初復為
光祿勳東晉省并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梁置十二卿光祿勳為冬卿班第二十陳因之後魏從一品下太和
二十二年重次職令九卿五第三品隋開皇廢光祿入司農十三年復舊煬帝降為從三品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司宰寺
王府咸亨復光宅元年改司膳寺神龍元年復 少卿二人從四品上 後魏太和十五年初置少
卿官第三品上二十二年降為正四品上北齊因之隋初依北齊煬帝即位加置一人降為從四品皇朝置一人正觀中
加置二人龍朔咸亨光宅神龍並隨寺改復 掌同唐職官志
五代職官志後唐同光元年請寺監只置大卿各一員
國朝元祐官品令光祿寺卿從四品少卿正六品
浣滌覩碣 史記萬石君子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
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為常 屏人恣言 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而禮之
奏事誤書 建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是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為謹慎皆如是
終無所言 周文名仁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期為不絜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仁
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 隱人過失
前漢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覆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官婢婢兄自
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 總領從官柏梁臺 武帝光祿勳詩曰總
日總領從官柏梁臺 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 後漢馬防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拜光祿勳 白馬
生 張堪字子孝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惡容堪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堪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內奉宿衛外總三署 杜林字伯山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輒見引
進 所歷有稱 任隗字仲和自將作大匠遷太僕代竇固為光祿勳所歷皆有稱 諫封賞踰制 陳蕃
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諫云云 上疏陳三空之厄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校獵蕃上疏
諫曰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厄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
宜揚旌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 居守京師 續漢書李通為光祿勳時上征伐四方令通居守京師鎮百姓治宮
室 選奉清 書官以侍中遷光祿勳文序京師衆望其能屈 不視事三日拜司空 荀爽字慈明為
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空 二雅 東觀漢記張甚字子雅為光祿勳以酒禮與周澤相類京師號之二雅 授太
皇太子經 劉昆為光祿勳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人經昆老退位以二千石祿終其身 侍羽林宿
衛宮省 為光祿勳上數幸防府賞賜飲食每出防輒侍羽林郎衛宮省者防在職數上疏言政事多見納 鄉邑
耆德 魏志常林從光祿勳晉宣王以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且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
之序為後生之法貴非吾之所畏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聞劉備死獨不賀 表魚 魏周
知建為郎中令時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建以嘗為備吏獨不賀 優游諷詠無所標名 晉恩字思達
遷光祿勳以王敦事自故優游諷詠無所標名 覩此奏使朕懼 帝覩宮室陵遲楊勳帝命增宇宮殿廟
觀閣百役興作者衆數陳上疏曰今陛下所興共壑而若下者非三司九列則堂閣近臣皆腹心一言臧且在無諱君見
皇帝所不敢以告從命帝是惧恐不勝是則所臣非輔也昔李斯敢奏二世以曰為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
之奏因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譏其不正詠而為世誡書奏帝覽為謂中書監令曰觀此奏使朕懼哉
闕東駝駝郭子横 使廣帝思子光祿勳帝駕而任遷謂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遂當轅以刀斷
帝不從乘出關後潁川兵起乃回駕嘆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因奴數征塞帝患之乃召百寮廷議憲以為天下疲弊不宜

勤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睡曾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觥觥郭子横竟不虛也憲遂以病辭卒於家

清廉果於從政 將老拜光祿勳清廉果於從政數有吉言多見納用十八年以病乞身

德行拘拘郤伯春 東觀漢記郤萌字伯春躬見之德行拘拘伯春章和時為光祿勳

上便宜陳緩刑簡役 吳志薛瑩字道言以時政多所奉指第在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齊育百姓事奏施行遷光祿勳

以孟升獲 吳錄王大著嘗於樓上偃雷雨以孟升以屢光祿勳劉基餘人不得也

自寬中博愛 晉書鄭默字思元轉光祿勳寬中博愛不以色加人

以不見鄭光祿為恨 王隱晉書鄭袤為光祿勳毋丘儉作亂景帝遣為大將軍自出征之百官祖送於城東袤疾病不在會上謂中領軍王肅惟以不見鄭光祿為恨肅以語袤袤自輿又於道上其曰何知生少來也與共載問以計謀

二魚集武庫之屋 王肅字子雍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肅之曰魚生於淵而見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

吾得其人 宋書王惠家書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為之

九列之首 晉庾公集樂謨記孝元光祿九列之首且詔典史書甚貴推允其以崇散騎常侍領為光祿勳

吐麥飯 傳孟字別字為光祿勳大會宗室少酒酣有醉者欲一飲便吐傳語孝字吐麥飯帝旨以問上乃歎息曰吾徒有能如此

請假歸卿舡漏不沒 後魏書邢巒字洪賓為光祿少卿亦母在鄉遇患請假而歸值秋水暴長河橋斷絕乃得一舡渡河舊而不及時人異之

授職宜存簡靜 唐書令狐□光祿少卿大宗每戒之曰年知德晚舉素無紹卿為人交游過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性好射獵有韶禁之然此後厲自爲騎杜起貴客約自節儉於職事大宗亦以此釁之

丞

前漢百官表郎中令有丞

後漢百官志光祿勳丞一人比千石

南齊百官志光祿勳府置丞一人

隋百官志後齊九寺置丞各一人隋九寺各置丞一光祿三人煬帝開皇五年增爲從五品

唐職官志光祿寺丞二人從六品上掌判寺事

六典光祿寺丞二人從六品上 宋齊梁光祿丞並視朝請梁天監七年改視員外郎陳因之後魏列卿丞從五品中太和二十二年第七品上北齊一人從六品隋因之加置三人大業五年加為從五品皇朝改為從六品上

掌 同唐職官志

主簿

晉職官志光祿置主簿員

隋百官志後齊光祿寺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隋光祿寺置主簿二人

唐職官志光祿寺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掌印勾檢稽失

太官令

漢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太官令一人丞七人

應劭漢官儀太官令兩梁冠秩千石丞四人郎孝廉年五十清潛聰明光祿士名皆乃召拜皆秩四百石三歲為令以供養勞苦遷左丞有湯官丞掌諸甘肥果丞掌果瓜菜茹薪炭

漢舊儀太官主飯肉湯官主酒皆有令丞治太官湯官奴婢各三十人大擇酒宦緹綃被服

六典太官署令二人從七品下 周禮有庖人外饔中士蓋其任也秦漢少府屬官有太官湯官令並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官秩千石推尉延熹元年使太官令得補三千石置四丞魏氏因之晉光祿勳有太官令宋侍中屬官有太官令一人齊因之梁門下省領太官陳因之後魏比齊分太官令為尚食中尚食尚食門下省領之中尚食

食學書台領之太官光祿勳領之尚食中尚食掌知御膳太官掌知百官之饌後周有典庖中士一人隋光祿寺統太官令丞

皇朝置周禮庖人有外饔下士秦饔有太官令二人丞四人從八品下丞後漢丞一人三百石人有左丞嘗丞甘丞果丞湯帝時太官置四丞又有左右丞魏晉宋齊有太官丞湯丞各四人又有市買丞正廚丞後魏北齊有太官丞二人後周內膳有中士四人隋太官丞八人皇朝置四人令掌供膳之事丞為之貳凡祭之日則白御諸廚省牲護取明水於陰鑑取明火於陽燧帥宰人以鸞刀割牲取其毛血實之於豆遂烹牲焉又帥進饌者實簠簋設於饌幕之內

國朝元祐官品令光祿寺太官令正九品

進御食以髮舊炙髮成後漢書陳正為大官令夢吏入郎王府陳因進御食以髮貫炙光武命髮乙是郭納正正曰臣罪有當死者三詳炭武相諸遊日而云云許殺之

筬晉紀鴻豪據李播時推膳夫貴因王

饔抑抑虞去白實是供奉從五品八稱清鑄以御賓客以膳子王 膳夫司王饔上饔膳近任子五

集郎高大理精上主饗趙昶張登昔爲郡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郡長王篤郎吏兵七十二人與俱起救與賊交戰吏兵散登身受拷掠理急之罪責滿二居宜加顯異皇御詔曰登思義走篤宿見害登手格二賊以全篤命又守長夏遂爲晉郎所在彰著在職勤勤名位卑負克宜顯擢 能為南人飲食毛修之後魏書瞻近侍宮尋北史以登為大官令能為南人飲食手自煎調多所適意世祖親待之遷太官尚食揚當南郡公加冠軍將軍常在太官主進御膳

衛尉

卿 少卿附 丞 主簿

公車令 守宮令

太僕

卿 少卿附 丞 主簿

乘黃令 典廄令 車府令

群牧司

制置使 同制置使 群牧使

同群牧使 副使 都監

判官

左右騏驥院 左右天駟監 左右天廄坊

牧養上下監 諸州監務 河南府洛陽監

大名府大名三監 洺州廣平二監 衛州淇水二監

鄭州原武監 同州沙苑二監 相州安陽監

澶州鎮寧監 滑州靈昌監 邢州安國監

鄆州東平監 中牟縣淳澤監 許州單鎮監

同州病馬務 估馬司 乳酪院

大理

廷尉 卿 少卿附 少卿

正　監　丞

司直　評事　主簿

衛尉

前漢百官表衛尉秦官掌宮門衛屯兵（寺在宮內）有丞景帝
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
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又諸屯衛候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
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

後漢百官志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公車司馬令一人
六百石本注曰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
車者丞尉各一人本注曰丞選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
非常南宮衛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南宮衛士丞一人北宮衛士
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北宮衛士丞一人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臣昭
司寤氏有夜士干寶注曰今都候之屬）本注曰主劍戟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丞
各一人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本注曰南宮南屯司馬主平城
門北宮門蒼龍司馬主東門玄武司馬主玄武門北屯司馬主
北門北宮朱爵司馬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
北門凡七門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漢官解
詁衛尉主宮闕之內衛士於垣下為廬各有員部凡居宮中者皆
施籍於門案其姓名若醫巫僦人當入者本官長吏為封棨傳審
其印信然後內之人有籍者皆復有符用木長二寸以所居宮兩
字為鐵印分符當出入者按籍畢復齒符乃引內之也其有官
位得出入者令執御者名官傳呼前後以相通從昏至晨分部
行夜夜有行者輒前曰誰若此不解終歲更始所以重慎宿衛也

漢舊儀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宮闕之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廬者
若今之伏宿屋矣

東觀漢記光武二十三年大尉鮑昱兼衛尉永元三年司徒丁鴻兼衛尉

魏志建初二十二年六月始置衛尉官

晉職官志衛尉統武庫公車衛士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
西督冶掾及渡江省衛尉

宋百官志衛尉一人丞二人晉江右掌冶鑄領冶令三十九戶五千三百五十
冶皆在江北而江南惟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屬揚州不屬衛尉江左
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復置舊一丞世祖增置一人

南齊百官志衛尉府置丞一人張衡曰衛尉八屯警夜巡晝宮城諸郡
敵樓上本施鼓持夜者以應更唱太祖以鼓多驚眠以鐵磬

隋百官志梁衛尉統武庫令公車司馬令又有弘訓衛亦置屬官後齊
衛尉寺掌禁衛甲兵統城門寺置校尉二人以司其職又領公車武庫衛
士等署令武庫又有修故局丞隋高祖衛尉寺置卿少卿各一人丞二人主
簿二人錄事二人寺統公車武庫守宮等署各置令丞等員三年廢衛
尉入太常尚書省十二年復置

唐職官志衛尉寺（龍朔改司衛寺咸亨復）卿一員少卿二人丞二人主簿二人錄事一人

府六人史十二人亭長四人掌固六人武庫令二人（兩京各二人）丞二人府二人史六人監
事一人典事二人掌固五人令掌藏邦國之兵仗械辨其名數以備國用
丞爲之貳凡有赦則先建金雞兼置鼓於宮城門之右視大理及府縣
囚徒至則撾其鼓
武器署令一人丞二人府二人史六人監事一人典事二人掌固四人令掌在外
戎器辨其名物會其出入丞爲之貳凡大祭祀大朝會及巡幸則納
於武庫供其鹵簿若王公百官婚葬之禮應給鹵簿亦供之
守宮署令一人丞二人府二人史四人監事二人掌設六人幕一千六百人令
掌邦國供帳之屬辨其名物會其出入丞爲之貳

國朝衛尉寺掌供軍衛器仗什物及供帳之事

交戟（漢官解詁衛尉掌宮闕周垣屯兵交戟衛尉云宮殿之內 周廬設若陳也夾道當兵以示威武交戟以禁出入者）
鉤陳（班固西都賦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千列（又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八屯（張衡西京賦衛尉八屯警夜巡晝）
（臺內附庄八謂長水中壘屯騎武賁越騎步兵射聲胡騎八營言衛尉皆掌之）
植鎩懸瞂用戒不虞（綜青州拜）
（切兵仗也鎩音代打更木也）八屯（李善注云衛尉帥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面立八屯也）詩（吳武都賦詩衛尉曰周衛交戟禁不時）箴（揚雄衛尉箴門非其人戶蠱其職）

卿　少卿

後漢百官志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門衛士宮中徼事
宋書晉氏已來置城門校尉官宋武帝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以
江夏王義恭之子恢爲侍中領衛尉卿
後魏職令衛尉少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謙隱謹正恭職右事者

隋百官志梁衛尉卿視侍中掌宮門屯兵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
糾察不法統武庫令公車司馬令隋高祖衛尉寺置卿少卿各一人
唐職官志衛尉卿一人（從三品古曰衛尉梁加卿字隋品第三龍朔改司衛正卿咸亨復舊）少卿二人（從四品上）卿之職
掌邦國器械文物之事總武庫武器守宮三署之官屬少卿爲之貳
凡天下兵器入京師者皆籍其名數而藏之凡大祭祀大朝會則供其羽
儀節鉞金鼓帷帟茵席之屬其應供宿衛者每歲二時閱之其有損弊者
移于少府監及金吾修之
晉宮品志衛尉位視侍中掌宮門屯兵卿每月丞每旬行宮徼糾察不
法統武庫公車司馬令
六典衛尉寺卿一人從三品（晉百官表衛尉第三品銀章青綬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進上者宋復置卿因又梁天監置十二卿衛尉與廷尉大匠爲秋卿班第十二後魏衛尉卿從第一品下太和二十二年降爲第三品北齊因之煬帝降爲從三品皇朝因之）少卿二人從四品上（後魏太和十五年初置第三品上二十年爲正四品上煬帝降爲從四品上皇朝因之正觀置二人）
五代職官志後唐同光元年諸寺各只置大卿一員
國朝元祐官品令衛尉卿從四品少卿正六品
憂國愛主（後漢郗鴻字次況拜衛尉卿則重於宿義由愛主身爲不得於心見頹操遂）謹敕小心周密畏慎（續漢書馬光爲衛尉卿上以尤推敕小心謹護異之）兩宮宿衛見親當時（實國字孟孫爲衛尉卿兩宮宿衛見重當時仁厚謹慤甚有名稱）遣使
繹服（魏李字伯儉爲衛尉盡心事上夙夜匪懈每使上殿已身行服不許遣使繹服）諫修宮舍（魏志辛毗爲衛尉卿帝方築宮舍毗諫曰詩云民亦勞止毛可小康）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辛毗爲衛尉者亦與孫魏曾以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賜穀二千斛錢一十萬布告天下）
才行清茂（晉紀應孟太元九年詔九列位重書符欽宗河南府尹董狄才行清茂宜衛尉）降車路左望塵而拜（晉書石崇昇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每賈之親岳輒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傑如此）

婁安九列 崇爲衛尉卿集思篇與詩序云後見妻羈安式 於九列固於人間殊謝常恐帶而承歎

輔導太子 後漢陰興拜衛尉亦輔導皇太子 行司徒事 魏志董昭爲衛尉行司徒事 獻南郊賦 梁徐彥伯除衛尉卿兼昭文館學士景龍三年中宗親郊彥伯作南郊賦以獻詞甚典美

丞

前漢百官表衛尉秦官有丞

後漢百官志衛尉丞一人比千石

南齊百官志衛尉府置丞一人掌宮城管鑰

隋百官志 見衛尉門

唐職官志衛尉丞二人 從六品上 掌判寺事凡器械出納之數大事則承制敕小事則由省司

六典丞二人從六品上 秦置一人魏晉同宋孝建元年增置一人梁陳各一人梁遷爲列卿丞班第三後魏從五品中太和二十三年第七品上北齊一人從六品下隋二人品同北齊大業五年後從五品皇朝改從六品上 掌 同唐職官志

國朝元祐官品令衛尉丞正八品

主簿

漢鹵簿之制衛尉駕四馬主簿前車八乘

晉職官志衛尉置主簿員

隋百官志隋高祖衛尉寺置主簿二人

唐職官衛尉志寺主簿二人 從七品上 掌印勾檢稽失

六典主簿二人從七品上 晉令衛尉主簿二人宋齊無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位三班陳因之北齊亦有主簿員隋二人皇朝武德中置二人正八品正觀中減置一人從七品上後又置二人

國朝元祐官品令衛尉主簿從八品

公車令 公車更見衛尉門

漢書張釋之爲公車令

續漢書公車司馬令常居宮南闕門吏民上書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皆掌之

應劭漢官儀公車司馬令周官也秩六百石冠一梁掌殿司馬門徼夜宮中天下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

入爲侍中 李郃别傳郃以公車司馬令入爲侍中 不畏強禦見怨幸臣 周垂拜侍御史公車司馬令不畏強禦深以是見怨於幸臣

守宮令 公車更見衛尉門

續漢書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主御墨紙筆封泥

晉巴漢東宮傳守宮禁內署令秩千石在省内用中人省外用士人

齊職儀守宮周掌舍之職王行爲帷宮即其任也

六典守宮署令一人正八品上 秦少府屬官有守宮令梁陳太匠卿屬官有守宮令北齊光祿寺統守宮令丞魏晉九卿設之事隋衛尉寺守宮署令二人皇朝減一人 丞二人正九品下 隋守宮丞四人皇朝減置二人

令掌邦國供帳之屬辨其名物會其出入丞爲之貳凡大祭祀大朝會大駕巡幸則設王公百官位於正殿南門外若吏部禮部兵部考功試人則供帳幕之屬若王公婚禮亦供其張具

舉孝廉 魏志荀彧永漢元年舉孝廉遷爲守宮令

太僕

前漢百官表太僕秦官周穆王所置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廐未央
家馬三令各五丞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
橐泉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又邊郡六牧師菀令各三丞又牧橐昆
蹏令丞皆屬焉中太僕掌皇后輿馬不常置司農令一人丞一人
後漢百官志太僕卿一人丞一人比千石考工令一人車府令一人未央廐
令一人長樂廐丞一人右屬太僕
晉職官志太僕統典農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車府典
牧乘黃廐驊騮廐等令典牧又別置羊牧丞太僕自元帝渡江
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國驊騮爲門下之職
宋百官志太僕掌輿馬周校人掌馬巾車掌車及置太僕兼
其任也晉江左或置或省宋以來不置郊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
畢即省
後齊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
隋百官志九寺並置卿少卿各一人各置丞主簿錄事等員又
太僕寺有獸醫博士員統驊騮乘黃龍廐車府典牧牛羊等
署各置令丞等員人
唐百官志太僕寺梁置寺龍朔改司馭寺光宅爲司僕寺神龍復卿一員少卿二人丞四人主簿
二人錄事二人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獸醫六百人獸醫博士四人學生
一百人亭長四人掌固六人
六典太僕寺梁太僕統南牧左右牧龍廐內外廐陳因之北齊太僕寺統驊騮左龍左右牝駝牛羊司乘黃車府典牧牛羊等署隋煬帝減驊騮署入殿內省尚乘局改龍廐曰典廐署又有左右駿馬二廐初置主乘司庫司稟官署牛羊署皇朝因之而省駿馬等諸官龍朔二年改司馭司咸亨中復舊光宅元年改司僕寺神龍復

國朝太僕寺掌鑾輿車輅乘黃廐牧雜畜之事車輅之職行於本寺
餘職歸典廐院諸坊監四署並廢

卿　少卿

尚書冏命曰穆王命伯冏爲僕太正作冏命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
大之臣咸懷忠良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前漢百官
表太僕秦官
後漢百官志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
鹵簿用大駕則執馭
晉百官志太僕銀章青綬五時朝服兩梁冠佩水蒼玉
隋百官志梁太僕卿位視黃門侍郎後齊九寺置卿少卿丞各
一人隋九寺置卿少卿各一人
後魏職令太僕少卿第四品上第三請用堅遲衍捷識事者
唐百官志太僕寺卿一員從三品上古有太僕正卿其名也後無正字歟名太僕梁始爲列卿官品第二龍朔爲司馭正卿光宅爲司僕卿神龍復少卿二人從四品上卿之職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
總乘黃典牧車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爲之貳凡國有
大禮及大駕行幸則供其五輅屬車之屬
六典太僕寺卿一人從三品周禮有太僕下大夫二人漢官儀云天子駕出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梁天監七年置十二卿太僕與太府爲夏卿班第十陳因之後魏太僕卿第二品上又置少卿太和二十二年九卿並第三品後周依周官隋煬帝

從三品皇朝因之　少卿二人從四品上 後魏太和十五年九卿各置小卿一人二品第三上二十二年降為正四品上北齊因之隋加置二人煬帝降為從四品上皇朝因之龍朔咸亨光宅神龍隨寺改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僕寺卿從四品少卿正六品

奉車 前漢夏侯嬰高祖為沛公以嬰為太僕常奉車[illegible]沛公為漢王賜嬰爵列侯復為太僕從擊項籍至彭城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乃馳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漢王至平城為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嬰自上初起沛常為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帝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與大臣共立文帝復為太僕

數馬 石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

奉轡 子虛賦云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注云孫叔者太僕公孫賀字孫叔大公為則太僕御

賂遺貴戚傾家自盡 陳萬年字幼公為太僕御萬年廉平善事人賂遺貴戚傾家自盡

安慰天下 後漢趙岐字臺卿為太僕卿安慰天下

吾之禦侮 祭肜字次孫初有志節建武中拜遼東太守肜有膂力能貫三百斤弓每犯塞常為士卒鋒敵敗走之後徵為太僕肜在遼東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肜清約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僕臣司駕 唐儀太僕箴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鑣銜和鑾驅馳昔在上帝是將四宅王用三驅前禽是射封作不令武王征戰禮車且夏四駿孔昭僕夫執轡載驟載馳我興云安我稅云則駐駕駐驟匪遠匪危厥多肥厥野有略殄僕臣司駕敢告執鞭

肅肅上布衣蔬食 魏志國淵為太僕居列位布衣蔬食

造乘輿箴 潘尼字正叔侍中為太僕造乘輿箴

廄馬充足 晉諸公讚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畜廄馬充足其後代其得以書事

選鄉賜錦袍 唐書張[illegible]為御史中丞太僕卿[illegible]袍綃綵御服詩以寵異之來傳表往致卿錦採擬將獎賞使華路在典中子高垂為示使致遠表恩榮之

司僕正卿位居九列 [illegible]德宗用為太僕卿帝弘手與給事中許存春封還詔書論士政伏以司僕正卿位居九列在周之命伯冏其人所以檢目前名家可稱重令士政里常人班敘載榮名聲不在於士林行義無聞於朝野忽長卿寺有乖官常以士人勤未賢以撫則寵待常事今以勤勞或謂殊寶其材士政新除太僕卿敕未敢行下穆宗遣學臣宣諭弘景等固執如舊改授尉卿

封還詔書上

丞

前漢百官表太僕有兩丞 秦官

後漢百官志太僕丞一人比千石

隋百官志後齊九寺丞各一人隋九寺丞各一人

唐百官志太僕丞四人從六品上 掌判寺事

六典太僕丞四人從六品上 魏晉因秦漢皆有宋齊省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有丞列卿丞通題清班第三品之後魏列卿丞從五品中太和末降為七品上北齊從六品下隋太僕丞三人品同北齊大業五年加為從五品皇朝為從六品上武德中減置二人永徽中加一人龍朔元初又加一人領獸醫學生博士等 掌判寺事凡補獸醫生皆以庶人之子考試其業成者補為獸醫業優長者進為博士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僕寺丞正八品

主簿

隋百官志後齊隋九寺各置主簿等員

唐百官志太僕寺主簿二人從七品上 掌印勾檢稽失省署抄目

六典主簿二人從七品上 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一人位不登十八班者則署七班主簿班第三陳因之北齊一人隋二人皇朝因之武德中品正第八上儀鳳中加至從七品上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僕寺主簿從八品

乘黃令

沈約宋書乘黃令晉官也主乘輿金根車及安車追鋒諸馬

車齊職儀乘黃廄因獸名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後人以名廄

六典乘黃署令一人從七品下 乘黃古神馬名其狐背有角日行萬里六韜云乘黃乘死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伏皂然車駕職從漢有未央廄令長樂廄丞改至魏乘黃廄晉因之宋大常屬官有乘黃令一人掌乘輿金根車及安車追鋒車馬皆隸

第七秩四百石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晉太僕官屬有乘黃令丞三品銅
梁陳因之後魏有令丞北齊掌諸輦輅屬太僕寺統乘黃署令丞皇朝因
之領駕士羊
車小吏等

丞一人從八品下 魏有乘黃丞晉因之宋齊並有令無丞 梁陳後魏北齊隋並有丞皇朝因之

令掌天子車輅辨其名數與馴馭之法丞為之貳凡乘輿五輅

周禮巾車氏掌王五輅有玉金象革木之飾至秦惟乘金根車漢承秦制以
為乘輿晉武帝備五輅全實為天子出車宋齊梁陳因而不改後魏五輅各依
五色並四五為後周設六官置司輅之職其中之輅十有二等一曰蒼輅二曰青輅三
曰朱輅四曰黃輅五曰白輅六曰玄輅七曰玉輅八曰碧輅九曰金輅十曰象輅十一曰革輅十
二曰木輅後魏隋氏乘得經籍損有兒象輦駕二十四馬又有大樓輦車駕一十
牛又有象輦於駕二象從以六兒代之皆襲天典中所制也皇帝已未嘗服御之以
駕皇帝隋開皇元年以鑄周典舊非古之制皆
廢以改造五輅也

一曰玉輅祭祀納后則乘之二曰金輅饗射郊征還飲至則乘之三曰象輅行道則乘之四曰革輅巡守臨兵事則乘之五曰木輅田獵則乘之

玉輅青質以玉飾諸末駕六蒼龍金輅赤質以金飾諸末駕六赤駵象輅
黃質以象飾諸末駕六黃騮革輅白質鞔之以革駕六白駱木輅黑質漆之
駕六黑駱玉輅之制箱上置平盤黃屋四柱皆油畫左青龍右白虎
文金鳳翅畫花龍鳳金塗銀裝以玉飾輪三層各施銀裝小鈴帶
並青畫繡雲龍周施旋奇畫文鳳翅銀絲小鈴平盤上布花簟四角勾欄紋畫結
旌羽蓋積內施銀鍍香爐香寶繡龍二鈴香囊銀香爐合子錦帶下有帳幔
畫輪朱銀轂乘葉三轅銀龍頭橫木上有銀鳳十二左建青旂十有二旒皆繡升龍右
載闟戟繡蓋又並青繡紅文綬五月紅門繡錫鈴鑣一托又二耀竿一銀婆頭蹀行
青繒畫蒼雲駕六蒼龍有金面插雉羽鞶纓十有二就插青旂並綵旒各依輅色二旒
輅前輪同駕爲鏤錫及制諸皆有之駕士六十四人餘金色以下駕六赤騮駕士六十四
人象輅色以次黃駕六黃騮駕士四十二人革輅色以素駕六白駱駕士四十人木輅色
以黑駕六黑駱駕士四十人自

五輅皆有副車 按毛晉周禮云五輅之外復設五副 車並率各一乘皆駕四馬其有五副

金輅而下皆同玉輅惟無玉飾
車改張良擊始皇中副車觀志云天子命太祖駕金根六馬設五時副車江左乃制五
乘皆備隋開皇十四年始造五輅及副皇朝因之國朝並駕六四馬駕士四十人屬殿前者
皆以銅飾副
同王輅

又有指南車 晉志云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 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軿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

使越裳氏載之周年而至其國故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秦漢無聞後
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法不存魏明帝時令博士馬鈞造之而亦
又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宋武帝平關中得之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
舉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至晉建初之時遣亡之梁陳隋無所更改皇朝因之駕四馬
正道先啓而行匠一人駕士十四人國朝赤質兩箱畫青龍白虎四面畫花鳥重臺句
闌鏤檻四角垂香囊上有仙人車雖轉而手常南指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舊十八人
雍熙四年增為三十人服緋孔雀天聖五年史王為記室參軍工部郎中直昭文館
燕肅言按指南車天子出常為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自五代至今皇朝但設其車
以備法駕而不聞得其制者臣今創意成之其車獨轅車箱外籠上有重構立
木仙人於上引臂南指用大小輪九莖合齒百二十脚輪二徑各六尺圍一丈八尺附脚立
子輪二徑二尺四寸圍七尺二寸出齒各二十四齒間相去三寸轅端橫木下立小輪
其徑三寸鐵軸貫之左小平輪一徑一尺二寸出齒十二右小平輪一徑一尺二寸出齒
十二中心大平輪一徑四尺八寸圍一丈四尺四寸出齒四十八齒間相去三寸中立
貫心軸一高八尺徑三寸上載木仙人其車行而木人南指若折而東推轅右旋附
右脚子輪順轉十二齒繫右小平輪一匝觸中心大平輪左旋四分之一轉十二齒車
東行木人交而南指若折而西推轅左旋附左脚子輪隨輪順轉十二齒車正西行木
人交而南指若欲北行或東或西轉
亦如之詔有司製造仍付史館

記里鼓車 崔豹古今注云車上為二層皆有木 人執木槌行一里下一層擊鼓行十里

上一層擊鐲晉名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國朝赤質四面畫花鳥重臺勾闌鏤拱行一里
則上層木人擊鼓行十里則次層木人擊鐲一轅鳳首駕四馬駕士十八人雍熙四年增為
三十人服緋繡對鵝天聖九年內侍盧道隆上創記里鼓車其車獨轅雙輪箱上為兩層
各安木人手執木槌腳輪各徑六尺圍一丈八尺腳輪一周而行地一步古法六尺為一步三百
步為里今以五尺為步三百六十步為里立輪一附於左腳徑一尺三寸八分圍四尺一寸
四分出齒十八齒間相去二寸三分下平輪一其徑四尺一寸四分圍一丈二尺四寸二分出齒五十四齒
間相去與附立輪同立貫心軸一其上安銅旋風輪一出齒三齒間相去一寸二分中平輪
一徑四尺圍一丈二尺出齒百齒間相去與旋風輪等次安小平輪一其徑三寸以木立
圍一尺出齒十齒間相去一寸上平輪一其徑三尺少半尺圍一丈出齒百齒間相去與
小平輪同其中平輪轉一周車行一里下層木人擊鼓上平輪轉一周車行十里
上一層木人擊鐲凡用大小輪八其共二百八十五齒遞相鉤鎖犬牙
相制周而復始詔有司依此製造

白鷺車 隋志名鼓吹車上施層樓上有翔鷺國朝赤質周施花板上有 柱貫五輪相重輪衣以緋皂頂及緋絡帶並繡飛鷺柱杪刻木為鷺

銜鵝毛筩綠帶一轅鳳首駕四馬
駕士十八人服緋繡鶯

鸞旗車 晉志云鸞旗車先輅所載也亦持 編之十二旒列繫幢傍國朝赤質曲壁

鞲上載赤旗繡鸞鳥駕四馬
駕士十八人服緋繡鸞

辟惡車 崔豹古今注云秦制也桃弓葦矢所 以祓除不祥太卜令一人在車執弓箭

平巾幘緋兩襠大口袴國朝乾德元年改為崇德車赤質周施花板四角刻
辟惡獸中載黃旗亦繡此獸太卜令一人在車執旗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服緋繡辟邪

皮軒車 晉志以獸皮為軒左金吾衛隊正一人在車執弓箭服同太卜令自指南車 皆駕四馬正道匠一人駕士十四人國朝赤質制同鼓車取曲禮前有士師則

載虎皮之義赤質曲壁上有柱貫五輪相重畫虎文駕四馬
駕士十八人服繡虎

安車 晉輿服志云坐乘謂之安車倚乘謂之立車各一乘名五時車俗謂之五帝車駕四馬駕士二十四

人國朝乾德元年改赤質兩壁紋畫鏤三矩檀一轅金銅飾條帶門簾皆繡
皆繡鳳紅錦帳中設朱漆床香案紫綾案衣緋繡鸞
乾德來行馬駕四馬駕士二十四人服繡瑞麟

四望車 晉志云四望通幰

輅小形車駕牛晉中朝大駕鹵簿日御四望車駕牛中道皇朝駕四馬匪制
乾德元年改為明遠車伍駕四馬赤質制如屋重門勾欄上有金龍四角垂鈴鐸上
晉四面有簾下臺周以花板三跡駕士四十人服繡對鳳馬駕士三十二人圍輻色如五輅之副駕士四十人服繡鳳銜嘉禾

耕根車 晉志云建赤旗十有二旒天子親耕所乘者也一名芝車一名三蓋車置耒耜於軾上大

羊車 刚晉輿服雜事曰羊車一名輦車其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軛小兒衣青布袴褶五辮禪走月耳為五衡驂數人引之今於右為羊車小史而漢代或以人牽或以駕果下馬晉志曰武帝乘羊車於後宮恣意所之宮女挂竹葉插鹽汁羊之來也因頼古輦車也前為畫輪車駕以牛隋駕以果下馬今亦駕以二小馬赤質兩壁畫龜文金鳳翅綺排障衣絡帶門簾皆繡瑞羊童子十八人服繡瑞羊

黃鉞車 崔豹古今注云黃鉞三代通用以斷斬今黃鉞乘輿之飾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為戒駕二馬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執武弁朱衣革帶駕士十二人國朝黃鉞乘輿更之在大駕後晉國有黃鉞車刺無之王鼎復始加之皆金鉞車中設金鉞錦囊網杠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中執鉞駕兩馬駕士十五人

豹尾車 崔豹古今注云豹尾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惟乘輿得建焉漢書曰武帝以牽排攝飛駕置豹車加豹鼠封綠鹿尾中駕二馬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執武弁朱衣革帶駕士十二人國朝豹尾車駕車一乘豹尾以前即同禁中省正殿後路加此車外曲皆同則同黃鉞車上設朱漆竿首綴豹尾右武衛隊正一人執之駕兩馬駕士十五人服繡之鸞

屬車十有二乘 一曰司南車一曰記里車一曰白鷺車乘則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行則中央左右分之法駕屬車四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前皆皂蓋朱裏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捐太一耳象皆畫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大業初備八十一乘三年帝嫌其多問閣毗曰此起於秦遂為後式宋孝建時議者捐減之數效十二乘今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制大駕曰宜三十六乘法駕宜用十二小乘驛除之可也皇朝因之用十二乘駕牛駕士各八人自指南車等並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無部從車并駕羊車厭丸豫也曲朝因之大駕並用十二乘黑質兩箱畢兼乘有曲欄金飾飾上施賽通幰絡帶門簾皆繡雲鶴紫赤網帷施絡每乘駕二牛駕士十人服繡雲鶴

大駕則用之若法駕則減五副輅白鷺辟惡安車四望車四分屬車之一餘同大駕若小駕又減象革木輅指南車記里鼓車鸞旗皮軒耕根羊車屬車黃鉞豹尾等車餘同法駕若有大禮則以所御之輅進內既事則受而藏之凡將有事先期四十日尚乘供馬如輅色率駕士預調習指南等車亦如之

典廄令

漢百官表太僕屬官有太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 應劭曰騎漢儀大廄名主馬萬疋 又龍馬閑駒橐泉 如淳曰在橐泉宮下 騊駼承華五監長丞又牧橐昆蹏令丞 應劭曰橐昆蹏好馬名如淳曰因以名廄

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挏馬 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為名也 漢書

蘇武為移中監 移中廄名書移

齊職儀諸廄同周師牧人養馬之官校人掌王之馬正也六典典廄令二人從七品下 後漢太僕屬官有未央廄主乘輿及宮中諸馬並後置左駿廄令別主乘輿御馬後有驊騮廄令晉太僕統乘黃驊騮龍馬等廄令過江之後或置或省宋齊有驊騮廄丞門下之職太僕之屬太僕統典牧內外廄丞國之後周有左右廄各上士一人北齊太僕寺統驊騮左右龍等署隋太僕寺統驊騮署皇朝改為典廄署令領執馭駕士等 丞二人從八品下 隋有廄丞皇朝改典廄丞 令掌繫飼馬牛給養雜畜之事丞為之貳

上以為忠 漢上官桀為羽林期門郎從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進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桀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忠

馬瘦 上

車府令

史記趙高為秦車府令

漢書百官表太僕屬官有車府令一人六百石丞二人

齊職儀車府署周有巾車掌五輅之職辨五輅之制

六典車府署令一人正八品下 後漢主乘輿諸車魏晉因之宋齊梁陳並尚書駕部領後魏北齊太僕寺統車府令丞與乘黃令分職隋因之皇朝因隋 丞一人正九品下 秦漢已來並有丞一人隋二人皇朝省置一人 令掌王公已下車輅辨其名數及馴馭之法丞為之貳

執法守正（淳化二年中書言諸州縣官有冤枉者…國信臣執事收奴下獄詔進臣臣自贊不出罪京上書信勝使臣干冤東聯無人臣體大不致臣令事王令西下獄臣趙陛下政化由是啓矣於是詔出臣還大正表）

群牧司

大典上牧監一人從五品下（漢書儀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奴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取教習給六廄牛羊無數以給犧牲中興省者廢唐置牧馬苑令丞林邦監領統置牧官都尉各自之掌秦上文梁太僕統南北左右牧署丞隋因之後魏置文兆牧太僕寺統左右牧馳牛羊等署令丞使局有典牧典牧上士一人中士一人又有典駝典牛典羊各有中士一人隋太僕寺統典牧署牛羊署等令丞皇朝因分為牧監） 副監二人正六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上主簿一人正九品下中牧監一人正六品下副監一人從六品下丞一人從八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下牧監一人從六品下副監一人正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下

諸牧監掌群牧孳課之事凡馬五千疋為上監三千疋已上為中監已下為下監凡馬牛之群以百二十駝騾驢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三十群有牧長牧尉凡馬有左右監以別其粗良以數紀為名而著其簿籍細馬之監稱左粗馬之監稱右凡馬各以年名籍之每歲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諸監之籍合為一（諸群牧別南北東西四使分統） 常以仲秋上於寺凡在牧之馬皆印

國朝循制國馬之政皆騏驥二院監官專之咸平二年置群牧司領內外廄牧之政自騏驥而下皆聽命焉三年令諸州有監牧處知州通判兼管內群牧事六年令河北轉運使兼群牧事

群牧制置使

國朝景祐二年詔以奉寧軍晉侯檢校太保同知樞密副使以下先群牧使曼罷而後置蓋明道二年嘗罷而後置寶元年又嘗罷而後置四年九月兵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兼群牧制置使特內侍省副都知閻承翰為都監（真宗以堯叟自陳居近密之職而與承翰聯事合避與議 帝曰國馬戎事之本得宜大臣總領不可辭也自是以樞臣領之）

同群牧制置使

國朝不常置曾歷中書樞密及使相宣徽使節度使使為之至和元年差龍圖閣直學士呂公孺同群牧制置使後不得為例

群牧使

唐貞觀十五年尚乘奉御張萬歲除太僕少卿勾當群牧不入銜至麟德三年太僕少卿鮮于正裕檢校隴右諸牧監雖入銜未置使儀鳳三年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自茲始有使號後又有樓煩監牧使龍陂監牧使元和十四年置臨海監牧命淮南節度使兼之至太和二年廢又於襄州穀城縣置臨漢監牧使以牧馬仍令山南東道節度使兼充監牧使太和七年廢 國朝咸平三年九月以樞密直學士主客郎中陳堯叟為制置群牧使凡內外廄牧之事皆領焉堯叟同知樞密院事以禮部郎中知制誥薛映充使景德四年復命堯叟為群牧制置使因以制置群牧使大中祥符四

年知制誥朱巽兼使職出知江陵府五年巽以擅牒給驛馬被勅辭使職自是不復有外任兼領者咸平三年制置群牧使陳堯叟請令諸州有監牧處知州通判兼管勾群牧使從之

熙寧元年詔今後群牧使副各置一員都監兩員並專管勾本司更不兼釐他務仍並任九年詔今後樞密都承旨兼群牧使副都承旨兼群牧副使更不兼副差遣

同群牧使

國朝不常置待制以上為之皇祐元年以翰林學士梁適為同群牧使群使舊止一員學士彭乘已為使此特置之

群牧副使 更見群牧使門

國朝景德三年以內侍省右班副都知閻承翰為之天禧元年以樞密都承旨楊崇勲為之

群牧都監 更見群牧使門

國朝大中祥符三年以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張繼能為之熙寧元年九月詔已分置河北河南監牧使既領外監其群牧司省都監一員治平二年詔 見判官門

群牧判官

國朝景德二年以著作郎王曉為之四年增置一員以太子中舍田敏充是後每歲更出諸州坊監印數馬天聖七年詔群牧制置使今後不得自舉判官只候朝見差人皇祐三年詔群牧判官自今以朝臣歷一任知州館職一任通判者為之即不得干託保薦及有陳乞治平二年詔群牧都監判官在群牧路分轉運使之下同群牧事知軍州外郎之上與提點刑獄相序以官上群牧故事六卷 景德二年群牧判官王曉上群牧故事六卷上嘉其詳溥撰之 上馬政 熙寧三年群牧判官王誨上馬政法貫行之

左右騏驥院

唐有小馬坊飛龍院之院

五代後唐長興元年分飛龍為院左右以小馬坊為右飛龍院國朝太平興國五年改飛龍為天廐院雍熙元年改左右騏驥院各領天駟二監天廐一坊大中祥符二年詔左右騏驥院及諸坊監馬數自今旬奏月比以省日奏之繁五年群牧制置使言左右騏驥院六坊監見飼馬萬七千疋所費芻粟四百萬乃今請上留馬二千餘悉遣就淳澤監放牧或宮有急用可信宿而至歲省芻粟三百餘萬從之

左右天駟監

唐馬有左右監

國朝太平興國四年置養馬務五年作四廐詔以為天駟監左右各有二監熙寧三年以天駟監併作左右兩監

左右天廐坊

國朝雍熙二年置咸平元年併北務遂分為左右二坊

熙寧八年詔權廢罷左右天廐坊

牧養上下監

國朝景德二年以鄭州養馬務病馬於京城置坊養飼大中祥符四年群牧制置使奏請於在京諸務監及諸軍病馬並京城西開遠門外草地分兩監量破草料牧放詔以為牧養上下監馬病重送下監輕者上監

諸州監務

唐凡馬有左右監仍以土地為名

國朝景德三年改諸州牧龍坊以本州軍土地為名先是諸坊借用奉使印今各鑄印給用

河南府洛陽監

國朝舊曰飛龍院太平興國五年改為牧龍坊景德四年陳堯叟奏請以東京右養馬務人員兵士送河南府牧龍坊牧養在京送去少嫩馬仍改為洛陽監大中祥符六年陳堯叟言洛陽監牧馬五千疋頻費芻粟已令裁减二千五百上曰大都馬數及十萬可止王旦曰聽民間任便畜養官有所須以本直市之猶外廐也所費芻粟皆出兩税少損馬粟用資軍儲亦當世切務也天聖六年廢景祐二年復置

大名府大名三監

國朝太平興國三年置養馬務改牧龍坊景德二年五月分為二坊七月改為大名第一第二監大中祥符二年又置第三監於洺州境

洺州廣平二監

國朝建隆二年置養馬務改牧龍坊景德二年改廣平監大中祥符三年群牧制置使言河北孳生馬多可更於邢洺趙州境擇地為頃以廣牧放因詔增置第二監景祐二年廢其一

衛州淇水二監

五代周顯德中置牧馬監

國朝建隆初增葺後改東西牧龍坊景德二年改淇水監後又分為第一第二監熙寧七年合為一

鄭州武原監

國朝舊曰馬務建隆初增葺後改牧龍坊景德二年分為第一第二牧監又改為廣武監大中祥符二年改原武監仍合為一熙寧四年廢併分隸群馬與洛陽單鎮兩監牧放

同州沙苑二監

六典沙苑監監一人從六品下副監一人正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下監掌牧養隴右諸牧牛羊以供其宴會祭祀及尚食所用每歲與典牧分月以供之丞為貳若百司應供者則以時皆供之凡羊毛及雜畜皮角皆具數申送所由焉(一本太僕寺官有沙苑監開元二十三年省)國朝建隆初葺故地為監後改牧龍坊景德二年改沙苑咸平六年分二監每監牧馬九四千五百疋

相州安陽監

五代周顯德中置馬坊

國朝建隆初增葺後改牧龍坊景德二年改今名

澶州鎮寧監

國朝建隆初濮州置養馬務開寶八年徙於澶州後改牧龍坊景德二年改鎮寧監乾興元年廢

滑州靈昌監

國朝舊置馬監後改牧龍坊景德二年改為靈昌監天禧三年河決群牧司請以監馬送大名淇水五監牧放候水落別為規畫後廢

邢州安國監

國朝大中祥符二年河北諸監言邢趙草地甚廣宜置監牧遣群牧判官按視閲田得萬餘頃可牧馬萬疋其八月置養馬景德二年廢後給充天慶觀莊田

鄆州東平監

國朝大中祥符元年置天聖五年廢群牧司請以監馬分配諸廢其地募民分佃之熙寧七年廢

中牟縣淳澤監

國朝大中祥符四年置乾興元年廢

許州單鎮監

國朝大中祥符六年群牧制置使言單鎮有牧地望置監天聖五年凡再置而廢

同州病馬務

國朝景德元年置初以沙苑監官兼主之別養本監及諸處病馬天聖二年別差使臣勾當

估馬司

國朝咸平元年置在建隆坊勾當官二人以諸司使副充掌諸州所市馬估直驗訖收養

乳酪院

國朝舊有南北兩院有監官景德二年合為一以騏驥院監官專副兼充掌供御廚乳酪酥

大理 廷尉

前漢百官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哀帝元壽二年復大理王莽改作士

後漢百官志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平刑罰

韋昭辯釋名廷尉古官也以尉尉人心也凡掌賊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罰也言以罪罰姦也擿剔史利弊不法也

晉職官志廷尉主刑法獄訟屬官有正監評并有律博士員

宋百官志廷尉一人丞一人掌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與衆共之義兵獄同制故曰廷尉舜攝帝位咎繇作士即其任也周大司寇為秋官掌邦刑秦為廷尉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為大理漢東京初復為廷尉廷尉

正一人廷尉監一人正監並秦官本有左右監漢光武省右猶云左監魏晉以來直云監廷尉評一人漢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評漢光武省右猶云左評魏晉以來直云評正監評並以下官禮敬廷尉卿晉品秩千石評六百石廷尉律博士一人魏武初爲大理後復爲廷尉置律博士

隋百官志後魏置少卿司直後齊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又大理寺掌決正刑獄正監評各一人律博士四人明法掾二十四人檻車督二人掾十人獄丞掾各二人司直明法各十人隋九寺置卿少卿各一人各置丞主簿錄事等員大理寺不統署又有正監評各一人司直十人律博士八人明法二十人獄掾八人

唐百官志大理寺古謂掌刑爲士又曰理漢景帝加大字取天官貴人之牢曰大理之義後漢復改爲廷尉魏爲大理晉復名廷尉梁加卿北齊爲大理加寺字龍朔改爲詳刑寺光宅爲司刑神龍復故卿一員正二人丞二人主簿二人府二十八人史五十六人獄丞四人獄史六人亭長四人掌固八人問事一百四十八人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

六典大理寺卿一人從三品尚書云皋陶作士五刑有服孔安國注云士理官也周官爲司寇屬外傳云晉文公使李離爲理理爲刑獄也兩漢卿秩中二千石魏晉宋齊梁陳俱爲第三品後魏第二品上太和廿年後降爲第三品隋正三品皇朝降爲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後魏置爲第三品上太和廿年後降爲第四品上北齊爲四品隋因之皇朝置二人降從四品上

國朝大理寺掌鞠獄定刑斷內外六品以下官弁諸軍將校罪犯及諸州軍麽奏公案詳决疑議之事凡職務左斷刑則評事司直按法評斷丞議正審右治獄則丞專推劾主簿掌按籍少卿分領其事而卿總焉

貴人之牢天官書斗魁日星貴人之牢曰大理

廷尉

古文尚書敘錄作士正五刑士獄之長也

春秋元命苞王者置廷尉獄疑刑者官之平下之信也尉者尉民心撫其實也安立字士再一人詰屈折著爲廷示戴尸首以寸者爲言寸度治法數之分示推尸籍於寸寸則法有分故爲尉示其尸寸宋均注曰士事也寸法也尸人死也人死不可無乃戴之者示天下不可無死也

前漢百官表

後漢百官志並見大理門

漢官宰尹下古之聽獄於棘木之下因言兵獄同制故稱廷尉

韋昭辨釋名

晉職官志

宋百官志並見大理門

隋百官志梁廷尉卿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改爲廷尉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廷康三官皆法官玄衣朝服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尺五寸謂之執方四年置胄子律博士位視員外郎

後魏職令廷尉少卿第四品上第二請用恩理平斷明識刑法者

天下之平 前漢張釋之為廷尉文帝出渭有人從者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捕之屬廷尉釋之奏其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且方其時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今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人安所措其手足是後又有盜高廟座前玉環者文帝怒下廷尉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釋之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持議平 釋之為廷尉持議平周亞夫與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

不循三尺法 杜周為人少言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而善伺上所欲害客有讓周曰君為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旨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

一歲千餘章 上

舞文巧詆 張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書以史定律令是廷尉及御數更往往釋湯所言

正卿 責者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折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而公以此無種矣

張湯以視寬為奏讞掾 寬善屬文然懦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府盡用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

民自以為不冤 于定國字曼倩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

天下無冤民 上

請讞精明 定國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獄請讞益精明

高門 于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其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于公東海人也為郡決曹決獄平

治天下第一 文帝初立河南守吳公治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乃徵吳公為廷尉

賓客填門 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丹筆 盛吉為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

多所生全 後漢郭躬字仲孫父弘為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郡由此之東海于公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後為廷尉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躬家奏讞法科多所生全

七人 郭氏自弘後數世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將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郭躬之家也

三世 司空吳雄字季高順帝時為廷尉少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寒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為廷尉以法名家

以法名家 上

人賴其平 陳寵字昭公沛郡洨人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常手自為奏每輒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眾其深文刻獄於此少衰本傳贊曰陳寵生則人賴其平

手筆作讞 盛為廷尉有疑獄讞手筆作讞所言甚多

平天下獄 宋傳字元遷廷尉決獄審讞天下獄詩召為官府所經親事名見正監共法獄史錯曰是前本始於我吏不過者律有眾貫亦何患焉廷尉自郎斷獄且二十年未嘗有罰曰又三尺律令人事出乎中議吏議與正監平律前世決事定議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為錯君畫之延監以為博目未少臨即共白為傳曾為張叔並堂平問為平經其經書十中八九宮為服博之疏若封遇人每所到獄奇諸以嘗示下為不可欺者

結襪 王生者善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釋之為我結襪釋之前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廷尉方為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治獄之吏 應劭漢官宣帝元鳳中路溫舒為廷尉史上言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天下之命也今治獄吏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

非情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措曰畫地為獄勢不可入刻木為吏議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惟陛下除誹謗之罪挑切直之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業上善其言

世非法家後漢陳寵為尚書全數日出為廷尉卿自以代非法家上書曰三后成功惟緩于民盡隋不與害盡者之也建國新

建法理有張釋之風詔求後漢書獄與出少作九府吏給廷尉為北書史每治封大卿事如平當宗門所錄用帝以其建法理有張釋之之風出拜廷尉

貴念克結傅賢字仲舒其為廷尉常為念克結務從輕刑素無正每至所獄議四孔每在注意獄隨手

治微獄

平上決三男娶一妻生四子謝承後漢書范廷尉時為之閣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坐關於辭訟不能決斷至為子決對於疑廷尉范延壽決之以為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於市奏免郡太守長吏無師化之道天子可以書

上當面充位晉皆當面苟充

盍任志尚柔字文惠為廷尉時務法甚失爭而已不以喜怒毀法陽其判議於禁由冊寬其功曹張宗諸謹事言之帝因省各以處付獄吏奏請告者名帝大怒乃曰廷尉決下平也君得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重奏帝乃下宗名即還

訊各當臣子得為理諍是夏中錄囚獄為大理所拒因錄之功後晉作後欲廷尉聽君人已誤臣子得為理諍及士為親其事不復改據執所制也

務在寬恕王毅為大理務在寬恕與律政治以獄見稱

一朝決數年囚呂岐為廉潔擢再因數年不大諸獄獄於岐曰至鄉之皆更改詐置一朝大寬悉

超為廷尉材不為三公晉書載爾曰聖王使人必先以器是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

潛人情王隱晉書孔坦其為廷尉多所平正當為合人情而時勢要自以愛憎為斷坦意不得皆行也

施一恩開萬怨范堅為廷尉奏主典吏部郎李晉宮布四十五依律棄市責息宋二人自以為官奴擇以請父為書堅駁之曰此為施一恩而開萬怨也今開為僞於後頗宗從之正責刑

清正有法理晉書魏事五年請劉頌為晉清正有法理鑒識其以頌為議郎守廷尉卿

張釋之已來復見斯事晉中興書王彪之遷廷尉時廷尉判史敦清叔叔為太守謝敬付廷尉彪之執法不受諸逆族曰彪之又上敬擬持人云頭吉所見廷尉卿性多歸之已來復見斯事

天下稱其有恩盛吉仁恩發在哀矜每冬日罷因當時夜省刑狀其妻執燭吉手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輩謂吉曰君為天下執法不可使一人濫罪令殃流子孫當其平決若無繼嗣者令其妻妾得衛使有遺類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有恩

面決當時之事書續從賈孔坦為廷尉獄多因繫但到官好執辭狀口辦曲直小大以情不加楚捷獄無臺司錄獄無所繫問當面決之事

不為宣武曲筆嘗清筆為廷尉判牧者勤存名教直施所擊莫非筆風數播持法以平而倒獄孫義仁也肅宣武帝嘗欲有所降詔而不從曰陛下自臨忽之豈是全臣曲筆

平星執法正于調紀天文錄平星主天平正天下之獄事若令紀之象效星廣曰平星執法正于調紀

孟秋之月祀皋陶事廣雅禮儀新祀皋陶於廷尉寺曰藏以杜祈禮以孟秋之月以應秋令

獄辭以祈致獄臣列理詩理諸罰官廷尉曰平獄香執鏑大無疑

寺中二絕北史執為廷尉以所諸外人與之結獄知其冤之世執判其事狀所否爺便坐悉今因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論知名寺中號曰決定嚴蘇珍之視表見東宋世勳附人以為寺中二絕

大理卿 列寺

前後百官表廷尉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

隋百官志梁廷尉卿梁國初建曰大理天監元年復為廷尉有正監平三人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官皆法冠袤錯服以坐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板長三尺方一寸謂之執方後齊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員隋置卿少卿各一人

唐百官志大理寺卿一員從三品少卿二員從四品上卿之職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少卿為之貳

六典卿一人從三品少卿二人從四品上見大理門以五聽察其情一曰氣聽二曰色聽三曰視聽四曰聲聽五曰詞聽以慮三盡其理一曰

明慎以讞疑獄二曰哀矜以雪冤獄三曰公平以鞫疑獄國朝
建隆三年以竇儀兼判大理寺事故事臺省長官兼判它
司得言判某官事如晉左丞崔祝兼判太常卿事是也若
止言寺事則少卿正丞之事皆兼之矣周顯德中翰林學士中
書舍人竇儀兼判太常寺事至是儀又兼判大理寺非舊也

元祐官品令大理寺卿

天下無冤刑 文子曰皋陶喑而為大理天下無冤刑有貴乎不言也 釋令尹族 說苑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
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而歸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
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
之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堂曰寡人少置廷理失其
其人以夫子之書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 刎頸而死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者公正好直王使為大理於是廷有
廷殺人者奢追之則其父也還反於廷曰殺人者父也以父成政
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事臣之所守也伏斧鑕
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為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
又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舍之上之惠
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敢離鈇鑕刎頸而死于廷過

聽殺人請死 晉文公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
罪也非子之過也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爵為多
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無罪臣之罪當死遂伏劍而死

孔子善子羔 家語季羔為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亂季羔逃之刖者守門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
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室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
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何也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
親刖子之足而子逃我何也刖者曰君子之於人也以公善臣
臣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
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曲盡事情一無遺誤 唐書徐有功為大理卿事嘗一日曾持獄者因一因二百餘人徐有功為司刑卿盡事情一無遺誤甫過寬之所
斷非冤濫 唐書趙綽為大理卿高宗時嘗因前卿所斷有濫者綽獨無所曲唐卿所入者為失出獄事情無冤濫
所以能至於此 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 宋史魏文瓘為大理卿刑至官旬日決遣疑事四百餘條
當時咸推其精法平恕此數曹晉昇自中大理諸四一時等
徐觀其慮有疾當因相與審擇其規
人如此失出獲大罪 宋史德威為大理卿太宗嘗問德威曰
人失入則有罪失出則有功無過失德威奏言
臣主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法三等失出有罪失入則反是無事失出則被獲大罪所以
更吝自出曲決然大非有教使之然臣罪之所致耳帝嘉之
下臣拾所懼則中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

畢竟斷斬 宋李朝隱為大理丞武三思所指調侍御史奏請臣抵罪朝隱
論其罪朝臣以禪等不輕抵獄未可即正刑名時裴談為
大理卿異其斷斬朝隱由是件旨中宗令貶嶺南李嶠奏
曰朝隱素稱清正斷獄亦甚當事一朝遠令
嶺外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悉辭出為聞喜令 因己之恭利
人之否 張道源為大理卿將何稠士有罪家口籍沒
仍以賜之道源歎曰人有否泰蓋亦是常安可
因己之泰利人之否取其子女以為僕妾
豈近仁者之心乎皆捨之一無所取 保所長棄所短

正觀八年上謂大理卿唐臨曰古官卿為之長也武德之
時為寬隱王所稱使因故文案務事曲從此卿之短也朕
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無屈橈所以選卿
保所長而棄所短無阿取容以副朕意焉 嘗日相委故授卿
此任 高郢為大理卿臨獄嘗因之數臨對曰見因五十
餘人惟二人合死上問因數不多怡然形於顏色謂
近臣曰昔漢宮卿已事朕登大位卿又居近職以嘗日相
委故授卿此任然為國之事在於刑法恐刑人冤濫
則失罪務令折中臨為大理卿察仁欽暴卒繫因屍之曾
中絕眠臨為 繫囚悲歌 大理卿察仁欽暴卒繫因屍之曾
哉天理歸我有理無中兮 天不卹人兮冤牽

宋魯明至道二年 不能苟容於宰相 別大理寺先是
奏事上謂曰小人不能有貴命見配因其死無罪爾然罪者皆多貫其死
王濟為大理小人君子因不能與上然然曰卿言是也會鞫僧某
山謀叛獄具大理正李淵之斷其死刑徐觀未行發覺當被中書刑
者吏李文方抵罪淵之附會之妙事是耐不頭鋪然又不見案
牘文方遣小吏執欺押行用錢初甘受因不具上組章其事上
大怒召宰相呂蒙正李沆讓之文端方所究為冤抑以為其
誅矣當時與謀不下大上奏其罪曰臣恐能盡能以於上

不能苟容於事相以曲法為亦 **在廷尉四十年用法平允** 劉可久仟大理卿建隆三年致仕帝可久

陳沈洙敦方正在廷尉四十年用者平允以仁恕播 **對奴從良賜主姓** 東觀記事太祖時當係錄判大理寺因奏事問以律奴從良賜主姓如何或以為丈獻是否對曰不然蓋歷從家世適婚姻也 太祖撫掌稱色曰是也乃詔

真日仲杖衣 **號為明習法令** 仁宗時陳太素中進士第為大理詳斷官審刑詳議官權不得奏事大理少卿又判大理寺號為明習律令

少卿 公幸立見卿門

職**大木** 隋趙綽性質直剛毅為大理少卿故有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褌俗云利官上以為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上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熲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可殺辛亶至朝堂解衣將斬上使人謂綽曰竟如何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入良久乃釋之明日謝綽勞之賜物三百段時上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上令悉斬之綽曰此人當杖殺之非法上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臣事上又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挫耶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上遂入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上乃止

據律奏衛士當徒 唐拜大理少卿郭申在殿仁宗敕衛士不得輒出所守有一主帥令相闘士出以帝付大理詳律當徒帝令斬之帥奏曰此人罪誠雖忿若程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須準法若更有此犯何以加之帝乃止 **免校尉死** 唐胄遷大理少卿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門右監門校尉不覺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上從之胄駁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為罪一不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準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為得己而生死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死 **犯顏執法** 少卿胄為紀顏執法進多 **隨方指擿言如泉涌** 胄所論執雖犯顏無所屈直隨方指擿言如泉涌 上 **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安** 徐有功為大理少卿司刑少卿謂所親曰今身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為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由是少衰時人比之于張焉或曰古獄官皆然

刑措何遠 **比漢于張上方于定國** 有功為少卿時周興來俊臣等羅告天下衣冠遇族者數千百家有功同刑于天者不可勝記時人方于定國 **定律令** 少卿嵇駿父仲良武德初為大理律令仲良言於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屬三千秦漢以來約為五百若遠依周制繁紊更多且官吏至公自當奉法苟若徇己豈預刑名隋將崇寬簡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於是採定開皇律行之時以為便 **用心存法無過戴胄** 唐新語及宗當時臣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當須妙選正人用心存法無過戴胄者乃以為大理少卿

正

禮記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 鄭玄注云於周禮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也

前漢百官表廷尉有正秩千石

後漢百官志廷尉正一人

魏志廷尉三官通視南臺持書播尚書郎下遷

晉職官志廷尉屬官有正

隋百官志梁天監元年廷尉有正監評三人 煬帝增為六人判獄事

後齊大理寺正一人

唐百官志大理寺正二人 從五品下 掌參議刑辟詳正科條之事凡六丞斷罪不當則以法正之

六典大理正二人從五品下 秦置廷尉正一人漢因之與監及平號為廷尉三官秩千石魏氏第六品晉第六品宋齊梁陳並一人品同魏氏後魏第六品上北齊及隋置正第六品煬帝增置六人皇朝置二人龍朔二年改為詳刑大夫咸亨元年改大理正光宅年改司刑正神龍初復舊 **掌同唐志**

國朝元祐官品令大理正從七品

持法平 前漢宣帝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聞[illegible]持法平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之中稱平 **濟活千數**

後漢何敞六世祖比干學尚書於晁錯武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
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然所濟活者以
千數何氏家傳云祖父比干字少卿經明行修兼通法律為汝陰縣
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
征和三年三月天大陰雨比干在家晝寢夢貴客車騎滿門覺以語其
妻已而門有老嫗可八十餘頭白求寄避雨甚雨而衣履不沾濆雨
止送至門乃謂比干曰公有陰德今天錫君策以廣公之子孫因出懷
中符策狀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
如此算比干年五十八有六男又生三
子本始元年自汝陰徙平陵代為名族 明律令 陳琳播玄叔碑明律令
後拜廷尉正 有所疑以陰易從之義 魏志司馬芝字子華為大理正有盜官絹置都廁上吏
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
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
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自耳今宥所疑
以陰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 南王秀望 晉中興書頵表字秀
先入洛以南土舊望累遷大尉正 冬服單簿 南史顧協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
寺僚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
嚴不敢 寺署臺按 北史蘇瓊為廷尉正時畢義雲為御史中丞
錄口 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
在得情雪者甚眾寺 上應正論 唐王志愔為大理正嘗奏言法令
署臺按自於理也 者人之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切
見大理官員多不奉法以縱罪為寬恕
以守文為苛刻遂表上應正論以見 寺中二絕 見正門

監

前漢百官表廷尉有左右監秩皆千石

後漢百官志廷尉左監一人

魏志見正門

晉職官志見正門

隋百官志見正門

後齊大理寺監一人

六典見正門

治巫蠱 前漢邴吉字少卿繇廷尉監治巫蠱 多所全活 謝承後漢書陳咸為廷尉監執獄多恩議入常從
輕比多所全 增築訊堂 晉劉暑為廷尉監陳寵上表求增築訊堂圖畫先賢像詔許之
活當辟其恩

丞

隋百官志後齊九寺置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
等員煬帝即位多所改革大理寺丞改為勾檢官增正員為
六人判獄事

唐百官志大理丞六人從六品上 掌分判寺事

六典丞六人從六品上 晉武帝咸寧中書志上書請廷尉置丞自此始也宋齊各一人第七品梁為第八品後魏
第七品大業三年改丞為勾
檢量置六人增品從六上

國朝元祐官品令大理丞正八品

大寶箴 唐張蘊古太宗初即位上大寶箴太宗嘉之賜以束帛除
大理丞初河內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妖妄詔
究其獄稱好德癲病有徵者不當坐王御史權萬紀劾蘊古情在阿縱
奏事不實太宗大怒曰小子乃敢亂吾法耶令斬於東市太宗尋悔
因發制凡決死者命所
司五覆奏自蘊古始 歲斷獄萬七千人無冤訴者 狄仁傑字懷英儀鳳中為
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無冤訴者時武衛大將軍權善才
坐誤斫昭陵柏仁傑奏罪當免職高宗即令誅之仁傑曰陛下欲以
然請從日為鄭臣不敢奉制善才因而免
陛下於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 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 徐有功
為司刑丞與來俊臣侯思止同理獄
人語之曰遇徐杜必生遇來侯必死 寬平無冤濫 李日知天授中累遷司刑丞時用法嚴
日知屬寬平無冤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請斷殺之與日知往復
至于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答曰日知不離刑
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 上十策條遷事 呂巽丹通知天下繇武備
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遷低不僅天聖中大理寺丞
右趙年上書陳十策已遷錄參嚴言獄賞少殺朝廷不忍為然及元
吳又上言其書直見諸用乞奉使河東雜兵田猪者上曰朕知卿有
才又與他臣獄封飲酒獄罰不繼了事所以未用卿廷年奏曰陛非
好獄不傳意而自歸不然臣繼卿其於臨事愈於不斷之人上嘉其

言駙五品駁圖叙勸言太后不當聽政天平遷大理寺丞上書言天子春秋已盛太后當聽政及奉復辟東西四得糾

司直

六典司直六人從六品上後魏永安三年御史中尉高穆奏置司直十人視五品隸廷尉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事北齊及隋因之皇朝置十人後爲從第五品下皇朝置六人降爲從第六品上司直平事掌出使推按元承制而出推長吏據狀合停務及禁錮者先請然書以往據所受之狀鞫而盡之若詞有反覆不能首實者則依法拷之凡大理斷獄皆連署焉

國朝元祐官品令大理司直正八品

評事

前漢百官表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評四人秩皆六百石

後漢百官志本注曰掌平決詔獄　禄薄共爲　員四人其

務平之涿郡太守鄭昌上言聖王之法明刑者非以爲理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不置廷評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之所避就姦吏無所弄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德怠則廷評將招權而爲亂首矣宣帝置左右評而三輔決錄注云何比干漢武時爲廷尉右評謬矣

晉職官志廷尉屬官有評

隋百官志梁廷尉有平後齊評一人隋大理寺右評一人

唐百官志大理評事十二人從八品下

六典評事十二人正八品下前改曰評事皇朝因之天寶九載敕大理評事令後銅覆子弟及至親中有未歷歲實者不得注授元和十五年敕減二人以惟大丞之俸掌同司直

國朝元祐官品令大理評事正八品

獄無冤民三輔決錄後何比干漢武時爲廷尉平獄無冤民號曰何公行能高絜前漢馬宮字游卿所行能爲宮濟者甚衆晉中興書顏含朱並爲廷尉平時趙王倫欲誅淮南廷見尉平王允官爲下廷尉請罪衆共明刑理不宜責孟伯書解擬上便宜十事晉書何攀字惠爲上便宜十事除業者甚衆廷尉評諸葛沖見攀政事之志心有不悅又決斷疑獄十乃服焉同惡相濟共爲羅織唐則天時丘臺御史中丞來俊臣司刑評事康暐衛遂忠等同惡相肯令人告事共爲羅織公清之士何以勸杜暹授鄭尉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孚公直士也深賞重之舉而李擢大理正遷坐公事下法司結罪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特薦之於執政由是擢拜大理評事又覆

詰對執政無以奪唐新語徐有功爲大理評事時有州責將者數百人將生者四百餘人將隸于司農未明黯繫在州獄訟文州而免之有事相責大理卿何免反人家口大理即官失色引昭道以見執政甚而責之昭道曰數云見禁因徒反者家口繫在州獄反覆詰對至于五六執政無以奪録者盡免也

言語

主簿

隋百官志見丞門

唐百官志大理寺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掌印省署抄目句檢稽失

六典主簿二人從七品上魏晉宋齊梁陳大理皆有主簿晉二人正七品上皇朝因而倍之

職官分紀卷第十九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一

鴻臚

卿　少卿

丞　主簿

司農

卿　少卿

丞　主簿

上林苑令　太倉令

籍田令　廩犧令

導官令　平準令

撰官令

太府

卿　少卿

丞　主簿

市令　左右藏令

常平令

鴻臚

周禮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又有象胥于賓主云者替鴻臚也

前漢百官表典客秦官掌諸侯歸義蠻夷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

驛官別火三令丞及郡邸長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人爲大行令王莽改大鴻臚曰典樂典屬國秦官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驛令成帝河平元年省併大鴻臚

後漢百官表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大行令一人六百石治禮郎四十七人右屬大鴻臚

晉職官志大鴻臚統大行典客園池華林園鉤盾等令又有青宮列丞鄴玄武苑丞及江右有事則權置無事則省

宋百官志大鴻臚掌贊導拜授諸王鴻大也臚陳也晉江左初省有事則權置事畢則省

沈約宋書南北客館各一人永初初置主四方賓客事後曰傳邸魏曰客館

隋百官志後齊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　鴻臚寺掌蕃　會吉凶弔祭統典客署寺司儀等署

並署卿少卿各一人各置丞主簿錄事等員鴻臚等統

典客司儀崇玄三署各署令典客署又有掌客司儀有掌儀等員高祖三年廢鴻臚入大常十二年復置

唐百官志鴻臚寺周曰大行人秦曰典客景帝曰大行令武帝曰大鴻臚梁爲各卿去大字署爲

寺後周曰賓部隋曰鴻臚寺龍朔改曰同文寺光宅曰司賓寺神龍復卿一員少卿二員丞

二人主簿一人錄事二人府五人史十一人亭長四人掌

固六人

六典鴻臚寺胡廣漢官解詁云鴻聲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隋鴻臚寺統典客司儀崇玄三署開皇三年省幷太常十二年復舊皇朝龍朔改同文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司賓神龍元年復舊官有崇玄署開皇二十五年改隸宗正寺

國朝鴻臚寺掌賓客喪葬及封襲祭嚮之事

卿

前漢武帝以蘇武為典屬國宣帝甘露二年以常惠為典屬國百官表典屬國見鴻臚門

後漢百官志大鴻臚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其郊廟行禮贊導請行事旣可以命群司諸王入廟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匡四方來亦屬焉皇子拜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嗣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弔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千石者

東觀漢記大鴻臚漢舊官建武元年復置屬有丞一人大行丞一人有禮員四十七人主齋祠儐贊九賓之禮常詔辨拜名腹前肥者曰臚言以京師為腹心王侯外國為四體以養之也辨云鴻臚本故典客掌賓禮鴻大也臚陳序也欲以大禮陳序賓客也又曰昔

漢官解詁鴻聲也臚傳也所以傳聲贊導九賓也又曰昔唐虞賓于四門此則賓禮之制也與鴻臚之任亦同

後職魏令鴻臚少卿第四品上第二請閑雅學詳富明樞達理者

隋百官志見鴻臚門

唐百官志鴻臚卿一員從三品周曰大行人中大夫秦曰典客漢曰大鴻臚梁加卿字後周曰賓部中大夫隋從三品龍朔為同文正卿光宅改曰司賓少卿二員從四品下卿之職掌賓客及凶儀之事領典客司儀二署以率其官屬供其職務少卿為之貳唐百官志鴻臚卿位視尚書右丞掌導讚贊拜

六典鴻臚寺卿一人從三品梁天監七年象四時置十二卿除大字為鴻臚等六次卿第二品上太和二十二年九卿並第三品北齊因之後周有大賓部中大夫隋為鴻臚寺卿一人正第三品煬帝改為從三品皇朝依焉

國朝元祐官品令鴻臚卿從四品

連擒大姦漢書田廣明字子公連擒大姦徵為大鴻臚卿慙長後漢陳寔為太丘長以市相賊敕遣法方解印綬去某徵命不起閭門懸車棲遲養老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子紀亦以至德稱為平原相徵為尚書令度安初袁紹為大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於官子羣為魏司空天下以為公慙卿卿慙長

遣小黃門就問經傳謝承後漢書周仁字季和徵拜大鴻臚卿以年老乞骸骨詔賜中酒米賞君傳經有缺使也賞門就問之病乞骸骨許還家吳徽拜大鴻臚以病乞骸骨許請還家大

鴻臚小鴻臚魏志韓宣明帝時為大鴻臚數歲卒宣前後當官在能否之間然喜以己怒人始南陽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為大鴻臚中為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治行攝如上移書燉煌崔林為大鴻臚龜茲王遣侍子來朝朝廷嘉其遠至褒賞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有遠者林恐所遣或非真的權取疏屬賈胡因通使命利有印綬而道路護送所損滋多勞所養之費虛費無益之事為夷狄所笑此曩時之患也乃移書燉煌喻指并錄前世待遇諸國豐約故事使有常

靜嘿少言蜀志杜瓊字伯瑜後主立為大鴻臚為人靜嘿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

有出境之才吳志張儼弱冠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于晉吳主孫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對曰皇皇者華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磨厲鋒鍔思不辱命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侍中荀勖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祜尚書何楨並結縞帶之好

不任賓贊還官漢[illegible]由為陳留太守入為鴻臚卿不任賓贊遷官

鴻臚司爵揚雄大鴻臚箴經遠撫納陶陶百王天工人力盡為庶丁該羅百職人有才能官有級差能者授官各有攸宜主以不褒官以不濫文不可武武不可文大小上下不可事倫鴻臣司無敢言在倫

才任專對崔鴻國春秋前秦錄晉使者命歸里張重事識張鑒才任專對年典客令歸貢鑒謹伏給事鑒曰鄰國僻小偏絕皇風行臺振臨萬里傾躍今大業未崇先吾口實非船捷示訓之猶殺容之謂之也

職主胡事山堂考索鴻臚寺主胡事前後為之者率多不善今欲主當選御史中丞乃修春可亦

不亡秦之官稱於上國北史李安世為主客令齊使劉纘朝貢安世奉詔賓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為典客安世曰何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異世之號有載安世曰周謂之客而秦改典客秦名鴻臚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亡秦才素

樹為標唐劉世龍高祖時從平京師累轉鴻臚卿仍改名義節時草創時出傾竭府藏以賜勳人而國用不足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薪貴而布帛賤若采街衢及苑中樹為樵以易布帛歲收數十萬疋立可致也又藏內繒絹不足紬之使申截取以供餘絹無尋盡餘萬足矣高祖並從之大收其利

少卿

六典少卿二人從四品下後魏太和十五年九卿各置少卿一人第三品上二十二年降為正四品上北齊因之後周有賓部下大夫一人隋依北齊煬帝加置二人降為從四品皇朝武德中置一人貞觀中加置二人龍朔咸亨光宅神龍並隨寺改復

國朝元祐官品令鴻臚少卿六品

多才藝美容儀隋書煬帝時諸蕃酋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謂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寧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賓客者為之乎咸以蘇夔對帝然之即日拜鴻臚少卿以職業辦唐裴光庭開元中兼兵部郎中鴻臚少卿性靜默寡交遊雜歷臺省人未之許既而以職業辦議者更推之

丞

前漢百官表見鴻臚門

後漢百官志見卿門

隋百官志見鴻臚門

唐百官志鴻臚寺丞二人從六品上掌判寺事

六典丞二人從六品下秦有典客丞漢因之武帝改曰大鴻臚丞比千石魏晉因之東晉省者梁班第三陳因之後魏列卿丞從五品中太和二十二年降為第七品比齊為第七品下後周兵部有上士一人隋鴻臚丞二人正七品上大業五年加為正五品皇朝為從六品上

國朝元祐官品令鴻臚寺丞正八品

有祿能作否晉王敦為鴻臚卿謂阮修曰卿常無食鴻臚丞有祿能作否修曰卿復可耳乃為丞

主簿

隋百官志見鴻臚門
唐百官志鴻臚寺主簿一人從七品下掌印勾檢稽失
六典主簿一人從七品上漢官儀曰簿篇鴻臚置四為主簿晉令大鴻臚置主簿録事史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位不登十八班者別為七班班第三陳之後魏國文北齊有功曹五官主簿隋鴻臚寺主簿三人皇朝因之武德中正八品貞觀中減置一人從七品上
國朝元祐官品令鴻臚寺主簿從八品

司農

前漢百官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令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搜粟都尉武帝軍官不常置王莽改大司農曰羲和後更爲納言初斡官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大司農後漢百官志大司農卿丞各一人部丞二人太倉令一人平準令一人導官令一人右屬太司農
晉職官志大司農統大簞導官二人令襄國都水長東西南北部諸文曹掾及江左哀帝省并都水武帝復置
宋百官志大司農一人丞一人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舜攝帝位命棄爲后稷則其任也周則爲太府漢世丞二人魏以來一人
隋百官志北齊司農寺掌倉正菓園池菓實統平準太倉鈎盾典農導官梁州水次倉籍田等令丞隋司農寺統太倉典廪市鈎盾華林上林導官等署
唐百官志農寺梁置十二卿以署為寺以官為卿龍朔三年改為司稼咸亨復卿一員少卿二人丞六人主簿二人録事二人府二十八人史七十六人計史三人亭長九人掌固七人
六典司農寺隋煬帝司農但統上林太倉鈎盾導官四署罷典農華林二署以平準京市隸太府掌苑圃薪菓鹽炭市晉度量皇朝因之
國朝司農寺掌倉場出納園苑種植及導擇米麥供給薪炭之事

卿

周禮冢宰有太府下大夫
史記韓信歸漢以為治粟內史掌穀貨景帝更名大農令帝更名大司農平帝元始元年改大司農曰羲和以劉歆為之
後漢百官志大司農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應劭漢官大司農古官也唐虞分命羲和四子敬授民時高祖受命懲秦之弊與民休息逮至文景國家無事家給

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
相因充溢露積腐敗而不可食後魏職令司農第四品上
第三請用堪勤有幹能者
隋百官志梁司農卿位視散騎常侍主農功倉廩統太倉
導官籍田上林令有營樂遊北苑丞左右中部三倉丞荻
庫荻庫若庫丞湖西諸屯主天監九年又置勸農謁者視
殿中御史後齊九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隋九寺置卿少
卿各一人
唐百官志司農寺卿一人從三品上少卿二人從四品上卿之職掌
邦國倉儲委積之事揔上林太倉鉤盾導官四署與監之
官屬謹其出納少卿為之貳凡京師百官屬祿廩皆仰給
焉凡朝會祭祀共御所須及百官常料則率署監所貯之
物以供其事凡孟春皇帝親籍田之禮有事于先農則奉
進耒耜季冬藏冰祭祀寒以黑牡秬黍仲春啓冰亦如之
六典司農寺卿一人從三品 左傳少昊氏九扈為九農正 天監七年農四置十二卿司
農為春卿班第十一又置勸農謁者亦隸司農陳因之後 魏大司農品第二太和二十二年改第三品北齊因之後
周依周官有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隋 一人正三品煬帝降三品龍朔三年改司稼寺正卿咸亨
中復 舊
國朝官品令司農卿從四品
行千里不賚粮 前漢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門下客至亡 貴賤亡留門者執賓禮以下山東諸公會

然稱鄭莊曰吾聞鄭 莊行千里不賚粮 閉門却掃非德不交 湖典字仲廷為大 司農閉門却掃非
德 交 不免捶撲 後漢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 呼促步又加以捶撲左雄上言九卿位亞三
公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 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改之其後九無復捶撲者
學問博通 王孫瑞 大司農 學問博通為 治行第一 宣帝地節四年 北海太守朱邑
以治行第一 為大司農 盜田自殺 田延年為大司農坐盜 都內錢三千萬自殺 名卿 東觀 漢記
牟融字子優為大司 農性明達稱為名卿 在朝以方正稱 高堀字季回以儒學 徵拜大司農在朝以
清白方 正稱 曉邊事能論議 耿國為大司農曉邊事能 論議數上便宜事天子器 給安車
一乘 鄭玄公事徵為大司農給 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 風聲大行 張璠漢記陳寵 為廣漢太守風
聲大行又 為大司農 陳粟萬石揭以箕 武帝柏梁詩大司農 曰陳粟萬石揭以箕 司金穀
揚雄大司農箴時惟大農爰司金穀殖民 是職帝王之盛實在農殖又曰農臣司均 農臣司均上籍
臣 張事大農箴牆臣 司農敢告左右 政治為天下最 魏志梁習字子虞為 并州二十餘年政治
為天下最徵 拜大司農 龜截碑從田內出 吳志吳郡岑州馬吳特大 司農暢碑主在丘來相面
西大元中村人見蟲截碑從田 中出是其先安集寨諸書暢下 天倉 天文錄天倉 者大司農也 印在吳
手中 晉陽秋司農柘乾出本書矣云太司 農印在吳手中所在得開倉而食 國之象 史游急 就篇司
農少府國 之泉也 掌周稷之業 漢朱邑為大司農張敞與邑書曰 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業
兩宮寵官 隋江總司農陳業銘曰其文散其業綴橫 皆掌節誦撫為職成緒細情見實諦也情兩宮
寵官四王思宗萬事休息一朝逢迷寄 皆令譽文可咏諷今日醉君長悲寥鄉 納郡租不過十日
胡元微轉潁川太守有惠政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 租穀元叔奏之帝位元微曰如御意者幾日當了如臣責
未過十日帝即日拜元微為司農納 天下郡租如言而了帝悅為元微曰 上疏言禁兵寡少 唐 段
秀實為司農以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 聞天子曰萬衆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

以十副一萃君卑臣強尉吏之義在於此以今旨外不寘之膺內有牧合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年有患

誰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其爪牙也一若去其人牙則大爲牛羔能爲敵伏願少留聖慮其事焉一其後注

原兵作亂神策六軍逆無一人至者秀李鍔見戶實守衛不亂二召竟決爲執其明暮義烏知此好須部尚書門

倒用印 秀實爲司農卿建中四年朱泚盜據宮闕源休教泚僞迎鑾駕陰濟逆志泚乃遣其將韓旻領令馬步

三千疾趨奉天時秀實以爲貴之中未有武備泚以秀實嘗爲遲兵節度使罷兵權以爲富貴且又必首同泚召秀實乃與岐謀

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皆許諾是遂令言箸秀實以吹

爲宗社之危期須萬乃伐入夫齡靈岳竊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農印印符以追兵兵至駱驛得符軍令亦莫辨其

印文逆而回秀實乃與海賓約事急爲繼而令明禮應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乃源休等皆在坐秀實與原休並廳

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

泚中其額濺血而走兇黨群至遂遇害德宗在奉天聞其事惜其委用不至志堂第九之

少卿

隋百官志 見卿門

唐百官志 見卿門

六典司農少卿二人從四品上 後魏初置少卿第三品太和二十二年爲正第四品上北齊因之後周司農有中士一人隋品同北齊煬帝加置二人降爲從四品龍朔成字隋寺改從

國朝元祐官品令司農少卿正六品

檢校東都營田園苑之事 唐書機爲司農少卿文詔檢校東都營田園苑之事高宗謂之曰兩都是朕東西之宅也今之宮館隋代所造歲序既淹將頹壞頃欲有修又費財力如何機奏曰臣任司農向已十年前後者費今見貯錢三十萬貫若以供事理可不勞而就也上大悅

官有犯者杖而後奏 機爲司農少卿東都營田苑丞有官者於武中犯法機杖而後奏高宗嘉之賞賜絹數十疋[illegible]曰更有犯者卿即繳之不復奏日

丞 沿革見司農門

唐百官志司農寺丞六人從六品上掌判寺事凡天下租稅及折造轉運于京都皆閱而納之以供國用以祿百官

六典丞六人從六品上 秦治粟內史有兩丞漢因之武帝改大司農亦兩丞桑弘羊爲大司農置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將以平判後漢司農丞一人比千石部丞一人六百石部丞主帑藏魏因之品第七晉亦品第七建賢一梁班介傾又銅印黃綬宋齊梁陳司農丞並綬從班五品中太和二十三年爲七品下北齊因後隋司農丞五人從品第六大業五年加至從五品皇朝武德中置四人貞觀中加至六人

國朝元祐官品令司農丞正八品

主簿

隋百官志 見司農門

唐百官志司農寺主簿二人從七品上掌印署抄目勾檢稽失

凡置大契二十隻應須出納與署合之 十隻與太倉署令十隻與導官令皆

凡銅一組主簿掌鑰留署勘同然後出給

六典主簿從七品上 晉太康中置主簿二人宋齊無聞北置一人七班之中第三陳因之後魏不見北齊司農寺有功曹五官主簿隋二人皇朝因之

國朝元祐官品令司農寺主簿從八品 治平三年置主簿一員

上林苑令

六典上林署令二人從七品下 漢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令丞又有泉上林長丞又左右尉掌上林苑又少府屬官有上林中十池監上林苑廣之苑囿也司馬相如

有上林職後漢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太官丞一人三百石晉因之江右闕其官宋武帝復置隸尚書殿中曹及少府齊因之梁陳屬司農後魏北周又比齊及隋並屬司農皇朝因之

掌苑囿園池之事丞爲之貳

箴揚雄上林苑令箴曰茫茫大田芃芃梓華山有陸野有林麓美原丙藪禽獸攸伏貢鬱以爲薈莽竟成虛圍敢富民以家給

太倉令

齊職儀太倉令周司徒屬官有廩人倉人則其職也

六典太倉令三人從七品下石氏星經天倉六星在婁南倉穀所藏有三星天庾積廚禾之所天囷十三星囷倉稟之爲主御振也史記云武王伐殷散鉅橋之粟周禮有廩人下大夫上士秦漢大司農屬官有太倉令丞各一人文帝時淳于意爲之後漢一人六百石魏品第七晉宋齊梁陳亦然後魏闕文比本司農統太倉丞令後魏闕文北齊司農統太倉令丞後周有司倉下大夫隋太倉令二人丞八人曹四人掖倉督二人皇朝置太倉令三人隶都則曰倉吉令

籍田令

前漢百官表司農屬官有籍田令丞

沈約宋書籍田令一人右官也於周爲甸師前漢置後漢及魏闕晉太始十年復舊江左省又復置

國朝元祐官品令籍田令九品

廩犧令

漢百官表內史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後屬司農

韋昭辨釋名犧戲也言養之也辨[illegible]牲取其毛者別養之以奉祭祀純色者少故名曰犧犧希也

齊職儀周牧人之職也掌六牲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取純毛者光武中興屬河南秩六百石

導官令

六典導官署令二人八品上秦漢少府屬官有導官令丞主擇米以供祭祀又御飯事擇也後漢屬大司農令六百石丞三百石魏晉皆有令丞梁在七班之下爲三品勳位陳因之後魏闕文北齊及隋皆有令丞並屬司農皇朝因之置令二人

平準令

漢百官表司農屬官有平準令

續後書平準令六千石

韋昭辨釋名釋云平準令主染色有常平之法準的之也

辨云主平物價使相依准

齊職儀染署染繒色少昊置五雉爲工正掌雉氏設五色之工用有染人之職掌染帛以爲服

六典平準署令二人從七品下周禮有賈人中士下士主平定物價漢大司農屬官有平准令丞後漢令丞各一人令六百石丞三百石掌知物價及主練染作彩色至知常改平准爲中準以官者爲令丞列於內署自是諸署令悉用宦人姚氏闕文晉少府屬官有平準令丞宋順帝諱改準曰染署齊少府有平准令丞染署有平准水令丞後魏闕文北齊司農寺統平准令丞後周有平準中士下士隋司農屬官有平准署令丞煬帝三年改隸太府皇朝因之掌供官市易之事

籠天下之貨史記桑弘羊領大農以諸官各自市相爭以故物多騰躍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

外部主郡國置平準於京師受天下委輸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矣

所以置掌準焉廣漢下士 始廣漢下士州舉茂才爲平準令

太府

隋百官志後齊太府掌金帛府庫營造器物統左右中三尚方左藏司染諸治東西道署黃藏細作左校甄官等署

隋太府寺統左藏左尚方內尚方右尚方司染左藏黃藏掌治甄官等署煬帝即位分太府寺爲少府監

唐百官志太府寺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主簿二人錄事二人府十五人史五十人計史四人亭長七人掌固七人

國朝太府寺掌庫藏出納商稅市易平準店宅之事

六典 見卿門

卿

隋百官志梁天監七年始置太府卿以少府爲少卿府加置太僕卿三卿是爲夏卿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

後齊置卿少卿丞各一人置丞主簿錄官主簿錄事等員

隋九寺並置卿少卿各一人各置丞主簿錄事等員

唐百官志太府卿一員 從三品 少卿二員 從四品上 卿掌邦國財貨揔京都四市平準左右府藏常平八署之官屬舉之綱目修其職務少卿爲之貳以二法平物一曰度量二曰權衡

六典太寺寺卿一人從三品 周法天官太府下大夫上士下事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則今太府之任也秦官以下不置其官并職并於司農少府梁天監七年始置太府經第十三掌金帛府帑統右藏令上庫丞大市南市北市令關津亦皆屬焉陳因之品第三後魏太和中始改少府爲太府寺卿品第三北齊因之後周有太府中大夫又有析部中大夫隋太府寺卿一人正三品上煬帝分太府置少府監管三尚方及司染掌治署而太府寺管左右藏及兩京平準等署焉大業四年降爲從三品皇朝因之至龍朔三年改外府正卿咸亨元年復故光宅元年改司府寺神龍初復舊

少卿二人從四品下 後魏上文帝改少府爲太府置少卿一人第三品上比齊因之隋煬帝加至二降爲從四品皇朝咸一人貞觀中復置二人龍朔咸亨光宅神龍並隨寺改復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府卿從四品

從車駕南巡 從觀揚搖少錢鎬屢親畫禮憲左樹將軍從車駕南巡到懸漲皆太府卿 貨幣山積 唐楊國忠專判度支事玄宗召公卿百僚觀左藏庫書其貨幣帑山積面賜國忠金紫兼權太府卿事國忠既專被寵任出入禁中日加親幸 財物經揚卿者無不精好 見少府門

少卿 沿革見卿門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府寺少卿正六品

尹卿筆 唐尹思貞爲司府少卿時侯知一亦厲威數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爲人所服

爲此前後無與爲此 楊崇禮開元初爲太府少卿雖前帛充物丈尺閱皆躬自省閱皆議以爲前後爲太府無與爲比擢拜太府卿時太平且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爲經楊卿者無不精好

丞

隋百官志 見卿門

唐百官志太府寺丞四人從六品上掌判寺事凡元正大朝應貢
方物應陳於殿庭者皆受而進之
六典丞四人從六品下 梁置卿太府丞一人品從第七陳因之後魏亦一人品第七之下後周太府上下一人亦丞之任也隋太府丞六人正七品下大業三年增為從五品皇朝置四人從六品上垂拱中省一人開元一又加焉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府丞正八品
主簿
隋百官志 見卿門
唐百官志太府寺主簿二人從七品上
六典主簿二人從七品上 梁置太府主簿一人七班之中爲第三陳因之後魏一人隋四人從七品皇朝置三人至太極中省二人太府寺管木契七十隻十隻與左藏東庫合十隻與左藏西庫合十隻與右藏內庫合十隻與右藏外庫合十隻與東都左藏庫合十隻與東都右藏庫各九雄一雌掌一雌庫官掌右五隻與左藏朝堂庫合五隻與東都左藏朝堂庫合各四雄一雌其契以次行用之掌印署抄目勾
檢稽失凡置木契九十五隻二十五隻與少府將作苑總
監合七十隻與庫官合十五隻刻少府監字十四隻雄付
少府監五隻刻將作監字四隻雄付將作監五隻刻苑總
監字四隻雄付苑總監皆應索用物雌留太府
市令 長府
史記司馬談祖爲漢市長
漢百官表內史屬官有長安市長又長安四市令丞長屬

左馮翊
六典兩京諸市署各令一人從六品上 昔神農氏始作市易日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城置石氏星經天市垣二十二星周禮地官有司市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其屬有賈人都人胥師賈師司暴司稽肆長皆諸市官也漢改秦內史爲京兆尹其屬官有長安市長丞後漢河南尹爲官有雒陽市長丞魏晉因之東晉隸丹陽尹宋齊因之梁始隸太府梁選部太市令屬四品市職之任不容過卑天監七年詔曰其選因陳之後魏京邑市令從五品中北齊司州牧領東西市署令丞後周司市下大夫一人隋司農寺統京市令場帝三年改京市隸太府寺京師東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東都東市曰豐都南市曰大同北市曰通遠皇朝因之京置東西南三市於東都西市則隋南市也南市則隋東市也都南市置兩坊之地武德中廢爲坊車馬皇鐵中省京南市開元十年又省都西市掌百族交易之事丞
爲之貳凡建標立候陳肆辨物 按周禮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近也以平正之以二物平市 謂秤以格斗以斛以三賈均市 精爲上次爲中麤爲下
格殺舍中兒 東觀漢記吳漢從征可比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上怒命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眾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上乃赦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格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遠量當至公輔 石苞貴鐵鄴市中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而異之便與結交歎其遠量當至公輔
左右藏令
齊職儀右藏庫周太府內府之任太府物所藏也內府掌
郑布衣出入以待王用後漢中藏府令丞掌幣帛金也銀
諸物晉置中黃左右藏吏

六典左藏署令三人從七品下周禮有外府中士主泉藏之在外者掌邦布之出入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也又有職幣上士中士主貨幣之入也蓋今左藏之職也秦漢則在農司少府為官有中藏府令丞各一人掌中藏幣帛金銀貨物魏一武因之晉少府屬官有左右藏令東晉置御史九人各掌一曹有庫曹御史後從分庫曹置外左庫內左庫宋文帝省外左庫曹部史稱而內右庫直云左庫武帝後置前殿帝又省者陳良有右藏其左藏後魏聞太比齊太府寺統左右藏令丞從周有外府上士中士二人掌綿帛絲麻錢物皮角筋骨之藏隋有左藏署令丞皇朝因之左藏有東庫西庫朝堂庫又有東都朝堂庫各掌木雌契一與太府主簿合之掌邦國庫藏之事

右藏署令二人正六品上周禮有內府中士主良貨賄藏在內也職內上士中士主泉貨所入蓋今右藏之職王秦貢分在司農以備其職掌展置與左藏同隋太府寺統右藏令丞各二人皇朝因之右藏有內庫外庫東都庫各木雌一契與太府寺主簿合之掌邦國寶貨之事

常平令

六典常平署令一人從七品下漢書食貨志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商賈遊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糴不貴而令不散孟子曰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蓋言常平之義也漢宣帝即位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穀貴時減其價以糶名常平倉人便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歲比登稔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晉武帝泰始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東晉宋齊無文并有常平倉而不糴糶亦如之後魏太和十二年有司上言請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貯於倉時儉加私之二糶之於人比齊諸州郡皆別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之一年糴逆次當州穀價錢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物依時價糴隋開皇三年於河西勒百姓立堡營田積穀京師置常平監又以倉部尚盧備所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委輸漕關東之粟以給京師又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砥柱達於常平倉者免其征戍以此通轉運亦非獨糴皇朝要扶初所京置常平署天下諸州亦署之掌平糴倉儲之事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

國子監

祭酒　司業　丞

國子博士（太學五經四門）　國子四門助教（太學）　直講

說書　主簿　武學博士

律學博士　書學博士　算學博士

都講

國子監

晉職官志晉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孝武太元十一年減助教員爲十人

南齊百官志太始元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正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幹一人門吏一人典觀吏二人建元中掌治五禮永明三年國學建省

隋百官志梁國子學生限以貴賤帝欲招來後進五館生皆引寒門儁才不限人數後齊國子寺掌訓教胄子祭酒一人亦置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隋國子寺（元隸太常）祭酒一人屬官有主簿錄事各人統國子太學四門書算各置博士（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二人）助教（國子太學四門各五人書算各二人）學生（國子百四十人太學四門各三百六十人書四十人算八十人）等員開皇十三年罷隸太常又改寺爲學仁壽元年罷國子學唯立太學一所煬帝改國子學爲國子監依舊置祭酒加置司業一人從四品丞三人加爲從六品并置主簿錄事各一人國子學置博士

唐職官志正觀元年改國子學爲國子監龍朔二年改國子監爲司成館咸亨元年復舊垂拱元年改國子監爲成均監神龍復舊

唐百官志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下掌儒學訓導之政總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凡七學天子視學皇太子齒胄則講義釋奠執經論議奏請京文武七品以上觀禮凡授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爲一經兼孝經論語老子歲終考學官訓導多少爲殿最丞一人從六品下掌判監事每歲七學生業成與司業祭酒涖試登第者工於禮部

主簿一人從七品下掌印句督事七學生不率教者舉而免之

錄事一人從九品下（武德初以國子監曰國子學隸太常寺貞觀二年復曰監龍朔二年改國子監曰司成館祭酒曰大司成司業曰少司成咸亨元年復曰監垂拱元年改國子監曰成均監有府七人史十三人亭長六人掌固八人）

國朝國子監掌國子大學武學算學五學之政凡訓導之事更修黌宇（後漢安帝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宇）畫三禮圖（國朝建隆二年選畫工二人赴國子監畫三禮圖於壁侍詔一人督其事）繪像（五年國子監言畫三禮舊說請文宣王十哲七十二賢像宜繪飾）建閣藏書（大中祥符五年詔文宣王殿又建閣藏太宗御書又以主帝御製贊論勒政論俗吏押刻石）

祭酒

前漢王莽置六經祭酒每經各一人蘇竟以明易為傳士講書祭酒後漢百官志博士祭酒一人六百石本僕射中興轉為祭酒 胡廣曰凡官名祭酒皆位之元長者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

漢百官表注博士祭酒一人掌國子學皇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續漢書百官表建武初置五經博士太常差以有聰明威重者一人為祭酒總領綱紀

商紹辨釋名祭酒者謂祭六神以酒酹之也 辨云凡會同响醼必尊長先用酒以祭先故曰祭酒 漢時吳王年長以為劉氏祭酒是也 應劭漢官儀礼飲酒必祭先也故稱祭酒 飲酒時惟尊長以酒沃酹也

晉職官志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 永嘉中又置儒林祭酒以杜夷為之

宋百官志祭酒晉官也漢吳王濞為劉氏祭酒大祭祀以酒為尊者主之故以祭酒為稱漢之侍中魏之散騎常侍高功者並為祭酒用其儀公府有祭酒蓋因其名也

沈約宋書博士秦官也掌通古今員多至數十人有僕射光武增為十五人並一經有數家之學故也皆教弟子光武改僕射為祭酒祭酒者一位之元長也

南齊百官志國子祭酒一人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子學祭酒准諸曹尚書總明觀祭酒一人

隋百官志梁國學有祭酒一人陳國子祭酒 中二千石 後齊國子寺祭酒一人 隋國子祭酒一人仁壽元年省煬帝國子監復置

唐職官志龍朔二年改國子祭酒為大司成咸亨元年復舊國子監祭酒一員 從三品 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 國子大學四門律書算 凡春秋二分之月上丁釋奠于禮宣父祭以大牢樂用登歌軒懸祭酒為初獻司業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凡教授之經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各為一經論語兼習之每歲終考其學官訓導公業之多少為之殿最

六典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 周礼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又晉武帝初立國子以道教之大學者令曰祭酒博士當為訓範總學中眾事傳咸諸公演云裴頠為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閣刻石寫五經置國子祭酒一人典教十三比列尚書秦國子祭酒秩中二千石品第三後魏初品第四上太和二十二年皆為從第三品北齊改國子祭酒一人從三品後周隋光宅元年改成均監祭酒神龍元年復舊

五代職官志後唐同光元年置一員

國朝元祐官品令國子祭酒從四品

三為祭酒 史記荀卿五十始來游於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

明習故事 前漢梁安世為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宣帝以武節著名臣令留朝望每臨祭酒甚優寵之年老不聽辭以文

師友 蜀志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秦宓為師友祭酒

皇太子執經問義 晉書中東典書杜夷以儒學稱中宗以為參祖祭酒中興初皇太子凡三至夷舍執經問義

上疏求備學徒 晉書袁瓌為國子祭酒時表亂之後禮教陵遲瓌上疏云云時封其宅也修其學從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

令司徒辟祭酒以授張緒 齊書司徒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武帝勅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辟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為

云何子良竟
不拜以緒領焉業季寓宥自代舉自代人以爲榮手均爲春秋制議臺省字彥均王僧虔爲國子祭酒謂孝經未
時人以爲榮朱服南各問徵爲國子祭酒手太子中庸子王束並爲侍中府僉單作祭酒及所服達登
傳古多識亦不能裁遂以去服照哉
爲右辟議乃用朱服祭酒朱服自此始也三世爲國子師晉書王承
府儒業韓國子祭酒承祖淹父濛皆爲此職侍書敏辯陳書太
三世爲國學師前代未之有當時以爲榮建中國
子祭酒孫季克闡譜侍貴緘辯求真載書
虞德明始弱冠任春馬更與抗對合圖當數輕薄祭酒杏春秋
晦淵美春工篤此對王儉乘總稱美之僉常云虞未便義真孔廣字
上不肯來到虞所去結數中車諸之美堅曰孔廣使吾成輕薄
學者庠均義重師資道尊王融爲王儉策國子祭酒表曰竊以羊
均義重探古所從師資道尊自未微苟
產曰嚴益時吏入室之借
不自來盡何過彭桒之箕年一日傳親臨講誦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建元
七年高平蘇通長樂劉祥並以碩學耆儒尤精二禮以通爲禮
記祭酒居于東庠祥爲儀禮祭酒處于西序每月朔旦率百僚
親臨講論儒宗學府後周書盧誕本名恭祖昇拾事魏門侍郎稱
命曰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稚長故命
誕也

師焉於是以誕儒宗學府晉王勒晉王以下經師易
皆拜之於帝前因賜名誕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
求人師難得正論難鋒起不能屈晉書拱汪字元度爲國子祭酒帝令百寮就含乎王濬論
天下通儒殷李多華馬論難鋒起皆不能屈帝
令御史書其問答奏之省而大悅賜良馬一匹敷陳義理燕之
諷諫元壽勸晉江伏器公後進國子祭酒上言親扶英命善諸孝經於是敷陳義理燕子諷諫上大悅曰聞之次之義
更足舉行可師唐賀德仁少與從兄德基俱爲國子祭酒周弘正咸以詞季見推侍人語曰季行可師賀德基
朕心
父曾彬彬上鄉今日從朕求官許後徵爲侍太宗諸德仁後爲趙州刺史因入
覲之報曾太宗名問曰朕子制史前以自奉何謂以此後徵
曰年老孫力不逮望在秩弟特見寵庶太宗曰卿家多猶垂欺
何官也後除康州不敢太宗曰朕昔從卿讀書今日從朕求官
但有所欲不相違也時國子祭酒缺授之因授焉
請琢去碑額爲號爲春爲國子祭酒國子監有孔子碑睿宗篆額加大周兩字蓋武后時爲請琢去偽字復
大唐二字從之上疏論南海進蚶菜孔戣字君嚴元和年改國子祭酒領南節度使崔詠卒三軍請帥軍

相奏戣貴于揚宣因入對上謂裴度曾有上疏論南海進蚶菜
者詞甚忠正此人何在卿求之度退訪之或曰祭酒孔戣嘗論
此事度徵疏進之即判祥瑞按三道則天朝制以權臨丁不休
日授嶺南節度使官書取悅當時其國子祭
酒多授諸王駙馬都尉惟貞觀故事祭酒孔穎達等赴上日皆
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都尉赴上惟判祥瑞三道而已至中
於博士助教纔有李官薦儒祝欽明爲國子祭酒景龍三年中
之名多非儒雅之賓宗時號稱衛卯欽明與郭山惲帝
言奏書皇后亦合助祭云初侍御史倪若水劾奏曰欽明等
本自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爲叨忝而涓臺爽劾諂佞爲
詭遂使由臺之禮因之制百王欽事一朝墮夫猜亂常敗
作帝言病戶人之不才遂至於此臣等並從貶放以肅周行於
是欽明左授隨問酬答吾無晝語趙弘智家藏中爲康王師講孝經百僚發詰畢當更詰辯隨
饒州刺史
問對老吉先畜語高宗書曰此爲我康經之要以擒不來對曰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願以此獻帝悅賜絹二
百尺拜國子官不擇才桓彥範爲侍中兼國子祭酒以方士業爭能爲
子祭酒國子祭酒彥範執不可帝曰要已用之不
可止彥範曰陛下始復位制詔軍國當用故事正見特以親徵
賚進爾嚴節不爲盤以孔穎達爲祭酒知斧罷不復操六安疑

儀鄭翦列臣恐物議謂陛下官以宰相領祭酒郎暈見司中書門下平章事
不擇才以天秩加私愛不載
翰光宰錢劉光奮爲國子祭酒建元群臣稱光宰錢
右庶子翰王方節度使四方制史一方詔可顯燕領
侍郎國朝孔維見司業門

司業

隋百官志煬帝大業三年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從四品
唐職官志龍朔二年改爲少司成咸亨元年復舊垂拱元年增
置一員所掌同祭酒
六典司業二人從四品下禮記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秦漢已來無聞
五代職官志後唐同光二年置一員
國朝元祐官品令國子司業正六品

改國學爲官名 歸崇敬按國子司業晉皇太子齒於國子行冑之礼崇敬以國子爲官名不稱上言司業義本礼記樂正司業正長也言樂官之長周主此業鄭注云大版曰業按詩周頌設業設虡業乎樹羽則業乃懸鐘磬之簨虡也今大學既不教樂於義則无所取請改國子監爲辟雍省祭酒爲太師氏請改司業一爲左師一爲右師詔下尚書集百僚定議少闢議者以爲學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孔代掌其職者曰氏其學非代官不宜曰氏其余大抵以習俗既久重難之作其事不行

請講右詩兩篇 郭山惲景龍中爲國子司業侍中宗敎引述臣及修文學士學之要集皆令各鈞伎藝以爲笑樂蔣鎬爲踏歌蔡琛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杜元琰爲婆羅門咒李行言唱車偕簇藏用効道士上章山惲獨奏曰臣无所解請誦古詩兩篇帝從之遂誦鹿鳴蟋蟀之詩奏未畢李嶠以其有好諫无忌之語恐忤旨遽止之

刊定儀注 韋叔夏延載中以司業父死元年詔下制曰吉凶礼儀周家所重司礼博士未甚詳明成均司業韋叔夏敏明學傳習礼度要以參掌撰儀式自今礼所修儀注委叔夏等刊定訖然後關奏

自以通經求爲司業 國朝淳化元年以國子祭酒孔維兼工部侍郎從其請也維閑宅中任閤封東西傳事爲上即位以舊吏累遷至各員外郎自以通經求爲司業朝以授之雍熙初使高麗充是奉使外國例借紫復命即服緋會高麗吏至維自服衣緋而因求見上訖言高麗吏者問臣獲何罪降服臣无以對因近上俯之郎楊金索至是遷本少酒又上言祭酒官久廢少知者親政書人多臣多以祭酒郎中手爲又引五代時田敏任祭酒兼侍郎領兼是官上從之

丞

隋百官志隋大業三年國子監置丞三人加爲從六品唐六典丞一人從六品下掌監事凡六學生每歲有業成上于監者以其業與司業祭酒試之明經帖經口試策經義進士帖一中經試雜文策時務徵事其明法明書筭亦各試所習業登第者白祭酒上于尚書礼部

國朝元祐官品令國子監丞正八品

國子博士　大學博士　五經博士　四門博士

前漢百官表博士秦官也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帝黃龍元年稍增員十二人後漢百官志博士十四人比六百石本注曰易四施孟梁丘京氏尚書三歐陽大小夏侯氏詩三齊魯韓氏禮二大小戴氏春秋二公羊嚴顏氏掌教弟子國有疑事掌承問本四百石宣帝增秩

漢舊儀武帝初置博士取學通行修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爲高第朝賀位次中都官史稱先生弟子稱門人又曰孝文時博士七十餘人朝服玄端章甫冠

應劭漢官儀博士秦官也博者博通古今士者辯於然否

魏文帝黃初五年太學置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明帝太和二年詔曰尊儒貴學王教之本也自頃儒官或非其人將何以宣明聖道其高選博士才任侍中常侍者報郡國貢士以經學爲先

吳志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按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中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

以毅王化以隆風俗
後魏書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
記云天子設四學鄭玄注云四學謂周四郊之虞庠也今以其
遼遠故置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之總知學士里走太學博
士降為從六品
晉職官志晉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
行清淳通明典義者若散騎常侍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
乃得召試及江左初減為九人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
各一人後又增為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
南齊百官志国子博士二人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博士准中書
郎助教准南臺御史
隋百官志梁國學有博士二人助教十人太學博士八人又有
限外博士員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大同七年國子祭
酒劉覧等又表立正言博士一人位視國子博士置助教二人
陳國子博士千石五經太學博士六百石
後齊国子寺領博士五人助教十人學生七十二人太學博士
十人助教二十人太學生二百人四門博士二十人助教二十
人學生三百人隋国子寺統國子太學四門書算學各置博士
仁壽元年罷子學立太學置博士五人從五品 煬帝國子學置博
士正四品助教從七品員各一學生無常員太學博士助教各
二人學生五百人先是仁壽元年置国子博士五員為從五品
唐職官志龍朔二年改博士為宣業咸亨元年復舊
唐百官志國子學博士五人正五品上掌教三品以上及國公
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為生者
六典國子博士二人正五品上司馬彪百官志云博士十四人魏以太常學博士祭酒晉初置
博士十九人咸寧四年立國子學置國子博士一人晉官品第六介幘兩梁服佩同祭酒宋齊無所改作梁置國子博士二
人為九班陳品第四秩千石後魏初國子博士從第五品上太和二十二年增為第五品北齊置國子寺有博士五人品第五
隋初國子寺太學置博士五人大業三年置國子監博士一人正五品上皇朝增置二人龍朔一年改博士曰宣業掌教
文武官三品已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以上曾孫之為生者五
分其經以為之業習周禮儀禮禮記毛詩春秋左氏傳每經各
六十人餘經亦兼習之習孝經論語限一年業成尚書春秋公
羊穀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詩周禮儀禮各二年禮記左氏春秋
各三年其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號為束脩之禮
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每旬前
一日則試其所習業每歲其生有能通兩經已上求出仕者則
上于監堪秀才進士者亦如之
太學博士三人正六品上東晉元帝增置國子博士十六人謂之太學博士品服同國子博士梁置
大學博士八人班第二陳品第八秩六百石後魏初置第六品中大和二十二年從七品北齊國子寺有太學博士十人從第
七品周置大學博士下大夫大人班第四隋初置大學博士五人仁壽元年罷國子學立太學置博士五人從五品大業三年
減置二人降為從六品皇朝增置二人掌教文武官五品已上及郡縣公子孫從

三品曾孫之為生者五分其經以為之業每經各百人其
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國子博士之法四門博士三人正
七品上後魏書劉芳表云太和二十年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禮記云天子設四學鄭玄注周四郊之
虞庠也今以其建武置於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之後魏百官志四門博士第九品北齊置二十人正九品上
後周闕隋置五人從八品上皇朝減置三人加正七品上掌教文武官七品以上及侯
伯子男子之為生者若庶人子為俊士生者禮記王制曰命鄉論秀士
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學曰俊士隋志曰四門國子生限以貴戚梁武帝敕招來后進五官
生皆引來門俊才不限人數即今之俊士也分經同太學其束修之禮督課
試舉如國子博士之法
五經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掌以其經之學教國子周易
尚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為五經論語孝經爾雅不立學
官附中經而已田光五經本科自貞元五年二月敕特置三禮開元禮科長慶二年二月始置三傳
三史科後又置學五傳博士
五代職官志後唐同光元年博士只置兩員
國朝元祐官品令國子博士正八品太學武學律學博士
從八品錄寃獄行風俗前漢成帝初即位孔光為博士數使錄寃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
稱首由是知名以高弟為尚書儒林之官成帝時關東大水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奉使不稱詔曰
有之丞大奉將以傳先生之業流化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為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
士否則學者无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丞相御史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奉光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年二十餘最為少賈誼文帝召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最為少每召令試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誼盡
為之對人人各為其意所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悅之超遷一歲至太中大夫下帷講誦董仲
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窺於舍園其精如此進
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說詩解人頤匡衡好學家貧傭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諸儒
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元帝時為博士治尚書世為傳士孔子之後
孔中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霸以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
為博士霸生光光明經帝初即位舉為博士官至丞相鄒魯大儒韋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
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後位至丞相衣博士而衣
不冠王式為昌邑王師昌邑廢式繫獄當死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
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使者以聞得減死論歸撤為博士大徵來衣博士衣
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竟謝安事魯詩宗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治詩轅固生以
右詩為孝景博士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蒼書閭丘
卿蒼說禮數百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沛聞人通漢子方梁戴德延君戴聖次君沛慶普孝公德號大戴為信太傅
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待詔金馬門公孫洪對策時者百餘人
太常奏洪第居下天子擢為第一召入見策書奏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韓氏詩韓嬰燕人也孝
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常山王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外傳數万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而燕趙間
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為之傳燕趙好詩故其易微為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
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之傳毛公治詩
毛公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為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
論石渠施讎字長卿沛人也沛与碭相近讎為童子從田王孫受易後讎徙長陵田王孫為博士復從卒業
詔拜博士甘露中与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初丁寬從田何受易時寬授田王孫田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

賀疑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初孟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燿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歐陽高為博士高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以尚書授太子後為博士論石渠張山拊字長賓事小夏侯建為博士論石渠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霸為博士堪譯官令論為石渠

精習有師法張禹甘露中諸儒薦之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焉乃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奏禹精習有師法可試久之乃試為博士

善說服禮夏侯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又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諫以天久陰臣下有謀上者霍光召問勝言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曰臣下有謀光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注云禮服謂禮之喪服

折角朱雲受易頗有明見是時以角喻五鹿充宗貴幸為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故諸儒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由是為博士

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

門教授

上易有京氏之學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皆為郎博士由是易有京氏之學

傳業者寖盛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初書惟有歐陽禮后蒼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為

詩最精魯國先賢廣文帝時申公為詩數以為博士申公為詩傳號曰魯詩也精

使行風俗

矯制使膠東前漢元鼎中徐偃為博士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張湯劾偃矯制法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萬民專之可也湯不能屈

經行宜充本朝薛廣德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師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以為博士論石渠

得生幾晚後漢桓榮少習歐陽尚書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肄世祖召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為議郎令朝會輒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帝稱善曰得生既晚會歐陽博士缺因拜榮為

溫恭有醞藉桓榮拜博士車駕幸太學博士論難於前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醞藉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

三家皆立博士後漢儒林傳曰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

八世博士歐陽歙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

爭立左氏學初欲立左氏傳博叔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爭之更相對辯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

當世稱通儒臺均永平相為博士時華創五郊祭祀及宗廟禮樂威儀章服輒令均參議多見從用當世稱為通儒

不得就席戴憑習京氏易年十六郡舉明經徵試博士拜郎中時憑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多所解釋帝善之拜為侍中後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群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重坐五十餘席

上解經不窮戴侍中

上天下宗師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上書曰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

夜定奢說死於燈下王充論衡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博士弟子郭路夜定奢說死於燈下

瘦羊博士東觀漢記甄宇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人一羊羊有小大肥瘦時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鉤宇因取瘦者由是不復爭後召會問瘦羊博士所在京師因以為號

詔五業並授觀志樂說自父少好學建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多儒辟不就教授備貞石已世文少五經業並授文

質疑滯書中共書謝志行居邑叢不交人事特有論議徵奉高業東當即位朝議乞廟祚牧恭是以太學博士徵之用

庸疑事

親詣省病拜於床下晉書載記能弘受經博士于岐岐病親詣省病拜於床下

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

賜席至八九重殺氏世傳殺尤虎建武中徵拜博士述講學大夫諸儒論難

者賜序至八九重帝用加之曰吾不當如是耶注小戴大戴后周盧辯字景宣為太子博士以大

戴禮未有解詁辯乃注之其兄景裕為當時碩儒謂辯曰昔侍中注小戴今汝注大戴庶纂前修矣播門生魁安初

生北齊為國子博士武帝入鄴安生遽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重道事儒必將見我矣俄而帝幸其第

詔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坐謂曰朕未能去兵以此為愧安生曰黃帝尚有阪泉之戰況陛下奉行天罰乎帝又

日齊氏賦役繁興竭民財力朕救焚拯溺思革其弊欲以府庫及三臺雜物散之百姓公以為何如安生曰昔武王

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陛下此詔異代同美帝又曰朕何如武王安生曰武王伐紂懸首白旗陛下平齊兵

不血刃愚謂聖慮為優帝大悅賜帛三百疋米三百石宅一區并賜象笏及九環金帶自余什物稱是六儒

隋書馬光開皇初高祖徵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籠竇仕宗張買奴劉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學博士時人

曰六剖析疑滯馬光為太學博士嘗因釋奠高祖親幸國子李王公以下畢集光升坐講禮啟發章

門已而諸儒生以次論難者十餘人皆當時碩學光剖疑滯雖辯非俊辯而理義弘贍論者莫測其淺深咸共推伏

殿上嘉而賞焉詞義鋒起王頍授著作佐郎尋令為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

頗與祖論難辭入鋒起元善往往見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國子博士駮立台數何妥授太學博士吾

初啟丘五台以問儒者李旁之對曰台與天子之体參事不宜有五妥曰帝常四也常人二視有何害猶令由是封

妥襄城縣男考定學生覽筆便下房暉遠為國子博士會上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悉薦舉

祖用之既業問試博士不能時定臧否祭酒元善怪問之暉遠曰江南河北義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學生皆持其

所短稱己所長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決也祭酒因令暉遠考定之暉遠覽筆便下

其所傳義疏輒為始末誦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飾非者所試四五百人數日便決諸儒莫不推其博識

一時之最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為學士詔授文遠國子博士

士徽事並為太學博士時人稱文遠之左氏褚徽之禮魯達之詩陸德明之易皆為一時之最無他才

佼唐書朱朴乾寧中為國子博士腐儒木彊無他才伎士許岩士出入禁中常依朴為姦利從容上前薦朴有經

濟才昭宗召見對以經義人甚悅即日拜諫議大夫平章事在中書與明公爭學孔義論動為笑端數月罷俱

高翰建所設發揚風雅蓋文懿武德初主國子助教時高祖引於秘書省李綱教授王公之子弟以文懿

為博士文懿講毛詩發題公卿咸萃祖門雅大揚風雅書己詩人之風歌燭下看書不

寐王元感天授中直弘文館後自天后時詞南郊及享明堂封禪岳元感告授詔與諸儒撰定議注元所主

成禮服之韓四門博士雖年老猶聽不下看書通宵不寐多非儒雅之實見晉書祥瑞撰述

國子四門助教

六典國子助教二人從六品上晉武帝初立國子學置助教十五人官品視南臺御

史服同博士東晉立太學為十人宋齊並同梁班第二陳品第八秩六百石后魏第七品北齊置十人品同后魏隋初

置國子助教五人從七品下大業三年減置一人皇朝增置二人掌佐博士分經以教授

為太學助教三人從七品上后魏置太學助教第八品中北齊國子寺有太學助教二

二十人后第九品下后周置太學助教上士六人北齊國子寺有二十人隋初五人從九品下皇朝因之置三人

竝掌同國子

別與一官唐李德裕太和中為平章事時文宗欲李訓為諫官處措諫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順

宗意遂天下皆知故用此數語聽所文宗曰人誰無過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

義訓天性姦邪無悛改之理乃顧王涯高曼別與一官乃收四門教授正直純厚有儒者之

風此奔書內狀是正務人也近國子助教經入授皇太子正直純厚有儒者之風教以左右言其能

詩國翰王遣元李布不廉閣引於學取士及第授國子四門助教聞貴藥京師好交結上左右者言其能

韓書因居見而有是命未一夕而卒貴賄牢業徵問人久先後進還起書家京師李衛果軍者

登偶書十卷其錦綬言天下之人皆乎户隅先生授太子一夕而卒一門四助教死二

醫事族子田家銅散郎王九齡嘗言其子賠求侍中有文子孫諸司使員皆因病克蓋服朱衣象遂差銘婦書善

置酒慶之女子於堂求爲來歲奏官韜婥唯之曰今歲固例已許門賓刘公才書俟明年女子乃哭而起竟不可留韜婥走謝之召公才諭以女子之意亂是歲即命以授宋求制下之日哭死公才乃篤王公曰來歲命而死去宋再奏公然之呼爲公才請及制下公才之對氏縣使人召之公才方飲酒間官大喜遂暴卒一門號慟而死二婦一官不可妄得况其大者乎

直講六典直講掌佐博士助教之職專以經術講授而已

唐六典直講四人初唐置無員數長安四年始定爲四員 大成十人唐置取貢舉人簡聰明者試書日誦千言并口試策所習業十條通七條者補充仍給官祿本監會同直官例給武后安中宗西置直講定爲四員

國朝置國子監直講以掌教授至道二年邢昺張雍林鎬孫奭於今朝募職州縣官中應儒術該博士行端良堪充國子監直講者十人太子洗馬張諫等試經義于學士院而命之皇祐四年詔今後須選舉通明經義德行純至老成之器年四十已上可與胄子爲真範者充○熙寧四年詔主判官外直講以十員爲額每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舉以三年爲任選人到監五年與京官或教導有方或職事不修者並委主判官奏陳審議升黜

講說甚精國朝咸平元年因訪明達經義者參知政事李至以國子監直講崔頤正爲對上日召對宮中令事頗愚講說因詔崔頤正於後殿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服他日對崔頤正講說甚精擢爲秘書丞於行中訪經明行修之人具名以聞

作慶曆聖德詩慶曆三年三月天下所謂奚士大夫者會用於兩府守從臺諫之官物議以爲宋之用人於茲爲盛太學直講太子中允石介作慶曆聖德詩其目云云台爲諸權所記會徐州孔直溫判援其家得介書生睍而卒積以詐死欲剖其棺而驗之也近臣言介實死乃得免歐陽修有詩哭之曰以埋猶不信便兒斷其棺慮介之才識詩處國之術數經術文李世之雅見天看假之以年使之得位當于國之司直其責望之之所學楚許以爲直者子有不敢承焉

講易賜服慶曆五年春上幸國子監命直講孫復講乾卦言王者當法乾之剛以振威服慶元帝優游不斷失乾剛之道也上嘉以之賜五品服

講釋極聖人之意即位國子監直講李覺講泰卦太宗師之元數人曰必講什皆極聖人之意李覺之其余但讀之經而已上加之改大理寺丞

守道甚篤治平二年以三班差使崔公度爲和州防禦推官充國子監直講以事臣僚言其守道甚篤文章雅學贈進故也

說書

國朝大中祥符七年以三班奉職鄭檢爲襄州鄧城縣主簿國子監說書檢明經善誦朝士以其名聞試于國學而命爲慶曆三年補說書官以四人爲額

主簿

六典主簿一人從七品以下北齊國子寺置主簿一員清置一人皇朝因之 掌印句檢監事凡六學生有不率師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頻三年下第九年在學及律生六年無成者亦如之假違程限及作樂雜戲亦同唯彈琴習射不禁

國朝元祐官品令國子監主簿從八品

武學博士

國朝元祐官品令武學博士從八品

律學博士

六典律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晉百官志廷尉官屬有律博士員東晉宋齊並同梁天監四年廷尉官屬置胄子律博士位視員外郎第三班陳六百石品第八後魏初律博士第六品太和二十三年爲九品上北齊大理寺官屬有律博士四人第九品上隋大理寺官屬有律博士八人正九品上皇朝省置一人移屬國子監掌教文武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以律令爲專業格式法例亦兼習之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國朝元祐官品令律學博士從八品

轉相教授晉刑法志衛覬奏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

書學博士

六典書學博士二人從九品下世本蒼頡作書周禮保氏教以六藝其五曰六書鄭司衆云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也古謂之小學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晉衛恆書勢曰昔黃帝有沮誦蒼頡始作書契蓋覩鳥跡以興思也秦壞古文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甄豐校文字復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佐書五曰繆篆六曰鳥書自漢以來不見其職隋置書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皇朝置加二人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爲專業餘字書亦兼習之石經三體書限三年業成說文二年字林一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算學博士

六典算學博士二人從九品下世本隸首造數周禮保氏教以六藝其六曰九數鄭九章也一曰方田二曰粟米三曰差分四曰少廣五曰商功六曰均輸七曰方程八曰贏不足九曰旁要隋律曆志曰數者一十百千萬所以算數事物也小學是則職在太史與和掌之綴術已來多在史官不列於國學隋置算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皇朝增置二人掌教文武官八品以下及庶人子之爲生者二分其經以爲之業習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十有五人習綴術緝古十有五人其記遺三等數亦兼習之孫子五曹共限一年業成九章海島共年張丘建夏侯陽各一年周髀五經算共一年綴術四年緝古三年其束修之禮督課試舉如三館博士之法

都講

明章句善問難後漢書丁鴻好尚書三年而本從桓榮授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問難爲都講

是嵩志精敏布衣宿儒不遠千里諸生咸重之郭君貴箱函谷關郡到京師書詞督講諸生咸重之

誤持曲禮卷上座祖瑩字元珍十二年爲中書學生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書不覺天曉催講既切遂誤持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還取仍數禮生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

篤志詩書後漢書侯霸字君房爲人矜嚴有威容篤志詩書師事房元常爲都講貧無資前漢倪寬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都講

送一難衆皆抃舞世說支道林許詢諸人共在會稽王齋之爲法師許都講支通一義四座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皆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

車興語會稽典錄鄭弘嘗出一書生盡服知心具人香車與語某是京師都講蔡酒弘下車賓禮請以還家

明禮北齊書鮑季詳渤海人甚明禮少時爲禮學廬都講後亦有有聲講於士林館陳書沈洙好方雅正直不妄交遊吳郡朱异會梁武帝加重之梁於士林館講常使洙爲都講焉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一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二

少府監

監　少監　丞　主簿

尚方令　符節令

將作監

監　少監　丞　主簿

少府監 少監附

前漢百官表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應劭曰名
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有六丞屬官有尚書
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
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二官令丞如淳曰若盧官名也主藏兵器又胞人
都水均官三長丞胞與庖同又上林中十池監不詳其數又中書謁者黄門鉤
盾尚方御府永巷内者宦者七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黄門皆
屬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為考工左弋為佽飛居室為保宮甘
泉居室為昆臺永巷為掖庭佽飛掌弋射有九丞兩尉太官七丞昆臺
五丞樂府三丞掖庭八丞宦者七丞鉤盾五丞兩尉成帝建始四年更名中
書謁者令初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河平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為織
室綏和二年哀帝省樂府王莽改少府曰共工
後漢百官志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
屬丞一人比千石太官令一人六百石掌御膳食左丞甘丞湯官丞果丞

各一人守宮令一人六百石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諸物及封泥丞一
人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主苑中禽獸頗有民居皆主之捕得其獸送太
官丞尉各一人侍中常侍給事黄門侍郎並見本門小黄門六百石宦者無
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内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衆事諸公主
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則使問之黄門令一人六百石董巴曰禁門曰黄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黄門
令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諸宦者丞從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從丞主出入從黄
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丙署長七人皆四百石黄綬本注曰
宦者各主中宮別處中黄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
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户出則騎從夾乘輿車中黄門比百石本注曰
宦者無員後增比三百石掌給事禁中
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左右丞暴室丞各
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
亦就此室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侍使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丞織室
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諸小祠祀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鉤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丞永安丞各一
人三百石本注曰宦者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園觀苑中丞果丞鴻
池丞南園丞各一人二百石本注曰苑中丞主苑中離宮果丞主果園鴻池

池名在雒陽東二十里南園在雒水南濯龍監直里監各一人四百石本注
曰濯龍亦園名也在雒陽城西南用
中藏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幣帛金銀諸貨物丞一人內者令一人
六百石本注曰掌中布張諸衣物左右丞各一人尚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
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丞一人
尚書曰令尚書曰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 各見本門
符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
尚符璽郎中四人本注曰舊二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符節
令使二百石本注曰掌書
御史中丞 見本門
右屬少府本注曰職屬少府者自太醫上林凡四官自侍中至御史皆
以文屬焉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考
工轉屬太僕都水屬郡國孝武帝初置水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別主上林苑
有離宮燕休之處世祖省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
置水衡都尉事訖乃罷之少府每六丞省五又省湯官織室令置丞又
省上林十池監胞人長丞宦者昆臺佽飛三令二十一丞又省水衡屬官令
丞長尉二千餘章和以下中官稍廣加嘗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
考工別作監皆六百石宦者為之轉為兼副或省故錄本官
應劭漢官 已見前漢百官表注
漢官宰尹少府言削為收藏故曰少府

南齊百官志少府置丞一人領左右尚方令各一人丞二人鍛署令一人
御府東冶南冶平準上林令各一人丞一人
晉職官志少府與太后少府卿皆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
五官等員少府統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黃左右藏左校
甄官平準奚官等令左校坊鄴中黃左右藏油官等丞及
渡江哀帝省并丹陽尹孝武復置自渡江唯置一尚方又省
御府
隋百官志梁以少府為少府卿是為夏卿置丞及功曹主簿
少府卿位視尚書左丞置材官將軍左中右尚方甄官平水中
署南塘邸稅庫東西冶中黃細作炭庫紙官染署等令丞
陳少府卿 中二千石 後齊太府寺掌金帛府庫營造器物統左中
右三尚方左藏司染諸冶東西道署黃藏右藏細作左校甄官
等署令丞左尚方又別領別局樂器器作三局丞中尚方又別領別
局涇州絲局雍州絲局定州紬綾局四局丞右尚方又別領別局
丞司染署又別領京坊河東信都三局丞諸冶東道又別領滏
口武安白澗三局丞諸冶西道又別領晉陽冶泉部大郛原仇四局
丞甄官署又別領石窟丞隋大府寺統左藏左尚方內尚方右尚方
司染右藏黃藏掌冶甄官等署各置令二人丞四人煬帝分太
府寺為少府監而但管京都市五署及平準左右藏等凡八署
京師東市曰都會西市曰利人東都東市曰豐都南市曰大同北

市曰通遠及改諸令為置雉市署曰令
少府監置監從三品少監從四品各一人丞從五品二人統左尚右尚內尚司織司
染鎧甲弓弩掌冶等署後改監少監為令少令併司織司染為織
染署廢鎧甲弓弩二署唐職官志武德九年分將作為少府監龍
朔二年改少府監為內府監咸亨元年復舊垂拱元年曰尚方監左右尚
方二署除方字太極元年增置少監一員
六典少府監一人從三品梁班第十一品從第四陳因之後魏少府守正太僕池尉司農為陸為之太卿第二品上太和末改少
府為太府後齊不置少府其左中右三尚方司染諸冶及細作數官等
署並隸太府寺至隋煬帝大業五年始分太府為少府監置監一人從三品
少監一人從四品後又改監為令少監為少令皇朝因為監龍朔二年改為
內府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尚方監神龍元年復舊開元初分
甲鎧弓弩別置軍器監十二年省軍器監其作並歸
少府寺又於北都置軍器監少監二人從四品下隋煬置
一人皇朝自置二人龍朔咸亨光宅神龍並隨監改復監掌百工伎巧之政令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
掌冶五署之官屬庀其工徒謹其繕作少監為之貳凡天子之服
御百官之儀制展采備物率其屬以供焉丞四人主簿二人錄事
二人府二十七人史七十人計史三人亭長八人掌固四人中尚署令一
人從六品上漢少府屬官有尚方令丞後漢一人其後分為中左右魏因之晉過江右惟置一丞宋以隸丹陽尹孝武復
置晉代掌造軍器宋高祖踐作以相府部配臺謂之左尚方而本署謂之尚方令丞各一人武帝改右尚方曰御府又置
中署隸右尚方齊置左右尚方令丞一人梁置左中右三尚方令其丞令並從九品其後廢中尚方陳因之北齊太府寺
管三尚方隋開皇有內左右三尚方並屬大府寺內尚方令二人正品下掌諸織作煬帝分屬少府皇朝因置二人省方
字開元十八年省一人升為從六品上丞四人從八品下梁位在七班之下為三品勳位隋置丞四人正九品下皇
朝因之開元中升從八品監作四人從九品下令掌供郊祀之圭璧及歲時乘

與器玩中宮服飾雕文錯綵珍麗之制皆供焉丞為之貳其
所用金木齒革羽毛之屬任所出州土修以時供送焉
左尚署令一人正七品下梁班限九品隋開皇中並屬太府寺左尚令三人掌造車輦擔扇弓箭戟器伏乃鐵膠漆
竹木骨角金象刻鏤錫等事皇朝置一人開元十八年為正七品下丞五人從八品下梁置左尚方丞為三品勳位
隋左尚方丞八人正九品下皇朝置五人開元十八年為從八品下掌供天子之五輅五副七輦三
輿十有二車大小方圓華蓋一百五十有六諸翟尾扇及大小繖
翰轡其名數而頒其制度丞為之貳凡皇太后皇后內命婦
之重翟厭翟翟車安車四望車金根等車皇太子之金輅軺
車四望車王公已下象輅革輅木輅軺車公主王妃命婦品
厭翟車二品三品犢車其制各有差
右尚署令一人正七品下隋舊屬太府寺令三人正八品下煬帝改隸少府皇朝因置令二人掌造甲胄具裝刀
斧鉞及皮毛雜作膠墨紙筆蓆席等事開元十八年省一人升為正七品下
丞四人從八品下隋六人皇朝置四人開元十八年為從八品下監作六人令掌供天子十有
二閑馬之鞍轡及五品三部之帳備其材革而修其制度丞為之
貳凡刀劍斧鉞甲胄紙筆茵席履舄之物靡不畢供織染
署令一人正八品上周禮九職嬪婦化理絲枲考工記理絲麻而成之謂之婦功後周有司織下大夫一人掌凡織
工隋煬帝置司織署令丞後并為織染署官有設色之工五繒畫繢鍾筐帨也
染有常平之號故平布的之兩東是鼓司農吏六人初隸司農後屬少府宋順帝名準始
為平準令比齊大府寺有司染署丞紋壽有司來上士一人又有司色下大夫一人隋司初有司
帝分屬少府大業五年令司織司染為織染署令二人皇朝置一人丞二人正九品上隋四人皇朝為二人監作六

人令掌供天子皇太子及群臣之冠冕辨其制度以供其職務丞
爲之貳天子之冠二通天翼善冕六大裘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弁二武弁皮弁幘二介幘平巾幘帽一白紗太子
之冠三三梁遠遊進德冕二衮玄弁一皮幘一平巾臣之下冠五遠遊進賢獬豸高山却非冕五
衮鷩毳絺玄弁二武爵幘三介平巾平巾綠凡織紝之作有十布紬絁紗綾羅錦綺繝褐組綬之作
五組綬絛繩纓紬線之作四紬線絃網練染之作六青絳黃白皂紫凡染大抵以草木而
成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出有方土採以時月
率其屬而脩其職
掌冶署令一人正八品周禮冬官攻金之工六築冶鳧㮚段桃之秦漢郡國出鐵者置鐵官長丞晉衛尉屬官有冶令丞掌工徒鼓鑄屬江者揚尉而冶令始歸少府宋有東冶令丞南冶令丞齊因之置東冶西冶梁陳然則梁之西冶宋齊南冶也隋太府之北齊太府寺有令丞後周有冶工中士一人有鑄工中士一人隋太府寺有令二人煬帝改屬少府令從八品上皇朝因之省一人
丞二人正九品上監作二人令掌鎔鑄銅鐵器物之事丞爲之貳諸
冶監各一人正作七品秦漢材史及諸郡國出鐵者置鐵官長丞晉令諸冶令掌官置監一人宋書云工官諸郡縣有鐵者或置令或丞皆吳晉置也齊梁有梁諸冶令北齊諸冶有局丞隋皆置監監中有上中下三等皇朝因之掌鑄兵農之器以給軍旅屯田居人焉
丞一人從八品上監作四人
諸鑄錢監監各一人周禮泉府上士四人掌市之征布又司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泉府同貨而斂有國凶荒札則市無征而作布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故貨寶肉好皆有周郭秦兼天下銅錢貨於重因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東於帛周景王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秦兼天下銅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興以秦錢重難用令人鑄莢錢文帝以錢益輕更鑄四銖錢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及武帝初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禁人盜鑄有司言三銖錢輕更請郡國鑄五銖錢文曰五銖周郭其質又以人多姦鑄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其後赤側

錢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自武帝元狩三年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王莽又實制始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後又以多所改作又公孫述於蜀鑄鐵錢人不便之故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後光武除王莽所造復五銖錢林帝鑄四出錢號四出以爲自爲貨明帝復立五銖錢至西晉不改吳孫權鑄大錢一當五百文又鑄一當千錢蜀劉備鑄一當百東晉沈充鑄小錢謂之沈郎錢宋文帝又鑄四銖錢謹完孝武四銖形小薄少帝鑄二銖錢謂之來子錢又有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肆齊入百四銖帝武帝鑄二種肉好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又除內郭謂之女錢百姓私用古錢有直百五銖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雜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李通中議罷銅錢鑄鐵錢陳初有梁末兩柱及鵝眼錢特雜用之文帝改鑄五銖宣帝又鑄大貨六銖後魏太和十九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永安二年改鑄文曰永安五銖東魏齊文襄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秤二文重五銖計百錢重一斤四兩二十銖比齊文宣帝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周武帝布泉錢以一當五以五銖並行建德中更鑄五行大布一當十宣帝又鑄永通萬國以一當千隋高祖以天下錢貨不等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銖重如其文每一千重四斤二兩開皇至隋煬時或輕重皆用鐵鑞武德中悉除五銖更鑄開元通寶錢乾封初又鑄乾封泉寶尋廢開元中以錢盜鑄江淮尤甚有詔禁斷令御史往江淮間收斂納官給之其求購資州縣恐其錢數不充遂以好錢雜之自是百姓錢弊其損御史坐是左遷書法每一千重六斤二兩近所鑄者多重七斤錢文本因陽詢所書錢官漢武帝初屬少府後屬水衡後屬漢司農晉已下或屬少府或屬司農皇朝少府置十鑪諸州亦皆屬焉及少府罷鑄錢諸州遂別令絳州三十鑪揚宣鄂蔚各十鑪益鄧郴各五鑪洋州三鑪定州一鑪開元二十年千錢以六斤四兩爲率二十六年宣潤等州初置錢監其後又詔出銅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蠢起兩京錢有鵝眼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斤而剪鐵而緡之天寶十一年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揚潤宣鄂蔚各十益鄧郴各五洋州三定州一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丁匠三千貫銅二萬一千二百斤鑞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錢費七百五十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當十錢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爲重輪每緡重十

二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三大錢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當十錢皆以一當十史思明據東都亦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四分以一當開元通寶之百既而惡得一非長祿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代宗即位乾元重寶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而又改大小錢皆以一當一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稜二錢鑄為器不復出矣貞元二十年復置桂陽監以兩爐日鑄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陌有至七十者穆宗即位京師鬻金銀十兩亦墊一兩糴米鹽百錢墊七文入太和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時天下銅坑五十歲採銅二十六萬六千斤詔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宣宗末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為貫每百錢入十五河南府以八十為百云

諸鑄錢監以所在州府都督刺史判之副監一人上佐判之丞一人判司判之監事一人參軍及縣尉知之錄事府史士人為之

諸互市監監各一人從六品下漢魏已降沿邊郡國皆有互市與夷狄交易致其物產也並郡縣主之而不別置官吏至隋以緣邊州置交市監監視從八品副監視正第九品皇朝因置之各隸所管州府監知互從六品下後改副監為丞品第八下光宅中改為通事監後復為互市丞一人正八品下隋置副監皇朝改為互市監丞監各掌諸蕃交易之事丞為之貳

國朝少府監掌百工技巧之事

元祐官品令少府監從七品少監從六品

儒學蜀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孫賀以儒為少府詩武帝柏梁詩少府曰乘輿御物主治之箴揚雄少府箴曰實實少府奉養是供經紀九品臣子所同海內幣帑祁祁如雲家有孝子官有忠臣民以不擾國以不匱誡子無受財物歐陽地餘字長賓為少府戒其子我死官屬即送我死物慎無受汝為九卿儒學子孫以廉潔可以成名其子從之天下聞才茂行絜漢鮑宣事薛宣為少府奏言宣才茂行絜以為御史大夫布衣喬明錢百萬

朝賀求璧不得後漢東平王蒼為驃騎正月朔朝會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為少府貴傲不奉法倘得畫求璧不得蒼掾朱暉遙見少府主簿持璧乃往紿曰我聞璧諸觀之既得而持奉之說後得以他璧朝云學義精明王恭字子然學義精明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著錄數千年當世稱為大儒世稱大儒上三輔聞之咸動張璠漢記太常种拂與李傕戰而死子邵徵為少府為職皆不受曰我父盡忠於國而為賊臣所害為臣子不能除賊何面目復視明主三輔聞之為之咸動守法王毓志從少府大將軍曹爽使封宮張建所家屋材及諸器用之物毓國之寶錄奉以漢官少府藏之三方御府內藏玩弄之寶與等參敬多有子孫毓守法乃從為太常以天下為己任楊阜字義山為少府卿僕望以天下為己任趙史晉林為少府宮甚嚴少府與大鴻臚對門皆查林為御數數閒林求趙史無不勝痛呼明日查乃謝林曰聞卿為吏號聊林日不忍不為廷尉非吏書故考因手林大慈曰徐生得無逆詐耶志長先生遂少府錄祥呈初觀太祖謂祥曰孤此者居越之江辭吳孫權學遊請家之臺鄭長河之虎吾志之人大得日欲拳至尊以合諸賦長處積江面遊陟蘇是韓亡表面踞大兩非走語天下事去人太祖日徐生得無逆詐耶大事不應告廟戚崇諸晉書康帝時通正為少府將大事延久天與日月臨兩有司奏報寒宗滿山河中宗相日朝寒非奉事上辭也吾意若試於以為會山川有詩祇故而追寨而非大事不應告廟子無要君親之道讀祭嗣寨於義有遠從之求堪為王府長史唐開元初命王府寮吏有紀法者令左右求堪為王府長史者太常卿姜皎薦源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有序上甚悅之乃拜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神氣清爽對答有序上拔苑中菓唐上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特當苑中菓菜收其利蘇良嗣歎之曰昔公儀相魯猶拔葵去織未聞為萬乘之主當菓菜於下人爭利也匪躬遂止

丞沿革見少府監門

六典少府監丞四人從六品下漢置六人皆千石後漢置一人以明法補魏晉因之宋齊梁陳皆一人梁班第四後魏一人從五品中隋煬帝分太府寺置少府監置丞二人皇朝加至六人龍朔咸亨光宅神龍

並隨監改復開元二十三年減二人掌判監事凡五署所修之物須金石齒革羽毛竹木而成者則上尚書省下所由司以供給焉

國朝元祐官品令少府監丞八品

海內豪傑梁劉孝標閱督賦天才美實註輝赫秀實海內之豪傑豈日卜視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以弟服去職范曄後漢書誌云色郎關中人也遷少府丞以弟服去職奪錦袍以賞南龍門令羣辭尚方監丞右率家內供奉扈從遊宴則天幸香山宋之問從官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則天以錦袍賜之及之問詩成則天稱其詞愈高奪虬錦袍以賞之

主簿沿革見少府監門

六典少府監主簿二人從七品下晉令少府置主簿二人宋齊因之梁主簿七班之中第三隋煬帝置一人皇朝加至四人龍朔咸亨光宅神龍並隨監改復開元二十三年減二人掌勾檢稽失凡財物之出納工人之繕造簿帳之除附各有程期不如期者舉而按之

國朝元祐官品令主簿從八品

尚方令沿革見少府監門

煌煌古之玉府後漢注見尚方令蔡邕曰煌煌尚方古之玉府九章是照百珍是聚玉以祭神珠以拜宗廟華三金寶飾器械上下有章不變有成精工堅密爲後世法宦者蔡倫字敬仲爲尚方令監作秘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符節令沿革見少府監門

應劭漢官符節令兩梁冠千石位次御史中丞領上符璽四人環濟要略符節令掌天子璽符及節麾幢有銅虎竹使符中分之留其半付受爲信

符匠司節在狭符節令歲在春日璽在早日印防不可不審制不可無常知璽寫印昔歸交秩符匠同節歟書少序不用

將作監少

前漢百官表將作少府秦官掌治宮室有兩丞左右中候景帝中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屬官有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七令丞又主章長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東園主章爲木工成帝陽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

後漢百官志將作監大丞一人二千石光武中元二年省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本注曰承秦曰將作少府景帝改爲將作大匠掌修飾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工之工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丞一人六百石左右校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左右工徒丞各一人安帝復應劭漢官世祖中興以謁者領其官章帝建初元年乃置其位次河南尹

晉職官志將作大丞有事則置無事則罷

南齊百官志將作大丞不常置掌宗廟土木有事權置兼官畢乃省

齊職儀左右甄官置掌埤瓦之任少昊鶻鳥氏補塡之止謂陶官也漢將作大匠屬官有前後中甄官令丞各一人後漢安帝建元三年置左校令丞後秩六百石主工徒令

置東西陶官

隋百官志梁改將作大匠為大丞卿置丞為功曹主簿大丞卿位視太僕掌木土之工統左右校諸署後齊將作寺掌諸宮建大匠一人丞四人亦有工曹主簿錄事員若有營作則立將副將長史司馬主簿錄事等各一人又領軍士副幢主副等後用曰匠師中大夫隋將作寺大匠一人丞主簿錄事各二人統左右校署令各二人丞左校四人右校三人各有監作左校十二人右校八人開皇二十年改將作寺為監以大匠為監大初加置副監煬帝改大監少監為大匠小匠丞加為從六品統左右校乃甄官署五年又改大匠為監大正四品少匠為少監正五品十三年又改監少監為令少令加至從五品

唐百官志將作監監一員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下掌土木工匠之政總左校右校中校甄官等署百工等監大明興慶上陽宮中書門下六軍仗舍閑廄謂之內作郊廟城門省寺臺監十六衛東宮王府諸廨謂之外作自十月距二月休冶功自冬至距九月休土功凡治宮廟太常擇日以聞

六典將作監大匠一人從三品左傳曰少昊氏五雉為五工正周禮冬官掌百工之職晉江左及宋齊並不常置梁天監七年置十二卿改將作大匠為大匠卿是為秋卿班第十品正第五陳因之後魏太和初從二品丁二十二年降為從三品北齊因之後周有匠師中大夫一人掌城郭宮室之制及諸器物度量又有司木中大夫一人掌木工之政令隋將寺大匠一人從三品開皇二十年改為將作監以大匠為大監煬帝改正四品十三年又改大監為令皇朝改置大匠小匠丞主簿等員龍朔元年改為繕工監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營繕監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十一年改大匠曰大監少匠二人從四品下後周有少匠師下大夫一人隋初將作無少匠開皇二十年改寺為監大匠為大監始置副監一人煬帝改為少監大業三年改少匠五年又改少匠為少監五品十三年又改少令皇朝改置少匠二人龍朔咸亨光宅神龍隨監改後天寶十一年改曰少監大匠之職掌供邦國修建土木工匠之政令總四署三監百工之官屬以供其職事少匠貳焉左校署令二人從八品下周官有攻木之工七謂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秦漢有左右前後中校五令丞後漢置左右校令丞各一人令六百石又有材官校尉魏併左校於材官晉過江省將作大匠而左右校隸少府又改材官校尉為左將軍罷左校令宋齊梁陳又有左校令丞梁置材官將軍司馬北齊大府寺有左校署令丞後周有掌材上士隋匠作領左校署令二人皇朝因之丞四人正九品下漢成帝省左右前後中五校丞後漢置左右校丞各一人秩三百石魏因之東晉隸少府宋齊梁北齊皆有丞後周有掌材中士二人隋左校丞四人皇朝之因監作十人從九品下令掌供營構梓匠之事致其雜材差其曲直制其器用程其功巧丞為之貳凡宮室之制自天子至于士庶人各有等差凡樂縣簨虡兵仗器械及喪葬儀制諸司什物皆供焉

右校署令二人從八品下後漢安帝置左校令右校丞其後又置右校令魏因之晉少府屬官有左校無右校其職並於左校宋齊梁陳皆然北齊太府寺管左校亦無右校隋置右校署令丞掌營構土作之事皇朝

因之丞三人正九品下後漢至陳並置北齊省隋右校署令三人皇朝因之監作十人
令掌供板築塗泥丹雘之事丞為之貳凡料物支供皆有
由屬審其制度而經度之
中校署令一人從八品下漢五校皆有令丞自後不置皇朝因之
丞三人正九品下漢成帝省後皇朝復置監事四人令掌供舟車兵仗
廐牧雜作器用之事凡行幸陳設供三梁竿柱閑廐繫飼
則供剉碓行槽鞍架禱祀祭祠供秫藁竹鑿內外營造應
供給者皆主守之丞為之貳
甄官署令一人從八品下周禮摶埴之工二謂陶與瓬也後漢將作大匠屬官有前後中甄官令丞晉少府領之宋齊有東西陶官瓦署督令各一人後周有陶工中士一人掌為甎瓦之器隋太府寺統甄官署令皇朝改屬將作
丞二人正九品下後漢有前後中三甄官丞後周有陶工下士一人隋甄官丞二人皇朝因之監作四人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丞為之貳
百工就谷斜谷太陰伊陽監各一人正七品副監一人從
七品下
丞一人正八品上周禮山虞林衡並掌斬伐林木之事歷代皆有其官者皇朝取其義而並置之庫谷監在鄠縣就谷監在盩厔縣百工監在陳倉太陰監在陸渾縣伊陽監在伊陽縣錄事各一人
監作各四人百工等監掌採伐林木之事辨其名物而為
之主守
國朝將作監掌城壁宮室橋梁街道舟車凡營造之事
元祐官品令將作監從四品少監從六品

經構宮室前漢楊雄將作大匠箴曰閶闔將作經構宮室牆以禦風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鳥鼠攸去王有宮殿民有宅居昔在帝王茅茨土階夏卑宮室在彼唐虞
吏皆懷恩力作培功經霸數年將作大匠明年和帝崩興作順陵時盛冬也來中使督促數罰採吏以為囂囂修已不責而文書之曰今諸卿被辱大匠過也吏皆懷恩力作培功
巡行病徒自省醫藥續漢書曹褒遷作將大匠明年時有疾疫巡行病徒自省醫藥療死者致少
視事五年省費億萬宰翕後漢虞候字仲華為將作大匠發擿衆姦皆極其刑豪猾之吏畢遠視事五年省費億萬也
豪猾之吏畢遠上受一大錢劉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有老叟五六人持百錢送寵寵為一人受一大錢
勤苦賜秩馬延為將作大匠成帝以勤苦賜秩中二千石
坐請寄免張書為將作大匠坐請寄免
推賢貢士李固遷將作大匠常推賢貢士
貢工無虛張之繕鄭豹字伯達遷大匠工無虛張之繕役無飢寒之色
躬親作功為士卒先謝承後漢書陳球字伯真拜將作大匠帝崩晝夜疾球躬親作功為士卒先百工戮力
省息十億餘萬汝南先賢傳應順遷大匠發摘姦伏除藁錯之息用到有損之浮費所省息十億餘萬
發擿姦伏上
上疏省宮人紀志翟脩字義山為將作大匠明帝初治宮室發美女充掖庭年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史一吏問後宮人數吏守書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卒怒杖史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為密乎帝閔之而全致懼
營造勤勞何法盛晉春秋王彬字世儒為大匠以營創勤勞賜爵關內侯
掘地得古尺晉書將作大匠陳勰掘地得古尺尚書奏今尺長於古尺宜以古為正潘岳以為習用已久不宜復改云
勤濟稱旨唐書姜行本為將作大匠太宗修元成洛陽宮行本總領之以勤濟稱旨有所遺責未嘗不從
虛費功力實建字之推為將作大匠修葺洛陽宮建於宮中鑿池起山崇飾雕麗虛費功力太宗怒遂令毀之
修奉弛慢王甚見太子賓客門調讓之
若言
嘉謀無足可紀將作少監楊務廉素以功巧見用中興初泰怨己怨其更啓進媒徐彥之端言於中

宗曰務廉致位九卿積有歲年若言嘉謀無足可紀每宮室營繕必務其侈吝不有之可以廣招聖德由是左授陵州刺史

丞沿革見將作監門

六典將作監丞四人從六品下漢將作有丞二人秩六百石後漢置一人魏晉因之東晉宋齊有事則置無事則罷梁置一人班第三陳因之後魏從五品中太和二十二年第七品下北齊丞四人從七品上後周匠師上士一人隋將作丞二人從六品大業十三年加至從五品皇朝加丞至四人從六品下掌判監事凡內外繕造百司供給大事則聽制敕小事則俟省符以諮大匠而下於署監以供其職

國朝元祐官品令將作監丞從八品下

賜金千斤上觀後有一人騎馬異常持尺一札賜將作大匠文曰汝績克成賜汝金千斤忽忽不見札乃变為金編之有千斤

主簿

六典將作監主簿二人從七品下晉置主簿員江左有事則置無事則省梁後置一員七品班第三北齊將作寺有功曹主簿員各有曹作又別主長史司馬主簿各一員隋二人皇朝因之掌印勾檢稽失凡官吏之申請糧料俸食差遣假使必由之以發其事若諸司之應供四署三監之財物器用違闕隨而舉焉

國朝元祐官品令將作監主簿從八品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二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三

軍器監 監少監附 丞 主簿

都水監 使者 丞 主簿

軍器監少監附

隋百官志後周武帝四年初置軍器監

唐職官志軍器監正四品上武德初為正二品七年省八年復置九年又省十年復置比都軍器監

唐百官志軍器監監一人正四品上丞一人正七品上掌繕甲弩以時輸武庫總署二一曰弩坊二曰甲坊主簿一人正八品下錄事一人從九品下武德初有武器監一人正八品下掌兵仗廐牧少監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七年廢軍器監八年復置九年又廢正觀六器監開以隸軍器出右尚署三年置軍器監有府八人史二人掌長二人掌固四人

六典軍器監監一人正四品上開元初分少府監置十六年移向北都少監一人正五品上監掌繕造甲弩之屬辨其名物審其制度以時納于武庫少監為之貳

甲坊署令一人正八品下周禮考工記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兕為甲尹先為察然後置掌猶其上據與其下擁而重若一隋少府有甲鎧署皇朝改焉

丞一人正九品下監作二人從九品下

弩坊署令一人正八品下周禮司弓矢掌四弩凡弩夾庾利攻唐大利車戰考工記弓人取六

材必以其時幹也者以為遠角也者以為疾筋也者以為
深膠也者以為和絲也者以為固漆也者以為受霜露凡
取幹之道有七柘為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
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為下唐有弓弩署皇朝改焉
丞一人正九品下監作二人從九品下令各掌其所修之
物督其繕造辨其麤良丞為之貳凡財物之出納庫藏之
儲備必謹而守之
國朝軍器監掌造軍器及什物之事
元祐官品令軍器監正六品少監從六品
熙寧六年六月置監使專其任以兩制二人領焉摠內外
軍器之政仍罷三司胄案以西作坊置監十一月遣著作
佐郎朱伯虎等齎精利軍器付逐州軍為式製造 初軍器四庫隸
三司在京及諸路造作並多粗惡又河北久不用兵其弊
尤甚初令置監專領其事至是以樣付諸路仍遣官分往
論之

丞

六典軍器監丞二人正五品掌判監事凡材葦出入之數
工徒眾寡之役皆督課焉
國朝元祐官品令軍器監丞從八品

主簿 沿革見監門

六典軍器監主簿一人正八品上掌印及句檢稽失
國朝元祐官品令軍器主簿從八品

都水使者

前漢百官表水衡都尉 應劭曰古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
苑故稱水衡張晏曰主都水及上
林苑故曰水衡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
事故曰尉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 武帝元鼎二年
初置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輯濯
鍾官技巧六廄辨銅九官令丞 如淳曰御羞地名在藍田
揚雄謂之御宿三輔黃圖
御羞地名鄠皆秦灃直孝都官鍾官主鑄錢辨銅主分別
銅之種類也師古曰御宿則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不在
藍田羞宿聲相近故或云御羞或云御宿耳羞者珍羞所
出宿者止宿之義漢舊儀天子六廄馬皆萬匹據此表太
僕屬官以有大廄未央輅軨騎馬駒駼承華而水衡又云
大廄技巧官是則技巧之徒供六廄者其官別屬水衡
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七官長丞皆
屬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御羞兩丞都水三丞
禁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成帝建始三年省技巧六廄官
王莽改水衡都水曰予虞初御羞上林衡官及鑄錢皆屬
少府後漢百官志世祖改都水屬郡國孝武帝初置水衡
都尉秩比二千石則主上林苑有離宮燕休之處世祖省
之并其職於少府每立秋貙劉之日輒暫置水衡都尉事
訖乃罷又省水衡屬官令長丞尉二十餘人
魏略水衡都尉舊主上林苑魏朝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
晉職官志渡官京帝省都水長孝武復置都水使者漢水
衡之職也漢又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渠屬太常
漢東京省都水署河隄謁者魏氏之及武帝省水衡置都
水使者一人以河隄謁者為都水官屬及江左省河隄謁

者置謁者六人宋百官志都水使者一人掌舟船及運部魏世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晉武省水衡置都水使者而河隄為都水官屬有參軍二人謁者一人令史減置無常員晉西朝有參軍而無謁者則江左置也懷帝永嘉六年胡入洛陽都水使者吳濬先出督運得免然則武帝置職使掌運矣江左省河隄

隋百官志梁以都水使者為太舟卿是為冬卿置丞及功曹主簿大舟卿梁初置水臺使者一人參軍事二人河隄謁者八人七年改為位視中書郎列卿之最末者也主舟航隄梁陳太舟卿（中二千石）後齊都水臺管諸津橋使者二人參軍十人又領都尉合昌坊城等三局尉皆分司諸津梁隋都水臺使者及丞各二人參軍三十人河隄謁者六十人錄事二人領掌舡局都水尉二人又領津上津每尉一人丞二人中津每尉丞各一人下津每典作一人津長四人開皇三年廢都水臺十三年復置仁壽元年改臺為監更名使者為監十二年都水監改為使者增為正五品丞為從七品統舟檝河渠二署舟檝署每津置尉一人五年又改使者為監四品加置少監為五品後又改監為令（從三品）少監為令（從四品）

唐職官志都水監龍朔二年改都水為司津監咸亨元年復舊垂拱元年改都水監為水衡監

都水監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掌川澤津梁之政令摠舟檝河渠二署之官屬凡虞衡之採捕渠堰陂池之壞決水田斗門之灌漑皆行其政令丞二人錄事一人府五人史十人掌固三人

六典都水使者二人正五品上（本周官川衡之職秦太常太司農少府內史王莽中尉其屬官各有都水長丞至成帝以都水官多置左右使者各一人則劉向護左都水使者是也至哀帝罷之晉置都水臺都水使者一人掌舟檝之事官品第四又有左右前後中五水衡晉起居注及元康百官各陳慎戴熙俱以都水使者領水衡都尉宋孝武省都水臺置水衡令齊氏復置水臺使者一人梁天監七年改太舟卿為冬卿陳梁九更員依晉又加置周四人陳因之後魏亦二官並置建都水使者正第四品中水衡都尉從五品中太和二十二年都水使者從五品而省水衡又有都水臺使者二人後周有司水中大夫一人隋開皇三年省都水入司農十三年復置仁壽改為都水監煬帝復為使者正五品大業五年又改使者為監加至四品又置少監五品後改監為令從三品少監為少令從四品皇朝改為都水署隸將作令從七品下貞觀中復為都水使者從五品上龍朔二年改為司津監咸亨元年復為都水使者光宅元年改水衡都尉神龍元年復舊）掌同唐職官志

舟檝署令一人正八品下（漢中尉屬官有都船令丞水衡都尉有輯濯令晉水衡令各有都船書吏齊職儀有舡官典軍一人後周有舟工中士一人隋都水使者領掌舡局都尉二人煬帝改為舟檝署令一人皇朝因之）丞二人正九品下（漢有都舡丞輯濯丞隋煬帝置舟檝署丞二人皇朝因之）令掌公私舟舡及運漕之事丞為之貳諸州運至京都者則經其往來理其隱失使監漕監之

河渠署令一人正八品下（秦及兩漢都水衡屬官有河隄謁者則河渠之職也隋煬帝取史記

河渠書之義以名署令一人皇朝因之丞一人正九品上令掌供川澤魚醢之事丞爲之貳

諸津令一人正九品上列女傳有趙津吏女自後無聞晉令都津渡二十四所各置監津吏一人北齊三局皆分司諸津掌橋之事後周有掌津中士一人掌津渡川費之制而爲之橋梁濟御領諸津上津令尉一人丞二人中津尉一人丞一人下津尉一人每津典作一人津長四人皇朝改置令丞丞一人從九品下皇朝因隋置諸津在京北河南界者隸都水監在外者隸當界州諸津令各掌其津濟渡舟梁之事丞爲之貳

國朝初欲修水官故專置都水監以代三司河渠司事欲重其任以御史知雜判監事後亦不常其官嘉祐八年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知審官院韓贄兼判都水監初豈都水監以知雜御史判至是知雜趙抃辭以不知水事故命贄爲

都水監掌內外河渠修完隄堰疏導水勢及判水運之事

元祐官品令都水使者正六品

有巧思晉諸公讃陳勰字太和殷中將軍有巧思遷都使者楊佺期洛陽記云千金堤舊讞折起起千金堤上獻甫知死唐尚獻甫加善天文則天時爲承儀監長安三年獻甫奏曰臣本命納音在金今熒惑犯土諡俟太史之位熒惑火也火能尅金是將死之兆則天曰朕爲卿禳之遂轉獻甫爲水衡都尉謂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職卿無憂矣其秋獻甫卒修狹河岸扼東水勢國朝治平二年賞狹河官吏初嘉祐六年以汴河久不浚命都水監與江淮兩浙荊湖制置發運使李肅之相度利害都水監泰汴河自四已上至南京水道直流駛不須浚自南京水道至汴河口水闊散緩以故多淺故也自南至者門三百里修合河本岸扼東水勢令深駛爲之可是詔從之而岸水不足又募民出雜梢度以何償凡用梢捲竹索三百八十四萬四千爲岸三萬一千四百步自祖宗時固以爲不狹河其後不復狹方興是役議者以爲罕見閒衆以爲不利及成人皆便之

丞公事見監門

六典丞二人從七品上前漢都水皆有丞後漢省晉初置都水使者有參事二人並丞之職也宋因之孝武帝都水臺置水衡令亦無丞梁天監七年置大舟卿始置丞一人班第一人陳因之後魏有參事六人北齊有參事一人并丞之任也隋初置都水臺有丞二人正第八品上書三年加從七品皇朝爲都水置丞從八品下貞觀中改爲使者以署爲監加丞秩至從七品上掌判監事凡京畿諸水禁人因溉灌而有費者及引水不利而穿鑿者其應入內諸水有餘則任諸王公公主百官家節而用之

國朝嘉祐三年孫琳王叔夏並知監丞公事

熙寧四年宮苑使帶御器械程昉爲都大提舉黄御河同簽書外都水監丞公事

元祐官品令都水監從八品

主簿

六典主簿一人從八品下晉令水衡都尉置主簿一人又在右後中五丞衡皆有主簿梁天監七年大舟主簿七班之中掌三輿宗王主簿同從鏈比部丞不置大業中置主簿一人皇朝因之掌印勾檢稽失凡運及漁捕之有程者會其月日而爲之糾舉

國朝元祐官品令都水監主簿從八品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三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四

殿中省

監　少監　丞

殿中省

漢儀注省中有五尚即尚食尚冠尚衣尚帳尚席或云秦置六尚謂尚衣尚冠尚食尚沐尚席尚書若今殿中之任

南齊百官志内外殿中監各一人

隋百官志後齊殿中局殿中監四人（掌駕前奏引行事制詔修補耒耕則進耒耜）隷門下省隋高祖門下省統殿中局監二人直長四人煬帝取殿内監名以爲殿内省帝監（正四品）少監（從五品）各一人掌諸供奉又有奉車都尉十二人掌進御輿馬統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等六局各置奉御二人正五品皆置直長以貳之正七品尚食直長六人又有食醫員尚藥直長四人又有侍御醫司醫醫佐員尚衣即舊御府也改名之有直長四人尚舍即舊殿中局也改名之有直長八人隷門下省

唐百官志殿中省監一人從三品少監二人從四品上丞二人從五品上監掌天子服御之事其屬有六局曰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少監爲之貳

六典殿中省監一人從三品（魏氏初置殿中監品第七晉宋因之齊有内殿中監八人外殿中監八人梁初位不登七班者別署蘊位[illegible]中外監爲三品蘊位内監爲三品勳位陳因之然其官甚微後魏殿中監從五品下北齊門下省屬官有殿中監四人隋外爲殿内局監二人品正第六下大業三年分門下省尚食尚藥御府殿内等局八太僕寺車府驊騮等署置殿内省監正四品少監從四品丞從五品各一人掌諸供奉又有奉車都尉十二人掌進御輿馬統六局皇朝因改曰殿中省龍朔二年殿中監爲中御府監爲中御大監咸亨復舊）掌乘輿服御之政令總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六局之官屬（舊屬官八人有天藏府開元二十三年省）備其禮物而供其職事少監爲之貳凡聽朝率其屬執繖扇以列於左右凡大祭祀則進大珪於鎮門之外既事而藏之凡行幸則侍奉於仗内若遊燕田閟則騎乘以從焉（今内則監閑廄使其務多外殿中及太僕之事至於御馭事多則使掌其内監知其外遊燕侍奉皆不與焉）若元正冬至大朝會則蹕而進爵若和合御藥則監視而嘗之

尚食局奉御二人正五品下（周禮有膳夫内饔秦置六尚有尚食之名如淳以爲主天子物曰尚漢因之後漢省其職於太官魏晉至北齊門下省統六局尚食局有典御二人丞置各四人又有典書省統三局有中尚食局典御二人掌四人品與尚食同後周有内膳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凡進食先嘗之至隋開皇初門下省統尚食局有典御二人直長四人食醫四人大業三年分屬殿内改典御爲奉御員二人正五品上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奉膳大夫咸亨復舊）直長五人正七品上（隋開皇初置四人從七品下大業三年加置六人增品爲正第七上皇朝因之減置五人）食醫八人正九品下（周禮有食醫中士二人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八珍之齊隋尚食局有食醫皇朝加至八人秩周置主食主膳皇朝因之）主食十六人（後周内膳有主食十二人）奉御掌供天子之常膳隨四時

之禁適五味之宜當進食必先嘗凡天下諸州進甘滋珍異皆辨其名數而謹其儲供直長爲之貳

尚藥局奉御二人正五品下（自陳晉後魏已往皆太醫兼其職北齊門下省統尚藥局有典御二人侍御師四人上藥監四人揔御藥之事又集書省統三局有中尚藥局典御二人丞二人中謁者僕射二人揔知中宮醫藥之事隋門下省統尚藥局典御二人正五品下侍御醫四人正七品上直長四人正七品下醫師四十人大業三年分屬殿內改爲奉御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奉醫大夫咸亨元年復故）

直長四人正七品上（隋置正七品下煬帝加爲正七品上皇朝因之）

侍醫四人從六品上（北齊上藥局有侍御師四人隋有侍御醫四人皇朝因之）

主藥十二人藥童三十人（漢有尹主藥後周有主藥六人隋有四人藥童二十四人）

司醫四人正八品下（隋大業中置皇朝因之）

醫佐八人正九品下（隋大業中置皇朝因之正元十五年司醫加置一人醫佐加置兩人仍書）

（受翰林醫官所司不得主擬）奉御掌合和御藥及診候之事直長爲之貳

凡藥有上中下之三品（上藥爲君養命以應天中藥爲臣養性以應人下藥爲佐以應地近）

（相宜攝以爲用）凡合藥宜用一君三臣九佐方家之大經也必辨其五味三性七情然後爲和劑之節五味謂酸鹹甘苦辛酸屬肝鹹屬腎甘屬脾苦屬心辛屬肺三性謂寒溫平七情謂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其用又有四焉曰湯凡酒散視其病之深淺所在而服之診脉辨寸關尺之三部以調四時沉浮滑澁之節而知病之所在在胷鬲者先食而後服藥在心腹者先服藥而後食凡合和御藥與殿中監視其分劑藥成先嘗而進焉（合藥供御門下中書司別長一人并當大將軍衛別一人與殿中監尚藥奉御掌監視藥成醫佐以上先嘗然後封印寫本方後具年月日監藥者徧署名俱奏餌藥之日尚藥奉御先嘗次殿中監嘗次皇太子嘗然後進御）

侍御醫掌診候調和

司醫醫佐掌分療衆疾

尚醫局奉御二人從五品上（周禮有司服中士二人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戰國有尚冠尚衣尚席之職秦漢少府屬官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後漢有掌冠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事魏因之晉光祿勳東晉省宋大明中改尚方曰左右御府各置令丞一人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尚方其後又置至齊高祖省文帝置初宋氏用三品勲位明帝改用二品雜有臺御史掌金銀綵帛是諸造作以供奉及把主六宮采服與御府其職類左尚方後魏有掌服郎從六品上北齊門下省統主衣局都統各二人大周有司服上士二人中士二人隋門下省有御府局監二人大業三年分屬殿內省其後又改爲尚衣局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奉冕大夫咸亨復舊）

直長四人正七品下（隋改御府爲尚衣局始置直長領主衣皇朝因之）

主衣十六人（隋置皇朝因之）

尚衣奉御掌供天子衣服詳其制度辨其名數而供其進御直長爲之貳凡天子之冕服十有三一曰大裘冕二曰袞冕三曰鷩冕四曰毳冕五曰絺冕六曰玄冕七曰通天冠八曰武弁九曰弁服十曰黑介幘十一曰白紗帽十二曰平巾幘十三曰翼善冠凡天子之大圭曰珽長三尺鎮

珪長尺有二寸有事于郊廟社稷則出之于內侍享至于中壝門則奉鎮圭于監而進旣事復受而藏之凡大朝會則設案朝畢而徹焉

尚舍局奉御二人從五品上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帷幕擬帝之事漢人所爲官有守宮令丞掌宮殿陳設魏殿中監掌帳設監設之事晉宋已下其職並在殿中監隋煬帝置殿內監及殿內局爲尚舍局置奉御二人正五品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奉扆大夫咸亨復舊

直長六人正七品下隋煬帝置八人皇朝減二人

幕士八十人皇朝置掌供御及殿中雜張設之事奉御掌供殿張設供其湯沐而潔其灑掃直長爲之貳凡大駕行幸預設三部帳幕有古帳大帳次帳小次帳凡五等之帳各三是爲三部其外置排城以爲蔽扞

尚乘局奉御四人從五品上自秦漢已來其職皆在太僕比齊太僕驊騮署有奉乘十人管十三閑馬隋煬帝改之置尚乘局皇朝因之增置奉御四人一人掌左六閑馬一人掌右六閑馬一人掌粟草飼養諸受配給及勾勘出入破用之事一人掌鞍轡鞦供馬調度及療馬醫藥料度之事龍朔二年改奉駕大夫咸亨元年復故開元二十二年減二人先是別置閑廐使十二閑隸焉猶爲殿中

直長十人正七品下隋煬帝置十四人皇朝開元減四人

奉乘十八人正九品下後魏有奉乘郎從五品下後周左右廐各有奉乘二十人隋煬帝置尚乘局有奉乘十人皇朝加置二十四人每閑二人開元二十三年減六人

習馭五百人後周左右廐各有馭夫一百二十人皇朝加置習馭五百掌調習六閑之馬

掌閑五千人皇朝置掌分飼養六閑之馬

司庫一人司廩二人典事五人獸醫七十人奉御掌內外閑廐之馬辨其麤良而率其習馭直長爲之貳六閑一曰飛黃二曰吉良三曰龍媒四曰騊駼五曰駃騠六曰天苑左右凡十有二閑分爲二廐一曰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馬今仗內有飛龍祥麟鳳苑鵰鶚吉良六羣等六廐本是內駒事所謂仗外有左飛右飛左萬右萬等四閑東南內西南內事兩廐凡外牧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字而爲誌焉細馬次馬以尚乘局於飛仗左右閑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右髀以飛字印印左髀

奉乘掌率習馭閑駕之及秣飼之法凡馭馬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習之馬四歲而齒五年而四齒六年而文齒成七年而有一齒日八年而上下齒遍各齒缺九年而有齒日八年年而齒十一年而下四齒十二年而上齒十一年下兩齒四年下四齒年十五年下盡平十六年上兩齒平十七年上四齒日十八年上齒日十九年上兩齒平二十年上盡平

獸醫掌療馬病凡馬病其所行之散其病之所發療馬病有五勞久步則生筋勞久立則生骨勞久汗不乾則生皮勞汗未差而飼飲之則生氣勞驅馳無御則生血勞有傷寒者有傷熱者有傷者蹙者滅經方以療馬

尚輦局奉御二人從五品上周禮小司徒中大夫二人掌六畜車輦又巾車下大夫二人掌王后之五路輦車組輓有翣羽蓋故古謂人牽之爲輦秦以象車輦其母始皇乃去其輪而輿之美代遂爲人君之乘後漢有乘輿六輦輦晉出則乘之及過江而亡太元之中謝安率意而作及破苻堅得之制無差大小如一時人呈其議朱武執某超授金鉦輦古之輦與大輦以尺寸爲度齊武帝造大小二輦雖飾甚工下綱輓悉金花獸大輦中方八尺左右四望金鸞輓有六輦大體皆象之秦漢輓晉並太僕爲官車府令掌之東晉省太僕遂隸尚書駕部宋齊梁陳車府丞東晉令丞掌之後魏北齊則乘黃車府令爲掌之後周則

司車輅主之隋又承黃車府令兼掌之煬帝置殿內省尚輦局奉御二人正五品皇朝因之為從五品上龍朔二年改奉輦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直長四人正七品下隋煬帝置皇朝因之又置掌扇掌翰等員掌執扇又紙筆硯雜供奉之事

掌輦二人正九品皇朝初置四人開元二十三年减二人又置主輦奉輦等員掌率主輦以供其事

主輦四十二人皇朝置九七輦輦六人

奉輦十五人皇朝置之

尚輦奉御掌輿輦繖扇之事分其次敘而辨其名數直長為之貳凡大朝會則陳於庭大祭祀則陳於廟輦有七一曰大鳳二曰大芳三曰仙遊四曰小輕五曰芳亭六曰大玉七曰小玉輦有三一曰丁五色二曰常平其用如七輦之儀三曰肩轝則常御

凡太廟會及祭祀則出之於內既事復進而藏之凡繖扇大朝會則繖二扇一陳之於庭凡者扇一百五十有六分居左右舊雉尾扇開元初改為繡孔雀而從生

若常聽朝皆去扇左右各留其三以備常儀崔豹古今注云雉扇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作華蓋也通俗文曰張帛辟雨謂之繖蓋也古今注曰雉尾扇起於殷代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輦有翣即緝翟羽為扇翣以障翳風塵也

國朝元祐官品令尚食尚藥尚醞尚衣尚舍尚輦奉御從七品

監沿革見殿中省

國朝元祐官品令殿中監正四品

少監沿革見殿中省

六典殿中少監二人從四品上隋煬帝置一人從四品皇朝加置二人龍朔咸亨復省改舊

國朝元祐官品令殿中少監從五品

丞已見殿中省

六典殿中省丞二人從五品上隋煬帝置一人從五品皇朝加置二人龍朔二年改中御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國朝元祐官品令殿中丞從七品

尚衣奉御沿革見殿中省門

造袞冕依典式唐閻立德隋殿內少監毗之子也毗初以藝知名立德與弟立本早傳家業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袞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輿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四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五

内官

三妃　六儀　美人　才人

宮官

六尚　六司　六典

前漢外戚傳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帝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至武帝制婕妤娙娥傛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娙娥視中二千石比關内侯傛華視真二千石比大上造美人視二千石比少上造八子視千石比中更充依視千石比左更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長使視六百石比五大夫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五官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言無所不潔）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上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使言一歲不滿百石日食一斗二升）

後漢皇后紀論曰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内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三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佩之響所以訓述宣陰化修成内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王晏起姜氏待罪齊桓有如夫人六人六宮稱號唯皇后貴人貴人金印紫綬奉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人（筭賦）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内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晉后妃列傳夏商以上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略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内政

南史后妃傳六宮位號前史不同晉武帝采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宋武帝省二才人其餘

用晉制按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修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及孝武孝建三年省夫人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比丞相貴人比三司以為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脩華脩容脩儀又置中才人充衣以為散位按昭儀廣充帝所制昭容孝武所制帝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及明帝泰始二年省淑妃昭華中才充衣復置脩華脩儀脩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為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九五職亞九嬪美人才人良人三職為散役其後帝留心後房擬百官備置職焉及齊高帝建元元年有司奏帝貴嬪夫人貴人為三夫人脩華脩儀脩容淑媛淑妃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美人中才人為散職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關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騎馬都尉及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于窴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為溫恭之稱妃為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

以比九卿七年復昭容位在九嬪為梁武擬亂及正深鑒奢逸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定令制貴妃貴嬪貴姬為三夫人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容昭儀脩容為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為五職美人才人良人為三職東宮置良娣保林人為二職及簡文元帝出自儲蕃或追在拘縶或遭於寇亂且妃並先殂更不遷掖闈陳武光膺天歷以扑素自居故宮後負位其數多闕文帝天嘉之後詔宮職備員其所制立無改梁舊編之令文以為法然帝性恭儉而嬪嬙不備宣帝後主無所改作今總緝以立此篇云

北史后妃列傳後魏漢孝文改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視三公三嬪視三卿六嬪視六卿世婦視中大夫御女視元士後置女職以典司視尚書令僕作司大監女侍中三官視二品監女尚書美人女史女賢人女書史書女小書女五官視三品中才人供人中使女生才人恭使宮人視四品青衣女酒女饗女食奚官女奴視五品及齊神武文襄俱未踐尊極神武嫡妻稱妃其所嬖茹女稱茹茹公主文襄既尚魏朝公主故無別號兩宮自餘姬侍並稱娘而已文宣後庭雖有夫人嬪御之稱然未具員數孝昭內職甚少唯楊嬪才貌兼美徙是貴家襄城王母桑氏有德行並蒙恩禮其餘無聞焉河清新令內婦依古

制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又準漢制置
昭儀有左右二人比丞相其弘積正德崇德爲三夫人比
三公光猷昭訓隆徽爲上嬪比三卿宣徽凝暉宣明順華
光訓爲下嬪比六卿正華令則脩訓曜儀明淑芳華敬婉
昭華光正昭寧貞範弘徽和德弘猶茂光明信靜訓曜德
廣訓暉範敬訓芳猶婉華明範艷儀暉則敬信爲二十世
婦比從七三品穆光茂德貞懿曜光貞凝光範令儀內範
穆閨婉德明婉艷婉妙範暉章敬茂靜肅章穆華慎妙儀
懿明崇明麗則婉儀彭脩閨脩靜弘慎艷光猗容徽秀儀
芳婉貞慎明懿穆脩範肅容茂儀英淑弘懿正信凝婉英

範懷順脩媛良則瓊章訓成潤儀寧訓淑懿柔則穆儀脩
禮昭慎貞媛肅閨敬順柔華昭順敬寧明訓弘儀崇敬脩
敬承閑昭容麗儀閑華思柔媛光懷德衣媛淑猗茂範良
信艷華徽娥肅儀妙則爲八十一御女比正四品武成好
內並具其員自外又置才人采女以爲散號後主既立二后
昭儀以下皆倍其數又置左右娥英比左右丞相降昭儀
比三大夫嬖又置淑妃一人比相國後周氏率由姬制內
職有序及帝創基脩祚庸以儉約武皇嗣歷節情欲於嬙
嬪宣外行其志內逞其欲溪壑難滿采擇無厭人厭苛
政弊事實多文帝之祀忽諸特由於此隋文思革前弊唯

皇后當室傍無私寵婦官位號未詳備焉開皇二年著內
官之式略依周禮省減其數嬪三員掌教四德視正三品
世婦九員掌賓客祭祀視正五品女御三十八員掌女功
絲枲視正七品又采漢晉舊儀置六尚六司六典遞相統
攝以掌宮掖之政一曰尚宮掌導引皇后及閨閤廩賜管
司令三人掌圖籍法式糾察宣奏典琮璽器玩二曰尚儀
掌禮儀教學管司樂三人掌音律之事典贊三人掌導引
內外命婦朝見三曰尚服掌服章寶藏管司飾三人掌簪
珥花嚴典櫛三人掌巾櫛膏沐四曰尚食掌進膳先嘗管
司醫三人掌方藥卜筮典器三人掌樊器皿五曰尚寢掌

帳帷牀褥管司筵三人掌鋪設灑掃典執三人掌傘扇燭
燈六曰尚工掌營造百役管司制三人掌衣服裁縫典會
三人掌財帛出入六尚各三員視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
典視外二品初文獻皇后功參歷試外預朝政內擅宮
闈懷嫉妬之心虛嬪妾之位不設三妃防其上逼自嬪以
下置六十員時又抑損服章降其品秩至文獻崩後始置
貴人三人增嬪至九員世婦二十七員御女八十一員貴
人等關掌宮闈之務六尚以下皆分隸焉煬帝時后妃嬪
御無釐婦職唯端容麗飾陪從宴遊而已帝又參詳典故
自製儀名著之於令貴妃淑妃德妃爲夫人三品正第一

順儀順容順華脩儀脩容脩華充儀充容充華是為九嬪品正第二婕妤一十二員品第三美人才人一十五員品正第四是為世婦寶林二十四員品正第五御女二十四員品正第六采女三十七員品正第七是為女御總一百二十以叙於宴寢又有承衣刀人皆趨侍左右並無員數視六品以下時又增置女官準尚書省以六局管二十四司一曰尚宮局管司言掌宣傳奏啓司簿掌名錄計度司正掌格式推罰司闈掌門閤管籥二曰尚儀局管司籍掌經史教學紙筆几案司樂掌音律司賓掌賓客司贊掌禮儀贊相導引三曰尚服局管司璽掌琮璽符節司衣掌衣服司飾掌湯沐巾櫛玩弄司仗掌仗衛戎器四曰尚食局管司膳羞司醖掌酒醴醯醢司藥掌醫藥巫劑司饎掌廩餼柴炭五曰尚寢局管司設掌牀席帷帳鋪設灑掃司輿掌輿輦傘扇執持羽儀司苑掌園籞種植蔬菜瓜菓司燈掌火燭六曰尚工局管司製掌營造裁縫司寶掌金玉珠璣錢貨司綵掌繒帛司織掌織染六尚二十二司員各二人唯司樂膳員各四人每司又置典及掌以貳其職六尚十人品從第五司二十八人品從第六典二十八人品從第七掌二十八人品從第九女史流外量局閑劇多者十人以下無定員數聯事分職各有司存焉

唐書後妃傳唐因隋制皇后之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各一人為夫人正一品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各一人為九嬪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寶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其餘六尚諸司分典乘輿服御龍朔二年宮名改易內職皆更舊號咸亨二年復開元中舊玄宗以皇后之下立四妃法帝嚳也而后妃四星一為正后今既立正后復四妃非典法也乃於皇后之下立惠妃麗妃華妃等三有人位以代三夫人為正一品又置六儀六人為正二品美人四人為正三品才人七人為正四品尚宮尚儀尚服各二人為正五品自六品至九品即諸司諸典職員品第而序之後亦參用前號

新唐書后妃傳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二人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

六典內官 春秋傳曰不腆先君之嫡以備內官又曰內官不及同姓杜預曰謂嬪御也周官有夫人九嬪世婦女御之位德天下之內漢治晉已來雖有位號多不盡備隋氏依周官而參置焉則夫人嬪婕妤美人才人寶林御女采女等充百二十位宮中有六尚以備其職謂之官皇朝因之今上天德專誠循古女寵故省內官將以肅範而六尚仍舊

妃三人正一品惠妃麗妃華妃婦德婦容婦言婦功可以坐而論禮者則進無則闕焉其後復置貴妃夫人佐后坐而論婦禮者也其於內則無所不統故不以一務名焉

六儀六人正二品周官九嬪之位也夏后氏因三夫人增以三三而九列九嬪之位廣相無聞至武帝始制婕妤娙娥容華充衣數不至九其位在嬪后婕孝文改定內官皆依周官盡定其名秩皇朝初因之今上制六儀之位以備其職焉掌教九御四德其屬以贊導后之禮儀一淑儀二德儀三賢儀四順儀五婉儀六芳儀

美人四人正三品周官二十七世婦之位也殷人因九嬪增以三九二十七列二十世婦之位也其制增損累代不同後漢十四等貴人才人銀列位既不依世婦之職隋氏依周官制婕妤等二十七人皇朝初因之今復改制美人之位以備其職掌率女宮修祭祀賓客之事

才人七人正四品周官八十一女御之位也周人因二十七世婦增以三九二十七列八十一女御之位晉制沿革略同於上注隋氏依周官制寶林御女采女等皇朝初因之今上制改才人之位以備其職掌序燕寢理絲枲以獻歲功焉

國朝　太祖始用五代之制置司簿掌宮中簿書出納之事又置司賓並封縣君又置樂使主宮中聲伎並賜裙帔　太宗置尚宮及太監並知內省事充內宣徽南院使兼丞旨並司本部或封國夫人郡夫人又署寶省尚食封縣君又置司寶司儀司給或授縣君郡君又樂使之下增置副使及改內省為尚書內省令尚宮太監並號尚書司給司簿同掌宮籍及綱出給祗候人為御侍衣服為司衣櫛篦為司飾梳枕為司寢湯藥為司藥樂使為仙韶使副使弟子呼供奉又置直筆書省主事改茶器為翰林局掌御閣為直閣掌宮門為直門掌燈火從物為直位針線院為裁縫院又令司簿兼八寶司言兼監班司儀兼丞宣掌賓司儀及仙韶使副使仍封縣君又司記知尚書省公事內而皆賜以裙帔　真宗增置淑儀淑容順儀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貴儀在淑儀之上又置司宮在正四品尚宮之上

辭輦前漢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主曰楚王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

當熊孝元馮昭儀元帝即位二年選入後宮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為婕妤建昭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爲婕妤男立爲信都王尊婕妤爲昭儀

作賦自悼班婕妤作賦自悼云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共灑掃於帷幄兮永終無以爲期婕妤爲趙飛燕之譖得求共養太后於長信宮上許之作此賦

貴傾後宮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俱為婕妤貴傾後宮也

封其父爲侯廢許皇后欲立趙婕妤皇太后以出微甚難之乃立封其父臨為成陽侯後月餘竟立為皇后

德冠後宮後漢明德馬皇后馬援小女初選入太子宮顯宗即位以為貴人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惟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永平三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

言皇太后曰焉貴人德冠后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 **六劉之寵傾後宮** 三十國春秋劉聰納其太保劉殷女為后非禮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未聞華不避宗無禮以甚無禮不亂未之見也於是所基大為聰李弘更年取二女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之上又納殷孫女四人為貴人位次貴妃之下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

日角偃月之相 順烈梁皇后年十三選掖庭相工見之驚曰此日角偃月之相相之極貴遂以貴之

正位坤極 有司奏立長秋宮以梁貴人宜配天作正位坤極帝從之

探籌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胡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上從之帝乃不置后

傳選良家 晉武帝博選良家女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楊皇后擇后性妬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祕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

乘車羊 武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

絳紗繫臂 武帝多選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

謝莊為哀策都下紙貴 宋武帝寵殷妃薨謝莊為哀策文奏之帝臥覽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為之貴

置鍾景陽樓 昭陽顯陽二殿太后皇后所居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嬪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柏殿中御所居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宮人聞鍾聲早起裝飾

碧綃蚊幬 崔祖思啓陳政事曰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惟碧綃蚊幬

不立石誌 齊武帝裴皇后建元元年為皇子妃二年薨謚穆妃葬休安陵皆議欲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出禮起宋元嘉中顏延之為王球石誌素族無名策故以紀行自爾以來共相祖習儲妃之重禮絕常例故有哀策不須石誌從之

半面粧 梁元帝徐妃以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為半面粧以俟帝見大怒而出

疣誌並滅 武帝丁貴妃生於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鄉人從並侍將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登樓望見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貴妃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誌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並失所在人以

皇儲加敬 丁貴妃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臣禮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以敬皇太后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並以吏敬敬王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始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誠致同謂宮僚施敬宜同吏禮請神獸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且儲作配率由盛則以婦禮姑宇既序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於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為親戚私謁及後簡文帝即位追崇太后

善候人主顏色 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性聰惠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為諸宮女後宮咸德之又工厭媚之術以惑上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進請後主置貴妃於膝上共決之因參訪外事人間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貴寵言無不行內外交納貨賄公行及隋軍陷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斬之於青溪中

三閣 陳妃貴寵冠後庭後主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檻之類皆以沉檀香木為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床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妃居望仙閣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舍等為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艷麗者以為曲調被以新聲選宮人有美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惠有

神彩推止閑挙容色端麗每瞻視眄睞光采溢目欲
映左右嘗於閣上觀撲蹋于軒長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不以
八百萬市珠隋文獻獨孤皇后突厥嘗與中國交市有珠一篋價直八百萬幽州摠管陰壽白后市之后曰
非我所須也當今戎狄屢寇將士罷勞未若以八百萬分賞有功者百寮聞而畢賀願為猫扼鼠喉唐和
武后諧太宗嬪御居感業寺高宗復召入宮養為昭儀有寵與王皇后肖良娣寵衰相譖毀求徽中蒙王皇后及肖良娣皆
為庶人囚之別院武昭儀令人皆縊殺之並立昭儀為皇后尋追改王氏姓蟒氏肖良娣為梟氏良娣初被囚大罵曰願阿
武為老鼠吾作兒猫生扼其喉武后怨自是宮中不畜猫截手足投酒甕中王皇后肖良娣既被后怨
因武后令人杖之各一百並截去手足投於酒甕中曰令此二嫗骨醉骨醉上諫立宸妃高宗欲立
昭儀武氏為宸妃來濟韓瑗諫曰宸妃古無此號事將不可武后既立來濟懼不自安后乃抗表稱濟忠鯁請加賞慰而
心實惡之揮翰立成太宗徐賢妃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誦論語毛詩八歲好為文太宗聞之納為才人其所為
文揮翰立成詞華綺贍織年使好上疏請封禪徐賢妃名惠妃上疏曰昔守文之常主備登封玉之
稱賁鉅小國之主居南國況金之事望陛下推功指已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
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獻髮玄宗楊貴妃天寶九年妃忤旨送歸外第時吉溫與中貴
人善旦入奏曰婦人見識不遠有忤聖情然貴妃久承恩顧何惜宮中一席之地上即令中使張韜光賜御饌妃附韜光
泣奏曰妾忤聖顏罪當萬死衣服之外皆聖恩所賜唯髮膚是父母所有乃引刀剪髮一繚附獻玄宗見之驚惋即使力
士召還圖其刑於別又楊貴妃死玄宗乃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六宮
百師其德行德宗韋賢妃初為良娣貞元四年為賢妃上深重之六宮師其德行太眞玄宗武惠妃薨後宮
數無可意者或奏楊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服號曰太眞既進見玄宗大悅貴妃有姊三人皆有才貌玄
宗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並承恩澤出入宮掖勢傾天下與再從兄銛錡等
姊妹昆仲五家甲第洞開僭擬宮掖每構一堂費踰千萬計玄宗每年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貴妃
又雅立私廟玄宗御製家廟碑文并書及祿山叛露檄數國忠之罪從幸至馬嵬誅國忠而六軍不散曰賊尚在上指貴

妃也帝不變已與妃訣遂一死於
佛堂國忠乃貴妃之從祖兄也

宮官公章見內宮門

六典宮官周禮宗伯世婦每公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鄭玄云世婦后宮官也王
后六官女府女史女奴之有才智者魏明帝遊宮在內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為女尚書省奏事皆令有宗德殿大監司
衣尚食大監並銀章艾綬二千石宮中殿大監元華食監都監上監綱印墨綬千石女史賢人恭人中使大使碧綸緩宋
明帝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置其職而奉果隊不見後魏孝用市擬外官置內職隋文帝置六尚書司六典以書宮之
職六尚是從九品六司視勳品六典視流外二品煬帝改置六尚局職事各同皆加其品秩一尚官局管司言掌宣傳啓
奏司簿主錄計度司正主格式推罰司闈主門閤管鑰二尚儀局管司籍主經史教學司樂掌音律司賓主賓客司贊主
贊相導引三尚服局管司寶主寶璽司衣主衣服司飾主湯沐巾櫛玩弄司仗主仗衛戎器四尚食局管司膳主膳
羞司醞主酒醴司藥主醫藥司饎主廩餼柴炭五尚寢局管司設主床帷帳鋪設洒掃司輿主輿輦傘扇執
持羽儀司苑主園圃種植蔬菓司燈主燈燭六尚功局管司製主營造裁縫司寶主金玉錢貨司綵主繒帛司織
主織染六尚十二人從五品六司二十八人從七品典二十八人從九品女史流外量事而置多者十人皇朝內職多
依隋制尚宮局尚宮二人正五品司記二人正六品典記二
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
司言二人正六品典言二人正七品掌言二人正八品
司簿二人正六品典簿二人正七品掌簿二人正八品
司闈二人正六品典闈二人正七品掌闈二人正八品
尚宮掌導引中宮總司記司言司簿司闈四司之官屬凡六
尚事物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司記掌印凡宮內諸司簿書出
入錄目審而付行焉典記掌佐之餘司二准此史女掌執文書餘女

史准紀之司言掌宣傳啓奏之事司簿掌宮人名簿稟賜之事司闈掌宮闈管鑰之事尚儀局尚儀二人正五品

司籍二人正六品典籍二人正七品掌籍二人正八品

司樂四人正六品典樂四人正七品掌樂四人正八品

司賓二人正六品典賓二人正七品掌賓二人正八品

司贊二人正六品典贊二人正七品掌贊二人正八品

彤史二人正六品石氏星經女史一星婦人之微者主禮女史掌王后之禮職以詔后理內政逆內官書令后之事以禮從詩云靜女其孌貽我彤管毛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之者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以赤心正人者也

尚儀掌禮儀起居總司籍司樂司賓司贊四司之官屬司籍掌四部經籍教授筆札几案之事司樂掌率樂人習樂陳懸拊擊進退之事司賓掌賓客朝見宴會賞賜之事司贊掌朝見宴會贊相之事

尚服局尚服二人正五品周禮內司服王后六服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素紗司馬彪續漢志皇后謁廟服紺上皂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若首飾步搖簪珥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摎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爲華紋綬同乘輿魏晉宋齊梁陳皆同後魏北齊皇后璽綬佩采與假髻步搖十二鈿八爵九華助祭朝會以褘衣郊禖以褕翟小宴以闕狄親蠶以鞠衣見皇帝以展衣宴居以褖衣祭陰社朝命婦服褕衣獻繭服鸞衣採桑服鳩衣聽女教服鵝衣䨥雉衣以書雉爲領褾臨婦學及命婦蒼衣春齋祭還青衣朱素還黃衣秋祭還素衣冬玄衣其褾領以生色花皆十二樹隋初皇后首飾花十二樹褘衣青紗內單黼領羅縠褾襈蔽膝大帶以青衣革帶青韈舄金飾白玉佩玄組綬祭及朝會則服鞠衣黃羅爲之蔽膝大帶衣革隨衣色餘同褘衣親蠶則青衣青羅爲之制同鞠衣去革大帶佩綬見帝則服朱衣緋羅爲之制如青衣宴會則服瑒章令中興寺制皇后服四等有褘衣以翟羅五綵重翟行十二首等飾花十二鈿小花如十二樹兩博鬢素紗內單黼領羅縠褾襈皆以朱蔽膝隨裳色以緅爲緣用翟三章大帶隨衣色以朱綠之錦青緣革帶青韈舄以金飾白玉佩玄組綬章采尺寸同乘輿祭及朝會則服鞠衣小花十二樹青衣朱衣服皆仍唐宋太始及朱康故事增損用之皇輔因之

司寶二人正六品凡太皇太后皇太后之寶皆以爲之丞不行用其處封令書皇太后用宮官印皇后用內侍省印典寶二人正七品掌寶二人正八品

司衣二人正六品典衣二人正七品掌衣二人正八品

司飾二人正六品典飾二人正七品掌飾二人正八品

司仗二人正六品典仗二人正七品掌仗二人正八品

尚服掌供內服用采章之數總司寶司衣司飾司仗四司之官屬司寶掌琮寶符契圖籍司衣掌衣服首飾司飾掌膏沐巾櫛玩弄器物之事司仗掌羽儀仗衛之事

尚食局尚食二人正五品司膳四人正六品典膳四人正七品掌膳四人正八品

司醞二人正六品典醞二人正七品掌醞二人正八品

司藥二人正六品典藥二人正七品掌藥二人正八品

司饎二人正六品典饎二人正七品掌饎二人正八品

尚食掌供膳羞品齊之數總司膳司醞司藥司饎四司之官

屬凡進食先嘗之司膳掌割烹煎和之事司醞掌酒醴酏飲之事司藥掌醫方藥物之事司饎掌給宮人廩餼飲食薪炭之事尚寢二人正五品周禮女御掌御敘王之燕寢

司設二人正六品典設二人正七品掌設二人正八品

司輿二人正六品典輿二人正七品掌輿二人正八品

司苑二人正六品典苑二人正七品掌苑二人正八品

司燈二人正六品典燈二人正七品掌燈二人正八品

尚寢掌燕寢進御之次敘總司設司輿司苑司燈四司之官屬司設掌帷帳茵席掃灑張設之事司輿掌輿輦繖扇羽儀之事司苑掌園苑種植蔬菓之事司燈掌燈燭膏火之事

尚功局尚功二人正五品司製二人正六品典製二人正七品掌製二人正八品

司珍二人正六品典珍二人正七品掌珍二人正八品

司綵二人正六品典綵二人正七品掌綵二人正八品

司計二人正六品典計二人正七品掌計二人正八品

尚功掌女工之程課總司製司珍司綵司計四司之官屬司製掌衣服裁製縫綫之事司珍掌金玉寶貨之事司綵掌綵物繒錦絲枲之事司計掌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

宮正一人正五品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四人正七品宮正掌戒令糺禁謫罰之事司正典正佐之

女侍中後魏詔加女侍中貂蟬同外侍中之飾宗室任城王澄上表諫曰高祖世宗皆有女侍中未有貂蟬若江南偽晉有女尚書而加貂璫婦人而服男子之服比衰亂之世妖妄之服爾豈容本措風化之本請依常儀追還前詔帝從之女尚書加貂璫上女學士唐女學士尚宮宋氏名若昭姊妹五人皆能屬文若莘若昭文尤淡麗性復貞素閑雅不服紛華之飾貞元四年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薦以聞德宗俱召入宮試以詩賦兼問經史中大義深加賞歎德宗能詩與侍臣唱和亦令若莘姊妹應制嘉其節概不群不以宮妾遇之呼為學士先生自貞元七年已後宮中記注簿籍若莘掌其事穆宗復令若昭代司其職拜尚宮若昭卒敬宗復命若憲代司其宮籍焉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五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六

內侍省

入內內侍省都都知

都知　副都知　押班

內常侍見門下省中常侍門　內東西頭供奉官

殿頭　高班　黃門

祗候殿頭　祗候高品　祗候高班內品

祗候內品　祗候小內品　貼祗候內品

入內內品　把門內品　後苑內品以上附見

內侍省左右班都都知

左右班都知　副都知　押班

東西頭供奉官　殿頭　高品

高班　黃門　祗候高品內品

祗候內品　貼祗候內品　內品

後苑內品　後苑勾當司內品

北班內品　散內品　後苑散內品

寄班供奉侍禁　殿直奉職以上附見

元豐諸兩省內臣諸級

總中官

大長秋　中尉　謁者

冗從僕射

內侍省

前漢百官表少府泰官屬官有中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者七官令丞諸僕射署長中黃門皆屬焉武帝省屬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元六年更名長信少府平帝元始四年更名長樂少府

將行泰官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

後漢百官表中常侍千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從入內宮贊導內衆事顧問應對給事

黃門侍郎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掌侍從左右給事中關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坐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改給事黃門侍郎為侍中侍郎去給事黃門之號旋復故舊侍中黃門侍郎以在中宮者不與近密交政誅黃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闥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也又曰諸闕人官悉以議郎郎中稱秩如故諸署令兩梁冠陛殿上得毋御官從事已下

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關通中外及中宮已下衆事諸公及王太后等有疾苦則使問之

黃門令一人六百石董巴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黃門令　本注曰宦者主省中諸宦者丞從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從丞主出入從黃門署長畫室署長玉堂署長各一人內署長七人皆四百石

黄綬本注曰宦者各主中宮别處
中黄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門冗從居則宿衛直守門戶出則騎從夾乘輿車
中黄門比百石本注曰宦者無員後增比三百石掌給事禁中掖庭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掌後宮貴人采女事左右丞暴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
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丞一人本注曰宦者御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官婢作中衣服及補浣之屬丞織室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
祠祀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典中諸小祠祀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鉤盾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丞永安丞各一人三百石本注曰宦者
大長秋一人二千石本注曰承秦將行宦者景帝更名大長秋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職掌奉宣中宮命凡給賜宗親及宗親當謁見者關通之中宮出則從丞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中宮僕一人千石本注曰宦者主馭本注曰太僕秩二千石中興省太減千石以爲長秩
本注曰宦者主報中章

中宮尚書五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文書
中宮私府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藏幣帛諸物裁衣被補浣者皆主之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宮永巷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宮人丞一人本注曰宦者
中宮黄門冗從僕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黄門冗從中宮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宦者主中宮請署天子數女騎六人丞復道丞各一人本注曰宦者復道丞主中閣道
中宮藥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宦者
右屬大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長秋上亦宦者主中諸官成帝省之以其職并長秋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宦者職吏權兼詹事奏引訖罷宦者誅後尚書選兼職吏一人奉引云其中長信長樂宮者置少府一人職如長秋及餘吏皆以宮名爲號員數秩次如中宮本注曰帝祖母稱長信宮故有長信少府長樂少府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秩次如中宮長樂又有衛尉僕爲太僕皆二千石在少府上其崩則省不常置
後漢宦者傳論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門云王之正內者五人月令仲冬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

室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釋卿為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宮卿位大長秋）於是中官始盛自明帝以後迄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

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千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夏雖忠良懷憤時或憤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桓帝）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又曰自古喪大業絕宗禋者其所漸有由矣三世以嬖色取禍（夏末妹喜殷以妲己周褒姒）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成敗之來先史之（圖）久矣至於釁起宦夫其略猶或可言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於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

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盧女君資出內之
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押有可説之色詐利既滋朋從日曆
易曰履霜堅氷至云所從來者漸矣
續漢書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爲謁者臺卒主諸謁者天子
出奉引
應劭漢官儀謁者僕射秦官也古重武事故設主射以督課
之秩六百石冠高山言其矜莊高故以高山爲號
晉職官志中書監及令案漢武帝遊宴庭始使宦者典事尚
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
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
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
軍矣明帝太和四年秋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
正元二年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及晉受禪都督
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
使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
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及伐吳之役
以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太康中都督諸
軍事刺史理人各用人也惠帝末乃并任非要州則單爲刺
史庾翼都督征討諸軍事鎮襄陽綏懷招納之客館舍置典客參軍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
重惟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

宋書人臣無居者唯江夏王義恭得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
節將非人臣常器又有都督諸州諸軍事者爲常職舊曰監
某州諸軍事文帝即位改監爲都督
後魏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永安已後遠近多事至京
總攝六軍立府置佐
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爲總管
隋百官志高祖採後周之制置大都督帥都督酬勳勞煬帝
改大都督爲校尉帥都督爲隊正文帝以并揚益荊四州置
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爲諸州列位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
煬帝悉罷之
唐百官志大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二品長史一人從三品司
馬二人從四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錄事二人從
九品上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有黍園部丞中
宮僕署又別有乘黃局校尉細馬車都督車府部丞奚官署
又別有藥局丞隋內侍省內侍內長侍各二人內給事四人
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內謁者十二人寺人六人伺非
八人並用宦者領內尚食掖庭宮闈奚官內僕內府等局開
皇十六年內侍省加置內主事員十二人以承門閤煬帝改
內侍省爲長秋監置令一人正四品少令一人從五品丞二
人正七品並用士人改內常侍爲內承奉置二人正五品給

事為內承直四人從五品並用宦者罷內謁者官領掖庭宮
閑奚官三署並參用士人後又置內謁者員
唐職官內志侍省（星經有宦者四星在天市垣帝座之西周官有巷伯寺人之職曰內官也前漢宦官多用士人後漢始用宦者晉帝大長秋為後宮官以宦者為之隋為內侍省煬帝改長秋監武德復為內侍省龍朔改為內侍監光宅改為司宮臺神龍復為內侍省也）內侍二人（從四品上漢魏曰長秋卿梁曰大長秋北齊曰中侍中後周曰司內上士隋曰內侍置二人煬帝曰長秋令正四品武德復為中侍中中官之貴極于此矣若有殊勳懋績則首拜大將軍者仍兼內侍之官德宗置左右神策威遠等禁兵命中官掌之每軍置中尉一人宦者為之自今踰國典朝恩之後京師兵柄歸於內官既左右軍中尉將兵於外者謂之觀軍容使而天下軍鎮節度使皆內官一人監之事具宦者傳也）內侍之職常在內侍奉出入宮掖宣傳之事摠掖庭宮
閑奚官內僕內府五局之官屬內常侍為之貳凡皇后親
蠶則相儀后出則為夾引
內給事八人（從五品下）掌判省事凡元正冬至羣臣朝賀中宮則
出入宣傳凡宮人衣服費用則具其品秩計其多少春秋二
時宣送中書主事二人令史十六人
內謁者監六人（正六品下）內謁者十二人（從八品下）內侍伯二人（正七品下）
監　掌內宣傳凡諸親命婦朝會所司籍其人數送內侍
省內謁者掌諸親命婦朝集班內內侍寺伯掌糺察諸不法
之事歲大儺則監其出入
掖庭局令二人（從七品下）丞三人掌宮禁女工之事凡宮人名籍
司其除附公桑養蠶會其課業丞掌判局事宮教博士二人
（從九品下）掌教習宮人書筭衆藝
監作四人（從九品下）掌監當雜作令史四人計史二人書令史八
人宮闈局令二人（從九品下）丞二人（從八品）掌奉宮闈出入管鑰凡
大享太廟帥其屬詣于室出皇后神主置于輿而登座焉既
事納之凡宮人無官品者稱內給使若有官及經解免應叙選
者得令掌上其小給使學生五十人皆摠其名籍以給其粮
廩丞掌判局事書令史三人書吏六人內閽人二人人內掌
扇十六人內給使無常員奚官局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
掌奚隸工役宮官品命丞為之貳凡宮人有疾病則供其醫
藥死亡則供其衣服各視其品命仍於隨近寺觀為之修福
雖無品亦如之凡內命婦五品以上亡無親戚於墓側三年
內取同姓中男一人以時主祭無同姓則所司春秋以少牢
祭之書令史二人書吏六人藥童四人
內僕局令二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中宮車乘出入導引丞
為之二凡中宮有出入則令居左丞居右而夾引之凡皇后
之車有六書令史二人書吏四人駕士二百人內府局令二
人（正八品下）丞二人（正九品下）掌中藏寶貨給納名數丞為之貳凡朝
會五品已上賜絹帛金銀器於殿庭者並供之諸將有功并
蕃酋辭還亦如之書令史二人書吏四人
宦者傳唐制有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內謁者監六

内給事各十謁者十二典引十八寺伯寺人各六人又有五
局一曰掖庭主宮嬪簿最二曰宮闈局門闌三曰奚官治宮中
疾病死喪四曰内僕主宮帳燈燭五曰内府主中藏給納局
有令丞皆宦者為之太宗詔内侍省不立三品以内侍為之
長官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内掃除稟食而已武后
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已上員外置千員
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至大事奢不愛惜賞
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已上三千
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
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四方所至郡縣奔
走獻遺至萬計修功德市禽鳥一為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
持權節度及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占
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
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
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護軍分
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宮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摽士
奇材則養以為子巨鎮彊藩則爭出我門小人之情猥險無
顧籍又日夕侍天子狎則無威習則不疑故昏君蔽於所昵
英上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
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愎參會黨類殲殄王室從而
潰喪譬猶灼火攻蠹蠹盡木焚決渠不衰哉跡其殘氣不剛柔
情易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為禍則迫而近綾
相攻急相二此小人常勢也噫褻狐不神天與之昏末如亂
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捽之篇

六典 同唐戒宦志

五代史宦者傳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
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
戒作宦者傳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傳
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勝敗
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辨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
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
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
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
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
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
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
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
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
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

伏於帷闥則向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也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為宰相顧力不足為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為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孫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以反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耶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為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於衛州漢瓊西迎廢帝於路廢帝惡而殺之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其為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

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職官志後唐同光元年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內侍省李紹宏
兼內句天下錢穀
入內內侍省都都知
國朝入內內侍省國初有內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內內班院又改入內黃門班院又改內侍省
入內內侍班院景德三年其東門取索司可併隸內東門司
餘入內都知司內東門都知司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可立
為入內內侍省以諸司隸之並定管勾事凡三司及□由事
處據諸處支遣物取索同否非之行遣公事出割子赴逐
處在內庫務及造作所合併本司條破物色具數細書
條破諸王宮院及公主郡縣主宅奏乞物色並域六指揮及
翰林儀鸞司御廚御輦院宣給特支皇親下出宮宅宮女
降旨書內省節子取特入內供奉官以下自書公事諸班內
書及出外覽書投補入內供奉官以下及料錢衣糧請受日
奏宿直并秋身侍名內侍等條定諸色人恩賜及身亡等
賜應宣命奏聖旨合係本班
勾當公事皆著聖命指揮
都都知都知元祐令從五品皇祐五年以入內內侍省都都知延福宮使武信軍節度觀察使任守忠為都
知兩省都都知國朝未嘗除也御史俞希孟
乞令後更不除前後殿都都知乃詔自守忠罷更不差除焉
寧中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押班逐省各以轉入先後相
壓承為定式其入內內侍省都知押班只以四員為定更不
非次添員
副都知元祐令正六品初上有內中高品都知押班後隨省院改易景德三年置都都知副都知
以諸司使副使以上充
押班元祐令正六品初上無他職或加檢校官淳化後始以崇班以上充又有上
御藥自押班以上領省事
內常侍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高班黃門太平興國
四年置入內殿頭高班高品小底三等雍熙三年置入內
奉官入內高班內品大中祥符二年詔改定入內內侍省東西
頭供奉官殿頭高品高班黃門凡六等罷小底之門黃門
初補上日小黃門經恩遷補即為內侍黃門實入禁中及本
使之事
祗候殿頭祗候高品祗候高班內品祗候小內品貼祗
候內品入內內品把門內品後苑內品後苑散內品皆書寫給使失
東頭供奉官以上並同內侍省
內侍省左右班都都知
內侍省後唐同光元年以左監門衛將軍判內侍省李紹宏兼內侍據紹宏始在莊宗潛龍日為中門使及即位命
路州監軍張居翰與郭崇韜為樞密使以紹宏為宣徽使心
常不足崇韜知之乃置內句之名凡天下錢穀簿書悉委
試大州縣供賬簿責職者非之天成元年罷內句司國朝初
置內班院淳化五年八月改內班為黃門又改內侍黃門院為
內侍省景德三年已名內侍省所領官有監少監內常
侍內給事內謁者內侍伯宮教博士掖庭宮奚官內僕內
官五局今丞其內用局丞以上為加官小黃門以上皆有加
官並內常侍止內侍以上不常置示有時為內常侍以檢校
官為之在內東西頭供奉上宮令丞名悉存
而五局並廢惟置宮闈令二員掌守正寺
知〇左右班都知〇副都知元祐令並從六品並景德三年置以諸司使副使以上充雍熙
〇左右班都都
三年以內中高品都知王仁睿為內苑副使仍董都知諸司
副使領都知自仁睿始也事凡五年以黃神興充莊宅使兼
黃門左班都知諸司使領都知自興始熙寧六年以侍
押班蘇利涉為內侍省左班都知仍自入內侍省內侍省押
班五周年無遺闕並除副都知押班元祐令置六品押班已上領省事〇東西頭供奉官元祐令從
品入殿頭高品高班黃門元祐令從九品凡六等事分書入直省出使之事行者給事大中祥符入
年廢黃門改高班內品為前殿祇候高班皇祐四年詔內省
自今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人十人為額元祐二年以
一百人為額
祗候高班內品祗候內品貼祗候內品內品後苑內品後苑
句當事內班北班內品散內品後苑散內品
寄班供奉侍禁殿直奉職□事中定寄班祇候以一十五人為額
書吏六人本省三人兩班城北班城西班各一人

咸平五年十二月以內侍高品張仁恭為內侍省內侍殿直仁恭晉國長公主以職當遷殿頭高品而給事主第其名非便故置是職

景德三年五月內侍省班院言准淳化五年勑內班院改為內侍省內侍班院入內黃門班院改為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今尚稱入內內侍班院已上稱入內內侍省本班亦請稱內侍及賜新印從之

大中祥符元年詔定入內內侍省官俸料供奉官月俸錢七千五百殿頭四千高品三千高班二千五百黃門一千五百供奉官殿直米三石高品官班黃門二石五斗供奉官至高班春衣絹五疋黃門四疋供奉官冬衣加二十疋其餘十五疋

嘉祐八年四月以崇儀使康州刺史內侍省押班盧昭序管勾皇子位後以昭序疾復以皇城使端州刺史內侍省副都知石全育代之五月管勾皇子位昭宣使端州刺史內侍省右班副都知石全育領康州團練使充入內內侍省副都知故事都知止四人至是并全育而五詔後有闕即勿補以勾當皇子位入內西頭供奉官蘇利涉為入內內東頭供奉官內侍省內侍殿頭張允誠為入內內西頭供奉官並兼扶侍宣慶使入內侍省都知任守忠提舉管勾皇子位

熙寧五年詔內省省內臣不係禁中祗應及入內省人數冗多令後前後省內臣轉至承制崇班內常侍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三班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頭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諸班內品更不許進入內內侍省所管諸班內品每年通許進五人餘悉仍舊內供奉官已下至黃門如願進外官者比內侍省遞加一等推恩其內臣諸司使副合刻奏兒男充前班者今後更不奏內臣特上諭樞密院曰方今院者數已多而隸者之不入內空絕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猶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職事乎吳充對曰此曹盛衰常代或繫興亡聖朝固無茲慮然仁君重絕人繼嗣此盛德之舉也臣等敢不奉行

元豐八年諸兩省內臣諸級

入內省	內侍省
內常侍視內殿崇班	
內東頭供奉官並視東頭供奉官	
內西頭供奉官並視西頭供奉官	
殿頭並視左侍禁	高品
祗候殿頭舊叙官者叙內侍省殿頭	高品並視右侍禁
高班	祗候高品
高品並視左班殿直	黃門
祗候高品內品	黃門並視右班殿直
祗候內品	祗候高班內品並視奉職
祗候小內品	祗候內品並視借職

貼祗候内品　貼祗候内品並視差使

入内内品　内品並祗借差

把門内品　後苑内品並視下班殿侍

後苑内品　後苑句當事内品並視將軍

後苑散内品　北班内品並視守門將軍

散内品後苑散内品此六等雖無所比意擬降者並依兩等言去

元祐官品令入内内侍省都都知至内侍省内品為内侍官

摠中官

共六尺輿前漢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袁盎盎患之盎兄子種說盎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趙談驂乘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車

公卿畏之重足一迹石顯弘恭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黄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不視政方隆好於音樂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蕭望之周堪與劉更生言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由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後張猛京房陳咸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罪京房指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罪髡為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言其兼官據勢也

參天機宦者傳贊曰況乃巷職寖參天機

並起第宅擬宫室靈帝時宦者得志無所畏憚並起第宅擬則宫室帝嘗登永安侯臺宦者等恐其望見居處乃使趙忠等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離散自是不敢復昇臺榭

識可豎宦以蔡邕為戒後漢宦者呂强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上疏陳事云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了邇文誹謗致邕刑罪今羣臣皆以為戒上畏不測之禍下懼無家之害

聚謀西鍾下後漢宦者傳孫程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後孫程等有罪將徙遠郡周舉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乎朝廷為順帝也夫

五侯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同定拒帝命定議諸其封侯宦者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自是五侯宗族賓客徧天下

左回天悺左具瑗徐璜唐衡並封侯貴寵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謂隨意所為不定也今人謂持兩端而任意為兩墮

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上

養子襲封後漢順帝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襲封爵

無鬚誤死袁紹閉北宮門勒兵捕宦者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發露乃得免者

自古無以中官為將帥唐鉄貞性疆直補闕至給事中數得失奏書不先論諫憲宗以王承宗叛用內官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貫率同列狀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為將帥者雖改其名心頗不悅

北司劉蕡傳學善屬文好談王霸大畧耿介疾惡言及世務慨然有澄清之志自元和末閹寺權威操兵宮闈指制天下天子廢立由其可否干撓廢政將因為南北司愛憎相攻有同水火蕡草中居帝側旃宰郎位泰然東歷大和二年策試賢良蕡對以宦者五帝三王之所建也北司者高宗太宗之所制也北宜書一官宜正名今又分外官中官之名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禁抱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縱郎與舊老臣時變扶危之謀求定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要近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贍考官寵二人者皆將之文士也觀蕡傳對歎服嗟悒將登科者二十二人而中官當塗考官不敢留蕡在籍中物論不平

凌轢南司唐大和中京師故之後宦官氣盛變宗陵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注以折文臣宰相李衛章當謂之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始起自何人訖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

南北司相傾昭宗時鳳翔節度使李茂貞與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稱兵入朝控書南北司相傾不豪請誅其太甚者於是殺宰相韋昭度李谿等并內數數人

千餘人中宗增置宦官者千餘人然衣朱紫者尚寡

門施棨戟玄宗時中官稱旨者即拜三品左右監門將軍得門施

參品官黃衣三千人開元天寶中長安大内大明興慶三宮皇子十宅院皇孫百孫院東都大内上陽兩宮大率宮女四萬人品官黃衣以上三千人衣朱紫者千餘人三公封王爵李輔國從肅宗靈武程元振翼戴代宗怙寵邀君乃至守三公封王爵干預國政亦未全挫兵權也典兵德宗避涇師之亂幸山南竇文場霍仙鳴擁從鑾輿之後不欲武臣典重兵自是親兵之柄全歸於宦者矣倚爲爪牙指恩禹以給事宮內省達玄宗討内難擢左監門衛將軍帝倚爲爪牙開元初安南首梁梅叔鸞叛號黑帝舉三十二州之衆外結林邑金鄰諸行錄馬援故道出不意掩擊不暇遂大敗封尸爲京觀自是勢忍敢殺戮思勗驚恩殺戮所得俘囚必剝面笞皮之切割出腦頂皮以示人將士已下軍服莫敢視以是能立功四方奏請先省後進高力士馮盎曾孫也人高延福養爲子故冒其姓宦官擢内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爲右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于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則專決雖沐浴未嘗出服息假惟中微侍者頗一見如天人故帝曰力士當上我寢内安皆是于臥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結力士故

龍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許可皆倚所欲徼倖者願見如天人上不名而呼將軍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諸王公主皆呼爲阿翁戚里諸家尊曰父子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定儲位初太子瑛廢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多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爲是不具耶帝曰爾我家老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也推長而立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生平無顯顯大過力士善揣時事勢雖寵上下咸附就旺曾終不肯爲故下生無顯頭大過議者頗恨中丈取以來權利相軋皆天下之禍程首五帝相繼去權震天下程元振以宦人直内侍自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爲代宗即位監門衛將軍知内侍省事元振欲元帥行軍司馬盡奪其禁兵不逾歲權震天下在輔國右内史以及之軍中呼十郎斬首馳告天下廣德初吐蕃寇犯項內侵詔天下兵無一士奔命者乃代宗播遷幸陝出居陝京師陷賊劉禦奉天闕衛將太常博士柳伉上疏云犬敢泰宗幸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獨留朝恩備左右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三軍撿責使魚朝恩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黄門陰

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爲三軍撿責使觀軍容使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也毁郭子儀子儀有定天下功居人臣第一心媢之素相州敗飜爲詆諸肅宗不内其語然猶罷子儀兵留京師代宗立與程元振一口加毁帝未及寤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帝用其立王室爲安故故朝恩内慙才兼文武朝恩好引輕浮後生處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綴詞敷義權振朝廷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宦人不復典兵及京師亂帝召所親無一人至者惟文瑒等率宦官至帝悉以左右軍付文瑒主之帝自山南還兩軍稍完而詔文瑒仙鳴分總之寰天威遂入左右神策是時竇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爭援影者足相躡以忠謹稱唐出中人以忠謹稱者唯馬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聽老夫語仇士良既左右軍以疾辭龍爲內侍監知省事同請老詔可士良之老中人衆送還第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衆唯唯士良曰天子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而權輕矣爲諸軍計莫若殖財貨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知息則必斥

鉉寵閑事高職在我息學權刃殺弑往救衆弄釋士良發二王一妃四宰相貪堅二十餘年亦有術自將恩禮不衰去貪酷二十餘年上歷階數得帝過失始士良弘志憤文宗與李訓謀要誅變帝遠嘆由爲翰林學士直長未嘗有中使召入至秘殿見士良等坐堂上帷帳周密謂之由曰上不豫已久自即位殆今多荒闕皇太后有制更上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慎由親族中表千人兄弟羣從且三百何可與覆族事雖死不承命士良等默然久乃啟後戶引至小殿帝在焉士良等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而已士良指帝曰不爲學士不得更坐此乃送慎由出戒曰毋泄禍及而宗五父李輔國肅宗任以腹背事畫幸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移上皇居西内初太上皇每帝酒長慶樓南衙大道因徘徊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陳玄禮高力士等將不利陛下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中宮至睿武門射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如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奏陛下以興慶宮湫隘奉迎太上皇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

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比使下馬輔國夫𢡟馬力士曰翁不
解事騎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
刀呼萬歲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靴而
走力士對執轡塞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尪老太上
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為兵死鬼左右皆流涕而矣

求為宰相 李輔國拜兵部尚書求為宰相帝重違曰

卿勳力何任不可但羣望未一如何輔國遣諷宰相裴冕使
聯表薦己帝召蕭華使諭上見張皇后數疾其讒帝寢疾
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
王係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劫太子匿飛龍廄後宮閉門迷太子同更是夜
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因之而殺后徙別殿代宗立
輔國以事定專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
老奴處決帝矍然欲剪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為尚父事無大
小率聞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自安又進司空

尊為尚父 上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 輔國罷判元帥行軍司馬餘大節於蕃中書令

外中外聞其失勢本相賀輔國乞解官詔進封博陵王輔
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閤者不內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
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
自從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既嗣位不欲顯戮

遣俠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溷中殘
右臂告泰陵然猶秘其事刻木代首以葬

刻木代首以葬

上 天下威勢舉歸其門 輔從泰以諸子為州刺史外宅即君又州

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子威勢本歸其門

肩輿至前殿 後泰常肩輿抵太極殿事相對延英論政臣事

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天者帝嘗與諸泰後曰臣皇陛
下書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實禍不遠害姓楊
非天曰復恭曰欲收士心賜天子帝日誠欲收士心胡不假
姓李手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部之長樂坡斬其

雅節貴皆

定策國老 李茂貞上復恭為與中尉書曰承天
盡緯僅見 門者隋家舊業也兒但積粟訓兵何
進奉為吾披剃奉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國策
老奈負心門生何門生謂天子也其不臣類此

大長秋

所進達皆海內名人 後漢書曹騰以定策立相帝功封費亭侯
遷大長秋加位特進騰用事省闥三十
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
其所進達皆海內名人

固辭舉薦 民賢位為大長秋清儉
進事嘗嘉中詔九御李

武陸獨無所薦本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
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姓因景監以見有識
知其不終今得罪舉

矯詔誅武蕃等 曹節字漢豐靈帝即位
匿東伊夢因辯之
竇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
樂五官史朱瑀等盛詔誅武蕃等以定策封長安鄉侯尋轉大長秋

中尉

玉山軍使 唐昭宗時左軍中尉楊復恭以大將軍致仕
復恭既失勢以假子守信為玉山軍使
使或告其謀亂詔李順節守亶等兵討之守信以兵拒之列
戰于昌化里脫宗登延喜樓陳兵自衛以伺其變相持至頃下
戰而退是夜守信乃擁其兵與復恭出且戰行出通化門
至興元守將楊守亮納之於是鳳翔李茂貞出兵討焉

分統禁旅 德宗時京師之
亂無從泰者宗皇帝頼
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分統禁旅
元興後泰事突圍而道幸州德宗自京師遷
使韓建於路擊敗之至新宮送京師
宿將凡握兵多者悉罷之其軍隸命實文場霍仙鳴分統焉
正元十二年主領軍中尉兩員中護軍兩員以寵文場
大昌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神策護軍中尉右神策
軍使張尚進為左神策中護軍中尉護軍自文場等始也

權震天下 時宦官之權傾於天下蕃鎮大將
多出其軍臺省清要時定門下

以釦杖畫地責 劉季述欲廢太子王宗處
帝殿寺省是玄門諸對士官呼萬歲入思政殿遇者輒殺帝程
方坐乞內撲兄兵入帝驚墮於床將走季述仲先持帝坐以所
持釦杖畫地責帝日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也至數十未
上皇后出拜曰宅家勿使怖者有罪惟軍容議季述出
百官奏曰陛下厭倦萬機願奉太子監國陛下自頤東宮謹
日朕與爾等飲甚樂何至於是后曰陛下如軍容語官監扶帝
出思政殿后昌言曰軍容一心輔持請上養疾帝亦曰朕久
疾今太子監國從嚴季述呼萬歲后以傳國寶授季
述就帝攀左右十餘人入因以陽院季述夜金以銘

謁者

發倉粟以賑貧民 前漢及黯武帝即位為謁者東粵相攻上
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
其俗

不足以辱天子使者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
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

伏㦧詔罷上賢而釋之異其才終軍少年以博辯能屬文為郡中太守聞其異才召見軍奇之與交結太守

而去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才拜謁者贊拜殿中擧左右人東觀漢記何熙身長八尺體貌魁梧與人

絶異和帝偉其貌特拜謁者為威容贊拜殿中聳動左右能博達有才魏書裴茂字巨先貴門部中選

謁者僕射張顒楊言曰謁者僕射博達有才多識前代故言

冗從僕射

精勤舊吏魏書冗從僕射畢軌表尚書僕射王思精勤舊吏忠亮計略不及幸眺宜以代思

有識見才幹晉起居注武帝詔曰東莞王世子璣貞固和粹有識見才幹以為冗從僕射性沉壯

傳暢晉諸公讚司馬騰字元邁文獻王泰之第三子也性沉壯起家為冗從僕射騰欲案官以自顯出為郡守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六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七

太子六傅

太師　太傅

太保　少師

少傅　少保

賓客

太子詹事府

詹事　少詹事

司直

太子六傅

禮記文王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

也擇恭

敬而温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教諭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諭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大戴禮者周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太公為太師

前漢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

後漢百官志太子太傅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職掌輔導太子
禮如師不領官屬少傅二千石本注曰亦以輔導為職悉主太
子官屬
魏故事太傅於太子不稱臣少傅稱臣
晉職官志太子太傅少傅並古官也泰始三年武帝始建東宮
各置一人尚未置詹事官事無大小皆由二傅並有功曹主簿
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其訓導者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皇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武帝後以儲副體尊遂命諸公
居之以本位重故或行或領時侍中任愷武帝所親敬復使領
之蓋一時之制也咸寧元年以給事黄門侍郎楊珧為事詹掌
宮事二傅復領官屬及楊珧為衛將軍領少傅省詹事遂崇廣
傅訓命太尉賈充領太保司空齊王攸領太傅所置吏屬役如
舊二傅進賢兩梁冠黒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俸日三斛
太康二年始給春賜五十疋秋絹百疋綿百斤其後太尉汝南
王亮車騎將軍楊駿司空衛瓘石鑒皆領傅保猶不置詹事以
終武帝之世惠帝元康元年復置詹事二傅給菜田頃六騶田
六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年置丞一人秩千石主簿五官
椽功曹史主記門下吏録事戸曹法曹倉曹賊曹功書佐門下
亭長門下書佐省事各二人給赤取安車一乘及愍懐建宮乃
置六傅三太三少以景帝諱師故改太師為太保通省尚書詹
事文書關由六傅然自元康之後諸傅或二或三或四或六及
永康中不復置詹事自太安以來置詹事終孝懐之世渡江之
後有太傅少傅不立師保
周遷晉輿服志太子少傅銀印青綬兩梁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皆賜五時朝服二傅見太子則卑衣介幘定拜今太子不拜少
傅
傅暢晉公卿禮秩太傅立草少傅書與以為儲訓
張敂晉東宮舊事皇太子於二傅執弟子禮二傅入見太子詣
崇賢門迎太子為二傅拜各答拜入坐對
王隱晉書惠帝以衛瓘為太子少師懐帝以光禄劉著為太子
少保
晉諸公讃惠帝以吏部尚書和嶠為太子少保
職官要録晉太子六傅各有丞一人(三少應視左僕射品秩同三太也)
宋百官志太子太傅一人丞一人太子少傅一人丞一人右官
也漢高帝九年以叔孫通為太子太傅位次太常　並無丞
魏世無東宮然則晉氏置丞也
沈約宋書太子少師保並晉置
隋百官志梁太子太傅一人位視尚書令少傅一人位視左僕
射天監初又置東宮常侍皆散騎常侍為之後齊太子太傅太
師太保是為三師掌師範訓導輔翊皇太子少師少傅少保是

為三少各一人掌奉皇太子以觀三師之德出則三師在則三少在後隋太子置三太三少開皇初置詹事二年定令罷之

唐百官志太子太傅太保各一員並從一品師傅古官南朝不置後魏北齊師傅品第二號東宮三太隋品亦第二武德定令加爲從一品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各一員並正二品三少亦古官歷代或置或省南朝不置後魏北齊置品第三號東宮三少皇朝令正二品

六典太子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並從一品下史記秦孝公使商鞅設太而黥太子師傅則秦有其職也晉懷帝爲太子又備六傅東晉明帝在儲宮置保傅而無二師皇朝太子出則乘輅備儀太子三師以道德輔教太子者也至於動靜起居言語視聽皆有以師爲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各一人並正二品隋氏降太師一等皇朝因之太子出入則乘輅備儀以爲之後從凡三師三少官不必備惟其人無其人則鈌之

國朝自太師至率更令皆沿舊制除授而無職司惟建儲即置三少賓客詹事庶子諭德中舍人舍人並他官兼充其左右春坊並鑄印置吏員常時並省其常除宮官者不職本宮之務皆無定員分莅中外之任

天禧四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謂兼太子少師樞密使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馮拯兼太子少傅曹利用兼太子少保宰臣兼東宮官自謂拯也

元祐官品令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並從一品少師少傅少保並從二品

天下端士大戴禮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目見正事耳聞正言身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左右前後皆正人上

明仁孝禮義以道習之前漢賈誼上疏曰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己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保周公爲傅太公爲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又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

年少可久於事晉山濤啓事皇太子始之東宮四海屬目保傅不可不高盡天下之選年尚稟德義能克己復禮又年少尚可久於其事出入周旋令太子每覩儀形方仕雍皇此皆猶輕東宮少事養德而已又可朝會與聞德義

生即置輔弼唐太宗謂庶子于志寧曰古者太子旣生使士負之即置輔弼成王知小周召爲師是也玉曰

一起資善堂國朝宰臣丁謂等請自今集太子師傅十日一起資善堂賓客以下隻日更至侍講學上甚悅令五日一起資善堂

太師公兄六傅

七一鏡唐正觀十六年太子太師魏玄成薨帝思不已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玄成殂逝遂亡一鏡也

遺表書之於笏魏玄成薨太宗謂侍臣曰玄成亡後朕遣人至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草字皆難識惟前有數行稍可分辨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卿之內有愛有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恐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必諫也

詹事府上事馮定爲太子詹事時宰臣鄭覃兼太子太師欲爲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

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

太傅

諫易太子 前漢叔孫通爲太子太傅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詐立自此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淡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

父子並爲師傅 疏廣字仲翁少好學明春秋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頃之拜受爲少傅數太子外祖公平恩侯許伯以太子少傅所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益見器重數受賞賜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其後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歸老[illegible]上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嘆息爲之下泣

以論語禮服授太子 蕭望之自御史大夫左遷爲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是時周堪爲少傅太子即位是爲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理辭直上甚納之其後望之以事下獄被前將軍印綬數月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故前將軍蕭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

恭謹擧朝無與比 萬石君石奮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擧朝無與比太子太傅缺選可傳者皆推奮遷爲太子太傅

馴行孝謹 石奮子慶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元狩元年立太子選群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

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 夏侯勝爲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家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

屏居藍田山 景帝立太子以竇嬰爲太傅十年太子廢嬰爭不能得謝病屏居藍田山下數月諸竇賓客辯士說莫能入梁人高遂乃說嬰嬰然之遂起朝請如故

先帝名臣 後漢明帝以鄧禹先帝名臣拜太傅

用天下之賢才 後漢桓榮字春卿顯宗始立爲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榮弟子豫章何湯爲虎賁中郎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爲誰對曰事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說尚書甚善之拜爲議郎入使授太子世祖嘗大會百官詔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可傅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即拜佚爲太子太傅而以榮爲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博選名儒 後漢班彪字叔皮以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上言曰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公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太宗使晁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術保訓東宮古今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

琢磨王賓 王建郡吏官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王賓部言太子有王賓琢磨以道之

中東門君 東觀漢記桓[illegible]字子[illegible]焉子太傅及拜户發因稱疾拜太中大夫爲居中東門候舍故時人號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

月朔入見太子 魏志何夔字叔龍爲太子太傅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

明嫡庶之分 吳志吾粲遷太太子太傅當是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出駐夏口遣楊竺不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與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爲竺等所譖害

受詔輔太子 孫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並受詔輔太子

對賈誼過秦論 闞澤拜太傅中書孫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爲美澤欲諷論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

聞其名儒以禮召 程秉字德樞後事鄭玄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燮命爲長史權聞其名儒以禮召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當今無輩 張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爲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選曹尚書徙太子太傅

崇敬二傅 徐廣晉紀太尉荀顗領太傅侍中任愷領少傅制太子拜太傅少傅如弟子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習鑿齒晉武帝時有司奏東宮二傅禮儀不同帝曰崇敬師傅所以尊教而世之令典也何爲臣與不臣其令太子拜之

獻

箴晉齊王攸爲太子太傅獻箴太子曰保相之材必擇賢明 保相擇賢明 一時儒宗 虞預晉書賀循爲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一時儒宗矣 躬訓儲宮 晉中興書賀循字彥先爲太子太傅詔曰循言行貞素高尚貞素居身以中約爲本之德以仁讓爲行躬訓儲宮然而成化 別供一案 唐太宗代高麗皇太子定州監國高士廉攝太子太傅仍典朝政皇太子下令曰攝太傅申國公士廉朝望國華儀形攸屬寡人天屬監守實資訓導此日聽政宜同榻庶因諮白以祛蒙滯且微寡率對情所未安所司宜別以一案供太傅士廉固讓不敢 賜宅 韓于志寧遷太子太傅常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季輔供奏賜第宅志寧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庄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帝加其意乃分賜行成季輔 病中吟詠不輟 白居易以太子太傅進封馮翊縣開國侯四年冬得風疾伏枕者累月乃放諸妓女樊素等乃自爲墓誌病中吟詠不輟

太保

開府加 劉寔字子真以貴開府加太子太保 特進行 據寔以尉組爲特中特進行太子太保 行領各隨其時 賈充爲太尉行太子太保以以爲位重而爲傳保行須各隨其時充性周憲在明才前後所拔少直至 顯祖將傳位於京兆王子推顯西王景賀延因讓隆拔抗言曰皇太子聖德承基四海屬望不可横議干國之紀臣請刎頸以死有死無二父之命慈兩詔曰源匡也其能保吾子乎乃以爲太保 分臺省班於東西 唐書肅宗王二年嚴爲太子太保故事一品班於臺省之後太子因見涕謂左右曰卿舊相當從異之即令分臺省班於東西

少師

黃䉴 後魏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嘗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弱祚持一黃䉴出奉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脣齒深爲帝所信祚私事之時論者鄙之號爲桃弓僕射黃䉴少師 太子引上殿親拜 唐李綱爲少師之時綱有腳疾不堪踐履太宗特賜步輿令綱乘至閣下敕引入禁中聞以正又令與入東宮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於是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視膳之方理順詞直聽者忘倦 古難其選 貞觀十三年以左僕射房玄齡爲太子少師玄齡上表遜位詔不許太宗因爲侍臣曰太子師保古難其選君成王幼以周公爲傅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自幼及長便爲皇君奉之胡亥趙高傅之教以刑法及其立也誅功臣殺親族酷不已旋踵而亡以此言之善惡由於習近也 年力雖衰進取彌銳 唐休璟年力雖衰進取彌銳特尚宮賀婁氏用事休璟乃爲其子娶賀婁氏女以爲妻因以自達由是起爲太子少師爲時所譏之 剌小馬入內者 許敬宗爲太子少師乾德擁以年老不能行步特令與小馬入禁門至內者每朝日各剌小馬入禁門至內者 自卑損不敢修謁 房玄齡拜太子少師皇太子將行拜宜以待之玄齡深自卑損不敢修謁歸于家有識者莫不重其孝讓 劉仙韶院料錢 唐王起太子少師判兵部事侍講加故以其家貧詔每月劉仙韶院料錢三百千添給起留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即爲僕妾所有帝以師友之恩特加周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

父子並爲師傅 前漢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 疏叔傳太子 上謂張良曰子房雖疾彊臥傳太子時叔孫通以爲太傅良行少傅事 上書陳便宜 匡衡爲太子少傅數以上書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傅經以對言多法 今日所蒙稽古之力 爲仕公卿兄太傅門下之賢才主用天 從學者萬人 後漢張 字 上拜太子少傅酺字數訪經術既而以稽古之力從學者萬人 以庶代宗先世之戒 後漢志 上拜太子少傅 舉者問事子從學皆且爲人 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顯顯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 天下談士舉坐傾心 晉山濤以太子少傅以爲太子少傅七十疾病表退有詔不許濤遷太傅 晉山濤太子太傅在東宮年 晉講武於宣武場特考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本意武帝欣然而言曰山少傅天下談事也舉坐傾心 門下車騎數百而善應接 王雅爲太子少傅特朝皇蜀王珣爲雅昇遷甫譖以微入王珣不許之因雨而昇雅既貴傳盛權甚懷門下車騎數百而善應接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推雅之 三世傅 東宮 吳志薛瑩爲少傅太子子瑩孫皓時又爲太子少傅晉平吳瑩子康乃爲將亦爲太子少傅自綜至瑩三世傳東宮 崇敬二傅 晉中興書王顗字伯仁昇爲太大 內管鈐衛外參傳 訓太子 臣退自肖學不通一經智不效一官也亡臣願藏乃家使臣內管鈐衛外參傳訓贊經婢黃事宜約此之不可不待識而明矣

接以賓友禮南史王儉拜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太子南面再

拜陳書孝明帝在東宮宣武皇帝敕以崔光為太子師傅光固辭帝令太子南面再拜宮臣皆從太子拜光北面立不敢而答

拜唯西面拜謝而出乃授太子少傅箴傅玄為太子少傅箴曰夫金木無常方圓應形亦有隱括習與性成故朱者近赤近

墨者黑聲和則響清形正則影直王人在則後義盈室總律先入爾臺不芳傅臣思訂敢告君王二傅不拜隱王

晉書何曾為太子少傅言稱臣拜荀顗曰太之與少自二傅之名次爾非為天子有輕重也詔曰秦漢已來齊章廢咸遵得攸

作其禮不可依用宜為古遂義定二傅不拜蹇蹇正直東觀漢記王舟為太子少傅蹇蹇正直箴後魏肅宗

圓為太子少傅以任宮師傅翊護是職乃作少傅箴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左史記言定史書事莫不立太子為室之基是以

易稱明恵禮云上嗣東序賓德虞方主器来儀我學宮雖使肄習讀百篇乙夜乃寢從日撻乃寸陰無棄視膳身敘寢門三王

小心翼翼夭若燕恭訪詳計寔問對展丞安東岁敬與恵敢見天道福謙人道惡盈漢闕不純手近道凝諸回環孝郭號前史

攸在後世揚名三善既備百國以貞漢周長久豈惟元良實秦祖祚識由少陽雖小年七百有德王歷而曷數世一萬無德不

及而亡敦之惟顯思光福圭極永固洪基觀諭戒告儆司太子見而就之致書方兩弗予鮑魚賈誼新書

昔周文王使太公傅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予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可以養太子哉分爭降秩國朝

詔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迪可戶部侍郎歸班初丁謂與迪各降秩一級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初迪

留之不及宣制上命中書草詞行下以兵部侍郎知政事任中正事為賓客會事徹以迪意爭故太子義改詔書及謂事因刻

不下因中正等先逐迪為充是迪與丞樂同在中書事樂甚謹準所使姦不公迪不敢但準記得罪謂事贈經之迪不能堪至

是謂臣例無宮官迪以富遂向言又故事兩有侍郎與兵左右丞者盡謂東散抑之故迪益忿又謂宗喜休得改為曹事明日

侍漏院又欲奏謂為樞密副使仍領賓客迪曰謂去歲右丞今踰年改尚書入東宮皆非公遂見奏除詹事不可改也因論謂

皆不容同列極力和辭不聽遂力爭上前翻少與謂俱罷已而上御承明殿召丁謂詰其紛競之故謂從容陳叙且言李迪自

喧悖臣不當與之俱罷然對又之於入遂入內都知張景宗副都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令依舊視事仍命與馮拯曾利

用俱進秩領宮官以迪知鄆州

少保

直士唐李綱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頻乞骸骨高祖優禮之曰卿為潘仁長史何乃羞為朕尚書且建成在東宮遣卿

輔導何為頻辭綱頓首陳謝曰潘仁賊也每好殺害每諫便止所活極多為其長史故得無愧陛下功成業大頗自矜伐

臣事所太子擾鄒光復不被納高祖謝曰知公直士見粥我兒於是懼拜太子少保

換散秩長慶中以兵太常卿趙宗儒為太子太保太常有師子樂備五方之色非朝會聘享不作為至是中人掌教坊

之宗者移牒取之宗儒不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為事在有司猶寺不令聞白而宗儒憂恐不以宰相儒怯不任事故以散

秩手勅稱名李綱為太子少保高祖以其隋氏明臣甚加優禮手勅未嘗不稱名其見重如此舉朝服

其度量唐新書李適之為右相李林甫密奏其好進頻妨政事玄宗慮恐乃除太子少保適之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舉朝服其度量品序非便國朝天禧四年以賓客大學士太子

少保王欽若為司空職如故欽若以輔臣兼領東宮三少品序非便表求換其故有是命以輔臣兼領上

賓客

唐百官志太子賓客四員正三品古無此官也皇朝顯慶[illegible]置此官也掌侍從規諫

贊相禮儀宴會則上齒正數十八以宰相兼賓客開元中定員四人

六典太子賓客四人正三品漢高祖欲廢太子呂氏用張良計致商山四皓以為賓客又著武

皇帝為太子立傅里建先使遣賓客則其義也若有要喝諸事官太子賓列皆選中四年加二人其元元年又加四人正

元四年援曆四人

國朝天禧四年十一月參知政事任中正樞密副使錢惟演參

知政事王曾並兼太子賓客執政官兼東宮官自中正始也

元祐官品令太子賓客從三品

賓友晉愍懷太子在東宮選大臣子弟有名聚者以為賓友東賓客愍懷太子始之東宮惠帝詔曰遇如賓今

出上東宮雖設師傅厚賢之訓其遊處左右宜得正人能相長益者太保衛瓘息庭司空隴西王泰息暮太子太傅王睿息恣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華廙息恒各遣㪅之門有不肅之訓其令五人更相往來與太子皆數待賓友也其時雖非宮而謂之東賓客皆選文義之士以侍諸皇

陳邦國之大本唐書鄭肅開成二年詔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宜侍太子言論與正從全燕太子事客為東宮設經說而太子失寵上不悅有廢庶意召肅見保陳邦國之大本君臣父子之大義上乃敢客梁書之

調護之地將作監王楷修奉廟免護罰俾乃敢為太子賓客制出李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犯慢被罰之人處故為周王傳

隱居不預其禍武敏嫡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安平郡王出為王揚州大都督長史雲曆中累官度于嵩山以累書聚餌為務中宗即位以安車召王郡授太子賓客辭請歸山從之又三思進身學儀從諸武多至殊戮敬暉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

見太子如之師傅禮國朝王遵元平尚書左丞李至權判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見皇太子為師傅之禮上召謂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明尤所鍾愛今立為儲貳以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卿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用禮有所見如事稍有未當不可遽從至於禮樂詩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事習不從殿當討也至等頓首稱謝

賓客為宰相東齊紀事李文定公為參知政事時皇為太子文定與賓客一日召對成相敏政相之國故事石太子出對曰余思以賓客為宰相其宗顧謂曰為可許耶乃拜吏部侍郎兼太子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之典下謂事事罷天下之人皆以為直許之

詹事府詹事

前漢百官表詹事秦官也詹省也給也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屬官有太子率更家令丞僕中盾衛率廐長丞

漢書竇嬰太后兄子也景帝即位為詹事文帝以鄭當時為太帝詹事昭帝以甯豐爲詹事

後漢百官志長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長秋上亦有宦者主諸中官成帝省之以其職并長秋是後皇后當法駕出則中謁中宮者職吏權兼詹事奏引訖罷○應劭漢官儀詹事秦官秩二千石

晉職官志見太子六傅門

宋百官志太子詹事一人丞一人職比臺尚書令領軍將軍詹省也漢西京則太子門太夫庶子洗馬舍人屬二傅率更令僕衛率屬詹事皆秦官後漢省詹事太子官屬悉屬少傅而太傅不復領官屬晉初太子屬官通屬二傅咸寧元年復置詹事二傅不復領官屬詹事二千石

齊職儀詹事品第三

茂陵書詹事二千石銀章青綬局擬尚書令位視領護將軍膺

百官志梁詹事任總宮朝二傅及詹事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

後齊詹事總東宮內外衆務事無大小皆統之府置丞功曹五官主簿錄事員領家令率更令僕等三寺左右衛二坊隋開皇初置詹事二年定罷之

唐百官志詹事府詹事一人正三品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掌統三寺十率府之政少詹事為之貳皇太子書稱令庶子以下署名奉行書案皇曰丞二人正六品上掌判官府事知文武官簿假使凡勅令及尚書省二坊符牒下東宮諸司者皆發爲主簿一人正七品上錄事二人正九品下

六典太子詹事府詹事一人正三品晉以保傅位尊不宜親細務武帝咸寧初詔詹

門侍郎楊玭爲詹事掌東宮之任玭爲少傅遷徙詹事兼中復置永康中齊王冏輔政復省太安中復置懷帝又省江左復置晉令品第三梁事書誤陳制服兩梁冠其後用人漸重成以令僕射領之梁定十八班班第十四陳因之後魏置左右二人其後惟置一人爲第二品下太和末爲第三品後周置太子宮正宮尹龍朔二年改端尹咸亨復舊天授中改爲宮尹神龍元年復舊

少詹事一人正四品上 皇朝置龍朔二年改爲少尹咸亨復舊天授中復爲少尹神龍元年復舊

丞二人正六品以上 漢因秦置詹事丞秩六百石後漢省至魏晉皆置詹事丞府中有僚事指置丞一人文書關大傳晉令詹事丞一人品第七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皂朝服品秩同尚書左右丞過江後省更以郎及侍士爲之置爲尚書郎來齊品服同晉士梁陳品第八後魏從五品中太和末第七品上北齊第七品下隋初置一人皇朝加至二人龍朔二年改爲端尹丞咸亨元年復舊天授中又改爲宮尹丞神龍復故

主簿一人從七品上 晉始置主簿史闕其員品自宋至隋詹事府皆有五官功曹主簿史亦闕其員品皇朝置一人龍朔咸亨天授神龍並隨府改復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子詹事從三品少詹事正六品

止傳梁王 前漢書嬰字王孫景帝時爲詹事帝弟梁孝王母竇太后愛之酒酣上曰千秋萬歲後傳梁王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帝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是憎嬰

授皇太子經 孔霸孔子之後也宣帝時爲太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給事

椒房率更領其材 漢武柏梁詩敘詹事更領其材

世稱裁斷 晉書方叢爲詹事臣稱裁斷切至救賓出於事上

姚簡材賢 武帝王恭以爲丹陽尹領詹事參議表曰今日王儉始建四方庶式擬司之任宗賢所由宜妙簡材賢盡一時之務豈臣愚庸所可叨忝

彈肅一時 王珉答徐邈書曰詹事彈肅一時如尚書令中丞矣

非例不行 俗說江夷爲右僕射主上欲用領詹事語王准卿可見此例准對曰臣當出外奉詔在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卿以得判未准曰謝琰本僕射領詹事琰卿謝公之子恐琰非其例事遂不行

威貴西京風嘉東國 齊孔稚珪讓詹事表皇太子寢春青啟曰晃春宮駕紫谷之英根海岱之胄自祥品上自雲漢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拂羽瓊條實豐盛貴於西京陸脾風嘉於東國伊人之英方曰可康臣亦何斯而敢忝目

宮端 梁江總自左戶尚書轉太子詹事總性寬和疏格尤工五七言詩箱於浮靡及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之飲

輔弼非材 陳後主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於孔奐奐曰江總有潘陸之才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哀切則非其才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之世敦誠可以居之後主時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遂以總爲詹事

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 上

儲端華重寶異常司 梁陸倕除詹事表云儲端華重寶異常司東宮已擇歲懷寶要許歌因處

諫近閣官 唐于志寧爲太子詹事太子承乾令閹官多在左右上書諫之後承乾敗太宗謂志寧曰知公數有規諫深加勉勞以右庶子全以德奉守無謀君皆荷敦貴

屈階資 高宗爲皇太子時李勣爲太子詹事左庶子加位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宗謂曰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屈階資可勿怪也及太宗寢疾謂高宗曰汝於李勣無恩今將出責之我死之後汝當授以僕射卿當得汝思少死致其死力乃出爲疊之都督高宗即位其月召拜洛州刺史尋拜尚書左僕射

太師上事 見太師門

員外詹事 嚴挺之爲李林甫所嫉及林甫雖爲宰相嘗謂林甫曰嚴挺之何在此人亦堪進用林甫乃召其弟損之至閣叙故云當授子兄外郎因謂之曰聖人視賢兄極深要須作一計入城對見當有大用今損之取挺卿一狀云有少風氣請入京就醫林甫持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且須授閑官就醫玄宗嗟叱久之林甫奏授員外郎詹事便令東京養疾挺之至東京鬱鬱不得志成疾其年九月發疾終子洛陽

班位失序 寶元戊太子詹事初入朝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郗昂上封伏請之并於金吾持兼數刻持擇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正卿之下貞元三年御史中丞竇參叙定班位復太子詹事在河南太守尹之下并乃引舊班制至是官詰之仍給云乙白宰相請依舊故爲備之得之

爲侍讀褚元量 劉憲見侍讀門

四上書諫 姚珽遷詹事甚左庶子屬太子稍失道珽凡四上書諫太子珽將爲不用其言及敗索宮中得珽諫書中宗嘉異焉

少詹事

沿革見詹事門

送公衣錦還鄉 唐張行成轉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太子於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太宗謂行成曰送公衣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

司直

六典太子司直二人正七品上　掌彈劾宮寮糾舉職事凡皇太子朝宮臣則分知東西班凡諸司文武應參官每月皆具在否以判正焉凡諸率府配兵於職掌者亦如之皆受而檢察其過犯者隨以彈劾若皇太子監國庶事及左右庶子為三司使則司直一人與司議舍人分日受啟狀詳其可否以申理之若皇太子出則於鹵簿分內以糾察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八

太子左春坊

左庶子 中庶子附　中允

司議郎　左諭德

左贊善大夫　崇文館學士 校書附

司經局洗馬　文學 校書正字附

侍讀　侍講

伴讀 說書附　典膳局典膳郎 丞

藥藏局藥郎　內直局內直郎

典設局典設郎　宮門局宮門郎 門大夫

太子右春坊

右庶子　中舍人

舍人　右諭德

右贊善大夫　通事舍人

太子內房

典內

太子內官

司閨　掌正 女史附　掌書　掌筵

司則　掌嚴　掌縫　掌藏

司饌　掌食　掌醫　掌園

太子左春坊　　左庶子 中庶子

禮記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音猝掌其戒令與其教治

前漢百官志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庶子

後漢百官志太子庶子四百石本注曰無員如三署中郎又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員五人職如侍郎中

晉職官志中庶子四人職如侍中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及中書監令

宋百官志中庶子四人漢東京員五人晉減爲四人秩六百石沈約宋書中庶子漢置古者世祿卿大夫之子即爲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世子必有庶子官以掌教之

隋百官志梁中庶子四人功高者一人爲祭酒庶子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功高者一人與功高舍人共掌其坊之禁令後齊門下坊中庶四人又領殿內典膳藥藏齋帥等局典書坊庶子四人又領典經坊洗馬八人守舍人二人門大夫坊門大夫主簿各一人并統於官西京二部佺官清商二部隋門下坊置左庶子典之書坊右庶子二人

唐職官志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龍朔二年改左庶子曰左中護改門下坊爲左春坊咸亨復舊[illegible]二年復改左春坊

唐官品志中庶子四人功高者一人爲祭酒行則負璽前後部護駕庶子四人掌侍從左右獻納得失高功者一人與高功者舍人共掌其坊之禁令

環濟要略庶子中主宮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者也行其秩序作其徒設授八次八舍之職以徵候

六典太子左春坊左庶子二人正四品上 [illegible]

沈靜履素守學好古 [illegible]

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 [illegible]

款使太子有風法 [illegible]

又晉承華上儲選難其人 [illegible]

宮臣受命天朝 [illegible] 不奉其志 [illegible] 條屬莫與比 [illegible] 以孝行稱 [illegible] 二帝並親愛 [illegible] 東宮顯職 [illegible] 宜得俊茂 [illegible] 識藝過臣遠甚惟飲酒不及臣 [illegible] 非爲殿下作弄臣 [illegible]

因付執憲者右之數曰太子爲福數賴乃稱之太子常行良爲令夏候福來而既之太子去此因歎令行本復來之行本不從

正色而進之曰至尊蠱惑於庶子之從者欲令補書數下以正進非爲獻下作昇臣也太子慙而出特召令則示爲左庶子太

子執押之拳令絃歌教由人行本貢之曰庶子當臣皇太子以正道何有變此奇樂之聞教令則甚慙行本年後太子勇廢文

帝曰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獨秀江東見左右卑大屈當時也

宮鄉奏琵琶歌

武娟娘太子書以歲當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人歌武娟娘之曲太子洗馬李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宮

卿職當調用乃於宴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王若其事勇曰卿欲爲樂耳君勿多事綱退而去及勇廢文帝召東宮官

屬切讓之無敢對者綱曰今日之事乃陛下之過非太子罪也勇器非上品性是常人若得賢明之士輔導之足嗣守鴻業

方今多士盈朝多擇賢者任余以竅致鷹大之才居其側致令及此誰之罪也然左右當爲之也大文帝曰令女在彼豈非擇人

綱曰臣在東宮非將言者其封擢拜尚書右丞

如去一臂二唐高允起求官年拜中書舍

魏太子左庶子高宗京東郡太子於家卿監國因當允以得太子曲庭行請元起官有庶子王寮政曰中書賈子復更太子

大傳爲宮有中庶子員五人秩六百石庶子無員秩四百石職因之晉太子宮傳有中庶子庶子各四人多疑散騎令即品

第五梁同三令四年文中書侍郎下鮮翔服武君年中積高功中庶子與高功中舍人共掌掌令亂正建國侍從左右傳納成

後畫規獻納奏事文書皆與舒之釋更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東文字元嘉初詔中庶子遠勉子入直上宮十四年又復還直

東宮梁中庶子庶子各四人庶子功高者一人爲參行史員置前後部護駕班第十一從四品庶子班第九職正五品隋因之

後魏有太子中庶子庶子員北齊有門下方中庶子四人須之有典書坊庶子四人須之中庶子爲四品上諸門下典書坊各

置左右二人領之至是始改爲左右夫左庶子正四品上右庶子正四品下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門下坊爲左春坊左庶爲

太子左中護成事九年復故

左庶子之職掌侍從贊相禮儀駮正啓奏監省

封題中允爲之貳凡皇太子從大祀及朝會出入則版奏外辦

中嚴入則解嚴焉凡令書下左春坊則與中允司議郎等覆啓

以畫諾及覆下以皇太子所畫留爲案更寫令書印署注令諾

送詹事府若皇太子監國事在尚書者如令書之法

國朝至道元年八月詔皇太子判開封府有司言唐制皇太子

處分論事之書并畫諾令左右庶子已下宣奉行望自今開封

府上表皇太子親書白餘止本府判官等署名其斷案及處分

公事並畫諾用左右春坊印詔改諾爲准餘依有司之請

元祐官品令太子左右庶子從五品

以肅敬見稱前漢王尚字子威爲太子中庶子以書敬見稱

通詩馮野王通詩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

授經歐陽地餘字長賓爲中庶子授皇太子經

有志行成帝以傳書有志行爲太子庶子

正色不撓鮑勳字叔業有白有高節如名富世爲中庶子在東宮正色不撓

規見得切磋之體勇吉捷主以庶子爲中庶子張好房於思入無度太子役引古殺畫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

官最親密太子志太子待太子

張旦言於孫權曰太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且用儒雅於是乃用陳表爲中庶子後又以爲庶子禮拘復令整巾待坐

獻替宜箴晉王嶠爲中庶子獻替宜箴侍臣流去見嫌直

官總門下不可不得其才王琦曰朕

之岳將如去一臂任任中庶子木用庶務念以是卿

獨引罪涕泣李義琰按太子右庶子章懷太子之廢也高宗登恤

宜知委任輕重杜正論官事甚捨身令後身任庶子李元超事當論對見良使獨引罪涕泣持論是也

右庶子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人爲之輔今太子年幼冲志業未定朕若頻見之可得教事我將今既委以

盛國不在目前知卿忘懷與蓋亂無王道侶卿爲朕以匡太子且知爲任好重也

諫射獵

東封在路多射獵純諫曰陛下遊自洛邑特告建嵯宗行難穀川屆以收獵爲事成外方之收斬案致理之所居也登封古式

禮求甚大伏弼收遊之事允備威儀又負觀特大宋文皇凡在廻則行傳遺激古今之事已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問其

所由用爲諫誡伏願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於隨崖要狡獸爲臣林不勝惶恐之危不忍叙將之變不可同日而論也

前後四疏諫太子姚珽爲太子詹事兼左庶子中宗太子重俊性明年以來有師傳事事或不法珽前後事

四廢以諫云云

宋百官志漢世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遣僕及中允旦日
請問起居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宗正漢東京太子官屬有中
允之職在中庶子下洗馬上疑若今中舍人矣

唐百官志太子中允二人正五品下掌侍從贊相駁正啓奏揔
司經典膳藥藏内直典設宮門六局皇太子出則版奏外辨中
嚴入則解嚴凡令書下則與司議郎等畫諾覆審留所畫以爲
案更寫印署注令諾送詹事府隋有内允武德二年改曰中舍人隸門下坊正觀初曰中允咸亨三年避皇太子名復改中允曰内允太子[illegible]龍朔二年改中允曰左贊善大夫

六典太子中允二人正五品下龍朔二年改曰左贊善大夫咸亨元年復爲太子中允而左贊善大夫仍置太子中允職從黃門侍郎

父子同日賜章服國朝端拱二年賜太子中允陳省華及其子光祿寺丞直史館堯叟五品服先是堯叟舉進士甲科上問宰相堯叟父在否呂蒙正曰堯叟父省華見任縣令遽令召至闕下擢授五品官未數日父子同日賜章服

司議郎

唐百官志司議郎二人正六品上掌侍從規諫駁正啓奏凡皇
太子出入朝謁從祀釋奠講學監國之命可傳於史冊者錄
爲記注宮坊祥眚官長除拜薨卒歲終則錄送史館正觀十八年置司議郎龍朔二年分左右咸亨元年復[illegible]其從諭德廢而司議郎復分左右景雲二年改門下坊曰左春坊司議郎以比給事中又龍朔二年改典書坊曰右春坊舍人曰右司議郎

妙選人望唐正觀初置太子司議郎妙選人望以來希爲之乃燕宗賢館直學恨不得居此官極爲清望初置司議郎以數擢來希爲之此官極爲清望馬周嘆曰所恨資品望高不得歷居此官

儒宗王元感則天待爲四門博士撰尚書糾繆十卷春秋振滯二十卷禮記繩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經史記藁草請官給紙筆寫上秘閣春丁詔曰王元感質性温敏博聞強記精前達之失究先聖之旨是謂儒宗不可多得可授太子司議郎燕宗賢館學士魏知古嘗稱其書曰可信謂五經之指南也

諭善箴韋承慶字延休遷太子司議郎撰儀鳳中章懷太子賢監國時太子頗近聲色承慶上書諫又爲諭善箴以獻太子入于吾之賜物書事

宜以孝道輔翊中宗居春宮召拜元澹太子司議郎及謁見則天謂曰卿既非孝爲不必能忠於國今授職須知朕意宜以孝道輔翊卑華

百司關啓多南唐國志韓熙載爲禮部侍郎時太子冀奉東居政讀未盡春坊不復乃爲其所知門下爲司議郎百司關啓多由之

由之

左諭德

唐百官志太子左諭德一人正四品下龍朔三年置右左春人諫使諭德奉景雲二年改門下坊曰左春坊僕置諭德以此故謂諭待

六典太子左諭德一人正四品下掌諭太子以道德皇太子朝
宮臣則列侍於左階出入則騎從於正道之左其内外庶政有
可諷規者隨事而贊諭焉

國朝太子左諭德正六品

飲酒肆中歸田錄仁宗在東宮魯宗道爲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號仁和酒家公往往易衣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遂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莫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對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爲宮臣恐爲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爲忠實可大用晚年

每爲章疏太后言復用之忠實可大用上

左贊善大夫

唐百官志左贊善大夫五人正五品上掌傳令諷過失賛禮儀以經教授諸郡王

六典左贊善大夫五人正五品下龍朔二年改太子中允爲之咸亨元年復置中允爲贊善大夫不在又加置五人職擬諫議大夫掌翊贊太子以規諷也皇太子出入動靜苟非其德義則必陳古以箴焉

先諫官言事唐白居易授太子左贊善大夫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持摭居易言浮華無行乃貶江州司馬

崇文館學士校書

六典崇文館學士貞觀中招文儒之士始置崇文館王弟以教轄宮侍從爲□自後無則正觀中崇文館有學士直學士員不常置掌教授學生事參正觀十三年置崇賢館上元二年改避太子名也掌刊正經籍圖書以教授諸生課試舉送如弘文館

校書二人從九品下本置讐校開元七年改爲校書元執坊以宰相爲學士總領事員先朝年録左春坊掌校理四庫書籍正其舛謬

東宮學士唐褚亮幼但誠好學善屬文傳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爲心入將爲東宮學士正觀中改弘文館學士

後進規模每有一文都下傳誦庾信字子山幼而俊邁聰敏絶倫博覽群書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闥恩禮特見與徐陵信文並綺艷故世號爲徐庾體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見毀謝病見介人門庾東宮學士走

司經局洗馬

前漢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洗馬

後漢百官志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本注曰舊注云員十六人職如謁者太子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蓋洗馬之義也

晉職官志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秘書掌圖籍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

徐勉問王珉漢制洗馬冠高山冠職如謁者中朝新制洗馬進賢冠出則在馬前清道故曰洗馬

隋百官志梁典經局洗馬八人位祖通直郎後齊典經坊洗馬八人隋司經局置洗馬四人

六典司經局洗馬二人從五品下國語云夫差爲句踐洗馬太子晉事局官有洗馬八人掌皇太子圖籍經書職如謁者局並掌書品第七班同舍人次中舍人下將相職遂置一洗馬是於隋以本置八人升一人梁八人班第六正七品隋因之舍比二人從五品上隋門下坊司經局置四人從五品下至大業中減一人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太子司經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神龍二年改司經局曰桂坊隸左春坊俱崇賢館三年改司經大夫曰桂坊大夫尋正直史

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刊緝之事立正本副本貯以備供進凡天下之圖書上於東宮者皆受而藏之

以嚴見憚前漢汲黯景帝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

才學魏略裴秀字文林以才學爲太子洗馬

殺夫差於姑蘇越子勾踐入宦於吳執干戈爲夫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

清身絜己王隱晉書薛子兄弟叔達雍遂各清身絜己雍達仕晉並洗馬

同班來事晉傳咸感別賦序曰友人魯虎叔雅量弘有思心遙遠余自少與之相親相愛有如同生其後並太子洗馬俶而與余並職雖不轄而書出此子同班來事天子之遠未有若此

才稱識周旋三載每生志尚書郎雖則不意而情甚恨作斯五爲傳咸中懷賦序曰余自已以無施將爲黑論之

所許補太子洗馬才不稱職憲宗默然章表奏議輒爲同官所推文士傳曰統字應元召爲洗馬每有疑帝大事章表奏議爲同官所推當爲之作章以五事諫江統爲洗馬太子頗好遊宴或闕朝侍統以五事諫之累葉重光才經文雅弱冠登朝荀氏家傳遷字道玄拜太子洗馬貴君思特見禮重作詩誦之序洗馬荀道玄既累葉重光才經文雅所以弱冠登朝才地豈可遊外府晉光王府功曹門下府注入獄救宿醫髮皆白宋劉瑀字茂琳壽建昌公明帝之欽收物情以爲功臣之後自長兼左戶郎中權爲太子洗馬鶴資韓皂曾卑自奉僅得一身一月十方也孝山忠妖妻安寧宮寶上品才調近清喜幽定遊遺使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爲頻帝令有司誣奏收之瑀入獄救宿醫髮皆白免死繫尚方尋赦與弟資官以人而清唐虞於漢拜太子洗馬晉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左右實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官才望者時於漢與周猶未擢光武職武帝曰官以人而清登陷以甲族時論美之不空有名裴陽者答傳李憲名獄爲太子洗馬謁累部辯通達家上覆武帝賢其表曰各不空有名諸英識疑火奴婢二人郵縣英共祖得侍賜

司經局長官唐書裴爲相先是百官奉拜事家典牢相傷稍失請如之時韓混判度支深忠洗各騎私復所加傳戚料厚簿由己太子先馬寳司經局長官文學爲之貳家何貺戚任文學者乃給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如此非侍言之官見庶子門公卿奏絶邑注

文學　校書　正字

六典文學三人正六品魏置太子文學親武爲丞相令司馬宣王爲文學掾甚爲世子所任與吳質朱鍊陳群爲大四友自晉之後不置至後周建德三年置太子文學十人後廢皇朝明慶中始置校書四人正九品下自宋孝建中太子洗馬有校書史四人北從無聞至北齊太子校書郎從九品上隋司經局置校書六人從九品上皇朝減置四人正字二人從九品下隋司經局置正字一人從九品下煬帝改爲正書皇朝復爲正字文學掌分知經籍侍奉文章總緝經籍繕寫裝染功筆札給用之數皆料度之校書正字掌校理刊正經史子集四庫之

之書

侍讀

唐百官志太子侍讀無常員掌講導經學太宗時晉王府有侍讀及爲太子亦置侍其後或置或否開元初十王宅引辭學工書者入教亦爲侍讀

國朝嘉祐八年五月以皇太子位伴讀太常少卿李受爲左司郎中兼侍讀官品令太子侍讀正七品

著典唐褚無量玄宗在春宮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皇太子降書嘉勞賜四十匹太極元年皇太子國學觀釋奠令無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義博而且辯觀者歎服既畢進授銀青光祿大夫兼賜與宰縣賞錦綺百段玄宗即位遷郯王傳兼國子祭酒以師傳恩遷右散騎常侍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實封二百戶未已丁憂解職服闋召拜左散騎常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遇出入特許緩行又爲造要輿令內給使與於內殿無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

進翼善記進毛詩纂義許叔牙少精於毛詩禮記王官府果授晉王文學兼侍讀高宗升春宮遷太子洗馬兼崇賢館學士仍兼侍讀嘗撰毛詩纂義十卷以進皇太子賜帛百匹兼令寫本付司經局

獻龍樓箴鄒登有文學爲東宮及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五日一侍讀宋裴行儉翰林學士兼芝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入長生院侍太子讀經以暇請罷常受九太子諸王特讀侍稼宗在東宮方切好獻緩講書之際頃以偕錯之又從興威儀以人間部說戲言以取悅太子太子因入侍遣啟話累宗不挖擢侍正日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子袖之戲物而談語及此乎何至爲乃罷侍讀出爲虔州刺使移守郎位以師史恩召爲尚書右丞集賢院學士甚求恩顧乏財抵法張安即德宗在春宮侍讀也後爲宮侍臣承恩用事坐受財賂事露帝將以法繩之李忠臣奏曰陛下貴爲天子而先生以乏財抵法以愚臣觀之非先生之過也帝意解但令歸田里問安西宮書溫與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始太子晨殿下甚年且平居學問文王爲太子雞鳴時問安西宮太子雖知不能行

其言遂構疾

書依字去旁人 事跋為太子侍讀憲宗召對跋表奏曰太子學書呈依字撇去旁人臣亦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下與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跋錦綵

輔弼之任自有賢 薛放性端厚憲宗以儲皇好書求端士輔導經義遂充皇太子侍讀又穆宗同位大德政問放多在左右盛學緻命構宗嘗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寶懼不克荷先生宜為相以匡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虛獲在見底因不足以臣大位輔弼之任自有賢能吳言無稱篇該此類也

召居禁中詢訪朝典青宮之舊 丁公著充皇太子及諸王侍讀著皇太子及諸王宮制十卷拜中郎位未及穆宗召居禁中詢訪朝典以審相許之公著陳情切懇稱疾給事中未就遷工部侍郎兼集賢學士充集賢青宮之舊也

觀忠孝之良規 劉蘇言執封中書郑水監王傳以漢書建為王贊又賢為皇太子集遣太子洗馬嘉充侍讀常撰誡諸宗十五卷以進太子及賢康為宗充而忠之曰此書自有人宮又慮康目相道子處見無臣貴以忠孝之良規進試諸

以儒素充講 宗王紹宗特之御覽宮甘德有仰前由似家限則有死加害少監仍侍皇太子讀書紹宗性尤雅以儒素見稱當時朝廷之事咸敬慕之欲勵之見宗亦加禮

承兩宮恩 侍臣字虔仁充皇太子侍讀又王己丁侍郎尋改司封郎中護評給事中加集史館修撰並依舊侍讀兼兩宮恩顧特異與比而謹慎過甚未嘗沒學中之

就嵩山以禮招聘 孔述睿隱於嵩山德宗發詔以珠幄大大衆拿來設玄建東為北嵩山以禮招聘述睿起至召對於別殿皆為翁充給以禮馬無為皇太子侍讀

借御書讀 賢孝敎玄侍皇帝書寫學在東宮馬周於寫之召入宗賢館無預侍讀仍借御書讀之故玄雖風格高簡有不可犯之色然動於造諸不避案書馬周及詩數宗宮推為建學之

題詩太子扇以賜 王起字舉之文宗侍為皇太子侍讀帝題詩太子扇以賜詔畫象從觀玄號當世仲尼又使書五經國伴太子知古今治亂

深見親敬 玄宗在東宮張說與國子司業褚無量俱為侍讀深見親敬

讜言直氣宜在左右 呂元膺為同州刺史及中謝上問得失膺論奏辭氣切上嘉之翌日詔宰臣曰呂元膺有讜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書侍夫御事以為何如李藩裴垍賀曰陛下納諫起百王乃宗社可保之休臣等不能廣求端士又不能數進忠言以負望心當罪請留元膺給事左右仍兼皇太子侍讀

侍講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子侍講正七品

教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 後漢致鴻字孟經數宗為四姓小侯開學為南宮置五經師以尚書教授數諸於前卻以論經當世除為郎賜車馬衣裳遂令入授皇太子經顧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以嚴見憚

諫申韓刻薄 晉庾亮字元規中興初拜中書郎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以留聖心太子甚納焉

授經講業 侍步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年尤篤志教學每開五經以盛皇東宮時之前宗為晉王詔德書授經講業

露門博士 北史儒林傳丁恭字子厚天和六年授露門博士乃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宮乃寵侍讀

復在露門教授皇子 宗迺字孝賢保定二年以討門館為皇太子講論仕中大夫五年詔令公與宇文等俱以東宮之禮同教業宮天和五年上表致仕詔不許授硤州刺史授為皇朝伴皇太子講教復在門外教授皇太子參佐進講業事郎公入為露門博士

伴讀說書

國朝嘉祐中 仁宗欲儲上為後以司封郎中李受為伴讀尚書屯田員外王猎為說書八年五月以右司諫王陶為尚書戶部員外郎直史館充皇太子位伴讀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孟陽祕書丞孫思恭充皇太子位說書

典膳郎 丞

六典典膳局典膳郎二人正六品上 自漢已來王有太子食官比齊門下坊別置典膳局有監丞各二人監六品下隋改為正七品下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太子典膳郎

丞二人正八品上 比齊丞二人正八品下隋正九品下皇朝昇之

郎掌進膳嘗食之事丞為之貳每夕局

官於厨吏直

藏膳唐刑文偉遷太子典膳丞時孝敬在東宮罕與宮臣接見文偉輒減膳上書曰竊見禮記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過之史徹膳之宰史之義不得不書過宰之義不得不徹膳今皇帝事擇有典妙簡英俊自庶子以下至諸議舍人及學士侍讀等使翼佐殿下以成聖德近者以來未甚延納談議不抑詢見商略三鏡之後供與內人獨居何由發揮聖智使庶哲文明者乎今史雖闕官宰當奉職脩所可不敢逃死謹守禮經輒申減膳太子答曰謹已齎書早尚曉典每致庶措政術極意書林但在如年未聞持衛弱然乾來因即操固此日以來風虛更積中奉恩旨不許重勞所以暴闕生閒待陪緒公潛中為成式著忠規敢辱來諸良箴宿志自非情忍表均弱請豈能達此言行於消遮悠然三省感愧無中文偉自此蓋知名

藥藏郎

六典藥藏局藥藏郎二人正六品上北齊門下坊領藥藏局有監丞各二人正九品下侍藥四人正七品下隋門下坊領藥藏局監丞二人侍藥四人監正七品下皇朝改監為太子藥藏郎丞二人正八品上北齊二人正八品下隋正九品下皇朝升之郎掌和齊醫藥之事丞為之貳凡皇太子有疾命侍醫入診疾以議方藥應進藥命藥僮擣篩之侍醫和成之將進宮臣監嘗如尚藥局之職

內直郎

六典內直局內直郎二人從六品下北齊職儀太子有內直兵局直兵史二人五品無僚屬有齊內主璽主衣扶持等局各置有司以成其事隋因之北齊門下坊領殿內局有內局監二人正六品下隋門下坊領內直監二人品同北齊皇朝因之職掌尚掌奉御服翊二年改曰太子內直郎丞二人正八品下北齊內直部局有副監四人從六品下隋內職直局有副監二人品同北齊皇朝因改為丞郎掌符璽繖扇几案衣服之事丞為之貳

典設郎

六典典設局典設郎四人從六品下南齊有齊帥局齊帥局置丞一人從有齊內局各置有司有承其事隋因之北齊門下坊有齊帥局有太子齊帥四人正八品下隋門下坊領齊帥局有齊帥四人正九品下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太子典設郎掌湯沐灑掃鋪陳之事凡大祭祀皇太子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一日設幄坐於正殿東序及室內俱西向又張帷於前楹下殿若無室則張帷君大禮應供者亦如之

宮門郎門大夫

六典宮門局宮門郎二人從六品下吳太子太傅屬官有太子門大夫從二人秩六百石職比郎將魏因之晉太子門大夫局准公車令班同中舍人主通遠近牋表宮門禁防宋品第六秩六百石從第唐事後齊因之皆置一人北齊門下坊置門大夫主簿各一人門大夫從六品上後周於東宮西京清商二部請曰宮門局置大夫二人從六品上煬帝改為宮門監皇朝復為宮門大夫龍朔二年改宮門郎北城門郎丞二人正八品下掌內外宮門管鑰之事

前漢書文帝時鼂錯為太子舍人轉太子門大夫

三輔決錄栢帝以平陵魯寬為太子門大夫

太子右春坊

右庶子

唐職官志右春坊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龍朔二年改右庶子曰右中護典書坊曰右春坊庶子掌侍從宮二年門下坊曰左春坊庶子以比侍中右坊庶子以比中書令太子監國則庶子比尚書令

唐官品志見在庶子門

六典右庶子二人正四品下吳魏已具左庶子隋門下坊置左庶子二人以領之典書坊以右庶

子二人領之右庶子正四品下皇朝因之至龍朔二年始改典書坊爲右春坊右庶子爲太子右中護咸亨元年復舊在東宮職擬中書令掌侍從左右獻納奏宣傳令旨之政令中舍人爲之貳

國朝至道元年詔見在庶子門

元祐官品令右庶子從五品

太子書疏制式正觀中詔曰皇太子與百官書疏未有制式近代以來例皆名自稱以別貴賤今凡啟令分論事之書皇太子並宜畫令右庶子以下署名宜奉行其餘與諸親及師傅等書不在此限

獻賦述儒式事李百藥授右庶子時太子頗留意典墳然之後嬉戲過度百藥作贊道賦以諷帝聞之使謂百藥曰朕於皇太子處見卿獻賦悉述古儲貳事以誡太子甚是典要朕選卿輔太子正爲此事大稱所委但須善始令終因賜綵物五百段

房杜隱太子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太宗所親禮甚惡之譖之於高祖由是並被驅斥恐太子有變也太宗令長孫無忌召玄齡及知晦令衣道士服引入閤計事及太宗入春宮擢并太子右庶子賜絹五千段

端居守道閑

六年睿宗儲宇崇文晁相爲右庶子崇儒爲居守道物象閑靖而已得宗閑而嘉之二十年遷吏部侍郎因見帝之曰如卿閉閑六年故有此拜

遣戶奴夜以馬撾擊之張玄素轉右庶子時承乾爲春宮頗以遊畋廢學玄素諫不能納太宗知玄素在東宮頻有進諫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承乾嬉戲數諫遣戶奴夜以馬撾擊之殆至死承乾又嘗於宮中擊鼓學聞於外玄素叩閣請見極言切諫乾乃出宮鼓對玄素毀之

藥石相報高季輔授太子右庶子上疏切諫時政得失特賜鐘乳一劑曰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相報

撰諫院于志寧爲左庶子以承乾數虧禮度志在匡救撰諫苑二十卷諷之太宗賜黃金十斤

中舍人

魏略張茂字彥林上便宜擢爲太子舍人

晉職官志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爲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郎在中庶子下洗馬上

宋百官志中舍人四人漢東京太子屬官有中允之職在中庶子洗馬上疑若今中舍人矣

南齊百官志東宮職僚有太子中舍人

隋百官志梁中舍人四人功高者一人與中庶子祭酒共掌其坊之禁令又有通事守舍人典事守舍人典法守舍人負後齊門下坊中庶子通舍人通事守舍人主事守舍人四人隋門下坊置內舍人煬帝減內舍人二人

六典太子右春坊太子中舍人二人正五品上本秦魏太子舍人也晉惠帝在儲宮以舍人四人有文學才美者與中書子共理文書至咸寧二年齊王攸爲太傅遂加名爲中舍人位叙同尚書郎其後貴漸高職比黃門侍郎班同門大夫次尚書郎下高功中舍人與人高功中庶子共掌禁令糾正違闕侍從左右獻納威儀監規諫奏事文書官典餘之監盒書手大小會一官事家正直從大小寫一人府部置寫一人後部復寫同中庶子日月增奏直丘名吏直五日典丈疏爲中書郎宋四人齊一人梁有四人高功一人典中庶子參通共掌坊之禁令班第八正六品陳因之後魏第五品上北齊門下坊有四人品同後魏隋改爲太子內舍人四人正五品煬帝減二人皇朝復爲中舍人職擬中書侍郎職見右庶子

唐百官志右春坊中舍人二人正五品中庶子掌侍從獻納啓奏中舍人爲之貳皇太子監國下令則畫日至春坊則庶子宣傳中舍人奉行隋內舍人隸典書坊武德初改曰中舍人永徽元年改太子啟名中書舍人曰內舍人龍朔二年改中舍人曰右贊善大夫

國朝官品令太子中舍人從七品

詔伏生受尚書（前漢書文帝使鼂錯受尚書伏生所遷拜太子舍人）美麗自喜（董賢為太子舍人哀帝即位為郎傳漏殿下賢為人美麗自喜上見而悅之）五日洗沐（漢雜事鄭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本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謝賓客以夜繼日常恐不偏然其交知皆天下名士）交知皆天下名士嚴而有威（東觀漢記張酺字君房為人嚴而有威為太子舍人）置針縷中（晉杜錫預之子為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諫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坐處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之錫對以醉不知太子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出則驂乘入侍左右（前漢記董賢少為太子舍人美麗自喜上郎位見幸出則驂乘入侍左右）

舍人

前漢百官表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太子舍人

後漢百官志太子舍人二百石本注曰無員更直宿衛如三署郎中（漢官曰十三人選良家子孫）凡初即位未有太子官屬皆罷為舍人不省領屬少府

晉職官志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郎

宋百官志二漢無員掌宿衛如三署郎中

隋百官志梁舍人十六人掌文記後齊典書坊舍人二十人隋典書坊舍人八人煬帝改為太子舍人為管記舍人減置四人

摯虞決疑要注太常弟子通三經補子舍人晉置十六人掌表啓

唐百官志右春坊太子舍人四人正六品上掌行令書表啓諸臣上皇太子大事以牋小事以啓其封題皆上右春坊通事舍人開封以進其事可施行者皆下於舍人與庶子參詳之然後進不可則否

六典太子舍人四人正六品下（漢成帝時大學弟子三千人王莽秉政歲課一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晉十六人品第七班同食官令在洗馬掌表啓牋疏高功一人學為功庶共掌一坊等令紀請通達從為則正直從史直守記出則夾直從東四人齊一人梁庶子下有太子舍人十六人職如晉氏班第三從八品隋因之復統有太子舍人員第二十人從第六品隋八人皇朝四人龍朔二年改為太子右司議郎咸亨元年復為太子舍人）掌侍從行令書令旨及表啓之事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子舍人從七品

名問（晉書王衍以名問超為太子舍人）機雲不及（晉中興書賀循字彥先吳郡人士入洛者陸機陸雲董及袁三人而已機雲有才學清業不及袁也遷補吳王郎中令遷太子舍人）經博有美於張華（晉書諸公讚張華傳機多聞無物不知虞亭為御經博有美為華沈家為太子舍人）舉為大臣以慰後閣之士（山濤啓事庾純舉光為太子舍人秀見稱有德素矣沉靜為大臣敦以慰後閣之士）應對閑敏（宋書先為王傳遠太傅弘之少子也文帝聞其年悲召見便陽嚴應對閑敏上甚知之以好學善屬文為太子舍人）正情過於流文章不減瀸（宋劉沼天監初與瓛俱用九見賞異弟流不齊為和高祖問待沼曰過曰劉沼何如元瓛封曰王一作情思為沉文章不減瓛加以清言皆將雖及郎百為太子舍人）賦詩賜帛（到沼為太子舍人御章奉先經紹沼及沈肅從仕坊侍燕賦二十韻詩以沼辯為婦工賜帛二十匹高祖為坊日謂到可謂才子坊封日臣官如議宋待其兵梁侍其文）出總庶政入為賓友（後漢書崔瑗伯少有儁才為說曰吳州神董蔚斃收吳州鼎心孔敦拜馮平公管征東紀室出總庶政入為賓家為循理處斷無年行堅文而奇之召為太子舍人）燕東宮學士（隋李百藥開皇初為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燕東宮學士或嫉其才而毀之乃謝病免）

來李唐李義府正觀中以太子舍人加崇賢館學士與議郎來濟俱以文翰知名時人爲之來李錄召女樂玄宗在東宮盛擇官寮拜賈曾爲太子舍人時太子頻遣使訪召女樂曾啓諫丑令禁斷太子手令荅曰比書閲公直正信亦不虛寡人近日頗尋典籍至於正化偏所留心女樂之戲亦以禁斷公之所言雅符本意黃通村中何嘗有十國志楊廷式字審臣舉明經爲京官杼耒太常上既而除太子舍人善志卿人翁承贊問之曰人曰吾進士及第宏辭登科未一直館學士尚未得廷式乃誤曰黃通村中何嘗有大子舍人吾車多矣乃就官

右諭德

唐百志右春坊右諭德一人品如左春坊注見左諭德

六典右諭德一人正四品下龍朔二年置職擬右散騎常侍掌如其左凡皇太子朝宮臣則列侍於右階之下出入則騎從於正道之右

國朝元始官品令太子右諭德正六品○

右贊善大夫

唐百官志右贊善大夫五人正五品上龍朔二年改中舍人曰右贊善大夫儀鳳四年置左右贊善大夫各十人以同姓爲之景龍二年始兼用庶姓以比諫議大夫

六典太子右贊善大夫五人正五品上龍朔二年改太子中允爲右贊善大夫咸亨元年復爲中允而贊善大夫不廢又加置五人職比諫議大夫掌如其左凡皇太子朝宮臣則列於右階之下

侍直唐貞元十六年以山人崔季爲右贊善大夫侍直新名也

通事舍人

隋百官志梁通事舍人二人侍南臺御史多以餘官兼職

後齊門下坊通事守舍人四人隋典書坊通事舍人八人

六典太子通事舍人八人正七品下齊職儀中庶子下有門下通事守舍人四人三品勲綠衩武冠朱服又庶子下有內典書通事舍人品服同舍人擬中書通事舍人掌宣傳令旨內外啓奏梁中庶子有通事舍人一人視南臺御史並一班從九品陳因之隋煬帝改太子通事舍人爲宣令舍人皇朝復爲通事舍人掌導引東宮諸臣辭見之禮及承令勞問之事凡大朝謁及正東百官與諸方之使者參見東宮亦如之若皇太子行先一日令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奉辭及還宮之明日參見亦如之

國朝至道初壽王府內知客王繼英爲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謁者本內侍之職東宮無此名只有太子通事舍人令選其以士爲謁者之職天禧中亦承此故有司之失也

長於政事梁殷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爲東宮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武帝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

太子內坊

典內

六典太子內坊典內二人從五品下有太子寺人監員又于二人卿叔各有寺人二人隋文帝始置太子內坊有典內等員皇朝因之開元二十七年內坊隸內侍省丞二人從七品下隋文帝置皇朝因之典直四人正九品下隋內坊置丞四人皇朝改曰典直典內掌東宮閤內之禁及宮人糧廩賜予之出入丞爲之貳凡任典直以儀式導客主之儐序任閤帥以門戶任內閣以出入任給使以織扇任內廐以車轝任典事以牛馬典內監統而監主之凡皇太子妃之親內命婦母并郡主合

乘車出入者亦監之凡宮人命婦亡葬之制皆率其屬而供其職

太子內官

六典太子內官（漢書曰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歷代因之至明帝更爲太子置內職二等有寶林良娣齊建元中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內侯寶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隋煬帝定制皇朝因之）良娣二人良媛六人承徽十人昭訓十六人奉儀二十四人

司閨　掌正　掌書　掌筵

司則　掌嚴　掌縫　掌藏

司饌　掌食　掌醫　掌園

六典司閨從六品掌導引妃及宮人名簿以總掌正掌書掌筵知三司出內

掌正從八品掌文書出入錄目爲記并閨閤管鑰糺察推罰女使流外三品掌典文簿而執行焉（餘女使視此）

掌書從八品掌寶及符契經籍宣傳啓奏教學廩賜及紙筆監印

掌筵從八品掌帷幄牀褥几案舉織扇灑掃鋪設及賓客

司則從六品掌禮儀參見以總掌嚴掌縫掌藏而領其事

掌嚴從八品掌飾衣服巾櫛膏沐服玩仗衛

掌縫從八品掌裁縫衣服織績

掌藏從八品掌金玉珠寶財貨錦繒縑綵出入

司饌從六品掌膳羞進食先嘗以總掌食掌醫掌園而領其事

掌食從八品掌膳羞酒醴燈燭柴炭及宮人食料（器皿）

掌醫從八品掌醫藥伎樂

掌園從八品掌醫苑種植蔬菓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八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九

太子家令寺

家令丞簿　食官署令丞

典倉署令丞　司藏署令丞

太子率更寺

令丞簿

太子僕寺

僕丞簿　廄牧署令丞

太子家令寺

家令丞簿

前漢百官志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屬官有太子家令丞（太子稱家故曰家令茂陵中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後漢百官志太子家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倉穀飲食職似司農少府

晉職官志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漢東京主食官令倉官令及晉自爲官不復屬家令

宋書太子家令主內因掙脉机諸供中之物及官奴婢月用錢內庫鹽米車牛刑獄

隋百官志梁家令率更令僕各一人家令自宋齊來清流者不爲之天監六年帝以三卿陵替乃詔革選家令視通直常侍率更僕視黃門三等皆置丞中大通三年以昭明太子妃居金華宮又置金華家後齊家令領食官典倉司藏等署令丞隋領內坊令丞隋家令率更令僕各一人三寺各置丞錄事家令領食官典倉司藏三署令丞煬帝改家令爲司府令　唐百官志太子家令寺令一人（從四品上）丞二人主簿一人錄事一人

唐書官品志家令掌刑法食膳倉庫什物奴婢等事

六典太子家令寺一人從四品上（後漢太子太傅屬官有家令秩千石魏因之晉家令品第五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太康八年詔曰太子家令率更令僕東宮之達官也宜進品第五與中庶子二率同宋齊太子家令局况習不爲之後魏太子三卿從三品上太和二十二年降四品上隋煬帝改家令爲司府令皇朝復爲家令龍朔二年改宮府寺大夫咸亨元年復舊）丞二人從七品上（漢秦令有丞後漢魏無聞東家令丞一人晉置宋齊因之梁家令丞一人位不登十八班者則爲七班家令丞七班陳魏太和二十二年太子三卿丞從六品下北齊一人隋二人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爲宮府丞咸亨復舊）主簿一人正九品下（晉家令署主簿宋齊因之齊藏儀家令主簿第一人因品勳位掌標署諸事梁陳後魏典閣比齊事令有令簿多請一人皇朝因之）家令之職掌皇太子之飲膳倉儲庫藏之正令總食官典倉司藏三署之官屬凡皇太子備禮出入則乘軺車戚儀先諸臣以導引若祭祀賓客則供酒食以爲獻主丞掌判寺事凡食官典倉司藏之出內籍其名數以特刺于詹事主簿掌印及句稽失

智囊（前漢文帝以鼂錯爲太子家令多所獻納號爲智囊）辭禮閑雅（北史[illegible]字公子爲太子家令春坊雅敬而有辭）

宣帝置酒太史官吏奉觴七年辭使開擢之甚悅之謙遜觀（晉志權周顯主爲太子以周家令俊主謙出遊觀增廣）

舉業止周既詠曰昔王恭之叔表崇並起冀州據即衣手神嵩世祖初入河北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少以其功之廣欲世異德之事忠心晉武帝曰詔太子家令陸亮有忠心可補吏部郎中識沈家令字沈約事侍宴梁武帝時有奴婢帥是齊文惠太子宮人帝問識坐中客不曰惟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為之罷酒特被親遇齊文惠太子入居東宮沈約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特待故親遇每旦入見影斜方出尋遷太子家令號宮體徐摛切好學及長偏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為梁晉安王侍讀王為皇太子轉家令兼當書記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斷而起也

食官署令丞

六典食官署令一人從八品下漢詹事屬官有食官令長丞後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食官令一人秩六百石主飲食晉食官令盛屬太官令宋中庶子屬官有食官令齊官事隋官有食官令齊職儀食官令一人三品勲位掌廚膳之事梁庶子有食官局陳因之後魏五品上北齊令丞又別領器局局局二丞隋家令寺統食官令丞皇朝因之

丞二人從九品下兩晉食官皆有丞既當宋無聞齊職志丞九品食官丞因之梁陳簿有食官丞二品勲位北齊太子食官丞一人隋食官丞二人皇朝因之令掌飲膳之事丞為之貳

典倉署令丞

六典典倉廄令一人從八品下後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倉令一人六百石主倉穀晉以下無聞後魏第五品中北齊家令寺領典倉署令丞典倉署又別領園丞隋家令寺統典倉令丞皇朝因之丞二人從九品下隋典倉丞二人皇朝因之令掌九穀入藏之教及醯醢庶羞器皿燈燭之事舉其名數而司其出納凡諸廚園樹藝者皆受令焉丞判署事

司藏署令丞

六典司藏署令一人從八品下晉家令主物吏四人梁庶子屬官有湯臨庫局丞又有東宮掛庫丞為三品勲位北齊家令寺領司藏署令丞司藏又別領供庫典作二局丞隋家令寺統司藏署令丞皇朝因之丞二人從九品下隋有司藏丞二人皇朝因之令掌庫藏財貨出納營繕之法丞判署事

太子率更寺

令丞　主簿

前漢百官表詹事秦官屬官有太子率更令掌知刻漏故曰率更後漢百官志太子率更令一人千石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職似光祿勲掌宮殿門戶之禁郎將屯衛之士晉職官志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勲衛尉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八年詔太子率更僕東宮之達官也其晉品第五秩與中庶子左右衛率同職擬光祿勲宋百官志漢東宮掌庶子舍人晉世則不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上隋百官志梁率更令一人後齊領中盾署令丞各一人隋率更令一人置丞錄事唐職官志太子率更寺令一人從四品上丞二人簿一人錄事一人率更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漏刻之政令唐書官品令率更令掌伎樂漏刻

六典太子率更寺令一人從四品上後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率更令魏因之晉詹事書官有太子率更令一人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太康八年進品第五宋齊因之梁率更令視黃陳因之後魏太和二十二年為從四品上北齊詹事率更令有丞功曹主簿領中盾署令丞各一掌周衛禁防漏刻鍾鼓隋率更寺令一人皇朝因之龍朔三年改為司更大夫咸亨元年復舊丞一人從七品上後漢一人秩四百石魏晉宋齊梁陳

令一人後魏太子三卿丞從六品下北齊詹皇朝省一人主簿一人正九品下晉率更令置主簿一人宋無聞齊職儀為四品勲位梁陳後魏無聞北齊增太子率更寺主簿一人皇朝因之令掌宗族次序禮樂刑罰及漏克之政令凡皇太子釋奠爲先聖先師講學齒胄皆揔其儀注而爲之導引若皇太子備禮出入則乘輅車位亞家令焉

丞掌判禮樂刑獄之事凡宮臣有犯理于率更者皆親問之乃断其罪上于詹事

主簿掌印及句檢稽失凡宗族不序禮儀不節音律不諧漏刻不審刑名不法舉而正之

以師道處之隋書明克讓轉率更令進爵為侯太子以師道處之與禮甚厚有四方珍味輙以賜之于時東宮盛徵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合聞皆出其下狀貌魁異唐文德皇后嗣百官撰錄率更令歐陽詢貌醜異衆或指之許敬宗見其大笑爲御史所刻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清賢士物理論今有太子率更令呂子臧清賢士也

太子僕寺

僕丞　主簿

前漢百表詹事秦官有太子僕

後漢百官志太子僕一人千石本注曰主車馬職如太僕

晉職官志僕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宗正

晉起居住見家令

宋百官志僕一人漢世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僕入中允旦入請問起居自家令至僕爲太子三卿三卿秩千石

宋起居住元嘉中以散騎常侍荀伯子爲太子僕

沈約宋書太子僕秦官也

隋百官志梁太子僕一人後齊僕寺領廐牧署令丞署又有車輿局丞隋太子僕一人置丞錄事僕寺領廐牧令員

六典太子僕寺僕一人從四品上晉詹事屬官有太子僕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太梁八年進品第五宋齊品換冠服同家令從駕乘安車大家令梁太子僕視步門陳因之後魏品同家令北齊詹事領太子僕僕寺置丞公曹主簿領廐牧署丞又別有車輿局丞隋僕一人掌宗族親疎車輿騎乘領廐牧署令丞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馭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丞一人從七品上晉太子僕有丞陳因之後魏太子僕三丞從六品下北齊詹太子僕丞一人皇朝因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晉太子僕署主簿宋無聞職儀太子僕主簿四品勲位梁陳後魏無聞北齊僕主簿一人皇朝因之僕掌車輿騎乘儀仗之政令及喪葬之禮物辨其次序與其出入而供給之皇太子車輅三一曰金輅二曰軺車三曰四望車凡皇太子備禮而出則率廐牧令進輅僕親馭爲丞掌寺事主簿掌印及句稽失使柳肅面折隋柳肅為太子僕太子廢坐除名為民大業中帝與段達語及庶人罪惡之狀達曰柳肅在宮大見疏斥帝問其故答曰學士劉臻書進章仇太翼為宮中為巫蠱事肅知而諫曰殿下帝之冢子位當儲貳戒在不孝無患見疏劉臻書生鼓搖脣舌適足以相誤願陛下勿納之庶人不懌他日謂臻曰汝何故漏泄使柳肅知之令面折我

廐牧署令丞

六典廐牧署令一人從八品下漢詹事屬官有太子廐長丞後漢太子少傅屬官有太子廐長一人四百石主車馬親晉因之齊職儀東宮署有內廐局外廐局梁陳因之後魏有太子廐位九品下隋太子僕寺統廐牧署令丞皇朝因之丞二人從九品下漢舊太子廐丞自後闕文齊太子内外廐丞各一人梁陳因之北齊

舊太子廐牧署丞早步局丞隋太子僕寺統廐牧丞二人皇朝因之令丞掌車馬閑廐牧畜之事凡皇太子將備禮而出則率典乘先期調習輅馬率駕士馭車乘及出則進輅或軺車於西閤外南面以俟皇太子之升禮畢皇太子降輅則自西輅之外以輅及軺車歸於署其龍右群牧隸於東宮者皆受其政令焉

職官分紀卷第二十九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

太子左右衛率府 前後中附

率副率 長史

錄事參軍事 倉曹 兵曹 胄曹

左右率府親府勳府翊府

中郎將 左右郎將

錄事參軍事 兵曹

太子左右司禦率府

率副率 長史

錄事參軍事 倉曹 兵曹 胄曹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

率副率 長史

錄事參軍事 倉曹 兵曹 胄曹

太子左右監門率府

率副率 長史

錄事參軍事 兵曹 胄曹

太子左右內率府

率副率 長史

錄事參軍事 兵曹 胄曹

太孫屬官

太子左右衛府率副率

前漢百官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屬官有衛率

後漢百官志太子右率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門衛徼循衛士

晉職官志左右衛率案惠帝建東宮置衛率初曰中衛泰始五年分爲左右各領一軍太元中以國子博士吳隱之爲太子右衛率凡太子出前衛率尊在前黃麾外左右二率從挾道輿車後衛率從在鳥皮外並帶戟執刀其服並視左右衛將軍

晉中興書徐邈建元中爲太子前衛率

晉起居注建元十四年以太子中舍人郗恢爲太子後衛率

沈約宋書元嘉中以王球謝弘微爲太子右衛率

宋起居注永初元年以徐佩爲太子後衛率

隋百官志梁左右衛率各一人位視御史中丞各有丞左率統果毅統遠忠建寧陵鋒英冠作德等七營右率領崇榮永吉崇和細射等四營後齊左右衛坊率各領騎官備身正副都督騎官備身五職騎官備身員隋左右衛各置率一人副率二人掌宮中禁衛各置長史司馬及錄事功曹倉兵騎兵等曹參軍事法曹鎧曹行參軍事員

唐職官志左右衛率府秦漢有太子衛率主門衛晉分左右中前四衛率後代因置左右率北齊爲衛率坊隋初始分置左右衛率府左右宗衛率左右虞候左右內衛率左右監門率十府以備儲闈武衛之職煬帝改爲左右侍率國家復爲衛率龍朔改爲左右典戎衛咸亨復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從四品上掌東宮兵仗羽衛之政令揔諸曹之事凡親勲翊府及廣濟等五府屬焉凡正至太子朝宮臣率其屬儀仗爲左右廂之周衛出入如鹵簿之法

六典太子左右衛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晉初爲中衛率太始五年分左右惠帝爲太子加置前衛率愍懷在東宮又加後衛率故元康中凡四衛率成都王穎爲大子又置中衛率是爲五率各丞一人秩視左右衛將軍品第五位同中庶子過江省前後至孝武復置宋又省爲左右衛率武冠絳朝服品第五秩千石後魏太和二十二年左右率從二品後周東宮有司成司戎司衛之數至隋文帝始分置此十府煬帝改衛率爲侍率皇朝復龍朔改典戎衛咸亨復事統東宮三書十率府之事舉其綱紀而修其職務焉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隋文中置煬帝改爲侍副率皇朝復龍朔咸亨隨衛改置掌同職官志

國朝元祐官品令太子諸率府率從七品副率從八品下闕

文冠當時南史徐陵父摛爲左衛率又表叔爲太子左衛率當莊爲太子中庶子時平南王獻赤鸚鵡書詔群臣爲賦衆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工未已莊當語旁子叡古無帥亦一時之勝遂擲其賦以才藝堪幹立名晉中興書褚翜字謀遠知大父以才藝稱爲主名爲宗卿位猶升屯騎校尉遷太子左衛率風神魁梧郗愔爲太子右衛率威長八尺美鬚髯神氣猶烈宗異之並爲名士孫約薑州記裴廣瑜褚玄爲名士至太子左衛率誅廢賈后晉劉卞爲愍懷太子左率知賈后必害太子乃問張華華曰君欲如何卞曰東宮精兵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使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兩黃門力耳華曰廢立大事又非所能賈后職聞遷爲雍州刺史卞懼謀乃飲藥卒忠讜有文武清正著信義山公啓事太子左率缺宜得其才無疾患者或尚太守石崇忠讜篤作有文武何承叔守與驕身正著信義皆其選也直侍衛之美者荀氏家傳率府軍理守茂中山壽學之爲太子右衛率綱清和理正從容匪同勤可觀求其侍衛之美者進品爲第三隋宇文述每與晉王群事及晉王爲皇太子乃以述爲左衛率舊令率官第四品以述素貴遂進率品爲第三其見重如

此
憚其在東宮高祖以太子勇知特正家董宮官之責故以大臣須其戒察孝慈自兵部尚書拜右衛率尚書
知故上將嚴太子俾其在東宮出爲沂州刺史貽書責田遊巖庶將徐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隱士田遊巖爲
太子洗馬在宮無所補儀貽書責曰足下負巢由之風節徵聘之望主養煙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遺情主上屈萬乘之尊申
三顧之眷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輔導儲貳禾象之範爾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是下定調護之寄是可
言之歟恬恬而無一談愁以卒年歲遊蕩不能答身居三職李大亮拜左衛大將軍十七年晉王爲皇太子東宮
寮屬皆盛選重臣以大亮兼太子右衛率俄兼工部尚書身居三職宿衛兩宮甚爲親信人亮每當直少遇寢假寐太宗勞之
曰當公宿直我便安寢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正七品上隋帝置皇朝因之掌判諸曹及三府五府之
貳凡府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季秋以其屬官之狀上
於率而爲之考課

錄事參軍事 倉曹 兵曹 胄曹

六典錄事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上倉曹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下兵
曹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下並隋置皇朝因之胄曹參軍事一人從
八品下隋置爲鎧曹皇朝因之長安中改胄曹神龍初復太極中又有胄曹錄事參軍事掌監
印發付勾稽倉曹掌親勳翊三府廣濟等五府文官之簿書
凡勳階考課假使祿賜及公廨財物田園食料皆典之兵曹掌
親勳翊三府等五府武官親勳翊衛衛士之名簿及其番上差
遣之法式凡上番者受其名簿而配于率知公私馬及雜畜
之簿帳胄曹掌親勳翊三府廣濟等五府器械諸公廨繕造
之物事事凡大會朝行從應請戎仗者則具其名數受之於
主司既事而歸之

左右率府親府勳府翊府中郎將左右郎將

六典左右率府親府勳府翊府中郎將各一人從四品上郎中郎將之職
見左右衛率左衛率領七營右衛率領四營二率各領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將軍十人又有正員司馬員外司馬包騎步矢翊
軍三校射翊之三校射負中郎將冗從僕射翊之二將又有左右積弩將軍各一人北齊太子右左衛坊率各領營宮備身負
又有內直備身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三職等員又有直閤直前直後員又有從騎兵衛等等事役府各二人將都尉二十人隋
左右衛率下有直閤四人直寢八人直齋直後各十人皇朝左右衛率各置親勳翊三府每府中郎將二人掌其府校尉訪
帥及親勳翊衛之屬以宿衛

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下皇朝置
中郎將掌其府校尉旅帥及親勳翊衛之屬以宿衛而總
其府事

太子左右司禦率府率副率

隋百官志隋置左右宗衛至官如左右衛各掌以宗人侍
衛加置行參軍二人
唐職官志左右司禦率府本號左右宗衛府龍朔改爲司禦率府率各一人
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掌同左右率
六典太子左右司禦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隋文帝置爲帝改左右武
侍率皇朝改爲左右宗衛龍朔二年改名神龍初又爲宗衛開元初復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
隋文帝置皇朝因之其後改復皆通於府率掌同左右衛副率爲之貳郊城等

三府之旅賁應番上者各配子所職

國朝元祐官品令（見左右衛）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正七品上掌判諸曹及郊城等三府之貳

餘皆如左右率府

錄事參軍事（倉曹　兵曹　胄曹）

六典錄事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上（隋帝左右虞候府無錄事有長史及因曹參軍至煬帝改爲事曹始置錄事皇朝因之餘具上說）

太子左右清道率府率副率

隋百官志隋有左右虞候各置開府一人掌斥候伺非長史已下如左右衛而無錄事參軍員

唐職官志左右道清率府（隋文帝左右虞候府一人掌斥候煬帝爲左右虞候改開府爲清道率府神龍又爲虞候開元復爲清道）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掌宮內外晝夜巡警之法

六典太子清道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隋帝非遣職徙金吾府準）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隋煬帝置皇朝因之龍朔開元兩府改復）率掌宮東內外晝夜巡警之法以戒不虞凡絳邑等三府皆屬焉副率爲之貳凡皇太子出入則領其屬以清遊隊爲之先以後拒隊爲之殿其餘依鹵簿之法以從凡仗衛之出入置細引以導之兼爲之糺正

每月絳邑等府直盪之應番上者配子所職

國朝元祐官品令（同上）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正七品上（隋置）掌判諸曹及絳邑等三府之貳

餘如左右率府

錄事參軍事（倉曹　兵曹　胄曹）

六典錄事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上倉曹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兵曹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胄曹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隋置）

左右監門率府率副率

隋百官志左右監門率各一人副率二人掌諸門禁煬帝卽位改率爲宮門候監降爲正五品

唐百官志左右監門率府（隋帝皇朝因之）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從四品上）掌東宮禁衛之法

六典太子左右監門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隋文帝置殿左右監門府掌各）副率各二人從四品上（自皇長十八龍朔二年改左右崇掖衛咸亨復舊垂拱改爲崇衛神龍復舊隋文帝置龍翔開元復府改復）率掌東宮諸門禁衛之法副率爲之貳凡東宮諸司應以籍入于宮殿者皆本司具其官爵姓名牒門司門司送于監門監門之主與判皆印署送于門司門司會之同則聽入凡東宮內外門之守者並司其出入凡財物器用之出入則於宮禁者皆以籍傍爲據左右監門以出入之畫

太子出入則依鹵簿之法率其屬於牙門之左右以為捍守
國朝元祐官品令同上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從七品上隋帝左右監門率有長史以下等員掌判諸門禁衛之貳
錄事參軍事兵曹 胄曹
六典錄事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上兵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下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下隋無倉曹以兵曹兼之皇朝因之兵曹兼倉曹之職餘皆如左右率府胄曹掌器械及公廨營雜畜土木繕造之事
左右內率府率副率
隋百官志左右內率府率各一人掌領禁內侍衛供奉兵仗
煬帝降率為正五品
唐職官志左右內率府隋初帝親上臺千牛衛龍朔初為奉裕率咸亨復率各一人正四品上副率各一人從四品上率掌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而其兵仗總其府事
六典太子左右內率府率各一人正四品上隋文帝置親千牛將軍其備身有千牛備身八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六人掌供奉弓箭備身二十人掌宿衛侍從煬帝降率為正五品皇朝加至四品上龍朔改奉裕率神龍初復舊副率一人各從四品上隋置龍朔神龍府改復率掌東宮千牛備身侍奉之事而主其兵仗總其府事副率為之貳以千牛

執細刀弓箭以備身宿衛侍從以主仗守戎服器物凡皇太子坐朝則領千牛備身之屬升殿若射于射宮則率領其屬以從位定千牛備身奉細弓及矢立為東階上西面率奉弓及決拾北面張弓左執弣右執簫以進副率以巾拂矢而進進訖各退位於位及射左右內率啓其矢中及不中既事受亦如之
國朝元祐官品令同上
止當守職唐王及善高宗時遷左奉裕率孝敬居春宮因宴集命宮官擲倒次至及善辭殿下自有樂官臣守當守職此非臣之任也臣恐奉令恐非殿下羽翼之備太子謝而遣之羽翼之備上
長史
六典長史各一人從七品上隋置左右內率府有長史已下等員掌判諸曹官吏及千牛備身之貳餘如左右率府
孝悌殊異唐元德秀兒童舉明經以母老不仕永淳中更房使舉孝悌殊異擢拜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歲滿退歸
鄉人爭訟就決鄉人爭訟不詣州縣皆就決焉上
錄事參軍事兵曹 胄曹
六典錄事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上兵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下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九品下隋帝無倉曹皇朝因之錄事參軍事掌印兼勾簿書及其勳階考課稽失兵曹掌文武官及千牛備身之簿書及其勳階考課假使祿俸之事胄曹掌細引仗及羽儀之物自千牛已下各分而典之
方雅清素唐李善方雅清素有君子之風高宗顯慶中累補太子內率府胄曹參軍事崇賢館學士兼沛王侍讀宮

太孫官屬

唐永淳元年三月立皇孫重照為太孫將置府寮高宗召吏部郎中王方慶問曰前代故事如何方慶對曰臣按周禮有嫡子無嫡孫濂魏以來皇太子在亦不立太孫晉惠帝永寧元年立愍懷太子第三子襄陽王尚為皇太孫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南齊永明十年立文惠太子長子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便居東宮今皇太子在而立太孫旁求載籍未有前例上曰自我作古可乎對曰五帝不相沿襲苟不失上下之序不虧政理之道亦何事而不可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孫可以為王父尸以其昭穆同也今陛下肇建皇孫創斯盛典所以彰子孫千億之盛福作靈長之應也上悅使方慶詳求典故官屬員品乃奏太孫府置師傅友文學祭酒及長史曹掾主簿管記司錄已下六曹從事等各加王府一級上後頗以為疑竟不補授而止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一

諸侯王

前漢百官表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景帝中五年令諸侯王不得治國天子為置吏

後漢百官志皇子封王其郡為國

蔡邕獨斷漢制皇子太封為王其實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王號加之揔名諸侯

晉職官志咸寧三年楊珧與荀勗以齊王攸有時望懼惠帝有後難因追故司空裴秀立五等封建之旨從容共陳時宜於武帝以為古者建侯所以藩衛王室今吳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諸王為帥都督封國既各不臣其統內於事重非宜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而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萬世之固帝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有司奏從諸公王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制度既行奏遣就國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及吳平後齊王攸遂之國

貴即墨烹阿大夫而人不敢飾史記齊威王即位委正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苦是子然吾問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烹之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

虎而冠齊哀王實悼惠王子高祖孫太尉周勃誅諸呂大臣議立齊王琅邪王擇曰齊王母家駟鈞出

戾虎而冠者也方以呂氏叛亂天下今又立齊王以復爲呂氏**假王**前漢韓信既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於楚不爲假王以填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發書大怒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不如立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何以假爲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白馬而盟**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王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若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非劉氏不王**高帝誓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盤石之宗**文紀曰高皇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牙交相入也**異姓王**高帝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食七十餘城**齊悼惠王肥高帝子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常侍上出入臥內**楚元王交高帝即位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語言諸內事隱謀**好詩**楚元王交好書諸子皆讀詩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設醴**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楚元王薨子郢客嗣是爲夷王夷王立四年薨子戊嗣削楚東海薛郡遂與吳王反吳敗戊自殺**狀有反相**吳王濞高祖兄仲之子高祖封沛侯爲吳王王三郡五十三城也拜受印高祖乃召濞相之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亂豈女邪然一家同姓慎無反**鑄錢煑海**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當刑而王**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其後在楚封九江王歸漢爲淮南王初布之歸漢漢王方踞床洗足布入見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又大喜過望**盧綰與高祖同日而生**盧綰與高祖同里綰父與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而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綰從高祖征伐常出入臥內賞賜羣臣莫敢望及後封侯從擊燕王臧荼破之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爲羣臣觖望及虜臧荼乃封綰爲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誅諸呂**劉章齊悼惠王之子初入漢宿衛封朱虛侯高后以呂祿女妻之時諸呂擅權用事章年二十有氣力常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燕飲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歌耕田高后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爲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概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後謀誅諸呂章首先斬呂產太尉勃等乃盡誅諸呂及文帝立聞朱虛侯初欲立齊王故絀其功後因王諸子乃割齊郡王之**引博局提殺吳太子**文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削地**景帝晁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庶弟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乃益驕恣公即山鑄錢煮海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於是遂以吳有罪削地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謀舉事與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同反**斬晁錯**初吳楚反書聞未發上召袁盎問之計盎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反爲名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罷上遂斬錯**東帝**上既誅晁錯以袁盎爲泰常使吳吳楚兵已攻梁吳王弟子德侯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笑曰我已爲東帝不肯見盎**破吳楚**吳楚七國反先擊梁梁孝王使韓安國張羽等爲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爲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平臺復道**孝王爲漢最親有功又爲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孝王太后少子愛之賞賜不可勝道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賜天子旌旗**孝王得賜天子旌旗出從千乘萬騎出警入蹕擬於天子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說之士莫不至焉**傳梁王**初梁孝王入朝景帝未立太子與王宴飲從容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同輦**孝王入朝上以太后親故王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刺殺袁盎**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乃辭歸國孝王怨袁盎及議臣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梁王恐乃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分梁爲五國**

梁孝王歸國以病薨竇太后泣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
與長公主計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
食湯沐邑太后悅為帝壹餐
尺布斗粟淮南厲王居處無度為黃屋蓋擬天子擅為法令不用
漢法詔放罪廢遷不食死後年中民有歌曰一尺
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力扛鼎**淮南厲王
褒金椎殺辟陽侯淮南厲王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過趙趙王獻之幸有娠趙王不敢內宮為築外宮
舍之及貫趙王有罪厲王母亦繫告吏以聞上方怒未及理之
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呂后呂后妬不肯白辟陽侯不強
爭厲王母恚即自殺孝文時厲王入朝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
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刎之馳詣闕下肉袒而謝曰
臣謹為天下誅賊報母之仇伏闕下
請罪文帝傷其志為親故不治赦之**招致賓客**淮南王安好書鼓琴不喜弋獵
狗馬馳騁亦欲行陰德拊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
數千人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
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枕中書**劉向為諫議大夫宣帝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言神仙使鬼物
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向之父德武帝時
治淮南獄得其書向自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
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向吏吏劾向鑄偽黃金繫當死得減死論**視草賜書**武帝方好藝文以淮
南王安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書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好書**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
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故得書多與
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得書多與漢朝等**上見
獻雅樂河間獻王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遊武帝時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年**
十五上書請擊吳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立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
帝賜將軍印擊吳吳已破徙王江都故吳國以軍功賜天子旗**聞樂而泣**武帝初大臣懲吳楚七國行事議者
多冤鼂錯之策皆以諸侯連城數十泰強欲稍侵削數奏暴其過惡諸侯王自以骨肉至親先帝所以廣封連城犬牙相錯者為盤
石宗也今或無罪為臣下所侵辱有司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多自以侵冤建元三年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
聞樂而泣問其故勝具以吏所侵聞上乃厚諸侯之禮加親親之恩焉**諸侯得以地分子弟**武帝時王

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強弱之形易制今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強而合從以逆
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數十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
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卓爾不羣**
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失道唯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劉氏安鼂氏危**鼂錯既說
上削諸侯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何也錯曰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
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遂飲藥而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名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擊吳楚還
言軍事上問曰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
復言矣於是景帝喟然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國小地狹**景帝時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為壽歌舞長沙定王但張
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以回旋帝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壞壁得古文**
經傳景帝程姬生魯恭王餘二年立為淮陽王吳楚反破後徙王魯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口吃難言初壞孔子舊
宅於壁中得古文經傳**佯醉**齊悼惠王肥其母高帝微時外婦也孝惠時入朝帝與齊王燕飲太后前帝以齊王兄置上坐
如家人禮太后怒令人酌兩卮鴆酒置前令齊王起為壽齊王起帝亦起欲俱為壽太后恐自反起齊王怪之不敢飲佯醉
而去知其竊之**毀陷無道**淮陽憲王欽宣帝子元帝弟元帝即位遣憲王之舅張博往淮陽王賜之以博辭
去今受萬方欲上書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為諂語盛稱譽王因言今遣姓歸望為大王大王予何
循然不求入朝乎王不納後復遺王書云數進恩景未見省察間聞陳細先生著善司馬子長又聞北海之濱有賢人為得
此二人而為之公亦不細王得書喜說報博書五經亦不敢不淪忠及事世傳先帝三人弗逆帝上不忍置法於王遣諫大
夫毀則欲置書謂金海過而已貴曰淮陽憲王為諸侯為悔恭敬之墜陷無道詩云貪人敗類古今一也**真我**
子欽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每嗟歎曰真我子也**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武帝時有
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乘牛車**漢初以海內初定故大封同姓以填天下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
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憚汲黯**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待說弘如發蒙耳**去就有禮**

後漢書東海恭王彊光武長子也建武二年立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不自安數請願備藩國光武不忍遲回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東海王就國帝以彊廢不以過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宮殿設鍾虡之懸乘輿物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

茅車瓦器而葬東海王彊既薨天子詔又遣推讓恭執謙儉不欲事豐以遂其意特詔中常侍杜岑及東海傅相曰王恭謙好禮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省約衣足斂形茅車瓦器物減於制以彰王卓爾獨行之志

沛王通論沛王輔矜嚴有法度好經書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及圖讖作五經論時號之曰沛王通論在國謹節終始如一稱為賢王

弩射十發十中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永平中黃巾賊起州郡棄城走寵有強弩數千張出軍都亭國人素聞善射不敢反叛故陳國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

講論白虎殿陳王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於白虎殿

喜黃老浮屠楚王英以好遊俠交通賓客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英遣郎中令奉黃縑白紈三十匹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大恩奉送縑帛以贖愆罪國相以聞詔報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絜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英後大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為符瑞及燕廣告英有逆謀下案驗有司奏誅乃廢英丹陽自殺

東西錄見尚書省錄尚書門

畫帝八圖東平王蒼少好經書雅有智思為人美須髯要帶八圍顯宗甚愛重之及即位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之上

議定禮樂東平王蒼以中興三十餘年四方無虞天下化平宜修禮樂乃與公卿共議定南北郊冠冕車服制度及光武廟登歌八佾舞數語在禮樂輿服志

諫獵顯宗將校獵河內東平王蒼上書諫帝覽奏即還宮

上印綬蒼在朝數載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曰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遵承舊典以孝後臣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許帝優詔不允

送列侯印十九枚詔遣東平王蒼送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帶之

長夜之飲會稽王道子為長夜之飲政事委為元顯

詐偽書廣陵王荊性刻急隱害有才能而喜文法光武大行在前殿荊哭不哀而作飛書封以方底令蒼頭詐稱東海王彊舅大鴻臚郭況書與彊曰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色為病赤矣亡勇力卒士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彊得書惶怖即執其使封書上之顯宗以荊母弟秘其事

祭祀祝詛廣陵王荊之國後呼相者謂曰我貌類先帝先帝以得天下我今亦三十可起兵未相者詣吏告之帝復加恩不考極其事荊猶不改又使巫祭祀祝詛有司舉奏請誅荊自殺

好禮論曰孔子稱富而無驕未若富而好禮者也若東平王蒼所謂好禮者也

車騎鞍勒皆純黑明德馬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在邸入問起居帝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綵帛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而賜錢各五百萬

上詩賦頌德琅邪孝王京建武十七年進爵為王京性恭孝好學經顯宗尤愛幸賞賜恩寵殊異莫與為比光烈皇后崩帝悉以太后遺金寶財物悉以賜京都莒治宮室窮極伎巧飾以金銀上詩賦頌德帝嘉美

諸子皆王而天下安賈誼言高皇帝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帝以為不可是故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為王而天下乃安

願為將魏志任城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耶太祖曰為將奈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

北征大破虜代郡烏丸反時王彰為鄢陵侯以彰北中郎將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大破虜北方悉平

為賦立成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太祖甚異之

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植既以才見異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遂定為嗣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目視此兒矣

誅楊脩植既寵日衰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如是以罪誅脩植內不自安脩與丁廙等王與之羣以人

廢簏內吳質謀事初楊脩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果

白而無人太**醉不能受命**曹仁爲關羽所圍太祖以植爲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又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祖祖由是疑焉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命故王怒

秤象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成人之志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

鼠齧鞍太祖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鞍在庫而爲鼠所齧庫吏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鄧哀王沖年五六歲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歸沖於是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爲失意貌有愁色也太祖問之沖對曰世俗以爲鼠齧衣者其主不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齧鞍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況鞍縣柱乎

[illegible]倉舒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有疾太祖親爲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諭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汝曹之幸

上疏求試陳思王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若陛下出不世之詔効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躡險突騎刃鋒爲士卒先

七步成詩文帝心忌欲害王植乃令七步成詩詩不成必當加刑子建應命詩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爲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遂不害

八達晉書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時號爲八達

一門三世世祖受禪孚爲太宰一門三世四將十人封王二人世子父子位極人臣子孫咸居太宰出則擁節鉞入則貂蟬家見自公族之寵者未始有也

宗室儀表高密文獻王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爲宗室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任真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如其王公也事親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

奏劾桓溫武陵王晞少拜散騎常侍黃門郎御史中丞直寧西廢簡文登祚桓溫爲大司馬桓溫也中坐次常有怯奏恬奏劾且大不敬請科罪道視奏歎曰此兒乃敢彈我叔真可也恨恬忠正有幹局在朝彈之

宗室儁望王猶發幼聰惠年五六歲能書疏讀經籍見者奇之及長清正守道宗室之中最爲儁望

重八百斤宗室司馬保林黃曇保帝自稱重八百斤善體羸疾不能御婦人無子保有文又好述作位至相國年二十七薨

宗蕃追衆齊王閔文帝曰皆以宗蕃稱緒世緒子來閔

不通桓伊忠敬王是父武陵王術爲相國所忌參諸免略官以王諸子身份累封年十二受拜驃騎東戚左右衛將軍稻伊諸惠遵曰問何爲通栢氏左右田伊與桓孟凱宗相見與謀遵曰我聞人姓木是使訣殺兄諸相手出退少補聰惠

清潔會稽王道子少清潔爲謝安所稱

開東第築山穿池人趙牙爲黨諸議參軍牙爲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用功萬爲長夜之飲帝常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傳甚善也然修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左右侍臣莫敢有言帝還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

掌朝政王亮宣帝第四子武帝時無太尉錄尚書事咸寧疾爲王嚴所鄙人亮爲侍中大夫司馬傚賈戩督據刑獄專事出鎮許昌未發帝太宰詔亮太宰以後事楊駿欲請宅老知之疏起兵許昌亮及懼駐紹鎮馬太宰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楚王瑋有憾亮與瓘以兵圍之亮見害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播詔

廣下無智策趙王倫宣帝第九子惠事中宮大爲賈后所親信承像尚書表華衆廣團能不亦左衛司馬督屢人孫秀曰中宮凶妒與賈謐共廢太子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今太子廢天下皆知一朝事起禍必及公不若謀之今秀計遂以言於倫倫納焉秀又以太子聰明若還東宮以己必不得志又說倫緩其事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后爲太子報仇之足以立功倫秀因勸謐早害太子以絕衆望太子既害倫秀之謀益甚乃矯詔曰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是害王囧迎帝幸東堂遂廢賈后於金墉聞殺之倫矯詔自爲使持節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已陰於倫倫素有下愚智叢亦受制於秀秀之威權振朝廷石崇奇告崇存於秀並見未於是收崇等據倫加內外擁不久乃作出圖謀之許事百官以允起兵討倫允敗擒倫乃一卽帝位大赦改元時齊王囧起兵乃至偽安各據一方傚帝位倫爲太上皇遷金墉城王囧以大赦三王起兵倫勸思等以謀三王令以王輿反汝爲上以新孫秀遂迎太上復位倫以倫兒孫秀之計以於倫出歸第以甲迎天子於金墉呼倫以酒飲以金屑倫父子也以討倫及王起軍

首六軍齊王囧獻王攸之子也囧起軍討倫野王移檄天下以討倫及王與穎顒倫帝惠反正囧輔政坐拜大司馬加九錫之命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於是三王兵入軍各百官爲六軍都督囧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惟寵親昵於是長沙王乂攻囧及王以督義軍討囧於朝建大將入軍兵攻囧令黃門王門三族是夕成

內大戰大光屬天帝幸上東門矢集御前明白同敗又攻冏至殺帝側然欲誥之又比左右促牢出逐斬於閶闔門外徇首六軍諸黨皆夷三族

寃痛之聲達于左右

王乂武帝第六子河間王顒誅冏待檄以乂爲內主冏遣將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馳赴宮奉天子與冏相攻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又顒本以乂弱冏強冀乂爲冏所擒然後以乂爲辭討之因讐帝立成都王以爲宰相專制天下既而乂殺冏其計不果乃潛使侍中馮蓀等又人征誅之遂與穎同伐京師穎遣陸客聞乂時長沙國左常侍王矩侍直見客色同遂殺之招以爲大都督以距乂乂前後破穎軍斬獲六七萬人戰久糧乏城中飢雖日疲弊將士同心皆願効死而乂奉上之禮未有所失張方以爲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城殿中左右恨功垂成而敗謀劫出之更欲距遂誅金墉城收乂至營炙而殺之寃痛之聲達於左右三軍莫不爲之流涕時年二十八

殺生自己

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齊冏舉義穎兵應之穎過河來勝長驅皆左將軍王彥殺時考晶趙王倫廢天子又正及穎入京都誅倫遂留鄴穎政事與盧志細謀之讓功歸齊而還鄴後擅恣專國歸長沙王乂在內遂與河間王顒表請誅后父羊玄之等檄使就第乃與顒將張方伐京都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鋒機戰敗穎收斬之夷三族乃進攻京都時王與合衆擊穎又救執其虔斬牟懷乂之入京師遂得鄴拜丞相河間王顒表穎罪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爲皇太弟丞相爲故制度一依武故事置乘輿服御皆遷鄴宗與初左衛將軍陳眕等奉大駕討穎於二弟自鄴赴王師后中營乙雖敗由是不甚設備將石超帝至王師敗績失乘輿侍中嵇紹死於帝側左右官奔散超乃奉帝入鄴穎改元建武害百官殺生自己立勳高南手趙王乃以東海王越將軍王浚與烏丸羯朱發騎攻穎鄴中大震穎將帳下數十騎擁天子單車而走五日至洛張方乃擁帝穎及豫章王歸爲長安顒廢穎以豫章王爲皇太弟穎既廢河北思之鄴中故將公師藩起兵迎穎顒復使穎都督河北諸軍事鎮鄴時所在蜂起以此方盛遣穎不可將睫自洛陽奔關中植大駕還洛帝遣收捕穎於是穎母妻嬰兒竟長史劉輿見穎爲鄴都所服慮爲後患不發哀秘全人爲臺使稱詔賜穎死是旋之

猾叛

王顒太原王之子初撤至穎乳顒死使送之於倫倫召兵於穎遂殺方見之關二王兵盛乃息方軍回以應二王及天子反正冏倫功雖然顒物不同而能濟

戎服入見

東海王越高密王泰之子初惠帝北征鄴以越爲大都督六軍敗越奔還有進位侍中

東海成都王穎以越宗室之美下寬令招之越不應命遂起兵而河間王顒挾天子詔罷越等皆令就國越唱義奉迎大駕遂使書都關中大懼斬送張方首求和尋變計拒越率諸侯迎惠帝還洛陽越以太傅錄尚書事及懷帝即位委政於越而帝始親萬機留心庶事越不悅求出藩遂鎮許昌越又以頃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由是大夫殺望而多有猜嫌越既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羽檄召四方兵皆不至而越不自之進四海所知州縣參武上下崩離禍畳遷

八王

史臣曰自惠帝失正難起蕭墻骨肉相殘黎元塗炭戎馬生郊其聞陳患夫天時所謂難生加之國卑馬而天地閉戎夷兵興而泰肩東之禍萬其端應皆至今爲使其八王之謂歟

殺害僅十萬

越王倫之敗百官是論所敗用者皆斥見之臺省府衛使有存者自兵其六十餘日所殺害僅十萬人

忠心可破天下

女劇處忠之被孰也數日殺之忠心可成示天下也如何無道枉殺不辜是苦大熟也兵人生死子事下待人得之爲之定肅然及日中無救害

苦者瑞出含曰能斬虎者當

成薈

旣曰患不攸敗書力爭而千走遂爲餓兵所害

自相誅滅

晉祖逖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所不然也由書王爭權自相誅殺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

出租秩加賦賑國人

齊王歛好學不倦借人書皆寫治護時有水旱則出租秩加賦以賑國人須豐年乃收入本直

借書爲治護

上鈐

刀一割

晉中興書曰王敦表陳作湘州刺史至武昌敦備見王敦因宴集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安知鉛刀不能一割承以數教劉其備故發凡言豪謂夷敗承曰彼不知握而學此語之不武何能爲承之鎮

賭王

宋書始安王休仁文帝之子前廢帝無道殺宗室孝武諸子休仁明帝休祐並體肥帝乃以籠盛休仁明帝肥常號爲賭王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忌憚故常錄己自近休仁既殺明帝慮常號爲賭王休若年少故得停宮中王休祐性剛王休若以體王休祐爲猪王建安王休仁爲殺王以三王年長尤所忌憚故常錄己自近以數食之每以笑調侵凌之故帝及休仁等以王休祐前後禮食十重休仁以口就食之用爲戲笑數害明帝及休仁等前使左右溫自臺省休仁明帝太后左右並不得已單劉道隆奉旨就哭將特是對劉家姿樂臨月帝迎入後宮實生男數立爲太子明帝嘗怪去帝欲乃使鑑其手足內使從赴太宮即日居之休仁謂帝曰未應手足問以其故實休仁曰得生太子生躁日欲殺肝肺帝意解四旦付帝特而甚刑湖明日欲殺諸父更登其夕欲殺休仁一宿出之休

仁即便執白孔於明帝以休仁爲侍中司徒尚書令太尉初四
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敗克建任地日接觀寄甚隆帝末年
多忌又疾篤召休仁入室宿尚書下省夜遣人齎藥賜
休仁死帝疾甚見休仁爲祟呼曰司徒小寬我 **驢王** 上
願後身不復生王家 始平王子鸞孝子之子母殷淑儀寵傾後
宮子鸞愛冠諸子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
及即位乃遣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
死謂左右曰願後身不復生王家 **似驢封廬陵王** 宋廬陵
王宗文帝子初封東海王明帝踐祚封廬陵王初廢帝因稱似
驢王之號上以斷言故改此封文帝諸子偉尤凡劣當兄弟坐
鄱之 **勞傾天下** 彭城王義康性好吏職敏惠文案紀綱是非凡所
奏入無所不可方伯以下委義康受用由是朝野輻
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解倦 **晉帝十圍** 南郡王義宣爲荊州刺史白晳
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
多畜嬪妾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
女四十人崇飾綺廷費用殷廣 **鬼目粽** 江夏王義恭驚後無
是前廢帝狂初無道
義恭元嘉等並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親率羽林兵於第
害之并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割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
謂爲鬼目粽 **使餘人書啓事** 宋衡陽王義季爲荊州刺史事繇書上啓
使餘人書啓事惟自書名而已二十一
年徵爲都督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軍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南兗州刺史侍節常侍如故徙州之日帳惟器服諸猥醜劉
史皆悉留之荊楚以爲美談 **國高他國一階** 宋建平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
少而閑素篤好文籍之帝寵愛
殊常爲立第爲雞籠山盡山水
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 **生便富貴** 桂陽王休範進司空
素凡訥少知解不爲
所兄所蚩鄙明帝嘗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
不及此以我第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 **益州忽**
生小洲知有貴王 齊書末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洲書士劉碩
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及宋成都武帝不
使用諸鎮爲益州始以鑑爲
刺史督二州事加鼓吹一部 **雖無貴都如素士** 始興王鑑
在所積年未
嘗有此營造費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
數云始興王雖貴而行履都爲素士 **巾箱五經** 衡陽王鈞
性好學嘗
爲文帝親手細書五經部爲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
賀玠問曰殿下家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
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更手
寫則永不忘諸生聞之爭效爲巾箱五經 **與山人交** 會稽孔
珪家起
園宇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衡陽王鈞往遊之珪曰殿下
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江海

刑入子閨而意在青雲桂大夫之乎鄧張融亦故孫楚王公
素人視之微如也唯雅重豹謂度兄謫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
氣其風指素韻彌足可懷
安之遊不知老之將至也 **烏紗帽侍宴** 豫章王嶷高帝第二
子寬仁弘雅有大成
之量高帝鍾愛爲相國爲宋帝歸從事郎中諮蒙之謂人曰
後來佳器也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
事武帝未嘗違忤顏色故武帝友愛亦深宋元嘉中
諸王入齋閤白服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此
以來斷事一斷武帝與嶷同生相友特宮內曲宴許依元
嘉之服嶷因辭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 **至孝** 豫章王嶷至
孝高帝崩 **王子**
封千戶 武帝封豫章王嶷諸子王子封
千戶後數五子俱封答哉每人五百戶
哭泣過度眼
耳皆血出 **不寫貴人求利** 臨川王映嘗致錢遷都買物有獻
計著於江陵買貨至都回換可得
微有所增映笑曰我
是賈客也乃復求利 **挍稍** 長沙王晃便弓馬武帝幸鍾山晃從
爲以馬稍刺道邊古蒙上令左右數
人引之而稍不出乃令
晃馳馬持而稍之手而去 **齋中錢不滿萬** 武陵王曄輕財好義有
古人風飛會稽憂都齋
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係佐賓侍
決之帝問見作天子何處宗無幾 **鄱桂** 鄱陽王鏘桂陽王鑠
皆高帝子鏘好文章
鑠好名理人
稱爲鄱桂 **學鳳尾諾** 江夏王鋒高帝子母張氏有容德宋蒼
梧王逼取之人致書縁高帝甚懼不敢
使居舊宅於張氏舍特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
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復書如此者累月又晨不肯拂窗
塵先畫塵上學書爲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
則工高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賜玉麒麟**
上 **見後悲鳴思子響**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初封巴
東王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少學武帶
伏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會長史
劉寅等密啓上聞又密啓臣子響召客等殺之上遣衛尉胡
諧之討華戶將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二十人詩之諧之等至江
津築城無見州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尹略獨不許之子
響乃率實州攻壘殺甚而諸之等單艇奔逃上又遣蕭順
順之斷之子響部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家解組中流下都賜
自申明旨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他日上出景陽山見一猿跳
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其子前日墜崖致死其母求之
不見故爾上惠子響欲良久不自勝贖之然惟感
子響病發以愛降追封子響爲魚復侯 **典籤** 高帝
武帝
爲諸王置典籤帥主使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設問
刺史行事之美惡典籤之口莫不將籤之帝奮帝及於

是歲行州部權重專自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遊東堂與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裁縱欲恣等侯其兒皆武帝如之報二百餘尚方然而悝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廚人答曰與籤不在不敢與己來王子響反帝以問群臣戴僧靜曰諸王自應反豈唯巴東夫帝問其故答曰諸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惟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與籤帥共謀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不至於此 **射甘蔗十發十中** 宜都王鏗高帝子善射嘗以明的太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錢愚** 臨川王宏文帝子宏以介弟之貴無他量能惡貴聚斂庫室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帝於宏友于甚篤殊不悅宏愛妾江夏寢瞻不能暫離上他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歡宴乃騎而來之宮射從往日與宏及江大飲半醉謂宏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與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信是仗屋檢視之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之見錢三億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始知非仗也大悅更劉敬至庭而登几帝備方丈歎隆晉世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 **我之任城** 盛成王武帝子少英果膂力絕人能射禁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矯中兩鶚貫於一端人帝大悅 **不慧** 晉陵王錡之次子聰不慧王見王內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謂曰既不可食並將乞汝也皆類此 **辟陶潛之後** 安成王秀文帝子也為江州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之駿曰陶潛之德豈不及後裔即日辟為西曹 **二安** 諸王並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 **撰類苑** 安成王秀精意學術招學士劉孝標使撰類苑未書而已行於世 **四碑並建** 安成王秀薨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之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碑並建 **七月而生** 豫章王綜武帝第二子也其母吳淑媛在齊東昏宮有寵及得幸武帝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及綜年十四五常夢一少年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乃密問淑媛淑媛問夢中所狀頗東昏因密報之令勿泄綜每別室祠齊氏七廟微行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私發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其幽人試之臨屠如此後命親近服末香所哀訴太后奉臣並而之 **吞鮑** 邵陵王綸行南徐州事性險虐輕險嘗問賣鮑者曰刺史何如對曰躁虐綸怒令吞鮑而死 **棺貯司馬** 邵陵王綸作新棺本貯司馬崔會意以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逃騎還都之聞 **奪孝服著之** 又邵陵王常逢喪車奪孝服著之匍匐號叫義帥實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踰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袞冕以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剝褫捶之焉庭也 **書問不通** 元帝與廬陵王續少相狎長相猜二王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為江州聞問至入閣躍履為之破 **加禮命至五千戶** 陳江左承西晉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為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中國置中下將軍小國置下將軍一人餘官亦準此焉陳武帝受命自永定迄於禎明唯衡陽王昌以禮命至五千戶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戶 **一覽便誦** 衡陽王昌武帝子也性聰辯明習政事帝遣吳郎杜之偉授昌經昌讀一覽便誦 **告廟** 鄱陽王伯山文帝子也伯山容儀美止閑雅喜慍不形於色武帝帝特天下章制諸王受封儀王多闕反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座奏封鄱陽郡王乃遣使授之尚書衛事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諸公王公已下並宴于王第 **加戎號置佐史** 始興王伯茂文帝子也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座奏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史 **書得右軍之法** 陳時事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乃晉名賢遺迹事發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秘府文帝以始興王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甚得右軍之法 **恣窮之** 恭南平元襄王偉任子恪多愚惠危恣窮之常遣從卿夫 **宗傑** 因後親史論曰文宣貞後遠稱為宗傑 **妃號** 宋室所為宇正卿參王號及始當二嬪王夏意有妃號而三嬪已下皆謂之妻上不得同為妃名而下不及五品以上有命婦之號紹曰夫貴於朝妻榮於室婦女無定升降從夫二嬪既啓王封妃名亦宜同等可從妃例自是三嬪王妻名號始定 **金床玉几** 咸陽王禧謀反事露走度洛水至柏谷為將所擒賜死其宮人為之歌曰可憐咸陽事奈作何事誅金床玉几不得眠夜蹋霜與露含水瀝長行人那得度步歌風至江表北人之在南者雖富貴聞弦歌之皆躍躍 **驢王** 咸陽王坦為秦州刺史性好嗜驢無日不控又其從叔女壹王廷明每切責之曰當宋有東海王性凡劣時人號驢王汝號女所作

亦恐不免驢號當時聞者號曰驢王

不營聲譽 南陽王綽少缺儀不常弄文曰吾亦未剋此見之深淺然觀其性真率素或大器既成勑封潁川王或說祖侍士學業求與曰吾文帝之子從爲諸王用譽丑名何爲

刊一字 孝文帝嘗令黃門侍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制詩至彭城王勰詩曾乃爲改一字勰曰陛下賜刊一字自是以後等連城

十步賦詩 彭城王勰從車駕都洛次于上黨之銅鞮山路旁有大松樹十數根帝往而賦詩令人示勰曰吾作詩雖不能七步亦不至遠汝可作之比至吾使令就也時勰去帝十步遂且行且作未至帝所而就詩曰問松林松林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帝大笑曰汝此調貴吾耳

三曹才名相忌 孝文帝南封漢王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加鼓吹一部勰以寵授頻煩乃面陳曰陳思求而不免愚臣不請而得豈但今古云殊遇否大變帝大笑執勰手曰曹三才名相忌吾與汝以道德相親疑此而言無煩爾

才力絕人 常山王尊子陵年十七從太武羅延一猛獸陵直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文才力絕人當爲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之阿于入手宗州且使茂定令一號將與陵相學而朝當誑陵抽箭射之陵馬陵懸其救至未及拔劍以刀子決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御仗將

黑頭三公 臨淮王彧字文若少有文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見彧退而謂曰黑頭三公

良牧 北齊趙郡王叡出爲定州刺史六州大都督閑習政事稱爲良牧時年十七

與軍人同營苦 叡六月領兵監築長城起中丹叡在鎮與軍人同勞苦定州先常載冰長史宋欽道以道遠冰數數日三軍皆飲溫水吾何義獨進寒冰遂至消液之

趙郡王泉 叡都督北朔州刺史趙郡至建業置銳戍無水叡使所掘井泉源湧出至今號曰趙郡王泉

鐵籠地牢 文宣常末年多酒永安王浚頻諫帝御之始微及深浚獨謝疾不朝上怒馳驛收浚至盛以鐵籠與上黨王渙俱實比地牢浚與渙皆有雄略爲諸王所傾服帝恐爲害乃自刺矢又使壯士劉桃枝就籠亂刺槊每下浚渙以手拉折之號哭呼天如是以火燒殺之天下爲之痛心

博士教筆迹 彭城王攸敕將弊通直散騎常侍封長樂郡公博士錄數散叔書見拔筆迹未工戲曰五郎書畫如此忽爲常侍聞國今日後且更用心敬正色曰昔甘羅爲相未聞能書凡人惟論才具何如豈必勤勤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八歲

嚴察如神明 獻爲齊州刺史爲政嚴察部內肅然守令參佐下及胥吏行遊往來皆自齋糧食故識介知入間事有隱皆發擿姦強遠奇諸州夜投人舍食雞羹狹察知之守令畢集盛放擿辨曰食雞羹何不還價直也遂即伏罪合境號爲神明又有老母姓王孤獨種菜三畝數被人偷獻乃令人密往書菜葉爲字明日市中看菜葉有字獲賊自後境內無盜政化爲當時第一

政化爲當時第一

上食一口 叡自倉州召爲侍中人吏送別悲號有老翁數百人相率具饌曰自殿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吏吏不欺人百姓有識以來始逢今化殿下惟飲此鄉人水未食百姓食聊獻疏薄叡重爲意其食一口

選從事 叡將司州牧選從事皆取文才明斷者當時皆稱其選州舊撿五百餘叔未嘗暮月悲新畫

千里駒 北齊高翔王閩神武之子幼時神武曰此吾家千里之駒也

讀書十行俱下 河南王孝瑜讀書十行俱下覆棊不失一道

覆棊不失一道 上

蘭陵王入陣曲 蘭陵武王長恭文襄之子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

深入陣 芒山之捷齊後主謂蘭陵王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

一瓜共食 長恭爲將躬勤細事每得一瓜以與將士共食

侍讀金華參遊銅雀 北齊儒子才廣平王碑文爲侍讀金華參遊銅臺出陪芝蓋入奉淮室

半嶽摧峯中河墜月 南齊王融豫章文獻王墓誌銘云頻抽傾淪軋絕地汶半嶽摧峯中河墜月春秋悅隴如何夜臺歸驚悅彗倖吹悌闡千秋爲祀罷有餘哀

龍驤夕儆褒挽晨錚 南陵王墓銘曰景祚云又多雖狄塔載騷鈴轄高闕氏卯酉先已對象又良龍壽夕儆褒挽晨錚風摧掌色月照松先春秋非晚夜何長

對策雲臺觀書麟閣 子南文安成王暠說曰許氏猶能荀家鶺登爲宗子分總掌篝對策雲臺觀書麟閣

閭平文雅 北齊史論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閭平然武藝宮實學翰文南人冷得意琴書望古征塞美志名堪衛殿縱覆敗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可量也○閭平謂漢河間王東平王也

傾意賓客 蕭子顯齊書竟陵王子良字雲英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倦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

左右馳射 後周東平公神舉文帝獲于將力絕人學方數百斤無能左右馳射

嚴而兼法 姚安定王休卑篤勇氣經丸司馬孝文執行諸軍選休以三人盜狗六軍將斬之有詔救之休執曰陛下親御六師將多遠次軍行始有己有盜狗如此不斬何以息姦請行刑以肅好慶詔曰大司馬執憲糾慝如是可謂朝之休乃奉詔帝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兼法諸軍不可不慎

始知廣陵

之明了 廣陵王羽有節概之頌庶尉孝文帝羽弟與諸弟言
曰朕非新受民訟始知廣陵之明了咸陽王禧對曰臣
年爲廣陵兄廣陵爲弟高祖曰隋文帝有四弟居武元之
叔爲汝兄汝爲弟是汝復何恨 墳栢 憂思結爭負土爲墳人植
一栢四根鬱茂西北一根獨黄後因風雨并根失之乃
蔡王整所植及從武帝伐齊整力戰而死果終不吉 疎屬降
爵 唐高祖受禪廣封宗室以威天下從弟及姪年始孩童者皆
封郡王太宗即位因舉宗正屬籍問侍臣曰遍封宗子於天
下便乎尚書左僕射封德彝對曰歷觀往古封王者今最爲多
兩漢已降惟封帝子及親兄弟若宗室疎遠者非有大功如周
之郇滕漢之賈澤並不得封所以別親疎也先朝敦睦九族一
切封王爵命既崇多給力役蓋以天下爲私殊非至公馭物之道
太宗曰朕理天下本爲百姓非欲勞百姓以
養己親於是宗族疎屬悉降爵爲郡公 水化爲血飲之以
安衆 河間王孝恭高祖從兄子韓公拓跋丁書又命孝恭爲行
軍元帥擊之將發與諸將宴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
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謂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
諸公何見憂之深公祏禍惡貫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盃中之血
公祏授首之徵遂盡飲之時人
服其識度而能安衆卒擒公祏 不以賊遺君父 太宗討高麗以
江夏王道宗與李
勣爲先鋒濟遼水拔蓋牟城遇賊兵大至軍中僉欲深溝保險以待
太宗至道宗曰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我既職在前軍當清
道以待輿駕乃與
騎合擊大破之 河間江夏當代所重 道宗少年好學敬慕
賢士不以地勢陵人宗
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最爲當代所重孝恭多伐殊長孫
無忌褚遂良素與道宗不協上言道宗與房遺愛交結配流象州
一時之傑 史臣曰道宗軍謀武勇好學下賢於群從之中[illegible]一
時之傑無忌遂良銜不協之事致千載之冤
無忌遂良忠而獲罪人皆哀之不知誣陷劉洎吳王 千載之冤
恪於前枉害道宗於後天網不漏不得其死宜哉
上 以名望見誅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有文武才太宗常稱類己
既名望素高甚爲物情所向長孫無忌深忌之高
宗稱所忌娛會房遺愛謀反遂
因事誅恪以絶衆望海內冤之 尊嫡卑庶 魏王泰有美譽太
宗寵愛之漸出閤每月
給料物踰於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昔聖人制禮
尊嫡卑庶謂之儲君料物翻少魏王由兄聞不以爲是太宗
又令泰移居武德殿侍中魏徵又諫太宗並納其言時太
子承乾有足疾泰潛有奪嫡之心承乾既見疎 離間
父子遂爲豺狼 史臣曰太宗諸子吳王恪濮王泰最賢皆以才
高辯善爲衆所嫌忌所嫉離間父子遂爲豺狼

而與思破家非除禍之
報獄曰濮王即魏王也 不如禽獸鐵石 蜀王愔大宇子數爲非
法太宗謂曰禽獸調伏
可以馴擾於人鐵石鑄鍊可爲方圓之器至如愔者
曾不如禽獸鐵石乎乃削封邑及國官之半 率兵先生
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隋末在京師舉兵以應義師從太宗
論功神通曰朕叔父等勲效未封恐不能無怨富各自言神
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
居第一臣且不服上曰叔父雖率兵先唱未嘗身行陣玄齡等
有運籌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
居第一叔父于國至親朕誠無所愛以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
賞 淮陽小兒 淮陽王道玄高祖從父兄子劉黑闥引突厥寇
山東道玄行軍總管從師史下摩賊軍退道玄
帥將先登命副將史萬寶督軍繼進萬寶擁之不動又道玄深
入而擒矣乃違請所親曰吾奉詔言淮陽小兒雖名爲將
軍事之進止皆委於吾今其輕脫奔突賊入軍者
勤當須棄之不如結陣以待之道玄遂爲賊所擒 貪婪 王江夏
宇生猜下獄大理侍臣曰服富者因馬土馬如牧被所執
宇內遊觀無休息以[illegible]傳亭風無外獲珍房宣不得取時萬姓
而字一人朕而不取也人心無厭惟當以禮制之遂宗李孝
恭少見有餘財而貪婪如此所人懷嗤豈不鄙乎遂免官
擅殺盜馬者 長樂王幼良高祖從父弟有人盜其馬幼良殺
盜者擬殺之高祖怒曰昔人賜盜馬者酒終獲其
報爾輒行戮何異古風乃遣禮部尚書李綱爲稍宗室王
公而責之百度尉戶州都督多以暴市逐行所若之大宗按
其事帝 朝夕絃歌自娛 魏西王傳又高祖兄子傳文有姬妾數
百人皆衣羅綺食必粱肉朝夕絃歌自
娛嬉傲如比與其弟揚州王恭愆伏爲高祖所辭謂曰我恐
讎有害腸羅以不欠免於觀哉而不變仕闕次事推死近小人
好有不振先生咸與不聞學習分賜 賜絹買經史 上寧三日不
潁二百匹可買經史習讀以爲善事
食不能一日不獵 巢王元吉高祖第四子元吉性好畋獵載網
罟三千餘兩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
獵又斂其左右以 五十年爲王 滕王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
[illegible]

一富代諸王莫能及著唯霍王元軌抑其次焉

斷獄平允 鄭王元懿高祖第十三子早授絳州刺史數斷大獄甚有平允之譽高祖嘉之降璽書褒美

閉閣讀書 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少多才藝高祖甚奇之拜壽州刺史高祖崩去職毀瘠過禮自後常衣布示有終身之戚每季忌辰輒歎日不食改封霍王尋轉徐州刺史元軌前後為刺史至州唯閉閣讀書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為人不妄在徐州唯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人或問玄平王之長玄平答曰無長問者異而復問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

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 濮王泰太宗第四子以泰好事愛文學特令就府別置文學館任自引召學士又以泰腰腹洪大趨拜稍難復令乘小轝至於朝所

五王宅 初玄宗兄弟出閣列第於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大足元年從幸西京賜宅於興慶坊亦號五王宅及先天之後興慶是龍潛舊邸因以為宮別賜寧王申王岐王薛王宅邸第相望環於宮側玄宗於興慶宮西南置樓西面題曰花萼相輝之樓南面題曰勤政務本之樓玄宗時登樓聞諸王音樂之聲咸召登樓同榻宴謔或便幸其第賜金分帛厚其歡賞諸王每日於側門朝見歸宅之後即奏樂縱飲擊毬鬥雞或近郊從禽或別墅追賞不絕於歲月遊賞之所中使相望以於天下友悌近古無比故人無間然玄宗既篤於兄弟雖有讒言交構其間友愛如初

十王宅 玄宗諸子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為大宅分院居為十王宅後郢王先得罪忠王繼大統天寶中慶棣又歿唯榮儀等十四王居院皇孫成長於十宅外置百孫院

百孫院 上

真王 祿山反玄宗幸蜀除潁王璬蜀郡大都督劍南節度大使令先赴本郡璬之蜀次綿州司馬史賁進說曰王帝子也且為節度使今之蕃而不持節單騎徑進人何所瞻仰請建大纛蒙之油囊為旌節狀先驅道路足以威眾璬笑曰但為真王何用假旌節乎

之藩不持節 上

㨾中厭魅 棣王琰玄宗第四子琰妃韋氏有過琰怒不敢奏聞乃令為別室處二孺人又不相協孺人乃密求巫者書符置琰履中厭魅聖躬玄宗使人掩其履而獲之大怒引琰詰責之琰頓首曰臣之罪合死矣請一言以就鼎鑊然臣與新婦情義絕者二年于茲臣有二孺人又爭長臣實不知有符恐此三人所為也唯聖君辨其罪人及推問之竟孺人也玄宗猶疑琰知情怒未解太子已下皆為請命因為鷹犬坊中絕朝請憂懼而死

黃臺瓜辭 棣山之說

玄宗幸蜀肅宗第三子建寧郡王倓衛從肅宗至靈武每參黃頗示之勞血戰在前肅宗既即位當乎為元子未冊上之天下兵馬元帥倓典軍時張良娣有寵倓性忠謇言良娣自恣與李輔國連結內外欲傾動皇嗣自是日為良娣輔國所構云建寧恨不得兵權頗蓄異志肅宗怒賜倓死既而省悟悔之明年冬廣平王收復兩京遣判官李泌入朝獻捷泌與上宿東宮之舊從容泣曰倓於艱難時實得氣力無故為下人之所間欲圖害其兄朕以社稷大計割愛而為之所在河西聞不知其故廣平兄弟天倫篤睦至今言及則嗚咽不已陛下之言出於誥口帝因泣下曰事已及此無如之何泌奏曰臣幼稚時念得黃臺瓜辭陛下嘗聞其說乎高宗有子八人睿宗最幼天后所生三子自為行第故睿宗第四長曰孝敬皇帝為太子監國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圖臨朝乃鴆殺孝敬立雍王賢為太子賢每日憂惕知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即生哀愍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陛下今日建寧已一摘矣慎無再摘上矍然曰公安得有是言時廣平王有大功亦為張皇后所忌潛構流言泌因事諷之及代宗即位深思建寧之冤

六宅 史臣曰自天寶已降內官握權掖中閨幕總皆出其心故手足肢體於萬歲日已稅於六宅防閑禁錮不近人情

不起墳 德宗子肅王詳四歲薨性聰惠德宗念之無已不令起墳詔如西域法議造塔禮儀判官司門郎中李岩上言曰墳墓之儀典有常制起塔起於天竺諸王名位尊崇存乎簡冊而不去經訓非釋教者遂令遵典

兵圍十六宅 昭宗在華州韓建勒兵圍十六宅又殺通王已下十一王

捉屍九曲池 遂殺昭宗又投德王已下六王殺屍於九曲池

二錯 節度使檢校太師國志西楚莊王詔舍擇日禮達上賜內宴時議多請留李興始格相走本發圖已甚憂懼無樞而行出首陵父老軍吏皆至剎門迎賓待謂衆曰吾有二錯幾不敗況口京內飲既酣又曰吾以此有二錯也

不領徵外諸侯 國朝至道一年以左衛上將軍徐國公元偓領昭武節度使先是僅國朝遣使郎鎮州至州都督武昌軍節度使徐國公元偓等可元偓一領外州都督鎮君府國節度不領者可出昌端等奏曰故事皇子不合徵外諸侯但可下詔本遺不得違仁上京從

出閤封王 以太子元佑為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左衛上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衛國公特拜相上言皇子出閤封王是恩典也上遂不

許而有是命當爲統軍楚王元佐爲右羽林軍上將軍唐德宗六
軍置統軍秩從二品羽林龍武神武是也十
六衛置上將軍與統軍同左右衛武衛威衛領軍金吾監
門千牛衛是也今楚王當爲統軍而以爲上將軍按儀制令金
吾在統軍上將軍之上今之改秩蓋有司失
於檢閱也屬辭用事當詢僚佐
大中祥符五年上以諸王府和金甯殿觀書數示輔臣因曰
諸王好學朕常誨以屬辭用事當詢於僚佐則免紕謬也
興慶花蕚故事無得而比是年上獨以中宮從帝元偁宮
人宴元從宮如家人禮夜二鼓而罷
先是上謂宰相曰朕每戚宇室令誦書作詩習箏禮射藝如
聞頗亦精至朕將親觀焉議者以謂聖上友愛之至禮法之本
雖唐明皇與慶花蕚
故事無得而比焉後世愈昌熾原始元年尚書令曹彬
王彤事太祖太宗屢建大功
以後四方未嘗枉戮一人其後子孫無識世爲封相出皇后且
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而其王後世愈更昌熾豈非陰德所致乎
真濮王慶曆中武王允讓大臣以用度未足數議奉事右大正
元得上觀曰濮王上之親叔爲宗之主有四方之
不能備禮於叔季由是從之帝王有盛明於天下中外官以公
王呼之幽燕問官呼之以止童兒之啼使入與常燕館伴曰
雖是八王館伴指以示之虜使自逆親覩其畫堂乃言曰真
濟王也本朝周其名頗異之至孝每於內殿事以家人之禮
中外呼八王幽燕呼之止兒啼上以夜爲晝歸田錄章惠皇子也
元良燕王子也郡王
好嗜每自旦酣寢至暮始與盥漱衣冠而出燃燭治家事飲食
好宴樂達旦而寢則複寢以終日無日不如此由是一人皆官
畫寢夕興先良不甚喜聲色亦不於他姿
性以夜爲晝亦其性之異前世所未有也
親王兼太傅皇子
東陽郡王除懋州節度使檢校太傅翰林學士賈黯上言太傅
太子師臣也子爲父師於體不順中書檢勘自唐以來親王兼
燕師傅官者蓋自國朝命官只以差遣爲職事自三思三
公以降官是虛名故失於因循不識者皆以實言於當也
好坐
木馬見觀參徒門 盤錄音灸章名可宗以如殷名 䠷余招切 觖古穴切 決望也
鴂直禁切鳥名有毒以毛歷飲食則殺人 麃余刀切 篚高木切竹蓮也 鬣鼠城切 圂
瑋爲見切 頫五罪切 彤以戎切 虓許交切 樺許高切 粽子弄切 罩
堋補鄧切 䰞音旦市演切 鱨如之切 雲徒含切 𩑈切 𤋎於𠀤切 淢

余周切 蘸徒刘切 祐他各切 愔於勤切 妾七金切 璥吉了切 俟徒甘切 泌
自爲行下很切 偓角切 顥胡切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一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二

諸王府僚屬　揔僚佐

師　傅

相　賓友

長史　司馬

文學　功曹

郎中令　中尉

常侍　國侍郎

上將軍　翊善

記室　侍讀

侍講　伴讀

說書　教授

侍教

公主邑司馬官　令　丞　錄事

大宗正司　知宗正司事　同知宗正司事　同管勾宗正司事

丞

諸王府僚屬

前漢百官志　後漢百官志（並見諸侯王門）

漢舊儀帝子爲王王國置太傅相中尉各一人秩二千石以輔王續漢書皇子封王其郡爲國置郎中令一人秩千石掌王大夫郎中宿衛官也

晉中興書謝尚司徒左西屬爲會稽王友

晉咸寧起居注諸王國大國三卿左右常侍侍郎

晉咸寧起居注洪皇弟皇子府置師長史司馬從事中郎諮議參軍友掾屬中錄事中記室中兵等參軍功曹史錄事記事中兵等參軍文學主簿正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等員嗣王府則減皇弟皇子府師友文學長兼行參軍蕃王府則又減嗣王從事中郎諮議參軍掾屬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等員後齊王位列大司馬上置師一人餘官大抵與梁不異隋親王置師友各一人文學二人長史司馬諮議參軍事掾屬各一人主簿二人錄事功曹記室户倉兵等曹騎兵城局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各一人參軍事四人法田水鎧士等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六人長兼行參軍八人典籤二人

唐職官志王府官屬親王府傅一人諮議參軍一人友一人文學二人東閤祭酒西閤祭酒各一人

六典親王府傅一人從三品（漢高祖初置諸侯王有太傅輔導王後漢曰傅秩二千石魏晉因之宋齊梁陳皆爲師後魏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各有師傅北齊唯置師隋皇叔昆弟皇子爲親王皆置師皇朝因之開元改爲傅）掌傅相訓導匡其過失（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以秘書監封贊爲之○國朝有其官而無定員正三品）

諮議參軍事一人正五品上（晉氏公府置諮議參軍事蓋取諮詢謀議軍事也宋齊因之梁陳諸

王公府及位從公開府者及皇弟皇子府各有諮議參軍員隋三公府及諸王府各有一人正五品上皇朝因之掌謀左右參議庶事國朝太平興國中始置諸議正五品上其後不置惟升王府復置諮議參軍以宮參官充

友一人從五品下漢東平憲王爲驃騎將軍辟杜撫爲西曹掾尋以爲師友魏晉諸王置友一人宋齊因之品第六進賢一梁冠絳朝服梁皇弟皇子府友各一人班第八正六品陳因之後魏諸王友從四品下北齊皇子置友一人第五品上隋爲從五品下皇朝因之掌陪侍遊居規諷道義國朝有其官而無定員從五品下升王府始置友

文學二人從六品上漢氏公府州郡並有文學魏氏諸王始有文學員晉宋齊梁陳皆因之班第五從七品後魏太和中六品上北齊因之隋親王府有文學二人從六品上皇朝因之掌讎校典籍侍從文章

東閤西閤祭酒各一人從七品上晉初位從公已上並置東閤西閤祭酒宋齊梁陳後魏北齊皆相因親王嗣王上柱國府各有東閤西閤祭酒各一人從七品上皇朝因之掌接對賢良導引賓客

長史一人從四品上漢相國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後漢三公府各有長史一員魏太祖爲丞相王府因之宋齊諸王領藩鎮者有一人品第六秩千石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梁陳公府並有一人後魏北齊亦同隋親王嗣王郡王各有長史皇朝因之嗣王郡王則不置

司馬一人從四品下司馬主兵官宋齊諸王領鎮者各有一人梁陳後魏北齊隋並與長史同置皇朝因之長史司馬掌統理府寮紀綱職務國朝有其官名而無定員

掾一人正六品上漢氏三公大將軍御史大夫並有掾屬西漢辟召皆上言之故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其屬並二百石後漢皆自辟除不復上言故通除爲百石品秩雖下優禮甚弘三公盡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故三府掾乃言行之本樞福之主及其遷除或用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魏晉皆相因置多者或至數十人工左已來諸公置掾二人其加崇者置四人掾屬宗敦明教義肅清風俗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群吏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公府皆有掾隋三公三師不開封國王嗣王郡王府有掾屬一人皇朝因之掌通判功曹戶曹倉曹事

屬一人正六品上漢魏已來與掾同置過江之後則爲曹名諸公置戶曹屬一人其加崇者置倉曹掾屬一人梁陳諸公皇子皇弟府並有屬後魏北齊三師三公府各有掾隋親王府有屬一人皇朝因之掌通判兵曹法曹士曹

主簿一人從六品上漢三公府有黃閤主簿省錄衆事魏晉已下皆有之梁陳諸公皇子皇弟府各有主簿後魏皇子主簿從六品北齊諸王皆有主簿隋親王府二人皇朝置一人掌覆省王教史二人皇朝因隋置餘史並同

記室參軍事二人從六品上漢三公及大將軍皆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奏報書記魏太祖輔漢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軍國書檄多二人所作晉氏諸公及位從公已上並有參軍員宋齊諸公府有記室參軍梁陳公府及王府皆有記室參軍北齊因之隋親王嗣王府有記室參軍皇朝因之掌表啓書疏

錄事參軍事一人從六品上晉元帝初爲鎮東大將軍有錄事參軍一人梁陳王府有中錄事參軍及錄事各一人後魏北齊因之隋親王嗣王府有錄事參軍一人皇朝因之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

錄事一人從九品下掌受事發辰察勾稽失

功曹參軍一人正七品上漢魏晉宋齊梁陳後周州郡縣並有功曹員從魏太和末諸王府並有功曹員隋氏親王嗣王府有功曹參軍煬帝改爲功曹書佐皇朝復爲功曹參軍掌文官簿書考課陳設儀式等事

倉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後魏諸王府有倉曹參軍隋親王嗣王府有倉曹參軍煬帝改倉曹書佐皇朝復爲倉曹參軍掌廩祿請給財物市易等事

戶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上後魏隋氏與倉曹同置掌封戶田宅僮僕弋

獄等事

兵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梁陳王府有中兵曹參軍事中直兵曹參軍各一人後魏有皇子府中兵曹參軍始蕃王二蕃王有兵曹參軍北齊皇子府有外兵參軍隋親王嗣王府有兵曹參軍煬帝改為兵曹書佐皇朝後為兵曹參軍掌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使等事

騎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隋親王嗣王府有騎曹參軍一人煬帝改為騎曹書佐皇朝復故掌廄牧騎乘文物器械等事

法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梁陳後魏諸王府隋親王嗣王府並有法曹行參軍煬帝改為法曹行書佐皇朝復進掌推按欺隱決罰刑獄等事

士曹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上後魏諸王府北齊親王府皆有士曹行參軍煬帝改為士曹行書佐皇朝復故掌公廨舍宇繕造工徒等事

參軍事二人正八品下漢末三公府有參軍事如孫堅參軍騎事或參丞相軍事是也魏武帝征湘州諸郡郡參軍事自宋晉已來代有其任梁邊尊皇弟皇子府有正參軍後魏有皇子參軍北齊因之隋親王嗣王府行參軍六人長兼行參軍八人煬帝改為行書佐皇朝復為參軍四人今減一人六曹已下官吏三府並同其職次又有執刀十五人典獄十八人問事十二人白直二十四人掌出使及雜撿校事

行參軍四人從八品上晉氏加以自辟召故曰行也宋齊梁陳皆有之梁遷尊嗣王府行參軍準正王府一皆隋親王嗣王府並有長兼行參軍煬帝改為長兼行書佐皇朝改為行參軍

典籤二人從八品下齊職儀云諸公領兵局有典籤二人隋親王府嗣王府上柱國柱國府上將軍將軍府各有一人皇朝因之掌宣傳教令事

親王國國令一人從七品下隋置皇朝因之

大農二人從八品下漢諸侯王國置大農晉諸王國置大司農典郎中令中尉為三卿宋齊梁陳北齊王國並有大農隋置一人皇朝因之國令大農掌通判國司事

尉二人正九品下漢諸王國有王尉魏晉宋齊梁陳北齊並有中尉隋因為尉皇朝因之掌分判國司事

丞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府五人史十人並皇朝置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事

典衛八人漢諸王國有衛士長主衛士侍衛晉諸王國有典衛令宋齊梁陳北齊並有隋王國有典衛八人皇朝因之掌守衛居宅事

舍人四人陳北齊王國皆有舍人隋王國有舍人四人皇朝因之掌侍引納驅策事

學官長一人晉宋齊梁陳王國並有學官令隋有學官長皇朝因之掌教授內人事

食官長一人丞一人宋齊梁陳北齊王國並有食官長隋親王國有食官長丞各一人皇朝因之掌營造膳食事

廄牧長二人丞二人漢諸王國有太僕武帝改曰僕晉秦王國置牧長宋齊北齊為廄牧長隋置長丞各一人皇朝因之掌畜牧牛馬事

典府長二人丞二人晉氏王國有典府丞梁陳北齊亦因之隋置長丞各一人皇朝因之

揔條佐

與諸生遊前漢司馬相如為郎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遊梁得與諸往進

曳長裾吳王濞陰有邪謀鄒陽上書諫之曰臣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

掃門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早夜持掃齊相舍人門外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於是舍人引勃見參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參賢之言於悼惠王王召見拜內史左右

狗冠昌邑王見狗冠冀遂曰王之左右皆狗而冠

羽翼魏志王脩等為陳思王羽翼

綱佐見長史門几

爲上所遇莫不入府 宗武帝特放叔儀罷傾後宮子始平王子鸞愛寵諸子凡爲上所遇者莫不入子鸞府

殺僚佐 齊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戴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促之太急忿不思難故尔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勑上不荅而心善之

玳瑁莚 劉挾本紙序曰在齊極厚府人進瓜植命爲賦其辭曰布象牙之席薰玳瑁之莚悉彫玉之几酌嗛碧之樽

師

以三百五篇諫昌邑王 前漢王式爲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淫亂廢昌邑郡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

高遷 晉劉寔傳通古今清身挈己行無瑕玷爲國子祭酒啓懷太子功封廣陵王高遷師友以寔爲師

領東海王師 紀瞻爲吏部尚書領東海王師

求宿士爲師表 康孝寄書文惟中靜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陳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出閣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矣乃以手勑用寄入對帝曰所以蹔屈卿游者非止以文翰相須乃令以師表相事

蹔屈游藩

傳

有召必至 後漢書皇太子彊求自退封東海王成皇恩寵多以杜林爲傳從駕南巡狩諸王傳數被引命或多交遊不得應詔惟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盡忠規諫 吳志是儀字子羽屬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傳儀嫌二宮相近乃上疏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爲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臣言辭鄙也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爲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才足自容隣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

撰三國要略 唐丘悅有學業景龍中爲相王府掾與文學韋利器典籤裴耀卿俱爲王府直學士睿宗在藩甚重之官至岐王傅開元初卒撰三國要略二十卷行於時

相

國相

爲政大治 韓詩外傳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擧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雞乎雞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擧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德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臣將去君黃鵠擧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之言也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蔭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使爲相之三年燕政大治哀公喟然太息爲之避寢

辭不若夷吾者五 國語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乃使請魯莊公加其得以序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迎之于郊而與之坐問曰昔吾先君襄公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車待遊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爲此若何管子對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授用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

操竿下釣 孔叢子魯人有公儀潛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子思與之交穆公因子思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公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爵貴擧釣餌君子公儀子智如魚鳥可也不然則彼終身不躡君之庭矣且臣不能爲君操竿下釣以傷守節之事

猶飛鴻有翼 管子君有霸王之心夷吾非霸王之臣公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

聖相 晏子春秋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丘相魯爲之若何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重孔子許以相齊孔子強諫而不聽必驕而有齊君弗納也夫絶於魯無主於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矣

一國之相 墨子世俗之君子使之爲大豕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

志合言從 列子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相齊君盈則已降君斂則已施民皆歸之以有齊國

三相楚而心益卑 孫卿子曾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

楚而心益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萬乘之相 韓子如耳說衛嗣君之說而大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馬似鹿者而題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然有大邦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

大官 呂氏春秋夫相大官也不顯小智

以弗治治之 淮南子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閉心 說苑公儀休相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止之曰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安國家全社稷 吳相死吾子欲之慶何而處之水中船人救之曰子何欲而遂也曰吳無相吾欲往相之船人曰子吾欲救之而溺且我則子死矣何能相乎患子曰吾慶賤長幾之間我則不如子至於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奚如未規之何夫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 國語季文子相宣公成公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乎且吾聞之以德榮為華國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

治鄭二十六年 史記鄭以子產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遺魚不受 公儀休為魯相客有遺魚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今為相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

自刎而死 石奢楚昭王相也堅直正廉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相追之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於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奉主法非忠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勞不坐乘暑不張蓋 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國中不驅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國中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子無立錐之地 孫叔敖相楚及死子無立錐之地

發起姦伏 後漢王吉為沛相達政事發起姦伏

相兩國輒事驕王 董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生有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辠病免仲舒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居家終不問產業以脩學著書為事

相齊 元朔中主父偃言齊王有淫佚之行上拜偃為齊相偃既至齊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為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遂自殺偃始為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為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為居內不敢發及其為齊相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廼下吏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之

絕昆弟賓客 偃為齊相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始吾貧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十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

不能取容朝廷 王尊為東平王相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謁王延請登堂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能取容朝廷故見使相王王爾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力安能勇如尊乎尊拜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謂尊欲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王欲誑相拔刀嚮王邪王又雅聞尊高名大為尊所屈酌再食相對極驩

避正堂舍蓋公 史記曹參為齊相國齊國七十餘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齊之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果召參代為相國

溉田數百頃 後漢張禹為下邳相徐縣北界有蒲陽陂傍多良田而堙廢莫修禹為開水門通引灌溉遂成熟田數百頃勸率吏民假與種糧親自勉勞遂大收穫實鄰郡貧者歸之千餘戶室廬相屬其下成市至墾千餘頃民用溫給

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 後漢趙咨字文楚為東海相之官道經滎陽令敦煌曹暠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為留暠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

政惟仁簡

以身率物 東觀漢記吳祐字季英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訟者輒閉閤自責然後斷其所訟以道

譬之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之後爭隙省息吏民不欺 **五經復興魯叔陵** 魯丕字叔陵拜趙相爲政

尚寬惠禮讓雖有官不廢教授門人常有數百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陵 **計日受俸** 謝承後漢書趙咨爲東海

相計日受俸不使有餘財 **單步入界** 高弘字伯武爲琅邪相單步入界妻子不歷官舍 **政尚清靜**

司馬彪續漢書吳祐遷膠東侯相政尚清靜以身率下褒賢勸善爲務 **生子不養斬其父母** 華嶠後漢

書王吉爲沛相就遠政事令日若生子不養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 **以儉化俗** 東郡魏季爲東海相人違其豐奢

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 **自請治劇郡** 漢張敞字子高拜膠東相辭之官自請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使追捕

有功效者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令盜相捕由是盜賊解散國中遂平 **孝於其**

親者忠於君 魏志太祖爲兖州以畢諶爲別駕張邈之叛也劫諶母弟妻子公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

可去諶頓首無二心公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邈破諶生得衆爲諶懼公曰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

所求也以爲魯相 **姦軌逃竄郡界肅然** 太祖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

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藉於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姦宄逃竄郡界肅然 **客不忍刺** 蜀志劉備爲平原相

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其得人心如此 **乘驢到郡** 晉文帝輔魏籍常言於帝曰平

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即拜爲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二千石皆如朕**

何憂 阮仲恭東平相特衰色賜京自南陽太守還於何內與神侯昇帝望帝歎曰二千石皆如朕何憂 **妻子**

不入官舍 晉中興書刁雅爲相妻子不入官舍 **一朝殺五部督郵** 九州春秋孔融爲北海相

一朝殺五部督郵 **生男女以騶爲名** 會稽典錄騶俊爲常山相次史諱俊勵吏民爲之條障出倉見穀以贍貧民郡中無致

縣之身損俸祿給其衣食民有產子常稱王者李致來內生男女者輒以騶爲名 **大蝗侵境一尺皆死** 陸晁良吏傳

州大蝗齊平原界蝗侵境一尺皆死

還書不發 會稽典錄張齊字季甫爲中山相是時大將軍梁冀常有書與齊屬事齊廉知其必有私爲還書不發

由是見怨 **朝朔徒步未嘗登車** 夏方字文正爲會山王相晉王傳朝朔徒步未嘗登車 **道不拾**

遺 前漢耶郡拜齊南相至則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道不拾遺 **庭掾憚嚴明** 東觀漢記

周紆遷召陵侯相庭掾憚紆之嚴明欲損其威乃夜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

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誰載藁入城者對惟有廷掾耳紆乃收問自後不敢有欺者 **行不苟合義不取**

容 宋建會爲淮南王懸布相有吏建諫不聽既誅布聞其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

召對合旨 范曄後漢書宋意少傳父業顯宗時舉孝廉以召對合旨拜阿陽相 **食乾糒** 謝承後漢書

吳恢爲河間相恒食乾糒 **十日一炊** 刀耀作魯相受俸米以作乾飯十日一炊 **外溫柔內能斷** 魏志袁渙

字曜卿爲梁相外溫柔而內能斷以病去官百姓思之 **詣闕請留者數千人** 鍾岏良吏傳宋均爲東海

相及徵還東海思之作數淨詣闕請留者數千人 **上二郡印綬** 徐璆字孟本遷東海相遺表未大載猶齊無還

都上二郡印綬可被隨溫日居遺雖猶存此也璆曰昔蘇武困且不墮七尺之節況方寸之內其可忘乎

賓友

八公 漢淮南王安爲人好書招賓客數千人八公之徒咸慕其德各竭林智者述篇章各分其詩賦以類相次或稱大山

小山猶詩有大雅小雅也 **早有令譽** 南史齊始興王鑑高帝之子性聰警幼封廣興郡王泰豫時爲祕書丞早有令

譽高帝重之乃以表爲友 **文學之舉必擇有德** 啟吉列傳會稽王少著名譽文學之舉必擇有德以若爲友

誠宜得有益者 山公啓事述啓侯武令劉訥補南陽王友詔曰友誠宜得有益者然以長吏民不正屢易爲疑

令敦人無邪又啓今欲戰中誠自有人然劉訥才志外內所稱臣以爲宜東此者是以啓及不審聞可不詔可爾 **東西**

二絶 宜成王爲揚州刺史顧野王至爲賓客王愛其才對王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

人稱爲二絶 **對作史** 北史袁大圖除滕王厄友常問大圖曰吾聞相東王作梁史有之乎隱則非實記則據善對曰

言之妄也如使有之亦不足怪昔漢明作世祖紀章帝爲顯宗紀殺墨不遠足爲成例且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

得而隱之如有不彰亦安得不隱子爲史隱直在其中滿過之惡即又遽也廻乃大笑 **擇者德方正有學**

術者國朝大中祥符九年以部郎中張士遜爲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左司諫直史館崔遵度爲戶部員外郎依前直史館並充壽春郡王友賜龍犀帶緡錢上作七言詩寵之又賜遵度全紫特王特受經命中書擇著德方正有學術者爲府官上遂時爲可比轉運使以其雅素有清望歷外任著公藝遵度力學存士行搢紳目爲長者即召士遜等赴闕面授命旨相欲以士遜等爲翊善記室上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朕以郎王年少故令學禮師友相見答拜後以王友命之

長史

醉勝醒南史孔覬爲安陸王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性使酒仗氣每醉彌日不醒僚類間多使陵忽不能由意橫事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貫瑩未嘗關懷爲府長史典籤諮事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珍而他物敗於不改易寵

參知西邸抄書司徒竟陵王子良西邸抄書令司徒右長史陸慧曉參知其事

別榻孔休源爲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事帝謂劉荊州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輔翼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人譽王深相倚杖常於中齋別施一榻曰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常謂王曰你日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

天下第一人晉武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癡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亂石曰吾思得賢人矣乃以陸慧曉爲長史慧曉告子正立不雜交遊靈王司顯稱慧曉心如照鏡遇物無遺然

不與典籤坐江革爲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以清廉爲蜀城所伊持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言革墮事好酒以王晏代之

言論必以詩書武帝以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以臧唐性弱不能規正乃以王宗爲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事革至頗不受納遵惟貫公俸人更畏百城素畏山陰令王懿職分很嚴皇風自解唐王憚之每侍奉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晚學好文典籤以王所制詩呈武帝武謂僕射徐勉曰革未稱職

以石實船江革自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召拜都官尚書將乘臺所給一舫舫艫偏欹將發工或請徙重物以迮輕艫革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許片以實之

必取正人唐太宗以子弟成長慮乖法度長史司馬必取正人唐人祐太宗第五子初封齊王受齊州都督祐昵狎羣小好弋獵長史薛大鼎屢諫不聽太宗以大鼎輔導無方免官更以萬紀前爲吳王恪長史有正直節遇以爲紀爲祐長史萬紀見祐非法常犯顏切諫太宗慮其不能悔過欲以書責祐萬紀恐并獲罪勸祐節躬引過祐附表謝罪因萬紀入朝言之太宗意稍解賜萬紀而諭之仍以祐前過教書誚之祐聞萬紀方見而獨被責以爲賣己益不實害萬紀又褊隘專以嚴急縛持之城門外不許祐出處大並令解放祐與督君譽等謀殺萬紀事泄萬紀悉收繫獄奏之詔追祐入京萬紀奉詔先行祐遣人在路射之殺遂起兵反敗而兵書赴行被害兵圍祐擒之送京師賜死爲庶人

綱佐晉琅邪王鎮廣陵爲是綱佐以沈字爲長史

司馬

司驢南史謝超宗爲黃門郎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有司奏以怨望免禁錮十年

方外司馬北史後魏王昕爲常山王司馬在并州錄戊馬填閒未嘗以世務爲累良辰美景嘯詠遨遊登山臨水以肆優爲事仕人謂之方外司馬

必取正人見長史門

文學

受詔察王舉措鄭志山中奉王宗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稽力爲病數諫止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又學動輔相與言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又有善亦宜以聞不可匿其美也遂共參詳次奏家國之大爲貴諸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嘲過之其見累也

精選賓友晉鄭袤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袤與徐幹俱爲臨菑文學

八歲聰明善詩賦晉諸公贊狀風王年八歲聰明善詩賦中表其親刑子以爲樂方王文學

欲得其士求之於文學長少書傳太尉李公特爲荊州刺史下辟書曰夫珠名珠求之於蚌欲得奇士求之於文學或劍高崎不得一珠不可指其求之如魚或爲文學不出其士亦不可指文學求之於千萬也由是言之蚌乃珠之所藏文學亦士之傷也

不取貴遊子弟南史齊衡陽王好學善屬文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負文學書使事實相稱不得止取貴遊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敬爲文學

西邸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牛僧孺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

功曹

才地豈可游外府 南史王勳美風儀傳亦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仕宋為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勳將隨之蕃范王張緒特與遠來勳造緒言別緒嘉其風標乃曰王生才地豈可遊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

寄詩西府 謝朓文章清麗為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

郎中令

面刺王過 前漢龔遂字少卿以明經為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為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及國中皆畏憚焉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為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

行殿中 漢紀周勃等共誅諸呂迎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大王勿疑代王遣太后弟薄昭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信矣代王笑謂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羣臣奉王駕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迺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

賜穀二千斛 魏志袁渙為魏國郎中令及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石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郎中令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南方秀望 晉中興書顧榮時在洛著姓陸機陸雲及榮三人而已機雲雖有才操不及榮也以南士秀望補吳王郎中令

吾得其人 沈約宋書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武帝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減袁曜卿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王惠居之

謝子木誣朱猗 續搜神記會稽朱猗為王國郎中令營立第舍未成而卒同郡謝子木代其事以猗死亡乃簿書多張功費長百餘萬以其贓誣猗而實入子木子木夜寢忽聞有人道猗姓字者數頃而到當子木前謂之曰卿以枯骨腐肉可得誣邪當以夾日夜更相盡言忽然不見

清塗 陸機集成為吳王郎中令濟出賦詩云國宮清塗陵夾吾子光然雅焉自遠

衣弊補衣 漢周仁以醫見景帝常遷為郎中令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弊補衣溺袴期不為潔以是得幸入臥內

抽引遜人 陸機表請吳王曰臣本吳人靖居海隅朝廷欺抽引遜人錄懲逃外放大傅所辟殿下東到淮南發詔以臣為郎中令

中尉

治官皆有廉節 史記孔申公弟子為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偃為膠西中尉其治官皆有廉節稱其好學

號公孫將軍 前漢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桀齊人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賜千金官至中尉梁號公孫將軍

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 三輔決錄淮陽王宣帝愛子恐異其子故以輔王侍寵自臨乃用韋玄成為中尉以輔導之受詔與蕭望之等論五經同異為石渠閣

思邵中尉言使人毛豎 劭氏家傳弘字憲裕時孝帝為琅邪王請居為中尉君為雖素方嚴容甚偉雖私門接對意委身隨使者著嘗至君舍令史著進日王有全君除理鑿廷履節伏盡禮然後接之王與使者群立散應為之歎息曰古人稱不愧于屋漏其邵中尉乎吾乃逆作以誠長著室不瑕義王虛心受納析室言語晝夜無休君乃上書諫王書諫三四匿然失色後謂左右曰思邵中尉之言使人于今毛豎

常侍

隨王歸國 漢龔舍少好學明經楚王入朝聞舍名引為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

察孝廉 晉陽秋阜字李忠家孝廉為吳王常侍

日下無雙 南史劉訏晉安王國右常侍不就遂築室西居積歲李安任莆有知人之鑒與舍兄就善末訪舍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忻見之禮

國侍郎

王隱晉書孫秀琅邪國書佐為趙王倫國侍郎能鼓雅琴召見

溫室 經律新論宣帝元康神爵之間丞相奏能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召見溫室拜國侍郎

上將軍

虎嘯江濆 陸機集答吳王上將軍顧徵四言詩曰仁勇同宅文武相紛王佩謂事誰將軍王於時歸虎飛嘯江濆

翊善

國朝舊有王府親事帳內負皇朝之制唯置諮議記室及別置

翊善侍講等官各一員並以常參官充或不備置官並稱三師三公以下各以本司公人為常從本司無人者即左右金吾司及京府或兵人內量給

太平興國四年別置翊善一人

元祐官品令親王府翊善侍讀侍講從七品

兩位供職 國朝治平二年以三司度支判官太常博士韓贄校理鄒元為直館領王府翊善同判司農寺令於兩位供職三年以尚書度支郎中王陟臣直崇賢院充雍王府翊善令於皇子兩位供職

記室 諮議事已見前總僚屬門

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以前襄州觀支使魚崇遠為秦王府記室參軍事

國朝太平興國中別置記室參軍事諸王侍講兼以本官充其後多不置諮議而翊善記室止一員記室或不稱參軍昇王府始置參軍事以常參官充

元祐官品令諸王府記室參軍從八品

侍讀

唐開成元年宰相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降殺之禮今後宜改之奉諸王講讀

德業優深 隋楊汪字元度勤學專精左氏傳通三禮解褐為周冀王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德業優深孤之穆生也

朱門閉影 梁陶弘景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既而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又發公卿祖之供帳甚盛乃止于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士梁武帝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愈篤手敕招之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咨詢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有仲宣之才 徐摛字士秀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梁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文學俱長兼有行者吾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乃以摛為侍讀

形質陋小若不勝衣 上

想鄒節義之風故有斯贈 唐姚思廉初為代王侍讀會義師趣京城時府寮駭散惟思廉侍王不離側兵將升殿思廉厲聲謂之曰唐公舉義本匡王室卿等不宜無禮於王衆服其言於是布列階下高祖聞而義之許其扶王至順陽閤下泣拜而去觀者咸歎曰忠烈之士也仁者有勇此之謂乎太宗居藩引為文學及親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避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遺之其書曰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

揵諸子必極楚痛 九國志蜀劉鈫保義選戶部郎中充諸王侍讀賜金紫玉挺詢以經義兼宮事給事中保義言賛性撰席恩每進講諸子不揵楚痛悠兒可止諸扎母妻遣人語保義曰王雖家子弟何遽揵楚之保義怒曰嘗謂深之不試則勝我可次婦人何知耶後罷侍讀而卒

侍講

國朝太平興國四年別置以常參官充 又置侍讀以常參官充

元祐官品令 與侍講並見翊善

伴讀

國朝有皇孫教授南北宅伴讀說書皆無定員

說書

國朝無定員天聖三年以嘉州錄事參軍國子監說書張惟翰充蔡州團練使允弼宅教授上曰諸宮院教授兆止講習經旨亦須選擇履行端慤者中書門下奏曰惟翰元自銓選選入國學進士及第必有行止欲送入內侍省依例引見因命之十一

月惟輸爲著作

教授

國朝至道元年以司門員外郎孫𧉯充皇姪皇孫教授時中書言叅唐文宗朝宰臣李石奏太子有侍讀諸王亦有侍讀無降殺之禮改爲奉諸王講讀今皇姪皇孫官是環衛之職請以教授爲名從之治平元年詔子弟不率教俾教授官本位尊長具名申太宗正司量行戒責教授官不職不能勉勵太宗正司察訪以聞初上以宗室自率府副率以上八百餘人其奉朝請者四百餘人而教學之官六員而已因命增置凡皇族年三十以上者一百三十人置講書四員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年十四以下者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并舊六員於二十七員以分教之上謂韓琦等曰凡事之行患於漸久而怠廢况爲學之道尤戒中止諸宗室之幼者仍須本位尊長常加率勵庶不懈墮可召舍人諭此意作詔戒勉之二年七月詔睦親廣親宅小學教授選歷任及伏職通滿七考其未伏職七考者伏職及一年與轉官又伏職三年及許外任自今有闕令國子監舉有出身京官或選人年四十已上者

侍教

國朝咸平四年以前知洺州永年縣劉士元爲大理寺丞南宮侍教大中祥符三年詔南宮北宅大將軍以下各赴書院與侍教伴讀等誦讀經史應書院十歲以上並須入學每日受經書學至午後乃罷仍委侍教等勤心誘勸無令廢墜

公主邑司官 令 丞 錄事

六典公主邑司令一人從七品下 漢書百官表宗正屬官有公主家令公主食邑所邑晉太康中爲長山長公主置家令一人宋齊以後特有其職隋氏復置主簿因之神龍初公主府並同王府置官屬隸書初罷 丞一人從八品下 晉起居注云太康十一年詔曰南郎公主家令丞缺何以不補隋有其職皇朝因之 錄事一人從九品下 皇朝因各事 隋置 主家財貨出入田園徵封之事其制度皆隸宗正焉

國朝公主宅惟置中使一人管勾

太宗正司 知宗正司事 同勾當宗正司事 同知宗正司事

國朝慶曆初置此以允讓允弼同領使相承擇宗室任之掌治宗室治平元年增置同知大宗正事一員雅宗惠爲之 詔以諸宗室數倍於前宗正司事亦滋多乃增置焉 至和二年以皇兄汝南郡王子右領軍衛大將軍宗師爲康州刺史北海郡王允弼子右監門衛將軍宗喬爲右領軍衛大將軍皆以其父領大宗正司又因乾元節推恩特遷之後毋得爲例 令知大宗正司等歲有其子或磨勘恩例乃緣其例也 熙寧元年以皇伯吉州團練使宗惠權同勾大宗正司事候允弼服闋依舊

子寧修玉牒知國家慶緒之繁衍治平中宗室四千餘人男女

相半存亡亦然親王置翊善侍講記室餘則逐宮院置都講教授歲時有善廢則崇政殿或太清樓命之則課其書札或賦此歌詩擇其能者而推賜器幣以旌勸之景祐三年始置大宗正司以濮王及彰化軍留後守節同領其事凡有所奏請不得專達必宗正司詳酌而後以聞從所以勉進其教睦而紳王其從違也其後增置講書官四員別置小學教授十二員又增同知大宗正一員而置官益多其職務又艱其出外官則自制而兩坐者殆衆矣

丞

國朝熙寧三年大宗正司置丞二員命都官員外郎張稚圭知丞事繼以光祿事丞李德芻同知丞事詔於芳林園內置司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三

揔將軍

大將軍上大將軍上將軍附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中軍將軍

鎮軍將軍　撫軍將軍

四征將軍　四鎮將軍

四安將軍　四平將軍

中將軍　偏將軍

裨將軍

軍府官屬

掾屬　祭酒

功曹　主簿

參軍　記室

從事中郎　舍人

令史

揔將軍

周禮夏官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一鄉之民也凡王起徒役家一人也六軍六鄉之數大國三軍公侯之封次國二軍諸伯之封小國一軍男子之封軍將皆命卿伍長六事之人同於六軍之大夫也春秋之時列國有以正卿為將軍又以亞卿一人為佐用執政者貪其權

以陵遲皆非周公之舊也

左傳襄公十三年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

史記齊景公召穰苴與語大悅以為將軍將兵扞燕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周亞夫為將軍居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居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以備胡

十萬之軍無必亂尹子十萬之軍無將軍必亂 斬莊賈以徇三軍史記齊景公以司馬穰苴為將軍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與莊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約束既定賈至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召軍正問曰軍法後期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 斬愛姬孫武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曰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也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許之出宮中美女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曰汝知心與左右手背乎曰知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視背婦人曰諾孫子設鈇鉞三令五申鼓之婦人大笑乃斬左右隊長吳王臺上見斬愛姬曰吾非兩人不食已斬死乃所下令曰寡人知將軍能用兵矣休就舍也 曰死綏魏志太祖令曰司馬法將軍死綏綏者卻也有前一尺無卻一寸 曉暢軍事蜀諸葛亮出師表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大將軍上大將軍上將軍附

後漢書靈帝將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天子兵事以威服四方詔進大發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五采華蓋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九丈列步兵騎士數萬人結營為陣天子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進駐小華蓋下禮畢帝躬擐甲上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

後漢百官志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蔡質漢儀曰漢興置大將軍位次丞相 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為大將軍欲尊寵之以古尊官惟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以為卿號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其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元年賜大司馬印綬罷將軍官世祖中興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景丹為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為車騎將軍征匈奴位在公下還復有功遷大將軍位在公上復征西羌還免官罷安帝即位西羌寇亂復以舅鄧騭為車騎將軍征之還遷大將軍位如憲數年復罷自安帝政治衰缺始以嫡舅耿寶為大將軍常在京都順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繼為大將軍如三公焉梁冀列傳曰元嘉二年又加冀禮儀大將軍朝到端門若龍門謁者將引增掾屬舍人令史官騎鼓吹各十人 長史司馬皆一人千石東觀書曰憲作大將軍置長史司馬員吏官屬位次太傅 本注曰司馬主兵如太尉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本注曰職參謀議東觀書曰大將軍出征置中護軍一人 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本注曰此皆府員職也

續漢志大將軍營有五部部校尉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韋昭辯釋名大將軍將軍之大者位在公上
應劭漢官和帝以竇憲爲大將軍乃冠三公
魏志黄初中車騎將軍曹仁爲大將軍明帝青龍三年以大將軍
司馬宣王爲太尉
通典魏黄初中始有上大將軍以曹真爲之吳亦以陸遜爲上
將軍
晉職官志大將軍古官也漢武帝置冠以大司馬名爲崇重之
職及漢東京不常置爲之者皆擅朝權至景帝爲大將軍亦受
非常之任後以叔父孚爲太尉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及晉受命
猶依其制位次三司下後復在三司上太康元年琅邪王伷遷
大將軍復制在三司下伷薨復如舊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爲
武官著武冠平上黑幘
宋百官志大將軍一人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軍晉獻
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楚懷王遣三將入關
宋義爲上將漢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軍漢西京以大司馬冠之
漢東京大將軍自爲一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龍二年晉宣
帝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
上晉景帝爲大將軍而景帝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
尉下後復舊
南齊書百官志大將軍宋元嘉初彭城王義康爲之後無人齊

以爲贈
隋百官志梁武受命多循齊舊陳承梁大將軍以爲贈後齊制
官多循後魏大司馬大將軍是爲二大並典司武事後周建德
四年增置上大將軍隋高祖採後周之制置上大將軍並爲散
官不理事上大將軍從二品大將軍正三品煬帝十二衛各置
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總府事并統諸鷹揚府
唐職官志高祖正觀十一年改上大將軍爲上護軍大將軍爲
護軍十六衛十六衛左右衛等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正元
二年詔六軍先已置統軍各一人今十六衛宜置上將軍一人
秩從二品由是上將軍之官始列爲品位
封子 前漢匈奴大入邊衛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匈奴右賢王飲醉漢兵夜圍之右賢走青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而還拜青爲大將軍益封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二人侯爲候青固謝曰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公也臣青子在襁緥中未有勤勞爲三侯何以勸上曰朕非忘諸校功也乃詔封公孫敖等
不斬裨將 匈奴入代大將軍衛青出定襄右將軍蘇建遇單于與戰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自歸責青問軍正閎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青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遂囚建詣行在
有揖客 汲黯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遷右內史時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抗禮或說黯不可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之愈賢黯
圖形麒麟閣 宣帝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大將軍霍光衛將軍張安世車騎將軍韓增後將軍趙充國丞相魏相丞相丙吉御史大夫杜延年宗正劉德少府梁丘賀太子太傅蕭望之典屬國蘇武等十一人於麒麟閣皆以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
陳賜金於廊廡 竇嬰字王孫孝景時吳楚反上察諸竇無如嬰賢迺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以所賜金陳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
威震天下 後漢竇憲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復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駕

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轄授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

至尊重 前漢蘇建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方此意

與士卒有恩 淮南王安陰有邪謀召伍被計事曰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臣所善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皆樂爲用騎上下山如飛神力絕人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須士卒休乃舍穿井得水乃敢飲軍罷士卒已踰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錢盡以賞賜雖古名將不過也

鎮四夷 漢武柏梁臺詩大將軍曰鎮撫四夷不易哉

政事壹决 武帝以任光爲大將軍輔昭帝帝年千秋爲丞相及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俱受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惟將軍留意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言

自置偏裨 後漢光武加耿弇兄爲大將軍得自置偏裨

耿氏與漢興衰 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與漢興衰

位在太傅下三公上 竇憲班師還拜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威權震朝廷公卿希旨請奏憲位在太傅下三公上

若一敵國 前漢劇孟洛陽人也周人以商賈爲資而劇孟任俠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

冀上比周霍 大將軍以三世姻姬援立之功公卿希旨上比周霍官爲倍餘宥

加九錫 魏文帝以孫權爲大將軍吳王加九錫

君爲周勃 太傅司馬宣王奏免曹爽皇太后詔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傅謂之曰君爲周勃矣

納言左右 陳思王輔臣論智慮果異淵然雖則恭以奉上愛以接下納言左右爲帝唯貴大將軍也

清嘯解圍 晉書劉琨爲并州都督拜大將軍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牙旗折 成都王穎以陸機爲大將軍事太安初穎與河間王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王粹牽秀諸軍二十餘萬機以羈旅入宦頓居群士之右固辭不可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思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爲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爲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有異志將軍王闡等皆玖所因共證之穎大怒使秀收機遇害於軍中臨刑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機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爲陸氏之冤之敗也弟雲亦被誅及東海王越之討穎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移檄天下

觸琳琅與珠玉 見太尉門詣

壇拜韓信 前漢高祖欲召韓信拜大將何曰王計必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信亡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爲得大將至拜韓信大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因問大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大王當王關中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

驃騎將軍

前漢書武帝以霍去病爲票姚校尉征匈奴累有功寵冠群臣始置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同

後漢百官志將軍不常置驃騎將軍位次丞相世祖中興景丹爲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明帝初即位以弟東平王蒼有賢才以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公上數年後罷有長史司馬各一人

漢書百官表注驃騎將軍漢官也長史司馬各一人金章紫綬五時朝服武冠佩山玄玉光武中興諸將皆稱大後天下既定武官悉省

東觀漢記其將軍不常置比公者又爲驃騎將軍建武二十年

後置驃騎將軍位次公有長史一人

魏志明以大將軍司馬宣王為驃騎大將軍

晉職官志驃騎已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各一人秩千石主簿功曹史門下督錄事兵鎧士賊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功曹書佐門吏門下書吏各一人

宋百官志驃騎將軍一人漢武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為之漢西京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

南齊百官志驃騎車騎衛鎮軍中軍撫軍西征四鎮將軍凡諸將軍加大字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諸督府置佐長史司馬各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錄事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為長兼員其府佐使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長史左右四人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府亦有佐史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

隋百官志梁陳皆循齊舊後齊有驃騎車騎衛四鎮四安等將軍以褒賞勲庸驃騎車騎將軍二將軍加大者在開國郡公下後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德四年改為開府儀同大將軍仍增置上開府儀同大將軍九命驃騎將軍正八命隋驃騎將軍正四品煬帝改驃騎為膺揚郎將正五品唐職官志驃騎大將軍武散官從一品

票姚前漢武帝以霍去病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疾之貌荀悅漢紀作嫖鷂字去病後為驃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搖則不當其義也

太守郊迎去病為驃騎將軍過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前驅

衛青門下惟任安不去武帝令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為大司馬秩祿且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惟獨任安不去

將萬騎出隴西有功去病元狩二年為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上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討遬濮涉狐奴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冀獲單于子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皋蘭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師率減什七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

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李尋為吏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己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云云

寬博有謀東觀漢記明帝詔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其以蒼為驃騎將軍

討東甌備水戰之具張廣昇驃騎將軍討東甌備水戰之具一戰大破所向無前

魁傑雄特秉心平直陳思王輔臣論魁傑雄特秉心平直威嚴是憚風行草靡成昭果毅折衝厭難為司馬驃騎

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世說驃騎王武子是衛玠之舅俊爽有風姿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

高情避世何驃騎弟五以高情避世而驃騎勸令仕答曰予第五之名何必減驃騎

彈壓六戎梁簡文帝讓驃騎揚州刺史表曰常領侯服就列名同特進之班實而大軍無違名器禮寵以齊驃之角中表第不敢能讓之官既為上將神州之重實就中土彈壓六戎觀兌九牧豈正闕錄降節金吾綏騎兄侯任揔蕃徽使重違寧可對驃騎之號歷選為重元狩之中始自去病求平之建特授劍香齊累為公主所申興漢因群臣之舉

帝與談論屢為前膝後周明帝待遇優高驃騎大將軍傳年齒雖高而聖識未衰教授子孫以先典禮帝尚儒重得特欽賞之優加恩錫恩與相見每不得已乃入朝常

與同席而坐因顧訪洛陽故事嶷為身長八尺瓌姿瑋然容止端詳音韻清朗帝與之談論屢為之前膝及為辭還帝親執其手曰公以年德俱尊朕所欽向言之事所望於公宜數相見以慰虛想以副朕懷令於帝前乘出顧謂左右曰如此事推積善者可以致之何止見重於今亦將傳之萬古時人咸以為榮

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崔彭轉驃騎常與宿衛性謹密在省闥二十餘年每當上在仗危坐終日未嘗有怠惰之容上每謂曰卿當上日我寢處自安

說君臣戒慎之義又帝曰卿弓馬固以絕人頗知學不彰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上曰試為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慎之義上稱善

殺所乘馬分將士唐劉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杲圍之感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啖唯取馬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至仁杲解圍而去感為叔良出戰為賊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餒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眾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腳至膝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逾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屍祭以少牢

拔家人種桑果棄之北史王思政為驃騎將軍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

望風慴憚楊思勗為驃騎大將軍性剛決所得俘囚多生剝面或剺髮際掣去頭皮將士已下望風慴憚莫敢仰視

刻石為人馬唐丘行恭為左驍騎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于邙山之上太宗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射之發無不中賊不敢前然後下馬拔箭以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食蔗無懼色梁侯景陸納分來騎掩襲巴陵來至城下驃將始命諸將會議及出壘門坐胡床以望之賊眾水來攻矢下如雨人情懼擾矣不震懼猶驃焉食甘蔗曾無懼色

車騎將軍

前漢書文帝元年始用薄昭為車騎將軍

後漢書百官志將軍不常置車騎將軍位次上卿章帝即位西羌反故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銀印青綬在卿上絕席還復罷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為車騎將軍征匈奴始賜金紫次司空安帝即位西羌叛亂以舅鄧騭為車騎將軍征之數年復罷靈帝數以車騎過拜宴臣又贈亡人應劭曰輿號加於頑者印綬于非其人處斯國家之將虧哉之重者年有飆被髮之拜知其為戾今毀號宜準不亦宜乎

魏志黃初二年加遼東太守公孫恭為車騎將軍騎車為都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為都督雖持節卿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則位次三司

晉職官志漢殤帝延平元年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車騎將軍開府者皆為位從公車騎將軍位從公者為武官公著武冠平上黑幘餘見驃騎將軍門

宋百官志車騎將軍一人漢文帝元年用薄昭為之魚豢曰魏世車騎為都督儀與四征同餘已見前晉宋車騎衛不復為四征所督

南齊百官志見驃騎將軍門

齊百官志梁陳皆循齊舊後齊見驃騎將軍門後周車騎大將軍建德四年改儀同大將軍仍增上儀同大將軍九命車騎將軍正八命隋車騎將軍正五品煬帝改車騎為鷹揚副郎將從五品

真將軍前漢文帝時匈奴大入邊以三軍將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illegible]自

頊上至又不得入要遣使持節詔將軍曰吾將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吏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事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

銘燕然山 後漢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竇憲為車騎將軍耿秉為副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大破之追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推功從事中郎 馮緄字鴻卿長沙蠻寇益陽刺史皆決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走步進擊武陵蠻寇荊州平定詔錫錢一億固讓不受張掖遷京師推功從事中郎

位在九卿上絕席 東觀漢記鄧騭爲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席漢雜事章帝以城門校尉馬防為車騎將軍位在九卿上絕席

家無餘財 蜀志鄧芝益州從事張裕善相之往從之謂曰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爲車騎將軍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飢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能與霹靂鬪 北齊薛孤延爲車騎將軍從高祖西伐至蒲津及竇泰失利高祖班師延從殿且戰且行一日遣浮圖一所當震大風高祖令延視之延乃按矟直前未至四十步震火燒面延大呼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眉鬢及馬鬉尾皆焦高祖歎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鬪其勇決如此

不著新衣 世說桓車騎不著新衣浴後婦送新衣與車騎大怒從使人持去婦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得故公大笑而著之

臨哭甚慟 宋書書敬達侍中車騎將軍以疾未拜卒於家武帝即日臨哭甚慟

萬機委卿先覽遂暢名 隋書長孫覽周武帝在藩與覽親善及即位深加禮焉遷拜車騎將軍每公卿上奏必令省讀覽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寮屬目帝每嘉歎之覽初名善帝謂之曰朕以萬機委卿先覽遂賜名焉

衛將軍

前漢文帝始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

後漢百官志將軍不常置衛將軍 金紫位次上卿 有長史司馬各一人千石

晉職官志左右衛將軍案文帝初置中衛及魏武帝受命分爲左右衛以羊琇爲左趙序爲右並置長史司馬功曹主簿員江左罷長史

王隱晉書羊琇爲晉臺左衛將軍

晉中興書庾潭陳郡曹毗毛安之並爲右衛將軍

宋百官志衛將軍一人漢文帝元年始用宋昌爲之位亞三司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爲之班同三司班同三司自此始也

沈約宋書左右衛將軍晉文建國所置

南齊書百官志衛將軍 見錄尚門 後魏初加大則次儀同三司

隋百官志梁左右衛將軍 秩中二千石 後齊 見驍騎門 衛大將軍 加大者位太子太師上

隋左右衛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倉兵騎等曹參軍法曹鎧曹行參軍 各一人 等員煬帝改左右衛爲左右翊衛

六典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正四品 官品從事官品並見左右衛門

鎮南北軍 前文帝至渭橋群臣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拜宋昌爲衛將軍鎮南北軍

軍長安 文帝三年遣灌嬰擊匈奴中尉材官兵爲衛將軍長安

貌如不武內實賢明 晉庾苔爲衛將軍貌如不武內實賢明

若富貴作領護各十年 羊琇字稚舒景獻皇后之從父弟少學有智少與武帝通門相親每接同席常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作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之初帝未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爲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察文帝爲政損益揆度每所顧問之事令武帝默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

之務及人間可否武帝嘉無不允由是備位遷定及帝爲撫軍將參軍事帝即王位擢璘爲左衛將軍封甘露亭侯亭廢作案

遷中護軍加散騎常侍璘在職三十年典學安侯幾寵遇甚厚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宗連榻而坐璘與禦朱特後至曰

杜元凱乃以連榻坐客邪不坐而去杜遣毫彫雲費用無度疾限而屠炭杜作獻刑以溫酒各下豪貴共欺之能禀暴勝已其所推

奉使盡心無二竊竊之趨特能振卹選用多以得意者居先不盡銓次之理將事有且官位者為其致節不惜軀命**祿賜**

班親族族吳陸之遷左衛將軍雖居貴顯祿賜皆班親族又月與放書於衣乃被累勤吉同於貧庶**委以禁旅**

晉中興書南頓王宗字延祖拜左衛將軍委以禁旅**少有風格**王琨之字文度領左衛少有風格尚別名之學書書

嚴丑論**公事草笠有虧禮制**宋元嘉十年起居注御史中丞何伯子賁左衛將軍何尚之公事草笠有

劉慰制**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隋薛世雄推素謹凡所行軍欽獻之規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命書

從容謂群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否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世雄群臣皆稱善帝復曰世雄廉

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罷中書草制**唐元和中以翊府勳度使王佖為左衛將軍佖在領

無智畧以馭下居多猜忌乃殺人奴羅之衆甚不附乃召王涔以月而後以右衛將軍凡將相出入皆翰林草制謂之白麻佖以

貴罷中書草制**延入閤乙夜方出**宇文士及爲右衛大將軍甚見親每延入閤中乙夜方出遇其居尤乃顧

遣馳召同列莫與爲比然尤謹密妻問向中使召有何稟事及終無所言每**當今名將三人而已**

薛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近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

勝即大敗**扶氣凌物**萬徹爲右衛大將軍出青丘道伐高麗萬徹在軍仗氣凌物或奏之乃追還謂見太宗謂曰上徹書在

若論將與諸將不協睽錄功奏透不輕卿也因取書焚之**不令剪去槐樹**隋高熲拜左衛大將軍將突厥豪八

危詔頻遷遂及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其樹不依行業有司請伐之上特不令勿去以示後人見重如此

二陵百世之誡晉索綝爲衛將軍二秦人尸桓靈數千家盜發漢霸杜二陵多獲珍寶愍帝問綝曰漢陵

中物何乃多耶綝曰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山陵一供賓客漢武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

不能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之儉者亦百世之誡也

前後右左將軍

前漢百官志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有長史秩千石

前漢書昭帝元鳳元年以光祿勳張安世爲右將軍

漢書解詁武帝征四夷有左右前後將軍宣元以後雜錯更置或爲前或爲後或爲左或爲右雖不出征猶有其官在諸卿上爲國爪牙所以揚示威靈於四遠折衝萬里如虎如熊

後漢百官志將軍不常置有前後左右將軍蔡質漢儀曰金紫位次上卿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世祖中興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

魏志曹洪爲文帝所廢明帝即位拜後將軍

晉職官志左右前後軍將軍案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至晉不改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掌宿衛是爲四軍

宋百官志左右前後將軍周末官秦漢因之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來復置

南齊百官志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將軍四中郎將晉世荀羨王胡之並居此官宋齊以來唯處諸王素族無爲者

隋百官志梁左右前後四將軍皆以分司丹禁侍衛左右陳左

右前後將軍 石干 後齊四將軍 品從四 後周前後左右將軍 正七命

數奇 前漢李廣爲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出擊匈奴青出塞捕虜而令廣出軍東道東道少回遠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初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

圖上方畧 趙充國字翁孫爲後將軍西羌反上遣問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對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

無功失侯 公孫賀封南窌侯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失侯

爲國虎臣 辛慶忌字子眞爲右將軍爲國虎臣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失道贖爲庶人 趙食其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明習外國事 常惠以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爲右將軍

在家上疏 傳喜爲右將軍傳太后與政喜數更后不悅上印綬在家上疏因謂乃拜前將軍

方面之勳 後漢賈復字君文光武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見壯其勇節常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復如光武欲擢爲手錄文連不欽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復既學門參威重

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 世祖自薊東南馳耿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宗家懷其心乃使訢宿歸燒其廬舍絕其反顧之望世祖拜純前將軍

威震江東 魏志張遼爲前將軍屯合肥府孫權後又文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拘遼爲孫權所因遂還遼出復權衆破走由是威震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呼遼來以恐之

不與老奴同列 蜀志先主爲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與關羽黃忠爲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奴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爲怨也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位之多少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臣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重恐有後悔爾羽大感悟即受拜

名望非關馬之倫 蜀志黃忠爲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而今便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羽遙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關羽等同位賜爵關內侯

行丞相事 諸葛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武力過人 魏志張遼字文遠本聶壹之後避怨更姓少爲郡吏武力過人文帝即位轉前將軍

當以功自效 徐晃字公明爲右將軍性儉約畏慎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

將相之器 東觀記賈復習尚書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意如是而勤於學此將相之器撥請各陽拜左將軍南擊亦習節城轉至于門學劉盆子於澠池破之

宜在爪牙 廣書雜事曰可武爲辛慶忌宜在爪牙乃拜爲右將軍

樂爲邊將 晉中興書郭默爲右將軍默既遂人樂爲邊將不願內轉謂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用更用庄名著且右軍主擧失勢矣不安出有急方始配給兵將與李是謂棄之安能不亂

不樂京師 三歲之幼詞言人來之知年十三嘗見周顗顗賞之重中心異庭家來受顗先劉略之義之於是聞名及長允

晉書羲之書爲今古絕冠是爲右將軍不樂京師遂往會稽與宗安陽肆遊山陰有道士好養鵝之意甚悅

烏馬遣使經當朱而群相賂乃爲禹軍龐德而去

通理有才義 晉起居注山濤啓事右將軍表稽通理有才義也

瞎虎 南史谷楷瞎有幹局遷將軍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忌時人號爲瞎虎

中軍將軍

前漢書馮奉世字子明元帝以爲中軍屯首陽

魏志曹眞持節督中外諸軍事受顧命

王隱晉書太始元年以羊祜爲中軍將軍總宿衛

爲君不顧萬死 北齊書役苑之敗崔仲文牽馬尾以渡河皮中作火作出高祖望見之曰崔椽也遂遣舡起接既至勞之曰卿爲君不顧萬死可謂家之孝子國之忠臣家中將軍

鎭軍將軍

魏志甘露元年以石苞爲鎮軍將軍
沈約晉書齊王攸爲鎮軍在驃騎上後復舊
録尚書事魏黄初七年文帝以陳羣爲鎮軍大將軍録尚書事受顧命

撫軍將軍

魏志黄初四年以司馬宣王爲撫軍將軍
輔政魏齊王嘉平二年以司馬景王爲撫軍將軍輔政鼠跡語林蔣文爲撫軍將坐床上生塵不暇左右拂去見
鼠行跡視以爲佳有參軍見鼠以手板撲殺之撫軍曰無乃不可乎

四征將軍

後漢獻帝初平三年以馬騰爲征東將軍光武建武中以馮異
爲征西大將軍二年置征南將軍以馮異爲之
魏明帝大和中置征北將軍以劉靖爲之黄初中位次三公
宋百官志魚豢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
漢舊諸征與偏裨雜號同
沈約宋書衡陽王義爲季征北大將軍
南齊百官志見驃騎門
隋百官志梁以四征南東西北上施外四中軍衛撫護上施內爲二十三班陳
四征擬官品第二秩中二千石後齊見驃騎門四征將軍
後周征東征西征南征北將軍八命
後魏書司馬景之字洪略明元時封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
征赤眉東觀漢記建武二年馮異爲征西將軍入關征赤眉單于關來發西耿恭爲征西將軍鎮撫

手以下及庶前單于以國發喪兩面流血身先陷陣魏志張遼字文遠爲征東將軍征孫權被甲持戟身先一作先
登陷陣衛入堅壁丁重守漢中夏侯淵字妙才爲征西將軍守漢中清忠儉約滿寵字伯寧爲征東將軍
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賜田十頃五百斛錢走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穀從征討夏侯尚字伯仁文帝與之
魏有大祖二袁州司爲軍將馬常從征討袁征南將軍爲將奉法曹仁爲征南將軍鄧陵假彰北征烏九文帝在
東宮爲書戒彰曰爲將來法不害如征南耶杖節屯一城征思爲豫州刺史轉征北將軍杜畿屯蜀尚書奏佩
等欺怒曰征中伯令侯杖節共也一域宜來有禮以待之真天人曹仁字子孝爲征南將軍從武帝平荊州人也江陵
征吳將周瑜將數萬人來攻仁獲甲士爲將麾下壯士十數騎直前衝入賊圍賊衆乃退三軍兩其勇皆歎日將軍真天人
也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晉書王渾平吳將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爲不高刑名處斷明允將吳人敬服頌
牽長嶷單總領鷹旅庄據績綱崖與空鳥門不停賓於是工東之土莫不於封乘輦入殿無下拜羊祜爲征
南將軍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中詔中常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涕淚
霑鬢皆爲冰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及受武帝書報天之昔家是日大寒帝素衣臨喪皆爲冰焉
詔無下拜三十六國各狀征南大將軍祜來朝有疾詔無下拜石家陳伐吳之計還鎮又上表陳之納而不宣也
會祐疾甚上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祐陳詩書參杜預自代從之彈鷙後魏書李惠爲雍州刺史征南大將軍長於
思察雍州驗事有鳥集閣已早日惠令人掩殺以緘命網紀新之理辯曰此乃土智所列朱下思所知惠乃使卒以鷂竹彈兩
爲此雨一去一留患笑甚更屬曰此留者自封爲功重放去者既經是無理無関心群下伏其聚察東摧鋒陷陣
陳真少善騎射數從征伐所在推鋒陷陣前後以功爲征西將軍一箭射穿旗首吳國劉信吳王闓圍加征
南大將軍後唐在宋即位遣諫議大夫齊昭文冊閩王曦通璟章信勞之謂昭文曰皇帝知有信否昭文曰主上新有河南未
軍公之名信曰虔有歸信吳有劉信異代異人也因指牙旗組首謂使者曰以爲信久曰射中此旗公欲一箭而穿之

四鎮將軍

魏志文帝即位以曹真爲鎮西將軍

宋百官志江左以來將軍則中鎮撫四鎮以上或加大鎮東將軍一人後漢末魏武帝爲之鎮南將軍一人後漢末劉表爲之鎮西將軍一人後漢初平三年韓遂居之鎮北將軍一人魚豢曰鎮北魏黄初太和中置中鎮撫三號比四鎮

南齊百官志見驃騎門

隋百官志梁以八鎮東南西北左右前後爲二十二班陳八鎮擬官品第二秩中二千石後齊見驃騎門四鎮將軍加大者次四征

以壯勇聞魏志臧霸字宣高亡命東海以壯勇聞太子嘉傳見而悦之以爲琅邪相文帝即位遷鎮東將軍

追蹤陳韓黄權字公衡先主伐吳敗爲白帝權將所統降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爲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帝善之拜鎮南將軍

還全城蜀志馬超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爲征西將軍遣屯郿

請吞倫將十萬之衆魏延爲鎮遠將軍先主大會群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爲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爲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

築臺爲京觀魏文帝紀鎮西將軍既破蜀於綿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藏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雄兒也與某相值故窮耳有識者笑之

定交州討九真吳志呂岱既定交州復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

黄中通理博識多聞吳錄劉表黄忠通理博識多聞生鎮南將軍傳賦弩文士傳吳朝臣張儼張純鎮南將軍朱據令賦一物然後乃坐乃各賦所見賦曰三賢各爲賦一物然後乃坐乃各賦所見

都督河北軍事魏氏春秋許允字士宗爲鎮北將軍都督弩曰南岳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準高墉

兵威如破竹晉杜預字元凱征南將軍年表請伐吳預以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何北諸軍事代羊祜

太康中定吳于江陵旬日之間累克城邑吳都督以下相與請降乃上疏曰南平江西上疏曰也上書曰此來就平上議臣以南方未可長有割據之心于亥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將以冬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

繕兵甲耀威武預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既滅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乃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

三百六十五戶王濬字士治除巴郡太守遷廣漢太守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所以滅吳之名將也

皆來歸頃以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

以功重報王濬平吳之後帝過其子時武帝以王濬平吳之功尋爲鎮軍大將軍

討平蜀賊唯收圖書魏志鍾會爲鎮西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伐蜀

拓平西夏方隅清晏

四安將軍

謝承後漢書光武以岑彭爲安南將軍

晉公卿禮秩世祖以扶風王駿爲安東將軍

宋百官志安東將軍一人後漢末陶謙爲之安南將軍一人安西將軍一人後漢末段煨爲之安北將軍一人魚豢曰鎮北四安魏黄初太和中置

南齊百官志見左右前後將軍門

隋百官志梁以八安東南西北上旄外左右前後上旄內為二十一班陳八安將軍擬官品第三秩中一千石 後齊見將時門 四安將軍品第三 討馬超 魏志曹仁字子孝少好弓馬弋獵後豪傑並起仁亦陰結少年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事

伐吳 王濬晉書武帝伐吳以王濬為安東將軍 神情秀徹 沈約宋書臨川王義慶儀貌神情秀徹為安西將軍 幸新亭視發引 劉秀之少孤貧有志操為安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之發引

四平將軍

宋百官志四平魏世置

沈約宋書臨川王義慶為平西將軍

隋百官志梁以四平東南西北四翊前後左右為二十班陳四平擬官品第三秩中二千石 後齊四平將軍品正三 後周平東平西平南平北等將軍正七命

征冀州 魏志太祖征冀州張燕遣使求佐軍拜平北將軍 城中震怖 蜀志馬超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以超為平西將軍 矢不血刃 晉書王濬為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州諸軍事矢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 鐵猛獸 周書蔡祐為平東將軍從神武戰于芒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敵敵人咸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避之 在州有惠政 隋書周搖進號平北將軍改封曲江公在州有惠政吏民請闕請立碑頌德從之 請立碑 夏侯亶進號平北將軍卒于鎮州民夏侯簡等表請為畫立碑

中將軍 附中軍將軍

偏將軍

歸心世祖 范曄後漢書吳漢家貧販馬自業素聞世祖長者獨欲歸心及世祖於廣阿拜漢偏將軍 諸將多稱勇 臧宮從世祖征戰諸將多稱其勇世祖至河北以為偏將軍 長八尺三寸 姚萇其長八尺三寸容貌瓌異矜嚴有威拜偏將軍 長七尺七寸 吳志陳武字子烈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充為推鋒觀變為偏將軍 長八尺武力過人 董襲長八尺武力過人拜偏將軍

裨將軍

為先登破張繡軍 魏志李通字文達以俠聞於江汝之間建安初通舉眾詣太祖于許太祖討張繡通為先登大破張繡軍拜裨將軍

軍府官屬

掾屬 正曰掾副曰屬 沿革各見諸將軍本門

處士年少 後漢書竇憲為車騎將軍辟崔駰為掾憲府貴重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唯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其擇從故事如太尉 清白方正 東觀漢記吳良以清白方正稱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為西曹掾數陳正議多善策蒼上表薦良 義士 東觀漢記李躬將軍東平王蒼辟為掾正月旦直舍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陰就為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掾屬曰若之何掾望見少府主簿持璧即往給之曰衣歛閉璧而未會見識請觀之主簿以璧授掾顧召令吏奉之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家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賀既罷召掾謂曰掾屬者辛良安叔激前衛故以擇為衛士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 蜀志馬良掾自就無與蒼相知命閩甘之及希自季常為將軍掾後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聞修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荊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敬待之良況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 後進領袖 有裴秀 王隱晉書裴秀字季彥少好學有風采能著文章大將軍曹爽辟取掾屬秀為掾官至司空始秀年十餘歲叔父徽有名賓客詣徽出則過秀 但如卿自中吾吏 唐書張暴字儒宗進列駕奉使諸相府計事僚佐為掾屬大將軍問其眾軍孔顥題忌其能不答凛審曰掾之為人勝審甚遠相國笑曰但如卿自中吾

史何論於勝碑俳爲鍾會特鎭安撫有重名晉中興書王坦之字文度陷冠有重名撫軍會稽王辟以爲掾以朗寢稱晉諸公贊王戎字長卿少以朗寤稱初領事太尉府軍辟王戎辟以爲掾其後遷太子允爲清通簡要晉陽秋裴楷與王戎俱爲太祖將軍掾太祖問鍾會會對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晉興山濤和嶠王濟等並以盛名居顯位鷹鶚之爪陳氏家傳泰字子平爲太尉掌撫麦以書記上鍾曰非惟狀充之先乃是鷹鶚之爪問祖考而識其父魏畧全城郭在安毛中會太祖攻破郭建周毛城破鄉等十餘人皆當斬太祖問見之以其未冠也問祖考而識其父乃斬放晉寧諒從並除幕府前漢書王鳳爲大將軍薦政萬有朱博並除幕府屬高才博通清淨樂道東觀漢記杜撫字叔和高才博通清淨樂道欽以後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與署西曹屬深加敬異言終會取艾不足自行魏志邵悌字元伯爲大將軍文王西曹會初文王欲遣鍾會伐蜀悌求見曰今遣鍾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又會鄧艾不詭文王將自西征悌復曰鍾會所統五六倍於鄧艾但敕會取艾艾不足自行風情都雅過於所聞晉書庾亮爲文在會稽庭然自守侍人皆擇其方正然焉吏敕見之元帝爲鎭東將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清都雅過於所聞甚器重之

祭酒後漢建安三年曹公還許初置此官

召見論天下事魏志郭嘉字奉孝將頴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頴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彧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嘉出亦喜曰眞吾主也表爲司空軍祭酒

幸宅同乘晉書紀瞻字思遠元帝爲安東將軍引爲軍諮祭酒轉鎭東長史帝親幸瞻宅與之同乘而歸

懼法而至東觀漢記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閤延明士與參正事驃門郎任隗居數後辟祭酒甚見遷敬後朝會漢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徒曰先帝秉德以惠下臣可得以禮進退驃騎執法御下臣懼也法至而

功曹

收葬鍾會晉春秋向雄字茂伯爲鎭西將軍鍾會功曹及會誅雄收而葬

多才藝晉中興書羅企生少多才藝殷仲堪鎭江陵以爲府功曹清介王述素清介康帝爲驃騎將軍辟爲功曹新婦襄陽耆舊傳山簡以習鑿才傳有文章爲征南功曹事大綱而已不拘文法時人號曰新婦簡益器之妙選褚䂮字公穆晉武爲撫軍妙選官屬以書爲功曹

主簿

披荊棘定關中東觀漢記光武引進爲異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爲吾披荊棘定關中奏記數十華嶠後漢書崔駰爲大將軍竇憲府主簿及憲擧習風路中愈多不法前後奏記數十上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乃遂歸終于鄉里

各爲其主世語楊綜爲大將軍曹爽主簿爽將誅及解印綬將出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舍此以至東市乎不從有司奏綜導爽反宣王曰各爲其主也宥之以爲尚書郎

諫法嚴峻邵氏家傳邵夏字德方爲縣之主簿主簿數諫法嚴峻主頗從之

京都三明晉中興書諸葛恢字道明弱冠知名元帝爲安東將軍召補主簿與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亦自道明與有名譽號中興三明時人爲敘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器宇宏深名出我右何充字次道少有名望大將軍王敦以根主之桓放羅賢從辟以爲將主簿始充年在童亂伯文謂之曰我此兒將亡伯車將謂我度當與伯文爭名文今器宇宏深亦當名出我右

多所規諫臧榮緒晉書任讃字仲元爲會稽王驃騎主簿多所規諫

參軍

并參三軍魏志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長社諸將任氣多不協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

射箭飛書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趙儼以議郎參仁軍事儼謂諸將曰今賊圍猶盛我徒卒單少而仁隔絕不得同力不若前軍偏圍遣諜通仁使知外救以勵將士然後表裏俟援彼必失諸將皆喜便作地道射箭飛書與仁乃通消息

征南晉王濬參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安東王濬參晉文帝安東軍事賜爵功最參晉文帝大將軍事賜爵關內侯

武昌王戎爲建威將軍引劉喬爲參軍伐吳之役戎使喬與參軍羅尚深爲工攻武昌

似是馬曹王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曰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

曹人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沖行值暴雨徽之下馬排入車中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

冠絕當時 顏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延之文章冠絕當時

轉參軍 郗超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與主簿王珣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謝安王坦之嘗詣溫論事溫令超帳中臥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也

入幕之賓 上

龍山之讌 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燕龍山寮佐畢集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嘆

黃散 晉以劉隗爲鎮北將軍外以討胡寇實禦王敦也及敦舉兵內向以誅隗爲名上疏曰劉隗外託舉義內自封植奢僭過制乃以黃散爲參軍晉氏以來未有此比也

繼老夫 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閭從爲衛參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破之弘既至謂從曰吾昔爲羊公參軍羊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從後果爲荊州刺史公右也嘗爲荊州 羊

其後當居身處 上

畏不敢辟 晉中興書郭璞爲尚書郎大將軍王敦以璞有術取爲參軍璞畏不敢辭

不問格閣之罪 中宗爲安東取周訪爲參軍在府寧中不之職也府遷鎮東隨例爲參軍時參軍犢有罪當死吏誤投訪自列無罪而吏不察訪竊嘆及身自執下獄收捕數十人告救散訪得走定歸府自明中宗大怒不問格閣之罪

二府交命 蘇峻及庾王逃遁西歸府庾亮溫嶠毛安尋陽成以衆大賊絕未救糧進且信使阻絕不得知及經注過婚等訪馬注曰賊政今不一食暴嘅櫝成阻已元進強易張閣建有倒甚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謂軍平南二府權令父王始稽獨參復軍軍事

蓬髮飲酒 元子咸子也進亂度江中宗以爲安東參軍遷發鉞酒不止王勞要心

盛德絕倫郗嘉賓 郗超字景興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圖像高傳寵盡當時人爲之語曰揚州獨步王文度盛德絕倫郗嘉賓交遊士林每存勝拔又精爲理義大司馬桓溫最取

才幹堪任當今之良器 爲參軍 薛蘿爲軍府僚才幹堪任言爲中宗曰臣以爲當今之良器

智度弘遠言必有中 重引納以綜留事中宗召閭爲安東參軍 李充若不容載者而蕭素智顏

雖參軍其實師 度充遠言必有中高祖爲大將軍征再參軍事上信重之魏志曹休下劉備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當委事於休

賞徒明於軍計 又

善處人父子之間 太祖征馬超帝留守使程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又何問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爲宜如舊法昱曰請降之意臣以爲不可誅也城誅之宜先啓聞衆議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討賊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帝曰君處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既聞之甚說謂昱曰君豈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

負氣傲俗 送書王晉自明妻一字叔雋負氣傲俗好賤戲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王晉謔劉彥節直登偏曰君俠是俗公侍便是人公子引高侯騎性全二人彥節外鄧姐錯之意甚不悅

身被重創 沈攸之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行參軍

不敬府主 孫楚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後遷佐著作郎復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因此嫌隙彷參軍不敬府主楚既長揖曰遂制於蔡自是始也

人倫師表 宋爲郢州刺史沈約爲安西外兵參軍事兼記室與宗書請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爲荊州與約又爲征西記室

隨問酬辯 沈約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劉宋書武帝問劉穆之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事

舉將即命爲太尉參軍武帝書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穆氏之相府多事獄繁殺積穆隨問酬對一作對曹無違帝奇之即署刑獄戚曹

我府四字 宗愨遺王誕之何人遙得我府四參軍誕大未死何爲不得諮議參軍

劉穆之 宋劉穆之爲武陵王征虜參軍王與穆飲酒自判扶因見魏曰隱遜月元春組是陽夫之事殿丁提執萬刀下官歡未收受虜

專主文翰 又不答下東番衣之嶽後愿歡怪其曰向來帶未竟其立焉如此宋史武帝霸府初開以爲記室事主文翰物武帝與穆之焉

訪問遺忘 參軍記室事三府書以卿爲記室爲陵王西邸從客謂昉曰卿爲三府記室事主文翰何以答之王香傳綜群書參軍許引昉以將軍書記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天監中爲侍中每有遺忘皆訪問焉

風儀方稜 有風儀一作稜宋明帝好其儀以方稜康使伏曼容字公儀字公儀宋明帝好易以方稜曼容爲驃騎將軍參軍

東南豪士 沈攸字世聞有行業爲侍重其參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常有揚叟因留不止乃謂兜參軍卿有揚州 東南

善之至不亦高乎學曰使居以遣御物所以振德而至
既與用任時故遜欲家之類備遜家積載以章自振焉

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世說王子猷作桓公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作蠻語

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語答曰蠻名魚為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

每言輒盡

俗說諸葛亮與軍師長史參軍掾屬教曰任重才輕固多闕漏前參軍董幼宰每言輒盡數有諫云雖姿性鄙薄不能悉納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有中於國亮可以少過矣

扶直繩違

持綍為功駁參軍駁事啟曰綱紀居管轄之任以既糾外內駁發彈射戒無所拘然亦以數可否扶直繩違而已

在北曰狐在南曰貉

後秦說姚襄遣參軍薛瓚使桓溫以朝戲瓚曰在北曰狐在南曰貉何所問也

體中癡黠各半

文士顧愷之字長康博學有文章生是能相溫參軍甚被親昵嘗語人曰愷之體中有癡黠各半合而論之只得平爾

記室

腹心之任

魏志阮瑀以陳琳阮瑀管記室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曰特給令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腹心之任

報答書記

典略阮瑀字元瑜曹公聞其有才欲使之任子時人報答書記瑀不肯瑀終不屈以絡給曹操

專主文翰

公謂公曰卿知不宜與庶僚為伍使人呼我作之瑯琊諸王起諸門記室見之專主文翰

以稱職見知

晉書孔衍字舒元元帝引為安東參軍專記室書令敘舒元而行每以稱職見知

參總文房之職

史學定安王為雍州刺史表參軍典記室與弟觀刺史長共總文房之職與長不記以江判事忌約可謂寔敘任二坊

駁二龍參長

江夏鳳年若卞同行以觀為經此行參軍兼記室與學書云此段經釋共才文房之上龍參長

從事中郎

遣二婢

晉書祖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言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周之遺遠二婢碎為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耶

才器儁秀

晉中興書謝萬而才器儁秀太宗聞其名欲為撫軍從事中郎

方直儒雅

王隱晉書嵇紹方直儒雅為衛將軍從事中郎

志越其疇

三輔決錄鄭遂字文信車騎大將軍何進表為從事中郎錄曰文信超然志越其疇

舍人

漢書曰為將軍呂祿舍人

壯勇

前漢田叔字子仁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

令史

占對閑敏聲氣如流

典略邊讓字文禮大將軍何進聞其名欲以禮辟恐不肯來乃託以軍事召之到署令史進以禮見之讓占對閑敏聲氣如流坐客百數皆高慕之

職官分紀三十三卷

雜號

輔國將軍 冠軍將軍 游擊將軍
龍驤將軍 驍騎將軍 建威將軍
奮威將軍 張威將軍 張武將軍
奮武將軍 揚威將軍 建武將軍
伏波將軍 虎威將軍 破虜將軍
揚武將軍 征虜將軍 輔漢將軍
厲威將軍 盪魏將軍 盪寇將軍
鷹揚將軍 牙門將軍 破寇將軍
材官將軍 折衝將軍 虎牙將軍
戈船將軍 度遼將軍 下瀨將軍
橫野將軍 大樹將軍 漢忠將軍
討虜將軍 寧朔將軍 建義將軍
刺姦將軍 輔威將軍 揚化將軍
都護將軍 立義將軍 中堅將軍
討逆將軍 輔吳將軍 積射將軍
積弩將軍 彊弩將軍 殿中將軍
員外將軍 朱衣直閤 直閤將軍
直寢 直後 直齋

雜號將軍

後漢百官志明帝初置度遼將軍以衛南單于衆新降有二心者後數有不安遂爲常守（應劭漢官儀曰度遼將軍孝武帝初用范明友明帝十八年行度遼將軍事安帝元初元年置真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長史司馬六百石東觀書曰司馬二人）

晉職官志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爲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

宋百官志漢末奮威將軍晉江右伏波輔國將軍並加大而優同三司

沈約宋書吳置輔吳將軍班亞三司

南齊百官志冠軍輔國寧朔寧遠龍驤凡諸小號亦有置府者

驍騎游擊晉世以來謂領護至驍游爲六軍積射彊弩殿中員外殿中武衛將軍謂之西省鎮安蠻遠護軍晉世雜號然爲顯之

隋百官志梁天監初武帝詔以將軍之名高卑舛雜命吏（加歷）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衛驃騎車騎爲二十四班（內外通用）四征（東西南北止施外）四中（軍衛撫護止施內）爲二十三班八鎮（東南西北止施外左右前後止施內）爲二十二班八安 爲二十一班四平（東南西北）四翊（左右前後）爲二十班凡三十五號爲一品是爲重號將軍忠武軍師爲十九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爲十八班（代舊前後左右四將軍）鎮兵翊師宣惠宣毅爲十七班（代舊四中郎）十號爲一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爲十六班（代舊征虜）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爲十

五班（代舊冠軍）十號為一品所謂五德將軍者也輕車征遠鎮朔武旅貞毅為十班（代舊輔國凡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通進皆優者方得比加位從八凡嘗府置長史司馬諮議諸曹有錄事記室等十八曹天監七并更置諸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各一人）寧遠明威振遠電耀威耀為十三班（代舊寧朔）十號為一品武威武騎武猛壯武飈武為十二班電威馳銳近鋒羽騎突騎為十一班號為一品折衝冠武和戎安壘猛烈為十班掃狄雄信掃虜武銳摧鋒為九班十號為一品略遠貞威決勝開遠光野為八班厲鋒輕銳討狄蕩虜蕩夷為七班十號為一品武毅鐵騎樓船宣猛樹功為六班克狄平虜討夷平狄威戎為五班十號為一品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為四班似飛安夷克戎綏狄威虜為三班十號為一品前鋒武毅開邊招遠金威二班綏虜蕩寇殄虜橫野馳射為一班十號為二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為貴其制品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班法氣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為選法自小遷大也前史所記以位得從公故將軍之名以為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品敘於百司之外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有牙門（代舊盪達）為八班戈船（代舊振威）熊渠（代舊振武）為七班中監（代舊奮威）典戎（代舊奮戎）為六班文船（代舊揚威）繡衣（代舊揚武）為五班執訊（代舊廣威）行陣（代舊廣武）為四班鷹揚為三班陵江為二班偏將軍裨將軍為一班凡十四號別為八班以象八風所施甚輕又有武安鎮遠雄義（擬車騎）為二十四班四撫（擬東南西北四征）為二十三班四寧（東西南北擬四鎮）為二十二班四威（擬東西南北四安）為二十一班四班（東西南北擬四平）為二十班凡十九號為一品安遠安邊（擬忠武軍師）為十九班輔義安沙衛海撫河（擬武臣等四號）為十八班平遠撫朔寧沙航海（擬鎮兵等四號）為十七班凡十號為一品翊海朔野拓遠威河龍蕃（擬智威等五號）為十六班威隴安漠綏邊寧寇梯山（擬貫武等五號）為十五班凡十號為一品寧境綏河明信明義威漠（擬輕車等五號）為十四班安隴向義宣節振朔候律（擬寧遠等五號）為十三班凡十號為一品平寇定遠陵海寧隴振漠（擬武威等五號）為十二班馳義橫朔明節執信懷德（擬電威等五號）為十一班凡十號為一品撫邊定隴綏關立信奉義（擬折衝等五號）為十班綏隴寧邊定朔立節懷威（擬掃狄等五號）為九班十號為一品懷關靜朔掃寇寧河安朔（擬略遠等五號）為八班揚化超隴執義來化度嶂（擬厲鋒等五號）為七班凡十號為一品平河振隴雄邊橫沙寧關（擬武毅等五號）為六班懷信宣義弘節浮遼鑿空（擬克狄等五號）為五班凡十號為一品海致來歸義陵河信（擬伏波等五號）為四班奉忠守義弘信仰化立義（擬四廂等五號）為三班凡十號為一品綏方奉正承化浮海度河（擬先鋒等五號）為二班懷義奉信歸誠懷澤伏義（擬殄虜等五號）為一班凡十號為一品大凡一百九號將軍亦為十品二十四班正施於外國及大通三年有司奏曰天監七年改定將軍之名有因有革普通六年又置百號將軍更加刊正雜號之中微有異移大通二年奏移寧遠班中明威將軍進輕車班中以輕車班

中征遠度入寧遠班中又置安將軍代貞武宣遠代明烈其
戎夷之號亦加附擬選序則依此承用遂以定制有功則進一班
黜則退一班班即階也同班以優劣為前後有鎮衛驍騎車騎
同班四中四征同班八鎮同班八班同班四平四翊同班中武
軍師同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冠軍同班鎮兵翊師宣惠宣
毅四將軍東南西北四中郎將同班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
同班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同班謂為五德將軍輕車振朔武
旅貞毅明威同班寧遠安遠征遠振遠宣遠同班威雄威猛
威烈威振威信威勝威略威風威力威光同班武烈武略武勝武猛
武力武毅武健武烈武威武銳武勇同班猛毅猛烈猛威猛銳
猛震猛進猛智猛威猛勝猛驍同班壯武壯勇壯烈壯猛壯銳壯
盛壯毅壯志壯意壯力同班驍雄驍桀驍猛驍烈驍武驍勇驍
銳驍名驍勝驍迅同班雄猛雄威雄明雄信雄烈雄武雄勇雄
毅雄壯雄健同班忠勇忠猛忠銳忠壯忠毅忠捍忠烈忠信忠
義忠勝同班明智明略明遠明勇明烈明威明勝明進明銳明
毅同班光烈光明光英光遠光勝光銳光命光勇光戎光野光
同班飈勇飈猛飈烈飈銳飈奇飈決飈起飈略飈勝飈出同班龍驤
武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銳追鋒羽騎突騎同班折衝武
和戎安壘超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銳摧鋒同班開遠略遠威
決勝清野堅銳輕銳拔山雲勇振旅同班超武鐵騎樓船宣猛
樹功克狄平虜稜威昭威威戎同班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
以飛勇騎破敵威敵威勇同班前鋒武毅開邊招遠金威破陣
蕩寇殄虜橫野馳射同班牙門期門同班候騎熊渠同班中堅
典戎同班執訊行陣同班伏武懷奇同班偏裨將軍同班凡二
百四十號為四十四班又雍州置寧蠻校尉廣州置平越中郎
將北涼南秦置西戎校尉南秦梁州置平戎校尉寧州置鎮蠻
校尉西陽南新蔡晉熙廬江等郡置鎮蠻護軍武陵郡置安
遠護軍巴陵郡置度支校尉皆立府隨府主號輕重而不為定其
將軍施外於國者雄義鎮遠武安同班擬鎮衛等三號四撫同
班擬四征四威同班擬忠武等號撫河衛海安沙輔義同班擬
武臣等號航海寧沙輔朔平遠同班擬鎮兵等號龍幕威河知
戎拓遠朔野翊海同班擬智威等號掃山寧熙綏邊安莫威隴
五號同班擬智武等號威漠明義昭信綏河寧境同班擬輕車
等號候律振朔宣節向義安隴同班擬寧遠等號振漠寧隴陵
海安遠平沙同班擬威武雄等號懷德執信明節橫朔馳義同
班擬武猛等號安朔寧河掃狁靜朔懷關同班擬驍雄等號慶遼
奉化康義超隴揚化同擬猛烈等號寧閎橫沙雄邊振隴平河
同班擬忠勇等號鑿空浮遼弘節宣義懷信同班擬明智等
號明信陵河歸義凝塞扞海同班擬光烈等號文義仰化弘信
義奉忠同班擬飈勇等號奉誠立誠建誠顯誠義誠同班擬驤

等號尉遠寧渤綏嶺威寒通侯同班擬折衝等號稱荒明英遠勝銳金命勇戎野等十光颺勇烈猛銳奇決起勝客士等十飈將軍牙鉞中郎（廣平南秦南平寧等州小府）西戎平戎鎮蠻三校尉等擬官一百四號品第八（並千石）龍驤武視雲旗風烈雷威雷音馳銳追銳羽騎突騎折衝冠武和戎安壘超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銳摧鋒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銳輕車校山雲勇振旅等將擬官三十號品第七（並六百石）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克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佽飛勇騎破敵克敵威虜等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南新蔡晉熙廬江郡小府鎮蠻安遠護軍度支校尉建府主弓弩東宮邏作則）安遠護軍度之校尉（已陵郡丞）（武大守內史相一階者在將軍號將軍一階）等擬官二十三號品第八（並六百石）前鋒武毅開邊招遠金威破陣蕩寇殄虜橫野馳射等將軍擬官十號品第九（並四百石）諸將軍起自六品已下板則無秩其雖除不領兵領兵不滿百人拜除此官而爲州郡縣者皆依本條減秩石（二千石減爲千石千石減爲六百石自四百不降而無秩其州郡縣自各依本秩論）凡板將軍皆降除一品諸依此減降品秩後齊中興撫軍將軍（二將軍武職罷任者爲之）領軍護軍翊軍將（從二品）冠軍領左右武衛輔國龍驤（從三品）鎮遠安遠武騎雲騎驍騎游擊建忠建節（從四品）中堅中壘左前右後振威奮武直閣（從四品）廣德弘義折衝制勝（從五品）伏波陵江輕車樓船（從五品）勁武昭勇明威顯信（六品）度遼橫海踰岷戢障（從六品）戎昭武毅積武積射椎烈抵猛（七品）揚麾擢鋒鏗弩蕩逆開域（從七品）靜漠綏戎殿中平越殄夷（從八品）飛騎集弩武牙武奮賁外（從八品）清野橫野（九品）偏裨（從九品）後周中鎮撫等將軍八命冠軍輔國七命鎮遠建忠正六命中堅寧朔正八命寧遠揚烈八命伏波輕車正七命宣威明威七命襄威厲威正六命威烈討寇正八命蕩難八命殄寇殄命正七命掃寇掃難正七命曠野橫野正六命武威武牙一命一命（後周中鎮撫等八命至武牙一命其詳具在序牌將）隋高祖採後周之制六品已下置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爲散號將軍以加汎授翊軍翊師四征（東西南北）三將軍（內撫）鎮爲正六品四平（東西南北）四將軍（前後左右）冠軍輔國爲從六品鎮遠安遠建威寧朔爲正七品寧遠鎮威伏波輕車爲從七品宣威明威襄威厲威爲正八品威戎討寇盪寇盪難爲從八品殄寇殄難掃寇掃難爲正九品曠野橫野偏裨爲從九品

輔國將軍

王隱晉書王濟爲輔國大將軍送鼓蓋（晉王導爲輔國大將軍上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利部司馬以此格万物有不爲者亦手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号輒有鼓蓋特不得者或言恥吝天官而羅朝望頗許事奉有重任不能孝友山海而開劇亂言饗寫名位取奉委興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渠始廣令雅俗遠別郡望無威）開府（平号贈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百禪（梁吉士瞻少時常爲南蠻國中劉傳無釋綦塞爲濟輩所侮及手曹休烈軍得銅三萬足乃作百輔其外數賜第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

冠軍將軍

卿子史記楚義帝以宋義為卿子冠軍 功冠三軍前漢武帝武以霍去病征匈奴功冠三軍封冠軍侯

揮劍截蛟晉鄧遐爲冠軍將軍勇力絕人氣蓋當時人方之樊噲數從桓溫征伐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威畧之聲著于方外晉起居注武帝泰始七年詔郎朗晉開爽忠亮有文武材幹歷位外內淡錄戎事威畧之聲著于方外以爲冠軍將軍

與卿盡布衣之適宋書劉敬宣從高祖登蔣山上數嘆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遺塵之妻不下堂顧謂敬宣曰武兄卿也言世富貴好改其素者鮮有四海全曰與卿盡布衣之適

奏課縣最梁任昉移竟陵文宣以俊起謝丹為冠軍將軍奏課縣最号為冠軍將軍

游擊將軍

漢書太初元年以蘇建韓說皆爲之

不喜得遼東喜得卿唐書太宗親征遼東薛仁貴恩募從行仁貴自特戟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畧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遣望見之遣騎問先鋒白衣者為誰特引見從游擊將軍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皆老不堪受閫外之寄每欲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

攻

彭寵後漢書記建武二年以鄉龍為游擊將軍詣助朱浮浮敗彭寵

領兵未欲出山壽居事府游擊將軍鄧隆中積累有武敵擒允州詔谷曰中領兵未欲出之

龍驤將軍

白衣領職晉陶侃爲龍驤將軍擊杜弢破之遣參軍王貢告捷于王敦貢還至竟陵偽侃令以杜曾爲前鋒大督護進業業戰三中劇之表降其表侃召曾不到攻又恐擒命罪曾率兵又紫侃賊之駒侃所來艦侃審先入大敗侃坐免官王敦表侃以白衣領職復建平杜弢大破之王敦以爲是表復侃官也

山南之事一以委卿晉載記符堅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益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

童謠王鎬別傳先將吳有堅左將軍寶衛進曰王者興戲言此將下詳之徵也能謹下家之堅然然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度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祐文之曰此必水軍有力部表王濬爲龍驤將軍謀伐之本小字阿童也

要

驍騎將軍

天神東觀書符堅與符健西入關堅時年十二未有軍號健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拜堅爲龍驤將軍

匈奴不入界前漢李廣爲驍騎將軍匈奴号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漢飛上攻中山東觀漢記光武以劉植爲驍騎將軍攻中山

鬃涿郡東觀記建武九年以劉喜爲驍騎將軍鬃涿郡

與計事魏志劉至豐卓亡敗布表太祖乃變姓為驍騎將軍與計事太祖高

黃鬚魏略任城威王彰性勇兒爲驍騎將軍北出塞所至彰孫烈厲丁數百騎突勇太祖以劉封機戲太祖罵曰賁種舍兒長使假子拒可用也及劉備使劉封挑戰太祖罵曰黃鬚舍兒長使假子拒

重登禮閣兼掌六軍齊書江敎爲侍中遷都官次公手持呼我黃腹來今掌之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啟武帝曰江斅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慮事不得所軍是自優假事任始同閣掌天舍假欲升其名位爲謂以中侍領驍騎重語賓請罪殆有殊納言上曰斅常啓吾爲其奧中巴今既以何敬主從遷門下故有此回授爾

建威將軍

攻洛陽東觀漢記光武以馬武爲建威將軍從攻洛陽

破呂範魏志賈逵隨曹休于中破呂範於洞浦加建威將軍

奮威將軍

儀比三司魏志呂布投董卓王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

說袁紹且授少有大志說袁紹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江州刺史晉書虞帝既梧定江南乃以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誓江

振威將軍

伐蜀有功魏志杜揖字子緒次子弘任職有父風伐蜀有功爲振威將軍

振武將軍

乘長風破萬里浪宋史宗慤年少時叔父炳問其所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後爲振武將軍

尾却行數步三十國春秋振武將軍劉勝戴曼善有勇力叟牛尾却行數步

奮武將軍

討平豫章賊吳志賀齊傳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爲賊亂衆万余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余皆降復揀其精健爲兵次爲縣户迁奮武將軍

揚威將軍

臧霸止張遼魏志臧霸從太祖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爲揚威將軍

建武將軍

咨才容觀蜀志劉封傳文帝善孟達之才容觀以爲建武將軍

伏波將軍

東觀漢記光武以馬援爲伏波將軍

王隱晉書武帝以孫秀爲伏波將軍

璅碎要畧伏波者船涉江海欲使波浪伏息也

伐南越前漢武帝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伐南越

出入臥内魏志夏侯惇爲伏波將軍領河南尹使得以便宜從事太祖常與同載特見親重出入臥内諸將莫得比也

矍鑠後漢馬援少有大志交趾女子徵側徵貳反以援伏波將軍南擊交趾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振旅還京師陵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

虎威將軍

假節鎮江陵吳志朱然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余愚以爲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

使卿門世不乏齊書柳世隆元景弟子也出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位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号爲隨郡今還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乏公也

才

任大將魏于禁字文則將軍王朗異之薦禁材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後拜虎威將軍

破虜將軍

持節後漢更始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河

不與諸將爭功魏志李典字曼成爲破虜將軍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

揚武將軍

發四郡兵擊李憲後漢馬成以揚武將軍督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進圍憲於舒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歲余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

征虜將軍

憂國奉公東觀記祭遵爲征虜將軍廉潔奉公光武數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

醉罷魏志太祖以仁爲曹植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勑戒而植醉於是罷之

金紫將軍沈約宋書征虜將軍晉世號金紫將軍

輔漢將軍

後漢光武以鄧奉爲輔漢將軍

厲威將軍

魏志太祖征荆州遂劉涌龍行厲威將軍扶崙羅傳行參威將軍

盪魏將軍

取船備害吳志呂據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

盪魏將軍

慷慨壯烈士人貴之蜀志張嶷自越嶲詣成都民夷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襁負來迎及追尋至蜀郡界其督相率隨嶷朝貢者百余人嶷至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

鷹揚將軍

假赤幢鼓吹晉郭奕咸寧初將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曲蓋鼓吹

牙門將軍

數有戰功蜀志魏延以部曲將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

破羌將軍

與將士同居後漢段紀明爲破羌將軍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瘠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爭爲死戰

材官將軍

屯馬邑前漢武帝以李息爲材官將軍屯馬邑

折衝將軍

魏志太祖以樂進爲折衝將軍

虎牙將軍

伐匈奴前漢宣帝以雲中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伐匈奴

從平河北後漢蓋延長八尺與吳漢同歸光武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虎牙將軍

戈船將軍

置戈船下漢書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爲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

度遼將軍

匈奴懷其恩信後漢耿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至犂面流血黎即犂字犂劃也

無文武之才忝鷹揚之任無鉛刀一割之用臣聞三辰下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朝下愧素餐

下瀨將軍

下瀨船前漢武帝紀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甲故越人歸漢者也瀨湍也吳越謂之瀨中國謂之磧伍子胥書有下瀨船

橫野將軍

與諸將絕席後漢王常拜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大樹將軍

獨屏大樹下後漢諸將論功馮異獨屏大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漢忠將軍

與諸將絕席東觀漢記光武爲大會中指王常謂群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爲金石真忠臣也是日以常爲漢忠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討虜將軍

繫雷覽東漢光武以王霸爲討虜將軍霸冀覽

寧朔將軍

容貌魁壯有雄豪風北齊書可朱渾元父買以容貌魁壯有雄豪風拜寧朔將軍

建義將軍

攻朱鮪東觀漢記光武以朱祐爲建義大將軍攻朱鮪

刺姦將軍

後漢光武以軍市令祭遵爲刺姦將軍

授以常所持節東觀漢記岑彭爲從光武拜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

輔威將軍

東觀漢記光武拜臧宮爲輔威將軍

揚化將軍

東觀漢記光武拜堅鐔為揚化將軍

都護將軍

累從征伐魏志曹洪累從征伐拜都護將軍

立義將軍

驍勇魏志龐德字令明太祖定漢中德隨衆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

中堅將軍

魏志太祖以許褚為中堅將軍又以張遼行中堅將軍

討逆將軍

吳志曹公表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

輔吳將軍

吳志孫權以張昭為輔吳將軍

積射將軍

晉太康中立積射積弩營二千五百人並以將軍領之

稱鄧艾之忠世語積射將軍樊建武帝問鄧艾之忠請關陳停軍之狀後周于謹除積射將軍又隨廣陽王元深征蜂于修禮停軍中山侍中元晏宣言於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之重受律專征乃令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智略過人為其謀主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牓募能獲謹者許以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脱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披露心腹元深許之謹遂到牓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后乃引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遂捨之

積弩將軍

晉書見積射將軍門

東漢傅俊從世祖破王尋等拜積弩將軍

沈約宋書積弩將軍晉官也

齊職儀積弩將軍品第四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

彊弩將軍

前漢太初二年以路博德為彊弩將軍神爵二年以許延壽為之匈奴前漢元狩元年以李沮為彊弩將軍代匈奴

殺中將軍

持斧殺牛玄中記漢桓帝時游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直走盪桓帝邊人皆走太尉何公時為殺中將軍為人勇力絕捷走往逆之牛見公往乃反走還河未至河公及牛乃以手拔牛左足以右手持斧斫牛頭殺之此青牛乃萬木精也

用才學士以廣視聽語林庾公為代王公先書與鄧公曰老成碩斬張殺中將軍專用才學士以廣視

所而嘆恚內而墻人是欲嚴王之明決敕勤敎州之衆以徐啓劉之愿今年立秉虔不敢失禁者八歲不請

休息除爰宋書中招字遠數招從少樸貞結志素介然拜中將軍恭省八歲不請休息將軍意之又也敵去御

坐晉紀褚見神相參酒門

員外將軍

魏氏官志員外將軍從第八品隋百志同

魏志元文景大司農鄉康之次子除員外郎冠軍將軍朱

朱衣直閣

直閣

直閣將軍

後魏書楊椿性推厚頗有李文起家奉朝請稍遷直閣將軍慶

騎五色獅子蕭子顯齊書王敬則生時胞衣紫色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明帝即位爲直門將軍

布衣蔬食齊劉善明直閤將軍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之歎息

蘊藉改名齊春秋魚復侯子響爲荊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逐耶子響笑曰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聞而不悅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

直寢

朴直少言後魏高中稍遷拜侍御中散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中散官少言以無過擢除左中郎將領直寢

直後

說降田流蕭子顯齊書臨海太守田流字子惠王遊家會稽鄞縣遣海山谷中立屯營兵不能討明帝遣直後周人集說律

美形貌後魏元天穆姪和學美形貌年二十拜足家員外郎直後

直齋

後魏官志太和九年十月初置直齋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四終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五

諸衛將軍

左右衛將軍　左右驍衛將軍

左右武衛將軍　左右威衛將軍

左右領軍衛將軍中領軍北軍中候

左右金吾衛將軍中尉執金吾武候武庫令

左右監門衛將軍　左右千牛衛將軍

六軍諸衛

左右羽林軍　左右龍武軍

左右神武軍　左右神策軍

天策上將軍

侍衛親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侍衛親軍馬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侍衛親軍步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殿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勾當官

馬步軍總管副總管　馬總管副總管

都鈐轄鈐轄　將官

都監監押　都巡檢使巡檢使巡檢

提舉兵甲巡檢公事　走馬承受公事

諸衛將軍 隋以前並見衛將軍門

隋百官志煬帝即位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左右備身為左右驍衛左右武衛依舊名改領軍為左右屯衛加置左右禦改左右武候為左右候衛是為十二衛又改領左右府為左右備身府左右監門依舊名凡十六府其朝之班序以品之高卑為列品同則以省府為前後省府同則以局署為前後十二衛各置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總府事并統諸鷹揚府改驃騎為鷹揚郎將正五品車騎為鷹揚副郎將從五品大都督為校尉帥都督為旅帥都督為隊正增置隊副以二之改三衛為三侍以武候府司辰師員隸為太史局官其軍士左右衛所衛名為驍騎左右驍衛所領名豹騎左右武衛所領名熊渠左右屯衛所領名羽林左右禦衛所領名射聲左右候衛所領名佽飛而總號衛士每置護軍四人掌副二將軍將軍無則一人攝焉改護將軍為武賁郎將正四品而置武牙郎將六人副焉從四品諸衛皆置長史從五品又有錄事參軍司倉兵騎鎧等員翊衛又加有親侍鷹揚府每府置鷹揚郎將一人正五品副鷹揚郎將一人從五品各有司馬及兵倉兩司其府領親勳武三侍非翊衛府皆無三侍鷹揚每府置越騎校尉二人掌騎士步兵校尉二人領步兵正六並品外軍鷹揚官並同左右候衛增置察非掾二人專糾彈之事五年又改副郎將並為鷹擊郎將

唐百官志

大典 並各見本門

國朝元祐令諸衛上將軍從三品諸衛大將軍正四品諸衛將軍從四品

左右衛將軍 事實已具衛將軍

沈約宋書左右衛將軍晉文建國所置

唐職官志武官左右衛 周制軍萬二千五百人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至秦漢始置衛將軍後漢因之晉武帝始置左右中三衛將軍至隋始置左右衛左右驍左右武候左右領軍左右率府各有大將軍一人謂十二衛大將軍也國家因之大將軍各一員 正三品 將軍各二員 從三品 大典

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 晉文王置中壘又置中衛將軍武帝受命分中衛為左右二衛各大將軍一人品第四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宋齊因之建元二年詔二衛將軍日番常一人宿衛永元年詔二衛儀從增至九十人又左衛領營五十司馬二十五人右衛領營四十人司馬二十人梁班第十二陳秩二千石後魏從二品太和二十二年降第三品北齊因之隋十二衛各有大衛軍一人然自兩漢至北齊大將軍位視三公至隋十二衛大將軍直為武職位左右省臺之下與古大將軍但名號同而統務則至開皇未罷煬帝復置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其領名為驍騎皇朝復左右衛府官屬與隋給署同龍朔二年除有字貞元二年初置十六衛有上將軍 將軍各二人從三品 後魏永光元年始增置各二人從二品上太和二十二年降第三品北齊左右衛府各將軍一人各武衛將軍二人皆有司馬

功曹主簿錄事等員隋左右衛將軍各二人皇朝因之 左右衛大將軍將軍之職掌統領宮庭警衛之法令以督其屬之隊仗而總諸曹之職務凡親勲翊五中郎將府及折衝府所隸皆總制焉 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晉武帝置左右衛各有長史司馬員過江罷長史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唯有司馬無長史至隋各置長史一人皇朝因之 掌判諸曹親勲翊五府及武安武成等五十府之事以閱兵仗羽儀車馬凡文簿典職廩料諧給卒五軍團之名數器械糧儲之主守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季秋則以庶官之狀贊大將軍考課而升降焉 錄事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上晉元帝初為鎮東大將軍錄事參軍一人梁皇弟皇子府有中錄事參軍及錄事參軍各一人後魏二大二公府及第二第三品將軍府及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府各有錄事參軍之員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一人皇朝因之掌印及受諸曹五府及外府百司所由之事以發付勾檢稽失

倉曹參軍事各二人正八品下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有倉曹參軍一人宋高祖相府亦置後魏與錄事參軍同置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倉曹參軍一人皇朝因之置二人 掌五府外府之文官職員凡勲階考課假使祿奉及公廨財物田園食料之事皆掌制之

兵曹參軍事各二人正八品下晉代與倉曹同置

騎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魏司馬景王為大將軍有騎兵參軍一人宋高祖為相有騎兵參軍一人隋左右衛府有騎兵曹參軍一人皇朝因之後改為騎曹 掌外府馬及雜畜之簿帳凡府馬之外直者以近及遠分為七番月一替

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有鎧曹參軍宋高祖為相亦有之齊職儀云左右鎧曹一人隋左右衛府有鎧曹行參軍一人皇朝因之長安中改為胄曹神龍初復為鎧曹開元初復為胄曹

司階各二人正六品上中候各三人正七品下司戈各五人正八品下執戟各五人正九品下天授二年置諸衛司階中候司戈執戟謂之四色官奉車都尉各五人從五品下

國朝元祐官品令左右衛上將軍從二品

歸田錄唐制三衛有司階司戈執干執戟謂之四色官今三衛廢無官屬惟金吾有一人每日於正衙放朝喝不坐直謂之四色官尤可笑也

左右驍衛將軍

唐職官志左右驍衛古曰驍衛隋改左右備身為左右驍衛府領名豹騎國家去騎字曰驍衛府龍朔去府字改為左右武威衛神龍復為驍衛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將軍各二員從三品掌如左右衛

六典左右驍騎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漢武帝以李廣為驍騎將軍後省之光武改屯騎為驍騎晉文王以晉書以為宿衛之官歷宋齊梁陳後魏北齊並有驍騎將軍之職後周有左右之驍騎率上士二人至隋煬帝改左右備身為左右驍衛所領名豹騎而又別置備身皇朝置左右驍衛府龍朔二年除府字光宅元年改為左右武威衛神龍元年復為左右驍衛 將軍各二人從三品隋煬帝置皇朝因之掌如左右衛

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掌判諸曹翊府及永固等四十九府之事以閱兵仗車馬餘如左右衛

錄事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上倉曹參軍事各二人正八品下

兵曹參軍事各二人正八品下騎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

曹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隋煬帝改置驍衛府有長史從五品有録事參軍倉曹兵曹騎兵鎧曹行參軍員皇朝除長史爲從六品改騎兵爲騎曹鎧爲冑曹而衛除府字所掌如左右衛

司階各二人正六品上中候各三人正七品下司戈各五人正八品下執戟各五人正九品下

賜物令上冢宴父老隋來護兒煬帝即位遷右驍衛將軍帝甚親重之大業六年從幸江都賜物二千段令上先人冢宴鄉里父老鄉野榮之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長孫晟煬帝時爲右驍衛將軍卒帝深悼惜之賻贈甚厚後突厥圍鴈門帝歎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匈奴至此遣人彈胡琵琶唐柴紹爲右驍衛大將軍武德中吐谷渾與党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左右武衛將軍

唐職官志左右武衛魏武爲丞相有武衛營隋採其名置左右武衛府有大將軍光宅改爲左右鷹揚衛龍朔復也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將軍各二員從三品掌如左右衛

六典左右武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隋置左右武衛府有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皇朝因之將軍各二人從三品掌如左右衛

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掌判諸曹翊府及鳳亭等四十九府之貳

録事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上倉曹參軍事各二人正八品上兵曹參軍事各二人正八品上騎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隋左右武衛府有長史一人煬帝升爲從五品又有録事參軍倉曹參軍煬帝改爲司兵曹參軍煬帝改爲司兵皇朝改司倉爲倉曹司兵爲兵曹騎曹爲之胄曹

司階中候司戈執戟人品數並同左右衛

武衛之號自此始魏許褚從太祖戰大破馬超等乃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文帝即位遷武衛將軍轉自散騎常侍曹爽自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爽案改又以弟訓爲武衛將軍吮血唐李思摩爲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于京師贈兵部尚書解金帶以綬追騎皇甫無逸字仁愉轉右武衛將軍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遁追騎且至無逸曰吾死而後已終不能同爾爲逆因解所服金帶投之地曰以此贈卿無爲相迫追騎競下馬取帶由是得免於經二百餘陣秦叔寶從誅建成元吉事寧拜左武衛大將軍其後每多疾病因謂人曰吾少長戎馬間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矣安得不病乎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李君羨太宗即位累遷華州刺史封武連郡公時太白頻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女武爲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爲左武衛將軍在玄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武字深惡之會御史奏君羨與妖人員道信潛相謀結將爲不軌遂下詔誅之寧食三斗葱屈突通爲左武衛將軍在官勤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見屈突通見亦作述

左右威武將軍屯衛

唐職官志左右威衛隋爲左右屯衛龍朔改爲威衛光宅改爲左右豹韜衛神龍復爲威衛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將軍各二員從三品

六典左右威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隋初置左右領軍府煬帝改爲左右屯衛皇朝因之至龍朔二年改爲威衛別置左右屯衛亦有大將軍等官光宅元年改爲左右豹韜衛神龍元年復舊將軍各二從三品隋煬帝改領軍爲屯衛府置將軍皇朝因之龍朔光宅神龍隨衛改復掌如左右衛

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掌判諸曹之事以閲兵仗羽儀車馬及

宜陽五十府餘如左右衛

録事倉兵曹騎曹胄曹參軍事入品並如左右衛

妾以毒藥置酒中唐楊思訓顯慶中歷左屯衛將軍時右衛大將軍慕容寶節有愛妾置于別宅嘗邀思訓就之宴樂思訓深責寶節與其妻隔絕妾等怨寶節以毒藥置酒中思訓飲盡便死寶節坐是配流嶺表思訓妻又詣闕訴寶節使之訴斬

以伶官為之咸通中以伶官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曹確數奏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官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逾儕類止可厚給財物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不聽

哀悼為五言詩姜確為左屯衛將軍高昌之役以為行軍副總管貞觀十七年太宗將征高麗褚遂良以為師未可動太宗不從遂從至蓋牟城中流矢而卒時年五十一太宗甚哀悼之為五言詩曰璧門初奉衛其節始臨戎振鱗方躍浪騁驥正狀風未展大奇術先衢一貫功防身不足智殉命有餘忠朝斯白馬表殉王咽遠空喪家大樹下深悼滿深衷時人榮之子涂嗣以忠死王

事拜朝散大夫同日授官見領軍衛門

左右領軍衛將軍中領軍先中護軍

唐職官志左右領軍衛注同六典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將軍各二員從三品

六典左右領軍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漢建安十四年魏武為丞相相府始置中領軍魏武牧漢中還長安以曹休為之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魏文帝為魏王又置領軍而領軍居中領軍之職晉因之領軍與中護三將軍並置領軍品第三從中領軍將軍品第四假章青綬武官絳朝服佩水蒼玉泰始元年武帝省領軍中置中領軍將軍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等七軍營兵宋齊領軍中領軍將軍掌內禁兵大駕出則御營在前住則守舊制與駕出行則與護軍將軍更日直領隊仗止車門內早領軍故軍與左右衛驍騎遊騎為六軍將軍班第十五陳領軍將軍秩二千石後魏領軍護軍將軍第三品上太和二十二年降為從第三品北齊領軍府將軍一人掌禁衛宮掖朱華閣外凡禁衛皆主之領軍亦同隋左右領軍府掌左右十二軍籍帳羽儀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馬煬帝大業三年改左右屯衛皇朝因隋屯衛各置大將軍將軍後改為威衛又採前代領軍各別置領軍衛大將軍將軍府號翊二年改為左右戎衛咸亨元年復為光宅元年改為左右王鈐衛神龍元年復舊

將軍各二人從三品魏晉已來並有領軍之職然則領軍如今領軍大將軍屯中領軍如今領軍將軍宋掌如齊梁陳後魏北齊有之隋領軍府無將軍員皇朝因置之

左右衛

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掌判諸曹翊府及萬敵高年等六十府之貳餘同左右衛

録事倉兵曹騎曹胄曹參軍事入品並同左右衛晉領軍將軍有長史品第六秩六百石梁陳亦有之北齊領軍有長史司馬隋領軍府亦將軍有長史一人煬帝改置將軍長史判衛事又有録事倉兵騎曹等參皇朝因之

司階中候司戈執戟入品並同左右衛

翊府中郎將各一人正四品下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郎

護六軍晉書紀瞻為領軍將軍當時服其嚴毅雖恒疾病大軍譚之衆皆以久病諸去官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為朕臥護六軍所益多矣

雅正不懼彊禦晉書溫嶠回拜領軍將軍回性雅正不懼彊禦丹陽尹桓景佞事王導甚為導所昵回常慨然謂景非正人不宜親押會熒惑守南斗經旬導語回曰南斗揚州分而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輔弼聖主當親忠貞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導深愧之

忠亮雅正才兼文武紀瞻忠亮雅正才兼文武拜領軍將軍

不宜此官晉春秋庾伯十九為領軍將軍病表占假者云不宜此官周請從之

贈親友晉身沒之為領軍每月初得祿終身悉分贈親友而家人績紡以給

鼓吹常置齋中梁書胡僧祐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殖以紡加輕鼓吹常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為日我性愛之常須見聞或出遊亦以自隨人士笑之

同

日授官唐貞元十一年以太子賓客李愿爲左領軍大將軍李憑爲右武衛大將軍皆大尉晟之子以晟喪故晟之諸子同日授官者凡九人

諫逐兎執失思力爲左領軍將軍貞觀中太宗將逐兎於後苑思力諫曰夫授理下爲華夷父母何得自輕䜟使爲一馬有顛躓將若之何太宗醜而異之又將逐鹿思力乃脫巾帶跪而固諫太宗爲正焉

中領軍

魏略中領軍延康中置故漢北軍中候之官太祖還長安以曹休爲之文帝征孫權以尚書令陳羣爲之

高堂隆集已詔中領軍游擊皆青玉佩

忠勇魏志太祖以史渙忠勇爲中領軍禁兵

布衣不完晉書吳隱之遷中領軍清儉不受每月初得祿裁留身衆其餘分振親族時有困乏或并日而食身常布衣不完妻子不沾寸祿

入直殿中晉中興書羊祜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執兵之要事兼內外

折轅齊書新吳侯景先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脫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即位詔以景先爲兼領軍將軍每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耶景先奉謝

管天下兵要晉書職官志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司事多用爲人敢諸有風力長於撫職者爲漢甚理天下監中吳平假蕭景先居此職者聲至是省後維三

兒兩目盲三國典略齊左僕射祖珽爲陸令萱於齊主云許之侍中斛律孝卿爲上各王高元海假占蒙等云珽是羊兒兩目盲豈合作領軍也元海遂入啓之珽言於齊主云元海與臣素有隙必是元海譖臣齊主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而令萱又唱和之遂以元海爲鄭州刺史子華爲仁州刺史叔元爲襄城郡守叔略爲南營州錄事參軍陸媼獨處機衡總知兵要齊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每同御榻論決朝政陸令萱比史作陸媼

北軍中候

漢書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師古曰掌北軍壘門之內而又外掌西域

續漢書光武中興省中壘置中候以監五營胡騎

王隱晉書荀騎爲北軍中候

晉中興書太祖永昌元年以鍾雅爲北軍中候五年省併領軍

不憚彊禦晉書王遵以閻回有節幹擢并北軍中候回性不憚彊禦

左右金吾衛將軍中尉執金吾左右武候武庫令

前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有兩丞候司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屬官有中壘寺互武庫都船四令丞自太常至執金吾秩皆中二千石丞皆千石

後漢百官志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三輔行宮外及主兵器吾猶禦也丞一人比千石緹騎二百人也漢官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群僚之中斷最壯矣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

武庫令一人

漢官[illegible][illegible]吾者禦也常執金革以禦非常緹騎二百人輿馬導從充滿於路世祖微時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是也

隋百官志左右武候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右加置司辰師四人漏刻生一百六十人煬帝即位改左右武候爲左右候衛所領軍事名佽飛

唐職官志左右金吾衛秦曰中尉掌徼循武帝改名執金吾魏後為中尉衛隋不置隋曰候衛龍朔二年改為左右金吾衛秦石各也大將軍各一員正三品將軍各二人

六典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中尉秦官漢曰執金吾後魏為中尉晉宋齊梁陳並不置後魏有中尉之職改御史中丞名之至後周置武候率武候率閤下大夫二人至隋置左右武候府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三人大業改為左右武候衛四年各增置將軍非祿二人掌糾律之事皇朝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左右金吾衛將軍各二人從三品上皇朝因隋置三人貞觀中減置二人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凡翊府及同軌等五十府皆屬焉

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掌判諸曹翊府及同軌寶閣等五十府之事閱其儀仗兵馬凡文簿典職廪料諸給番第上下皆審其事而總制之

錄事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上掌所受翊府外府及諸衛百司之事以發付勾檢

倉曹參軍事各二人正八品下掌翊府外府文官職員

兵曹參軍事各二人正八品下掌翊府外府武官職員

騎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掌外府兵馬雜畜帳及[illegible]

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掌諸曹翊府及外府軍戎器械及其公廨興造決罰之事

翊府中郎將各一人正四品下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中郎將掌領府屬以督京城內左右六衛晝夜巡警之事左右郎將二焉

國朝元祐令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從二品金吾衛上將軍至諸衛將軍為衛軍同

察城中細事唐書德宗時金吾大將軍李翰好伺察城中細事加諸聞奏冀求恩寵人畏而惡之張建封亦奏之乃下詔北衙朝官或諸厲過從金吾皆有上聞其間如秦是之覩故交曾同學交伏臘歲序時有還往亦是常禮人情所宜得令已後金吾不須聞奏

緣毫越法無不立發傳田仁會為右金吾將軍所得外有餘職以納官時人頗歎其是名而仁會彊力疾惡晝夜巡警自宮城至於衢路絲毫越法無不立發每日廷引百餘人躬自閱罰略無寬者京城貴戚咸憚之

君當徇侮見宰相李石頗曾全

連呼太平張萬福為金吾將軍裴延齡潛設法擊等生輕德宗怒貶諫議大夫陽城等拾遺王仲舒等詣延英門論萬福聞諫官伏閣諫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揖城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太平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名重天下上

勝數萬衆李騎裴為左金吾大將軍禮山天兩京論上在靈武詔歸朝蘂見行在謁見上曰今日得斛勝數萬衆請為左金吾將軍是申事之齊否費在衛也

發郭子儀細過初上以刑名理天下百吏震悚將十月蔡晉戴以甯廷山陵禁庶尚父汾陽王郭子儀辨人殺羊以入門皆覺之謝列奏狀上以為不明當禁書宣論或謂謂曰郭公有社稷功豈不為蓋之謂究曰非罪所辟且郭公威權大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發其細過以明不畏權吾上以盡事君之道下以安大臣之職不亦宜乎

集賢院待制藏帝建為金吾大將軍好讀詩改詔令集賢院待制希讓樂學術乃處之地從容公衆間擅引之以自賢而不知多道途得之篇必差謬須為士子所笑彊引

文言以自賢上

持法平正王宗壽性方正為金吾上將軍持法平正院吏周邠受賄當殺宗壽捕鞫得其實邠以重償求救於大閹為解之宗壽不聽竟棄邠市

置鼓樓以警昏曉是朝緣京師衛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警昏曉大宗時張公洵奏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置鼕鼕鼓唯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鼕鼕鼓是則京師之制也二紀以來不聞衙鼓之聲金吾職廢矣

中尉

蒼鷹前漢列傳郅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

見都尉日兩觀號曰蒼鷹行法不避貴戚上朝士瞻望魏書循吏建中尉舉晏高暢督目諫朋鷂長四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

執金吾

奉武庫兵器前漢毋將隆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黄門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上乳母阿王舍隆奏奉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矜嚴公正東觀漢記馬防為執金吾性矜嚴公正上事處議多見用仕宦當作初光武適新野聞陰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所用掾吏皆俊哲續漢書陰識弁執金吾每特進入則極言正諫至與賓客語不及國事帝甚重之山甫歷郭之節所用掾吏皆天下俊哲虞廷傳賢蓋是也得切諫二千石長史不堪任朱浮為執金吾帝以二千石長史不堪任時有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分擾百姓不寧大年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切諫自是州牧奏長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皆先事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請擊郾後漢書賈復為執金吾更始中郾王尹尊及諸將反上召諸將議以檄叩地曰郾最強宛為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邪領宿衛銚期為人威重有謀略拜執金吾每行幸常領宿衛託疾不朝謝承後漢書袁異為執金吾歲餘稱疾不朝司隸揚雄治之詔以三月俸贖罪咨訪軍事魏志臧霸從討孫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明略威重任國柱石漢雜事皇甫嵩明略威重任國柱石拜執金吾

左右武候

唐高祖以徐勣為右武候大將軍

不改父廟字唐趙道興貞觀初歷遷左武候中郎將明閑宿衛有當官之譽鄉令克傳引台司謂不墜家聲因拔右武侯將軍其父時廟字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榮抗直不容人之非尉遲敬德貞觀中為右武侯大將軍素抗直不能容人之非每見房玄齡杜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乃出為襄州都督

武庫令

漢書百官表執金吾屬官有武庫令置二丞武庫令一人昔武王伐紂散牛放馬創戢干戈韜以虎皮而藏諸武庫武庫之職由來尚矣

續漢書武庫令一人秩六百石主兵器

職閒無事前漢杜欽為大將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欲所好也終當大到王隱晉書樂廣會四方後進武庫令賁慶陶偏名此人終當大到

左右監門衛將軍

唐百官志左右監門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諸門禁衛及門籍文武官九品以上每月送籍於引駕仗及監門衛衛以帳報內門

六典左右監門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漢魏以來城門校尉之職也隋置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人有郎將二人校尉直各三十人煬帝改左右監門衛將軍為郎將皇朝置大將軍將軍等員龍朔二年改為監門衛將軍各二人從三品中郎將各四人正四品下隋左右監門府郎將二人煬帝置一人皇朝置四人掌諸門禁衛門籍之法凡京司應以籍入宮殿門者皆本司具其官爵姓名以移牒其門門司送于監門勘同然後聽入

中郎將掌監諸門及巡警之法

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掌判諸曹及諸禁門之事以省其出入巡檢而司其籍傍餘如左右衛

録事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上掌印發勾檢稽失
兵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掌本衛文武官之職簿
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掌軍戎器械
非殿庭皆乗廐馬唐書高祖以李某爲左監門衛大將軍禮高年也勑高祖問某年幾對日八十高祖日公清御之事聞於隋世今年歲高恐筋力未衰但監門之職非公莫可意欲相委如何某以年老辭讓高祖日藉公暫分尊望豈妨公筋力耶於是詔某自非殿庭皆乗廐馬論者榮之

左右千牛衛將軍

隋百官志左右領左右府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衛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備身六十人掌宿衛侍從各置長史司馬録事及倉兵二曹參軍事鎧曹行參軍各一人等員煬帝即位左右領左右府改爲左右備身府統千牛左右司射左右各十六人並正六品千牛掌執千牛刀宿衛司射掌供御弓箭十三年改千牛備身爲司仗左右員八人

唐百官志左右千牛衛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侍衛及供御兵仗

六典左右千牛衛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謝綽宋拾遺錄有千牛刀即人主防身刀也後魏有千牛備身本掌東輿御刀蓋取莊子庖丁爲惠文君解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石言此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後魏書奚康生有勇力以其子難爲千牛備身又楊侃弘農人爲千牛備身北齊領左右府有左右領將軍亦統千牛備身第六品下隋見前唐改爲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奉宸衛神龍元年改爲千牛衛將軍各一人從三品北齊領左右府有領左右將軍一人隋有將軍二人皇朝減一人中郎將各二人正四品下北齊有左右備身正副都督並四品上隋煬帝置備身郎將一人皇朝置中郎將各二人也大將軍將軍掌宮殿侍衛及供御之儀仗而總其曹務凡千牛備身備身左右執弓箭以宿衛主仗守戎服器物凡受朝之日則領備身左右昇殿而侍列於御座之左右若親射于射宮則大將軍將軍率其屬以從凡千牛備身左右考課賜會及祿秩之升降同京職事官之制

中郎將掌供奉侍衛以貳將軍及諸曹之務凡千牛備身備身左右以御刀仗昇殿供奉者皆大將軍將軍率而領之而中郎將佐其職凡侍奉禁橫過座前者禁對語及傾身與階下人語者禁搖頭舉手以相招召者若有口勑通事舍人承受傳聲於階下不聞者則中郎將宣告之

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掌判諸曹官吏之衆務事
録事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上掌印發勾檢稽失
兵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掌文武官及千牛備身備身左右之簿書及其勲階考課假使祿俸事
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隋煬帝以兵曹爲司兵胄曹爲司鎧皇朝改之掌甲仗之事〇千牛備身各十二人備身左右各十二人備身一百人主仗一百五十人唐改千牛左右曰千牛備身初置備身主仗佩大横刀唐書王及善除右千牛衛將軍高宗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卿佩大横刀在朕側知此官貴否

三品要職上

六軍諸衛

左右羽林軍

前漢百官表武帝太初元年光祿勳期門羽林皆屬焉服虔曰與期門
下以微行後遂以名官師古曰羽林亦宿衛之官言其
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一說羽所以爲王者羽翼也武帝太
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又取從軍死事之
子孫養羽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師古曰五兵謂弓矢殳矛戈戟羽林有令
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

續漢書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

順帝紀光武中興以征戰之士勞苦者爲之故曰羽林士

應劭漢官羽林者言其爲國羽翼如林盛也一名嚴郎言其
禦侮嚴厲其後復簡取五營高才別爲左右監監羽林左右騎
其羽林子死子繼與虎賁同

宋百官志漢東京置羽林左右監魏世不改晉罷羽林中郎將
又省一監自虎賁至羽林是爲三將哀帝省宋高祖永初初復
置江右領營江左兵無復營兵羽林監六百石

唐百官志左右羽林軍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三人從
三品掌統北衙禁兵督攝左右廂飛騎儀仗大朝會則同衛階
陛巡幸則夾馳道爲內仗

大典左右羽林軍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漢置南北軍掌衛京
師南軍若今諸衛也
比軍若今左右羽林也呂后崩周勃以北軍兵誅諸呂至武帝
置羽林掌送從以次期門名曰建章營騎屬光祿勳置令丞以
領之後更名羽林騎羲亦有羽林屋主車騎也又云爲國羽
翼如林之盛以隴西漢陽安定北地兩西上郡良家子便弓馬
者爲之取將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爲羽林孤
兒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秩比二千石光武以征伐之
士勞苦者及六郡良家子充之父死子代又爵乃營高才別爲
左右監秩比六百石魏羽林監品第五晉光祿勳屬官有羽林
郎將羽林左右監品第五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其佇從一般皆
鶡尾冠絳紗穀單衣哀帝時桓温執政省羽林中郎將唯置一監
宋高祖復置初江右領營兵及過江無復營兵齊梁陳並有羽
林監後魏羽林監第六品下北齊羽林監十五人品同後魏隋
有左右羽林郎將各上士二人中士二人掌羽林之士隋煬帝改
左右領軍爲左右屯衛所領兵爲羽林皇朝名武衛所領兵名
羽林又別置左右屯營各有大將軍將軍掌事龍
朔二年改爲左右羽林軍其名則歷代之羽林也將軍各二人
從三品掌統領北衙禁兵餘同唐百官志
長史各一人從六品上掌判諸曹事
録事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上
倉曹參軍胄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職如左右衛
司階各二人正六品上中候各三人正七品下司戈各五人正
八品下執戟各五人正九品下
翊府中郎將各一人正四品下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中
郎將掌領翊衛之屬以揔北軍宿衛之事左右郎將貳焉
五代史梁開平元年改左右長直爲左右龍虎軍左右內衙爲
左右羽林軍左右堅銳夾馬突將爲左右神武軍左右親隨軍
將馬軍爲左右龍驤軍二年改左右天武爲左右龍虎軍左右
龍虎爲左右天武軍左右天威爲左右羽林軍左右羽林爲左

右天威軍左右英武為左右神武左右神武為左右英武軍前
朝置龍虎等六軍謂之衛士至以定天威天武英武等六軍易
其軍號而任勲舊焉
後唐長興三年改衛軍神威雄威及魏府廣捷以下指揮為左
右羽林置四十指揮立為一軍每一指揮置都指揮使一人兼
分為左右廂應順元年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揮為嚴衛左右軍
龍武神武四十指揮為捧聖左右軍清泰元年改捧聖馬軍為
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為寧衛左右軍晉天福六年改扶宸威和
內直軍並為興順又改奉德兩軍為護聖左右軍周顯德四
年以先降到江南兵士分為六軍共三十指揮賜號懷德軍

國朝又於羽林外有左右龍武神武並置統軍大將軍將軍等
官謂之六軍亦不常置量設司局以掌郊祀朝會儀仗禁衛營
等今皆不置遇行大禮即以他官攝
善騎射前漢趙充國字翁孫為騎士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投石拔距絕於等倫甘延壽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試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
六郡良家子地理志云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
通孝經後漢明帝興學校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
次第禮事後漢書袁紹上疏曰王者不制禮作樂紹袁即其事帝以新禮冠首習稟監羽林左騎
征西羌漢雜事竇固以羽林監為中郎將征西羌遷中郎將後為羽林監
與王象等典集皇覽魏志桓範字元則為羽林左監以才學與王象等典集皇覽
左遷更依桓為黃門侍郎壽遷見與祀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為羽林監
童幼後漢安帝弟安以童幼拜黃門郎羽林監
不與朕焉唐李聽為羽林將軍有名馬穆宗在東宮令近侍諷聽獻之聽以職授親軍不敢從及即位之始勵勇不廢大原以二鎮接境乎張易帥宰臣進擬上皆不允謂宰臣曰李聽為羽林將軍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授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兼憲官唐王仲昇寶應二年以羽林大將軍兼大夫六軍兼憲官始於此
有大臣風唐李晟為羽林將軍對延英殿論奏所有大臣風
無帥臣體國朝景德元年鄭州防禦使魏能責授右羽林將軍先是上以能有勇幹用為威虜軍知軍事以精田使門成入寇遣勤兵深入以冒其鋒而虜騎發至能但及境而旋且顧爭復先引退遁故無功出言輕肆願多訕謗無帥臣體上以其有經驗累效特從寬貸

左右龍武軍

唐百官志左右龍武軍大將軍各一人正二品統軍各一人正
三品將軍三人從三品掌同羽林
長史錄事參軍事倉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冑曹參軍事各一人司階
各二人中候各三人司戈執戟各五人長上各十人景雲元年置龍武將軍興元元年共置龍武軍貞元三年龍武軍將軍一員有錄事一人史二人亭長一人掌固四人倉曹府二人史四人兵曹府二人史四人胄曹府史各二人
五代史○國朝並見羽林軍門

左右神武軍

唐百官志左右神武軍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統軍各一人正
三品將軍三人從三品掌衛前射生兵
長史錄事參軍事倉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冑曹參軍事各一
人司階各二人中候各三人司戈執戟各五人長上各十人有錄事一人史二人倉曹[illegible]新史皆如神武軍兵曹闕元二十六年分羽林置左右神武軍廢至德二年復置
五代史○國朝並見羽林軍

咸平五年加楚王元佐左羽林軍上將軍舊制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爲六軍各置統軍無上將軍之名此蓋有司之誤也治平三年詔今後六軍更不除上將軍先是誤除六統軍爲上將軍至是改正

左右神策軍

唐百官志左右神策軍大將軍各一人正二品統軍各二人正三品將軍各四人從三品掌衛兵及內外八鎮兵護軍中尉各一人中護軍各一人判官各三人都勾判官二人勾覆官各一人表奏官各一人支計官各一人孔目官各二人驅使官各二人自長史以下員數如龍武軍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號六軍貞元二年神策軍置大將軍將軍四十年置統軍品秩同六軍始殿前左右神威軍有大將軍二人正二品統軍二人從二品將軍二人從三品元和初爲一軍號天威軍八年廢以軍隸神策軍有馬軍步軍將軍及指揮使等以馬軍大將軍知軍事天復三年廢神策軍四年復置

卯時宣命而辰出師唐高崇文元和初以長武城使統神策兵討劉闢崇文在長武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出師乘輿何在而敢卽家李晟爲神策軍使以朱泚先已絹檎神策軍家屬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城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卽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壻諭指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爲間遂命斬之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李晟爲神策軍使德宗興元元年六月德宗在梁州賊朱泚爲晟等所敗走涇州晟遣衛前將張少烈上收京師露布至百僚稱賀帝覽之感泣百官皆出涕因上壽稱萬歲曰晟虔奉聖謨蕩滌兇醜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三代以來未之有也帝笑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不爲朕也百官再拜而退甲辰幽州使將韓旻吾見恭朱惟孝等於寧州彭原縣而斬之遂敗朱泚傳首來獻

天策上將軍

唐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位號不足以爲稱乃特置天策上將軍位之三公上及升儲宮遂廢天策府

國朝大中祥符八年二月皇兄元佐授天策上將軍唐初止爲天策上將軍後唐命馬商爲天策上將軍開府時以元佐久疾特加襃寵仍結銜在功臣上不開府慶曆四年正月皇叔荊王元儼贈天策上將軍

侍衛親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國朝侍衛親軍司兼總步騎二軍之政令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國朝初並置自後多闕廢然以來田重進傅潛王超繼爲都虞候皆遷副都指揮使自始罷職無復任者其屬有孔目勾押押司開拆官前後行通引官客司主獄等

侍衛親軍馬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國朝侍衛親軍馬軍司周廣順元年改侍衛馬軍司曰龍捷左右軍國朝改爲侍衛親軍馬軍司掌騎兵之名籍及訓練之政令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都指揮使闕則以副都指揮使領其事若副都指揮使又闕或在外則殿前步軍司兼領之若具員在京則凡公事都虞候以上連書其長然始牒奏行下殿前步軍司亦准此屬吏同親軍司

侍衛親軍步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國朝侍衛親軍步軍司周廣順元年改侍衛親軍步軍司曰虎捷左右軍國朝改爲侍衛親軍步軍司掌步兵之名籍及訓練之事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吏屬如侍衛親軍之制言合孫吳以名將稱之國朝元昊既叛劉平遷副都指揮使靜江軍觀察留後屢上攻守之策援論二十事利害詔以其言合孫吳以名將稱之

殿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

國朝殿前司周顯德元年詔募天下豪傑於殿前閱其武藝超絕者署爲殿前諸班因有散員散指揮使內殿直散都頭鐵騎控鶴之號國朝因之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及訓練之政令周朝有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之名在都指揮使之上後不復置其屬吏之名並如侍衛親軍司而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三爲吏人有差

歸田錄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景彝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牓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謝之而去至慶曆三年余作舍人此禮已廢然三衙管軍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見舍人呵引者即斂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余官于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爲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斂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三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爲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爲二故與殿前司列爲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多矣

東齋記事殿前司捧日天武軍司龍衛步軍司神衛馬軍司謂之上四軍各左右廂廂各三軍每軍五指揮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又有第四軍以處所退年高者無都指揮使止有都虞候殿前司又有神勇宣武驍騎各上中軍軍十指揮又有雲翔驍勝各十指揮虎翼左右各三軍軍各十指揮並有都指揮使都虞候爲軍司有雲騎武騎各十指揮步軍司有虎翼左右各三軍軍十指揮每軍各有都指揮使一員都虞候副之遇轉員各以次遷補代遷至軍都指揮使遙領團練使者即從上落軍職爲正刺史之本任其老疾若有過爲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隷軍頭司甚者黜爲外州軍馬步軍都指揮

據坐受參人拜筆談許懷德爲殿帥有舉人因乳姥求爲門客懷德許之舉人拜于庭下懷德據坐受之人謂懷德武人不知事體密謂之曰舉人無設階之禮宜少降假也懷德應之曰我得打乳姥關節秀才只消得如此待之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勾當官

國朝初曰軍頭引見司端拱元年改軍頭司爲御前忠佐軍頭司引見司爲御前忠佐引見司其官有內外馬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並有領團練使以上者五代有內外馬步軍都軍頭副蕃漢都引進使國朝去引進之名後隨司加御前忠佐又有馬步

軍都軍頭副都軍頭並有領刺史者又有馬軍都軍頭副都軍頭步軍都軍頭副都軍頭之名祥符二年詔置軍頭司祗候指揮使副指揮使都軍頭副兵馬使副都頭之名自今如遇赦叙理降配軍兵依此安排每後殿起居於軍頭司祗候軍員後別立勾當官或三人或二人以都軍頭及諸司使副使內侍都知押班充其屬有押司官前行後行軍頭司掌崇政殿供奉官及諸州駐泊捕捉權管之事引見司掌軍頭之名籍諸軍揀閱引見分配領教員一班馬直步彊壯軍員三指揮又掌後殿起居軍員之政令及諸司引見之事

不令禁衛飲酒國朝會要以二月十九日上昇時大雪極寒太后令中官各以酒分賜禁衛之士時總兵者令諸班指揮使王德用御前忠佐引見司奔騰池分擘會皆不得飲酒既而中官入奏其事太后嘉歎召而問曰大雪若寒軍班生甲不易何故不令飲酒德用泣曰此輩扈大行皇帝思戀久矣今大行上昇率土山崩為人臣子何忍飲酒况宮中大事未定忽有一夫醉酒高呼恐生猝危駭太后嗟咨因泣曰大行皇帝嘗言卿可委寄信至審矣自是上與太后有意於大用後不次擢殿帥簽書樞密院公事乃至為使相

馬步軍總管副總管

兵馬總管副總管公革更見都督府大典注

國朝馬步軍都總管以節度使充副總管以觀察使以上充有止一州者有數州為一路者有帶兩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則管勾軍馬事舊相重臣亦為都總管有禁兵駐泊其地者猶以駐泊之名鈐轄以上准此咸平四年三路都總管及排陣使並廢景德二年詔鎮定兩路併為一路諸路並去行營之名止為駐泊總管大中祥符二年詔合鎮定兩路總管併為一慶曆二年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總管鈐轄以上許與都總管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總管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四年詔罷陝西四路緣邊都總管司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鳳依舊分為四路七年析河北為四路各置都副總管一員鈐轄二員都監四員如無事止以安撫使總制諸路或有警即於北京置四路行營都總管擇官任兩府者為之八年諸州部署並改總管兵馬總管副管總以橫行諸司使及刺史或兩省五品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至二三路者有之馬步軍總管副總管鈐轄都監准此咸平五年詔西北面總管司兵馬機宜公事於隨行使臣內擇一人掌其之分後以親隨主其事初鎮定兵馬各置總管大中祥符二年合為一令王能領之

奏事立雪中待報後周長孫儉初為荊州總管後轉陝州總管奉嘗詣闕奏事時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倦容其謹慤如此

饋羊以私帛報之後遷遼大將軍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遂鎮非文史崇性剛直遵奉法度輕於鞭撻而重慎死罪性又廉儉邊境胡人或饋以羊者遂於苑中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遂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物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

乘舊馬以歸韋孝寬為延州總管凡受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許業馬及轡勒與之孝寬以其華歸心帝欲之謂孝寬曰昔人不幸遺營者蓋其惡與之同出而不與之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乘舊馬以歸

三罪隋書元褒為原州總管有商人為賊所劫其人疑同宿者而執之褒察其色寬而辭正遂捨之商人詣闕訟褒受金縱賊上遣使窮治之使者讓褒褒曰何故

利金而捨盜也褰便即引咎初無異詞使者與褰俱詣京師遂坐免官其褰尋發於他所上謂褰曰公朝廷舊人位望隆重受金捨盜非善事何至自誣也對曰臣受委一州不能息盜賊臣之罪一也州民為人所誘不付法司懸即放免臣之罪二也牽率愚誠無故形迹不待文書約束至令為物所疑臣之罪三也臣有三罪何所逃責臣又不言受賂使者復將有所窮究然則縲紲橫及良善重臣之罪是以自涖上歎異之稱為長者

法令明肅盜賊屏迹 元褰山為遷州總管先是州民王迴洛張季真等聚結亡命每為劫盜前後牧守不能制褰山下車逮捕之迴洛季真挺身奔江南餘其黨與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為大治

卧治一隅 韋世康拜吏尚書因侍宴而再拜陳讓曰臣無尺寸之功位致台鉉今大馬齒差不益明時恐先朝露無以塞責願乞骸骨避賢能上曰朕夙夜庶幾求賢若渴冀與公共治天下以致太平今之所請深乖本望縱令筋力衰謝猶屈公卧治一隅於是出拜荊州總管時天下惟置荊并揚益四大總管并揚益三州並親王臨統唯荊州委於世康時論以為

獨坐滿揚令人畏 美世康為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訟 楊俊帝弟也為秦州總管政教嚴肅每奏狀表退又整威以衛置屬以見之禮也蕭一屬寮人畏懼莫敢仰視

乖之去朕如斷一臂 薛道衡聲名藉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既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久蒙驅策一旦違離不勝悲戀言之哽咽高祖愴然改容謂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兼撫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賚物二百段子蓋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疋慰勉遣之

參嶺南地圖 特偕州總管許以便宜從事十八年入朝奏嶺南地圖賜以良馬雜物

單夷感敬稱為大化 令狐熙拜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許以便宜從事刺史以下官得承制補授熙內五百人送命五百足發傳送其家罪政封武康郡公熙至部大弘恩信其溪洞渠帥更相謂曰前時總管皆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論我輩其可違乎於是相率歸附先是州縣生梗長吏多不得之官寄政於總管府熙悉遣之為建城邑開設學校華夷感敬稱為大化

率衆先鋒大破陳 而李安為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為然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

聞弓聲為霹靂 長孫晟為秦州道行軍總管取晉王度節度出討突厥達頭戰進之斬首千餘級有突厥達官來降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晉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

威行域外 上

突厥不敢仰視 虞慶則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於是拜為靈州總管以平陳之役甚為敵人所憚陳平之後突厥來朝上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之上命左右請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

卧鎮無勞躬親 獨孤楷字脩則煬帝即位轉并州總管遇疾表明上奏乞骸骨帝曰公先朝舊臣卧以鎮之無勞躬親讓領以其長子凌雲監省臨郎事其親重如此

驅牛驢擊破其發軍 楊義臣仁壽末為朔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為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不知所以以為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

傳擊 唐契苾何力為右驍衛大將軍太宗征遼東何力為前軍總管次白崖城為賊所圍被矟中腰瘡疾甚太宗自為傅藥

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 契苾何力為蔥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及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何力即省其母且慰撫部落時薛延陀強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不是衆安執何力至延陀所置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為其妻所諫而止或言於太宗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狀太宗泣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遂令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陀許降公主求何力由是得還

白事者無疑遂皆至卧內 田留安拜魏州總管劉黑闥之亂也來攻州城于時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兇人各懷異志諸守者以心腹自衛由是上下猜阻索殺者多歸留安留安獨撫治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者無限遂皆至卧內謂人曰吾與爾輩為國守白宜一心無為疑貳也棄同郎異皆順歸逆奔在鄉黨斬吾頭而去矣城中父老相謝於子事曰田公以赤心相待何得負之由是人情遂固州人苑竹林者劉闥之黨也初有異圖留安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引置左右委以開鑰竹林感其恩遂歸心焉卒以其力用之也

善為經略 劉世讓拜廣東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南寇者徒以馬邑為其中路爾如臣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

不是國也高祖曰非公無可任者可馳驛至彼善為經畧世讓於是以兵臨馬邑高角敗以其地來降突厥患之遣曹攀海來詰中國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為亂由是得罪籍沒其家及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御札數幅授以方畧 國朝淳化五年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為川陝西路兵馬都部署自王繼恩以下皆聽其節度太宗以蜀寇雖平尚有殘孼因命昌言安撫招討之仍御札數幅丁寧授以方畧焉

委任雄盛 至道元年以趙昌言知鳳翔府事罷參知政事先是初昌言以近臣領兵經畧西蜀辭於便殿曲宴以錢馬并賜精鍔良馬白金五千兩行李服用預是委任雖甚近代儒臣無以比也後旬日仍詔軍臣等從死門官諭曰昨令昌言入蜀數小寇昌言大臣未易令前進且宜軍於鳳翔屯駐止令斷詔欽貴賊手書指揮軍事亦可奔失及追詔方下昌言已至鳳翔留候館踰百餘日泊賊平分屯將士故昌言有是命焉

熟識機宜行事果斷 景德元年以參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總管兼大提舉河北轉運司及巡檢兵甲事初帝曰北面機事皆有敗誤至於敵陸卷已完具惟天雄軍最為重鎮思得熟識機宜行事果斷者淮之欲於大臣中擇人往彼於是宰若請行帝怡然從之

中人就賜黃金一器 天聖七年劉平狀忻州團練使蜀上封事言趙元昊違叛即僭偽為虐已提劍學環慶副總管遣中人就賜黃金一器錢百萬平嘗入寧州而遺法

天月之閫張 狄青字漢臣汾州人世本農家樵盜為宿書手務易說敗事發逃北走至京師投拱聖為兵遣散歡為延州指揮使會元昊叛屢將兵出戰四年間大小二十五陣八中流矢面被及岩下以至京師之人皆呼為狄天使上喜其材勇七遷秦州刺史涇原路兵馬副總管上欲一見之詔令入朝會邊平涼乃令坐往涇原俾圖其家以進上觀其儀表曰眞之閫張也於是有狄萬人之稱以敵萬人也

有狄萬人之稱 上

累有戰功 慶曆四年以宣徽涇原路副都總管張玉郭逵劉永年並令再任玉與一字官永年止與支賜樞密使文彥博言兩人同是再任而推恩不同上曰玉累有戰功永年但有以文然足未有代者若一例推恩無以激勸

都鈐轄及鈐轄

國朝以朝官及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兩路三路亦有無都字者大中祥符中涇原路駐泊都鈐轄兼知渭州曹瑋奏乞依舊例別差人知渭州臣乞一面管勾鈐轄司事帝宣示王欽若等曰邊防軍馬所屯之地若別置知州即各生事體可降詔諭以此意嘉祐二年詔內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治平二年路分都監鈐轄等如有員闕即與正差不得陳乞理為資序

將官

國朝自河北通和以來兵不分將領訓練不精慮生事變於冊置上特令分將領置官遂於陝西河東京東西開封府界等處並置以統領所部兵熙寧六年以京東武衛等六十二指揮隸屬諸路分番勾抽因此并其餘軍馬並差主兵官分隸管勾訓練八年諸將官每二十隊差押隊一名諸將本部兵更不差以秦鳳路軍馬列為四將以環慶路管軍馬分為四將涇原路屯泊就粮上下番正兵弓箭手番兵分五將及別置熙河策應將

都監監押

國朝以閤門祗候以上充三班為者名監押諸州軍府監皆有之領本城及屯駐兵馬掌屯戍邊防訓練之令以肅清所部知有至二員者或為同監押其兵駐泊則增置一員不領本城兵邊州有至三員者亦有一路兩路三路者其關城縣鎮寨堡亦有置者縣即知縣兼充則官為都監京官幕職為監押縣鎮

則云簽書兵馬司公事。國初諸州郡都監或雜用文臣，其後止用武臣。景德元年詔西路緣邊有都監、監押處罷駐泊都監。四年詔川陝節度州及衝要兵多處監押用侍禁以上為之。天聖四年定監押職位在寨主之下。慶曆七年詔陳留、雍丘、襄邑、尉氏、咸平、陽武等大縣兵馬都監自今令開封府及府界提點司吏舉閤門祗候以上曾經外任者為之。嘉祐二年詔內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三年詔開封府陳留、襄邑、尉氏縣兵馬都監自今差諸司副使以上，三年一代之，與減磨勘一年。治平二年路分都監、鈐轄等如有員闕，即與正差，不得陳乞理為資序。熙寧三年增開封府陳留縣兵馬監押一員。四年詔府界諸縣兵馬都監今後樞密院選人護送之任。國朝咸平六年長樂府主高氏為其弟殿直霸納未曾州兵馬監押。真宗曰：霸殺之任曾司軍旅，責納未曆事，不可從也。趙虎亦名平元年西京左藏庫副使緣界可巡檢都監，超用有才武果毅而熟邊事勇人以豐紅犯邊禁者開劇復而況之，勇驍用以其常來處嘗紹開之額趙虎。

都巡檢使　巡檢使　巡檢

國朝以閤門祗候以上至諸司使、將軍或內侍充，自兩州至十州及緣邊寨或路當險要者，亦因其地為名，亦有同都巡檢使。若供奉官以下為之者，即不云使。緣邊又有巡檢都監之名。巡檢使自一州至九州軍，有或從道路便宜，不限境土，亦有同巡檢使。三班為之者亦不云使。自二縣至七縣，開封府諸縣有巡檢一員，二縣至三縣有駐泊巡檢各一員，府界東西路都巡檢各一員，京城四面各一員。緣海有刀魚船戰櫂巡檢，緣河江淮海亦有捉賊巡檢，又有駐泊捉賊及巡馬遞鋪、巡河、巡捉私茶鹽之名。景德三年置京東五路巡檢司，以應天府、曹、濮州、廣濟軍為一路，單、濟、鄆、兗州為一路，淄、齊、青州為一路，登、萊、濰、密州為一路，沂、徐州、淮陽軍為一路。大中祥符五年詔三班院揀使臣為諸州都同巡檢。七年詔選奉班四員充京城四面巡檢。慶曆三年置開封府諸縣巡檢各一員，又分東西二路置捉賊各一員。嘉祐元年權置京城東外巡檢，以晝夜大雨，舊城裏所增巡檢。三年詔諸路每一州軍巡檢有至三五員者，又兩三州至八九州有都同巡檢，或駐泊捉賊，員數多乖號當士為務，分使過驚劫，寨能獲賊，惟逐縣弓手習知賊所隱藏而擒獲之。其一州軍止留巡檢一員，數州留都同巡檢一員，其緣邊緣海及河汴江湖險僻之地舊有巡檢處並留之。人之勇怯豈拘南北。國朝景祐三年上封者言：諸處巡檢務在武勇心力，禮明皆乞不以福建、荊湖、江浙、川峽及嶺南前首職文資出身人領其事。真宗謂輔臣，王欽若曰：人之勇怯豈拘南北，遂則非任人若此之道。請嘗經營者。歸田錄：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送與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于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賜銀百兩。太祖時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漢超武人，所為多不

法久之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奪其女以爲妾
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
入寇者幾何百姓曰無也 太祖曰往時契丹入寇邊將不能禦
河北之民歲遭劫掠汝於此時能保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
取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
以對 太祖曰然則所嫁者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
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孰若處漢超家
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 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
不告我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
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提舉兵甲巡檢公事

國朝知兗州提舉鄆濮等五州軍兵甲巡檢公事知青州提舉
青濰等八州軍兵馬衣甲巡檢公事知徐州兼提舉徐宿等七
州軍兵甲巡檢公事京東諸州軍都提舉都巡檢使鄆博等六
州都大巡河兼提舉捉賊徐州駐泊都監兼提舉徐州等七州
軍兵甲巡檢公事知單州提舉曹單徐兗州應天府淮陽廣濟
軍利國萊蕪監巡檢捉賊知定州同管勾真定府州等路駐泊
知博州濱棣德博等州緣河兩岸水陸巡檢使兼提舉鄆齊淄
濮齊等七州巡檢捉賊公事知永興府兼提舉乾耀商華坊丹
等州軍巡檢兵甲事知鳳翔府提管勾鳳翔隴州一路巡檢駐
泊軍馬公事知陝府提轄陝府河中府虢解絳州巡檢兵甲公
事知秦州兼秦隴鳳階成路駐泊馬步軍副都總管提舉本州
管界兼諸寨巡檢公事陝府兵馬鈐轄兼提舉陝府河中府虢
解絳州巡檢兵甲盜賊華州陝府西京路陝府河中府同華虢
解丹等州提舉巡檢捉賊其廨宇在華州西京陝府駐泊捉賊

兼提舉緣河黃兩岸至絳州界六寨公事知并州兼同管勾并
代州馬軍提舉巡檢事知潞州提舉澤潞晉絳慈隰州威勝軍
一路屯駐駐泊芻糧本城兵馬巡檢公事潞州駐泊兵馬鈐轄
兼提舉澤潞晉絳慈隰州北威勝軍一路屯駐駐泊芻糧本城
兵馬公事知揚州提舉揚楚泗通泰海亳州高郵漣水軍兵馬
衣甲巡檢公事知廬州兼提舉廬壽蘄黃光舒濠州無為軍兵
甲器械事江淮兩浙都大提舉捉賊兩員一在潤州一在洪州
知杭州提舉杭蘇一路兵甲巡檢公事知越州兼提舉溫台明
越衢婺處州一路兵甲巡檢事知洪州兼提舉江南西路一
十州軍巡檢兵甲事知荊南荊湖北路兵馬都鈐轄管勾施
州一路巡檢兵馬公事知潭州管勾潭州并全邵等州一路巡
檢公事知辰州提舉辰州新興等四寨兵甲知福州兼提舉福
建劍汀州邵武軍軍一路兵甲巡檢公事知泉州兼提舉泉漳
州興化軍都同巡檢公事福州駐泊兵馬都監兼提舉福州汀建
劍州邵武軍一路巡檢兵甲公事知益州充本城兵馬鈐轄提舉
益州路諸州軍兵馬巡檢公事益州路屯駐駐泊本城兵馬鈐
轄同提舉益州路諸州軍巡檢公事二員知利州提舉兵甲巡
檢公事知文州同提舉利州路巡檢公事知夔州兼轄夔州路
兵馬都監提舉兩路州軍巡檢兵甲公知容州提舉容瓊路
諸州兵馬都同巡檢公事邕州提舉邕貴欽兼兩路巡檢充管

界緣邊溪洞都巡檢使兼駐泊事諸州軍及緣邊又有管勾一州或一路二路兵甲巡檢者

慶曆六年置京東兩路提舉巡檢捉賊各一員以沂密州淮陽軍為一路登萊淄青濰州為一路

皇祐三年詔江寧府揚州廬州洪州福州並帶提轄本路兵甲賊盜公事益屯禁兵仍令分淮南為兩路揚州為東路廬州為西路

走馬承受公事

國朝河北河東陝西川峽皆有之以三班或內侍二人或三人充至道三年五月詔諸路承受公事朝臣使臣歸闕具奏聽政之初務從簡易故也大中祥符元年正月詔諸路承受使臣多令諸州牒報事宜騰錄入奏頗為煩擾自今禁止之五年六月權知開封府劉綜言諸路走馬承受使臣到闕皆直造便坐自今請先於前殿見訖乃詣後殿奏事從之慶曆三年詔諸路走馬承受非本職不得輒言他事五年遣入內供奉官盧德明為河東路經略經司走馬承受河東舊無內臣為承受判并州晏殊特請之皇祐元年復置麟府路走馬承受內臣一員熙寧五年詔鑄諸路走馬承受印舊例皆曰某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居是職者惡有所隸屬去總管司字更稱其權因循已久至是上命正其名仍鑄朱記給之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五

三署郎官

議郎　中郎　侍郎

郎中令（見光祿卿門）　中郎將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　虎賁中郎將

東西南北中郎將

雜中郎將匈奴　司金　典農　武衛　建義

三都尉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騎都尉

奉朝請

諸都尉

主爵都尉　郡都尉屬國附　關都尉

邊都尉　積弩都尉　治粟都尉

司金都尉　撫軍都尉　武衛都尉

三署郎尉

前漢百官表郎中令屬官有大夫郎謁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皆無員多至千人議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秩皆比千石

後漢百官志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五官主郎五官中郎比六百石本注曰無員五官侍郎比四百石本注曰無員五官郎中比三百石本注曰無員凡郎官皆主諫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又屬光祿勳和帝元興元年引三署郎召見禁中選除七十五人補謁者長相漢官儀曰三署謂五官署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國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四等無員禁中有門戶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謂之禁中

應劭漢官五官中郎將秦官也秩比二千石三署郎屬焉

宋百官志左右中郎將右中郎將秦官漢因之置五官中郎將領三署郎魏無三署郎猶置其職晉武帝省宋世祖大明中又置

南齊百官志左右二中郎謂之西省

通典近按代皆謂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爲尚書郎故事且天文有武賁郎位等星皆在太微帝座之後爲翊衛之象則應劭楊秉所言三署郎是也而世人謂之尚書郎則誤矣徵其失也蓋自梁陶彥淳職官要錄以漢三署郎故事通尚書郎備名失實疑誤後代

隋百官志梁有左右中郎將以分司冊禁侍衛左右後齊左右中郎將各五人

唐百官志左右翊中郎將府中郎將掌供奉侍衛凡千牛及備身左右以御刀仗升殿供奉者皆上將軍領之中郎將佐其職

有口勅通事舍人承傳聲不下聞者中郎將宣告

六典親府勳一府勳二府翊一府翊二府等五府中郎將各一人正四府品下秦漢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並秩二千石掌領三署郎侍衛也又有虎賁中郎將漢平帝置比二千石後漢因之建安十六年魏公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以副相國位在諸侯王上晉代不置宋齊梁陳並有左右中郎將後魏北齊亦有之各五人隋氏左右親衛左右勳衛左右翊衛各置開府一人以統之有長史司馬倉兵法等參軍員皇朝因之武德七年改開府各置中郎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謂之左右親勳翊衛中郎將府左右郎將各一人正五品上自漢已來並曰中郎將至隋備身府置左右郎將以統之又置左右雄武府雄武府將武賁郎將以統之皇朝左右親勳翊衛因其名置左右郎將中郎將掌領其府校尉旅帥親衛勳衛翊衛之屬以宿衛而總其府事左右郎將貳焉兵曹參軍事一人正九品上

議郎

對策高第後漢魯丕少時學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爲議郎對策爲天下第一劉淑字仲承少學明五經桓帝時徵詣洛陽對策爲天下第一拜議郎策在高第後漢書建初元年詔舉賢良方正大司農劉寬舉丕時對策者百餘人唯丕在高第除議郎也奏劾將軍後漢張陵對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叱不整奏冀請收案罪時人奇之延定襄太守徵拜議郎負太守東觀漢記劉茂字子衛爲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太守孫福踰牆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擔穀給福妻子百餘口福奏爲議郎不復考試東平王蒼上疏薦吳良上以章下公卿曰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以良拜爲議郎有王霸之相魏略太祖爲議郎嘗見橋玄玄善相人謂曰卿有王霸之相然若不及也後過吾墓念志羽酉復爲方正張承字公先以方正拜議郎遷伊闕都尉承弟昭亦以死自誓田疇好讀書善擊劍隨太祖軍出盧龍塞遂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疇上疏陳讓以死自誓太祖嘗然知其不可屈乃拜爲議郎佯狂不受晉爵楚國先賢傳石偉吳平詔爲議郎加二千石秩稱疾自停遂作狂不受晉爵歎美其文東觀書陸雲曾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美之至都言於武帝召拜尚書議郎西域國事口陳狀手畫形謝承後漢書載吳裴有壯才達於從政討賊有功拜議郎遷京師見太尉袁逢逢問西域諸國事土地風俗人教種數失各意口陳狀手畫形逢奇其才歎息云班固作西域傳何以過此校書東觀後漢蔡邕建寧中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

中郎

何自爲郎前漢馮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具以實言乎奏賦爲郎揚雄奏羽獵賦除爲郎然郎官皆執戟也官不過郎中漢書韓信初事項王使武涉說信令反漢與楚信謝曰臣仕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位不過執戟上三署服其慎見尚書郎門爲郎牧羊卜式爲中郎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群上奇其言三代不遇漢武帝故事上嘗至郎署見一郎鬢眉皓白上問公何時爲郎也何其老也對曰姓顏名駟以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代不遇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晝夜讀書廣州先賢傳戶曹書佐陸稟出詣中郎督郵張順會客辭不與相見學致家貧親乳之覆自不食母其故具對但當免之原於是晝夜讀書家孝中庶郎拜

侍郎

官不過侍郎前漢東方朔著客難曰今天子大夫修先生之術慕聖人之義忠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

郎中令見光祿勳門

中郎將

使西域 前漢武帝拜張騫為中郎將使西域

年七歲 宣帝即位詔曰朕微眇時故掖庭令張賀輔導朕躬脩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中郎將

山郎 宣帝時楊惲為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罷山郎出郎皆以法令從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郎官化之不自厲絕山郎以負財為郎也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

建節 司馬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前導蜀人以為寵

參乘 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吾之所以得參乘乎郎臣代戰車士幸得以次遷侍中郎將不知也

口對兵事

畫地成圖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而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衰張氏興矣後霍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

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

寵下 秦文 羌說更始入長安多同舍小將人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東漢傳云所受官爵皆群小賈人長安為之語曰云云

武之事 吳志孫策命張紘為正議校尉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紘

五郎將 東漢書 九國志 章以從臺選監使辛子佺為五郎將郎將寮庭仕氣高世號為五郎將

五官中郎將

虎賁扶持 東漢江革字次翁遷五官中郎將每朝會帝常使虎賁扶持及進拜拍目禮焉注猶說之也時有疾不會輒遣太官送醪膳恩寵莫比

一日數四引見 後漢書張純遷五官中郎將在朝歷世明習故事建武初舊章多闕每有疑議輒以訪純自郊廟婚冠喪紀禮儀多所正定帝甚重之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

訪疑議

上備禮召拜 謝承後漢書樊鯈帝特備禮召拜五官中郎將數月以疾遜位而歸

左中郎將

前漢書辛慶忌從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

後漢書楊秉以勸講黍邕以侍中並為左中郎將

漢舊儀左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謁者

學行高明 後漢鄭興少欲少雨丁恭學受左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拜郎中遷左

中郎 單于遣使 明帝世匈奴遣使來貢求見宮詔勅宮自整飾言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見必輕賤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將

教授不倦 桓譽字君子少習嚴氏春秋後為左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

右中郎將

前漢書段會宗為右中郎將

漢舊儀右中郎將秩比二千石主常侍郎

持節討賊 東漢書朱儁為右中郎將持節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

使吳 蜀志宗預為右中郎將將命使吳

虎賁中郎將

尚書牧誓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周禮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

漢百官表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續漢書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虎賁宿衛左右僕射左右陛長各一人 僕射主虎賁郎將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 又曰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虎文云鶡者勇雉也其鬬死乃止又曰虎賁中郎將秩比二千石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虎賁郎中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皆無員數掌宿衛侍從

東觀漢記馬援從隴西太守入爲虎賁中郎將又爲𢊆任隗皆
從羽林左監遷虎賁中郎將
應劭漢官儀虎賁中郎將古官也書稱武王伐紂戎車三百兩
虎賁至八百人禽紂於牧之野言其猛怒如虎奔赴乎帝元始
元年更名虎賁郎古有勇者孟賁改奔爲賁中郎將冠兩鶡冠
鶡鷙鳥中之勇勁者也每所搏撮應爪摧碎鶡尾上黨所貢
官職典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郎多至千人
漢舊儀門期騎者隴西工射獵人及能用五兵材力三百人王
莽以爲虎賁郎
天文録郎將星若今之左右郎將也故星讃曰郎將一星主閲
具爲武備
環濟要略漢武帝好微行因置期門郎與之期於殿門平帝改
虎賁中郎將
周書古有虎賁士千人以牛役牛以馬役馬以車奉車
封事削去草 東觀漢記張純常爲虎賁中郎將純素重慎因密特封事輒削去草未修自守訖永平世
不轉 後漢明德馬皇后不以私家干朝兄爲虎賁中郎將訖永平世不轉 是
位在中臣宿衛禁門 明德太后姊子夏壽等私呼虎賁中郎將張淵與殿中闕上什日爲虎賁將軍家國學恩位在中臣宿衛禁門當進人不附所私
衆罰不避親戚今者反於殿中交通輕薄虎賁欲肉至令欲相殺於殿忽欲故不逮捕此皆生於不學之門所至也
拜中候三日 東漢書孔融拜北軍中候在職三日遷虎賁中郎將
前後倍虎賁 漢名臣奏丞相薛宣奏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推萬吏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闕至五大里周衞擊刁斗黃門自近臣侍側尚不得著鋼入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制必前後備虎賁也
收案洛陽令 建武十八年夏軍公……
錄皆異路請兩洛陽令著車騎出門候何湯將衛士鉤令車收案有詔免令官拜湯虎賁中郎將上常龍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也
寓直散騎者 劉謙之晉紀桓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應直與不訪之據佐咸莫比定參軍劉簡之對曰昔潘岳爲秋興賦序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此言之直官也
直言 上 大風持……
不倚 後魏書蕭彥膂力絕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彥爲中郎將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彥於馬上持幢動不傾側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昔之季徵詣行在所戰以騎射明元業奇之以爲武賁中郎將
只畏榮公……
六郎 隋書來整爲武賁郎將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羣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作爲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把長槍不畏官軍十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整乃榮國公護兒之第六子也
南北東西中郎將
魏志鄢陵侯彰爲北中郎將曹侯植爲南中郎將
沈約宋書南北東西中郎將後漢號也
征黃巾 續漢書盧植爲北中郎將征黃巾
志節慷慨 魏志蔣濟文帝即位爲東中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歎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臣以鎮邊境如其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後曹人募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其父詔曰荊州晨武又武志節慷慨常有超越江湖吞會之志故復授將軍之任
居家爲孝安事爲……
代郡烏丸反以曹彰爲北中郎將陽翟太祖誡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
名著海內學爲儒宗 太祖北征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有異於人遣丞掾修墳墓并致薄醊以彰厥德
士之楷模 上
守鄴 王隱晉書山濤爲北中郎將守鄴
督鄴城守事 晉起居注武帝泰始二年詔鄴城守事宜建德望又當得親親有文武器任者其以高陽王珪督鄴城守事北中郎將
年二十八 晉中興書荀羨除北中郎將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
以武官顯 ……王敦使問才之所宜參曰書以武官顯叙優優蔣節
吾爲王家破敗將 梁後略前南京中郎永安侯確字仲正

司空論之第三子少而尚武亦自文才每在第中常習弓馬後度數衆必注軍伴皆人皆以為征謂為無實用左右聞者咸以告為權曰吾為王家破賊當使爾等知之

雜中郎將 匈奴 司金 典農 武衛 建義

涼州三明續漢書張奐字然明與段紀明皇甫威明俱顯京師號為涼州三明並為匈奴中郎將

在職七年魏略司州始開治置以王脩為司金中郎將脩奏記曰脩聞枳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濁之水無洪波之勢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力少任重不堪而懼

所在積粟魏志任峻為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者

上疏論治宮室毋丘儉為洛陽典農中郎將時取農民以治宮室儉上疏曰臣愚以為天下所急除者二賊所急務者衣食誠使二賊不滅士民飢凍雖崇美宮室猶無益也

所在著稱魏略上以徐邈為潁川典農中郎將所在著稱

虎侯安在魏志許褚從太祖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

虎癡上

身自扞衛後漢袁紹傳魏郡兵反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守州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丘紹還因屯斥丘以陶升為建義中郎將

三都尉

前漢百官表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皆武帝初置秩比二千石

後漢百官志奉車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掌駙馬騎都尉比二千石本注曰無員本監羽林騎右屬光祿勳

韋昭辨釋名奉車都尉奉天子乘輿辨云主乘輿車每不敢言

環濟要略奉車都尉掌乘輿車騎都尉

晉職官志奉朝請本不為官無員漢東京罷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武帝亦以宗室外戚為奉車附馬騎三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為晉王以參軍為奉車都尉掾屬為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為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劉惔桓溫皆為之

隋百官志後齊左右衛府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校尉奉車都尉等各十人騎都尉六十人隋左右衛奉車都尉六人掌馭副車煬帝廢奉車駙馬都尉

唐職官志武官左右衛奉車都尉五人從五品下

通典宋武帝永初以來尚主者雖拜駙馬都尉齊駙馬都尉悉書尚職梁三都尉並無員秩其奉車駙馬皆武冠絳朝服銀章青綬梁陳駙馬皆尚公主者為之後魏駙馬都尉亦為尚公主官雖位高卿尹而此職不去奉車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北齊駙馬與後魏同六唐駙馬都尉後五品皆尚主者為之開元三年勅駙馬都尉從五品階宜依令式仍借紫金魚袋天寶以前悉以儀容貌整者充選奉車都尉五員掌馭副車不常置若大備陳設則以餘官攝行屬左右衛也

鄴田録官制廢久矣今其名稱訛謬者多雖士大夫皆從俗不

以爲姪皇女爲公主其出必拜駙爲都尉故謂之駙馬盖宗室女封郡主者謂其夫爲郡馬縣主者謂其夫爲縣馬不知何義也

奉車都尉 一

出入禁闥二十餘年 前漢書霍光武帝時爲奉車都尉出則奉車入則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

啗炙肉 後漢書竇固爲奉車都尉出屯凉州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輒爲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

駙馬都尉

出常驂乘 前漢書元帝即位史丹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

親近未嘗有過 金日磾爲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

選 晉主簿朱序初拜秘書丞遷太子舍人選尚公主拜宅侍爲文章書賜珍玩不可勝數悖兒均毋供奉宗林院常以諸賜亦均均戲謂均曰此婿翁與女婿非天子婦李士也

墓不稱陵 安樂公主壻武崇訓爲盗所殺之太子所殺特追封爲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温監護葬事優同親王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爲崇訓造陵詔從其請給事中盧粲駁奏曰伏以永泰事恩爲陵之稱請本爲皇王及諸侯之墓自皇家以來諸王及公主子孫墓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堂不合引以爲名臣豈宜正觀以來附馬基無得稱陵者帝覽依粲所奏

幽私第 王士平以父勳選尚義陽公主同正駙馬都尉特公主驕恣不法士平與之爭分憲宗怒幽公主於禁中士平幽於私第後釋之出爲安州刺史士平客南史獨孤申叔爲義陽公主歌詞言其遊處綢繆之狀往往歌於酒肆憲宗聞而惡之得南史貶之由是稍止

弱冠尚王 梁書何敬容字國禮弱冠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

請額重

責僕人 國朝 真宗咸平二年駙馬都尉石保吉言僕人張居商掌私財有所侵盗擅鬻上曰所司自有常典豈可以私故出外加刑保吉又請於私第决罰亦不許先是秦國長公主以家人有所過次納其女爲賓上聞之即特令選其

出於貴戚如布素之士 慶曆中上崇章懿位所以生不得以父母其奉養不得及其家故於元舅之家尤極寵榮之子瑋尚主瑋雖出於貴戚然尤謙謹好學如布素之士

衮國公主上之愛女故以降帝以瑋爲并州防禦使駙馬都尉嘉祐二年八月四日下降以瑋主不和落附爲都尉授利州防禦使知衛州主降岐國至八年秋召選瑋依前投駙馬都尉而復合爲

父子登進士 治平三年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王克臣子師約拉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右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駙馬都尉賜名師約以上公主故也初上數稱唐公主下嫁多名人又是靈尚主得師約故駙馬都尉承制曾孫而父子皆登進士今至宰相第試以詩而并以其所奏賦一幅進御上召見又諭以承慶學又出經籍及紙筆硯墨賜之

騎都尉

討賊有功 魏志徐晃字公明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

膂力過人 後漢呂布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爲騎都尉

使 吳孫權遣騎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而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

相見過於所聞 魏字子直嘉禾中與學俱以禮讓擢騎都尉書曰子宜今聞休良見之入而閣爲吉壽之行續相熟

延 諸葛恪瑾長子也少知名弱冠拜騎都尉

老病乞身 後漢虞翻字文季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

沈

教有詩有父風 魏曹植少有大志有父風太祖嘉之拜騎都尉使侍從有謀

殺丁原 并其兵 董卓誘呂布殺丁原而并其兵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

名播吳越 魏略李字安國年十七騎馬都尉

禁衛 晉書荀崧字景猷爲晉陵公主求婚謂王珣曰主婿但如劉真長王子敬便足如真長不復易得子敬每事似之欲以女妻之珣曰謝混雖不及真長不減子敬帝曰如此便足未幾帝崩袁崧又欲以女妻之珣曰卿莫近禁臠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豚以爲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爲帝群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臠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

駿如意擊主 宋書殷叔獻之子也尚武帝女永興公主拜駙馬都尉自宋興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慘虐封嘗因酣醉爲主所擯每被召入先滿壁爲般叔字狗凡滯以言於帝以擊如意擊主碎於背照猶恨

主先亡不加贈駙馬 陳書陳留太守猷生子昂主及昂並卒于東朝陳武帝永嘉公主先適陳武帝受命

有司請諡加駙馬都尉并贈官都官尚書表擬律李明忠禮宰議曰今公主早亡伉儷已絶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按杜預尚宣帝第二女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眾矣文帝女新安公主早亡天監初王氏尚追拜之事並近二例足以發明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議以為當

主婿不任黄散 陳宣帝詔吏部侍郎蔡凝曰我欲用義興公主錢素為黄門侍郎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問若格以僉議黄散之職須人門兼美帝默然而止爾聞而不平異與公主以請之乎先官遣之頃之合遂

累代尚主 後魏書河南穆氏宣都王觀子壽子平子國子朱子羅五代尚主又宜都王觀弟兒子韶子正子平子子國四代尚公主又亮弟真父真子泰泰子伯知三代尚公主

擅決百姓 唐書敬宗時常鎮為駙馬都尉寶曆元年以擅決百姓杖兩月俸料

衣羅巾 帝文宗郎特常態入為駙馬都尉宗入見巾有羅巾以進文宗曰本冀卿門戶清素故令從選尚如此巾服他諸戚為之物不須為也

以公主衣服踰制罰賜錢 實錄尚是安公主為駙馬都尉大和四年物以公主衣服踰制從之義過有門第宜罷將兩月賜錢

門下十才子 郭曖尚升平公主有才思尤喜大曆中李端等十才子多出入門下宴學與詩先成者賜之百餘

文雅之士可居清列 文宗拜擬憾與為起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女婿故辭職上歎賞之由是公主出降尚文雅之士可居清列者初於文學後進中選皆辭疾不願惟杜悰應焉乃尚岐陽公主

服紀 杜悰為工部尚書判度支尚岐陽公主薨久而未謝文宗怪之問左右侍郎戶部李珏對曰近日駙馬為公主服斬衰三年故以士大夫之家不願為國戚者皆為此也杜悰未謝依此服紀上憬然曰予初不知乃下詔令周年為定制

不合與要官往來 李德裕上疏曰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代宗宣宗宰臣某駙馬諸親有公事向於中書見宰相不令詣私第務宗之之

為賊所害 于琮尚廣德公主拜駙馬都尉黄巢犯京師僖宗出幸琮病不能從賊得見琮為相琮以疾辭賊怒不已琮曰吾老病死在旦夕加以唐室親姻義不受命苟且圖免為賊所害而殺公主主親見琮受謂賊曰吾李氏女也義不獨存願與于公共命賊不許公主入室自縊而死廣德僧門有禮成通亂雖中客在入口

禁中置宅 宋朝尚學親公主妻宗時最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禦下者為清白室識男人物明帝時得吳江人閩江東閩中國名士徐庠人云間有李安宜為是時豈為黄門郎上曰豈名播於吳越卿後拜駙馬都尉給事中

奉朝請

續漢書前漢列侯奉朝請在長安次三公漢武時宣帝為皇曾孫令奉請

後漢書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中二千石列侯宗室子孫在京師奉朝請者黄金 廣雅曰春曰朝秋曰請

晉職官志 三都尉門

宋百官志永初以來以奉朝請選雜其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三都尉並漢武帝置孝建初奉朝請駙馬都尉三都尉比二千石

漢官解詁三輔職如郡守獨奉朝請故帝丞相張禹遜位特進奉朝請又以閑內侯霍光之奉朝請奉朝請之號即非官也

東觀漢記建武中鄧禹失司徒以特進奉朝請

晉起居注康寧三年詔前相國掾王濬雖奉朝請並從容閑預若大縣缺宜以治民

杜門謝疾 前漢王陵為太傅杜門謝疾竟不朝請

除門謝不得朝請 晉太后贈晏除其門籍不得朝請

處於不競之地 沈約宋書王敬弘手授之詔為批書日被敕有弘未為奉朝請與限故有競奉朝請者限故然競吾欲使女處於不競之地文帝嘉而許之

脫朝服挂神武門 南齊書陶弘景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

讓官於弟 後魏崔光韶事親以孝聞初除奉朝請光韶與弟光伯雙生操業相

俾特相友愛遂通經禮部尚書李中孫官於充伯辭色懇至中爲奏聞孝文嘉而許之家貧傭書自給梁袁伯少
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昶薦之於李中侍與遠欲爲奏朝請大樂大吉比齊書王甚爲
奉朝請爲文宣所知時帝嘗與左右飲酒日快哉大樂林對日亦有大善帝曰何善林曰長夜荒飲不悟亡國破家身死名
敗所謂大晋帝默然試以一官祖爲勳爲州主簿後封臨淮王或表爲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勅除奉朝請人問
日臨淮舉郡使以得罪免不相謝恐非爲勳曰爲國舉才臨淮之務相爲勳何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善吾得其人矣在

丁傅之右前漢給事中董賢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昆弟外孫霍光昆弟諸外孫皆奉朝請

驚素有志行何法盛晉中興書熊遠字士猷爲素有志行少許辟爲都尉奉朝請弱冠

奉朝請侍從左右與太子遊晉起居注孝武詔曰駙馬都尉樂遂並可奉朝請侍從左右與太子遊

諸王宜兼三公太常劉寔奏曰南諸王兄在奉朝請者宜兼三公

諸都尉

漢官解詁都尉將兵副佐太守備盜賊也

氣如合把之喻光武帝占軍氣欲都尉氣如合把之喻

主爵都尉

前漢書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皆有兩丞

引大體不拘文法前漢汲黯爲東海太守歲餘大治上聞召爲主爵都尉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

去嚴酷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天子以爲能

奏事請閒公孫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

郡都尉 屬國附

漢百官表郡尉秦官也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屬國都尉武帝置

司馬彪續漢官志建武七年省諸郡尉唯屬國都尉稍有領分縣治皆置諸曹掾

臨海記漢元鼎五年大郡尉府於候官以鎮撫二越所謂東南一尉者也

誅滅甚多史記尹齊爲淮陽都尉所誅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齊子言之歸葬

一筒餌得都尉東觀漢記樊準與世祖於其郡門下上書事稱拘時準與帝吏御食衣被上親拜曰一筒餌得都尉何如拜曰小臣蒙恩特見拔擢不忘往舊臣得遇死有效

迎吏見甚喜任延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吏見甚喜皆驚然爲下車進吏以中守其禍延及季子特天下新定道路

未通避世江南者皆未選中士會稽頗稱多士延到皆聘之請爲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

吏民舉章使勞學子崇禮書籍如此度式勿上書言臣筆耕不由王庭發知數諸書數足吏民學事無觀鄉主

齊趙之間盜不敢近前漢義縱爲廣平都尉齊趙之間盜不敢近

仁而愛人後漢上西都尉仁而愛人上書皆奉爲致天

奏事稱意武帝時田叔子仁以壯勇爲衛將甲舍人衞青使刺三河還奏事稱意拜京補都尉

天下少雙吾丘壽王爲東郡都尉是歲不熟多盜賊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以爲天下少雙

推財產與昆弟後漢劉般父年尺推父時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刺史上其義行拜重江都尉

民乞留者數千人蜀志董和字幼宰益州牧劉璋時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

老母出懷中金丹以授晉中興書何比干爲南部都尉章懷留二年有廣德家官婦家當歸一老母詣比干求不當比干法而去臨去出懷中金冊一九十枚以授比干日子孫佩印綬如此數言畢不見

關都尉

漢官解詁關都尉奉官

如狼牧羊 史記甯成居家上書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公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令治民上乃拜成關都尉

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一怒 甯成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一怒

声甚於甯成 尹齊為關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為能拜中尉

邊都尉

典戎 吳中書郎胡廣邊都尉箴曰毅毅上皇光被八極周惟人亟周不來燕李來陵遠王澤暨偏政役作難鬼方驕逝稍稍將是攘是闢殷宗周宣用顯其光大漢龍興參存洛湯平乎蕩蕩奉上康國寧撫其民尉典其戎五材並用文武從功

積弩都尉

魏略積弩都尉秩比二千石後更為典弩都尉又有典鍾都尉秩與典弩同皆屬積弩

治粟都尉 司農有治粟都尉掾

韓信 前漢韓信數以策干項羽封卑用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坐法當斬至信仰視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不斬與語大悅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李奇曰連敖楚官名

司金都尉

班亞九卿 魏志韓暨為監冶謁者在職七年器用充實制書褒歎就加司金都尉班亞九卿

撫軍都尉

二人主剌舉 魏略撫軍都尉秩比二千石本校事官時太祖欲廣耳目使盧洪趙達二人主刺舉洪達多所陷入故于時軍中為之語曰不畏盧洪尚可趙達殺我後達竟為人所殺

廣耳目

武衛都尉

以秀才入侍帷幄 周昭新論散騎侍郎武衛都尉孫秀年十七以秀才入侍帷幄余作詩一篇美而規之詢悔

周公美妙無己誤婁既豐世曹有紀乎南之孫耆戚之子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六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七

司隸校尉 附從事　城門校尉　中壘校尉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戊己校尉　護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協律校尉

南蠻西戎南夷校尉　諸府羽林校尉

栗姚校尉　典農校尉　司農度支校尉

材官校尉　驍騎校尉　西園八校尉

忠義校尉　懷義校尉　折衝校尉

翊軍校尉　護西域校尉　寧蠻校尉

安蠻校尉　西蠻校尉　參呂三校尉

平羌校尉　三巴校尉　建義校尉

武衞校尉　滅賊校尉

司隸校尉 從事附

周禮司隸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令 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 師其民而捕其盜賊

前漢百官表司隸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蠱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元帝初元四年去節後諸葛豐爲司隸又加節孫復去之 京師諸官府也

司隸去節自豐始也成帝元延四年省安和二年哀帝復置但爲司隸 去校尉字 冠進賢冠屬大司空比司直司隸掌察皇太子以下行馬內事皆主之專道而行專席而坐初除皆謁兩府又自司隸至虎賁秩皆二千石

後漢百官志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置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以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元帝去節成帝省建武復置并領一州

應劭漢官司隸校尉糾皇太子三公以下及旁州郡國無不統陛見坐次諸卿皆獨席

晉志漢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隸校尉察三輔三河弘農七郡

唐官品志司隸臺大夫一人正四品掌諸巡察其所掌六條一察品官以上理正能否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害下人及田制踰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災不以實言枉徵賦役及無災妄蠲免者五察部內賊盜不能窮逐隱而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材異行隱而不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郡縣十月入奏

通典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元帝去節成帝省建哀帝復置但爲司隸後漢復置司隸校尉所部河南尹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河東弘農凡七郡治河南洛陽無所不糾 比者書曰後漢無皇族不得典三河

盡忠其親而惜形迹之地唯不參三公廷議與九卿上朝賀處公卿下凡司隸屬官有從事史十二人其都官從事史置為雄劇主察百官之犯法者魏晉司隸與二漢同劉聰僭號置左右司隸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不絕席初以司隸官屬制置如州儀而俗稱之司州及魏晉乃以京輔所部定名置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及東晉渡江罷司隸校尉官變其職為楊州刺史後魏北齊為司州牧後周有司隸下大夫掌五隸及徒者捕盜賊因執之事屬大司寇隋初有雍州牧後煬帝置司隸臺有大夫一人掌諸巡察薛道衡為司隸大夫別駕二人分察畿內一人按東都一人按京師後又罷司隸臺裴蘊為御史大夫故重已權今虞世南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而留司隸從事之名不為常臨時選京官清明者權攝以行大唐無司隸校尉而有京畿採訪使亦其職也

摧辱宰相前漢鮑宣字子都為司隸丞相孔光因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從閉門不肯納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下廷尉獄減死一等髡鉗

奏免丞相王駿為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

刺舉無所避諸葛豐字少季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

收節諸葛豐為司隸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賓客犯事與章相連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不收之章馳豐去奔章逐之章突入殿得免因此成帝遂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貴戚斂手後漢鮑永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守正有父風鮑永子昱拜司隸校尉詔昱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九年坐救火遲免永宣之子也自宣至昱俱為司隸

破柱殺張朔李膺字元禮為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中即殺之讓訴於帝帝詔膺入責以不先請便加誅辟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紀綱頹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雄職董卓問司徒王允曰欲得一佳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爾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遂不用蓋京兆蓋勳也為京兆尹時董卓嘗從少帝殺何太后勳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懼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為議郎選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為失色卓邑之乃以為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典禁兵復出為潁川太守

剸殺中球嘗為長史令治有能名擢拜司隸校尉中謁者丞宸臨素與畢有隙見其尊顯長為已害所說奏出門使人刺殺豐於岸中

督察三公江忠上言宜令司隸督察三公朱元長以為不宜使有司有察公卿之名

直言犯上前漢蓋寬饒字次公為司隸校尉好直言犯上

唾手拊髀後漢陽球少有勇氣為尚書令中常侍王甫曹節等承權勢球常唾手拊髀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何得恣耶舉為司隸明日詣闕謝恩奏甫等罪惡在里會因汝南罪過情甫之惡陽詔獄自臨拷之甫子萌亦可收

務大綱東觀漢記范康為司隸校尉務大綱性節儉常臥布被

臥布被上

子常步行蓋寬饒身為司隸子常步行

奉使稱旨蓋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出奉使稱旨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

論輸左校虞詡為司隸校尉上書奏中常侍張防防承寵詐帝詡坐論輸左校

羣豪斂手謝承後漢書曰李松為司隸校尉時貴戚事勢有司數殺吏莫敢糾罰松下車閉閣不通賓客私書姦惡犯者糾死奏馬氏二假羣豪斂手

百寮敬憚年翊拜司隸校尉典司京都執憲持平多所糾正百寮敬憚

十日一炊任昉字彥升始為司隸校尉常十日一炊不敢干越

乘舟魏志徐宣為司隸校尉從至廣陵大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舡回到宣上病往陵波而前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

雖在外司時政畢綜 鍾會爲司隸校尉雖在外司時政損益當世與奪無不綜

卧虎 傅咸集司隸箴司隸校尉舊號卧虎誠以舉綱而萬目理提領而衆毛順

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晉書傅玄傳玄爲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而入殿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寮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庚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正豪右京師肅然 晉書劉毅字仲雄轉司隸校尉率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方諸葛豐蓋寬饒

奏免河南尹 晉書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不聽咸因病陷職時朝廷寬縱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於是奏免河南尹京都肅然貴戚懾伏

鮑氏驄 列異記鮑宣司隸校尉上黨鮑宣小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時無伴卒得心病宣下車爲按摩飲藥而亡不知其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殯殮其餘銀及素書著屍上祝之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使命不獲久留遂辭而去京師有驄馬隨之人莫能得近惟宣得近之宣後歸行失道遇一關內侯家日暮往宿見主人呼奴通刺奴出見馬入白侯曰外客盜騎昔所失馬侯曰鮑子都上黨高士必應有語侯曰若此乃吾馬昔年無故失之子都曰昔年上計遇一書生卒死道中具述其事侯乃驚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故侯乃舉家詣闕上薦子都聲名遂顯至子永孫昱並爲司隸及其爲公皆乘驄馬故京師歌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子都學之才也

成敗之機在斯一舉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王猛望燕師之衆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也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

城門校尉

前漢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掌西域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馬自司隸至虎賁校尉秩皆二千石西域都護加官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諫大夫使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環濟要略城門校尉高帝置秩二千石出從緹騎百二十人

隋職官志左右監門府置校尉直長各三十人

六典城門郎四人 下見門省

德懷其內險難其外 揚雄城門校尉箴曰幽幽山川經畫九路盤石書塗險墉重固國有城塞家有柝拒各有依堅民以不虞德懷其內險難其外王公設險而永以鑑

開城門活汝兄 後漢書李燮與李咸俱生得捨時捨寬爲城門校尉赤眉使之門活汝兄汎即開門

職爲小閤 山濤啓事曰開城門校尉閥句烈生值千載之會未蒙殊寵年欲向老志意耳目猶尚聰明今城門校尉閥職爲小閤堪任此

中壘校尉

前漢百官表 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百官志中興省中壘但置中候以監五營

壘臣司辟 崔瑗中壘校尉箴曰中壘校尉威國有所固民有所固名有依守德以不綸周末之王昭厲幽流既不燃德又不厲兵不壁不壘以失其軍壁不堅壘不徒堅山川丘陵天地以存德爲中實險爲外垣壘臣司壁敢告寡人

屯騎校尉

前漢百官表 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左右衛府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校尉各十人

宋百官志屯騎步兵越騎長水射聲五校尉並置漢武帝置屯騎步兵掌上林苑門屯兵漢光武初改屯騎為驍騎建武十五年復舊漢東京五校典宿衛士自游擊至五校魏晉逮于江左初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五營校尉秩二千石

閻氏職官要錄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宋晉官晉承漢置以為宿衛官各領千兵

三年桓溫奏省五校尉宋初元年復置以叙勳舊

官顯職閑（東觀漢記尉緩為屯騎校尉特五校官顯職閑府寺寬敞輿服光麗伎巧畢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之）

著書東觀（後漢書鄧閭妻耿氏有節行鄧氏誅豪子忠早卒乃參河南尹豹子嗣為閭後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永壽中與朱穆邊韶延篤著書東觀官志屯騎校尉）

六十受兵（蜀志宗預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始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受卿負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違訣大殊）

一職典禁旅（王隱晉書琅邪王元為屯騎校尉給千人營置長史司馬焉為屯騎校尉表曰校尉之任職典禁旅御衛事重必得其人豈臣微弱所能克堪）

步兵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

宋百官志（並見屯騎校尉門）

列牧之職上應天工（東觀漢記梁不疑為步兵校尉上書辭曰列牧之職上應天工不敢辭避會賢尽所任）

校刻（胡帝位傳太傅征豐擧為步兵校尉辭曰皆聞伐國不尚刻奏問仁人戰陳不討儒士此擧奚為至哉遂報勸歸）

酒酣遺落世事（漢魏春秋阮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聞步兵廚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容觀甚偉（梁史常撙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尋領州中從事吳郡張率前軍明名輿撙同府並志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撙自記室遷步兵校尉）

出入閤（南史呂僧珍為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閤內恩遇甚篤）

越騎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見屯騎校尉門）

宋百官志越騎掌越人來降以為騎也一說取其材力超越也

漢光武初改越騎為青巾建武十五年復舊

上書言事入室（後漢書越騎校尉劉寵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上書長樂宮諫宜奉公室自損抑言甚切至太后不從憂心懷畏擁永寧元年謝病不朝）

太子諸王奉賀（桓郁遷越騎校尉詔太子諸王各奉賀致禮郁教進之言多見納）

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董卓傳伍孚為越騎校尉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送至閤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也罪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淫暴無道（謝承後漢書曹騎為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破石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長水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晉職官志（見屯騎校尉門）

韋昭辯釋名長水校尉長於水戰用船之事釋云長水校尉典胡騎不主水戰也其廄近長水故以名官

宋百官志長水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部落名也胡騎屯宣

曲觀下常詔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廐近長水胡以為名長蓋關中小水名也

有武節兼經術東觀漢記賈宗字武孺為長水校尉數言便宜賞賜殊特上美宗既有武節又兼經術每燕會令與當世大儒司徒丁鴻問難經術答問如響蜀志秦宓為長水校尉吳遣張溫來聘百官皆往餞而宓後往既至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宓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溫大敬服

給千人營王隱晉書下邳王晃起家為長水校尉給千人營置長史司馬

胡騎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志胡騎校尉掌陽胡騎不常置應劭曰光武有尉但司馬今屬長水營

中興胡騎并長水

宋百官志見長水校尉門

射聲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書射聲校尉掌宿衛待詔射聲應劭曰士工射者中聞之則中因以名也須待使命而射故曰待詔射聲

宋百官志射聲掌射聲士聞聲則射之因以為名

在西域三十一歲東觀漢記班超在西域三十一歲還洛陽拜射聲校尉

殿中無復丁孝公後漢書丁鴻字孝公兼射聲校尉論難最明諸儒稱之時人歎曰殿中無復丁孝公

吏咸稱其人續漢書曹褒遷射聲校尉按行營舍不葬者悉買空地葬之設祭而去吏咸稱其人

分掌方任內參九列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射聲校尉胡奮外掌方任內參九列不宜同之常列勿使入直

君子營晉中興書劉超字世瑜中書郎遷射聲校尉時常校兵義興人多義超因領之號為君子營以寅宿衛

鷹揚虎視汝南先賢傳應仲季為河南尹舉射聲校尉鷹揚虎視

虎賁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後漢志虎賁校尉主輕車武置常有丞司馬秩二千石

戊己校尉

前漢百官表見城門校尉門

東觀漢記始置西域都護戊己校尉乃以耿恭為戊己校尉

毒藥傳矢後漢耿恭為戊己校尉屯金蒲城明帝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二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道逢匈奴騎多皆為所沒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傳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雨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為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明帝崩國喪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恭恭厲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煑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千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降者當封為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

護烏桓校尉

後漢百官志護烏桓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烏桓胡

應劭漢官護烏桓孝武帝初置擁節比二千石

持節魏畧毋丘儉字仲恭爲荊幽二州刺史持節領烏桓校尉

護羌校尉

後漢百官志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主西羌

晉書元康中護羌校尉爲梁州刺史

諸胡皆喜東觀漢記鄧訓爲護羌校尉諸胡皆喜羌胡和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刃自刺訓聞有困病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悅及訓病卒官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數千人也得詣京師奏事永平二年護羌校尉竇林將羌豪候詣闕是爲護羌校尉得詣京師奏事也

協律校尉

晉職官志協律校尉漢協律都尉之職魏杜夔爲之及晉改之

南蠻西戎南夷校尉

晉職官志護羌夷蠻等校尉安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元康中護羌校尉爲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爲雍州刺史南蠻校尉爲荊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蠻校尉尋又置於江陵改南夷校尉曰鎮蠻校尉及安帝時於襄陽置寧蠻校尉

傳暢晉諸公讚王戎爲荊州刺史楊烈將軍領南蠻校尉

沈約宋書護西戎夷校尉晉武帝立治寧州江左平蜀後治涪城終晉世

諸府羽林校尉

唐職官志諸府校尉五人每校尉旅帥二人又左右羽林軍人數節禁如諸衛

票姚校尉

漢書票姚服虔音飄搖顏師古云勁疾之兒善騎射前虜霍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爲票姚校尉

典農校尉

魏略典農校尉太祖置秩二千石

司農度支校尉

魏典司農度支校尉黃初中置秩二千石掌諸軍屯田

材官校尉

魏略材官校尉黃初中置秩比二千石主天下材木屬少府

驍騎校尉

魏志董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太祖又被徵爲典軍校尉

西園八校尉

後漢書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

忠義校尉

吳志是儀從孫權討關羽拜忠義校尉不自屈爲周舍是儀拜忠義校尉儀陳謝孫權令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

懷義校尉

吳志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孫策表拜懷

義校尉

折衝校尉

吳志孫賁表孫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

翊軍校尉

王隱晉書太康中代吳還欲以王濬為五校而無缺始置翊軍校尉班同長水步兵以吳所省兵為營

護西域校尉

沈約宋書護西域校尉晉武帝置治雍州江左關安帝元興中又置寄治西陽

寧蠻校尉

沈約宋書寧蠻校尉晉安帝置治襄陽郡

安蠻校尉

沈約宋書元嘉二十二年南平王為安蠻校尉

西蠻校尉

齊職儀太元中毛虎生為西蠻校尉

東宮三校尉

沈約宋書武帝永初三年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

平羌校尉

沈約宋書平羌校尉晉穆帝置治仇池

三巴校尉

齊職儀三巴校尉銀青印綬武冠絳朝服宋本始五年東西僚潼建平五郡隸焉建元二年　州刺史

建義校尉

才兼文武 吳志朱據傳孫權咨嗟將帥思呂蒙張溫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孰

武衛校尉

為人精敏善騎射 吳志朱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遊戲少以父任為武衛校尉

滅賊校尉

兵器精飾 吳志賀景為滅賊校尉馭衆而有恩兵器精飾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七

三輔

内史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河南尹

諸府尹　少尹丞附

開封府

牧　尹少尹　權知府事　判官推官　司録參軍

六曹參軍　左右軍巡使判官　左右廂公事所

京留守

判官推官

三輔

内史周官　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内
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秩二千石銀印青綬進
賢兩梁冠降朝服佩水蒼玉屬官有長安市廚兩令丞又都水
鐵官兩長丞左内史更名左馮翊屬官有廩犧令丞尉又左都
水鐵官雲壘長安四市四長丞皆屬焉又主爵中尉秦官掌列
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内史
右地屬官有掌畜令丞又有都水鐵官廄雍廚四長丞皆屬焉
與左馮翊京兆尹是為三輔皆有兩丞列侯更屬大鴻臚元鼎
四年更置三輔都尉
後漢百官志河南尹一人其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三人漢初
都長安皆秩二千石謂之三輔中興都雒陽更以河南郡為尹
以三輔陵廟所在不改其號但减其秩
應劭漢官河南尹新治周地也雒陽本成周周之衰微分為東
西周秦兼天下治三川守河雒伊也漢更名河南孝武增曰太
守世祖中興徙都雒陽改號為尹尹正也詩云赫赫師尹
晉中興書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内使為丹陽尹
通典凡前代帝王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
東魏曰魏尹北齊曰清都尹隋職官志隋雍州置牧京兆郡置尹
唐職官志京兆河南太原等三府牧各一員從二品牧右官置十二牧是也
以京城守為内史漢武改為尹後魏北齊周隋又以京守為尹
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閤長史知府事

從三品京城守秦曰　曰尹後代因之隋為内史

武
從三品事攏府事少尹各二員從四品下魏晉以治中隋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文為丞武德
改為台中宗徽避高宗名改為司馬開元初改為少尹
唐會要三年五月京兆尹奏兩街閭行不事家業𩔗點刺身已屠
宰猪狗醖酒關打及脫攜關節下脫錢物摴蒱賭錢人等伏乞
今後如有犯者許臣追捉若是百姓當時處置屬諸軍諸使禁
身奏聞從之○六典京兆河南太原府牧各一人從二品昔舜分九州為
十二置牧大禹鑄鼎貢金九牧周禮八命作牧秦分天下為三
三十六郡京為内史漢改為京兆尹秩二千石後漢郡洛陽為河
南尹魏晉因之歷代所都皆為尹江左為丹陽尹北齊為清都後
周及隋復為京兆尹始秦分天下令御史監郡漢省之丞相遣
史分刺諸州武帝初置部刺史十三人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
石類今之十道使也又置司隸校尉部三輔三河弘農類今之

京畿按察使也成帝更名刺史為牧秩二千石後漢復為刺史
後漢復為牧魏晉已下皆為刺史晉武帝罷司隸校尉置司州
牧江左為揚州刺史後魏北齊皆為司州牧後周置雍州牧隋
因之大業三年罷州置郡京兆河南皆為尹則尋牧之任矣皇
朝又置雍州牧洛州初為都督府及著
帝省為牧開元初復為京兆河南府

尹一人從三品 漢京兆尹有都尉又

丞皆詔除以二千石典武職改秩六百石後漢省都尉又
置別駕治中皆刺史自辟除魏晉以下皆因之隋文帝罷郡以
州統縣改別駕為治中為長史司馬煬帝罷州置郡罷長史司馬
置贊治後改為丞又置通守以貳太守京兆河南等為內史皇
朝置雍州別駕永徽中改為長史正四品下開元初改為長史
為從三品下然親王為牧皆不知事務故職總府事亦兼京兆之任

少尹二人從四品下 魏晉以下有治中隋文改為司馬煬帝改為贊治後改為丞皇朝復曰治中後避高
宗諱改為司馬開元初改為少尹置二員

司錄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上 東魏以來及江左郡
有督郵主簿為錄事參軍之任也皆大守自辟除後魏北齊改
焉隋依州皆有錄事參軍及錄事以州統縣皆吏部選煬帝改
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及主簿皇朝省掾
注簿置錄事參軍事開元初改為錄事參軍

錄事四人從九品上

隋置京兆錄事四人皇
朝因之府史各二人

功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漢魏已下司隸校尉
及州郡皆有功曹戶曹賊曹兵曹等員北齊諸州有功倉中兵
外兵東法士左戶等參軍事隋諸州有工曹戶曹兵曹等參軍
事法曹士曹行參軍郡西曹金曹戶曹兵曹法曹士曹等員及
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煬帝罷州置郡改司功司倉司戶
司兵司法司士等為書佐皇朝因其大司
而改書佐為參軍事開元初為功曹參軍

倉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北齊諸州有倉曹參軍事隋帝改為司倉煬帝改書佐皇朝復府八人史十六人

戶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漢魏已下州郡皆有戶曹掾或為左戶隋有戶曹參軍文帝改司戶煬帝
書佐皇朝因為司戶參軍開元初為戶曹
府十一人史二十二人帳史一人參軍初置

兵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漢魏以下諸州皆有兵曹或為中兵外兵騎兵北齊以下改復並與功曹

同府九人
史十八人

法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漢魏已下州郡皆有賊曹決曹掾或法曹或墨曹自隋以下改復並與上

同府九人
史十八人

士曹參軍事二人正七品下 北齊諸州有集曹行參軍已下改復並與上同府七人史十四人

參軍事六人正八品下 注同王府參軍下

國朝開封河南應天為三京府牧不置惟依內引則遣官攝事

內史

非素重臣不能任 前漢汲黯傳公孫弘為相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
徙黯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

不釋大將軍 及黯為右內史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或說黯曰
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
以下拜黯曰夫以大將軍而有揖客反不重邪

開六輔渠 兒寬左
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
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
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
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是愈奇寬

以國事為己任 孔坦字君平遷吳內史以國
事為己任甚之為身中之疾

以私米作饘粥 王含字敬文括虛字事不競果刺為虛
吳國內史時年飢東貴人多就
死者以私米作饘粥濟活甚衆

歲節救因 宋書謝方明為臨川
內史至臨川歲饑節救
因歸家業處恩
德趙姻還欸

出公祿營護疫 梁書顧憲之為衡陽內
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
太半棺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
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乃為出公祿使綱紀營
護之又土俗山人有疾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
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
史王奐初至惟衡陽獨無訟
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

風雨飄廨事 傅昭為安成內史郡自宋以來兵亂
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兒相鬪在地者群以吉於交鄉至
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
雨忽至飄郡廨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又郡多猛獸為害常
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竟不為
害咸以犯負王所發也

閉閣臥理 殷鈞為臨川內史體羸多疾閉閣臥理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

在郡清潔政務安靜 伏暅為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靜郡人何
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

閭詔勸有十五事為**一郡無敢行巫**袁君正為豫章內史性不信巫覡有師萬世崇稱道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岳薦之師云須疾者衣為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師云神道與特比十君衣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得之以為亂政帝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吏民化其德**張猷為章由史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不**須鞭**敢欺故父老歌之云數十年來有賞也**鬪死郡西**李比為高陽爲史郡有三鐵歐民常患之繪設檻固鐵使死郡西歲以為年盛所致皆請神上繪曰因鬪而死自是偶然為己切人將**不肯逐飛走事使人**李繪為河間內史時河門處我不聽崔謔持其事進辭從繪乞南朝楊繪參書曰雞有大郭捕則中天幕有四足走使入每下官嘗係其頭手足遣逃不能逐走事使人是時交裏使還選司徒遣書繪既不果**割造王麟符以代以銅獸**治書與子蓋為職詞由此書也河南內史居有治績文帝謂曰今為公**與朕臥理此州**唐書王及善為附告至麟符以代銅獸山東不安起授滑州刺亂對尺謂曰卿朕又投御然病弱司某子曰行三十里數安至徵與朕臥理此州已斷河路也因問朝廷得失及善論奏理亂之宜十余道則天曰卿大事也此為本也瑜不可行乃晉拜內史

京兆尹

吏民稱之不容口 前漢趙廣漢為京兆尹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相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百姓歌之** 小 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發姦擿伏** 廣漢為京兆發姦擿伏如神也**吏民號泣願代死** 廣漢下獄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枹鼓稀鳴** 張敞為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漢竟作要斬尹如黃霸等數人皆不稱職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事視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招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上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污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張敞循廣漢之迹** 張敞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推功善歸於下** 漢廣漢為京兆尹和顏接士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其掾所為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二句**

清南山群盜 前漢南山群盜數百人為吏民害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王鳳曰賊數百人在天子輦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以是鳳薦王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 老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橫行尊為京兆尹尊厲前昔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為婦畫眉** 張敞為京兆尹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然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名敢直言** 王章在朝廷名敢直言初為京兆尹凡歲與楊惲孝坐揮大逆誅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獄死妻子徙合浦**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漢自高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三王謂王遵王章王駿**二千石以高第入守** 京兆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趙廣漢張敞**久任職** 上**母問平反罪人則喜** 雋不疑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不疑曰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上**博擊豪彊** 翟方進為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朝常與方進書日切閣故今甚明為京兆恐有訢不宜于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免威重**應隼始擊當順天氣** 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絮舜為吏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部吏有其人乎室

即曰無其不敢人空受職宣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宣曰其
大丈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宣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
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宣因失車騎將軍自恐見危亦欲消之
名聲重於朝廷 元始五年有一男子
來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丞相
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
收縛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
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由是名聲重於朝
廷在位者皆自以為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
邊延二君 後漢延篤為京兆尹
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
嗟先是陳留邊鳳為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趙
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
飲廚客取車轄投井中 陳遵為京兆尹嗜酒大飲賓客滿堂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視民為子 謝承後漢書延篤字叔堅為京兆尹視民如子正身率下民不忍欺也
正身率下民不忍欺 上
發姦擿伏明出自然 延篤為京兆尹所訟理冤於無枉伏明出自然
恩擊京邑 晉書甘日人春有飛與不能勝霸馳名於州郡而恩擊於京邑
明智有餘 魏書

卑屬少帝自公卿以下莫不畏下惟京兆尹孟觀長揖手執兕
者見為失色單問王允曰欲得掾吏可者允曰惟有蓋智
兆可耳曰此人明知有餘然不可假以權職
乃以為趙國段射復出為潁川太守
權職 上
吏民號泣大遮道 袁文傳發某字子林為京兆尹徒平原太守吏民號泣遮道呼號指督日行數十里其平之禪作頌焉
臣當用儒術 前漢書男子成方遂此斷自謂衛太子上度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論議視之衆觀者數萬人大
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以下至者皆莫敢發言京兆尹雋
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
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見此罪人也遂送詔獄窮治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
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
卜謂曰子之貌甚似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廷尉逮召其
鄉里張宗祿等皆識之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一云姓張名延年
曰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欲以女妻不疑固辭表益富也
發姦 楊虎建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專權官財物七千餘萬虎奏其姦言之司隸校尉陽球因
此奏誅甫天下莫不
吏民愛敬作歌 文李奕劉傳光字德公為京兆尹頌章懇將軍初加懼益
稱也

鼓吹郎發兩廄戟三度尹上封事推此積認并實碍數辭不深
切遂止不發尹覆寧白之俗東觀忠良吏民愛敬作歌曰我府
君數奉恩如春風如雲愛如母訓如父
恩如春威如虎 上
激水救旱 唐書崔碩為京兆尹京畿旱碩濬水入內者十分減九分賜貧民救田從之
豪右歛迹 許孟容為京兆尹神策軍吏李昱假貸長安富人
錢八千貫滿三歲不償孟容遣吏收捕械繫剋日命還之曰不
及期當死自興元以後禁軍有功又有寵之者有源恩者方得
驕軍護軍士曰益暴橫府縣不能制孟容剛正不撓以法繩之
一軍大驚寃訴於上上立命中使宣旨令送本軍孟容繫之不遣
中使再至乃執奏曰臣誠不知奏詔當誅然臣職司輦轂合為
陛下彈抑豪強錢未盡輸昱不可得上以其守正許之自此豪
右斂迹威望大震後為河南尹亦有威名
職司輦轂 上
比趙廣漢 劉棲楚為京兆尹嚴御豪右時有鈞距人多比之於兩漢趙廣漢
疏決三輔渠 李元紘為京兆少尹有詔令元紘疏決三輔渠時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碾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
以寬為能於物少恩 楊瑒為京兆尹為政好發官吏所私以以寬為能於物少恩而清適自持人吏莫敢犯
欲得米賤無過李峴 唐李峴遷將作監改京兆尹所在皆著聲績天寶十三載連雨六十餘日宰臣楊國忠惡其不附己以雨災歸咎京兆
尹乃出為長沙郡太守時京師米麥踴貴百姓謠曰
欲得米賤無過追李峴其為政得人心如此
雖舍年必
指其姦倖 德宗時大軍合貴人多犯之京兆尹鄭叔則以政事不理為官上召其次問受京兆尹即日令視事經宿方
下州委投及為理以勤禮為務人樂其政初府吏以食免自
藏蓄不請薄廩凡有是獄推尋之事多縱奏懼出特方呈其免
撓般病奏雖倉卒臨視必指其姦倖之處下軍夫斷無留壅之
差緣是非大邑不行皆貴而召而使閱諸負而釋之吏尤惕厉
慮指皆
敕令倍蓄之家出粟於市 見河南尹
輦轂之下彈壓為先 梓中郭元振為京兆尹
政號精明後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言事者以為不稱京兆時
仲郎曰輦轂之下彈壓為先郡邑之治惠養為本何可概乎
政尚寬簡 顏少連政京兆尹政尚寬簡不為苛勃名先是京畿租賦寧字不能一少逮以去均之也
免租逋
不用詔 李實為京兆尹京畿春夏旱民食有詔免租逋而實不目詔書勇於殺害人吏不聊生坐貶為通州長史市人踴
手皆袖瓦礫遮道伺之
承大化 韋澤為相常擇吏宰畿邑而政有善狀召宰相語澤賞為得人澤獨不賞曰此

特京兆尹缺耳陛下當擇臣等以前聖德臣當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畫來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

民安於農而盜賊息 魏志鄭渾字文公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者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

犍乳子 後周陸逞爲京兆尹郡界有家生數子輒自而死其家又有遷逐乳養之諸縣賴之以活時論以是任政所致

政尚寬簡 唐源乾曜爲京兆尹故尚寬簡

嚴肅爲治 黎幹爲京兆尹嚴肅爲治人頗便之

軍容至不設酒饌 李也拜尹政尚簡肅時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前尹黎幹求媚於朝恩每幸其將至監判須齊人吏與數百人之饌以待之及魚至監自日朝恩入監府吏先期有請於幹曰軍容使孔國子監很大學事容宜厚其主乳勉官答京兆軍容備患頗有延豈敢小具蔬饌于朝恩朝恩深銜之自是不復至太學矣

曲池禱雨 又幹爲京兆尹時旱禱於曲池是夕大雨

威風甚嚴 蕭元裕爲京兆尹武宗謂宰相曰威風甚嚴雅爲軍者即令守取勒文字德答奏京尹昔非陛下假借與之作主則無中爲德帝曰爲然

公正方嚴吏不敢欺 韋澳爲京兆尹公正方嚴吏不敢欺

人知畏愛 其實之尹京也盡心正前致役求治凡大小獄訟先命掾屬詳畢正裁其輕重而增損之無不節惟人知畏愛至於文案真兵必咫究其情僞獄訟衰息囹圄空虛

左馮翊

閉閤思過 前漢書韓延壽守左馮翊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方春月可一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不敢復爭

恩信周偏二十四縣 延壽入守馮翊恩信周偏二十四縣莫復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嚴毅不畏彊禦 蜀承後漢鄭進字子潤天性通敏以清直正直爲行又嚴毅不畏彊禦宜治三輔出爲右馮翊

右扶風

課爲三輔最 前漢書尹翁歸入守右扶風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

京師畏其威嚴 上

父老舉車以千數 會稽典泉徐良右扶風都尉被召當發父老舉車以千數

河南尹 沿革見三輔

私請不行 魏志司馬芝爲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

政號嚴明 後漢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常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聞之者皆感激自厲在職十年京師肅然明重朝廷

名重朝廷 上

計日受俸 羊陟拜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京師憚之

禁制豪右 上

瘞骸骨致雨 周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自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雨澍

京師肅然 宋觀虎兒宋辭少爲李傳通經孔以特士徵即位遷河南尹京師肅然

卿士尹王都 揚雄河南尹箴云芒芒天區畫界爲京爲邑翼翼四方之經受作卿士以尹王都風化

以與方國承佩

出臨京任 魏志劉靖出爲河南尹散騎常侍應璩與靖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之術日引月長

吏民久而後安 傅嘏傳河南尹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鄉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尹劉靖綜其目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之綱統裁劉氏之綱目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其治以德教爲本然持法有常簡而不可犯不爲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皆隱其端迹若不由己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當時無赫赫名 上

擿墻得狸 王隱晉書樂廣爲河南尹郡中多姦猾前尹皆不敢廢王宅唯廣居之不疑常外戶自閉二子凱等驚怖童使入擿墻此者得狸乃絕代者乃相承而入

清粹忠正 宣見自謙補太始元年詔曰河南京畿大郡四方表則中書令庾紀清粹忠正才韶治化其以紀爲河南尹

高才令望 王濟字子齊武子有高才令望爲河南尹

省息七億餘萬 沈汝南先賢傳應仲季延河南尹入拜尚書令擢後廷大臣卿除無用劉淳費凡所省息七億餘萬

整頓京師檢御貴戚 李郃別傳劉陶承郃爲特作太匡河南尹郃謂欲得之止凡陶兄弟亦敢用撿校ㄗ

拜不詔令公卿李陳以旨意人諷公卿悉令豹李公曰可詔可
南尹當養頃京師檢御貴戚令乃使親家爲之必不可爲後法
公奉詔肆差使不奉豹豹竟不得尹報公不奉對
士大夫曰李公事不能奉我故使我不得尹耶 忠亮爲成才
晉起居注武帝咸寧中詔河南百郡之首其風教宜爲
兼內外 通選所模以道爲之奉事都尉王陶忠亮篤敏才兼納
外明於治化其以爲河南尹
未到官遷事盡 唐鄭珣瑜字元伯爲河南尹未入境內會德宗生日
尹當爲吏叙之前賜印白拘留事且內饗輸徐曰未到官而謀
事獻禮於不聽性靡重少言氣至河南省事忠下幾欲貴賢以
便民 刊石水濱以紀其績 李傑爲河南尹傑既勤於聽理每有
訴者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由事官
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
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公速就公私深以爲利
刊石水濱以紀其績勤舊勳贊 蘇頲爲太常卿是歲愿老表宅行李
以紀其績勤舊勳贊上重遣其心乃遷勤舊皆爲之物收宇遂
以震爲河南尹 農務可細 李適之爲河南尹性簡
兼御史中丞 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 李暹雲之傳
宋末爲河南尹每討無不摘之智接文於渾緒之地有山曰僭
瀆士人數輕於上覓厚雲崇所發不能取之至罕則下爲用爲

雲
儲蓄之家出粟於市 王起爲河南尹時旱粟價騰豪家
門閉糴以邀善價起廉訪爲之名
出粟於市意皆詔下於 謁帝朝承明 詳見諸
法由是民復各嘉 府尹

諸府尹 少尹丞附

晉中興書晉太興中元年改丹陽內史爲丹陽尹○通典凡帝王
所都皆曰尹南朝曰丹陽尹後魏初曰代尹東魏曰魏尹晉曰
河都尹○預聞機密 晉中興書刁協爲長兼侍中出補丹陽 羊
尹雖在外而當機秘皆預聞之
固之豐腴不如羊曼之真率 羊曼爲丹陽尹時朝士爲江初拜
官相餘羨客來得早者得佳設日
晏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有羊固拜臨海太守
竟曰皆美雖晚至者猶獲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腴不如曼之真率
擲柱入穿 宋書劉穆之廷丹陽尹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有事
柱上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賓之曰此桑識以進劉此
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副穆之諸
子弟並不能中惟賓之獨入焉 吾豈俎上腐肉任人割截 詩

蘇峻新平溫庾諸公以朝廷初復京尹宜得望實雅孔君平可以
處之孔固辭二公逼令苦孔勃然曰先帝大漸撫卿手將身治亂
狀曰行詔今孔坦不時王鎮臣難何與國家事不可今日喪亂
而畏見逼吾豈俎上腐肉任人割截耶庾不能答
輕薄京尹 許玄度出都諸劉真長見不識至便造之一面留連
家將成輕 標劉貴嗜無違詣遂九十日一詣許詣日卿爲不去
薄京尹 謁帝朝承明 元帝去丹陽尹尹劉州詩 孫寶行嚴
日曰嶽賢衆駟爲謁帝朝承明
霜之誅 袁安留冬日之愛 漢書曰尹者正也及其用人實難張
受廣漢知段接下子高自朝廷街孫寶行嚴霜之誅袁安留冬
日之愛自二京假名五馬南度周乃上屬天文下寔地理乎其
地指可得而言東以畫山爲城峯南以長淮爲尸洛北以鍾山
爲華阜西以大江爲黃河既變淮海爲神州亦即丹陽爲京尹
諫表 庾肩吾爲南康王讓丹陽尹表曰臣聞昀鏌七星非有司
天之用廉爲天宮寧識營朝之書是知策彼沉龍不能令
其逐曰更新流驅安可使其奔書方今震聲亞夜白納室答推
帝念功推明亮允君子之固罕聞其錢石門之水復允於食
依倚權貴 李堅爲東京少尹窩治爲尹依倚權貴吾事多不安
陸以公正直道之人因緊獲入道士孫觀生以左道求
進託以於功往來嵩山 肆行不軌無所忌憚 鄭夷入爲成都尹
求清無度陵必往之 到都肆行不軌無
所忌憚取女人騎驛發劍御韶及諸縱皆因傷府家飭 府中
日賣數方以爲笑樂未嘗聞有違聞事入戰然之
白事少有暑更不復省 九國志吳國初建以徐知訓以庭休爲江都少尹時把南
卿以庭休爲南海使於是去物始備李昇據廣
事詳息固爲延休因府中白事見 雖佩恩寵還傷年鬢 梁書
少尹少事正署事更不復省者也 子
晁字景則再爲殿倡長重任丹陽尹承兩諸弟並居顯列子晁以
自慨爲府職云並云異時盛衰殊日雖用心寵遇傷年鬢

開封府

五代唐汴州宣武軍節度鎮縣六梁升爲開封府以滑州之酸棗
長垣鄭州之中牟陽武宋州之襄邑曹州之戴邑許州之扶溝鄢陵陳州
之太康九縣隸爲後唐復爲汴州宣武軍以酸棗中牟襄
邑鄢陵太康五縣還屬諸州晉天福三年復爲開封府以五縣還隸

國朝又置東明咸平二縣今領縣十七治開封府祥符載邑後改考城

牧

國朝開封府尹一人從三品唐有京兆河南太原府牧國朝以開封應天河南為三京牧不置唯依內奉引則遣官攝事

尹少尹

國朝開封府尹一人從三品少尹二人從四品下尹國朝以親王為之仍兼功德使太宗晉邸尹京及秦王許王為尹皆在尚省視事真宗尹京還就府署少尹不常置或從使則判官長權攝

權知府事

國朝尹闕則置權知開封府事一人以少卿以上充兼功德事及畿內勸農使

豪右屏迹國朝翰林學士李穆知開封府事豪右屏迹權幸不敢干以私上益知其材決事如神程琳自益州召知開封府決事如神姦惡迯竄都下肅然鄭戩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特有府吏馮士元者狡猾僞姦乃通諸權貴恣為姦贓自尹以下至權判官推官皆為所中權柄皆出於士元揄弄威勢以刑禍於人京師號為立地京兆尹戩至窮案其贓搜其家得與朝士往來交易貨賂簿書連及近臣而權勢多為之請戩俱不顧案成流於海島於是府中定吏而下日多戢汗服懷姦惡迯竄都下肅然朝廷無憂有范君范仲淹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欲撓以煩劇而不暇他議仲淹明敏通略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聽斷如神杜衍知開封府所斷如神權要之家不敢干以私嗜酒李詢為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詢以嗜酒常旦朝上殿奏事猶前宿酲未解酒氣薰然衝於御座上謂曰開封府事煩宜節酒詢再拜謝罪然不飲酒不樂竟以過度而卒權為宰相劉沆天聖中及第所至有治劇之聲曰開封尹權為宰相笑比黃河清筆談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號呼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紛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為其所賣卒如所約小人為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謂希仁笑比黃河清

判官推官

國朝開封府判官推官舊各一人以朝官充親王尹京判官以給諫充　真宗為尹置判官二人推官三人即位後各止一人景德四年增置判官推官一人掌府上並以常參官充以獄訟刑罰為生事戶口租賦為熟事分主之天禧四年分主左右軍廂與生熟事之別太平興國中命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府事爭省淳化五年以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右諫議大夫畢士安並為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直昭文館夏侯嶠並為開封府推官以壽王出閤判府事上特為精選其僚屬也治平三年以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祕閣校理孫坦為開封府判官專管勾使院公事從知府沈遘請也謂開封府事叢雜推判官日力所給兩軍獄訟而已使院諸案多留滯為姦至是人以為使

司錄參軍

國朝司錄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以朝官充通簽府院事諸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元年詔開封府司錄參軍宜置一京城留

守以蕭瑀為之副咸亨二年高宗幸洛陽以雍州長史李晦為西京留守顧謂曰關中之事以付卿開元十一年勅太原尹為留守少尹為副留守七月勅三都留守兩京每月一日起居北都每季一起居並遣使行幸未有處三都留守三日一起居奏出行幸發處留守亦准此迎表長慶三年以前義成軍節度使陳楚為東都留守判尚書省事東畿汝州防禦使開成二年東都留守牛僧孺召拜左僕射上令中使王元直齎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者上特寵異之

五代晉天福七年勅留守之任委寄非輕凡降絲綸宜同將相今後除留守宜降麻制留守降麻自安彥威始也

國朝天子巡狩親征則命親王或大臣總留守事建隆元年親征澤潞以樞密使吳廷祚為東京留守

西京南京留守各一人河南應天府尹各一人留守司則置知副府事一人以郎中以上充通判各二人掌留司一府事以朝官充守管籥前漢蕭何傳贊曰何以信謹守管籥注云高祖出征何每居守故言守管籥無復西顧之憂後漢鄧禹為光武曰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非寇恂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光武於是復北征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茂來攻溫恂勒軍合戰大破之恂檄至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守北宮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尉留守闕車駕進幸江陵禹以為不宜驅馳上疏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而還又東觀記曰禹留守北宮大官朝夕進食賜閣登具物除子男盛為郎定科令得止姦之要吳志孫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谷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

元祐官品令開封府司錄參軍事從七品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元年詔開封府六曹椽屬宜各置一員二年省諸道州府六曹椽屬止留戶曹一員通判六曹

國朝開封府諸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唐之司錄六曹參軍事各一人梁開平元年各置一人國朝因之凡六曹選州縣幕職官充者有以京官知者分掌諸案事功曹與法曹撿法其倉曹事外無領出入諸縣事覆及輸當一季與司錄同推勘天聖元年六曹官吏更不差出外

元祐官品令開封府諸曹參軍事正八品

知其必貴編日錄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公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為貴公曰其為人端謹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也

左右軍巡使判官

國朝開封府左右軍巡使判官正八品唐末置後唐分左右左掌水北右掌水南隸京府國朝置左右軍巡使判官各一人分治獄事先是左右軍巡開封府選牙校為之開寶六年始用士流或以三班充判官選幕職州縣官充大中祥符二年詔到任一年無私罪與京官職知軍巡判官事軍巡使掌京城內風火盜賊及推鞫之事判官為之副

左右廂公事所

國朝熙寧三年五月詔以京朝官曾歷通判知縣者四人治分京城四廂其先差使臣並罷凡有民關訟事輕者得已決遣九月詔許留使臣兩員分左右廂管勾

京留守

唐貞觀十七年太宗親征遼東令太子太傅房元齡充得止蕭之史

承制行事晉張方劫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在洛陽為晉室承制行事號東西臺東西臺上加持節後魏高祖南伐以太尉元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並加持節備禦有功隋煬帝幸遼東命樊子蓋東都留守為楊玄感作逆攻城子蓋備禦有功車駕至高陽追詣行在所帝勞之比蕭何寇恂且謂曰公宜特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亦勇夫重閉之義斯籍不執者便誅卿之凡可施行無勞行遠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之銅獸比蕭何寇恂上蕭何之任唐太宗親征遼東命房玄齡京城留守手詔曰卿當蕭何之任朕無西顧之憂進言書座右宋璟殺隋封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權梁山偽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怡禁繫極衆久之未能決斷乃命璟兼京兆留守并按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盡奏免之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為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為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為別歷時所有嘉謨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絹等物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誡終身其見重如此繕修三宮開元中行幸東都詔杜暹為京留守暹因相書審衛士驍侍三宮增浚城隍於自是檢本皆依舊上聞而嘉之賜書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幹城隍宮室隨事修營且有功成不煩人力甚善慰懷也隨事即行不須聞奏開觀王孝恭太子詹高宗幸東為令左京居守顧謂之曰關中之事一以付卿但令式獨人不可以政官政令式之外有利於人者隨事即行不須聞奏略累有異績則天臨朝遷戶部尚書不賜旗甲呂元膺拜東都留守舊例留守賜旗甲至元膺不給或上言固失計洛西東都近賊損其儀且觖望請授華汝并三州例帝不然并三州麗之晉守不賜旗甲自元膺始危懷尚能憂國家房玄齡留司空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幸玉華宮玄齡以疾留京臺及辭玄齡乃謂諸子曰吾自度危篤而恩澤轉深若孤負聖君則死有餘責當今天下清晏咸得其宜唯東討高麗方止為國患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知而不言則銜恨入地遂抗表切諫云云太宗見其表謂玄齡子婦高陽公主曰此人危篤懼知此能憂我國家宗社獲安實卿之功荀顧傳大駕行幸三州頗留守京師沙門法秀謀反欲率禁旅以掩舉後內外異然駕還欲至天明太后曰當爾之日卿若持疑不即以擒夷分所則事敗不測以今京師不援宗社幾安實卿之功執逆士因之儀鳳元年司農卿韋弘機為東

都晉守將有道士朱欽遂為武后所寵為橫恣弘機欲執而囚之因奏曰道士假稱中宮驅使依倚形勢臣恐虧損皇明為禍患之漸高宗特發中使賚書慰諭仍云不須漏泄尚方獨苑中果采武后垂拱中蘇良嗣為西京留守時尚方監裴匪躬檢校京苑將鬻苑中果菜以收其利良嗣駁之曰昔公儀相魯猶能拔葵去織未聞萬乘之主鬻其果菜以與下人爭利也單虜待梅祿將軍柳公綽為東都留守充河南尹事使是歲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疋來市旦日朝貢所經過守臣每假礼分數其兵備守館則寇卒為外扞有輩衆太原故事亦以兵送之暢至界上公籍獨以牙門將祖孝恭單馬待以修好之礼厚感義出涕語道中不安遂幾及至闕牙門令譯引謁以異常礼及甲馬鼎旗不敢有所犯府事一以相付隋煬帝平陳之後晉王居守常謂之曰六府事殿一以相付朕將巡事東方巡曰觀之是其兄親信如此也京師社廟所重非卿不可事周乾王旦拜參知政景德元年契丹犯邊大駕親征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真宗謂旦曰京師宗社所重非卿不可詔馳歸送燈臺歸田錄云越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亦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嘗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為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新進後輩世長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為恨其後竟卒於留臺熙寧初魏公罷相守北京新進多陵慢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為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勻春圃桔槔閑時人稱其微婉也

判官推官

國朝東京留守判官推官擇朝臣充西京南京留守判官推官各二人或以京朝幕職景德三年七月令審官院選京官一人知西京留守判官事三京府吏屬及給使之數自孔目官以至承符守自具本府元額勅大唐之錄附吏之類者

職官分紀卷第叄拾捌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九

都督府

都叔　別駕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事　六曹參軍事

參軍事　市令　文學　醫學

節度使　節度觀察留後

觀察使　防禦使

團練使　節度行軍司馬

節度防禦團練副使

幕職官

節度觀察判官　節度掌書記

觀察支使　節度觀察推官

防禦團練判官　軍事推官

防禦團練軍事推官軍監判官

都督府

晉職官志驃騎已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其假節為都督者所置與四征鎮加大將軍不開府為都督者同置參佐吏卒幕府兵騎如常都督制唯朝會祿賜從二品將軍之例然則持節督為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則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使夏侯惇都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軍州事或領刺史文

事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正七品下參軍事五人正八品下市令一人從九品上文學一人正八品下醫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中都督府都督一人正三品別駕一人正四品下長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五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下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上參軍事四人從八品上市令一人從九品上文學一人從八品上醫學博士一人正九上下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三品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一人從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功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戶曹參軍事田曹參軍事兵曹參軍事法曹參軍事士曹參軍事各一人從七品下參軍事三人從八品下文學一人從八品下醫學博士一人正九品

上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鎮戍糧廩

總判府事　武德初邊要之地置總管以統軍加號使持節蓋漢置刺史之任有行臺有大行臺其員有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會內外民總判省事有僕射二人從二品掌貳令事自左右丞已下諸司郎中略如京者又有食貨監一人丞二人掌膳羞財物賓客銷具音樂學校農圃醫文丞四人掌倉庫團閱薪炭芻藁運者有武器監一人丞二人掌兵械廠收有旨

工監一人丞四人掌舡車營作監督正八品下丞正九品下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總十州者為大都督正觀二年去大字凡都督府有刺史以下如故然大都督又兼刺史而不綜校州事其後都督加使持節則為將諸將亦通以都督稱唯朔方猶稱總管自邊州別置經略使始有屯田之州則置營田使武后聖曆元年以夏州都督領鹽州防禦使及安祿山反諸郡當賊衝者皆置防禦守捉使乾元元年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使大者領州十餘小者二三州代宗即位廢防禦使唯山南西道如故元載秉政思結人心刺史皆得兼團練守捉使獨給為相罷團練守捉使潼關陝興鳳如故建中復行營亦置節度使防禦使都團練使大率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皆兼所治州刺史都督府則領長史都護或不別置都護都督府有隸有屬有兆室參軍事有典籤武猷中者

大唐大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二品 隋曰總管府皇朝武德四年改為都督府正觀中始分為上中下都督府

長史一人從三品 秦漢邊郡有長史魏晉已來諸州皆有別駕治中至北齊八命七命六命州刺史各有長史隋凡九等州亦有長史開皇三年改雍州別駕為長史煬帝罷州置郡又改為別駕都督府置長史永徽中始改別駕為長史大都督府長史仍舊正四品下開元初始增其秩

司馬二人從四品下 北齊及隋九等州各有司馬開皇二年改雍州贊治為司馬皇朝改郡為州各置治中一人其都督府則置司馬永徽中改治中為司馬

錄事參軍事錄事六曹參軍事參軍事 人品同唐百官志

執刀十五人 中下府同 典獄十六人 中府十四人下府十二人 問事十人 中府八人下府六人 白直二十二人 中府二十人下府十六人 市令一人從九品上 漢代諸郡國皆有市長晉宋已後皆因之隋始有市令皇朝初又加市丞戶四萬已上者皆補市令正觀十七年廢垂拱元年復

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帥三人倉督二人史二人 北齊九等州縣各有倉督員隋因之

經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上 中下府從八品下 助教二人 中府同下府一人 學生六十人 中府同下府五十人 醫學博士一人八品下 中府下府同正九品下 助教一人 中下府同 學生十五人 若中下府戶滿四萬已上者官品同此唯減司馬一人下都督戶滿二千戶已上者同中府下府十二人

·中都府都督一人正三品別駕一人正四品下 漢司隸校尉有別駕從事校尉一人行部則奉引主錄衆事舊解以為別乘傳車故曰別駕諸州刺史亦有之元帝時條州大小為設吏員別駕治中諸部從事秩皆百石後漢改曰別駕從事史三國因之晉代諸州各置別駕治中從事史一人宋齊梁陳後魏周隋因而不改皇朝因之永徽中改別駕為長史垂拱初又置別駕員多以皇家宗枝為之神龍中罷開元初復置治遍用庶姓天寶八載諸郡廢別駕下郡置長史一員上元二年諸州復置別駕德宗時復省元和長慶之際兩河用兵裨將有功者偏東宮王府官久次當進及受代居京師者常數十人詣宰相以求官文宗世宰相韋處厚建議復置兩輔六雄十望十緊州別駕

長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伍品下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下錄事二人從九品上史四人六曹參軍事參軍事 人品同唐百官志唯兵曹二人

下都督府都督一人從三品 戶不滿一萬為下都督

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上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事錄事功倉戶兵法曹參軍事 人品同唐百官志州管戶不滿萬者不置功曹其事兼入倉曹法曹兼掌士曹事 參軍三人 管戶不滿一萬者省一人

都督 長史附

後世無叛由杜公 晉書杜預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南土美而謠之曰後世無叛由杜公孰識智名與勇功

士庶蒙賴 陶侃為都督荊雍益梁四州諸軍事是時荊州大飢百姓皆餓死侃至秋熟輒糴至飢復糶之士庶歡悅咸家濟賴

吳人悅服稱為羊公 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吳人悅服稱為羊公

出鎮南夏得江漢之心 晉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羊祜為都督荊州祜率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遠懷近甚得江漢之心

夢馬焉與 豐下庫鯉為陶侃廣州長史侃夢有司馬以鍾錯與侃鯉以為司馬國姓鍾者得國之器節下當進位果都督交州

制度規模出於人 庾翼都督江荊益三州刺史制度規模每出於人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明由是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乘月登樓清嘯 劉琨為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在晉陽常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

士之心向敗復吹之戚并棄圖而走

慕敵論之言以衛不逮 張寔都督涼州下令曰吾維簡綜庶幾刑政不爲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闕切慕敵論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答以筐篚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

留語盡日 石苞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

非方伯才 劉胤代溫嶠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胤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亂之代溫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郗鑒咸云胤非方伯才朝更不從

不受鎮北之號 王恭爲都督兗青冀幽并徐州晉陵諸軍事平北將軍假節鎮京口初都督以北爲號者累有不祥故栢中王坦之刁彝之徒不受鎮北之號恭表讓軍號以超授爲辭而實惡其名乃改前將軍

當爲八州都督 晉中興書陶侃少作尋陽吏夢生翅飛至天門[illegible]而不入相者師圭曰公當八十位登三公[illegible]

心同鐵石 南史羊侃自魏入梁爲侍中侯景反以侃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在城外中軍旅指揮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帝深仗之加軍師將軍初侃長子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國猶恨不足寧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其子曰吾久以汝爲死猶在耶吾一身許國誓死其事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不之害也史臣曰羊侃臨危不撓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

收藏骸骨即日降雨 北史賀拔勝都督荊州刺史見有暴骸古塚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人爲政也命所在收藏掘是夕陰即日降雨也

著翅 北史[illegible]本傳爲都督從大軍戰[illegible]曾胡於北山胡也倫但人逆宰至寨進兵帶計殺其將落智胡快果勁使號爲著翅大祖聞之笑曰著翅之名寧咸不虛也

趙郡王泉 北齊書趙郡王叡都督北朔州諸軍事北朔州刺史內外樂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鑿轉方下泉涌出今號趙郡王泉

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 後周韋孝寬晉州刺史移鎮玉壁進授大都督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于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飭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外城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來以鈎遙割之松麻俱落又於城外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并崩壞孝寬又隨崩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反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正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耶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匹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能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有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去

名止兒啼 [illegible]宋[illegible]兩戰[illegible]名兒啼恐之則止唐相志曰使汝行逢宋都督見胡雅[illegible]

唐書李大亮出爲涼州都督嘗有臺使到州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當茲重寄使遂獻鷹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之此言深足貴矣今賜卿胡瓶一枚雖無千鎰之重是朕自用之物又賜荀悅漢紀一部下詔書曰此書敍致既明論議深博極爲治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

州人立石以紀其事 唐開元十五年吐蕃陷瓜州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張守珪爲都督瓜州地沙磧不宜稼穡每年少雨以雪水溉田至是渠堰盡爲賊所毀既地少材木難爲修復守珪設祭祈禱經宿而山水暴至大漂材木塞澗而流直至城下守珪使取充堰於是水道復舊州人刻石以紀其事

立碑紀政 宋璟爲廣州都督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碑以紀其政

哭不避辰日 襄州都督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出次發哀有司奏言陰陽書日在辰不可哭泣又爲流俗所忌帝曰君臣之義同於父子情發於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不營產業 [illegible]爲之拜廣州都督前後作牧者多以黷貨爲累[illegible]由是忠[illegible]之到不營產業衣食取給而已嘗至

歎曰此吳隱所酌之泉也飲一盃水何足道哉吾當及而爲貪豈止一盃耶安能易吾性乎遂畢飲而在職累年甚有惠政

牛羊蔽野路不拾遺郭元振大足年遷涼州都督元振風神偉壯善於撫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勝築長城李勣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太宗曰隋煬帝不能精選賢良安撫邊境惟解築長城以突厥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靜豈不勝築長城耶

造人耕之法王方翼爲夏州都督屬牛疫無以營農方翼造人耕之法施關健使人推之百姓賴焉

爲政嚴肅張嘉貞玄宗時出爲涼州都督爲政嚴肅將士以下皆斂足跼蹐

州人詣闕請留王晙爲桂州都督桂州有屯兵常運衡永等州糧以饋之晙始築羅郭奏罷屯兵及轉運又堰江水開屯田數千頃百姓賴之尋又上疏請歸鄉拜墓州人詣闕請留乃下勑曰宜須政成安此烝庶俟在州一年州人立碑以頌其政又

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楊恭仁遷洛州都督太宗曰洛陽要重古難其人朕之子弟多矣皆非所任特以委公恭仁性虔清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矜物時人方之石慶爲

賜瑞錦以彰善政王方慶則天臨朝拜廣州都督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境內清肅當時議者以爲有唐以來治廣州者無出方慶之右有制褒之賜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

節度使

後漢書劉虞爲幽州牧就拜大司馬公孫瓚討烏桓詔令授虞

魏志十九年權住陸口爲諸軍節度

晉書將伐吳詔使益州刺史王濬至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

唐職官志節度使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旗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符樹六纛外任之重無比焉至德已後天下用兵中原刺史亦循其例受節度使之號節度使一人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記一人參謀無員隨軍四人皆天寶後置檢討未見品秩凡天下節度使有八若諸州在節度內者皆受節度爲其福州經略使登州平海軍則不在節度之內節度名與所管軍旅名具見地里志凡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統者則曰總管以奉使言之則曰節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若大使加旌節以統軍置本契以行

唐百官志節度使知節度事行軍司馬副使判官支使掌書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節度副使十人館驛巡官四人府院法直官要籍逐要親事各一人隨軍四人節度使封郡王則有奏記一人兼觀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又兼安撫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兼支度營田招討經略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復有遣運判官巡官各一人武德元年因隋舊制爲大總管其年諸州總加號使持節至七年改爲大都督貞觀二年已後行軍即稱本官總道即稱都督永徽已後并都督帶使持節即節度使也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節度之名始于此至今不改爲節度使掌總軍旅顓誅殺初授具帑抹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祖一驛輒上闕入境州縣築節樓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鼓角居後州縣齎印迎于道左視事之日設禮案高尺有二寸方八尺判三案節度使判官相觀察使判節度使團練使判觀察使三日洗印視其刻闕歲以八月考其治否銷兵爲上考之食爲中考邊功爲下考觀察使以豐稔爲上考省刑爲中考辦稅爲下考團練使以安民爲上考懲姦爲中考得情爲下考

防禦使以無虞為上考清苦為中考政成為下考經略使以計度為上考集事為中考修造為下考罷秩則交廳以節度使印自隨晉觀察使營田等印以郎官主之鎖節樓堂以節院使主之除冀以時入朝未見不入私第京兆河南牧大都督大都護皆親王遙領兩府之政以尹主之大都督府之政以長史主之大都護之政以副大都護主之副大都護則兼王府長史其後有持節為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者正度節也諸王拜節度大使者皆留京師

開元四年郯王嗣直除安北大都護充安撫河東關內隴右諸蕃部落大使親王遙領節度自此始也

十五年兵部尚書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宰相遙領節度自此始也兵志高宗永徽之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京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以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伍代職官志後唐天成元年十一月詔雄武軍節度衙內宜兼押蕃落使二年詔頃因本朝親王遙領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并正節旄惟未西兩川未除副大使字宜令今後只言節度使

國朝節度使並兼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以本州刺史長史為節度觀察等使不臨本部者以它官知州判府事防禦團練使刺史不赴本任亦如之乾德五年正月朔乾元殿受朝賀置節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故事節度使下帶使在位在御監之下至是特升之開寶三年以同州節度使趙文度為華州節度使不宣制誥牒與節制同淳化五年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度翰林學士張洎上疏以為帶長史非使太宗令俟異日除授并改正之

咸平二年十月詔自今親王節度使如授大都督府更不帶長史成德軍（兼真定府）永興軍（兼京兆府）護國軍（兼河中府）鳳翔（兼鳳翔府）荊南（兼江陵府）劍南西川（兼成都府）山南西道（兼橋道使興元府）建康軍（兼江寧府已上真府）天雄軍（兼河堤大名府）徐州武寧軍兗州泰寧軍（周廣順二年降為防禦州以慕容彥超叛命初平故也國朝改泰寧軍）陜州保平軍（梁開平二年改鎮國後唐同光元年為保義國朝改保平）潞州昭德軍（梁龍德三年改匡義軍節度以李繼韜叛順故也後唐同光元年復為安義軍長興元年復舊名昭義國朝改為昭德軍）揚州淮南（兼營田使）福州威武軍（兼三司發運使以上六州兼大都督長史）杭州寧海軍（兼堤堰橋道使）越州鎮東軍（兼堤堰橋道使上二州并兼大都督）安州安遠軍（後唐同光元年改為安遠軍節度至晉天福五年降為防禦使所管申州割隸許州以李金全叛命初平故也漢天福十二年復為安遠軍節度至周顯德元年十月又降為防禦使國朝復舊）延州彰武軍洪州鎮南軍鄂州武昌軍夔州寧江軍廣州清海軍夏州定難軍（兼押蕃落使以上七州并兼都督）青州鎮海軍（晉開運元年降防禦州與登州萊州三州并隸京以楊光遠叛命初平故也漢天福十二年復為平盧軍節度國朝改鎮海軍兼押新羅渤海兩蕃使）鄆州天平軍（兼河堤使）曹州彰信軍（晉開運武）

年升爲威信軍節度漢天福十二年降爲刺史周廣順二年復升彰信軍節度以單州隸之國朝因其名 宿州安化軍 陳州鎮安軍晉開運二年升鎮安軍節度漢天福十二年降爲刺史周廣順元年升爲防禦州二年升爲鎮安節度以潁州隸之國朝因其名 許州忠武軍梁開平元年改正國軍後唐同光元年十月復改忠武軍國朝因之 孟州河陽三城兼河堤使 襄州山南東道晉天福七年降爲防禦州直屬京師管均房二州割隸鄧州以安從進叛命初平故也漢天福十二年復舊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國朝因之兼增置使 鄧州武勝軍梁開平三年升爲宣化軍節度割汝隋復郢四州隸之與襄州分江心爲界後唐同光元年改爲威勝軍周廣順二年改武勝軍改諱也國朝因之 滑州武成軍唐光啓二年改宣義軍節度唐同光元年復爲義成軍國朝改武成軍兼河堤使熙寧中廢爲縣今復爲軍 房州保康軍 鄆州泰寧軍兼河堤使 金州昭化軍晉天福四年升爲懷德軍節度天福十二年復降爲防禦州國朝又改爲昭化軍 蔡州淮康軍 澶州鎮寧軍晉天福三年初升爲防禦相州移理於德勝渡九年升爲節度號鎮寧軍以濮州隸之國朝因名 定州定

武軍 相州彰德軍梁貞明元年魏博節度楊師厚卒乃割相州建節魏軍亂以之歸後唐莊宗復爲屬郡隸魏州晉天福三年復升爲彰德軍節度以澶魏二州隸之 滄州橫海軍梁乾化二年改爲順化軍節度以張萬進歸順故也後唐同光元年復改爲橫海軍國朝因之 貝州永清軍晉天福三年升爲永清軍節度以博冀二州隸之周顯德元年降爲防禦國朝復舊今降刺史 邢州安國軍梁開平二年建爲保義軍節度使以洺磁二州隸之後唐同光元年改爲安國軍 晉州建雄軍梁開平四年升爲定昌軍節度以絳沁二州隸之後唐同光元年改建雄軍國朝因之 府州永安軍 麟州鎮西軍 同州定國軍 華州鎮潼軍初名感化後唐同光元年改鎮國周顯德元年降爲刺史直屬京國朝改爲鎮國軍 耀州感德軍梁貞明元年改崇州升爲靜勝軍節度後唐同光元改順義軍二年降團練使州周顯德二年升爲刺史屬京國朝復 邠州靜難軍國朝兼押蕃落使 涇州彰化軍兼押蕃落使 鄜州保大軍 秦州雄武軍兼押蕃落使 廬州保信軍 壽州忠信軍後唐天成三年升爲忠信軍節度國朝因之 亳州集

慶軍兼河堤使 宣州寧國軍 虔州昭信軍後唐長興二年升爲昭信軍節度使國朝因之 蘇州平江軍兼堤堰橋道使 潤州鎮江軍兼堤堰橋道使 明州奉國軍 湖州昭慶軍 婺州保寧軍 潭州武安軍 泉州平海軍 建州建寧軍 梓州劍南東川舊曰安靜國朝兼營田使 遂州武信軍國朝兼橋道使 利州寧武軍國朝兼橋道使 閬州安德軍後唐天成四年升爲保寧軍節度國朝改爲安德 洋州武康軍 黔州武泰軍 桂州靜江軍 邕州建寧軍舊曰建武 容州寧遠軍

凡化外諸鎮節度使並帶觀察處置等使 應州彰國軍後唐天成元年升爲節度以興唐軍爲寰州以隸之國朝因其名 豐州天德軍 雲州大同軍後唐同光二年復爲大同軍節度以蔚朔之國朝因其名 靈州朔方軍增大都 洮州保順軍後唐長興四年升爲保順軍節度國朝因其名 沙州歸義軍 涼州河西軍兼押蕃落使 朔州振武軍兼押蕃落營田使 勝州振武軍以上十州並塞外 安北天德軍大都督

誅死五代以來節帥牧事多遣親吏往諸道回圖販易所過不收算率以致富厚馬至千匹僕廝至千餘人國初大功臣十數人猶襲舊風太祖患之未革其弊大平興國初遂下詔禁之從伯但給其俸及鹽酒商稅課利分數錢後又罷之歲給公用自三萬貫及千貫自此藩鎮量入爲用無復貲之患僞太平興國初右拾遺李幹上言諸道藩鎮所管支郡多遣親吏掌其市征留滯商賈不便詔邠寧涇原渭鄜坊延丹陝虢襄均房復鄧唐澶濮宋亳鄆濟曹單青淄兗沂貝冀滑衛鎮深趙定邢磁支郡並直屬京師不隸節鎮

元祐官品令節度使從三品

節度使為正任

春明退朝錄外臣除節度使景德以前正舍人院作制楊文公外制集載潘羅支厮鐸督朔方軍節度使制是也其後遂學士院降麻如大禮加恩在將相後數日方下然不鏁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將相例鏁院告廷矣

以本軍東討 唐書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祿山反詔子儀以本軍東討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師與賊將史思明戰大敗之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迎王師

當閫寄 李光弼幼持節行善騎射能讀班氏漢書少從戎嚴毅有大畧河西節度王忠嗣補為兵馬使遷上將稱為名將祿山之亂命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攻河西玄宗求良將委以河洗山河東之事問子儀子儀薦光弼堪當閫寄

恩信及戎 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坊甘蕃回紇党項羌山戰任數等三十餘万衆入寇京師天子親征以禁軍屯苑內京師震恐召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率甲騎二千出見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懷恩曰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可汗存乎報曰皇帝萬壽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令公誠存安得見之子儀即以數十騎徐出免胄而勞之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 貺賜衣物 朱泚敗此之役孫也少帝為幽州事校事節度使判總將騎朝憲其有變籍軍中素有勇志者為之備下將克融不在籍中宰相崔植杜元穎不知兵且無遠畧謂兩河無虞遂奏勒歸鎮卒慶初幽州軍亂因其帥張弘靖軍中推克融統軍務為朝廷承授以符節寶曆二年遣使送方鎮及三軍時服克融怒所賜亂中使以聞上特使客命中使宣諭仍賜衣物留其使楊文為等克融後為本州亂軍所殺其子延嗣殺兄位不豊南旨實用其人部知兵馬使李載義殺之數其罪上聞敬宗之舜載義檢校戶部尚書封武威郡王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

瓜牙之用不計於逆順 楊志誠太和五年為幽州後院副兵馬使事李載義因鞠中使繫鞠志誠遂誘衆噪呼喚集亂載義奔易州志誠乃為本道都知兵馬使文宗聞之驚憂召宰臣牛僧孺先至上曰幽州之事奈何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上曰何也僧孺曰陛下以范陽得失繫國家休戚耶且自安史後范陽非國家所有前時劉總向化以土地歸闕朝廷約用錢八十萬貫而未嘗得范陽斗粟以今日志誠之得猶前日載義之得也陛下因而撫之亦足也且范陽國家所賴者以其北捍突厥不令南寇今若假志誠節鉞借其土也必自為力耳則瓜牙之用固不計於逆順上大喜曰如卿之言朕洗然矣即以志誠為觀察留後

收復京師 德宗在奉天詔神策將李晟赴難晟自定州率師赴闕詔加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晟表請以通來比時朔方節度使李懷光亦自河北赴難軍不戒獨不敢晟竊當一面以分己功乃奏請與懷光合兵乃詔晟將軍合懷光軍晟每將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宜自表飾以為賊所識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志氣懷光益不悅有異志遷延不進懷光也晟得入十餘日不肯出軍德宗憂之遣中使促以攻復之計因朱泚之遁其將孫晟靈曜為所併會有中使過晟乃宣令之奉詔從也謂諸將乃結淨而行去謂將不數日懷光果叛李建徽楊惠元兩屯其兵是時朱泚逐寶京師懷光圖為反河陽借偽者三李渤史現於河南赤烈臨張於汴鄭晟內係資財外然特輕以孤軍而抗劇賊而晟氣不衰徒以忠義感人心故其亳歸向德宗之幸山南既入駱谷謂渾瑊曰謂晟在難復內兵力雖單而令晟可辦事乎瑊對曰李晟秉義執忠臨事不可奪破賊必矣帝意始安時帝在西川晟上表請駐蹕漢以冀億兆之心若視小信大作都城淺郎人心失望成務書澤戒諸將冀期進軍收下衆將大破賊此遂去晟勒兵屯於含元殿前號令諸軍告諭百姓居人安堵秋毫無犯晟素布至東州上覽之感泣群臣無不流涕因上壽稱万歲奏曰自古蓋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自三代以來未之有也上曰天生李晟為社稷萬人非為朕也

五日不通家信 和晟軍家族多陷於朱泚李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入京城覽令諸軍曰晟與公等各有家闕間數年今已成功相見不遠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

倚朔方軍為根本 肅宗南幸閣朝至彭原宰相房琯請兵討賊多敗所致時方事討泰軍士等建議倚郭子儀朔方軍為根本

平河中 德宗還京以太原節度使馬燧與渾瑊等同討河中時天下旱蝗京師言事者多請捨懷光上意未決燧以懷光逆節尤甚河中密邇京邑反覆不可保信遂乃捨軍以數百騎朝於京師召見曰臣雖不武得罷

艱一月足以平河中上許之時懷光將徐庭光守長春宮拒扶
身直至城下呼庭光諭之令降且曰爾以吾言為不誠乎今相
去不遠數步爾當射我心披衣示之庭光感泣遂出降燧以數
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衆不畏服軍中私相謂曰吾曹復為公
用矣與予不相遠但驚悟果敢因撫令亂其行兵料敵吾不速
遠矣燧率諸軍濟河兵入蒲津於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
光首以城降燧自京師還行營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深書褒美

上表請入覲 朱泚為幽州節度使自天寶末諸鎮逆亂泚專先表請入覲詔修甲第以待之至京又奏諸留從之

巡撫諸軍士皆賈勇 吳少誠申州人為申光蔡州節度使貪為沼勤倫無私日覓事不奉朝令貞元三年詔削事少誠官爵以分遣十六道兵馬進討而王師累挫責少誠引兵還蔡州遂下詔洗雪復其官爵吳少陽者本滄州人與少誠父翔相善及少誠知淮西留後召以重事署為軍職及少誠死少陽竊害其子自為留後少陽據蔡州凡五年不朝覲及卒少陽長子元濟主兵諜計設威乃皆武陽焚舞驍梓黃山阪城汝許人多逃山谷殺傷驅劫者千餘里關東大恐詔削元濟官爵加兵進討眾兵雖右凶宜度兵供給不避諸將現恐詔進裴度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使淮西用兵之事一以委之度至郾城巡撫諸軍士皆賈勇善戰鄧度使李愬襲破懸瓠擒吳元濟遣度入義軍節制遣李愬以其衆破以壁壘迎度將之軍右冀視事蔡人大悅

入蔡州取吳元濟 李愬西平郡王贈太師晟之子也有籌略善騎射元和十一年用兵討吳元濟愬請軍前自効授唐鄧節度使嘗獲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辭氣不撓愬異之因釋縛署為捉生將士良感之曰賊將吳秀琳不可克也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士良能擒光洽以獻秀琳之降愬遂台而降秀琳之署秀琳為衙將秀琳感恩謂愬曰若欲破賊須得李祐愬令其將田進誠以騎三百擒祐而還官吏皆請殺之諸殺之愬不聽解縛而客禮之署為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略無猜間又改為六院兵馬使舊軍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軍之諜者反以情告愬益知賊中虛實陳許節度使李光顏勇冠諸軍賊盡以精卒抗光顏由是愬乘其無備遂襲蔡使告期於裴度度以李祐李忠義自將中軍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時陰晦雨雪大風裂旗旆士卒皆凍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哭而言曰果落李祐計中愬不聽促令進軍比至懸瓠城夜半雪愈甚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一人知之李祐李忠義钁城先登殺殺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於是盡開止選入止元濟外宅蔡吏告元濟曰城已陷矣田進誠焚子城南門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梯而下之檻送京師

父子皆建大勳 李晟克復京師市不改肆及愬平淮蔡復踵其美父子功建大勳兄弟竟以勳歸第以復馬第宅

六遷大鎮 上相高祖曾六遷大鎮所遇先入舊宅一院而已

門立戟 李晟立大勳諸子繼為官宰相奏薦三子郎曰召晟子愬軟授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階勳至上柱國親門立戟附令賜遣乃典父光列學戟於門

斬朱泚使 常為營田判官權知瀛州留後事朱泚既僭位令宋常義王使于皋又遣劉海賓擒皋劍斬節度使皋使斬以狗於是詔皋為御史大夫攝州刺史盡奏護軍節度使以旌之 通

南詔破吐蕃 韋皋拜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與吐蕃和好人入寇必以蠻為前鋒皋遣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說令向化南蠻自為州附皇帝臣屬吐蕃德朝貢者二十年至是復通皇又遣將大破吐蕃數年之內幾復嶲州又招撫西山羌等八國酋長入朝劍度以功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使然在蜀二十一年重賦斂時論非之

方鎮以大忠大勳任宰相者 河中節度使王鍔來朝貴倖多譽鍔者上將加平章事於是宰相權德輿奏曰夫平章事者非序遷而得因朝方鎮當宰相者蓋有大忠大勳大曆已來又有跋扈難制者不得已而與之今王鍔無大忠勳又非姑息之時欲假此名器恐不可上從之

一門黃甲 鄭從讜長安信宗幸蜀使劉從讜累辟至兵部侍郎鄭畋以宰相鎮鳳翔從僖宗人同年登進士第畋責率兵破不以書致為名一卿皆人主二儒之功

二儒上丘

盜 朱溫因挖王氏從三盜起相推奉王寇又遣使於李錫齊王四盜共推為西梁蒲為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與王皆附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王盜合從羣輔杜讓能兩司徒路盜擁行馬護軍趣志在勤王意莫能識數年進討而涅師犯闕帝幸天興遂引軍還太原

不取公廚烏 梅鎮大學士時進左河南內官擾矢王室濁亂飲氣鬱騎直同列忌之羅知政事出為廣州刺史當南節度使欲推公寶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門家人族疾醫工合藥須烏梅左右以公廚取之徵知而命還促買於市

父子鎮淮南 李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復相及德裕鎮淮南以來亦五十一出鎮淮南陪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也

亦旌節 劉禹錫父子節使領旌節乾寧賜之曾李以金帛遺之表帽者世恐其教不廣故王人一來有獲錢數百萬者鄭餘慶每受方任天子必欲其餘敎曰餘慶家貧不得致有求取也

政出監軍 憲宗時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與監軍許遂振不知遂振紅奏宜聽令遣與授官宰相裴垍曰

以遂振故罪一蒲不可赦投吏部侍郎載役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監軍李輔光然但拱手而已怕其奏其事請以李勳代之

臨江大閱互相聘賚

韓滉自蘇州刺史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滉安輯百姓境內稱理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汴騷然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遣裨將李長榮等與宣武軍節度劉玄佐將角材謀解寧陵之圍復守汴之渦渙功居多然自關中多難滉即於所部閉吳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十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毁鐵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壁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時見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陰以迎鑾亦申儆自守也時陳少遊鎮揚州以甲士三千臨江大閱滉亦以兵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艦舡於江中以金銀繒錦互相聘賚而自德宗出居及歸京師軍用自贊道路又阻關中飢饉加之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無虛月朝廷賴焉

知祿山逆相有

張九齡為相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執送京師請行戮九齡奏劾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而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後九齡死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紹襲精有先覺合於眷柔之言

先覺合於眷柔

上稱兵入朝不由奏

昭宗乾寧二年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卒三軍立重榮子珂知留後事太原節度使李克用為之上言重榮有功於國其子珂宜賜節鉞邠州王行瑜鳳翔李茂貞華州韓建各上言王珂非不宜嗣鎮請以王珙為河中詔子昭宗為先允克用之奏久之不下於是李茂貞王行瑜韓建各率精甲數十人入覲京師大恐人皆亡竄昭宗臨軒自問之曰卿等宜存臣節稱兵入覲不由奏請意在何也茂貞行瑜汗流浹背不能對惟韓建粗述入覲之由上并召三鎮賜之宴酒宴之於同大殿茂貞行瑜極言南北司相傾深蠹時政請誅其尤甚者乃貶宰相韋昭度李谿殺之於都亭驛及殺內官數人而去特三帥同謀廢昭宗立吉王保太原起兵討之而還晉

諸盜所有之地

自大曆中李正己有淄青十五州之地李寶臣有定易七州之地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梁崇義有襄鄧六州之地各聚兵數萬始因叛亂得位雖朝廷寵待加恩心猶疑貳乃建衙盤結以自固如朝廷時一城沒一兆便蕭語有辭而語遂見滅繕甲寫無寧日

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

懷恩鐵勒部落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僕固貞觀中鐵勒九姓首領來降歌濫拔延授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以

懷恩世襲都督善格鬪達諸蕃語有勇術材祿山反從郭子儀討賊其功居多又從子儀收靈武行在自是累破賊收兩京皆立殊功進封太寧郡王朔方行營節度使懷恩為人雄毅寡言而剛決犯上好勝倡揚之中意有不合雖主將必詬怒之子儀每事優容行師用兵倚以辦事代宗即位中官劉清潭使於回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為史朝義誘引國入寇先肅宗以公主下嫁毗伽闕可汗可汗又以少子請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其可汗請與懷恩及母相見詔從之令相見於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既而詔懷恩親可汗是番出太原之地懷恩因從太原辛雲京以可汗是其子婿疑其召戎閉關不納且告懷可汗相禁不敢擄掠及還不如之虜因父子竭力王室一舉威史朝義復燕趙河北之地功業莫與為比又為辛雲京所拒懷恩也上表列其狀頗訴冤會中使駱奉仙使雲京言懷恩與可汗為約逆狀已露乃與奉仙相結歡奉仙至懷恩所母餞奉仙日汝等與我兒約為兄弟今又親雲京何兩面乎雖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初酒酣懷恩起舞奉仙贈纏頭綵懷恩將酬其貺奉仙辭告發懷恩曰明日端午請宿為令節奉仙固辭懷恩苦邀之命藏其馬奉仙中夕踰其垣者曰向者奪吾馬又將吾是將害我也遂踰垣而走懷恩驚遽追還其馬奉仙回奏其反狀懷恩遂有戒於我懷恩以寇難來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再收兩京皆導引回紇殲滅醜虜而為人媒蘗蕃姓懷恩冤狀不已乃上書自敘功伐且云回紇在闕不敢入朝上令黃門侍郎裴遵慶使汾州宣旨且察其去就懷恩抱遵慶足號泣而訴遵慶因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其副將范志誠說之不可又許令一子入朝志誠亦不可尋遂復命懷恩令子瑒率衆攻雲京瑒大敗而旋上遣郭子儀代之喻以逆順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已為張如岳所殺之首函闕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與母渡河北走靈武其衆來歸子儀懷恩至靈武亡命聚復振至秋誘吐蕃十万人寇涇邠子儀拒之而退永泰中誘合諸蕃衆二十萬南犯京師大駭下詔親征懷恩至鳴沙縣遇疾舁歸死於靈武自懷恩逆命三年上為隱惡下制未嘗言反狀懷恩死上為之惻然懷恩不反為左右所誤焉

奄有襄漢七州之地

梁崇義長安人有膂力為羽林射生從來瑱於襄漢瑱朝京師被誅崇義為衆所推因授以節鉞以襄州為蔡屬兵獨居法令容嚴與回承嗣李正己李寶臣為輔車之勢危有襄漢七州之地帶甲二萬善連結很閉未嘗朝覲淮西節度李希烈數請興討辟庭伏以來之加平章事賜鐵券以手詔徵之不至乃徵四方兵令希烈統而擊之崇義拒戰而敗降其二將希烈使姚本奔入襄陽令以安百姓崇義領兵閉壁將守者斬關而出不可止崇

義與妻投井而死

募兵千人赴蜀 李絳為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時南蠻寇西蜀詔徵兵赴援絳於本道募兵千人赴蜀及中路蠻軍已退所募皆還興元兵數定募卒悉令罷歸監軍使楊叔元怨絳不奉己因募卒來辭以言激之乃譟聚趣府劫庫兵入使衙絳方與賓僚宴不及設備聞亂北走登陴牙將王景延力戰不能禦絳遂為亂軍所害從事趙存約薛齊俱死事

亂者首率 李絳既為亂軍所害文宗授溫造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造下車置宴所司供帳於廳事造曰此隘狹不足以饗士卒移之牙門坐定牙兵圍之盡殺千餘人皆斬首於地血四注其親刃絳者斬一百段餘並斬首內一百首祭李絳三十首祭王景延等餘尸投於江

償帥 太和初忠武軍節度使王沛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言忠厚謹以高瑀深沉方雅曹刺史陳蔡人素畏服又熟忠武軍情弊請用瑀事未及聞陳許表來至請瑀為帥自大曆已來節制之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貴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為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貸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內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

誅舞文吏 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有二吏犯法一贓一舞文縣令以公綽守法必殺贓吏獄具公綽判之曰贓吏犯法法在姦吏舞法法亡誅舞文者

以戎服見牛僧孺 柳公綽使山南時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服於郵舍候之軍吏以其上也為郊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台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之

父子僭逆 安祿山胡人也為范陽節度使玄宗寵之祿山請為貴妃養子晚年益肥垂腹過膝玄宗前作胡旋舞疾如風焉楊國忠屢奏必反而上益親寄之反謀行出閑侶道而至范陽人或言其必反玄宗皆怒縛送與之玄宗再召託病不至逆反之於范陽會詔以矣討楊國忠為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戰朝廷震驚禁衛皆市商客陷賊皆祿山陷兩京潼關不守玄宗幸蜀祿山造逆之後眼漸昏至不見物尤躁急動用斧鉞嚴莊者祿山之謀主亦被捶撻莊夜將刀與李豬兒同入祿山帳內令豬兒以大刀斫其腹祿山眼無所見但撼帳幹大呼曰是我家賊也腸數斗流牀下言訖氣絕嚴莊宣言祿山傳位於晉王慶緒尊祿山為太上皇既而郭子儀敗賊于陝西曲沃慶緒河北盡遣來歸順肅宗遣子儀等九節度使騎二十萬攻之子儀圍自十月至二月慶緒城中人相食皆七萬余人鼠一頭直錢千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言讓之書意明引兵至與郭子儀戰我師敗解圍而去思明營於鄴南慶緒於子儀等營中糧得六七萬石與諸將謀殺思明諸將曰今日安可背史王乎時思明已僭稱燕王飛聞之誅慶緒至軍責之曰爾為人子殺爾父以求其位吾為太上皇討賊卿寧出并其四弟皆縊殺之祿山父子僭逆三年而滅

史思明 思明與祿山同鄉里相較百日而生思明除日祿山歲日及長相善俱以驍勇聞與祿山同為互市郎事張守珪將之收內祿山奏為平盧軍都知兵馬使祿山反命思明討饒陽等諸郡陷之祿山反慶緒令歸范陽台祿山舊兩京常以駝運兩京資府珍貨於范陽不知紀極由是貪其逆謀判官耿仁智忠諫之士勸思明歸順遂奉表以所管兵八萬人來降肅宗大悅封歸義王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朝義已丁並無列郡從肅宗使烏承恩為副使陰使其謀承恩說京本官思令思明留承恩且在館中令帳其所寢牀伏二人于下承恩有少男先留范陽思明令召其父夜後私於其子曰吾受命除此逆胡便受吾節度使矣牀下二人叫呼出以告思明令執承恩搜其衣囊得朝廷所與阿史那承慶鐵券及李光弼與承恩牒云承慶事了即付鐵券思明集將吏百姓向西大哭曰臣以十三州之地十萬之兵歸國家赤心不負陛下何至殺臣因榜承恩父子又於數州殺史慶緒并有其衆遂僭稱大燕思明年號順天再陷洛陽李光弼相拒於邙山下官軍不利思明至陝州為官軍所拒退歸永寧築三角城約一日內畢朝義築城畢未泥思明至詬之曰汝惜部下兵遂殺思明分兵收陝州斬刺史見朝義謂其將駱李諶殺思明而朝義僭位朝義思明之孽子也與官軍戰于邙山下敗橫走河北僭范陽節度李懷仙擒來獻梟首闕下

刺史失職 烏重胤為橫海軍節度使既至鎮上言曰臣以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史失其職反使鎮將領兵事若一刺史各得職分又有鎮兵則節將雖有祿山思明之姦豈能據一州為叛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拒朝命者只以奪刺史縣令之職自作威福故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奉公牒各還刺史職事訖應在州兵并令刺史收管詔從之由是法制修立各歸名分

進錢 李正己畏懼德宗威名乃表獻錢三十萬貫上欲納其奏慮正己未可誠信欲以計逗遛止之未有其辭延問宰相崔祐甫對曰正己姦詐誠如聖慮臣請因使往淄青便令宣慰將士以正己所獻錢賜軍人使荷聖德又令外藩知朝廷不重財貨上悅從之正己大慚而心畏服焉

古之良將無加 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淮西吳元濟軍人李端者過溵水來降其妻為賊束縛於樹臠肉食至死呼謂其夫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重胤自行間為將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周咨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長慶三年再鎮天平及病亟子將王贄鑽以股肉饋後數日有軍士二十余人皆割股肉祭之古之良將無加也

肩輿於三軍之

中度使遷宣武節度使俄以劉總累表歸闕且請弘靖代已換張弘靖宰相延賞之子嘉貞之孫憲宗時自宰相出太原節
幽州盧龍節度使弘靖入幽州薊人皆夾道觀之河朔軍帥冒
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入燕之時肩
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駭之弘靖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
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
韋雍張宗厚數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
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謂軍士
曰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深
恨之劉總歸朝以錢一百萬貫賜軍士弘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
雜用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
宗厚數人皆殺之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請弘靖為帥弘
靖不對軍人乃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舍吾曹矣軍中豈可一日
無帥遂取朱洄為兵馬留後洄自以老病推其子克融就軍務
朝廷乃除克融為幽州節度使貶
弘靖為撫州刺史

溼稍李希烈叛攻陷汴州節度使李勉率師潰圍歸
宋州希烈性殘毒其攻汴州驅百姓令運土木築壘道又怒其
未就乃驅以填之謂之溼稍又入汴州於是僭號曰楚年曰武
成立宰相署百官以汴州為大梁府既為諸軍進討希烈窘
蹙因食牛肉遇疾其將陳仙奇令醫人置毒而殺妻子兄弟
共七十餘人逆誅之

田承嗣屈膝於郭子儀承嗣方跋扈魏州倨傲禮郭子儀嘗遣使至承嗣
西望拜之指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日為公
拜李寶臣擁十州公私財賦一皆為逸紀綱子儀封殺程其後矣
敢晉之少特矣勳送其為材能所服為此

佩四將印王忠嗣天寶中為河西隴右節度使李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
使佩四將印專控萬里國而以事未之有

不聽樂飲酒段秀實為涇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
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為私室無妓媵無羨數退公之後端居靜處而已

剖木契分授之李巨
玄宗時祿山陷東京授河南節度使巨奏曰方今艱難恐為賊
所詐如忽召臣不知何以取信玄宗剖木契分授之遂以巨表
兼領南陽節度使

一弓一箭必書其名王忠嗣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為務每軍出即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
為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姓於上以記之軍罷
即驗若遺失即驗其名罪責人人自勸甲仗充牣

華蠻[illegible]
請立生祠盧鈞字子和開成元年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
為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性仁恕為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
使已不干預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而物故者鈞保俸錢為營棺
槥孤兒稚女為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山越之俗服
其德義三年將代華蠻數千人詣闕請立生祠焉

亡馬李愿晟之
子元和元年夏綏銀宥等州節度使威令甚肅甚得綏懷之術
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牓於路懸金以購之不三日所
繫之將下乃置書一紙曰馬逸及群不特告罪當死敢以良馬
一疋贖罪并亡馬請細詳意付客亡馬而歸其良馬竟內廄爾

帥臣鑿垣門而出李愬為唐鄧節度使郡州衙廳相傳不利著以致敗壞愬曰帥臣鑿垣門而出豈有拘
于垂祀而寢公署耶遂命鑿之卒無變異

軍中有折旅店之匕箸者斬之高崇文憲宗元和初
為右神策行營節度使統諸鎮兵討西川劉闢至興元軍中有
折旅店之匕箸者斬以徇功歸擒東川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
梓州而歸康康雪己罪崇文以東川軍失守遂斬之

八戰皆捷高崇文為長武城使永貞元年冬劉闢阻兵朝議討
伐宰相杜黃裳以為獨任崇文可以成功元和元年春充左神
策行營節度使以討闢時宿將專征者甚眾人人自謂當選及
詔出大驚崇文在長武城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
長武卯時宣命而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八戰皆捷

出俸錢贖賣子朱忠亮本名士明憲宗即位加御史大夫率軍戍有方特加檢校工部尚書涇原四鎮節度使至
士當倍價言子忠亮以俸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二百餘人李[illegible]附

造烏蘭橋王佖元和初為靈武節度使先是吐蕃
欲成烏蘭橋先貯材於河側朔方節度使常潛遣人投其材於河
終不能成虜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併役成橋築月城以守
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為患

焚匿名書王璠字魯玉代杜佑為淮南副節度使璠明習簿領善小數以持下吏
時理有遺匿名書於前者左右取以授璠璠內之靴中靴中先
有它書以雜之及吏退探取它書焚之人信其匿名書亦焚
也既歸省所告異日以它微事連其所告者案密按驗之以滿衣下吏以為神明

賜古器牛僧孺為襄州刺史山南
東道節度使穆日既賦嘗賜樽杓等金銀古器令中使諭之曰以卿正人也

身率軍士與同勞逸李元諒德
宗時加隴右節度使又營田觀察臨洮軍等使鎮良原古城
多摧圮隴東要地虜入寇常牧馬休兵於此元諒遠烽堠培城
隍身率軍士與同勞逸芟林薙草斬荊棘俟乾盡焚之方數
十里皆為美田勸軍士樹藝歲收粟菽數十萬斛生殖之業陷
台必備虜無虞棟理隴人寧

父子俱擁節旄田布弘正第三子弘正移鎮成德軍以布為河陽三城節度使
父子俱擁節旄同日拜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俱為節度使然以[illegible]

未嘗問百姓閒事郭英乂為

劍南節度使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制細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笑爲樂未嘗問百姓間事頗怨之矣焉使崔旰因人心爲亂殺美人

烏集爲候 柳仲郢爲太平軍節度使卒於鎮自拜諫議後每延官屬爲大集於早平里第宅樹栽皆菊九五日而散語子下家人以爲候除太平爲不集也

方士 李抱真德宗正元中爲昭義軍節度使晚節好方士以求長生有孫季長者爲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服之當升仙悉署爲賓僚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遇公輩矣復夢駕鶴中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九粒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仲玄以猪肪穀藥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粒丸頃之卒

牙軍廢置主帥 五代羅紹威魏州人曾父弘信紹威昭宗時追封郡王自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州署軍中子系置之部下號曰牙軍皆豊給厚賜不勝驕寵年代寖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強傍掠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自田氏已後垂二百年主帥廢置出於其手紹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之心銜之紹威兒廢亦養假雄交亂梁太祖兵強天下有禪代之志紹威傾心附結每盡其寶變易心不自安乃遣使告梁太祖求爲援梁太祖許之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寇滄州先是安陽公主薨於魏太祖因之遣長直軍校馬嗣勳選兵千人實兵仗於巨橐中肩舁以親入州言物次尋事天祐三年正月五日梁太祖親率大軍討滄州寄於行營於倉景牙軍頗覺其事是月十日夜紹威率兵與嗣勳同攻之皆宿於牙城千餘人遲明盡殺凡八千家皆赤其族紹威雖除偪繫悔有自弱之悔

書萬卷 紹威鎮魏十七年處紹威科執尤偏有真樓氣伏賀偖附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每宴會與賓佐賦詩江東羅隱者佐鎮嬖軍募有詩名紹威建發路之紋南巷之號

東西川皆有掾意 使唐天成中詔曰頃因李朝親王遙領方鎮遂有副大使知節度事乎李相公朱改其東西今後落副大使只云節度使特孟知祥爲西川董璋爲東川皆古權之意

置私廟 哀帝三年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宜許於本鎮置三代私廟

劫陵 溫韜少爲羣盜皆李茂貞歸於梁歷耀許州節度使在耀七年唐帝諸陵發掘殆徧取其金寶惟乾陵以風雨震作終不能發在宋時論自許州入覲觀後賣金帛將遣權重又納賄中官甘竟得歸鎮之後代歸闕久留京師觀黨氣使其闕之其子楊言曰使一裸躰勇漢足了一年之費蓋謂劫陵得金俑人

佛子 張昀仍仕後唐爲永興軍節度使性好施每出值貧民於路則給以口食衣物境內除省賦之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康泰民懷惠呼爲佛子後權領河南尹徽鎮與元所治之地咸用前政上下安之

蝗一斗給祿粟一斗 五代趙瑩爲晉昌軍節度使時天下大蝗境內捕蝗者獲一斗給祿粟一斗使飢者獲濟遠近嘉之

名振北狄 安重誨爲威德軍節度使嘗與北來番使並書而行指飛鳥射之應弦而落觀者萬衆無不服悟番使因翔所來焉以變之由是名振北狄自謂天下可以一箭而定也

天下可一箭定 上

侫佛 周宋彥筠初仕晉爲同州節度使猶於釋氏後爲鄧州節度使嘗謂人曰吾前後供僧一千餘萬遣佛室九十餘所又嘗召僧講華生經曰課若千卷至暝目已未令不見所踝如嬰疾不能聞講隨即攘神之券設現每僧給二十緡僧至者甚衆乃散緡一半未幾止給三歲終一其無行貪婪之僧剝其緡授券者償略彥筠患之乃止初彥筠一旦與其主母有隙忿甚遂擊殺之自後常有所睹彥筠心不安乃飯浮圖法以攘之因而篤志於釋氏其後每歲至佛盦焚禮之日衆來斛藏號痛於像前其後傳如此家有煌焚數爲青

旌節有裂 王岐相州人其父爲本郡衆營使岐善畢歷事指躬趙眾張延朗皆以善歡人皆念劇是夜其鬼以將左右爲當時所靖變及延朗沫資產盡入萬祖岐在朝中漢祖登祚授客省使帝時周太祖鎮鄴悅爲監軍太祖見闕纔情性貴成大事既而遂極相之位會權恃寵無禮於君太祖以從軍之故每優容之無何遂求兼鎮青州太祖不得已而授之既而貶商州司馬死於貶所初崔管制除青州有司造旌節以備迎授前一夕其旌節有聲甚異聞者驚之且著曰昔安重誨授河中節亦有此異聲

一時良將 九國志吳宋再用累歷藩鎮故尚書傢事一馬學之從下過十人亦一時之良將也

取與有節 南唐姚景鍾爲壽春節度使春大郡每節使上供億甚厚事陪間直大將數目納金白首其中擬易之及累鍾至命去權取與皆有節部人像之

去金櫃 上 邊和尚 遼籍善儒好釋氏初從查文徽平建州凡所克獲惟以金帛爲禁定人像之號曰浩佛子及克定長沙而不易民滓人益善讚之慶善蘇及鎮湖南攻出多門滿戚斷楚人失望謂之邊和尚也

貪財貨 前蜀王宗裕爲武德軍節度使貪冒財貨以白金百兩作鋌鑄記年月每五鋌爲一束以生牛皮緊之其子諫曰牛皮物空難後難可開宗裕叱之曰便要開也

自監擁護節旄 後蜀李奉虔進右金吾衛大將軍爲昭武軍都監屬夏秋多雨加陵江漲出浸城奉虔置堰閘灣潮二十餘處虎其害水暴至以護之城北京寒被其利授昭武軍節度自監擁護節旄自奉虔始人皆榮之

錢國朝建隆三年詔寧見相門

節度軍州有三印 大中祥符九年上覽河南節度使知許州石普奏使用許州觀察印以問宰相王旦對曰前虎軍州有三印節度印隨本使用則納有司觀察印則州長吏主之州印晝則付錄事參軍掌用暮則納于長吏凡前度在本鎮兵仗則節度判官掌書記推官署狀用節度印田賦則觀察判官大使推官署狀用觀察印剡屬縣則大使判署用州印司之故命師必曰某軍節度某州管內觀察等使某州刺使言軍則專制其兵旅言管內則總察其風俗言刺史則資其州事石普猥署奏章當用河南節度使印

顧世世奉藩 遠朝錢尚父錢忠懿王自 太祖開國貢獻不絕帝以其恭順待之甚厚又討江南命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屢獻戎捷及克常州拜守太師兼尚書令兼中書令吳越國王又詔書不名帝益加之詔令歸國江南平迎請入覲詔之既至會 太祖幸洛陽禮部兩篇有日矣詔促其還遂臨別而叔感恩願子孫世世奉藩 太祖謂曰盡吾一生盡汝一生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以帝賜重約意得歸喜甚以為永保其國矣是歲永為郎叔後二年來朝遂奉版籍王府焉

兄弟同領鎮 五代晉天福初授同州節度使兄彥暉亦鎮滑臺兄弟同領鎮人皆榮之也

節度觀察留後

唐節度有留後長慶四年留後改為知院官從王涯請也寶曆初復為留後大中十一年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鼎卒以御史中丞王紹懿為成德軍兩使留後留後之名自此始也

國朝大中祥符六年景德殿使新州觀察使劉承規為安遠軍節度觀察留後任兩使留後非致事之官以承規事三朝有勤効特以授之

元祐官品令節度觀察留後 正四品

節度觀察留後至刺史兼領他官為遙郡

觀察使

唐職官志觀察使副使支使掌諸書記推官巡官衙推隨軍要籍進奏官各一人 貞觀初遣大使十三人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之名神龍二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本州出再周而代景雲三年置十道按察使道各一人開元二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

唐百官志觀察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為於州

國朝凡諸衛將軍及使遙領者其資品並止從本官敘防禦團練使刺史亦同大中祥符七年詔觀察使並帶刺史

元祐官品令觀察使正五品

自節度觀察留後至刺史兼領他官者為遙郡○不以敘服謁 唐故事刺史始見觀察使皆戎服趨庭致禮今紙為吉州刺史齊映廬江西行部過吉州映耀曾為宰相懼黜遷復進愜自持前輩有以見映不欲以戎服謁入告其妻妻歎曰定謂映曰卿何如人白頭之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為見映鞠躬死我吾與恨映曰諾即以客禮謁之映雖不言深以為憾映至州奏映綽蕭過闕之失不宜黃部臨入

蘭亭絕唱 元積為浙東觀察使會稽佳山水積所辟幕職官皆當時文士而鏡湖秦望之遊月三四焉副使竇鞏海內詩名與積酬唱最多至今稱

除淫祠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凡舊俗之害蘆者德裕悉革其弊除淫祠一千一十所

罷進繚綾 德裕在浙西詔進可幅盤絛繚綾一千匹德裕奏論之兄稱天馬掬豹盤條文綵珍奇只為聖躬自服今錢千匹費用頗多在臣愚誠所未安優詔報之罷進

奏罷泗州戒壇 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厭以敬宗誕月於泗州置僧壇度人凡髮夫到者人納二緡給牒而回凡髮者無算人遂在於觀齊人徐涯州西觀察使李德裕今蒜山度數其過者日百餘人推十四德裕據狀奏蘇常之民德裕恐動還本貫奏大云若不禁止至誕節則江淮南計失六萬丁壯即日詔罷

丹展箴 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度疏遠賢能此李小朝生月不二三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浙西觀察使李德裕身居廉鎮乃心王室遣使獻丹展六箴一曰宵衣諷生朝希見也正服諷御服乖異也罷獻諷勵求怪珍也納誨諷侮棄忠言也

辦郡縣信任軍小也防禦團練出使事也帝雖不能以所蒞之
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撰勅答詔賜嘉納其心焉
郡租賦自給裴垍相憲宗先是百姓輸賦於州有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
是後貨輕錢重齊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其留州送使所在長
吏又降省估使就實估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及垍為相奏天下
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所蒞之郡
租賦自給若不足然後許徵於支郡其諸州送使額悉變為上
供故江淮稍息肩知權制變柳公綽為鄂岳觀察使王師討吳元濟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
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也因奏願自押行許之
公綽至安州李聽以廉使禮事之公綽謂曰公所以屬鞬負弩
豈非為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何所統轄乎以公名
家曉兵若吾不足指麾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公職名以兵家
從事矣聽曰惟公所命即署聽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
營兵馬都虞候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決
於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所將軍中動靜息問悉錄
故家軍戰必先遣軍糧之求其知權制變為當時所稱也為
瓶高八尺齊映為江西觀察使常以頃為相無大過而罷冀其復入用乃掊斂貢奉及為大金銀器以希旨先是
銀瓶高者五尺餘李兼為江西觀察使乃進六
尺者至是因帝誕日端午映為瓶高八尺以獻視公藏如私藏
苑傳正為宣歙觀察使頗事奢侈貪以財貨賂遺權倖視公藏
如私藏李而不至甚贓因代還京師憲宗聞其治第過侈薄之
遷拜先請寢官從宗時拉補是觀察使范阿湖南觀察使盧元
林鄰請憲宗從之自兵興已來方鎮重任必兼觀察使蕃憲首
長官以至外府僚佐亦帶臺省銜至是宗鄰漢蘇州刺史杜亞
河中少尹鎮國觀理縣使觀察使不帶臺省官自是始為河
度南巢憲宗停詔全晬死李勉遷梁州都督山南西道觀察使
者咸集之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晬勤幹俾權
南鄭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幸所誣勉納將吏上言
籍微率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表上聞晬得免
寢兒為木偶人署名位李勉為江西觀察使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于其隴或以告勉
勉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不恤人疾苦崔堯字野夫乾符中為陝州觀察使以器韻自高不屑細故推診僚下河
南尩盜烽堯朝綱不振而堯自矜清貴不恤人之疾苦百姓訴
旱堯指庭樹曰此上有葉何旱之有乃笞之是民怨怒逐堯
軍人怕逃飢渴甚投民舍求水民以溺飲之初為軍人所停剪
其髭鬚拜而復至以失守貶端州司馬

易使見筆以表忠節張建封字本立真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支營田觀察使十三年冬入觀德宗禮
遇加等及還鎮特賜詩又令中使齎常所執鞭賜曰卿忠
正始終不移此鞭似卿大親用故以賜物以表忠節也選頻
賜詩上聖水寶曆二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李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
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千而取看蓄之宅水蓄路
轉以示人若疾飲之多至危篤昔吳時有聖水大事皆妖妄古人
所非之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
速令填塞以絕妖源乃從之代貢戶輸王仲舒為江南西道觀察使江西館
劍稍調私錢法澤仲舒至鎮則奏罷
之又出官錢二萬貫代貢戶輸稅胥吏以為神人崔咸字重易遷陝州
大都督府長史陝虢觀察使自旦至暮與賓僚痛飲恒醉不理
簿領唯夜分省覽部決判斷無毫釐之差胥吏以為神人
夢鄭瞰海旅父朗為定州刺史使特處海為工部侍郎罷早朝
徵為待滿先問事已為所求觀察使疑還汴州而闕為汴
州師寡飲然似觀屋樣皆錄之黃土寶從昔所識明年朝果自
定州鎮宣武辟命重吾掌書記重辯行密詩言以所夢明年電
益授華州觀察使行及潼關郵至道從事也奇勿異乎書於先
滋所夢地望宴于清暑亭賓佐恚詩序中朗仰視屋樣曰此亦
黃土也曰至力令寄書吳湊為福建觀察使為政勤儉清苦有遺
識戲也時黃書事相實吏以私恩惠之數加譖鍍又言
舅母病不任迎輒又急宗召至對于別殿令殿上走行以三
驗其病否由是諸察之誣舉以奏為陝州大都督府長史
州九國志吳越錢傳瓘傳大平興國初徵表請罷其職為吳
詔以傳為鎮衢衢師為折衝備三州觀察使忠停儀者宮為
僧傳璞好學能謙競善自能國圖書土操觀察
政諸以戰之特賜金魚使及從謝自陳本儒生習俎豆一旦
秦權下易以武弁所猶者賜丁寵
金魚袋今特賜金魚以示優恩好坐木馬劉從廣歸田錄劉從廣燕王婿也
書典余嘉王好坐木馬子坐側不下或飢則就其上
歡食往往東興及於馬前酣飲終日亦其性之異也兼領刺史
大中祥符七年三月翰林李士衡彰等言檢討唐以來
故事觀察使並合帶刺史詔自今除觀察使可兼領之

防禦團練使

唐職官志防禦團練使至德後中原置節度使又大都要害之
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刺史兼之不賜
旌節上元後改防禦使為團練守捉使又與團練兼
置防禦使名而使各有副使判官皆天寶末見品秩

唐百官志團練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防禦使副
使判官推官巡官各一人
國朝元祐官品令防禦團練使從五品（更見節度使門）使名不廢（唐書代宗
郎位諸州防禦使並停明年復因承嗣魏博等州都防禦使然不
憲節度使蓋行禦使之名不廢也其團練使節團練使亦不廢
授為若李勉魏少游相繼為）腹心（代宗永泰二年制曰諸節度
江西都團練觀察使之類　使觀察防禦使皆之腹心）
清淨為理（丁公著授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
使二年授河南尹皆以清淨為理）監練（柳芳唐曆都
課後上封事
與觀察居首天於御市上召見因獻三十字）不全帶（行太曆十
每一字論一事力監練二字去監軍團練使　二年詔
判史官銜有持節諸軍事不合更帶團練使等銜宜使令主當
州兵事削知其使司馬同國使判學押侍其判官使令司兵判
兵司倉判軍按司士判甲仗按馬九國
寬及都團練使不在限放團練使）文武官拜送於路（志其
揚凜字志能行叢第三子天祐中領廣州團練使罷歸行封
江御公持節冊徐溫大水相溫見之謂左右曰此兒賤
恐難其下因請為楚州團練使渭稅口
發之文武官拜送於路觀者榮之）知物態（徐知陳高第五子
武義初授潤州刺
吏充本州團練使廣人請酒二斗知陳父錢曰暫刺小戶
給伍升辭矣自是州人以為之知物態皆傳之）
章賜文（國朝初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貴賴收
齊既久郡人愛之求為立德政碑太祖嘉其請詔太祖
更令徐鉉撰文賜以賜之）無檢操不宜任承流（州至道二年工部侍郎錢昱為鄧
州團練使昱泰國王叔之子也
歸朝領白州刺史上表自陳當日之勢求改職除秘書監遷工
部侍郎遷知宋密過華州無屬故至是加延中外官進秩上謂
宰相曰昱貴家子無檢操
不宜任承流故有是命）天下稱為楊無敵（楊業字定明有宗
時為防禦使屢有
邊功天下稱為楊無敵老虜皆
畫其像而事之云以禦鬼疾）畫像以禦鬼疾（上
不能化（韓可書步帝附任遷深州防禦使皆虜畏將
若弱憂夕至河上可言備像有素肯不能犯）治郡寬
簡民皆便之（李瓊世宗時為安州特為本州防禦使召郡寬簡
民皆便之吏民數百人詣監軍陳請立碑頌
德詔中書舍人
實儀撰文賜之）以俸錢分施飢民（郭瓊世宗時為蔡州防禦使
歲不登以俸錢分施飢民自

廣德來者亦均給之人懷其惠
相率詣闕頌其德政許立碑
節度行軍司馬
五代史後唐天成四年勅諸道行軍司馬名位雖高或帥臣不
在其軍州事節度副使權知
國朝元祐官品令節度使副使行軍司馬防禦團練使為散官節
度行軍司馬從八品
畫理殿規（唐劉悟為節度鄭滑奏賈直言置幕中殷勤於路亦畏
之從行咨誠殺我某直言必反理殿規以是更參日
聞於朝賜以諫議大夫敕之悟辟賈直
留復授撫右庶子依前充行軍司馬）簡自上意（本方鎮
自興矣已
徵入換代者皆死亡乃命為
故行軍司馬盡出自上意）吟嘯酒自適（至道中李昉知衡
州受代歸闕翰林
學士承旨陶穀奏物言為親實求為東畿令太祖怒
之吏部尚書張昭為貞其事昭老儒氣直於上前拜退於他
親論列云穀圖上太祖怒穀之訪亦不自稱出為彰武軍行
為在延州每以吟嘯酒自適召還拜中書舍人）
節度防禦團練副使
唐天寶後有副使判官
五代後唐同光二年勅諸道除節度副使兩使判官除授外其餘
職員并諸州軍事判官等并本道本州各當辟舉判官仍不在
奏官之限長興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天成二年六月勅行
軍副使兩使職官防禦判官等元未定月限勅行軍副使兩使
判官以下賓僚及防禦團練使判官推官軍事判官並宜以三
十月為限如是隨府不在此限
國朝元祐令（見行軍司馬門）節度防禦團練副使從八品

幕職官

唐見前副使門

五代後唐長興二年詔兩使判官罷任一年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二年推官巡官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改轄官資職次其有績效尤異若文學超邁或爲衆所推或知己察舉並加擢任不復限年　清泰三年五月詔兩使判官職亦令取郎中員外郎補闕拾遺三丞博士列官案擧擇任使俾藩方使府參佐得財朝列具察中外迭遷見前副使門

國朝兩使各置判官推官一人節度掌書記觀察支使餘州並置判官推官各一人事簡者不具設

元祐令京府判官至軍監判官爲幕職官○武昌多士晉陶侃鎮武昌軍殷浩庾翼等皆爲佐吏時武昌號爲多士　李紳不受李錡書幣唐李紳登第後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財辟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欲殺紳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遺　畢諴三佐杜悰杜悰歷鎮許昌辟畢諴爲從事悰領度支諴爲巡官悰鎮西川又從之悰入相諴爲侍御史武宗朝宰相李德裕素惡悰出悰爲東川節度使之吏莫敢通問訊唯諴與悰饋問遺不絕德裕怒出諴爲磁州刺史　杜甫見嚴武不冠嚴武鎮成都奏爲拾遺杜甫爲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武與甫有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放恣嘗醉登武牀瞪視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善今事斷裴冕以文詞建節辟彈碁授書特妙京雷中爲劍州參軍刺史崔引爲判官請於舒斷獄重其才以女妻之　窮達間多怨咎趙憬宣文字倚枝性多酒陳許節度使曲環辟爲從事實庭間多所怨咎環不能容拒奏貶惠陣情詔令環決杖四十流於雷州人皆以爲枉　李景略斷張光殺妻李景略以蔭補幽州功曹李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爲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貲市獄前後不能斷景略鞫其實光竟伏法既亭午有女厲聲披髮血自隊前謝而去左右有識者曰光妻也因授大理司直　諫諍李藩字叔翰少恬淡修檢雅容好學張建封在徐州辟爲從事居幕中謙謙未嘗論細微建封死濠州刺史杜兼誣奏建封死時擾軍中德宗大怒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懷詔旬日不忍發謙之無動色佑曰吾已密論特以百口保君矣德宗聽佑解怒亦釋亟追藩赴闕及召見其望儀形曰此豈作惡事者耶釋之除祕書郎　陰察祿山權德輿父皋字士繇安祿山爲河北採訪使假其才名表爲從事皋陰察祿山且判欲潛去會獨及老母祿山使皋獻戎俘自京師回過福昌福昌尉仲皋經父妹婿也密以計納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妻至皋亦已唶嗟慕而哭喪乃絕衆乃哭予自令殮記之卒葬其傔人無知者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及渡江祿山已反天下因是名聞天下　凝於握管劉三復長於章奏李德裕奇待之從容顧揖而及進身皆參佐賓筵之數與人之吟詠數日在長安及第則清與草說洗有精思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敢預之　參佐賓筵上獨加禮敬崔衍爲宣歙觀察使政務簡便人頗懷之其所擇從事多得名流時有事者從實停卑輕微待遇如禮敬幕中之事後多顯達　幕中之事多遂上待如師友崔從字子乘元和二年擢進士第鄭餘慶李鄘皆辟爲從事待如師友及登朝歷殿中侍御史山南東道守正皆甚重　累遷方至府第崔觀洲人清不樂仕進山南東道節度使柳公綽高其行辟爲節度參謀累遷乃至爲吏與方畧名不達人事餘處以之者從容之　積習名教柳公綽字仲郢學家牟僧孺鎮江夏辟爲從事仲郢有父風動修禮法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能及此入爲監察御史　和凝報賀瓌五代史和凝十九登進士第師貢瓌知其名辟至幕下瓌與吾莊宗相拒於河上戰於胡柳陂瓌軍敗而北唯凝隨之瓌顧曰子勿相隨當自努力凝對曰丈夫受人知有難不報非素志也但恨未有死所於一騎士來逐瓌凝叱之不止遂引射之應絃而斃瓌獲免以女妻之由此聲譽益隆　先奏後聘唐桂管觀察使王拱聞令狐楚之才欲以禮聘召楚不從乃先聞奏而後聘楚以父母在太原有庭闈之戀又感拱意登第後經往桂州謝拱不預遊宴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　奏辟舊僚宰相徐商領鹽鐵奏王徽爲參佐及商秉鈞拜拾遺商罷相鎮江陵以徽舊僚欲以奏辟而不敢言徽探知其

旨即席言曰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叙下官安

得不從循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充荊南節度判官**輕脫**

筆蔚盛文肅為右丞知揚州特表有章自建州司戶授荊州推官過揚州文肅驟稱其才雖明日置酒召之人謂有晉白邀公未嘗燕遊客其喜重者方召一飲有章荷其意別日為一詩謝之至客次先使人持詩以入公得詩不發封而還之使人謝有章度已衰老無用此詩不復見得有章殊不意往見通判刁繹具言所以繹亦不論其由曰府公性多忤詩中得無激觸否有章曰未曾發封又曰無乃筆札不嚴曰有章自書極恭謹曰必是將命者所忤爾乃往見文肅司門之吏有章今日獻詩何如公曰不曾讀已還之繹曰何也如見其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府新甫田從事得一幕官遂爾輕脫君但觀之必止於此官未已而卒刁記之晏元獻時為參知政事奏有章有舊乃薦為館職有詔假判任一年召試明年除館閣校勘御史發其舊事遂寢改充國子監主簿仍知鄭州推官未幾卒文肅閱人物多如此不復挾它術

張亢體肥大王琪瘦骨立 歸田錄晏元獻公喜賓客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罷樞副為西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王琪張亢最為上客亢體肥大琪目為牛琪瘦骨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相謔琪嘲亢曰張亢觸墻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座為之大笑

節度觀察判官

唐天寶後有判官未見品秩

五代後唐長興二年詔兩使判官罷任一年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二年推官巡官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並三年後與比擬仍改轉官資職次其有績效尤異者文學超邁或為衆所推或知己寮寀並應擢任不復限年 餘見前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節度觀察判官從八品

才思俊麗 唐令狐楚善屬文進士登第李說嚴綬鄭儋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辟為從事自書記至節度判官歷佐有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喜之**太原奏至**上奏名啓辛應條已見幕職門

異席 資事浙西觀察使李栖筠有重望虛心下士幕府咸選才彥觀察判官許鴻為有學識嘗異席

資事**拂衣而去** 李瓊鎮桂管奏柳璧為觀察判官軍政有失璧極言不納拂衣而去桂州尋亂**臧貞** 楊鎮請臧觀察判官

判之事**判官之肉其足食乎** 九國志閩潘承祐為大理少卿王延稹建州辟為節度判官延政與福州構怨日尋干戈承祐上書諫曰兄弟天倫也古稱外禦今以一朝之忿而忘大義臧孔懷之性虧人倫之本欲邦國之化不可得也延政不納嘗因福州使至延政大閱兵甲以誇示之其言香序承祐長跪閱諫延政怒顧謂衛士曰判官之肉其食乎承祐神色不變氣益厲久之乃解及延政建號以為吏書

節度掌書記

公並見幕職官門

國朝元祐令節度掌書記從八品

檄愈頭風書最為上 魏志陳琳字孔璋阮瑀字元瑜少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瑀掌書記瑀終不為屈太祖並以琳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書記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又典略曰琳作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竟不能損

章表殊健書記翩翩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孔璋章表殊健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文房 南史趙知禮為陳武帝書記陳武帝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占授軍書下筆便就** 趙知禮涉獵文史書翰陳武帝討元景仲也或為之引為書記知禮為文贍速每與軍書下筆便就

草遺詔於白刃之中 唐鄭儋鎮太原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嘩將有急變中夜忽數十騎持刃迫令狐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中搦管即成讀示軍士無不感泣軍情乃安由是聲名益重

為露布上行在 于公異能文章後拔為李晟招討府掌書記晟收復京師公異為露布上行在云臣已肅清宮禁祗奉寢園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泣下不勝自左右為之嗚咽既而曰不知誰為之對曰于公異為之詞上稱善久之

下筆不能自休 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從事於令狐楚楚能章奏遂以其事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

檄高麗 唐元萬頃善屬文從李勣征高麗為遼東道管記勣令萬頃作文檄高麗其語有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鴨綠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是流于嶺外

翰動如飛 李巨川字下己乾符中屬天下亂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

崇鎮河中辟為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令諸藩叶力誅寇軍書奏請唯頴學凡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鎮無不誅勁重榮收復功巨川之助也

諸侯章奏語太浮華 文宗謂侍臣曰近日諸侯章奏語太浮華有乖典實宜罰掌書以誡其流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文以文害事懲弊抑末實在盛時蕭以高錯為禮部侍郎

以舊人待之 為延巳遷駕部郎中充元帥府掌書記與裴寛充善自結於宋齊丘深受其多能皆以舊人待之及昇年嗣位延巳喜形於色孫未能成延巳受入白事璟不悅曰書記自有書職何為預也

自有常職 上布

幕中十餘年未嘗趍附府公 為公府還屯田員外郎齊丘鎮豫章公辟為掌書記性簡辛在幕中十餘年未嘗趍附府公但重其文章以進用

觀察支使 公筆見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觀察支使從八品

器局有聲 唐書元甫初任滑州白馬尉本道採訪使[illegible]深器之奏充支使與同幕判官員錫齊名元甫精於簡牘錫詳於訊覆公推誠待之時謂員推韋狀元甫有器局所莅有聲累遷判之

員推韋狀 上

節度觀察推官

國朝元祐令節度觀察推官從八品

言行剛直 唐狄仁傑孫愿元和末辟為襄陽推官言行剛直度使知名

軍書填委剖案立就 九國志前蜀王鍇天復中劉道遠襲贊使蜀再建為蜀王鍇章歸為判官建一見重之辟為觀察推官建國霸之始軍書填委剖案立就詞理精當

防禦團練判官 公筆見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防禦團練判官從八品

軍事判官 公筆見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軍事判官從八品

防禦團練軍事推官

五代史周顯德二年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推官各一人

國朝元祐令防禦團練軍事推官從八品

軍監判官 公筆見幕職門

國朝元祐令軍監判官從八品

職官分紀卷第三十九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

總州牧刺史

州牧　刺史

別駕　長史

司馬　治中

主簿　諸從事

中正

總州牧

書舜肇十有二州十有二牧禹別九州有九牧

周禮八命作牧

史記黄帝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

前漢百官表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分遣刺史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師古曰漢舊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剥截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貨賂割損正令秩六百石員十二人成帝綏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六年復為刺史元壽二年復為牧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何武與翟方進奏曰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伯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任秉一州之統春秋之義用貴理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請罷刺史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朱博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内萬里立置州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異才功効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其員二千石位次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効陵夷姦宄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後漢百官志十二州每州刺史一人六百石本注曰秦有監御史監諸郡漢興省之但遣丞相史分刺諸州無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十三人秩六百石古今注曰常以春分行部郡國各遣一吏迎界上成帝更為牧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屬司隸校尉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皆有從事史假佐本注曰員職畧與司隸同無都官從事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事豫州部郡國六冀州部九兖州部八徐州部五青州部六荆州部七揚州部六益州部十二并州部九幽州部十一凉州部十一交州部七凡十八共二十七王國相其七十一郡太守其屬國都尉屬國分郡離遠縣置之如郡差小置本部郡名世祖并省郡縣四

百餘所後世稍復增之靈帝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當時選成者
丞為長史古今注曰建武六年三月令郡太守諸侯相病丞長史行事十四年罷邊郡太丞長史領丞職
王國之相亦如之
漢官解詁太守專郡信理庶績勸農賑貧決訟斷辟興利除害
檢察郡姦升善黜惡誅叛殘暴者也
東觀漢記州牧刺史漢舊官建元元年復置牧十捌年改為刺
史督二千石
晉職官志州置刺史別駕治中從事諸曹從事等員所領中郡
以上及江揚宋提郡郡各置部從事一人小郡亦置一人又有
主簿門亭長錄事記室書佐守從諸曹佐守從事武猛從事等
凡吏四十一人卒二十人諸州邊遠或有山險濱近寇賊羌夷
者又置弓馬從事五十餘人徐州又置淮海京州置河津諸州
置都州從事各一人涼益州置吏八十五人卒二十人荊州又
置監佃督一人郡皆置太守
宋百官志刺史州各一人刺之為言猶參覘也馮言亦為之制
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郡守秦官秦滅諸侯隨以其地為郡置
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晉
江左皆謂之丞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曰太守尉
曰都尉光武省後置東部西部都尉有蠻夷又有屬國都尉漢
末及三國以為諸部都尉晉成帝咸康七年又省都尉郡丞宋
太祖元嘉四年復置郡官屬略如公府無東西有功曹史主選
舉五官掾主諸曹事部縣有都郵門亭長又有主記史催督期
會漢制也略如之諸郡各有舊俗諸曹名號往往不同
南齊百官志魏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
為持節督起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督揚徐二州軍事
而徐爰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
並非也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并
任非要州則單為刺史州置別駕治中議曹文學祭酒諸曹部
從事史郡太守太史郡發為國為內史相比見未詳
隋百官志梁州刺史二千石受拜之明日辭宮廟而行州置別
駕治中從事各一人主簿西曹議曹從事祭酒從事部傳從事文學
從事各因其州土大小而置員陳承梁制荊江南兗郢湘雍等
州刺史六州加督進在第三品東揚州下加督進在第二品右光祿下處姓為州無將
軍者謂之單車後魏天錫二年制州諸置三刺史皇室一人
異姓二人皆古之上中下三士也後齊司州置牧屬官有別駕
從事史治中從事史州都主簿西曹書佐記室戶曹功曹金曹
租曹兵曹騎曹都官法曹部郡等從事員上上州刺史置府屬
官有長史司馬錄事功曹倉曹中兵等參軍事及掾史主簿及
掾史記室掾史外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及掾史參軍
事及法墨田鎧集士等曹行參軍及掾史左右掾史行參

軍長兼行參軍督護統府錄事統府直兵箱錄事等員州屬官
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州都光迎主簿主簿西曹書佐月令及
史祭酒從事史部郡從事皁服從事典籤及史門下督省
事都錄事及史箱錄事及史朝直刺姦記室掾戶曹田曹金曹
租曹兵曹左戶等掾史等員上上州府屬官佐史合三百九十
三人上中州減人上上州十人上下州減上中州十人中上州減
上下州五十一人中中州減中上州十人中下州減中中州十
人下上州減中下州五十人下中州減上下州十人下下州減
下中州十人自州郡縣各因其大小置白直以供其役上州刺
史三品下州刺史四品後周雍州牧九命戶三萬以上州刺史
正八品二萬以上八命一萬以上正七命五千以上六命静帝
大象元年總管刺史及行兵者持節餘悉罷之隋高祖雍州置
牧屬官有別駕贊務州都郡正主簿錄事西曹書佐金曹戶
兵法士等曹從事部郡從事武猛從事等員有佐史合五百二
十四人上上州置刺史長史司馬錄事參軍事功曹戶兵等曹
參軍事法士曹等行參軍行參軍典籤州都光初主簿郡正主
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倉督市丞部郡從事等員并佐史合
三百二十三人上州減上上州吏屬十二人上下州減上中
州十六人中上減上下二十九人中中減中上二十人中下減
中中二十人下上減中下三十二人下中減下上十五人下下

減下中十二人州置總管者列為上中下三等總管刺史加使
持節雍州牧從二品上州刺史從三品下州刺史從四品開皇
三年罷郡以州統縣改別駕贊務為長史司馬舊周齊州郡縣
職自州都郡縣正已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
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殿最刺
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佐官以曹為名者並改為司
煬帝大業初罷州置郡郡太守舊有兵處則刺史帶諸軍事以
統之至是別置都尉領兵與郡不同知司隸臺置刺史十四人
正六品巡察畿外諸郡從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其所掌六條
察品官以上理政能不二察官人貪殘害政三察豪強姦猾侵
害下人及田宅踰制官司不能禁止者四察水旱蟲灾不以實
言枉徵賦役及無灾妄蠲免者五察部內盜賊不能窮逐隱而
不申者六察德行孝悌茂才異行隱而貢者每年二月乘軺巡
郡縣十月入奏郡置太守置丞國曰內史郡丞萬戶以上置佐
一人陳梁制會稽太守吳郡吳興太守二千石萬戶以上郡太
守內史相六百石不滿萬戶太守內史相二千石丹陽會稽吳
郡吳興及萬戶郡丞並六百石後魏天賜二年制郡置三太守
後齊上上郡太守屬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
簿五官省事及西曹戶曹金曹租曹兵曹集曹等掾佐太學
博士助教太學生市長倉督等員合二百一十二人上中郡

職上上郡五人上下郡職中下郡五人中上郡職上下郡四十
五人中中郡職中上五人中下郡職中中郡五人下上郡職中下
郡四十人下中郡職下上郡二人下下郡職下中郡二人上郡
太守三品中郡太守四品下郡太守五品後周戶一萬五千
以上郡守七命一萬以上正六命五千以上六命一千以上正
五命一千以下正四命隋高祖郡置太守丞尉正光初功
曹光初主簿縣正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曹等市令等員
并佐史合一百四十六人上中郡職上上郡吏屬五人上下職
上中四人上中職上下十九人中中職中上六人中下職中中五
人下上職中下十九人下中職下上五人下下職下中六人上
郡四品中郡五品下郡正六品煬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上郡
從三品中郡正四品下郡從四品罷長史司馬置贊務一人以
二之次置東西曹主掾簿司功倉戶兵法士曹等書佐各因郡
之大小而為增減貴恭安度記參兼天下改州牧為刺史朱明
之時則出巡行封部玄莫之月則還天府奏奏刺者言其刺舉
不法史者使也
唐職官志至德二載罷郡為州復以太守為刺史上州從三品中
州正四品上下州正四品下武德令中州刺史正四品下下州刺史從四品上正觀令一切為下州加入正四品下
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牧各一員從二品古官隋置十二牧恭以京城守為內史後武改為尹復親比并周隋又以京守為牧武德初因隋置牧以親王為之或不出閤長史知府事尹各一員從三品少尹

各二員從四品司錄參軍一人正七品錄事四人從九品功倉戶兵法
士等六曹參軍事各二人正七品下府史唐書有之參軍事六人正八品下執
刀十五人典獄十一人問事十二人白直二十四人經學博士
一人從八品下
上州州之名古已舜置十二州禹別九州吳置十三州秦并天下國置三十六郡漢以州統郡東漢後武德改郡為州煬帝罷州郡為國家制戶滿四萬以上為上州刺史一員從三品隋初罷郡為州煬帝罷州為郡郡置通守武德改郡為州州置刺史天寶改州為郡太守乾元元年改郡為州州置刺史初委代奉使者皆持節故刺史皆帶節至觀晉刺史重任者為使持節都督輕者為持節後輕比府稔官刺史則加使持節諸軍事以此為帝循開皇二年罷郡以州統縣刺史之名存而職廢而於刺史太守官位中不落持節之名至今不改有多無實也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大將為刺史者兼治軍旅遂依天寶邊將故事加節度使之號連制數州奏謝之日賜雙旌節如後魏比齊故事名日雖殊得古刺史督郡之至別駕
一人從四品下長史一人從五品下司馬一人從五品下錄事參軍一人從七品上
錄事一人從九品上司功司倉司戶司兵司法司士六曹參軍各
一人從七品下參軍事四人執刀十五人典獄十四人問事八人
白直二十四人市令一人從九品上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帥三人倉
督二人經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醫學博士一
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五人
中州戶不滿三萬戶以上為中州刺史一員正四品上別駕一人正五品下長史一人
正六品上司馬一人正六品上錄事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錄事一人從九品上司
功司倉司法司戶司兵司士六曹參軍事各一人正八品下參軍事
三人正九品上執刀十人典獄十二人問事六人白直十六人市令

一人丞佐各一人史帥倉督各二人經博士一人（正九品上）助教一人
學生五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十二人下
州（戶不滿二萬為下州）刺史一員（正四品下）別駕一人（從五品下）司馬一人（從六品下）錄
事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上）錄事一人（從九品下）司倉司戶司法三曹參軍
各一人（從八品下）參軍事二人（從九品下）執刀十人典獄八人問事四人
白直十六人市令一人佐史各一人帥二人倉督一人經學博
士一人（正九品下）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醫學博士一人（從九品上）學生
十人

唐百官志西都東都北都牧各一人從二品掌宣德化歲巡屬
縣觀風俗錄囚徒恤鰥寡親王典州則歲以上佐巡縣（武德元年以州置牧）
二人（以親王為之然常以別駕掌事）武德元年改太守曰刺史加使持節實天
元年改刺史曰太守乾元元年改郡為州州置刺史

五代職官志顯德二年詔防禦團練刺史州各置推官一員梁
開平四年詔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
威權州牧同於閒冗俾循通判宜塞異端並宜依河南諸州例
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唐朝憲宗時烏重胤爲節度使常稱
河朔六十年能抗拒朝命者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而自作威
福爾若二千石各執其柄又有鎮兵雖安史挾姦豈能據一州
而叛哉遂奏以所管德棣景三州各還刺史職分州兵並隸收
管是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唯滄州一道獨
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

國朝上州（戶滿四萬以上）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各一人（國朝州鎮有闕則或遣天朝官權知太祖始削外權收節鎮之闕只令中臣權莅其後文武官參為知州軍事其二品以上及帶書樞密院宣徽使職事並稱刺史其刺史不由任者以它官知判州府事）通判各一人或二人（國朝置通判各一人西京南京天雄成德軍益杭并鄆荊南鳳翔秦定等州各二人小郡或不置正刺史以上及諸司使副使知州者雖小郡亦特置兼管內勸農事咸平四年省杭州一員景德二年鄆州置一員舊制州不及萬戶則置不置是歲州及萬戶乃置至四年詔保州通判選進士登科者充以武臣知州而典冊書闕文墨故也乾興元年戎州各置一員充帶部職出官知州事從僚官學者上得通判五年邢州置一員充州權置一員九年順安軍置一員）別駕一人從四品下長史
一人從五品上（開寶八年教坊司樂伶人幺歲外官中書擬上州長史太祖曰此華官於吏部選轉上佐官不可輕授乃補太常寺太樂令）
司馬參軍事一人從五品下
錄事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上（諸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戶不滿萬則置錄事司戶司法天聖元年凡內銓言先舉諸州無錄事參軍者凡六十七處置錄事參軍兼見注司戶兼錄事參軍並闕）
司法參軍事一人從七品下
司理參軍事一人（國朝先置專勾獄事處者置二人太平興國七年以諸道多闕司理參軍令本州於見任前任簿尉判司內選明敏有官資者充雍熙二年勅新除司理參軍如其未明刑獄即於本部簿尉判司內選才用明幹者兩淩其任三年詔司理司法不得預判獄之事五年詔不得兼領他職大中祥符九年令諸州司理參軍自今散官重因典充謂參天聖七年參軍多是試官之人自今選授明兩任以上判司簿尉以上充如是令錄選人試推薦尉司理司法者並於合入差先注司理參軍）
醫博士一人正品下（戶不滿萬則省）

中州戶二萬以上刺史各一人正四品上
知州通判各一人已具上州
別駕一人正五品下
長史六人正六品上
司馬一人正六品下
錄事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貞明元年中下州錄事參軍事並考看注制舉以長揚參軍並故也
司戶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上
司法參軍事一人正八品下
司理參事一人
醫博士一人從九品下
下州戶不滿二萬刺史各一人正四品下
知州通判各一人已具上州
別駕一人從五品上
司馬一人從六品上
錄事參軍事一人從八品上
司戶司法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
醫博士一人從九品下
諸路節鎮防團刺史州
河北節鎮
成德軍真定府　彰德軍相州

鎮寧軍澶州舊澶州司團等使　安武軍冀州
安國軍邢州　安武軍定州
橫海軍滄州景城
河北防禦州
懷州河內　衛州
博州博平　洺州廣平
棣州樂安　瀛州河間
雄州　霸州文安
深州靜安安平饒陽　莫州文安
河北團練州
祁州　磁州滏陽
河北刺史州
趙州　德州平原
濱州　保州
恩州清河
河東節鎮
河東太原府　昭德軍潞州大都督府長府
建雄軍晉州　永安軍府州
鎮西軍麟州
河東防禦州

代州　　絳州

河東團練州

慈州　　隰州

忻州

河東刺史州

并州　　汾州

嵐州　　石州

遼州　　澤州

憲州

陝西節鎮

永興軍京兆尹　　鳳翔軍鳳翔尹扶風

護國軍河中尹　　定國軍同州馮翊

鎮潼軍華州華陰　　威德軍耀州華原

彰化軍涇州　　靜難軍邠州押蕃落等使

保大軍鄜州　　雄武軍秦州押蕃落等使

彰武軍延州延安　　保平軍陝州大都督府長史

陝西防禦州

解州　　隴州

陝西團練州

成州　　鳳州

陝西刺史州

坊州　　虢州

丹州　　階州

乾州　　商州

寧州　　原州

慶州　　渭州

儀州　　環州

京東節鎮

鎮海軍青州北海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

武寧軍徐州彭城大都督府長史　　天平軍鄆州東平[illegible]

泰寧軍兗州大都督府長史　　彰信軍曹州濟陰

安化軍密州高密　　興德軍齊州濟南

京東防禦州

登州　　萊州

沂州　　濟州金鄉

京東團練州

單州　　濮州濮陽

濰州

京東刺史

淄州

京西節鎮
山南東道襄州 襄陽　武成軍滑州 靈河
中武軍許州 潁昌　鎮安軍陳州 淮陽
河陽三城孟州 河堤等使　崇信軍隨州
武勝軍鄧州 南陽郡堤等使　保康軍房州
昭化軍金州　泰寧軍鄭州
淮康軍蔡州　順昌軍潁州 汝陰

京西防禦州
汝州　均州
郢州

京西團練州
唐州

江南節鎮
建康軍昇州 江寧尹　鎮南軍洪州 節制
寧國軍宣州　昭信軍虔州

江南刺史州
吉州　袁州
撫州　歙州
江州　池州
饒州　信州
筠州　太平州

淮南節鎮
淮南揚州 營田等使大都督府長史　忠正軍壽州
保靜軍宿州 河堤等使　保信軍廬州
集慶軍亳州 河堤等使

淮南防禦州
和州 歷陽　蘄州 蘄春

淮南團練州
海州　舒州

淮南刺史州
楚州　泰州
泗州　濠州
光州　滁州
通州　黃州
真州

兩浙節鎮
寧海軍杭州 堤堰橋道等使大都督府長史
鎮東軍越州 同上　平江軍蘇州 堤堰橋道等
昭慶軍湖州　奉國軍明州
鎮江軍潤州　保寧軍婺州

兩浙刺史州

常州　衢州

溫州　台州

秀州　嚴州

處州

廣南節鎮

清海軍廣州（市舶寄 使部督）　靜江軍桂州

建武軍邕州　寧遠軍容州

廣南防禦州

象州

廣南刺史州

韶州　循州

潮州　連州

梅州　南雄州

英州　惠州

賀州　封州

端州　新州

康州　南恩州

春州　昭州

梧州　藤州

龔州　蒙州

潯州　貴州

柳州　賓州

宜州　橫州

融州　化州

竇州　高州

南儀州　雷州

白州　欽州

廉州　鬱林州

瓊州　崖州

儋州　萬州

荊湖節鎮

荊南江陵尹　安遠軍安州

武昌軍鄂州　武平軍鼎州

武安軍潭州

荊湖防禦州

復州（竟陵）

荊湖刺史州

岳州　澧州

峽州　歸州

辰州 衡州
永州 郴州
邵州 全州
道州
西川節鎮
安靜軍梓州 劒南東川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
武信軍遂州 都督攝遂等使 山南西道興元府 攝道等使
安德軍閬州 武康軍洋州
寧康軍夔州 蕭雲安等使 昭武利州 都督攝遂等使
武泰軍黔州 益州 成都治
西川防禦州
眉州
西川團練州
陵州 果州
西川刺史州
綿州 漢州
彭州 蜀州
嘉州 邛州
簡州 黎州
雅州 維州

資州 普州
合州 渠州
梁州 昌州
戎州 瀘州
文州 劒州
興州 巴州
蓬州 集州
壁州 龍州
忠州 萬州
施州 開州
達州 涪州
渝州
福建節鎮
威武軍福州 都督 平海軍泉州
建寧軍建州
福建刺史州
南劍州 漳州
汀州
化外承襲節鎮
靜海軍安南都護 靜海軍節度管內觀察等使

化外節鎮

彰國軍應州　天德軍豐州

大同軍雲州　威塞軍新州

保順軍兆州　歸義軍沙州

河西軍宗州押蕃落等使　昭化軍愼州

振武軍朔州　勝州押蕃落營田等使度丁北都護

化外州縣

應州金城　蘭州五泉

長州文陽　龍州武勒

澄州無虞　當州開江

綿州儒林　鬱州武羅

嚴州高城　河北抱罕

錦州常豐　巖州修德

演州忠義　恭州和集

愛州崇平　富州龍平

蕭州善慶　當州和利

田州恩性　勸州富休

順州河南　南州三溪

蘭州廣武

元祐令諸州刺史從五品知上州正六品知中下州從六品春

明選朝錄氏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唐內臣為中尉唯贈大都督國初曹翰觀察使判穎州是以四品臨五品州也同品為知隔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為知

州牧

所居著名有父風前秦翟敦字文仲少以父任為秉州統充前郎遷青州牧所居著名有父風洽軍

何武奏遷舉牧守委任三府後漢郎顗拜章曰今選舉牧守委仁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諸闕奉章伏待重誅

竹馬迎郭伋字細侯遷為并州牧伋在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謝別駕從事計日當告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

宴語終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

四龍東觀漢記李元禮祖父脩安時帝生子亮叔訓秀楚四龍皆為牧守

築靈鈞臺晉張茂為涼州牧武公軌之子也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其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府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勞人曾稱先人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比年以來轉覺眾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公也茂曰吾過也命上作役

境內稱之為王張駿為涼州牧刑清國富群僚勸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

表請京西面築坊後魏廣陽王嘉遷司州牧嘉表請於京西面築坊三百二十三各周一千二百步發三正復丁以充

新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

六條置座右後周蘇綽為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太祖甚重之常以六條置座右又令百官習誦之且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

請一年租以賑饑民皇甫嵩見刺史門

刺史

不揚戴聖惡前漢何武為揚州刺史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盜得繫廬江聖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

九折坂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賜車蓋特高一丈黃霸為揚州刺史有績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軾以彰有德

決遣如神朱博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為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博博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為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有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

一州表率何武奏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

罷州牧復刺史哀帝時朱博奏漢家置州牧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方進奏罷刺史置州牧臣請罷州牧置刺史便故

在官寡捨刑罰韓麟為齊州刺史在官寡刑罰從事判書處譏麟曰明公杖節方面而無所斷殺何以示威麟曰刑罰所以止惡蓋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如何殺乎若以頃斬殺害以名御虜之音豈暫懼而退

貶黜姦慝不畏強禦庾朝遷揚州刺史貶黜姦慝不畏強禦

吏民請留一年仲舒為東州刺史甚得百姓歡心後徵還吏民老少請留一年

俸餘不入私門楊康為性廉潔自為刺史二千石皆日受俸餘不入私門故吏貴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潔稱

外臺之表九伯之冠謝夷吾為荊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臣牧荊州職符郡國率法作則為冠冕宗稱功能為外臺之表所榮寵實為九伯之冠

作吊書置子推之廟周舉為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新序曰晉文公反國介子推無爵遂去之介山之上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子推遂不出死龍星火之位也昏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故禁之俗謂子推以此日被焚至正月陳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人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少不堪之歲多死者舉到州宣乃作吊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

賜三公服郭賀字喬卿爲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中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黻冕見德勸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彰有德

二天蘇章字孺文為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部案其姦贓乃請太守為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賈父來晚賈琮字孟堅交趾土多珍產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以琮為交州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故聚為盜賊琮即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誅斬渠帥百姓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褰赤帷裳賈琮為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請一年租以賑飢民皇甫嵩為冀州牧奏請一年田租以贍飢民民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宣恩遠惠种暠字景伯為益州刺史宣恩遠夷皆便服其德

過江厲聲張岱為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人皆以為有子胥之神須祀乃濟厲聲言曰子胥如有靈吾去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櫂而濟

誣富者以大罪沒入財物侯賀為冀州刺史盡富者輒誣以大罪沒入財物

王獨坐謝承後漢書吳郡王閎為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受豪強號曰王獨坐

食乾飯左雄為冀州刺史不烟火常食乾飯

不入界即雨百里嵩為徐州刺史境遭旱嵩行部傳車所經井雨即止東海金鄉兩縣在山間傳駕不往二縣獨不得雨父老請嵩曲到其縣入界即雨

與士對坐牆中己被其子敏為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俸祿不使有餘以壞不復改易以水桑傳墨用之與士對坐牆中不照官宦糾

發單斥第五種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

乃召羽具告之曰聞公不畏强禦今欲相委以重事君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巷馳至定陶閉門收仔賓客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日盡發其贓五六千萬羽即奏仔并以劾超

計日受俸 揚果字叔卿獄案肅擔爲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不入私門家室貧妻併日而食

併日而食

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 上見事五倫上疏褒揚堅美曰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皆明聖所察非臣所及

從事餉錢五千萬 黃昌爲兗州刺史生贓咎免傳紀譴故從事閔之乃相合會錢五萬餉之與子閔乃至夜於秋下叩頭請受之昌不應因不復曰大丈夫行志自從即不遣從事數錢諸家所私者和帝擢爲南郡太守

席羊皮臥布被 事數茂記李恂爲兗州刺史有好羊下帛羊皮臥布被

麻麥付從事 李恂爲兗州刺史所種小麥胡蒜悉付從事又盡送爲揚州刺史亦然

起徙中 領

起徙中爲并州刺史

連騎相繼數千里 段頻爲并州刺史清約下連騎相繼數千里

十日一炊 屢遷爲徐州刺史以小鍋全飯十日一炊

食不重味藍縷纏履 虞永爲刺史劉寵食不重味藍縷纏履

錢銘蒼爲漢書遜

恩化大行 太祖方有袁紹之難以劉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單馬到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以儉率下 司馬朗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軍旅常惡衣食以儉率下

召豪右爲幕府 梁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

世多其能任賢 呂虔有膽略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爲徐州刺史請琅邪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不將妻子入官舍 字文行爲兗州刺史每之官不將妻子入官舍妻子貧織藜莧以自給

皎然清白 杜畿遷豫州刺史皎然清白

不將妻子 帝嘉其清白

真刺史 賈逵爲豫州刺史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所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

衣繡晝行 張既字德容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既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

在州二十年而居處貧窮 梁習爲并州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太初二年召爲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

雖在外任心在朝廷 王昶字文舒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

吏民追思 胡質遷爲荊州刺史所在吏民追思

州人思之 司馬朗字伯達爲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建安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醫藥遇疾卒遺令以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思之

金石之質忠於王室 王基字伯輿爲荊州刺史景元二年四十五詔曰有金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勳昭著又爲朕之執事忠於王室

奉宣六條 公卿以天下大議損益刺史奉宣六條詔以右之

胡床拄杖 徐以清爲名歐陽者爲涼州刺史令可勿令頌典以專民事 孫禮表爲冀州刺史以胡床拄杖

豫州立祠 賈逵爲豫州刺史歷年豫州爲立祠

妻子餓之 史歷年不治家妻子餓之

鎮之撫綏園知穀息以資閭里日益身爲罪國難事家門內因而致不早知朕跡耳目其貪婪在於是如財貨珠玉絹布

化行如神 晉書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化行如神

所部肅然 晉書陶侃爲荊州刺史所部肅然

不發私書 晉司馬太康中爲揚州刺史不發私書

假曲蓋鼓吹 晉書劉斌爲并州刺史不發私書上假曲蓋鼓吹

扶出小吏 劉琨爲并州刺史初并之并州昔聞蒼頭小吏皆十餘人祖逖之其一人以此扶出之

嚴制纏療屬 劉遵爲揚州刺史嚴制纏療屬依舊醫劑纏之遽近者斷

決如流人不敢欺 荀晞字道將爲兗州刺史事無積斷決如流人不敢欺

受杜預王濬節度 晉初詔書使益州刺史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王濬受王渾節度詔諸將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乃與預書曰足下既摧西陲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至秣陵王渾遣使要令暫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恥之且密表濬違詔不受節度

清畏人知 胡威父質爲荊州刺史威自京師省父告歸父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也後武帝問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臣不及遠矣

流柿蔽江 王濬為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乃作大船連舫起樓櫓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作鷁首怪獸以懼江神濬造船於蜀其木柿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吾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

國之外臺 陳頤為郡督郵劉璧上蜀州辟部從事勃表帝王綸撒未竟會新刺史解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布王實本州據何法而擅拘邸府頤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御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璽前後列上七枝詔書如州所糾無有毒詳結曰宜作法窮竟

墮淚碑 羊祜為荊州刺史祜樂山水每思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及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曰墮淚碑

夢三刀 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果遷益州刺史

三品酒 劉弘為荊州刺史持節南蠻校尉先是酒室中有齋中酒聽事酒猥酒同用麴而優劣三品弘下教曰操聽當與三軍同飲宜得二異簿自今不得分別

酌貪泉 吳隱之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因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若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

妖星見 元帝初拓江南以祖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既屯雍丘破石勒軍後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戴洋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又謂人數祥曰祖豫州九月當死此徵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

子弟樵薪 祖逖為豫州刺史不畜資產克己務施子弟耕耘負擔樵薪

治擾不煩 甘卓為江州刺史治擾不煩在職卿又射山澤兼公私夏而以若望射從之皆盡

秋夜登樓 庾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甚得任樂如此

鼓興

識 吉翰字休文為徐州刺史時死罪囚典籤意欲白之回翰八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日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呼之乃謂取所呈事視之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罪始歷生見其事有心否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貸其事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於刑政類皆如此自是刑吏莫敢欺罔

旌命所加三千餘人 王隱晉書山濤為冀州舊俗寡於士人自濤居此州搜賢求才旌命所加三千餘人皆顯名當世冀州之士於是風為

使私童樵採 晉中興書褚裒字季野文敏后也以后父告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在政每崇清約但使私童樵採

綏撫故舊 桓宣為梁州刺史在襄十餘年綏撫故舊甚得綏譽

為中興第一 桓伊字叔夏有武幹又善音律為中興第一遷都督江州荊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年歲不登宜併小縣除逋布州治宜還豫州詔令移州尋陽餘皆隨之伊在州撫百姓頻為

年二十 劉考某為徐州刺史時年二十中興方伯未有加英少者

接豪士以友道 晉書羊耽字彥通為刺史在郡甚有威惠州之豪士以有道接之甚得士眾之歡

三窟 王衍字夷甫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徒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為三窟也

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晉陽秋劉弘字和季為荊州刺史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群下屬以公義而有興廢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牛產犢官舍留之而去 晉書羊賢為青州刺史有牸牛產犢官舍留之而去

叔弟 于寶晉紀荀晞字道將為兗州刺史姨母有一子生小事晞拔節將之後母叩頭中外皆乞而不聽既後哭之書曰殺弟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荀道將也

姿容如畫觀者塞路 王晁字令式為廣州刺史姿容如畫每行觀者塞路

百姓感化復睹太平 祖逖為豫州刺史愛人之所能得未收者為之殯殮葬其骨肉恩厚不收陰者加賤貧由是百姓感化後見太平置酒大會坐中耆老相與流涕而歎曰吾等投老更得父母死將何恨又置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瓠脯亦何報恩歌且

男女出境迎者萬餘人 宋書始興王濬字休遠為荊州刺史曹典籤事徵為荊州人發之回始興王人之父其民忽如水火何時復來乳哺收意臨荊州男女出境迎者萬餘人誰得人情如此

三臨徐州威惠宣著 王懿字仲德為鎮北將軍徐州刺史仲德三臨徐州威惠宣著

嗜酒醉輒累旬 王忱為荊州刺史也嗜酒醉輒累日又醉則假出婦父喪謂曰酒雖會意亦以傷生

治國如家 宋書杜慧度為交州刺史晉安侯史杜惠度世司交部布衣蔬食治國如家

群蠻繞經送千餘里 雍州刺史晉安侯劉道產孝年在州有惠化及卒東歸群蠻緣經號哭送千餘里

我是賈客耶 齊書臨川王映為雍州刺史數還都置物百餘計者回於江陵買貨至都回換可得微有所曾映笑曰是我賈客耶乃使求利

置宅百三十萬 王琨為廣州刺史而

士沃實在任者常數巨富世謂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
三千萬後無所取表徵承緣之于州瑗有鼓吹又存輸運又
及罷任孝武帝知其清問之資多少琬曰
延死置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實對 **起家衛延僚屬** 夏侯書
詳為湘州刺史詳書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
有峻峯據傳古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
起臺榭 **于人憤憤不如客** 蕭條為雍州刺史頒客有江仲基
延僚屬 王臺卿吏仲客四人俱被接遇王
有舊獲故人伺求口江千萬蘇五百王新車度大宅達
武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客各及運式帝問王何恤大郎
為悁哀哭送之 吏成康王秀為雍州刺史秀之西也郢州人
周其疾百姓蜀貴咸為請命及薨四州人 **裂裳**
為白悁素哭
以迎送之 **衣錦還鄉賦與所願之慶** 鄉慶逸字文和拾亨日鄉州
衣錦還鄉賦 刺史蕭組曰
無西顧之憂 **二歎自發** 字室蕭業鮮封長沙王者皆前克州
史姓湘州尤者喜致恭陵厲有二征取刺
為吳興郡捉相班郡人屠齋見猛數傳有一人曰 **四獸死于**
封史德感神明所以二歎自歸言訖不見衆並異之
郭外 小字室蕭業為湘州刺史在州甚多猛獸為暴及蒙任
州日四獸死于郭外自此靜自然老成瑞致連所感 **自立**

碑 宋蕭曄為擴州刺史百姓詣闕拜表言其政德鎮碑于州
門內又碑在殊石出自巴陵明乃魯言周除名人物行自
軍鎮與石至州識者 **光足致敗** 陰子春為梁秦二州刺史子
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 春雖無他才術臨人以廉潔
特聞門泥鎮其自滿將致目一沈言
每先則人才敢事所在爭州以沈是鼓戒 **家老無能抗敵** 慕梁劭後
任錦之判於變是後時上方嚴拒拜李得其人與晉州刺史蕭
惠及董羅年議之羅日當今領拔吳右肅公上憲澤請重日杜
拔吾士在斯一年鄉士同護條廉為我行乎惠 **歐陽頠有仟寧**
對曰臣之少壯猶不若人今妻老矣那能抗敵
才 傳景平中元帝稱同輔帝曰吾奉所知群臣未有對元帝曰
吾已得一人矣侍中突進曰未審為誰帝曰曲陽顏公正
有仟寮才恐蕭廣州不肯 **卧鹿** 復挺孝義先果有將略當學善
致之乃授武州刺史 御衆在樁州凡歷十年吏治壯
士數千人烏然從遶 **父子相代** 畢終散父子相代為交州當世
所何捷疏卧鹿 榮之時於散以老送鄉常呼其
子元實為使君每元實所政時東投與出至元實所 **為牧之道**
先遣左右勸不勝起視其所大忻忻然喜見鬢色
高陽王雍為冀州刺史諫曰為教之道其易亦難其
亦易亦難 自正不令而行故曰是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曰

足 **修呂公廟** 高允為定州刺史狄月起境問人疾苦至郡縣見
雖 呂公廟除毀呂數曰呂公之德廟而不祀為吾者
何望乃表修葺之允時年九十勸人學業 **置鼓擬** 李崇為并州
風化頗行然需者廢寢不以斷決為事 猶多謝盜崇
乃材在一鼓接上懸一鼓有盜則擊之做項 **武士學子文士下**
之間聲布百里遠多擒獲諸州置鼓自孝始
筆 齊南王嶽為雅州刺史高祖鐵之於都亭詔曰今者之集移
實由寓各命賦詩不能者噬射當使武士筆子文士下筆
治東城 宋宗王子修義為齊州刺史修議以州表刺史界
東周雖詔曰修短者命自由由人何為致憂碑以畢雖
成之嗟詠而詔吉者亦有之可嘆 **斷亡失子** 李孝為揚州刺史
吏女廨宇修茂是移置東城 先是壽春縣人苟
泰有子三歲遇亂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伯
家泰以狀告各言己子並有喚證之各在別室經旬日畫人告
之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狀欺訪可出奔表也苟泰聞即號
悲不自勝奉伯嗟嘆而已殊無痛之意李乃以兒還泰詰
奉伯詰狀奉伯款引云
先亡一子故妄認之 **州民請輸絹粟以報恩** 任城王澄為揚州
刺史蕃心政事州
累得下情於是合州民競各輸鞘
五人粟五升以報其恩高祖嘉之 **勸課農桑修飭太學** 李平為相州刺

史勸課農桑修飭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五郡聰敏者以
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講堂親為立贊書遂定孰以學
於事館以 **立文李崇武館** 李崇為梁州刺史以事俗荒
示武為 禮儀乃表立大李是謂卿生也
提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其
館以習武事退之內書以武人 **所賜鮫綃分州內孤貧**
登時表能樂門暫時賜二匹帛五十匹數三百餘乃集州 有
內賊賓者謂曰天子以我能誡語鄉等珠賜以穀帛吾何故
當遂以所賜 **州中十善** 崔陟長子鑊多智有父風高祖見而悅
為分與之 之謂朝臣曰吾當致其父智過其軀是
提騎於父矣少為內都下大夫為湘州刺史備長實公為政肅
平抑將狀為州中有舊德宿老名望重者以友禮待之詢之
以政事貢之以方略加以者十人號曰十善其見於敬事
爲不驗百姓以為神明無敢為盜各為敢常待人乞晉者于
餘人 **州人乞留** 上 **封孫叔敖廟毀蔣子文廟** 任城王澄為揚州刺史下車封孫叔
敖廟毀蔣子文廟謝後皇帝
之學門四門之教詔從之 蕭又宗室元景為冀州刺史勸課
曰神 **彈鷲** 農桑境內稱為慈父部州既
君 李熹為相州刺史長社思察理州事自當事稟已
覆狀命網紀斷之正御應乃使年以

翁竹彈雨轟既而一去一番重哭謂吏屬曰此番皆自討辨訟
為冤功費彼云者既經楚痛理無因心群下服其深察
李重為雍州刺史人有貿易者同探重饋息掬下二人行行爭
一羊皮各有指背之物重遣爭者出顧州紀綱曰此羊皮可考
知主乎群下各無答者重乃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
屑曰得其實矣便爭者視之負鹽者乃伏而誅罪乃所覺先
多如此類 表衣賑貧 北齊書李元忠為光州刺史州境傷人皆菜
邑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元忠以為少
遂出五十石賑之事訖表
東朝廷嘉而不責召拜侍中 旬日成化 南齊書豫章王嶷為
荊州刺史至州也懷樹
書側帝思政王儉以書與嶷曰舊蕭齊仍歲多叛政荒人散貴
在鎮理公臨莅甫週英風惟穆江夷來蘇入荒慕義庶光以大
荊以無擾此政古人云期月有 桴鼓不鳴 羊祁部除光州刺史有
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 善政桴鼓不鳴吏人
義休寧令長 罷牛酒祈子胥廟 宋史袁司王嚴為楚州刺史成
姪無不知之 比有伍子胥廟其俗歲祀伸析
者必有牛酒至破產業嚴嘆曰子胥賢者宜
宜擾百姓乎告諭所部自是遂止百姓賴之 前兄後弟 夏侯建為
州刺史建兄寶光經此位至是建又居焉兄弟並有惠愛於
鄉里百姓歌曰我之舊州覽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行

事莫惡係於與籤之口 故事京尹部內海事皆籤前直執所必
之事俊乙持歎月日下人以來官累成
故唐州置與籤以東之宋氏遂建身以初少見于為方類特土
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語積重大明太始之後王路蕃貴
鈇出鎮莫不皆出納教令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為豫州吳
喜公為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慤年將六
十爲國効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與典籤共臨之喜公
稽顙流血乃止自後權寄復歸典籤遂至近部一籤致及呼至
臨與同者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 得一州
受不折節推奉惟恐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
如斗大上 放因展謁覲戚 唐宋中宗字薊因冕州刺史無礼有禁
司年承特爾經重十人謂曰今三元
之節天下官民皆行申賀李元龜郡等非同共參
假五日足得展謁親戚期盡還也因為之期事生 生男放門 覽乎
字明達拜懷州刺史其妻生男覽因喜酬酹說內嬰同慶旋特
有閣上細作二人亦放覺醒而知之上表自劾類宗室臣罪
夢山上掛絲 唐武定初拜大中大夫屬有爭夢競於山上掛
絲以告亮曰古之字山上絲絲字也君其守此州
手數 日 六駭食猛獸 張華原為兗州刺史先是州北十七里平
果然 山中有猛獸為暴害有六駭食猛獸為化

戚所 正恐不久後來 盧杞為揚州刺史甚為太守所擇武平三
致 年徵為兵部尚書揚州刺史民以潛戒斷
周潛為信揮代大獄借會以香花錢直流涕送潛嘆曰上君
不久後來潛至鄆未數年得天明徵選工侵懷優以潛為揚州
判 趙郡王泉 趙郡王劉除此陽州刺史君無水處所而
史 拯牡才下泉源為先覽曰指部王泉 摘獲換
新靴人 此或王猶為其州刺史有婦人臨分川光衣有參身
人携其新靴靴而去者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僧召居
城謫媼以靴丁之曰有乘馬人放賊者過此靴爲得新靴馬
子一媼撫膺哭之曰兒昨著此靴去其家如其語捕賊之時人
伏其明 祝井泉涌 平覽為饒州刺史覽奏請於西故事道榮城
寧也 以仕而事奉而西親來以新傳職報秋來集
袁之水有門內有大井久没卯揚覽具衣 任此州唯飲此水 處賢
冠向井而祝至期而井泉湧有異於常
為原州刺史操崔理為郡在州十載有政績州城北
有泉水甚經擾殘害與僧史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
惟飲此 盡揚寡像於私室題詩於清水亭 南中僧為附唐倍官人
水而已
首惠鉤遺微性廉慎乃盡揚寡像於私室以自戒又代還人送
者數十里不絕俄自以無益於人慨然興懷因賦詩題於清水

幸属初開之官誰來清遥朝謂
得此是節使君乎迎至懷論之 暴過猛獸 唐常執士文為貝州刺
東之趙肅所覽貨得千人奏之肅歷夷而擬虛只楚虐於州境
士文聞之令人捕溺擇捷盜前只者萬其司馬京兆韋曉清才
起 至二人並言刺性長史有惠政人語曰刺史羅刹政司馬
比猿長史含笑列者可生與人上聞之歎曰士文暴過猛獸
居室患蝿扶門者 唐庚狄狀垂為并州惠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
病蝿扶門者問故入其宅病以白簽買
每自恨之不識士處閑有府曹掌 突絹千疋 尉律武都為兗州
多是長史士族皆情遠宦情 刺史金經衛為比史州
緣于足鞍憑群守石帽手持一縑而謂之曰此是老石撥打
以奉贈自比之外並須出於吏人武都知耀青素純儒愛而不聊
責 何忍欺仁君 卸祖道為兗州刺史人有市盜其父
曰何忍欺人君翻布歸有祖述特序之 置勲
州 後周文帝以韋孝寬立勲玉壁遂於玉壁置 韋孝
勲州以孝寬為刺史取孝寬之勲名之也 路側植樹 寬為
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毁每須修補孝寬
臨州乃勒州內當土堠之處植槐樹以代之既免修復之勞旅人又
得芘蔭太祖後見之怪而問之人以狀對太祖嘉之曰豈得獨
當今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

里五樹焉特給路車鼓吹縣竞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故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送卿黨經過故人觀旬月而受入州世以為榮為鄉境士庶所重獨孤信為秦州刺史常出獵日暮馳入城其帽微側詰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側焉其為鄰境士庶所重如此為本州刺史劉繼高祖書從客謂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本鄉如衣錦夜遊今以鄉為本州如何繼稽首拜謝於是以繼為本州刺史繼先已為本縣令今復有此受鄉里榮之也賜以所服冠履衣被史平為崇州刺史遣使詣闕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授筆曰事謂其人曰為謝中外孤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輔孤其善始令終復獲功名也容貌魁偉聲音如鍾長孫儉為荊州刺史時梁岑善高王蕭詧內附遣使入朝至列州論於廰事列軍儀具戎服與使人以賓主禮相見儉容貌魁偉音聲如鍾大為鮮卑語遣人傳譯以答問客惶恐不敢仰視曰晚儉乃著裙襦紗帽引客宴於別齋因敘梁國喪亂朝廷嘉之書可觀使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信獨孤信人大悅出曰吾不辭刺也為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民有冤訟歷年不能決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田種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實流民

願附者數萬家太祖大悅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信肉袒自罰長孫儉為荊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僕射所部鄭縣令泉某為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即大集僚屬遂於廰事肉袒自罰捨令不問於是屬城肅焉莫敢犯者魏文帝聞而嘉之王思政遣荊州刺史督工匠鑄金擬得擄得黃金封送上黃金三十斤夜半密送之家生且是以名在史以金示之曰今臣不宜有私悉以黃金封送上太祖嘉之賜錢一十萬鄉里運述以自給主令嘉壽州刺史性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孤之有鄉若手臂李彥字乃康以首修熟被存州刺史太祖謂之曰孤之有卿若身之手臂之用豈可暫輟於身於是令彥兄實代州事一門之內再行令狐整字延保敦煌人有文武才用與鄭周起兵逐張保實勝於本州刺史晉公護謂整曰以公勳衣錦之榮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委任不宜出官門之內須有衣錦之榮乃以整為敦煌太守老熊當道王羆字熊羆除華州刺史嘗修州城未畢梯在城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襲羆不覺之比曉衆已登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羆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

破之執送獲城逃走文帝聞而壯之元日放因歸家弟揮字智遐武帝安國王秀之子性溫裕有識表出為上州刺史常至元日獄中所有囚悉放歸家聽三日然後赴獄主者固執不可揮曰昔王長文為光縣宿縣唐史吾雖寡德猶景行之自此獲罪猶所甘心事多實也諸囚何是並依限返吏不敢欺梁典南康簡王為南徐州刺史年始十餘主者受貨先使曉書行事不覺續知曰時解有篆諸之由是吏不敢欺稱為明智文案無擁吳平侯為南兗州刺史書指有法明斷康獄善知行惡文案無擁吏民不敢欺閑草隸有君子風王均齊春秋傳州刺史陳頭達少有鑒氣好學為傳閑草隸有君子風自縣之州近世未有傳映字季桂年二十為山陰令復遷為山陰建益州刺史自縣之州近世未有也贈竹屏風三國典略貞祥為荊州刺史有惠政遠近稱附梁武陽王寥歌其善使乃贈以竹屏風并雜集又盧服付所司太祖聞之並拜賜置水器授書王陽國志趙為青州刺史彭羕嘗託書於聯事置水器發書皆授其中一無所吏民塞路攀轅隨之嚴尊字王思為荊州刺史仁惠在民每當遷官吏民塞路攀車隨之喜懼悲三者交集裴氏家傳相就為兗州刺史表謝曰喜於攘見

遂擢授不勝所戰越抃左閣庭之者交集不知所裁開夜罷市傳泣數千里鍾岏良吏傳年諸字叔子為荊州刺史恩惠均給人不度旁及由卒於洛陽信日中至荊州荊州市為大合聞諸荒即罷市肆巷市野皆號泣處傳五數十里在官不迎妻子己祗遷揚州刺史在官不迎妻子未嘗食肉重授并州為天下尹肖字子實遷并州刺史卒右懷歲戍安蕃貢迎明七最戍頸於世民中之文帝即位以習有舍并土重授并州為天下最茆茨六間坐無完席吳隱之字處默為廣州刺史及衆之日惟有茆茨六間而已坐無完席以逐為吳人繈負而至者數萬羊祜為荊州刺史恩施均給民不辨度吳人繈負而至者以萬數開廩訖上聞蕭虎字公鋤為荊州刺史歲饑開倉以給之主者以雷異宜先表聞曰若待奏報民且死矣開廩訖乃上聞天子嘉之懷義伏罪王望字慈卿為青州刺史歲飢首草食五百餘人因以便宜出布粟給廩其作衣訖乃上表天子以不先表聞百官皆劾專命之誅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臣不稟君命擅平二國春秋之義以為美今望懷義伏罪當上不請者之以憂恩其本情將乖聖朝愛人之旨帝嘉之乃赦望市無二價江李

字李思遠梁州刺史撫養
遷成都施惠愛市無二價舉車號惜卻聽字思遠遷益州
刺史百姓舉車號惜腹心
臣慶奏先賢厚撫恤須還不得為益州刺史天帝曰遠吾心腹
也吾方與選事惟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不可使以遠任
別是閩民傳叢字子叔先為兗州刺史及覺
搏焉民吏懷之不忍欺百姓嘆息莫不號哭焚子攢擾為是州
政務清淨而已民路傍女子哭聲不哀嚴部者憕澤嚴憙為揚
吏懷之不忍欺州刺史行部聞路傍女
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對曰夫遭燒死薨勤吏與語謂吏曰
死人自道不燒死通女令人守屍曰當有物往吏曰九說果頭撕
道搜視鐵釘貫頂按得交刃為交州世說美錄為新安太守有
問乃以煙殺夫累有刺右綵至下有人
於丁得爭者成獄之主簿對曰首長少相王當發將問老云此
州俠而長君為長少事畢應夫三刃為令得交刃君正當為
交州俊果重千斤語拾玉案為幽州刺史其見庭前井中出
如其言人甚大實以為重千斤兇
晉孩宰部家狂延度元袁務忽見庭前井出龜長尺所被毒龜
甲伍相遇出門三父乃喜卯凡斂壽占盛富石吾子爭當刺史
卯青慶子譯接神起王實知帝特為荊州刺史
二州也吏人立廟設祭遂月肆故村孝于技工吏人立廟設祭

刺立
銘德刻石銘德上州界山響稱萬歲者三隋書慕容三藏為鄧
三藏稱萬歲者三鄧州刺史母州喜遠書
三藏稱萬歲者三部頃部國行建德於山搗嘗亦
所興日暴書字於上雄覓州暈決是上大德屈公卧治有足
疾上謂之曰滿州出異五足權善獨還笏復拜張威以千玉盤
為公卧治之於是出拜會州刺史功拜青州刺史
頹治產業違安撿於民間數獲其親吏坐此復授百姓上表
加捷責生發於家從行泰山至洛陽上謂威曰自服之有天下
無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先何乃不誤名行唯判是當且有
寧負朕心亦且暴公名德因問威曰公所執笏今何在威頓首
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上曰可持來明日威以
笏見上曰殊不違者慮公勤力實多朕不忘之令還公笏復拜合
州判
史戴帽錫斥本顏光升進州刺史言於上曰臣前待罪相州
百姓以為戴帽錫斥自公褰然無復衣冠之望
不謂天慮援垂收採請為相州以慰鄉望有以変其風俗上合
悖恩從之後為相州刺史豪猾聞彥光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
光下車發摘姦匿有若神明於
是狡猾之徒莫不潛竄合境大駭稱為良二千石余以然并洛州刺
史肖山東政聲之
齊之後戶口簿籍多不以實然明誤之令有帶甘
望者萬口在職數年風教大行稱為良二千石
考績為天下

最居刑里四年上幸洛陽人扶熙來留州民恐其遷易悲對詩
遣又以熙復遷百姓出境迎満歡呼盈路在州後白為自筆嘉
末外爲倚處庭前抑樹八年從為刁比行豪度之間書表民愛
悲立碑頌德及上何不斗還次亦州悉失殷盛多有吝使乃令
照為汴州刺史下車禁止食卯王商民有向鬪門者拉之船
客停於卻外無居者勸為聚落僑人逐令淨本其有常擬更次
遣之令行業上報為蔆澇瀆于頔為湖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
良政上聞而嘉之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湖號鑒
況田三千頃久廢者全浪嘆曰以便之吳蘇州刺史崔貴
皆術衞至今賴之吳俗事鬼頓疾其家祀禳去業神守皆濟去
啃呉太伯伍員等廟存焉刪去煩苛唯在以七行關並賦煩理
璉為政有績然懷恭彥高累遷星州刺史下車削去
煩苛以安人為務居二年風化大行流亡歸復賦役至繁戶數
方有司以聞詔特加五階至採青光祿大夫以勸能吏
遺猶良大曆初宰臣周智光伏誅詔選循良為近輔以教撫為
同州刺史歲餘入為御史大夫遠薦章追蕭以故擇旨
公衣錦妻紫州人以平除仁學升泰州刺史高不遺其子為
衣錦鄉還鄉故稱古人所尚今兼衣州相授
質梁崔萬福為太州過德宗幸奉天李希烈叛度少遂走者管內
刺史遷要小在揚州以貨為福得不是謂使者曰為寡白相

公蜀福要子光且醋不足用扣
公寄意於不之是為人所稱長孩毗戶欠錢李象字寒之遷
工州判定張季
收判度支表表觀察通奏上疏略曰伏乞詔即度支使所督今臣
設計舊積縣戶所欠錢四千餘萬臣恐史官喜於下於大界中
察三十六年前直至任刺史取其所進臣聞上不圖重憎下不
遷撥苔黎庶不被經特浮印持包權臣得田乃下詔曰工州所
參貫為遺滅若不踐竇揚銘成字叔明為歙州刺
雖春津所游道天達被方泉水流史參方泉合逾水貴當賦
路也請以其地以備之年炎方亚無水歸族震萬重有青蛇家
為見下視其池水值而流循成命告方很之遂為停泉單人仰
飲以足開其事務舉大綱帝泰仁為國可堂推之長子仁壽中興
上開誥書付馮帝甘州刺史泰仁秀參大綱不為苛
奉我要安之文書謂稚曰恭仁在州甚有
書史非推慷慨寧得人亦是卿義方所致
長條持為衡州刺史自洲東引水引水入城以代井汲
入城以代井及百姓于今稱之
識及州殺官吏納言李嶠夏官尚書唐休璟等奏曰伏見當今
要務莫如內固安人為固安人當在擇刺史竊見朝廷物議具
不重內官輕外職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訴比來所選外任多
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今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
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則天常與宰臣

典大州共
康廣續
前後為治其政如一
陸象先為刺史曾有小吏犯非
但示語而遣之錄事白曰此例
當合杖象先曰人情相去不遠此豈不解吾言若必須行杖
即當自汝為始錄事慙愧而退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
抵是庸人擾之始為繁耳但當清之於
源亦何憂其不簡前後為吾其政如一
當靜之於源
上
務勸農
桑
蘇頲遷魏州刺史時河北飢饉癘疫百姓多逃散頲
乃奏奸吏務勸農桑由是逃散者皆來復業播為良牧
郡
人勒碑頌德
狄仁傑轉寧州刺史撫和戎夏民得歡心郡人勒
碑頌德御史郭翰巡察隴右及入境內耆老歌刺
史德美者盈路翰薦
於朝詔為冬官侍郎
罷散繕城郭
敬暉除衛州刺史時方秋而修城不
有突厥之寇方秋而修城不輟
輟暉下車謂曰金湯非粟不守豈
棄收穫而繕城郭哉悉令罷散
可不能示寵
賈敦頤為瀛州刺
史弟敦實為饒州
令政清爭蕭訓大功之嫡不出官親是
以其兄弟洛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
奏課第一
皇從任合霧
於乙亥丁年官
財貴者齊以蘇州
刺史奏課第一
一射下訛度
九國志湖雅采福元年從行
掃江都給理是使行恭頓左右
職從大城也別一射下之
不審此字即被本州刺史
指揮門曰錢鐘
得後蜀中貴胥司錄文
四州刺史貧聊殘

唐河在張鎬戚當民刑賴其擊費為州史時常擬在
要奏棒官諸妣門謂在右曰此我家墳壇其遺如此
祝神虎斃
衡吳湖儀為亳州刺史虎多患夜入郊中為暴人不敢居猶一
日本治有城隍神乃白祝神曰羞民何事而見暴之立刺史無
德化鎖虎只食刺史無傷吾民因解去左右獨宿殿庭中是夜
三鼓有虎來南陽具有物黑風其聲如雷良久乃止遂引現之數
虎死
春
民安俗阜
王廷紀為亳州刺史在治三十餘年
民安否年歲無災冷人以為李勢緣
李大
蟲是李愛為杜州刺史儉岸多方每食兩十餘斤嫂大帶既
號然軍中號曰李大蟲先是杜州兇悪聚歛快降息洞嘗走
口大蟲未
至是來應
刺其體作赤心殺賊字
唐甘誠為丹州刺史節署保州刺史
呼延贊武人所為不近理忠
實有膽勇當自言願死於賊刺其體作赤心殺賊字至妻子奴
僕間有官然數為器用什物皆刺殺賊字亦為其字作曉厚力
陳堯捿擢鞍鞭牧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東馳馬時林鎔自
衛晉府遷報德之為人類保州言於上曰臣願歸不畏所至之
服錦袍莊
奉觀者必求願勅即御察以堯州刺史呼延贊為馬
忠遣迴青道上笑而不許
步軍都軍頭領保州刺史
上謂侍臣曰此人頗有膽勇然呼從其此莊服飾詭異以
取眾敢斬之且本服作甚白自有常刑豈當自異乎如此德

對御敗傷人雖有以
夫之眉亦有所用
為將以忠實為本
李崔道元年又州刺史常
思德神將合所對於使
穀上慰勞又之錯左右日思禮事勝日國父名老矣當少且之
時崔執使大元為行以忠實為本思德書領兵從曹輝至本州
會事失利監負去思德以州節度德都堅忠德語人曰吾華福
碑須偶失主帥將何面見吾父用心如此可謂忠實矣
立屏盜碑
劉廷為益州刺史曾盡誅群起叛劍南民進帥號其
部降之部內肅清人吏千餘人詣闕乞立屏盜碑詳
姚大蟲
姚內斌太祖以西戎畏為慶州刺史
在郡十餘年戎人畏服不敢犯塞號為姚大蟲
別駕
公事見
州牧門
應劭漢官儀元帝時丞相于定國條州大小為設吏員治中別
駕諸部從事秩皆百石
刺史太僕曰州別駕見部
刺史詩放拜刺史亦答拜
晉職官志州置別駕治中從事
隋百官志梁武帝州置別駕治中從事各一人為十班後齊司
州置牧屬官有別駕司州別駕從四品上行州第六品中州從
六品下州第七品後周八命州別駕正四品七命州四命州正
六品
隋經州置牧屬官有別駕開皇二年改別駕贊務以為長史司
馬
唐職官志正觀二十三年改別駕為長史永淳元年置州
別駕
唐百官志上中下州別駕各一人
武德元年改曰別駕十年
改別駕皆為長史上元二年諸州復置別駕以諸王子為之
永徽元年皆以諸王子為長史上元二年諸州復置別駕以諸王子為之
永隆元年省永淳元年復置天寶二年始參用庶姓大定八年
諸府復為元貞元諸州別駕其在京百司官入別駕者名庶
之朝刺九和乙未西河曰兵循理正領系紫換攤以次當遣及

受代閒居者常數千人逃中書史牢掞第學府以關蒙於躬語及常與厚袁改役奏置六曹十紫十望三十四州別駕以與之清品不能

曹琰清甫。**授傳** 使[illegible]問吳爲復州刺史碎康[illegible]爲別駕從事[illegible]以[illegible]康得不合授傳而去[illegible]事皆也捐

捜沙門盜金 復州刺度[illegible]爲雍州刺史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illegible]師[illegible]爲寄人傳上每欲出行常自檢鎖無何被閉不異而失其金賈人謂是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遂自誣伏度閉而異之乃問賈人曰鑰常置何處對曰常自[illegible]之頃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少門[illegible]飲而[illegible]度曰主人將以痛楚自誣非盜也[illegible]乃[illegible]少門乃[illegible]在[illegible]卿[illegible]遂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復所失之金

長史

唐職官志 見州牧門

五代職官志清泰三年中書門下言長史因攝吳王比未有官者述名

國朝淳化五年詔益王元傑可撿校太保兼侍中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鎮江軍節度使揚潤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營田堤堰橋道等使仍改封吳王翰林學士張洎上言今月二十七日制改封王以郡爲國暨傳相及內使中尉皆佐王爲理自漢魏以降所封之王知不之國則遙領卿大夫臨郡即猶內使行郡事晉永和泰和之際有琅琊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靈運王羲之皆爲會稽臨川內使即其事也唐有天下以揚益潞荆幽五郡爲大都督置長史司馬爲上佐即前代內使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揚益郡皆或有親王遙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皆是長副大使知節度事臣請以一二言史之段文昌出鎮揚州云南淮節度管內營田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載義鎮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押契丹兩蕃經略等使檢校司徒平章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爲國正居大都督府之任又以正領節度使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爲上佐矣或朝廷且以長史拜命其如御內又無副大使知節事之目儻或他日別命守將俾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除授也乞付中書門下施行上以制命已出不欲易洎表再上引典故論列宰相言曰襄王越王皆領長史今吳王獨爲大都督居襄越之上非便上言曰業已差誤吳日有除授即改正之自奏遂寢至道二年以越王元份爲杭州大都督兼領會稽吳王元傑爲揚州大都督兼壽春先是有常抗疏至是洎知政事因郊祀畢慶還改正爲元祐今州長史正九品州長史爲散官

辟處士 晉書桓冲出之刺史取居[illegible]有民辟爲中軍將軍辭揚江陵三州刺史又遷督江荆益寧交廣七州兼[illegible]主簿辭之爲長史辭之

與宰相才 唐則天求宰相狄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

訣竊崔敬嗣 中宗居房州刺史中宗爲廬陵王又[illegible]在[illegible]州長史崔敬嗣以親賞待之供給豐贍中宗後還[illegible]名問[illegible]知[illegible]訪[illegible]崔敬嗣已卒乃授其子官

別攝 孔休源爲晉安王長史南徐州事[illegible]付[illegible]中別施一觀名此人莫貢香

簡擇無如卿 崔神慶長史孔生[illegible]天擢并州刺史曰并州朕之枌榆又有軍馬出日

簡擇無如御者蓋佳長史曾從尚書爲之以其擇日遣行 上闕
參軍所以授御也則天爲設行遇擇日而遣之
賈後張 張志處中守豐輪按各州長史皆郗微撥貴盜竊案叛
仁愿一切皆獲拔殺之獄危肝門妻近客惜高崇時賈
劉翊爲各州刺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爲一時之 捷身而去 鄭
表故時語人曰各州前賈後張可致刑措三王 懷
李吉甫字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揚州地富衢要多習大賈華
深推之素前長史張皆于揮淺皆致貴數萬皆垣提身而去
埋胔夾路 劉錫字夢得同平章事即以蕭俛從參將吏致祭
憲宗時乃罷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淮南節度使是日
郗初尹造應詔直事引剡內敘諸不必爲紀鄧逐自叙十自
語曰蒸雨無功浮凡代天之用惟冒失路未知考音之類帝州
散官衆行賑救 李翺字習之簡爲五州長史歲饑
獻官衆數千萬錢草拔行賑救發大叩頭乞歲
誤上省幸曰夫人自不爲含當死安職棄命若救我一身活
人數千命我莫大焉於是開倉且散之以官爲之罪我自卸
上爲 起屯田以代轉輸 李暉爲豐州大都督府長史境內有兆
之 依渠密覽歲支歡起屯田以代轉輸所
後周決舊渠堪用 政在養人 賈疑貴賤手中惡各州長史忠有
千餘頃至今賴之 惠政時各湯令潘祿紓敘人以茲

盛名歎實曰政在養人義受居拙儔生 不枉不漏 張說自道齋
遇李雖錄亦不貴也遂許爲之措政 蒙宗即位遷
中書舍人郗雍州長史崇雲歎其王重指於東都擇史而死當守
捕擊按察驗時不失察宗令說遣其徵一衙指揮覆重獄詳主
盡得其情狀其餘枉濫擊皆者一切擇之欽豪宗方之曰
知御撰此獄不枉其莫不漏罪人非御史正直無如此

司馬

隋百官至

唐職官志 並見州牧門

國朝元祐令州司馬正九品爲散官

除書未到欲視事 唐書房融葉除益州司馬除書未到欲視事
益州錄事參軍杜景佺不從果除益州司馬

委以州府之任 杜遐爲衛州司馬都督王方慶甚敬異之委以州府之任

廳記 白居易江州司馬廳記曰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
諸吏郡佐之職移於郡從事故五大都督府至於上中下郡司
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凡內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遞居之
凡暇役事上與給事於省侍坐府者遷置之凡仕久資高耄昏
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莽之進不課其能退不黜其不
肖才不才一也江州士高氣清官有壯觀刺史守土不遑觀遊
即吏執事不自繼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於
是郡白樓山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岩瀑布廬宮原爾澗
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 五品 又云按唐典上州司
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 馬秩五品歲廩數百金月俸
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政無事司馬功與非司馬罪無言責
無事憂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 政
康非功政壞非罪祿仕優穩 上並見
豈是覓鷄人 劉禹錫貶官自侍御史出爲晉州司馬高
宗問史方正甚禮之時將軍史與宗言德宗挾苑中七鐘因言
晉州出好鶻劉禹錫見爲司馬皆夜拷之帝曰鶻非覓鶻豈是覓
鶻人邪 何 睢舟月夜賦詩 蕭穎士與韋凝同年登進士第後
以此待之 以是選東京同年雲峯之遠爲
神秀律志操不群自比李德裕同年登進士第大尉德裕衡州之待
論作相將遷之大怒謫州司馬與鉤舟月夜賦詩自是憲宗
衛見宮是有神人謂之曰相公勿憂平常要事虛心異之遂
決州經白帝祠即所謂之神人也作衛詩後入問事章事

天下甲門 裴諝爲蘇州刺史司馬裴前者即侍中裴耀之子諝
之曰同與同謝曰此待一長史是誰而李寶天
下甲門也諝自問司馬同官之史門户身歷代人賢名籍極緊爲
衣冠領袖始可語事此老夫是也作皆梿石見危授命則積气
與何何說之以爲 御製衷詩以贈行 賀知章因病上疏請入道
門户本浪聲而退 求還鄉里拜其子曾爲會
稽郡司馬令停書 善政表於能官 章安石爲永昌令才州司馬
御製詩以贈行 則天手制方之曰國卿在職
書政表於能官仁明鄣於頻挫 有曾工臣張著
比擬職遷鑿狀帳餞幷併州刺史 散將受正員 自是南待小爲
黄州司馬勳至南省勵餘吏執之甚是以爲諸道散將無從受
正員五品官是開撒待之路且無領可使由是猜忌皆擢改太
子少 盡生于室 李全忠康州中爲棣州司馬有户生于室中一
溥 人三節心茎之謂別駕張建曰吾家生户無二
姓欽是曰户者鎖徵澤而無家有芽土之慶指天處手其生三
節少傳三人公勉樹功名無妄新台念忠撲滿還鄉里事節度
使李何奉爲秀將可奉死三年擢全忠爲晉捷 不宜治郡 白居
錯進因以節鎭授之李氏子父三世十年而已 易爲
太子左贊善大夫會有素盜居易者言居易作新井詩言浮華
無實行不宜實使周行執政貶爲刺史詔出王庭上疏論之言

春易所犯狀迹不宜治
郡追浴投工州司馬

治中

漢制治中從事吏一人居中治事主衆曹文書

應劭漢官儀司隸功曹從事即治中也

辭對無變 後漢書陳禪為州治中從事時刺史為人所劾受詔雜路梓宮掌考及至答掠無筭五毒畢加神意自若辭對無變

吏事遴擇 委腹心之任 魏志袁紹小忠謀懷慨有不可犯之節袁紹領冀州委腹心之任以為治中

別駕 月旦各言其失 太祖令曰頃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諸掾屬治中別駕常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

荊州從事 其以習鑿齒史才不常為荊州治中鑿齒謝箋曰不遇明公荊州從事

州從事無事公不樂 晉書庾亮為荊州治中無事公不樂 當朝正色 晉書庾翼為治中

別駕忠肅公亮行狀陳臨當朝正色 以手巾拭其面 江表傳孫權以中郎將領荊州

揚吏怒皆稱陳矯蔣濟宿疾不見揭臥以床輿家病故文舉伏白首牀前立交賞陳至步騭為陳見之以手巾拭其面春起下世舟囚

占術馳名 後漢任文公為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卯為治中刺史不聽文公獨備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為治中刺史不聽文公獨稱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為防者到其日大雨至晡時湍水暴起十數丈溺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

洛陽主人 晉書庾亮為治中... 也早有操行知名於時稱為洛陽主人也

主簿

漢制州有主簿一人錄閤下衆事省文書

韋昭辯釋名主簿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閣諸事

彈箏鼓瑟 後漢書荊州主簿在坐閤下聞其善彈箏使之既至取箏與弹因鼓瑟風流可絕過

以此大從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諸習主簿 荊州主簿鑿齒為從事習鑿齒為從事見逐罕

希時曰從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諸習主簿 家累作粥餌飢人 後漢書鄭少有志行年十八辟州主簿

時為康歲以家累作粥以餌飢人所活甚衆

諸從事

後漢百官志司隸校尉從事史十二人本注曰都官從事主察舉百官犯法者 東觀漢記曰中興以來都官從事多出之河內 百官鄴會三府掾同署

功曹從事主州選署及衆事別駕從事校尉行置兵曹從事主兵事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督促文書察舉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

晉職官志

隋百官志 皆已牧門

通典祭酒從事史漢魏以來置宋世分掌諸曹兵獄倉戶水鎧之事自江左揚州無祭酒而以主簿治事

坐法失官 前漢書部吉為建武右曹 坐法失官 揚子雲誠知人 揚雄傳太始有...

坐法失官 生去失官涕為州從事 揚子雲誠知人 過去以有任 京師顯名為翁從事任賢者撓慶平鄉抑虔李業為揚雄以為從事知人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在得蕭居平足雄曰居貴權以待之 役人可見而不可得詳也然必以為不然及至蜀見之 相見年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教曰揚子雲誠知人 職事修理 晉書楊球為州從事 於廬江事部分送吾城事修理 司馬陳從事 謝承後漢書自指天子揚州討之不能

得廬江人陳表為從事曰刺史設陽歙諸附之從是參軍一州白馬陳從事 法沈晉李氏大亂先生為左何號曰白馬陳從事

褒懷 季嗚貴嘉書術弱為州從事時中宇華超兄子至爲樂陰太守貞其勢大為貪於刺史事五種欲使參之閣羽京

執属乃召弱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君同對曰願盡力於一割弼出遂勉至廷陶閣城門收匡廣察觀大曰十

趙人以日中斜斜其贓五六 貴戚斂手避二鮑 鮑永為司隸校于萬掾即兵拿一州震慄 府帝叔父趙王

良專威貴重求以事勁良大不敎由是乾走索然敢懼乃不發
辟狀風詭恢為從事恢亦抗直帝曰貴戚斂手以避二鮑

私書 與津為州從事唐撰分正不敎私書 聞有令聞 諸軸息別傳揚州刺史賀君三辟竟為九工從事三府側

唐夏居謂息曰刺史得京師書聞從事有令聞刺史但惜之王府不克事乃表為句書 禽姦在明法不在

數教 治大論孝明帝時荊州刺成才過聞謝思賜食既出問吳問對曰部有刺職九人刺史數以會府然不能得帝曰

又非部從事耶對曰是也帝乃笑然曰既敬郡中帝不能擒河以為茂才乃接數百而切諸郡十日之間賊即伏誅由也竟之

會姦在明者不在數教 武力過人 魏張建字文達洛事并州刺史丁原以達武力過人召為從事 褚褒指

孟嘉 晉書孟嘉傳庾亮辟嘉為勸學從事褚褒時為豫章太守嘉正旦大會嘉坐次甚遠褒問亮曰嘉何在亮曰在坐卿

但自覓之褒歷觀之指嘉曰將無是乎亮欣然 搜揚翹楚匪簡帝州 雖魏刺傳身刺史以規賢為重作鎮

方岳探揚翹楚匪簡帝州辟舍簡州從事 州吏中有令僕才 世說鄧艾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未入侍中門

顏過之

學頡曰用陽從事東取吾身弘王可刺主簿表典從事敦為孝辨

王直可 疑不語高孝甫 晉書孝甫傳高孝甫孝甫就學少中口不語刺諸然而好史漢之學其從弟曰

臥虎故人謂之曰 臥虎 上 不屈其志不累其身 弘字士元為州

從事不語為孝甫

從事揚祖稱之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惠可否之間見其光而如也觀其行體如也聞其言威如也

中正

史記陳勝為楚王以朱房為中正而不言職事

通典魏司空陳群以天臺選用不盡人才擇州之才優有鑒者㸃為中正自拔人才銓九品州郡皆置吳有太公平亦其他也

子宣曰晉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議曰案九品之狀諸郡中正

既未能斷冤人才以為可除九品制州置大中正晉令大小中正為內官者聽月三會議上東門外設幔陳席晉起居注僕射諸葛恢啓揚州都大中正為吏部尚書及郎司徒左長史掾屬皆為中正臣今領吏部請解大中正以為都中正職局司理不宜兼也

襄陽耆舊傳晉朝以江表始通人物悉使江南別立大中正習儀集九品議曰使具論故除九品而置州正欽揀虛實一州闔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爾此問州中正而實大於郡人

孫楚集奏曰九品漢氏本無品班固著漢書序往代賢智以為九條此蓋記鬼錄次第而陳群依之以品生人魏武拔奇決於胸臆收才不問階次直類九品而後

為本官才有三難而治亂之所由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柄上品無寒族今職名中正實為姦府名九品而有八損宜罷中正除九品而棄魏氏弊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又表劉史物臨州大中正史若吏部選內摘不中正問人事所在父祖位狀後魏孝文云中正之任必須才業兼資者及武帝特在浩為冀州中正

比察郡縣皆有其本州中正以京官為之
其得州里之稱 吳志曰溫為馬州太公平太公郎州都也後盧抄為尚書僕射大且為太公平吾得州里之稱
不宜勞以碎務 晉書劉毅年七十已告老後年為青州大中正尚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擣尹表曰
司徒魏舒司隸之附嚴詢又毅年雖耆近論者四十年戶州黨臺司百寮拐擬機要所紀殿虜棗族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
者不以為劉吉歸哉公年過八十為州司徒魏志盧毓習一州品第不是勞其思慮數年為州郡銓正人流清者臣則貫所歸
貞始親 執九品銓十六州品第不勞思慮 上 蓬蒿不足成林
陳頤傳耐結何劭為名中正司比自以為曾於何故少人焉以三品為中正皆云不審陳頤對曰潘拒翻微奉神生也又中夫莫
偉大賢多出山澤何北士平素白遷爵猶書三丈不足成林故也 養進寒俊 王隱晉書稱陶氏夾致治焉
州大中正溫雅貴重與人共戲陳曰以州名風但佈已不推養世寒俊且可不數頃之為陳代推為中正俄為都清小中
正殿下何待見通 嘉子穎有書狀詰將太子中宗子本州大中正是少王兒為進用人與潤人色為州滿當
諸以豈務不書桃不許兒達書佐因清之諸正色謹兒使曰此是名家州數下何待見正 品藻人物以正一
州清論 首戴集表凝隸州大中正爰曰授都以為隸州大中王官表州閭鄉黨物不拘後臣本州十部方於他州人
敷倍多品第人物以正一州論此乃處於之本成治所也 州閭與郡縣希疏如馬齒 盧毓所書
曰百郡與中正九州並新士州閭與郡縣希疏如馬齒生不相識由何以得別數耶 開尚書八條事 梁書沈約
遂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開尚書八條事 各本其手 從兒子房遷郡州大中正為祖賜領今
諸州中正各本所知千載與多州中正搞亮各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一

郡太守	知州 知府 知軍	揔郡佐
郡丞	別駕	通判軍州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司功參軍 功曹	司倉參軍 倉曹	司戶參軍 戶曹
司兵參軍 兵曹	司法參軍 法曹	司士參軍 士曹
司理參軍	參軍事 行參軍事	文學
經學博士	醫博士	中正
五官掾	督郵	主簿
郡尉		

郡太守 見州牧門

天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郡守為太守凡在郡國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 服作有無害都吏言如公平吏漢蕭何以文無害為沛主吏掾 并舉孝廉漢制歲盡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偕漢郡為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宣帝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

中興爲成帝咸和元年省內史以相治民則相職爲太守王彝改曰大尹後漢或以尚書令僕射出爲太守或自郡守入爲三公如爲郡守既徵尚書擢爲司徒胡廣是也入爲公三虞延第五倫桓虞鮑昱是也三國時有郡守國相內史晉郡守皆加將軍無者爲恥晉宋守相內史並銀章青綬秉賢兩梁冠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孝文初二千石能靜二郡至三郡者遷爲刺史太和中次職令郡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年爲限北齊制郡爲中上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郡至下下凡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太守如北齊九等之制至開皇三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大業三年又改州爲郡郡置太守唐武德元年改郡爲州改太守

爲刺史加號持節總管則加使持節按魏晉刺史有使持節持節假節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得殺無官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令者是則刺史兼領軍戎若今採訪節度使也自丁寧已降天下雖分裂爲州郡新置隋開皇初有州三百一十人縣並廢郡使以人則刺史如太守之職自首名置散職事不多直刺史之舉不許辟本國習舊名廷有持節諸軍之任要爲官刺史以下錄事功戶諸曹參軍事亦多異晉之則者今之節度採訪副使判官之任本置刺史參一事行郎多其參軍錄事皆近戎旅今並無其實道所謂戶也王名考事又授加刺史持節軍事之名以爲參佐則遠近見其三數百戶小郡亦同此號又無以別遠近大小之差輕重閑劇之異也頗慶元年都督府上州各置執刀十五人中下州各十人後加號爲使持節諸軍事而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年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至隋開皇九年罷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朱雀北方玄武九年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唯一雄三年十年悉頒木魚符於五品以上官永平二年罷竹使符頒銀菟符於諸郡唐武德元年又改銀菟爲銅魚符

自是州郡刺史守更相爲名其實一也太祖初理天下重親人之任踰督守之名于屏風仰視爲其人善惡必書其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建正觀之末昇平既久群士多慕省闥不樂外任其折衝果毅有才力者先入爲中郎郎將次補郡守其輕也如是武后臨朝垂拱二年諸州都督刺史宜准京官帶魚長安四年納言李嶠同平章事唐休璟奏曰竊以物議重內官而輕外凡所出守多因貶累非所以避風俗安萬人臣請擇才於臺閣省寺之中分典大州共康庶政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天后乃令書名探之中者當行於是鳳閣侍郎韋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中之皆以本官檢校刺史後二十人內以政績可稱者甯常州刺史薛謙光徐州刺史司馬鍠二人而已當時復有爲員外刺史永昌中成王李千里遷襄州員外刺史神龍初以譙王重福之兇狠易之均州也此重福爲均州員外刺史皆不領州務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師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爲四輔同華岐蒲州謂之四輔其餘爲六雄鄭陝汴懷魏絳十望宋亳滑許汝晉洛虢衛相十緊初有十緊州後有望者甚多不暇具列及上中下差凡戶四萬以上爲上州二萬五千以上爲中州不滿二萬爲下州亦有不約戶口以別勳爲上州又謂近畿者州戶數雖不滿四萬亦爲上州其親王任中下州刺史者亦爲上州王去後依舊武天寶中通計天下凡上州一百九中州二十九下州二百八十九總三百二十七州也兆己具州牧門萬石君史記萬石君其父趙人也姓石氏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河東股肱郡故召君季布爲河東太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爲御史大夫人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布進曰臣待罪

可矣陛下無故召臣此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東海大治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東海大治乃入守右扶風

教告屬縣 王尊字子贛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

一切以便宜從事 龔遂字少卿山陽人宣帝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對曰今責臣遠求不肖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唯緩之然後可以治臣願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從事上許焉遂乘傳至府郡中翕然賊盜亦皆罷散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

賣刀買犢 並上

銅虎符竹使符 前漢文帝紀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天下無雙 李廣為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确恐亡之乃徙為上郡太守

以殺降不侯 初李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元狩中蔡代公孫弘為丞相蔡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蔡為侯廣之軍吏士卒或取封侯廣以問望氣王朔曰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歷七郡 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食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

賞賜分麾下與士卒共飲食 並上

民之師帥 董仲舒策曰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起學成都市 文翁為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縣邑吏民見而榮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治為天下第一 朱邑字仲卿遷北海太守以治為天下第一入為大司農

非撥煩吏 龔勝哀帝以勝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還光祿

吏民信愛號為召父 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躬勸耕農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民得其利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獄訟衰止吏民信愛號為召父

不嚴而民從化 循吏傳序河南守吳公蜀守文翁之屬皆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

治郡如家 衛颯字子產為桂陽太守自有指恩治郡如家

賓客滿門 宋傳好樂士大夫為守九卿賓客滿門歎仕宦者為衆之

玉食自奉 陳咸為東郡太守又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其名嚴峻年其廉不知所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於掾持操史郡中長吏皆令閉門自斂不得逾法公移敕書曰即各致米衆自伏是一郡百太守也下吏長之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

臥治 汲黯字長孺為東海太守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其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務黯多病臥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後以更五銖錢民多盜鑄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拜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強起然後奉詔上曰君薄淮陽耶吾徒得君之臥而治之耳

五十當貴 朱買臣吳人也家貧好讀書常負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謳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四十餘矣其妻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遂去後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久不報待詔公車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後拜會稽太守且至發民除道故妻夫治道買臣駐車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而妻自經死

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 買臣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及拜為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食且飽少見其印綬守邸者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白守丞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買臣遂乘傳去

息盜 龔遂為渤海太守宣帝問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

班春 莊尊以王莽時為建新大尹到官稱病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倪敞諫尊乃強起班春

厭承明之廬 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為郡吏

誅豪猾 齊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

豪猾二千石莫能制帝乃拜郅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慄居歲餘郡中路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匈奴引去 郅都爲鴈門太守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患之乃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

匈奴見憚 郅都爲鴈門太守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射之莫能中其見憚如此焉

郡將 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

郡中無犬吠之盜 王溫舒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皆知河內豪奸之家又以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

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嚴延年爲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與牾咸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大家賓客放爲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乃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之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夜入晨將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震恐道不拾遺

民思其政 何隨拜江西太守民思其政年七十一年官使州郡人言黨于富者習謂何江湯

殺孝婦天大雨 于定國其父于公爲縣獄吏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告鄰人曰孝婦養我勤苦哀其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此乎於是太守殺牛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稱于公

天下長者 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

以三公使車載入殿中受策 蕭育望之子也王鳳以其名父之子著材能爲功曹遷謁者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使事三公奉使之育至南郡盜賊靜

匈奴不入界 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不可干以私 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道不拾遺 寬貯拜天太守吏人又恐相累之道不拾遺

典歷三郡蒲鞭示辱 劉寬典歷三郡嘗以寬恕刑民見與壯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事有功善推之於下災異或見引躬克責每行縣止息傳舍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以農田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感悅興行日有所化

視民如子 寬爲南陽太守視民如子使之以時

屠伯 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冬月斷獄流血數里河南人號爲屠伯

不接賓客 後漢陳蕃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爲尚書選者不出郡門

奏課第一 李忠字仲都爲丹陽太守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

黃堂 郭丹爲南陽太守杜詩薦爲功曹丹爲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勤以禮事薦黃堂以爲後法陳章太守主黃堂太守之聽事也

理劇 東安守部公二府奏其能理劇拜楚郡太守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杜詩字君公爲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借寇君一年 寇恂爲穎川太守後從車駕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恂曰穎川剽輕聞陛下垂念流亡家有事故狂狡衆聞招注泛年如聞東兵南向我必懼罹師兜之顛覆晝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不拜郡中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

秋毫無私 張堪字君游吳漢伐公孫述拜蜀郡太守成都城拔堪先入據其城檢閱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秋毫無私爲人大

文武備足 朱浮(?)語有等告定州內屬都尉曰河可四者各曰君文武備足是有教人御衆之才上乃拜尚河西太守行大將軍事

文武兼才 盧植字子幹熹平中九江蠻反四府舉植文武兼才拜九江太守

麥穗兩歧 張堪爲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歧張君爲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去職乘折轅車 樊顯對光武曰堪在蜀郡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珠玉積如山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五袴 廉范字叔度爲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隨車致雨 鄭弘爲淮陰太守政不煩苛行春天

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為
吉為兩國平賀曰聞三公車轓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 懸魚
羊續為南陽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後人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為三河表 魏郝字少英為
河內太守政稱三河為表 還珠 孟嘗字伯周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
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餓死於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
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為神明 受一錢 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
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官吏所擾寵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
大化徵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耶山
谷間出人賫百錢以送寵寵勞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野鄙生
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求民間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
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弃
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邪勤苦父老為人選一
大錢受之 夾河為太守 杜周為御史大夫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任事三公而兩子夾河為太守家貲累
數巨萬 治 毀陷阱息虎害 法雄為南郡太守先是多虎狼之暴皆暴酷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者眾雄
乃令毀陷阱虎害捕惡人以後安 拔薤置水 龐參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
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
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
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
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人 京師家
福 潁川孟敏非越國界常太守郭伋為潁川太守召郵詩卿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何因九里賢京師并蒙福也很
到郡招懷山賊皆歸降 虎東渡江 宋均為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
豹在山龜鼉在水中各有所託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退姦
貪進忠善可以去檻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游度江又山陽楚
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蝗飛至界輒散去 上 絕淫祠 宋均為九江太守後遷絲
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百姓男女以為公嫗以男為
山公以女為嫗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太守莫敢禁均乃
乃下書曰自今已後為山娶者皆以巫家勿擾良民於是遂絕不復為山娶 降廣陵賊 李張嬰聚數萬人
殺刺史太守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梁冀諷尚書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欲因事中之綱乃單車之職既到乃詣賊
乎十餘人逕造嬰壘以慰安之明日嬰將萬餘人與妻子面縛
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
給其衣食綱乃上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
赴哀者不可勝數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
墳 虎北渡河 劉昆為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異
之拜光祿勳詔曰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度河 畏四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
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
也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子孫蔬食步行 震為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
步行故舊或欲令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
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掾吏衣皆去地三尺 前漢朱博為琅邪太守齊俗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
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此為俗耶乃召
見諸吏曹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
病吏郡中大驚又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
紹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去地三尺 大馮君小馮君 馮立字聖
卿徙西河上郡太守在職公廉治行甚與野王相代吏民嘉美野
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
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恕 百姓遵教 韓延壽徙潁川太守潁川
德化約同公孫叔敖二君 多豪強難治延壽教以禮
讓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 後漢崔寔為五原太守
為吏民行喪娶禮百姓遵用其教 遷最 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
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乃賣儲峙為作紡績織紝之具以教之民
以免寒苦是時胡虜連入雲中朔方殺略吏民一歲至九奔命寔整厲士馬嚴
烽候虜不敢犯常為邊最 解擯 修蕃為廣漢章太守不修者客嗤 四登三事 劉寵
化官為遷最條得來時後一觸去則繫之能
自會稽太守徵歸 八入拜三公 第五倫拔貴戚里更廷
居九列四登三事 自郡守入皆拜二公 兩日謁
黃昌為蜀郡太守未到郡 願復得耿君 耿純諸侯一郡表力自
人謹曰乃日出只歲欲上笑曰卿乃欲以治
民自動乃升東郡太守使生事先上道東郡數十 欲以治民自
人號呼泣涕曰願復得耿君上從以為東郡太守
效 上 男女皆以宗為名 晉宗慶字叔平為長沙太守民養子名子者二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為名
為任 任延為九真太守九真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
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五至二十女十五至四十皆以齒
相配其貧無禮娉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娉助之同時相
娶者二十餘人是歲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

也多名子為任妻夢帶奐印綬登樓張奐拜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問占者曰必將
生男復臨兹邦命終此樓既而生猛為武威太守殺刺史耶郡為州兵圍之惡猛恥見禽乃上樓自燒而死如占之言老少
攀車叩馬第五倫字伯魚拜會稽太守後坐法徵老小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行數里不得前乃偽止亭舍乘小船
而去願留一年侯霸字君房遷臨淮太守更始徵霸公車吏人老幼相攜號泣遮使者車或當道願留一年分
俸賑貧者黃香遷魏郡太守時水旱多饑乃分俸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多出義穀助官稟贍
貧乏年民獲全出倉米為粥薛莫度為豫州太守是時初遭大饑輒出倉米五千石為粥救其饑與過家
上冢韓稜為南陽太守特聽稜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再臨東郡人百其歡歐歙字伯再拜東郡
太守孫郡後去職上征伐道東過郡數千人洪淵之徒借取君上謂公卿曰純少事帝馬為郡何以見思若此臨東郡人百其
歡詔扶輿詣闕宋均為何內太守會疫百姓看着為轉論且夕問起居以疾上書乞身詔除子條為太守舍
人均自扶輿詣闕謝恩帝使黃門侍問因賜養疾司徒欲帝以均才任宰相召入視其疾令兩騎扶之均拜謝曰天罰有罪所

若使篤不復堂性因亂苛而辭帝甚傷之名除收時內外政事明察祭己字叔元遷扶為太守政事明察視事
七年以病乞骸骨吏民立生祠王堂字敬伯拜巴郡太守巴郡清寧吏民立為生祠匈奴不敢向
雲中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乃令軍中各炬住起之皆直救百救虜
日相轉窮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百姓給足流民皆還曹褒為河內太守時年凶自春至六月
無雨穀貴百姓饑流穀到者吏并賦且貴盡奏得時雨其秋大熟百姓給足流民皆還偉容貌能飲食彭宿
字伯通父宋寵帝時為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食有獻於邊馮萬石為西魯相父揚宣帝時為弘農太守生八男皆
歷郡寬為石君為能貫三百斤弓祭肜遼東太守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虜每犯塞常為士卒先鋒道
路不敢拾遺吳祐為天水太守其政嚴猛道路不敢拾遺行旅以錢物寄大道旁曰以付史君後還如故吏
民老弱共守城張播謀起涼州為寇令太守到郡設方略朞月散虜有散而州兵參等及與祖揚賊羽前數
為人轉攻陵零陵下雋縣不為賊不可守陽郡中皇興吏白太守求白太守分遣有使出一郡皇顧吏等而且圍城守護

宮者斬乃悉戢內吏民老弱共守城市無二價宋登順帝以登明識孔學使持節臨大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
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去虎穽張璠漢記宋均為九江郡太守郡常有
虎狼為暴前太守募人設檻穽人多死傷到乃移書今去之後乃不為害出界買鼓羊茂遷東郡太守到官悉出設
物常食乾飯出界買鼓牌已出官舍物清牛飯遷廣太守以舒為政出官舍物皂蓋朱轓雜表志中
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父子同拜漢宣帝時蕭為上黨太守長子蕭為北地都尉次子為定襄太守嗣襄侯
知名並同時見徵二千石十三人俱引見蕭卻退不敢與父併詔遣黃門着何為不拜左右曰此乃父子也上息曰乃子父乃
子並郡守郡縣光詔上黨太守蕭行山東其以蕭為淮南相媽導東為弘農殿郡其與蕭為太守父子同拜上喜之婁
子不之官舍東觀漢記羊續為鉅鹿太守妻子不之入官舍所知遺純扇西京雜記朱買臣為會稽
太守使郵吏舍亭而國人知其也所知貲錢見累乃旁之曰無猿才遠以純扇貫老郡以為上客務開寬信
東觀漢記馬援為隴西太守務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務持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

掾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老弱相攜號哭侯霸為臨淮太
守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攜號哭遮使車或當道而臥皆口乞侯君復留朞為政不煩韓惠年郡為諫
章太守為政不煩吏民愛之使二千石皆如貴遠吾何憂貫君為弘農太守太祖召見許事大
悅謂左右曰使天下二千石皆如貴遠吾何憂父老自相責怒杜畿為河東郡太守曾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
為說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辭訟胡夷
稱其德惠倉慈為燉煌太守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
慈皆勞之使民遠達道路由是胡夷翕然稱其德惠鄭渾勳遷為平沛郡太守郡界下魏志水潦百姓飢乏渾興溝田
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
冬而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所在有威聲蘇則為酒泉太守所
在有威聲治邊之稱次曰豫帝拔為陽門太守教民戰豫治邊之稱次於田豫除始皇像王郎

為會稽太守舊祀叅樹望刻木為像夷夏為同
廟郎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祀於是除之　子從掾父郡　劉靖
讓之子黃初中遷廬太守詔曰卿父昔
為從州今卿復掾此郡可謂克能負荷也　能克負荷　上　梁掾之
臣有疏食　桓階為趙郡太守時潔蔬食營畔上聞之歎曰卿
某當頗有晉因詔曰大魏有四遵梁掾之臣有疏
食非吾所以　風俗遂改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
懷賢之意也　　五月產子及與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
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　為政崇大綱下不忌欺　楊阜為武都
俗遂改百姓生為立祠焉　　太守徙郡小
槐里百姓襁負而隨之為　請留以千數　罷之耕以陶少為文
政崇其大綱下不忌欺故　　州太守武昌前留以合
涓太守猶元代之交土人之　惠愛在人　費禕為蜀州太守息愛
詣留者千數於是遂是　　在人及卒人為立祠
移書四郡　吳志諸葛恪傳恪為丹陽太守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
明立部伍於是山民新出平首　兵士取民笠纏鐙斬之　呂岱為吳太守嘗得闕羽將
士家為殘賊之詔今軍中不得干犯人家老下上有取民家一
笠官纏鐙效公論家留以為犯衆令不可廢者遂並斬之
二十餘年疆場無事　上　為交趾太守中國士人往依避難
者百數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
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
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羇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
河西曷以加之　生擒彭綺　周魴　吳志鄱陽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
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等戮力攻討遂生擒
綺送詣　瑚璉之器作守南越　評曰陸績之於揚玄是仲元之左
武昌　　氏明思晦之屬周矣瑚璉之器作
守南越不忝　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　陸凱字敬風會稽吳人也始興太守
厥大人歟　　宇會稽與録口始興太守
羊衜與太常滕胤書曰劉廙子幹合昔知之不能見其
任有每悉欲任智明分明加以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　戴廣
翁　晉袁宏字彥伯謝安為吳興太守
郡乃祖逸於冶亭部賓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顧就左
右取一扇以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應聲曰　去思
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歎其要　謝安為吳興太守
譽去後為　在官無當時譽　上　無幹局之譽　郭中為陳郡太守以
人所思　　清雅為遠近咸稱
之　飲吳水　鄧攸為吳郡太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
譽　而已去郡有百姓數千人挽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
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
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鄧侯挽不來　上　去州郡武
平吳之後帝詔曰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
備　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山濤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用永
寧之後盜賊群起郡國無　舉不以親　晉劉弘為鎮南將軍
備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之言為　　荊州諸
軍事時荊部守宰多缺弘表才門將史初有平張昌之功補襄
陽大守朝廷以初雖有功宰要雖名郡名器宜慎不可授初乃
以襄陽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弘之婿也弘下教曰夫統
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以一國為任若必姻親然
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婿然後為數乃上表陟姻親
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從之　譲盆鐵　晉王
湛為汝南太守加輔國將軍上疏曰昔魏武皇之王也葡文若
歸諸手令者陳郡不問貴愚豪戚皆加重埋輒有盆鐵有不得
者以為私手大官是賴何與變事從事議莫始不能禁盆
而前制嚴家從坐誅巨加孝之物請從導始遂令施行受山斧
愛之宰郡者一人負給家費至沒宰營窖不得宇墓勳近主
晉孔季生沈五經九起李豐功不思求見江州太守王紀之上
言口庫私立下令七所之置家廟之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
之大廟皆貴人乃賞若以古制宜學自當對上而職事輒謂
口君賓來如殺之所衣宜可使宰郡于以北機非
又為九州伯為兒五湖長　加玄為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常登
高望里實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
湖長棄官　使人神思清發　蜀書以禮節行種歷吏部郎出為琅琊
宮歸國　　太守手示督將曾謂人曰吾與劉真長
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之不倦　卧治南陽　謝瞻為太尉將以
為升化之於治日日殘虜矣　　劉若相為晉州名郡
召謂曰南陽近畿國之所賜自非　藏虎　為晉書戚屋為晉安太守
親賢不建為之鄉為外門也　　郡居山海常結聚遠逃
前二千石輒計捕不止屋下車宣化乞諸亡寇皆
布出自是居民獲樂甫陸清政嚴靜不見吏民小事加致
翳自姓謂　不好發適細事　後魏書畢鄰為陰郡太守不好發摘
之移也　　細事常謂何用小察以傷大道吏盡之
秋毫無犯　干叙字元讓為廣州太守甚有能名蓄有蜀謝黃之
有病治尉不貨秋毫朝廷以為把無犯家親來至使人爭渡竞購藉而食之過
其首白殤敷千斛緡百疋　決訟牛　張長年為汝南太守郡民劉
孝之兄弟分析家貲唯有一
牛爭不決訟於郡廷長年曰汝曹當有一牛爭之不竟當有二牛
各應得一乃有訟理即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

誠約成敦敬衆不以私潤負公心比郡書諸生子帆滌拔塵太守文翁晉陽由郡境問所不便悦水孔武安
守郡道走山歲璧丑若東屬韆則地乎路近夫里笑曰卿眞知便人不覺漫輸悦吾曰所言皆人所疾苦不敢以私潤負公也文寬
善之乃教依事施行自足人情近便行路稱之改鞭用熟皮置伯康爲齊地太守恩信大行鼓鞭用熟皮爲之示耻而已
大赦無一囚宋世良昇清河太守天保初大赦郡無一囚牢郡吏昇鼓而已清儉底宋世良爲看河太守
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立而扺淛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爲書政青尹滌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乎上
血及二輔敬事要叙爲縣西太守是杳陽措下息曰定衆能不血及坐畫得奴頭書皆下能書不得之官
三輔決錄韋誕字仲將杜武帝太守以能書不得之官各陽鄧等三郡雲觀始就令泥運場以筆墨注四奏曰夫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用得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又得臣手然後可逞徑丈之勢也以能草自矜趙襲字元嗣爲敦煌
太守先是拄度禮于王以王草摘於世與羅暉並以能草稱自矜李成張伯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
方羅趙有餘襄經送喪者千餘人華陽國志□□□爲太守家錄年郡人思其政化襄經送喪至

武威者千餘人百姓號慕化華陽國志張翕爲巂郡太守布衣蔬食以民來馬二匹之官一死一病翁曰吾將歿
亞失惠漢嘉安莫更愛年九十卒百姓號慕送葬者千人天子嘉歎賜錢十萬立祠堂後太守多所傾壞夏人人殺翁子
孺方察孝廉天子超家拜趙崔問太守迎者如雲上民歎永建中大仙山吳氏貴爲巴郡太守
教之曰習習晨風動時雨猶孚由郡樓仙時移民以優既及貴去官又歌曰望遠忽不見惆悵當誰相恩澤實難忘依心識
承衆掃地以待趙瑤字元珪弟瑛字稚珪兄弟皆以令德著聞瑤以有公望遷扶風太守後自蜀郡入爲司空張孟
謂之曰事五伯愈後蜀入爲司空吾今掃地以待足下矣破威之清何以過此世說周鎮罷臨川郡還都
未及見上舟泊青溪渚王丞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既狹小而又漏殆無復可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
爲吳郡石下得剪刀史見判門高抗安臥淮南滑攻王充論衡淮南傳錢吏不能禁沒
縣爲淮南太守不懷一錢不刑一人高抗安臥淮南者故獼猴騎土牛世說荆州刺史裴楷以安陽司泰爲從事
從諸司馬宣王宣王知之辟泰九年爲長留鎮待之後至三十六日擢拜新城太守尚書鍾毓嘲之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

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危兒矣小車一何駛耶泰日君貴公之子攻守吏職獼猴騎土牛一何遲也生子名冰
李冰爲蜀郡太守開城稱水以溉田爲雨工神歲取童女二兒人以爲婦冰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祠勸神杯酒但澹澹
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鬭於岸旁有間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鬭大極不勝當即相助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
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人慕其氣決抗健勇因生子名冰兒治有兄風東康姊字李訂重寔成太守
母有兄風百姓歸心重臨益州有治勣揚雄字李休初監蜀郡太守又復更臨益州有名勣重臨交
阯郡盜釋甲夏方字天冊爲交阯太守日南賊寇沖重臨交阯郡盜望風釋甲胡漢各立祠
字伯世時爲閒東美二郡所非司表少府及卒胡漢各立祠祭祀胡虜懾氣宋夏公服子大將至東太守明讀
東爲立祠蜀郡吏民立祠李官由是大治太守曰事又卒吏民爲立祠臨
淮立廟四時祭任顥字台彥爲太守光武起徵尚書令及卒淮陰立祠四時祭焉民爲起家
廟童仲爲越嶲太守及卒民爲起家立廟嶲老送蜀界張翕字伯徵還安息送出蜀界

二郡立廟朱愛爲揚州太守及卒郡民各立廟又金鄉念社民立碑銘崔瑗字元珪爲貴漢太守
及卒民故吏立碑東康帝時爲房陵太守百姓蒂少及卒故吏爲立碑蝗不入境朱均爲九江太
守時山陽楚沛多蝗虫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分散不入均境蝗高飛不集宋王兇字伯文爲
化民永平市蝗起防山過充里東留界蝗高飛不集人擇神攻董韓字問太守天下蝗蝗妨不入界同又擇神
政百姓愛知父母閭人曾過泰山太守吏有過擇引以自責百姓愛如父母德負歸者千餘
家宋茂爲泰山太守姑雖即誶誡責卒著千餘家匈奴更不入塞東觀漢記貴其字子宗字武孺崔武
初爲朔方太守匈奴宗化甚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賁武孺日賁將軍子耶是皆放遣遂更不入塞神慧
家傳實治古爲太守郡與慶德不知耕桑之業於是覽勸種穀灌溉以賑貧窮民用饒寢覽曰神惠威能褰敵
別傳常爲烏郡太守會郡盜起之上曰此遺我擒以謝威能褰敵虔人吏以招順是時寇亂河山之寨生子以
江爲名江東劉傳祚爲南安太守民思其德生子多以江爲名生子以孟爲名王宗劉傳李爲孫章

太守人思其惠賂有行歌政時人之生子以孟爲名年未三十爲萬石擧氏家傳贈京兆新野火豊酉陽隨
辟翰拏太守將發王敦謂曰卿年未二十而爲萬石界也吾以方將軍尋比伐離己也遺愛在人壽求帝好
德傳號賢父使爲交趾太守遺愛在人還家米賻給吏人會稽後賢傳孔坦爲吳興太守新荒之後以
水災道路相望坦到給撫遍家米賻給吏人又爲粥於路其所全濟甚多乃上富貴還故里漢書樊子
盖買臣吳人也爲武威太守朝於江都宮上謂之曰富貴不還故里如衣繡夜行耳勤屢工部讀一千人會賜衣麥使爲增邑寢
枕毛當時銅魚符唐書高祖爲唐王時所授隋竹使符諸郡改隨元年以兔符爲銅魚符隸之廣府清
白者四人唐書盧奐爲南海太守時南部抑兼水路稅寶山積劉巨鱗彭杲相替爲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贓鉅爲而死
乃授奐奐任此遐方貧吏歛迹人用安之以謂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四人謂宋璟裴伷先李朝隱及奐也中
使不干法中使市舶者不干法惟奐爲南海太守中朕不識蘇耽其鄉形状神仙傳蘇耽爲桂陽太守
安禄山之亂雕者莫得圖像爲桂城從隱打丁拾樂而鄉民負之每於白鹿山以其爲書
屬合文七自每於之歟有證詩或見於蘇山
生不足賞也無識祿山果反守帥盡陷獨郡守自足償乃
使司馬參軍事平堅參之玄宗聞祿山反歎曰河北二十四郡
豈無一忠臣何得守守安太守歎額左右曰所在有聲
服不識顏真卿形狀如何所爲得如此時實蓋崔彦則
敎治部所治有來帶識未嘗丁母喪以孝聞隸山多張相嘉賓
擊動多遺愛帝因太守前後投數頌東陽湖平
劣識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每遷鉄讓形於色靑吉太守前一隱恬情作愧無經之嘗觀州形
於鬱林石陸龜蒙傳陸氏始蘇州育巨石也祖續吳
色爲鬱林太守罷歸無裝所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
揚其廉號鬱林擧卧遮閽不能去五代晉郭延魯爲復州太守
召世傳其居云陳政思當戴曰先人皆爲心
敎九年不移以得不虚當家去而使政有紘解争由是正澤之
外承官歛貸數事理或一郡頓爲又移兩百姓上章舉詩難境
擧卧遮闐而不能去吳志孫權依作吳與部有息
去額達閽而竟之攀舡相送三百里改離部之日人入水攀其
船哭泣相送之民生男女以陶爲字九同志吳陶雅爲歙州二
百里不忍別十餘年民感其化生男女
以陶爲身長一丈北齊書慕容儼父世盛
字爲南荷太守身長一丈

知州 知府 知軍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國朝上謂自古禦戎之策莫若將帥得其人今沿邊知軍州自
古謂之郡將宜各知邊郡之利害萬一有事備驅使令今後沿
邊知州軍使替各具民間及邊事五件奏聞亦足以觀其人之
賢不肖
天聖七年六月樞密院有上封者略其曰太平之時必有武備
左傳云豫備不虞古人善政也古謂郡守爲將者以其武足以
臨軍故爲將者欲其知山川道路之險易又欲其識士卒之勁
至于户民之衆寡吏之能否皆欲知之故本土之人守其城
池保其鄉里晝毀夜守耳目相熟與長戍正兵相須而用制百
倍昔趙充國漢之名將也嘗因西戎犯塞上問其備禦之計充
國周知四夷事猶曰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之山川之形勢
士卒之强弱不可坐料之也今國家兵久已息四鄙無事臨標
帶之地固當擇人矣至如近邊内地州多是儒臣審官院循資
差遣三年替後别處文官肯以邊事經心武略爲意乎今以武
勇謀略内殿崇班以上三二十人令於河北河東陝西川
廣南不以遠近但路居衝要處知州至得替日須得具其本處
民間利害或邊事十件聞奏足可見其能否朝廷要人驅使詢
之于朝則曰某人曾在某處知某處事宜足以先試之以近邊

之任後委之以臨邊之事宜令閤門今後差閤門祗候以上充
知州軍使回日知州令言事五件內三件民間利害二件邊事
或兵馬利便其知軍令言事三件內二件民間利害一件邊事
或兵馬利便仍皆回日須先實封奏訖方得朝見
治平二年自今知州軍遷歷任無贓私罪者私罪杖以下及公
罪體量衝替除差遣候經四任親民無贓私罪徒以下而嘗立
戰功酬賞轉官者亦候經四任親民仍臨時取旨十一月御史
知雜呂誨奏乞除擬知州於引見日令上殿親有所問又使中
書閱其可否然後授之詔自今鄭亮曹蔡相刑同晉壽湖明宣
河中等知州府辭見許上殿

元祐令（見州牧門）

春明退朝錄節度州為三品刺史州為五品唐內臣為中尉唯
贈大都督國初曹翰觀察使判潁州是以四品臨五品也同品
為知滿品為判自後唯輔臣宣徽使太子太保僕射為判餘並
為知

晝錦（日韓太祖親征并州已拜河東王祐謂曰上嘗以為要害之地汝為吾暫往控制之遂知潞州明年又知大名府太祖謂曰此鄉之故鄉所謂晝錦者也）

最為親民（太平興國九年是知書登科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太宗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受其弊昔使漢泰鄰為循吏郡守數人行百姓懷惠乃有風俗鼎盛來其實之稱可謂善政也以一太守猶能致此況君天下者何謂太平不可致知也不可得也）

方面擇人（咸平五年以工部郎中凍若拙為刑部郎中知澤州更曰追還書判書內書致知盧州若拙遂宗東轉運使職詔自以為時舊臣當頻用治受命頒不自得上言澤州更領眞佳以親老為辭上曰澤州大藩取以方面擇人所在不在轉運使下況輔相舊臣亦當要藩若拙懇辭不已終旨乃教）

守之任朝廷公器（六年蔡國長公主為子六宅使世衡乞刺史上曰牧守之任朝廷公器不許）

水猜登龍（張中庸知洋州民號冰猜登龍）

二州之民爭於界上（杜衍知乾州安撫使人其治尚之優遞出鳳翔二州之民爭於界上乾之民曰天子以杜公瀛我我州之民何可得之鳳翔民曰今為我公矣亦何有焉）

醉翁（湯滁為可見之者未數上甚之後召還復出守滁州自號醉翁移穎有家淵川）

一兵殺二千石之責（嘉祐中吾州鼓角兵士闘逆溺入知州私書監林迭捕殺本上見奏曰二千石之責一兵殺之足知其不能防閑有亟令捉存仍厚恤其家自邊刑之下皆除削官爵）

為治簡要（何郯知幸州為治簡要建天章閣待制）

一郡有六太守（嘉祐中光祿少卿劉繹知某州會官上言繹在郡不治使擧用事受賄而子弟挾勢撓擾一郡之事皆委於胥吏民間有一郡有六字之語號如卿州）

賜飛白安民字（趙抃特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仁宗問將家防事職務狀見之時齊三朝御書以建仁宗皆親製其末題之又賜飛白安民字因奏曰朕以佚而安方解民困之久矣聊為朕作寰據撫綏百姓）

再任有實効（使頭為衛要錄士事治平元年以司農少卿知康州趙尚寬為光祿少卿再任仍賜錢二百萬詔襃其士基詹人嘗以為言尚寬始備某復倡民開墾復數來占書一千餘戶本路提點刑獄又轉運司使副事論薦遂令再任至是歲而後有是命此書事者屢以守令不久任為患願是為丞與任之者而守有應治者猶為之沿舊起發興應勤課有實劾焉）遷

事不可遽度（三年包拯知延州陛下見正月令入見問本任當何以施為光日息事不可遽度臣到當審有所先當盡一修長然未審陛下欲成其伏惟歡安閑而已帝曰大抵邊為宜以安靜為務此是王素言朝廷與大國比和歡盟據無事惟務教使臣敘生事以要功帝謂何如對曰撫如素言陛下能委任得御邊將無事所天下幸甚）

空使宅待夏鄭公（是錄夏鄭公為宣徽使忠武軍節度使自河中節度使判蔡州道經使居李郡卿為守及使居宅所空使宅以待夏鄭公為知禮也）

賜御書印紙錄其課最（何承矩知雄州四年擢西上閤門使知倉州前年徙雄州賜御書印紙錄其課最又賜內府弓劍）

總郡佐

通典郡之佐吏秦漢有丞尉自外以左守典武職後漢諸郡各置諸曹掾吏畧如公府曹無東曹晉宋而下雖官曹名品互有異同大抵畧如漢制北齊上郡太守屬官合二百一十二人以下郡遞減之隋初以州郡無復軍府則州府之職叅爲郡官故有長史司馬録事叅軍功戶兵法等七曹猶有令典制同開皇三年詔郡官以曹爲名者並改爲司又十二年諸州司從事爲名者並改爲叅軍又制刺史二佐每歲暮更入朝上考課煬帝置通守贊持東西掾主簿司功戶法士等書佐各郡之大小而爲增減改行叅軍爲行書佐

國朝見州牧門

右曹掾吏前漢書朱博傳博遷琅邪太守齊郡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注云右曹上吏也褒衣大招博在齊又勑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去地三寸去議曹博凡不喜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此謀曹耶無務東觀漢記吳良字大儀以清白方正稱爲郡議曹掾門下掾王望言曰明府視事五年多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壽良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今民尚無瑕太守曰此生言是郡股肱晉劉毅字仲雄郡王基薦毅於州府曰毅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性日濟杜公郡股肱王邑之望翊引聖朝然亦分鄉斷不雜孝悌事於平陽爲王勉於三變未遇郡漢志知己無所自呈

郡丞

前漢百官志郡丞秦官也唐六典曰景帝置郡丞秩六百石黃龍綾武帝元狩六年改名長史爲丞煬帝置丞二人秩六百石帝廢丞復改爲長史

晉職官志元皇太興二年罷諸郡丞帝咸康七年復省唯丹陽不省官視通直一梁冠皂衣銅印黃綬安帝五年復置

通典宋文帝元嘉四年復置齊梁有之至隋開皇三年改別駕治中爲長史司馬至煬帝又罷長史司馬置贊治一人後又改郡贊治爲丞位在通守下今郡丞蓋矣其職分爲別駕長史司馬自隋爲郡府之官去從事吏唐百官志丹陽會稽吳郡吳興及馮戶郡丞並六百石上論嚴延年罪前漢路孟舒以文字高延年罪亡十事奏記第遷右扶風郡丞上論爲御史丞按驗以延狀象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有故名不道棄市重聽何傷黃霸爲會督郵潁川太守長吏許丞老病聾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何傷且善助之無失賢者意處議當於法令黃霸爲人明察爲丞數議當於法令太內敏又習文法守甚任之吏民愛敬焉大丈夫當雄飛東觀漢記趙溫字子柔夫言經史能爲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雄伏遂棄官去上疏言事出事當從爲長大表冒相漢上疏言事出府丞息君不樂而卒中二千石奏事皆與其丞表名臣奏曰崇簿中二千石奏令丞相長事直暨長史得以端而事皆與其丞職丞不可得盡事公明與臧洪同日而死魏志表紹陳容隨臧洪爲東郡丞洪爲敗春在紹前洪被殺起謂紹日州閭成未敗容遠客出又失命天皇或洪懷爲郡將奈何君擬大義以計爲走而身殘豈洪偷生授爲客殺謂殺之紹慙左右年出謂容曰汝非臧客事與臧洪同日而死曰大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去之則小人日寧與二不與將君同日而生遂復見害歎曰如何一烈士乎能讀諷本南先賢專周官事業年十大任郡小吏世祖與行文而名掾吏試法能讀諷郡丞斷獄和顏色魏晃史良吏傳顏斐爲吏何上虞令皆有重名轉權爲會爲公指守不之郡以擢爲丞行郡事每斷獄和顏色常云有罪耶何行郡事上先開倉而後上伏隋書張須陁爲齊郡[illegible][illegible]官屬曰待詔勅不可擅興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還罪死無所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上狀知

悵先開含之而不賁吏人相視惵氣王文用為恒山郡丞有長前後守令一人豪猾每持長吏短大擿理之於
官僚之文同下定閱其名召而數之因令左右剝本為數於小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撅令吏人溶心於大撅上縛四肢脚中
撅以棒毆其背遣時須大駭吏人相視攝栗

別駕（已見州牧門 通守 通判軍州）

通典別駕自郡府之官唐永徽三年改為長史前上元元年復
置別駕多以皇族為之神龍中廢開元中復置始通用庶姓天
寶六年以玄宗由路州別駕入定內難遂登大位乃廢別駕至
德中復置諸府州各一人而大都督不置通判其事以貳郡
督刺史之職

犯顔爭太守（後漢王允傳郡民有路佛者少無名行而太守王球召以補吏允犯顔固爭球怒收允欲殺之刺史鄧盛聞馳傳辟為別駕從事允由是知名）

通判（通判軍州 見州牧門）

國朝御史丞孫抃言狀見近日大臣出移藩多是指名奏辟通
判綠通判有監郡之職一州利害全藉論議與近下僚屬不同
乃以節相之貴兼私恩之深事有不當能毅然必爭者數人有
爭之豈無顧望牽制於其間由是觀之則見受辟之士規規俛
從者十有七八中賢之人豈無過失生靈重困可不念哉欲乞今
後大臣出移藩鎮不得奏辟通判如見任者官的是別無才幹
即具事由乞朝廷選差貴成守規制並由公路上曰州郡設通
判本與知州同判一郡之事知州有不法者得舉法之今既辟
除自是恩地事有不可必不執守卿言極是自今兩府出鎮只
得奏辟簽判職官一員

元祐令上州通判正七品中下州通判從七品

長史

通典秦置郡丞其郡當邊戍者丞為長史掌兵馬漢因而不改（古義今注曰守相府丞長史行事後邊郡太守丞而長史領丞職）其後長史為軍府官至隋為
郡官大唐初無永徽二年改別駕為之其後二職並置府州各
一人五府長史理府事餘府州通判而已

司馬

隋百官志（見州牧門）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御製詩以送行（唐賀知章因病上疏請為道士求還鄉里詔許之御製詩以送行其子曾為會稽郡司馬侍養親之者驗為子通士）

國朝（見州牧門）

錄事參軍

通典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也掌摠錄衆曹文簿舉彈善
惡後代刺史有軍府開府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
州主簿同隋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
帝又置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為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官
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糾彈部內非違監印給紙

筆之事（乾元元年加進一品階陞之貞元年建官用又制凡州令判司與錄事參軍掌其任也）

五代後唐應順元年中下州錄事參軍事三考普注劇縣以長史

移滯壅改也

元祐令上中下州錄事參軍從八品

有人倫之鑒（唐盧齊卿為雍州錄事參軍時刺天令雍州長史薛季昶擢僚吏堪為御史者觀問齊卿齊卿薦長史府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人從是咸為御史後齊卿宅田宗壁新豊尉崔日用後皆至大官時人謂齊卿有人倫之鑒）

政稱第一（顏杲卿為魏州錄事參軍振舉綱目政稱第一）

止長史觀自焚僧（知識今轉州錄事參軍時有客僧聚薪自焚長史裴某率官屬欲往觀之錦令曰好生惡死人之情也彼愚教義不近人情明公佐守宜察其奸其母得舍舉觀此妖妄世莫武得中見從其言按問果得詐狀）

言辭忤物擯為輕薄（唐書杜暹為荊州錄事參軍數以言辭忤物擯為輕薄）

有士林譽以無罪受戮（李康兵事姑息作鐵康性孝悌大元戎錄事參軍帝曾圖撰判官座楚皆以守職論事許蒙恭奉經春二人肩勑撰中書判有使臣恭奉官吏赴於撰中書門下書賣陸贄出重制批敘之二人皆名家有士林譽一朝以無罪受戮天下冤之）

司功參軍（功曹）

通典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歷代皆同北齊諸州有功曹參軍隋因之及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揚帝罷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參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督府並曰功曹參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參軍令掌官圖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

唐職官志（見州牧門）

韋昭辨釋名曹群也功曹吏所群聚戶曹民所群聚其他皆然

主史（前漢書何為主吏注功曹也）

遣出號職（宋傳為瑕丘郡石晃功曹闕閣自使與筆札使自記所受取一錢以上無得隱所匿數覺卒言斷不貸功曹佳帥其自新姦臧大小不敢隱傳知其封皆皆貴乃令號曆受數自改而已以刀使未所記還出職）

勑功曹劾太守為治（王尊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勑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

後必成吾士（後漢吳佑為功曹與同郡周和相見下車執手曰吾與子當士大夫日何與二十以年得佑以吾後必成吾士）

擢舉善人（曹曠為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也）

才能總倫奉使專對（班固東觀記朱平王蒼日朱暉功曹史度學古聞才能總倫論詩三百奉使專對）

南陽宗資主畫諾（後漢汝南太守宗資以事委功曹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

不應州命（李膺太守李膺諸召功曹為從事奏又到州辟為從事會為郡奉辭不應州命而述為從事從御史說命奉起家擢將奏二年）

寧受笞死范滂不可違（後范滂為功曹太守宗資署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為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為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

按佩刀截為鞅（初士劉為功曹時大將軍實憲免封冠軍侯就國憲過南陽太守丁參到郡守上張請謁逃之車不可使徒傳車前按佩刀截為鞅及憲抜罪公卿多以交通抵罪不知何獨識我（參得不以重事為郡功曹既而府臨縣太守問誰可代者諸曰明府必欲得之人而門亭長傳曳可是太守問之日鍾君以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於是以臨太守李明府與亭長所引為政以謝之）

不接賓客性好擇交（時與時謂之郡功曹亦在郡）

為達郡中異行（李少公為郡功曹張明知達太守有名吏行者高其明德家貧食粝家貧常食粝）

欣死器重冠衒（東京後漢書趙宰字公孝為太守成瑨時為功曹時瑨坐而向人守公孝為太守成瑨但坐嘯）

不發私書（東觀記范丹仕郡功曹太守欺況甚器重之其年仕郡功曹介正不發私書）

秋有賢功曹（趙勤太守張棠名為功曹委以郡事客過棠欲訖一十令為吏虞日我有賢功曹趙勤當與議之或令自聽賓客問動勤對忍未合奏客乃止勤）

當車拔佩刀（鮑永為郡功曹時有稱侍中止傳舍者大守欲出謁永以下其出不聽其遂攜住求便道）

刀拔佩刀截為當有與因還從幾曰詔不據之果將轎使者由是知名

有甚威嚴（蘇據任郡為功曹吏稱遷功曹性正直）

爲吏甚有威嚴 稽古 郭冊仕郡爲功曹爲胡究經書詖自八六守拉詩曰古者御士渡位令功曹稽古合經可爲後法恥

以言受進 吳良功爲府吏歲旦與掾吏入賀門下史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座勃然進日望佞邪之人欺

詔無狀頭勿受爲太守斂容而正遂罷轉良爲功曹良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以高能稱 [illegible]勤爲大守說[illegible]爲功曹

刃旬能稱 言功 次南太守欲衛敦召拜爲功曹次南書佐十月如會百里內縣皆貢牛酒燕欵禮畢敦曰兩部書卻遣此食

天資忠貞不欺而右且顯之于朝呼於下座狀然前日書定首性貪部休方內圓頭貪猜好同上言民明以忠爲泯然以自爲宙

此既無凡又復無垂輒不敢奉觀欲懸不知所言門下掾卸武事日君明臣直功曹言功明府德也可無受欺叙遣少辭日貴欽定

也 恨不用虞廷之諫 虞足士官還鄉里太守呂守聞廷名召署功曹宗性會多不中節廷諫宗不從廷卸牌

是居有頃宗果以詹對放洙踣當歎利肇夢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廷之諫 無實行未嘗加禮 求平利新行功

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請朝會而容貌絕出於衆上目之顧左右曰眼之容貌豈若此人特賜與馬衣服虞廷以行無實行不

旁加禮上既異之乃詔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衍任職下邸久後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謝言衍閣而懸退

憲章朝右簡拔才識 張瑤吳記虞爲吳南太守數曰古人方於求賢失於任使故凡吾所上事備於下吏[illegible]

章朝右簡拔才識委功曹番臣改理務者遠御綱任主簿匡劃虛陪名會曹無吉觀勿爲 陳寵任王渙 陳寵重史人

守職賀大行入爲大司農王渙由是知名 才略智數 吳志宗茂之太守張超請爲功曹無至求當見凡超熊語超曰聞君以

數戚思不由己出動任職於汝河如人屈曰君才略智數憂超每內奇士也郎與語大異之 海內奇士 上清律

舉動必以禮 袁渙字曜卿父滂爲漢司徒當時諸公子多以郡吏越去使而清身奉動必以孔郡命爲功曹 以郡吏

交二千石 陳留太守陳塗請爲功曹使為諮訴謂曰許丁翁許吾不足足下相為觀察述以見海嬌還日聞違之之[illegible]

頗言言明府將而自於使過泰山太守東郡薛恭與之相爲競交識日倫以郡吏交二千石郡国君從臣甚不亦可乎

年少有大意 杜鄴年二十爲郡功曹鄭縣內舉因數百歲錄臨獻義其經重宜夫之郡內奇其年少而有大意

此家疏誕不中功曹 孝北尸張時與杜氣有舊署爲功曹常言我家疏誕不中功曹崴宥之不中功曹中何案太守

待以朋友之禮 吳志虞翻字仲翔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命爲功曹待以朋友之禮江表傳曰策語翻

云今日之事與卿共之失錄持勒比每人爲孔驗功曹勿言策作郡吏相待 廊廟才 祖曰廊廟才也後爲吳丞相

宜作功曹 吳錄嚴畯爲縣吏以謹從交州牧令使交趾之翻與語而奇焉爲吾與孫事太守謝基含以爲功曹御

時見有功曹義見之間日持吏義交可堪昭職對曰此人閣將小吏猶可進曹佐裴曰且作功曹君其迎之乃用焉 年四十

晉書山濤年四十爲郡功曹使至司徒 少汰郡吏百餘人 王隱晉書[illegible]平太守甘恕爲功曹

吏日餘少汰郡吏百餘人三鄉黜曰但閒劉功曹不聞杜府君 府君飾車而迎 晉庾袞元康本穎川太守

以功曹命之家遭亂以之比從游帶日新安下大之役府君緜無而迎家遠來牌司形雖臺不伸何不可勒

之色府君知其不虛乃數日非常士也吾何以除之乃至爲孔而進焉 正色諫郡將 桂旭字[illegible]之揆青[illegible]

察怳俗所以爲諸功曹劣客宜爲盡每不顧表旭王邑当諫多既不納旭乃辭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入之多生事彼叔旭

根挨曹救自放之意乃然欲日吾功曹身人也吾恐遭其言以至於此援行言哉 門寒三辭不就 晏晏擢長建

婁鏡父母凡從族其從死者十有三人存者惟遠夫更所之家無門堂里則常順從過遠陳代不天要勸居春年成七基十二

指太守[illegible]行加焉以之禮稱功曹更遠以門寒三辭不就 鵲飛入懷探得銅斟 蔡武世爲功曹

袁忠當稱有賴於座上飛下訪前趾鵲上處如此三天遂明功曹朗曼匠度日鳩何爲東子云爲救得郡當往來臺上

爲福卿入叔懷乃探得當之獻飛入懷得銅鈄斛此帶之官至數郎除子傳之以王九官三侍政事石何氏表張氏劉張氏

既實慶賤故二夜以鈞菓占吉凶以既貴賤今無失鈞菓兩成改矣 十日一坎 京兆舊事蔣長十東[illegible]爲郡功曹日

十日一坎 在公盡規 會稽典錄樊某功曹扶府以作意叔將之吳大夫乃得大并而焉東日夜新造江南其事未崇

方當值賢士奇通疑功魏功曹臣公盡規今日我之對人書日報汝吾不息見鍋之及此當先拔此并中耳策大獎意擇哉

有凌雲之志 魏郎字少英從郡守行春護於陶內或時志其中夜未歎府君翻問作歎息誰主簿曰書佐魏郎也

府君由是知郎有凌雲之志轉功曹佐言 府君當跪持 魏國仕郡為功曹吏府君貴其名重識每拜爲常跪

之 前持十命不詣 華陽國志李業字巨遊少執志清正大刊無冀其名乃爲功曹十命不詣 家貧步

行 來畬下卯人少受學於蜀郡張宰食是其叔水內崇從其貧爭論来内不受常資常步行 郡將與衣被不

受 掾李列士濟中茂為功曹授不復 驅衣不周身郎將與布被衣傳不受 授賢舉善 祖仕郡爲功曹授賢舉善

舉上篤義率不忝寬 許慎功曹舉上以篤義率下以忝寬 任以大事 荊州先賢傳謝瑜廣南郡人龐士元重州里所宿通過功爲曹任以大事瑜惠拱而已 威儀嚴肅 魏略曹訓傳太守竇翔名忠功曹奇乃爲立孝式威儀嚴肅後日竇君與忠相見日功曹頃之嚴肅史無大小莫不畏威 風化肅務 陸續會稽太守王郎命續爲功曹風化肅務郡內大治

司倉參軍 倉曹

通典兩漢有倉曹吏主倉庫北齊以下並同功曹

唐職官志 並見州牧門 按倉庫簿領 後漢戴就字景成仕郡爲倉曹掾判史歐其罪太守遣部從事按倉庫簿領收就入獄五毒參至就神色自若詞色不變容太守奇其壯節即事 貴衣糴粟以賑之 三輿略張既爲倉曹參軍或有訴賞官罪者既曰以私官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誰得相違乃以所服之衣貴買粟以賑其之

司戶參軍 戶曹

通典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北齊以下並同功曹

韋昭辯釋名 見司功門

五代職官志梁開平二年省諸道州府六曹掾屬只留戶曹一員通判六曹

國朝 見州牧門

元祐令上州司戶參軍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

霹靂手 唐裴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時年少刺史李義宗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使琰之判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筆須史剖斷並畢崇義大驚謝之曰公可忍藏鋒以成郡美之過由天大知名謂之霹靂手 素有仁政 裴守負父有隋大業中爲淮安郡司戶屬郡大揚淋雨增搜郡作亂盡殺官吏以眷有仁政相識不許驚害仍令人護送眷及妻子還鄉

判終無搖動 李元紘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公主方承恩用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判還僧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令元紘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終無搖動 作歡喜詩 杜審言坐事謫授吉州司戶又司僚不協司馬周季重與員外司戶郭若訥共搆審言罪狀繫獄將因事殺之既而季重等酒中酣宴審言子并年十三懷刃以擊之季重中傷而死并以爲左右所殺季重臨死曰吾不知杜審言有孝子郭若訥誤我至死審言因此免官後則天召見審言將加擢用問曰卿歡喜否審言蹈舞謝恩因作歡喜詩甚見喜賞

河東三絕 徐彦伯爲蕭州司兵時司戶韋嵩善判司士李亘工於翰札而彦伯以文辭推美時人謂之三絕

措大官 九國志蜀王宗鉥授雍州司戶參軍問吏曰參軍何官衣何服吏曰丁州判司綠衫靴笏而已宗鉥大笑曰若類使轉新去吾何服作措大官耶

罵賊被殺 國朝傅感晙時通州司戶宗旦娶白於知晙陷宗旦娶罵賊被殺而朝廷不封贈布衣郭廉言宣高要救狹以爲狂而不聽及尚節義之士乃以書上本路轉運使辨其事 要而不肯 見侍郎史門

司兵參軍

通典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並有軍事則置之以主兵事

至北齊以後並同功曹

獻三大禮賦 唐杜甫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兵曹參軍 入蕃省父 劉審禮子易從爲司兵參軍審禮之父吐蕃謝許易從入蕃省之父審禮卒易從號天晝夜不止叔肅通達吐蕃其志行還其父易從扶護神彩減勤後歷彭城長史 河東三絕 見司戶參軍事門

司法參軍 法曹 史曹

通典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或謂之賊曹或爲法曹或爲墨曹隋後以與功曹同

唐職官志

國朝 見州牧門

元祐令上州司法參軍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

郡內比東海于 後漢郭弘爲潁川郡決曹掾治獄四十年用法平正郡內比之東海于公 請代鄭

崇賢充使 唐狄仁傑爲并州都督府法曹鄭崇賢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病而公遠使豈可

貽親憂且之責乃詣長史閻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司
馬李孝寮不平因相謂曰吾等可以愧矣由是相待如初

對疑獄 杜佑客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未知之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佑時在僚言元甫訊於佑曰對當其要元甫奇之奏爲司法

犯司法杖者衆共罰之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參軍杖者必共斥罰之由是人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

未爲人所知 裴達度志氣深事敏戴謇達以門蔭累授潞府司法時年已老未爲人所知授大理寺丞剖判州獄理行始著遷司門員外郎

斷獄平恕 常仁奇大曹未爲蜀郡司法法書佐斷獄平恕其有得罪者曰常君所斷罪死無恨

李憙請先受死 得陳李憲爲蜀郡司法書佐太守蘇威欲殺平恕一囚固諫不許李憙先受死乃止

同士參軍 士曹

通典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大堂掌管河津營造橋梁廨宇之事

元祐令諸州司士參軍從九品司士爲散官

河中三絶 見有户門

司理參軍

國朝別置以專鞫獄事刺者置二人太平興國九年以諸道多闕司理參軍詔曰司理參軍職於推鞫研覈情實在得人如聞諸道多闕此官蓋吏部拘以資序雖爲注擬白今應有闕處宜令本州於見任前任簿尉判司內選擇明敏有官業者充秩滿當與升資其罷軟不任職者便可選官代罷雍熙二年詔曰王者任人各有攸處苟適其用則無曠官近以新及第人爲司理參軍恐其初到官尚未通刑法令州郡長吏視其不勝任者於判司簿尉中兩易之三年詔司理司法不得預帑藏之事五年詔不得兼莅他職大中祥符五年陝西轉運使度支郎中薛顏言諸州司理參軍朝廷謂其刑獄重難與免選限或任非其人多致枉濫請自今誤入人徒已上罪者令批曆依例守選實有所懲九年令諸司理參軍自今獄有重囚與免衙參天聖七年以司理參軍並選強明兩任以上判司簿尉充如是令録別無殿犯情願擬注者亦聽初入令選人多不願入司理欲乞自今令録選人該擬主簿尉司法者見於合入處注先司理參軍元祐令上州司理參軍事從八品中下州從九品

參軍事 行參軍

通典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參司空車騎張溫軍事獻帝時孫堅亦爲張溫參軍晉時軍府乃置爲官員歷代皆有至隋爲郡官謂之書佐唐改爲參軍事直侍督守無常職有事則出使前代又有行參軍者晉河間王顒以太宰輔政始置之李使命歷代皆有大唐唯王府有之餘無

國朝元祐令參軍事從九品爲散官

受紙一百 唐杜從參明經擢要州參軍投爲行歸州吏以紙才爲錄張贈之唯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僚別皆見而歎息日皆書更受一百大數何更敢

文學 經學博士

通典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歷代多闕隋煬帝又爲州博士大唐府

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爲之

國朝元祐令諸州文學從九品爲散官

當世少雙 前漢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薦衡經明當世少雙後進皆欲從衡不宜在遠 少嘗學問 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

醫博士

唐職官志 見州牧門

通典大唐開元十一年七月制置醫品同錄事每州寫本草百一集驗方與經史同貯其年九月御製廣濟方五卷頒天下自今以後諸州府應闕醫博士宜令長史各自訪求選試取人藝業優長効用者具以名聞已出身人及前資官便與正授其未出身且令權知四考後州司奏與正授餘准常式吏部更不須選集

國朝 見州牧門

中正

魏州郡皆置中正 中正之始見州中正門

傳子魏司空陳郡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平次人才之高下各爲篇目州置都而揔其議

通典晉諸中正舉一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大唐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闕及鄉飲之禮則司功參軍主其事

叙人才不能寬大正 見州中正門 領三郡 晉中興書諸葛瑁領丹陽宣城新安三郡太中正時中州人士各當江左情無來退

五官掾

通典前漢置署功曹及諸曹事今無

懷虎狼之心 前漢王尊爲安定太守出教曰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汚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將輔送獄數日死 貧無奴僕 東觀漢記黃香父況爲郡五官掾孝廉貧無奴僕香乃躬執勤苦以身庠

扯衆願與李雲俱死獄中 後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直諫繫獄司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獲罪上書願與李雲俱死獄中 自曝庭中 諒輔字漢儒扶郡爲五官掾夏大旱太守所禱無應輔乃自暴庭中祝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乃積薪以自環火其日中不雨將自焚未日中而澍雨

督郵

通典漢督郵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部謂之五部督郵督功曹之極位

韋昭辨釋名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殷糾攝之也

按事發姦 通典田延年河東太守故吏五六十人皆延見今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延年召上辭問甚奇其對使從事府中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 文武兼備 上 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 孫寶爲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爲東部督郵勅之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人乎文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穉季聞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於牆爲小戶自持鉏治圃不敢犯者 大貲忠正不撓而治 見功曹門掌言切主 不肯逐繁陽令 陳球爲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撾督郵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止

爲捜爲郎皆鄭述罔至司命府因有重罪捜家而擲之

擲囚 命尤地具赦因留故舊走王莽置司法官上公已下皆得

針象 哭世 許慶字子伯家貧爲郎書郎慶憂與友人談奚魚𩹨綺事匠寺勢世俗衰傳贊者於是慨然而哭時號子伯哭世

轁車上 行則負擔臥則無被 閩人饑爲郎督郵行則負擔臥則無被書帶次以自覆不受人之惠

善吏如良鷹 東觀漢記趙勤好學介然特立太守路林召署吏至縣督郵太守陳貫下車業令甚苗又新野令下邊爲乃從命勤督郵到縣見罷不問無事仰高𦣵淸論以表屬之縣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令聞縣已去遣吏記來罷儁還印綬去貫乃嘆曰善吏如良鷹下鞲即中乃上

占拜可觀 霍光元武東巡路過小貫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廷爲郡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進止從容占拜可觀其淵援淋歷皆諳其數狙豆犧牲顆他其禮倫善之敕延從駕

入閤大哭 會稽謝夷吾爲郡督郵烏程長有罪太守第五倫使夷吾往收之到縣入閤但大哭一百戢爲禮偷同其故對曰長二十日當死赦不收之至時果如其言

鍾離督郵民皆治 鍾離意爲督郵會稽太守黃君傳意爲中部督郵意乃露車不從自起行病者行入家至賜與醫藥諸仲翁爲民傳㕘其所諸覆四千餘人使日明府不當出鍾離督郵民皆台也

獨臥平原郵中 馬融長皆戲序融說傳覽又好音樂能鼓瑟吹笛爲督郵得臥平原郵中自洛客舍逆旅吹笛融去京師逾年暫聞甚悲而樂之作長笛賦

一朝被五部督郵 九州春秋孔融爲北海相一朝被五部督郵

針李翔 郵志萬蘇字伯孝年十八爲督郵時郡內李翔撫郡由吉平人太守張貌召爲翔等謂不撓妙孝更

杖二百 覺衛封殿有功素愛善尉督郵以公事毀棘備東爲不過直入望督郵杖二百罪殿擊其髮首馬抑并官亡命

曆家不入門 會稽先賢傳茅閬爲督郵歷其家不入門府君善之

主簿

漢州有主簿一人錄門下衆事省署文書

當貽辨釋名主簿主諸簿書簿普也普関諸事

水盛堤壞立太守旁 蔺蔡王尊遷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壽郡丞吏民救河自馬祀水神河伯暮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堤因上宿盧居堤上吏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立在尊旁立不動而水及稍却回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

義士 東觀漢記門嘉仕郎爲主簿王莽末郡賊入丞濤喊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數團賊數十重嘉乃與敞以身扞之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也豈有還者其君者伸義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立群賊於是相視曰此義士也給草馬還送之

縁樓探雀卵 吳錄包咸爲主簿太守黃君行春留咸守邸君緣樓探雀卵咸責數以春月不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二

縣令 知縣事 事令尹　長　攝縣佐

丞　主簿　尉

功曹　嗇夫　亭長

吏 附御史　幹　小吏

卒

縣令

前漢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 師古曰吏理也主理其縣內也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 是爲少吏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 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鈕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也

後漢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侯相國之相秩次亦如之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縣戶口墾田錢穀入出盜賊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爲最者於廷尉勞勉之以勸其後負多尤爲殿者於後曹別責以糾怠慢 凡縣主蠻夷曰道公主所食湯沐曰國縣萬戶以上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凡有賊發主名不立則推索行尋接察姦宄以起端緒 應劭漢官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卿二人 各署諸曹掾史本注曰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

晉職官志縣大者置令小者置長有主簿錄事史主記室史門下書佐幹游徼議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書佐幹戶曹掾史幹法曹門幹金倉賊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獄小史獄門亭長賊捕掾等員

隋百官志梁縣爲國曰相大縣爲令小縣爲長皆置丞尉郡縣置吏亦各差州法以大小而置員後齊上上縣令屬官有丞中正光迎功曹光迎主簿功曹主簿錄事及西曹戶曹金曹租曹兵曹等掾市長等員合屬官佐史五十四人上中縣減上上縣五人上下縣減上中縣五人中上縣減上下縣六人中中縣減中上縣五人中下縣減中中縣一人下上縣減中下縣一人下中縣減下上縣一人下下縣減下中縣一人隋縣置令丞尉正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佐及市令等員合九十九人上中縣減上上縣吏屬四人上下縣減上中縣五人中上縣減上下縣十人中中縣減中上縣五人中下縣減中中縣五人下上縣減中下縣十二人下中縣減下上縣六人下下縣減下中縣五人

唐百官志縣令 三代之制五等諸侯自理其人國家諸侯相侵大國亦置都邑縣鄙以聚其人春晉諸主大夫

晉謂之宰楚謂之令尹秦制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
也掌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四人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
孤窮審察冤屈躬親獄訟
六典萬年長安河南洛陽奉先太原晉陽令一人正五品上周周
已姓五等諸侯皆自理其人又周衰諸侯相并大國則別置邑縣鄙以君其人漢京兆尹統長安令後漢河南尹統洛陽令魏
晉已後皆因之隋初兩京置四縣增秩為正五品皇朝因之不改天后拜東都又置來庭永昌二縣以太原為北都亦有罷開
元十一年置北都以晉陽太原為京縣十七年[illegible]陵又以奉先為京縣丞二人從七品上漢氏縣丞尉多
以本郡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之人漢已下皆一人皇朝置京縣丞三員比事大原晉陽各置一
丞主簿二人從八品上自漢已來主簿皆令長辟除周隋長安縣令丞已下有功曹主簿西曹兵曹戶
法士等曹主簿皇朝京縣置二人太原晉陽各一人錄事二人從九品下隋長安縣置錄事上人佐二人
史二人尉六人從八品下漢氏長安有四尉分為左右部城東南置[illegible]部尉是為左部城西北置[illegible]部東
為右部是四百石黃綬大縣主逐捕盜賊同案奸非後漢洛陽置四尉皆孝廉作有東部南部西部北部尉魏氏因之晉洛陽
置六部尉過江亦於建康置五大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北齊鄴縣亦置三尉隋氏長安無尉有正爲帝復置尉皇朝武德初始
置尉六人司功佐三人史六人司倉佐四人史八人司戶佐五人史
十人司兵佐三人史六人司法佐五人史十人司士佐四人史
八人典獄十四人問事八人白直十八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
學生五十人京兆河南太原諸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丞一人正八品上主
簿一人正九品上隋九等縣丞尉已下皆有功本縣人為之高宗始為品官令吏部差授尉二人正九品下後漢置尉大縣二
人小縣一人主捕盜賊三國晉宋之後並因之隋氏九等縣則上縣二人中下縣一人煬帝改為縣正又為書佐皇朝復為縣尉
尉畿縣戶不滿四千者亦置二人萬戶已上置三人諸州上縣令從六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上主簿一人九品下尉一人從九
品上中縣令一人七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縣滿四千戶增置一人中下縣令一人從
七品上丞一人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
人從九品下丞一人正八品上上佐丈已主簿一人正九品上隋九等縣丞尉已下
皆有光初功曹光初主簿功曹主簿西曹金戶兵法士等曹佐及市令等員正九品下皆本縣人為之高宗始為品官令吏部
差授尉二人正九品下錄事二人史三人司功佐三人史五人司
倉佐四人史七人司戶佐四人史七人帳史一人萬戶已上增置佐二人史
四人帳史一人司法佐四人史八人萬戶已上增置佐一人史二人司士佐四人史八
人典獄十人問事四人白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
二人經學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諸州上縣令從六
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二人從九品下
錄事二人史三人司戶佐四人史七人萬戶已上增佐二人史四人帳史一人司
法佐四人史八人萬戶已上增置佐一人史二人餘司幾縣典獄十人問事四人白
直十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人倉督二人博士一人
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諸州中縣令一人正七品上丞一人正
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史二
人司戶佐三人史五人四千戶增置佐一人史二人帳史一人司法佐三人史六
人四千戶增置佐一人史二人典獄八人問事四人白直八人市令一人佐
一人史一人帥二人倉督一人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
五人諸州中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上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
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司戶佐二人史四人

帳史一人司法佐二人史四人典獄六人問事四人白直八人市令一人佐一人史一人帥二人（無市則闕）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五人諸州下縣令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司戶佐二人史四人帳史一人司法佐二人史四人典獄六人問事四人白直四人市令一人史一人帥二人（無市則闕）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二十人京畿及天下諸縣令之職皆掌（同前百官志）務知百姓之疾苦所管之戶量其貲產類其強弱定為九等其戶皆三年一定以入籍帳若五九（謂十九四十九五十九七十九八十九也）三疾（謂殘疾廢疾篤疾也）及中丁多少貧富強弱蟲霜旱澇年收耗實過貌形狀及差科簿皆親自注定務均齊焉若應收授之田皆起十月里正勘造簿曆十一月縣令親自給授十二月內畢至於課役之先後訴訟之曲直必盡其情理每歲季冬之月行鄉飲酒之禮六十已上坐堂上五十已下立侍於堂下使人知尊卑長幼之命若籍帳傳驛倉庫盜賊河堤道路雖有專當官皆縣令兼綜焉縣丞謂之貳主簿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糾正非違監印給紙筆雜用之事錄事掌受事發辰檢勾稽失縣尉親理庶務分判衆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博士掌以經術教授諸生二分之月釋奠于先聖先師

國朝兩赤縣令一人正五品（以開封祥符為赤縣置令丞主簿尉各一人令不常置以他官知縣）丞二人從七品上（天聖四年詔開封祥符兩縣各置丞一人在簿尉之上乃於京官中出身幕職令錄內選差）主簿一人從八品上尉一人從八品下（至和二年增置開封祥符兩縣尉各一員）三京畿縣令各一人正六品上（以開封河南應天府諸縣為畿縣及諸州事務者置令縣大及兵馬外京朝官或一班知縣事簿尉如上制者不置丞縣小者簿尉亦不兼置）主簿一人正九品上尉一人九品下諸州上縣令各一人從六品上（建隆元年十月詔應天下縣除赤畿外取四千戶以上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千戶以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以下為下自今每三年一度取諸路州府見管戶口升降）丞一人從八品上（熙寧四年令諸路轉運司具州軍縣分主戶二萬戶以上增置丞一員以書職或縣令人充）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一人從九品上（建隆三年詔州每縣置尉一人在主簿之下俸祿與主簿同又詔縣尉在任賊盜無理為上考）諸州上縣令一人正七品上丞一人從八品下主簿一人正九品下尉一人從九品上中下縣令各一人從七品上（後周廣順元年經學出身人一任兩考除中下縣令）丞一人正九品上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尉一人從九品下下縣令各一人從七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主簿一人從九品上（太平興國三年詔兩縣五百戶以下止置主簿一人兼領尉事）尉一人從九品下

咸平二年詔吏部銓自今每縣令佐不得全注流外人三年詔自今朝官知令錄事序位於判官之上京官知令錄事序於判官之下推官之上

仁宗嘗御殿流內引選人朝辭有老耄授縣令者上謂宰臣曰縣令之職有民有社一邑刑政重輕皆得自專若非其人必為民害雖遠方僻邑尤當得人以宣朝廷之令此輩皆氏耄使之臨民必有貪墨疲懦之敝會有上言奏舉京縣令元祐二年六

月京西提點刑獄張易於臨替前一日併舉官十六員充縣令上見奏謂近臣曰縣令之於民最親苟非其人民必受弊故朕設法下保舉之令冀在得人今張易替前一日舉十六員此必是上書上啓而干求以親以故而結託或張易欲自收人情壞朕任用之法須與限定人數於是自河北陝西轉運而各有定數後以入縣令者衆須職司一員并知州保舉方許移令於是雖僻遠小邑亦皆得人焉至和二年詔吏部流内銓臣僚陳乞子孫當得試銜知縣者自今並與注擬初等幕職官以初官不欲令治縣事也嘉祐中以舉縣令者衆須舉主五人方入縣令之選其法愈精然抵寃者亦積難進矣

元祐令兩赤縣令正七品畿縣令兩赤縣丞三京赤縣令三京畿縣令正八品京畿縣丞三京畿縣丞諸州上中下縣令兩赤縣主簿尉正九品諸州上中下縣主簿尉從九品

割雞焉用牛刀論語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三仕三已

無喜慍色子張問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何如子曰忠矣

市無二價家語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塗市無二價

不許一人杈麥宓子賤爲單父宰齊寇役掠邑中諸老請曰齊寇行至請令邑人盡收麥不貴劫寇不許而麥卒爲寇所收季孫聞之怒遣人讓之宓子曰今年失麥明年更種若令不種之人皆得收麥至來年爭熟不種之人復思寇至今一爲之患雖復世使寡以寇言還報季孫悲而悅曰吾當愧見宓子哉

三善子路治蒲三年孔子入其境曰善哉由乎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乎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乎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爲政而稱其善可得而聞乎子曰吾見其竟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甚理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焉入其邑墉屋甚固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矣故其民不偷至於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邑壯士又難治子路治蒲請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其何如對曰邑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與爾言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必以誠則政不難矣

爲水備子路爲蒲宰爲水備與其民修溝瀆以民之煩苦也人以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不悅往見孔子曰夫子以仁教而禁行人由不受也孔子曰爾以爲人饑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給之而私以汝食遺之是爾明君之無惠而見己之德美也速已則可不已則汝之見罪必矣

得失非我無憂喜之色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我何以過人哉

美錦不使人學製左傳鄭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

譽賞罰晏子春秋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公將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之所治當誅是故不敢受

賞即墨烹阿大夫史記見諸侯王門

棄朱輪華轂[illegible]遺敬武信君曰今定陽令棄輪車轂

投巫魏文西門豹爲鄴令之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爲河伯娶婦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即聘取洗沐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女居其中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人家多持女遠逃其所從來又遠矣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其人民豹曰至期幸來告之吾亦往送女至期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父老皆會其旁老女巫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豹曰呼河伯婦來

視其好醜卽將女出帷豹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為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
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之河中凡三弟子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為入白之復投三老
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復欲使廷掾及豪長者趣之皆叩頭血流如死灰皆罷去鄴吏
民大驚恐自後不復敢言

鑿十二渠西門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里令皆得水利民人給足以富之
世而長吏以為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為一橋鄴之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為西門君所為
也賢君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

決漳水溉田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群臣飲
王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
不知用是不智也知之不興是不仁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
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

番君吳芮秦時番陽令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

吏道以法令為師韓宣子患為彭城令宣從昭雅至陳吉鼎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
吏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惡以吏事責知治辨不得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東界令縣進見自從其所自
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眾人以宣言為然

辭疾田里吳時遷樂陽令辭疾歸田里

官屬願留焦延壽為外黃令全盜養人富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書天子增秩

治劇尹賞舉茂才為粟邑令左馮翊薛宣奏請賞守頻陽令言賞能治劇遷

治果有名王鳳舉賞為長安令治果有名

謁府趣安遲緩周嘉為縣令門亭長謁府趣安遲緩

不之官復仕至光祿勳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蕭育為茂陵令與朱博友善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故為長安令結綬上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

徙令趙廣漢為陽翟令遷京輔都尉潁川盜賊群起卽
延壽等三千餘人攻圍縣舍勅率吏士七十餘人力戰連日賢矢盡城陷勅乃遣吏奮勇反即從起潁川盜賊行在所
行問勅知勅力戰嘉之曰健令也

卧虎董宣為洛陽令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卧虎

不欲奪農時周況為臨淮令時春以太守催促二日行縣方春農民各務不欲奪其時復出督郵卽委官而去

然有愧色遂劫黃帝職貴卯錢撫書選風

開倉廩蘇章安帝時舉賢良為議郎數陳得失言甚直為武原令時歲飢輒開倉廩給三千餘戶

專以德化為治魯恭為中牟令專以德化為治不任刑罰民訟田事累年恭為平理

積薪雨至諒輔為五官掾時夏大旱輔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暴雨大至遠近嗟嘆

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獲殺盧會卽位實現眾方正對策宜抽叢全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

合職典理人蔡上封事曰皇欲長吏職典理人

蝗不入縣界卓茂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
不忍欺之到有要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
其災獨不入密縣界光武初卽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
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三異魯恭為中牟令專
亭長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復令歸牛者再三猶不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
長乃慚悔還牛詣獄受罪恭貰不問於是吏人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

使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訣曰所
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白
安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廷中安因上書言狀帝異生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

力行清潔孔奮守姑臧令長時天下擾亂
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時天下未定士
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以為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河西令或被徵召財貨連
轂彌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
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也

伏臘放囚虞延為細陽令每至歲時休遣徒繫各令歸家
篤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有因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延率掾吏殯於門外百姓感之

勤行德化路不拾遺鄭弘為騶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等得路遺寶物懸於道衢求主還之曾因當春大旱五穀不登騶獨致雨偏
熟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獨騶界不集

藏為父報讎者死鍾離意為瑕丘令吏有檀建者盜竊縣內意屏

人問狀建叩頭服罪不忍加刑遣令長休建父聞之爲建設酒
謂曰吾聞無道之君以刃殺人有道之君以義行誅子罪命也
遂令建進藥而死二十五年遷爲邑令邑人防廣爲父報讐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食意憐傷之乃聽廣歸家使得殯斂丧
掾皆爭意曰罪自我歸義不累下遂達之廣欲毋況果遂入獄意以狀聞廣得以減死 得寬猛之宜 王渙爲洛
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者實不由盡情僞獄案靡疑又能以譎數發擿姦伏京師以爲有
神算及卒百姓追思爲之立祠後連詔三公特選洛陽令皆不稱職永和中以劍陽令任峻補之峻擢用文武吏皆盡其能
糾剔姦盜不得旋踵一歲風猛於渙而文理過之 以郡守非其人辭疾去 巴肅爲慎令以郡守非其人辭
疾去 一時良能 任峻字叔高循吏傳曰王渙任峻之爲洛陽令明發奸伏吏端禁止一時良能 神父 戴封爲西
華令時女陰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 雙鳧 王喬宗持爲
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帝怪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輙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
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 殺公主蒼頭 董宣爲洛陽令時湖

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
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謝主宣不從彊使
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帝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由是搏擊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桴鼓不鳴董少平
蝗不集壽張界 謝夷吾爲壽張令州蝗蟲爲災郡國蝗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 猶古諸侯
左雄曰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注擇彩甚東貫今時曰墨綬謂令長即古子男之國也 誅破姦猾 天下郡國尚未悉
平襄賈盜賊公行彩至誅殺蔡猾於其吏虐數年襄賈者政 百姓攀車 劉寬除平原令訓人以德每有宣去百姓
攀車挽輪充塞道路 何時復來 劉騊駼爲須陽令政化大行以病去官童謠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
下民甚光思如此 吏畏而愛之不忍欺 事成爲密令吏民畏而愛之不忍欺也 撫視百姓如
視赤子 鍾離意爲堂邑令州慎撫循百姓如視赤子 境內清夷 王渙字稚子陳令稱多盜猾獨爲
人患疾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 魏十五城獨繁

陽異政 陳寵爲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寵不與之太守怒而遣督郵欲令逐寵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
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考之特殺議於天下吏大守乃止 素杯食麥飯 謝承後漢書廖爲定陵令素杯食麥飯
解印棄官去 周躬爲繁陽令有異政功曹爲良爲父報讐庭中自擿諸獄躬謂曰兒忠不報非孝子也此見於家
非忠臣也今良忠孝即坐辭擿於良棄官而去 解印棄官載俱去 王渙遷虞中補免慶令到官一月汝南謝
弘爲郡報怨於縣市中指獄自繫南陽太守疾弘下獄將殺之渙察其義勇而書伏事請弘使釋板棄官載與俱去弘遂免遇赦
並出也 父老舉車泣涕千人 袁珍字伯仁除六合令政教大行受徵相令民父母舉車泣涕千人 虎
豹鷹鶚皆出境 袁珍爲大合令教人書虎豹鷹鷂皆出境 猛獸遠逝 趙瑆字元主爲俟氏令縣素有
猛獸爲對乃走逝 死乃知貧 東觀記董宣爲洛陽令特擊豪彊在縣五年七十四卒詔遣使者臨視唯布被覆
屍妻子對哭家無餘財上歎曰董宣死乃知貧 鸞鳥集于學宮 王阜爲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于學宮 克
身儉約 周澤字稚都爲元池令身儉約責子自氣全遺 縣內獨不雹 程殷爲下邳令視事先閒民稷

其時雹皆傷苗稼殷縣界獨不爲害東郡以狀聞上召入爲尚書 外戚斂手 虞延爲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成常
爲盜延收考之陰就乃訴帝譖延多所冤枉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延陳獄狀可論者在東罪理者在西成乃欲趨東延
執之詔曰書民之日盡久伏賊不畏遂今考實竟定當盡忠成大守捐枉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後
復拔於是外戚斂手 追賊與車駕中五千 張酺爲陽陰令之官道遇賊拔劫盡物賊去後尋中尚有五
千錢遣之賊與之即還聞姓名謝而還物陽亦不受因付亭長 非其好不之官 楊鳴爲陳倉令以非其好不之
官任拄太尉 服遠不以威 陸康除高城令縣邊陲先是長吏新到輒先繕城以豪遠近康曰君以德服遠
不聞以威嚴遣之 枉者更直濁者彊清 劉永爲東成令民閒有枉者更直濁者彊清無擾事
以牛刀割宰小縣 虞名臣奏杜篤奏議見邸豫州克才臨公令多異論才比德方之往昔以爲藝獅亦吳
李孔郎公孫隱之論也以牛刀宰割小縣使不稱之士驚顧目暫就可惜 錚不可轉轉則勝人 魏志
時諸特好全郡守嚴周即先單與護父交意殊親之而護社爲之虐嬰當料選入吳議飲長酒拒不爲晉章以犀爲諭謝不

為起因緣之及羅羅又不轉磐曰不當轉職曰不可轉得則臨人治為三輔第一張陛舉茂才除新豐令治

爲二怖第一育男勤爲名郭澤爲郃陵令天下未定民皆不念常業其生子婦必相后率皆不舉澤所在大集

其魚躁之表擇使耕種人益治稻田重去子之去民劫畏罪後稍稍給不不舉育男勤爲名吏畏而愛倉慈字袁仁爲

長安令者約有實方吏畏而愛犁步之官崔林字德孺除鄭令實贊事爲畢安之官去官留犢時苗

壽春令始之官牸牛生一犢及去留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生也起從中揚濟爲長社令特書洪齎家往

縣界曩撲不當加占而至先過折其鄉是數之由是大相以爲能起途中徒爲郡令爲一州諸城之首荀志

呂又遷新都縣令乃心隱仙百姓稱之爲行諸城之首遺愛在民荀爾爲安陽令是吏在民生爲立祖非

百里才龐統字士元守耒陽令在縣不治魯肅遣先主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使處之治中別駕方始展其驥足戶

口千倍晉書虞廣爲唐邑令得事家貴數物發徙人至數千辭去近夫爲歸提之戶口千倍考滿之外

量留二年晉書張令縣爲考滿之外量留一年縣有明君不能舒愁心陽里爲縣行令八讓

爲首見拉都察其懸來善簡吏職書得人卽有男子杜成夜得遺袞一囊開視有錢二十五文又明請吏曰縣有明君不能得

懸心誠也蝗不入茂陵揚時爲茂陵令蝗多以至城下爲民所愛此縣連數蝗又曲折不入茂陵賢

才氣居等出爲河陽令更才直書書不得志有文武大才成紹陳考曰李含有文武大才無以貫入考以

爲東陽全河陽一縣花潘岳爲河陽令滿縣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李朝野歎其屈頁佞淺爲

野陽令以卽隱爲急而績於於情政清務聞優將多職君邑累年留野多數其岳陰中書傳卽課入踰常年劉超

爲句容令推誠於物爲百姓所懷當年賦稅主者常自四出結評百姓家貴至超但作大函村別付之使各自書家產投函中

說送囊書百姓依貴捷上課輪所入有踰常年神君喬智明爲隆慮令民愛之號爲神君縣題閣道出者爲

周陽令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鞦和嶠潘

刺促不得休五斗米折腰陶潛爲鎮軍建威參軍事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

爲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請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

白爲東常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書於鄉里小兒乃解印去而賦歸去來辭配食縣社陸雲爲浚儀令

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一縣稱爲神明及去官百姓追思之圖其形像配食縣社吏人望柩設奠于償

晉紀劉喈爲江夏令卒百姓如喪父母兄弟將歸葬不受吏大佳惟相繫於道俯望柩設奠其以酹之百姓留於

道路孔奐爲令撫令治有恩化以母病休官百姓留於道路及本郡人若喪慈親新歲放囚晉書識字緒

補臨淄令有重囚臨大節來表孰獄裁繫行獄見之悽然門有除何親戚答曰有父母據乃假然曰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

暫見家當如期而還獄吏聚曰罪當產若曰若有得曾移歸死五無恨聽於是開獄出之至日相率而還自言能治劇

縣晉中興書晉郭艾袁象大安中南入爲諸中郎何最自言謐敬縣爲曰君子坐應多之可以爲拯搖食中之好而不

可見爲政是以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今非大才何能盡治於事爲無以難之而心不能平由是從京當無所得久之除松滋

令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王建有隆一令受贈遣而家且爲州司所據有一千三百餘王寧從人謂

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走答是自當土時人未之達也及遷居州御書常說論從容曲之說義之字盡物不達

於晉始數縣之崇學敎范甯爲餘杭令興學敎養生徒潔已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中興

以崇學敎未有如甯者也屈志百里李充章數不過躬搶州知其家貧請曰君屈志百里不吝曰此門之數

父似上聞召拜令林生能擇本是拄劉舜令發姦擿伏所在如神王隱晉書李憙爲成都令發姦擿伏

所在如神驗妻殺夫陸雲爲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

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

是一縣稱爲神明上婦殺夫首服吳錄張舉爲句章令有婦殺夫因燒屋言夫死事第

訟之宋戶開口視其灰令人殺狗二頭殺一生一而俱焚之觀其口所殺者無灰生者有灰乃明夫生死情遂服焉發

擿姦伏號曰神明宋書顧憲之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

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家盜者始伏其罪發擿姦伏如此類號曰神明近

世令長莫能及傳任有吏才爲山陰令甚有能名近世令長莫能及也人肝代米沈瓚之爲丹徒

令性疎直自以在縣清廉不事左右漫濶日至逮繫尚方歎
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何陳答曰臣坐清以獲罪上曰
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嘖之雖然言
上亦不責復知其無罪重除名母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
被令重來當以人所代眷不然者各不生**不飲酒爲第一策**劉玄明爲山陰令政爲天下第一傅翽代玄明
爲令曰願以舊政告新尹玄明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酒此第一策**日食一升飯**上**按十歲**
偷劉稻者孔琇之有吏能爲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非或諫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安所
不爲縣中皆震肅**天才**沈憲爲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珪謂人曰沈令才時事天才**清美**顧憲之爲建康令性清儉
彊力爲政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得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晝日垂簾**顧覬之爲山陰令山陰劉邑三
萬戶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御繁以約縣因無事晝日垂簾門皆闃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事理莫能尚也
務簡事理上**諸傅有治縣譜**齊書傅琰爲山陰令父僧祐亦爲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世云諸傅
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父子並著奇績**上**縣稱神明**傅琰爲山陰令有賣針賣糖老姥爭

團絲來詣琰不辨乃縛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
得粟罪言豆者縣稱神明無復有盜也**代貧民輸租**何敬叔爲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私遺夏節至思
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也物輒是悉以代貧民輸租**置獄丞**建元三年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别置獄丞與
建康爲比焉**留犢贈後人**陳陰鏗嘉歎書舞詩曰我爲三秋暮母廣一水清漫漫遺犢饋前烈清表風下
數業岐辯起發廉長本賓知素舉來本日實被襄恆容吏正部不禦民雅當有一犢留持贈後人**市人皆泣**樂預
爲永安令宰官特有一姬年六七十持衡賣於市閒按古伍大天妻其業於溪中日失紫令我筆抵偏老姥身能死閒市人非
皆泣其見如此**挂冠縣門**梁蕭昳素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放囚還家過節**
復獄傅岐除始新令縣民有因鬭相毆而死者死家訴郎即錄其他人考掠備至鉢不引咎即乃將獄於縣岐即令脫械
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
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賞異遂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老少皆送出境號哭聞於數十里**決諸縣疑滯**

蕭景爲永寧令在事太守傳門曰諸縣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自縣令爲近畿大郡**何遠自武
昌太守除名後起爲武康令正身厲節除淫祀武帝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令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御頻以**
簡獄無繫囚伏暅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漿往餉不受餉遺追送緡帛以送之謝却而不
受**在縣不行鞭罰**張子野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事者示之以理**士庶駭怨**沈瑀爲餘
姚令當吏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因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屩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
嘗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教民種桑柿梨栗**沈瑀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
五株女丁田株及梨栗女丁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猛獸渡江**庾蓽爲錦令有異績先時縣境多猛獸暴數害
至猛獸皆渡臨江界時以爲化所感**小縣遷大縣**武帝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爲說道小縣有能遷爲
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
風焉**接牘**卞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會稽太守孟覬以令長裁之之牘不能容氣積投地曰我所以下卿者正爲此牘爾

令已投之卿矣遂拂衣而去**南獄**武帝詔建康縣置三官與建康三官書號建康爲南獄建於時爲北獄**分讀**
糗水待太守何遠爲武康令太守王彬巡屬縣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斛
周盤龍爲延陵令高爽詣之把無故人之懷爽而別**書鼓**出從縣閉丁還取筆書鼓曰身有八尺圍腹無一
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詎未央**二傳一丘**丘仲孚爲山陰令甚有聲稱百姓諺曰二傳之劉不如一丘前世傳吏又
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皆稱之**撥煩**丘仲孚爲山陰令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
明政爲天下第一**廉儉有幹用**朱胥歷山陰諸縣多著聲譽後令皆以職事秀充宜當意之習中書舍人蔡景歷
日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由試思其人蔡景歷進曰諾陰有幹用未嘗畏事遠不負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
令**答書云高晉陵**廣陵高爽博學多才劉蒨爲晉陵令爽經途之日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爲縣
遣迎贈甚厚蒨受餉答書云高晉陵人問其所以答云劉蒨餉者晉陵令耳何關爽事**政教清平爲三河表**
胡紹爲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詣令以俸米饗賑貧之不報令處得一犢生而其書與得數百人皆練之政教清

平爲三河表威振京師後魏宋繇爲河陰令懷陽公主家奴劫攝而不送繇將兵圍主宅執主僕勇趨步疾向縣
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於是威振京師數日釋繫囚百餘人北齊書郎茂除衛國令侍百業因二
百姓親自究者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者魏州刺史元暉謂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
猶水也法令爲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僚以應良令韓子晉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
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今空誰何使而可武曰邢伯可公曰伯子之仇耶對曰私讎不入公門曰中牟之令空誰使而
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內外舉不避上立官長以爲官慎子立國君以
爲國也非立國以爲君也夫以立官長以爲官也非立官以爲長也鈞法說苑子賤爲單父宰行通誅揚書曰亦有以送
便子畫謂子賤曰事少也致不知法自民之術唯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僕夫蔣餌投綸迎而反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
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爲肉厚而味美子賤曰善於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夫陽橋至所謂
驕者至矣於是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任人任力子賤爲單父宰鳴琴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爲單父宰

戴星出戴星入以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我之謂任人任力者勞任人者逸有善績子貢年十
八齊使爲東阿宰有善績必能治阿新序子貢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既行复悔之使使追曰未至阿還之已至勿
選也使者反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見所與共數者百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少之夫必能自阿是以不還慈君
當爲十二國春秋北齊張鑄爲扣事令政以化爲理不尚嚴刑以孝經忠臣孝子傳以訓事之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
治爲百城最南涼張華字公叔除楷祿令太始末有西鳳白黃鼓野璽投壺平餘人以化之其用遷故減
相以私祿市牛三百頭賦給貧百治爲百城最政教嚴明後趙錄王讓恕身言不肯揚廷短氣而儀得汗曲陽令石
勒短之阿長史張賓曰詩狀可勸從之政教嚴明白鳥降廳事後趙錄中郎爲廣昌令白鳥集其庭樹下當降
其廳事使爲三公試以一縣三十國春秋王驚身長九尺善帶十圍徽王祀兄奇之路之以食一進斛餘潛萬曰
向所歎如此非耕能飽但才札不堪爲貴人以一縣試之於是外遷後令甚有異績蝗不入濟陽宋身字伯
奇爲濟陽令時縣多蝗不入濟陽豪右屏氣鍾伉良吏傳司馬侍補洛陽令豪右屏氣京師號曰臥虎孫夏

者五千餘家韓秦爲廣昌令縣先是旱吏民離散秦行恩惠遷徙孫歲去陰即蕃得民歡心不月降縣振貧者
五千餘長臈節聽囚還家王夾大爲江源令臘月呼囚云教化不厚使次等如此長吏之過也明日臈節聽因
還家吏爭諫乃遂本意牧有大赦莫不懷感去官百姓號哭戴昭字公超爲廷陵令思數宣書以病去官百
姓號天如要化失母以憂去職東觀字伯奇爲濟陽令以憂去職百姓思之百姓詣府乞留韓蕃
爲廣昌令當代百姓詣府乞留致平化行第五訪字仲謀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鄰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
掖太守歲饑合挽祠書張字叔文爲平輿令年吏民爲之立祠歲中爲饑合境何爲路不拾遺
不閉門華陽國志王渙爲河陽令路不拾遺門不閉門民歌之曰王稚子世未有平徭役百姓喜立文學
景毅爲高陵令立文學以禮讓化民隕霜殺稼鄰獨無災會稽典錄鄭弘爲鄉令縣有霜殺鉅鄉獨無災
政無雙徐弘字聖通爲文陰令縣伯制強大姓並弘到官誅鉏豪業秦右斂手高族畜宿直不給遣董歐之曰徐聖
通政無雙平刑罰森究空惜損一夫周規爲湘令長沙太守用徐抗二月行縣以道殺獨陰之規以方表作

特借損一夫而枉不清陰丞差宮而歸邑贈送者萬人鍾離意爲東邑令有犯微公事縣人陳張送意到洛陽邊
賴陽太守同汝君與太守號賢張曰明府之職已衡送是也寄人男子縣事於路女人號哭於道以此觀之府不及也置水
投書曹國先賢傳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府得屬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報貴戚斂手楚國先賢傳孔良爲
洛陽令貴戚斂手游敬憚焉百姓稱神明海內先賢傳公沙穆遷弘農令縣界有螟食稼穆設壇謝曰百姓有
過以在輿宰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玄雲四集而下膏沛自日中至暗不知螟蟲所在百姓稱曰神明一縣稱平
廣州先賢傳黃豪餘外黃令約己節儉窮夜藏食一所得俸悉賑貧民蕃待卿縣驛爲吳獨外貴無之藏皆豐熟一縣稱平政
治清明號神君汝南先賢傳貴浮除昌陵長令張孔羅充二卿望浮爲之歌曰周公爲政二
石碏討其子令鮑同藏子淳所下能救政治清明號爲神君不仁不義焉可爲君長陳寔除
令民有遺腹子年十五爲父報仇吏捕得之寔曰嗟呼令殺建擬之孫絕人之嗣是不仁也法復讎之子是不義也不仁
不義焉可以爲人君長乎遂解印綬將逐亡遁故而去夜不閉門繫牛馬道旁圖衡字仲伯爲馬年

令詠妞姦嵩縣暴虐然夜不長少善舊説紀良馬否
閉門繫馬牛道旁曰付翟公暴身雨降陽令元畢天子祈雨不
得良乃暴身階庭誠告引積薪降雨桂陽先賢傳張熹字季智
羅紫雲沓起其雨乃降為平陽令時大旱熹積薪
將自焚即縛暴虎不用尺繩鍾離意別傳意東平瑕丘令男子
降其雨見其壽得有力三日一飯十斤肉
五對系飯使弓弩張射走獸百不脱一無仔好犯長吏意到官
公署捕賊掾勸諸之曰令當破三者之衆不用尺兵當縛暴虎
不用尺繩但以食許爲之兩掾之風勢焉若也宜使之因復召
直子友異門下待遊徼拉出入事門署所閉白叔步輒之直走
之寺門言無上下悉勸爲子屬者自縛謝令丁使難殺吏子直
果自縛意告曰令爾語汝當縛暴虎不用尺繩友自把何如虎
自縛即勅放直父子結連頭對撈之狩元掾人陳謝乃實天降
之由是相師爲善所謂上德之政屬化爲鴟暴虎成雅也
神明君莊氏家傳瓘爲又令闔着底猶虜僵之地以爲天壤民
頼其利長老敎之曰天降神明君錫我慈仁父經民看
德澤元思於以春寧清爲政以德荀氏家傳祝字公輿除太原
府政善崇渠作其雨諭文令爲政以德民懷之待
有鳳凰集其境內晋武帝下詔襃美寺仰之如蹤尊源陽用致
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特雨

豐年氏家傳寰爲東陽令先多雨百姓飢饉寰乃求入
月三十餘里致尊澤陽用致豐年民賴其利號頌清民頌
之騎驢入市晉太康中會稽周弘正當爲守
令騎驢入市高祖以此薄之孫任明察人不能
欺文豪記東王繆不任得劉凡爲大蝗經界飛去謝承書庾府孝子傳
當陽令從任明察人不能欺許武爲南陽令
永平中大蝗經界飛去不入愛民如子許武爲南陽令愛民如子遇人如子文劉寵字
除東郡飛去不入
孫毅其子弟持有訟民不加刑害于曉諭縣人各自悔
自恕勸免修捷行成相約束曰如子何可犯之悉改過遷新賣
挑偶人劉敬叔異苑嵩充爲東宮令最剋人伸之乃以
挑木刻作兔身燒案責爲火熾挑人自消既去以
蝗不集搜神記徐翊爲小黃令時爲縣大
蝗蟲野無生草過小黃界飛過不集政爲三輔最晉書武帝
豈令政爲三輔最上聞陸命和弟脩爲開今以播非
而嘉之賜物四百段非百里才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
食芟食蔥麻夷通爲車騎將軍奉公正直無所縱
捨律道第蓋爲長安令亦以廉整知名時人爲之語
曰半食二斗芟不見爲芟畫縛牛主張九齊文業中爲武陽令
車食三斗蔥不見爲芟通元武縣爽其牌按有人以

特牛依其妻家八九年牛孳產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
縣司累政不能決其人詣武陽賀於九齊九齊遂令縛牛主以
衫蒙其頭將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召村中牛悉集各問所
從來處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指其所牛曰此是女壻家牛
也非我所知九齊遂發衫蒙謂其妻家人曰此即女壻路不拾遺
可以牛歸之妻家叩頭服罪元武縣司聞之大慚
張允濟爲武陽令有行人候犢佯彰於路行數十里方覺取
謂之曰我武陽境內路不拾遺但能回取物必當在如言果得
達直慈父唐書房孝讓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
朝之時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縣案長吏能不以孝讓爲
天下第一超授鄜州司馬吏民號泣相謂曰孝明府
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百姓立碑
頌德上母子相訟取孝經習讀韋景駿爲貴鄉令有母子相
訟景駿謂之曰吾少孤每見人
養親自痛終天無分汝幸在溫凊之地何得如此錫類不行令
之罪也因垂泣嗚咽乃取孝經付令習讀由是母子感悟各請
改誠信此人元德秀爲魯山令先是隋車傳是不任鞫拜女卸有
得以告謹作之卻人爲盜吏捕之繫獄會縣
鉏盜爲暴盜自陳曰願格殺猛獸以自贖德秀許之胥吏曰盜
詭計苟免擅殺因罪乃累于德秀曰吾不欲負約累前吾生
必請不反諸君卻破械出之翌日格殺猛獸而還致信化人大
率如此秋暮行近德秀愛佳山水有終焉之志乃結廬山
阿彈琴讀書怡然自得既卒門人相與謚爲文
行先生士大夫高其行不名之謂之元魯山殺十牛解神弁
斬諸胡王毅爲鄯陽令將軍韋愼毒一部諸胡入山中爲
人患欲討之人致意胡帥使出有當相中論部下無神
告此百姓似之數則有神巫蜜如不相呼勸師見告數射於
廟中鼓噪合祀牲牲得曰吾受神言賈警選神十牛今不得已
建言殺十牛卸仲大慶中秋霖害稼宗北尸秦歲
弃斬諸胡百姓從之職在字人縣事損田判度支苛是執奏不
實乃命御史覆之崔甸今顏泰曲附意言所部無損尹卸外也
御史覆檢與秦合代宗覽奏以爲水旱咸均不宜獨潤獨免申
命御史朱鞠覆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歎曰縣令職在字
人不損猶宜稱損况損而不聞豈有恤人之意和卸之此行可謂
稱職乃蔣御史百姓號爲神明爲元帝爲倉庫令成百姓號
漢爲御史爲神明又歷浚儀始平三縣皆單騎
赴職未嘗以妻子之官所乘馬午後則不與
芻去令其作齊身文奴僕每日一食而已單騎赴職上均俸
丞尉高智周爲費縣令與丞尉均分俸
錢政化大行人吏刻石以頌之四經
德李吉甫會山令元德秀春碑頌眞卿

書李陽冰篆額後人爭僕寫之號爲四絕焉
擇於臺省 崔晙爲監察御史詔擇令長於臺省除藍田令寬民勤幹
德化大行縣人爲之立碑頌德也
繕理廨宇 房琯歷慈溪宋城濟源令所在爲政多興利除害繕理廨宇頗著能
名
宦官請託命搜出 李朝隱長安令有宦官閻興貴詣縣請託朝隱命搜出之睿宗聞即嘉之乃下制曰
夫不生則而論上不畏豪而賤下者君子之事之良吏必絶
事無爲若正人之務也長安縣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達
品官入縣有事儀式是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法昔嚴延持重
之客捧陶輒太子之傳古稱遺直復見于今宜加一階用彰
烈
神腴田 韋景駿爲肥鄉令縣北界漳水連年汎溢□從水漕雖修築不息景駿相經界求地勢拓而數
里因高築堤暴水至堤南以無水患而去堤北稍爲神腴田
拒大夫之命 楊瑒爲麟遊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
檢校造金仙玉真二觀移牒近縣微百姓所擬資財以充觀
用瑒拒而不受懷貞怒曰焉有縣令卑微敢拒大夫之命乎瑒
曰所論爲人寬卿不知其對許往高卑懷貞然其對
士衆得饒飯免饋則足 蔣沈乾元陸隆軍監理武當
高陵四縣令當軍旅之後參驕未平沈瑒心綏之所至安輯
元帥郭子儀每較兵由其縣必戒軍吏曰待沈令者亦無缺劉
德故書百表士衆得飲見饋則足無撓書政其爲名人所知如此
全人戶勿額賦限 盧坦字保衡爲壽安
令時河南尹徵賦限窮而縣人訴以機織未就坦請延十日府
不許坦令人戶但織而輸勿顧限違之不過罰令俸遂罷既成
而輸坦亦坐罰由是知名
就刺史造當擇 李元素有吏才初爲武德令持懷州刺史李文暕將調率令錢
造當擇以斂百姓其弊之宮吏無敢異議者賦役平允
元素抗詞固執文暕乃損其制度以家財營之
賦役平允 李元紘爲好時令有豐鎮用元初三悉
年縣令賦役平允不嚴而治
去官縣人思詠 裴耀卿爲長安令
長安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
預給其直遂無逋欠之弊公務爲便在職二年竟接淸中及去
官縣人思詠之
著諭蒙十四篇 爲倪遷奇書刑部員外郎充陸王已下陵讀事思節度使李抱真奏爲市
贈使抱真男遠沈帛數百匹不納爲醴泉縣令崇臣進人名當
意不可謂曰府使準法不受財帛者此人必有清政可以授之
遂授醴泉令務民多稽爲書諭蒙十四篇大要指
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卿給一卷俾其傳習
造亭臺爲美
名 揚州爲盛川全爲欲殘酷人吏勸不如意輒持毀之又所
府舍多造亭臺皆書榜額爲之美名大爲遠近所笑

妻子不之官舍 徐仁紀拜左拾遺三上書不當乃詣執政求出儉爲盡邑令妻子不之官舍惟衣糧及書疏而
巳餘無所畜
寬猛得中 韋抗爲永昌令不務威刑而政令肅然當榮尉前後爲政寬猛得中無如抗者
義
倉本備水旱 薛詵爲藍田令有富商倪氏於御史臺理其私債中丞來俊臣受其貨財出義倉米數千石以給之詵
曰義倉本備水旱以爲儲蓄安敢絶衆人之命以資一家之產竟報上不與
賣所業爲分給貧弱 李大
亮少有文武才幹爲土門令屬百姓飢亮賣所業馬分給貧弱勸以墾田歲因大稔躬捕寇盜所禁無平太宗
聞而異之下書賞之
賜緋衣銀章 王正雅爲萬年令擇京邑號爲難理正雅抑強扶弱甚有聲會快御公緋
爲京兆戶上前假稱璘宗命賜緋衣銀章並賜璘之建戶部郎中
伏叢簿中諫獵 五代史晉何澤初任陵清
同光中爲洛陽令屬莊宗中出畋獵殘民田澤伏其從者伏於
叢薄中截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
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獵以害民稼使官何以集
其征賦臣請賜死於此因以陛下駐馬不殺而遣之
勇而能讓
必享富貴 九國志吳泰襄行密遣康陵以襲知揚子縣有虎入縣榮吳氏殺以獻行密遣之謂曰此奚異殺
劉也行客數日晉而能使讓少年
徒令 後蜀李匡遠同光中董璋富貴豐高卯楊令有能名召爲鹽亭令歷通泉射洪
年令時西川建衛節度判大臺臣遠志爲揣猜當時號爲健令
邑客遺果不受 閬貫部建仙持令有邑客遺果
辭之客曰某家新果邑人來知郎曰君家有子弟否曰昆仲二
人縣大數當郎曰古人果四知令君見知弟知子知誘來皆知
足將於古人也家大悠而退
不令按獄刑獄監覧倉庫 國朝李化五年詔不令長之任風化所繫
下於堂而一境自治西換其縣而善政大行所宜躬親於事人
不可娶揚以化務應天下縣令自今轉運司及本州並不得輒
令按獄刑獄監覧倉庫等事俾專厥職以副朕懷
四任令宰 至道二年前蘄州黃陽縣令翁論事相自言工東
人歸朝巳九四任令宰年七十五吏部以當充理歸遠卿宰相以聞上諭之特免充州定戍令
赤縣最爲要劇 咸平二年上謂宰臣曰京師浩穰之地赤縣最爲要劇
宦得其人則民事皆理宜擇有操守不畏權豪者任之
鐵舡渡
海 九國志閩貫郎陸情直不容人吏文過時爲仙遊令王氏初鴟閩趙卿邑之吏皆有郎咸卿獨守正參考吏頗畏之及受
代有一吏詐稱郎怒曰吾當再與此邑以懲奸輩吏揚言公欲再
作縣令由造鐵舡渡海也郎聞之是最選集會至銘建號聞鄉

有治攝乃擢授贊善大夫復典舊邑時辭吏爲庫史不教月室官錢數萬下獄具伏批前牘尾曰竊餉錢以周家非因鼓鑄違鐵斛而渡海不假鐘鏈因決杖使之晉皆攜犬未幾移治福清考爲名爲御史中丞

夢印 林部留火好學初事當知延鈞閩國擢授戶部郎中王氏之世部官無俸月給祿米數斛一兩紹圖實給不能濟乃求宰長溪因嘗史兄之產特銓注定一夕夢歡吏擊大箱中有印二鈕紹圖取其一視之乃長溪縣印也有一吏前白曰公當置此取彼一鈕乃安邑縣印也紹圖執之而覺及領命果宰安邑秩滿而歸復來宰舊邑時宰選官皆紹圖視舊自以爲必得一夕復夢吏如前以印二鈕示之紹圖方執一鈕吏正之曰此乃公昔年所置者不可復取但當一鈕視之乃連江縣印既而數吏前白曰數年爲君掌印今始復見當別公去紹圖覺而異之翌日果受宰連江南矣政脩連州述政降又次福州李仁達開堡自守紹圖自遠江陽手江南呈建安長泰丞官而卒

知縣事 沿革見縣令門

朝臣知縣自奚嶼始 周開寶二年以大理正奚嶼知大名府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祜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巳因負外郎于繼徽知者錄朝臣知縣自奚嶼始也

三遷運使乞留 淳化二年姚益恭知須城縣報耕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三轉運使乞留相半如手圖守飯相僭以徵福領查蒸未代州以上閒賜璽書嘗以業名史郃引對以奮作佐郎知洪州南昌縣錫木服銀緋五十足

以古文革崑體之弊 尹洙知河南伊陽縣與修以古文革楊劉崑體之弊天以下翕然宗之

豪猾不敢過縣門 祥符中張錫爲太康知縣明敏士下參曰當而侍貸列而侍續此者當究治之民之豪猾者以令簡而必行然錫之去不敢過縣門而比去者郡矣

十奇 嘉祐中有西轉運使陳希亮奏據河清縣僧道進士等狀父老留知縣著作郎王元規爾任事本司體量得本官到任曹民狀詠有十奇第一奇民吏不識知縣第二奇斷明白塞絕訴第三奇胥吏狗則不曾鞭笞第四奇斷明白塞絕第五奇御史囊不究究頑兒第六奇螟蟲不入境內第七奇不教錢伯官知第八奇不孝不仁不敢爲第九奇御封不被公人欺第十奇百姓納錢了卻道知此之類甚得民情上令書官上簿紀其姓名

推職田所入不取 王蒙正經德理進令播成都新繁縣事後田所入不取

不以孔氏子弟知仙源 治平元年詔今後勿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其裂封人如無親屬在鄉里令常任近官不得遠去家廟扣宗衆擇賢則權主祠祀不以孔氏子弟知仙源縣所以慎長民之官

長 沿革見縣令門

視民如子 前漢卯信臣遷上蔡長其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

家人莫見喜愠色 後漢仇覽爲蒲亭長以禮自[illegible]覽妻子有過輒免冠自責妻子庭謝候覽冠乃敢升堂家人莫見喜愠之色

海內會葬者三萬人 陳寔字仲弓爲太丘長卒海內會葬者三萬人

不捕劫盜而先按殺子者 賈彪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爲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賈子生女名賈女

甑中生塵釜中生魚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拒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猶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爲侍御史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遺業人集樹逐推坐華微妻子拾拾自賣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潁川四長 循吏傳潁川四長並以仁信篤誠使人不欺謂荀淑爲當塗長韓韶爲嬴長陳寔爲太丘長鍾皓爲林慮長淑等皆潁川人也

殺死有党 廣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其性剛有終老不正

盤根錯節 鄧騭以虞詡爲朝歌長時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欲以法中傷之故舊相弔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何以別利器乎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中何能不有究者自此二十餘年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

顧實繫 之廣謝爲朝歌長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朝日百人賊是新

匈奴不犯塞 此不足憂也然賊數雖多事無先發豈可據究因而已然其賊數則賊

坐無完席 後漢書孔奮字君魚守姑臧長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雖爲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以仁義扶弱好惡分明匈奴不犯塞

無治五縣 孔爲此海長家貧無完席妻子曰君無俸祿坐無完席子孫使無定產耶得以美宅自與妻子自坐殿席觀

漢紀公孫述補清水長父仁建門下掾隨之官涓勢掾靳歸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

諫獻龍眼荔枝 和帝時唐羌爲臨武長縣接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羌乃上書諫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勑勿復獻

教不孝子令改 許荊爲耒陽長民有母言子不孝荊曰令爲汝教之不改乃殺後十日夢子不孝子謂曰令下車未教子欲治之言汝不孝又言汝能改汝子汝母者食養以事母之道子曰必能改遂更爲孝順業上德化也

越界求理冤結 崔振遷鄴陵長蜀縣不聞道拾遺比縣有冤結者皆越界求理焉

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 魏志賈逵守絳邑長郭援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守援攻之本教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害逵絳人貴援聞逵名欲使爲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爲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爲請遂得免

社稷之器非百里才 蜀志蔣琬爲廣都長先主嘗忠廣都琬衆事不理時又醉先主怒將加罪諸葛亮請曰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也乃免官而已

二縣立祠 揚仁遷南安長有民以父子情大兒信更及年二縣立祠十年不絕

歎南渡 一劉平爲全椒長五日聽事吏今年各就田業完將多獸害爲人害爭就事三日獸皆南渡

蝗不入盧氏 孝孟元爲盧氏長務行德民時縣患蝗獨不入盧氏

神父 申陳余爲齋長時一州旱蝗余請雨即雨大降蝗蝗即出境一縣獨無號爲神父

以惠和爲本 錄異字叔常爲長平長興政息人以惠和爲本百姓安爲其碑文曰宰由濟平撫以養民

擅出穀受罪 唐書韓傚爲汲長時民大飢而太守未至傚困發倉賑之吏曰言太守重罪事可須來改言民命縣急令長擅出穀受罪今天入地不以爲恨後竟不坐吏民蒙濟者數千人

丞 沿革見縣令門

廉吏 前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如淳曰許縣丞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爾

清淨無欲 後漢張玄建武中舉明經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無爲欲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伏其多通

歷佐三縣所在有稱 吳志張堅爲下邳丞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御史知蒲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

令因歸家耕種 唐書唐臨爲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皆如期思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酌水而祭 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爲吉州吉安丞行至海南舟人將以酒酹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在明德酌水而祭時當盛夏風濤蒸毒既而開霽南渡吉安蠻俗荒梗義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爲講經行釋奠禮清歌吹籥而登降有序蠻酋大伏

主簿

證據縣令得免 後漢曹彭化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彫獨證據其情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

詣闕訴縣令 平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穢之七歲不省乃復上書臣聞陛下爲臣父臣爲陛下子臣奉百上書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尚書劾以大逆虞詡駁之曰主簿所訴乃君父之冤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也

枳棘非鸞鳳所棲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考城令王奐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奐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今日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以一月奉爲資遣入太學

無知名之援 蘇林有儒行氣者字季智學通三經無知名之援鄉里舉之四十爲縣主簿

薦爲麗正殿校理 唐書徐浩以文學爲張說所器調授魯山主簿說薦爲麗正殿校理三遷右拾遺仍爲校理

擇佳壻 楊於陵字達夫擇壻爲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滉性剛嚴少所接與及於陵以爲吏謁謝是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嘗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如揚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遷戶部尚書

處事敏速 李會爲元水主簿處事敏速甚有聲稱雖村童厮養一聞之後無不知曾代姓名者累轉國子司業

奔赴闕庭雪父冤 穆贊字相明擇翔爲齊南主簿時父寧爲知州刺史以剛直不容於廉使遂被誣奏貶於泉州司戶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書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寔臣舉君之命楚節不衛孰牛斗奏臺自先於廬陵由是知名

伏難死節 蘇弁字元甚時奉天主簿朱泚之亂德宗倉卒出奔縣令杜正元上府計事聞大駕

至官吏惶恐皆叙奔竄山谷弁諭之曰君上遣狀臣下當伏難死鄭昔甯京事靈武至新平安定二太守皆當違命斬之少狗諸尹知其事季衆心乃安賊平拜監察御史

虎不為害 顧少連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獨移文分神虎不為害

全舍得亡印人伏其量 五代史許仲宣乾祐舉進士解褐為曹州判陰主簿先是縣印全與簿掌時全有變安與其案事瓷全不能制安欲陷其主於罪竊取印藏之封鑰如故仲宣建之置日吏開將用印但空匣因建捕縣吏數十人及全主簿僕廝家人繫獄驗問果得於令舍灌炭爐井中初亡失郎縣吏皆恐而仲宣安然不為之動既而果獲印害伏其量

短簿 九國志蔡儼字仁考為永春主簿扶滿說選試合格未授官而卒嶀諸子中最以而從衆人多指之物仁呼之來就也有門僧善揣骨仁嶀問之僧曰短簿仁嶀大笑曰無甚哉及終不當復為簿性短簿之呼何謂耶後數日果卒

尉 公業兄 樊令門

傳以為仙 前漢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去官一旦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為吳市門卒

棄官還鄉里 後漢魯宜按梁冀客犯法相爭為罪由是棄名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為河南尹官以公事詣府受對恥為所辱辭官遂歸鄉里

大丈夫安能為人役 遣蕭少有節意抗厲事宦給事為鄉長特尉行事長簫候迎拜謁既而謝揚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棄去之長安學

不避豪強 魏志書除洛陽北部尉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棒殺之京師斂跡莫敢犯

出遊常步行 程暨字漢南為北部尉貧無車馬每出遊常步行楚國先賢傳

鼠竊狗盜 二世時山東盜賊起二世問諸臣曰於公何如博士諸人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至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明主在上四方輻輳安有反者皆特狗盜鼠竊耳令尉捕誅之何足憂二世喜

告諸百姓為我立祠 搜神記蔣子文者廣陵人嗜酒好色挑撻無度自言骨青死當為神漢末為秣陵尉逐盜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頭乘白馬執白扇侍從平生吏見驚走子文追之謂曰我當為此土地之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為我立祠不爾將有大禍

化石 荊州圖記灌陽縣西百三十里灌水之南岸有白石先是縣左尉與零陵縣尉共論疆界因相傷害化為此石即以為二縣界首

年弱貌羸 唐書顏師古仁壽中授安養尉尚書右僕射楊素見師古年弱貌羸因謂曰安養劇縣何以克當師古曰割雞焉用牛刀素奇其對果以幹理聞

策入四等 白居易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策入第四授盩厔尉集賢校理

轉拾遺 柳芳自永寧尉直史館轉拾遺芳該博勤於記注撰唐曆四十卷

開倉賑貧餒 員半千上元初授武陟尉屬歲旱飢勸縣令殷子良開倉以賑貧餒子良不從會子良赴州半千便發倉粟以給飢人刺史郭齊宗大驚因而按之時薛元超為存撫使謂齊宗曰公百姓不能救之而使惠歸一縣豈不愧也遂令釋之

以清謹見稱 蕭至忠為畿尉以清謹見稱嘗與友人期於路隅會風雨暴至諸人皆奔避就宇下至忠曰寧有與人期而求安失信乎獨不去衆咸歎服

為畿邑之冠 劉延祐弱冠補渭南尉刀筆吏能為畿邑最當時之冠司空李勣嘗謂曰足下春秋甫爾便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後歷右司郎中

屈宋作衙官 杜審言初為隰城尉雅善五言詩工書翰有能名恃才謇傲甚為時輩所嫉嘗封中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預選試判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問其故審言曰見吾判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得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跡合得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北京三傑 富嘉謨為晉陽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又谷倚為太原主簿皆以文詞著名時人謂之北京三傑

才望高雅 陸元方子象先本名景初時吏部侍郎吉頊曰為官擇人至公之道陸景初才望高雅非常人所及不以吏部子之安推為也竟奏授之

非好去位 高適補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節度使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為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從翰入朝盛稱之於上前拜左拾遺轉監察御史

明公坐 蘇珦明經舉授鄠尉雍州長史李義琰召而謂曰鄠縣本多訴訟近日遂絕訪問果由明公為其疏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座即明公坐也但恨非是暮所見得

獻書闕下 李揆字端卿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試文章乃擢拜右拾遺

代同寮直官曹 書參字時中為萬年尉時同僚有直官曹者待夕閒見疾請參代之會徐因亡京兆尹捷直事得秦參處請曰彼以不及狀請參實代之宜當罪坐然工吏尉人多羨之

時危矢石之間 崔祐甫字貽孫舉進士歷壽安尉祿山陷洛陽士庶奔逃祐甫獨冒危矢石之間潛入私廟負木主以竄歷御史中丞

著讜議 高郢字公楚天寶末盜據京邑父伯祥先為好畤尉抵賊禁將加極刑郢時年十五被髮解衣請代其父賊黨義之仍俱釋後舉進士擢第

授華陰尉書以曾不合用天子擢崇乃引公事傳善譽議見稱於時由是授咸陽尉 **擢堪為御史** 見錄事參軍人論之鑒評主

迂折曲直 李嘉琰少舉進士累補太原尉時李勣為并州節智史祭旨空風譚擢薦受福迂折曲直勣甚禮之

春蘭秋菊 裴子餘舉明經補鄠縣尉時同列李朝隱程行諶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諶州長史陳崇業子餘與朝隱行諶優劣崇業曰譬諸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後為監察御史

此尉行罷公清之士何以勸 見大理評事門

請代韋重規 裴倩字弘正初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縣城承事天倩嚴郢為京兆政尚威暴加以劓劊益追戶正之命急如風電本曹尉書重規某宜方振而疾是御之暴不敢以事啟見倩因詰代便無慰參當得義之

求珍味饋從官 崔日用為芮城尉大足中則天幸長安路次陝宗楚客侍爲制史日用抵使頓事廣求珍味擿楚客之命備饋從官楚客知而大加賞歎盛稱為之由是擢為新豐尉無幾擢監察御史

以子孫相託 李邕踊使弱冠世士擢為維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奇其才書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相託豈可以官屬常禮待也

有擒姦擿伏之名 李勉為開封尉界平日久見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為難理勉與尉盧成軌並有擒姦擿伏之名

歲飢飯不過一器 翊公鉤為渭南尉性謹嚴勤於理無所為救飢其家祿給而身斂不過一器歲捨復知

小官 事韓休林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趣既為相天下翕然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帝特以前而休曰美玉纔非大惡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宅室輿馬僭擬法度臣請先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

應對如神 中書新語盧莊道年十大授表安對太宗特授縣因侍京宇以從道幼年擢不舉欲以他縣民之莊道不從但聰敏不之首時繫囚四百餘人令丞以為擢至日大京召莊道評其輕重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驚嘆之

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繼奉古為雍丘尉特姚走雍汴州歸條卷陽難覽對召奉古前特疏數念示奉古奉古乞便諷千餘言廷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一不受黃連 朱從甯好學明吉理補山陰縣丞縣使故人或遺以事題數兩固辭不受曰不辭此歸恐學費詰問從何而得不知所以對也

過盜留公文 楊丹思為玄武尉充使詣京師止於客舍會盜竊其囊裝丹思避過之盜者狀罪丹思謂曰足下君貧匱至此無行速去勿作聲恐為他人所擒幸留公文餘財盡以遺盜者齎去

上疏諷從禽 玄宗好致之戒從禽自娛又於蓬萊宮側立教坊以習倡優曼衍之戲酸棗尉袁楚客以為天子春秋方壯宜節之以雅頌從禽好鄭衛將蕩上心乃引由余太康之義上疏以諷之玄宗納焉

賦詩留別 鄭審頻善五言竟不聞達年老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門審賦詩留別曰長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嗟聲調哀感聞者為之流涕竟卒於官

屬縣不動手 歸林甫判性廉失尉爲性廉謹縣令丞多貪屬因吏會以為舉令丞舉說勸判把手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長官勤手貲府以勸手唯有一道更動手百姓何事舌耶人皆大定都曰令丞但動手縣尉抱口曾閑賓爲刺史得與屬賓人

首該賞典 國朝建隆四年以大名府經城縣尉張羨玄為本府先收特令賞捕盜之功也天下縣尉又廣其任是歲羨之去首級賞典又激勸之

慮賤官有憂天下之心 賈元陽有明州慈溪縣尉裴明允者倜儻不群黜罷職官有憂天下之心憂上書言事後又詣闕上書求可言者臣伏見賞成事特揭爲南昌尉蔓從縣道上書言災異事求假韶傳詣行在所昨對執政微罷去其後又以王鳳專勢權災異數見臣丁宣教王言又止書其誠悉切雖不見用亦見寡有此前事臣賈爲之上書其言以下為府

手殺強盜五人 劉平字士衡事德中擇為常州無錫縣丞手殺強盜五人改大理評事知鄞遷縣

令百姓食蝗 至和中屬縣有蝗上令州縣捕捉從尹書特是州山陽縣尉李官百姓郢京等申嚴捕蝗皆仰令食之以為蝗處是聽刑政灣錫奏上怒曰縣尉下親民之官謂其所轄縣官而民不與民今書史傷民命割其官

功曹 見公事縣令門

以斧斫右手五指 謝承後漢書曰周乘為縣功曹令京奏為人所許事簽之書下筆書辭以斧斫右手五指閉口死獄中

擽頭 會稽典錄董昆字文通擽頭縣長黃使署功曹史

嗇夫

前漢百官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廣鄉亭亦如之皆秦制

平徭賦理冤結 東漢第五倫爲鄉嗇夫平徭賦理冤結得民歡心自以爲久宦不達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姓名自稱王伯齊號爲道士

客貌長者 漢雜記事任先爲鄉嗇夫漢與至元軍人見其狀貌辯明敏毅之會安成侯劉鬻通到見其家貌長者乃教說之

爲叔還錢 會稽典錄鄭弘爲縣嗇夫大守第五倫見弘問民得失深異之召署督郵有弟用兄錢者爲嫂所責未還嫂詣弘訟之弘賣牛車爲叔還錢兄聞之慚愧自繫於獄中遂其婦費錢還弘弘不受

代出口錢 零陵先賢傳鄭產爲白土嗇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勸民勿得殺子口錢自當代出

省徭賦振困乏 魏氏世傳勤年二十爲鄉嗇夫微徭州從事王封知勤雖惹好尭遣其書曰君少孤不斷父兄師友之訓而無仁孝篤至之性是欲古今動功業之不榮故雖氣獷猶不靜也家邑所以列行爲善功紀於桐鄉耳勤感之於是著稱蘇振困乏矜孤寡民大愛之

亭長 見當又門

風俗通謹按春秋國語有寓望謂今之亭長所安足也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留也今語有亭長召丞位亭待蓋行旅宿食之所館也亭亦平也民有爭訟吏留辨處勿失其政也

爲我謝趙君 前漢趙廣漢爲京兆尹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

艤舟待項羽 烏江亭長艤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

不爲具食 韓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

廉直 頗實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稱遷大司農

勿爲盜賊自致 續漢書馬武字子張帝與功臣讌語從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祿何所至乎鄧禹對曰臣少嘗學問長可郡文學上笑曰何以言謙卿鄧氏子志行修勤可以掾史功曹吏至武曰臣以武勇可守尉督盜賊帝笑曰勿爲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埋骨樓下 謝承後漢書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奔亭爲亭長龔壽所殺幷其物埋骨樓下交趾刺史周敞行宿亭舉書訴罪奏之殺壽

讓宴於正堂 張璠漢記樊曄爲天水太守之對與光會於龍亭長亭吏務養曄讓錢與林正堂以自居閒西揖之

吏

以二卵棄干城之將 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苟變宰爲吏賦其才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才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如大匠之用木取所長弃所短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鄰國公曰謹受命

醉嘔丞相車上 前漢書丙吉爲丞相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

不樂爲 後漢鄭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授書

執法廉 晉書殷少仕州郡吏寺徒掾賜閭其執法廉辭之揚放劾書見掾曹恚投去坻猶詣闕尹之文得理掾悲歸府怔業狀而退論者美之

仕不過郡吏 趙壹物表遂使書佐者相一云仕不過郡吏果如其言

郭林宗一見嗟服 後漢符融少爲都官吏恥之委去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見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膺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

志行高絜 東觀漢記南陽馬良字君郎出於微少仕縣吏年三十爲尉佐奉檄迎督郵郎路撫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冠乃遁去爲十許年乃還知里忠行高絜非禮不動對妻子如君臣

選孤貧志行之人 第五倫是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吏皆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所舉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

規度指畫營處所 魏志鄧艾以口吃不得作幹佐爲稻田守叢草吏同郡吏父憐其貧資給甚厚艾初不稱謝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

閭父號慟 吳書朱濟仁爲邑書吏多文書母撫之泣父臨終振不見次齊仁對曰相見何難於是號慟數日是之以狀言

篤志好學 徐廣晉紀張華敎筆而篤志好學初爲縣吏盧欽奇之劉放以女妻焉

感激讀書 汝南先賢傳許嘉爲吏有過叩頭流血請得免由是感激讀書焉

毋好食鐺底燋飯 宋躬孝子傳陳遺少爲吏毋好食鐺底燋飯遺任役常帶囊每煑食錄其燋

母後孫思亂取得散張伯背自隨及有飢死者遣得活母晝夜泣憶遣目爲失明耳爲聾屠遺還入井號泣母郤明海岱

清士 郭子東公爲捷軍舊拒逆尉高祭一生吏乃經年極後還見徐季致與陸公云是海岱清士

伏節死難 後漢孟嘗字伯無其先三世爲郡吏皆伏節死難

謹案如律之事 王粲爲吏論彼刀筆之吏豈見有劃樂武於凡案之下是於官書之間其事也朝夕所見者謹案如律之事也

名播遠近 謝承後漢書曰吳字子高經明尚義弘博兗士賓客四方雲集爲州郡吏休假先拜扛行髮年子次瞻效病拜鄉里耆老先進雖居家名聞遠近

幹

門裏寫書 謝承後漢書濟陽成晃字子恭年十八爲僕客寧延太守胡高憎使門裏寫書延者候典

奴婢與民對出王隱晉書鄭依爲石勒所得任役肝腸示體赤心

求紙筆作賦 晉書作賦中郎將彼求紙筆作辭謝

原其

挂冠府門 會稽典錄盛吉少爲郡幹佐擊明春秋不府吏始曹新太守劉君代與太守許君賁王死去郡劉君回故殺之郡中擾亂吉謂友人御史曰吾道滅王綱絕矣不去將何待又因解冠挂府門與琥俱去

小吏

與錢通 史記張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注曰以利交及湯爲大吏甲多責湯行義過失亦有國士風

有封侯骨 前漢書霍方進字子威家世微賤父爲郡文學方進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史遲鈍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小史曰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西至京師授經毋將其劭體之長安織屨以給

愛其恭敬 萬石君奮年十五爲小吏侍高祖愛其恭敬

習文法 尹翁歸少與季父居爲獄小吏習文法者

竊學問能史書 王尊字子贛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奇之

戲 後漢書公孫瓚字伯珪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爲小府史

弩矢貫咽喉 王清爲將小吏從金城戰力戰弩矢貫咽喉詔大鴻臚示百寮

忠謹清慎 晉中興書劉超少爲小吏以忠謹清慎爲中宗所愛恤親侍左右以供帝江

入金披中殿 光逸爲博昌小吏縣令使逸送客胃寒學體寒疆逆但今不仕遠辭衣失之入金披中殿金還治之遠曰家貧衣單當豈無可代若不暫温奪必凍死奈何惜一彼而幾一人君子仁吏不爲此故寒而不疑顧令哥從而不得

知賢 三輔決錄馬陵歷勃爲郡小吏東平衛貴爲書生爲之客饑於物家物知賢捷侍宿直並當去送十里

妻與弟女 劉玄別得故尚書左丞周舉張巫年十二三爲郡小吏玄聞之曰爲有賢道之質王粲見而悅之而成器能爲書生以成而志不對曰願以之妻與弟女

盎池中魚 郭子玉爲東海太守小吏盎池中魚網紀搜之王曰文王之國與衆共之池魚何必占也

得冠臂蝦蟆 符子稽起武昌小吏吳甘得一浮石取置牀頭化成一女善端王卿倉爲婦大守求吾見倉婦弘得之謂倉曰汝能得見甞

毛 殿蝦毛常不殺之會告婦婦令詣倉數倉**戲**其家家在水不私之青君乃敷倉蟆變切重十五之年加日之夜東肩系既折骨腫賦對經掊隨風飛雲走堙而金少生頁王瓊濃不繇畏海不雕無光窮遠河隈否泰何常無忘微賤邊惠張

卒

變姓名 前漢梅福居家以讀書養性爲事元始中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市門卒

懷道隱身 謝承後漢書孔嵩字仲山南陽人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爲新野縣何里街卒式作郡到新野而舞是高爲事對迎又見而識之字高紀曾謂曰非孔嵩耶對之歎息語平生昔與子俱曳長裾遊帝學吾蒙先救伯卿綰直陸身處於卒五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鼠業長門牌志於抱關子欽居九爲不患其遇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勃然代嵩以先備未竟不肯去

非遇之人 晉之劉漫妻氏人賀太后太自待醫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咲疑其與後主有私呼五百趙用還於以侯得而而後者建湖冥以告後生下獄有司議曰小卒非撾妻之人面非投履之地陵見書市自是大臣妻相廣遷絕

散置左右侍以門人 晉中興書賀循時會稽郡辟下有循方者字公回以好學有才以門役在閣下公事暇輒誦五經郡已末之到也內史諸書撰閣才行學出爲給使先而異之郡辟使散置左右以門人待之

賜俸錢五千 襄陽耆舊記襄陽張先學書飆書歸籍侍父主事以其選錄非曹當行目地大歡息且四五是不止將令陳君問其故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令主簿以吏敢父而推罰恐傷明府德化致重金則府更思循陳君即回罪主簿賜他俸錢五千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二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三

都護府

都護　副都護

長史　司馬

錄事參軍 錄事　功曹參軍 倉戶兵法士

鎮將鎮副　戍主戍副

五岳四瀆官　廟令丞 津吏附

都護

前漢百官表西域都護宣帝地節二年初置以騎都尉秩比二石丞一人司馬二人

應劭漢官儀西域都護武帝始開通西域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國置使者校尉以

三年改曰都護令戊已校尉領之

沈約宋書初漢武帝置西域諸國光武建武初始有督軍諸伏至獻帝建安中魏武為相遣大將督之始號都督曹袁張楊之徒雖以三公假節領州郡然無都督之號三國時亦有都護左右護將軍兼諸將軍猶是舊制也

國朝有都護之名府進鎮戍並廢職歸州縣

六典大都護府大都護一人從二品副大都護一人從三品副都護二人正四品上 漢宣帝時鄭吉為西域都護始立幕府都護之名自吉始也至章帝時廢西域都護令戊已校尉領之魏晉之間有都護左右軍都護將軍之號至廢都護之名皇朝永徽中始置安南安西大都護景雲二年又置單于都護開元初置北庭都護今有單于副都護

長史一人正五品上 漢宣帝置西域都護長史一人自後不絕今單于則不置

司馬一人正五品上 漢武帝置護烏桓校尉護羌校尉各司馬二人元帝置戊已校尉亦置司馬一人皆都護司馬之人也

錄事參軍一人正七品上錄事二人從九品上

功倉戶兵法曹參軍各一人並正七品下

參軍事三人正八品下 單于唯有兵倉二曹

上都護府都護一人正三品副都護二人從四品上長史一人正五品上司馬一人正五品下

錄事參軍事一人正七品下錄事二人史三人功倉戶兵曹參軍各一人並從七品上

參軍事三人從八品上

都護副都護之職掌撫慰諸蕃輯寧外寇覘候姦譎征討攜離長史司馬貳焉諸曹如州府之職

威震西域 前漢宣帝時匈奴日逐王欲降漢使人與發渠犁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十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乃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封吉為安遠侯漢之號令班於西域始自張騫成於鄭吉

萬里之外以身為本 段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永相友善永閔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甚顧吾子因循舊貫無求奇功萬里之外以身為本

願詳思功大賞小元中時甘延壽與陳湯出西域郅支單于欺爲言因奉漢使湯延壽與延壽謀曰郅支所在絕遠無令戚孫習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指其城以成功延壽欲奏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凡非所見不必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兵延壽聞之欲止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衆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引軍分行遂斬郅支單于頭送京師延壽封義成侯湯關內侯功大賞小爲石顯匡衡所抑也

建二銅柱鐫着唐德（唐書馬總爲安南都護廉清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民安之建二銅柱於漢故處鑱着唐德以明伏波之裔）

鎮將鎮副

六典上鎮將一人正六品下鎮副一人正七品下（魏有四鎮將軍之名唐宋已後皆因之隋有鎮將鎮副皇朝因之每防五百人爲上鎮三百人爲中鎮不及者爲下鎮）錄事一人史一人倉曹兵曹參軍事各一人從八品下（倉曹職同諸州司倉）倉督一人　中鎮將一人正七品上鎮副一人從七品上錄事一人兵曹參軍事一人正九品下倉督一人　下鎮將一人正七品下鎮副一人從七品下錄事一人兵曹參軍事一人從九品倉督一人

鎮將鎮副掌鎮捍防守總判鎮事

五代皆自補親隨與縣令抗禮公事專達於州梁開平四年諸州鎮使不以官秩高卑並在縣令之下

國朝建隆二年置縣尉主鄉村賊盜鎮將所主郭內而已仍統於縣兼領都虞候又有典主文案（所由供役並無定數）

戍主戍副

六典上戍主一人正八品下戍副一人從八品下（宋書云劉勔領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宋禮遣濟以游擊軍領石頭戍事宋齊以下至隋皆有其官皇朝因之）　中戍主一人從八品下　下戍主一人正九品下（每五十人爲上戍三十人爲中戍不及者爲下戍）

戍主戍副掌與諸鎮略同

魚軒（左傳閔公狄人滅衛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注云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

瓜時而往瓜時而代（莊公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時而代不至乃作亂爲）

樂宅戍（盛宏之荊州記襄陽范蠡祠南七十里有魯河南尹樂廣宅周四十餘畝並井猶未堙塞置道其中即名爲樂宅戍）

出白日樓神雲閣（[illegible]江賦爾乃南戍峻泰品高開軒出白日樓神雲閣所謂天險難升地險邱山）

高安戍（桓溫表上春投縣之諸所城在江東岸此當濡須口上二十里建康宮三百三十里南有聲里北有高安戍高安戍是濰樞每征合肥道由上方諸郡獻武也禮常大積米數於此備穰高損出）

五岳四瀆官

六典五岳四瀆令各一人正九品上（古者神祠皆有祝及祭酒或有史者今蓋皇朝所置）祝史三人齋郎三人（並皇朝所置）廟令掌祭祀及判祠事祝史掌陳設讀祝行署文案齋郎掌執俎頭及灑掃之事與關中以令鎮州官老不給治者爲廟令判司簿尉爲主簿由是不置丞亦有專置者景德中澶州別置河瀆廟亦令頓邱縣令凡廟之政令多統於本縣令京朝知縣者云管勾廟事（主典無定數）

關令丞津吏

六典上關令一人從八品上（按周禮有司關上士二人又有尹書爲關令漢有置戍爲關都尉皆其職也隋代制皇朝因之）丞三人從九品上（皇朝置）錄事一人府二人史四人典事六人津吏八人　中關令一人正九品下丞一人從九品下錄事一人府一人史二人典事四人津吏四人　下關令

一人從九品下府一人史二人典事二人津吏四人四面關有驛道者為上關無驛道者為中關餘為下關中關置津吏六人下關四人無津者不置永泰元年五代梁開平元年以潼關隸陝州乃置潼軍使命虢州刺史兼領之其月改虎牢關為軍仍置使

國朝諸津各置監官一人凡文武臣僚諸軍將校等如欲遣人力往川廣及沿邊但經歷關津合用公憑者於本州請領不得私給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三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四

横行東西班大小使臣

內客省使

客省使副使

引進使副使

四方館使

東西上各門使副使

閤門通事舍人閤門祇候

延福宮使

景福殿使

宣慶使

宣政使

昭宣使

皇城使副使

翰林使副使

尚食使副使

御廚使副使

軍器庫使副使

儀鸞使副使

弓箭庫使副使

衣庫使副使

東西綾錦院使副使

東西八作坊使副使

牛羊使副使

香藥庫使副使

榷易使副使

氊毯使副使

鞍轡庫使副使

酒坊使副使

法酒庫使副使

翰林醫官使副使

宮苑使副使

左右騏驥院使副使

內藏庫使副使

左藏庫使副使

東西作坊使副使

莊宅使副使

六宅使副使

文思使副使

內園使副使　洛苑使副使
如京使副使　崇儀使副使
西京左藏庫使副使　西京作坊使副使
東西染院使副使　禮賓院使副使
供備庫使副使　帶御器械
內殿承制　內殿崇班
東西頭供奉官　左右侍禁
左右班殿直　三班奉職
三班借職
橫行東西班大小使臣

唐制百官職皆九寺三監分典開元中始置諸使其後漸增由是寺監之務多歸諸使朝廷每有制詔則云諸司諸使以該之多內侍者官或將軍兼充天祐後及五代用外廷臣以卿監將軍刺史以上領使

國朝定內客省使至閤門使謂之橫班皇城使以下二十名謂之東班宮苑使以下二十名謂之西班初猶有正官充其後但檢校官為之或領觀察防禦團練使刺使慶曆四年皇城使不轉閤門昭宣使既難其磨勘又不可例除遙郡刺史舊制諸司副使當改官者降五資除使則是一日而遷十五資今欲皇城使改官及七歲如曾任邊有本路安撫轉運使總管五人以上舉則與除遙郡刺史至遙郡防禦使諸司副使因差遣及有勞遣使如舊制兩省止因磨勘則不得過五資有戰功及殊績者不限又舊制兩省都知押班及帶內器械內臣合歷轉者臨時例取旨今欲如舊制詔自今皇城宮苑副使當磨勘者各於本班願從下與升五資改諸司使其自左藏庫副使以上因酬獎及非次改官者如舊制餘皆如所奏初上謂執政曰諸司副使當從供備庫副使始今對行除五資太優於是令依條差而為此制嘉祐三年詔客省引進四方館各置一使一員東西閤門共置使四員閤門引進客省共置副使六員閤門通事舍人八員閤門使須有闕乃補今欲引進四方館各增置使一員東西上閤門共增使二員閤門引進客省共增置使四員閤門通事舍人增置二員所增置員見在官任當遷及有闕乃補諸司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在閤門供職轉七資不供職轉五資熙寧五年詔今後諸司副使磨勘歷任內有戰功曾經轉酬獎者與轉七資使額其餘並轉五資舊諸司使副使有戰功者磨勘轉官率用常調轉五資上謂無以褒勵武人而閤門兩省職事皆左右近習非勲勞不可超躐故有是命

元祐令內客省使至閤門副使為橫行延福宮使至昭宣使為班官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閤門祇候為大使臣供奉官侍禁殿直奉職借職為小使臣

內客省使

國朝崇政殿受朝則升東階侍立大中祥符四年樞密院言新除內客省使曹利用准例逐日赴樞密院同食其本廳字已改崇三班院請止令於三班院分廳視事從之

客省

國朝客省在閤門之西使闕則引進四方館閤門使副兼承受十一人舊名承旨淳化二年改大中祥符五年陳彭年進客省事例六卷康定元年章得象修成客省條例七卷

使副使

五代梁有客省使副國朝因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賜酒饌饔餼宰相近臣禁軍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

元祐令客省使從五品副使從七品

次內相國朝張元嘉祐中爲客省使上表乞換文資上以其嘗有功勛令守舊官充徐州兵馬都總管元和及第爲相有曰君次內相元曰翰林學士爲內相手次之宜不侍謹手相者曰是也及第換武弁果遷客省使凡十五年不能遷內客省使而早

引進使副使

五代梁有引進使副使國朝因之慶歷四年詔引進使兼領閤門公事

元祐令引進使從五品副使從七品

四方館

國朝四方館在朝堂門外使闕則客省引進閤門使副兼掌大中祥符五年陳彭年進四方館儀制一卷康定元年章得象修成四方館條例一卷

使

唐四方館以通事舍人判隸中書省

五代晉始以卿監專判館

國朝初以檢校官判館淳化四年改置使名掌通事分番供奉宣贊之名籍文武官正衙見謝辭國忌賜香諸道月旦正至章表郊祀朝會蕃官貢舉人進奉使京官致仕官進拜父老陪位之事

元祐令四方館使正六品

東西上閤門

國朝東西上閤門司紫宸殿前南廊置使副使常領本局事闕即取客省使副使已上同管勾或全闕官亦有通事舍人權發遣者承受十一人舊名承旨淳化二年改又有提點承受以承受行首入仕歲久者命爲三班以充役大中祥符五年陳彭年進閤門儀制六卷康定元年章得象修成閤門儀制十二卷

使副使

國朝閤門使副使掌供奉乘輿朝會遊幸大宴及贊引親王宰

相百僚蕃客朝見辭辨糾彈失儀
元祐令東西上閤門使正六品副使從七品
沮宦官（內殿崇班錢晦累遷至閤門使宦官王守忠領節度觀察留後牒閤門定朝立班晦固對言天子大朝會宦官並是大夫立殿上必為四夷所笑守忠又欲以禮服從酒晦以為不可權官議與晦同而言事官亦有是言守忠由是大止）

閤門通事舍人

國朝太平興國五年通事舍人王恭失儀太宗令令後不得通
贊只令引班故事閤門無通事舍人判詳中書省其長一人判
四方館謂之館老如袖赴閤門祗應者兼稱閤門祗候令直授
閤門通事舍人非舊制也天禧二年禮儀院制閤凡言閤門通
事舍人者皆去閤門字因是制授官者亦去之嘉祐三年八月
詔定以十員為額
元祐令閤門通事舍人從七品
書五字七字賜舍人（仁宗時李惟賢為閤門通事舍人在閤門習朝廷儀制數奏事稱旨仁宗嘗書忠信孝惟賢五字賜之後又賜以李惟賢忠孝勤謹七字）

閤門祗候

國朝咸平五年諸王夫人及縣主等以親屬居三班者上言因
望覃推恩願以次補閤門之職真宗曰此職非可以恩澤授也
並不許天禧元年上與輔臣語及省費用減吏員向敏中曰閤
門祗候先朝止有三五員宣導贊喝而已今踰數百而除授未
已祿廩頗厚資地亦優願稍慎擇上曰此蓋相承為例當漸有
省之天聖六年上封者言三班使臣帶閤門祗候並代諸司使
副使差遣竊以太宗時閤門祗候人數不多真宗朝置諸路提
點刑獄以閤門祗候同充時以員數闕少特令臣僚奏舉久歷
外任有勞績者任之自後限以七人奏舉除授近年皇親及臣
僚遇聖節及差遣并亡殁遺表有陳乞走馬承受亦以三年承
例不問有無才幹並特轉閤門祗候欲望自今供奉官合該改
轉者並只與轉內殿崇班其在京及外任自來差閤門祗候句
當去處令樞密院相度選差侍禁以上使臣充填從之○嘉祐
八年李端懿奏近歲閤門祗候以上領在京差遣不理資任是
以各圖外任請自今通事舍人閤門祗候一任在京一任在外
從之○治平二年閤門言先詔通事舍人及閤門祗候共一十
二人今止有九人熙寧四年閤門言係通事舍人十三員閤門
祗候二十三員除見任祗應共十員外全少慣熟之人欲乞選
擇內外仕族子弟自內殿承旨已下至右班殿直六人令逐日
前後殿依閤門祗候諸般祗應以看班祗候為名候及五周年
委是諳熟儀數少令閤門委保與正除閤門祗候常以六人
為定額其班著不以官序高下並在閤門祗候班後別為一行
不得帶出外任差遣詔三班院揀選仕族之家子弟供奉官至
殿直年四十以下好人材但曾歷任及無私罪使臣一十二人
三班院以田爽等名聞揀選六名

延福宮使

國朝明道元年置

元祐令延福宮使從五品

景福殿使

國朝大中祥符五年宣政使應州觀察使劉承珪以久疾辭職特置是名班在客省使之上

元祐令景福殿使從五品

宣慶使

國朝舊制諸司使止於宣政使大中祥符元年東封禮畢宣政使李神福當遷職特置是名

元祐令宣慶使正六品

宣政使

國朝淳化五年昭宣使王繼恩有平賊之功中書欲以為宣徽使上曰朕讀前代書史多矣不欲令宦官干預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之可授他官宰相等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議賞與上怒深責丞相等因命張洎等別立宣政使之目序在昭宣使之上以授之

元祐令宣政使正六品

昭宣使

國朝淳化四年置以皇城使王延德繼恩莊宅使杜彥鈞為之以上朝參位在東班前

元祐令昭宣使正六品

皇城使副使

五代梁乾化六年五日詔曰端門正門也宜以時開啟用遵陽氣委皇城使准例檢校啟門車駕出則關扉國朝因其名

元祐令皇城使以下諸司使正七品

翰林使副使

唐有翰林使掌伎術之待詔者○五代有翰林茶酒使

國朝初有茶林使後止名翰林使

尚食使副使

五代梁有尚食使副使國朝因之

御廚使副使

五代梁以御食使為司膳使

國朝置御廚使

軍器庫使副使

五代梁有武備庫

儀鸞使副使

唐置營幕使後置同知院使○五代梁開平初改儀鸞

國朝置儀鸞使副使

弓箭庫使副使

唐有內弓箭庫使國朝因之後去內字
衣庫使副使
國朝初置內衣庫使後去內字
東西綾錦院使副使
東西八作使副使
國朝舊有八作太平興國二年始分東西
牛羊使副使
香藥庫使副使
國朝舊有香藥庫因置使
榷易使副使
國朝舊有榷易庫因置使
氊毯使副使
唐有氊坊氊坊使五代合為一國朝因之
鞍轡庫使副使
唐神策軍有御鞍轡庫五代置使國朝因之
酒坊使副使
唐有酒坊使國初加內字後去之
法酒庫使副使
周太祖平河中得酒工王思善造法麴酒因置法酒庫使
翰林醫官使副使 已上二十使為東班

宮苑使副使
五代梁有宮苑使國朝因之
左右騏驥院使副使
唐有飛龍使及小馬坊使○五代梁改小馬坊使為天驥後唐
復為飛龍小馬坊使
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為左飛龍院小馬坊為右飛龍院
國朝太平興國三年改左右天廄坊雍熙二年又改左右騏驥
院使名從之
內藏庫使副使
國朝太平興國初置庫及使名
左藏庫使副使
唐以太府少卿知左藏出納五代有使國朝因之
東西作坊使副使
唐有作坊五代置使國朝因之舊有南北熙甯三年改南北作
坊為東西作坊其使副名額亦然
莊宅使副使
五代有莊宅使副使國朝因之
六宅使副使
唐置十宅六宅使以諸王所屬為名或總云十六宅後止云六
宅國朝因之

文思使副使

五代有文思使國朝因之

內園使副使

五代有內園栽接國朝止名內園

洛苑使副使

五代有洛苑使國朝因之

如京使副使

五代有如京使國朝因之雍熙四年以侍御史鄭宣使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載並充如京使以殿中侍御史柳開為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使先是太宗以五代戰爭以來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帝欲兼用文士漸復舊制故先擢寘等為內職

崇儀使副使 文見如京使門

唐五代皆有閑廄使國朝太平興國五年改今名

虜不敢犯 國朝雍熙四年以右拾遺曹諫為崇儀使初諫知定遠軍會戎人入寇兵少而城不固人心危懼欲降於虜諫斬數人乃定因率勵士卒虜不敢犯遂引去帝聞之降詔褒獎賜五品服未幾召赴闕改授是命

西京左藏庫使副使

西京作坊使副使

東西染院使副使

唐有染坊使國朝太平興國三年置東西二院使名從之

賞捕擊蠻賊之勞 國朝皇祐四年以權廣州番禺縣令蕭注為禮賓副使仍權發遣番禺縣事賞捕及蠻賊之勞也

禮賓院使副使

供備庫使副使 已上二十名為西班

帶御器械

國朝嘗選三班以上武幹親信者佩櫜鞬御劍或以內臣為之初止名御帶咸平元年改為帶御器械以內園使馬知節領登州刺史知秦州西京作坊副使石知顒為西京作坊使蓁政為供備庫使供奉官張旻為供備庫使副使並帶御器械初是職止名御帶至是改焉天聖七年詔給馬三疋并芻粟景祐二年詔帶御器械自今不得過六人元豐二年帶御器械官過獨員國人祇應差內侍看押班權從下差

內殿承制

國朝大中祥符二年詔置內殿承制班在內殿崇班上秩比殿中丞

元祐令內殿承制正八品

內殿崇班

國朝淳化二年詔置內殿崇班在供奉之上左右侍禁右班殿直之上先是供奉官殿直有四十年不遷者故特置崇班侍禁

之目差定其俸給以次授焉人用胥悅

東西頭供奉官

左右侍禁

左右班殿直

五代本曰殿前承旨晉天福五年詔除翰林承旨外殿前承旨改曰殿直後唐清泰元年七月殿直承旨都知趙處愿等今具

糊鄰

三班奉職

國朝淳化二年改殿前承旨為三班奉職續翰林志

國朝舊制有殿前承旨頗甚繁雜及公拜翰林承旨上以其稱

時又惡其清貴殽亂詔改為三班奉職以避其稱也

元祐令三班奉職從九品

三班借職

國朝元祐令三班借職從九品

大禮五使

譯經潤文使

宮觀使

奉使

國信使

大禮五使（大禮 禮儀 儀仗 鹵簿 橋道頓遞）

唐元和以前史籍不載開元九年國子司業韋縚知太常禮儀事而未有使名天寶九載始置禮儀使大歷五年停事歸太常七年復置建中元年停自後不置每有南郊大禮權置以太常卿為之又有大禮使中丞為之哀帝時中丞為儀仗使而不載大

禮使

五代梁有以河南尹為大禮使餘二使如舊又有儀仗法物二使以武將為之後唐明宗以宰相為大禮使兵部尚書為禮儀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兵部侍郎為鹵簿使開封尹為頓遞使周制亦然惟以禮儀為太常

國朝大禮頓遞用宰相京尹充使如舊制太常中丞兵部尚書或闕則以學士及他尚書丞郎為之而頓遞又增橋道之名唐有禮儀使判官五代有大禮副使判官國朝並不置後唐又有修裝法物使今多以內臣與本司修飾爲其職掌用禮院御史臺兵部吏人如故儀衛衣物鹵簿皆掌之儀仗使無專掌但令憲司督促諸司而已今有中丞换使頗非舊制者若叙使司次

第則橋道頓遞則在下京尹有親王為之者先朝屢舉大禮以
非常禮皆用輔臣向敏中次當禮儀贊導以年老不任磬折改
名王欽若以敏中領禮儀使則是不用次叙之例自是始變焉
其胥吏交換顛為非使自後不復改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乙未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右
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為泰山封禪經度制置使先朝亦
置大禮禮儀儀仗鹵簿等使唯不置橋道頓遞使六年以宰相
王旦為迎奉聖像大禮使向敏中為禮儀使樞密使王欽若為
儀仗使陳堯叟為鹵簿使參知政事丁謂為橋道頓遞使其年
又以宰臣王旦為奉祀大禮使向敏中為儀仗使樞密使同平
章事王欽若為禮儀使陳堯叟為鹵簿使參知政事丁謂為橋
道頓遞使又以王旦為天書儀仗使丁謂為副使兵部侍郎趙
安仁為扶持使入內副都知張繼能為扶侍郎都監○七年詔
揆刻天書奉安於玉清昭應宫宰臣王旦為天書刻玉使樞密
使同平書事王欽若為同刻玉使參知政事丁謂為刻玉副使
兵部侍郎趙安仁翰林學士陳彭年為同刻玉副使入內押班
周懷政為都監以吏部尚書王欽若為同中書依衛刻玉使其
年又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王旦為奏告大禮使中書侍
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為儀仗使樞密使兵部尚書平
章事冦準為鹵簿使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為禮儀使樞密

副使檢校太保王嗣宗為橋道頓遞使禮儀使為四使之首贊
導行事敏中以羸疾故讓謂以便於涉降也丙申以工部尚書
平章事王旦為封禪大禮使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為
禮儀使兵部侍郎參知政事馮拯為儀仗使兵部侍郎知樞密
院事陳堯叟為鹵簿使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趙安仁為橋道
頓遞使其禮儀橋道頓遞使事令拯洎堯叟分掌以欽若安仁
先赴泰山故也先是王旦言對封禪當命五使郊禋舊制以宰
臣大禮使以學士中丞尚書丞郎知開封府分領禮儀等使上
昇中大禮宜重其事五使之職當於中書樞密院班次命之馮
拯曰臣等叨居重位復忝使名慮未為允望仍舊貫上曰大臣
為之益重祀事也○天禧三年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向
敏中為天書儀衛使南郊大禮使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
事冦準為天書儀衛使吏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為儀衛副使
給事中參知政事李廸為扶持使翰林承旨刑部侍郎知制誥
晁迥為南郊禮儀使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錢惟演為儀仗
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兼太子賔客王曙為鹵簿使給事
中權知開封府馬元方為橋道頓遞使左騏驥使英州團練使
入內副都知周懷政為天書扶持都監自封禪以來時命輔
臣兼五使之職及是始復舊制皇祐二年以九月二十七日辛
亥有事于明堂取齋戒自新之義以宰臣文彥博為大禮使宋

庫為禮儀使樞密使王貽永為儀仗使龐籍為鹵簿使參政高若訥為橋道頓遞使以樞密副使梁適攝太尉告天地於南郊舊制大禮使以宰臣一員充自禮儀使以下以太常卿中丞兵部尚書開封尹充今並用兩府近臣蓋重其事也○治平二年以御史中丞南郊鹵簿使賈黯為儀仗使以翰林學士南郊儀仗使范鎮為鹵簿使故事南郊以御史中丞為儀仗使天聖二年乃誤用中丞薛奎領鹵簿使而以翰林學士晏殊為儀仗使是用仁宗郊天故事黯言其誤故改之

春明退朝錄每南郊大禮循唐制命五使宰臣相為大禮使學士為禮儀使鹵簿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知開封府為橋道頓遞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尚書兵部主事國鹵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鹵簿使督攝之其職事頗相通

真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為五使南郊則用學士而下○仁宗籍田恭謝太饗明堂祫饗上大饗並循真廟之制定南郊行禮圖國朝乾德初上將有事郊圜丘以范質為大禮使竇儀與鹵簿使路昭禮儀使劉溫叟討閱禮敘事補其闕上甚嘉獎

譯經潤文使

春明退朝錄太平興國中始置譯經院於太平興國寺延梵學僧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公悅兵部員外郎張公洎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晁文莊李尚書維皆為譯經文潤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為使天聖三年又以宰相王冀公為使自後元宰繼領之然降麻不入銜又以參政樞密為潤文其事寖重每歲誕節必進新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之清流畫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又集以進新經謂之開堂慶歷三年呂許公罷相以司徒為譯經潤文使明年致仕章郇公代之自後乃降麻入銜

宮觀使 判官 都監 提舉 提點 管句

唐開元八年同州刺史姜師度兼管內長春宮使其後或以御史中丞或以殿中監帶使至大歷九年後惟以同州刺史充

五代梁開平元年罷後唐同光元年復置天福四年停使額

國朝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宮祥源觀皆置使有副使判官而又都監管句之名或以宰相或翰林學士或知制誥為之都監以諸司使副使或中官管句或權或同或典或曰都大不常其名熙甯六年詔應宮觀差遣係大卿監及職司并本州知州自來帶管句者並充提舉餘官管句

春明退朝錄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祖宗朝使相節度使未嘗有領京師宮局者明道中錢相始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武康節度李端愿始為醴泉觀使

不拜命國朝王曾以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真宗好神仙崇昭應景靈宮用大臣領使以曾為景靈使不拜命忤旨罷知政事出知熙甯六年以莊宅使帶御器械知鎮戎天雄軍

遣官處閑局軍張璿為鳳翔府太平宮提點

璘有戰功以病請退故還官以閑局處之閑職雖仍舊官八年以皇城使忠州防禦使馬偁以管句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公事蓋附偁將軍閑職雖仍舊官故也用父恩九年以殿中丞曾孝純同管句西京崇福宮從父公亮所乞也孝純蓋當資序得管句宮觀用父恩也

奉使

詩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周禮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大行人之職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小行人之職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凡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

禮儀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君命者穿執書授使者書授上介使者及境張旜誓乃謁關人揭告

使者若過邦至于境使次介假道

輕帶敬使左傳士鞅齊之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觀周樂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客使晉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敝邑刑政之不修寇盜充斥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以尸行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使太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大命隕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於草莽也且臣聞之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無乃不可乎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吳人內之不假道而殺使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曰書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遂伐宋也行人何罪鄭使良霄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楚人執之石㚟言於子囊曰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楚人歸之一介行李鄭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晉使行人子員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惟君圖之出疆春秋之儀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顓之可也王人序諸侯之上公羊傳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盟于洮王人者何微者也曷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聞喪徐行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譏之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兵交使在其間晉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使舉上客而不稱介穀梁文十八年魯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白珩國語楚王孫圉聘於晉趙簡子鳴玉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人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序百物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也何寶焉秦觀楚寶劉向新序秦欲伐楚遣使往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為壇位客東面自居西面之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子西在此奉珪璋使諸侯子方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軍戎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義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所觀使反言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輶軒之風俗通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使採異方言還奏之藏于秘室窮河源史記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斷髮文身越使諸發使于魏請發斷髮文身為飾既就館魏王有令客若衣冠則以禮見若不衣冠則不請發答曰大國若還使至弊邑亦須剪髮文身以見弊邑之君不然觀從其俗魏王斷其言乃出見之還趙璧趙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璧趙畏秦強不可遣使藺相如奉璧入于秦王坐章臺相如奉其璧視秦王見禮甚倨相如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璧相如持璧睨柱怒髮上衝冠謂秦曰臣竊觀大王傳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無意償趙城邑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且以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臣乃敢上璧秦王許之齋戒五日相如使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歸趙秦王齋戒畢引趙使

受璧相如曰臣恐見欺王而負趙已令人持歸間至趙矣左右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得璧因厚遇而歸之一

出五國有變齊田常欲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魯墳墓之國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子張子石請行孔子不許

子貢請行許之子貢至齊說田常且請使吳至而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吳王悉越之有報吾心子貢又請使越說句踐曰王發

卒伍吳臣請北見晉令共攻吳則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弊此滅吳必矣越王從其計兵遂伐齊子貢去而之

晉說晉君修兵卒以待之待與晉越王聞之涉江襲吳滅之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十年之

中五國有變繆賢薦藺相如藺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繆賢曰臣舍人藺相

如可使也獻空籠魏文侯使蔡無擇獻鵠於齊侯行路失之獻其空籠謂齊侯曰寡君使臣獻鵠路而食之乃沖天而

去非不能貫鵠不敢易君實非不能逃亡恐絕兩君之好非不能自殺恐貴鵠賤人是以獻空籠唯君裁之齊侯曰得子之

言勝得鵠矣得言勝得鵠上行人之官前漢藝文志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

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授命不授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

縣令負弩先驅司馬相如建節往使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先驅建節出關終軍初步入關

關吏予軍繻軍棄繻而去及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請長纓羈南越

終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遣軍往說越王請舉國內屬天子大悅令使者留鎮撫之越相呂嘉不欲內

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矯制發倉粟賑貧民武帝時河內失火延

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

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馮軾下齊七十餘城漢王定天下酈食其常為說客馳使諸侯

又請奉詔說齊王使稱東藩上曰善於是使食其說齊王田廣以為然罷其歷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

齊七十餘城迺度兵襲齊齊廣聞漢兵至以為其賣己乃烹食其引兵走賜橐中裝陸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

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他印為南越王賈至說他令稱臣奉漢約他賜賈橐中裝直千金至孝文

時賈又使南越令尉他去黃屋稱臣直指使者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郡國盜賊自請治

行鄭當時為九卿門下客至亡貴賤禮之聞人之善言進之武帝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

請治行者何也丁年奉使皓首而歸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首而

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室此天下之所稀聞也河梁蘇武將使匈奴李陵贈詩曰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

悢悢不辭齧雪與旃毛蘇武使匈奴單于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

日不死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鴈足書昭帝時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至匈

奴武夜見使者教之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在某澤中使者以讓單于單于謝漢使遺武歸

杖節而還武留匈奴凡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髮盡白節毛盡落武在北海上牧羊臥起操持節

毛盡落不失漢節張騫以郎應募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持漢節不失因與其屬亡既至月氏還復為匈

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亂與妻俱亡歸漢拜太中大夫騫見邛竹杖蜀布騫所至者大月氏

夏康居初騫行十三唯二人得還騫言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

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為匈奴所

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終莫能通後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

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堂堂漢使蘇武使匈奴單于會武令拜武不從匈奴以刀脅之武曰堂堂漢使安能屈於

四夷哉拔佩刀自刺匈奴大驚疾醫之得愈斬樓蘭王傅介子使大宛還過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

龜茲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因請往刺樓蘭王以威諸國於是遣介子至樓蘭王不親介子揚引去至其西

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幣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其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酒醉使壯士刺殺之持其

首還詔曰樓蘭王為匈奴間候遮殺漢使者傅介子持節誅斬樓蘭王首懸之北闕不煩師眾其封介子為義陽侯奉

使不稱成帝陽朔二年關東大水遣諫大夫博士分行視以泰使不稱詔曰丞相御史與二千石舉可稱博士者注

不稱謂不副上意使者旁午昌邑王受璽已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如淳曰旁午分布也師古曰一從一橫為旁午言交橫也使絕域武帝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

城者臨遣元帝詔臨遣光祿大夫褒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顯側陋奉使

稱意孔光成帝時為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振贍流民奉使稱意由是知名諭巴蜀檄唐蒙使略通夜郎僰中轉漕巴蜀民大恐上聞之乃遣司馬相如往責唐蒙等因告諭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為檄文告巴蜀太守得職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留漢使單于初立長年少號為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漢使兩故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單于怒而悉留漢使前後留匈奴者十餘人而匈奴使漢來亦留之當

去節黥面入穹廬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面不得入穹廬漢使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因降匈奴漢使宦者中行說送公主妻匈奴說不肯行漢強使之說既至因降匈奴而以漢事言之

見大夫無可使者成帝時山陽亡徒蘇令等起為盜賊遣大夫使逐捕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為諫大夫遣之哀帝時王嘉疏曰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不用婁敬言以困平城漢使入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婁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其所長今臣往見羸瘠老弱此欲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眾上怒械繫敬廣武遂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解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將十輩言可擊者

二使星後漢

野故知之耳

辭不能拜人使英宗治平二年侍御史范純仁等奏錢明逸帶梁州使赴刑館飲酒醉至不能拜人使乞付有司治罪詔勿治

國信使

國朝契丹自石晉後強盛太祖平海內勢始衰弱開寶七年中使僞涿州刺史耶律琮以書遺雄州孫全興願講好于朝廷八年乃遣敵附使克妙骨慎思等奉書來聘自是乃通使矣凡命使並取旨選差令著為令

景德二年詔接伴使副李宗諤等逐日入朝起居令於北朝人使前先起居於東面立令人使起居

差開封府官祖送人使條制應上德備祖送人差開封府判官郎中以下並借朝散大夫工部郎中檢校秘書少監守開封少尹輕車都尉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見任職事借少卿者即借檢校秘書監守開封少尹并借緋食邑金紫如見任朝散大夫已有魚封食邑金紫即更不借及

差開封府官接伴人使條制應陳接伴差開封府推官員外郎以下並借朝散大夫工部郎中輕車都尉郎中借一官已係前行只升階借名曾如階勳已高即不借其權發遣公事並落下則稱權官

差文武臣充館伴國信接伴使等借官

不借官者并合乞借官者條制文臣如試職以上吏借官待制以上及有制知雜未係朝散大夫武不有勲及食邑並借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騎都尉食邑五百戶內階勲食邑已高者仍舊少卿借秘書監郎中以下並借太常少卿朝散大夫騎都尉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已有勲及食邑者不借見帶官職并看府主判差遣等並落下如曾借官後來待制以上每及六年郎中以下四年更加借一官武如職若於上件年內更借過恩已加階勲食邑食實封亦與比附加借其都亭驛班荊館押賜御筵及開封府當國信路知州軍迎送公服性遺并轉運副使賜當押伴御筵乞借官者並准此武臣充副使如係正任遠郡并横行皇城使更不借官其餘諸司使並借使額五資橫行及諸司副使並借正使閤門祇候及制衆班並借供備庫使內閣官祇候仍兼閤門通事舍人如不在閤門祇候更不帶通事舍人未有食邑借三百戶已有者不借額已高如已及二千戶已上借食實封一百戶若文番所借使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六

元帥　都統
監軍　招討使副使
經略使副使判官　宣撫使副使判官
安撫使副使都監管句官　巡撫使副使
察訪使　採訪使巡察
勸農使

元帥

後周大象元年以上柱國韋孝寬為行軍元帥徇地淮南宣帝以上柱國河陽總管滕王逌為行軍元帥伐陳隋開皇十八年以漢王諒為行軍元帥水陸三十萬伐高麗

唐職官志凡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官總則　管唐百官志天下兵馬元帥副元帥都統副都統行軍長史行軍司馬行軍左司馬行軍右司馬判官掌書記行軍參謀前軍兵馬使中軍兵馬使後軍兵馬使中軍都虞候各一人元帥都統招討使掌征伐兵罷則省都統總諸道兵馬不賜旌節高祖起兵置左右領軍大都督各總三軍及定京師置左右元帥太原道行軍元帥西討元帥皆親王領之天寶末置天下兵馬元帥都統朔方河北河東平盧節度使招討都統之名始於此天寶八年罷天下兵馬元帥建中四年以李希烈反置諸軍行營兵馬都元帥興元元年置副都統會昌中置靈夏六道元帥黃巢之亂置諸道行營都統天復二年置諸道兵馬元帥尋復改曰天下兵馬元帥行軍司馬掌弼戎政居則習蒐狩有役則申戰守之法器械糧備軍籍賜予皆專焉武德元年改贊治曰治中高宗即位曰司馬下州亦置顯慶二年置洛州司馬武后大足元年東都北都雍荊揚益州置左右司馬神龍二年省太極元年雍洛四大都督府增司馬一人掌書記掌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亦降麻制今中尉加官降白麻宣示中外未知出自權宜為復以此為例上覽疏留中取白麻焚之翌日居綱捐曰文場僭宰臣不批之類御有疏服方覺悟自此罷鎖除都統亦不降麻能除都統不降麻　上賜金鈒一匱太宗引尉遲敬德為右一府統軍右僕射殷嶠突通咸言敬德初歸國家情志未附請殺之太宗曰寡人所見有異遂命釋之引入臥內賜與金實謂曰丈夫以意氣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終不聽讒言以害忠良今以此物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是日從獵於榆窠遇王世充領步騎數萬來戰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太宗謂敬德功最居多以眾人證公必判天誘我意獨保明之福善有徵何相報之速也特賜金銀一篋恩聘曰隆賜黃金鈒秦叔寶事秦王府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機柯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立又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玉帛乎

監軍

東觀漢記光武使來歙監諸將

沈約宋書監軍蓋諸將出征大將監領之

斬莊賈史記穰苴將兵扞燕晉之師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景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會曰日中於軍門苴先馳至立表下漏賈素驕貴夕時乃至苴遂斬賈以徇三軍軍士皆震慄服

自劾矯詔之罪後漢宋均為監軍時將軍馬援征漢南臨水軍士多病均懼眾疾疫矯詔追降之諸將莫應均力勸兵固賊詐為詔而降之為置長而歸自劾矯詔之罪帝善之

遊軍魏志司馬文王征壽春使監軍石苞簡銳卒為遊軍

忠素質直晉武帝起居注以豫州刺史職威忠素質直思謀深遠以威為監軍刺史故也

權望太重唐蕭復為相嘗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正可委官職事委兵機臣使參領帝不聽

不得干軍要手德祕為相先是韓全義敗於蔡杜叔良敗於陳皆監軍宦入制其權將不得專進退詔書一日三四下軍相不與又諸

遣欽兵眾士皆監軍取以自隨每督戰來為建旗自來下不勝檄春旗去大兵隨以北由是王師所向多數至封回鶻屏路使格奏請詔書付軍司乃下監軍不得干軍要奏兵百人取一以為衛自是號令分明一將乃有功觀軍容使魚朝恩毀郭子儀國上養子六百人監遣軍楊復恭立見內常侍門不以公物為私五代後唐張承業為太原監軍武皇屬以後事曰吾兒孤弱羣庶縱橫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詔以立嗣王平內亂眾暴橫多莊宗厲其意凡事之敘中承業私為時借使如必如諸宅王之貴介弗在晉陽宮或不以其遺承業恩不聽喻法禁者必懲由是貴戚斂手民俗至安或有中傷承業於莊宗者言事勇威福廣納賂遺莊宗歲時還晉陽宮者太后須錢消博始於人常置酒於泉府莊宗酣命興聖宮使繼岌為承行業起舞既罷承之文興錢令升帖之事

參軍謀關豫軍中機密景龍元年置事書記開元十二年罷行參軍謀參復置

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九月中書門下奏秦王加天下兵馬大元帥自歷朝以來主兵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儀注或專一面之權或總諸道之師其儀注規程公事條目載詳故實未見明文臣等謹沿近事伏見招討使總管兼授副使以下橐鞬庭禮令望令諸道節度使以下凡帶兵權者見元帥階下具軍禮參見皆申公狀其使相者初見亦以軍禮一次以後客禮相見應天下諸軍務公事元帥府行指揮其判六軍諸衛事則公牒往來其元帥府所置官屬補授軍職則委元帥奏請從之錢俶在漢朝為東南面兵馬都元帥周廣順初授諸道兵馬元帥二年加天下兵馬元帥世宗初授天下兵馬都元帥

國朝建隆元年錢俶加天下兵馬大元帥

賞其知人陳宣帝時朝議北伐命將元帥眾議在淳于量位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右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爭論數日不能決尚書都官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遂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清河公即江神楊素為行軍元帥伐陳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蔽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艦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水忽化為血唐河間王孝恭高祖從父兄之子輔公祏據江東反命孝恭為行軍元帥擊之將發宴諸將取水忽化為血在坐失色孝恭飲之曰此公祏授首之徵也果擒公祏備載史為元帥肅宗討賊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又以大臣郭子儀李光弼副之號為副元帥祿山作亂元宗幸蜀留肅宗討賊倓肅宗第三子也英毅有才略善騎射肅宗既北上建寧一日百戰倓自選驍騎數百衛從每血戰在前上凡倓之軍士屬日歸於倓王室武肅宗即位廣平王既為元子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侍臣曰廣平王首嗣有人君之量上曰廣平地當儲貳何假更為元帥左右曰廣平今未冊立艱難時人猶屬望於元帥凡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之元帥撫軍也廣平為國宜遂以廣平王為元帥倓典親軍李輔國為元帥府司馬

形凌烟閣德宗長子也奉節郡王代宗即位之年天下兵馬元帥改封魯王時史朝義據東都遣德宗會諸軍大衆破賊於洛陽進收東都河南平朝義走河北分命諸將追之俄而賊將斬朝義首以獻河北平以功拜尚書令與郭子儀等八人圖形于凌烟閣上所賜詔書代宗且程元振忌宿將難置攜百討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且賊盡載肅宗所賜詔敕千餘篇上之因自明詔曰朕不德不明貽大臣憂疑朕甚自愧子儀樓上行朝見之禮子儀自涇陽入朝帝御安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朝見之禮寵賜隆厚別創一閣以表殊勳昭宗末年中書奏西京舊自有凌烟閣圖畫功臣今建都洛陽合據修建副元帥梁王敕膺冠世仍請改烟閣之側別創一閣以表殊勳從之改諸道為天下哀帝天祐二年敕以國史所書元帥之任並以天下為名是自近年改為諸道既非舊制須在王名宜追制改為天下兵馬元帥以朱全忠故也王冊金印五代後唐同光中以錢鏐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尚父尚書令吳越國王賜玉冊金印詔下有司詳議羣臣咸言玉冊金字惟至尊一人錢鏐人臣不可而施崔承旨段回曲為錢鏐陳請於樞密使郭崇韜崇韜僶俛從之元帥尚父與使相名殊詔曰朝廷每有將相也命推性例利銜於

救賑從側書使守令兩浙節度使錢鏐是元帥尚父與使相名珠承前列銜久未改正湖南節度使馬殷先是元帥中書令之時理宜盡於相位今守太師尚書令是尚有官不合列署敕尾置府今後每署將相敕牒宜落下錢鏐馬殷官位仍永爲定式

察 九國志吳越正明三年詔授鏐諸道兵馬元帥四年置元帥府察屬 賜金印 清泰二年詔授元瓘爲吳越王天下元

兵馬元帥賜金印 元瓘鏐第五子 恤情 錢宏佐元瓘第六子閻運三年詔授兵馬都元帥李儒賓之求三鼓也諸將皆不欲行宏佐因召文武官集議眾言山水險惡亦不可興兵宏佐變色曰脣亡齒寒古人之明戒吾爲天下元帥豈不能恤憐若有異議者斬眾皆攝伏乃遣將督師辭令明肅果有成功 三十五年 國朝錢俶爲元帥三十五年

都統

唐職官志都統 乾元中始置或總五道或總三年上元末省大中後討徐州以康承訓討黃巢以荊王鐸皆爲都統

唐百官志都統 天寶末置始有都統之名興元元年置副都統黃巢之亂置諸道行營都統

專諸鎮之師 唐上元元年以郭子儀爲兵馬都統令專諸鎮之師授抵范陽詔下旬日爲朝恩所間事竟不行永泰元年以郭子儀統河南節度使行營出鎮河中 節制邠翔之地 德宗幸梁洋迴加厭天威軍左右神策軍擧西漢謁者隨河下淮南功拜爲中尉教事命衆監軍爲中尉又以功臣數多或有秩至司空僕射罷鎮入朝無官序相當乃置六軍統軍秩視六尚書爲節制邠翔之地竇文場爲中尉侍寵禮權謂中尉之重不可以統軍爲比且皆當麻制一旦文場加官瑨積寧相進內杜請付翰林性統軍例草制及翰林進白麻學士鄭絪有密疏云比者封王命相節降白麻付中書門下宣告近者璧竟罷節除統軍業出實帶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和哥繼岌小字也無錢使七哥與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業謝曰郎君歌舞承業自出己奉錢此錢是大王庫物準擬三軍不敢以公物爲私禮也 天奪孤之

子 張承業爲太原監軍常從征討王師敗退汾營大將周德布威處異奔衛堅請退舍帝怒坐帳而疑諸將威指監軍請白承業還至牙門搴帳而入撫帝曰此非安寢之時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不可忽帝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其夕遂收軍帝初獲王璽諸將勸帝僭大位唐正朔承業自太原走魏諫帝從容言曰云云今元山未殄軍賊不克顧殿下受人推戴大凡擧事量力而行恐懲之識無益實事因江不沾於帝曰予非所願余諸將何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尾隅卒於宮山閣至帝悲慟違日職食因言曰天奪孤之子布也

詔討使副使

唐職官志詔討使貞元時置自後隨用兵權置兵罷則停

唐百官志節度兼支度營田詔討經畧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

招討之名 見都統門

兼魏博等四州 唐德宗初邢征建中二年田悅圍邢州久臨洺詔河東節度使馬燧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神策將李晟合兵救臨洺悅兵大敗邢州圍亦解以功加右僕射兼石加遂魏博招討使三年又敗悅於洹水詔加魏州大都督府長史魏博招討使四州節度觀察招討使 讓招討使名 裴度授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宏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兼稱宜懇辭置使從之 古無中官爲將帥 憲宗時以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爲招討使諫官伏閣上章者皆言自古無以中官爲將帥者白居易以面論之 承嘖鐵 承璀爲鎮州都太子充招討使憲宗以積武暴元加奏任夔東御史大夫比取河各社賦待來攻皆積所收賊等權之號爲承嘖鐵也 唐平蜀被誅 五代史唐客省使李嚴使西川回言王衍可圖之狀莊宗與郭崇韜討伐之計時明宗爲諸道兵馬總管行營招討自以宣者稱欽立大功以制之乃奏曰魏王繼岌德望日聖大功未著宜依故事以親王爲元帥莊宗曰無踰於卿乃以繼岌小況知粗安能獨行卿當擇其副崇韜未奏莊宗曰無踰卿乃以繼岌爲都統崇韜爲招討使率親兵六萬進討西川籌畫皆出崇韜及承命而已莊宗令內官李從襲等爲都統府牙門紀綱見崇韜幕府繁重將吏輻輳降人爭先賂遺都統府牙門索然大以爲恥及成都降崇韜居正王衍宮之第宗弼遣王衍妓妾珍玩以奉崇韜及爲蜀帥內官等謂繼岌曰郭公專蜀部人情意任難測王宜自備由是兩相猜疑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招入蜀促班師招使至崇韜不郊迎李從襲從而譖之延嗣使還具奏皇后告莊宗乞保全繼岌莊宗復閱蜀簿曰人言蜀中珠玉金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微也延嗣奏曰臣得西川人言蜀

中買貨名金銀庫王王何愛奴盡入崇韜之門魏王府蜀人賂遺不過匹馬而已莊宗初聞崇韜欲留蜀心已不平又聞全有蜀之妓樂珍玩郎令中官馬彥珪馳入蜀視崇韜去就如班師即已如違留則令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曰禍機之發間不容髮何能數千里之外復稟聖旨哉皇后乃自為教與繼岌諜殺崇韜時蜀土初平山林多盜彥珪未至崇韜令任圜等分道招至歸期稍緩正月六日馬彥珪大軍次取十二日發成都彥珪如皇后教稍以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將發他無釁端安得為負心事公輩勿復言從襲等巧作事端以間之繼岌不敢興兵斷但恍從之乃以繼岌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入左右逆毆之崇韜服勤盡節佐佑王家草昧經綸論功無與比西平巴蜀之後振皇戚身死之日夷夏冤之崇韜有五子亞誅以

無功求解邊事國朝夏竦為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人移涇州經略邊事竦上書乞罷兵柄諫官言竦怯於戰若萬一失利則以少朝竦上言乞解都招討石介著文一篇名貴臣竦一觀介文大服之尋移永興時遣翰林學士王堯臣等充陝西體量安撫竦與堯臣詩曰觸西鼓舊封巨巢昔水寒四十春白雪滿頭塵滿面自慈重見玉堂人時竦議添兵堯臣言竦之意若出而戰必以兵少為解及言竦恭排不可任以大事竦又以詩寄呂丞相曰貴國有賢國計見晝無實宜邊功河

唐欽為非難事一旦胡虜在目中其後竟以無功懇求解邊事移知河中府尋以范仲淹韓琦經略西事詔下中外相慶

龍圖公為長城元昊仲淹知慶州兼經略招討使未幾賊兵三萬叩城仲淹度兵迎戰賊奔北追逐戎諸將無進令戰而果有伏兵入奔馬為大順城及築細腰胡蘆等寨招明珠滅臧二族有撲馬餘人令及環州种世衡招千餘人恨自是虜甚皆用久之王師再衄於定川仲淹晝夜領兵為援初關輔人心動搖及見仲淹耀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弟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為長城吾屬何憂

慕郭代公功業慶曆三年以鄭戩代仲淹為四路都招討置府於涇常慨然慕郭代公功業元昊擁衆臨渭山戰勤兵迎邊抵鎮戎趨北望置酒高會旗幟絡野鼓吹喧天虜衆十萬相顧不敢動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使稱臣朝廷何為復用此公其畏如此

經畧使副使判官

唐百官志見招討使門五代不常置

國朝自寶元以來陝西緣邊大將皆兼經略使石康定元年以經略司止有判官三員乞令兼參詳鄜總管軍事從之

輕財愛士唐劉沔為振武經略使輕財愛士得人之死力

諮閫議攻守之策國朝尹洙知名元昊元昊反夏竦為經略招討使洙為經略判官上意必欲誅元昊詔邊臣皆戰令韓琦為招討副使與洙詣闕議攻守之策上詔曰用攻策洙恐葛懷敏寡謀而輕賊自請參其行營事未報聞賊寇渭涼洙移文慶州率步軍劉平將兵赴鎮戎軍以援之或請白元帥洙曰失大家置戰日大人而後救洙奏洙擅興兵移濠州通判

宣撫使副使判官

唐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淄青兖鄆等十二州平詔戶部侍郎楊於陵以本官充淄青等州宣撫使

國朝咸平三年詔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向敏中充河北東路緣邊宣撫大使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充副大使按巡郡國存問官吏將校僧道耆老百姓等真宗御長春殿置宴以遣之熙寧三年參知政事韓絳充陝西路宣撫使以直舍人院呂大防為宣撫判官館閣校勘李清臣掌機宜文字續命絳兼河東路絳既拜相乞准南發運使薛向為副使上以宰相充使則大防為知制誥向為待制可並充判官

安撫使副使都監管司官

唐正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有巡察安撫存撫之名節度使兼之則有副使天授二年發十年存撫使

國朝凡諸路災傷或邊境用師皆特遣使安撫事已則罷其河北河東則置司景德三年置河北緣邊安撫使以雄州知州充又有副使以諸司副使以上充不常置都監以閤門祗候以上

充並掌北邊戎機交聘之事副使都監迭巡所部慶歷六年置
湖南安撫使八年置河北四路安撫使〇大中祥符元年置河
東安撫司管句官二人一以代州知州充一以閤門祗候以上
充
熙寧五年罷諸路經略安撫司句當公事
觀省風俗尤難其人國朝咸平三年以翰林學士王欽若為西川安撫使國子博士袁及甫副之閤門祗
侯李成象同句當安撫事知制誥梁顥為峽西路安撫使秘書丞李易直副之所至錄問繫囚真宗復諭欽若曰觀省風俗尤
難其人數日思之無易卿等宜宣布德澤使知朕勤恤之意馳騎而往四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充涇原儀渭邠
寧環慶鄜延州保安鎮戎清遠軍安撫經略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帝以邊將玩寇朔方糧運艱阻故命齊賢等使為節命發日
馳騎而往仍命置宴南院使周瑩祖於瓊林苑也
取死囚斬河上景德中丁謂知鄆濟兼安撫使時契丹掠
南民奔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人謂取死囚斬於河上詭言取民錢者舟人大恐日夕不敢停濟

巡撫使副使

國朝淳化四年遣使於諸道巡撫〇咸平三年江南並兩浙各
遣巡撫使副使問民疾苦疏理滯獄景德三年益利梓夔福建
等州各遣使巡撫自是以後因事則遣人

察訪使

國朝熙寧三年遣使察訪淮南兩浙常平及農田水利差役事
其後諸路皆命置察訪焉

採訪使巡察

唐神龍二年以五品已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
周兩代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察刺史以下善惡時以為
權重難制罷唯存四大都督府又置十道按察使開元二年初
置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至四年罷八年復置十道按察使秋
冬巡視州縣十年又罷十七年復置十道京師兩畿按察使二
十年改曰採訪使分十五道二十五年命諸道採訪使考課官
吏善績三年一奏永為常式天寶末又兼黜陟使乾元元年改
曰觀察處置使
國朝開寶五年遣常參官四人分詣諸處京東京西京南京北
路相度田土苗稼點檢採訪公事九年遣和峴江南道採訪
恣為咸雪九國志吳越貴昌中和二年平劉漢宏以功授越州節度加開封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隴
西郡王京師喪亂之後唯籍散落僖宗實下詔賜永遣書越州有錢氏家藏書數千卷圖志取以獻乃授諸道採訪圖籍使故
得志處恣為咸雪

勸農使

國朝至道二年以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為勸農使按行陳潁
蔡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太常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
亮副之尋罷景德三年詔諸道轉運使副使開封府知府及諸
道知州刺史少卿監以上並兼勸農使其餘知州知軍通判等
並兼勸農事仍令今後除授依此施行天禧四年正月改諸路
提點刑獄為勸農使副兼提點刑獄公事丞賜農田敕一部四
月利州路轉運使李昉請雕印四時纂要齊民要術付諸路勸

農司十一月令勸農使兼提舉刑獄官自今以提點刑獄勸農使副為稱天聖四年令逐路轉運司自今勸農一司更不置司行遣取索文字馳行天下唐宇文融開元中為覆田勸農使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為勸農判官按州縣括正邱畝括偽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帝悅拜御史中丞然天下希望融旨不能無擾初議者以生事沮詰百賦而帝意向之宰相源乾曜等佐其議公卿雷同不敢異惟楊瑒以為籍外取稅百姓困弊生左建融乃自請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勾剝財物融與楊慎矜父子以勾剝財物爭行進奉而致恩堅固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六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七

淮南江浙荆湖路都大發運使副使都監

勾當公事官

三門白波黃河汴河水路發運使判官

催綱撥發輦運　　諸路轉運使副使判官

勾當管勾官　　諸路提點刑獄公事

提點府界諸縣鎮司　　提舉常平農田水利差役

勾當公事官

淮南江浙荆湖路都大發運使副使都監

國朝以朝官或以諸司使充使仍兼制置本路茶鹽礬稅初淳化四年遣洛苑副使楊允恭內殿崇班朱冲同往江南管勾運茶鹽糧帛又令太子中允王子輿與允恭等計度貴茶貨至道元年始命允恭西京作坊副使李廷遂及子輿為江淮兩浙發運使兼制置茶鹽事始就淮南置局三年省咸平三年鹽鐵判官王子輿閤門祇候秦羲復為制置淮南江浙茶鹽是年令兼制置礬稅仍領荆湖路三年以子輿兼充淮南轉運使四年又加都大發運使自後並以淮南轉運使領其務而無使名景德三年置都監復置一人後亦有兩人副使以諸司副使充景德三年置都監以閤門祇候以上充天禧二年置官崇者或為使秩輕者或為都監副使都監不常備置又有提點鑄錢使景德

中令馮亮兼掌撥別遣官大中祥符中屯田員外郎胡則自提
點鑄錢為發運使自是副使悉兼之慶歷七年上命發運副使
更不置正使

運米六百七十九萬石國朝大中祥符三年江淮發運使李溥言今春運米六百七十九萬石諸路各留三年支用江西留七十萬石外有上供五十萬石淮南三百六十萬石外有上供五十七萬石所留以備賑糶兩浙有米五十萬石合上供外有九十一萬石以備淮南賑糶

八難慶歷中王為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內侍楊永德奏請於汴置鋪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禹議以為不可永德執政乃重其奏令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禹議禹發八難永德不能復禹因疏言陛下幸用臣即不宜過聽小人有所改更以供國計於是永德言始不用居二年遷以為使

得人久任上以江淮制置發運使總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大其調對用幣帛穀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久任庶幾軍國之用不闕賦慶見許元奏事甚悉利害近累上章求替思之不若且委元使盡其財須優賞之可以激勸乃賜進士出身以為天章閣待制上之委任人如此

勾當公事官

國朝嘉祐二年置江淮荊湖制置司勾當運鹽公事一員治平
二年以國子博士傅永為淮南江浙荊湖發運勾當公事

三門白波黃河汴河水路發運使判官

國朝以朝官充太平興國五年命右贊善大夫姚沆為陝府三
門發運十月命太子中允劉順監三門發運務景德二年太子
中舍李渭充黃河三門發運使三門判官白波判官各以朝官
一人充使送入奏事各置吏屬

催綱撥發輦運

國朝三門白波發運使有催促裝綱二人以京朝官三班充河
陰至陝州自京至汴口催綱各一人並以三班以上充廣濟河都
大催綱一人以京朝官充後改為輦運司許汝石塘催綱二人
以京朝官三班充御河催綱一人以三班充提轄官二人以安
利永靜二軍知軍兼充分轄緣河州縣汴河至泗州催綱三人
以三班或內侍充皆分地而領之蔡河撥發一人以朝臣或三
班充又江淮兩浙荊湖皆以三班為撥發諸州又有監裝卸斛
斛官一人或二人以京朝官三班兼職州縣官充大中祥符四
年復置廣濟河催綱朝臣是職舊命常參官近歲有去止用使
臣而州郡皆不承稟故復之九年詔黃汴廣濟石塘河催綱巡
河京朝官使臣自今每歲許一次入奏三門白波發運判官每
歲許二人更番入奏慶歷四年省廣濟河催綱朝臣一員熙甯
三年以蔡河撥發提岸斗門公事等令後並隸都大制置發運
使司提舉管轄

降敕書獎諭國朝天聖三年廣濟河催綱太子中舍成璧到任二年催運斛斗五十六萬二千六百餘石比前界甚有出剩降敕書獎諭

諸路轉運使副使判官

前漢書秦欲攻匈奴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琊至負海
之郡轉輸北海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漢興高皇時漕
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孝武建元中通西南

費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積行四百里則國無三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饑色唐開元二年河南少尹李傑充水陸轉運使轉運使自此始也十八年拜宣州刺史裴耀卿為江淮轉運使仍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為之副轉運之有副使自此始也天寶二年陜郡太守韋堅加兼勾當緣河及江淮轉運使四載楊釗除殿中侍御史充水陸轉運使乾元元年第五琦除度支郎中充諸道轉運使正元元年尚書右僕射韓滉充江淮轉運使永正元年以司空平章事杜佑兼諸道轉運使諸道分置巡院皆統於使五代罷巡院始置轉運使

國朝初但曰勾當某路水陸計度轉運事官高者即曰某路計度轉運使或曰同轉運使知某路轉運使又有同知者及勾當者知州亦有兼者太平興國初皆曰使兩省五品以上則為都轉運使又置副使判官又置同勾當轉運事俄罷諸路轉運副使止置使一員明年又置副使其後又置黄河御河轉運使參省至道二年置諸路承受二人選朝官三班為之常事即與轉運使副聯書奏報大事即許非時乘驛入奏後罷二年分天下為十五路其後又增三路凡十八路其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淮南兩浙各置使副使餘路不置副使大抵有二員者或皆為使或皆為副或為同轉運使兩省五品以上任者或為都轉運使又車駕巡幸則有行在轉運使王師征討則有隨軍轉運使或增置官勾當轉運事皆不常置惟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陜西淮南兩浙有二員或為使或皆為使或皆為副使或置判官無定制皇祐中以曹陳許壽清五州為京畿路置使尋罷天聖七年六月詔益梓廣東西四路轉運使各置判官一員與使副連書行遣位在同判之上知州依官位着緋者仍借緋二年一替九月就差梓州同判殿中丞徐越充梓州路轉運判官舊諸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各一員近制以其生事罷之又以西川四路廣南兩路道里遐濶慮其有所不及乃於轉運司特設此職嘉祐六年詔其位在本路通判及兵馬都監之上知州則以官叙之使副使判官掌軍儲租稅計度及刺舉官吏之事凡十八路一曰京東路（熙寧七年分東西路）二曰京西路（太平興國三年分京西轉運為二司各置使一員後併為）三曰河北路（太平興國初年河北南路雍熙中又分東西路後併為）四曰河東路五曰陜西路（太平興國二年分為陜西路河北河南兩路各置使一員又有陜府西北路後皆併為）六曰淮南路（太平興國初分淮南西路後併為）七曰江南東路八曰江南西路（太平興國初分為江南東西路後併為一路置使副二員天禧四年分為兩路各置使）九曰荊湖南路十曰荊湖北路十一曰兩浙路（太平興國中曰兩浙東北路後改為）十二曰福建路（太平興國初為兩浙西南路置使副二員後改為止置使一員）十三曰益州路（嘉祐四年改曰成都府路）十四曰梓州路十五曰利州路十六曰夔州路（國平初劍南有西川但為西川路其後分為西川東路各置使副開寶六年又為陜路亦置使副咸平四年分為益梓利夔四州各置使一員）十七曰廣南東

路十八曰廣南西路廣桂邕容瓊州知州各兼本管轉運使皆統於廣南轉運使開寶四年皆以知容州毋守素知邕州范旻通判桂州各知本管轉運事其後止瓊州兼焉慶曆中諸路轉運有判官一員後因其與轉運爭權而罷之嘉祐中張唐英因事奏策乞復判官於是復置判官一員

轉漕關中漢興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又高祖曰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不絕糧道

上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擊楚蕭何守關中計戶轉漕給軍

輦車騾駕後漢光武命定河內時朱鮪據洛陽又并州未安擇可守河內者鄧禹舉寇恂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光武謂恂曰河內完富吾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防遏他兵勿令北度光武於是北征恂收租四百萬斛轉以給軍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遣蘇茂督將兵三萬餘人度河以攻溫恂破之檄至光武大喜時軍食急乏恂以輦車騾駕轉輸前後不絕注云輦駕也駕車人挽行也

木牛流馬蜀諸葛亮與[illegible]相[illegible]亮圍祁山以木牛運又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亮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

運米濟關中劉晏為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運租庸使罷相復為太子賓客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時新承兵戈之後中外艱食京師米價斗至一千晏受命後以轉運為己任凡所經歷必究利病自此每歲運米數萬石以濟關中

焦心若形期報明主劉晏與元載書曰見一水不通思所鍤而先往見一粒不運願負米而先趨焦心若形期報明主晏以轉運為任如

[illegible]氣豪權重憲宗即位潘孟陽巡江淮省財賦仍知鹽鐵轉運副使且察東南鎮之政理孟陽以氣豪權重領行從三四百人所至鎮府但務遊宴與婦人為夜飲至鹽鐵轉運廣納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憲宗每事求理常發江淮宣慰使左司郎中鄭敬奉使辭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絲以上皆有簿籍唯賑恤貧民無所計算卿經明行修今登車傳命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奉使所至但務酬飲遊山寺而已

歲入加倍盧宏正大中初轉戶部侍郎充鹽鐵轉運使前是安邑解縣兩池鹽法積弊課入不充宏正令判官司空輿主池務撿察特立新法仍奏輿為兩池使三年課入加倍其法至今頒之

專督運務元琇判度支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琇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難與集事乃條奏滉運江南米自楊子南北皆元琇主之滉深揚於琇遂進獨稱廷奏琇設當州因戶其貴餘書舉朝以雅罷為

穿廣運潭以通舟楫韋堅與中貴人善採錢主意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句剝財物爭行進奉而致恩顧堅乃以[illegible]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裨國之倉廩歲益鉅萬元宗以為能擢為陝府太守水陸轉運使奏請於咸陽壅渭水作興成堰望春樓下穿廣運潭以通舟楫檣下連滄瀰亘數觀者山積元宗欣悅下詔曰關輔之間尤資殷賑此來轉輸未見數年故置白漕以通漕運萬代之利一朝而成

一朝成萬代之利上

長於治財賦僖宗即位時趙隱高騎知政事與崔彥昭同年盧房不明長於治財賦為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

以功利求寵裴[illegible]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腳錢三十萬貫貳挽羅御請進所看腳錢以明功利御卿曰此蓋公家盈縮之利而不可以求罷乃奏充所司知羅等錢明年運侍郎

剖析如流王播字明敭先諸道轉運使雖素屬數實剖析如流聽文盛數無不形於敗

廉勤能否國朝開寶元年詔諸道知州通判及臨事務官吏宜令諸路轉運使廉諸其能否為第三事歲舉以聞以出時宥償所在無狀者為下格居官次藏務祖

右者為中尤異有殊績者為上書行大誅賞為

便宜從事范旻為淮南轉運使太祖謂曰卿家素貧凡所須並情用官錢悉以便宜從事不必一一中覆也登歲運米萬餘石以給京師時論許其有心計

自劾請罪許仲宣為廣南轉運使會征交州地炎熱多瘴癘師年不習其水土未戰死者十二三雖得之不能守因抗疏極言其不可又恐論報稽緩即以便宜從事罷其軍分屯於諸郡開廩出緡錢賜道士身自劾論請罪嘉之降璽書褒諭實

改名知古淳化五年駕部郎中河北東路轉運使錢若水因召見上問卿名出何典說對曰唐尚書右丞倪若水亮直臣慕之遂名焉上笑曰改名知古上以方用武思其名類若兵也知古頗首奉詔從若永寶名若水知古淺幸矣引以對人賢之

不繫品位至道元年判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執政大臣出領外郡中轉運司公事只書通判已下姓名上謂宰相曰大臣品位雖崇若出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按察繫州府不繫於品位也此朝廷典憲未可以輕改並仍舊貫

平允之史寬猛適中咸平元年上謂輔臣曰諸轉運使按察官吏使權甚重非其人則州縣受弊且地猶易為覺察遠方迴難使間太寬則弛慢太急則苛刻必須平允之史寬猛適中卿等其審擇之

量否臧以行賞罰三年秘書監查言道朝廷命轉

運使副請令得替先批書一任曾舉若干康勤之才識之士曾奏若干貪殘猥濫之人朝廷量其否臧以行賞罰從事川

陝四路四年以知益州右諫議大夫宗大初兼川陝四路都轉運使先是西蜀邊隅峽急遇擾不及故分為益梓利夔四路別置官屬至是人以四路漕輓各司其局難於均齊故有是命

察所部官吏為三等景祐元年令諸路轉運使副察所部官吏能否辨為三等公勤廉幹文武可取利益於國惠及於民者為上幹事而無治聲者為次畏懦而貪猥不治贓狀未露濫聲頗彰者為下並列狀以聞

賜方勝練鵲錦袍河北河東陝西三路轉運使賜方勝練鵲錦袍從河北轉運使劉綽之請也

供調百萬億李士衡為河北轉運使真宗澶州東封西祀供調百萬億士衡力為

有列郡有數年之積李士衡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復召為河北都轉運使謂曰河朔事非卿不可欽至調發得贍列郡常有數年之積其餘以濟陝西之錢民

吏不得為姦慶曆中王鼎以尚書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利科奉叔賦事皆供親吏不得為姦

郡縣官吏望風而肅何郯為河北漕轉運使郡縣官吏望風而肅

釋褐再任為轉運使李翊字公素景祐中及第授大理評事通判鄭州居試校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未幾除京西轉運使時呂文靖執政封禮用奇材請朝廷之制未嘗有釋褐再任為轉運使者以學士才器高爽故有此拔置副朝建之意絢到任有澄清之志

開營田以贍邊備歐陽修出使河東開營田以贍邊備至今賴之初執政奏修以河北之漕亦幸其不職而汗漫其才修至願稱其職

君范仲淹欽使堂仁宗時施昌言為轉運使時若范仲淹欽使堂出辟子催雜以文夫無所害仲淹諫問之則皆昌言家人也仲淹大不懌辭而去其家法如此

賜緋衣袋帶侯陟建隆四年以淮南轉運使賜緋衣袋帶

勾當管勾官

國朝熙甯三年七月詔三路轉運使奏舉京朝官知縣資序二人充本司勾當其京東西淮南兩浙各許舉一員八月詔川廣等路轉運司依京東等路於京朝官知縣資序內各舉官一員充管勾文字不得差出時委轉運使移就遠官之法故特置之

諸路提點刑獄

國朝以朝臣及閤門祗候以上充淳化三年遣官分往諸路提點刑獄事四年省景德四年諸路復置提點刑獄事四年省復以朝官充天禧四年加勸農使兼提點刑獄事俄改提點刑獄勸農使使臣為副使天聖六年悉罷八年復置大中祥符四年以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等磨勘提點刑獄朝臣使臣課績文字為第三等帝以磨勘文字示王旦曰惟兩浙朝臣使臣有奏報雪活死罪者定為第二等餘皆有賞罰或奏議不當並為第三等仍無可升第一者須擢賞以為激勸其朝臣第二等者與近地知州使臣第二等者與知州軍第三等監兵並勉遠任

嘉祐中又以武臣同提點刑獄多不得人遂罷之

至和元年置提點京畿州刑獄官二年罷

治平元年閏五月罷提點刑獄而以委轉運使

熙甯十年復置提點京畿刑獄官得與文臣於舉元數

分手三虎國朝慶曆初王鼎提江東提點刑獄是時仁宗易置大臣欲有所為遣擇諸路使者令按舉諸不法鼎為轉運使楊紘為判官王綽在京東大耕嚴厲多所奏劾官吏恐之指以為三虎

摘發贓汙又提點河北刑獄摘發贓汙所業閣於貴賤勢無所借

以舊御史為之熙甯十年以館閣校勘丁執禮權發遣河北西路提點刑獄上宣諭曰朕以河朔地重擇選監司故以舊御史為之又曰卿職在刑獄盜賊最急宜用心督捕

提點府界諸縣鎮司

國朝以朝臣及閤門祗候以上各一人充景德二年置後罷武

臣四年置提點公事一員

熙甯四年御考甬張景溫並爲勾當公事

提舉常平倉農田水利差役

國朝熙甯二年量逐路錢物多少選官分詣提舉九年府界提舉倉專差官一員更不令司農寺丞兼領

勾當公事官

國朝熙甯二年於通判幕職官内選差一員不妨本職官諸路如管十員以上軍州許差置勾官兩員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七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八

寄祿官

特進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　太中大夫

中大夫　中散大夫

朝議大夫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　朝奉大夫

朝請郎　朝散郎

朝奉郎　承議郎

奉議郎　通直郎

宣德郎　宣義郎

承事郎　承奉郎

承務郎　承奉郎

特進

前漢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故曰特進成都侯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是也

後漢皇后父兄率爲特進侯朝會位三公光武以鄧禹列侯就

第特進奉朝請是特引見之稱無官定體也而實爲進位特進
得舉吏見禮依三公
晉百官表特進官品第二漢制皇后之父率爲此官
晉職官志特進漢官也二漢及晉魏以爲加官從本官車服無
吏卒太僕羊琇遜位拜特進加散騎常侍無餘官故給吏卒車
服其餘加特進者唯食其祿賜列其班位而已不別給特進吏
卒車服晉志帝元康中定令特進品秩第二位次諸公在開府
驃騎上冠進賢兩梁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無章綬食俸
日四斛太康三年始賜春絹五十疋秋絹五十疋綿一百五十
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八頃田騶八人立夏後不及田者食俸一
年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給安車黑耳駕御
一人軺車施耳後車一乘〇沈約宋書特進魏世驃騎將軍劉
放衛將軍孫資等遜位以侯就第蓋位特進其諸官加特進者
從本官供給特進但爲班位而已不別有吏卒車服
齊職官志特進位從公
齊職儀特進以功德特進見也
隋百官志梁特進舊位從公後魏北齊特進用人俱以舊德就
閑者居之隋高祖採後周之制有特進爲散官以加文武官之
德聲者並不理事煬帝即位廢
唐職官志特進正二品

國朝元祐令特進從一品
特進至承務郎爲寄祿官
賜安車駟馬後漢梁商以女爲皇后妹爲貴人加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進達皆海內名
士晉勝加位特進其所進達皆海內名士居家爲天子師張禹雖居家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
必與定議疑則布衣見器而食搠承後漢書趙典事爲國師位特與進之爲列卿疑則布衣見器而食
賓客語不及國事馬虎後漢陳蕃拜金吾位特進入則極詞王諫與賓客語不及國事蓋仲山甫雁躬之器
紛用掾史皆得天下儁僅掾史皆天下俊哲上以高年特見優禮後魏書君雍拜特進
與胤西王崇賀及中書監高允等並以高年特見優禮賜几杖御座上殿日致羞焉
金紫光祿大夫
銀青光祿大夫
光祿大夫
前漢百官表大夫掌論議有中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
大夫秩比二千石光祿大夫無師古曰無印綬
後漢百官志光祿大夫比二千石注曰無員漢官三人凡大夫皆掌
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凡諸國嗣之喪則光祿大夫掌
弔
光祿勳屬官有中大夫掌議論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爲光祿
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無
常事唯顧問外特詔命晉置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階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謂之
金紫光祿大夫其重者既有金紫之號故爲本光祿爲銀青光祿大夫也

晉職官志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丈卒羽林皆賜給與特進同其以為加官者唯假章綬祿賜班位而已不别給車吏卒又曰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位在金紫將軍下諸卿上漢時所置無定員多以為拜假賵贈之使及監護喪事魏氏以來轉復優重不復以為使命其諸公告老者皆家拜此位及在朝顯職復用加之及晉受命仍舊不改復以為優崇之制而諸公遜位不復加之或更拜上公或以本封食公祿其諸卿尹中朝大官年老致仕者及內外之職加此者前後甚衆由是或因得開封或進加金章紫綬又復以為禮贈之官泰始中唯太子詹事楊珧加給事中光祿大夫加兵之制諸所供給依三品將軍其餘自如舊制終武惠孝懷三世又曰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食奉日三斛太康二年始春賜絹五十疋秋絹百疋綿百斤惠帝元康元年始給菜田二頃田騶六人置主簿功曹史門亭長門下書佐各一人

漢官解詁武帝以中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諫議大夫又為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禮皆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者也與博士皆以儒對之先選異官通職周禮所謂官人者也溫故知新率由舊章皆能發明古今遵由經典辨章舊聞者也

晉職官要錄左右光祿大夫魏志云孫資為光祿加開府儀同三司王隱晉書云劉寔以右光祿大夫開府荀勗以左光祿開府裴秀荀勗王戎皆為之劉毅追贈志開府

宋百官志左光祿右光祿二大夫晉初置光祿大夫秦時為中大夫漢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如故

南齊百官志左右光祿大夫位從公開府置左史如公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詔加金章紫綬者為金紫光祿大夫

隋職官志梁左右光祿大夫並無員以養老疾陳金紫光祿大夫中二千石後齊光祿大夫金紫銀青用人俱以舊德就閑者居之隋高祖左右光祿大夫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並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齊者並不理事煬帝置光祿從一品左右光祿左正二品右從二品金紫正三品銀青從三品

唐職官志左右光祿大夫左從一品右從二品為文散官武德十一年改光祿大夫為從二品金紫為三品銀青為從三品國朝元祐令金紫光祿大夫正二品銀青光祿大夫從二品光祿大夫正三品

紹聖二年四月二日勅寄祿官分左右除正議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左右外仍朝散大夫中散大夫依舊存留左右字以分雜出身及無出身人依舊作兩資遷轉餘並廢罷

金紫光祿大夫

地望可國婚晉尚書王蘊字叔仁修弟也烈宗時納后詔于公卿僕射謝安云王蘊地望可國婚定后既立徵拜

金紫光祿大夫

乞一片金 南齊樂安任遐為光祿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為金紫不行

銀青光祿大夫

吾家千里駒 見光祿大夫門 特加五階 唐崔殖見剌史門

光祿大夫

朝之爭臣之末 前漢谷永既為大將軍王鳳權為光祿大夫永奏謝鳳曰永斗筲之材質薄學行無一日之雅

左右之介將軍說其言推之忠不之吏朝之爭臣之末 親近未嘗有過 今日擇為光祿大人親近未嘗有過

上為受之 自念無報厚德 貢禹上書言臣家貧不滿萬錢拜光祿大夫賜益當侯日念無報厚德日夜慙懼

召見說詩 蔡義上書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者以聞達於先帥願賜清閒之燕得

盡精思於前上召見說詩甚說擢為光祿大夫 論議深博 師丹字仲公為衆子太傅丞相方進擢丹論議深博廉正

守直職入光祿大夫 為出則奉車入侍左右 崔光為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

圖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 為孫盜其印紱 常惠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中監蘇武使匈奴并見

拘留十餘年昭帝時乃還漢加其功拜為光祿大夫宣帝出故烏孫烏孫盜其印紱惠恐誅天子以其奉使見遣封長羅侯

善說禮服 夏侯勝字長公善說禮服徵為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

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

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下人有伐上者天陰而不雨而光與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之士 臨朝

勿令預到 樊宏為光祿大夫為人謙柔畏慎每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至則起帝聞之敕切令預到 白馬

生法度者 東觀漢記張湛字子孝為光祿大夫言數正諫威儀不如法度者湛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出入

蒼頭盧兒傳呼 杜令王仲翁為光祿大夫出入蒼頭盧兒傳呼為寵 敘舊平生為歎 嗟華

後漢書鄧晨拜光祿大夫數見平生故舊為歡 引見著布單衣 魏文帝受禪欲以楊彪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

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代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唯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賜几杖衣袍朝會引見令著布單

衣鹿皮冠入待以賓客禮 據經對大義 晉荀顗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雖不與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據經以

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 拔佩刀以斷車鞅 汝南先賢傳郭憲字子橫為光祿大夫上欲親征三輔憲諫

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上遂行憲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上不止到弘農兵起潁川上曰恨不從光祿之言乃還 委

榮辭祿不降其節 樊英別傳詔書告南陽太守曰五官中郎將樊英委榮辭祿不降其節志不可奪今以英

為光祿賜家在所歲給穀千斛常以八月存問高年給羊一頭酒三斛 告老致仕 王隱晉書劉毅字仲雄年老致

仕以光祿大夫門賜行馬錢百萬 疾病失明 鄭袤疾病失明虛已晉不允拜光祿大夫 少持操行

能清書 晉祖納字士言少持操行能清書遷右光祿大夫 王夷甫見而稱之 荀組字太事弱冠太

尉王夷甫見而稱之為光祿大夫 王濟善相器重 晉崧字景猷組族子也約冠太原王濟善相器重拜

右光祿大夫 五家千里駒 顧和字君孝二歲失父總角便有清操弱冠知名族父榮雅器之此吾家千里駒也

興吾家者必此子矣虞帝即位為尚書僕射上拜銀青光祿大夫又遷光祿大夫 三明 荀氏家傳曇字道元性清靜善

談論遵光祿大夫諸葛道明世號三明人家字道明達光祿大夫以君而以帝謂為三明 以風疾遜位 晉諸公謂

衛尉傳之以風疾遜位加光祿大夫 議者宜史 晉紀荀勗為光祿大夫晉武議有州總史以勗為農功為以有史不如

者宜者官不如有事有事不如清心皆蕭曹相其威具清靜書一之叔此清心之本也漢文之世當拱默為幾致刑措此有事

也具光武時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併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以武文員此

看丈也今必裁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為先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心願而力不援量能投仕思不出位官無異業正典不斬則事

者矣 食大夫祿還第 魏書李沖為光祿大夫性謙慎以弟仲寵盛禮於遺滿盈孔以老疾因請遜位高祖從

之總食大夫祿還私第 引入卧內 崔浩為左光祿大夫帝每幸其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進蔬食不

暇精膳常為舉箸或立而啟其見寵愛如此是後引入卧內 飛翠鳴玉升降禁門 南史江淹為僕射讓

光祿大夫表示飛翠鳴玉升降禁門 獻尚書以諷帝 隋蘇威為光祿大夫從煬帝事鴈門回鷹五月五日百寮

上位多以珍玩武尚書一部以綵帛獻刻石為人馬以象拔箭之狀唐丘行恭善騎射勇力絶倫為光祿大夫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于邙山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數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殺傷甚衆既而陷以長堤與諸騎相失惟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於御馬前步執長刀呼斬數人突陣而出正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正議大夫　通議大夫

太中大夫　中大夫

中散大夫　朝議大夫

朝請大夫　朝散大夫

朝奉大夫

前漢百官表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如故

後漢百官志太中大夫千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二十人秩比二千石中散大夫六百石本注曰無員漢官曰二十人秩比二千石韋昭辨釋名太中大夫在中散上高大也

宋百官志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前漢大夫皆無員掌論議後漢光祿大夫三人中大夫二十人中散大夫三十人魏以來復無員自左光祿大夫以下養老疾無職事中散六百石

南齊百官志太中中散大夫諸大夫官皆處置罷舊齒老年重者加親信二十人

隋百官志梁太中中大夫並無員以養老疾陳太中大夫千石隋高祖朝議朝散大夫並為散官以加文武官之德齊者並不領事煬帝置正議正四品通議從四品朝議從五品大夫唐職官志太中大夫正四品上中大夫從四品上中散大夫正五品上並為文散官武德十一年改正議大夫為正四品上通議大夫為正四品下太中大夫為從四品上中大夫為從四品下中大夫為正五品上朝議大夫為正五品下朝請大夫為從五品上朝散大夫為從五品下

九國志吳世家武觀元年改文散官大夫為大卿

國朝元祐令正議大夫從三品通議大夫正四品太中大夫從四品中大夫正五品中散大夫從五品朝議大夫正六品朝請朝散朝奉大夫從六品

正議大夫

通典正議通議大夫皆隋置散官義取秦大夫掌論議之義

通議大夫

通典見正議大夫

太中大夫

說尉佗稱臣前漢陸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撫佗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大中大夫謹文法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

天爲人康謹於文法 議明堂事 申公魯人也以詩經爲訓弟子自遠方以來受業者千餘人武帝時使使加璧安車蒲輪迎之申公已八十餘 即時拜太中大夫議明堂事

諸生以爲能 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常召以爲博士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爲能文帝悅之超遷太中大夫

直言切諫 東方朔拜太中大夫常用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 賜宅一區 漢郭伋爲太中大夫賜宅一區及錢穀以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

中東門君 大夫張禹居中東門侯拜太中大夫時人號曰中東門君

王者之器 魏略曰鄭與之從自立爲王於衆議位以自尊高興復立之曰吾受鄭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得以假人無益於實有損於名事上之志也

行青州賁卜 姜肱字伯淮再聘不就拜太中大夫詔青州賁卜給食門報云久疾就鑿遁行

代王梁爲司空 後漢宋弘自太中大夫代梁王爲司空

守道彌固 魏志韓暨字公至明詔太中大夫暨履道彌固年八十守道彌固可謂純篤老而益堅者其以爲司徒

固辭不受 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舉管寧爲

太中大夫 祿賜與卿同 晉王祥見太中大夫祿賜與卿同前漢張敞爲太中大夫辭不受

平尚書事 前漢張敞以中大夫平尚書事

少有學行 吳志張昭字子布少有學行吳主以爲太中大夫

召見宣室 中大夫子定國平尚書事以正違忤丞宣室

對得失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戶殿門失闌免光祿勳于永除補長陵尉直言見宣室對政事得失遷太中大夫

使行風俗 漢太中大夫使行風俗 蓋寬饒爲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

言春秋楚詞 朱買臣言春秋楚詞帝悅之拜太中大夫

法令遵舊典 司馬彪續漢書曰孫寶字仲宗爲太中大夫上使宜言法令須遵舊典下三公議云陛下初臨天下法令宜遵舊典

今日得氣 非明王急 魏鄭興爲太中大夫數上使宜多見顯朝及 太中大夫鄭興上疏言 蓋遠獵非明王急

高閣與典云群士讎國賴謂與曰鄭大夫今日得氣矣杜林薦興惟

華光之內 劉寬字文饒拜太中大夫講華光之內

明習故事 東觀漢記張純明習故事 時舊典多闕有疑於純拜太中大夫

諳閱選官 宇文長字君高遷父喪以太中大夫年長諳閱選官 侍以師傅之禮 謝承後漢書曰伏湛字惠公年七十餘拜太中大夫服喪遇官侍中以太中大夫位賜几杖入朝不趨

失勢而賓客 太中大夫年七十每朝帝常待以師傅之禮以病乞骸骨以太中大夫位賜几杖

滿門 張璠漢紀孔融特立有酒才性太祖制酒禁以成書與之云天有酒星地有酒泉之郡……

國令不禁婚姻何也太祖外寬內忌使御史郗慮以微法免之後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勢而賓客日滿其門受寸樂酒常以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有老成之美 王隱晉書華表自遷太常以爲優游中散大夫書詔表有老成之美以表爲太中大夫

優游自得 劉向傳揚雄董仲舒以漢東方朔司馬相如枚皋王褒皆以中大夫優游自得

累年寧郡資無擔石 魏書顧憲之風節不易累年寧郡資無擔石年老還吳太中大夫寧郡資無擔石

石質歸環堵不見饑寒

中大夫

力戰 前漢灌嬰爲中大夫嬰本販繒以數有功力戰至爲中大夫

對策最高 晁錯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乃對策最高遷爲中大夫

問尚書一篇 漢倪寬以文學見上語經學有口辯爲中大夫問尚書一篇

有口辯 賈誼爲中大夫田蚡貴幸

書體孔安國所作雜家書凡二十九篇爲漢法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論語孝經凡數十篇 盡孔甲所以爲中大夫

數切諫 儒墨者也左石數切諫不得久留遷東海太守

中散大夫

道藝深明 續漢書曰會平字叔陵明尚書令黃香字郎貢高平人也 薦道藝深明續上書舉爲侍中散大夫

能說易春秋 後漢元年八月黃香字少好學能說易春秋選爲中散大夫使者奉天下爲正

諸生著錄前後萬人 東觀漢記年長字君高少篤學習書誦生著錄前後萬人爲中散大夫

有樂布之節 太常見太分行天下 王莽遣中散大夫四十五人分行天下

彈琴鬼歎 伐林夜彈琴中散大夫嵇康夜彈琴忽有一鬼長歎其聲甚悽

爲時儒宗 宋書中散大夫不對服衆爲時儒宗年八十餘

爲取法

朝議大夫

通典朝議大夫隋置散官以取漢諸大夫得上奉朝議名唐因
之
朝請大夫
通典隋置散官取漢將軍公卿年高德重者以列侯就第特進
奉朝請之義唐因之
朝散大夫
貴階唐兵部郎中知制誥為牾等被朝散大夫制云凡品秩之制有九自五已上謂之貴階所以為貴者蔭及子命及妻褒曰金服赤紱從大夫之後右已白居易詞
遣使就拜曹憲每聚徒教授諸生數百人當時公卿以下亦多從之受業正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太宗召為宏文館學士以年老不赴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學者榮之
幸其家親飲食甄權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醫方得其旨趣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授朝散大夫
賜凡秩衣服
朝奉大夫
朝請郎　朝散郎　朝奉郎
承議郎　奉議郎　通直郎
宣德郎　宣義郎　承事郎
承奉郎　承務郎
隋文帝於吏部置朝議通議朝請朝散給事承奉儒林文林等
八郎武騎屯騎驍騎游騎飛騎旅騎雲騎羽騎等八尉其品正
六品下九品上上階為郎下階為尉煬帝罷八郎八尉置散騎
郎從五品宣義郎從七品各四十人徵事郎正六品將仕郎從八品常從

郎正九品奉信郎從九品各五十人是為正員並得祿當品又各有
散員郎無員無祿奉改常從為登仕奉信為散從
唐職官志朝議郎承議郎正六品通議郎通直郎從六品朝請郎宣
德郎正七品朝散郎宣義郎從七品給事郎徵事郎正八品承奉郎承
務郎從八品儒林郎登仕郎正九品文林郎將仕郎從九品並為文散
官武德十一年改通議郎為奉議郎
國朝元祐令朝請郎朝散郎朝奉郎正七品承議郎從七品奉
議郎正八品通直郎正八品宣德郎宣議郎從八品承事郎承
奉郎正九品理親民資序者從八品承務郎准此承務郎從九品通直郎以上為升
朝官
朝請郎
通典朝請郎隋置散官蓋採晉宋齊梁陳並有奉朝請員為名
唐因之
朝散郎
通典隋置散官唐因之
朝奉郎
承議郎
奉議郎

通典通議郎隋置唐改通議為奉議郎

通直郎

通典通直郎隋置蓋採晉宋以來諸官皆有通直謂官高下而通為宿直者也因此為名唐因之

宣德郎

宣義郎

通典游騎尉隋置散官唐改為宣義郎蓋取梁宣義將軍之名

承事郎

承奉郎

通典隋置散官唐因之

承務郎

通典承務郎唐置蓋因隋尚書省二十四司承務郎之名也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八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九

文散官

開府儀同三司見使相門

特進以下至承務郎自為寄祿官門

武散官

驃騎將軍　輔國將軍

鎮國將軍　冠軍將軍

游擊將軍見將軍及雜號將軍門

勳官

上柱國柱國　上護軍護軍

上輕車都尉　輕車都尉

上騎都尉　騎都尉見三都尉門

驍騎尉　飛騎尉

雲騎尉　武騎尉

功臣

檢校兼官　文武換官

常參官　分司

解官　致仕

員外郎　贈官

謚號　碑額

文散官

隋以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朝議朝散正議通議朝請大夫朝議郎以下並為文散官唐因之

國朝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正奉大夫通奉大夫大中大夫中大夫中散大夫朝議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承直郎通直郎朝請郎宣德郎朝散郎宣義郎給事郎承事郎承奉郎承務郎儒林郎登仕郎將仕郎為文散官

元祐令開府儀同三司為使相特進至承務郎為寄祿官

武散官

隋百官志高祖有翊軍等四十三號將軍品凡十六等為散號將軍以加汎授居曹有職務者為執事官無職務者為散官煬帝八尉四十三號將軍官皆罷之置建節奮武宣惠綏德懷仁守義奉誠立信等八尉以為散職

唐職官志輔國鎮軍二大將軍冠軍雲麾忠武壯武宣威明威信遠游騎游擊十將軍為散號將軍以加武士之無職事者武德十一年更置驃騎大將軍為從一品武散官輔國鎮軍二大將軍為從二品武散官冠軍將加大字及雲麾已下游擊已上改為五品已上武散官又置昭武振威致果翊麾宣節禦侮仁勇陪戎八校尉各有副尉為六品以下武散官

國朝驃騎輔國鎮國冠軍懷化五將軍忠武壯武宣威明威定遠寧遠游騎游擊將軍昭武振威致果翊麾宣節禦侮仁勇陪戎八校尉各有副尉為散官元祐令皆省

勳官

隋百官志文帝因周制更增損之有上柱國上大將軍大將軍上開府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上儀同三司儀同三司大都督帥都督都督起正二品至正七品總十一等用賞勳勞煬帝改為光祿大夫左右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正議大夫朝議大夫建節尉奮武尉宣德尉十一等以代都督已上又增置綏德懷仁守義奉誠立信等五尉以至從九品

唐職官志武德七年頒令定用上柱國柱國上護軍護軍上輕車都尉輕車都尉驍騎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凡十二等起正二品至七品為勳官

五代初敘勳即授柱國

國朝勳官自上柱國至武騎尉凡十二品等率因舊制凡賜勳者皆以制敕授之司勳給告身淳化元年詔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始武騎尉朝官始騎都尉歷級而進內殿崇班初授則騎都尉三班及軍員吏職並初授武騎尉治平三年文武常參官子為父後見任官者賜勳一轉以上今上為皇太子也

元祐令上柱國至武騎尉為勳官

上柱國柱國

史記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柱國封上執圭軫曰其有貴於此乎曰令尹

前漢書項羽入秦以楚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

後魏孝莊以爾朱榮有翊戴之功拜為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又拜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增左史及榮敗此官遂廢（天柱之名專榮莫二昔王莽末劉伯升起兵自號天柱大將軍都督諸軍事）至大統中始以宇文泰為柱國大將軍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六人時宇文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軍事元欣以魏氏懿戚從容禁闈而已其餘六人各督二人將軍凡十二人大將軍當時榮盛莫與為比其稱門閥者咸推八柱國家其後功臣位至柱國者衆矣咸是散秩無復統御也

隋職官志後周建德四年增置上柱國大將軍隋置上柱國以酬勳勞並為散官實不理事煬帝大業三年改上柱國已下官為大夫

唐職官志上柱國柱國並為勳官

五代史後唐天成五年詔論官爵階勳四等之極自武騎尉經十二轉至上柱國

國朝元祐令上柱國正二品柱國從二品

勳德隆重（後周書詔曰諸柱國等勳德隆重而未有優崇各准別制邑戶聽寄食他邑）邑戶寄食他邑

上公主為李敏求柱國（隋書李敏美姿容善騎射開皇初周宣后樂平公主有女娥英親擇婚對敕貴公子弟集弘聖宮者以百數公主先取李敏禮儀如常及後將侍燕公主謂敏■我以天下為至尊惟一女夫當為求柱國若授餘官慎無謝及進見上親御琵琶遣敏歌舞大悅問公主曰敏何官對曰一白丁耳上謂敏可授儀同敏不答上曰不滿意耶今授開府又不謝上曰公主有大功於我敏乃拜而蹈舞於主前詔授柱國）

賜陳叔寶（文帝伐陳詔賜陳叔寶位上柱國萬戶公）朝會與父齊列（隋元威以父業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乃命元威降一等元威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侯義處私敬）相不過柱國（文帝嘗遇善相者未知是帝對曰不過柱國既而私謂帝曰公當為天下君必大誅而後定）門竝戟（唐勳至上柱國聽門立戟）授者三人（劉仁軌伐新羅還爵為公子及兄弟子授上柱國三人州黨榮之號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三柱里

上護軍護軍

前漢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高帝時以陳平為護軍中尉元狩四年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哀帝元壽元年更名司寇

後漢書班固為大將軍中護軍隸將軍幕府非漢朝列職

魏志武帝為丞相以韓浩為護軍史奐為領軍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為中護軍領軍為中領軍魏初因置護軍將軍主武官選舉（通典云歷代史籍皆云護軍將軍主武官選則領軍無主選之文唯陶藻職官要錄云領軍將軍主武官選舉而護軍不言主選又引晉昭叔述孝詩敘曰余年三十選中領軍總六軍之要秉選舉之機以此為證又按漢高帝初以陳平為護軍中尉令已主武官選矣故有受金之譏又魏略曰護軍之官總統諸將主武官選前後當此官者不能止貨賂故蔣濟為護軍時有謠曰欲求牙門當時千匹五百人督得五百匹司馬宣王與濟善聞此聲以問濟濟無以解之及夏侯元代濟故不能止絕人事及晉景帝代元為中護軍整頓法分人莫敢紀者又王隱晉書曰景帝為中護軍作選用之法舉不越次吏無私焉又晉

起居注云武帝詔曰中護軍職與武選宜得幹才遂以手抄爲之宋志又曰注武官選陟此則護軍主選明矣而陶藻所言領軍主選及昭叔之叙者當因者併之際爲一時之權宜非歷代之常制

晉江右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置營總屬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周顗庾亮王導之謝安王彪之等並爲護軍皇甫謐集護軍武者之官也

宋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領護資重者爲領軍將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其官屬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

隋百官志齊梁陳並有護軍北齊護軍府統四中郎將皆置佐史隋帝十二衛置護軍四人以副將軍將軍無則一人攝尋改護軍爲虎賁郎將

唐採前代舊名置上護軍護軍爲勲官

國朝元祐令上護軍正三品護軍從三品

觀上風彩東觀漢記朱祐爲護軍謂光武曰長安王公頭有日角之相從觀上風彩吾安可以無護軍魏志韓浩以忠勇顯爲中護軍事禁兵置長史司馬從太祖討張魯降議者以浩智略足以鎮邊欲留使都督諸軍太祖曰吾安可以無護軍乃與俱還其見信如此臨護軍教晉書王羲之臨護軍教令所仕委在於公役均平其差人史選在公看覆行諸營家至人告喻吾之心其病者爲疾不堪從役或有飢寒之厄不能自存者區分處別自當參詳其宜也

不得志王傳述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加踐位即居越石一二年間使望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矣同職王敦王隱晉書王敦將復逆明帝問曰何如應詹慨然答曰陛下宜奮赫斯之怒臣等當負戈從戎以備討逆誠社稷之計也郗日以屢爲軍將軍同以蔽敎護職不宜曠何充所領護軍事表曰臣悉司運臺內外事兵不宜領攝詔答曰朕知卿意然護軍職不宜曠護軍不闕斯言蔣濟爲護軍將軍累初中外勸政役內務宮室悉曠者多而年數飢餒上疏諫祖曰微護軍吾不聞斯言也

待之若一鄧攸遷吏部尚書蔬食敝衣周急振乏推謙和易與人交賓客無貴賤待之若一永昌中爲護軍將軍豈可以趙永爲之王導將以趙永爲護軍攸謂導曰中興以來處此官者周用伯仁應思遠今誰之

功臣

唐德宗興元元年大赦天下應赴奉天并進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

國朝循唐制宰相樞密使初拜必賜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初或未賜遇加恩乃有之刺史以上階勲高者亦或得賜太平興國三年賜翰林使銳州防禦使杜彥鈞推忠匡力大中祥符四年賜封州防禦使王承美翊戴天禧二年賜富州刺史向漢通保順中書樞密則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餘官則推誠保德奉義翊戴軍兵則忠果雄勇宣力外臣則純誠順化之名無二字協意或遂或因取爲美稱宰相初加即六字餘並四字其進加則二字或四字多者有至十餘字天聖八年賜趙德明功臣凡二十字國家綏撫外臣非常數也又有崇仁佐運守正忠亮保順宣德忠正保節宣忠亮節之號又武送用爲中書樞密院所賜名若罷免或出鎮則改之亦有不改者乾德二年范質王溥魏仁浦罷相淳化二年呂蒙正罷相太平興國八年石熙載罷樞密使大中祥符八年寇準罷樞密使皆不改賜功臣又有官不當賜而特賜者開寶四年秘書少監領州刺史王明太平興國八年度支使陳從信戶部使郝正並賜推誠翊戴其諸班直禁軍將校則賜拱衛翊衛衛聖諸號遇恩累加但使改其名不過兩字其因舊名而始被賜及緣功罷而別爲美名者咸畧記其人又國初功臣有扶天

保慶致理竭忠翰誠効義忠力効忠毅勇保塞之號皆漢周時
所賜今亦不録
推忠佐理建隆二年以此四字賜趙普推誠奉義建隆二年賜王景推誠奉義同德翊戴太平興
國初改奉義為奉國同德翊戴守正保德建隆二年賜皇帝推忠守正保德協謀乾德
元年賜趙普推忠協謀佐理保順乾德元年賜皇弟協謀同德保順宣力乾德元年賜李崇矩推忠宣力
保義賜宋延渥推忠宣力保義賜張永德等等推忠保義太平興國元年改為保順効節乾德元年賜王全德
推忠効節也協力乾德元年賜高懷德推忠協力保順順化乾德元年賜阮達是推誠順化承家保
國宣德守道忠正正字犯仁宗名恭順乾德元年以此十二字賜吳越王錢俶崇仁乾德
元年賜符彥卿崇仁昭德宣忠保正翊亮昭德宣忠保正翊亮順德正亮開寶元年賜王
彥超推誠奉義順德翊戴正亮正字犯仁宗廟諱佐運開寶四年賜曹彬李進卿進等推誠佐運同德宣力

奉節開寶四年賜皇子德昭推誠奉節同德保順順節開寶四年賜陳洪進推誠順節保正翊戴保節
開寶四年賜李重勲推忠保節宣力効忠開寶四年賜党進翊協忠宣力開吳鎮越崇文耀武
宣德守道開寶六年以此十二字賜錢俶守節開寶六年賜伊審徵推誠順化守節保義翰誠開寶
六年賜孟元喆翰誠保義翊戴奉國開寶六年賜伊審徵繼勲慶裕推誠奉國翊戴翊誠奉化太平
興國五年以此四字賜瓜沙州曹延祿承天懷忠太平興國七年賜皇子衛王德崇承天佐運懷忠守正
寧淮鎮海太平興國三年賜淮海國王錢俶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寧江鎮國雍熙元年
賜漢南國王錢俶寧江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保運忠正雍熙二年賜皇子陳王崇仁保運忠正安
時端拱元年賜南陽國王錢俶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安興邦淳化三年賜趙普邦佐運同德翊戴興忠
正効順至道五年賜趙保吉推忠効順亮節景德三年賜趙德明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忠亮天禧三年
賜王欽若推誠保德崇仁忠亮翊戴協恭昭順天聖二年賜王元佐推誠協恭昭順賜同德崇仁宣忠亮節守

正保翊德運純誠乾興元年賜趙德明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協恭守正翊戴經邦天聖二年賜王欽若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經邦贊治天聖八年賜趙德明推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協恭贊治佐運守正翊戴體
仁熙寧七年賜皇子永國公佐體仁保運同德宣仁熙寧八年賜皇子景國公僩宣仁翊運雄勇此下賜武
臣寮兵者忠果衛護拱衛此下賜諸班直禁軍衛士將校者翊衛聖雄勇大中祥符元年
招諸班衛已賜雄勇者各加衛聖以戎衣敕書從事也忠勇拱極英勇護聖奉慶天禧元年賜諸
班衛果毅肅衛
官品集見任中書樞密院臣寮如賜功臣宰臣六字樞密使參
知政事樞密副使等四字以次加兩字如舊有功除入中書樞密院即依例改賜
推忠佐理
推忠協謀佐理

推忠協謀翊戴佐理
推忠協謀佐理翊理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
推忠協謀同德佐理翊戴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經邦佐理
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翊戴
文武臣寮如賜功臣並四字以次加兩字
推誠保節
推誠保德
推誠保順翊戴

推誠佐運同德翊戴

推誠保節同德翊戴

推誠保順守正翊戴

推誠保順同德翊戴

推誠德順亮節守正翊戴

推誠宣德保順守正翊戴

推誠保節同德守正翊戴

推誠佐運宣德保順守正翊戴

推誠忠亮崇仁守正保順翊戴

推誠保順同德協恭贊治崇仁守正

推誠宣德崇仁保順純誠亮節協恭

贊治守正佐運翊戴

忠果雄勇

推誠保節翊戴　忠勇雄誠翊戴

推誠保節宣力翊戴

熙寧中敕與充等者所奏劄子伏見中書見修立文武臣寮等功臣字數切以功臣非古近始唐德宗多難之餘乃賜奉天定難之號不應盛世猶襲陳迹乞於結銜位中先行減罷所有去年十二月九日指揮功臣一節亦乞更不施行具悉朕惟治古君臣咸有一德比善戮力同寅協恭務先爲誠靡事夸大唐之中世時屬多虞創功臣寵馭將吏因仍弗革稱謂實繁溢美過情空名眩實踵習流弊矜尚浮虛議定當然古誠無有施之近世或適權宜而襲於將來固非通制卿等同予心德任國嚴冰倜儻無華博大成裕覽觀露奏援據舊章睎先臣陳願罷功號深自退託不居寵名乃嘉謨明可即聽許稽式古訓董正官吏類交修共熙庶績宜始如所請

檢校兼官

國朝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殿中侍御史雲騎尉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御史飛騎尉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驍騎尉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騎都尉直入同啟崇班除此一副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騎都尉直入諸司副使除此一副如舊階勲即從舊階勲若有特旨加階勲加至直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元祐令諸官員不得容人過稱官號有檢校兼官者聽從高稱曾任職事官者許稱職事官

春明退朝錄文臣爲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

元年錢文傳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檢校官者有司之失
也

文武換官

春明退朝錄唐文武參用袁滋自尚書右丞出華州刺史后為
左金吾衛大將軍如是者數人本朝順循其制工部侍郎王公
明兼黃州刺史給事中翁公雉岳換海州刺史三司使尚書左
丞李公士衡換同州觀察使學士承旨刑部尚書李公維換相
州觀察使翰林學士工部侍郎陳公堯咨換宿州觀察使如錢
鄧州及慶曆初韓范龐王四公皆換觀察使以用兵權之也龍
圖閣直學士馬公季良換泰州防禦使非美遷也
武臣換文資者文宗時白州刺史錢昱換秘書監遷工部侍郎
復換觀察使

常參官

春明退朝錄唐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其文官
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參武官五品以
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九日
十九日二十九日又參其長上折衝果毅若文武散官五品以
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其洪文館及國子監博士學
生每季參若雨雪霑服失容及泥潦並停（以上唐儀制令）凡京百司有
常參官謂五品以上職事官八品以上供奉官（以上唐六典）元正二

年敕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武官充禁軍職事並
不得常朝參其在三館等諸職事者並朝參訖各歸所務是年
御史中丞竇參奏常參文武官准令每日參自艱難以來遂許
分日待戎事稍平即依常式其武官准令五品以上每月六參
三品以上更加三參頃並停廢令請准令卻復舊議十三年御
史臺奏諸司常參文官偶假三日以上並以橫行參假其武班
每月先配九參六參（九參謂一月九參六參謂一月六參）今後每經三節假不滿
數不足本配入日並依文官例橫街參假（以上唐會要）後唐同光二
年四方館奏今後除隨駕將校及外方進奏專使文武兩班三
品以上官可於內殿對見其餘並詣從之正衙從之天成元年
御劄賜文武百寮每日正衙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每月
望朔日賜廊下食唐室承平時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
餐自乾符離亂罷之唯月旦入閣日賜食明宗即位諫官請文
武百寮五日一起居見帝於便殿李琪以為非故事以五日為
繁請每月朔望日入閣賜廊下食罷五日起居之儀至是宣旨
朔望入閣外五日一起居遂以為常天成元年敕今後若遇不
坐正殿日未御內殿前使令閤門仗宣不坐放朝班退是年御
史臺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於正衙謝辭每遇內殿起居日
百官不於正衙敘在其差使及新除官辭謝不得令參謝每內
殿起居日百寮先敘班於文明殿廢後辭謝官退則班入內殿

從之晉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在內庭諸司使等每除正官請
令赴正衙謝後不赴常朝其京官未陞朝官祗赴朔望朝參從
之 以上五代會要
國朝諸在京文武陞朝官每日朝其有制免常朝者五日一參
起居 國朝令文 按唐制文武職事官並赴常參武班五日一參又有
三日一參 五日一次參并朔望六參三日參乃九參 為所謂常參官未有無職者由
後唐同光中乃分常朝內殿凡隨駕將校及外方進奏使文武
三品以上官即於內殿對見其餘並詣正衙至天成初詔文武
百官每日常朝外五日一赴內殿起居其趨朝官遇宣不坐於
朝各退歸司大朝視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臣日
赴是謂常朝垂拱殿曰內殿宰臣樞密使以下要近職事者并
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釐務不釐務並赴內
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則本朝之制自為三等蓋天子坐朝莫
先於正衙殿於禮羣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
猶立班俟放朝乃退 唐有職事者謂之常參今以外朝不釐務者謂之常參

分司

分務 孟啟本事詩杜牧為御史分務洛陽

解官

貧無賓客 漢書張竦免官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有好事人稱無賓客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說書而已
至其門 揚雄以病免家貧嗜酒人稀至其門從學
座有清談之客門多好事

之車 李階是有賦云座有清談之客門多好事之車
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後漢皇甫規解官歸安定而鴈門太守閑其器識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入而曰卿食鴈美乎有頃門人又曰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思母棄官 周磐字堅伯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頻歷三城後思母棄官還家
母老託疾 謝該字文儀以母老託疾去官
母老去職 謝沈字行思少孤事母至孝會稽內史充引為參軍以母老去職
值兄喪去官 楊仁字文義值兄喪去官後辟司徒桓虞府掾
遭姊憂去官 陳重還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
以父老歸養 謝承後漢書黃香字文強除郎中以父老歸養
罷官無完席 衛良拜尚書郎以病罷官還家無完席賓客存問者坐桑下設飲水而去
去位歸家著書為事 董仲舒去位歸家以著書為事朝廷如有大議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問之
大夫終當雄飛安能雌伏 東觀漢記趙溫為京兆郡丞歎曰大丈夫終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去官
亟去無久留 魏志荀彧董卓之亂求去補吏除亢父令遂弃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去無久留
求退數表乃聽 晉山濤遷尚書以母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且久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榮在公濤心求退表數就數十上久乃見聽
母老辭去官 盧潭母老辭去官還餘姚超轉領軍將軍典國內史
親疾去官 潘岳閑居賦序曰岳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去官
百姓追思 侯[illegible]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
百姓涕泣而隨 干寶晉記孔季為全椒令治有惠政以母疾棄官百姓涕泣而隨之留於道路及弃市人皆哭
弟亡去官 李仲為單陽太守弟喪亡而去官
姊疾去官 鍾岏良吏傳姚英遷宛澤令以姊疾去官百姓號泣解挽車輪英還不得
父疾陳辭 蕭廣濟孝子傳何琦遭治書御史以父疾陳辭
母疾解印綬決去 廣州先賢傳鄧伯直為掾歸令其以母疾解印綬決去太尉為公具其所辟服屬辟之為府主
為兄疾去官 宋書江秉字茂遠為郡守以兄疾去官遷右僕射
池中龍種來 襄陽耆舊傳龐德翁字子魚曾太康中棄官去守鄉里居南白沙里人皆敬之相語曰池中龍種來我家里中化其德讓為
禮遺無所受 崔鴻春秋前錄范勝宗元忠舉孝廉累除郎中去官還家太守追之閉門不禮見遺無所受
輕舟浮海 魯李

智祖發河內太守欲殺用之韓身浮海莫知所終族興所斥左傳宋公孫爲歸去來陶潛爲彭澤令曰不能爲五斗米折腰於鄉里小兒乃棄官作歸去來命駕適意張翰爲齊王東曹掾在洛陽見秋風起思吳江南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所貴適意何能羇官數千里以邀名爵乃駕東歸太守有嫌陶侃補武岡令與太守呂岳有嫌棄官而歸免官前漢貢禹少翁爲河南令以賊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曰冠一免豈可復冠遂去官不過六百前漢況于慢客爲官

不當適也夫人也逐也投劾而去建恨投販款

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歎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郡守非其人禮數爲蒙城令以郡守非其人乃棄官不樂爲吏枚乘爲弘農都尉不樂爲吏去官客游梁投傳陳蕃初舉孝廉刺史周景辟爲別駕從事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

致仕

書伊尹將告歸注告老歸邑也

禮記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其於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唐舊制年七十以上應致仕若齒力未衰亦聽釐務正觀二年九月詔文武官年老致仕抗表去職者參朝之班宜在本品之上開元五年十月敕致仕三品以上並聽朝朔望建中三年九月敕致仕官所請半祿料及賜物等並宜從初

春明退朝錄呂許公以太尉致仕張鄧公曾魯公並以太傅致仕陳恭公以司徒致仕李相昉張相齊賢章郇公宋鄭公富韓公並以司空致仕

凡朝士父在經大禮推恩得致仕官不給俸父任升朝官以上致仕自得俸舊制若因其子更加秩則不給俸唐制宰相不兼尚書左右丞轄留省中領事元和中韋貫之爲丞相平章事不久而遷中書侍郎右僕射給諫不爲致仕官然於陵爲佐僕射致仕本朝況相倫亦

請老左傳其臭請老注云請老致仕歲時爲朝臣前漢石君奮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歲時爲朝臣上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自漢注云歲時爲朝臣謂預朝懸安車薛廣德爲御史大夫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東歸沛太迎之界守上沛以爲榮懸其安車傳之子孫爲年至與廣部漢俱乞骸骨詔曰吾看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夫年至矣朕慈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若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年高所上子胥皆餘爲卿就問大議董仲舒爲膠東相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議事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大問籌策趙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歸老故鄉疏廣爲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豈若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不以善乎受曰從大人議即日廣稱病篤上許罷皆賜黃金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廣既歸鄉里日令家供設酒食請族人故舊相與娛樂子孫竊老人言於廣立產業基址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又此金專養老臣也顧自有田廬令子孫不殺並其過而生其怨故樂與鄉黨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丞相致仕韋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懸車之義以洎小臣韋孟楚元王傳其孫戊荒淫孟作詩諷諫遂去位詩曰我之退位請于天子天子我以卿務我髮盡赫赫天子明哲且仁懸車之義以洎小臣二

千石祿歸老于家周仁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景帝立得幸入卧内後宮秘戲仁常在旁中所言無武帝立
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于家子孫皆至大官白衣尚書後漢鄭均東平任城遷尚書數納忠
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故時人號為白衣尚書八月
牛酒元和中詔告東平議郎鄭均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黄髮不忘賜均長擬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
酒顯茲異行注云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之旨良以八月賜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也故月令仲秋之
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經傳有疑就問翁元字仲卿召拜大鴻臚年老乞骸骨賜牛酒罷禾祿常若經
傳有疑使小黄門就問之鐘鳴漏盡魏志田豫屢乞遜位司馬宣王以為豫克壯書喻未聽豫書答曰年過七十而
居位譬猶鐘鳴漏盡夜行不休自是罪人也階庭蘭菊叢生晉羅含以散騎常侍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
施行馬初含在官舍有一白雀栖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所感以致焉善言莫離
口良藥莫離手唐孟詵長安中為同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神龍初致仕歸伊陽山第以藥餌為事詵雖至

老力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此保身養性之術安車駟馬會郡中致仕詔
賜安車駟馬枕帳輦吟就詔大政劉寬以老病遜位意帝郤位儀文太尉詔曰君年耆老難違今聽君以侯
就第位居三司之上扶祿植舊賜几杖不朝及宅一區園之大朕意焉以二千石終身續漢
書鄧彪字智伯為太尉乞骸骨以二千石終身為以二千石俸祿終其身第五倫肅帝立拜司空事
公不撓言議甚次後自陳老病乞骸骨帝以二千石俸祿終其身老不釋卷宋傅隆以光祿大夫致仕而歸在家
老不釋卷與子處不競之地齊書王裕之性貞正及致仕隱居與子瓚之書曰吾欲與汝處不競之地瓚與
官至兵部尚書未嘗一詣朝貴香山居士唐書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與香山僧如滿結香山社每肩輿往還白
衣鳩杖自稱香山居士身老才壯齒宿意新李百藥字重規正觀中為宗正卿撰五禮及律令位數歲
以年老致仕太宗嘗製帝京篇命百藥並作上嘆其功手詔曰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壯齒之宿而意之新乎悠然賦
詩杜鴻漸晚年樂於退靜悠然賦詩曰常願追禪理安能挹化源及休致後病令僧剃鬚髮及卒命其子依胡法塔葬冀類

緇流物議哂之詩酒賞詠盧簡求以太子太師致仕還於東都有園林別墅歲時行樂子弟侍側公卿在席詩酒賞
詠竟日忘歸角巾東洛薛平除左散騎常侍致仕有年過懸車而不知止者唯平年至而無疾請老角巾東洛時
人高之逍遙山野嘯詠窮年蕭俛既致仕乃歸濟源別墅逍遙山野嘯詠窮年八年以莊恪太子在東
宮上欲以耆德輔導復以少師召之俛令弟傑奉表京師復納制書詔曰吾以元子知沖幼於師訓欲賴汝發明古今冀忠耆
之規聞于耳特遣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高蹈之節累屏絕趨遐復遣令弟還晉詔書夫齎自僕潛滿古遠不顧之志其堅若山
終以呂尚之杖還其疏之心太子太傅致仕也庶非朽邁之致以餘恣見廢紀防為禮部侍郎常
最侍郎史實參於建衛事時不時引進僕人為參所親及參東致庶令致仕防請覲及曰吾與書所之子島而與所同日懸車
非朽邁之致以飾見廢防文學舊人危中外不用罪戾而為俗文所擯覓以情然多引後進與談讌
李日知轉刑部尚書罷知政事頻乞骸骨許之初日知將有陳請而不與妻謀家而使左右飭裝將出居別業其妻驚曰家屋
屢空子弟名宦未立何為遽辭職也日知曰書生至此已過本分人情無厭若恣其心無止足日及歸田園不事產業但葺構池

亭多引後進與之談讌也無意請老高郢以右僕射致仕裴度為制云以年致仕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時
司徒程佶年七十無意誚老故度為舍人以譏之在家修史張說致仕詔在家修史特給祿俸恩
養老臣岳為員元四年以太散騎常侍致仕復舊官和為致仕蓬鄉給俸祿之半既丁母憂銀州敍所給請於觀察使
韓況以為教官致仕本不屢務特給祿俸惠養老臣也還不可以在良有異命仍舊給之租春秋二時羊酒之直則所不給
給半祿蕭昕始貞元五年以太子少傅兼禮部尚書蕭昕為太子少師右武衛上將軍鮑防為工部尚書前太
子詹事書建為秘書監並致仕仍給半祿致仕官給半祿自蕭昕所始也寵儒者給公乘孔述睿為太子賓客
年未七十以疾請見累表方許賜帛五十疋衣一襲致事致仕遷衛不給乘上寵儒者命給公乘以遣之筋力未衰
堅請休退戰以禮部尚書致仕奏所在長吏歲時親自存問兼致羊酒如都其鄉林什器之類河南尹量事
供送從優禮篤力未衰堅請休退致求賞禮全給俸於懷以左僕射致仕時令全給俸料上號云狀以朝廷
制祿本為職勞衰病乞閑自宜家食而半給之奉近古所行今若又踰常制重疊殊恩錫端案之厚奉為朽質之私費備形撫

事情所不安招損害盛臣之所懼叔祖云早受任每著歎
業聞老吉之辭勉遂懸車之請敕緩慶祿示以寵勞明日又更
之議　從家貧路遠假公乘勝向以在庶子致仕欲歸家鄉在東浙遣遠違宦泰四品乞特給驛州以來
春庶使乘氣護安允榮鄉里數向致仕還鄉家貧路遠宜假公乘自今吏有此使為定制　理圖成畦布真珠
南唐近事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繼善於性鄙吝別墅林池未嘗暫適既嗜財殖貨經紀賓客一旦得一物理水圓成畦布
以真珠狀為布土記預潤拾周餘而顆若種植以比狀為藝土　間　預修求致仕表　年四月五日朝房雍熙二遣起
封卿國公請人曰吾聞朝廷之制七十致仕今六十九矣嘗自知止足之分於年冬未預修求致仕表凡陳錄之食者皆是罷
遣之明年果遂其請以太子太保致仕身超人歷任事果之制以領節制者凡所至雖無異政而能以富貴知止人比　召至
御稱之側寺時以司空致仕上頒優待之每朝會令綴丞相班石為時至御稱之側司空問安否及詔大朝會令綴丞相班武時
賜子等一與　朝會綴丞相班　上作多老民自叙給俸實祿拜右僕射老月相等一與
時詔五日一朝後數被病作多辛於民　激勸風俗　韓見表而當自叙以見志又曰上遣奏百字本而刑院詳議官

監察御史表求致仕上聞輯臣言曰見東封修奉之事端曰近世朝行之中躁競好進者多知止來退者少如又所請亦是
奉勸風俗遂致仕部員外郎致　判　息澆之風近代無比　咸平四年封工部侍郎致仕宋昂子叢致殿令知
生久之賜銀器二百兩帛三百足上謂昂日侍朕左右未嘗以私事干朕今其歸老可給以驛券令本府歲時存問有
章奏許附驛以聞命其子太祝正辭江陵府公安縣令便往舊衛數往官引謝而已昇時召見家屬優禮賞遣之曰人道中依
賜宴于玉津園西制餘閣儒臣皆賦詩仍詔　賦　二子擢升殿　賞賚以詩以餞行恩渥之盛近代無比鱗紳榮之
司空致仕歸西京入辭上憐其年老許國公呂表贏命不拜施二子衣而升殿　朝朔旦望　景德三年蒙慶
朝朔旦望大會　見客服衫帽　上杜祁公休退居南都客至無不見服中書門下班常曰士十致仕可用舊
士服以私　諱居陪祀不至　正皇祐二年仁宗始祀明堂杜公時守杭州而杜正獻致仕備用出遊朝錄
居南都侍郎希魯致仕居蘇州皆年老范文正公建書朝廷賜禮宜召元老舊德陪祀供帳部事驛以侍高二公年不至加賜
衣帶器幣賜一子出身前後兩府致仕者大禮前　大禮畢賜衣幸有詔召之亦然不至者禮畢皆賜衣帶器幣為

衣帶器幣上　大硯著春秋　退朝錄楊庶幾致言胡秘監旦退居襄陽賜硯大硯以著漢春秋書成瘞其
硯每開大臣老卒必作傳以記其墓為然世不傳庶幾亦有所述　朝會綴中書門下班　王寔乾興元年
退封精國公上表乞老太子太師致仕每朝會令綴中書門下班

員外郎

唐書會要員外郎官神龍已後有之開元除去唯皇親戰功之
外不復除授今則貶責者然後以員外官處之永徽五年蔣孝
璋除尚藥奉御員外特置仍同正員　員外官自此始也又顯慶五年員外置同正員又云員外官自此始未知孰是
神龍元年敕内外員官宜令本司長官量閑劇取資歷請正員
人分判曹事自外並不在判事之限

開元元年五月敕諸色員外除皇親五品以上其戰陣要籍内
侍省已外一切總停十九年正月京兆尹裴伷先奏曰神州務
劇官寮已多更置員外試官於事頗為繁冗天恩近已令即停
猶恐選曹吏有注擬望請當府及京畿等縣自今一切不得過
四人中州三人下州及縣各二人中縣下縣各一人乾元二年
九月詔州縣員外並任其所適計考滿後各與成資仍於本色
内減一兩選與留如員外郎中有材識幹濟曾經任所州縣所
資者亦量留每上州不得過五人中州四人上縣三人中縣以
下一人

省員救時弊　唐蘇瓌上封事臣聞蕭何載其清靜歌以畫一漢文帝興無為幾致刑措凡武吏員并合務在省官

此即有事清心實稱政要閑賴取非賤戒役顯擢望清有以衆時與東吏置員外朝廷之失袁梵不奏
記於親元忠曰官以安人非以官人先王設官以治人不選材設人安必有事此誠用天下量也人有樂君共之君共樂人慶之可
謂同樂兵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天體也今天下困窮海內兼以以州縣牧寧選授不得人自始愉佐群有稱職不務公
謹尊於官刻此之爲也必除其害此尚所有闕而吏員外置官所謂助祭爲書適足以速禍也夫人情習以員外吏爲人之不
民也必吝以懷之恐財之不奉已也必枉道以奪之以有限之物供策廢之用欲其不困可得哉古人有言十年九敗既不
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孔子譏管仲曰官事不攝焉得儉據此正員之官猶不欲其位備況正員之外吏冗
員外此則朝廷之失君侯謹正之哉數倍正闕書解立上疏曰古有者取人必須採鄉田舉選像辟於州郡
州郡有聲然後辟於五府辟於五府然後升之大朝此則用一人所擇者甚悉擢一士所歷者甚深用得其才則理非其才則
亂所繫焉可不深擇之哉今之取人有異於此遂至員外置官數倍正闕曾不審擇吏因於祇承府庫倉儲竭於資奉不司
素贖空尸祿俸屢懷僥倖爲御史中丞上疏曰臣竊見京師司官員奏積多者數餘千倍官不備此則有餘人也
代天工多不虧務云云官員中或舊臣耆望或舊國舊人或明習憲章或諳閑政要皆一時之良餘多不司臺曠空尸祿俸
其才而不勝其用專其位而不盡其力周稱多士漢曰得人盛其言職臣請司諸員外官有才能眾議衆所聞知堪爲州牧縣
宰上者並請追遲若有若病及不堪理務者或從廢者使實不肖者罷除責此齊時之務也

贈官

國朝宰相使相正一品並贈曾祖祖父東宮三師僕射留守節
度使並贈祖父餘止贈父其後樞密使副參知政事宣徽節度
並贈三世三司使贈二世初年宰相即贈三世其後及蒼書樞密院事以上皆即時贈之他官須經
恩學士及判吳以上兩侍郎知押班皆中書奉行餘則有司奏請其後觀文殿大學士資政殿大學士並同三司使例見
任大兩省並待制及大卿監諸衛上將軍正防禦遙郡觀察使
景福殿使客省使已上者父不以曾與不曾任官並許封贈至
一品即不得過三公如子官雖低其父若曾任上項文武官亦
許封贈至三公止如不曾任官及雖曾任官不至上件官者即
許封贈至諸行尚書諸衛上將軍節度使止文官父不仕者初
贈大理評事次轉一資武官父不仕者老贈太子左清道率府
副率次任左司禦率府率次贈左監門衛將軍次贈將軍兩資
合封三代者父贈少師祖贈少傅曾祖贈少保已是三少者入
東宮三太已是三太者入三師如官高即從高贈合封三代者
並優贈八官並贈兩資並侍郎止一資內學士已上並贈三資
贈至侍郎止兩資帶緊職者其父優入清名都知押班軍員並

贈三資

春明退朝錄唐制東宮三品得贈官如韓文公曾爲京兆尹兼
御史大夫後終吏部侍郎而贈禮部尚書是也又觀察使多贈
兩省侍郎以就三品得謚國初已來唯正官三品方得謚兼官
贈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
使卒許輟朝贈至正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
唐相止贈一代權德輿羅相爲檢校吏部尚書興元節度使自
潤州改葬其父於東都亡祖之域其祖倕終右羽林軍錄事參
軍因表納檢校吏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請回贈祖一官詔不許
納官特贈倕尚書禮部郎中德輿在遺附式假內公事皆差官勾當有敕使及別奉詔即令權服
緣服承進止

元祐令諸贈父官者不徳過金紫光祿大夫節度使諸衛上將
軍若身任或父曾任待制中散大夫上將軍景福殿使客省使
以上及正任防禦使遥郡觀察使者不得過三公其父曾任一
品及執政官節度使或身應封贈父為武職者須身由武職授
授及父祖曾任武職或軍職其武臣欲封贈父為文資者須身
由文資授授及父祖曾任文資或父曾得効方許陳乞

謚號

春明退朝錄太子謚昭成許王元僖謚恭孝秘悼獻周王元祐諸王謚悼秦王
廷美懿魏王德昭康惠岐王德芳恭憲楚王元佐恭靖陳王元份文惠安王元傑恭懿鄆王
元偓恭惠曹王元偁恭肅鎮王元儼懷靖褒王昉悼穆舒王昕悼懿鄴王曦
公王謚恭懿宣祖女燕國大長公主降高懷德賢肅太祖女秦國大長公主王賢靖太祖
晉國大長公主降石保吉恭惠太祖女許國公主降魏咸信和王惠英惠太宗女燕國長公主降吳元扆和
靖太宗女鄭國長公主降王貽永懿明太祖女魏國大長公主正覺大師太宗女中國大長公主清裕獻穆太宗女
長公主降李遵勖昭懷太宗女出家號清虛靈照大師為道士莊孝仁宗女兗國大長公主降李瑋
宗室謚恭裕中文王康孝南陽郡王允良安懿濮王孝定相王允弼榮易定王允良恭
肅廣平郡王德彝思恪永嘉郡王允升懿恭平陽郡王允升僖簡安信郡王允寧康簡廣陵郡王
德雍公承慶和懿安定郡王承簡恭僖舒國公承裕僖靖同安郡王惟正僖穆丹陽郡王
守節安僖榮國公從式安簡信都郡王從古安恭博平郡王允和僖安楚國公守巽
慈惠中國公德恭和惠河東郡王承衍惠恪楚國公從古僖溫遂寧郡王承亮良靜魏
公臣恭簡韓國公宗禮良吉祁國公宗昭成昭裕遂國公宗顏修孝南康郡王世永

恭靜樂平郡王承晃康僖光國公允讓恭晉國公世滋榮僖陳國公承錫
宰相謚文獻王祁公改文康傅宣懿魏仁浦僕射忠獻趙普中令文惠薛居正相陳堯佐相
恭惠沈倫相惠安宋琪相文正正字犯仁宗嫌名司空防王太尉旦李正惠王字犯仁宗嫌
文穆呂許公蒙正文定張司空齊賢李相文靖李沆呂相夷簡文簡
忠懿寇萊公準文懿鄧國公魏士遜張文正王公曾知白文節張相
章惠王文相隨文憲章郡公得象文簡元獻晏相殊正獻杜祁公衍恭
元貴魏公朝莊敏龐公籍元憲宋郡公庠
樞密使謚元靖李公崇矩景襄楚公昭輔元懿石公熙載射恭懿王公繼英文莊高公
宣簡田公況惠穆呂公弼
參知政事謚文懿郭公贄少傅文恭李公穆景肅趙公昌言康節李公仲甫少傅
恭肅品元中尚書仲舒惠獻化基王公尚書文定右丞趙公安仁文僖陳公彭年康懿
任中正尚書肅簡魯公宗道簡肅薛公奎宣獻宋公綬文忠蘇公易簡文肅盛公度少傅
晏公殊忠憲韓公億少傅忠穆王公曙康靖李公若谷少傅文莊蔡公齊安簡王公尚書
文正范公仲淹正肅文烈明公鎬文簡丁公度康穆石公中立文安王公堯臣
質肅唐公介
樞密副使知院同知院謚宣靖錢公若水恭質宋公湜景莊王公嗣宗正惠
正字犯仁宗嫌石公知節安惠周公起侍郎任少傅中書武穆曹公瑋忠獻范公雍尚書僖質
趙少師稹寇成侍郎少張左丞文孝文肅鄭公戩恭惠任公中師少布孫公沔成敏孝
肅包公拯文恭胡公宿少師忠簡王公侍郎
師相謚恭惠陳公堯叟元靖李公中令崇正懿王公字犯仁宗嫌石公中高令全斌武烈石公守中信令

信莊烈何中令福進恭孝王中令紀武穆高公懷德忠順陳相洪進忠懿錢中令俶莊
武李侍郎繼勲石公保吉安僖錢侍郎惟濬莊惠宋太史偓恭惠張侍中美忠武李公繼隆
武惠潘公美忠肅王公顯榮密柴公宗慶恭密楊公崇勲恭禧李侍中用和文簡
程相琳良禧李公昭
文臣謚文安宋尚書白文莊江陵陽公忠定張尚書詠文恭薛尚書映忠肅馬少保亮文
楊侍郎億恭惠李中丞及文元晁少傅迥宣孫公奭康肅陳公堯咨章靖馮侍郎元宣獻
楊侍郎綮恪李右丞昭述景文宋尚書祁襄余尚書靖恭安張尚書存莊李尚書兌修懿錢右
丞明逸懿敏王尚書素懿靖李少保東之

武臣謚溫肅杜公審肇恭禧杜公審瓊恭惠杜公審進武毅曹公崔公翰忠武郭公守文
勤威馮公守信和惠王公昭遠恭肅王公承衍忠惠吳公元扆元惠周公瑩武康王公
超武懿曹公璨忠毅彭公叡閻公美恭莊張公耆宣惠錢公惟濟和文李公遵勗莊
恪夏公隨王公凱安毅鄭公守中忠僖夏公守贇忠隱高公懷敏壯愍劉公平任公福恭壯
高公化壯定楊公崇勲忠恪曹公琮密郭公承祐良惠劉公從廣榮毅許公懷德良定
李公端懿勤惠張公孜
外戚謚武懿劉公通康懷劉從德安僖曹公玘景思張堯封恭懷曹公佾
內臣謚忠肅劉承規
僖夷里甫繼明良恪張恪榮恪藍元用忠　僖勤右全智　僖恪劉從
康鄭保吉威勤參元言僖安王守忠安簡王承勳
碑額
春明退朝錄唐太宗自撰魏元成碑德宗亦撰段秀實碑本朝

太宗撰中令趙公碑皇祐中王侍郎王融守河中還乃以唐明
皇所題裴耀卿額上之
仁宗遂御篆賜沂公碑曰旌賢其後踵之者懷忠呂許公顯忠李忠
武旌忠寇萊公全德元老王太尉教忠積慶文潞公親賢李侍中用
和褒親魯國獻穆公主旌功曹襄悼舊學晏元獻崇儒丁文簡舊德張鄧公顯
先積慶趙中令子承昭旌忠懷德張侍中耆儒賢高文莊褒賢范文正思賢劉相
沆清忠王武恭旌忠元勲狄武襄褒忠陳恭公純孝張文孝
英宗御篆忠規德範宋元憲
上御篆淳德守正呂文穆大儒元老賈魏公

職官分紀卷第四十九

職官分紀卷第五十

官數　官品
總封爵　親戚封
功臣封　辭辟封
婦人封　尊賢繼封
俸祿　以階換見任官寄祿
食邑　雜壓

官數

通典唐官數闕（尚書曰唐虞建官惟百而鄭元云虞官六十唐官未聞先儒同通或皆六十并虞官而言則有唐有百）

虞官六十員（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而鄭注云六十）

夏官一百六十員（尚書云夏商官倍注云一百二十）

殷官二百四十員（明堂位曰殷官二百而鄭注云二百四十）

周官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

按王制云殷時天下諸侯千七百七十三當時殷氏衰國稍侯相并季末之時所有之國耳大國二百四十九次國五百一小國一千二十三凡列國卿大夫士有六萬一千二十二人及周細有千八百國列國卿大夫士大約與殷不異

漢官自丞相至佐史凡一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哀帝時數兼諸府州郡胥史）

後漢七千五百六十七員

晉六千八百三十六員

宋六千一百七十二員

齊二千六十三員

後魏七千七百六十四員

北齊二千三百二十二員（並內官）

後周二千九百八十九員（並內官）

隋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員外官郡縣九千九百九十五員）

大唐一萬八千八百五員（內二千六百二十外郡縣官六萬六千二百八十五）

官品

通典周官九命

漢自中二千石至斗食凡十等

後漢自中二千石至斗食凡十三等

魏秩次多因漢制更置九品

晉宋齊梁並因之梁更計十八班班多者為貴陳因之

後魏置九品各置從凡十八品自四品以下每品分為上下階凡三十階北齊因之

後周制九命每命分為上下凡十八

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品以下每品階自太師始謂之流內流內自此始也（煬帝除上下階正從各九品）

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各有從自行臺尚書令始謂之視流內視流內自此始也

大唐自流內以上並因隋制又置視正五品視從七品謂之視流內又置勲品九品者自諸衛録事及五省令史始謂之流內自此始也勲品自齊梁以來有之

國朝元祐令有九品品各有從

總封爵

書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五等公侯伯子男列土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

禮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為閒田縣內夏時天子所居之界內也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

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八百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謂九州之外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夏制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使佐方伯領諸侯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外諸侯嗣也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〇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

之三
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亦如之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
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
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
前漢諸侯王表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
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
侯九伯之地所以親親賢賢襃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
不可拔者也
通典黃帝旁行天下分建萬國
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
殷公侯伯三等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
周公侯伯子男等周公居攝改之制並見前
秦爵二十等最高徹侯乃得食縣其次關內侯食租稅於關內餘十八等大庶長以下則如吏職
前漢爵二等曰王曰侯
後漢亦二等皇子封王其郡為國其列侯肆鄉冦元勳不過四縣
魏王公侯伯子男次縣鄉亭關內等侯凡九等關內侯為虛封自此始也
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郡公縣公郡侯縣侯伯子男
及鄉亭關內等侯凡十五等宗氏一用晉制唯小大國皆有三

軍齊梁因之定制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第下自第下稱皆曰寡人相已下表數如臣而不稱臣文書下郡官皆曰告
陳有郡王嗣王藩王開國郡公開國縣公侯伯子男沐食侯鄉
亭侯關內中關外侯凡十
後魏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凡五十率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
食一子男五分食一
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
後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
隋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男凡九等
唐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開國公侯伯子男凡九等並無官其上加實封者以祖謂始
國朝元祐令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國公公從一品開國縣公從
二品開國侯正三品開國伯正四品開國子正五品開國男從
五品
春明退朝錄凡輔臣宣徽使初入封三代為東宮三少曾祖為少保祖為少傅父為少師因遷官或遇大禮進加至太師兩令國公使相節度
使亦封三代尚書資政殿大學士三司使封二代至太尉大學士自如兩府例學士至待制封一代至太尉餘陞朝官以上至吏部尚書父應兩府贈至太師令國公應兩制大兩省贈至太尉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
太尉為相過萬戶而隸抑不封慶曆七年南郊中外將相唯夏

鄭公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皆得封於
是王康靖封遂國公章文簡封鄆國公王武公封冀國公其後
遂以邑封合萬戶者徽國國朝以來封國公者范侍郎魯王文
獻邢向侍中秦拱錢靖難節度劉公重進燕保大節度趙公贊衛
定國節度馮公繼業梁張侍中永德衛鄭張尚書昭舒陳鄭孟中令
昶秦王中令彥超邠趙中令梁陳許呂王文穆冀張榮僖岐鄭呂
文靖許中王文正沂張文懿鄆鄧章文簡鄆夏文莊英鄭王文康遂王
武公和曹冀賈文元魏許陳恭公英文侍中潞杜正獻祁宋元憲
莒鄭龐莊敏潁韓侍中魏儀衛曾侍郎英兗富相和韓鄭兼五侯地記又
太公兼五侯地必封不久子專勤勞也韓忠見成王王親之三日而受相印涓子說見之曰吾觀哉覺有憂志頗陳甯

說學超出王門而向其陵曰是人者吾語之蹴言其意我若愉之意聲是必封不入矣殺降不得侯事前度其
與望氣王朔燕語曰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
寸功以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詐而
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典諸侯封事東觀漢記馮勤使典
諸侯封事勤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受茅土漢雜事天
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其方土以白茅受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為
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尚功尚恩呂氏春秋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
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尚功周公曰親親尚恩太公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曰魯雖削有齊者亦必
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有齊國魯日以削至於僅四十四世而亡列土分疆皆以為
民白虎通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分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以為民而已斬一牙
門將者封侯袁子今有相之才居三公之位其治政以寵國家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
斬一將之功郭與安寵天下者乎夫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封賞之意也萬國咸盤石之固晉陸機五等論
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始創自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設為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以
爵為實者民勸而實者侯魏王粲爵論以貲財為實者不可供以假除為實者粗親積故以爵為實者
民勸而實實者故古人重爵也天中容半印相書天下容半印者封侯天中正陷如刀人天中正
陷如刀封侯

親戚封

左傳太上以德撫民其次以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
不咸故封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
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胤也
詩閟宮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前漢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
之敗尊王子弟大啟九國燕代齊趙梁楚荊吳淮南長沙
魏志明帝詔改封諸王以郡為國
崇建懿親吳胡綜請立諸王表曰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興寵秩子
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者漸多光武中興四海摘拾聚諸封度未偏而九子受國明章即位男則封王女為公主
二十五宗晉孫毓賀封諸侯王表曰斬二十五宗黃祚以繁姬姓建國七十周過其歷非親莫居惟
賢斯授梁封臨川安興建安等五王詔曰非親莫居惟賢斯授伯叔追封琅邪傳國陳徐陵
始興王詔曰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琅邪傳國郡

功臣封

周禮司勲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勲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

史記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勲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

前漢諸侯王表漢興之初海内新定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項羽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功臣侯者百有餘邑

漢官解詁列侯金印紫綬以賞其有功功大者食縣邑小者鄉亭得臣其所食吏本謂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後更曰列侯

封尚父於齊營邱史記武王克封太公之謀居多於是封尚父於齊營邱成使召康公命太公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無棣五侯九伯實征得之由此征伐為大國

封召公於燕召公奭與周同姓武滅紂封召公於燕

封熊繹於楚鬻熊事周文王早卒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封熊繹於楚

畢萬之後必大晉獻公伐霍耿魏滅之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

河山始帶漢興滅秦八載而天下乃平始論功而定封侯者百四十有三人時民人散亡大侯不過萬戶小者五六百戶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太山若礪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藏諸宗廟副在有司

六益封陳平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六益封

封列侯庶姓高祖封項等四人為列侯賜姓劉氏

分地五封項羽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楊喜呂馬童呂勝楊武各得一體故分其地為五封

四縣三縣後漢中興論功封大功臣吳漢鄧禹各四縣賈復朱浮三縣耿弇等二十九人各封

侯不過百里東觀記上封公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余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

富貴歸故鄉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丹為驃騎大將軍封櫟陽侯帝謂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如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

定西域五十餘國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質內屬焉於是下詔封為定遠侯

七十二孫皆關內侯魏志夏侯惇文帝追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邑千戶七十二孫一皆關內侯惇弟廉及子林素列侯矣

五子皆列侯曹真以功封邵陵侯真少與宗人曹遵鄉人朱讚並事太祖早亡真愍之乞分食邑封侯遵等子詔曰大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人晏平久要之分賜遵等子爵關內侯及真薨明帝思封真五子皆列侯

大功未必野戰太祖表封荀彧為萬歲亭侯太祖又與彧書曰君之相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與建計君之相為謀亦已多矣大功未必野戰也十二年復增君十邑二千戶

皆其謀太祖表封荀攸曰前後克敵皆其謀也封攸陵樹亭侯

自擇所封太祖自柳城還攸舍稱攸前後謀曰昔高祖使張子房自擇齊三萬戶今亦欲君自擇所封

謀功為高增邑千戶郭嘉字奉孝潁州平封洧陽亭侯及薨太祖表曰良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宜增邑并前千戶

高唐宿所願朱寵字文博封鄃侯帝曰將軍佐命先帝威邊方邵平生所志鄃爾難言宣謂曰高唐宿所願乃更封高唐侯

一門十侯吳孫太子登為東中郎將封萬縣侯萬戶皆周泰公旦非流七亂漢封蕭何一門十侯

建國開宇著屏王室梁任昉封諸功臣詔建國開宇著屏王室山河之誓永無窮

辭辟封

奔宋左傳曹子臧封曹成公也諸侯將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遂逃奔宋

棄室而耕吳子諸樊既喪將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諸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棄其室而耕

獨存九世而禮不絕韓子曰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孫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故唯孫叔敖獨存九世而禮不絕

勸秦受爵前漢書韋賢薨子元成當為嗣心知非賢意乃佯狂妄語笑既葬當襲爵元成素有名疑其欲讓凡遂如秦之元成不得已乃受侯爵

讓職還土東觀漢記竇融數辭爵位又上疏曰臣有一子竇准頭此何況乃當傳以建成廣土專諸侯之國哉他日會見處詔曰欲讓職還土今之相見不宜論

不得已受封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封悉以租入與之

諸將皆欲縣求鄉丁琳從上度河及封功臣上令各言

所祟謂琳曰諸將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琳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磽确之地今琳子能薄功微得鄉厚矣上從之封從
陵新安鄉侯下獄襲封張純臨終敕家丞曰吾無功猥蒙爵土身死之後勿議傳國爵子奮上詔奮嗣爵奮稱純
遺旨固不肯受帝以奮違詔收下獄奮乃襲封不奪其志又帝欲封興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
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天下之人缺望上嘉之不奪其志斷絕封諸舅上欲封諸舅太后加斷絕曰計之熟
矣勿有疑也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坐臥不安欲封爵違逆慈母之拳拳吾素剛急有胸中氣不
可不慎穰歲之後惟子之志吾但含飴弄孫不能復知政豈可貴盧龍塞以易實祿魏志曰疇從太
祖獨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與惇曰且往以情喻之吝曰豈可賣盧龍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獨不愧於心乎惇
泣橫流具答太祖喟然知不可屈拜為議郎遺操益屬聽復本封晉起居注敕南城侯羊祜固辭
屢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夷齊所稱賢也今聽復本封以彰厥美亦一門受封建城食邑魏武
帝上書讓封曰蕭相國以關中之勞一門受封鄧禹以河北之勳連城食邑有連城而不辭有一邑
而違命據實字侯書曰臧有建城而不辭或有一邑而違命所以然者欲以正其名也

婦人封

六典外命婦之制皇姑封大長公主皇姊妹封長公主皇女封
公主皆視正一品皇太子之女封郡主視從一品王之女封縣
王視正二品王母妻為妃一品及國公母妻為國夫人三品以
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若勳官二品有封母妻為郡君五品
若勳官三品有封母妻為縣君散官並同
邑號皆加太字各視其夫及子之品古有諸侯之妻邦人曰夫人亦曰君春秋傳云惠公
元妃孟子則妃及夫人郡君縣君鄉君之號皆起於此漢高祖封蕭何妻為酇君景帝封王皇后母曰康平君後漢安帝封
封乳母王聖為野王君獻帝封董皇后母為池陽君晉封虞潭母孫氏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太康元年封羊祜夫人為鄉
君孝武時哀帝外祖母高安鄉君進封宣城郡廣德君宋高祖母蕭氏初封豫章國太夫人妻臧氏為國夫人晉令式云郡公
侯太夫人中人銀青印綬佩水蒼玉宋齊之之後多用其制至隋氏始定品格皇朝因之
國朝皇太后三代祖母皇太子三代外祖母宗室郡國王曾祖
母亡母並追封國太夫人諸敘封者祖母母庶亦同下准此封宰相使相高
書令三師三公王母為國太夫人曾祖母祖母亦同妻為國夫人並中書施
行參知政事宣徽使樞密副使東宮一品二品尚書者二品三
品御史大夫兩省侍郎太常卿留守節度使西班二品嗣王郡
王國公郡公縣公大都督夫都護母為郡太夫人妻為郡夫人
參知政事第二次敘封母特加國太夫人並同旋行封如夫子曾任
將相已經封國者仍舊曾經封三代二代者准此東宮一品尚
書者二品不帶平章事留守節度使祖母並許追封郡太夫人
止左右常侍太子賓客御史中丞左右丞諸行侍郎給事中諫
議大夫正言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龍圖閣直學士以上諸守大
卿監國子祭酒太子詹事諸王傅諸衛大將軍中都護中都督
防禦團練使母並封郡太君妻封郡君左右庶子諸寺卿監諸
行郎中國子司業三京少尹亦令太子詹事左右諭德諸位將
軍諸州刺史下都護都下督太子家令太子率更令太僕母並封
縣太君妻封縣君諸母妻　封敘敘難位至三品亦從初將軍
小將軍以上初任聽敘封母妻其自班行及遙郡除授中下州
刺史者已同兩班次任即使許敘封五府尹大都督左右司馬

並許與母妻一次敘封
元祐令諸封郡縣君鉅鹿欒安壽春仙遊萬歲萬壽避之
春明退朝錄凡宰相使相母封國太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使
副使參知政事尚書節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樞密參知
政事母經南郊封國太夫人直學士以上給諫大卿監觀察使母封郡太君
妻封郡君舊制學士官至諫議大夫以上方得郡封天禧中詔敘之少卿監防團以下至陞
朝官母封縣太君妻封縣君
石窌左傳晉敗齊師諸侯逆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銳司徒免乎曰免
矣苟君與吾父免可若何乃奔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封邱封桂母陳留風俗傳封邱者
高祖與項氏戰厄於延鄉有桂母者免其難故以延鄉為封邱縣以封桂母也勿抱舊典國朝開寶九年以錢俶妻
賢德順睦夫人孫氏為越國王妃女封彭城郡君時宰相言自古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禮太祖曰行自我朝勿抱舊典
遣使存問趙加封號咸平五年封供備庫使知鄆州衛居實母郭氏為郃陽郡太君居實於鄆州有功其母
寫路州真宗聞之遣使存問趙加封號公朝降命無嫌景德四年封兵部侍郎樞密院事陳堯叟母馮氏為
上黨郡太夫人馮氏以夫之故未加郡號堯叟父既老至卒見帝欲襃封之問宰相王旦旦曰私門禮制未聞然公朝降命亦
無嫌也有見命故詳討故事特加封郡號十二月駙馬都尉石保吉庚女為榮陵郡君初晉國長公
主丞為乞恩帝以無例令中書詳封故事特加封郡號

尊賢繼絕封

尊賢不過二代禮記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尊賢不過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
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封陳備三恪左傳鄭子昔虞閼父
正以服事我先王先王賴其利器用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
周宗敘有後乎得欒叔之昭卿號華茂君成君敘之孫也
君出興滅繼絕修廢舉逸民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克殷追存聖賢至乎不及下車世代雖殊不揆一也高祖撥亂
則封眾給然猶傳祀六國搜求四皓遺親則寵無忌之墓遺趙孝武之後嗟宕前代初得周後復加爵邑元成之間求得
商世以胥位封周後為周子南君武帝還過洛陽三代邈遠以其二十里地封周續
為周子南君何曾參周敦後高祖功臣侯者子孫驕逸多陷法禁乾子孝武靡有孑遺於及成帝復詔蕭何
秉之子世增修曾參周敦之後紹爵復家元康四年立斷鄼夏侯嬰陳平張良周勃等一百十八人後紹爵復家
封曾孫為侯元狩中復以鄼戶二千四百封蕭何曾孫慶為鄼侯布告天下令明知朕報以相國德慶厚也景
風紹封東觀漢記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誼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甚愍焉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墓
生既有節中不遠身宜臣受寵古今者同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紹封以彰厥功雙金重
紫魏武帝謝襲費亭侯表曰未盈一時三命交至雙金重紫顯以方任雖不失義一歷知所元誠足憐傷郭嘉追贈
表曰昔霍去病蚤死孝武為之咨嗟祭遵不究功業世祖望柩悲慟仁恩降下念發五內今嘉隕命誠足憐傷封近屬曹陽
秋曰夏侯傳執之元功無書竹帛昔其堅不祀獨哉之凡服受然子親之而可忘其功臣或其擇傳近屬封之興滅繼
絕晉中興書泰元二年興滅繼絕故陳騫後治之為高平公衆秀仕宋為鉅鹿公王沈後封之為博陵公荀勗後就為濟
北侯何曾後劉為朗陵羊祜後太興為鉅平侯紹封魏後元帝紹封魏後曹勵為陳留王復紹高密者
累葉嗣平陽者重世侯周庾信襲封功臣不死王事表曰長閒紹高密者累葉豈尊鄧禹之正胤平陽
者重世何必曾參之嫡孫恐謂生有其勞死非其事雖在庶丞總承襲身使伯之有嗣不能為屬若救之免其無餘而幽顯
對揚人神咫尺

俸祿

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制農田百畝百畝

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
農夫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
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其中士　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
士卿四大夫君　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
之卿倍大　君十卿祿
周禮內史掌王之八方之法以詔
則贊為之以方出之
前漢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二等中二千石月俸八十斛千石百二
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百斛六百石七十斛比六百石四百石五十斛比
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　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
二十七斛百石十六斛
後漢大將軍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凡諸受俸者皆半錢半穀
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三百米三十六斛比
二千石五千三十四斛一千石四千三十斛六百石三千五百二十一斛四百石二千五百
十斛五三百石二千二斛十二百石一千九斛百石八百四斛八斗臘及立春更班
賜有差
登七十者並給見錢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入前人此後去
官者則入後人。
梁一品秩萬石二品三品為中二千石
後魏其祿每季一請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

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
北齊官秩一品每歲八百疋從一品七百疋二品六百疋從二
品五百疋三品四百疋從三品三百疋四品二百四十疋從四
品二百疋五品一百六十疋從五品一百二十疋六品一百疋
從六品八十疋七品六十疋從七品四十疋八品三十疋從八
品三十二疋九品二十疋從九品二十四疋執事官一品以下
給公田　差
後周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於大夫各倍之
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　益其一公因盈
數為萬石其九秩百二十石八秩　七秩每二衰六分而下
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為四千
隋京官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為三
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
為百石從六品九十石已下以十石為差至從八品是為五十
石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京官給職分田一品者
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又給
公廨田以供用六典食部郎中掌國之倉庾受納租稅出給祿
廩之事凡百官每年祿正一品七百石從一品六百石正二品
五百石從二品四百六十石正三品四百石從三品三百六十
石正四品三百石從四品二百六十石正五品二百石從五品

一百六十石正六品百石下以十石為差至從七品七十石正
八品六十七石下以五石為差至從九品五十二石外官降為
一等應降等者正從一品各以五十石為一等二品三品以三十石為一等四品五品皆以二十石為一等六品七品以
三石五斛為一等春夏二季則春給之秋冬二季則秋給之
國朝大宗祥符五年詔定加文武職官月俸三師
百二十貫東宫三師僕射九十貫東宫三少御史
尚書左右常侍六十貫兩省侍郎太常卿御史正
右丞侍郎五十五貫太子
監光禄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
殿中監少府將作監太子詹事司天監四十五貫
大夫四十貫少卿監太子司業左右諭德諸行郎中
十五貫詹事二十九貫起居郎舍人侍御史殿中
史左右司諫諸行員外郎四赤縣令三十貫正言監
御史大常博士通事舍人國子五經博士太常宗正秘書殿中
丞著作郎大理正二十貫率更令贊奉御太子中允贊善中舍
洗馬十八貫司天五官正十三貫秘書郎著作佐郎十七貫大
理寺丞十四貫諸寺監丞十二貫大理評事奉禮太祝八貫諸
衛上將軍六十貫金吾大將軍三十五貫諸衛大將軍二十五
貫將軍二十貫率府率副率中郎將十三貫内客省使三十七
貫宣慶引進宣政四方館昭宣閤門使二十七貫皇城已下諸

司五副使二十五貫内殿承制十七貫内殿崇班十四貫供奉
官十貫侍禁七貫殿直五奉職借職四貫兼閤門祗候供奉官
殿直增二貫侍禁增三貫
俸禄之制前史言之詳矣自唐正元四年定百官月俸至禧昭
亂離國用窘闕天祐中止給其半梁開平三年始令全給
後唐同光初租庸使孔謙以軍儲不充百官俸雖
折支非實請減半數而支實錢是後所支半實俸
虚折周顯德三年復給實錢皇朝之制備于國史
約後唐所定數其非兼職者皆一分實錢二分折
德罷兵之後始
之餘富有多積承平既久賦斂至薄軍旅用度之
實廣費自奉且以庶官食貧勤事非厚其廪稍無
康爲致因行慶特議增給
以階換見任官寄禄
開府儀同三司正一品料錢一百貫　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
特進從一品九十貫　左右僕射
金紫光禄大夫正二品六十貫　吏部尚書
銀青光禄大夫從二品六十貫　戶部禮部刑部兵部工部尚書
光禄大夫正三品五十五貫　左右丞

正議大夫	正四品四十五貫	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兵部工部侍郎
通議大夫	正四品四十五貫	給事中
太中大夫	從四品四十五貫	左右諫議
中散大夫	從五品四十五貫	光祿卿少府監
朝議大夫	正六品三十五貫	太常光祿衛尉司農少卿
朝請大夫	正六品三十五貫	兵部司封司勳考功職方庫部郎中
朝散大夫	從六品三十五貫	刑部度支金部倉部都官比部司門郎中
朝奉大夫	從六品三十五貫	工部祠部主客屯田虞部水部郎中
中大夫	正五品四十五貫	秘書監
朝請郎	正七品三十貫	兵部司封司勳職方駕部庫部員外郎
朝散郎	正七品三十貫	起居舍人刑部度金部都官比部司門員外郎
朝奉郎	正七品三十貫	司諫功部屯田
承議郎	從七品二十貫	
奉議郎	正八品	
通直郎	從八品二十貫	
宣教郎	正九品有出七貫無出身料錢十四貫	著作佐郎大理寺丞
宣義郎	從九品十二貫	光祿寺丞衛尉寺丞將作監丞
承事郎	從九品十貫	大理評事
承奉郎	從九品八貫	太常寺太祝奉禮郎
承務郎	從九品七貫	秘書省校書郎正字將作監主簿

食邑

六典司封郎員外郎掌邦之封爵凡有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郡王食邑五千戶三曰國公食邑三千戶四曰郡公食邑二千戶五曰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六曰縣侯食邑一千戶七曰縣伯食邑七百戶八曰縣子食邑五伯戶九曰縣男食邑三百戶魏氏五等皆以鄉亭多假空名不食本邑隋氏立王公侯已下制度皇朝因之然戶邑率多虛名其言食實封者乃得真戶舊制戶皆三丁已上一丁入國開元中定制以三丁爲限租賦全入封家

國朝司封掌封爵之事凡封爵之差王食邑五千戶郡王國公三千戶開國郡公二千戶縣公一千五百戶縣侯一千戶伯七百戶子五百戶男三百戶又有食實封者戶給縑帛每賜爵遇

加一級　文臣少卿監以

上武臣副率以　崇班以上有封爵丞郎學士剌史大將

軍諸司使　有實封但以增戶數為差不繫爵級邑過其爵

爵為止於開國郡公每加食邑自千戶至

自六百戶至百戶皆六　親王重臣或特加有踰　者郡公

食

春明退朝錄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四百

官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上食邑

實封二百戶舍人待制散尚書至少卿監以上

百戶實封一百戶凡食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

封子七百戶封伯千戶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
以上始加實封
讓封唐李泌爲宰相與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物歲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制
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不須例減永徽元年詔房元齡所封不須例減降下幷錄前後功
正觀元年李靖拜刑部尚書幷錄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戶貨易取利正觀二十三年敕諸王並宜食一千石封靈王
元軌使國令徵封令白請依諸國制物貨易取利元軌曰汝爲國令當正吾失反說吾以利耶拒而不納子孫相繼
代代不絕興元元年敕諸軍諸使諸道應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有食實封食子孫
相繼代代不絕乞分食邑魏曹集見功臣門

雜壓

元祐儀制令諸文武官雜壓之序
太太師大尉太傅太保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尚書
左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知樞密院事門下侍郎中書侍郎
特進觀文殿學士大子太師少傅少保御史大夫觀文殿學
士資政殿大學士吏部尚書戶部兵部工部尚書金紫光祿
大夫銀青光祿大夫　吾上將軍節度使翰林學士承
旨翰林學士　明殿學士龍圖天章寶文閣學士左右
散騎常　史中丞尚書六曹元使樞密直學士龍圖天章

牛衛上將軍太　客給事中書舍人
夫節度觀察留後左右諫議大夫龍圖天章寶

侍制太中大夫太常宗正卿祕書殿中監觀察
大夫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卿
夫內客省使樞密都承旨國子祭酒太常宗
祕書殿中少監延福宮使景福殿使入內內使
都知內侍省左右班都客省使太子左右庶子引
使訪案團練使諸州刺史左右金吾以下諸衛大將軍附馬
都尉少府作軍器監都水使者七寺少卿
朝議大夫左右司都中國子司業宣慶使入內內侍
省都知內侍省左右班都知四方館使太子少詹事
左右諭德宣政入內內侍省副都知內侍省左右班